四部備要

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第二二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二二册）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69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71）

北齊書目錄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共五十卷

帝紀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神武上

北齊書卷二

帝紀第二

神武下

北齊書卷三

帝紀第三

文襄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宣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廢帝

北齊書卷六

帝紀第六

孝昭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

武成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後主　幼主

列傳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

神武婁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浟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淯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北齊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陽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 子叡 清河王岳 子勱
北齊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 從兄伏護
北齊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竇泰 尉景
婁昭 子叡 厙狄干 子士文
韓軌 潘樂
北齊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段榮 子韶
北齊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斛律金 子光 羡
北齊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北齊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厙狄迴洛
厙狄盛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二
張瓊 斛律羌舉
堯雄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脩義　叱列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㥄 子贍
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薛琡　敬顯儁
平鑒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李渾 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璵 弟瑾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 子達拏　高德政
崔昂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王昕 弟晞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弟諏之 讞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卬　王松年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劉禕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邢卲
魏收
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脩
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逖
荀士遜
顏之推 袁奭 朱才 韋道遜 荀仲舉 江旰 蕭慤 眭豫 古道子

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邸珍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爾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北齊書卷一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帝紀第一

神武上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
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爲右將軍
湖生四子第二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生皇考樹性通率
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
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壻鎮獄隊尉景
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
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
得給鎮爲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
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
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
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
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己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
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衞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
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
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
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
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
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
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因
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
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
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

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
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遽下取之以免遂
奔葛榮又亡歸尒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
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廄廄有惡馬榮命翦之
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
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
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
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
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
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
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
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
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
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既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
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
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
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伯及尒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
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於泰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於濟南累遷
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尒朱兆
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
當爲其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
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尒朱兆自晉陽將舉
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
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
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
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尒朱世

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蕃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蕃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尒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蕃令襲其後步蕃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蕃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蕃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幷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幷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常於幷州市搭殺人者乃署爲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幷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污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尙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尒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己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求糧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尒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尒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怨又爲幷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尒朱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尙未顯背尒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尒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狀尒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尒朱兆攻昭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

洛陽尒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閒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
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
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永熙元年正
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
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軍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尒
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幷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夾洹
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
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
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尒朱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
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
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
之尒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
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
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
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
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
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幷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蠹既除
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
敕紹爲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
放焉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既而神武至洛陽廢
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
定州刺史增封幷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乾
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尒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
勝賈顯智等往事尒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爲然乃
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尒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幷州平神
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尒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
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
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尒朱兆庭
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
容紹宗以尒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烏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
入洛也尒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
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
王思政搆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
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
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
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
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
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遂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爲政
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
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渤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
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
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賚其粟帛議者
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
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河池恃險擁衆神武遣
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北齊書卷一

北齊書卷一考證

高祖神武皇帝紀上諱生皇考樹〇魏書及北史俱作樹生　臣荃按本書杜弼
傳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多不
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
徵子炎之罪宜或可恕惟名樹生故云二名若名樹非二名矣但諸本皆作
樹故仍之

閭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〇監本谷訛各從南監本改　臣龍按史記谷量牛
馬本書婁昭傳內有牛馬以谷量語

終當爲其子穿鼻〇通鑑無子字

以兵勢日盛〇一本無以字

初魏真君內學者〇一本君下有中字　臣荃按真君魏世祖年號內學謂圖讖
之學也見後漢書方伎傳注

時度律仲遠軍大洛陽〇北史洛作晉

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〇通鑑作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

北齊書卷一考證

北齊書卷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二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撾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為濟州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怱怱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恆州刺史厙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為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尒朱時討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勑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為勑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為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為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為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為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為辭東南不賓為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厙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為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幽辱齏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疏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欷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為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勑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

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勑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尒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横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儁神武使竇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紿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逃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陽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恒農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温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喪亂國統中絶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謡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三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四月乙酉神武以幷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

在開倉賑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
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
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
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
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
及周文並來赴救大都督厙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
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
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
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帥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
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
十二月壬辰還晉陽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讓
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稱賀又
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二年十二月
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三年五月神
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
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
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
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二月癸未神武
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
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
將已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
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
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
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
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鬬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
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

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
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
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隥四十日
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師庚辰還晉陽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
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
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口分配
諸州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尒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中
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
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
神武朝鄴景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
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民
間寡婦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
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
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蟻陣鬬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
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蟻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
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
目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
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
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並鳴士皆讋懼神武有
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
鳥集亭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
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勑
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
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爲神武書召景景先
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
武謂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

耶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畜養豈為汝
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勑勒老公並性遒直
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
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
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
禮委以經略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耶死亦何恨景午陳啓於
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
制緦衰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
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
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
崇為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
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
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
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
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
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
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
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宥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
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效力至南威梁國北
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北齊書卷二

北齊書卷二考證

高祖神武皇帝紀下追濟州之軍○監本濟訛齊臣荃按上文有兹河東及濟
州兵于白溝則齊乃濟字之譌從北史改

居尙書下舍○臣範按魏書作居尙書省北史與本書同

護軍祖榮贊焉○北史榮作瑩

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臣範按劉豐字豐
生此云劉豐後多云劉豐生當由李氏刊削未盡者劉知幾史通謂百藥齊
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愼斛律光之徒仍謂之斛律
明月此原本舛異非刊本之譌

十一月壬辰○臣範按通鑑考異魏帝紀十月壬辰敗于沙苑推長曆十月壬
辰朔北齊紀十一月誤也

棄鎧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臣範按通鑑棄字上有喪甲士八
萬人

高愼據武牢西叛○臣範按高愼之叛實由高澄崔暹北齊紀傳俱不及北史
詳之

三年○臣範按通鑑大同七年高歡命諸州灠河及津梁置倉積穀大同七年
乃興和三年也本書及北史俱不載見隋志

潘相樂○臣範按潘樂字相貴本書及北史通鑑多稱相樂未審

至南威梁國○北史威作和

北齊書卷二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三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爲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幷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凝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燕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牓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衞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神武崩秘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爲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遺景書曰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待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餐者便致扶輪之効況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況聞負杖行歌便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強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取救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無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闔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但禮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剋復即欲乘機席卷縣軍以炎暑欲爲後圖且令還師待時更舉今寒膠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恩上下勠力三令五申可赴湯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螢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我負人當開從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來朝垂櫜還闕者即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刺之想有餘力即相加授永保疆場君門眷屬可以無患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聚衆不以爲彊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逆之禍覆宗絕嗣自貽伊戚戴天履地能無愧乎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爲虛爲實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一布衣本乖藝用出身爲國綿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枹鼓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既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羣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送地豈樂爲之禽獸惡死人倫

好生僕實不辜桓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勠力同心共奬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嗤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實祭仲而哀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誰云隊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卽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虎文廉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道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帶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彊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精新剋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徇意於前塗不覺坑穽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爲福已脫網羅彼當嗤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剋復中原荊襄廣潁已屬關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見援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衞趙晉足相俸祿齊曹宋燕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稱之業各保疆壘聽享歲時百姓乂寧四人安堵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勍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克堪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禍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復加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爲讎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王尋覽書問誰爲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王欲閒景於梁又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圖南爲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壬申東魏主與王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衞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飲擧大觴曰臣澄勸陛下酒東魏主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之三拳奮衣而出尋遣季舒入謝東魏主賜季舒綵季舒未敢卽受啓之於王王使取一段東魏主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段耳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三月辛亥王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百僚以相戒勵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又令朝臣牧宰各擧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務得其才不拘職業六月王巡北邊城戍賑賜有差七月王還晉陽辛卯王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禪追謚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謡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燈滅識者以爲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故於北宮門外諸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聲甚淒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將蘭欽子京爲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廚欽請贖之王不許京再訴王使監廚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王居北城東柏堂莅政以寵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所避忌所有侍衞皆出於外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王曰小人新杖之故嚇我耳將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百官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冒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食爾何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王自投傷足入于床下賊黨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軟脫帽床底喘其言應矣時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入而討賊臠劊京等皆漆其頭祕不發喪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

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出於東魏孝靜紀其閒與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次蓋雜取之以成此書非正史也

北齊書卷二

北齊書卷四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帝紀第四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怪之初高祖之歸尒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欻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頰兌下鱗身重踝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阿禿師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騎僞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衆與彭樂敵樂免冑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臠斬羣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焉乃赴晉陽親總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陽王坦爲太傅潘相樂爲司空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梁齊州刺史茅靈斌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刺史皇甫督等並以州內屬十二月己酉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太保賀拔仁爲并州刺史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州內屬辛酉魏帝爲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刺史田聰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內屬戊辰魏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甲戌地豆于國遣使朝貢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戶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既爲王夢人以筆點己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夏五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冊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爲大列晷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然則皇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爲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纘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實廣相猷雖冥功妙實藐絕言象摽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虛受王摶風初舉建旗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恥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參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寘跡松塞無煙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逖矣炎方逋違正朔懷文曜武授略申規淮楚連城漼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鴟跱偏師纔指渙同氷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靈迴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略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絕南疆搖蕩邊垂亟爲塵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陬盡落其至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族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攜叩款粟帛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瀚海世敵諸華風行鳥逝倏來忽往既欽醇醪附同膠漆氈裘委仞奇獸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倚阻作我仇讎爰挹椒蘭飛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乂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姪尚相投庇如鳥還山猶川赴海荊江十部俄而獻劉乘此會也將泯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不停筆既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烏此又王之功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

禮云樂云鏞沉俱振輕徭薄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勳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內之任王宜總之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律蹈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惟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所由是用錫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賮是用錫王朱戶以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疑抑揚千品毅然之節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極幽顯糺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顧鴟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祇順往冊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顯命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景辰下詔曰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暨於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圮盜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剋翦多難重懸日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業無得而稱逮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遷安遠服海內晏如國命已康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茲大業盡微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秕政網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城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應期實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途謳頌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藉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靜言大運欣於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可昧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宮歸帝位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主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

儁奉冊曰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昔放勳馭世沉璧屬子重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晰千古豈盛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一萬寓迄於正光之末奸孽乘權厥政多僻九域離蕩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厥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翦滅黎毒匡我墜曆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勦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昭武追變窮微自擧跡隆旗頌歌總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馳聲略所播而讎敵順款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眄之間無思不服圖讖潛蘊千祀彰明嘉禎幽秘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啓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逡巡靜言愧之坐而待旦且時來運往媯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不容於北面況於寡薄而可踟躕是以仰協穹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於王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祇承曆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又致璽書於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尚書令高隆之率百寮勸進戊午乃即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曰皇帝臣洋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興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曆終歸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掃絕羣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勳光宇宙文襄嗣武克構鴻基功浹寰宇威陵海外窮髮懷音西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頹運是則有大造於魏室也魏帝以卜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洋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總民宰世樹之以君既川岳啓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以暫虛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雖天威在顏咫尺無遠循躬自省實懷祗惕敬簡

元辰升壇受禪肆類上帝以答萬國之心承隆嘉祉保祐有齊以被於無窮之
祚是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詔曰無德而稱代刑以
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側陋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虛
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行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
顛墜俾亡則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
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曆數爰念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
實由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
有眷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雀効祉惟爾文武不貳心之臣股
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承言誠節共斯休祉思與億兆同始茲日其
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為天保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義夫節
婦旌賞各有差己未詔封魏帝為中山王食邑萬戶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
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為縣公邑一千戶奉絹萬匹錢千
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追尊皇祖文穆王為文
穆皇帝妣為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為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為文襄皇帝祖
宗之稱付外速議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為皇太后乙丑詔降魏朝封爵各有差
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及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
限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勸長吏厲以廉平興利除害務
存安靜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條得失還以聞奏甲戌遷神主
於太廟六月己卯高麗遣使朝貢辛巳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
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
玉婢妾衣羅綺始以刱出為奇後以過前為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
新思蠲往弊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又詔封崇聖
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脩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詔分遣
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
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
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
海可並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
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
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
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
妻子慰逮存亡又詔封宗室高岳為清河王高隆之為平原王高歸彥為平秦
王高思宗為上洛王高長弼為廣武王高普為武興王高子瑗為平昌王高顯
國為襄樂王高叡為趙郡王高孝緒為脩城王又詔封功臣庫狄干為章武王
斛律金為咸陽王賀拔仁為安定王韓軌為安德王可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彭
樂為陳留王潘相樂為河東王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為永安王尚書左
僕射淹為平陽王定州刺史澈為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為常山王冀州刺史渙
為上黨王儀同三司淯為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為長廣王湝為任城王湜為高
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為
皇太子王后李氏為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干為太宰司徒彭樂為太尉司
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為司空辛卯以前太尉清河王岳
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壬辰詔曰自今已後諸有文啟論事并陳要密
有司悉為奏聞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罪已下餘州死降
徒流已下一皆原免秋七月辛亥詔尊文襄妃元氏為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
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琬為河間王孝瑜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
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令又詔曰古人鹿皮為衣書囊成帳
有懷威德風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為畜積命宜
悉出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脩立黌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
國子學生亦仰依舊銓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
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脩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
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祿待以
不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
庚寅詔曰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闕

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
奉音旨或承傳傍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錄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
格遂爲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
綱理目必使無遺九月癸丑以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
公高麗王成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詔梁侍中
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爲梁王庚午帝如
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冬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
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
囚癸未茹茹國遣使朝貢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爲
尚書右僕射景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
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
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
遂退師庚午還宮十二月丁丑茹茹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辛丑帝至自晉陽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有事于圓丘以神武皇帝配
癸亥親耕籍田于東郊乙酉前黃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
免死配邊有事於太廟甲戌帝汎舟於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壬
寅茹茹國遣使朝貢三月丙午襄城王淯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爲梁使
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馬嵩仁
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漢等並率州內附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
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閏月乙丑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景戌合
州刺史斛斯顯攻剋梁歷陽鎮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月侯景廢梁簡文立
蕭棟爲主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爲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
酉行臺郎邢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己卯改顯陽殿爲昭陽殿九月
壬申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戶癸巳帝如趙定二州因如晉陽
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
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僭即僞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
殂
三年春正月景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畜十餘萬分賚將士各
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爲民二月茹茹主阿那瓌爲突厥所破瓌自殺其太子
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發注子庫提並擁衆來奔茹茹餘衆立注次子鐵
伐爲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使持節南道大
都督司徒潘相樂爲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辛術率衆南伐癸巳詔進
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璽甲申以吏
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景申室韋國遣使朝貢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
師丁未帝至自晉陽乙卯帝如晉陽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
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蕭
繹即帝位於江陵是爲元帝遣使朝貢十二月壬子帝還宮戊午帝如晉陽
四年春正月景子山胡圍離石戊寅帝討之未至胡已逃竄因巡三堆戍大狩
而歸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茹茹主鐵
伐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
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夏四月戊戌帝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
雷五月庚午帝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冀定幽
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塹詔司徒潘相樂率精
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
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甲辰帝親踰山
嶺爲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
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頭袒膊晝夜不息行千餘里
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
平州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茹茹茹茹舉
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
辰爲主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
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掎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十餘萬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是月周文帝廢西魏主立齊王廓是爲恭帝三月茹茹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夏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恆州黃瓜堆虜騎散走時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遇茹茹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不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衆東徙將南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遠遁秋七月戊子蕭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太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爲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爲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以罪賜死丁丑帝幸晉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爲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晉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衆軍渡江剋夏首送梁郢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爲梁王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衆送之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荊雍江巴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北將軍侍中荊州刺史宋莅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郢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剋譙郡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剋東關斬梁將裴之橫俘斬數千景申帝至自晉陽封世宗二子孝珩爲廣寧王延宗爲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聽獄決訟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卯儀同蕭軌克梁晉熙城以爲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貢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子逼魯山城五月乙酉鎮城李仲侃擊斬之庚寅帝至自晉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茹茹遣使朝貢六月壬子詔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逖彼炎方盡生荊棘興亡繼絕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禮既脩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丁卯帝如晉陽壬申親討茹茹甲戌諸軍大會於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內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蕭明遣其子章兼侍中袁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壬午及於懷朔鎮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至沃野獲其俟利藹焉力婁阿帝吐頭發郁久閭狀延等并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頭茹茹俟利郁久閭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壬辰帝還晉陽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王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爲主辛亥帝如晉陽十一月丙戌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並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率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臺趙彥深獲秦郡等五城戶二萬餘所在安輯之己亥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石頭降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是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恆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而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按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婁叡率衆討魯陽蠻大破之丁亥詔造金華殿五月景申漢陽王洽薨是月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並沒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是年脩廣三臺宮殿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庚申帝如晉陽九月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帝殂十一月壬子詔曰崐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爲

池是稱赤縣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擘分十二水土既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纏於天次王公國於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秦政鞭撻區寓罷侯置守天下爲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靑犢之侶梟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茲而頹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錄實諒足爲煩損害公私爲弊殊久既乖爲政之禮徒有驅羊之費自爾因循未遑删改朕寅膺寶曆恭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易將欲鎭躁歸靜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刊正傍觀舊史逖聽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爲最而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五嶺內賓三江迴化拓土開疆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今所併省一依別制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鎭二十六戍又制刺史令盡行兼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鎭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蟹蜆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禁絕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尙書令常山王演爲司空錄尙書事長廣王湛爲尙書令尙書右僕射楊愔爲尙書左僕射以幷省尙書右僕射崔暹爲尙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錄尙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勑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護殺其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爲明帝冬十月乙亥陳霸先弑其主方智自立是爲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己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虫草木三月丁酉帝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毁西門豹祠掘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五月辛巳尙書令長廣王湛錄尙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爲尙書左僕射甲辰以前尙書左僕射楊愔爲尙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秋七月辛丑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淸河二郡去年螽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羣臣並命賦詩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並進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爲梁主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爲梁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司徒尉粲爲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錄尙書事常山王演爲大司馬錄尙書事長廣王湛爲司徒是月起大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衡州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政爲尙書右僕射景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司空侍中高陽王湜爲尙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城王浟兼太尉封皇子紹廉爲長樂郡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進元韶等十九家並令禁止六月陳武帝

殂兄子績立是爲文帝秋八月戊戌封皇太子紹義爲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軍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晉陽是月使鄴懷則陛仁惠使於蕭莊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凡諸凶事一依儉約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刱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京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諡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帝少有大度志識沉敏外柔內剛果敢能斷雅好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繁終日不倦初踐大位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公道爲先或有違犯憲章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舍內外清靖莫不祗肅至於軍國幾策獨決懷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跱諸夷未賓修繕甲兵簡練士卒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之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嘗於東山遊讌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御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伐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沉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遊於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馲駝牛驢不施鞍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馳騁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嫗分付從官朝夕臨視以爲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沉酗既久彌以狂惑至於末年每言見諸鬼物亦云聞異音聲情有蔕芥必在誅戮諸元宗室咸加屠勦永安上黨並致寃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蒨之等皆以非罪加害嘗在晉陽以矟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即殞又在三臺大光殿上以鋸鋸都督穆嵩遂至於死又嘗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韓悊無罪忽於衆中喚出斬之其餘酷濫不可勝紀朝野憯憎各懷怨毒而素以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彊記百寮戰慄不敢爲非文武近臣朝不謀夕又多所營繕百役繁興舉國騷擾公私勞弊凡諸賞賚無復節限府藏之積遂至空虛自皇太后諸王及內外勳舊愁懼危悚計無所出暨于末年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糵成災因而致斃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朞月玄運集己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國弗永實由斯疾胤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贊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籙勢叶謳歌情毀龜玉始存政術聞斯德音罔遵克念乃肆其心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北齊書卷四

北齊書卷四考證

顯祖文宣皇帝紀而使甲騎備攻之○臣龍按毛氏本使字下有彭樂率三字北史亦有

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辛酉北史作庚申臣荃按魏孝靜紀三月庚申進齊郡王高洋爵爲齊王疑從北史爲是

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建北史作運臣荃按下文云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是文襄但運石經未嘗建立疑從北史爲是

乙酉前黄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邊○臣荃按元世寶彭貴平事北史不載

冬十月乙未至黄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臣龍按毛氏本作社干通鑑作社平胡三省註齊紀作社于

達平石樓○元本達譌遣從南監本改

虜不遑走追擊之○北史無不字

車駕親於金山下追擊之○金山通鑑作金川

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北史通鑑並作嗣徽

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石頭降○臣龍按通鑑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霸先乃以從子曇朗等爲質與齊人盟于城外將士恣其南北則達摩未降也當是齊誅達摩而以降爲罪耳陳書亦云達摩遣侯子欽劉士榮等請和通鑑載齊誅達摩於十二月辛酉之下

自廝洛拔而東至于塢紇戍○北史同通鑑拔作枝塢作鳴

北齊書卷四考證

北齊書卷五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五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傅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一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癃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為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為太尉以司空段韶為司徒以平陽王淹為司空高陽王湜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為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為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為范陽王長樂王紹廉為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癸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並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以下降免各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左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為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為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浟為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為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二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筭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為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為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往因螽水頗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為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並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驛至晉陽宮殺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為祟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諡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

北齊書卷五

北齊書卷五考證

廢帝紀文宣登鳳臺○北史作金鳳臺

改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爲范陽王○監本脫廣陽王三字今從南監本及北史補

今食一郡○臣龍按北史今作全蓋全食濟南一郡也北史是

北齊書卷五考證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六

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爲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衂同軌以爲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爲焉聰敏過人所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閤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業重舊也如此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時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沉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爲不可帝不從因閑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爲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箠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爲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勅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效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去逼而已高歸彥勑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諸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立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又詔謇正之士並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

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勸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勳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厙狄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二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總入晉陽宮十二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己酉野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沖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靖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剋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疏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厙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搯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于時國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床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朞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

畢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勵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實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北齊書卷六

北齊書卷六考證

孝昭皇帝紀論曰神武平定四方〇臣荃按此論自高祖平定四方以下一百五字與文宣帝紀後論一字不易詳其文義似宜在此篇之後

北齊書卷六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七

武成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帝聘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疎忌以帝為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為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為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為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為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為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為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為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為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為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詔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為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為司徒詔散騎常侍崔贍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為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為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歸彥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擒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為太傅以司空婁叡為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為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為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為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乙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夏四月并汾京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閏位之苑迴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言濟河水口見八龍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恆州分為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己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城王浟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為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為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為司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為錄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為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為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為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媼于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為

齊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歸閻嫗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並出，使其將尉遲迥寇洛陽，楊檦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破周軍於軹關，擒楊檦。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已下囚。己巳，以太師段韶爲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靺鞨、新羅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湝爲大司馬。辛未，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卯，詔減百官食稟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渤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主。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群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尙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尙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尙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北齊書卷七

北齊書卷八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帝紀第八

後主 幼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景戌立為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清四年為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為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為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為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為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庚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為太尉斛律光為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為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景戌春正月辛卯祀圜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為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為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為東平王仁弘為齊安王仁固為北平王仁英為高平王仁光為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月己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為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湝為太保太尉婁叡為大司馬徒馮翊王潤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為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並遣使朝貢於周為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三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各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為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為西河王仁約為樂浪王仁儉為潁川王仁雅為安樂王仁統為丹陽王仁謙為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為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為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為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為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為大司馬太宰段韶為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為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為太宰大司馬婁叡為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為太保司徒韓祖念為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為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為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綰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勑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甲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正月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為大將軍南陽王綽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為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為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

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內外百官並加兩級。戊寅，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庭、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爲官口。又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爲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爲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爲太師。景子，降死罪已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爲司空。甲辰，以皇子恆生故，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爲城陽王，彥康爲定陵王，彥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靺鞨國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恆爲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爲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使於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開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尅之，獲刺史楊敷。秋七月庚午，太尉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厙狄伏連、侍書御史王子宜等。尚書左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湝爲太宰，馮翊王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并州界內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錄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王。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月，勑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荊山公豐樂。八月庚

寶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大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爲尙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勅付史閣後改爲脩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幷省尙書令高阿那肱爲錄尙書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幷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尙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尙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庚辰車駕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太尉衞菩薩爲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壝蕝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尙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沒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錄尙書事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九月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彫虎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是歲高麗靺鞨並遣使朝貢突厥使來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尙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思好投火死焚其屍幷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以尙書令唐邕爲錄尙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以獻庚午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勱爲尙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陽休之爲尙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澇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雞棲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武帝來救晉州庚申戰于城南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卽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衞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爲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

辛城齊軍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爲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咍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羣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幷皇后攜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顒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即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幷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葬遂葬長安北原洪瀆川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澀吶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錄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脩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邪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算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厲盡殺之或剝人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脩文臺其嬪嬙諸宮中起鏡殿寶殿瑇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恆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駮龍逍遙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鬬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幹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嘗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爲羌兵鼓譟陵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

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騖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蝎及
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
焉賦斂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
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者故有勑用州主簿勑用郡功曹於
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為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
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
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
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狀如
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為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
側當走西也又為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
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
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學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
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
雖殊致猶己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
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
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
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妳媪
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韝紲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
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
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
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
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
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
如拉枯故能氣攝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
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
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
國外內充實疆埸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
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
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一函夏享齡不永動用無
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洎
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
可揚攉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
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
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
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
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
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
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彫牆峻宇甘酒嗜音鄽肆遍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
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萋
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媼擅迴天之力賣官鬻
獄亂政淫刑刳剒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並進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
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
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
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歟抑又聞之
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
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
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廈
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北齊書卷八

北齊書卷八考證

後主紀以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一本太尉上又有太尉二字。臣荃按尉景傳粲襲爵位司徒太傅無爲太尉事。且下文云東安王婁叡爲太尉。亦無兩人並爲太尉之理。考武成紀河清三年冬十二月。以斛律光爲太尉。是太尉二字當屬下句讀。爲字下疑脱太傅二字。

二年景戌○臣荃按本書體例。無本年之下書干支者。景戌二字疑衍。

四年正月○北史月下有壬子二字。

從官暍死者六十人○通鑑暍譌爲賜。

論曰弈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北史道字上有體大二字。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臣龍按徵卒於貞觀十七年。而北齊書成於貞觀十年。無預稱魏徵諡之理。當是後人從北史錄入耳。

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北史賦作富。

北齊書卷八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一

神武婁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神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彊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恆參預及拜渤海王妃閫闈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神武聞之嗟歎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獺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茹茹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己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為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進為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為皇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輔政疏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立孝昭即位復為皇太后孝昭帝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媼言改姓石氏四月辛丑崩於北宮時年六十二五月甲申合葬義平陵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於昆季次實九蓋其徵驗也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妹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為世子三日而孝靜帝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疋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為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及天保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移居於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曰吾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葛為絙令魏安德主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羣下武平中后崩祔葬義平陵

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為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勳貴之援帝竟不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為可賀敦皇后孝昭即位降居昭信宮號昭信皇后武成踐祚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撾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漉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為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為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六孤孝昭即位立為皇后帝崩梓宮之鄴始渡汾橋武成聞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閹人就車頓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既殺樂陵王元被閑隔不得與家相知宮闈內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書信元蠻由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還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為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鴞鳴於產帳上武成崩尊為皇太后陸媼及和士開密謀殺趙郡王叡出婁定遠高文遙為刺史

和陸諂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閹人褻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床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為昭玄統僧徒遙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為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卒遇大風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急彎弓纏矟馳入南城令鄧長顒幽太后北宮仍有勑內外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復迎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敘鄭莊公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為愧齊亡入周恣行姦穢隋開皇中殂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為皇太子妃後主受禪立為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生男為之大赦光誅后廢在別宮後令為尼齊滅嫁為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以為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為弘德夫人進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媼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為皇后陸媼既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喚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致物以通意後與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後亦改嫁云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黥輕霄面為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為舍利太監女侍中陸大姬知其寵養以為女薦為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於時後主未有儲嗣陸陰結待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丞相光之女也慮其懷恨先令母養之立為皇太子陸以國姓之重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為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王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為穆后之瑞焉武成時為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所燒後主既立穆皇后復為營之屬周武遭太后喪詔侍中薛孤康買等為弔使又遣商胡齎錦綵三萬疋與弔使同往欲市真珠為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陸息駱提婆詔改姓為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既以陸為母提婆為家更不採輕霄輕霄後自療面欲求見太后陸媼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北齊書卷九

北齊書卷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浟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淯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淯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尒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浟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尒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馮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己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時涕出浚常責帝左右何因不為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祚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戲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實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為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為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用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勑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浟第二子準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為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為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衛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酖終還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浟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工戲浟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浟正色答曰昔甘羅幼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慚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賫糧食浟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眾曰食雞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浟乃詐為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浟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

令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疏薄澂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澂未朞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詣閣諮陳澂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戚爲言脩等慚懼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尙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尙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尙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錄尙書事澂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卽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子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澂擿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車駕巡幸澂常留鄴河淸三年二月羣盜田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澂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澂第至內室稱勑牽澂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澂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澂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澂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澂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尙書事給轀輬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尙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俶儻不羣雖在童幼恆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尙幼在西學聞宮中讙譟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尙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淩犯郡縣爲法司所糺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尙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爲當之乃使庫眞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諡曰剛肅有勑李氏還第而文洛尙以故意修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闈汝是誰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淸二年襲爵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淯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淸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尙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還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受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常令湝鎭晉陽總幷省事歷司徒太尉幷省錄尙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幷州刺史別封平正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靑州刺史湝頻牧大藩雖不潔己然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靑州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啓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幷赦詔湝並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顚覆今日得死

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湝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湝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為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為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為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倉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摘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勅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橫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迴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為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為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為後

北齊書卷十

北齊書卷十考證

彭城景思王浟傳有溼沃縣主簿張達○毛氏本沃作陂。臣龍按前漢志千乘郡下有溼沃縣魏書地形志同。

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子○南監本及北史子俱作姊。臣龍按魏收傳云娶其舅女崔昂之妹此云收之內妹則昂從父之女也子字不誤。

華山王凝傳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臣垄按天保止十年五字應是衍文。

北齊書卷十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為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勑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斅處處營造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尒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為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為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為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兵趣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旦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珩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為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矟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為之改容親為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卒令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著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矟幡數百帝聞之以為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

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幷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鴆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州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日盡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己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豬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撾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幷州又聞周軍已入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幷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幷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幷將率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墻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乃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覆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幷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咽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矟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塡壓齊人從後斫刺死者

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焉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為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勝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為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為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為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墨書見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為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彊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起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保定中為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曾普瀆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闔家幼長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北齊書卷十一

北齊書卷十一考證

安德王延宗傳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北史作那盧安得

明年李起收殯之○北史起作妃

我保定中為廣州士曹○北史保定作武定臣基按魏世無以保定紀年者應從北史為是

北齊書卷十一考證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陽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你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飲擅置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尅并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爲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太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己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晉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

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言太原王紹德詔以襄成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皇中卒幷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與汝南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幾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陽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二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爲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歘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獵無度恣情彊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鏁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蝎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蝎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閒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搤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勑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絶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勑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勑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恆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幷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常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儼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常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懦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疆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勑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勑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

坐者孫鳳珍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刃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疆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衞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輿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衞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諡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宜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河西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以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効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剿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

未之或免贈帝謚恭婿枉過直覩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北齊書卷十二

北齊書卷十二考證

汝陽王彥忠〇陽監本譌南。臣芸按孝昭六王已有汝南王彥理無一郡並封二王之事。從北史改。

范陽王紹義傳前卒長趙穆〇北史卒長作長史。

紹義妃渤海封孝婉女〇婉當作琬。孝琬封隆之之弟子也。

樂陵王百年傳或言太原王紹德〇舊本紹譌昭。從南監本改。

瑯邪王儼傳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〇臣鐶按前南陽王綽傳云綽兄弟呼父爲兄兄。後主乃儼兄。不知何亦同此稱。

北齊書卷十二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 子叡　清河王岳 子勱

趙郡王琛字永寶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戶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拔用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高祖將謀內討以晉陽根本召琛留掌後事以為并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高祖後庭高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進爵為王配饗高祖廟庭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為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日叡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府為叡發喪舉聲殞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皇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像長齋至于骨立杖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臥起日夜說喻之并勅左右不聽進水雖絕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喚叡同案其見愍惜如此高祖崩哭泣歐血及壯將為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叡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為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子庶子顯祖受禪進封爵為南趙郡王邑一千二百戶遷散騎常侍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為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糾擿奸非勸課農桑接禮民儁所部大治稱為良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輿冰倍道追送正直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叡乃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饑病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強弱相持遇善水草即為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焉七年詔以本官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八年徵叡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鍫鍤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煩叡朝於行宮仍從還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眾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顯祖從容顧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何如演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禮物須拔進得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居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尋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皇建初行并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託奉迎世祖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狄之功封潁川郡公復拜尚書令攝大宗正卿天統中追贈叡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

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幷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叡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叡久典朝政清貞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疏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世祖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幷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擾非吾志也況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床以臂壓叡良久遂失所在叡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爲太后所殺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效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朞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壽子整信嗣歷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於長安琛同母弟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封陳留王謚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謚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沈深有器量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爲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時尒朱兆猶據幷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論者以爲美尋都監典書復爲侍學除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詣京畿時高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和初世宗入總朝政岳出爲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日久素爲朝野畏服及出爲藩百姓望風讋憚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綏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幷治療疾瘳復令赴職及高祖崩侯景叛世宗徵岳還幷共圖取景之計而梁武帝乘間遣其貞陽侯明率衆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掎角聲援岳總帥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胡貴孫其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餘如故別封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謀算城不沒者三板會世宗親臨數日剋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世宗以爲己功故賞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蕭繹爲周軍所逼遣使告急且請援冬詔岳爲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六年正

月師次義陽遇荆州陷因略地南至郢州獲梁州刺史司徒陸法和仍剋郢州岳先送法和於京師遣儀同慕容儼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悦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不及也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彥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己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永巷但唯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仍屬顯祖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爲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爲賜鴆也朝野歎惜之時年四十四詔大鴻臚監護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黃鉞給轀輬車賵物二千段諡曰昭武初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儲甲千餘領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薨遣表謝恩并請上甲于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世宗廟庭後歸彥反世祖知其前譖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毁之聞吾骨肉籍沒歸彥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岳之功重贈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勱嗣

勱字敬德風智早成爲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勱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太后從土門道還京師勑勱統領兵馬侍衛太后時佞幸閹寺猶行暴虐民間鷄猪悉放鷹犬搏噬取之勱收儀同三司苟子溢狥軍欲行大戮太后有令然後釋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毁謗耶勱攘袂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衂今西寇已次并州達官多悉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此卒明日及誅亦無所恨王國家姻婭須同疾惡返爲此言豈所望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恟懼無有鬭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勱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退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後主卒不能用齊亡入周依例授開府隋朝歷楊楚光洮四州刺史開皇中卒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污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跗萼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德同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不辰易生悔吝固不可掩其風烈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贊曰趙郡英偉風範凝正天道無親斯人斯命赫赫清河于以經國末路小疵非爲敗德

北齊書卷十三

北齊書卷十三考證

趙郡王琛傳謚曰貞平○北史無平字.

清河王岳傳時年四十四○北史作三十四.

北齊書卷十三考證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列傳第六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子元海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從兄伏護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以盛為中軍大都
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
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昌平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為公累遷北豫州刺
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西軍追者將至永
樂不開門昂遂為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
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入神武乃以永
樂為濟州仍以監公正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
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
並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昭無子從兄思以第二
子孝緒為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
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為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
兇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鬬為事文宣並收掩付獄天恩黨十餘人皆
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為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
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王位右
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
傅薨於官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脩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
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
領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
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為皇太弟及踐祚乃使
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為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
厙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為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
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
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
鳧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鐘言將被擊也既
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為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
南赴并州武成先咨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
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意耶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即留
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算如何答云
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
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
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靜自居必不招
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
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勅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
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
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密謂
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
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
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為和士開所譖被
捶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
許無智不義無智不為可使出為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
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
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為尚書令周建
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
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謀及為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

酣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

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敖，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疏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擎鷹於西市，駿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鄰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相王尙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厙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懽，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尙之於鄴市，令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爲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營葬，贈司徒，謚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驕妬，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爲太妃，嘗事二母，以孝聞。徵爲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初，濟南自晉陽之鄴，楊愔宣勑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尙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卽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鄴，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既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上亦尋以前翻覆之跡，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丞相登位，今爲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卽乾和繕寫晝日，仍勑門司不聽輒入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勑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勑武職督將悉送至青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爲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其

使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頷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為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冀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著幘不安文宣曾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遊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為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於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諡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帝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為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恆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乂毅乂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坐事卒

北齊書卷十四

北齊書卷十四考證

上洛王思宗○洛譌樂從本傳改

平秦王歸彥傳封長樂郡公○一本封字上有別字

北齊書卷十四考證

隋　太子通事舍人　李百藥　撰

列傳第七

竇泰　尉景　婁昭　子叡　厙狄干　子士文　韓軌　潘樂

竇泰字世寧大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曾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爲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尒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爲晉州請泰爲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勳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憚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謠云竇行臺去不回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貞泰妻武明婁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軍中仍共歸尒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爲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勳戚每有軍事與厙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厙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改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恚臥不動叫曰殺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牆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耶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少歷顯職性麤武天保初封厙狄干等爲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就宅問之隔門謂使者曰天子不封粲父爲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勑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薨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辯出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回顧隋開皇中卒於淅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恆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爲中軍大都督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從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從神武入洛兗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爲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子

仲建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為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叡，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為神武帳內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為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得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叡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為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太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為尚書左丞宋仲羨彈奏，經赦乃免。尋為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庫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汙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邊，因家朔方。干梗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衞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為刺史費穆送于尒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為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不違食。景使騎追饋之，時文帝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為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擾煩，然清約自居，不為吏人所患。還太師。天保初，以干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勳王，常總大眾，威望之重，為諸將所伏，而為性嚴猛，嘗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度，諸公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慚，時人稱善。薨，贈假黃鉞、太宰，給轀輬車，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子孫始並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敬伏，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隋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凡有細過，必深文陷害之。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賚遺之。士文至州，發擿姦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未幾，為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妬，譖之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為妻，由是君明、士文並為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韓軌，字百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性深沈，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為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尒朱兆於赤谼嶺，再遷泰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泰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還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為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為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勳戚，歷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

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諡曰肅武
皇建初配饗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
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庭處
之貴要之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返披故紙
乎武平末除尙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
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
爲字及長寬厚有膽略初歸葛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尒朱榮爲別將
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爲鎮城都將從破尒朱兆於
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
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
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議不同而止改封金門
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檦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鑒等所築城深入
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鎮河陽拜司
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崤陝遣其行臺侯莫陳
崇自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檦從鼓鐘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衆禦之
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爲南道大都督
討侯景樂發石鼈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懷州樂獲
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黃
鉞太師大司馬尙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慤以清淨
自居尙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爲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
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授上開府隋大業
初卒

北齊書卷十五

北齊書卷十五考證

竇泰傳本出清河觀津曾祖羆魏統萬鎮將○毛氏本曾作會北史亦同

尉景傳景妻常山君○一本君字上有郡字

婁昭傳昭亦早識人○北史人下有雄字

厙狄干傳○臣龍按北史厙狄干傳後附厙狄士文蓋錄隋書酷吏傳此本備齊之書無下及之例今此傳全同北史明係本書亡闕後人取延壽之史增入之故其體例不一也

韓軌傳字百年○南監本及北史百俱作伯

北齊書卷十五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八

段榮 子韶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
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曆術專意星象正光初語人曰易云觀於天文
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或問曰
起於何處當可避乎榮曰構亂之源此地為始恐天下因此橫流無所避也未
幾果如言榮遇亂與鄉舊攜妻子南趣平城屬杜洛周為亂榮與高祖謀誅之
事不捷共奔尒朱榮後高祖建義山東榮贊成大策為行臺右丞西北道慰喻
大使巡方曉喻所在下之高祖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時攻鄴未克所須軍資榮轉輸無闕高祖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邑八百戶轉
授瀛州刺史榮妻皇后姊也榮恐高祖招私親之譏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行
相州事後為濟州刺史天平三年轉行泰州事榮性溫和所歷皆推仁恕民吏
愛之初高祖將圖關右與榮密謀榮盛稱未可及渭曲失利高祖悔之曰吾不
用段榮之言以至於此四年除山東大行臺大都督甚得物情元象元年授儀
同三司二年五月卒年六十二贈使持節定冀滄瀛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
尉尚書左僕射諡曰昭景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
威王長子韶嗣韶字孝先小名鐵伐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高祖以武明皇后
姊子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為心腹建義初領親信都督中興元年從高祖拒
尒朱兆戰於廣阿高祖謂韶曰彼眾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眾者得眾人之
死強者得天下之心尒朱狂狡行路所見裂冠毀冕拔本塞源邙山之會搢紳
何罪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惡何往
而不克哉高祖曰吾雖以順討逆奉辭伐罪但弱小在強大之間恐無天命卿
不聞之也答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尒朱外賊天下
內失善人知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鬭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
兆軍潰攻劉誕於鄴及韓陵之戰韶督率所部先鋒陷陣尋從高祖出晉陽追
爾朱兆於赤洪嶺平之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又從襲取夏州擒斛律彌娥突加
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累遷武衛將軍後恩賜父榮姑臧縣侯其下洛縣男啓讓
繼母弟寧安興和四年從高祖禦周文帝於邙山高祖身在行間為西魏將賀
拔勝所識率銳來逼韶從傍馳馬引弓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懾憚莫敢前
者西軍退賜馬并金進爵為公武定四年從征玉壁時高祖不豫攻城未下召
集諸將共論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
與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
恐或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仍謂
韶曰吾昔與卿父冒涉艱難同獎王室建此大功今病疾如此殆將不濟宜善
相翼佐克茲負荷即令韶從顯祖鎮鄴召世宗赴軍高祖疾甚顧命世宗曰段
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五年春高
祖崩於晉陽秘不發喪俄而侯景構亂世宗還鄴韶留守晉陽世宗還賜女樂
十數人金十斤繒帛稱是封長樂郡公世宗征潁川韶留鎮晉陽別封真定縣
男行并州刺史顯祖受禪別封朝陵縣又封霸城縣加位特進啓求歸朝陵公
乞封繼母梁氏為郡君顯祖嘉之別以梁氏為安定郡君又以霸城縣侯讓其
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天保三年為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有惠政得吏民之
心四年十二月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預招誘邊民殺害長吏淮泗擾動五年
二月詔徵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又陳武帝率眾將攻廣陵
刺史王敬寶遣使告急復有尹思令率眾萬餘人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
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強者從之霸先等智小謀大政令未一
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敬顯儁堯雄示等圍
守宿預自將步騎數千人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思令不虞大軍卒至望旗奔
北進與超達合戰大破之盡獲其舟艦器械謂諸將士曰吳人輕躁本無大謀
今破超達霸先必走即迴赴廣陵陳武帝果遁去追至楊子柵望揚州城乃還
大獲其軍資器物旋師宿預六月韶遣辯士喻白額禍福白額於是開門請盟

韶與行臺辛術等議且爲受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因執而斬之并其諸弟
等並傳首京師江淮帖然民皆安輯顯祖嘉其功詔賞吳口七十人封平原郡
王清河王岳之克郢州執司徒陸法和韶亦豫行築層城於新蔡立郭默戍而
還皇建元年領太子太師太寧二年除并州刺史高歸彥作亂冀州詔與東安
王婁叡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彥果園一千畝仍藉并州爲政
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十二月周武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
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時事既倉
卒兵馬未整世祖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尋納河間王孝琬之請令趙郡王叡
護諸將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
擊之韶曰步人氣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
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其餘通宵奔遁仍令韶率
騎追之出塞不及而還世祖嘉其功別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太師周冢宰宇
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閻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鄰好時
突厥屢犯邊韶軍於塞下世祖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
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既爲母請和不遣
一介之使申其情理乃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弱如臣管見且外許之待通
和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既得母仍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詔
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於邙山之下逗留未進世祖召謂
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在北復須鎮禦王謂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
等疥癬今西羌闚逼便是膏肓之病請奉詔南行世祖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
精騎一千發自晉陽五日便濟河與大將共量進止韶旦將帳下二百騎與諸
軍共登邙阪聊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追集兵馬乃
與諸將結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與周人相對韶
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能懷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曰
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軍仍以步人在
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

大潰其中軍所當者亦一時瓦解投墜溪谷而死者甚衆洛城之圍亦即奔遁
盡棄營幕從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
士於河陰置酒高會策勳命賞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永昌
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正月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
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以三月暮行達
西境有柏谷城者乃敵之絕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
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
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
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寇
邊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師出討韶亦請行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
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人潛度
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度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獲其
儀同若干顯寶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
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服秦併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
士咸以爲然六月徙圍定陽其城主開府儀同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勢
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時韶病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
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恐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
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
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韶疾甚先軍還以功
別封樂陵郡公竟以疾薨上舉哀東堂贈物千段溫明祕器轀輬車軍校之士
陣衛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朔并定趙冀滄齊兗梁
洛晉建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錄尚書事朔州刺史謚曰忠武韶出總軍旅
入參帷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臨
敵之日人人爭奮又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
聞齊世勳貴之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有皇甫氏魏黃
門郎元瑀之妻弟謹謀逆皇甫氏因沒官韶美其容質上啓固請世宗重違其

意因以賜之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盃酒長子懿嗣懿字德猷有姿儀頗解音樂又善騎射天保初尚頴川長公主累遷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出除兖州刺史卒子寶鼎嗣尚中山長公主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韶第二子深字德深美容貌寛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大寧初拜通直散騎侍郎二年詔尚永昌公主未婚主卒河清三年又詔尚東安公主以父頻著大勳累遷侍中將軍源州大中正食趙郡幹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武平末徐州行臺左僕射徐州刺史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韶第三子德舉武平末儀同三司周建德七年在鄴城與高元海等謀逆誅韶第四子德衡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隆化時濟州刺史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韶第七子德堪武平中儀同三司隋大業初汴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榮第二子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魏武定末起家司徒參軍事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累遷儀同三司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勳戚緒餘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賓客宗孝王家宿喚坊民防援不時應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為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科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牛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悉聞徹出為海州刺史尋以其兄故徵拜都官尚書食陽城郡幹仍加開府還太常卿除齊州刺史以贓賄為御史所劾屬世祖崩遇赦免拜太常卿轉食河南郡幹還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除兼侍中入內省典機密尋即正仍吏部尚書孝言既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惟厲色遣下而已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祖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恣情用捨請謁大行勑濬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民郎中薛叔昭司州治中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章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為己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麤險放縱之流尋還尚書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娶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為此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坐爭免官徙光州隆化敗後有勑追還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閑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躓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後加上開府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閫外或任以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逾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語曰率性之謂道此其效歟

贊曰榮發其原韶大其門位因功顯望以德尊

北齊書卷十六

北齊書卷十六考證

段韶傳十二月周武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臣荃按武成紀載此事於河清三年春正月而此傳則在太寧二年十二月太寧二年乃河清元年也與紀互異

北齊書卷十六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九

斛律金 子光 羨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壯勇有名塞表道武時率戶內附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瓌光祿大夫第一領民酋長天平中金貴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茹茹主阿那瓌還北瓌見金射獵深歎其工後瓌入寇高陸金拒擊破之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陵假金王號金度陵終敗滅乃統所部萬戶詣雲州請降即授第二領民酋長稍引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部衆分散金與兄平二人脫身歸尒朱榮榮表金爲別將累遷都督孝莊立賜爵阜城縣男加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從破葛榮元顥頻有戰功加鎮南大將軍及尒朱兆等逆亂高祖密懷匡復之計金與婁昭厙狄干等贊成大謀仍從舉義高祖南攻鄴留金守信都領恆雲燕朔顯六州大都督委以後事別討李脩破之加右光祿大夫會高祖於鄴仍從平晉陽追滅尒朱兆太昌初以金爲汾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進爵爲侯從高祖破紇豆陵於河西天平初遷鄴使金領步騎三萬鎮風陵以備西寇軍罷還晉陽從高祖戰於沙苑不利班師因此東雍諸城復爲西軍所據遣金與尉景厙狄干等討復之元象中周文帝復大舉向河陽高祖率衆討之使金徑往太州爲掎角之勢金到晉州以軍退不行仍與行臺薛循義共圍喬山之寇俄而高祖至仍共討平之因從高祖攻下南絳邵郡等數城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城西叛周文帝入寇洛陽高祖使金統劉豐大汗步薩等步騎數萬守河陽城以拒之高祖到仍從破密軍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邑一千戶轉第一領民酋長三年高祖出軍襲山胡分爲二道以金爲南道軍司由黃櫨嶺出高祖自出北道度赤𥻦嶺會金於烏突戍合擊破之軍還出爲冀州刺史四年詔金率衆從烏蘇道會高祖於晉州仍從攻玉壁軍還高祖使金總督大衆從歸晉陽世宗嗣事侯景據潁川降於西魏詔遣金帥潘樂薛孤延等固守河陽以備西魏使其大都督李景和若干寶領馬步數萬欲從新城赴援侯景金率衆傍廣武以要之景和等聞而退走遷爲肆州刺史仍率所部於宜陽築楊志百家呼延三戍置守備而還侯景之走南豫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入據潁川世宗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等率衆圍之復詔金督彭樂可朱渾道元等出屯河陽斷其奔救之路又詔金率衆從崿坂送米宜陽西魏九曲戍將馬紹隆據險要關金破之以功別封安平縣男顯祖受禪封咸陽郡王刺史如故其年冬朝晉陽宮金病帝幸其宅臨視賜以醫藥中使不絕病愈還州三年就除太師帝征奚賊金從帝行軍還帝幸肆州與金宴射而去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復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作樂極夜方罷帝忻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因謂金曰公元勳佐命父子思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蕃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及諸王等皆從其見親待如此後以茹茹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擾邊民乃詔金率騎二萬屯白道以備之而虜帥豆婆吐久備將三千餘戶密欲西過候騎還告金勒所部追擊盡俘其衆茹茹但鉢將舉國西徙金獲其候騎送之并表陳虜可擊取之勢顯祖於是率衆與金共討之於吐賴獲二萬餘戶而還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肅宗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又詔金朝見聽步挽車至階世祖登極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世祖舉哀西堂後主又舉哀於晉陽宮賜假黃鉞使持節都督朔定冀并瀛青齊滄幽肆汾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公錄尚書朔州刺史酋長王如故贈錢百萬諡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時在行

開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爲都督世祖爲世子引爲親信都督稍遷征虜將軍累加衛將軍武定五年封永樂縣子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鵰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傳號落鵰都督尋兼左衛將軍進爵爲伯齊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西安縣子天保三年從征出塞光先驅破敵多斬首虜幷獲雜畜還除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招引亡叛屢爲寇竊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王敬俊等獲口五百餘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衆取周絳川白馬澮交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二月率騎一萬討周開府曹迴公斬之柏谷城主儀同薛禹生棄城奔遁遂取文侯鎭立戍置柵而還乾明元年除幷州刺史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肅宗以光世載醇謹兼著勳王室納其長女爲太子妃大寧元年除尚書右僕射食中山郡幹二年除太子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西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三戍三年正月周遣將達奚成興等來寇平陽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興等聞而退走光逐北遂入其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其年三月遷司徒四月率騎北討突厥獲馬千餘匹是年冬周文帝遣其柱國大司馬尉遲迥齊國公宇文憲柱國庸國公可叱雄等衆稱十萬寇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赴擊戰於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斬捕首虜三千餘級迥憲僅而獲免盡收其甲兵輜重仍以死者積爲京觀世祖幸洛陽策勳班賞遷太尉又封冠軍縣公先是世祖命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爲皇后其年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其弟羨並復前任秋除太保襲爵咸陽王幷襲第一領民酋長別封武德郡公徙食趙州幹遷太傅十二月周遣將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討之軍次定隴周將張掖公宇文桀中州刺史梁士彥開府司水大夫梁景興等又屯鹿盧交道光擐甲執銳身先士卒鋒刃纔交桀衆大潰斬首二千餘級直到宜陽與周齊國公宇文憲申國公拓跋顯敬相對十旬光置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軍還行次安鄴憲等衆號五萬仍躡軍後光縱騎擊之憲衆大潰虜其開府宇文英都督越勤世良韓延等又斬首三百餘級憲仍令桀及其大將軍中部公梁洛都與景興士彥等步騎三萬於鹿盧交塞斷要路光與韓貴孫呼延族王顯等合擊大破之斬景興獲馬千匹詔加右丞相幷州刺史其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顯敬等相持憲等不敢動光乃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州以逼之夷夏萬餘戶並來內附二年率衆築平隴衛壁統戎等鎭戍十有三所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步騎萬餘來逼平隴與光戰於汾水之北光大破之俘斬千計又封中山郡公增邑一千戶軍還詔復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克之獲其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人捕虜數千人又別封長樂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於城下乃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勅令便放兵散光以爲軍人多有勳功未得慰勞若即便散恩澤不施乃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仍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光左丞相又別封清河郡公光入常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己賂光從奴而問之曰相王瞋孝徵耶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積怨周將軍韋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其母令萱萱以饒舌斥己也盲老公謂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啟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祖珽又見帝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

不決行爲一惟覆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猶豫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
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
奴僮千數每遣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啓云軍逼帝
京會帝前所疑意謂何洪珍云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至怯懦
恐即變發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云正爾召之恐疑不
肯入宜遣使賜其一駿馬語云明日將往東山遊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
奉謝因引入執之帝如其言頃之光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拉而殺之時
年五十八於是下詔稱光謀反今已伏法其餘家口並不須問尋而發詔盡滅
其族光性少言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唯仗威刑版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
其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鄰敵所懾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
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
朕豈能至鄴光有四子長子武都歷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梁兗二
州刺史所在並無政績唯事聚斂侵漁百姓光死遣使於州斬之次須達中護
軍開府儀同三司先光卒次世雄開府儀同三司次恆伽假儀同三司並賜死
光少子鍾年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驃騎將軍
羨字豐樂少有機警尤善射藝高祖見而稱之世宗擢爲開府參軍事遷征虜
將軍中散大夫加安西將軍進封大夏縣子除通州刺史顯祖受禪進號征西
將軍別封顯親縣伯河清三年轉使持節都督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諸軍事幽
州刺史其年秋突厥衆十餘萬來寇州境羨總率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威甚
整遂不敢戰即遣使求款慮其有詐且喻之曰爾輩此行本非朝貢見機始變
未是誠心若有實誠宜速歸巢穴別遣使來於是退走天統元年夏五月突厥
木汗遣使請朝獻羨始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絕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羨
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
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
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焉其年六月丁
父憂去官與兄光並被起復任還鎮燕薊三年加位特進四年遷行臺尚書令

別封高城縣侯武平元年加驃騎大將軍時光子武都爲兗州刺史羨歷事數
帝以謹直見推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是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乃上書推讓
乞解所職優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荊山郡王三年七月光誅敕使中領軍賀拔
伏恩等十餘人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
發定州騎卒續進仍以永業代羨伏恩等既至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
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把手遂執之死於長史廳事臨終歎曰富
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世達世遷世辨
世酋伏護餘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自伏護以下五
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門日晚而歸吏民莫不驚異行燕郡守
馬嗣明醫術之士爲羨所欽愛乃竊問之答曰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羨及
光並少工騎射其父每日令其出畋還即較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
腋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
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咸服其言金兄平便弓馬
有幹用魏景明中釋褐殿中將軍遷襄威將軍正光末六鎮擾亂隸大將軍尉
賓北討軍敗爲賊所虜後走奔其弟金於雲州進號龍驤將軍與金擁衆南出
至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部落離散及歸尒朱榮待之甚厚以平襲父爵第一
領民酋長高祖起義以都督從稍遷平北將軍顯州刺史加鎮南將軍封固安
縣伯尋進爲侯行肆州刺史周文帝遣其右將軍李小光據梁州平以偏師討
擒之出爲燕州刺史入兼左衛將軍領衆一萬討北徐賊破之除濟州刺史侯
景度江詔平爲大都督率青州刺史敬顯儁左衛將軍厙狄伏連等略定壽陽
宿預三十餘城事罷還州加開府進位驃騎大將軍進爵爲公顯祖受禪別封
羨陽侯行兗州刺史以黷貨除名後除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即位拜特進食滄
州樂陵郡幹皇建初封定陽郡公拜護軍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史臣曰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
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光及從嗣遂至誅夷雖爲威權之重蓋
府遺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戰術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

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草昧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鋒而大寧以還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氣斛律治軍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加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強鄰報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

贊曰赳赳咸陽邦家之光明月忠壯仍世將相聲振關右勢高時望迫此威名易興讒謗始自工言終斯交喪

北齊書卷十七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人沮渠滅入魏因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通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岐豳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贈騰父機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尉公尚書令冀州刺史騰少而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亂騰間關危險得達秀容屬尒朱榮建義騰隨榮入洛例除冗從僕射尋爲高祖都督府長史從高祖東征邢杲師次齊城有撫宜鎮軍人謀逆將害督帥騰知之密啓高祖俄頃事發高祖以有備擒破之高祖之爲晉州騰爲長史加後將軍封石安縣伯高祖自晉陽出滏口行至襄垣尒朱兆率衆追高祖與兆宴飲於水湄誓爲兄弟各還本營明旦兆復招高祖高祖欲安其意將赴之臨上馬騰牽衣止之兆乃隔水肆罵馳還晉陽高祖遂東及起義信都騰以誠款常預謀策騰以朝廷隔絕號令無所歸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苦請於高祖高祖從之遂立中興主除侍中尋加使持節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臺高祖進軍於鄴初留段榮守信都尋遣榮鎮中山仍令騰居守及平鄴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陽郡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戶入爲侍中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騰欲尚之公主不許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構高祖啓免騰官請除外任俄而復之騰以高祖腹心入居門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椿既生異端漸至乖謬騰深見猜忌慮禍及己遂潛將十餘騎馳赴晉陽高祖入討斛斯椿留騰行并州事又使騰爲冀相殷定滄瀛幽安八州行臺僕射行冀州事復行相州事天平初入爲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尚書令時西魏遣將寇南兗詔騰爲南道行臺率諸將討之騰性尫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初北境亂離亡一女及貴遠加推訪終不得疑其爲人婢賤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不研虛實率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時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徒武定中使於青州括浮逃戶口遷太保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姿色騰納之始以爲妾其妻袁氏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爵迴授其女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附高祖契闊艱危勤力恭謹深見待信及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由己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死贈非貨不行府藏銀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在鄴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爲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高祖屢加譴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八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等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諡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高祖廟庭子鳳珍嗣鳳珍庸常武平中卒於開府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鄉父幹魏白水郡守爲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貴魏朝贈司徒公雍州刺史隆之後有參議之功高祖命爲從弟仍云渤海蓨人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沈有志氣魏汝南王悅爲司州牧以爲戶曹從事建義初釋褐員外散騎常侍與行臺于暉出討羊侃於太山暉引隆之爲行臺郎中又除給事中與高祖深自結託高祖之臨晉州引爲治中行平陽郡事從高祖起義山東以爲大行臺右丞魏中興初除御史中尉領尚食典御從高祖平鄴行相州事從破四胡於韓陵太昌初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西魏文帝曾與隆之因酒忿競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和乃啓出爲北道行臺轉并州刺史封平原郡公邑一千七百戶隆之請減戶七百并求降己四階讓兄騰並加優詔許之仍以騰爲滄州刺史高祖之討斛斯椿以隆之爲大行臺尚書及大司馬清河王亶承制拜隆之侍中尚書右僕射領御史中尉廣費人工大營寺塔爲高祖所責天平初丁母艱解任尋詔起爲并州刺史入爲尚書令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又領營構大將軍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築南城周迴二十五里以漳水近於帝城起長隄以防汎溢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磑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已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

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用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獲五萬餘人，而群小喧囂，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公。武定中，爲河北括戶大使。追還，授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尋兼侍中。續出行青州事。追還，拜太子太師、兼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遷太保。時世宗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世宗於尚書省大加責辱。齊受禪，進爵爲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堋上立三人像爲壯勇之勢。顯祖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射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置人？朕所不取。」隆之無以對。初，世宗委任兼右僕射崔暹、黃門郎崔季舒等，及世宗崩，隆之啓顯祖，並欲害之，不許。顯祖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季舒等仍以前隙，乃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顯祖以其受任既重，知有冤狀，便宜申滌，何得委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飲，酒酣，語昶曰：「與王交遊，當生死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魏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遂大發怒，令壯士築百餘下。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年六十一。贈冀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太保、冀州刺史、陽夏王。竟不得諡。隆之雖不涉學，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甚以此稱之。顯祖末年，既多猜害，追忿隆之，誅其子德樞等十餘人，並投漳水。又發隆之冢，出其屍，葬已積年，其貌不改，斬截骸骨，亦棄於漳流，遂絕嗣。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初，隆之見信高祖，性多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焉。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同知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前後構成其罪，並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河內溫人也。八世祖模，晉司空、南陽王。模世子保，晉亂出奔涼州，因家焉。魏平姑臧，徙居於雲中，其自序云爾。父興龍，魏魯陽太守。子如少機警，有口辯，好交遊豪傑，與高祖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攜家口南奔肆州，爲尒朱榮所禮遇，假以中軍。榮之向洛也，以子如爲司馬、持節、假平南將軍，監前軍。次高都，榮以建興險阻，往來衝要，有後顧之憂，以子如行建興太守、當郡都督。永安初，封平遙縣子，邑三百戶，仍爲大行臺郎中。榮以子如明辯，能說時事，數遣奉使詣闕，多稱旨，孝莊亦接待焉。葛榮之亂，相州孤危，榮遣子如間行入鄴，助加防守。葛榮平，進爵爲侯。元顥入洛，人情離阻，以子如曾守鄴城，頗有恩信，乃令行相州事。顥平，徵爲金紫光祿大夫。尒朱榮之誅，子如知有變，自宮內突出，至榮宅，棄家，隨榮妻子與尒朱世隆等走出京城。世隆便欲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天下恟恟，唯強是視，於此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即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迴軍向京，出其不意，或可離潰。假不如心，猶足示有餘力，使天下觀聽，懼我威強。」於是世隆還逼京城。魏長廣王立，兼尚書右僕射。前廢帝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一千七百戶，固讓儀同不受。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等知子如與高祖有舊，疑慮，出爲南岐州刺史。子如憤恨，泣涕自陳，而不獲免。高祖入洛，子如遣使啓賀，仍敘平生舊恩。尋追赴京，以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左僕射，與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右僕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高祖鎭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待之甚厚，並坐同食，從旦達暮，及其當還，高祖及武明后俱有賚遺，率以爲常。子如性既豪爽，兼恃舊恩，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無所顧憚。興和中，以爲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委其黜陟。子如至定州，斬深澤縣令；至冀州，斬東光縣令。皆稽留時漏，致之極刑。若言有進退，少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項。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子如義旗之始，身不參預，直以高祖故舊，遂當委重，意氣甚高，聚斂不息。時世宗入輔朝政，內稍嫌之，尋以贓賄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於尚書省。詔免其大罪，削官爵。未幾，起行冀州事，子如能自厲改，甚有聲譽，發擿姦僞，僚吏畏伏之。轉行并州事。詔復官爵，別封野王縣男，邑二百戶。齊受禪，以有翼贊之功，別封須昌縣公，

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治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並加欽愛世以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平心處物世宗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世宗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乃啓顯祖言其罪惡仍勸誅之其後子如以馬度關為有司所奏顯祖引子如數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滄懷五州諸軍事太師太尉懷州刺史贈物一千段謚曰文明子消難嗣尚高祖女以主壻貴公子頻歷中書黃門郎光祿少卿出為北豫州刺史鎮武牢消難博涉史傳有風神然不能廉潔在州為御史所劾又於公主情好不睦公主譖訴之懼罪遂招延隣敵走關西子如兄纂先卒子如貴贈岳州刺史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衛將軍潁州刺史世雲本無勳業直以子如故頻歷州郡恃叔之勢所在聚斂仍肆姦穢將見推治內懷驚懼侯景反遂舉州從之時世雲母弟在鄴便傾心附景無復顧望諸將圍景於潁川世雲臨城遙對諸將言甚不遜世宗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於北邊侯景於渦陽敗後世雲復有異志為景所殺世雲弟膺之字仲慶少好學美風儀天平中子如貴盛膺之自尚書郎歷中書黃門郎子如別封須昌縣公迴受膺之膺之家富於財厚自封殖王元景邢子才之流以夙素重之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世淪滯不齒乾明中王晞白肅宗除衛尉少卿河清末光祿大夫患泄利積年不起至武平中猶不堪朝謁就家拜儀同三司好讀太玄經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齊亡遂以利疾終時年七十一膺之弟子瑞天保中為定州長史遷吏部郎中舉清勤平約遷司徒左長史兼廷尉卿以平直稱乾明初領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為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瀛州刺史謚曰文節子瑞弟幼之清貞有素行少歷顯位隋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子瑞妻令萱之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懷州刺史諸子亦並居顯職同遊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同迴太府卿同憲通直常侍然同遊終為嘉吏隋開皇中尚書民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

史臣曰高祖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治兵訓旅遙制朝權京臺機務委寄深遠孫騰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治亂為懷厚斂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世宗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間焉孫騰牽裾之誠有足稱美隆之勞其志力經始鄴京又並是潛德宿寀早申任遇崇其名器未失朝序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勳德莫聞坐致台輔猶子之愛訓以義方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也

贊曰閎散胥附蕭曹扶翼齊運勃興孫高陳力韓貪無厭多慚袞職司馬滑稽巧言令色

北齊書卷十八

北齊書卷十九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一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厙狄迴洛
厙狄盛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祖尒頭父度拔俱見魏史允使弓馬頗有膽略與弟岳殺賊帥衞可瓌仍奔魏廣陽王元深上允爲積射將軍持節防滏口深敗歸尒朱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知名榮素聞之見允待之甚厚建義初除征東將軍光祿大夫封壽陽縣侯邑七百戶永安中除征北將軍蔚州刺史進爵爲公魏長廣王立改封燕郡公兼侍中使茹茹還至晉陽值高祖將出山東允素知高祖非常人早自結託高祖以其北士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魏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高祖入洛進爵爲王轉太尉加侍中魏武帝之猜忌高祖也以允弟岳深相委託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爲變及岳死武帝又委岳弟勝心腹之寄高祖重其舊久全護之天平元年乃賜死時年四十八高祖親臨哭之贈定州刺史五州軍事允有三子長子世文次世樂次難陁興和末高祖並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勑居定州賜其田宅

蔡儁字景彥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奔走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封安上縣男邑二百戶尋卒贈輔國將軍燕州刺史儁豪爽有膽氣高祖微時深相親附與遼西段長太原龐蒼鷹俱有先知之鑒長爲魏懷朔鎮將嘗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有康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爲託興和中啓贈司空公子寧相府從事中郎天保初兼南中郎將蒼鷹交遊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處於蝸牛廬中蒼鷹母數見廬上赤氣屬天蒼鷹亦知高祖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此遂蒙親識高祖之牧晉州引爲兼治中從事史行義寧郡事及義旗建蒼鷹乃棄家間行歸高祖高祖以爲兼行臺倉部郎中卒於安州刺史儁初爲杜洛周所虜時高祖亦在洛周軍中高祖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走奔葛榮仍背葛榮歸尒朱榮榮入洛爲平遠將軍帳內別將從破葛榮除諫議大夫又從平元顥封烏洛縣男隨高祖舉義爲都督高祖平鄴及破四胡於韓陵儁並有戰功太昌中出爲濟州刺史爲治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吏民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施與後胡逞等據兗州作逆儁與齊州刺史尉景討平之魏武帝貳於高祖以濟州要重欲令腹心據之陰詔御史構儁罪狀欲以汝陽王代儁由是轉行兗州事高祖以儁非罪啓復其任武帝不許除賈顯智爲刺史率衆赴州儁防守嚴備顯智憚之至東郡不敢前天平中爲都督隨領軍婁昭攻樊子鵠於兗州又與行臺元子思討元慶和俱平之侯深反復以儁爲大都督率衆討之深敗走又轉揚州刺史天平三年秋卒於州時年四十二贈持節侍中都督冀州刺史尚書令司空公謚曰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高祖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隨例至并州尒朱榮擢充左右榮妻子北走世隆等立魏長廣王曄爲主除賢鎮遠將軍屯騎校尉先是世隆等攻建州及石成賢並有戰功尒朱度律用爲帳內都督封汾陽縣伯邑四百戶普泰初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屬高祖起義度律以賢素爲高祖所知恐其有變遣使徵之賢不願應召乃密遣群蠻多舉烽火有如寇難將至使者遂爲啓得停賢仍潛遣使人通誠於高祖高祖入洛尒朱官爵例皆削除以賢遠送誠款令其復舊太昌初累遷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出爲建州刺史武帝西入轉行荊州事天平初爲洛州刺史民韓木蘭等率土民作逆賢擊破之親自按檢欲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於死屍之間見賢將至忽起斫之斷其脛而卒賢雖武將性和直不甚貪暴所歷雖無善政不爲吏民所苦昔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爲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或謂賢因此致禍贈侍中持節定營安平四州軍事大將軍尚書令司空公定州刺史子裔嗣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鎮遠將軍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器識扶陽之亂寄居太原及高祖將建大義長命參計策從高祖破四胡於韓陵拜安南

將軍蔡子韓撫兗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韓陵苑陽城就拜幽
州刺史督安平二州事州居北垂土荒民散長命雖多聚斂以恩撫民少得
安集尋以疾去職未幾復徵拜車騎大將軍都督西燕幽滄瀛四州諸軍事幽
州刺史卒於州贈以本官加司空謚曰武壯子興敬便弓馬有武藝高祖引爲
帳內都督出爲常山公府參軍事賜爵集中縣伯晉州民李小興羣聚爲賊興
敬隨司空韓軌討平之進爵爲侯高祖攻周文帝於邙山興敬因戰爲流矢所
中卒贈涇岐豳三州軍事爵爲公謚曰閔莊高祖哀惜之親自臨弔賜其妻子
粟帛如興敬存焉子士林嗣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俠值北邊喪亂早從戎旅韓樓
反於幽州懷知其無成陰結所親以中興初叛樓歸魏拜征虜將軍第一領民
酋長武周縣侯高祖東出懷率其部人三千餘家隨高祖於冀州義旗建高祖
以爲大都督從討尒朱兆於廣阿破之除安北將軍蔚州刺史又隨高祖攻鄴
克之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仍從入洛拜車騎將軍改封盧鄉縣侯天平
中除使持節廣州軍事梁遣將湛僧珍楊暕來寇懷與行臺元景擊須城拔之
擒暕又從高祖襲克西夏州遷爲大都督鎮下館除儀同三司元象初爲大都
督與諸將西討遇疾卒於建州贈定幽恆肆四州諸軍事刺史司徒公尚書僕
射懷以武藝勳誠爲高祖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高祖廟
庭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父乾魏世贈前將軍肆州刺史貴剛格有氣斷歷尒朱榮
府騎兵參軍建義初以預定策勳封敷城縣伯邑五百戶除左將軍太中大夫
尋進爲公榮性猛急貴尤嚴峻每見任使多愜榮心遂被信遇位望日重加撫
軍將軍永安三年除涼州刺史建明初尒朱世隆專擅以貴爲征南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左僕射西道行臺使抗孝莊行臺元顯恭於正平貴破顯恭擒之并大
都督裴儁等復除晉州刺史普泰初轉行汾州事高祖起義貴棄城歸高祖於
鄴太昌初以本官除肆州刺史轉行建州事天平初除陝州刺史四年除御史
中尉肆州大中正其年加行臺僕射與侯景高昂等討獨孤如願於洛陽貴凡
所經歷莫不肆其威酷修營城郭督責切峻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然以嚴斷
濟務有益機速性峭直攻訐無所迴避故見賞於時雖非佐命元功然與高祖
布衣之舊特見親重興和元年十一月卒贈冀定幷殷瀛五州軍事太保太尉
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高祖廟庭
長子元孫員外郎肆州中正早卒贈肆州刺史次子洪徽嗣武平末假儀同三
司奏門下事

任延敬廣寧人也伯父桃太和初爲雲中軍將延敬隨之因家焉延敬少和厚
有器度初從葛榮爲賊榮署爲王甚見委任榮敗延敬擁所部先降拜鎮遠將
軍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後隨高祖建義中興初累遷光祿大夫太昌初累
轉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延敬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
及斛斯椿釁發延敬棄家北走至河北郡因率土民據之以待高祖魏武帝入
關荊蠻不順以延敬爲持節南道大都督討平之天平初復拜侍中時苑陽人
盧仲延率河北流人反於楊夏西兗州民田龍聚衆應之以延敬爲大都督東
道軍司率都督元整叱列陁等討之尋爲行臺僕射除徐州刺史時梁遣元慶
和及其諸將寇邊延敬破梁仁州刺史黃道始於北濟陰又破梁儁於單父俘
斬萬人又拜侍中在州大有受納然爲政不殘獲敬人士不爲民所疾苦潁川
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復令延敬率豫州刺史堯雄等討之西
魏遣其將怡鋒率衆來援延敬等與戰失利收還北豫仍與行臺侯景司徒高
昂等相會共攻潁川拔之元象元年秋卒於鄴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太保太
尉公錄尚書事都督冀定瀛幽安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子胄嗣胄輕俠頗敏
惠少在高祖左右天平中擢爲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
往來將迎至厚尋以贓污爲有司所劾高祖捨之及解郡高祖以爲都督興和
末高祖攻玉壁還以晉州西南重要留清河公岳爲行臺鎮守以胄隸之胄飲
酒遊縱不勤防守高祖責之胄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爲人糾列窮治未得其
實高祖特免之謂胄曰我推誠於物謂卿必無此理且黑獺降人首尾相繼卿
之虛實於後何患不知胄內不自安是時儀同尒朱文暢及參軍房子遠鄭仲

禮等並陰謀篡竊冑厚與交結乃陰圖殺逆武定三年正月十五日因高祖夜
燕集將發有人告之令捕窮其事皆得實冑及子弟並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高祖舉義中興初除伏波將軍武
賁中郎將虞候大都督從擊尒朱兆於廣阿有功加前將軍封石城縣子邑三
百戶又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為侯從平尒朱兆於赤谼嶺兆窮迫自經貸文
獲其屍遷左廂大都督斛斯椿等釁起魏武帝遣賈顯智據守石濟高祖令貸
文率精騎三萬與竇泰等於定州相會同趣石濟擊走顯智天平中除晉州刺
史汾州胡賊為寇竊高祖親討焉以貸文為先鋒每有戰功還賚奴婢三十人
牛馬各五十匹布一千疋仍為汾陝東雍晉泰五州大都督後與太保尉景攻
東雍南汾二州克之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
獨孤如願於金墉周文帝軍出函谷與高昂議整旅厲卒以待其至貸文請
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肯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
候西過瀍澗遇周軍戰沒贈并肆恆雲朔五州軍事并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司
徒公子敬顯彊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恆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命敬
顯前驅安置營壘夜中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陳亦令敬顯部分將士造次
之間行伍整肅深為光所重位至領軍將軍恆檢校虞候事武平中車駕幸晉
陽每令敬顯督留臺兵馬糺察盜賊京師肅然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并州與
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文武羣官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還鄴授司
徒周武帝平鄴城之明日執敬顯斬於閶闔門外責其不留平陽也
高市貴善無人也少有武用孝昌初恆州內部敕勒劉崙等聚眾反市貴為都
督率眾討崙一戰破之累遷撫軍將軍諫議大夫及尒朱榮立魏莊帝市貴預
翼戴之勳遷衛將軍光祿大夫秀容大都督第一領民酋長賜爵上洛縣伯尒
朱榮擊葛榮於滏口以市貴為前鋒都督榮平除使持節汾州刺史尋為晉州
刺史紇豆陵步藩之侵亂并州也高祖破之市貴亦從行有功除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封常山郡公邑一千五百戶高祖起義市貴預其謀及樊子鵠據州
反隨大都督婁昭討之子鵠平除西兗州刺史不之州天平初復除晉州刺史
高祖尋以洪峒要險遣市貴鎮之高祖抄苑失利晉州行事封祖業棄城而還
州民柴覽聚眾作逆高祖命市貴討覽覽奔柴壁市貴破斬之是時東雍南汾
二州境多壘賊眾為盜因市貴平覽皆散歸復業後秀容人五千戶叛應山胡
復以市貴為行臺統諸軍討平之元象中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重除晉州
刺史西道軍司率眾擊懷州逆賊潘集未至遇疾道卒贈并汾懷建東雍五州
軍事太尉公并州刺史子阿那肱貴寵封成皋王敕令其第二子孔雀承襲
厙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尒朱榮為統軍預立莊帝轉為別
將賜爵毋極伯從破葛榮轉都督榮死隸尒朱兆高祖舉兵信都迴洛擁眾歸
義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補都督加後將軍太中大夫封順陽縣子邑四百
戶遷右廂都督從征山胡先鋒斬級除朔州刺史破周文於河陽轉授夏州刺
史邙山之役力戰有功增邑通前七百戶世宗嗣事從平潁川天保初除建州
刺史肅宗即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轉朔州刺史食博陵郡幹轉太子太師遇
疾卒贈使持節都督定瀛恆朔雲五州軍事大將軍太尉公定州刺史贈物一
千段
厙狄盛懷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為高祖親信都督除伏波將軍每從征
討以功封行唐縣伯復累加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加中軍將軍為豫州鎮城都
督以勳舊進爵為公世宗減封二百戶以增其邑除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朔州刺史齊受禪改封華陽縣公又除北朔州刺史以華陽封邑在遠隨例
割并州之石艾縣肆州之平寇縣廉州之萬邑縣各數十戶合二百戶為其食
邑未幾例罷拜特進卒贈使持節都督朔瀛趙幽安五州諸軍事大尉公朔州
刺史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有武力韓樓之反延隨眾屬焉後與王懷等密計討樓
為樓尉帥乙弗醜所覺力戰破醜遂相率歸行臺劉貴表為都督加征虜將軍
賜爵永固縣侯後隸高祖為都督仍從起義破尒朱兆於廣阿因從平鄴以功
進爵為公轉大都督從破四胡於韓陵加金紫光祿大夫從追尒朱兆於赤谼
嶺除第一領民酋長孝靜立拜顯州刺史累加車騎將軍天平四年從高祖西

伐至蒲津竇泰於河南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刀十五口還轉梁州刺史從征玉壁又轉恆州刺史從破周文帝於邙山進爵爲縣公邑一千戶高祖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圖一所高祖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稍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火燒面延喝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眉鬢及馬鬃尾俱燋高祖歎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鬭其勇決如此又頻從高祖討破山胡西攻玉壁入爲左衛將軍改封平秦郡公爲左廂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州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州平諸將還京師讌於華林園世宗啓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後兼領軍將軍出爲滄州刺史別封溫縣男邑三百戶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天保二年爲太子太保轉太子太傅八年除肆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食洛陽郡幹尋改食河間郡幹

張保洛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爲北土所知保洛少率健善弓馬魏孝昌中北鎮擾亂保洛亦隨衆南下葛榮僭逆以保洛爲領左右榮敗仍爲尒朱榮統軍累遷揚烈將軍奉車都尉後隸高祖爲都督從討步蕃及高祖起義保洛爲帳內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尋遷右將軍中散大夫仍以帳內從高祖圍鄴城既拔除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從破尒朱兆等於韓陵因隨高祖入洛加安東將軍後高祖殄滅國邑分授將士保洛隨例封昌平縣蒲家城鄉男一百戶魏出帝不協於高祖令儀同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壽東趣濟州高祖遣大都督竇泰濟自滑臺拒顯智保洛隸泰前驅事定轉都督從高祖襲夏州剋之万俟受洛干之降也高祖遣保洛與諸將於路接援元象初除西夏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又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邑四百戶轉行蔚州刺史從高祖攻周文帝於邙山圍玉壁攻龍門還留鎮晉州世宗即位以保洛爲左廂大都督後出晉州加征西將軍王思政之援潁川攻圍未克世宗仍令保洛鎮楊志塢使與揚州爲掎角之勢潁川平尋除梁州刺史顯祖受禪仍爲刺史所在聚斂爲務民吏怨之濟南初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爲在州聚斂免官削奪王爵及卒贈以前官追復本封子默言嗣武平末衛將軍以帳內從高祖出山東又有鞠珍段琛牒舍樂尉摽乞伏貴和及弟令和王康德並以軍功至大官鞠珍字舍洛西平酒泉人也壯勇善騎射以帳內從高祖晉州仍起義所在征討武定末封富平縣伯天保初食黎陽郡幹除晉州刺史武平初遷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卒贈太尉段琛字懷寶代人也少有武用從高祖起義信都天保中兗州刺史牒舍樂武成初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歿關中尉摽代人也太寧初封海昌王子相貴嗣相貴武平末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爲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啓周武請師欽等爲內應周武自率衆至城下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鏁相貴送長安尋卒弟相願彊幹有膽略武平末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佩刀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貴和及令和兄弟武平末並開府儀同三司令和領軍將軍并州未敗前與領軍大將軍韓建業武衛大將軍封輔相相繼投周軍令和授柱國封西河郡公隋大業初卒於秦州總管建業輔相俱不知所從來建業授上柱國封郇國公隋開皇中卒輔相封上柱國封郡公周武平并州即以爲朔州總管康德代人也歷數州刺史并省尚書封新蔡郡王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伏頹魏第一領民酋長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郡公尋除蔚州刺史仍爲大行臺節度西道諸軍事又遷車騎將軍顯州刺史入除太僕卿頃之出爲汾州刺史別封安次縣男又別封始平縣公天保初除太師轉司空公進爵爲白水王邑一千一百戶累授太傅進食建州幹別封義寧郡公武平二年四月薨於州年八十三贈假黃鉞使持節督冀定瀛滄濟趙幽并朔恆十州軍事右丞相太宰太尉公朔州刺史有二子長子貴樂尚公主駙馬都尉次子晉貴武衛將軍梁州刺史隆化時并州失守晉貴遣使降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

史臣曰高祖世居雲代以英雄見知後遇尒朱武功漸振鄉邑故人彌相推重賀拔允以昆季乖離處猜嫌之地初以舊望矜護而竟不獲令終比於吳蜀之安瓘亮方知器識之淺深也劉貴蔡儁有先見之明霸業始基義深匡贊配饗

清願豈徒然哉韓賢等及闍義業競趣戎行憑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公侯固其宜矣

贊曰帝鄉之親世有其人降靈雲朔載挺良臣功名之地望古爲隣

北齊書卷十九

北齊書卷十九考證

韓賢傳民韓木蘭等率土民作逆○臣鉞按韓木蘭即韓擒虎之父韓雄周書雄傳與此所載不同

任延敬傳西魏遣其將怡鋒率衆來擾○周書作怡峯云字景阜疑從此爲正

莫多婁貸文傳與高昂議整旅厲卒以待其至○北史旅字上有畢字

北齊書卷二十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二

張瓊　斛律羌舉　堯雄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脩義　叱列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張瓊字連德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魏世自盪寇將軍為朔州征虜府外兵參軍隨葛榮為亂榮敗尒朱榮以為都督討元顥有功除汲郡太守建明初為東道慰勞大使封行唐縣子邑三百戶轉太尉長史出為河內太守除濟州刺史尒朱兆敗歸高祖遷汾州刺史天平中高祖襲克夏州以為慰勞大使仍留鎮之尋為周文帝所陷卒贈使持節燕恆雲朔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公恆州刺史有二子長忻次遵業忻普泰中為都督隨尒朱世隆以功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縣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語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忻位秩太高深為憂慮而忻豪險放縱遂與公主情好不協尋為武帝所害時稱瓊之先見遵業討元顥有功封固安縣開國子除寧遠將軍雲州大中正天平中除清河太守尋加安西將軍建州刺史武定中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為景所擒景敗殺遵業於渦陽喪還世宗親自臨弔贈幷肆燕安四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幷州刺史

斛律羌舉太安人也世為部落酋長父謹魏龍驤將軍武川鎮將羌舉少驍果有膽力永安中從尒朱兆入洛有戰功深為兆所愛遇恆從征伐高祖破兆方始歸誠高祖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嘆賞天平中除大都督令率步騎三千導衆軍西襲夏州剋之後從高祖西討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羌舉曰黑獺聚兇黨強弱可知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已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逕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天平末潁川人張儉聚衆反叛西通關右羌舉隨都督侯景高昂等討破之元象中除濟州刺史封密縣侯興和初高祖以為中軍大都督尋轉東夏州刺史時高祖欲招懷遠夷令羌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旨甚被知賞卒於州時年三十六高祖深悼惜之贈幷恆二州軍事恆州刺史子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頻歷顯職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是時朝綱日亂政由羣豎自趙彥深死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濟州以孝卿為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為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光主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城歸於周武帝仍從入長安授納言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卒於民部尚書代人劉世清祖拔魏燕州刺史父巍金紫光祿大夫世清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任遇與孝卿相亞情性甚整周慎謹密在孝卿之右能通四夷語為當時第一後主命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勑中書侍郎李德林為其序世清隋開皇中卒於開府親衛驃騎將軍

堯雄字休武上黨長子人也祖暄魏司農卿父榮員外侍郎雄少驍果善騎射輕財重氣為時輩所重永安中拜宣威將軍給事中持節慰勞恆燕朔三州大使仍為都督從叱列延慶討劉靈助平之拜鎮東將軍燕州刺史封平城縣伯邑五百戶義旗初建雄隨尒朱兆敗於廣阿遂率所部據定州以歸高祖時雄從兄傑尒朱兆用為滄州刺史至瀛州知兆敗亦遣使歸降高祖以其兄弟俱有誠款便留傑行瀛州事尋以雄為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以代傑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于時禁網疎闊官司相與聚斂唯雄義然後取復能接下以寬恩甚為吏民所懷附魏武帝入關雄為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周旋征討三荊仍除二豫揚鄭四州都督豫州刺史元洪威據潁州叛民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口自稱豫州刺史北應洪威雄率衆討之繼宗敗走民因雄之出遂推城人王長為刺史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梁將李洪芝王當伯襲破平鄉城侵擾州境雄設伏要擊生擒洪芝當伯等俘獲甚衆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率衆逼州城雄出與戰所向披靡身被二創壯氣益厲慶之敗棄輜重走後慶之復圍南荊州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剋彼若聞難荊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荊州來

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茍元廣兵二千人梁以元慶和為魏王侵擾南境雄率衆討之大破慶和於南頓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二州民上書更乞雄為刺史復行豫州事潁州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州降西魏詔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育寶等各總當州士馬隨行臺任延敬并勢攻之西魏遣其將怡鋒率衆援之延敬等與戰失利育寶各還本州據城降敵雄收集散卒保大梁州周文帝因延敬之敗遣其右丞韋孝寬等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等舉豫州降敵執刺史馮邕并家屬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之長安至樂口雄外兵參軍王恆伽都督赫連偶等數十騎從大梁邀之斬多寶拔雄等家口還大梁西魏以丞伯為潁川太守雄仍與行臺侯景討之雄別攻破樂口擒丞伯進討懸瓠逐西魏刺史趙繼宗韋孝寬等復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育寶為揚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復率衆攻之一日拔其二城擒顯及長史丘岳寶遁走獲其妻妾將吏二千人皆傳送京師加驃騎大將軍仍隨侯景平魯陽除豫州刺史雄雖武將而性質寬厚治民頗有誠信為政去煩碎舉大綱而已撫養兵民得其力用在邊十年屢有功績豫人於今懷之又愛人物多所施與賓客往來禮遺甚厚亦以此見稱興和三年徵還京師尋領司冀瀛定齊青膠兗殷滄十州士卒十萬人巡行西南分守險要四年卒於鄴時年四十四贈使持節都督青徐膠三州軍事大將軍司徒公徐州刺史諡武恭子師嗣雄弟奮字彥舉解褐宣威將軍給事中轉中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爵安夷縣子從高祖平鄴破尒朱兆等進爵為伯出為南汾州刺史胡夷畏憚之西魏行臺薛崇禮擁衆攻奮與戰大破之崇禮兄弟乞降送於相府轉奮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潁州刺史卒贈兗豫梁三州諸軍事司空兗州刺史雄從父兄傑字壽性輕率嗜酒頗有武用歷給事中羽林監從高祖破紇豆陵步藩有功除鎮東將軍封樂城縣伯邑百戶出為滄州刺史屬義兵起歸高祖從平鄴及破尒朱兆進爵為侯後為都督率衆隨樊子鵠討元樹於譙城平之仍除南兗州多所取受然性果決吏民畏之尋加行兗州事元象初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出為磨城鎮大都督轉安州刺史卒於州贈使持節滄瀛二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滄州刺史諡曰敏

宋顯字仲華燉煌効穀人也性果敢有幹用初事尒朱榮為軍主擢為長流參軍永安中除前軍襄垣太守轉榮府記室參軍從平元顥加平東將軍榮死世隆等向洛復以顯為襄垣太守普泰初遷使持節征北將軍晉州刺史後歸高祖以為行臺右丞樊子鵠據兗州反前西兗州刺史乙瑗譙郡太守辛景威屯據五梁以應子鵠高祖以顯行西兗州事率衆討破之斬瑗景威遁走拜西兗州刺史時梁州刺史鹿永吉據州外叛西魏遣博陵王元約趙郡王元景神率衆迎接顯勒當州士馬邀破之斬約等仍與左衞將軍斛律平共會大梁拜儀同三司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能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赴敵遂歿于行陣贈司空公顯從祖弟繪少勤學多所博覽好撰述魏時張緬晉書未入國繪依准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又撰中朝多士傳十卷姓系譜錄五十篇以諸家年歷不同多有紕繆乃刊正異同撰年譜錄未成河清五年並遭水漂失繪雖博聞彊記而天性恍惚晚又遇風疾言論遲緩及失所撰之書乃撫膺慟哭曰可謂天喪予也天統中卒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王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為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除給事中賜爵白水子後從元天穆討邢杲輕騎深入為杲所擒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還征虜將軍出為東徐州防城都督尒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其枝黨內懷憂怖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送境上椿遂翻城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後隸尒朱仲遠仲遠敗始歸高祖仍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隨荊州刺史賀拔勝後從行臺侯景周旋征討屢有功績天平初行荊州事都督三荊二襄南雍六州軍事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潁曲之役則為西師圍逼遂棄城奔梁梁尋放還高祖恕而不責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則性貪婪在州取受非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世號河陽錢皆出其家武定中復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時則鎮柏崖戍世宗以則有武用

徵爲徐州刺史景既南附梁遣貞陽侯蕭明率大衆向徐州以爲影響堰泗水灌州城則固守歷時而取受獲羈鎖送晉陽世宗恕其罪武定七年春卒時年四十八贈青齊二州軍事司空青州刺史謚曰烈懿則弟敬寶少歷顯位後爲東廣州刺史與蕭軌等攻建業不見剋歿焉

慕容紹宗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於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恆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語深沈有膽略尒朱榮卽其從舅子也值北邊撓亂紹宗攜家屬詣晉陽以歸榮榮深待之及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翦恐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之爾謂可不紹宗對曰太后臨朝淫虐無道天下憤惋共所棄之公既身控神兵心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謂非長策深願三思榮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縣子尋進爵爲侯從高祖破羊侃又與元天穆平邢杲累遷并州刺史紇豆陵步蕃逼晉陽尒朱兆擊之累爲步蕃所破欲以晉州徵高祖共圖步蕃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擾人懷覬覦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才雄氣猛英略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忽輒相猜阻橫生此言便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高祖共討步蕃滅之及高祖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爲長史又命爲行臺率軍壺關以抗高祖及廣阿韓陵之敗兆乃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今豈至此兆之敗於韓陵也士卒多奔兆懼將欲潛遁紹宗建旗鳴角招集義徒軍容既振與兆徐而上馬後高祖從鄴討兆於晉陽兆奔急走赤洪嶺自縊而死紹宗行到馬突城見高祖追至遂攜榮妻子及兆餘衆自歸高祖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如故軍謀兵略時參預焉天平初遷都鄴庶事未周乃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二年宜陽民李延孫聚衆反乃以紹宗爲西南道軍司率都督厙狄安盛等討破之軍還行揚州刺史尋行豫州刺史丞相府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於高祖云慕容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其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西魏將獨孤如願據洛州梁潁之間寇盜鋒起高祖命紹宗率兵赴武牢與行臺劉貴等平之進爵爲公除度支尚書後爲晉州刺史西道大行臺還朝遷御史中尉屬梁劉烏黑入寇徐方令紹宗率兵討擊之大破因除徐州刺史烏黑收其散衆復爲侵竊紹宗密誘其徒黨數月間遂執烏黑殺之侯景反叛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轉封燕郡公與韓軌等諸瑕丘以圖進趣梁武帝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等率衆十萬頓軍寒山與侯景掎角擁泗水灌彭城仍詔紹宗爲行臺節度三徐二兗州軍事與大都督高岳等出討大破之擒淵明及其將帥等俘虜甚衆乃迴軍討侯景於渦陽于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於是與景接戰諸將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軍還別封永樂縣子初高祖末命世宗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立功效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入據潁州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堰洧水以灌之時紹宗頻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恆有蒜髮昨來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九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贈使持節二青二兗齊濟光七州軍事尙書令太尉青州刺史謚曰景惠除其長子士肅爲散騎常侍尋以謀反伏誅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饗世宗廟庭士肅弟建中襲紹宗爵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大將軍疊州總管

薛循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太子太保祖壽仁河東河北二郡守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循義少而姦俠輕財重氣招召豪猾時有急難相奔投者多能容匿之魏咸陽王爲司州牧用爲法曹從事魏北海王顥鎮徐州引爲墨曹參軍正光末天下兵起顥爲征西將軍都督華豳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循義爲統軍時有詔能募得三千人者用爲別將於是循義還河東仍歷平陽弘農諸郡合得七千餘人卽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俄而東西二夏南北兩華及豳州等反叛顥進討之循義率所部頗有功絳蜀賊陳雙熾等聚汾曲詔循義爲大都督與行臺長孫稚共討之循義

以斐熾是其鄉人遂輕詣壘下曉以利害熾等遂降拜循義龍門鎮將後循義
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循義亦以天下紛擾規自縱擅遂與鳳賢眾謀為逆
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循義悔乃請其帳下孫愔
彥奉表自陳乞一大將招慰魏孝明遣西北道大行臺胡元吉奉詔曉喻循義
降鳳賢等猶據險屯結長孫稚軍於弘農珍孫軍靈橋未能進循義與其從叔
善樂從弟嘉族等各率義勇為攻取之勢與鳳賢書示其禍福鳳賢降拜鳳賢
龍驤將軍假節稷山鎮將夏陽縣子邑三百戶封循義汾陰縣侯邑八百戶尒
朱榮以循義豪猾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並見拘防榮赴洛以循義等自隨
置於駝牛署榮死魏孝莊以循義為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高祖
為晉州刺史見循義待之甚厚及尒朱兆立魏長廣王為主除循義右將軍陝
州刺史假安南將軍魏前廢帝初以循義為持節後將軍南汾州刺史高祖起
義信都破四胡於韓陵遣徵循義從至晉陽以循義行并州事又從高祖平尒
朱兆武帝之入關也高祖奉迎臨潼關以循義為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西魏
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屯陽氏壁循義以書招之崇禮率萬餘人降樊子鵠之據
兗州循義從大司馬婁昭破平之天平中除衛將軍南中郎將帶汲郡太守頓
丘淮陽東郡黎陽五郡都督還東徐州元象初拜儀同沙苑之役從諸軍退還
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循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而祖業不從循義還據
晉州安集固守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循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
測虛實於是遁去高祖甚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南汾東雍陝四州行臺賞帛千
疋循義在州擒西魏所署正平太守段榮顯招降胡酋胡垂黎等部落數千口
表置五城郡以安處之高仲密之叛以循義為西南道行臺為掎角聲勢不行
尋除齊州刺史以贓貨除名追其前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仍拜衛尉卿時山胡
侵亂晉州遣循義追討破之進爵正平郡公加開府世宗以高祖遺旨減封二
百戶別封循義為平鄉男天保初除護軍別封藍田縣公又拜太子太保五年
七月卒時年七十七贈晉太華三州諸軍事司空晉州刺史贈物三百段子文
殊嗣循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釋褐員外散騎侍郎稍遷正平太守屬高祖在
信都嘉族聞而赴義從平四胡於韓陵除華州刺史及賀拔岳拒命令嘉族置
騎河上以禦大軍嘉族遂棄其乘馬浮河而度歸於高祖由是拜揚州刺史卒
於官子震字文雄天平初受旨鎮守龍門陷於西魏元象中方得逃還高祖嘉
其至誠除廣州刺史後從慕容紹宗討侯景以功別封膚施縣男天保四年從
討山胡破茹茹並有功績累遷譙州刺史循義從子元穎父光熾東雍州刺史
太常卿元穎廉謹有信義起家永安王參軍行秀容縣事有清名累轉定州別
駕舉清平勤幹除漁陽太守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也世為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善騎射襲第一領
民酋長臨江伯孝昌末拔陵反叛茹茹餘眾入寇馬邑平以統軍屬有戰功補
別將後牧子作亂劉胡斛律可那律俱時構逆以平為都督討定胡斛等魏
孝莊初除武衛將軍隨尒朱榮破葛榮平元顥還中軍都督右衛將軍封襄陶
縣伯邑七百戶榮死平與榮妻及尒朱世隆等北走長廣王曄立授右衛將軍
加京畿大都督時尒朱氏陵僭平常慮危禍會高祖起義平遂歸誠從平鄴破
四胡於韓陵仲遠既走以平為東郡大行臺軍還從高祖平尒朱兆復從領軍
婁昭討樊子鵠平之授使持節華州刺史高仲密之叛平從高祖破周文帝於
邙山武定初除鄜州刺史五年加儀同三司鎮河陽八年進爵為侯天保初授
兗州刺史尋加開府別封臨洮縣子三年與諸將南討江淮克陽平郡陳人攻
圍廣陵詔平統河南諸軍赴援陳人退乃還五年夏卒於州時年五十一贈瀛
滄幽三州軍事瀛州刺史中書監諡曰莊惠子孝中嗣弟長乂武平末侍中開
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上柱國卒於涇州長史雖無他伎前在官以
清幹著稱

步大汗薩太安狄那人也曾祖榮仕魏歷金門化正二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
領民別將正光末六鎮反亂薩乃將家避難南下奔尒朱榮於秀容後從榮入
洛以軍功除揚武軍帳內統軍賜爵江夏子從平葛榮累前後功加鎮南將軍
榮死後從尒朱兆入洛補帳內大都督從兆拒戰於韓陵兆敗薩以所部降高
祖以為第三領民酋長累遷秦州鎮城都督北雍州刺史天平中轉東壽陽三

東都督元象中行燕州累遷臨川領民大都督賜爵長廣伯時茹茹寇鈔屢爲
邊害高祖撫納之遣薩將命還拜儀同三司出爲五城大都督鎮河陽又加車
騎大將軍開府進封行唐縣公滅勃海三百戶以增其封仍授晉州刺史別封
安陵縣男邑二百戶加驃騎大將軍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慕容廆之後也父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
帶九尺武平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持節都督滄恆二州軍事恆
州刺史儼容貌出羣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工騎射正光中魏河間王
元琛率衆救壽春辟儼左廂軍主以戰功賞帛五十疋軍次西硤石因解渦陽
之圍平倉陵城荆山戍梁遣將鄭僧等要戰儼擊之斬其將蕭喬梁人弃遁又
襲破王神念等軍擒二百餘人神念僅以身免三年梁遣將攻東豫州大都督
元寶掌討之儼督別將鄭海珍與戰斬其軍主朱僧珍軍副秦太又擊賊王苟
於陽夏平之孝昌中尒朱榮入洛授儼京畿南面都督永安中西荆州爲梁將
曹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育太守宋帶劍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
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迎帶劍遑次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即執之
一郡遂定又破梁將馬元達蔡天起柳白嘉等累有功除強弩將軍與梁將王
玄真董當門等戰並破之解穰城圍剋復南陽新鄉轉積射將軍持節豫州防
城大都督尒朱敗與豫州刺史李恩歸高祖以勳累遷安東將軍高梁太守轉
五城太守東雍州刺史沙苑之敗西魏荆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
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追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郭他時諸州多有翻陷
唯儼獲全進號鎮南將軍武定二年率師解寞州圍頻使茹茹又從攻玉壁賜
帛七百疋并衣帽等五年鎮河橋五城侯景叛儼擊陳郡賊獲景壓下軍狄曷
顆及僞署太守鄭道合兗州刺史王彥夏行臺狄暢等擒斬百餘級旋軍項城
又擒景僞署刺史辛光及蔡遵并其部下二千人六年除譙州刺史屢有戰功
多所降附七年又除膠州刺史天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三年梁司徒陸法和
儀同宋莅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
城在江外人情尙梗必須才略兼濟忠勇過人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

爲然遂遣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
禦備瑱等不能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洪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
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
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歘起驚濤
涌激漂斷荻洪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絕
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柵置營焚燒坊郭產業皆
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
擊大破之擒五百餘人先是郢城卑下兼土疎頹壞儼更修繕城雉多作大樓
又造船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闕蕭循又率衆五萬與瑱約合軍夜來攻擊儼與
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夏
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絕無以爲計唯煮槐楮
桑葉并紵根水萍葛艾等草及靴皮帶觔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
火別分噉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
於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遣使請和顯祖以城在江表據守非便有詔還
之儼望帝悲不自勝帝呼令至前執其手持儼鬚鬢脫帽看髮歎息久之謂儼
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自古忠烈豈能過此儼對曰臣恃陛下威靈得申愚
節不屈豎子重奉聖顏今雖夕死沒而無恨帝嗟稱不已除趙州刺史進爵爲
公賜帛一千疋錢十萬九年又討賊有功賜帛一百疋錢十萬十年詔除揚州
行臺與王貴顯侯子監將兵衞送蕭莊築郭默若邪二城與陳新蔡太守魯悉
達戰大虵洞破走之又監蕭莊王琳軍與陳將侯瑱侯安都戰於蕪湖敗歸皇
建初別封成陽郡公天統二年除特進四年十月又別封猗氏縣公并賜金銀
酒鍾各一枚胡馬一匹五年四月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出爲光州刺史儼
少任俠交通輕薄遨遊京洛閒及從征討每立功効經略雖非所長而有將帥
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卒贈司徒尙書令子子顒給事黃
門侍郎尒朱將帥義旗建後歸順立功者武威牒舍樂代郡苑舍樂亦並通顯
牒舍樂少從尒朱榮爲軍主統軍後西河領民都督尒朱兆敗率衆歸高祖拜

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都督隸侯景破賀拔勝於穰城又與諸將討平青兗荆三州拜鎮西將軍營州刺史天保初封漢中郡公後因戰沒於關中苑舍樂有武藝筋力絶人魏末從崔暹李崇等征討有功授統軍後入尒朱榮軍中頻有戰功授都督後隨尒朱兆破步藩於梁郡高祖義旗舉棄兆歸信都從高祖破兆於廣阿韓陵並有功賜爵平舒男每從征役多有剋捷除相府左廂大都督尋出爲東雍州刺史世宗嗣事封平舒縣侯拜儀同天保中進位開府又有代人庫狄伏連字仲山少以武幹事尒朱榮至直閣將軍後從高祖建義賜爵蠡丘男世宗輔政遷武衛將軍天保初儀同三司四年除鄭州刺史尋加開府伏連質朴勤於公事直衛官闈曉夕不離帝所以此見知鄙吝愚狠無治民政術及居州任專事聚斂性又嚴酷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伏連加以捶撻逼遣築牆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瑯琊王儼殺和士開伏誅伏連家口有百數盛夏之日料以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此豆因何而得妻對向於食馬豆中分減充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侍婢一人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云此是官物不得輒用至是簿錄並歸天府

史臣曰高祖霸業始基招集英勇張瓊等雖識非先覺而運屬時來驅馳戎旅日不暇給義宜禦侮契協宏圖臨敵制勝有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世見推昔事尒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很戾固非後主之臣末命諸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水往若摧枯算盡數奇違斯厄運悲夫

贊曰霸圖立肇王業是因偉哉諸將實曰功臣永懷耿賈無累淸塵

北齊書卷二十

北齊書卷二十考證

張瓊傳遷汾州刺史○北史汾作濟

堯雄傳從叱列延討劉靈助平之○延字下脫慶字

揚州刺史是育寶○臣韓按北史作是寶周書文帝紀及通鑑作是云寶梁書陳慶之傳作元云寶一本作是元寶魏書官氏志有是賁氏後改封氏是云氏後改是氏疑周書北史爲正

慕容紹宗傳尋行豫州刺史○北史豫作青

令紹宗率兵討襲之大破○襲之字宜在大破下

薛循義傳○北史及通鑑作脩義

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屯楊氏壁循義以書招之崇禮率萬餘人降○臣荃按堯雄傳雄弟諧出爲南汾州刺史西魏行臺薛崇禮舉衆攻諧與戰大破之崇禮兄弟乞降兩事互異未知孰是

三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莅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三年北史作六年

北齊書卷二十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三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高乾字乾邕渤海蓨人也父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爲州里所宗敬孝昌末葛
榮作亂於燕趙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幾賊徒愈盛翼
部率合境徙居河濟之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加鎮東將軍樂城縣侯
及尒朱榮弒莊帝翼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
神憤怨破家報國在此時也尒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
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未輯而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尚書
事冀定瀛相殷幽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乾性明悟俊偉有知略美
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數犯公法長而修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魏領軍元
乂權重當世以意氣相得接乾甚厚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領直後轉太尉士
曹司徒中兵遷員外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尒朱榮入洛乾東奔於
冀莊帝立遙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乾兄弟本有從横志見榮殺害人士
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反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屢敗齊州士馬莊帝
尋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尒
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
自娛榮死乾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時尒朱徒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爲金
紫光祿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拔劍起舞
請以死自効俄而尒朱兆入洛尋遣其監軍孫白鷂至冀州託言普徵
民馬欲待乾兄弟送馬因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鷂忽至知將見圖乃
先機定策潛勒壯士襲據州城傳檄州郡殺白鷂執刺史元仲宗推封隆之權
行州事爲莊帝舉哀三軍縞素乾昇壇誓衆辭氣激揚涕淚交下將士莫不哀
憤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共爲影響俄而靈助被殺屬高祖出山東揚聲
來討衆情莫不惶懼乾謂其徒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尒
朱無道殺主虐民正是英雄効義之會也今日之來必有深計吾當輕馬奉迎
密參意旨諸君但勿憂懼聽我一行乾乃將十數騎於關口迎謁乾既曉達時
機閑習世事言辭慷慨雅合深旨高祖大加賞重仍同帳寢宿時高祖雖內有
遠圖而外跡未見尒朱羽生爲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舉兵逼其城令乾
率衆僞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之遂平
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乾侍中司空先是信都草創軍國權輿乾遭喪
不得終制及武帝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
如故封長樂郡公邑一千戶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內侍朝廷罕所關
知居常怏怏武帝將貳於高祖望乾爲己用會於華林園讌罷獨留乾謂之曰
司空奕世忠貞今日復建殊効相與雖則君臣實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
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世奉朝廷遇荷殊寵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乾雖有
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武帝便有異圖遂不固辭而不啓高祖及
武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豎數遣元士弼王思
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外示疏忌實欲樹黨令
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高祖高祖召乾詣幷州
面論時事乾因勸高祖以受魏禪高祖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啓司空復爲
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高祖屢啓詔書竟不施行乾以頻請不遂知變難將
起密啓高祖求爲徐州乃除使持節都督三徐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
史指期將發而帝知乾泄漏前事乃詔高祖云曾與乾邕私有盟約今復反覆
兩端高祖便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送武帝帝召乾邕示之禁於門
下省對高祖使人責乾前後之失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立異圖
而乃云臣反覆以匹夫加諸罪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復何逃命欲加之罪其
無辭乎功大身危自古然也若死而有知庶無負莊帝遂賜死時年三十七乾
臨死神色不變見者莫不歎惜焉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乾曰頗有書及家
人乎乾曰吾兄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
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高祖討斛斯椿等次盟津謂乾弟昂曰若早用司空

之策豈有今日之舉也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殷齊徐青光兗十州軍事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長子繼叔襲祖洛城縣侯令弟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為父所愛魏中興初除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太昌初遷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人自隨慎為政嚴酷又縱左右吏民苦之兄乾死密棄州將歸高祖武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高祖以為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時咸畏憚之自義旗之後安州民恃其邊險不賓王化尋以慎為行臺僕射率衆討平之天平末拜侍中加開府元象初出為兗州刺史尋徵為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世宗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為慎所棄暹時為世宗委任慎謂其搆己性既狷急積懷憤恨因是罕有糺劾多所縱舍高祖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為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帝率衆東出高祖破之於邙山慎妻子將西度於路盡禽之高祖以其勳家啓慎一房配沒而已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俶儻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與兄乾數為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劍客家貲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迕父翼常謂人曰此兒不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為州豪也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邑五百戶乾解官歸與昂俱在鄉里陰養壯士尒朱榮聞而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送於晉陽永安末榮入洛以昂自隨禁於駝牛署既而榮死魏莊帝即引見勞勉之時尒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橫戈志凌勍敵乃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閤將軍賜帛千匹昂以寇難尚繁非一夫所濟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郎常侍加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尒朱羽生潛軍來襲奄至城下昂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後廢帝立除使持節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為大都督率衆從高祖破尒朱兆於廣阿及平鄴別率所部領黎陽又隨高祖討尒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鬬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軍小却兆等方乘之高岳韓匈奴等以五百騎衝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與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兆衆由是大敗是日微昂等高祖幾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為侯邑七百戶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歸於高祖及斛斯椿釁起高祖南討令昂為前驅武帝西遁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於崤陜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仍討三荊諸州不附者並平之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於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時高祖方有事關隴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山道峻隘已為寇所守險昂轉鬬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攻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帥數十人會竇泰失利召昂班師時昂為流矢所中創甚顧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歎息者不見季式作刺史耳高祖聞之即馳驛啓季式為濟州刺史昂還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治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北豫州與昂小有忿爭昂怒鳴鼓會兵而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救解乃止其俠氣凌物如此于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昂嘗詣相府掌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責元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邑一千戶與侯景等同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率衆救之戰於邙陰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單馬東出欲趣河陽南城門閉不得入遂為西軍所害時年四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忠武子突騎嗣早卒世宗復召昂諸子親簡其第三子道豁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道豁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於黃州刺史

季式字子通乾第四弟也亦有膽氣中興初拜鎮遠將軍正員郎遷衛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尋加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太昌初除尙食典御天平中出爲濟
州刺史山東舊賊劉盤陁史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齊兗青徐四州患之
歷政不能討季式至皆破滅之尋有濮陽民杜靈椿等攻城剽野聚衆將萬人
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陽平路叔文徒黨緖顯等立營柵爲亂季式討平
之又有羣賊破南河郡季式遣兵臨之應時斬戮自玆以後遠近淸晏季式兄
弟貴盛並有勳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備故凡追督賊
盜多致克捷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既不奉命又不侵境而有
何急遣私軍遠戰萬一失脫豈不招罪季式曰君言何不忠之甚也我與國義
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未備之
間破之必矣兵尚神速何得後機若以獲罪吾亦無恨元象中西寇大至高祖
親率三軍以禦之陣於邙北師徒大敗河中流尸相繼敗兵首尾不絕人情騷
動謂世事艱難所親部曲請季式曰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將腹心二百騎奔
梁既得避禍不失富貴何爲坐受死也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
天下一旦傾危亡去不義若社稷顚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區區偷生苟活是役
也司徒殁焉入爲散騎常侍興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戍高愼以武牢
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得書驚懼即狼狽奔告高祖高祖嘉其至誠待之如舊武
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時世宗先爲此任啓以迴授爲都督從淸河公
岳破蕭明於寒山敗侯景於渦陽還除衛尉卿復爲都督從淸河公攻王思政
於潁川拔之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仍爲都督隨司徒潘
樂征討江淮之間爲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而赦之四年夏
發疽卒年三十八贈侍中使持節都督滄冀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
史諡曰恭穆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
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
廷知而容之兄愼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
祖之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籥不通
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
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
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
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右
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
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
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并令朝士與季
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其被優遇如此翼長兄子永樂次兄子延伯並和厚
有長者稱俱從翼舉義永樂官至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出爲博陵
太守以民事不濟自殺贈使持節督滄冀二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子
長命本自賤出年二十餘始被收舉猛暴好殺然亦果於戰鬭初於大夏門拒
尒朱世隆以功累遷左光祿大夫高祖遙授長命雍州刺史封沮陽鄉男一百
戶尋進封鄢陵縣伯增二百戶武定中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爲景所殺贈冀州
刺史延伯歷中散大夫安州刺史封萬年縣男邑二百戶天保初加征西將軍
進爵爲子卒贈太府少卿自昂初以豪俠立名爲之羽翼者呼延族劉貴珍劉
長狄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孟
和並仕宦顯達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也孟和少好弓馬率性豪俠幽州刺史
劉靈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衆附昂兄弟昂遙應之及靈助敗昂乃據冀州孟
和爲其致力會高祖起義冀州以孟和爲都督中興初拜通直常侍二年除安
東將軍尋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以建義勳賜爵長廣縣伯天平中衛將軍上
黨內史罷郡除大丞相司馬武定元年坐事死叔宗字元纂樂陵平昌人和謹
頗有學業舉秀才稍遷滄州治中永安中加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兄海寶少輕
俠然爲州里所愛昂之起義也海寶率鄉閭襲滄州以應昂昂以海寶權行滄
州事前苑陽太守刁整心附尒朱遣弟子安壽襲殺海寶叔宗仍歸於昂中興
初高祖除前將軍廷尉少卿太昌初加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初除車騎將
軍左光祿大夫二年卒贈使持節儀同定州刺史老字安德鬲人家世寒微身
長七尺膂力過人少麤獷無賴結輕險之徒共爲賊盜鄉里患之魏末兵起遂

與昂爲部曲義旗建仍從征討以軍功除殿中將軍累遷平遠將軍除魯陽太守後除南益州刺史領宜陽太守賜爵長樂子老頻爲二郡出入數年境接羣蠻又隣西敵至於攻城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衆西人憚之顯祖受禪別封陽平縣伯還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等渡江戰沒希光渤海蓨人也父紹魏長廣太守希光隨高乾起義信都中興初除安南將軍安德郡守後爲世祖開府長史武定末從高嶽平潁川封義寧縣開國侯歷頴梁南兗三州刺史天保中揚州刺史與蕭軌等渡江戰沒贈開府儀同三司西兗州刺史子令尚書外兵郎中武平末通直常侍隋開皇中卒於易州刺史希光族弟子貢以與義旗之功官至吏部郎後爲兗州刺史坐貪暴爲世宗所殺顯祖責陳武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伐之以七年三月渡江襲尅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爲都督軍中抗禮不相服御競說謀略動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值霖雨五十餘日及戰兵器並不堪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卒得還者十二三所沒器械軍資不可勝紀蕭軌王敬寶事行史闕其傳裴英起河東人其先晉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壽陽縣祖彥先隨薛安都入魏官至趙郡守父約渤海相英起聰慧滑稽好劇談不拘儀檢仕魏至定州長史世宗引爲行臺左丞天保中都官尚書兼侍中戰沒贈開府尚書左僕射

封隆之字祖裔小名皮渤海蓨人也父回魏司空隆之性寬和有度量弱冠州郡主簿起家奉朝請領直後汝南王悅開府爲中兵參軍初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方自號大乘衆五萬餘遣大都督元遥及隆之擒獲法慶賜爵武城子俄兼司徒主簿河南尹丞時青齊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諭咸即降款永安中除撫軍府長史尒朱兆等屯據晉陽魏朝以河內要衝除隆之龍驤將軍河內太守尋加持節後將軍假平北將軍當郡都督未及到郡屬尒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此遂持節東歸圖爲義舉時高乾告隆之曰尒朱暴逆禍加至尊弟與兄並荷先帝殊常之眷豈可不出身爲主以報讎恥乎隆之對曰國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遂與乾等定計夜襲州城尅之乾等以隆之素爲鄉里所信乃推爲刺史隆之盡心慰撫人情感悅尋高祖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奉迎於滏口高祖甚嘉之既至信都集諸州郡督將僚吏等議曰逆胡尒朱兆窮凶極虐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捐棄今所在蜂起此天亡之時也欲與諸君剪除凶羯其計安在隆之對曰尒朱暴虐天亡斯至神怒民怨衆叛親離雖握重兵其彊易弱而大王乃心王室首唱義旗天下之人孰不歸仰願大王勿疑中興初拜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尒朱兆等軍於廣阿十月高祖與戰大破之乃遣隆之持節爲北道大使高祖將擊尒朱兆等於韓陵留隆之鎮鄴城尒朱兆等走以隆之行冀州事仍領降俘三萬餘人分置諸州尋徵爲侍中時高祖自洛還師於鄴隆之將赴都因過謁見啓高祖曰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尒朱中復乖阻及討仲遠又與之同猜忍之人志欲無限又叱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構禍隙高祖經宿乃謂隆之曰侍中昨言實是深慮尋封安德郡公邑二千戶進位儀同三司于時朝議以尒朱榮佐命前朝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爲人臣親行殺逆安有害人之母與子對饗考古詢今未見其義從之詔隆之參議麟趾閣以定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爲斛斯椿等構之於魏帝逃歸鄉里高祖知其被誣召赴晉陽魏帝尋以本官徵之隆之固辭不赴仍以隆之行幷州刺史魏清河王亶爲大司馬長史天平初復入爲侍中預遷都之議魏靜帝詔爲侍讀除吏部尚書加侍中以本官行冀州事陽平民路紹遵聚衆反自號行臺破定州博陵郡虜太守高永樂南侵冀州隆之令所部長樂太守高景等擊破之生擒紹遵送於晉陽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尋加開府時初召募勇果都督李入高法雄封子元等不願遠戍聚衆爲亂隆之率州軍破平之興和元年復徵爲侍中隆之素得鄉里人情頻爲本州留心撫字吏民追思立碑頌德轉行梁州事又行濟州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爲內應輕薄之徒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密書與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

之以爲恩肯既行理無追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殊大乃啓高祖事遂得停隆之自義旗始建首參經略奇謀妙算密以啓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復以本官行瀛州事轉齊州刺史武定三年卒官年六十一詔遣主書監神貴就弔賻物五百段贈使持節都督滄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司徒公高祖以隆之勳舊追榮未盡復啓贈使持節都督冀瀛滄齊濟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保餘如故諡曰宣懿高祖後至冀州境次於交津追憶隆之顧謂冀州行事司馬子如曰封公積德履仁體通性達自出納軍國垂二十年契闊艱虞始終如一以其忠信可憑方以後事託之何期報善無徵奄從物化言念忠賢良可痛惜爲之流涕令參軍宋仲羡以太牢就祭焉長子早亡第二子子繪嗣

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秘書郎中尒朱兆之害魏莊帝也與父隆之舉義信都奉使詣高祖至信都召署開府主簿仍典書記中興元年轉大丞相主簿加伏波將軍從高祖征尒朱兆及平中山軍還除通直常侍左將軍領中書舍人母憂解職尋復本任太昌中從高祖定幷汾肆數州平尒朱兆及山胡等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武帝末斛斯椿等佞倖用事父隆之以猜忌懼難潛歸鄉里子繪亦棄官俱還孝靜初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太常卿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問人疾苦還赴晉陽從高祖征夏州二年除衛將軍平陽太守尋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啓高祖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高祖從之仍令子繪領汾晉二州夫修治旬日而就高祖親總六軍路經新道嘉其省便賜穀二百斛後大軍討復東雍平紫壁及喬山紫谷絳蜀等子繪恆以太守前驅慰勞徵兵運糧軍士無乏興和初自郡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武定元年高仲密以武牢西叛周文帝擁衆東侵高祖於邙山破之乘勝長驅遂至瀍澗或諫不可窮兵極武者高祖總命羣僚議其進止子繪言曰賊帥才非人雄偷竊名號遂敢驅率亡叛送死伊瀍天道禍淫一朝瓦解雖僅以身免而魂膽俱喪混一車書正在今日天與不取反得其咎時難遇而易失昔魏祖之平漢中不乘勝而取巴蜀失在遲疑悔無及已伏願大王不以爲疑高祖深然之但以時既盛暑方爲後圖遂命班師三年父喪去職四年高祖西討起爲大都督領冀州兵赴鄴從高祖自滏口西趣晉州會大軍於玉璧復以子繪爲大行臺吏部郎中及高祖病篤師還晉陽引入內室面受密旨銜命山東安撫州郡高祖崩祕未發喪世宗以子繪爲渤海太守令馳驛赴任世宗親執其手曰誠知此郡未允勳望但時事未安須卿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善加經略綏靜海隅不勞學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後進秩一等加驃騎將軍天保二年除太尉長史三年頻以本官再行南青州事四年坐事免六年行南兗州事尋除持節海州刺史不行七年改授合州刺史到州未幾值蕭軌裴英起等江東敗沒行臺司馬恭發歷陽徑還壽春疆埸大駭兼在州器械隨軍略盡城隍樓雉虧壞者多子繪乃修造城隍樓雉繕治軍器守禦所須畢備人情漸安尋勅於州營造船艦子繪爲大使總監之陳武帝曾遣其護軍將軍徐度等率輕舟從柵口歷東關入巢湖徑襲合肥規燒艦舫以夜一更潛寇城下子繪率將士格戰陳人奔退九年轉鄭州刺史子繪曉達政事長於綏撫歷宰州郡所在安之徵爲司徒左長史行魏尹事乾明初轉大司農尋正除魏尹皇建中加驃騎大將軍大寧二年還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召子繪入見昭陽殿帝親詔子繪曰冀州密邇京甸歸彥敢肆凶悖已勅大司馬平原王段孝先總勒重兵乘機電發司空東安王婁叡督率諸軍絡驛繼進卿世載名德恩洽彼州故遣參贊軍事隨便慰撫宜善加謀略以稱所寄即以其日馳傳赴軍子繪祖父世爲本州百姓素所歸附既至巡城諭以禍福民吏降款日夜相繼賊中動靜小大必知賊平仍勅子繪權行州事尋徵還勅與羣官議定律令加儀同三司後突厥入逼晉陽詔子繪行懷州事乘驛之任還爲七兵尚書轉祠部尚書河清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世祖深歎惜之贈使持節瀛冀二州軍事冀州刺史開府儀同尚書右僕射諡曰簡子寶蓋嗣武平末通直常侍子繪弟子繡武平中渤海太守靈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略淮南子繡城陷被送揚州齊亡後逃歸隋開皇初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儒雅而俠氣難忤司空婁定遠子繡兄之壻也

爲瀛州刺史子繡在渤海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讌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大怒嗚鼓集衆將攻之俄頃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遠免冠拜謝久乃釋之隆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辨有世用起家員外郎中興初除中堅將軍高祖以爲大行臺左光祿大夫封郟城縣子行渤海郡事以都督從婁昭討樊子鵠事平除青州刺史延之好財利在州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高祖沙苑失利還延之棄州北走高祖大怒同罪人皆死以隆之故獨得免興和二年卒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冀殷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子孝纂嗣隆之弟子孝琬字子稱父祖曾魏冀州平北府長史以隆之佐命之功贈雍州刺史殿中尚書孝琬七歲而孤獨爲隆之所鞠養慈愛甚篤年十六本州辟主簿魏永熙二年隆之啓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三年釋褐開府參軍事天平中輕車將軍司徒主簿武定中爲顯祖開府主簿遷從事中郎將領東宮洗馬天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帝聞而歎惜焉贈左將軍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卲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飾學尚有風儀年十六辟州主簿釋褐祕書郎天保元年爲太子舍人出入東宮甚有令望丁母憂解任除晉州法曹參軍尋徵還復除太子舍人乾明初爲中書舍人皇建初司空掾祕書丞散騎常侍爲聘陳使主已發道途遙授中書侍郎還坐事除名天統三年除幷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與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懷奏南陽王綽專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話時孝琰女爲范陽王妃爲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百餘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致於死還京在集書省上下從是沉廢士開死後爲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朝通好趙彥深奏之詔以爲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又奏令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於談諧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嘗謂祖珽云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左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者爲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爲沙門統後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有僧尼以他事訴競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納貨賄致於極法因搜索其家大獲珍異悉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令奏門下事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恩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時年五十一子開府行參軍君確君靜等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嶷君贊下蠶室南安之敗君確二人皆坐死

史臣曰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河朔將致勤王之舉以雪莊帝之讎不亦壯哉既尅本藩成其讓德異夫韓馥懾袁紹之威然力謝時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麾旆用叶本圖高祖因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故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於此子繪才幹可稱克荷堂構弈世載德斯爲美焉

贊曰烈烈文昭雄圖斯契灼灼忠武英資冠世門下之酷進退惟谷黃河之濱蹈義亡身封公矯矯共濟時屯比承明德暉光日新

北齊書卷二十一

北齊書卷二十一考證

高乾傳尋遣其監軍孫白鷂百餘騎至冀州○北史作白鷂.

高乾弟季式歷致不能討○致字疑餘字之譌.

劉長狄○北史作長秋.

金紫光祿○按光祿下應有大夫二字.

魏清河王亶爲大司馬長史○爲字衍.

北齊書卷二十一考證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李元忠趙郡柏人人也曾祖靈魏定州刺史鉅鹿公祖恢鎮西將軍父顯甫安州刺史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爲司空辟爲士曹參軍遷太尉復啓爲長沙參軍懌後爲太傅尋被詔爲營構明堂大都督又引爲主簿元忠粗覽史書及陰陽數術解鼓箏兼好射彈有巧思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爲府司馬元忠以艱憂固辭不就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實其家人在鄉多有舉貸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避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家潛圖義舉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横之策備陳誠款深見嘉納時刺史尒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先聚衆於西仍與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即令行殷州事中興初除中軍將軍衛尉卿二年轉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尋加征南將軍武帝將納后即高祖之長女也詔元忠與尚書令元羅致娉於晉陽高祖每於宴席論敘舊事因撫掌欣笑云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答曰建義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高祖鬚而大笑高祖亦悉其雅意深相嘉重後高祖奉送皇后仍田於晉陽元忠馬倒被傷當時頓絕久而方蘇高祖親自撫視其年封晉陽縣伯邑五百戶後以微譴失官時朝廷離貳義旗多見猜阻斛斯椿等以元忠淡於榮利又不以世事經懷故不在嫌嫉之地尋兼中書令天平初復爲太常後加驃騎將軍四年除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貸俟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振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興和末拜侍中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敖遊里閈遇會飲酌蕭然自得常布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武定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己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恆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帶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其年卒於位年六十詔贈縑布五百匹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諡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光照先人終致貴達矣子搔嗣搔字德況少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弈之屬多所通解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起家司徒行參軍累遷河內太守百姓安之入爲尚書儀曹郎天保八年卒元忠族弟密字希邕平棘人也祖伯膺魏東郡太守贈幽州刺史父煥治書侍御史河內太守贈青州刺史密少有節操屬尒朱兆殺逆乃陰結豪右與渤海高昂爲報復之計屬高祖出山東密以兵從舉義遙授幷州刺史封容城縣侯邑四百戶尒朱兆至廣阿高祖令密募殷定二州兵五千人鎮黃沙井陘二道及兆韓陵敗還晉陽隨軍平兆高祖乃以薛循義行幷州事授密建州刺史又除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降手書勞問幷賜口馬侯景外叛誘密執之授以官爵景敗歸朝朝廷以密從景非元心不之罪也天保初以舊功授散騎常侍復本爵縣侯卒贈殿中尚書滄州刺史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

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魏末行護軍司馬武邑太守天保初司空長史太寧武平中清河廣平二郡守銀青光祿大夫齊亡後卒子道謙弟道貞

南青州司馬為逆賊邢杲所殺贈北徐州刺史元忠宗人愍字魔憐形貌魁傑見異於時少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郡唯招致姦俠以為徒侶孝昌之末天下兵起愍潛居林慮山觀候時變賊帥鮮于脩禮毛普賢作亂詔遣大都督長孫稚討之稚素聞愍名召兼帳內統軍軍達呼沲賊來逆戰稚軍為賊所敗愍遂歸家安樂王元鑒為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盛彊未得前遣使徵愍表授武騎常侍假節別將鎮鄴城東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南抄陽平以北皆為賊有鑒命愍為前驅別討之頗有斬獲及鑒謀逆愍乃詐患暴風鑒信之因此得免未幾大都督源子邕屯安陽大都督裴衍屯鄴城西討鑒愍棄家口奔子邕仍被徵赴洛除奉車都尉持節鎮汁河汁河在鄴之西北重山之中并相二州交境以葛榮南逼故用愍鎮之榮遣其叔樂陵王葛萇率精騎一萬襲愍愍據險拒戰萇不得前尒朱榮至東關愍乃見榮榮欲分賊勢遣愍別道向襄國襲賊署廣州刺史田怙軍愍未至襄國已擒葛榮卽表授愍建忠將軍分廣平易陽襄國南趙郡之中丘三縣為易陽郡以愍為太守賜爵襄國侯永安末假平北將軍持節當郡大都督還樂平太守未之郡洛京傾覆愍率所部西保石門山潛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及高昇兄弟安州刺史盧曹等同契義舉助敗愍遂入石門高祖建義以書招愍愍奉書擁衆數千人以赴高祖高祖親迎之除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尚書西南道行臺當州都督令愍率本衆西還舊鎮高祖親送之愍至鄉據馬鞍山依險為壘徵糧集兵以為聲勢尒朱兆出井陘高祖破兆於廣阿愍統其本衆屯故城以備尒朱兆相州既平命愍還鄴除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復屯故城尒朱兆等將至高祖徵愍參守鄴城太昌初除太府卿後出為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絕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愍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懸瓠從北陽復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里所經之處卽立鄣亭蠻左大服梁遣其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太守桓和等率馬步三萬兼發邊蠻圍逼下溠戍愍躬自討擊破之詔加車騎將軍愍於州內開立陂渠溉稻千餘頃公私賴之轉行東荊州仍除驃騎將軍東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加散騎常侍天平二年卒贈使持節定殷二州軍事儀同定州刺史元忠族叔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亡命共為劫盜鄉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鉅鹿太守無為以贓罪為御史糾劾禁於州獄景遺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無為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制由是以俠聞及高祖舉義於信都景遺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名接之甚厚命與元忠舉兵於西山仍與大軍俱會擒刺史尒朱羽生以功除龍驤將軍昌平縣公邑八百戶尒朱兆來伐又力戰有功除使持節大都督左將軍太昌初進爵昌平郡公增邑三百戶加車騎將軍天平初出為頴州刺史未幾為前頴川太守元洪威所襲殺贈侍中殷滄二州軍事大將軍開府殷州刺史子伽林襲

盧文偉字休族范陽涿人也為北州冠族父敞出後伯假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篤於交遊少為鄉閭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按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民賴其利修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旣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孝昌中詔兼尚書郎中時行臺常景啓留為行臺郎中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為鄉里所歸尋為杜洛周所虜洛周敗復入葛榮榮敗歸家時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相抗乃以文偉行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拯救貧乏莫不人人感說尒朱榮遣將侯深討樓平之文偉以功封大夏縣男邑二百戶除范陽太守深乃留鎮范陽及榮誅文偉知深難信乃誘之出獵閉門拒之深失據遂赴中山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事自率兵赴定州為尒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棄州走還本郡仍與高乾邕兄弟共相影響屬高祖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啓陳誠高祖嘉納之中興初除安東將軍安州刺史時安州未賓仍居帥府行幽州事加鎮軍正刺史時安州刺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助敗

因據幽州降尒朱兆，兆仍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州，即於郡所爲州治。太昌初，遷安州刺史，累加散騎常侍。天平末，高祖以文偉行東雍州事，轉行靑州事。文偉性輕財，愛賓客，善於撫接，好行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雖有受納，吏民不甚苦之。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絕。興和三年，卒於州，年六十。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殷三州軍事、司徒、尙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孝威。子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州辟主簿。李崇北征，以爲開府墨曹參軍。自文偉據范陽，屢經寇難，恭道常助父防守。七兵尙書郭秀素與恭道交款，及任事，每稱薦之。高祖亦聞其名。天平初，特除龍驤將軍、范陽太守，在郡有德惠。先文偉卒，贈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軍事、幽州刺史、度支尙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章華靡，爲後生之俊。舉秀才入京。李祖勳嘗宴文士，顯祖使小黃門勑祖勳曰：「茹茹既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大夏初成。」應聲答曰：「且得燕雀相賀。」天保末，以職出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略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崗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荊棘。」邢邵曾戲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蓋謂彥師、仁惠與文宗、那延也。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沖天者，翦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官。有文集十卷，皆致遺逸。嘗爲趙郡王妃鄭氏製挽歌詞，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內，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豔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床空。」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尙，以守范陽勳出身員外散騎侍郎。文偉遣奉啓詣高祖。中興初，加平西將軍、光祿大夫。元象初，行臺薛琡表行平州事，徵赴霸府。興和中，行汾州事。懷道家預義舉，高祖親待之。出爲鳥蘇鎭城都督，卒官。懷道弟宗道，性麤率，重任俠。歷尙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後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陂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文偉族人勇，字季禮。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稱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者，在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邢以勇爲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作亂，又以勇爲燕王。義旗之起也，盧文偉召之，不應。尒朱滅後，乃赴晉陽。高祖署勇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鄉租，輸皆令載實，違者治罪，令勇典其事。瑯邪公主虛僦千餘車，勇繩劾之。公主訴於太祖，而勇守法不屈。太祖謂郭秀曰：「盧勇懍懍有不可犯之色，真公直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租而已。」遷汝北太守，行陝州事，轉行洛州事。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籠一匹馬，至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驛馬三百匹，通夜而還。廣州守將駱超以城降，高祖令勇行廣州事。以功授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鎭宜陽。叛民韓木蘭、陳忻等常爲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高祖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唯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但依朝廷所委，表啓宜停。卿之妻子，任在州住，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武定二年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仗六車，遺啓盡獻之朝廷。賻物之外，別賜布絹四千匹，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侯。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魏中書侍郎。父紹宗，殷州別駕。義深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用。解褐濟州征東府功曹參軍，累加龍驤將軍。義旗初，歸高祖於信都，以爲大行臺郎中。中興初，除平南將軍、鴻臚少卿。義深見尒朱兆兵盛，遂叛高

祖莽之兆平高祖怒其葬以爲大丞相府記室參軍累遷左光祿大夫相府司馬所經稱職轉并州長史時刺史可朱渾道元不親細務民事多委義深甚濟機速復爲大丞相司馬武定中除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天保初行鄭州事轉行梁州事尋除散騎常侍爲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送梁州窮治未竟三年遇疾卒於禁所年五十七子騊駼有才辯尚書郎鄴縣令武平初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爲陳人所稱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等同陷周末逃歸開皇初丞安太守卒於絳州刺史子正藻明敏有才幹武平末儀同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以父騊駼沒陳正藻便謝病解職憂思毀瘠居處飲食若在喪之禮人士稱之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鹽屋縣令卒於宜州長史騊駼第文師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深兄弟七人多有學尚第二弟同軌以儒學知名第六弟雅廉別有傳義深族弟神威曾祖融魏中書侍郎神威幼有風裁傳其家業禮學粗通義訓又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魏武之末尚書左丞天保初卒贈信州刺史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聞鞠義人倫之譽未以縱橫許之屬莊帝幽縶羣胡矯擅士之有志力者皆望勤王之師及高祖東轅事與心會一遇雄姿遂瀝肝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既事功名終知止足進退之道有可觀焉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闕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詢祖詞情艷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畏其舌端任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

贊曰晉陽大夏抱質懷文蹈仁履義咸會風雲盧要貨殖李歇囂氛始終之操清濁斯分義深參贊有謝忠勤

北齊書卷二十二

北齊書卷二十二考證

李元忠傳殺五羊以食之○北史羊作牛。

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北史作曾貢文襄五蒲萄一盤。

及高昇兄弟○昇疑昂之訛。

北齊書卷二十二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㥄 子贍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父伯成魏中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汎覽羣書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長流參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柏以爲槨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後爲司空司徒二府記室參軍轉夏州平北府長史入爲司徒掾出除本郡太守並有當官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爲本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敍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假節行豫州事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破宛州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界於强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柰何將充僕隸乎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鄰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反叛蕭寶寅敗於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州城民通因蘭根降賊寶寅至雍州收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州東秦南岐四州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尋入拜光祿大夫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河間邢杲反於青兗之間杲蘭根之甥也復詔蘭根銜命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辭不拜轉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尒朱榮也蘭根聞其計遂密告尒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知之憂懼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爲啓聞乃以蘭根爲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時尒朱榮將侯深自范陽趣中山蘭根與戰大敗走依渤海高乾屬乾兄弟舉義因在中山高祖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京師時廢立未決令蘭根觀察魏後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崔㥄同心固請於高祖言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爲蘭根等構毁深爲時論所非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邑七百戶啓授兄子同達蘭根既預義勳位居端揆至是始敍復岐州勳封永興縣侯邑千戶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冀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侍中謚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爲先是以不爲清論所許長子相如祕書郎中以建義勳尋加將軍襲父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別駕入爲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既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爲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頗涉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參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爲南道行臺郎中爲顥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末蘭根爲河北行臺引明朗爲左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初拜撫軍將軍出爲安德太守後轉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爲顯祖諮議參軍出爲平陽太守爲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卒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愷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愔云何慮無

人作官職若用此漢何爲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過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愔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辭數日除靈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爲邊民悅服大寧中卒於膠州刺史愔從子彥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彥卿弟瞻學識有詞藻武平初殿中御史遷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云

崔㥄字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射㥄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爲當時所知初爲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義㥄歸焉高祖見之甚悅以爲諮議參軍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遷將軍右光祿大夫高祖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稱普泰王賢明可以爲社稷主㥄曰若期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普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爲帝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邑一千四百戶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㥄居門下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因逃還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㥄本預義旗復其黃門天平初爲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㥄性豪憍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㥄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㥄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既居樞要又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㥄備刺史鹵簿而迎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怪儀衛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㥄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讙譁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爲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㥄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祖葬後㥄又竊言黃頷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㥄言告暹暹啓世宗絕㥄朝謁㥄要拜道左世宗發怒曰黃頷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鏁㥄赴晉陽而訊之㥄不伏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㥄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㥄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爲言之於世宗曰崔㥄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㥄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㥄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世宗曰然則奈何元康曰崔㥄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㥄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戶迴授第九弟約㥄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㥄妹爲妃勅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出爲東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㥄尋遇偏風而馮氏驕縱受納狼籍爲御史所劾與㥄俱召詣廷尉尋有別勅斬馮於都市㥄以疾卒於獄中年六十一㥄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㥄所爲然率性豪侈溺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㥄素與魏收不協收既專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子瞻嗣

瞻字彥通聰明強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發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嶽辟爲開府西閣祭酒崔暹爲中尉啓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王晞陪從俱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世宗崩祕未發喪顯祖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其父㥄侍宴又勅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此詩何如其父咸云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讌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之讌併爲崔瞻父子天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尋丁憂起爲司徒屬楊愔欲引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

湛鄉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没。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友。槩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加征虜將軍，除清河邑中正。肅宗踐祚，皇太子就傅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勅專在東宮綢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勅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別旨。曰：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爲後式。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瞻詞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還，除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轉尚書吏部郎中。因患耳，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舉指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瞻遂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武平三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謚曰文。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匕箸，恣情飲啖。瞻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㥄昆季仲文，有學尚，魏高陽太守、清河內史。興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沒乍出。高祖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既濟，勞之曰：卿爲親爲君，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天保初，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子偃，武平中歷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儦，學識有才思，風調甚高，武平中，瑯琊王大司馬中兵參軍，參定五禮，待詔文林館。隋仁壽中卒於通直散騎常侍。叔仁，魏潁州刺史。子彥武，有識用，朝歌令，隋開皇初，魏州刺史。子偘，魏末兼通直常侍，聘梁使。子樞，武平初太子僕，卒於武德郡守。子聿，魏東莞太守。子約，司空祭酒。㥄族叔景鳳，字嘗叔，㥄五世祖逞玄孫也。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魏尚藥典御。天保中，譙州刺史。景鳳兄景哲，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子國，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天保初，尚藥典御。乾明，拜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假儀同三司，卒於鴻臚卿。法峻以武平六年，從駕在晉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第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㥄族子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少時疏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爵樂陵男。釋褐開府東閤祭酒，轉司空外兵參軍，遷大司馬府記室參軍。天平初，轉通直侍郎，爲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所虜，欲逼與同事。肇師執節不動，諭以禍福，賊遂捨之，乃巡慰青部而還。元象中，數以中舍人接梁使，武定中，復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徐州，還，勅修起居注，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轉中書舍人。天保初，參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爲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見重當世，並功參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蓋義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崔以門地驕很，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爲累德，況未足喻其高下也。瞻詞韻溫雅，風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贊曰：崔魏才望，見重霸初，名教之跡，其猶病諸。彥通尚志，家風有餘。

北齊書卷二十三

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崔㥄傳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北史刺史上有濟州二字

子罔字法峻○北史罔作網

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列傳第十六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也少厲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頻歷行臺郎以文才著稱崔祖螭反搴預焉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尋除左光祿大夫常領主簿世宗初欲之鄴總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許搴為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時又大括燕恆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涼之民以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入其家於是所獲甚衆搴之計也搴學淺而行薄邢卲嘗謂之曰更須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嘗服棘刺丸李諧等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搴飲酒醉甚而卒時年五十二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覓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搴焉贈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終於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康貴贈冀州刺史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平元年修起居注二年遷司徒府記室參軍尤為府公高昂所信俄出為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歷皆為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為相府功曹參軍內掌機密高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受意旨甚濟速用性又柔謹通解世事高祖嘗怒世宗於內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為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將殺暹世宗匿而為之諫請高祖曰我為舍其命須與苦手世宗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崔得杖無相見也暹在廷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歷陛而昇且言曰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高祖從而宥焉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虔女為右衛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祖啟以賜元康為妻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放責交易徧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通直常侍轉大行臺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昌國縣公邑一千戶侯景反世宗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世宗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剋世宗乃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顯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剋賞元康金百鋌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

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啓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宗內漸嫌之元康頗亦自懼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掌廚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齋叫聲卽以加刃於顯祖是日値魏帝初建東宮羣官拜表事罷顯祖出東止車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季舒逃匿於廁庫直紇奚舍樂扞賊死是時祕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亡家徇國埽平遺寇廓清荊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隤奄及悼傷既切宜從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戶舊封並如故諡曰文穆賻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諡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溫雅有鑒裁武平末假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治元康弟諶官至大鴻臚次季璩鉅鹿太守轉兗州別駕平秦王歸彥反季璩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衞尉卿趙州刺史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世祖驁晉散騎常侍因使沒趙遂家焉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際師每奇之同郡甄琛爲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爲琛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延昌中以軍功起家除廣武將軍恆州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廣陽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還除光州曲城令爲政清靜務盡仁恕詞訟止息遠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塗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所部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鬭終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普泰中吏曹下訪守令尤異弼已代還東萊太守王昕以弼應訪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行喪六年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領內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爲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然後施行遷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竇泰總戎西伐詔弼爲泰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鏁送晉陽高祖詰之曰竇中尉此行吾前具有法用乃違吾語自取敗亡爾何由不一言諫爭也弼對曰刀筆小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議所不及高祖益怒賴房謨諫而獲免左遷下灌鎮司馬元象初高祖徵弼爲大丞相府法曹行參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鎮南將軍高祖又引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弼嘗承間密勸高祖受魏禪高祖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世子在京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庶天下皆蒙其利豈獨吾家也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高祖問內賊是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

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
汗流高祖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
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時
大恐因頓顙謝曰愚癡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後從高祖破
西魏於邙山命爲露布弼手即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邑二百戶
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
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
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
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弼又
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
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
成恆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平陽公淹爲幷州
刺史高祖又命弼帶幷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
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鉤
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既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
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實衆流之江海
乃群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既久斐
文亹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於舊說情發於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
穿鑿無取於遊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
門內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
卑邇言在察舂末奉旨猥蒙垂誘今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幷序如別詔答云
李君遊神冥窟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群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
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
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
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歷覽
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勅殺青編藏之延閣又上一本於高祖
一本於世宗武定中遷衛尉卿會梁遣貞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
行臺慕容紹宗率諸軍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臺左右臨發世宗賜胡馬一匹語
弼曰此廄中第二馬孤恆自乘騎今方遠別聊以爲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爲
鑒戒者錄一兩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人喜
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美世宗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
要握手而別破蕭明於寒山別與領軍潘樂攻拔梁潼州仍與岳等撫軍恤民
合境傾賴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
愔中書令邢劭祕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勅弼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
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
門則何如也關中遣儀同王思政據潁州太尉高岳等攻之弼行潁州事攝行
臺左丞時大軍在境調輸多費弼均其苦樂公私兼舉大爲州民所稱潁州之
平也世宗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
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世宗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
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
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衆勝鄙言可以還立世宗曰凡欲持論宜有定
指那得廣包衆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德事兼衆美義博故言博非籌
外施言世宗曰若爾何故周年不下孤來即拔弼曰此蓋天意欲顯大王之功
顯祖引爲兼長史加衛將軍轉中書令仍長史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前五百
戶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顯祖將受魏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
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踐祚之後勅命左右箱入柏閣以預定策之功遷驃
騎將軍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嘗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
生恐爲蛇畫足弼答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本亦無也
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
來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
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
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

非實邢云死之言澌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澌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爲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覩離朱之明不能覩離孟軻觀眸實憑可察蟬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鐘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不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其斯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爲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書學前儒每有斯語實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辨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末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恆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興中途之歎況曰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爲鳩鼠變爲鴽黃母爲鱉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然彼燭弼曰鷹未化爲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復然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爲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爲螢老木爲蝎造化不能離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衷何貴於得一邈韻難高嘗見未嘗前後往復再三邢邵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弼謀反收下獄案治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事既上聞顯祖發怒遂徙弼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南北響應臨海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屬城人終得全固顯祖嘉之勑行海州事即所徙之州在州奏通陵道幷韓信故道又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勑並依行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膠州刺史弼儒雅寬恕尤曉吏職所在清潔爲吏民所懷耽好玄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弼性質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顯祖嘗問弼云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顯祖以爲此言譏我高德政居要不能下之乃於衆前面折云黃門在帝左右何得聞善不驚唯好減削抑挫德政深以爲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嫁顯祖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愆失遂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既而悔之驛追不及長子蕤第四子光遠從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使持節揚郢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謚曰文肅蕤臺卿並有學業臺卿文筆尤工見稱當世蕤字子美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末年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臺卿字少山歷中書黃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國子祭酒領尚書左丞周武帝平齊命尚書左僕射陽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隨駕入關蕤兄弟並不預此名臺卿後雖被徵爲其聾疾放歸隋開皇中徵爲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事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未幾而終

史臣曰孫搴便藩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弒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有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贊曰彥舉驅馳才高行皎元康忠勇舍生存義卬卬輔玄恩極談天道亡時晦

身後名全。

北齊書卷二十四

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孫搴傳會高祖西討登風陵○北史作風陵。

陳之康傳卒于彭城郡贊治○北史作贊務。

杜弼傳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按秦名二字疑誤。

雖孟軻觀眸實愚可察○毛氏本孟軻作蔣濟。

黄母爲黿○臣乾按黿疑作黿事見後漢五行志北史李士謙傳亦有黄母化黿之語化黿乃宋士宗之母見晉書五行志。

黿末化爲鳩鳩則非有黿既二有何可兩立○臣乾此既字上疑有脫誤。

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北齊書卷二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桑乾太守纂初事尒朱榮又爲尒朱兆都督長史爲兆使於高祖遂被顧識高祖舉義山東劉延據相州拒守時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以纂參丞相軍事纂性便僻左右出內稍見親待仍補行臺郎中高祖啓滅國封分賞文武纂隨例封壽張伯魏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趙郡公琛爲行臺守晉陽以纂爲右丞轉相府功曹參軍事除右光祿大夫使於茹茹以銜命稱旨歷中外丞相二府從事中郎邙山之役大獲俘虜高祖令纂部送京師魏帝賜絹五百疋封武安縣伯復爲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飢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纂事高祖二十餘歲傳通教令甚見親賞世宗嗣位侯景作亂潁川招引西魏以纂爲南道行臺與諸將率討之還除瀛州刺史會世宗入爲太子少傅後與平原王段孝先行臺尚書辛術等攻圍東楚仍拔廣陵涇州數城斬賊帥東方白額授儀同三司監築長城大使領步騎數千鎮防北境遷護軍將軍尋卒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幹用初事尒朱兆拜平遠將軍以功封隰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討兆於晉陽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伯德伏屍而哭高祖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事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世宗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遷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大司徒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鏁鏁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鏁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屬侯景叛除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尋加都督揚潁等十一州諸軍事兼行臺殿中尚書轉都督二豫揚潁等八州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潁陽等七城皆下之亮性質直勤力强濟深爲高祖世宗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諸州咸有黷貨之聞武定末徵拜侍中汾州大中正天保初授光祿勳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安定縣男轉中領軍尋卒於位贈司空公

張耀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父鳳晉州長史耀少而貞謹頗曉吏職解褐給事中轉司徒水曹行參軍義旗建高祖擢爲中軍大都督韓軌府長史及軌除瀛冀二州刺史又以耀爲軌諮議參軍後爲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罪掛網者百有餘人唯耀以清白獨免徵爲丞相府倉曹顯祖嗣事遷相府掾天保初賜爵都亭鄉男攝倉庫二曹事諸有賜給常使耀與之轉祕書丞遷尚書右丞顯祖曾因近出令耀居守帝夜還耀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眞僞難辯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郅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深嗟賞之賜以錦綵出爲南青州刺史未之任肅宗輔政累遷祕書監耀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祿賜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邪耀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己溫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天統元年世祖臨朝耀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座臨視呼數聲不應帝泣曰豈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時年六十三詔稱耀忠貞平直溫恭廉慎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燕州刺史謚曰貞簡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也父達幽州錄事參軍起性沉謹有幹用義旗建高祖以段榮爲定州刺史以起爲榮典籤除奉車都尉天平中徵爲相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世宗嗣事出爲建州刺史累遷侍中起高祖世頻爲相府騎兵二局典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踐阼之後起罷州還闕雖歷位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驅使居腹心之寄與二張相亞出爲西兗州刺史糺劾禁止歲餘

以無驗獲免。河清二年，徵還晉陽。二年，又加祠部尚書、開府。天統初，轉太常卿，食琅邪郡幹。二年，除滄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平中，卒於官。

徐遠，字彥退，廣寧石門人也。其先出自廣平。曾祖定，為雲中軍將、平朔戍主，因家於朔。遠少習吏事，郡辟功曹。未幾，與太守率戶赴義旗，署防城都督，除襄陶縣令。高祖以遠閑習書計，命為丞相騎兵參軍事。常征伐，克濟軍務，深為高祖所知。累歷鉅鹿、陳留二郡太守。天保初，為御史所劾，遇赦免，沉廢二年。顯祖以遠勳舊，將用為領軍府長史，累遷東徐州刺史，入為太中大夫。河清初，加衛將軍。二年，除使持節、都督東楚州諸軍事、東楚州刺史。天統二年，授儀同三司、衛尉。四年，加開府、右光祿大夫。武平初，卒。遠為治寬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立。長子世榮，中書舍人、黃門侍郎。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高祖以為相府墨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為儀同開府，引為城局參軍，累遷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為民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室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首帥而還。因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初，茹茹主菴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為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頓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閭豆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秘書監。廢帝即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間諜。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梁郡幹，遷侍中，除都官尚書。及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普等自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瓠為周人所據，復詔峻為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仍使尉輯永、郢二州。四年春，還京師，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沒。特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會赦免，俘廢私門。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為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反，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破，而基據城不下，尒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為府從事中郎，令率衆鎮磨川。榮死，紇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尒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為都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相知，及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四年冬，為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紘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世宗召為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紘冒刃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并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天保初，加寧遠將軍，頗為顯祖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為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為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斫輕，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乾明元年，昭帝作相，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

散騎常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紘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勁勇彊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己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羣臣共議禦捍封輔相請出討擊紘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僞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人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於周使還即正未幾而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史臣曰發纂等並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驛有古人風焉

贊曰纂亮曜起徐遠紘暎奉日高昇陵風遠擬樹死拒關終明信順

北齊書卷二十五

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

發纂傳高祖舉義山東劉延據山東拒守○臣基按神武本紀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則此延是誕字之譌

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八

薛琡 敬顯儁 平鑒

薛琡字曇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父虔子魏徐州刺史琡形貌魁偉少以幹用稱爲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琡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元中行洛陽令部内肅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辭理窮覈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靜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冤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遷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不便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進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杲也以琡爲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酇城天穆集文武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杲衆甚盛宜先經略琡以爲邢杲聚衆無名雖强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此恐難測杲鼠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天穆以羣情所欲遂先討杲杲降軍還顥遂入洛天穆謂琡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高祖引爲丞相長史琡宿有能名深被禮遇軍國之事多所聞知琡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高祖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琡諫曰西賊連年饑饉無可食啖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高祖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敕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並不令置琡久在省閣閑明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内實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傷害士民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婬逸放恣琡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言逐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家内怨忿竟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贈青州刺史

敬顯儁字孝英平陽人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爲羽林監高祖臨晉州儁因使謁見與語說之乃啓爲別駕及義舉以儁爲行臺倉部郎中從攻鄴令儁督造土山城拔又從平西胡轉都官尚書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從高祖平寇難破周文帝敗侯景平壽春定淮南又略地三江口多築城戍累除兗州刺史卒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不爲章句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蜂起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騎馬爲友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污隆亂極則治并州戎馬之地尒朱王命世之雄杖義建旗奉辭問罪勢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尒朱榮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卽署參軍前鋒從平鞏密每陣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鑒自歸高祖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尒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卽啓授征西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遏西寇朝廷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舊來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内有一井隨汲卽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有井泉涌溢合城取之魏師敗還以功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時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卽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鑒歷牧八州再臨懷州所在爲吏所思立碑頌德入爲都官尚書令

北齊書卷二十六

北齊書卷二十六考證

薛琡傳父彪子○一本彪作豹

正元中行洛陽令○元應作光

竟相告列○竟別本北史俱作競

敬顯儁傳字孝英平陽人○北史作陽平太平人

北齊書卷二十六考證

北齊書卷二十七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九

万俟普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種也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授後將軍第二領人酋長高祖起義普遣通誠款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授司空秦州刺史據覆秩城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來奔高祖躬自迎接授普河西公累遷太尉朔州刺史卒

子洛字受洛干豪壯有武藝騎射過人爲鄉閭所伏拔陵反隨父歸順除顯武將軍隨尒朱榮每有戰功累遷汾州刺史驃騎將軍及起義信都遣送誠款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其禮除撫軍兼靈州刺史武帝入關除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與諸將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及河陰之戰並有功高祖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此役也諸軍北渡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營地爲回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當世推爲名將興和初卒

可朱渾元字通元自云遼東人世爲渠帥魏時擁衆內附曾祖護野肱終於懷朔鎭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略少與高祖相知北邊擾亂遂將家屬赴定州值鮮于修禮作亂元擁衆屬焉葛榮併修禮復以元爲梁王遂奔尒朱榮以爲別將隸天光征關中以功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之殺賀拔岳也周文帝率岳所部還共圖悅元時助悅悅走元收其衆入據秦州爲周攻圍苦戰結盟而罷元既早被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東常有思歸之志恆遣表疏與高祖陰相往來周文忌元智勇知元懷貳發兵攻之元乃率所部發自渭州西北渡烏蘭津周文頻遣兵邀之元戰必摧之引軍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埿女壻劉豐與元深相交結元因說豐以高祖英武非常克成大業豐自此便有委質之心遂賚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高祖聞其來也遣平陽守高嵩持金環一枚以賜元并運資糧遠迎候接元至晉陽引見執手賜帛千疋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進官爵元所部督將皆賞以爵邑封元縣公除車騎大將軍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於東雍擒之還并州刺史又與諸將征伐頻有剋捷降下天保初封扶風郡王頻從顯祖討山胡茹茹累有戰功遷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元善於御衆行軍用兵務在持重前後出征未嘗負敗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享世宗廟庭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好說兵事破六韓拔陵之亂豐以守城之功除普樂太守魏永安初除靈州鎭城大都督周文授以衛大將軍豐不受乃遣攻圍不剋豐遂慕高祖威德乃率戶數萬來奔高祖上豐爲平西將軍南汾州刺史遂與諸將征討平定寇亂又從高祖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高祖執手嗟賞入爲左衛將軍出除殷州王思政據長社世宗命豐與清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遏洧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游焉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晦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游水向土山爲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鉤之並爲敵人所害豐壯勇善戰爲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曰忠子曄嗣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沒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其父孔雀世襲酋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爲亂以孔雀爲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萬人降於尒朱榮詔加平北將軍第一領民酋長卒常沉敏有膽略善騎射累遷平西將軍高祖起義常爲附化守與万俟受洛干東歸高祖嘉之上爲撫軍與諸將征討又從高祖攻擊諸寇累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封平陽公除洛州刺史常啓世宗曰常自鎭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頗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荊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儲唯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

寇呼延三鎮常秩滿還晉陽拜太保滄州刺史卒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民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任俠魏正光中隴右賊起詔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募狠家以爲軍導祚應選以軍功累遷龍驤將軍靈州刺史高祖舉義尒朱天光率關右之衆與仲遠等北抗義師天光留祚東秦總督三州鎮靜二州天光敗歸高祖除車騎大將軍邙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祚除華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曾祖閬魏咸陽守父儁都水使者子粲仕郡功曹史累遷爲大行臺郎中從尒朱天光平關右孝武入關以爲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蒙放免以粲爲幷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姪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存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粲俱入國粲富貴之後遂特棄道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祿略不相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北齊書卷二十七

北齊書卷二十七考證

可朱渾元傳遣平陽守高嵩○一本嵩作崇

北齊書卷二十七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元坦祖魏獻文皇帝咸陽王禧第七子禧誅後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為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己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坦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正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為特進出為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稅外別先責絹五疋然後為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為太常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元斌字善集祖魏獻文皇帝父高陽王雍從孝莊於河陰遇害斌少襲祖爵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為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准例降爵為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

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臨淮王彧無子令孝友襲爵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文襄於華林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恆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奉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鄰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人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四閭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不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制夫為婦德以能妬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鄰里相榮稱為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為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為季

父尙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横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中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元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尙書令司徒公諡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告暉業終如其言

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之玄孫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尙書事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一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横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既知死也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亦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沉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問位諫議大夫莊帝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諡曰文侯

元韶字世胄魏孝莊之姪避尒朱之難匿於嵩山性好學美容儀初尒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常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賊逼客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尙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遇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帝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尙書司州牧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脩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帝剃韶鬢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韶戚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

贊曰元氏蕃熾淩茲廢蠹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北齊書卷二十八

北齊書卷二十八考證

元坦傳願爲齊文襄愛賞○臣純按本書於齊文襄不應稱齊

元韶傳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賊逼客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朝爲投人尙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刀逼之客乃退○臣純按此疑有舛誤北史云爲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云云兩史情事互異

北齊書卷二十八考證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李渾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璵弟瑾　族弟曉　鄭述祖子元德

李渾字季初趙郡柏人人也曾祖靈魏鉅鹿公父遵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爲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尒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爲知機永安初除散騎常侍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征東軍都官尙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圍城復踰晦朔烏合之衆易可崩離若簡練驍勇銜枚夜襲徑趣營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閒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意留兵攻城徒損軍士諸將遲疑渾乃決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社客斬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後除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常侍曾經將領今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爲東郡太守以贓徵還世宗使武士提以入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世宗笑而捨之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邢邵爲少師楊愔爲少傅論者爲榮以參禪代儀注賜爵涇陽縣男刪定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共攻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時旱久涸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督勵將士捕斬渠帥渾妾郭氏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官卒于鄴

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縣男渾與弟繪偉俱爲聘梁使主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

繪字敬文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閒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以爲非常兒也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儁河閒邢晏卽繪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齊王蕭寶夤引爲主簿記室專管表檄待以賓友之禮司徒高邕辟爲從事中郎徵至洛時勅侍中西河王秘書監常景選儒學十人緝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騫裴伯莊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錄議素長筆札尤能傳受緝綴詞議簡舉可觀天平初世宗用爲丞相司馬每罷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爲羣僚之首音辭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武定初兼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帝問繪高相今在何處繪曰今在晉陽肅遏邊寇梁武曰黑獺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曰黑獺遊魂關右人神厭毒連歲凶災百姓懷土丞相奇略不世畜銳觀釁攻昧取亡勢必不遠梁武曰如卿言極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尙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民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鬭俱死咸以爲化感所致皆請申上繪曰猛獸因鬭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祖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慰之曰孤在晉知山東守唯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不次河閒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天保初爲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而屈沉卒贈南青州刺史諡曰景

公緒字穆叔渾族兄籍之之子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屬疾去官後以侍御史徵不至卒公緒沉冥樂道不關世務故誓心不仕尤善陰陽圖緯之學嘗語人云吾每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世祚終於四七及齊亡之歲上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潛居自待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又撰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語十三卷並行於世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五世孫父韶並有重名於魏代璵溫雅有識量釋褐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還都於鄴留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累遷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

疾不求仕齊受禪進璵兼前將軍導從於圜丘行禮璵意不願策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即絕朝請天保四年卒子詮輕躁無行譎以女妻穆提婆子懷廆超遷臨漳令儀同三司輕與陸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弟瓘字道瑜名在魏書才識之美見稱當代瓘六子彥之倩之壽之禮之行之凝之並有器望行之與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夷簡爲士友所稱范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爲實錄璵從弟曉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理釋褐員外侍郎尒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爲鼠所嚙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鄴鄴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㥄宅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安居訓勗子姪無復宦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鄴從仕除頓丘守卒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羲魏中書令父道昭魏祕書監述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釋褐司空行參軍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今於鄭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爲兗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貴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卒於州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子元德多藝術官至琅邪守

元德從父弟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世宗引爲館客歷太子舍人崔昂妻即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元禮入周卒於始州別駕

北齊書卷二十九

北齊書卷二十九考證

李渾子湛渾弟繪偉○北史偉作緯

李渾弟繪河間守崔謀○北史謀作讜

李渾族子公緒又撰質疑五卷○北史質疑上有禮字

北齊書卷二十九考證

隋 太子通事舍人 李百藥 撰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 子達拏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後也世爲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爲書生避地渤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慎後臨光州啓暹爲長史趙郡公琛鎭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高祖與語說之以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事重留守任切家弟年少未閑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嫌也高慎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免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曄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後通名因遇以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勑在臺以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爲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並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祖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爲定州長史佐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並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暱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愼之高祖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爲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親爲擁之而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高祖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爲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獎之力世宗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高祖崩未發喪世宗以暹爲度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爲之止有囚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世宗意釋竟以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權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昇高座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服之暹喜擢妻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暹之短也顯祖初嗣霸業司馬子如等挾舊怨言暹罪重謂宜罰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顯祖從之及踐祚譖毀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搜暹家甚貧匱唯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鎖赴晉陽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太常卿帝謂羣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初世宗欲以妹嫁暹子而會世宗崩遂寢至是羣臣讌於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賓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乃以主降達拏天保末爲右僕射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亦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暹以疾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達拏溫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爲司農卿入周謀反伏誅天保時顯祖嘗

閤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

高德政字士貞渤海蓨人父顥魏滄州刺史德政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爲開府參軍知管記事甚相親狎高祖又擢爲相府掾委以腹心遷黃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居守令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出倉卒羣情草草勳將等以纘戎事重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與帝舊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事德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楊愔具論諸人勸進意德政恐愔猶豫不決自請馳驛赴京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愔方相應和德政還未至帝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之事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答者時杜弼爲長史密啓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勍敵若今受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爲帝譬如逐兔滿市一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容後以教人弼無以答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軍婁叡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楊愔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愔見高岳等並還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五月應天順人德政亦敦勸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帝發晉陽德政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大略令撰儀注防察魏室諸王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㥄度支尚書陸操詹事王昕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等總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初發至亭前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爲形容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八日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并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入通奏事魏孝靜在昭陽殿引見昶云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道若爾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魏靜帝凡有十餘條書訖魏靜云安置朕何所復若爲去楊愔對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衞而去魏靜帝於是下御坐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尋奏請發魏靜帝曰人念遺簪弊屣欲與六宮別可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別莫不歔欷掩涕嬪趙國李氏口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魏靜帝登車出萬春門直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官在門外拜辭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帝至城南頓所受禪之日除德政爲侍中尋封藍田縣公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渤海郡幹德政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事多有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爲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誠款常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尒病我爲尒針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階砌切責桃枝曰尒頭即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氈輿送還家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時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

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嫡孫王臣襲爵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昂年七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少華沉深有志略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文詞世宗廣開幕府引爲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世宗入輔朝政召爲開府長史時勳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內外齊肅遷尚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唯昂獨爲冠首朝野榮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寮同賀顯陽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交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致於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爲斂容曰朕既無德何以當此齊受禪遷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經手歷目知無不爲朝廷歎其至公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詔下依啓狀速議以聞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又勑昂云若諸人不相遵納卿可依事啓聞昂奉勑笑曰正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奉勑之後彌自警勖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本性清嚴凡見贓貨輩疾之若讎以是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祖幸東山百官預讌升射堂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舊人多出爲州我欲以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復侍讌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天保十年策拜儀同燕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特召昂至御所曰歷思羣臣可綱紀省閣者唯冀卿一人即日除爲兼右僕射數日後昂因入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其太速欲明年真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正僕射明日即拜爲真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祖崩後遂免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事除名卒祠部尚書昂有風調才識舊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時主或列陰私罪失深爲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莫之能毀議曹律令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昂情尚嚴猛好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所服子液嗣

北齊書卷三十

北齊書卷三十考證

崔暹傳趙郡睢仲讓陽屈廉之○北史作眭仲讓

高德政傳父顥○北史顥作顯

山後以五月至鄴○臣堃按下文有六日七日八日諸文蓋史家因受禪大事

故特書日以謹之則日誤月明矣

崔昂傳又奏上横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北史作三十四條

北齊書卷三十考證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列傳第二十三

王昕 弟晞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六世祖猛秦苻堅丞相家於華山之鄜城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馬在前手爲驅策昕舍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獨執版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爲宴適親起舁牀卿是何人獨爲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寀從厮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累遷東萊太守後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爲人之師表遷祕書監昕少與邢邵俱爲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子才當先殺我邵乃免焉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故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顯祖以昕疏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譏之者曰王元景每嘆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顯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微爲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病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十年也有文集二十卷子顗嗣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弟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瞻慮不羣雖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虞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以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邊寇遂避葬洛悅其山水與苑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起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言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猘吾豈顧其必猘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營護雖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儻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奉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風飛霧散方擁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苑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成立不負義方卿祿位當亞吾弟若祐使迴邪致相詿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濟友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歐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

歸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轉惙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校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强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徙還爲王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主上頗顧賴殿下扶翼王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恆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舉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疏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欷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久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閒苦諫遂至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促遣杖杖數十會醉臥得解帝從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沖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保家祚得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得周公得耶王不答帝臨發勑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乃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叡爲左長史晞爲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疏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恆虧盈迭至神

幾變化豚蟄斯集雖執讙挹挫隳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王曰卿何敢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鍼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校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祚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吏部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勑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儁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愛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齊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與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勑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爲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量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勑問外間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鑾駕巡狩爲復可爾若輕有驅使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人言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歷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

得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胸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脩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常諸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來頗得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癖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迥懼有土賊而晞温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以晞為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十一

北齊書卷三十一考證

王昕附晞帶常山王演友○一本王作公臣基按孝昭紀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神武在時孝昭並未封王作常山公為是但史家多有追敘之文王字義亦可通

北齊書卷三十一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自出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恆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即返約眾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為剎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剎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受三歸龜乃入草初入臺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舡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舡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襃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襃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將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䭔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着粗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䭔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

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遼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相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為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荊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荊州。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尅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勳，與杜龕俱為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為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為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為奴婢。梁元乃鏁琳送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受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扞禦。若警急動靜，相知執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荊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梁元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入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督，乃為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趣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於魏，求其妻子，亦稱臣於梁。陳霸先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帥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乃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鏁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為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於齊，請納莊為梁主。文

實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舍人羊烈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城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卽位琳乃輔莊次於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投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衞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鎭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仗兼給鐃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爲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勑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愼勿輕鬬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幷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體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更可愴焉瑒早逢末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窀穸庶孤墳旣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綸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窆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爲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於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密送喪柩達於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轀輬車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任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鄴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幷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飲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北齊書卷二十二

北齊書卷三十二考證

陸法和傳宋莅爲郢州刺史○文宣紀及慕容儼傳俱作宋蒞

會人芈懸耕餘之等○南史作辛懸

瑒早遵末席○一本席作僚又有預參下席四字

北齊書卷三十二考證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五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在其本朝甚爲梁武所親愛，少歷顯職，封須陽侯。太清中，以爲豫州刺史。梁主既納侯景，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圖進取，又命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總馭羣帥，指授方略。明渡淮，未幾，官軍破之，盡俘其衆。魏帝升閶闔門樓親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於晉陽，世宗禮明甚重，謂之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自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侯可遣使諮論，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先王之旨，侯及諸人並即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主，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天保六年，梁元爲西魏所滅，顯祖詔立明爲梁主，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以送。是時梁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鄴，推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相。顯祖賜僧辯、霸先璽書，僧辯未奉詔，上黨王進軍，明又與僧辯書，往復再三，陳禍福，僧辯初不納；既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裴之橫，江表危懼，僧辯乃啓上黨求納明，遣舟艦迎接。王奐梁朝將士及與明刑牲歃血，載書而盟。於是梁輿東度，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衛送明入建業，遂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宇文黑獺、賊督等不在赦例。以方智爲太傅，授王僧辯大司馬。明上表遣第二息章馳到京都，拜謝宮闕。冬，霸先襲殺僧辯，復立方智，以明爲太傅、建安王。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方智請稱臣，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詔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明，會明疽發背死。梁將王琳在江上與霸先相抗，顯祖遣兵納梁永嘉王蕭莊主梁祀。九年二月，自湓城濟江，三月，即帝位於郢州，年號天啓。王琳總其軍國，追謚明曰閔皇帝。明年，莊爲陳人所敗，遂入朝，封爲侯，朝廷許以興復，竟不果。後主亡之日，莊在鄴，飲氣而死。

蕭祗字敬式，梁武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文襄令魏收、邢卲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剋江陵，遂留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沉有體表，好學攻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常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左所稱。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嵊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頷，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戶，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勑居南館，禮遇甚優。從

祖瑩子璣啟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効又闚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為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士之人不堪典祕書轉授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領之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啟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為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為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勅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怖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為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腳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腳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割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班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恆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輒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効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勅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王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續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苦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訢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即答云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頗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為人所知死不為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為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嚌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齻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為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寬縱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北齊書卷三十三

北齊書卷三十三考證

徐之才傳名 是字之誤○冊府元龜誤字下有之當爲乏也五字

北齊書卷三十三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楊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爲司空侍中愔兒童時口若
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
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
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
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
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
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
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
遵彦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
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
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儁悟容止可觀人士
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
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
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縶未幾洛周滅又沒
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
喑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洛
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
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
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
莊帝誅尒朱榮其從兄侃參贊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
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
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

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
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
之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憐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
昂兄弟既潛竄累載屬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
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歷楊寬村
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
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
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㥄出遭離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
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恆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
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
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
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
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
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
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
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
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
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寶
猗齎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
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
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碻磝戍州內有愔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
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
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
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
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
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

僕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竝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飧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深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縷大帶遇李庶頗以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以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鄰宅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恆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愔與尚書右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竝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李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以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竝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幷與諸勳胄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構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甎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基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官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默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己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禿羖䍽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

人姑夫死也羊爲惜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惜子獻天和皆帝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茹茹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高祖見之大悅尙陽翟公主甚被待遇顯祖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卽位之後委任彌重除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又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矣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季弟也以道元勳重尙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卽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楊愔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尙書弁孫也初爲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習事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祕書監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尙書趙州刺史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榮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初爲太原公東閤祭酒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舊與濟南款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進贈殿中尙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北齊書卷三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弟諏之 讞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卬
王松年 劉禕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
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則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
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
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
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
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
拘繫神武問曰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況讓之老母
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不以信處物物亦
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
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
目之曰士禮佳舍人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
別讓之流涕歔欷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爲黃門郎或言其體重不
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
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跡盜賊清靖朞月之期翻然更速清河有二豪
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
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
之不協案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
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耶於
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

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
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
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
甫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
屈爲戶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遷鄴後諏之留
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諏
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
帝以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

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云河東士族京
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
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爲忘年之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
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爲許昌太守客旅過郡出私財供給民間無所預代去
日爲吏人所懷齊亡仕周卒伊川太守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
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
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愧於心遂拒而
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爲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
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
於濟陰太守

李構字祖基襄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方正見稱釋褐開府參軍累遷
譙州刺史卒構從父弟庶魏大司農諧子方雅好學風流規檢甚有家風稍遷
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並繫獄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
原人又言王瓊不善事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
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顯祖罪斐等並髡頭鞭二百庶死於
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尒朱榮平元顥賜爵
武成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宴
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幄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

實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宴之女爲妃，令赴晉陽成禮。宴之後圍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製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還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陸卬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爲河間邢卲所賞。卲又與卬父子彰交遊，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儒雅搢紳，尤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郎中，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燕接。在帝席賦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卬昆季六人，並主所生。故邢卲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稟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卬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天保初，常山王薦卬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尹，辟爲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尪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令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卬自在朝，篤慎固密，不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識，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卬所製。子乂嗣，襲爵始平侯。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還，歷位尙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乃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甚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然以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定律令，前後大事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尙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三子卲最知名。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埸之和。世宗輔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勖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還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辟，禕稱疾不動。五子：璿、玘、璞、瑗、瓊，並有志節，爲世所稱。

北齊書卷二十五

北齊書卷三十五考證

裴讓之傳裴文季爲不亡矣○臣紬按裴讓之裴佗之子北史佗字文化而此云文季未知孰是

案奏言○北史案作密

北齊書卷三十五考證

北齊書卷三十六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列傳第二十八

邢邵

邢邵字子才河閒鄚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光祿卿邵小字吉少時有避遂
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
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强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
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爲娛
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後因飲讌倦方廣尋經史五
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
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罘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
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
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
爲忘年之交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乂所禮
乂新除遷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邵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
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
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
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
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集賓食翻
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
兒嘗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
出鎭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
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及尒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
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勅令恆直內省給御史令覆
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
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毁過禮後楊

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曰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黌兩學盛自
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
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
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
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
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
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
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
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增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
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
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
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舉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
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
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
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
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
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
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
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
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樹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
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
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
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勑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
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世
宗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
皇帝崩凶禮多見訊訪勑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

姻之閑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卲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豔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恆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恆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抆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子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北齊書卷三十六

北齊書卷三十六考證

邢卲傳給御史○一本御史作御食

東吳以還所未有也○北史東字下有門字 臣鏡按東門吳子死不憂事見列子力命篇

北齊書卷三十六考證

北齊書卷三十七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列傳第二十九

魏 收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床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尒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稿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并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塡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㥄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爲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愼以告之㥄深憤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㥄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嘿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勅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猜忌神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父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邢輸之比卿邢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玩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

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
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
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語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
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
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
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
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
有所作至於詞氣竝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
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勅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
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勅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
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業未効耳文
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
轉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
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
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
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
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
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世修
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
居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
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
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
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勅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
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
許之十一月復傳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
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
爲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所引史官恐
其淩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睦元讓雖夙涉朝位竝非史才
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
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
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
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
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
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尒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尒
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
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
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
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
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
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
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
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
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
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竝獲罪各被鞭配甲
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
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讙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
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
竝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
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
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
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支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
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

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
日乃告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恶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勅收作詔宣揚威德
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
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
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
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
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
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若戲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
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於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
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
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
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
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
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
帝在宴席口勅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
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
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
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
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
相協睦時昕第晞親密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誥收留在鄴
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
珽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
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
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
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
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

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
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
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議者
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
收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疏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
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
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
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
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
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
自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
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
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
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舶至得奇貨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
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遙勅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
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
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
尋爲真收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
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
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
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躑踵而不驚九陔方
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窗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
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
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
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
哲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

呂韶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肯學挑舌怨懟莫之前勳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蠅璧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強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憂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蓋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囚徑廷幽奪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己信私玉非身寶過緇爲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即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遊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鬬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爲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北齊書卷三十七

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

魏收傳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臣鑨按魏書魏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字子胡歆子悅字處德悅子子建北史亦同據漢高下迄元魏時代既遠而無知至收僅八世誤也册府元龜云恢子彥彥子歆據本書則册府亦誤

收忽季景方之○北史忽字下有以字應從

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臣鑨按顏氏家訓乃云任沈之是非即邢魏之優劣此與北史並誤

贊厲而墜其驗寔○寔疑燕字之譌

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列傳第二十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胄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
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
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請立碑頌德文襄嗣事與尚書左
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為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
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擒蕭明遷東徐州
刺史為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
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
文宣聞之勅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啟聽報以下先斷後
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蘄城二鎮將犯
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
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
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
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
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
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
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業歷宋齊梁梁敗
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
焉尋徵為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兗州梁
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帝少年高朗
所弊者疏袁叔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
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
在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
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慾勤於所
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修學雖在戎旅手不釋
卷及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
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
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
書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
於太常丞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暉有
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遙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遙
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
初入洛諸賢皆讚賞之河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
年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
騎常侍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閤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
武定中文襄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受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
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被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
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
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軍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
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
成即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
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朝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侍中
文遙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多命宣勅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
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朝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
流恥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
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
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
開貪淫亂政在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

遙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等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遙由是出爲西兖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愧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

趙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憙之後高祖父難爲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故爲平原人也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明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遊爲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爲尚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尚書令令選沙汰諸曹郎彥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祕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王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祕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卿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出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爲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兖州刺史四年徵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羣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己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而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乞轉以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輩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材最劣

北齊書卷三十八考證

元文遙傳依例歲時入朝○北史作入廟朝祀。臣範按北史爲是。蓋文遙賜姓高，籍屬宗正，故從高氏子弟朝祀也。

幸得此心○通鑑作幸明此心。

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臣基按北史，文襄上，有先是二字

北齊書卷三十八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子瑜魏鴻臚卿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通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脩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答霸朝恆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妳母轉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爲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勑令監造以判事式爲胡長仁譖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與鐵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讚廣寧王宅決馬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時議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幷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幷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首並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季舒大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爲之療庶子長君尚書右丞兵部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並流於長城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並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云

祖珽字孝徵范陽狄道人也父瑩魏護軍將軍珽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爲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爲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幷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爲娛遊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聲色之遊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幷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嫗擲樗蒱賭之以爲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白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幷爲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

出倉粟十車爲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受署歸罪于光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爲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顧御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竇泰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蒱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與觀高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鋼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鋌唯與喜二鋌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等叔諶以語楊愔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諸取教判并盜官遍略一部時又除珽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雅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飄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勅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還爲藥除爲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爲孝昭所忿勑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來聘爲中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祇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此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和士開等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欲毀之意陛下今既聞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謌謠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

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
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
合金丹遂少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可如何帝又怒曰爾自
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
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
何止方於范增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傅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
輔弼疏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己及子
俱保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
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
上言珽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勅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
置諸内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
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
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深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
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
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
實由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真可憑仗
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
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
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
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
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
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鄰居大事修築
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
計數常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
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
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
云高山崩槲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翁是臣
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
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
其族珽又附陸媼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
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
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
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云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
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准令張叔略等結朋樹
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媼又唱和
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
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
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
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
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章服並依故事又欲黜諸
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爲致治之方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
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賄知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
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
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
卽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
子沖釋而不問珽日益以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
憫嘿不對及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爲
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檢案得
其詐出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
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柏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
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
公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靜坐街

巷衆斷行人雞犬不鳴吠賊無所聞見不測所以疑城人走城空不設警備
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陣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
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
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
不遣救援珽且戰且守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
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
容貌短小言辭澁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
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珽弟
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爲散騎常
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
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
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大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
辭仍不復仕珽愛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
珽族弟樂儒涉學有辭藻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
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北齊書卷三十九

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祖珽傳實泰令飲酒者皆脫帽○元本泰譌太后從南監本改

皆有受納○此句下毛氏本有據法處絞上尋捨之又盜官遍略一部事發共
十七字

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和士開等罪狀○一本和士開下有侍中左僕
射元文遙八字無等字

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唐 太子通事舍人 李百藥 撰

列傳第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尉瑾字安仁父慶賓魏肆州刺史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取其外生皮氏女由此擢拜中書舍人既是子如姻戚數往參詣因與先達名輩微相款狎世宗入朝因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肅宗輔政累遷吏部尚書世祖踐祚趙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遙和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由是朝之機事頗亦預聞尋除右僕射攝選未幾卽遘病卒世祖方在三臺飲酒文遙奏聞遂命徹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閨門穢雜為世所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刺之及官高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即瞋罵不可諮承既居大選彌自驕狠子德載嗣

馮子琮信都人北燕主馮跋之後也父靈紹度支郎中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為肅宗除領軍府法曹典機密統御府庫都肅宗嘗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遷殿中郎加東宮管記又奉別詔令共胡長粲輔導太子轉庫部天統元年世祖禪位後主世祖御正殿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世祖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世祖親自巡幸怪其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峻世祖稱善及世祖崩僕射和士開先恒侍疾秘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並秘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意欲普追集涼風堂然後與公詳議時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先恒居內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臨淮王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之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者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已下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贊成太后干政說趙郡王及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即令之任子琮除州非後主本意中旨殷勤特給後部鼓吹加兵五十人并賜錦物度關至州未幾太后為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為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吏部尚書其妻恃親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少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俄遷尚書左僕射仍攝選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卑辭曲躬事事諮稟士開弟休與盧氏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是時內官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琅邪王儼殺士開子琮與其事就內省絞殺之子琮微有識鑒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為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日便驗子慈正

赫連子悅字士欣勃勃之後也魏永安初以軍功為濟州別駕及高祖起義侯景為刺史景本尒朱心腹子悅勸景起義景從之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悅答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子悅答云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世宗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仍勑依事施行在郡滿更徵為臨漳令徙除鄭州刺史于時新經河清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加恤隱戶口益增治為天下之最入為都官尚書鄭州民八百餘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後以本官兼吏部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卒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少明敏有治世才具太昌初或薦於高祖命其直外兵曹典執文帳邕善書計彊記默識以幹濟見知擢為世宗大將軍府參軍及世宗崩事出倉卒顯祖部分將士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顯祖甚重之顯祖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閑明承受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

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常謬
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親
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强幹一人當千仍
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强濟明辯然亦善揣上意進取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
任彌重顯祖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强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
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
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弊十年從幸晉陽除兼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
人顯祖嘗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
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其後語邕曰卿劬勞既久
欲除卿作州頻勅楊遵彥更求一人堪代卿者遵彥云比遍訪文武如卿之徒
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勉之顯祖或時切責侍臣不稱旨者云觀卿等
舉措不中與唐邕作奴其見賞遇多此類肅宗作相除黃門侍郎於華林園射
特賜金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種天統初除侍中并州大中正又拜護軍餘如
故邕以軍民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爲人馬疲敝奏請每月兩圍
世祖從之後出爲趙州刺史餘官如故世祖謂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
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追卿還右僕射又遷
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高阿那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
甚從允因此有隙肱譖之遣侍中斛律孝卿宣旨責讓留身禁止尋釋之車駕
將幸晉陽勅孝卿總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常
典樞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旦爲孝卿所輕負氣鬱快形於辭色帝平陽敗
後狼狽還鄴邕懼那肱譖之恨斛律孝卿輕己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
宗樹安德王爲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依例授儀同大將軍卒於鳳州刺史邕
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
番代往還及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
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支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
經府寺陳訴越覽詞牒條數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糾並御注放免司空從
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並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二十齊時宰
相未有撾撻朝士者至是甚駭物聽邕二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
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順戎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
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
及天保受禪諸司監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治謂之外兵省
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爲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大丞相府騎兵曹典執文帳明解書計爲同
局所推天保十年兼中書舍人肅宗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三年突厥
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後勅建就
彼檢校續使人詣建間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
多死損遂違勅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啓知勅許焉戎衆無損建有力焉
武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他才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寄爲重建
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都每年臨幸徵詔差科責成州
郡本曹案佐及守宰諧承陳請趨走無暇諸子幼稚俱爲州郡主簿新君選
補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勝流當世以爲榮寵之極武平七年卒

北齊書卷四十

北齊書卷四十考證

尉瑾傳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直後○北史慕善下有以圖維門賓五字。

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别之○一本之作白。

爲肅宗除領軍府法曹○推尋文義除字疑衍。

且公出宫門已經數日○北史公作不。

北齊書卷四十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邱人也祖喟魏琅邪太守朔州刺史因家邊朔父誕魏恆州刺史左衛將軍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爲貴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孝昌二年除羽林監中興元年除襄威將軍晉州車騎府長史從高祖於信都舉義授中堅將軍散騎侍郎帳內大都督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屯留縣開國侯天平二年除渤海郡守元象元年除雲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加鎮東將軍二年除北徐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從高祖與西師戰於邙山高祖令顯守河橋鎮據中潬城武定二年除征南將軍廣州刺史侯景反於河南爲景所攻顯率左右二十餘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時高岳慕容紹宗等討景即配顯士馬隨岳等破景於渦陽武定六年拜太府卿從世宗平王思政於潁川授潁州刺史七年轉鄭州刺史八年加驃騎將軍進侯爲公通前食邑一千三百戶天保元年加衛大將軍刺史如故二年與清河王高岳襲歷陽取之爲賊貨解鄭州大理禁止處斷未訖爲合肥被圍遣與步汗薩慕容儼等同攻梁北徐州擒刺史王彊與梁秦州刺史嚴超達戰於涇城破之五年授儀同三司其年又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梁西楚州獲刺史許法光于時梁將蕭循與侯瑱等圍慕容儼於郢州復以顯爲水軍大都督從攝口入江救之師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賞帛五百疋十年食幽州范陽郡幹乾明元年除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轉封樂安郡開國公二年除趙州刺史河清元年遷洛州刺史二年復除朔州刺史秩滿歸天統元年加特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四年卒年六十六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事正光中因使懷朔遇世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高祖後補親信副都督武定二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高祖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假節通州刺史封永寧縣開國子從襲厙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尋從討茹茹主菴羅辰於陘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趫捷有武用每有戰功十年食安業郡幹乾明元年除武衛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肅宗作相以本官攝大丞相府從事中郎大寧元年除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衛大將軍尋加開府二年出爲梁州刺史三年突厥圍逼晉陽令景和馳驛赴京督領後軍赴并州未到閒賊已退仍除領左右大將軍食齊郡幹又除并省五兵尚書天統元年遷殿中尚書二年除侍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頻有奏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治恆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遍無枉濫後除特進中領軍封廣漢郡開國公又隨斛律光率衆西討剋姚白亭二城別封永寧郡開國公又除領軍將軍又從軍拔宜陽城封開封郡開國公琅邪王之殺和士開也兵指西闕內外惶惑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尙書右僕射趙州刺史尋還河南行臺尙書右僕射洛州刺史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率衆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轉食高陽郡幹軍至租口值土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麵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閒將爲逆亂謀泄掩討漏逸乃潛度河聚衆數千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騎數百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生擒子饒送京師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勅令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景和以尉破胡軍始喪敗怯懦不敢進頓兵淮口頻有勅使催促然始度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資大致遺失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倉陵城截之景和得整旅逆戰摩訶退歸是時拒吳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由是獲賞除尙書令別封西

河郡開國公賜錢二十萬粟米十車時陳人寇將度淮令景和偉軍西兗州爲拒守節度武平六年病卒年五十五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定常朔幽定平六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長子信機悟有風神儀捗書傳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勳貴子弟之中稱其識鑒於并州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武平末太子齋帥有才藻檢行開皇中通事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致死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朔州刺史世榮少而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高祖親信副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後頻從顯祖討茹茹破稽胡又從高岳平鄴州除持節河州刺史食朝歌縣幹尋爲肅宗丞相府諮議參軍皇建中除儀同三司武衛將軍天統二年加開府又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平信州賊除領軍將軍轉食上黨郡幹從平高思好封義陽王七年後主幸晉陽令世榮以本官判尚書右僕射事貳北平王北宮留後尋有勅令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檢試舉人爲乘馬至雲龍門外入省北門爲憲司舉奏免官後主圍平陽除世榮領軍將軍周師將入鄴除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於城西拒戰敗被擒爲周武所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竊歎之見徵稅無厭賜與過度發言歎惜子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氏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習弓馬永安三年尒朱榮徵爲親信至洛陽榮被害即從尒朱世隆奔出建州仍從尒朱兆入洛其年又從兆討紇豆陵步藩補都督普泰元年加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尒朱京纏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尒父兄皆在山東每懷不信尒若不走今夜必當殺尒可走去猛以素蒙兆恩拒而不從京纏曰我今亦欲去尒從我不猛又不從京纏乃舉稍曰尒不從我必刺尒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即背京纏復歸尒朱及兆敗乃歸高祖高祖問曰尒朱京纏將尒投我尒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陳服事之理不可貳心高祖曰尒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遂補都督步落稽等起逆在覆釜山使猛討之大捷特被賞賚元象元年從高祖向河陽與周文帝戰於邙山二年除平東將軍中散大夫其年又轉中外府帳內都督賞邙山之功封廣興縣開國君五年梁使來聘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兼共試力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而挽之過度梁人嗟服之其年除撫軍將軍別封石城縣開國子食肆州平寇縣幹天保元年除都督東秦州刺史別封雍州京兆郡覆城縣開國男從顯祖討契丹大獲戶口又隨斛律敦北征茹茹敦令猛輕將百騎深入覘候還至白道與軍相會因此追躡遂大破之賚帛三百段七年除武衛將軍儀同三司九年轉武衛大將軍乾明初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封石城郡開國伯尋進爵爲君二年除領左右大將軍從肅宗討奚賊大捷獲馬二千疋牛羊三萬頭河清二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勅猛將三百騎覘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敵衆多遂漸退避賊中有一驍將超出來鬬猛遙見之即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間刺賊落馬因即斬之三年別封武安縣開國君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遷右衛大將軍乃奉世祖勅恆令在嗣主左右兼知內外機要之事三年除中領軍四年轉領軍將軍別封義寧縣開國君五年除并省尚書左僕射餘如故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稟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既出彥深以猛爲趙之黨與乃除光州刺史已發至牛蘭忽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日猛亦知情遂被追止還入內禁留簿錄家口尋見釋削王爵士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攜引之會有勅徵詣闕似欲委寄韓長鸞等沮難復除膠州刺史尋徵還令在南兗防捍後主平陽敗還又徵赴鄴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尋卒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高祖虔魏陳留王父永少爲奉朝請自積射將軍爲元天穆薦之於尒朱榮參立孝莊之謀賜爵代郡公加將軍太中大夫二夏幽

三州行臺左丞持節招納降戶四千餘家榮又啓封永朝那縣子邑三百戶持節南幽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天平初高祖以爲行臺左丞尋除潁州刺史又爲北揚州刺史天保中徵拜大司農卿還銀青光祿大夫依例降爵爲乾鄉男大寧二年還金紫光祿大夫景安沉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釋褐尒朱榮大將軍府長流參軍加寧遠將軍又轉榮大丞相府長流參軍高祖平洛陽領軍婁昭薦補京畿都督父永啓迴代郡公授之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隨武帝西入天平末大軍西討景安臨陣自歸高祖嘉之即補都督興和中轉領親信都督邙山之役力戰有功賜爵西華縣都鄉男代郡公如故世宗入朝景安隨從在鄴于時江南款附朝貢相尋景安妙閑馳騁雅有容則每梁使至恆令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世宗嗣事啓減國封分錫將士封石保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加安西將軍又授通州刺史加鎮西將軍轉子爲伯增邑通前六百戶餘如故天保初加征西將軍別封與勢縣開國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三年從破庫莫奚於代川轉領左右大將督餘官並如故四年從討契丹於黃龍領北平太守後頻從駕再破茹茹遷武衛大將軍又轉領左右大將軍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盛慮或侵邊仍詔景安與諸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顯祖聞之遣使推檢同行諸人贓汙狼藉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詔有司以所聚斂贓絹伍百疋賜之以彰清節又轉都官尚書加儀同三司食高平郡幹又拜儀同三司乾明元年轉七兵尚書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又兼侍中馳驛詣鄴慰勞百司巡省風俗肅宗曾與羣臣於西園讌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中獸鼻帝嗟賞稱善特賚馬兩疋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大寧元年加開府二年轉右衛將軍尋轉右衛大將軍天統初判幷省尚書右僕射尋出爲徐州刺史四年除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進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之在邊州鄰接他境綏和邊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威恩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末招慰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戶六年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大義郡開國公率衆討稽胡戰沒子仁武平末儀同三司武衛隋驃騎將軍卒於丹陽太守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種子豫字景豫美姿儀有器幹永安中羽林監元顥入洛以守河內功賜爵永安君後爲濮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引爲開府諮議參軍韶出鎮定州啓爲定州司馬及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言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聞景皓與豫所列符同儻免自外同聞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孤隨母爲獨孤家所育養遂從其姓焉止於軍士之中有才幹便弓馬被閱擢補定州六州都督宿衛晉陽或稱其有識用者世宗與語悅之超授中外府外兵參軍天保初除中書舍人豫州司馬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爲顯祖所知乾明初出爲河陽行臺右丞遷洛州刺史又轉左丞刺史如故加散騎常侍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黑澗築城戍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至河清三年周人寇洛州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永業久在河南善於招撫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爲爪牙每先鋒以寡敵衆周人憚之加儀同三司賞賜甚厚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尋徵爲領軍將軍河洛民庶多思永業朝廷又以鞏揚不安除永業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忽速是故不出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乃解圍去永業進

位開府封臨川王有甲士三萬初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為周將常山公所逼乃使其子須達告降於周周武授永業上柱國應公末出為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為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傅伏太安人也父元興儀同北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周帝前攻河陰伏自橋夜渡入守中潬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捷也貴和弗許武平六年除東雍州刺史會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剋晉州執獲行臺尉相貴以之招伏伏不從後主親救晉州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軍來掠伏擊走之周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馬碯二酒鍾為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帝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草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別引之與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勑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開國公周帝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決意往取河陰正為傅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巵後以為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罕有全節者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苟生鎮南兗州周帝破鄴敕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為閹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為建州道行臺右僕射周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其壯烈贈馬七十匹而歸

高保寧代人也不知其所從來武平末為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黃龍兵保寧率驍銳并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已發薊又聞鄴都不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勑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上表勸進范陽署保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城起兵保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還據黃龍竟不臣周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關夷險迄於末運位高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傅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可貴乎

贊曰唯此諸將榮名是保不愆不忘以斯終老傅子之謹違茲不造末遇烈風誰知勁草

北齊書卷四十一

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元景安傳四年從討契丹赴黃龍領北平太守○按北平上疑有脫失

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陽斐字叔鸞北平漁陽人也父藻魏建德太守贈幽州刺史孝莊時斐於西兗州督護流民有功賜爵方城伯歷侍御史兼都官郎中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興和中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羊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使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斐脩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浸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壑以為公家苑囿遺斐書仁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為匠者斐答書拒曰當今殷憂啟聖運遭昌曆故大丞相天啟霸功再造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剝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係以隤牆填壍亂以收罝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祗足昭其愆戾也尋轉尚書右丞天保初除鎮南將軍尚書吏部郎中以公事免久之除都水使者顯祖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詔斐監築長城作罷行南譙州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壽陽道行臺左丞遷散騎常侍食陳留郡幹未幾除徐州刺史帶東南道行臺左丞乾明元年徵拜廷尉卿遷衞大將軍兼都官尚書行太子少傅徙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抗表致仕優詔不許頃之拜儀同三司食廣阿縣幹卒於位贈使持節都督北豫光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師孝中書舍人

盧潛范陽涿人也祖尚之魏濟州刺史父文符通直侍郎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儀同賀拔勝辟開府行參軍補侍御史世宗引為大將軍西閤祭酒轉中外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為世宗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世宗重其才識潛曾從容白世宗云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世宗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初除中書舍人以奏事忤旨免尋除左民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將救江陵特敕潛以為岳行臺郎還遷中書侍郎尋遷黃門侍郎黃門鄭子默奏言潛從清河王南討清河王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賂遺還不奏聞顯祖杖潛一百仍截其鬚左遷魏郡丞尋除司州別駕出為江州刺史所在有治方肅宗作相以潛為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為陳兵所敗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為揚州刺史敕潛與琳為南討經略琳部曲義故多在揚州與陳寇鄰接潛輯諧內外甚得邊俗之和陳秦譙二州刺史王奉國合州刺史周令珍前後入寇潛輒破平之以功加散騎常侍食彭城郡幹還合州刺史左丞如故又除行臺尚書尋授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為時事未可屬陳遣移書至壽陽請與國家和好潛為奏聞仍上啟且願息兵依所請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世祖追琳入京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大樹風績甚為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為國患卿宜深備之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年滿之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煩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突厥馬數千疋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廄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華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陳將吳明徹度江侵掠復以潛為揚州道行臺尚書五年與王琳等同陷尋死建業年五十七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為嗣士邃字子淹少為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歷侍御史司徒祭酒尚書郎鄴縣

令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出爲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潛從祖兄懷仁字子友魏司徒司馬道將之子懷仁涉學有文辭情性恬靖常蕭然有閑放之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又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邵知而不顧嵇生性慎鍾會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閒去其泰甚衍以爲然武平末卒懷仁兄子莊之少有名望官歷太子舍人定州別駕東平太守武平中都水使者卒官懷仁從父弟昌衡魏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武平末尚書郎沈靖有才識風儀蘊藉容止可觀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頓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泰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太原王脩並爲後進風流之士昌衡從父弟思道魏處士道亮之子神情俊發少以才學有盛名武平末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思道從父兄正達正思正山魏右光祿大夫道納之子正達尚書郎正思北徐州刺史太子詹事儀同三司正山永昌郡守兄弟以后舅武平中並得優贈正山子公順早以文學見知武平中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隴西李師上同志友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康寺三少爲物論推許正達從父弟熙裕父道舒爲長兄道將讓爵由是熙裕襲固安伯虛淡守道有古人之風爲親表所敬重潛從祖兄遵之魏尚書義儁之子清靖寡欲卒於司徒記室參軍

崔劼字彥玄本清河人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爲東清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也世爲三齊大族祖靈延宋長廣太守父光魏太保劼少而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自開府行參軍歷尚書儀曹郎祕書丞修起居注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爲顯祖所知拜南青州刺史在任有政績皇建中入爲祕書監齊州大中正轉鴻臚卿遷幷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世祖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意出爲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爲度支尚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撰新書遇病卒時年六十六贈齊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冑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撝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撝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劼曰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拱天統中任城王湝丞相諮議參軍管記室撝揚州錄事參軍廓之沉隱有識量以學業見稱自臨水令爲琅邪王儼大司馬西閤祭酒遷領軍功曹參軍武平中卒

盧叔武范陽涿人青州刺史文偉從子也父光宗有志尚叔武兩兄觀仲宣並以文章顯於洛下叔武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爲賀拔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武歸本縣築室臨陂優遊自適世宗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裘乘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受肅宗即位召爲太子中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問以世事叔武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曰人衆敵者當任智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強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比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幷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即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上令元文遙與叔武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遂寢世祖踐阼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出爲合州刺史武平中遷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校然而歲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曾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

至但有累殯萋萋木槐感之片牘而已所將僕從亦盡殺食一與此同齊滅歸
范陽遭亂城陷叔武與族弟士遜皆以寒餒致斃周將宇文神舉以其有名德
收而葬之叔武族孫臣客父子規魏尚書郎林慮郡守臣客風儀甚美少有志
向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其姊爲任城王妃天保末任城王致之於朝廷由是
擢拜太子舍人遷司徒記室請歸侍祖母李李強之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
子舍人太子中庶子武平中兼散騎常侍聘陳還卒於路贈鄭州刺史鴻臚卿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父固魏洛陽令贈太常少卿休之儁爽有風
槩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擅聲爲後來之秀幽州刺史常景王延年並召爲州主
簿魏孝昌中杜洛周破薊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
是時葛榮寇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
主勢異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能從休
之垂涕別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數十
人唯休之兄弟獲免莊帝立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以本官領御史還給事中
太尉記室參軍加輕車將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
元明河間邢子明等俱入撰次永安末洛州刺史李海啓除冠軍長史普泰中
兼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尋爲太保長孫稚府屬尋勑與魏收李同軌等
修國史太昌初除尚書祠部郎中尋進征虜將軍中散大夫賀拔勝出爲荊州
刺史啓補驃騎長史勝爲行臺又請爲右丞勝經略樊沔又請爲南道軍司俄
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高祖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
屬勝南奔仍隨至建業休之聞高祖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以天平二
年達鄴仍奉高祖命赴晉陽其年冬授世宗開府主簿明年春世宗爲大行臺
復引爲行臺郎中四年高祖幸汾陽之天池於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其文曰
六王三川高祖獨於帳中問之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當王
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徵既於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
言高祖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伊爲三川亦云涇渭洛爲三川河洛伊洛
陽也涇渭洛今雍州也大王若乘天命終應統有關右高祖曰世人無事常道
我欲反今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開國伯
食邑六百戶除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尚書左民郎中興和二年兼通直散騎常
侍副清河崔長謙使於梁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
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尚書左丞盧斐以其
文書請謁啓高祖禁止會赦不治五年兼尚食典御七年除太子中庶子遷給
事黃門侍郎進號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八年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幷州敦
喻顯祖爲相國齊王是時顯祖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爲人心未一且還
幷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德政以聞
顯祖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
將軍積前事也尋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開國男以本官兼領軍
司馬後除都水使者歷司徒掾中書侍郎尋除中山太守顯祖崩徵休之至晉
陽經紀喪禮乾明元年兼侍中巡省京邑仍拜大鴻臚卿領中書侍郎皇建初
以本官兼度支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領幽州大中正肅宗留心政道每訪休之
治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爲政治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
除都官尚書轉七兵祠部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
國史休之在中山及治西兗俱有惠政爲吏民所懷去官之後百姓樹碑頌德
尋除吏部尚書食陽武縣幹除儀同三司又加開府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
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平元年除中書監尋以本官兼
尚書右僕射二年加左光祿大夫兼中書監三年加特進五年正中書監餘並
如故尋以年老致仕抗表辭位帝優答不許六年除正尚書右僕射未幾又領
中書監休之本懷平坦爲士友所稱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及珽被
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嫌隙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
令耆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又魏收監
史之日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
論之武平中收還朝勑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
兩議未決收死後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爲

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又謂其所親云我非奮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事深爲時論所鄙休之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邢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周武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衞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修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劭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盧思道有所撰錄止云休之與孝貞思道同被召者是其輕躁如此除開府儀同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大象末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子辟彊武平末尚書水部郎中辟彊性疎脫無文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爲時人嗤鄙焉

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翻之子也出後叔父躍七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淨寡欲與物無競深爲尚書崔休所知賞魏太昌中釋褐太保開府西閤祭酒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尋兼尚書度支郎仍歷五兵左民郎中武定末太子中舍人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數年大有聲績遠近稱之八年兼太府少卿尋轉大司農少卿又除太常少卿皇建二年遭母憂去職尋詔復前官加冠軍輔國將軍除吏部郎中未幾遷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四十萬娉太原王乂女爲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娉爲定聿修坐爲首僚又是國之司憲知而不劾被責免中丞尋遷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出除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詣諸州梁鄭兗豫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信州其見知如此及解代還京民庶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既盛暑恐其勞弊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還還京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紀功德府省爲奏勑報許之尋除都官尚書仍領本州中正轉兼吏部尚書儀同三司尚書尋即真聿修少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有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監在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秩門生藜藿聿修猶以故情存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愧蓋亦由其接引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嫁相尋聿修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饟遺聿修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兗州時邢邵爲兗州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爲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塞道喪若違忤要勢即恐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齊亡入周授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大象末除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又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二子知禮武平末儀同開府參軍事隋開皇中侍御史歷尚書民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太子中舍人

史臣曰崔彥玄奕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詹事任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勢爲時宗袁尚書清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並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歸佞幸賴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安可道哉

贊曰惟茲數公心安寵辱不爽不惠坐鎮流俗

北齊書卷四十二

北齊書卷四十二考證

陽斐傳謚曰敬簡○北史無敬字.

盧潛傳太原王修○北史作王脩.

從父兄正達○北史作正通.

崔劼傳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為東清河郡人○魏書北史並云居青州之時水.

北齊書卷四十二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李稚廉趙郡高邑人也齊州刺史義深之弟稚廉少而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家人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於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名曰稚廉聰敏好學年十五頗尋覽五經章句屬葛榮作亂本郡紛擾違難赴京永安中釋褐奉朝請普泰初開府記室龍驤將軍廣州征南府錄事參軍不行尋轉開府諮議參軍事前將軍天平中高祖擢爲泰州開府長史平北將軍稚廉緝諧將士軍民樂悅高祖頻幸河東大相嗟賞轉爲世宗驃騎府長史詔以濟州控帶川陸接對梁使尤須得人世宗薦之除濟州儀同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高祖行經冀州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戶口增損高祖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景取備事緒非一稚廉每應機立成恆先期會莫不雅合深旨爲諸州準的高祖顧謂司馬子如曰觀稚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萬人令郎中杜弼宣旨慰勞仍詰諸州長史守令等諸人並謝罪稚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其日賜以牛酒高祖還并以其事告世宗世宗喜而語人曰吾足知人矣世宗嗣事召詣晉陽除霸府掾謂杜弼曰并州王者之基須好長史各舉所知時雅有所稱皆不允衆人未答世宗乃謂陳元康曰我教君好長史處李稚廉即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世宗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待以上賓之禮天保初除安南將軍太原郡守顯祖嘗召見問以治方語及政刑寬猛帝意深文峻法稚廉固以爲非帝意不悅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帶西兗州刺史徵拜太府少卿尋轉廷尉少卿遷太尉長史肅宗即位兼散騎常侍省方大使行還所奏多見納用除合州刺史亦有政績未滿行懷州刺史還朝授兼太僕卿轉大司農卿趙州大中正天統元年加驃騎大將軍大理卿世稱平直爲南青州刺史未幾徵爲并省都官尚書武平五年三月卒於晉陽年六十七贈儀同三司信義二州刺史吏部尚書

封述字君義渤海蓨人也父軌廷尉卿濟州刺史述有幹用年十八爲濟州征東府鎧曹參軍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啓爲御史遷大司馬清河王開府記室參軍兼司徒主簿大昌中除尚書三公郎中以平幹稱天平中增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刪定梁散騎常侍陸晏子沈警來聘以述兼通直郎使梁道還世宗大將軍府從事中郎監京畿事武定五年除彭城太守當郡督再行東徐州刺史武定七年除廷尉少卿八年兼給事黃門侍郎齊受禪與李獎等八人充大使巡省方俗問民疾苦天保三年除清河太守還司徒左長史行東都事尋除海州刺史太寧元年徵授大理卿河清三年勅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天統元年遷度支尚書三年轉五兵尚書加儀同三司武平元年除南兗州刺史更滿還朝除左光祿大夫又除殿中尚書述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饋遺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迴避進趨頗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逕府訴云送驘乃嫌腳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吝嗇所及每致紛紜子元武平末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魏員外郎武定中永安公開府法曹稍遷尚書起部郎中轉三公郎出爲東平原郡太守遷定州長史又除河間郡守入爲尚書左丞又爲濟南太守隋開皇中卒詢閑涉經史清素自持歷官皆有幹局才具治郡甚著聲績民吏敬而愛之

許惇字季良高陽新城人也父護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惇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任司徒主簿以能判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當時遷都鄴陽平即是畿郡軍國責辦賦斂無准又勳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上下無怨治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遷魏尹出拜齊州刺史轉梁州刺史治並有聲遷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

惇常督漕軍無乏絕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還殿中尚書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鬣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髯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爲齊鬚公世祖踐祚領御史中丞爲膠州刺史尋追爲司農卿又遷大理卿再爲度支尚書歷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下邳郡幹以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惇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同郡邢邵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之徒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解劇談又無學術或竟坐杜口或隱几而睡深爲勝流所輕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開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爵侍郎卒於相州長史惇兄遜字仲讓有幹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

羊烈字信卿太山鉅平人也晉太僕卿琇之八世孫魏梁州刺史祉之弟子父靈珍魏兗州別駕烈少通敏自修立有成人之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中烈從兄侃爲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爲己利乎卒無所受弱冠州辟主簿又兼治中從事刺史方以吏事爲意以幹濟見知釋巾太師咸陽王行參軍遷祕書郎顯祖初爲儀同三司開府倉曹參軍事天保初授太子步兵校尉輕車將軍尋遷并省比部郎中除司徒屬頻歷尚書祠部左右民郎中所在咸爲稱職九年除陽平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勅書褒美焉皇建二年還光祿少卿加龍驤將軍兗州大中正又進號平南將軍天統中除大中大夫兼光祿少卿武平初除驃騎將軍義州刺史尋以老疾還鄉周大象中卒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閥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爲我家故吏烈答云卿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埸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祉子深魏中書令深子肅以學尚知名世宗大將軍府東閤祭酒乾明初冀州治中趙郡王爲巡省大使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天統初遷南兗州長史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出爲武德郡守烈弟脩有才幹大寧中卒於尚書左丞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民部侍郎卒於隴西郡贊治

源彪字文宗西平樂都人也父子恭魏中書監司空文獻公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孝莊永安中以父功賜爵臨潁縣伯除員外散騎常侍天平四年涼州大中正遭父憂去職武定初服闋吏部召領司徒記室加平東將軍世宗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尚書祠部郎中仍領記室轉太子洗馬天保元年除太子中舍人乾明初出爲范陽郡守皇建二年拜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爲鄰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得放還天統初入爲吏部郎中遷御史中丞典選如故尋除散騎常侍仍攝吏部加驃騎大將軍屬秦州刺史宋嵩卒朝廷以州在邊垂以文宗往莅涇州頗著聲績除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文宗爲治如在涇州時李孝貞聘陳陳主謂孝貞曰齊朝還遣源涇州來瓜步真可謂和通矣尋加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徵領國子祭酒三年遷祕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江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僕妨賢既久憂懼交深今者之勢計將安出弟往在涇州甚悉江淮間情事今將何以禦之對曰荷國厚恩無由報効有所聞見敢不盡言但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復不得與吳楚爭鋒命將出軍反爲彼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進既不得退又未可敗績之事匪朝伊夕王出而能入朝野傾心脫一日參差悔無所及以今日之計不可再三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淮南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淮北捉兵足堪固守且琳之於曇頊不肯北面事之

明矣。竊謂討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良圖，足爲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來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武平七年，周武平齊，與陽休之、袁聿修等十八人同勅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初，授莒州刺史，至州遇疾去官，開皇六年卒，年六十六。文宗以貴族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爲善於附會。子師少好學，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知名。河清初，司空參軍事，歷侍御史、太常丞、尚書左外兵郎中。隋開皇中，尚書比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大理少卿。文宗弟文譽，亦有才幹，歷尚書比部二千石郎中、定州長史，帶中山郡守，卒於太尉長史。文宗從父兄楷，字那延，有器幹，善草隸書，歷尚書左民部郎中、治書侍御史、長樂中山郡守、京畿長史、黃門郎、假儀同三司。齊滅，朝貴知名入周京者，度支尚書元脩伯，魏文成皇帝之後，清素寡欲，明識理體，少歷顯職，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司徒左長史、數郡太守、光州刺史，所在皆著聲績。及爲度支，屬政荒國蹙，儲藏虛竭，賦役繁興，脩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夕孜孜，與錄尚書唐邕迴換取捨，頗有禆益。周朝授儀同大將軍、載師大夫，其事行史闕，故不列於傳。齊末又有并省尚書隴西辛慤、散騎常侍長樂潘子義，並以才幹知名，入仕周隋，位歷通顯云。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述聚積財賄，歛於鄙吝，季良以學淺爲累，文宗以附會見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爲具美，士人君子可不愼與。

贊曰：惟茲數賢，幹事貞固。生被雌黃，歿存縑素。封及源許，終爲身蠹。

北齊書卷四十三

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封述傳大昌中除尚書三公郎中○北史大昌作天平。

子元○北史作元韡。

許惇傳父護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臣範按北史止言瀛州主簿，不言二郡太守。

源彪傳父子恭魏中書監司空文獻公○臣範按史例，公字疑屬司空之下，文獻上疑脫諡字。

且琳之子毅頊○通鑑無頊字。

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北齊書卷四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班固稱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高祖生於邊朔，長於戎馬之間，因魏氏喪亂之餘，屬尒朱殘酷之舉，文章咸蕩，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及仗義建旗，掃清區縣，以正君臣，以齊上下，至乎一人播越，九鼎潛移，文武神器，顧眄斯在，猶且援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蹈名教之地，漸仁義之風歟。屬騷擾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很，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也。夫帝子王孫，稟性淫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有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便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風靡草。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若使貴遊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以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勤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圖治其可得乎。胄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疏闊，遊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官之徒，不遠千里。伏膺無怠，善誘不倦。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眾尤甚。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檢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間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博陵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粗習也。今序所錄諸生，或終於魏朝，或名宦不達，縱能名家，又闕其由來及所出郡國，並略存其姓名而已。俱取其尤通顯者，列於儒林云。熊安生名在周史，光伯、士元著於隋書，輒不重述。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

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虯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恆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武定中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贍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刊正之意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爰及倉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顯祖受禪從駕還鄴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卲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毋懷文等草定新曆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顯祖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數年病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禮并使王人將送儒者榮之楊元懿宗惠振官亦俱至國子博士

刁柔字子温渤海饒安人也父整魏車騎將軍贈司空柔少好學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性強記至於氏族內外多所諳悉初為世宗挽郎出身司空行參軍喪母居喪以孝聞永安中除中堅將軍奉車都尉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元象中隨例到晉陽高祖以為永安公府長流參軍又令教授諸子天保初除國子博士中書舍人魏收撰魏史啓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收常所嫌憚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為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柔以為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柔案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為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為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為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為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為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為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為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為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為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既得為祖服斬而不得為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子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為舅姑後者則舅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眾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為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為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七年夏卒時年五十六柔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並虛美過實深為時論所譏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敬憚少從李寶鼎遊學李重其聰敏恆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史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為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終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其門

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竟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名聲甚盛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天保中卒

劉軌思渤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天統中任國子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也甚明禮聽其離文析句自然大略可解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恆爲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天統中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武平末爲任城王湝丞相掾恆在京教授貴遊子弟齊亡後歸鄉里講經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鄚人也少好學耽翫墳典遊學燕趙之間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民吏愛之以年老謝病歸卒於家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負笈從師伏膺無倦與儒者李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受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鄴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答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晝又撰高才不遇傳三篇在皇建太寧之朝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而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進天統中卒於家年五十二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解義爲諸儒所稱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衆河間郡王每於教學追之將舉爲孝廉固辭不就乃詣州求舉秀才舉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京依秀才策問唯得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天統初除國子博士世祖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踰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時時以春秋入授武平初猶以師傅之恩超拜國子祭酒加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領瀛州大中正卒贈開府瀛滄安三州諸軍事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於是亦封敬德廣漢郡王子元熙襲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事文藻以父故自青州集曹參軍超遷通直侍郎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者濟北人也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齊名世宗並引爲賓客天保八年敕授太原王紹德書除開府參軍後主在東宮世祖選善書人性行淳謹者令侍書景仁遂被引擢小心恭慎後主愛之呼爲博士歷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除通字遂正常侍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高遂爲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子瑜之女因此表裏恩遇日隆景仁多疾每遣徐之範等治療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恆就宅送御食遷假儀同三司銀青光祿大夫食恆山縣幹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爲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侍書餘官並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顒希旨奏令總制館事除侍中四年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顒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除中書監以疾卒贈侍中齊濟等

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妻姓奇莫
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紹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
見者爲其慚悚子瑜庸儒父業更無鈔伎以洪珍故擢授中書舍人轉給事黃
門侍郎其息子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
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貴爲輕褻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街諸子不
忘其本自許書迹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鄚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
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魏武定初本郡貢孝廉策居上第解
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盡師傅之禮會因此
閑達遂啟薦會與馬敬德等爲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恥於仕宦固辭還
亦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被尚書符追著作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皇建中轉加
中散大夫餘並如故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儒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
酬報如響動必稽古辭不虛發由是爲儒宗所推而貴遊子弟慕其德義者或
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間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解
玄象至於私室輒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
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也
如此會令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垂欲至宅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
學堂講說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會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命使人令
往某處迎尋果如其語每爲人占筮小大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
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恆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
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會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
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
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
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
精勤幼有成人之量不幸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慟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
命武平年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時年七十六注易一
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閒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治
毛詩章句以二經教齊安王廓武平初國子博士

張雕中山北平人也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雅好古學精力絕人負篋從師
不遠千里徧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強辯魏末
以明經召入霸府高祖令與諸子講讀起家殄寇將軍稍遷太尉長流參軍定
州主簿從世宗赴并除常山府長流參軍天保中爲永安王府參軍事顯祖崩
於晉陽權兼祠部郎中典喪事從梓宮還鄴乾明初除國子博士遷平原太守
坐贓賄失官世祖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侍郎瑯邪王儼求博士精儒學有
司以雕應選時號得人尋爲涇州刺史未幾拜散騎常侍復爲儼講讀值帝侍講
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
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
與張景仁結爲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傾心相禮情好日密公私之
事雕常爲其指南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雕爲洪珍謀主甚忌
惡之洪珍又奏雕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
敕奏事不趨呼爲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欲
立功效以報朝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宮掖不急之費大存減省左右縱恣之
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上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雕便以澄清
爲己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
以若作數行兵帳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其矜誕如此
長鸞等慮其干政不已陰圖之會雕與侍中崔季舒等諫帝幸晉陽長鸞因譖
之故俱誅死臨刑帝令段孝言詰之雕致對曰臣起自諸生謬被抽擢接事累
世常蒙恩遇位至開府侍中光寵隆洽每思塵露微益山海今者之諫臣實首
謀意善形惡無所逃死伏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治
道令聽覽之閒無所擁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歔欷流涕俯而就戮侍衛
左右莫不憐而壯之時年五十五子德冲等徙於北邊南安之反德冲及弟德

揭俱死德冲和謹審善於人倫聰敏好學頗涉文史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
歷員外散騎侍郎太師府掾入為中書舍人隨例待詔其父之戮也德冲在殿
庭執事目見冤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

孫靈暉長樂武強人也魏大儒祕書監惠蔚靈暉之族曾王父也靈暉少明敏
有器度惠蔚一子早卒其家書籍多在焉靈暉年七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唯
尋討惠蔚手錄章疏不求師友三禮及三傳皆通宗旨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
問疑滯然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授員外將軍
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遷北徐州治中轉潼郡太守天統中敕令朝臣
推舉可為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為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
王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啟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
所為猖蹶靈暉唯默默憂顇不能諫止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參軍乃表
請轉靈暉為王師以子結為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啟奏不合後主於啟下手
答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並依所奏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
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恆為綽請僧
設齋傳經行道齊亡後數年卒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羣書禮傳俱通大義有
辭藻尤甚詩詠齊末陽休之辟為開府行參軍隨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
卒於大理司直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涼土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
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
贈陽纔為一篇酬答即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子結以開府行參軍擢為南陽
王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遊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
嗷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為歡笑由是漸見親狎啟為諮議云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至清儉武平中黎陽郡守值斛律
武都出為兗州刺史武都即丞相咸陽王世子皇后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
令丞以下聚斂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
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來並須出於吏民吏民
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
後終於譙州刺史此外行事史闕焉

贊曰大道既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帝圖雜霸儒風未純何以不墜
弘之在人

北齊書卷四十四

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儒林傳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兄字下應有一仲字

徐傳業於李鉉沮儁○北史沮作徂

詔鉉與殿中尚書邢卲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臣鏡按齊制六尚書有殿

　中尚書但考邢傳不聞居此官

仲子會其孫而立其弟○弟當作子

權會傳恥於仕宦○北史仕宦作左宦

孫靈暉傳長樂武強人也○北史作武邑武遂人

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北齊書卷四十五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逖 荀士遜

顏之推 袁奭 朱才 韋道遜 荀仲舉 江旰 蕭慤 睦豫 古道子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緩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鵷鷺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崐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摛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騖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繢飾以丹青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為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砉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焉譬乎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茲厥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惉懘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並為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有齊自霸圖云啟廣延髦俊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掩之鄴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孺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元北平陽子烈並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並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知詔敕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為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是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溺於群小然頗好諷詠幼稚時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蘭陵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顒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陸乂太子舍人王邵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睦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幷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閤祭酒崔德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幷敕放慤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前兗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馬元熙幷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正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騫前西兗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沖幷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顗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治中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

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謇並入館待詔又敕右僕射段孝言亦入撰御覽咸使所撰錄人亦有不時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待詔文林亦是一時盛事故存錄其姓名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列傳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輒略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者焉自外有可錄者存之篇末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愼仕魏歷鴈門咸陽太守治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諡惠侯鴻勳與同郡盧文符並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逼出為防河別將守滑臺衆安初元權為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卲李渾李象鴻勳並為子使除東濟北太守以父老疾為請竟不之官後城陽王徽奏鴻勳為司徒法曹參軍事赴洛徽謂之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襏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為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鎖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斂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摛藻期之鞶繡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粱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梁使將至敕鴻勳對客高祖曾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有才思文議之美少與趙郡李謇齊名為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魏安豐王延明鎮徐州署廣長流參軍釋褐盪逆將軍尒朱仲遠牒為大將軍記室加諫議大夫荊州行臺辛纂上為行臺郎中尋為車騎府錄事參軍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平陽公淹辟為中尉轉侍御史顯祖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曾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平無私為士流所愛歲時共贈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為之敘其族人子道亦有文章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學常為兄仲優饒既而自責曰名為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之曰汝欲謹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為臨漳小吏縣令裴鑒蒞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為暹賓客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蒿廬之

下逮僮隸沉公子爲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
城王元旭時亦在坐論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爲王
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世宗崩暹徙
於邊賓客咸散遜遂往陳留而居之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仍
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五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
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議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
待明年仕非遠遜竟還本州八年轉兼長史從軍南討軍還殺鬼移任潁川又
引遜兼潁州長史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會朝堂對策罷中書郎
殷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
上書請從閑罷詔不報梁州重表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遜
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
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
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兩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
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
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
徒穢紙墨袁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昌會
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皇之
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發乃行誅
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
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崤
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
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關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
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皆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驤虎服先收
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荊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霄
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
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

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
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問求才審官遜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
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驅禮賓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
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
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鐘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
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王轍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
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
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光
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術用紀
年魏氏青龍臺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
觀修德日新剛鼎歌鍾王勤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
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錄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
爲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
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
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廝遺漁鹽舉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
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寘
人去而復歸台星圻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
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詣伯陽道
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祕錄三尺九
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
說海棗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寶遇
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
不死江璧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
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
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
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棄

王嬙無復斯濺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鷰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懟和風而杓轉以周鄴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攸始眷言巡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又問刑罰寬猛遜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掛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鑑緣王朗遂想蕭祖納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厖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郟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皋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簡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冤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報應遜對曰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況復天道祕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槎至於河漢唯覩牽牛假寐遊於上玄止逢翟火造化之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句芒錫祚虢公涼德蓐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權船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探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己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如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聞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為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恩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尚書擢第以遜為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為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顯祖納貞陽侯為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於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來五日得脩等報書岳因與脩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郡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為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卽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問遜為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辟遜為其府佐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九年有詔超除員外將軍後世祖鎮鄴召入司徒府管書記及登祚轉授主書遷員外散騎侍郎天統初病卒

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也祖芳魏太常卿父彧金紫光祿大夫逖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事愛文遊善戲謔郡辟功曹州命主簿魏末詣霸府世宗以為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鄉家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輒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事免十餘年不得調乾明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

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皇建元年除太子洗馬肅宗崩從世祖赴晉陽除散
騎侍郎兼儀曹郎中久之兼中書侍郎和士開寵要遂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
典機密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尋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
史加散騎常侍又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遂與周朝議
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世祖崩
出爲江州刺史祖珽執政從爲仁州刺史祖珽既出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
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時被戮時年四十九初遂與珽以文義
相得結雷陳之契又爲弟使聘珽之女珽之將免彥深等也先以造遂仍付密
啓令其奏聞彥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珽由此疑遂告其所爲及珽被出遂遽
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所制詩賦及雜文文筆三十卷子逸民開府行參
軍逸弟晉少聰明好文學天統武平之間歷殿中侍御史兼散騎侍郎迎勞陳
使轉尚書儀曹郎周大象末卒於黎州治中子玄道有人品識用定州騎兵參
軍遂從子顗字君卿祖廣魏尚書爲高祖所殺顗父續及續弟琰俱奔江南顗
出後武定中從琰還北琰賜爵臨穎子大寧中卒於司徒司馬顗好文學工草
書風儀甚美歷瀛州外兵參軍司空功曹待詔文林館除大理司直隋開皇中
鄜州司馬卒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馬秀才迄天
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爲主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
見用嘗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
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後主即位累遷中書侍郎號爲
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滅年卒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東度官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
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
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
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
脩邊幅時論以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
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被囚送建業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
立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薦往弘農
令掌其兄陽平公慶遠書翰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
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
末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勑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
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被舉爲趙州功曹參軍尋
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
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
時有取索恆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
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
加恩接顧遇逾厚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
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尋除黃門侍郎及
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之
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丞相高
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
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爲平原太
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
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其
詞曰仰浮清之藐藐俯沉奧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
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摧以云亡哀趙武之作孽怪漢
靈之不祥旄頭翫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瀍澗鞠成沙漠神華泯爲龍荒吾王
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晉中宗以琅邪王南渡之推琅邪人故稱吾王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
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逮微躬之九
葉頹世濟之聲芳問我良之安在鍾厭惡於有梁養傳翼之飛獸梁武帝納亡人侯景授其
命遂爲反叛之基子貪心之野狼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爲嗣生昭明後正德還本特封臨賀王猶懷怨恨徑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
有異志也初召禍於絕域重發釁於蕭牆正德求征侯景至新林叛投景景立爲主以攻臺城雖萬里而作限

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鎩，向王路而蹶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搤吭。嗟將相之骨鯁，皆屈體於犬羊。（臺城陷，援軍並問訊二宮，致敬於侯景也。）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巨猾，每凜然而負芒。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孝元帝時為荊州刺史。）授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艅艎。北徵兵於漢曲，南發餫於衡陽。（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並隸荊州都督府。）昔承華之賓帝，實兄亡而弟及。（昭明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為太子。）逮皇孫之失寵，歎扶車之不立。（嫡皇孫驩出封豫章王而薨。）閒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河東、岳陽皆昭明子。）遭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暇集。子既損而姪攻，昆亦圖而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孝元以河東不供船艎，乃遣世子方等為刺史；大軍掩至，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羣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為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大獼師將襲荊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陽於是遁走。河東府褚顯族據投岳陽，所以湘州見陷也。）行路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羣。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功加鎮西墨曹參軍。）非社稷之能衛，（童汪錡。闕）僅書記於階闥。罕羽翼於風雲。及荊王之定霸，始讎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汭。（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二萬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為世子，拜中撫軍將軍、郢州刺史，以盛聲勢。）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慚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掌管記，與文珪、劉民英等與世子遊處。）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繄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倚衡，欲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中撫軍時年十五。）愾敷求之不器，乃畫地而取名。仗禦武於文吏，（以虞預為郢州司馬，領城防事。）委軍政於儒生。（以鮑泉為郢州行事，總攝州府也。）值白波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寇，向詡拱以臨兵。（任約為文盛所困，侯景自上救之，舟艦弊漏，軍饑卒疲，數戰失利；乃令宋子仙、任約步道偷郢州城，預無備，故陷賊。）莫不變蝯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將睥睨於渚宮，先憑陵於他道。（景欲攻荊州，路由巴陵。）懿永寧之龍蟠，（永寧公王僧辯據巴陵城，善於守禦，景不能進。）奇護軍之電掃。（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於赤亭湖，景退走，大潰。）奔虜快其餘毒，縲囚膏乎野草。幸先生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保。（之推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郎中王則初無舊識，再三救護，獲免，囚以還都。）剟鬼錄於岱宗，招歸魂於蒼昊。（時解衣訖而僅全。）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肆

觜距之鵰鳶。積假履而弒帝，憑衣霧以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臺城陷後，梁武曾獨坐歎曰：「侯景於文為小人百日天子。」及景以大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棄城逃竄，是一百二十日。蓋天道紀大數，故文為百日。言與公孫述俱稟十二，而旬歲不同。）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於來旋。慨黍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廛。鼖鼓臥而不考，景鐘毀而莫懸。野蕭條以橫骨，邑闃寂而無煙。疇百家之或在，（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覆五宗而翦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公主子女見辱見讎。）經長干以掩抑，（長干舊顏家巷。）展白下以流連。（靖侯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下。）深燕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虔。得此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宣。逷西土之有眾，資方叔以薄伐。（永豐公以司徒為大都督。）撫鳴劍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窣。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郅支於北闕。（既斬侯景，烹屍於建業市，百姓食之，至於肉盡齕骨；傳首荊州，懸於都街。）弔幽魂之冤枉，掃園陵之蕪沒。殷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不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侯景既平，我師採掠，失火燒宮殿蕩盡也。）指余權於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欽漢官之復覩，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忝黃散於官謗。（時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也。）或校石渠之文，（王司徒表送祕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為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民尚書周弘正、黃門郎彭僧朗、直省學士王珪、戴陵校經部；左僕射王襃、吏部尚書宗懍、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紀、中書郎鄧藎、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衞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善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時參柏梁之唱。顧甌甌之不算，濯波濤而無量。屬瀟湘之負罪，（陸納。）兼岷峨之自王。（武陵王。）佇既定以鳴鸞，脩東都之大壯。（詔司農卿黃文超營殿。）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不暢。（秦兵繼來。）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孝元自曉陰陽兵法，初聞賊來，頗為厭勝，被圍之後，每歎息，知必敗。）徒有道而師直，翻無名之不抗。（孝元與宇文丞相斷金結和，無何見滅，是師出無名。）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內無復書府。）憐嬰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狀。奪諸懷而棄草，踣於塗而受掠。冤乘輿之殘酷，軫人神之無狀。載下車以黜喪，揜桐棺之藁葬。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憀悢。井伯飲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留釧之妻，人銜其斷絕；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小臣恥其獨死，實有愧於胡顏。牽痾疻而就路，（時患腳氣。）策駑蹇以入關。（官給疲驢瘦馬。）下無景而屬蹈，上有尋而亟搴。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牛之旌，九龍之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鼎而偕沒，切仙宮之永慕。爾其十六國之風教，

七十代之州壤接耳目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結思於江湖將取弊於羅網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朗對皓月以增愁臨芳樽而無賞自太清之內釁彼天齊而外侵始蹙國於淮滸遂壓境於江潯(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唐新蔡西陽齊昌數郡至孝元之敗於是盡矣以江爲界也)獲仁厚之麟角儁秀之南金爰衆旅而納主車五百以夐臨(齊遣上黨王渙率兵數萬納梁貞陽侯明爲主)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還南凡厥梁臣皆以禮遣)竊聞風而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蓍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之推聞梁人返國故有奔齊之心以丙子歲旦筮東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來耳後遂吉也)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冰夷風薄而雷呴陽侯山載而谷沉侔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昏揚舲於分陝曙結纜於河陰(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追風飆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遭厄命而事旋舊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遂留滯於漳濱私自憐其何已謝黃鵠之迴集恧翠鳳之高峙曾微令思之對空竊彥先之仕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珥貂蟬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時以通直散騎常侍遷黃門郎也)款一相之故人(故人祖僕射掌機密吐納帝令也)賀萬乘之知己秖夜語之見忌寧懷牆之足恃諫譖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寒勝用去薪而沸止(時武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每搆創痏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諫誅之推爾日隣禍而儕流或有毀之推於祖僕射者僕射察之無實所知如舊不忘)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脩亦佞臣之云使(武成奢侈後宮御者數百人食於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於廁中褌衣悉羅纈錦繡珍玉織成五百一段爾後宮掖遂爲舊事後主之在宮乃使駱提婆母陸氏爲之又胡人何洪珍等爲左右後皆預政亂國焉)惜染絲之良質惰琢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而亂起(祖孝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駱提婆等苦孝徵以法繩己譖而出之於是教令昏僻至於滅亡)誠怠荒於度政惋驅除之神速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并又不守并州奔走向鄴)實未改於弦望遂(闕文)及都□而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主而狀人競己棲而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奔逐無寒瓜以療飢靡秋螢而照宿(時在季冬故無此物)讎敵起於舟中胡越生於輦轂壯安德之一戰邀文武之餘福尸狼藉其如莽血玄黃以成谷(後主奔後安德王延宗收合餘燼於并州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退齊將之降周者告以虛實故留至明而安德敗也)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慟哭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除之推爲平原郡據河津以爲奔陳之計)斯呼航而濟水郊鄉導於善鄰(約以鄴下一戰不剋當與之推入陳)不羞寄公之禮願爲式微之賓忽成言而中悔矯陰疏而陽親信諂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姦臣(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南又懼失齊主則得罪於周朝故疏間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濟向青州阿那肱求自鎮濟州乃啟報應齊主云無賊勿怱怱遂道周軍追齊主而及之)纍九圍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溘屯(趙郡李穆叔調妙占天文算術齊初踐祚計止於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在揚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爲亡國之人)鳥焚林而鎩翮魚奪水而暴鱗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矇於天真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羈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既銜石以填海終荷戟以入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爲畎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爲序錄

袁奭字元明陳郡人梁司空昂之孫也父君方梁侍中奭蕭莊時以侍中奉使貢莊敗除瑯邪王儼大將軍諮議入館遷太中大夫

韋道遜京兆杜陵人曾祖蕭隨劉義真度江祖儒自宋入魏寓居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道遜與兄道密道建道儒並早以文學知名道密魏永熙中開府祭酒因患恍惚沉廢於家道建天保末卒司農少卿道儒歷中書黃門侍郎道遜武平初尚書左中兵加通直散騎侍郎入館加通直常侍

江旰字季陽濟陽人也祖柔之蕭齊尚書右丞叔父革梁都官尚書旰梁末給事黃門郎因使至淮南爲邊將所執送鄴稍遷鄭州司馬入館除太尉從事中郎轉太子家令齊亡逃還建業終於都官尚書

眭豫字道閑趙郡高邑人父寂梁北平太守道閑弱冠州舉秀才天保中參議禮令歷晉州道行臺郎大理正奉車都尉入館遷員外散騎常侍尋兼祠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洛州司馬豫宗人仲讓天保時尚書左丞

朱才字待問吳郡人蕭莊在淮南以才兼散騎常侍副袁奭入朝莊敗留鄴稍

遷國子博士徵議大夫齊亡客遊信都而卒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嚙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答云我那知許當是正疑是麞尾耳入館除符璽郎後以年老家貧出爲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概交款概死仲舉因至其宅爲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詞甚悲切世稱其美

蕭慤字仁祖梁上黄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中太子洗馬

古道子河內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强濟知名歷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自袁奭等俱涉學有文詞荀仲舉蕭慤工於詩詠慤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爲知音所賞

贊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刊勒乃眷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北齊書卷四十五

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樊遜傳常爲兄仲優饒○一本作其兄仲以造氈爲業常優饒之北史同

顔之推傳小注又第二子綏寧虔方諸爲世子○按綏寧虔三字未審毛氏本同

台翊扶以辟兵○按此用韓嬰事翊當作羽

郊鄉導於鄴郡○郊疑劾字之譌

韋道遜傳曾祖肅隨劉義真度江祖儒自宋入魏寓居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肅疑龕字之譌 臣龍按魏書及北史韋閬傳並云從子崇字洪基父龕隨劉義真渡江又崇二子猷之休之休之子道建道儒道遜之父不可考然當祖崇此云祖儒似有誤北史不載道遜

朱才傳字待問吳都人○都當作郡

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北齊書卷四十六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故分職命官共理天
下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人則惠睿哲之君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
貪殘之吏高祖撥亂反正以卹隱爲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
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
無厭淫虐不已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太寧以後風雅俱缺
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黷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
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能卓爾不羣斯固彌可嘉也今
掇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驃騎府引爲法曹參軍遷大
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爲高祖所親待高祖每號令三軍常令宣諭
意旨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
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
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公義實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背公旨明
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爲福乃欲賜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
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累遷爲兗州刺史人懷感
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
原亦遣歸家申賞依期至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駮
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從軍北討屢有戰功尋爲殿中
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情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其
夜甘雨霶霈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
是更出一天下也出除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閑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
高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
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
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齊天保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韶而已獄內稽生桃
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
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己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
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除東郡太守卒官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宇
略五篇宋氏別錄十卷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
徒黨千七百人崔暹爲廷尉以之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劫
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
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
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
極言義雲酷擅顯祖引見二人親勑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與之抗
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勑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
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疾卒廷尉御史諸繫囚聞世軌死皆
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命世良從子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短陋
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段孝言開府參軍又薦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
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
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
海西鎭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盡戎仗
亦盡乃至削木爲箭翦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
武略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後帶潁川郡積年留滯數日之
中剖判咸盡而臺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疏獄訟清息官民遐邇皆相慶悅

甚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甚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柩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寮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疋與之拒而不受魏彭城王韶拜定州除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内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徵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因瘦而死韶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既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韶高祖之壻也仁之後爲兖州臨別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兖如此欽歎答曰稟性愚直唯知自修無他長也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聞業名行復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尋遷東郡守以寬惠著其年麥一莖五穗其餘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爲政化所感尋以病卒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父文業鉅鹿守伯謙少孤貧善養母高祖召赴晉陽補相府功曹稱之曰清直奉公眞良佐也遷瀛州別駕世宗以爲京畿司馬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殷是用相授族弟暹當時寵要謙與之寮舊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後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民爲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以弟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有白鵶公不慮不決後爲銀青光祿大夫卒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彊盜長流參軍推其事所疑賊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並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瓊累遷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吏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者即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走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鄰郡富豪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狗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此伏其德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郡民趙穎曾爲樂陵太守八十致事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送穎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遂競貢新果至門閒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引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衆人莫不灑泣普明弟兄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史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中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長吏常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餧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

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
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
受尋起爲日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尙書辛述曰旣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
申初瓊任淸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
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民譽者非至公祐答
言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勑州各舉淸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
其枉滯議者尙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
瓊推察務在公平得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河南
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尙書省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
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怨枉不放反逆昂大
慚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遷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
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
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
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
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
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

房豹字仲幹淸河人祖法壽魏書有傳父翼宗豹體貌魁岸美音儀釋褐開府
參軍兼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
冀以厭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眚恐非禳所能
解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
爲知微遷樂陵太守鎭以凝重哀矜貧弱豹階庭簡靜囹圄空虛郡治瀕海水
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
滅還鄉園自養頻徵辭疾終於家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釋褐開府參軍勑用士人爲縣宰以去
病爲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民歎服
擢爲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艱
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廝養小
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爲稱首周武
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隋大業中卒
於冀氏縣令

北齊書卷四十六

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孟業傳今我出都○臣基按上文云徵入爲中書令出疑入字之譌

仁之後爲兖州○北史兖州上有西字

唯知自修無他長也○元本脫長也二字從別本增

蘇瓊傳長流參軍推其事○北史參軍下有張龍二字

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邸珍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夫人之性靈稟受或異，剛柔區別，緩急相形，未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佩韋絃者，鮮矣。獄吏為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途不競，網漏寰區，高祖懲其寬怠，頗亦威嚴馭物，使內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邸珍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邸珍字寶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高祖起義，拜為長史。性嚴暴，求取無厭。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珍御下殘酷，衆士離心，為民所害。後贈定州刺史。

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父季預，為渤海太守。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為鎧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陽王為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為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道。」孝莊即位，除左中兵郎中，為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來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不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死死難，方清宮以迎暴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趨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或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頻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勅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遊道為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為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己，遂枉考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偽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謟言，肆其奸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由己，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何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

懷監臨敢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污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分為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不爾他經略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為大行臺吏部又以為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為中尉遊道以為太原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敝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懼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遊道而判之曰遊道稟性遒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凌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返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惠遊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糺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貞預建義勳意將含忍遊道疑陳元康為其內助密啟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囑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為遊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遊道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為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喪事為司州綱紀與牧樂昌河西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既而獎為河南尹辟遊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遊道為獎訟冤得雪又表為請贈迴己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尉瘢結交託瘢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錢五百萬後聽收遊道時為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遊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時李獎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遊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為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遊道怒己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常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為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為刺史珽奏以士素為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參機密士約亦為善士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同魏殿中尚書斐性殘忍以強斷知名世宗引為相府刑獄參軍謂之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盧校書斐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鞭死獄中

畢義雲小字陁兒少麤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會為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并改

挾文書文襄以其推僞衆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拘吏數人而斬之因此銳情訊
鞫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
切然豪横不平頻被怨訟前爲汲郡太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
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
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幷進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爲司徒
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后姨祖載日
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
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闇迎不敢備
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儲備設剋日拜閣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
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
道孤貧亦爲矯詐法官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五
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
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勑免推子瑞又奏
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
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
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讌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疎
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還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
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
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爲此款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
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
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昂自得
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鐃吹至
於案部行遊遂兩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
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爲此元海漸疎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
雲在州私集人馬幷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爲人所啓及歸彥被擒又列
其朋黨專擅爲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
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
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遍朝野爲郎時與左丞宋遊道因
公事忿競遊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一無所答然酷暴殘忍非
人理所及爲家尤甚子孫僕隸常瘡痍被體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
婢姦通搒掠無數爲首著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
被賊害乃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義雲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
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世祖令舍人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
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姦人所爲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
繫臨漳獄將斬之邢卲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棄
屍漳水

北齊書卷四十七

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宋遊道傳高淮王或譏責○按上下文疑有脱誤

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北齊書卷四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尒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之機皆詳諸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趙猛太安狄那人姊爲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王琛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高祖舉義遷南營州刺史卒

婁叡字佛仁武明皇后兄子也父壯魏南部尚書叡少好弓馬有武幹爲高祖帳內都督從破尒朱於韓陵累遷開府儀同驃騎大將軍叡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財色爲時論所鄙皇建初封東安王高歸彥反於冀州詔叡往平之還拜司徒公周兵寇東關叡率軍赴援頻戰有功擒周將楊㯹等進大司馬出總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侵削官私專行非法坐免官尋授太尉薨

尒朱文暢榮第四子也初封昌樂王其姊魏孝莊皇后及四胡敗滅高祖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既藉門地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建等深相愛狎外示杯酒之交而潛謀逆亂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即時賞帛任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高祖臨觀謀爲竊發事捷之後共奉文暢爲主爲任氏家客薛季孝告高祖問皆具伏以其姊寵故止坐文暢一房弟文略以兄叉羅卒無後襲梁郡王以兄文暢事當從坐高祖特加寬貸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世宗嘗令章永興於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世宗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世宗愴然曰此不足慮也初高祖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陵忽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而取之明日平秦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之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其父作佳傳收論尒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是也

鄭仲禮滎陽開封人魏鴻臚嚴庶子也少輕險有膂力高祖嬖寵其姊以親戚被昵擢帳內都督嘗執高祖弓刀出入隨從任胄爲好酒不憂公事高祖責之胄懼謀爲逆賴武明婁后爲請故仲禮死不及其家

李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李皇后之長兄父希宗上黨守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睦姻好施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爲徒兵所害弟祖勳顯祖受禪除祕書丞及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王濟南廢爲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以數坐贓免官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皆因內寵無可稱述

元蠻魏太師江陽王之繼子肅宗元皇后之父也歷光祿卿天保十年大誅元氏肅宗爲蠻苦請因是追原之賜姓步六孤氏尋病卒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兄父延之魏中書令長仁累遷右僕射及尚書令世祖崩預參朝政封隴東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座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間而往傳斷公事時人號爲三佞長仁私遊密席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爲章武郡守元亮等皆出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臥疾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徙孝裕爲北營州建德郡守後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士開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令刺士開事覺遂賜死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爲后重加贈謚長仁弟等前後七人並賜王爵合門貴盛從祖兄長粲父僧敬即魏孝靜帝之舅位至司空長粲少而敏悟以外

戚起家給事中郎黃門侍郎後主踐祚長粲被勅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尙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定遠文遙並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別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卽位富於春秋庶事皆歸委長粲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爲侍中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爲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爲恨遂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爲州後主不得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流涕後主亦憫默至州因沐髮手不得舉失音卒

北齊書卷四十八

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爾朱文暢傳爲打竹簇之戲○北史無竹字

明日平秦致請○一本平秦下有王使人三字

鄭仲禮傳魏鴻臚嚴庶子也○北史仲禮父名嚴祖

左丞鄭孝裕○北史鄭作鄚

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北齊書卷四十九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並錄之以備方伎云

由吾道榮琅邪人也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長白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間習儒業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爲其家傭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岳僊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仍歸本部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祕尋爲顯祖追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歸周隋初乃卒又有張遠遊者顯祖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顯祖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即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王春河東人少好易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飛符上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爲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遂縛其子詣王爲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果大敗其後每從征討其言多中位徐州刺史卒

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算術爲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心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之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以術數干高祖爲館客授參軍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後得河內葭莩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不爲時所重竟不行故此法遂絕云芳又撰次古來渾天地動欹器漏刻諸巧事并畫圖名曰器準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芳又私撰曆書名爲靈憲曆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曆數魏末任北平太守顯祖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是時魏武定八年五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幷顯祖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爲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又有判次德有術數預知尒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幷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從也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高祖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常容借之邙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爲火陣我爲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田曹記室岳封王以告遵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遺岳至京尋喪顯祖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

何時當死遂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顯祖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吳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恆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魏武帝之將即位也使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世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後入于地不得久也終如其言世祖以丞相在京師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將起兵每宿耆令遵世筮之遵世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趙郡王睿太后令以遺詔追世祖及即祚授其中書舍人固辭疾

趙輔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爲館客高祖崩於晉陽葬有日矣世宗書令顯祖親卜宅兆相於鄴西北漳水北原顯祖與吳遵世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數十人咸云不可用輔和少年在衆人之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民顯祖遂登車顧云即以此地爲定即義平陵也有一人父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之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疾愈是人出後和謂筮者云泰卦乾下坤上然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以凶聞至和太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常遊王侯家世宗自潁川振旅而還顯祖從後玉於道旁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會是道北垂鼻涕者顯祖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亦貴而各私掐之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慶慶以啓帝帝怒召之玉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其妻曰我今去不還若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世宗時有吳士雙盲而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聞世宗之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謬言亦國主也世宗以爲我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鑒照人物皆如其言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府參軍

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託爲異人而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

綦母懷文不知何郡人以道術事高祖武定初官軍與周文戰於邙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高祖遂改爲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又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截三十札也懷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以瑩刀懷文官至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城人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也

張子信河內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恆隱於白鹿山時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答子信詩數篇後魏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鬭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爲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爲之診候脈退告楊愔云邢公子

傷寒不治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晚不可治邢並侍讌內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勿以卿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脈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簁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後遷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牓至問病狀不敢下手唯嗣明獨治之其病由云曾以手將一麥穟即見一赤物長三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為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北齊書卷四十九

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許遵傳使爲火陣我爲木陣○北史木作水

馬嗣明傳邢並侍讌內殿○臣鑨按邢字上疑脫楊字北史云後數日楊邢並侍讌內殿

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　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　鳳　韓寶業

甚哉齊末之嬖倖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閹宦蒼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軸之資剝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亡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民厄夫被髮左衽非不幸也今緝諸凶族為佞幸傳云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仍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王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郭秀范陽涿郡人事高祖為行臺右丞親寵日隆多受賂遺秀遇疾高祖親臨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為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已下同學讀書初秀忌楊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高祖追忿秀即日斥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孝靜嘗夜中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答曰臣不識北斗高祖聞之以為淳直後為儀州刺史士開幼而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天保初世祖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參軍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此親狎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顯祖知其輕薄不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長城後除京畿士曹參軍長廣王請之也世祖踐祚累除侍中加開府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呂芬詣宅晝夜扶侍成服後方還其日帝又遣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見親自握手愴惻下泣曉喻良久然後遣還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其見親重如此除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歔欷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世祖云自古帝王盡為灰燼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苦也世祖大悅其年十二月世祖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世祖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世祖顧託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等謀出士開引諸貴人共為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以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耶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或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共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大忽遽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更無餘言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群官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心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令士開為州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必心喜之後主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士開言以士開為兗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條諸寶翫以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謹具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今得出實稱本意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作大州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

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右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除尚書令錄尚書事復本官悉得如故世祖時恆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臥內無復期度遂與太后爲亂及世祖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厙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并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伏連前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勑令王向臺遣兵士防送禁於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簿錄其家口後誅儼等上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爲常侍又勑其弟士佺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十州諸軍事左丞相太宰如故士開稟性庸鄙不關書傳發言吐論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值疾醫人云王傷寒極重進藥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與王不須疑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也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問賢愚無不進擢而以正理干忤者亦頗能捨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即命諷喻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云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誅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襁褓之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嬭遂大爲胡后所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醜褻無所不爲寵遇彌隆官爵不知紀極遂至錄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母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此即齊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矣庸劣之徒皆重跡屏氣焉自外殺生予奪不可盡言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其家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其父市貴從高祖起義那肱爲庫典從征討以功勤擢爲武衛將軍肱妙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爲世祖所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爲之言彌見親待後主即位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封淮陰王又除并省尚書令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之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爲世祖所幸多令在東宮侍後主所以大被寵遇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宿其精面如此又爲右丞相餘如故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肱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至乃奏知明早旦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一圍及軍赴晉州令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謂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肱曰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後主從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以淑妃奔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且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回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迴不信臣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有軍士告稱那肱遣臣招引西軍今故聞奏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云此人妄語還至晉那肱腹心告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內官數十騎從行後主走度太行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將軍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爲隆州刺史誅初天保中顯祖自晉陽還鄴陽愚僧阿禿師於路中大叫呼顯祖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是時茹茹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顯祖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懸定於窈冥矣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青州刺史鳳少而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幼稚世祖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後主即位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強弓長稍無容相謝軍國謀算何由得爭鳳答曰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封昌黎郡王男寶仁尚公主在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軍國要密無不經手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因愁為君臣應和若此其弟萬歲及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為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為至尊起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為己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事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勅入內尋詔復爵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為周軍所獲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為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卻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韓寶業盧勒叉齊紹並高祖舊左右唯門閹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叉等或為中常侍世祖時有曹文摽鄧長顒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後寶業勒叉齊紹子徵並封王不過侵暴於後主之朝有陳德信等數十人並肆其奸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數十人又皆封王開府恆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莫不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踰巨萬丘山之積貪吝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廳諸閹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數十為羣馬塵必坌諸朝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聽趨避不敢為言高祖時有蒼頭陳山提蓋豐樂劉桃枝等數十人俱驅馳便僻頗蒙恩遇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又有何海及子洪珍皆為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又有史醜多之徒胡小兒等數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封王諸宦者猶以宮掖驅馳便煩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蒼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險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為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皆類此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北齊書卷五十

編修臣魏謹言北齊書紀八傳四十二合五十卷按高齊史天統初太常
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注名皇初傳天保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從文宣征
討紀一時行師尅伐之蹟著皇帝實錄而魏收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
子發等並廣續注記隋代秘書監王劭內史令李德林俱少仕鄴中多識
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作齊志十六卷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
傳二十七卷開皇時奉詔續撰增多三十八篇送官藏之秘府唐武德初
高祖咸令狐德棻之言始詔修梁陳魏齊周之史而太子詹事裴矩吏部
郎中祖孝孫秘書丞魏徵主齊論撰歷年書未就逮貞觀三年復詔撰
定時議者以元魏已詳於魏收魏澹二家之書惟隋及四史當立當是時
德林之子中書舍人百藥次齊史至貞觀十年五史始具五史之中北齊
之與梁陳蓋姚氏李氏父子所相繼纂而成夫高氏立國亦已譾矣其功
伐治績既不足以焜燿紀載而史家頗獲叢碎亦未能以垂一時治亂因
事勸戒之義唐劉知幾著史通頗稱王劭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而於
李氏書數貶其謬今宋王之書不傳而前世學者類綜覽南北二史於八
書習者尤鮮故此書訛脫獨甚其中有本書亡缺而後人雜采他書附合
當日卷帙之數割裂併綴事蹟不屬又屢經刊本舛錯或妄有增損汨亂
於其閒者今並考校正其句字其非本書而較然可知為後人之補綴者
亦疏之每卷之末蓋古書之存者鮮矣其幸而傳者亦非當日之舊臣等
奉
勑校刊是不敢不致其謹也臣謹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臣朱荃臣姚範知州臣
王祖庚拔貢生臣郭世燦等奉
勅恭校刊

周書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等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
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
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
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巍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
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臥予之言
既當其意遂起幷晝夜諮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己以聽
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保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
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
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
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己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
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曾又況無所待之豪傑
可易以啻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己任人則未始不同
然而君能審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盡道極於
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
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豐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外不
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倘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操天下
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廋其實倘有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實能任使之
盡其方而無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
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
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斂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馳騖於下有忠信之守而無
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
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袵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
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
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
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
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
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
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
宜無論也臣燾臣安國臣希昧死謹上

周書目錄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凡五十卷

本紀

周書卷一

本紀第一

文帝上 姓宇文氏諱泰

周書卷二

本紀第二

文帝下

周書卷三

本紀第三

孝閔帝 諱覺

周書卷四

本紀第四

明帝 諱毓

周書卷五

本紀第五

武帝上 諱邕

周書卷六

本紀第六

武帝下

周書卷七

本紀第七

宣帝 諱贇

周書卷八

本紀第八

靜帝 諱衍

列傳

周書卷九

列傳第一

皇后

周書卷十

列傳第二

邵惠公顥 子什肥 導 護 什肥子胄 導子廣 亮 翼 椿 衆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子菩提

虞國公仲 子興 興子洛

周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晉蕩公護 叱羅協 馮遷

周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齊煬王憲 子貴 質

周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文閔明武宣諸子

周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賀拔勝 弟岳 兄允 念賢

周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寇洛　李弼 弟檦
于謹 子寔
周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趙貴　獨孤信
侯莫陳崇 弟瓊 凱
周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梁禦　若干惠
怡峯　劉亮
王德
周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王羆 子慶遠 孫述　王思政
周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達奚武 子震　侯莫陳順
豆盧寧　宇文貴
楊忠　王雄
周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二
王盟　賀蘭祥
尉遲綱　叱列伏龜
閻慶
周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尉遲迥　王謙
司馬消難
周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周惠達　馮景
楊寬 兄穆 儉　柳慶 子機 弘 兄鷟 鷟子帶韋
周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蘇綽 弟椿
周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盧辯
周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李賢 弟遠 遠子基
周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長孫儉　長孫紹遠 弟澄 兄子兕
斛斯徵
周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厙狄昌
田弘　梁椿
梁臺　宇文測 弟深

周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史寧 陸騰
賀若敦 權景宣 郭賢
周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王傑 王勇
宇文虯 宇文盛 弟丘
耿豪 高琳
李和 伊婁穆
楊紹 王雅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周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竇熾 兄子毅 于翼 李穆
周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韋孝寬 韋敻
梁士彥
周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申徽 陸通 弟逞
柳敏 子昂 盧柔
唐瑾
周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厙狄峙 楊荐
趙剛 王慶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周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趙善 元定
楊摽 韓盛
裴寬 弟漢 尼 鴻 楊敷
周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鄭孝穆 子詡 崔謙 弟說
崔猷 裴俠
薛端 子胄 弟裕 薛善 弟慎 敬祥 敬珍
周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鄭偉 族人頂 楊纂
段永 王士良
崔彥穆 令狐整 子熙 弟休
司馬裔 子侃 裴果 劉志
周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寇儁 韓褒
趙肅 徐招 張軌
李彥 郭彥

裴文舉 高賓 秦允
周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蘇亮 弟湛 湛弟景恕 柳虯
呂思禮 徐招 董紹 薛憕
薛寘 李昶 檀翥
元偉
周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韋瑱 梁昕 弟榮
皇甫璠 辛慶之 族子昂 昂族人仲景
王子直 杜杲
周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尉遲運 王軌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顏之儀 樂運
周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王褒 庾信
周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蕭撝 子濟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圜
宗懍 劉璠 子祥
柳霞 子靖 莊
周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周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泉企 子元禮 仲遵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子世雅
任果
周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儒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周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孝義
李棠 柳檜
杜叔毗 荊可
秦族 弟榮先 皇甫遐
張元
周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藝術
冀儁　蔣昇
姚僧垣 子最　黎景熙
趙文深　褚該 强練 衞元嵩
周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蕭詧 子巋 巋子琮 詧子巖 巖 岌 岑 巋子瓛 蔡大寶
大寶弟大業 王操 魏益德 尹正 薛暉
許孝敬 甄玄成 劉盈 岑善方 傅準
宋如周 蕭欣 柳洋 徐岳 王琁
范迪 沈君游 袁敞
周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異域上
高麗　百濟
蠻　獠
宕昌　鄧至
白蘭　氐
稽胡　庫莫奚
周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異域下
突厥　吐谷渾
高昌　鄯善
焉耆　龜茲
于闐　嚈噠
粟特　安息
波斯

周書目錄

周書卷一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帝紀第一

文帝上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爲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爲魏舅生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將攻中山陵從慕容寶禦之寶敗陵率甲騎五百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徙豪傑於代都陵隨例遷武川焉陵生系系生韜並以武略稱韜生肱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作亂遠近多應之其僞署王衛可孤徒黨最盛肱乃糾合鄉里斬可孤其衆乃散後避地中山遂陷於鮮于修禮修禮令肱還統其部衆後爲定州軍所破歿於陣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少隨德皇帝在鮮于修禮軍及葛榮殺修禮太祖時年十八榮遂任以將帥太祖知其無成與諸兄謀欲逃避計未行會尒朱榮擒葛榮定河北太祖隨例遷晉陽榮以太祖兄弟雄傑懼或異己遂託以他罪誅太祖第三兄洛生復欲害太祖太祖自理家冤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孝昌二年燕州亂太祖始以統軍從榮征之先是北海王顥奔梁梁人立爲魏主令率兵入洛魏孝莊帝出居河內以避之榮遣賀拔岳討顥仍迎孝莊帝太祖與岳有舊乃以別將從岳及孝莊帝反正以功封寧都子邑三百戶遷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万俟醜奴作亂關右孝莊帝遣尒朱天光及岳等討之太祖遂從岳入關先鋒破僞行臺尉遲菩薩等及平醜奴定隴右太祖功居多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三百戶加直閤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百姓凋殘太祖撫以恩信民皆悅服咸喜曰早値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太祖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人皆云莫之聞也普泰二年尒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秦州刺史侯莫陳悅爲天光所召將軍衆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而計無所出太祖謂岳曰今天光尚邇悅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尒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太祖入悅軍說之悅遂不行乃相率襲長安令太祖輕騎爲前鋒太祖策顯壽怯懦聞諸軍將至必當東走恐其遠遁乃倍道兼行顯壽果已東走追至華山擒之太昌元年岳爲關西大行臺以太祖爲左丞領岳府司馬加散騎常侍事無巨細皆委決焉齊神武既破尒朱遂專朝政太祖請往觀之既至并州齊神武問岳軍事太祖口對雄辯齊神武以爲非常人欲留之太祖詭陳忠款乃得反命遂星言就道齊神武果遣追之至關不及太祖還謂岳曰高歡非人臣也逆謀所以未發者憚公兄弟耳然凡欲立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勢總英雄而能克成者也侯莫陳悅本實庸材遭逢際會遂叨任委既無憂國之心亦不爲高歡所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之士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其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卽可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舉也岳大悅復遣太祖詣闕請事密陳其狀魏帝深納之加太祖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謀於其衆曰夏州鄰接寇賊須加綏撫安得良刺史以鎭之衆皆曰宇文左丞卽其人也岳曰左丞吾之左右手也如何可廢沈吟累日乃從衆議於是表太祖爲使持節武衛將軍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魏永熙三年春正月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太祖計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

莫陳悅怙衆密邇貪而無信必將爲患願早圖之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於河曲岳果爲悅所害其士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於是三軍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相與推洛以總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謂諸將曰洛智能本闕不宜統御近者迫於羣議推相攝領今請避位更擇賢材於是趙貴言於衆曰元帥忠公盡節暴於朝野勳業未就奄罹凶酷豈唯國喪良宰固亦衆無所依必欲糾合同盟復讎雪恥須擇賢者總統諸軍舉非其人則大事難集雖欲立忠建義其可得乎竊觀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謨冠時遠邇歸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齊肅賞罰嚴明真足恃也今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則大事集矣諸將皆稱善乃命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太祖曰侯莫陳悅不顧盟誓棄恩背德賊害忠良羣情憤惋控告無所公昔居管轄恩信著聞今無小無大咸願推奉衆之思公引日成歲願勿稽留以慰衆望也太祖將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請曰聞悅今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停留以觀其變太祖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趑趄屯兵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且難得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欲應悅密圖太祖事發斬之太祖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太祖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即還太祖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於時魏孝武帝將圖齊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慰勞追岳軍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太祖侯莫陳悅亦被勅追還悅既附齊神武不肯應召太祖謂諸將曰侯莫陳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豈可容之乃命諸軍戒嚴將以討悅及元毗還太祖表於魏帝曰臣前以故關西大都督臣岳竭誠奉國橫罹非命三軍喪氣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銜冤茹感志雪讎恥以臣昔同幕府苦賜要結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輕來赴軍當發之時已有別表既爲衆情所逼權掌兵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爲國良策但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況此軍士多是關西之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首尾受敵其勢危矣臣殞身王事誠所甘心恐敗國殄人所損更大乞少停緩更思後圖徐事誘導漸就東引太祖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兵衆未集假此爲詞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鬚眉皓素謂之曰賀拔岳雖復據有此衆然終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魏帝詔太祖曰賀拔岳既殞士衆未有所歸卿可爲大都督即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宜體此意不過淹留太祖又表曰侯莫陳悅違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專戮罪重不恭詔命阻兵水洛彊梁秦隴臣以大宥既班忍抑私憾頻問悅及都督可朱渾元等歸闕早晚而悅並維縶使人不聽反報觀其指趣勢必異圖臣正爲此未敢自拔兼順衆情乞少停緩太祖乃與悅書責之曰頃者正光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霧塞荊沔故將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寓縣授戈南指拯皇靈於已墜旋旆西邁濟百姓於淪胥西顧無憂繄公是賴勳茂賞隆遂征關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談也君實名微行薄本無遠量故將軍降遷高之志篤棄征之理乃申啓朝廷薦君爲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闃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於再三天子難違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遐邇共知不復煩之翰墨縱使木石爲心猶當知感况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畢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狠妬勝嫉賢口血未乾匕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朝孤恩負誓有靦面目豈不上畏於天下慚於地吾以弱才猥當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敕旨召吾還闕亦有別詔令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總勒師徒北道還闕共追廉藺之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悅既懼太祖謀己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令與悅爲黨援普撥疑之封詔以呈

太祖太祖表之曰臣自奉詔總平涼之師責重憂深不遑啓處訓兵秣馬唯思
竭力前以人戀本土侯莫陳悅窺覦進退量度且宜住此今若召悅授以內官
臣列旆東轅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悅堪爲邊扞乞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
猜虞於事無益初原州刺史史歸爲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
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人助歸鎭原州太祖遣都督侯莫陳崇率輕騎一千
襲歸擒之幷獲次安伯和等送於平涼太祖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撥又遣其
將叱干保洛領二千騎來從軍三月太祖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之
意士卒莫不懷憤太祖乃表曰臣聞誓死酬恩復宗報主人倫所急赴蹈如歸
自大都督臣岳殁後臣頻奉詔還闕秣馬戒途志不俟旦直以督將已下咸稱
賀拔公視我如子今讎恥未報亦何面目以處世間若得一雪冤酷萬死無恨
且悅外附强臣內違朝旨臣今上思逐惡之志下遂節士之心冀仗天威爲國
除害小違大順實在茲辰克定之後伏待斧鉞夏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
都督鎭原州太祖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識者知其有成軍出木峽關
大雨雪平地二尺太祖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
有異志者左右亦不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水
洛太祖至水洛命圍之城降太祖卽率輕騎數百趣略陽以臨悅軍悅大懼乃
召其部將議之皆曰此鋒不可當勸悅退保上邽以避之時南秦州刺史李弼
亦在悅軍乃間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軍軍中自驚潰將卒或相率來降
太祖縱兵奮擊大破之虜獲萬餘人馬八千疋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
走太祖曰悅本與曹泥應接不過走向靈州乃令原州都督導邀其前都督賀
拔穎等追其後導至牽屯山追及悅斬之太祖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
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鏤甕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衆
大悅時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舉州騷擾宕昌羌梁企定引吐谷渾寇
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氐羌連結所在蜂起南岐至于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
數太祖乃令李弼鎭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鎭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
還鎭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粟以給軍齊神武聞秦
隴克捷乃遣使於太祖甘言厚禮深相倚結太祖拒而不納時齊神武已有異
志故魏帝深仗太祖乃徵二千騎鎭東雍州助爲聲援仍令太祖稍引軍而東
太祖乃遣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鎭河渭合口爲圖河東之計太祖之討悅
也悅遣使請援於齊神武神武使其都督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而雍州刺史
賈顯送船與軌請軌兵入關太祖因梁禦之東乃逼召顯赴軍禦遂入雍州魏
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節勞軍進太祖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
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於是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
州刺史前略陽郡守張猷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拒代遣輕騎襲擒之待伯自
殺時魏帝方圖齊神武又遣徵兵太祖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率輕
騎一千赴洛進授太祖兼尚書僕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封如故太祖乃傳檄方
鎭曰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無聞三五皇家創曆陶鑄蒼生保安
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沴屢起隴冀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蕩定有
期而乘釁之徒因生羽翼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皂罕聞禮義直以一介
鷹犬効力戎行靦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乃勸尒朱榮行
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萬
兒復爲弒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廢斥俱見酷害於
是稱兵河北假討尒朱亟通表奏云取讒賊既行廢黜遂將篡弒以人望未改
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翊戴聖明誠非歡力而
歡阻兵安忍自以爲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闈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窫
窳生人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瘡痏動挂網羅故武衛將軍伊琳淸貞剛
毅禁旅攸屬直閤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无聞奏
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但以姦志未從恐先洩漏乃密白朝
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膂並使入居樞近伺
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逃歸歡益加撫待亦無陳白然歡入洛之始本有
姦謀令親人蔡儁作牧河濟厚相恩贍以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淸水公
賀拔岳勳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

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即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距遂遣蔡儁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疋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蒲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訾毀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茲大寶谿壑可盈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伊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天下清夷百寮師師四隩來暨人盡忠良誰爲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是亂階緝構南箕指鹿爲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脤銳師百萬彀騎千羣裹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匪悋況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宅電繞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渡河稍逼宗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羣帥百道俱前轘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郡縣率土人黎或州鄉冠冕或勳庸世濟並宜捨逆歸順立效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別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歟太祖謂諸將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秋七月太祖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邑魏帝親總六軍屯於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遣使告太祖太祖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協斌之遂棄椿還紿帝云高歡兵至七月丁未帝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太祖免冠泣涕謝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輿遷幸請拘司敗以正刑書帝曰公之忠節曝於朝野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責在朕躬無勞謝也乃奉帝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太祖決焉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別置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太祖固讓詔敦諭乃授初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配太祖未及結納而帝西遷至是詔太祖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華陰太祖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齊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太祖乃進軍討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冬十月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於鄴是爲東魏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明年泥降遷其豪帥于咸陽閏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與羣公定策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皇帝

周書卷一

周書卷一考證

文帝紀上其偽署王衛可孤○北史作衛可瓌通鑑作衛可孤考異云從周書也

雍州刺史賈顯○通鑑作賈顯度下文乃遣召顯赴軍通鑑作乃遣顯度赴軍

高隆之正書昭等○正北史作叉

王羆率甲士一萬○下文云王羆足相抗拒監本俱作王羆臣文淳按王羆本傳云羆太祖徵兵爲勤王之舉請前驅効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正與此合今改正

齊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還○薛瑾通鑑作薛瑜

遣儀同李虎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北史作諱臣文淳按李虎唐高祖諱也唐人諱虎字皆作武或作獸令狐德棻等作史不應直書李虎蓋後人刊刻時妄改又高祖父李昞故南北八書凡丙字皆作景字太宗諱世民凡世字皆作代字民字皆作人字此書間有存其舊者然已改十之七八矣大約八書惟南北史多存其舊他若晉書太宗自撰而景子景實之類俱無一存者其爲後人妄改者多矣

周書卷一考證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帝紀第二

文帝下

魏大統元年春正月己酉進太祖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太祖固讓王及錄尚書事魏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東魏遣其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太祖軍霸上子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羆擊走之三月太祖以戎役屢興民吏勞弊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參考變通可以益國利民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奏魏帝行之

二年春三月東魏襲陷夏州留其將張瓊許和守之夏五月秦州刺史建中王万俟普撥率所部叛入東魏太祖勒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

三年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掎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以來泰每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也太祖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鬭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不能徑渡此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陣未及成列太祖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歿焚輜重棄城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企子元禮尋復洛州斬東魏刺史杜密太祖還軍長安六月遣儀同于謹取楊氏壁太祖請罷行臺帝復申前命太祖受錄尚書事餘固讓乃止秋七月徵兵會咸陽八月丁丑太祖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太祖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遣于謹居軍前徇地至槃豆東魏將高叔禮守柵不下謹急攻之乃降獲其戍卒一千送叔禮於長安戊子至弘農東魏將高干陝州刺史李徽伯拒守於時連雨太祖乃命諸軍冒雨攻之庚寅城潰斬徽伯虜其戰士八千高干走度河令賀拔勝追擒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邵郡皆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應東魏至是各率所部來降齊神武懼率衆十萬出壺口趨蒲坂將自后土濟又遣其將高敖曹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饑太祖既平弘農因館穀五十餘日時戰士不滿萬人聞齊神武將度乃引軍入關齊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太祖據渭南徵諸州兵皆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如諸將咸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太祖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癸巳旦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太祖軍少競馳而進不為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隊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准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進太祖柱國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并其下將士賞各有差遣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為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步騎二萬向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趨荊州賀拔勝李弼渡河圍蒲坂牙門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太祖進軍蒲坂略定汾絳於是許和殺張瓊以夏州降初太祖自弘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敖曹圍弘農聞其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敖曹復

走度河信遂入洛陽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與密縣人張儉執刺史田迅舉城降滎陽鄭榮業鄭偉等攻梁州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彥穆檀琛攻滎陽擒其郡守蘇定皆來附自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太祖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將任祥率河南兵與雄合儀同怡峯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那椿以州來附

四年春三月太祖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魏遣其將侯景厙狄干高敖曹元軌可朱渾元莫多婁貸文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其後先是魏帝將幸洛陽拜園陵會信被圍詔太祖率軍救信魏帝亦東八月庚寅太祖至穀城莫多婁貸文可朱渾元來逆臨陣斬貸文元單騎遁免悉虜其衆送弘農遂進軍瀍東是夕魏帝幸太祖營於是景等夜解圍去及旦太祖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太祖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虎念賢等爲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民間乃謀爲亂及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公卿輔魏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戰魏帝留止閿鄉遣太祖討之長安父老見太祖至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導率軍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太祖會攻青雀破之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誅關中於是乃定魏帝還長安太祖復屯華州冬十一月東魏將侯景攻陷廣州十二月是云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自襄廣以西城鎮復內屬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鵶將侵荆州太祖遣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五千出武關景乃退還夏茹茹度河至夏州太祖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

七年春三月稽胡帥夏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叛遣開府于謹討平之冬十一月太祖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下令申明之

八年夏四月大會諸軍於馬牧冬十月齊神武侵汾絳圍玉壁太祖出軍蒲坂將擊之軍至皂莢齊神武退太祖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魏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太祖率諸將朝於行在所

九年春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帥師迎之令開府李遠爲前軍至洛陽遣開府于謹攻柏谷塢拔之三月齊神武至河北太祖還軍瀍上以引之齊神武果度河據邙山爲陣不進者數日太祖留輜重於瀍曲士皆銜枚夜登邙山未明擊之齊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逐僅而獲免太祖率右軍若干惠等大破齊神武軍悉虜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齊神武軍復合太祖又不利夜乃引還既入關屯渭上齊神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率軍禦之乃退太祖以邙山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魏帝報曰公膺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舉無遺算朕所以垂拱九載實賴元輔之力俾九服寧謐職賴翊贊之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之誠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冬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

十年夏五月太祖入朝秋七月魏帝以太祖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爲中興永式乃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爲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以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冬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一年春三月令曰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爲治若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

人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為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為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為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為君稷契之為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為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偽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冬十月大閱於白水遂西狩岐陽

十二年春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民張保害刺史成慶以州應仲和太祖遣開府獨孤信討之東魏遣其將侯景侵襄州太祖遣開府若干惠率輕騎擊之至穰景遁去夏五月獨孤信平涼州擒仲和遷其民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令狐延起義誅張保瓜州平七月太祖大會諸軍於咸陽九月齊神武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力戰拒守齊神武攻圍六旬不能下其士卒死者什二三會齊神武有疾燒營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茹茹寇高平至于方城是月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為文襄帝與其河南大行臺侯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請舉河南六州來附齊文襄遣其將韓軌厙狄干等圍景於潁川三月太祖遣開府李弼率軍援之軌等遁去景請留收輯河南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秋七月侯景密圖附梁太祖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冬太祖奉魏帝西狩於岐陽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太祖長子毓為寧都郡公食邑三千戶初太祖以平元顥納孝莊帝之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縣為郡而以封毓用彰勳王之始也夏五月進授太祖太師太祖奉魏太子巡撫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隴刻石紀事下安陽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將東趣五原至蒲川聞魏帝不豫遂還既至帝疾已愈於是還華州是歲東魏遣其將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率衆十餘萬圍王思政於潁川

十五年春太祖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兼督東南諸州兵以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川以北皆為陂澤救兵不得至夏六月潁川陷初侯景自豫州附梁後遂度江圍建業梁司州刺史柳仲禮以本朝有難帥兵援之梁竟陵郡守孫暠舉郡來附太祖使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景克建業仲禮還司州率衆來寇暠以郡叛太祖大怒冬十一月遣開府楊忠率兵與行臺僕射長孫儉討之攻克隨郡忠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是歲盜殺齊文襄於鄴其弟洋討賊擒之仍嗣其事是為文宣帝

十六年春正月柳仲禮率衆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漴頭大破之擒仲禮悉虜其衆馬岫以城降三月魏帝封太祖第二子震為武邑公邑二千戶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與其叔父荆州刺史湘東王繹不睦乃稱藩來附遣其世子嶚為質及楊忠擒仲禮繹懼復遣其子方平來朝夏五月齊文宣廢其主元善見而自立秋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拜章武公導為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涇北以鎮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於齊矣

十七年春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冢宰總百揆梁邵陵王蕭綸侵安陸大將軍楊忠討擒之冬十月太祖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

魏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夏四月達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以州降武執循還長安秋八月東梁州民叛率衆圍州城太祖復遣王雄討之侯景之克建業也還奉梁武帝為主居數旬梁武以憤恚薨景又立其子綱尋而廢綱自立歲餘綱弟繹討景擒之遣其舍人魏彥來告仍嗣位於江陵是為元帝

二年春魏帝詔太祖去丞相大行臺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豪帥於雍州三月太祖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迥率衆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夏四月太祖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五月蕭紀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引迥軍向成都秋七月太祖自姑臧至於長安八月克成都劍南平冬十一月尚書元烈謀作亂事發伏誅

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又改置州郡及縣改東雍爲華州北雍爲宜州南雍爲蔡州華州爲同州北華爲鄜州東秦爲隴州南秦爲成州北秦爲交州東荊爲淮州南荊爲昌州東夏爲延州南夏爲長州東梁爲金州南梁爲隆州北梁爲靜州陽都爲汾州南汾爲勳州汾州爲丹州南豳爲寧州南岐爲鳳州南洛爲上州南廣爲淯州南襄爲湖州西涼爲甘州西郢爲鴻州西益爲利州東巴爲集州北應爲輔州恒州爲均州沙州爲深州寧州爲麓州義州爲巖州新州爲溫州江州爲沔州西安爲鹽州安州爲始州并州爲隨州肆州爲塘州冀州爲順州淮州爲純州揚州爲潁州司州爲憲州南平爲昇州南郢爲歸州青州爲眉州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二百三十自元烈誅魏帝有怨言魏淮安王育廣平王贊等垂泣諫之帝不聽於是太祖與公卿定議廢帝尊立齊王廓是爲恭帝

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虯執簡書告于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盧辯作誥諭公卿曰嗚呼我羣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革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乙亥詔封太祖子邕爲輔城公憲爲安城公邑各二千戶茹茹乙旃達官寇廣武五月遣柱國趙貴追擊之斬首數千級收其輜重而還秋七月太祖西狩至於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冬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於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丙申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進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并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詧爲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梁將王僧辯陳霸先於丹陽立梁元帝第九子方智爲主

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冬十一月遣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太祖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初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夏四月太祖北巡狩秋七月度北河王琳遣使來附以琳爲大將軍長沙郡公魏帝封太祖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邑各一千戶九月太祖有疾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冬十月乙亥崩於雲陽宮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二甲申葬於成陵謚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爲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太祖知人善任使從諫如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河橋之役率以擊戰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

史臣曰水曆將終羣凶放命或威權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莫不闚覦九鼎睥睨兩宮而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巨君篡盜終成建武之資仲穎凶殘實啓當塗之業天命有底庸可滔乎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啓聖之運鳩集義勇糺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仗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彊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

謀實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爲彊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撫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勳賢兼敘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夫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者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勳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闔城孥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周書卷二

周書卷二考證

文帝紀下魏大統元年〇通鑑有五月魏加丞相泰柱國九字

東魏襲陷夏州〇通鑑有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普樂劉豐復叛降東魏二十三字

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與密縣人張儉執刺史田迅〇迅通鑑作汎

清河人崔彥穆檀琛攻滎陽擒其郡守蘇定〇定通鑑作淑

於是太祖與公卿定議廢帝尊立齊王廓是爲恭帝〇臣文淳按通鑑云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

周書卷二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帝紀第三

孝閔帝

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太祖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統八年生於同州官
舍九歲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
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爲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將
軍十月乙亥太祖崩丙子嗣位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岐陽之地
封帝爲周公庚子禪位於帝詔曰予聞皇天之命不於常惟歸於德故堯授舜
舜授禹時其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爾罔弗知予雖不明敢弗龔天命
格有德哉今踵唐虞舊典禪位於周庸布告遐邇焉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
書曰咨爾周公帝王之位弗有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求於唐
虞之彝踵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久怫於天道而不歸
有德歟時用詢謀僉曰公昭考文公格勳德於天地丕濟生民洎公躬又宣重
光故玄象徵見於上謳訟奔走於下天之曆數用實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欽
祗聖典遜位於公公其享茲大命保有萬國可不慎歟魏帝臨朝遣民部中大
夫濟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紱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師陳祥瑞乃從之是日魏
帝遜于大司馬府元年春正月辛丑卽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路門追尊
皇考文公爲文王皇妣爲文后大赦天下封魏帝爲宋公是日槐里獻赤雀四
百官奏議云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革民視聽也逮於尼父稽諸
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錄正
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烏制曰可以大司
徒趙郡公李弼爲太師大宗伯南陽公趙貴爲太傅大冢宰大司馬河內公獨
孤信爲太保大宗伯柱國中山公護爲大司馬以大將軍寧都公毓高陽公達
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公李遠小司馬博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
公尉遲迥等並柱國壬寅祠圓丘詔曰予本自神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
獻侯啓土遼海肇有國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
上帝廟爲太祖癸卯祠方丘甲辰祠太社初除市門稅乙巳祠太廟丁未會百
官於乾安殿班賞各有差戊申詔曰上天有命革魏於周致予一人受茲大號
予惟古先聖王罔弗先于省視風俗以求民瘼然後克治矧予眇眇又當草昧
若弗尙于達四聰明四目之訓者其有闕知哉有司宜分命方別之使所在巡
撫五教何者不宜時政有何不便得無脩身潔己才堪佐世之人而不爲上所
知寃枉受罰幽辱于下之徒而不爲上所理孝義貞節不爲有司所申鰥寡孤
窮不爲有司所恤蒸黎庶衣食豐約賦役繁省災厲所興水旱之處並宜具聞
若有年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禮餼辛亥祠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乙卯詔曰惟
天地草昧建邦以寧今可大啓諸國爲周藩屏於是封太師李弼爲趙國公太
傅趙貴爲楚國公太保獨孤信爲衛國公大司寇于謹爲燕國公大司空侯莫
陳崇爲梁國公大司馬中山公護爲晉國公邑各萬戶辛酉祠太廟癸亥親耕
籍田丙寅於劍南陵井置陵州武康郡置資州遂寧郡置遂州二月癸酉朝日
於東郊乙亥改封永昌郡公廣爲天水郡公戊寅祠太社丁亥楚國公趙貴謀
反伏誅詔曰朕文考昔與羣公洎列將衆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自始及終二
十三載迭相匡弼上下無怨是以羣公等用升余於大位朕雖不德豈不識此
是以朕於羣公同姓者如弟兄異姓者如甥舅冀此一心平定宇內各令子孫
享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輯睦致使楚公貴不悅于朕與万俟幾通叱奴興王
龍仁長孫僧衍等陰相假署圖危社稷事不克行爲開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
推究咸伏厥辜興言及此心焉如擣但法者天下之法朕既爲天下守法安敢
以私情廢之書曰善善及後世惡惡止其身其貴通與龍仁罪止一家僧衍止
一房餘皆不問惟爾文武咸知時事太保獨孤信有罪免甲午以大司空梁國
公侯莫陳崇爲太保大司馬晉國公護爲大冢宰柱國博陵公賀蘭祥爲大司
馬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爲柱國己亥秦州涇州各
獻木連理歲星守少微經六十日三月庚子會文武百官班賜各有差己酉柱
國衛國公獨孤信賜死壬子詔曰淅州去歲不登厥民饑饉朕用愍焉其當州

租輸未畢者悉宜免之兼遣使巡檢有窮餒者並加賑給癸亥省六府士員三分減一夏四月己巳以少師平原公侯莫陳順爲柱國壬申詔死罪以下各降一等壬午謁成陵乙酉還宮丁亥祠太廟五月癸卯歲星犯太微上將太白犯軒轅己酉槐里獻白鷰帝欲觀漁於昆明池博士姜須諫乃止秋七月壬寅帝聽訟於右寢多所哀宥甲辰月掩心後星辛亥祠太廟熒惑犯東井北端第二星八月戊辰祠太社辛未詔曰朕甫臨大位政教未孚使我民農多陷刑網今秋律已應將行大戮言念羣生責在於朕宜從肆眚與其更新其犯者宜降從流流以下各降一等不在赦限者不從此降甲午詔曰帝王之治天下罔弗博求眾才以乂厥民今二十四軍宜舉賢良堪治民者軍列九人被舉之人於後不稱厥任者所舉官司皆治其罪九月庚申詔曰朕聞君臨天下者非由一人時乃上下同心所致今文武之官及諸軍人不霑爵封者宜各授兩大階改太守爲郡守帝性剛果見晉公護執政深忌之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恆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之專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潛謀請帝誅護帝然之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密白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恆爲潼州刺史鳳等遂不自安更奏帝將召羣公入因此誅護光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遲綱總統宿衞兵護乃召綱共謀廢立令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既至以次執送護第並誅之綱仍罷散禁兵帝方悟無左右獨在內殿令宮人持兵自守護又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遂幽於舊邸月餘日以弒崩時年十六植恆等亦遇害及武帝誅護後乃詔曰慎始敬終有國彝典事亡如存哲王通制義崇追遠禮貴尊親故略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傑屬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曆數攸歸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釁起蕭牆白獸噬駿蒼鷹集殿幽辱神器弒酷乘輿寃結生民毒流寓縣今河海澄清氛沴消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遣太師蜀國公迥於南郊上謚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史臣曰孝閔承既安之業應樂推之運柴天竺物正位君臨邇無異言遠無異望雖黃初代德太始受終不之尚也然政由甯氏主懷芒刺之疑祭則寡人臣無復子之請以之速禍宜哉

周書卷三

周書卷四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帝紀第四

明帝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太祖臨夏州生帝於統萬城因以名焉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十六年行華州事尋拜開府儀同三司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魏恭帝三年授大將軍鎮隴右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轉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治有美政黎民懷之及孝閔帝廢晉公護遣使迎帝於岐州秋九月癸亥至京師止於舊邸甲子羣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羣臣固請是日即天王位大赦天下乙丑朝羣臣於延壽殿

冬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薨己卯以大將軍昌平公尉遲綱為柱國乙酉祠圓丘丙戌祠方丘甲午祠太社柱國陽平公李遠賜死是月梁相陳霸先廢其主蕭方智而自立是為陳武帝十一月庚子祠太廟丁未祠圓丘丁巳詔曰帝王之道以寬仁為大魏政諸有輕犯未至重罪及諸村民一家有犯乃及數家而被遠配者並宜放還十二月庚午謁成陵癸酉還宮庚辰以大將軍輔城公邕為柱國戊子赦長安見囚甲午詔曰善人之後猶累世獲宥況魏氏以德讓代終豈容不加隱卹元氏子女自坐趙貴等事以來所有沒入為官口者悉宜放免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為太師辛亥親耕籍田癸丑立王后獨孤氏丁巳雍州置十二郡又於河東置蒲州河北置虞州弘農置陝州正平置絳州宜陽置熊州邵郡置邵州二月癸未詔曰王者之宰民也莫不同四海一遠近為父母而子之一物失所若納于隍賊之境土本同大化往因時難致阻東西遂使疆埸之間互相抄掠與言及此良可哀傷自元年以來有被掠入賊者悉可放免自冬不雨至於是月方大雩三月甲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遣柱國高陽公達奚武與大將軍楊忠率衆迎之改雍州刺史為雍州牧京兆郡守為京兆尹以廣業脩城二郡置康州葭蘆郡置文州戊申長安獻白雀庚申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夏四月己巳以太師晉公護為雍州牧庚午熒惑入軒轅辛未降死罪一等五歲刑已下皆原之甲戌王后獨孤氏崩甲申葬敬后五月乙未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為大宗伯六月癸亥嚈噠遣使獻方物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分長安為萬年縣並治京城辛未幸昆明池壬申長安獻白烏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掩骼埋胔秋七月甲午遣柱國寧蜀公尉遲迥率衆於河南築安樂城丙申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羣臣上表稱慶詔曰夫天不愛寶地稱表瑞莫不威鳳巢閣圖龍躍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鉤命決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烝烝來茲異趾周文翼翼翔此靈禽文考至德下覃遺仁爰被遂符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僉定惟此大體景福在民予安敢讓宗廟之善弗宜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普進二級九月辛卯以大將軍楊忠大將軍王雄並為柱國甲辰封少師元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丁未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疎桐舉盃延故老令聞歌大風冬十月辛酉還宮乙丑遣柱國尉遲迥鎮隴右長安獻白兔十二月辛酉突厥遣使獻方物癸亥太廟成辛巳以功臣琅邪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廟庭壬午大赦天下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覽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焉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為總管丙辰封大將軍章武孝公導子亮為永昌公翼為西陽公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冑迎太白於東方秦郡公直鎮蒲州吐谷渾寇邊庚戌遣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率衆討之四月戊午武當郡獻赤烏甲戌雲秦州獻白馬朱鬣五月戊子詔曰皇王之迹不一因革之道已殊莫不播八政以成物兆三元而為紀是以容成創定於軒轅羲和欽若於唐世鴻範九疇大弘五法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故曆之為義大矣但忽微成象象極則差分積命時時積斯舛閏闕至於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晷度推移餘分盈縮南正無聞疇人靡記暑往寒來理乖攸序敬授民時何其積謬

昔漢世巴郡洛下閎曹治歷云後八百歲當有聖人定之自火行至今木德應其運矣朕何讓焉可命有司傍稽六曆仰觀七曜博推古今造我周曆量定以聞己亥聽訟於正武殿辛亥以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司徒大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爲大司寇柱國輔成公閣爲大司空乙卯詔曰比屢有糾發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廐倉廪與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但免其罪徵備如法賀蘭祥攻拔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遁走閏月庚申高昌遣使獻方物六月戊子大雨霖詔曰昔唐咨四岳殷告六眚覩災興懼咸寘時雍朕撫運應圖作民父母弗敢怠荒以求民瘼而霖雨作沴害麥傷苗隤屋漂垣洎于昏墊諒朕不德蒼生何咎刑政所失罔識厥由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今宜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罔有所諱朕將覽察以答天譴其遺水者有司可時巡檢條列以聞庚子詔曰潁川從我是曰元勳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地草昧造化權輿拯彼橫流匡茲頹運賴英賢盡力文武同心翼贊大功克隆帝業而被堅執銳櫛風沐雨永言疇昔良用憮然至若功成名遂建國剖符子惟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者朕甚傷之凡是從先王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並量賜錢帛稱朕意焉是月陳武帝薨兄子蒨立是謂文帝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爲帝大赦改元壬子以大將軍安城公憲爲益州總管癸丑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九月乙卯以大將軍天水公廣爲梁州總管辛未進封輔城公邕爲魯國公安城公憲爲齊國公秦郡公直爲衛國公正平公招爲趙國公封皇弟儉爲譙國公純爲陳國公盛爲越國公達爲代國公通爲冀國公逌爲滕國公進封天水公廣爲蔡國公高陽公達奚武爲鄭國公武陽公豆盧寧爲楚國公博陵公賀蘭祥爲涼國公寧蜀公尉遲迥爲蜀國公化政公宇文貴爲許國公陳留公楊忠爲隋國公昌平公尉遲綱爲吳國公武威公王雄爲庸國公邑各萬戶冬十月甲午以柱國吳國公尉遲綱爲涇州總管是月齊文宣帝薨子殷嗣立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爲秦州總管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焉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詔曰人生天地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修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等並立勳效積有年載輔翼太祖成我周家今朕纘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乃上不負太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手啓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於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循理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懷恨目用不瞑唯冀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爲心勉力相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沒九泉形體不朽今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稚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世道艱難輔邕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事生人臣大節公等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稟生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衰麻且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地勢爲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朕既服膺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此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悉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內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婚娶飲食一令如平常也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盡准此以類爲斷死而近恩古人有之朕今忍死書此懷抱其詔即帝口授也辛丑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皇帝廟稱世宗五月辛未葬於昭陵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彩

温麗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採衆書自羲農以來訖於魏末敘爲世譜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

史臣曰世宗寬仁遠度叡哲博聞處代邸之尊實文昭之長豹姿已變龍德猶潛而百辟傾心萬方注意及乎迎宣融質入纂大宗而禮親功臣敦睦九族事由恭儉業尚文儒亹亹焉其有君人之德者矣始則權臣專制政出私門終乃鴆毒潛加享年不永惜哉

周書卷四

周書卷四考證

明帝紀以大將軍楊忠大將軍王雄並爲柱國○諸本王雄俱作楊雄臣文淳按楊雄至武帝時始顯又其傳中無爲柱國事王雄傳云孝閔帝踐祚授少傅增邑二千戶進位柱國大將軍其爲王雄無疑今改正但傳云孝閔帝踐祚進柱國大將軍而本紀雄爲柱國乃在明帝二年亦與傳不合

死而近思○北史作死而可忍文義較顯又與下文朕今忍死句句法相承宜從北史

周書卷四考證

周書卷五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帝紀第五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諱邕字禰羅突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大統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兒也年十二封輔城郡公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世宗即位遷柱國授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入爲大司空治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甚爲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共參議性沉深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武成二年夏四月世宗崩遺詔傳帝位於高祖高祖固讓百官勸進乃從之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冬十二月改作露門應門是歲齊常山王高演廢其主殷而自立是爲孝昭帝

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詔曰寒暑亟周奄及徂歲改元命始國之典章朕祗承寶圖宜遵故實可改武成三年爲保定元年嘉號既新惠澤宜布文武百官各增四級以大冢宰晉國公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庚戌祠圓丘壬子祠方丘甲寅祠感生帝於南郊乙卯祠太社辛酉突厥遣使獻其方物戊辰詔曰履端開物實資元后代終成務諒惟宰棟故周文公以上聖之智翼彼姬周爰作六典用光七百自茲厥後代失其緒俾巍巍之化歷千祀而莫傳郁郁之風終百王而永墜我太祖文皇帝稟純和之氣挺天縱之英德配乾元功侔造化故能捨末世之弊風蹈隆周之叡典誕述百官厥用允集所謂乾坤改而重構豈帝王洪範而已哉朕入嗣大寶思揚休烈今可班斯禮於太祖廟庭己巳祠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焉癸酉吐谷渾高昌並遣使獻方物甲戌詔先經兵戎官年六十已上及民七十已上節級板授官乙亥親耕籍田丙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有差二月己卯遣大使巡察天下於洮陽置洮州甲午朝日於東郊乙未突厥宕昌並遣使獻方物丙午省輿輦去百戲弘農上言九尾狐見三月丙寅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庚寅以少傅吳公尉遲綱爲大司空丁酉白蘭遣使獻犀甲鐵鎧五月丙午封孝閔皇帝子康爲紀國公皇子贇爲魯國公晉公護獲玉斗以獻戊辰突厥龜茲並遣使獻方物六月乙酉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於陳秋七月戊申詔曰亢旱歷時嘉苗殄悴豈獄犴失理刑罰乖衷歟其所在見囚死以下一歲刑以上各降本罪一等百鞭以下悉原免之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己酉追封皇伯父顥爲邵國公以晉公子江陵公會爲後次伯父連爲杞國公以章武孝公子永昌公亮爲後第三伯父洛生爲莒國公以晉公子崇業公至爲後又追封武邑公震爲宋國公以世宗子實爲後並襲封己巳熒惑入輿鬼犯積尸九月甲辰南寧州遣使獻滇馬及蜀鎧乙巳客星見於翼冬十月甲戌日有蝕之戊寅熒惑犯太微上將合焉十一月乙巳以大將軍衛國公直爲雍州牧陳遣使來聘進封柱國廣武公竇熾爲鄧國公丁巳狩於岐陽是月齊孝昭帝薨弟長廣王湛代立是爲武成帝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陽是歲追封皇族祖仲爲虞國公

二年春正月壬寅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灌溉丁未以陳主弟頊爲柱國送還江南閏月己丑詔柱國以下帥都督以上母妻授太夫人夫人郡君縣君各有差癸巳太白入昴己亥柱國大司馬涼國公賀蘭祥薨洛州民周共妖言惑衆假署將相事發伏誅二月壬寅熒惑犯太微上相癸丑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內禁酒梁主蕭詧薨以大將軍蔡國公廣爲秦州總管三月壬午熒惑犯左執法夏四月甲辰禁屠宰旱故也丁巳南陽獻三足烏湖州上言見二白鹿從三角獸而行己未於伏流城置和州癸亥詔曰比以寇難猶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雖錫以茅土而未及租賦諸柱國等勳德隆重宜有優崇各准別制邑戶聽寄食他縣五月庚午以山南來瑞並集大赦天下百官及軍人普汎二級南陽宛縣三足烏所集免今年役及租賦之半壬辰以柱國隋國公楊忠爲大司空吳國公尉遲綱爲陝州總管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爲大司馬邵國公會爲蒲州總管分山南荊州安州襄州江陵爲四州總管秋七月己巳封開府賀拔緯爲霍國公乙亥太白犯輿鬼九

月戊辰朔日有蝕之陳遣使來聘冬十月戊戌詔曰樹之元首君臨海內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唯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疏葛之衣麤糲之食尙臨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況無聖人之德而嗜欲過之何以克厭衆心處于尊位朕甚懼焉今巨寇未平軍戎費廣百姓空虛輿誰爲足凡是供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宮內調度朕今手自減削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爾百司安得不思省約勗朕不逮者哉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公卿列將皆會戊午講武於少陵原分南寧州置恭州十一月丁卯以大將軍衛國公直大將軍趙國公招並爲柱國又以招爲益州總管壬午熒惑犯歲星於危南十二月益州獻赤烏

三年春正月辛未改光遷國爲遷州乙酉太保梁國公侯莫陳崇賜死壬辰於乞銀城置銀州二月庚子初頒新律辛丑詔魏大統九年以前都督以上身亡而子孫未齒敘者節級授官渭州獻三足烏辛酉詔曰二儀創闢玄象著明三才已備曆數昭列故書稱欽若敬授易序治曆明時此先代一定之典百王不易之義伏惟太祖文皇帝敬順昊天憂勞庶政曆序六家以陰陽爲首洎予小子弗克遵行惟斯不安夕惕若厲自頃朝廷權輿事多倉卒乖和爽序違失先志致風雨愆時疾厲屢起嘉生不遂萬物不長朕甚傷之自今舉大事行大政非軍機急速皆宜依月令以順天心三月乙丑朔日有蝕之丙子宕昌遣使獻生猛獸二詔放之南山乙酉益州獻三足烏夏四月乙未以柱國鄭國公達奚武爲太保大將軍韓果爲柱國己亥帝御正武殿錄囚徒癸卯大雩癸丑有牛足生於背戊午幸太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而問道焉初禁天下報讎犯者以殺人論壬戌詔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極言得失五月甲子朔避正寢不受朝旱故也甲戌雨秋七月戊辰行幸原州庚午陳遣使來聘丁丑幸津門問百年賜以錢帛又賜高年板職各有差降死罪一等八月丁未改作露寢九月甲子自原州登隴山熒惑犯太微上將丙戌幸同州戊子詔柱國楊忠率騎一萬與突厥伐齊己丑蒲州獻嘉禾異畝同穎初令世襲州郡縣者改爲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縣封男冬十月壬辰熒惑犯左執法乙巳以開府杞國公亮爲梁州總管庚戌陳遣使來聘十有二月辛卯至自同州遣太保鄭國公達奚武率騎三萬出平陽以應楊忠是月有人生子男而陰在背後如尾兩足指如獸爪有犬生子腰以後分爲二身兩尾六足

四年春正月庚申楊忠破齊長城至晉陽而還二月庚寅朔日有蝕之甲午熒惑犯房右驂三月己未熒惑又犯房右驂庚辰初令百官執笏夏四月癸卯以柱國鄧公竇熾爲大宗伯五月壬戌封世宗長子賢爲畢國公丁卯突厥遣使獻方物癸酉以大將軍安武公李穆爲柱國丁亥改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六月庚寅改御伯爲納言秋七月戊午粟特遣使獻方物戊寅焉耆遣使獻名馬八月丁亥朔日有蝕之詔柱國楊忠率師與突厥東伐至北河而還戊子以柱國齊公憲爲雍州牧許國公宇文貴爲大司徒九月丁巳以柱國衛國公直爲大司空封開府李昞爲唐國公若干鳳爲徐國公陳遣使來聘是月以皇世母閻氏自齊至大赦天下閏月己亥以大將軍韋孝寬大將軍長孫儉並爲柱國冬十月癸亥以大將軍陸通大將軍宇文盛蔡國公廣並爲柱國甲子詔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斧鉞於是護總大軍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摽出軹關丁卯幸沙苑勞師癸酉還宮十一月甲午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率師圍洛陽柱國齊國公憲營於邙山晉公護次於陝州十二月權景宣攻齊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州降壬戌齊師渡河晨至洛陽諸軍驚散尉遲迥率麾下數十騎扞敵得却至夜引還柱國庸國公王雄力戰死之遂班師楊摽於軹關戰沒權景宣亦棄豫州而還

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廢朝以庸國公王雄死王事故也辛卯白虹貫日庚子令荊州安州江陵等總管並隸襄州總管府以柱國大司空衛國公直爲襄州總管甲辰太白熒惑歲星合於婁乙巳吐谷渾遣使獻方物以庸國公王雄世子開府謙爲柱國二月辛酉詔陳國公純柱國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纂等如突厥逆女甲子鄎州獲綠毛龜丙寅以柱國安武公李穆爲大司空綏德公陸通爲大司寇壬申行幸岐州三月戊子柱國楚國公豆盧寧薨夏

四月齊武成禪位於其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五月丙戌以皇族父興為大將
軍襲虞國公封己亥詔左右武伯各置中大夫一人六月庚申彗星出三台入
文昌犯上將後經紫宮西垣入危漸長一丈餘指室壁後百餘日稍短長二尺
五寸在虛危滅辛未詔曰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
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為庶人秋七月辛巳朔日有蝕之
庚寅行幸秦州降死罪以下辛丑遣大使巡察天下八月丙子至自秦州九月
乙巳益州獻三足烏冬十月辛亥改函谷關城為通洛防十一月庚辰岐州上
言一角獸見甲午吐谷渾遣使獻方物丁未陳遣使來聘

天和元年春正月己卯日有蝕之辛巳露寢成幸之令群臣賦古詩京邑耆老
並預會焉頒賜各有差癸未大赦改元百官普加四級己亥親耕籍田丁未於
宕昌置宕州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為陝州總管遣小載師杜杲使於陳二月
戊申以開府中山公訓為蒲州總管戊辰詔三公已下各舉所知庚午日鬬光
遂微日裏烏見三月丙午祠南郊夏四月己酉益州獻三足烏辛亥雩甲子日
有交暈白虹貫之是月陳文帝薨子伯宗嗣立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羣臣
親講禮記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地為扶州甲午詔曰道德交喪
禮義嗣興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為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
長守邦國於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
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弘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
亂禮儀素毀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聞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為
復禮之銘矧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為君之難為臣不易
貽之後昆殷鑒斯在六月丙午以大將軍枹罕公辛威為柱國秋七月戊寅築
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以置軍人壬午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
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即為恆式八月己未詔諸有三年之喪或負
土成墳或寢苫骨立一志一行可稱揚者仰本部官司隨事言上當加弔勉以
勵薄俗九月乙亥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反詔開府陸騰討平之冬十月乙
卯太白晝見經天甲子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之樂十一月丙戌行幸武功等
新城十二月庚申還宮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己亥親耕籍田三月癸酉改武遊園為道會苑
丁亥初立郊丘壇壝制度夏四月乙巳省東南諸州以潁州歸州湏州均州入
唐州油州入純州鴻州入淮州洞州入湖州睢州入襄州憲州入昌州以大將
軍陳國公純為柱國五月壬申突厥吐谷渾安息並遣使獻方物丁丑進封柱
國安武公李穆為申國公己丑歲星與熒惑合於井六月辛亥尊所生叱奴氏
為皇太后甲子月入畢閏月庚午地震戊寅陳湘州刺史華皎率衆來附遣襄
州總管衛國公直率柱國綏國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援之
因而南伐壬辰以大將軍譙國公儉為柱國丁酉歲星太白合於柳戊戌襄州
上言慶雲見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鳳凰集於楓樹羣鳥列侍以萬數甲辰立
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庚戌太白犯軒轅壬子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雍州牧
九月衛國公直等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戰於沌口王師失利元定以步騎數
千先度遂沒江南冬十月辛卯日出入時有黑氣一大如盃在日中甲午又加
一焉經六日乃滅十一月戊戌朔日有蝕之癸丑太保許國公宇文貴薨

三年春正月辛丑祠南郊二月丁卯幸武功丁亥還宮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
氏至自突厥甲辰大赦天下亡官失爵並聽復舊丁未大會百寮及四方賓客
於路寢賜衣馬錢帛各有差甲寅以柱國陳國公純為秦州總管蔡國公廣為
陝州總管戊午太傅柱國燕國公于謹薨己未太白犯井北軒第一星夏四月
辛巳以太保鄭國公達奚武為太傅大司馬蜀國公尉遲迥為太保柱國齊國
公憲為大司馬太白入輿鬼犯積尸五月庚戌祠太廟庚申行幸醴泉宮六月
甲戌有星孛於東井北行一月至輿鬼乃滅秋七月壬寅柱國隋國公楊忠薨
戊午至自醴泉宮己未客星見房漸東行入天市犯營室至奎四十餘日乃滅
八月乙丑韓國公元羅薨齊請和親遣使來聘詔軍司馬陸程兵部尹公正報
聘焉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九月庚戌太白與鎮
星合於角冬十月癸亥祠太廟丙戌太白入氐丁亥上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
京邑觀者輿馬彌漫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之甲辰行

幸岐陽壬子遣開府崔彥穆小賓部元暉使於齊甲寅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是爲宣帝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陽是月齊武成帝薨

四年春正月辛卯朔廢朝以齊武成薨故也遣司會河陽公李綸等會葬於齊仍弔賻焉二月癸亥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夏州總管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歲星逆行掩太微上將庚午有流星大如斗出左攝提流至天津滅後有聲如雷夏四月乙巳齊遣使來聘五月己丑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封魏廣平公子元謙爲韓國公以紹魏後庚戌行幸醴泉宮丁巳柱國吳國公尉遲綱薨六月築原州及涇州東城秋七月辛亥至自醴泉宮丁巳突厥遣使獻馬八月庚辰盜殺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遣柱國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冬十一月辛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薨十二月壬午罷龍州

五年春二月己巳邵惠公顥孫胄自齊來歸改邵國公會爲譚國公封胄爲邵國公三月辛卯進封柱國韋孝寬爲鄖國公甲辰初令宿衛官住關外者將家累入京不樂者解宿衛夏四月甲寅以柱國宇文盛爲大宗伯行幸醴泉宮省帥都督官丙寅遣大使巡天下以陳國公純爲陝州總管六月壬辰封開府梁睿爲蔣國公庚子降宥罪人并免逋租懸調等以皇女生故也七月鹽州獻白兔乙卯至自醴泉宮辛巳以柱國譙國公儉爲益州總管九月己卯太白歲星合於亢冬十月辛巳朔日有蝕之丙戌太白鎮星合於氐丁酉太傅鄭國公達奚武薨十一月乙丑追封章武孝公導爲豳國公以蔡國併於豳丁卯柱國豳國公廣薨十二月癸巳大將軍鄭恪率師平越巂置西寧州是冬齊將斛律明月寇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於龍門

六年春正月己酉朔廢朝以露門未成故也詔柱國齊國公憲率師禦斛律明月丁卯以大將軍張掖公王傑譚國公會鴈門公田弘魏國公李暉等並爲柱國二月己丑夜有蒼雲廣三尺許經天自戌加辰三月己酉齊國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明月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夏四月戊寅朔日有蝕之己卯熒惑犯輿鬼辛卯信州蠻渠冉祖喜冉龍驤舉兵反遣大將軍趙誾率師討平之甲午以柱國燕國公于寔爲涼州總管大將軍杞國公亮爲秦州總管庚子以大將軍滎陽公司馬消難爲柱國陳國公純鴈門公田弘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以大將軍武安公侯莫陳瓊太安公閻慶神武公竇毅南陽公叱羅協平高公侯伏侯龍恩並爲柱國封開府斛斯徵爲岐國公右宮伯長孫覽爲薛國公五月癸卯遣納言鄭詡使於陳丙寅以大將軍唐國公李昞中山公訓杞國公亮上庸公陸騰安義公宇文丘北平公寇紹許國公宇文善犍爲公高琳鄭國公達奚震隴東公楊纂常山公于翼並爲柱國六月乙未以大將軍太原公王康爲柱國是月齊將段孝先攻陷汾州秋七月乙丑以大將軍越國公盛爲柱國八月癸未鎮星歲星太白合於氐九月庚申月在婁蝕之既光不復癸酉省掖庭四夷樂後宮羅綺工人五百餘人冬十月壬午冀國公通薨乙未遣右武伯谷會琨御正蔡斌使於齊壬寅上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十一月壬子以大將軍梁國公侯莫陳芮大將軍李意並爲柱國丙辰齊遣使來聘丁巳行幸散關十二月己丑還宮是冬牛大疫死者十六七

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卿道俗論難事畢還宮降死罪及流罪一等其五歲刑已下並宥之二月癸酉遣大將軍昌城公孫深使於突厥司賓李際小賓部賀遂禮使於齊乙酉柱國安義公宇文丘薨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齊遣使來聘丙辰誅大冢宰晉國公護護子柱國譚國公會會弟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等大赦改元罷中外府癸亥以太傅蜀國公尉遲迥爲太師柱國鄧國公竇熾爲太傅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爲太保齊國公憲爲大冢宰衛國公直爲大司徒趙國公招爲大司空柱國枹罕公辛威爲大司寇綏德公陸通爲大司馬詔曰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故知爲政欲靜靜在寧民爲治欲安安在息役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恭己夕惕兢懷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庶時殷俗阜稱朕意焉夏四月甲戌以代國公達滕國公逌並爲柱國詔荊州安州江陵等總管並隸襄州己卯以柱國張掖公王傑爲涇州總管

蜀國公李暉爲梁州總管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遣工部代公達小禮部辛彥之使於齊丙戌詔百官軍民上封事極言得失丁亥詔斷四方非常貢獻庚寅追尊略陽公爲孝閔皇帝癸巳立魯國公贇爲皇太子大赦天下百官各加封級五月封衞國公直長子賓爲莒國公紹莒莊公洛生後壬戌帝以大旱集百官於庭詔之曰盛農之節亢陽不雨氣序愆度蓋不徒然豈朕德薄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盡直言無得有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六月庚子改置宿衞官員秋七月辛丑陳遣使來聘丙午辰星太白合於東井己酉月犯心中星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庚申扶風掘地得玉盃以獻冬十月庚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民辛未遣小匠師楊勰齊馭唐則使於陳柱國大司馬綏德公陸通薨十一月丙午上親率六軍講武城南庚戌行幸羌橋集京城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宮壬戌以大司空趙國公招爲大司馬乙未月犯心中星十二月壬申行幸斜谷集京城以西諸軍都督已上頒賜有差丙戌還宮己丑帝御正武殿親錄囚徒至夜而罷庚寅幸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遂焚之

二年春正月辛丑祠南郊乙巳以柱國鴈門公田弘爲大司空大將軍徐國公若干鳳爲柱國庚戌復置帥都督官乙卯祠太廟閏月己巳陳遣使來聘二月辛亥白虹貫日甲寅詔皇太子贇撫巡西土壬戌遣司會侯莫陳凱太子宮尹鄭譯使於齊熒惑犯輿鬼入積尸省雍州內八郡併入京兆馮翊扶風咸陽等郡三月己卯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答曰在德不在瑞癸巳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之官長上士貳之夏四月己亥祠太廟丙辰增改東宮官員五月丁卯熒惑犯右執法丁丑以柱國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大宗伯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司寇上庸公陸騰爲大司空六月庚子省六府員外諸官皆爲丞甲辰月犯心中星壬子皇孫衍生文武官普加一階大選諸軍將帥丙辰帝御露寢集諸軍將勗以戎事庚申詔諸軍旌旗皆畫以猛獸鷙鳥之象秋七月己巳祠太廟自春末不雨至於是月壬申集百寮於大德殿帝責躬罪己問以治政得失戊子雨八月丙午改三夫人爲三妃關內大蝗九月乙丑陳遣使來聘癸酉太白犯右執法戊寅以柱國鄭國公達奚震爲金州總管詔曰政在節財禮唯寧儉而頃者婚嫁競爲奢靡牢羞之費罄竭資財甚乖典訓之理有司宜加宣勸使咸遵禮制壬午納皇太子妃楊氏冬十月癸卯齊遣使來聘甲辰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十一月辛巳帝親率大軍講武於城東癸未集諸軍都督以上五十人於道會苑大射帝親臨射宮大備軍容十二月癸巳集羣臣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爲先道教爲次佛教爲後以大將軍樂川公赫連達爲柱國詔曰尊年尚齒列代弘規序舊酬勞哲王明範朕嗣承弘業君臨萬邦驅此兆庶寘諸仁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耋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頒授老職使榮沾邑里戊午聽訟於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

三年春正月壬戌朝羣臣於露門冊柱國齊國公憲衞國公直趙國公招譙國公儉陳國公純越國公盛代國公達滕國公逌並進爵爲王己巳祠太廟庚午突厥遣使獻馬癸酉詔自今已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勿爲財幣稽留乙亥親耕藉田丙子初服短衣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詔以往歲年穀不登民多乏絕令公私道俗凡有貯積粟麥者皆準口聽留以外盡糶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丁酉紀國公康畢國公賢酆國公貞宋國公實漢國公贊秦國公贄曹國公允並進爵爲王丙午令六府各舉賢良清正之人癸丑柱國許國公宇文善有罪免乙卯行幸雲陽宮丙辰詔曰民生而靜純懿之性本均感物而遷嗜欲之情斯起雖復雲鳥殊世文質異時莫不限以隄防示之禁令朕君臨萬寓覆養黎元思振頹綱納之軌式比因人有犯與衆棄之所在羣官有僭過者咸聽首露莫不輕重畢陳纖毫無隱斯則風行草偃從化無違導德齊禮庶幾可致但上失其道有自來矣澆僞之弊反本無由宜加湯滌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庚申皇太后不豫三月辛酉至自雲陽宮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贇總釐庶政夏四月乙卯齊遣使弔贈會葬丁巳有星孛於東北紫宮垣長七尺五月庚申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袒跣

至陵所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彝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
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
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自聽朝縗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
罔極百寮以下宜依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禮
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初置太子諫議員四
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丁卯荊州獻白烏戊辰詔故晉
國公護及諸子並追復先封改葬加謚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
道士並令還民并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六月丁未集諸軍將教以
戰陣之法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並行戊午詔曰至道弘
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歧路既分派源逾遠淳離朴散形氣斯乖
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
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祕賾玄文所以濟養
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崇崛守磧礫
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秋七月庚申行幸雲陽宮乙酉衞王直在京師舉
兵反欲突入肅章門司武尉遲運等拒守直敗率百餘騎遁走京師連雨三旬
是日霽戊子至自雲陽宮八月辛卯擒直於荊州免爲庶人乙未詔自建德元
年八月以前犯罪未被推糾於後事發失官爵者並聽復舊丙申行幸雲陽宮
九月庚申幸同州戊辰以柱國大宗伯周昌公侯莫陳瓊爲秦州總管冬十月
丙申御正楊尙希禮部盧愷使於陳戊戌雍州獻蒼烏庚子詔蒲州民遭饑乏
絕者令向鄜城以西及荊州管內就食甲寅行幸蒲州乙卯曲赦蒲州見囚大
辟以下丙辰行幸同州始州民王鞅擁衆反大將軍鄭恪討平之十一月戊午
以柱國大司空上庸公陸騰爲涇州總管于闐遣使獻名馬己巳大閱於城東
甲戌至自同州十二月戊子大會衞官及軍人以上賜錢帛各有差辛卯月掩
太白詔荊襄安延夏五州總管內有能率其從軍者授官各有差其貧下戶給
復三年丙申改諸軍軍士並爲侍官丁酉利州上言騶虞見癸卯集諸軍講武
於臨皐澤涼州比年地震壞城郭地裂涌泉出

周書卷五

武帝紀上協忠破齊長城至晉陽而還○臣文淳按晉陽之戰通鑑書周師大敗而還本紀與忠傳俱諱不書蓋此書雖令狐德棻等撰次其實本於隋之史官所紀忠乃隋之太祖故爲諱之也

封開府李昞爲唐國公○昞諱本俱作虎臣文淳按通鑑李虎卒於魏大統十七年五月新舊唐書唐太祖本紀太祖父昞封唐國公此唐有天下之號所自起也大約此書原本凡李虎李昞俱稱李諱後人妄改又不深考故此處與下文以大將軍唐國公李昞爲柱國並訛作李虎今改正

遣大將軍昌城公孫深使於突厥○北史及通鑑俱無孫字按深即宇文護之子孫字當衍

司賓李除○司賓舊本及北史俱作司宋通鑑作司賓注云蓋周官大行人之職小賓部則小行人之職也從通鑑改

三年○建德三年陳大建六年也通鑑書六年春正月壬戌朔周齊公憲等七人進爵爲王本紀憲直招儉純盛達逌共八人通鑑又書二月丁酉周紀國公賢等六人進爵爲王本紀康賓貞實贊贊允共七人俱與通鑑不同

周書卷五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帝紀第六

武帝下

建德四年春正月戊辰以柱國枹罕公辛威為寧州總管太原公王康為襄州總管初置營軍器監壬申詔曰今陽和布氣品物資始敬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百司分番躬自率導事非機要並停至秋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量加賑卹逋租懸調兵役殘功並宜蠲免癸酉行幸同州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辛卯改置宿衛官員己酉柱國廣德公李意有罪免三月丙辰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納言伊婁謙使於齊郡縣各省主簿一人丙寅至自同州甲戌以柱國趙王招為雍州牧夏四月甲午柱國燕國公于寔有罪免丁酉初令上書者並為表於皇太子以下稱啓六月詔東南道四總管內自去年以來新附之戶給復三年秋七月丙辰行幸雲陽宮己未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關布泉錢聽入而不聽出丁卯至自雲陽宮甲戌陳遣使來聘丙子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帝曰太祖神武膺運創造王基兵威所臨有征無戰唯彼偽齊猶懷跋扈雖復戎車屢駕而大勳未集朕以寡昧纂承鴻緒往以政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治兵數年已來戰備稍足而偽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今欲數道出兵水陸兼進北拒太行之路東扼黎陽之險若攻拔河陰兗豫則馳檄可定然後養銳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戰則破之必矣王公以為何如羣臣咸稱善丁丑詔曰高氏因時放命據有汾漳擅假名器歷年永久朕以亭毒為心遵養時晦遂敦聘好務息黎元而彼懷惡不悛尋事侵軼背言負信竊邑藏姦往者軍下宜陽釁由彼始兵興汾曲事非我先此獲俘囚禮送相繼彼所拘執曾無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賦繁興齊魯軫殄悴之哀幽并啟來蘇之望既禍盈惡稔衆叛親離不有一戎何以大定今白藏在辰涼風戒節厲兵詰暴時事惟宜朕當親御六師龔行天罰庶憑祖宗之靈潛資將士之力風馳九有電掃八紘可分命衆軍指期進發以柱國陳王純為前一軍總管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前二軍總管鄭國公達奚震為前三軍總管越王盛為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為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率衆二萬趣黎陽隋國公楊堅廣寧侯薛迥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柱國梁國公侯莫陳芮率衆一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壬午上親率六軍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卯入于齊境禁伐樹踐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丁未上親率諸軍攻河陰大城拔之進攻子城未克上有疾九月辛酉夜班師水軍焚舟而退齊王憲及于翼李穆等所在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至自東伐己卯以華州刺史畢王賢為荊州總管冬十月戊子初置上柱國上大將軍官改開府儀同三司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又置上開府上儀同官甲午行幸同州閏月齊將尉相貴寇大寧延州總管王慶擊走之以柱國齊王憲蜀國公尉遲迥為上柱國柱國代王達為益州總管大司寇滎陽公司馬消難為梁州總管詔諸畿郡各舉賢良十一月己亥改置司內官員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至自同州丙子陳遣使來聘是歲岐寧二州民饑開倉賑給

五年春正月癸未行幸同州辛卯行幸河東涑川集關中河東諸軍校獵甲午還同州丁酉詔曰朕克己思治而風化未弘永言前古載懷夕惕可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訟聽謠問民卹隱其獄犴無章侵漁黎庶隨事究驗條錄以聞若政績有施治綱克舉及行宣圭蓽道著丘園並須撿審依名騰奏其鰥寡孤獨實可哀矜亦宜賑給務使周贍廢布泉錢戊申初令鑄錢者絞其從者遠配為民二月辛酉遣皇太子贇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宜隨機專決三月庚子月犯東井第一星壬寅至自同州文宣皇后服再期戊申祥夏四月乙卯行幸同州開府清河公宇文神舉攻拔齊陸渾等五城五月壬辰至自同州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辛亥禘太廟丙辰利州總管紀王康有罪賜死丁巳行幸雲陽宮月掩心後星庚午熒惑入輿鬼秋七月乙未京師旱八月戊申皇太

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乙卯至自雲陽宮乙丑陳遣使來聘九月丁丑大醮於正武殿以祈東伐冬十月帝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疹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賊境備見敵情觀彼行師殆同兒戲又聞其朝政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若復同往年出軍河外直爲撫背未扼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鎭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幾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軍者朕當以軍法裁之己酉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爲右一軍總管杞國公亮爲右二軍總管隋國公楊堅爲右三軍總管譙王儉爲左一軍總管大將軍竇泰爲左二軍總管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總管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庚戌熒惑犯太微上將戊午歲星犯太陵癸亥帝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國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烏氏公尹昇步騎五千守鼓鍾鎭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柱國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是夜虹見於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微宮長十餘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城中惶窘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申齊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使送款上開府王軌率衆應之未明登城鼓譟齊衆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開府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送關中甲戌以上開府梁士彥爲晉州刺史加授大將軍留精兵一萬以鎭之又遣諸軍徇齊諸城鎭並相次降款十一月己卯齊主自幷州率衆來援帝以其兵新集且避之乃詔諸軍班師遣齊王憲爲後拒是日齊主至晉州憲不與戰引軍度汾齊主遂圍晉州晝夜攻之齊王憲屯諸軍於涑水爲晉州聲援河東地震癸巳至自東伐獻俘於太廟甲午詔曰僞齊違信背約惡稔禍盈是以親總六師問罪汾晉兵威所及莫不摧殄賊衆危惶烏栖自固暨元戎反旆方來聚結遊魂境首尚敢趑趄朕今更率諸軍應機除翦丙申放齊諸城鎭降人還丁酉帝發京師壬寅度河與諸軍合十二月戊申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王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庚戌帝帥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亦於塹北列陣申後齊人塡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齊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幷州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辛亥帝幸晉州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甲寅齊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帝麾軍直進那肱望風退散丙辰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國公丁巳大軍次幷州齊主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幷州自將輕騎走鄴是日詔曰此下缺

人寄喉脣之重棟梁骨鯁翻爲仇讎狐趙緒餘降成皁隸民不見德唯虐是聞朕懷茲漏網置之度外正欲各靜封疆共紓民瘼故也爾之主相曾不是恩欲構厲階反貽其梗我之率土咸求倍刃帷幄獻兼弱之謀爪牙奮干戈之勇熊羆坐甲若赴私讎是以一鼓而定晉州再舉而摧逋醜僞丞相高阿那肱驅逼餘燼竊據高壁僞定南王韓建業作守介休規相抗擬聊示兵威應時瓦潰那肱則單馬宵遁建業則面縛軍和爾之逃卒所知見也若其懷遠以德則爾難以德綏處隣以義則爾難以義服且天與不取道家所忌攻昧侮亡兵之上術朕今親馭羣雄長驅宇內六軍紛施萬隊啓行勢與雷電爭威氣逐風雲齊舉王師所次已達近郊望歲之民室家相慶來蘇之后思副厥誠僞主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牽羊道左銜璧轅門當惠以焚櫬之恩待以列侯之禮僞將相王公已下衣冠士民之族如有深識事宜建功立効官榮爵賞各有加隆若下愚不移守迷莫改則委之執憲以正刑書嗟爾庶士胡寧自棄或我之將卒逃彼逆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善求多福無貽後悔璽書所至咸

使閒知自是齊之將帥降者相繼封其特進開府賀拔伏恩爲郜國公其餘官
爵各有差戊午高延宗僭卽僞位改年德昌己未軍次并州庚申延宗擁兵四
萬出城抗拒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勝逐北率千餘騎入東門詔諸軍繞
城置陣至夜延宗率其衆排陣而前城中軍却人相蹂踐大爲延宗所敗死傷
略盡齊人欲閉門以闔下積尸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至明
率諸軍更戰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壬戌詔曰昔天厭水運龍戰于野兩京圮
隔四紀于茲朕垂拱巖廊君臨宇縣相邠民於海內混楚弓於天下一物失所
有若推溝方欲德綏未服義征不譓僞主高緯放命燕齊怠慢典刑俶擾天紀
加以背惠怒鄰棄信忘義朕應天從物伐罪弔民一鼓而蕩平陽再舉而摧勍
敵僞署王公相繼道左高緯智窮數屈逃竄草閒僞安德王高延宗擾攘之閒
遂竊名號與僞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收合餘燼背城抗敵王威既振魚潰鳥
離破竹更難建瓴非易延宗衆散解甲軍門根本既傾枝葉自實幽青海岱折
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八紘共貫六合同風方當偃伯靈臺休牛桃塞無
疆之慶非獨在余漢皇約法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彼新邦思覃惠澤被之率
土新舊臣民皆從蕩滌可大赦天下高緯及王公以下若釋然歸順咸許自新
諸亡入僞朝亦從寬宥官榮次序依例無失其齊僞制令卽宜削除鄒魯縉紳
幽并騎士一介可稱並宜銓錄百年去殺雖或難希期月有成庶幾可勉丙寅
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以柱國趙王招陳王
純越王盛杞國公亮梁國公侯莫陳芮庸國公王謙北平公寇紹鄭國公達奚
震並爲上柱國封齊王憲子安城郡公質爲河閒王大將軍廣化公丘崇爲潞
國公神水公姬願爲原國公廣業公尉遲運爲盧國公諸有功者封授各有差
癸酉帝率六軍趣鄴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
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恆改年承光自號爲太上皇壬辰帝至
鄴齊主先於城外掘塹豎柵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
遂平鄴齊主先送其母并妻子於青州及城陷乃率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
尉遲勤率二千騎追之是戰也於陣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帝責之曰汝有
死罪者三前從并走鄴攜妾棄母是不孝外爲僞主戮力內實通啓於朕是不
忠送款之後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斬之是日西方有聲如
雷者一甲午帝入鄴城齊任城王湝先在冀州齊主至河遣其侍中斛律孝卿
送傳國璽禪位於湝孝卿未達被執送鄴詔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處皆從赦
例封齊開府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爲應國公丙申以上柱國越王盛爲相州總
管己亥詔曰自晉州大陣至于平鄴身殞戰場者其子卽授父本官尉遲勤擒
齊主及其太子恆於青州庚子詔曰僞齊之末姦佞擅權濫罰淫刑動持羅網
僞右丞相咸陽王故斛律明月僞侍中特進開府故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獲
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翦除凶暴表閭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謚并窆措
其見存子孫各隨蔭敍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辛丑詔曰僞齊叛渙竊有
漳濱世縱淫風事窮彫飾或穿池運石爲山學海或層臺累構概日凌雲以暴
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弘風教追念生民之
費尙想力役之勞方當易茲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及三臺可並毀撤瓦
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二月丙午論定諸軍功勳置
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賜有差丁未齊主至帝降自阼階以賓主之禮
相見高湝在冀州擁兵未下遣上柱國齊王憲與柱國隋公楊堅率軍討平之
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鎭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
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
六千六百八十六乃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並置總管府相并二總管
各置宮及六府官癸丑詔曰無侮煢獨事顯前書哀彼矜人惠流往訓僞齊末
政昏虐實繁災甚滔天毒流比屋無罪無辜係虜三軍之手不飮不食僅仆九
逵之門朕爲民父母職養黎人念甚泣辜誠深罪己除其苛政事屬改張宜加
寬宥兼行賑卹自僞武平三年以來河南諸州之民僞齊被掠爲奴婢者不問
官私並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卽聽還願住淮北者可隨便安置其有癃殘
孤老饑餒絕食不能自存者仰刺史守令及親民長司躬自檢校無親屬者所
在給其衣食務使存濟乙卯帝自鄴還京丙辰以柱國隋公楊堅爲定州總管

三月壬午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弗拘
多少夏四月乙巳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輿旗幟及器物以
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齊
主爲溫國公庚戌大會羣臣及諸蕃客於露寢乙卯廢蒲陝涇寧四州總管己
巳祠太廟詔曰東夏既平王道初被齊氏弊政餘風未殄朕劬勞萬機念存康
濟恐清淨之志未形四海下民疾苦不能上達寢興軫慮用切於懷宜分遣使
人巡方撫慰觀風省俗宣揚治道有司明立條科務在弘益五月丁丑以柱國
譙王儉爲大冢宰庚辰以上柱國杞國公亮爲大司徒鄭國公達奚震爲大宗
伯梁國公侯莫陳芮爲大司馬柱國應國公獨孤永業爲大司寇鄖國公韋孝
寬爲大司空辛巳大醮於正武殿以報功也己丑祠方丘詔曰朕欽承丕緒寢
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
可廣廈高堂肆其嗜欲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雕
牆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
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
時悉可毀撤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癸巳行幸雲陽宮戊戌
詔曰京師宮殿已從撤毀并鄴二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革
諸堂殿壯麗並宜除蕩甍宇雜物分賜窮民三農之隙別漸營構止蔽風雨務
在卑狹庚子陳遣使來聘是月青城門無故自崩六月丁未至自雲陽宮辛亥
御正武殿錄囚徒癸亥於河州鷄鳴防置旭州甘松防置芳州廣川防置弘州
甲子帝東巡丁卯詔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
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爲混雜自今以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其已
定未成者即令改聘秋七月己卯封齊王憲第四子廣都公貴爲莒國公紹莒
莊公洛生後癸未應州獻芝草丙戌行幸洛州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者上
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赴行在所共論治政得失戊戌以上柱國庸公王
謙爲益州總管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頒於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詔
曰以刑止刑世輕世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百

世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道有沿革宜從寬典凡諸雜戶悉放爲民配雜之
科因之永削甲子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
德若使五品時敘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
錄乃命焚之九月壬申以柱國鄧國公竇熾申國公李穆並爲上柱國戊寅初
令民庶已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停斷朝祭之
服不拘此例甲申絳州獻白雀壬辰詔東土諸州儒生明一經已上並舉送州
郡以禮發遣癸卯封上大將軍上黃公王軌爲郯國公吐谷渾遣使獻方物冬
十月戊申行幸鄴宮戊午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帝服緦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
哭是月誅溫國公高緯十一月庚午百濟遣使獻方物壬申封皇子充爲道王
兌爲蔡王癸酉陳將吳明徹侵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出軍與戰不利退守徐
州遣上大將軍郯國公王軌率師討之是月稽胡反遣齊王憲率軍討平之詔
自永熙三年七月已來去年十月已前東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內爲奴婢者及
平江陵之後良人沒爲奴婢者並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舊主人猶須
共居聽留爲部曲及客女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
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宮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遍於生民命秩方於
庶職椒房丹地有衆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
始無容廣集子女屯聚宮掖弘贊後庭事從約簡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
三人自茲以外悉宜減省己亥晦日有蝕之初行刑書要制持杖羣彊盜一匹
以上不持杖羣彊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偽請官
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五戶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者至死刑書所不載
者自依律科十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獻方物己未東壽陽土人反率衆五千
襲并州城刺史東平公宇文神舉破平之庚申行幸并州宮移并州軍人四萬
戶於關中丙寅以柱國滕王逌爲河陽總管丁卯以柱國隋國公楊堅爲南兗
州總管上柱國申國公李穆爲并州總管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是月北營州
刺史高寶寧據州反
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吐谷渾偽趙王他婁屯來降壬午行幸鄴宮分相州廣

平郡置洺州清河郡置貝州黎陽郡置黎州汲郡置衛州分定州常山郡置恒州分并州上黨郡置潞州辛卯行幸懷州癸巳幸洛州詔於懷州置宮二月甲辰柱國大冢宰譙王儉薨丁巳帝至自東巡乙丑以上柱國越王盛為大冢宰陳王純為雍州牧三月戊辰於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壬申突厥遣使獻方物甲戌初服常冠以皁紗為之加簪而不施纓導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上大將軍郯國公王軌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丁亥詔柱國故豆盧寧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民庶為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壬辰改元夏四月壬子初令遭父母喪者聽終制庚申突厥入寇幽州殺掠吏民議將討之五月己丑帝總戎北伐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率軍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驢馬悉從軍癸巳帝不豫止于雲陽宮丙申詔停諸軍事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遺詔曰人肖形天地稟質五常脩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罔用所以昧旦求衣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內分崩太祖扶危翼傾肇開王業燕趙榛蕪久竊名號朕上述先志下順民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定而民勞未康每一念此如臨冰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軌今遘疾大漸氣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歎息天下事重萬機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僚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令上不負太祖下無失為臣朕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朕平生居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吉即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家諡曰武皇帝廟稱高祖己未葬於孝陵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己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多所罪殺號令懇惻唯屬意於政羣下畏服莫不肅然性既明察少於恩惠凡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為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彊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彊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史臣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彊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埸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纘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己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脩富民之政務彊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勳斯集攄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阽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獲申黷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王者歟

周書卷六

周書卷六考證

武帝紀下隋國公楊堅廣寧侯薛迥舟師三萬自渭入河○廣寧侯薛迥，北史作廣寧公侯莫陳迥，未知孰是。

封皇子充爲道王○通鑑云，周立皇子衍爲道王。胡三省注云，皇子當作皇孫。周太子之長子。臣文淳按武皇七男，道王充字乾仁，建德六年封王，正與此合。又云，宣帝三子，鄴王衍大象二年封王，武帝時，無封皇孫爲王之事。

周書卷六考證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帝紀第七

宣帝

宣皇帝諱贇字乾伯高祖長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州保定元年五月丙午封魯國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高祖親告廟冠於阼階立為皇太子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諒闇詔太子總朝政五旬而罷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五年二月又詔皇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丁酉高祖崩戊戌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癸丑歲星熒惑太白合於東井甲子誅上柱國齊王憲封開府于智為齊國公閏月乙亥詔山東流民新復業者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濟者並給復一年立妃楊氏為皇后辛巳以上柱國趙王招為太師陳王純為太傅柱國代王達滕王逌盧國公尉遲運薛國公長孫覽並為上柱國進封柱國平陽郡公王誼為揚國公是月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反詔柱國東平公宇文神舉帥衆討平之秋七月辛丑月犯心前星乙巳祠太廟丙午祠圜丘戊申祠方丘庚戌以小宗伯岐國公斛斯徵為大宗伯丙辰熒惑太白合於七星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壬戌以柱國南兗州總管隋公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癸亥尊所生李氏為帝太后八月丙寅夕月於西郊長安萬年二縣民居在京城者給復三年壬申行幸同州遣大使巡察諸州詔制九條宣下州郡一曰決獄科罪皆准律文二曰母族絕服外者聽婚三曰以杖決罰悉令依法四曰郡縣當境賊盜不擒獲者並仰錄奏五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才堪任用者即宜申薦六曰或昔經驅使名位未達或沉淪蓬蓽文武可施宜並採訪具以名奏七曰偽齊七品以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爰及流外若欲入仕皆聽預選降二等授官八曰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下州下郡三歲一人九曰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並加稟恤以大司徒杞國公亮為安州總管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為大司徒柱國揚國公王誼為大司空庚辰太白入太微丙戌以柱國永昌公椿為大司寇九月丁酉熒惑入太微以柱國宇文盛張掖公王傑枹罕公辛威鄖國公韋孝寬並為上柱國庚戌封皇弟元為荊王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汾州稽胡帥劉受邏千舉兵反詔上柱國越王盛為行軍元帥率衆討平之庚申熒惑犯左執法冬十月癸酉至自同州以大司空揚國公王誼為襄州總管戊子百濟遣使獻方物十一月己亥講武於道會苑帝親擐甲冑是月突厥寇邊圍酒泉殺掠吏民十二月甲子以柱國畢王賢為大司空癸未熒惑入氐仍留經一月己丑以上柱國河陽總管滕王逌為行軍元帥率衆伐陳免京師見徒並令從軍

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受朝於露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初置四輔官以上柱國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國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隋國公楊堅為大後丞癸卯封皇子衍為魯王甲辰東巡狩丙午日有背以柱國常山公于翼為大司徒辛亥以柱國許國公宇文善為大宗伯癸丑日又背戊午行幸洛陽立魯王衍為皇太子二月癸亥詔曰河洛之地世稱朝市上則於天陰陽所會下紀於地職貢路均聖人以萬物阜安乃建王國時經五代世歷千祀規模弘遠邑居壯麗自魏氏失馭城闕為墟君子有戀舊之風小人深懷土之思我太祖受命酆鎬胥宇崤函蕩定四方有懷光宅高祖神功聖略混一區宇往巡東夏省方觀俗布政此宮遂移氣序朕以眇身祗承寶祚庶幾聿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昨駐蹕金墉備嘗遊覽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若因修為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復舊都奢儉取文質之間功役依子來之義北瞻河內咫尺非遙前詔經營今宜停罷於是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起洛陽宮常役四萬人以迄于晏駕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殺柱國徐州總管郯國公王軌停南討諸軍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嫁於突厥戊辰以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為徐州總管乙亥行幸鄴丙子初令授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辛巳詔曰有聖大寶實惟重器玄天表命人事與能幽顯同謀確乎不易域中之大寶懸定於杳冥天下為公蓋不避於內舉我大周感蒼昊之精受

河洛之鳳武功文德光格區宇創業垂統永光無窮朕以寡薄祇承鴻緒上賴先朝得一之迹下藉羣后不貳之心職貢與雲雨俱通憲章共光華並亘圓首方足咸登仁壽思隆國本用弘天曆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統所歸遐邇積德之休允叶無疆之祚帝王之量未肅而成天祿之期不謀已至朕今傳位於衍乃睠四海深合謳歌之望俾予一人高蹈風塵之表萬方兆庶知朕意焉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准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封內史上大夫鄭譯爲沛國公癸未日初出及將入時其中並有烏色大如雞卵經四日滅戊子以上柱國大前疑越王盛爲太保大右弼蜀公尉遲迥爲大前疑代王達爲大右弼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又詔曰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遷之戶並聽還洛州此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三月壬寅以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爲涇州總管庚申至自東巡大陳軍伍帝親擐甲冑入自青門皇帝衍備法駕從入百官迎於青門外其時驟雨儀衛失容辛酉封趙王招第二子貫爲永康縣王夏四月壬戌朔有司奏言日蝕不視事過時不食乃臨軒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癸亥以柱國畢王賢爲上柱國己巳祠太廟壬午大醮於正武殿戊子太白歲星辰星合於東井五月辛亥以洛州襄國郡爲趙國以齊州濟南郡爲陳國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以潞州上黨郡爲代國以荊州新野郡爲滕國邑各一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之國癸丑有流星大如斗出太微落落如遺火是月遣使簡視京兆及諸州士民之女充選後宮突厥寇并州六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出氐西北流長一丈入月中己巳月犯房北頭第二星乙酉有流星大如斗出營室流入東壁是月咸陽有池水變爲血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秋七月庚寅以大司空畢王賢爲雍州牧大後丞隋國公楊堅爲大前疑柱國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後丞壬辰熒惑掩房北頭第一星丙申納大後丞司馬消難女爲正陽宮皇后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帝后朱

氏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妃陳氏爲天左皇后八月庚申行幸同州壬申還宮甲戌以天左皇后父大將軍陳山提天右皇后父開府元晟並爲上柱國山提封鄅國公晟封翼國公開府楊雄爲邗國公乙弗寔戴國公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卽位以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至是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焉辛巳熒惑犯南斗第五星壬午以上柱國雍州牧畢王賢爲太師上柱國郇國公韓建業爲大左輔是月所在有蟻羣鬬各方四五尺死者什八九九月己酉太白入南斗乙卯以酆王貞爲大冢宰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杞國公亮郕國公梁士彥以伐陳遣御正杜杲禮部薛舒使於陳冬十月壬戌歲星犯軒轅大星是日帝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訖論議於行殿是歲初復佛像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乙酉熒惑鎮星合於虛是月相州人段德舉謀反伏誅十一月乙未幸溫湯戊戌行幸同州壬寅還宮己酉有星大如斗出張東南流光明燭地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是月韋孝寬拔壽陽杞國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陳人退走於是江北盡平十二月戊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詔曰穹昊在上聰明自下吉凶由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君臨區寓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於秋季及此玄冬幽顯殷勤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惑干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爵祿軒轅爲於後宮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則憂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官人失序女謁尙行政事乖方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實懼焉將避正寢齋居克念惡衣減膳去飾撤懸披不諱之誠開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弗踰等選舉以才宮闈修德宜宣諸內外庶盡弼諧允叶民心用消天譴於是舍仗衛往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許之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爲戲樂乙丑行幸洛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驛以從仍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己卯還宮

二年春正月丁亥帝受朝于道會苑癸巳祀太廟乙巳遣二辰書日月之象以
置左右戊申雨雪雪止又雨細黃土移時乃息乙卯詔江左諸州新附民給復
二十年初稅入市者人一錢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戊午突厥遣
使獻方物且逆千金公主乙丑改制詔為天制敕為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
后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聖皇太后癸未立天元皇后楊氏
為天元太皇后天皇后朱氏為天太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為天右太皇后天左
皇后陳氏為天左大皇后正陽宮皇后直稱皇后是日洛陽有禿鶖鳥集於新
營太極殿前榮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鬭於汴水之側黑龍死三月丁亥賜百官
及民大酺詔曰盛德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
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世敘彝倫至如幽贊天人之理裁成
禮樂之務故以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曆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滋
深且褒成啟號雖彰故實旌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為鄒國公邑數准舊并
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戊子行軍總管杞國公亮舉兵反襲行軍
元帥鄖國公韋孝寬於豫州亮不勝孝寬獲而殺之辛卯以永昌公椿為杞國
公紹衛公連後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驅戒道為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
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鼓樂俱作又令武賁持鈒馬上稱警蹕以至於同州乙
未改同州宮為天成宮庚子至自同州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
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
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甲辰初置天中大皇后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為天中
大皇后立妃尉遲氏為天左大皇后夏四月乙丑有星大如斗出天廚流入紫
宮抵鉤陳乃滅己巳祀太廟己卯詔曰朕以寡薄昧於治方不能使天地休和
陰陽調序自春涉夏甘澤未豐既軫西郊之歎將虧南畝之業興言夕惕無忘
鑒寐良由德化未敷政刑多舛萬方有罪責在朕躬思覃寬惠被之率土見囚
死罪並降從流流罪從徒五歲刑已下悉皆原宥其反叛惡逆不道及常赦所
不免者不在降例壬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甲申還宮令京城士女於
衢巷作音樂以迎候五月己丑以上柱國大前疑隋國公楊堅為揚州總管甲

午夜帝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帝不豫還宮詔隋國公堅入侍疾甲辰有星大
如三斗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聲若風鼓幡旗丁未追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己
酉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與內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隋國公堅受遺輔政是
日帝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謚曰宣皇帝七月丙申葬定陵帝之在東宮也
高祖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
息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
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
聞帝憚高祖威嚴矯情修飾以是過惡遂不外聞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
殯曾無戚容即閱視先帝宮人逼為淫亂纔及踰年便恣聲樂采擇天下子女
以充後宮好自矜夸飾非拒諫禪位之後彌復驕奢耽酗於後宮或旬日不出
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奄官奏之所居宮殿帷帳皆飾以金玉珠寶光華炫燿
極麗窮奢及營洛陽宮雖未成畢其規模壯麗踰於漢魏遠矣唯自尊崇無所
顧憚國典朝儀率情變改後宮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下自稱為天以五色土
塗所御天德殿各隨方色又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罇彝珪瓚之
屬以飲食焉又令群臣朝天臺者皆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王
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己嘗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
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又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
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曾祖為次長祖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為長有天
者亦改之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為輪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飾唯
宮人得乘有輻車加粉黛焉西陽公溫杞國公亮之子即帝之從祖兄子也其
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飲之以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誅乃反纔誅溫
即追尉遲氏入宮初為妃尋立為皇后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
及治政其後遊戲無恒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或幸天興宮或遊道會
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樂雜戲魚龍爛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為
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宮觀之以為喜樂擯斥近臣多所猜忌又吝於財略
無賜與恐群臣規諫不得行己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為莫不鈔錄

小有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笞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於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史臣曰高祖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以檟楚期之於懋勳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善無小而必棄惡無大而弗為窮南山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記其罪然猶獲全首領及子而亡幸哉

周書卷七

周書卷七考證

宣帝紀癸卯封皇子衍為魯王○衍通鑑作闡臣文淳按靜帝本紀靜皇帝諱衍後改為闡武帝本紀建德二年皇孫衍生據通鑑則靜帝諱衍當武帝時已改為闡矣而周書北史俱尚書衍得無訛乎

周書卷七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帝紀第八

靜帝

靜皇帝諱衍後改爲闡宣帝長子也母曰朱皇后建德二年六月生於東宮大象元年正月癸卯封魯王戊午立爲皇太子二月辛巳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帝居正陽宮二年夏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帝入宿於露門學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宮大赦天下停洛陽宮作庚戌上天元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天元聖皇太后李氏爲太帝太后天元大皇后楊氏爲皇太后天大皇后朱氏爲帝太后其天中大皇后陳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遲氏並出俗爲尼柱國漢王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上柱國揚州總管隋國公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柱國秦王贄爲上柱國帝居諒闇百官總己以聽於左大丞相壬子以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爲相州總管罷入市稅錢六月戊午以柱國許國公宇文善神武公竇毅修武公侯莫陳瓊大安公閻慶並爲上柱國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來朝庚申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精誠自守者簡令入道辛酉以柱國杞國公椿燕國公于寔郜國公賀拔伏恩並爲上柱國甲子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受代詔發關中兵即以孝寬爲行軍元帥率軍討之上柱國畢王賢以謀執政被誅以上柱國秦王贄爲大冢宰杞國公椿爲大司徒己巳詔南定北光衛巴四州民爲宇文亮抑爲奴婢者並免爲民復其本業甲戌有赤氣起西方漸東行遍天庚辰罷諸魚池及山澤公禁者與百姓共之以柱國蔣國公梁睿爲益州總管秋七月甲申突厥送齊范陽王高紹義庚寅申州刺史李慧起兵辛卯月掩氐東南星甲午月掩南斗第六星庚子詔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榮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舉兵遣大將軍清河公楊素討之青州總管尉遲勤舉兵丁未隋公楊堅爲都督內外諸軍事己酉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柱國楊國公王誼爲行軍元帥率軍討之壬子歲星與太白合於張有流星大如斗出五車東北流光明燭地趙王招越王盛以謀執政被誅癸丑封皇弟術爲鄴王衎爲郢王是月豫州荊州襄州三總管內諸蠻各率種落反焚燒村驛攻亂郡縣八月庚申益州總管王謙舉兵不受代即以梁睿爲行軍元帥率軍討之丁卯封上柱國枹罕公辛威爲宿國公開府怡昂爲鄴國公庚午韋孝寬破尉遲迥於鄴城迥自殺相州平移相州於安陽其鄴城及邑居皆毀廢之分相州陽平郡置毛州昌黎郡置魏州丙子以漢王贊爲太師上柱國并州總管申國公李穆爲太傅宋王實爲大前疑秦王贄爲大右弼燕國公于寔爲大左輔己卯詔曰朕祇承洪業二載於茲藉祖考之休憑宰輔之力經天緯地四海晏如逆賊尉遲迥才質凡庸志懷姦慝因緣戚屬位冠朝倫屬上天降禍先皇晏駕萬國深鼎湖之痛四海窮遏密之悲獨幸天災欣然放命稱兵擁衆便懷問鼎乃詔六師肅茲九伐而凶徒孔熾充原蔽野諸將肆雷霆之威壯士縱貔貅之勢芟夷繁穢所在如莽直指漳濱擒斬元惡羣醜喪魄咸集鼓下順高秋之氣就上天之誅兩河妖孽一朝清蕩自朝及野喜抃相趨昔上皇之時不會爲治聖人宰物有教而已未戢干戈實深慚德思弘寬簡之政用副億兆之心可大赦天下其共迥元謀執迷不悟及迥子姪逆人司馬消難王謙等不在赦例庚辰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甑山二鎮奔陳遣大將軍宋安公元景山率衆追擊俘斬五百餘人鄖州平沙州氐帥開府楊永安聚衆應王謙遣大將軍樂寧公達奚儒討之楊素破宇文胄於滎州斬胄於石濟以上柱國神武公竇毅爲大司馬齊國公于智爲大司空廢相青荊金晉梁六州總管九月甲申熒惑與歲星合於翼丙戌廢河陽總管爲鎮隸洛州以小宗伯竟陵公楊慧爲大宗伯壬辰廢皇后司馬氏爲庶人甲午熒惑入太微戊戌以柱國楊國公王誼爲上柱國辛丑分潼州管內新遂普合及瀘州管內瀘戎六州並隸信州總管府己酉熒惑犯左執法庚戌以柱國常山公于翼化政公宇文忻並爲上柱國進封翼爲任國公忻爲英國公壬子丞相去左右之號隋公楊堅爲大丞相冬十月甲寅日有蝕之乙酉有流星大如五斗出張南流光明燭地壬戌陳王純以怨執政被誅大丞相隋國公楊堅加大冢宰五府總於天官戊寅梁睿破王謙於劍南追斬之傳首京師益州

平十一月甲辰達奚儒破楊永安於沙州沙州平乙巳歲星守太微丁未上柱
國鄖國公韋孝寬薨十二月壬子以柱國蔣國公梁睿爲上柱國癸丑夔戚入
氏丁巳以柱國邗國公楊雄爲普安公賀蘭謩郕國公梁士彥上大將軍新安
公吒列長文武鄉公崔弘度大將軍中山公宇文恩濮陽公宇文述潤原公和
干子任城公王景瀛陽公楊銳上開府廣宗公李崇隴西公李詢並爲上柱國
庚申以柱國楚國公豆盧勣爲上柱國癸亥詔曰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爲
後蓋明辯親疎皎然不雜太祖受命龍德猶潛籙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
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羣官賜姓者衆本殊國邑實乖
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而共蒸嘗不愛其親在行路而敘昭穆且神徽革姓本
爲歷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宇累世於茲不可仍遵謙挹
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甲子大丞相隨國公楊堅進爵爲王
以十郡爲國辛未代王達滕王逌並以謀執政被誅壬申以大將軍長寧公楊
勇爲上柱國大司馬小冢宰始平公元孝矩爲大司寇

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詔曰朕以不天夙遭極罰光陰遄速據及此辰窮慕纏
綿言增號絕祀革號憲章前典可改大象三年爲大定元年乙酉歲星逆行
守右執法熒惑犯房北第一星丙戌詔曰帝王設官惟才是務人臣報國薦賢
爲重去歲已來屢有妖寇宰臣英算咸得清蕩逆亂之後兵車始揭遐邇勞役
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於茲亦由下有幽人未展
其力今四海寧一八表無塵元輔執鈞垂風揚化若使天下英傑盡升於朝銓
衡陟降量才而處垂拱無爲庶幾可至於是遣戎秩上開府以上職事下大夫
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舉清平勤幹者三人被舉之人居官三年有功過者所
舉之人隨加賞罰以大司馬長寧公楊勇爲洛州總管二月庚申大丞相隋王
楊堅爲相國總百揆更封十郡通前二十郡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
九錫之禮加璽鉞遠遊冠相國印綠綟綬位在諸王上又加冕十有二旒建天
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
簴宮懸王后王子爵命之號並依魏晉故事甲子隋王楊堅稱尊號帝遜于別
宮隋氏奉帝爲介國公邑萬戶車服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
有其文事竟不行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時年九歲隋志也謚曰靜皇帝葬恭
陵

史臣曰靜帝越自幼沖紹茲衰緒內相挾孫劉之詐外蕃無齊代之彊隋氏因
之遂遷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陵奪之威漳滏勤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
太祖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宣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周書卷八

周書卷八考證

靜帝紀封皇弟術爲鄴王衎爲郢王○按通鑑周主封其弟衎爲葉王術爲鄴王與此互異又按諸王傳宣帝五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鄴王衎皇甫姬生郢王術是衎爲兄術爲弟今本紀乃以術爲兄衎爲弟而王號亦互異此本紀訛也又衎本紀作衍靜帝初既名衎則其弟焉得復以衎爲名此諸王傳訛也

周書卷八考證

唐　令狐德棻等　撰

列傳第一

皇后

文帝元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
孝閔帝元皇后　明帝獨孤皇后
武帝阿史那皇后　武帝李皇后
宣帝楊皇后　宣帝朱皇后
宣帝陳皇后　宣帝元皇后
宣帝尉遲皇后　靜帝司馬皇后

書紀有虞之德載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稱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實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紀故其詳可得聞焉若娉納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永矣至於邪僻既進法度莫修冶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朝政則風化陵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之龜鑑與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之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廝皁愛之所及無隔險詖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民厭苛政弊事實多太祖之祚忽諸特由於此故敘其事以為皇后傳云

文帝元皇后魏孝武帝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后無禮又嘗殺后侍婢后怒訴之於帝帝乃執歡殺之改封后為馮翊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閔帝大統七年薨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閔帝踐祚追尊為王后武成初又追尊為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為丞相納后為姬生高祖天和元年六月尊為皇太后建德二年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固陵

孝閔帝元皇后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初封晉安公主帝之為略陽公也尚焉及踐祚立為王后帝被廢后出俗為尼建德初高祖誅晉國公護上帝尊號為孝閔帝以后為孝閔皇后居崇義宮隋氏革命后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殂

明帝獨孤皇后太保衛國公信之長女帝之在藩也納為夫人二年正月立為王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為皇后世宗崩與后合葬

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扞可汗俟斤之女突厥滅茹茹之後盡有塞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中夏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為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後累遣使要結乃許歸后於我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荐等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帳所迎后俟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雖諭之以信義俟斤不從會大雷風起飄壞其穹廬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懼以為天譴乃備禮送后及純等設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高祖深敬焉宣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為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為天元上皇太后冊曰天元皇帝臣贇奉璽綬冊謹上天元皇太后尊號曰天元上皇太后伏惟窮神盡智含弘載物道洽萬邦儀刑四海聖慈訓誘恩深明德雖冊徽號未極尊嚴是用增奉嫡名光歸常禮俾誠敬有展歡慰在茲福祉無疆億兆斯賴宣帝崩靜帝尊為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帝詔有司備禮冊祔葬於孝陵

武帝李皇后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沒至長安太祖以后賜高祖後稍得親幸大象元年二月改為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為天皇太后二年尊為天元聖皇太后冊曰天元皇帝臣贇奉璽綬冊謹上天皇太后尊號曰天元聖皇太后伏惟月精効祉坤靈表貺瑞華丹陵慶流華渚雖率由令典夙奉徽號而因心盡敬未極尊名是用思弘稱首上昭聖德敢竭誠敬承綏福履顯揚慈訓貽厥孫謀宣帝崩靜帝尊為太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三月出俗為尼改

名常悲入年殂年五十三以尼禮葬于京城南
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為帝納后為皇太子妃宣政
元年閏六月立為皇后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為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
及左右皇后與后為四皇后焉二年詔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
妃象於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諸令典爰命四后內正六宮庶弘贊柔德廣修
粢盛比殊禮雖降稱謂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於是后與三皇后並加太
焉帝遣使持節冊后為天元太皇后曰咨爾含章載德體順居貞肅恭享祀儀
刑邦國是用嘉茲顯號式暢徽音爾其敬踐厥猷寅答靈命對揚休烈可不慎
歟尋又立為天中太皇后與后為五皇后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
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
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
免帝崩靜帝尊后為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
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沖恐權
在他族不利於己聞昉譯已行此詔心甚悅之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
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譴責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為
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殂於河西
年四十九煬帝還京詔有司備禮祔葬后於定陵
宣帝朱皇后名滿月吳人也其家坐事沒入東宮帝之為太子后被選掌帝衣
服帝年少召而幸之遂生靜帝大象元年立為天元帝后尋改為天皇后二年
又改為天太皇后冊曰咨爾彌宣四德訓範六宮軒庭列序堯門表慶嘉稱既
降盛典宜膺爾其飾性履道無愆禮正永固休祉可不慎歟后本非良家子又
年長於帝十餘歲疎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崇之班亞楊皇后焉宣帝崩靜帝
尊為帝太皇后隋開皇元年出俗為尼名法淨六年殂年四十以尼禮葬京城
宣帝陳皇后名月儀自云潁川人大將軍山提第八女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選
入宮拜為德妃月餘立為天左皇后二年二月改天左大皇后冊曰咨爾儀範
柔閑操履凝潔淑問彰於遠近令則冠於宮闈是用申彼寵章加茲徽號爾其
復禮問詩披圖覽史永隆嘉命可不慎歟三月又詔曰正內之重風化之基嘉
耦之制代多殊典軒皇肇軌大妃並四虞舜受命厥娶猶三禮非相襲隨時不
無朕祗承寶圖載弘徽號自我改作超革先古曰天元居極五帝所以仰崇王
者稱尊列后於焉上儀且坤儀比德土數惟五既協恆典宜取斯儀四太皇后
外可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天中大皇后爰主粢盛徽音日躋肇建嘉名宜膺
顯冊於是以后為天中大皇后帝崩后出家為尼改名華光后父山提本高氏
之隸仕齊官至特進開府東兗州刺史譙陽王高祖平齊拜大將軍封淅陽郡
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國進封鄅國公除大宗伯
宣帝元皇后名樂尚河南洛陽人也開府晟之第二女年十五被選入宮拜為
貴妃大象元年七月立為天右皇后二年二月改為天右太皇后冊曰咨爾貴
靈婺水載德塗山懿淑內融徽音潛暢是用加茲寵數式光踐禮爾其華修儀
範肅膺顯冊祗承休命可不慎歟帝崩后出俗為尼改名華勝初后與陳后同
時被選入宮俱拜為妃及升后位又同日受冊帝寵遇二后禮數均等年齒復
同特相親愛及為尼後李朱及尉遲后等並相繼殞歿而二后于今尚存后父
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大象末年七月以后父進位上柱國封翼國公
宣帝尉遲皇后名熾繁蜀國公迥之孫女有美色初適杞國公亮子西陽公溫
以宗婦例入朝帝逼而幸之及亮謀逆帝誅溫進后入宮拜為長貴妃大象二
年三月立為天左太皇后冊曰咨爾門膺積善躬表靈明徽音茂德朕實嘉之
是用弘茲盛典申彼寵章爾其克慎厥猷寅答景命永承休烈可不慎歟帝崩
后出俗為尼改名華首隋開皇十五年殂年三十
靜帝司馬皇后名令姬柱國滎陽公消難之女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於帝
七月為帝納為皇后冊曰坤道成形厚德於焉載物陰精迭運重光所以麗天
在昔皇王膺乾御曆內政為助昭被圖篆惟爾門積慶靈家韜休烈徽音令範
無背一時是用命爾作儷皇極爾其克勵婉心肅膺盛典追皇英之逸軌庶任
姒之芳塵褘翟有光粢盛無忘雖休勿休以隆嘉祚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
擁眾奔陳廢后為庶人後嫁為隋司州刺史李丹妻于今尚存

史臣曰孔子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是以周納狄后富辰謂之禍階晉升戎女卜人以爲不吉斯固非謬焉自周氏受命逮乎高祖年踰三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弃同卽異以夷亂華捐婚姻之彝序求豺狼之外利旣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讐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奇直臣鉗口過矣哉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申呂則騰代無聞呂霍則與時俱戚傾漢室者王族喪周祚者楊氏何滅亡之禍合若符契焉斯魏文所以發一槪之詔也已

周書卷九

周書卷九考證

宣帝楊皇后傳尋又立爲天中太皇后○臣文達按天中太皇后陳月儀也楊后本册立爲天元太皇后未嘗改册爲天中太皇后北史立下無爲字於文義爲協

宣帝陳皇后傳改名華光○此句下北史有承徽初終四字諸傳同此獨不載又父山提本高氏之隸北史作本尒朱兆之隸未知孰是

宣帝元皇后傳改爲天右太皇后○天右舊本俱訛作天元

靜帝司馬皇后傳後嫁爲隋司州刺史李丹妻○司州諸本俱訛爲司隸今據北史改正

周書卷九考證

周書卷十

唐 令狐德棻 等撰

列傳第二

邵惠公顥 子什肥 導 護 什肥子胄 導子廣 亮 翼 椿 衆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子菩提 虞國公仲 子興 興子洛

邵惠公顥太祖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皇后生顥次杞簡公連
次莒莊公洛生次太祖顥性至孝德皇后崩哀毀過禮鄉黨咸敬異焉德皇帝
與衞可孤戰於武川南河臨陣墜馬顥與數騎奔救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德
皇帝乃得上馬引去俄而賊追騎大至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師柱國大將
軍大冢宰大都督恒朔等十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封邵國公邑萬戶謚曰惠顥
三子什肥導護護別有傳

什肥年十五而惠公歿自傷早孤事母以孝聞永安中太祖入關什肥不能離
母遂留晉陽及太祖定秦隴什肥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
大都督冀定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胄嗣

胄少而孤貧頗有幹略景公之見害也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
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胄始歸關中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邵
公尋除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出為原州刺史轉滎州刺史大象末隋文帝
輔政胄舉州兵應尉遲迥與清河公楊素戰敗遂走追獲於石濟遂斬之國除

胄子乾仁幼好學聰惠魏恭帝二年以護平江陵之功賜爵江陵縣公保定初
紹景公後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除蒲州潼關六防諸軍事蒲州
刺史胄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尋進位柱國建德初與護同伏誅三年五月追贈
復封舊爵

導字菩薩少雄豪有仁惠太祖愛之初與諸父在葛榮軍中榮敗遷晉陽及太
祖隨賀拔岳入關導從而西常從征伐太祖封侯莫陳悅以導為都督鎮原州
及悅敗北走出故塞導率騎追之至牽屯山及悅斬之傳首京師以功封饒陽
縣侯邑五百戶拜冠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魏文帝即位以定策功進爵為
公增邑五百戶拜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三年太祖東征
導入宿衞拜領軍將軍大都督齊神武渡河侵馮翊太祖自弘農引軍入關導
督左右禁旅會於沙苑與齊神武戰大破之進位儀同三司明年魏文帝東征
留導為華州刺史及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自華州率所部兵擊
之擒伏德斬思慶進屯渭橋會太祖軍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
尋加侍中開府驃騎大將軍太子少保高仲密以北豫降太祖率諸將輔魏皇
太子東征復以導為大都督華東雍二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導治兵訓卒得
守捍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軍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會侯景舉河南來
附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為隴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
史及齊氏稱帝太祖發關中兵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還朝拜大
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
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太祖每出征討導恒居
守深為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魏恭帝元年十二月薨於上邽年四十四
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本官加尚書令秦州刺史謚曰孝朝議以
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
戎會葬有萬餘人莫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
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天
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豳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並出後於杞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初封永昌郡公孝閔帝踐阼改封天水郡公世宗即
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秦州刺史武成初進位大將軍遷梁州
總管進封蔡國公增邑萬戶保定初入為小司寇尋以本官鎮蒲州兼知潼關
等六防諸軍事三年除秦州總管十三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廣性明察善綏撫
民庶畏而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國公亮等服玩侈靡踰越制度廣獨
率由禮則又折節待士朝野以是稱焉嘗侍食於高祖所食瓜美持以奉進高
祖悅之四年進位柱國廣以晉公護久擅威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納天和三年
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豳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廣患彌年

憂而成疾因此致歿廣既居喪更加綿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爲廣病廣爲母亡慈孝之道極於一門高祖素服親臨百僚畢集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曰臣聞資孝成忠生民高義旌德樹善有國常規竊惟故蔡國公臣廣懿親令望具瞻攸在道冠羣后功懋維城愛服建旆威行秦隴班條驅傳化洽崤函比腠理舛和奉詔還闕藥石所及沉痾漸愈而災釁仍集丁此艱憂至性過人遂增舊疾因茲毀頓以至薨殂尋繹實切不能自已臣等接事每承餘論仰之平昔約己立身位極上公賦兼千乘所獲祿秩周贍無餘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言及終始尤存儉素非秦政而褒吳禮譏石槨而美厚薪令卜兆有期先遠方及誠恐一從朝露此志莫伸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垂霈然之澤留情既往降慇幽魂爰敕有司申其宿志窀穸之禮庶存儉約詔曰省充信等表但增哀悼蔡國公廣藩屏令望宗室表儀言著身文行成士則方憑懿戚用匡朝政奄丁荼蓼便致毀滅啓手歸全無忘雅操言念既往震于厥心昔河間才藻追敘於中尉東平辭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簣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葬於隴西所司一遵詔旨並存儉約子洽嗣大定中隋文輔政以宗室被害國除

亮字乾德武成初封永昌郡公後襲烈公爵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總管天和末拜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軍蔡國公薨以亮爲秦州總管廣之所部悉以配焉亮在州甚無政績尋進位柱國晉公護誅後亮心不自安唯縱酒而已高祖手勑讓之建德中高祖東伐以亮爲右第二軍總管并州平進位上柱國仍從平鄴還大司徒宣帝即位出爲安州總管大象初詔以亮爲行軍總管與元帥鄖國公韋孝寬等伐陳亮自安陸道攻拔黃城飄破江側民村掠其生口以賜士卒軍還至豫州亮密謂長史杜士峻曰主上淫縱滋甚社稷將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見傾覆今若襲取鄖國公而并其衆推諸父爲主鼓行而前誰敢不從遂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會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以馳告孝寬乃設備亮不克遁走孝寬追斬之子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爲烈公後

翼字乾宜武成初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子以杞國公亮子溫爲嗣後坐亮反誅國除

椿字乾壽初封永昌郡公保定中授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建德初加大將軍尋除岐州刺史四年關中民饑椿表陳其狀璽書勞慰因令所在開倉賑卹四年高祖東伐椿與齊王憲攻拔武濟等五城五年高祖出晉州椿率衆屯樓雞原宣帝即位拜大司寇亮誅後詔令紹烈公封尋進位上柱國轉大司徒大定初爲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西陽公道宗本仁驎武子禮獻

衆字乾道保定初封天水郡公少而不慧語默不常人莫能測隋文帝踐極初欲封爲介公後復誅之并二子仲和執倫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還定州軍於唐河遂俱歿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杞國公邑五千戶謚曰簡子光寶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都督幽燕等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襲爵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遊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修禮乃以洛生爲漁陽王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爲洛生王洛生善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攻戰莫有當其鋒者是以克獲常冠諸軍尒朱榮定山東收諸豪傑遷於晉陽洛生時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之尋爲榮所害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宗伯大都督并肆等十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封莒國公邑五千戶謚曰莊

子菩提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大都督肆恆等六州諸軍事肆州刺史襲爵莒國公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爲嗣

至字乾附初封崇業公後襲穆公爵建德初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爲穆公後三年追復至爵

賓字乾瑞尋坐直誅建德六年更以齊王憲子廣都公貞襲爵貞字乾禎宣帝初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燕平等十州諸軍事燕州刺史封虞國公邑三千戶子興嗣

興生兵亂與仲相失年又沖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太祖兄弟初不相識齊神武寇沙苑興預在行間軍敗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魏恭帝二年舉賢良除本郡丞徙長隰縣令保定二年詔仲子興始附屬籍高祖以興宗戚近屬尊禮之甚厚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封大寧郡公尋除宗師中大夫四年出爲涇州刺史五年又徵拜宗師加大將軍進爵虞國公天和二年薨高祖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恆幽等六州諸軍事恆州刺史謚曰靖子洛嗣

洛字永洛九歲命爲虞國公世子天和四年詔襲興爵建德初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靜帝崩隋文帝以洛爲介國公爲隋室賓云

史臣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有晉衛梁楚其疎屬有凡蔣荊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泯於百代之後至若邵孝公之勳烈而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而飾之以儉約峨峨焉足以轢於前載矣當隋氏之起乘天威而服海內將相王侯莫不廢肝膽以効款援符命以頌德胄以韓孝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

周書卷十

周書卷十考證

邵惠公顥子導傳導治兵制卒得守捍之方○舊本俱作定捍之方依北史改

晉公護子至傳建德初父護誅○北史作後坐父護誅此脫一坐字

周書卷十考證

周書卷十一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三

晉蕩公護　叱羅協　馮遷

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子也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異於諸兄年十一惠公薨隨諸父在葛榮軍中榮敗遷晉陽太祖之入關也護以年小不從普泰初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太祖諸子並幼遂委護以家務內外不嚴而肅太祖嘗歎曰此兒志度類我及出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之被害太祖至平涼以護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破之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加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以預定樂勳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遷鎮東將軍大都督八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邙山之役護率衆先鋒爲敵人所圍都督侯伏侯龍恩挺身扞禦方得免是時趙貴等軍亦退太祖遂班師護坐免官尋復本位十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中山公增邑四百戶十五年出鎮河東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護率輕騎爲先鋒晝夜兼行乃遣裨將攻梁臨邊城鎮並拔之并擒其候騎進兵徑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圍而克之以功封子會爲江陵公初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有餘落恃險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初行六官拜小司空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祕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弱彊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太祖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人諷魏帝遂行禪代之事孝閔帝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一萬戶趙貴獨孤信等謀襲護護因貴入朝遂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恆等在太祖之朝久居權要見護執政恐不見容乃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爲腹心說帝曰護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恐其滋蔓願早圖之帝然其言鳳等又曰以先王之聖明猶委植恆以朝政今若左提右挈何向不成且晉公常云我今夾輔陛下欲行周公之事臣聞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陛下今日豈能七年若此乎深願不疑帝愈信之數將武士於後園講習爲執縛之勢護微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恆爲潼州刺史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何易可親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顧命託臣以後事臣既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使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恐社稷危亡臣所以勤勤懇懇干觸天威者但不負太祖之顧託保安國家之鼎祚耳不意陛下不照愚臣款誠忽生疑阻且臣既爲天子兄復爲國家宰輔知更何求而懷冀望伏願陛下有以明臣無惑讒人之口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召羣公入讌執護誅之光洛具以其前後謀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等並勸護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出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諸公卿畢集護流涕謂曰先王起自布衣躬親行陣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即位以來荒淫無度昵近羣小疏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不負社稷爾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四海歸心萬方注意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爲如何羣臣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惟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恆等尋亦弒帝迎世宗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輅車冕服封子至爲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稍被升擢位至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乃密令安因進食於帝

加以毒藥帝遂寢疾而崩護立高祖百官總己以聽於護自太祖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曰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我帝業安養我蒼生況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羣品齊位衆臣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太祖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爲掎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在齊皆被幽縶護居宰相之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閻作書報護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恆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幷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幷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凌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尒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敘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

一則以喜嘗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
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
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
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
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霈然之恩既以霑洽愛敬之至
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
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
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
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
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與護書要護
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曰夫有義則存無信
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國祝史無媿隨會所以為
盟未有司牧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鍾圮隔
皇家親戚淪陷三紀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
姑許歸世母乃稱煩暑指剋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戒候冰霜
行及方為世母虛設詭詞未議言歸更徵酬答子女玉帛既非所須保境寧民
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乖本圖愛人以禮豈為姑息要子責誠質親求報實傷
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
斯曰仁人臥鼓潛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瓦震長平則趙分為
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為三安得猶全譎無損益大冢宰位隆將相情兼家國銜
悲茹血分畢冤魂豈意噬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辟震驚三
軍憤惋不為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俘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
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北拒又
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請朝請見與君周旋為惠不
終禍增深怨愛親無慢垂訓尼父矜卹窮老貽則周文環玦之義事不由此自
應內省豈宜有閒移書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暌隔多年一

旦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高祖率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
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也突厥復率衆赴期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
事征討復慮失信蕃夷更生邊患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曰神若軒皇尚云
三戰聖如姬武且曰一戎弧矢之威干戈之用帝王大器誰能去兵太祖丕受
天明造我周室日月所照罔不率從高氏乘釁跋扈縣有竊襲世濟其惡腥穢
彰聞皇天震怒假手突厥驅略汾晉掃地無遺季孟勢窮伯珪日蹙坐待滅亡
釁之愚智故突厥班師仍屯彼境更集諸部傾國齊至星流電擊數道俱進期
在仲冬同會并鄴大冢宰晉公朕之懿昆任隆伊呂平一宇宙惟公是屬朕當
親執斧鉞廟庭祇受有司宜勤衆軍量程赴集進止遲速委公處分於是徵二
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及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
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率精兵十萬為前鋒大將軍權景
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少師楊摽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攻圍洛陽
柱國齊公憲鄭國公達奚武等營於邙山護性無戎略且此行也又非其本心
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護本令塹斷河陽之路遏其救兵然後同攻洛陽使其
內外隔絕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斥候而已值連日陰霧齊騎直前圍洛
之軍一時潰散唯尉遲迥率數十騎扞敵齊公憲又督邙山諸將拒之乃得全
軍而返權景宣攻克豫州尋以洛陽圍解亦引軍退楊摽於軹關戰沒護於是
班師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也天和二年護母薨尋有詔起令視
事四年護巡歷北邊城鎮至靈州而還五年又詔曰光宅曲阜魯用郊天之樂
地處參墟晉有大蒐之禮所以言時計功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
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表棟隆國
步艱難寄深夷險皇綱締構事均休戚故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
方隅猶阻典策未備聲名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暗於
大體自恃建立之功久當權軸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逸恃
護威勢莫不蠹政害民上下相蒙曾無疑慮高祖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
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護入含仁殿朝皇太后

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之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立侍焉至是護將入帝謂之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飲酒不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之間時有乖爽比雖犯顏屢諫未蒙垂納兄今既朝拜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豫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之卽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幷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白帝曰李安出自皂隸所典唯庖廚而已既不預時政未足加戮高祖曰公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爲也十九日詔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太師大冢宰晉公護地實宗親義兼家國爰初草創同濟艱難遂任總朝權寄深國命不能竭其誠効罄以心力盡事君之節申送往之情朕兄故略陽公英風秀遠神機穎悟地居聖胤禮歸當璧遺訓在耳忍害先加永尋摧割實切骨髓世宗明皇帝聰明神武字缺二藏智護內懷凶悖外託尊崇凡厥臣民誰亡怨憤朕纂承洪基十有三載委政師輔責成宰司護志在無君義違臣節懷茲蠆毒逞彼狼心任情誅暴肆行威福朋黨相扇賄貨公行所好加羽毛所惡生瘡痏朕約己菲躬情存庶政每思施寬惠下輒抑而不行遂使戶口凋殘征賦勞劇家無日給民不聊生且三方未定邊隅尙阻疆埸待戎旗之備武夫資扞城之力侯伏龍恩萬壽劉勇等未効庸勳先居上將高門峻宇甲第彫牆寔繁有徒同惡相濟民不見德唯利是賍百姓嗷嗷道路以目含生業業相顧鉗口常恐七百之基忽焉顚墜億兆之命一旦阽危上累祖宗之靈下負蒼生之責今肅正典刑護已卽罪其餘凶黨咸亦伏誅氛霧既淸遐邇同慶朝政惟新兆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國公盛乘傳往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齎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本名與高祖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爲州小吏以恭謹見知恆州刺史楊鈞擢爲從事及魏末六鎭擾攘客於冀州冀州爲葛榮所圍刺史以協爲統軍委以守禦俄而城陷協沒於榮榮敗事汾州刺史尒朱兆頗被親遇補錄事參軍兆爲天柱大將軍轉司馬兆與齊神武初戰不利還上黨令協在建州督軍糧後使協至洛陽與其諸叔計事謀討齊神武兆等軍敗還幷州令協治肆州刺史兆死遂事竇泰泰甚禮之泰爲御史中尉以協爲治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爲監軍泰死協亦見獲太祖以其在關歲久授大丞相府東閤祭酒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轉錄事參軍遷主簿加通直散騎常侍攝大行臺郞中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郞協歷仕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克勵太祖頗委任之然猶以其家屬在東疑其有戀本之望及河橋戰不利協隨軍而還太祖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邑二百戶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九年除直閤將軍恆州大中正加都督進爵爲伯增邑八百戶尋遷大都督儀同三司初太祖欲經略漢中令協行南岐州刺史幷節度東益州戎馬事魏廢帝元年卽授南岐州刺史時東益州刺史楊辟邪據州反二年協率所部兵討之軍次涪水會有氐賊一千人斷道破橋協遣儀同仇買等行前擊之賊開路協乃領所部漸進又有氐賊一千人邀協協乃將兵四百人守破道與賊短兵接戰賊乃退避辟邪棄城走協追斬之羣氐皆伏以功授開府仍爲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既入劍閣迥令協行潼州事時有五城郡氐酋趙雄傑等扇動新潼始三州民反叛聚結二萬餘人在州南三里隔涪水據槐林山置柵拒守梓潼郡民鄧胐王令公等招誘鄉邑萬餘人復在州東十里涪水北置柵以應之同逼州城城中糧少軍人乏食協撫安內外咸無異心遣儀同伊婁訓大都督司馬裔等將步騎千餘人夜渡涪水擊雄傑一戰破之令公以雄傑敗亦棄柵走還本郡復與鄧胐等更率萬餘人於郡東南隔水置柵斷絕驛路協遣儀同楊長樂與司馬裔等率師討之復遣大都督龔孟舊領百姓繼進爲其聲勢孟舊既至梓潼值水漲不得卽渡而王令公鄧胐見孟舊騎少乃將三千餘人圍之數重孟舊以衆

寡不敵各棄馬短兵接戰從辰至午於陣斬令公及胐等賊徒既失渠帥遂即散走其徒黨仍據舊柵而孟蕃方得渡水與長樂合即勒兵攻柵經三日賊乃請降此後數有反叛協輒遣兵討平之魏恭帝三年太祖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晉公護既殺孫恆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慶整並辭不堪俱薦協語在慶整傳護遂徵協入朝既至護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欣然承奉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悅以爲得協之晚即授軍司馬委以兵事尋轉治御正又授護府長史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常在護側陳說時事多被納用世宗知其材識庸淺每折之數謂之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難即屏黜每含容之及世宗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朝士有來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及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保安二年追論平蜀功別封一子縣侯又於蜀中食邑一千戶入其租賦之半晉公護以協竭忠於己每提獎之頻考上中賞以粟帛遷少保轉少傅進位大將軍爵南陽郡公兼營作副監宮室既成以功賜爵洛邑縣公回授一子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護爲奏請高祖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退護誅協除名建德三年高祖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時與論說舊事是歲卒年七十六子金嗣

馮遷字羽化父漳州從事及遷官達追贈儀同三司陝州刺史遷少修謹有幹能州辟從事魏神龜中刺史楊鈞引爲中兵參軍事轉定襄令尋爲幷州水曹參軍所歷之職咸以勤恪著稱及魏孝武西遷乃棄官與直閤將軍馮豐隨入關即從魏孝武復潼關定回洛除給事中後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都督龍驤將軍羽林監封獨顆縣伯邑六百戶及洛陽之戰遷先登陷陣遂中重瘡僅得不死以功加輔國將軍軍師都督進爵爲侯久之出爲廣漢郡守時蜀土初平人情擾動遷政存簡恕吏俗頗安之魏恭帝二年就加車騎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鎮樊城尋拜漢東郡守孝閔帝踐阼入爲晉公護府掾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臨高縣公尋遷護府司錄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性質直小心畏慎雖居樞要不以勢位加人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從辰達夕未嘗休止以此甚爲護所委任後以其朝之舊齒欲以衣錦榮之乃授陝州刺史進爵隆山郡公增邑幷前二千戶遷本寒微不爲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爲司錄轉工部中大夫歷軍司馬遷小司空自天和已後遷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建德末卒於家時年七十八子恕位至儀同三司伏夷鎮將平寇縣伯護所委信者又有朔方邊平位至大將軍軍司馬護府司馬護敗亦除名

史臣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率禮由乎正理易以成佐世之功反經繫乎非常難以定匡時之業故得其人則治伊尹放太甲周旦相孺子是也不得其人則亂新都遷漢鼎晉氏傾魏族是也是以先王明上下之序聖人重君臣之分委質同於股肱受爵均其休戚當其親受顧託位居宰衡雖復承利劍臨沸鼎不足以譬其虞據帝圖君海內不足以回其心若斯人者固以功與山嶽爭其高名與穹壤齊其久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寔預艱難及太祖崩殂諸子冲幼羣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俾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以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節也違之而不疑廢弒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終於身首橫分妻孥爲戮不亦宜乎

周書卷十一

周書卷十一考證

晉蕩公護傳侯伏龍恩萬壽劉勇等○上文云幷柱國侯伏侯龍恩此疑脫一侯字。

周書卷十一考證

唐 令狐德棻等 撰

列傳第四

齊煬王憲 子貴 貫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齔而神彩嶷然初封涪城縣公少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駮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駮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孝閔帝踐阼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即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益寧巴瀘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進封齊國公邑萬戶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徧問高祖已下誰能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民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德尋進位柱國保定中徵還京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爲先鋒圍洛陽憲與達奚武王雄等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恇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率衆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斃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憲爲大司馬治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詔憲與柱國李穆將兵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四萬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憲追之及于安業屢戰而還是歲明月又率大衆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謂憲曰寇賊充斥戎馬交馳遂使疆埸之間生民委弊豈得坐觀屠滅而不思救之汝謂計將安出曰如憲所見兄宜暫出同州以爲威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非惟邊境清寧亦當別有克獲護然之

六年乃遣憲率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遁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谷弗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援路絕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柏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守憲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以奔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誅高祖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守鴻基常恐失墜冢宰無君凌上將圖不軌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書等尋以憲爲大冢宰時高祖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爲刻薄憲既爲護所委任自天和之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其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遙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常御內殿引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朕所以泣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據天子耳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二年進爵爲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翦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常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刊定爲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高祖覽而稱善其秋高祖幸雲陽宮遂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反高祖召憲謂曰衛王構逆汝知之乎憲曰臣初不知今始奉詔直若逆天犯順此則自取滅亡高祖曰汝即爲前

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高祖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高祖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爲不足耳初直內深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之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高祖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也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云憲飲酒食肉與平日不異高祖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爲吾意今袒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偏荷慈愛今但須自勗無假說人直乃止四年高祖將欲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得知也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於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費曰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下繼明作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蛇外翦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混一竊以龍旗雷動天網雲布蒭粟權纖或須周給昔邊隅未靜卜式願上家財江海不澄衛茲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少助軍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須物乎乃詔憲率衆二萬爲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收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爲之五年大舉東討憲率精騎二萬復爲前鋒守雀鼠谷高祖親圍晉州憲進兵克洪同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遂屯於永安齊主聞晉州見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頓軍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爲菴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望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回軍赴之會椿被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爲帳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高祖已去晉州留憲爲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憲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王純梁公侯莫陳芮內史王誼等並在憲側暢固問不已憲乃曰我天子太弟齊王也指陳王以下並以名位告之暢鞭馬而去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百餘人齊衆乃退憲渡汾而及高祖於玉壁高祖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于涑水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間諜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大將軍尉遲迥開府宇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進軍據蒙坑爲其後援知城未陷乃歸涑川尋而高祖東轅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是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憲退內史柳蚪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兵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主遁走憲輕騎追之既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收其餘衆復據高壁及洛女砦高祖命憲攻洛女破之明日與大軍會於介休時齊主已走鄴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幷州延宗因僭僞號出兵拒戰高祖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城公質爲河間王拜第三子賨爲大將軍仍詔憲先驅趣鄴明年進克鄴城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據守信都有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與湝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湝不納乃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爲戰士者亦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窺形勢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之又謂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乃與湝書曰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納履惟宜承始居兩河仍圖三位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與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嘗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僞之酋既奔窟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貴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

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宜勅之遣路無俟傍說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禮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廈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徇亡轍家破身殞爲天下笑又足下謀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瑣甲欲抗堂堂之師繫帶汚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憲至信都湝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湝所署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湝心腹也衆甚駭懼湝大怒殺其妻子明日復戰遂破之俘斬三萬人擒湝及孝珩等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孝珩孝珩布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亦爲之改容憲素善謀多算略尤長於撫御達於任使擢錄陷陣爲士卒先羣下感悅咸爲之用齊人夙聞威聲無不憚其勇略及幷州之捷長驅敵境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先是稽胡劉沒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討平之語在稽胡傳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高祖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高祖變色曰汝若憚行誰爲吾使憲懼曰臣陪奉鑾輿誠爲本願但身嬰疹疾不堪領兵帝許之尋而高祖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憚之時高祖未葬諸王在內治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高祖山陵還諸王歸第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爲太師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叔以爲何如憲曰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且太祖勳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孝伯反命尋而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三十五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既誅憲無以爲辭故託興等與憲結謀遂加其戮時人知其寃酷咸云伴憲死也憲所生母達步干氏茹茹人也建德三年冊爲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憲六子貴質賨貢乾禧乾洽

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始十歲封安定郡公邑一千五百戶太祖之初爲丞相也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貴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之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頭建德二年冊拜齊國世子四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出爲豳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爲商人所燒烽帥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即首服其明察如此五年四月卒年十七高祖甚痛惜之

質字乾祐初封安城公後以憲勳進封河間郡王賨字乾禮大將軍中垻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城公乾洽龍涸公並與憲俱被誅

史臣曰自兩漢逮乎魏晉其帝弟帝子衆矣唯楚元河間東平陳思之徒以文儒播美任城琅邪以武功馳譽何則體自尊極長於宮闈佚樂侈其心驕貴蕩其志故使奇才高行終鮮於天下之士焉齊王奇姿傑出獨牢籠於前載以介弟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世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茲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至台牧異世同符可謂賢矣

周書卷十二

周書卷十二考證

齊煬王憲傳鑾陪侍齊公○北史云賈鑾陪侍齊公此似脫一賈字

時年三十五○北史云時年四十

周書卷十二考證

列傳第五

文閔明武宣諸子

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世宗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后生孝閔皇帝文宣皇后叱奴氏生高祖衞剌王直達步干妃生齊王憲王姬生趙僭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奰王達冀康公通滕聞王逌齊煬王𫖮有傳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後與世宗俱受禮記尚書於盧誕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二千戶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少師大司馬大都督青徐等十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進封宋國公增邑并前一萬戶無子以世宗第三子實爲嗣寔字乾辯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中爲大前疑尋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衞剌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出鎭蒲州拜大將軍進衞國公邑萬戶保定初爲雍州牧尋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出爲梁州總管天和中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來附詔直督綏德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兵赴援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投江南直坐免官直高祖母弟性浮詭貪狠無賴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沌口還慍於免黜又請帝除之冀得其位帝夙有誅護之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乃以齊王憲爲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請爲大司馬意欲總知戎馬得擅威權帝揣知其意謂之曰汝兄弟長幼有序寧可反居下列也乃以直爲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初高祖以直第爲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屺佛寺欲居之齊王憲謂直曰弟兒女成長理須寬博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怪而疑之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衆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舉兵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拒守直不得入語在運傳直遂遁走追至荊州獲之免爲庶人囚於別宮尋而更有異志遂誅之及其子賀貢塞響賈秘捍乾理乾璪乾悰等十人國除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豔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進封趙國公邑萬戶保定中拜爲柱國出爲益州總管建德元年授大司空轉大司馬三年進爵爲王除雍州牧四年大軍東討招爲後三軍總管五年又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萬出華谷攻齊汾州及并州平進位上柱國東夏底定又爲行軍總管與齊王討稽胡招擒賊帥劉沒鐸斬之胡寇平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五月詔以洺州襄國郡邑萬戶爲趙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劒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邀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閤外唯楊弘元胄胄弟威及陶徹坐於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帝隋文帝未之疑也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廚中取漿胄不爲之動滕王逌後至隋文帝降階迎之元胄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帝共逌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隨以謀反其年秋誅招及其子德廣公員永康公貫越巂公乾銑弟乾鈴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邑萬戶天和中拜大將軍尋遷柱國出爲益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五年東伐以本官爲左一軍總管攻永固城拔之進平并鄴拜大冢宰是歲稽胡反詔儉爲行軍總管與齊王憲討之有胡帥自號天柱者據守河東儉攻破之斬首三千級宣政元年二月薨子乾惲嗣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邑萬戶保定中除岐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使於突厥迎皇后拜大將軍尋進位柱國出爲秦州總管轉陝州總管督鴈門公田弘拔齊宜陽等九城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四年大軍東伐純爲前一軍總管以帝寢疾班師五年大軍復東討詔純爲前一軍率步軍二萬守千里徑并州平進位上柱國即拜并州總管宣政中除雍州牧遷太傅大象元年

五月以濟南郡邑萬戶爲陳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時隋文帝專政翦落宗枝
遂害純幷世子謙及弟尾公讓讓弟議等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邑萬戶天和中進爵爲王四年大軍伐
齊盛爲後一軍總管五年大軍又東討盛率所領拔齊高顯等數城幷州平進
位上柱國從平鄴拜相州總管宣政元年入爲大冢宰汾州稽胡帥劉受邏千
反詔盛率諸軍討平之大象元年遷大前疑轉太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富
二郡邑萬戶爲越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其秋爲隋文帝所害幷其子忱悰恢
慎忻等五人國除
代奰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邑萬戶天和元年拜大
將軍右宮伯拜左宗衛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爲荆淮等十四州十防諸軍事荆
州刺史在州有政績高祖手勅褒美之所管澧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贓狀分
明以其世著勳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按劾
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愼如此達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
不過數人皆衣綈衣又不營賫產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爲言達從容應之曰君
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爵爲王出爲益州總管高祖東伐以爲右一
軍總管齊淑妃馮氏尤爲齊後主所幸齊平見獲帝以達不邇聲色特以馮氏
賜之宣帝卽位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
戶爲代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其年冬爲隋文帝所害及其世子執弟蕃國公轉
等國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邑萬戶天和六年十月薨子絢嗣建德
三年進爵爲王大象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聞王逌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邑萬戶天和末拜大
將軍建德初進位柱國三年進爵爲王六年爲行軍總管與齊王憲征稽胡逌
破其渠帥穆友等斬首八千級還除河陽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其年伐
陳詔逌爲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荆州新野郡邑萬戶爲滕逌
出就國二年朝京其年冬爲隋文帝所害幷子懷德公祐祐弟箕國公裕弟禮
禕等國除逌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
紀厲王康字乾定保定初封紀國公邑萬戶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仍出爲總管
利始等五州大小劍二防諸軍事利州刺史康驕矜無軌度信任僚佐盧奕等
遂繕脩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止之康不聽乃殺融五年詔賜康死子湜
嗣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剌王賢後宮生酆王貞宋王寔
畢剌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出爲華州刺史遷
荆州總管進位柱國宣政中入爲大司空大象初進位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
年宣帝崩賢性強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社言頗泄漏尋爲所害幷其子
弘義恭道樹孃等國除
酆王貞字乾雅初封酆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初爲大冢宰後爲隋文
帝所害幷子濟陰郡公德文國除
武帝生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贄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
薛世婦生蔡王兌鄭姬生荆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仍柱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
欲順物情乃進上柱國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寔無綜理及諸方略定又轉太師
尋爲隋文帝所害幷其子淮陽公道德弟道智道義等國除
秦王贄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上柱國大冢宰大右弼尋爲
隋文帝所害幷其子忠誠公靖智弟靖仁等國除
曹王允字乾仕初封曹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道王充字乾仁建德六年封王
蔡王兌字乾俊建德六年封王
荆王元字乾儀宣政元年封王元及兌充允等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鄴王衎皇甫姬生郢王術
鄴王衎大象二年封王

鄴王衎大象二年封王與衍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賢之議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爲國之道匪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守循名雖曰異軌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教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温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羣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強於列國温陶賢於羣臣者哉蓋勢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太祖之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據勢位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於公族雖復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勢侔匹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遂古未聞斯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臥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勢能窺其神器哉

周書卷十三

周書卷十三考證

趙僭王招傳越攜公乾銑○北史無攜字。

紀厲王康傳康字乾定○北史作乾安。

宋王寔○各本皆注寔傳缺。臣文淳按宋獻公震傳云無子以世宗第三子寔嗣寔字乾辯是寔傳已附於前矣。

宣帝三子傳王姬生鄴王衎○此與下文鄴王衎大象二年封王二衍字據本紀皆當作衎。

史臣論咸云以周建五等○北史無云字。

何后族之地而勢能窺其神器哉○北史無勢字。

周書卷十三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六

賀拔勝弟岳　兄允　念賢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為大莫弗。祖爾頭，驍勇絕倫，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獻文時，茹茹數為寇，北邊患之。爾頭將游騎深入覘候，前後以八十數，悉知虜之倚伏。後雖有寇至，不能為害。以功賜爵龍城侯。父度拔，性果毅，為武川軍主。魏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反，南侵城邑。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偽署王衛可孤徒黨尤盛，既圍武川，又攻懷朔。勝少有志操，善騎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時亦為軍主，從度拔鎮守。既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楊鈞曰：城圍逼迫，事等倒懸，請告急於大軍，乞師為援。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而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元彧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士女延首，企望官軍。大王帝室藩維，與國休戚，受任征討，理宜唯敵是求。今乃頓兵不進，猶豫不決，懷朔若陷，則武川隨亦危矣。逆賊因茲，銳氣百倍，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謀，亦不能為大王用也。彧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遣令報命。勝復突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乃開門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而武川已陷。勝乃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為賊所虜。後隨度拔與德皇帝合謀，率州里豪傑輿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真檀等，招集義勇，襲殺可孤。朝廷嘉之，未及封賞，會度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初，度拔殺可孤之後，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遂委其事，常為遊騎。于時廣陽王元深在五原，為破六汗賊所圍，晝夜攻戰。召勝為軍主。勝乃率募二百人開東城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遂退軍數十里。廣陽以賊稍卻，因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以功拜統軍，加伏波將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恆州。時有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南下為寇。恆州城中人乃潛與謀，以城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南投肆州。允、岳投尒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搆隙，引兵攻肆州。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勝委質事榮。時杜洛周阻兵幽、定，葛榮據有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意欲屈君鎮之，未知君意如何？勝曰：少逢兵亂，險阻備嘗，每思効力，以報己知。今蒙驅使，實所願也。榮乃表勝為鎮遠將軍、別將，領步騎五千鎮井陘。孝昌末，從榮入洛，以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邑四百戶。累遷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撫軍將軍。從太宰元穆北征葛榮，為前鋒大都督，戰於滏口，大破之，虜獲數千人。時洛周餘燼韓婁在薊城，結聚為遠近之害。復以勝為大都督、鎮中山。婁素聞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孝莊帝出居河內。榮徵勝為前軍大都督，領千騎與尒朱兆自硤石度，大破顥軍，擒其子領軍將軍冠受及梁將陳思保等。遂前驅入洛。拜武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六百戶，進爵真定縣公。遷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榮被誅，事起倉卒，勝復隨世隆至于河橋。勝以為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謁帝。帝大悅，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尒朱仲遠。為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乃降之。復與尒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衛將軍，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齊神武懷貳尒朱氏，將討之。度律自洛陽引兵，兆起并州，仲遠從滑臺，三帥會於鄴東。時勝從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嫌，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解之。反為兆所執。度律大懼，遂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孤，罪一也。天柱薨後，復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作逆，為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天下未聞。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得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尒朱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眾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陳，出齊神武之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驕悍，懼其陵己，勒兵不肯進。勝以其攜貳，遂率麾下降于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先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為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

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勝爲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授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攻梁下溠戍擒其戍主尹道珍等又使人誘動蠻王文道期率其種落歸款梁雍州刺史蕭續擊道期不利漢南大駭勝遣大都督獨孤信軍司史寧歐陽酇城南雍州刺史長孫亮南荆州刺史李魔憐大都督王元軌取久山白泪都督拔略昶史仵龍取義城均口擒梁將莊思延獲甲卒數千人攻馮翊安定馮陽並平之勝軍於樊鄧之間梁武勅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中書令增邑二千戶進爵琅邪郡公續遣柳仲禮守穀城勝攻之未拔屬齊神武與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西遷勝還軍南陽遣右丞楊休之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淅陽詔封勝太保錄尚書事時齊神武已陷潼關屯軍華陰勝乃還荆州州民鄧誕執元穎北引侯景勝至景逆擊之勝軍不利率麾下數百騎南奔梁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既至長安詣闕謝罪朝廷嘉其還乃授太師後從太祖擒竇泰於小關加授中軍大都督又從太祖攻弘農勝自陝津先渡河東魏將高干遁勝追獲囚之下河北擒郡守孫晏崔乂從破東魏軍於沙苑追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增邑并前五千戶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太祖命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齊神武悉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太祖追之於汾北又從戰邙山時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齊神武相遇因告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持矟追齊神武數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齊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太祖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願公內先協和順時而動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太祖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位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拜尋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從太祖宴于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宰錄尚書事謚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享太祖廟庭勝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大統三年賜爵樊城公魏廢帝時爲通直郎散騎常侍遷黃門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拜守廟下大夫孝閔帝踐阼襲爵琅邪公除利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江陵總管勝兄弟三人並以豪俠知名兄允字阿泥魏孝武時位至太尉封燕郡王爲神武所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爲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誅衛可孤之後廣陽王元深以岳爲帳內軍主又表爲彊弩將軍後與兄勝俱鎮恆州州陷投介朱榮榮待之甚厚以爲別將尋爲都督每居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益重之榮士馬既衆遂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謂岳曰今女主臨朝政歸近習盜賊蜂起海內沸騰王師屢出覆亡相繼吾累世受恩義同休戚今欲親率士馬電赴京師內除君側外清逆亂取勝之道計將安出岳對曰夫立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彊位任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主何往而不尅何向而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丈夫之志也未幾而魏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爲先驅至河陰榮既殺害朝士時齊神武爲榮軍都督勸榮稱帝左右多欲同之榮疑未決岳乃從容進而言曰將軍首舉義兵共除姦逆功勤未立逆有此謀可謂速禍未見其福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岳又勸榮誅齊神武以謝天下左右咸言高歡雖復庸疎言不思難今四方尚梗事藉武臣請捨之收其後効榮乃止以定

冀功授前將軍太中大夫賜爵樊城郡男復爲榮前軍都督破葛榮於滏口遷
平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坐事免詔尋復之從平元顥轉左光祿大夫武衞將
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朝廷深以爲憂榮將遣岳討之岳私謂其
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兵足爲勍敵若岳往而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剋定恐讒
愬生焉勝曰汝欲何計自安岳曰請尒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則可矣勝
然之乃請於榮榮大悅乃以天光爲使持節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雍州刺史以岳爲持節假衞將軍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爲
右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阻兵斷路天光之衆不滿二千及
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曰蜀賊草竊而已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
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公宜爲吾制之於是進軍賊拒戰於渭北破之獲馬
二千疋軍威大振天光與岳進至雍州榮又續遣兵至時醜奴自率大衆圍岐
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同向武功南渡渭水援菩薩攻柵已剋
還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擒其縣令二人俘甲首四百殺掠其民以挑菩
薩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
言彊盛往復數反菩薩乃自驕踞令省事傳語岳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
人與我對語省事恃隔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是各
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爲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
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進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
十里許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
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
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
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
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
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勢軍至汧渭之間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
時待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
細川使其太尉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爲柵者有數處且戰

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與天光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路於後諸軍盡發昧
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卽擒元進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諸柵悉降岳星言徑趣
涇州其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乃棄平亭而走欲向高平岳輕騎急追明
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寅以歸賊行臺万俟
道洛率衆六千退保牽屯山岳攻之道洛敗率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
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爲大將軍天光又與
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水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並擒之餘衆皆降悉坑之
死者萬七千人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款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於平
涼後復叛岳又討擒之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効居多加散騎將軍進爵爲伯
邑二千戶尋授都督涇北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涇州刺史進爵爲公天光入洛
使岳行雍州刺史建明中拜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戶普泰初除都督二岐東
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刺史進封清水郡公增邑通前三千戶尋加侍
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二年
加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天光將率衆拒齊神武遣問計
於岳岳報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然師克在和
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隔自相猜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
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克全天
光不從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擒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魏孝武卽位加關
中大行臺增邑千戶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詔
岳都督二雍二華二岐豳四梁三益巴二夏蔚寧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齊
神武既忌岳兄弟功名岳懼乃與太祖協契語在太祖本紀岳自詣北境安置
邊防率衆趣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託以牧馬於原州爲自安之計先是費也
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並擁衆自守至是
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
乃通使於齊神武三年岳召侯莫陳悅於高平將討之令悅爲前驅而悅受齊
神武密旨圖岳弗之知也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令其壻元洪

景斯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傅錄尙書都督關中三十州諸軍
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壯葬以王禮子雄嗣拜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錄
岳舊德進雄爵霍國公尙太祖女侯莫陳悅少隨父爲駞牛都尉長於西好田
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尒朱榮榮引爲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魏孝莊
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柏人縣侯邑五百戶尒朱天光西討榮以
悅爲天光右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克獲功亞於賀拔岳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
建明中拜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進爵白水郡公增邑五百戶普泰中除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及天光赴洛悅與岳俱下隴趣雍州擒天光弟顯
壽魏孝武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加秦州刺史及悅殺岳岳
衆莫不服從悅猶豫不卽撫納乃遷隴右太祖勒衆討之悅遂亡敗語在太祖
本紀悅子弟及同謀殺岳者八九人並伏誅唯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
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惚不復如常恆言我纔睡卽夢見岳云兄欲何處
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破滅

念賢字蓋盧美容質頗涉書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
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
有孝稱後以破衞可孤功除別將尋招慰雲州高車鮮卑等皆降下之除假節
平東將軍封屯留縣伯邑五百戶建義初爲大都督鎭井陘加撫軍將軍黎陽
郡守尒朱榮入洛拜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太僕卿兼尙書右僕射東行臺進
爵平恩縣公增邑五百戶普泰初除使持節瀛州諸軍事驃騎將軍瀛州刺史
永熙中拜第一領民酋長加散騎常侍行南兗州事尋進號驃騎大將軍入爲
殿中尙書加儀同三司魏孝武欲討齊神武以賢爲中軍北面大都督進爵安
定郡公增邑一千戶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出爲秦州刺史加
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督河涼瓜鄯渭洮沙七州諸軍事大將軍河
州刺史久之還朝兼錄尙書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譽頗減五
年除都督秦渭原涇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薨於州謚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爲
父黨自太祖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
刺史

史臣曰勝岳昆季以勇略之姿當馳競之際並邀時投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
尒朱中乃結款高氏太昌之後卽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垂翅
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其榮寵
良有以焉岳以二千之羸兵抗三秦之勍敵奮其智勇克翦凶渠雜種畏威遐
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也卒以勳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陳涉首事不終有漢
因而創業賀拔元功夙殞太祖藉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

周書卷十四

周書卷十四考證

賀拔勝傳以功賜爵龍城侯〇侯北史作男

遂委其事〇北史作遂委以兵事文義較顯

勝寧負朝廷〇北史及通鑑俱云勝寧負王不負朝廷本書脫去四字

賀拔岳傳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同向武功〇万俟仵同北史作万俟行醜

又執蕭寶寅以歸〇歸舊本俱作降今依北史改正

念賢傳念賢字蓋盧〇此句下北史有金城枹罕人也六字此傳漏載

周書卷十四考證

唐 令狐德棻 等撰

列傳第七

寇洛 李弼弟檦 于謹子寔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為將吏父延壽和平中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辨不拘小節正光末以北邊賊起遂率鄉親避地於并肆因從尒朱榮征討及賀拔岳西征洛與之鄉里乃募從入關破赤水蜀以功拜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別將封臨邑縣男邑二百戶又從岳獲賊帥尉遲菩薩於渭水破侯伏侯元進於百里細川擒万俟醜奴於長坑洛每力戰並有功加龍驤將軍都督進爵安鄉縣子累遷征北將軍衛將軍於平涼以洛為右都督侯莫陳悅既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軍中惶擾洛於諸將之中最為舊齒素為衆所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共相糾合遂全衆而反既至原州衆咸推洛為盟主統岳之衆洛復自以非才乃固辭與趙貴等議迎太祖魏帝以洛有全師之功除武衛將軍太祖至平涼以洛為右大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涇州刺史魏孝武西遷進爵臨邑縣伯邑五百戶尋進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大統初魏文帝詔曰往者侯莫陳悅遠同逆賊潛害故清水公岳志在兼并當時遑遑物情驚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前涇州刺史大都督臨邑縣開國公寇洛忠款自心勳誠早立遂能糾合義軍以待大丞相見危授命推賢而奉此而不賞何以勸勵將來可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氏為襄城郡君又轉領軍將軍三年出為華州刺史加侍中與獨孤信復洛陽移鎮弘農四年從太祖與東魏戰於河橋軍還洛率所部鎮東雍五年卒於鎮時年五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豳涇原三秦二岐十州諸軍事太尉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子和嗣世宗二年錄勳舊以洛配享太祖廟庭賜和姓若口引氏改封松陽郡公後至開府儀同三司賓部中大夫洛弟紹位至上柱國北平郡公

李弼字景和遼東襄平人也六世祖根慕容垂黃門侍郎祖貴醜平州刺史父永太中大夫贈涼州刺史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室喪亂語所親曰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安社稷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階資以求榮位乎魏永安元年尒朱天光辟為別將從天光西討破赤水蜀以功拜征虜將軍封石門縣伯邑五百戶又與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万俟道洛王慶雲皆破之弼恆先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前也天光赴洛弼因隸侯莫陳悅為大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授清水郡守恆州大中正尋除南秦州刺史隨悅征討屢有剋捷及悅害賀拔岳軍停隴上太祖自平涼進軍討悅弼諫悅曰岳既無罪而公害之又不能撫納其衆使無所歸宇文夏州收而用之得其死力咸云為主將報讎其意固不小也今宜解兵謝之不然恐必受禍悅惶惑計無所出弼知悅必敗乃謂所親曰宇文夏州才略冠世德義可宗侯莫陳公智小謀大豈能自保吾等若不為計恐與之同至族滅會太祖軍至悅乃棄秦州南出據險以自固翌日弼密通使太祖許背悅來降夜弼乃勒所部云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等何不束裝弼妻悅之姨也特為悅所親委衆咸信之人情驚擾不可復定皆散走爭趣秦州弼乃先馳據城門以慰輯之遂擁衆以歸太祖悅由此遂敗太祖謂弼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破悅得金寶奴婢悉以好者賜之仍令弼以本官鎮原州尋拜秦州刺史太祖率兵東下徵弼為大都督領右軍攻潼關及迴洛城剋之大統初進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尋又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竇泰先鋒陷敵斬獲居多太祖以所乘騅馬及竇泰所著牟甲賜弼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率軍居右而左軍為敵所乘弼呼其麾下六十騎身先士卒橫截之賊遂為二因大破以功拜特進爵趙郡公增邑一千戶又與賀拔勝攻剋河東略定汾絳四年從太祖東討洛陽弼為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數千奄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遣軍士鼓噪曳柴揚塵貸文以為大軍至遂遁走弼追躡之虜其衆斬貸文傳首大軍所翌日又從太祖與齊神武戰於河橋每入深陷陣身被七創遂為所獲圍守數重弼佯若創重殞絕於地守者稍懈弼睨其旁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五年遷司空六年侯景據荊州弼與獨孤信禦之景乃退走九年從戰邙山轉

太尉十三年侯景率河南六州來附東魏遣其將韓軌圍景於潁川太祖遣弼率軍援景諸將咸受弼節度弼至軌退王思政又進據潁川弼乃引還十四年北稽胡反弼討平之遷太保加柱國大將軍魏廢帝元年賜姓徒河氏太祖西巡令弼居守後事皆諮稟焉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屬茹茹爲突厥所逼舉國請降弼率前軍迎之給前後部羽葆鼓吹賜雜綵六千段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孝閔帝踐阼除太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戶前後賞賜累巨萬弼每率兵征討朝受令夕便引路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其憂國忘身類皆如此兼復性沉雄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元年十月薨於位年六十四世宗即日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輅龍旂陳軍至于墓所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太祖廟庭子輝女子耀尚太祖女義安長公主遂以爲嗣輝大統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賜爵義城郡公歷撫軍將軍大都督鎮南將軍散騎常侍輝常臥疾朞年太祖憂之日賜錢一千供其藥石之費及魏廢帝有異謀太祖乃授輝武衛將軍總宿衛事尋而帝廢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出爲岐州刺史從太祖西巡率公卿子弟別爲一軍孝閔帝踐阼除荆州刺史尋襲爵趙國公改魏國公保定中年加將軍天和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出爲總管梁洋等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時梁蓬二州生獠積年侵暴輝至州綏撫並來歸附璽書勞之輝既不得爲嗣朝廷以弼功重乃封輝邢國公位至開府子寬大象末上大將軍蒲山郡公輝弟衍大象末大將軍真鄉郡公衍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用以功臣子少居顯職歷吏部內史下大夫並獲當官之譽位至司會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陽郡公爲聘齊使主早卒子長雅嗣綸弟宴建德中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新郡公從高祖平齊歿於并州子璟以宴死王事即襲其爵弼弟樹

樹字靈傑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少事尒朱榮魏永安元年以兼別將從榮破元顥拜討逆將軍及榮被害樹從尒朱世隆奉榮妻奔河北又隨尒朱兆入洛賜爵肥城郡男遷都督普泰元年元樹自梁入據譙城樹從行臺樊子鵠擊破之遷右將軍魏孝武西遷樹從大都督元斌之與齊神武戰於成皋兵敗遂與斌之奔梁梁主待以賓禮後得逃歸大統元年授撫軍將軍進封晉陽縣子邑四百戶尋爲太祖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樹跨馬運矛衝鋒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樹之形貌正自如是太祖初亦聞樹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樹曰但使膽決如此何必須要八尺之軀也以功進爵爲公增邑四百戶尋從宇文貴與東魏將任祥堯雄等戰於潁川皆破之徵爲太子中庶子九年從戰邙山遷持節大都督十三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弼討稽胡樹功居多除幽州刺史增邑三百戶十五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廢帝初從趙貴征茹茹論功爲最改封封山縣公增邑并前二千一百戶孝閔帝踐阼進位大將軍武成初又從豆盧寧征稽胡大獲而還進爵汝南郡公出爲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四年卒於鎮贈恆朔等五州刺史樹無子以弼子椿嗣先以樹勳功封魏平縣子大象末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右宮伯改封河東郡公

于謹字思敬河南洛陽人也小名巨彌曾祖婆魏懷荒鎮將祖安定平涼郡守高平郡將父提隴西郡守荏平縣伯保定二年以謹著勳追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太保建平郡公謹性沉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未有仕進之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遊郡邑聊以卒歲耳太宰元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及破六汗拔陵首亂北境引茹茹爲援大行臺僕射元纂率衆討之宿聞謹名辟爲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茹茹聞大軍之逼遂逃出塞纂令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望見雖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之其追騎遂奔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治兵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特相禮接所有謀議皆與謹參之乃使其子佛陁拜焉其見待如此遂與廣陽王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時魏末亂羣盜蜂起謹乃從容謂廣陽王曰自正

光以伎擁內沸騰郡國荒殘農商廢業今殿下奉義行誅遠臨關塞然醜類蟻
聚其徒實繁若極武窮兵恐非計之上者謹願稟大王之威略馳往喻之必不
勞兵甲可致清蕩廣陽王然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
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領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王欲與謹至折敦
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
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以待必指掌破
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乜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
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孝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于
脩禮軍次白牛邏會章武王爲脩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
后曰廣陽王以宗室之重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
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矣靈太后深納之詔於尚書省
門外立牓募能獲謹者許重賞謹聞之乃謂廣陽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讒佞脫
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腹心自免殃
禍廣陽許之謹遂到牓下曰吾知此人衆人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聞
靈太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論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意稍解遂捨之尋
加別將二年梁將曹義宗據守穰城數爲邊患乃令謹與行臺尚書辛纂率兵
討之相持累年經數十戰進拜都督宣威將軍冗從僕射孝莊帝即位除鎮遠
將軍尋轉直寢又隨太宰元天穆討葛榮平邢杲拜征虜將軍從尒朱天光破
万俟醜奴封石城縣伯邑五百戶普泰元年除征北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散
騎常侍又隨天光平宿勤明達別討夏州賊賀遂有伐等平之授大都督從天
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既敗謹遂入關賀拔岳表謹留鎮除衛將軍咸
陽郡守太祖臨夏州以謹爲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岳被害太祖赴平涼
謹乃言於太祖曰魏祚陵遲權臣擅命羣盜蜂起黔首嗷然明公仗超世之姿
懷濟時之略四方遠近咸所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太祖曰何以言之謹
對曰關右秦漢舊都古稱天府將士驍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饒北有羊馬
之利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養卒勸農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若
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帝必嘉而西遷然後挾天子而令諸
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太祖大悅會有勅追謹爲關內大
都督謹因進都關中之策魏帝納之尋而齊神武逼洛陽謹從魏帝西遷仍從
太祖征潼關破迴洛城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進爵藍
田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元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夏陽人王遊
浪聚據楊氏壁謀逆謹討擒之是歲大軍東伐謹爲前鋒至盤豆東魏將高叔
禮守險不下攻破之拔虜其卒又因此拔弘農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齊神
武至沙苑謹從太祖與諸將力戰破之進爵常山郡公增邑一千戶又從戰河
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稽胡帥夏州刺史劉平叛謹率衆討平之
除大都督恆并燕肆雲五州諸軍事大將軍恆州刺史入爲太子太師九年復
從太祖東征別攻柏谷塢拔之邙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
左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
又集兵士於後奮擊齊神武軍遂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領
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太祖命李弼率兵應之謹諫曰侯景少習兵權
情實難測且宜厚其禮秩以觀其變即欲遣兵良用未可太祖不聽尋復兼大
行臺尚書丞相府長史率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贈秬鬯一卣圭瓚副焉俄
拜司空增邑四百戶十五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齊氏稱帝太祖征之以謹爲後
軍大都督別封一子鹽亭縣侯邑一千戶魏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
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督時爲雍
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兄譽遂結讎隙據襄陽來附仍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
太祖餞於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
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
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下策儉曰
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
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
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

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堅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王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輒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舉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詧爲梁主振旅而旋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寶物幷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邑二千戶謹固辭太祖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勢位望隆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徒及太祖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莫相率服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睠情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辭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人圖問鼎丞相志在匡救投袂荷戈故得國祚中興羣生遂性今上天降禍奄棄庶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素雖庸昧何敢有辭謹既太祖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趨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因是衆議始定孝閔帝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戶遷太傅大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也謹遙統其軍授以方略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詔報曰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彊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爲舟檝弘濟於艱難豈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恧焉公若更執謙沖有司宜斷啟三年四月詔曰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悌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處茲南面何敢遺此黃髮不加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德淳固爲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可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謹上表固辭詔答不許又賜延年杖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施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大司馬楚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而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唯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有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焉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老病護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鐘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年薨于位年七十六高祖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綵千段粟麥五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雍恆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諡曰文及葬王公已下咸送出郊外配享於太祖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弼諧帝室故功臣之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閒言每教訓諸子務存靜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與爲比焉子寔嗣

寔字賓實少和厚年未弱冠入太祖幕府從征潼關及迴洛城大統三年又從復弘農戰沙苑以前後功封萬年縣子邑五百戶授主衣都統河橋之役先鋒陷陣軍還寔又爲內殿除通直散騎常侍轉太子右衛率加都督又從太祖戰於邙山十一年詔寔侍講東宮侯景來附遣寔與諸軍援之平九曲城進大都督還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十四年除尚書是歲太祖與魏太子西巡寔時從太祖刻石於隴山之上錄功臣位以次鐫勒預以寔爲開府儀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滑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爲公增邑二百戶魏恭帝二年

羌東念姐率部落反結連吐谷渾每爲邊患遣大將軍豆盧寧討之踰時不剋又令寔往遂破之太祖手書勞問賜奴婢一百口馬一百疋孝閔帝踐阼授民部中大夫進爵延壽郡公邑二千戶又進位大將軍除勳州刺史入爲小司寇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等反攻逼丹州遣寔率衆討平之斬三郎首獲雜畜萬餘頭乃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爵燕國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復本官除涼州總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國拜大左輔隋開皇元年薨贈司空謚曰安子顗大象末上開府吳州總管新野郡公顗弟仲文大將軍延壽郡公仲文弟象賢儀同三司尚高祖女寔弟翼自有傳翼弟義上柱國潼州總管建平郡公義弟禮上大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禮弟智初爲開府以受宣帝旨告齊王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涼州總管大司空智初弟紹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紹弟弼上儀同平恩縣公弼弟蘭上儀同襄陽縣公蘭弟曠上儀同贈恆州刺史

史臣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于時將有離心士無固志洛撫緝散亂抗禦仇讐全師而還敵人絕覬覦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匡合之謀此功故不細也李弼于謹懷佐時之略逢啓聖之運綢繆顧遇締構艱難帷幄盡其謨猷方面宜其庸績擬巨川之舟檝爲大廈之棟梁非惟攀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及謹以耆年碩德譽重望高禮備上庠功歌司樂常以滿盈爲戒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

周書卷十五

周書卷十五考證

李弼傳遼東襄平人也○北史作隴西成紀人

翌日弼密通使太祖○翌日北史作是日

于謹傳曾祖婆魏懷荒鎮將祖安定平涼郡守高平郡將○臣文淳按北史于栗磾傳魏書外戚傳俱云栗磾孫勁勁弟天恩子仁生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守高平郡將是謹之曾祖乃仁生無所謂婆者又按謹父提魏書入節義傳本傳亦失載

廣陽王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折敷嶺北史作折郁嶺

智初弟紹○按齊王憲傳及通鑑皆作于智此云智初因上文禮弟智初爲開府初字連讀而訛耳

周書卷十五考證

唐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八

趙貴 獨孤信 侯莫陳崇弟瓊 凱

趙貴字元貴天水南安人也曾祖達魏庫部尚書臨晉子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貴少穎悟有節概魏孝昌中天下兵起貴率鄉里避難南遷屬葛榮陷中山遂被拘逼榮敗尒朱榮以貴爲別將從討元顥有功賜爵燕樂縣子授伏波將軍武賁中郎將從賀拔岳平關中賜爵魏平縣伯邑五百戶累遷鎮北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蹈行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朱伯厚王叔治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涕泣歔欷於是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與寇洛等糾合其衆奔平涼共圖拒悅貴首議迎太祖語在太祖紀太祖至以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以本將軍持節行秦州事當州大都督爲政淸靜民吏懷之齊神武擧兵向洛使其都督韓軌進據蒲坂太祖以貴爲行臺與梁禦等討之未濟河而魏孝武已西入關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兼右衞將軍時曹泥據靈州拒守以貴爲大都督與李弼等率衆討之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又以預立魏文帝勳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尋授岐州刺史時以軍國多務藉貴力用遂不之部仍領大丞相府左長史加散騎常侍梁企定擧亂河右以貴爲隴西行臺率衆討破之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中山郡公除雍州刺史從戰河橋貴與怡峯爲左軍戰不利先還又從援玉壁齊神武遁去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太祖率師迎之與東魏人戰於邙山貴爲左軍失律諸軍因此並潰坐免官以驃騎大都督領本軍尋復官爵拜御史中尉加大將軍東魏將高岳慕容紹宗等圍王思政於潁川貴率軍援之東南諸州兵亦受貴節度東魏人堨洧水灌城軍不得至思政遂沒貴乃班師尋拜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氏茹茹寇廣武貴擊破之斬首數千級收其輜重振旅而還六官建以貴爲太保大宗伯改封南陽郡公孝閔帝踐阼遷太傅大冢宰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初貴與獨孤信等皆與太祖等夷及孝閔帝卽位晉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勳佐命每懷怏怏有不平之色乃與信謀殺護及期貴欲發信止之尋爲開府宇文盛所告被誅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爲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爲領民酋長少雄豪有節義北州咸敬服之信美容儀善騎射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衞可孤由是知名以北邊喪亂避地中山爲葛榮所獲信旣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號爲獨孤郎及尒朱氏破葛榮以信爲別將從征韓婁信疋馬挑戰擒賊漁陽王袁肆周以功拜員外散騎侍郎尋轉驍騎將軍因鎭滏口元顥入洛榮以信爲前驅與顥黨戰於河北破之拜安南將軍賜爵爰德縣侯建明初出爲荊州新野鎭將帶新野郡守尋遷荊州防城大都督帶南鄉守頻典二郡皆有聲績賀拔勝出鎭荊州乃表信爲大都督從勝攻梁下溠戍破之遷武衞將軍及勝弟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信入關撫岳餘衆屬太祖已統岳兵信與太祖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還荊州尋徵信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瀍澗孝武歎曰武衞遂能辭父母捐妻子遠來從我世亂識貞良豈虛言哉卽賜信御馬一疋進爵浮陽郡公邑一千戶時荊州雖陷東魏民心猶戀本朝乃以信爲衞大將軍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信至武陶東魏遣其弘農郡守田八能率蠻左之衆拒信於淅陽又遣其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之後信謂其衆曰今我士卒不滿千人而首尾受敵若却擊齊民則敵人謂爲退走必來要截未若先破八能遂奮擊八能敗而齊民亦潰信乘勝襲荊州東魏刺史辛纂勒兵出戰士庶旣懷信遺惠信臨陣喻之莫不解體因而縱兵擊之纂大敗奔城趨門未及闔信都督楊忠等前驅斬纂語在忠傳於是三荊遂定就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東魏又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率衆奄至信以衆寡不敵遂率麾下

奔梁居三載梁武帝方始許信還北信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信答以事君無二梁武帝深義之禮送甚厚大統三年秋至長安自以虧損國威上書謝罪魏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尚書陳郡王王言等議以為邊將董戎襲行天罰喪師敗績國刑無捨荊州刺史獨孤如願任當推轂遠襲襄宛斬賊帥辛纂傳首京師論功語効寔合嘉賞但膚績不終旋致淪沒責成之義朝寄有違然孤軍數千後援未接賊衆我寡難以自固既經恩降理絕刑書昔秦宥孟明漢捨廣利卒能改過立功垂芳竹帛以今方古抑有成規臣等參議請赦罪復其舊職魏文帝詔曰如願荊襄之役寔展功効既屬強寇力屈道窮歸賊不可還朝路絕適事求宜未足稱過違離句吳猷貫夷險義全終始良可嘉歎復情存謙退慕心謝責寧容議及恩降止云免咎斯則事失權宜理乖通變可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其使持節儀同三司浮陽郡公悉如故尋拜領軍仍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內郡公增邑二千戶時俘虜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為大都督率衆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潁豫襄廣陳留之地並相繼款附四年東魏將侯景等率衆圍洛陽信據金墉城隨方拒守旬有餘日及太祖至瀍東景等退走信與李遠為右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六年侯景寇荊州太祖令信與李弼出武關景退以信為大使慰撫三荊尋除隴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訟歷年不能斷決及信在州事無壅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為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企定舉兵反詔信討之企定尋為其部下所殺而企定子弟仍收其餘衆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交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趨稠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加授太子太保邙山之戰大軍不利信與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齊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此得全十二年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太祖令信率開府怡峯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值明剋之擒仲和虜其民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十三年大軍東討時以茹茹為寇令信移鎮河陽十四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錄剋下溠守洛陽破岷州平涼州等功增封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寧縣公第三子穆文侯縣侯第四子藏義寧縣侯邑各一千戶第五子順項城縣伯第六子陁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戶信在隴右歲久啓求還朝太祖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行服屬魏太子與世祖巡北邊因至河陽弔信信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信母費連氏常山郡君十六年大軍東討信率隴右數萬人從軍至崎坂而還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馬孝閔帝踐阼遷太保大宗伯進封衛國公邑萬戶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居無幾晉公護又欲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逼令自盡於家時年五十五信風度弘雅有奇謀大略太祖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既為百姓所懷聲振鄰國東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魏收為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仍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為鄰境及士庶所重如此子羅先在東魏乃以次子善為嗣及齊平羅至善卒又以羅為嗣羅字羅仁大象元年除楚安郡守授儀同大將軍善子伏陁幼聰慧善騎射以父勳封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以父勳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長安郡公孝閔帝踐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負釁久廢於家保定三年乃授龍州刺史天和六年襲爵河內郡公邑二千戶從高祖東討以功授上開府尋除兗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卒於位年三十八贈使持節柱國定趙恆滄瀛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皇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為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隋文帝踐極乃下詔曰襃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故使持節柱國河內郡開國公信風宇高曠獨秀生人睿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謨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世屬艱危功高弗賞眷言令範事切于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塗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相滄瀛趙恆洺貝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趙國公邑一萬戶謚曰景追贈信父庫者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定恆滄瀛平

諸六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諡曰恭信母費連氏贈太尉恭公夫人

侯莫陳崇字尙樂代郡武川人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五世祖曰太骨都侯其後世爲渠帥祖允以良家子鎭武川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崇少驍勇善馳射謹愨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尒朱榮征葛榮又從元天穆討邢杲平之以功除建威將軍別從岳破元顥於洛陽遷直寢後從岳入關破赤水蜀時万俟醜奴圍岐州遣其將尉遲菩薩將兵向武功崇從岳力戰破之乘勝逐北解岐州圍又赴百里細川破賊帥侯伏侯元進柵醜奴率其餘衆奔高平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益集賊徒因悉逃散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金帶賞崇除安北將軍太中大夫都督封臨涇縣侯邑八百戶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太祖太祖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爲悅守太祖遣崇襲歸崇潛軍夜往輕將七騎直到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遂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崇來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仍從平悅轉征西將軍又遣崇慰撫秦州別封廣武縣伯邑七百戶大統元年除涇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進爵爲公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彭城郡公邑三千戶三年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增邑二千戶四年從戰河橋崇功居多七年稽胡反崇率衆討平之尋除雍州刺史兼太子詹事十五年進位柱國大將軍轉少傅魏恭帝元年出爲寧州刺史遷尙書令六官建拜大司空孝閔帝踐阼進封梁國公邑萬戶加太保歷大宗伯大司徒保定二年崇從高祖幸原州高祖夜還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人常昇曰吾昔聞卜筮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是晉公死耳於是衆皆傳之或有發其事者高祖召諸公卿於大德殿責崇崇惶恐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逼令自殺禮葬如常儀諡曰躁護誅後改諡曰莊閔子芮嗣拜大將軍進位柱國從高祖東伐率衆守太行道并州平授上柱國仍從平鄴拜大司馬崇弟瓊字世樂年八歲喪父養母至孝善事諸兄內外莫不敬之以軍功封豐丘縣男邑三百戶從魏孝武入關爲太祖直盪都督大統三年遷尙藥典御三年拜太子右衞率進爵爲侯從獨孤信征梁企定累遷北秦州刺史十四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進爵武安縣公增邑并前二千戶出爲鄀州刺史武成二年遷金州總管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天和四年轉荊州總管十四州八防諸軍事荊州刺史尋進位柱國進爵同昌郡公建德二年拜大宗伯出爲秦州總管四年從高祖東伐爲後二軍總管尋改封武威郡公大象二年加上柱國瓊弟凱字敬樂性剛正頗好經史隨兄崇以軍功賜爵下蔡縣男大統元年爲東宮侍書從太祖擒竇泰破沙苑陣以功拜寧遠將軍累遷羽林監東宮洗馬太子庶子進授都督十四年兄崇以平原州功賜爵豐武縣侯詔聽轉授凱累遷東宮武衞率尙書右丞轉左丞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六官建授司門下大夫孝閔帝踐阼拜工部中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轉司憲中大夫進爵爲公復除工部中大夫世宗初出爲宜州刺史武成二年入爲禮部中大夫保定中復爲陵州刺史轉丹州刺史所在頗有政績天和中入爲司會中大夫建德二年爲聘齊使主

史臣曰蕭何文吏自愛懼秦法誅戮乃推奉漢高李通家傳讖術知劉氏當興遂翊戴光武終而白水復禹中陽纂堯方策以爲美談功臣仰其徽烈趙貴志懷忠義首倡大謀爰啓聖明克復讎恥關中全二百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彼此一時足爲連類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鄰國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當戰爭之利輕騎啓高平之扉疋馬得長坑之捷並以宏材遠略附鳳攀龍績著元勳位居上袞而識慚明恕咸以凶終惜哉信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

初魏孝莊帝以尒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太祖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總百揆督中外軍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闈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

族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

今并十二大將軍錄之於左

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虎

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伯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內郡開國公獨孤信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趙貴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開國公于謹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

右與太祖爲八柱國後並改封此並太祖時爵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王元育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秦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宇文導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七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陽平公李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

右十二大將軍又各統開府二人每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爲二十四軍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外念賢及王思政亦作大將軍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並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咸是散秩無所統御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諸公之下不得預於此列

周書卷十六

周書卷十六考證

趙貴傳趙貴字元貴○北史作字元寶.

獨孤信傳陳郡王王吉等○北史作陳郡王玄等爲是.

第三子穆文侯縣侯○北史作必要縣侯.

侯莫陳崇傳遣其將李尉遲菩薩將兵向武功○李字下有脫字.

周書卷十六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九

梁禦　若干惠　怡峯　劉亮　王德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爲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從魏太祖征討位至揚武將軍定陽侯禦少好學進趨詳雅及長更好弓馬尒朱天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爲左右授宣威將軍都將共平關右除鎮西將軍東益州刺史第一領民酋長封白水縣伯邑三百戶轉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翊戴太祖從征侯莫陳悅遷武衛將軍太祖既平秦隴方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遣使於齊神武太祖微知其意以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既與顯相見因說顯曰魏室陵遲天下鼎沸高歡志在凶逆梟夷非遠宇文夏州英姿不世算略無方方欲扶危定傾匡復京洛公不於此時建立功勳乃懷猶豫恐禍不旋踵矣顯即出迎太祖禦遂入鎮雍州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元年轉右衛將軍進爵信都縣公邑一千戶尋授尚書右僕射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舉大綱而已民庶稱焉四年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爲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謚曰武昭子睿襲爵天和中拜開府儀同三司以預佐命有功進爵蔣國公大象末除益州總管加授柱國睿將之任而王謙舉兵拒不受代仍詔睿爲行軍元帥討謙破之進位上柱國

若干惠字惠保代郡武川人也其先與魏氏俱起以國爲姓父樹利周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沒贈冀州刺史惠年弱冠從尒朱榮征伐定河北破元顥以功拜中堅將軍復以別將從賀拔岳西征解岐州圍擒万俟醜奴平水洛定隴右每力戰有功封北平縣男邑二百戶累遷鎮遠將軍都督直寢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翊戴太祖仍從平悅拜直閤將軍魏孝武西遷除右衛將軍大都督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出爲北華州刺史加使持節驃騎將軍大統初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侍中開府進爵長樂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四年魏文帝東巡洛陽與齊神武戰於河橋惠力戰破之大收降卒七年遷中領軍及高仲密舉北豫州來附太祖帥師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於邙山將以邀我太祖乃徙輜重於瀍曲夜勒兵襲之及戰惠爲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逐北數里虜其步卒齊神武兵乃萃於左軍軍將趙貴等與戰不利諸軍因之並退時會日暮齊神武兵應來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中齊神武騎復來追惠惠徐乃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角收諸敗軍而還齊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農見太祖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虧於一簣於是歔欷不能自勝太祖壯之尋拜秦州刺史未及之部遷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人思效節十二年東魏將侯景侵襄州惠率兵擊走之明年景請內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以本官鎮魯陽以爲聲援遇疾薨於軍惠於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太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及薨太祖爲之流涕者久之惠喪至又臨撫焉贈本官加秦州刺史謚曰武烈子鳳嗣鳳字達摩少沉深有識度大統末襲父爵長樂郡公尚太祖女魏廢帝二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三年除左宮伯尋出爲洛州刺史徵拜大馭中大夫保定四年追錄佐命之功封鳳徐國公增邑并前五千戶建德二年拜柱國

怡峯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西郡守魏道武時率戶歸朝拜羽真賜爵長蛇公曾祖文冀州刺史峯少從征役以驍勇聞永安中假龍驤將軍爲都將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以功授給事中明威將軍轉征虜將軍都督賜爵蒲陰縣男及岳被害峯與趙貴等同謀翊戴太祖進爵爲伯時原州刺史史歸猶爲侯莫陳悅守太祖令峯與侯莫陳崇討擒之及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構隙帝頻勑太祖簡銳卒入衛京邑太祖乃令峯與都督趙貴等率輕騎赴洛陽至潼關值魏孝武西遷峯即從太祖拔回洛復潼關拜安東將

軍華州刺史尋轉大都督討曹泥有功進爵華陽縣公邑一千戶大統二年從太祖破竇泰於小關還拜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復弘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峯率奇兵至成皐入其郛收其戶口而還東魏遣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峯復以輕騎五百邀擊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東魏圍洛陽峯與季海守金墉太祖至圍解即與東魏戰於河橋時峯爲左軍不利與李遠先還太祖因此班師詔原其罪拜東西北三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後與于謹討劉平伏從解玉壁圍平柏谷塢並有功涼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峯與于謹討之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峯與趙貴赴援至南陽遇疾卒時年五十峯沉毅有膽略得士卒心當時號爲驍將太祖嗟悼者久之贈華州刺史謚曰襄威子昂嗣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錄峯功封昂鄭國公昂弟光少以峯勳賜爵安平縣侯起家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司土中大夫左武伯出爲汾涇鄜三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龍河縣公光弟春少知名歷官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祖祐連魏蔚州刺史父持真鎮遠將軍領民酋長魏大統中以亮著勳追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州刺史亮少倜儻有從橫計略姿貌魁傑見者憚之普泰初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解岐州圍擊侯伏侯元進万俟道洛万俟醜奴宿勤明達及諸賊亮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封廣興縣子邑五百戶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太祖悅平悅之黨豳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涇秦靈等諸州並與定兒相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爲主以拒義師太祖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將二十騎先豎纛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莫知所爲亮乃麾兵斬定兒縣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悩懼一時降服於是諸州羣賊皆即歸款及太祖置十二軍簡諸將以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峯俱爲騎將魏孝武西遷以迎駕功除使持節右光祿大夫左大都督南秦州刺史大統元年以復潼關功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饒陽縣伯邑五百戶尋加侍中從擒竇泰復弘農及沙苑之役亮並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長廣郡公邑通前二千戶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太祖嗟其至性每愛惜之俄起復本官亮以勇敢見知爲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乃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十年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清淨百姓安之在職三歲卒於州時年四十喪還京師太祖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護喪事追贈太尉謚曰襄配享太祖廟庭子昶尙太祖女西河長公主大象中位至柱國秦靈二州總管以亮功封彭國公邑五千戶昶弟靖天水郡守靖弟恭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伯恭弟幹上儀同三司襄中侯

王德字天恩代郡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而以孝悌見稱魏永安二年從尒朱榮討元顥攻河內應募先登以功除討夷將軍進爵內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平之別封深澤縣男邑二百戶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定議翊戴太祖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也涇州所部五郡而德常爲最及魏孝武西遷以奉迎功進封下博縣伯邑五百戶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拜衞將軍右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其後常從太祖征伐累有戰功又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加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戶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爲夷民所附除河州刺史德綏撫有方羣羌率服十三年授大都督原靈顯三州五原蒲川二鎮諸軍事十四年除涇州刺史卒於州謚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年幾百歲後德終子慶小名公奴性謹厚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史臣曰梁禦等負將率之材蘊驍銳之氣遭逢喪亂馳騖干戈艱難險阻備嘗而功名未立及殷憂啓聖豫奉與王參謀締構之初宣力經綸之始遂得連衡灌酈方駕張徐可謂遇其時也並中年即世遺志未申惜哉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難矣圖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

周書卷十七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十

王羆子慶遠　孫述　王思政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王遵之後世為州郡著姓羆剛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郡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氐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即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梁將曹義宗圍荊州勑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于時諸方鼎沸所在凋殘荊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羆為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冑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太祖徵兵為勤王之舉請前驅効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之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梃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時關中大饑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篣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臥貉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左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羆為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有客與羆食瓜侵膚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鞾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大統七年卒於鎮贈太尉

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閤將軍先羆卒孫述嗣

述字長述少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太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即以為鎮遠將軍拜太子舍人以祖憂去職述幼喪父為羆所鞠養及居喪深合禮度于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羣官遭喪者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令中使就視知其哀毀乃特許之喪畢襲爵扶風郡公累遷上大將軍

王思政字思政太原祁人容貌魁偉有籌策魏正光中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率兵討之啓思政隨軍軍事所有謀議並與之參詳時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顥軍還乃引為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遷安東將軍預定策功封祁縣侯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彊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間習戰陣勸耕桑修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蒱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

政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覊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所佩刀横於膝上攬樗蒱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期寄更深轉驃騎將軍令募精兵從獨孤信取洛陽仍共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横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絶會日暮敵將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受驃騎大將軍復命思政鎮弘農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壍多壞思政方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舉代己者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擁兵梁鄭爲東魏所攻景乃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嶽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嶽衆不敢當引軍亂退嶽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攢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嶽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嶽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崩水便滿溢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効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齊受禪以爲都官尚書子康

史臣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勍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雖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周書卷十八

周書卷十八考證

王羆傳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北史作乃拜羆冠軍將軍鎮梁州

持一白梃大呼而出○北史此句下即載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二語下方載敵見驚退逐至東門文帝聞而壯之與此不同又通鑑從周書不從北史北史以兩事合爲一事誤也

貆子安得過○貆北史通鑑俱作貉胡三省通鑑注云貉子曰貆 臣文淳按貉子曰貆貆未可以言貉也

齊神武遂不敢攻○此句下北史有後移鎮河東語本傳失載 臣文淳按下有求羆還鎮河東句其爲遺脫無疑王羆一傳以北史較之脫誤甚多但無書本可考姑存其舊

子慶遠○不當另自爲傳當依北史敘於羆傳之末

王思政傳太原祁人○北史此句下有漢司徒允之後也七字

子秉○北史作子康

周書卷十八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十一

達奚武子震　侯莫陳順　豆盧寧　宇文貴
楊忠　王雄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魏懷荒鎮將父長汧城鎮將武少倜儻好馳射爲賀拔岳所知岳征關右引爲別將武遂委心事之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收岳屍歸平涼同翊戴太祖從平悅除中散大夫都督封須昌縣伯邑三百戶魏孝武入關授直寢轉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大統初出爲東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爵爲公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太祖欲并兵擊竇泰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太祖意同遂擒之齊神武乃退太祖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動靜武與其候騎遇即便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除大都督進爵高陽郡公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四年太祖援洛陽武率騎一千爲前鋒至穀城與李弼破莫多婁貸文進至河橋武又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北雍州刺史復戰邙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至陝武率兵禦之乃退久之進位大將軍十七年詔武率兵三萬經略漢川梁將楊賢以武興降梁深以白馬降武分兵守其城梁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武圍之數旬循乃請服武爲解圍會梁武陵王蕭紀遣其將楊乾運等將兵萬餘人救循循於是更據城不出恐援軍之至表裏受敵乃簡精騎三千逆擊乾運於白馬大破之乾運退走武乃陳蜀軍俘級於城下循知援軍被破乃降率所部男女二萬口入朝自劍以北悉平明年武振旅還京師朝議初欲以武爲柱國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以大將軍出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樂昌胡營新城三防齊將高苟子以千騎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衆孝閔帝踐阼拜柱國大司寇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大宗伯進封鄭國公邑萬戶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以萬騎禦之敦退武築柏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隋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賤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恆晝掩一扉或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世出入儀衛須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吾在布衣豈望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慚而退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勑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奧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曰公年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愆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峯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于懷今賜公雜綵百匹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武性貪悋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以武勳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五年十月薨年六十七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桓子震嗣

震字猛略少驍勇便騎射走及奔馬膂力過人大統初起家員外散騎常侍太
祖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
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賜
武雜綵一百段十六年封昌邑縣公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
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世宗初拜儀同右中大夫加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普寧縣公武平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
震雖生自膏腴少習武藝然導民訓俗頗有治方秩滿還朝爲百姓所戀保定
四年大軍東討諸將皆奔退震與敵交戰軍遂獨全天和元年進位大將軍率
衆征稽胡破之六年拜柱國建德初襲爵鄖國公出爲金州總管十一州九防
諸軍事金州刺史四年從高祖東伐爲前三軍總管五年又從東伐率步騎一
萬守統軍川攻克義寧烏蘇二鎮破并州進位上柱國仍從平鄴賜妾二人女
樂一部及珍玩等拜大宗伯震父嘗爲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爲原州總管
三州二鎮諸軍事原州刺史尋罷歸隋開皇初薨於家震弟慕車騎將軍渭南
縣子大象末爲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尋敗被誅

侯莫陳順太保梁國公崇之兄也少豪俠有志度初事尒朱榮爲統軍後從賀
拔勝鎮井陘武泰初討葛榮平邢杲征韓婁皆有功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又從
破元顥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普泰元年除持節征西將軍封木門縣子邑三
百戶尋加散騎常侍千牛備身衞將軍閤內大都督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太祖
同里閈素相友善且其弟崇先在關中太祖見之甚歡乃進爵彭城郡公邑一
千戶大統元年拜衞尉卿授儀同三司及梁企定圍逼河州以順爲大都督與
趙貴討破之卽行河州事後從太祖破沙苑以功增邑千戶四年魏文帝東討
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
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賊不敢出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
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氐苻安壽自號太白王攻破武都
州郡騷動復以順爲大都督往討之而賊屯兵要險軍不得進順乃設反間離
其腹心立信賞誘其徒屬安壽知勢窮迫遂率部落一千家赴軍款附時順弟
崇又封彭城郡公封順河間郡公明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
州事安平郡公十六年拜大將軍出爲荊州總管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荊
州刺史孝閔帝踐阼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高祖勝以燕皇
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避難改焉父長柔玄鎮將有威重見
稱於時武成初以寧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陵郡公寧少驍果有志氣
身長八尺美容儀善騎射永安中以別將隨尒朱天光入關加授都督又以破
万俟醜奴功賜爵靈壽縣男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於百步懸
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後侯莫陳悅反太祖討悅
寧與李弼率衆歸太祖魏孝武西遷以奉迎勳封河陽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元
年除前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遷顯州刺史顯州大中正尋拜撫軍將軍
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從太祖擒
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武衞大將軍兼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
邑八百戶拜北華州刺史在州未幾以廉平著稱加散騎常侍七年從于謹破
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企定反以寧爲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
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太祖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邙
山還左衞將軍進爵范陽郡公增邑四百戶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忽
及鄭五醜等反叛寧率衆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遷尚書右僕射
梁將王琳遣其將侯方兒潘純陁寇江陵寧與蔡祐鄭永等討之方兒等遁走
三年武興氏及固查氏魏大王等相應反叛寧復討平之孝閔帝踐阼授柱國
大將軍武成初出爲同州刺史復督諸軍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破之軍還
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食鹽亭縣一千戶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
州刺史屬大兵東討寧輿疾從軍五年薨於同州時年六十六贈太保同鄜等
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昭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
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爲世子世以此稱之及寧
薨勣襲爵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利州總管讚以寧勳建德初賜爵華陽縣

侯景還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永恩少有識度爲時輩所稱初隨寧事侯莫陳悅從與寧俱歸太祖授殄寇將軍以迎魏孝武功封新興縣伯邑五百戶屢從征討皆有功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大統八年除直寢右親信都督尋轉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出爲成州刺史魏恭帝元年進爵龍來縣侯三年大將軍安政公史寧隨突厥可汗入吐谷渾令永恩率騎五千鎭河鄯二州以爲邊防孝閔帝踐祚授鄯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增邑一千戶尋轉隴右總管府長史武成元年遷都督利沙文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時文州蠻叛永恩率兵擊破之保定元年入爲司會中大夫二年復出爲隴右總管府長史寧以佐命元勳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沃野之封詔許焉又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尋卒官年四十八贈少保幽冀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諡曰敬子通嗣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貴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貴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爲博士也正光末破六汗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救之前後數十戰軍中咸服其勇後送子雍還賊帥叱干麒麟薛崇禮等處處屯聚出兵邀截貴每奮擊輒破之除武騎常侍又從子雍討葛榮軍敗奔鄴爲榮所圍賊屢來攻貴每縋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然兇徒實繁圍久不解貴乃於地道潛出北見尒朱榮陳賊兵勢榮深納之因從榮擒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尒朱榮焚河橋力戰有功加征虜將軍封革融縣侯邑一千戶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衞將軍閤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大統初遷右衞將軍貴善騎射有將率才太祖又以宗室甚親委之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州刺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其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衆二萬攻潁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已度馬橋去潁川三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餘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兵機倚伏固不可以常理論古人能以寡制衆者皆由預覩成敗決必然之策耳吾雖闇於成事然謂進與賀若合勢爲計之上者請爲諸軍說之堯雄等必以爲潁川孤危勢非其敵又謂吾寡弱獨進若悉力以攻潁必指掌可破既陷潁川便與任祥軍合同惡相濟爲害更甚吾今屯兵陽翟便是入其數內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爲進據潁川有城可守雄見吾入城出其不意進則孤疑退則不可然後與諸軍盡力擊之何往不克願勿疑也遂入潁川雄等稍前貴率千人背城爲陳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鬭士衆用命雄大敗輕走趙育於陳降獲其輜重俘萬餘人並放令還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尋而儀同怡峯率騎五百赴貴貴乘勝逼祥祥退保宛陵追及之會日暝結陳相持明旦合戰俘斬甚多祥軍既敗是云寶亦降師還魏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巵置侯上命公卿射中者卽以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夏岐二州刺史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宕昌王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傍乞鐵怱因梁企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種類數千家與渭州民鄭五醜扇惑諸羌同反憑險置柵者十餘所太祖令貴與豆盧寧史寧討之貴等擒斬鐵怱及五醜史寧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美其功遂於栗坂立碑以紀其績魏廢帝初出爲岐州刺史二年授大都督興西蓋等六州諸軍事興州刺史先是興州氐反自貴至州人情稍定貴表請於梁州置屯田數州豐足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鎭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賜反於鹽亭與其黨帛玉成譙淹蒲皓馬術等攻圍隆州州人李祐亦聚衆反開府張遁舉兵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興救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祐及遁勢蹙遂降執送京師除都督益潼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就加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爲遊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戶舊爵迴封一子遷大司空治小冢宰歷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樂耽奕

善奮達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保定之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薨贈太傅諡曰穆子耆嗣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柱國洛州刺史以罪免尋復本官除大宗伯大象末進位上柱國耆弟忻少以父軍功賜爵化政郡公驍勇絶倫有將帥才略大象末位至上柱國進封英國公忻弟愷少好學頗解屬文雜藝多通尤精巧思亦以父軍功賜爵雙泉縣伯尋襲祖爵安平郡公起家右侍上士稍遷御正中大夫保定中位至上開府是云寶趙貴既至初並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寶後累遷至大將軍都督涼甘瓜州諸軍涼州刺史賜爵洞城郡公世宗時吐谷渾侵逼涼州寶與戰不利遂歿於陣

楊忠弘農華陰人也小名奴奴高祖元壽魏初爲武川鎮司馬因家於神武樹頹焉祖烈龍驤將軍太原郡守父禎以軍功除建遠將軍屬魏末喪亂避地中山結義徒以討鮮于脩禮遂死之保定中以忠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興城郡公忠美髭髯身長七尺八寸狀貌瓌偉武藝絶倫識量沉深有將帥之略年十八客遊泰山會梁兵攻郡陷之遂被執至江左在梁五年從北海王顥入洛除直閤將軍顥敗尒朱度律召爲帳下統軍及尒朱兆以輕騎自并州入洛陽忠時預焉賜爵昌縣伯拜都督又別封小黄縣伯從獨孤信破梁下溠戍平南陽並有功及齊神武舉兵內侮忠時隨信在洛遂從魏孝武西遷進爵爲侯仍從平潼關破回洛城除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獨孤信討之纂戰敗退走信令忠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爲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與洛兒長生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斬纂以徇城中懾服居半歲以東魏之逼與信奔梁梁武帝深奇之以爲文德主帥關外侯大統三年與信俱歸闕太祖召居帳下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揜于因以字之從擒竇泰破沙苑還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城縣公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人遂不敢進以功除左光祿大夫雲州刺史兼大都督又與李遠破黑水稽胡并與怡峯解玉壁圍轉洛州刺史邙山之戰先登陷陳除大都督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追封母蓋氏爲北海郡君尋除都督朔燕顯蔚四州諸軍事朔州刺史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東魏圍潁川蠻帥田杜清據險爲亂忠率兵討平之時侯景渡江梁武喪敗其西義陽郡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朝廷因之將經略漢沔乃授忠都督三荊二襄二廣南雍平信隨江二郢浙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以伯符爲鄉導攻梁齊興郡及昌州皆克之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而尚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望之以爲三萬也懼而服焉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兵騎一萬寇襄陽初梁竟陵郡守孫暠以其郡來附太祖命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仲禮至暠乃執貴以降仲禮又進遣其將王叔孫與暠同守太祖怒乃令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克之獲其守將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忠乃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淙頭忠親自陷陳擒仲禮悉俘其衆馬岫以安陸降王叔孫斬孫暠以竟陵降皆如忠所策梁元帝遣使送子方略爲質并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爲限梁以安陸爲界乃旋師進爵陳留郡公十七年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綸綸北度與其前西陵郡守羊思達要隨陸土豪段珍寶夏侯珍洽合謀送質於齊欲來寇掠汝南城主李素綸故吏也開門納焉梁元帝密報太祖太祖乃遣忠督衆討之詰旦陵城日昃而剋擒蕭綸數其罪而殺之并獲其安樂侯昉亦殺之初忠之擒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師乃譖忠於太祖言其在軍大取金寶珍玩等太祖欲覆按之惜其功高乃出忠忠恚悔不殺仲禮故至此獲綸等並加戮焉忠閑歲再舉盡定漢東之地寬以御衆甚得新附之心魏恭帝初賜姓普六如氏行同州事及于謹伐江陵忠爲前軍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二象反走及江陵平朝廷立蕭詧爲梁王令忠鎮穰城以爲犄角之勢別討沔曲諸蠻皆克之孝閔帝踐阼入爲小宗伯齊人寇東境忠

出鎮蒲坂及司馬消難請降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兼馬一疋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趨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當吾鋒齊兵陽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武歎曰達奚武自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隨國公邑萬戶別食竟陵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尋治御正中大夫保定二年還大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氏地半天下國富兵強若從漠北入并州極為險阻且大將斛律明月未易可當今欲探其巢窟非十萬不可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萬騎足矣明月豎子亦何能為三年乃以忠為元帥大將軍楊纂李穆王傑尒朱敏及開府元壽田弘慕容延等十餘人皆隸焉又令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而進期會晉陽忠乃留敏據什賁遊兵河上忠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卷二十餘鎮齊人守陘嶺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又留楊纂屯靈丘為後拒突厥木汗可汗控地頭可汗步離可汗等以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朔攻晉陽是時大雪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銳鼓噪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衆皆失色忠令其衆曰事勢在天無以衆寡為意乃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以武後期不至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樂城七百餘里人畜無孑遺俘斬甚衆高祖遣使迎勞忠於夏州及至京師厚加宴賜高祖將以忠為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己難之乃拜總管涇豳靈雲鹽顯六州諸軍事涇州刺史是歲大軍又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令忠出沃野以應接突厥時軍糧既少諸將憂之而計無所出忠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諸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至忠陽怪而問之傑曰大冢宰已平洛陽天子聞銀夏之間生胡擾動故使傑就公討之又令突厥使者馳至而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馬十餘萬在長城下故遣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共公破之坐者皆懼忠慰喻而遣之於是諸胡相率歸命饋輸填積屬晉公護先還忠亦罷兵還鎮又以政績可稱詔賜錢三十萬布五百疋穀二千斛天和三年以疾還京高祖及晉公護屢臨視焉尋薨年六十二贈太保同朔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謚曰桓子堅嗣弟整建德中開府陳留郡公從高祖平齊歿於并州以整死王事詔其子智積襲其官爵整弟惠大象末大宗伯竟陵縣公惠弟嵩以忠勳賜爵興城郡公早卒嵩弟達亦以忠勳爵開郡公

王雄字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崙以雄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略永安末從賀拔岳入關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孝武西遷授都督封臨貞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為公增邑二百戶拜武衛將軍加驃騎將軍增邑八百戶進大都督尋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為岐州刺史進爵武威郡公進位大將軍行同州事十七年雄率軍出子午谷圍梁上津魏興明年克之以其地為東梁州尋而復叛又令雄討之魏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孝閔帝踐阼授少傅增邑二千戶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尋出為涇州總管諸軍事涇州刺史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雄在途遇病乃自力而進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按矟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得但任爾見天子明月乃射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薨時年五十八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嗣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迹平涼撫征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逋孽克固鴻基雖稟算於廟謨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等並兼資勇略咸會風雲或効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難可謂國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協規太祖得儁小關周瑜赤壁之謀賈詡烏巢之策何能以尚一言興邦斯近之矣

周書卷十九

周書卷十九考證

達奚武傳加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北史無進爵爲公四字

太祖復遣武覘之○覘監本訛作逵今依北史改正

宇文貴傳時隆州人開府李光賜○賜北史作錫

開府發遵率兵鎮之○遵北史作道

周書卷十九考證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十二

王盟 賀蘭祥 尉遲綱 叱列伏龜 閻慶

王盟字子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汗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爲其所擄拔陵破後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逆盟遂逃匿民間以觀其變及尒朱天光入關盟出從之隨賀拔岳爲前鋒擒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太祖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爲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悅平除原州刺史魏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初復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魏文帝悼后於茹茹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賜姓拓拔氏東魏侵汾川圍玉壁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子勵字醜興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太祖入關及太祖平秦隴定關中勵常侍從太祖嘗謂之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勵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尋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臥內小心謹肅魏文帝嘗曰王勵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禁兵從太祖勵居左翼與麾下數十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勵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時年二十六太祖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子衍襲爵尚魏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勵弟懋字小興[illegible]之征西以懋衛幼留在山東來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授揚烈將軍從盟迎魏悼后還拜城門校尉魏文帝東征以撫軍將軍兼太子左率留守俄轉右率歷衛食典御領左右武衛將軍錄前後功進爵爲公增邑千戶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埸交兵未申喪紀應齊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大都督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性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魏文帝甚嘉之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進爵安寧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魏恭帝二年遷大將軍大都督俄拜小司寇卒于官子悅嗣官至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爲太祖帳內都督累遷奉車都尉寧朔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朔顯蔚四州諸軍事燕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嗣誼倜儻有大志深爲高祖所親委少歷顯職見重於時位至柱國平陽郡公宣帝即位進封陽國公拜大司空大象末襄州總管上柱國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其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爲鄉閭所重尚太祖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傅柱國常山郡公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爲太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太祖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時在襁褓年十七解褐奉朝請加威烈將軍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恆在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邑五百戶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孺又攻回洛城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增邑并前一千三百戶大統三年從儀同于謹攻楊氏壁祥先登克之遷右衛將軍加持節征虜將軍沙苑之役留祥衛京師後以留守功增邑八百戶尋除鎮西將軍四年魏文帝東伐祥領軍從戰河橋以功加使持節大都督八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九年從太祖與東魏戰於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三荊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

事雖未期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民襁負而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為政耶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以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尋被徵還十六年拜大將軍太祖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毀乃令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民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尋改華州為同州仍以祥為刺史尋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遷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曰夫二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為黔首豈使恃義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羣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毀嗚呼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匡天下東戡南剪無思不服天贊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寓國則神皋西嶽險則百二猶在卿士師師奉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在西垂作藩於魏值中原致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敦睦之以隣好申之以婚姻彼國苞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讐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發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擐甲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望乃文乃武受脤廟堂元戎啓路太傅燕國公于謹英猷不世屢變無窮杖旄指麾為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之民總穹廬之眾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伐咸鄯不守桴鼓南臨紅陵底定鑿空萬里開地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為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輿櫬稽顙則爵等顯除來蕃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覬延時漏覆宇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遂與吐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邑萬戶保定四年薨年四十八贈使持節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景有七子敬讓琛師寬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爵涼國公位至柱國大將軍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鄜州刺史河東郡公琛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

尉遲綱字婆羅蜀國公迥之弟也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太祖西討關隴迥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守晉陽後方入關從太祖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臥內後以迎魏孝武功拜殿中將軍大統元年授帳內都督從儀同李虎討曹泥破之又從破竇泰以功封廣宗縣伯邑五百戶仍從復弘農克河北郡戰沙苑皆有功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太祖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太祖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眾皆披靡太祖方得乘馬以前後功增邑八百戶進爵為公仍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八年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武衛率前將軍帥都督東魏圍玉壁綱從太祖救之九年春太祖復與東魏戰於邙山大軍不利人心離解綱勵將士盡心翊衛還大都督十四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戶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昌平郡公十七年出為華州刺史魏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將軍及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太祖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為之備俄而帝廢立齊王仍以綱為中領軍總宿衛綱兄迥率眾伐蜀綱從太祖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兔太祖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反太祖喜曰事平之日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常從太祖北狩雲陽值五鹿俱起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太祖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孝閔帝踐阼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廢帝語在護傳世宗即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戶除涇州總管五州十一防諸軍事涇州

刺史是歲大長公主薨于京師綱去職尋起復本官保定元年拜少傅俄而授大司空二年出爲陝州總管七州十三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四年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綱以天子在宮必無內慮乃請出外頓於咸陽大軍還綱復歸鎮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稱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戶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衞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之功封一子縣公邑一千戶四年五月薨于京師時年五十三贈太保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武第三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至柱國安兄運別有傳運弟勤少歷顯位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父迥事在迥傳安弟敬尚世宗女河南公主位至儀同三司

叱列伏龜字摩頭陁代郡西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民酋長至龜容貌瓌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民酋長魏正光五年廣陽王深北征請龜爲軍朔將軍委以帳內兵事尋除善無郡守孝昌三年又除別將從長孫稚西征以戰功累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還洛授都督遂爲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太祖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郡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邑一千戶自此常從太祖征討亟有戰功八年出爲北雍州刺史加大都督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十四年徵拜侍中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恆州刺史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戶十七年卒子椿嗣椿字千年世宗時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邑一千二百戶保定二年授幽州刺史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字仁慶河南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于雲州之盛樂郡祖提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燉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略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衞可孤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綿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休息以少擊衆城竟獲全以功拜盛樂郡守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及衞可孤侵逼盛樂慶隨父固守頗有力焉拜別將稍遷輕車將軍加給事中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篡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太祖謂慶曰高歡逆亂宇內分崩羣盜競興人皆徇己卿遂能盡忠貞之節重君臣之義背逆歸順捨危就安雖古人所稱何以加也即拜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役以功拜前將軍太中大夫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邑四百戶及邙山之戰先登陷陳拜撫軍將軍大都督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展勳勞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孝閔帝踐祚出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增邑千戶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大安郡公邑戶如舊入爲小司空除雲州刺史轉寧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性悅之天和六年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乃詔慶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人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許焉慶既衰老恆嬰沉痼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常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帛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開皇二年薨時年七十七贈司空荊譙淅湖澧廣蒙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諡曰成長子常先慶卒次子毗嗣大象末位至大將軍

史臣曰中陽御曆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戚是知階緣近屬以取寵榮其來尚矣王盟等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也

周書卷二十

周書卷二十考證

王盟傳王盟字子仵○子仵北史作子什

子勵○勵北史作勱及後諸勵字同

賀蘭祥傳賀蘭祥字盛樂○北史同　臣文淳按晉蕩公護傳作盛洛北史亦同

樂與洛未知孰是

閻慶傳次子毗嗣○嗣監本訛稚今從北史

周書卷二十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十三

尉遲迥　王謙　司馬消難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稍遷大丞相帳內都督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累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太祖以此深委仗焉後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鎮江陵既以內難方殷請脩鄰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為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為然謂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蜀人既駭官軍之臨速必望風不守矣於是乃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呂陵始叱奴與蔡達宇文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疋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劍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州又降六月迥至潼州大饗將士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不敢戰遂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聞迥來侵遣譙淹回師為撝外援迥分遣元珍乙弗亞等以輕騎破之遂降撝前後戰數十合皆為迥所破撝與紀子宜都王肅及其文武官屬詣軍門請見迥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迥為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以平蜀功封一子為公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緝新邦經略未附夷夏懷而歸之迥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為之和顏進食以寧迥心太祖知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迥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立碑頌德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又以迥有平蜀之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封寧蜀公進蜀公爵邑萬戶宣帝即位以迥為大前疑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望位夙重懼為異圖乃令迥子魏安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公韋孝寬代迥為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使候正破六汗裒詣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為之備迥聞之殺長史及裒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曰楊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威福自己賞罰無章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甥同休共戚義由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人進可以享榮名退可以終臣節卿等以為何如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置官司于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勤時為青州總管亦從迥迥所管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為元帥惇率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小却鳴鼓齊進惇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迥與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到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千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大敗遂入鄴迥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婁子幹以其屬先登迥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祐東走并追獲之餘衆月餘皆斬之迥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不睦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為長史餘

委任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不能有所匡救迥自起兵至敗六十八日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王謙字敕萬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祚拾右小武伯雄從晉公護東討爲齊人所斃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邑萬戶從皇太子討吐谷渾力戰有功是時高祖東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總管時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瀘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謙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阿史那瓌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衞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劍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帝以睿爲行軍元帥使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達奚惎乙弗虔等衆十萬攻利州聞睿至衆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惎虔密使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略承藉父勳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乃自率衆迎戰又以惎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惎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阿史那瓌亦誅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內溫人父子如爲齊神武佐命位至尚書令消難幼聰惠微涉經史好自矯飾以求名譽起家著作郎子如既當朝貴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皆遊其門尋拜駙馬都尉光祿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齊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既懼禍及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爲百姓所附屬文宣在并驛召其弟上黨王渙渙懼於屠害遂斬使者東奔數日間搜捕鄴中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朝士私相謂曰今上黨亡叛似赴成皐若與司馬北豫州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遂達於文宣文宣頗疑之消難懼密令所親裴藻間行入關請舉州來附晉公護遣達奚武楊忠迎之消難遂與武俱入朝授大將軍滎陽公從高祖東伐遷大後丞納女爲靜帝后尋出爲鄖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既聞蜀公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以開府田廣等爲腹心殺總管長史侯莫陳杲鄖州刺史蔡澤等四十餘人所管鄖隨溫應土順沔環岳九州魯山甑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須水八鎮並從之使其子泳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爲元帥發荊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將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陳宣帝以爲都督安隨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司空隨公初楊忠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爲樂戶經二旬放免猶被舊恩特蒙引見尋卒于家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難云其妻高氏齊神武之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弃薄消難之赴郢州留高及三子在京高言於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詐今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因此獲免

史臣曰尉遲迥地則舅甥職惟台袞沐恩累葉荷睠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

周書卷二十一

周書卷二十一考證

尉遲迥傳取蜀制梁○梁諸本訛作勝今從北史

於是乃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呂陵始叱奴與綦連宇文昇等六軍○北史万俟呂陵始作俟呂陵始綦連作綦連雄

遣譙淹回師爲揚外援○北史作遣前南梁州刺史史欣景曲州刺史趙拔扈等爲揚外援與此不同

揚與紀子宣都王肅○北史王字下有圓字

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北史進下有圓字

其麾下千兵○北史無千字疑衍

周書卷二十一考證

唐　令狐德棻等　撰

列傳第十四

周惠達　馮景　楊寬兄儉　柳慶子機 弘 兄鷟 鷟子帶韋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少仕州郡歷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進退可觀見者莫不重之魏齊王蕭寶夤爲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閤中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領軍元乂勢傾海內惠達嘗因寶夤與乂言論乂數重之於座遺惠達衣物孝昌初魏臨淮王彧北討以惠達爲府長流參軍及万俟醜奴等構亂蕭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後與賊戰不利退還仍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反謀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成何爲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夤既敗人悉逃散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謂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獲寶夤送洛留惠達爲府祭酒給其衣馬即與參議岳爲關中大行臺以惠達爲從事中郎嘗使至洛魏孝武與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下事勢述岳有誠節唯以憂國定亂爲事言辭激切帝甚嘉之及還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吾心自是更被親禮岳每征討恆命惠達居守又轉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辭以疾不見許乃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惠達歸於太祖即用秦州司馬安輯隴右及太祖爲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惠達爲府司馬便委任焉魏孝武詔太祖尚馮翊長公主以惠達爲長史赴洛陽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已西即令惠達先還太祖謂惠達曰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卿宜勠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對曰惠達宦遊有年屬明公一匡之運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効其尺寸則志願畢矣太祖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邑三百戶太祖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于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食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時甚賴焉爲安東將軍拜太子少傅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尋除中書令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九百戶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太祖與魏文帝東征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惠達前後辭讓帝手詔答曰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蕭寇之重深所寄懷及邙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率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尋拜儀同三司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進拔賢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少與惠達同志相友延景中梁人寇抄後指景謂蕭寶夤曰今梁寇遷延朝廷又頻遣之將王若能先驅効命非唯雪家國之恥亦是保身之長策也寶夤深然之及寶夤爲大都督以景爲功曹參軍後爲右僕射引景入省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爲關西大行臺又假景陵江將軍領大行臺都令史從寶夤征討寶夤將舉兵反景固諫不從寶夤敗後景還洛朝廷先聞景有諫言故免之除奉車都尉汝陽王元叔昭爲隴右大行臺啓景爲行臺郎中賀拔岳爲大都督又以景爲從事中郎太祖平侯莫陳悅除景洛陽郡守尋兼行臺左丞留守原州魏孝武西遷封高陽縣伯邑三百戶遷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加瀛州刺史大統初行涇州事後以疾卒

楊寬字景仁弘農華陰人也祖恩魏鎮遠將軍河間內史父鈞博學彊識舉秀才拜大理平轉廷尉正累遷歷洛陽令左中郎將華州大中正河南尹廷尉卿安北將軍七兵尚書北道大行臺恆州刺史懷朔鎮將卒於鎮贈侍中司空公追封臨貞縣伯謚曰恭寬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而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鎮恆州請從展効乃改授將軍高闕戍主時茹茹既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

詔鈞率兵衛送寬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時北邊賊攻圍鎮城鈞卒城民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茹茹後討鎮賊破之寬始得還朝魏廣陽王深與寬素相委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魏孝莊時為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為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為左右丞與參謀議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壻李神軌謂顥曰楊寬義士也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王今彊之以行亦恐不為人用顥乃止孝莊踐阼拜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行洛陽令邢杲反寬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之就拜通直散騎常侍師未還屬元顥自梁入洛孝莊出居河內天穆懼計無所出集諸將謀之寬曰吳人輕跳非王之敵況懸軍深入師老兵疲彊弩之末何能為也顥徑取成皋會兵伊洛戮帶定襄於是乎在此事易同摧朽王何疑焉天穆然之乃引軍趣成皋令寬與尒朱能為後拒尋以衆議不可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遲留必有他故吾當為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即給牛三十頭車五乘綿絹一十五車羊五十口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拜散騎常侍安東將軍仍為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將陳慶之為顥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寬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降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寬答曰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直以信不見疑忠為令德耳僕之昆季幸不待言但當議負圖自求多福天穆聞之謂左右曰楊寬大異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彌敬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邑三百戶尒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常節世隆北走寬追至河內俄而尒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皋奔梁至建業聞孝莊帝弒崩寬發哀盡禮梁武義之待之甚厚尋而禮送還朝至下邳尒朱仲遠啓復寬官爵留為大行臺吏部尚書孝武初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黃門侍郎監內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數千人據兗州反詔寬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中尉綦儁與寬有宿憾誣以他罪劾之孝武謂侍臣等曰楊寬清直朕極知其無罪但不能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尋得申釋又除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寬為閤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勳進爵華山郡公邑一千二百戶大統初遷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傅儀同三司三年使茹茹迎魏文悼后還拜侍中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諸軍事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十年轉河州刺史十六年兼大丞相府司馬朝議欲經略漢川而梁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十七年寬從大將軍達奚武討之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楊乾運率兵萬餘人救循武令寬督開府王傑賀蘭願德等邀擊之軍至白馬與乾運合戰破之俘斬數千人軍還除南豳州刺史魏廢帝初入為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魏恭帝二年除廷尉卿世宗初拜大將軍增邑一千二百戶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邑一千戶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學士參定經籍寬性通敏有器識頻牧數州號為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慶不協欲按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其年薨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謚曰元子紀嗣大象末官至上儀同大將軍虞部下大夫寬二兄穆儉穆字紹叔魏永安中除華州別駕孝武末寬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仍拜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車騎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幷州刺史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魏正始中起家侍御史加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孝昌中除鎮遠將軍潁丘太守未及述職元顥啓請隨軍建義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入洛授撫軍將軍孝莊反正廢於家尋拜散騎常侍都督潁州諸軍事潁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武初除衛將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孝

武西遷除侍中驃騎將軍大統初以本官行東秦州事加使持節當州大都督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邑八百戶七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爲都督東雍華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八年卒於家贈本官謚曰靜

柳慶字更興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乃率民南徙居於汝潁之間故世仕江表祖緝宋同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齊奉朝請魏景明中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慶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治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僧習謂慶曰汝雖聰敏吾未經特試乃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慶立讀三徧便即誦之無所遺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未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恆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苫凷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服闋除中堅將軍魏孝武將西遷除慶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太祖共論時事太祖即請奉迎輿駕仍命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高歡已屯河北關中兵既未至朕欲往荊州卿意何如慶對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彊國也宇文泰忠誠奮發朝廷之貴臣也以陛下之聖明仗宇文泰之力用進可以東向而制羣雄退可以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之計也荊州地非要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斯乃危亡是懼寧足以固鴻基以臣斷之未見其可帝深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閤祭酒領記室轉戶曹參軍八年遷大行臺郎中領北華州長史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如故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官兼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兇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恆置何處對曰恆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病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爲十二部詔以慶爲計部郎中別駕如故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可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十三年封清河縣男邑二百戶兼尚書右丞攝計部十四年正右丞太祖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茂當死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爲不明臣有不爭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之君耳願深察之太祖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太祖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爲子增邑三百戶十五年加平南將軍十六年太祖東討以慶爲大行臺右丞加撫軍將軍還轉尚書右丞加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初除民部尚書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辨太祖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太祖亦以此深委仗焉二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

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夫孝閔帝踐阼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晉公護初攝政欲引為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疎忌出為萬州刺史世宗尋悟留為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為郎迄于司會府庫倉儲並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剩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保定三年又入為司會先是慶兄檜為魏興郡守為賊黃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寶率眾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及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為雖有私怨寧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昆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所屈卒以此免天和元年十二月薨時年五十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諡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少有令譽風儀辭令為當世所推歷小納言開府儀同三司司宗中大夫大象中御正上大夫華州刺史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亦善草隸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為莫逆之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參軍建德初除內史上士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民來聘高祖令弘勞之偃民謂弘曰來日至於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為追尋此物也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為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之命乎偃民慚不能對高祖聞而嘉之盡以偃民所進之物賜弘乃令報聘占對詳敏見稱於時使還拜內史都上士遷御正下大夫尋卒於官時年三十一高祖甚惜之贈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慶三兄蔚斛檜斛檜並自有傳蔚好學善屬文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早卒子帶韋字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韓賓素為洛州刺史召為主簿後與諸父歸朝太祖辟為參軍時侯景作亂江右太祖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值假寶等反帶韋乃矯為太祖書以撫定之並即降附既至郢見邵陵具申太祖意邵陵即時遣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十七年太祖遣大將軍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為治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常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戮逃亡以勸安居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盡忠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為足下不取也僕聞賈者相時而動智者因變立功當今為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門歸命下吏免生民於塗炭全髮膚於孝道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滅者哉循然之後乃降魏廢帝元年出為解縣令二年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明年轉汾陰令發摘姦伏百姓畏而懷之世宗初入為地官上士武成元年授帥都督治御伯下大夫遷武藏下大夫保定三年授大都督四年加儀同三司中外府掾天和六年封康城縣男邑五百戶轉職方中大夫三年授兵部中大夫雖頻徙職仍領武藏尋丁母憂起為職方中大夫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為益州總管漢王贊為益州刺史高祖乃以帶韋為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民事建德中大軍東討徵帶韋為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陳王純出并州以帶韋為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六年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諡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大象末宣納上士

史臣曰周惠達見禮於賀拔楊寬荷恩於晉泰既而蕭氏獲罪莊帝出居遂能契闊寇戎不以興亡革慮崎嶇危難不以夷險易心斯固篤終之士柳慶束帶立朝懷匪躬之節莅官從政著清白之美並遭逢興運各展志能譽重搢紳望

隴塲揆弃塵云也然慶長避權寵遣忤宰臣雖取詘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

周書卷二十二

周書卷二十二考證

楊寬傳子紀嗣○北史作子文紀嗣

穆字紹叔○穆與儉係寬之兄自此以下至華州刺史句當另自成傳

柳慶傳今欲首懼不免𫎇○首字下脫一伏字

周書卷二十二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十五

蘇綽 弟椿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太祖餞於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爲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彊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幷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

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者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生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淸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淸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愼夫戒愼者欲使治

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栲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覆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己過捶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

舉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霣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彝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斁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緜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揆諐度公惟大録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眾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

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祗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惑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熙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廼日新惟帝敕厥始愼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太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太祖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卮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爲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太祖廟庭子威嗣威少有父風襲爵美陽伯娶晉公護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懷道縣公建德初稍遷御伯下大夫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以綽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魏武挹子幹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書美陽伯蘇綽文雅政事遺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績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封邳國公邑二千戶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愼沉勇有決斷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盪寇將軍累功遷奉朝請厲威將軍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加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四年出爲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彊濟特爲太祖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武成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卒子植嗣

史臣曰書云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罔食是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爲下之常道若乃庖廚胥靡種德微管之臣罕聞於世黜魯逐荊抱關執戟之士無乏於時斯固典謨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勞虛己於吐握其知賢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稷

契伊呂之流可比肩矣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
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彫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
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周書卷二十三

周書卷二十三考證

蘇綽傳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〇柱國泰諸本作柱國韓北史作柱國
泰下文同 臣文淳按李虎亦爲柱國但虎位周文之下韓詞似舉周文以統
百官今依北史改正

遂致於雍〇北史作遂至於雍熙此脫一熙字

周書卷二十三考證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十六

盧辯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靖太常丞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太祖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公轉少師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性彊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累遷尚書右僕射世宗即位進位大將軍帝書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為宣州刺史薨配食太祖廟庭子慎

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今錄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管冢宰等衆職地官府領司徒等衆職春官府領宗伯等衆職夏官府領司馬等衆職秋官府領司寇等衆職冬官府領司空等衆職史雖具載文多不錄辯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茲厥後世有損益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其內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大將軍 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 右九命

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 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 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後將軍左右將軍左右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戶一萬以上刺史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 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 右七命

鎮遠建忠等將軍諫議誠議等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 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 右六命

寧遠揚烈伏波等將軍左右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 右正五命

輕車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 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武賁冗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 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治中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 右四命

威烈討寇將軍左右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府長史司錄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治中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 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府參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長史正六命州治中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 右三命

殄寇殄難將軍彊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後左右府七命州列曹參軍戍副五命郡丞右二命

曠野橫野將軍殿中員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右正一命

武威武牙將軍淮𣸣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列曹參軍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

周書卷二十四

周書卷二十四考證

盧辯傳庶纂前修矣○此下北史有節閔帝立云云臣文淳按下文云及帝入關帝謂孝武也作史者若不載節閔帝卽位事則當云及孝武入關不當云帝入關也以北史校之知此明有遺脫

子愼○北史云子愼嗣隋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儒追封沈國公此脫

其開府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北史云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此亦脫訛

周書卷二十四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十七

李賢弟遠 遠子基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祖斌襲領父兵鎮於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魏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勳追贈涇原東秦三州刺史司空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爲台牧卿其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彊學待問領徒授業耶唯當粗聞教義補己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問者慚服年十四遭父喪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諸州反叛魏孝莊遣尒朱天光率兵擊破之其黨万俟道洛費連少渾猶據原州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令密圖道洛天光率兵續進會賊黨万俟阿寶戰敗逃還私告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性命相投願能存濟賢因令阿寶僞爲醜奴使給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既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道洛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牽屯山天光見賢曰道洛之出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大悅時原州亢旱天光以乏水草乃退舍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道洛復乘虛忽至時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爲內應引道洛入城遂殺邪利賢復率鄉人殊死拒戰道洛乃退走又有賊帥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衄賢間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卽散走累遷威烈將軍殿中將軍高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太祖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將至秦州悅棄城走太祖令兄子導勒兵追之以賢爲前驅轉戰四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悅自剄於陣賢亦被重瘡馬中流矢太祖嘉之賞奴婢布帛及雜畜等授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魏孝武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兵迎衛時山東之衆多欲逃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爲殿衆皆憚之莫敢亡叛封下邽縣公邑一千戶俄授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剋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噪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乃斬關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之遷原州長史尋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其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掎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幷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頭八年授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俄而茹茹圍逼州城剽掠居民驅擁畜牧賢欲出戰大都督王德猶豫未決賢固請德乃從之賢勤兵將出賊密知之乃引軍退賢因率騎士追擊斬二百餘級捕虜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二萬頭財物不可勝計所掠之人還得安堵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六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乘輅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魏恭帝元年進爵河西郡公增邑

通前二千戶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俄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荊州蠻反開府潘招討之令賢與賀若敦率騎士七千別道邀截擊蠻帥文子榮大破之遂於平州北築汶陽城以鎮之尋治郢州刺史時以巴湘初附詔賢總監諸軍略定乃還江夏民二千餘戶以實安州幷築甑山城而還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高祖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為姪女賜與甚厚及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朕昔沖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勳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豫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幷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廄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又拜賢甥厙狄樂為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師東討朝議以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乃授賢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洮州刺史屬羌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絕援軍賢率千騎禦之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羌復引吐谷渾數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伏其隘路復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為之高祖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天和四年三月卒於京師時年六十八高祖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涇原秦等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諡曰桓子端嗣端字永貴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司會中大夫中州刺史從高祖平齊於鄴城戰歿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諡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崇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國廣宗郡公崇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孝軌弟詢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隴西郡公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為戰鬬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軍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略知指趣而已魏正光末天下鼎沸勅勒賊胡琛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劍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難匈黨乘機肆其毒螫王略未振緩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並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即異去順効逆雖五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劍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聽命乃相與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害唯遠兄弟並為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禍內伺釁隙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復表裏相應既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豈若窘迫凶威坐見夷滅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賜帛千匹幷弓刀衣馬等及尒朱天光西伐乃配遠精兵使為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太祖見遠與語悅之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及魏孝武西遷授假節銀青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封安定縣伯邑五百戶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還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進爵為公增邑千戶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並有殊勳授都督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體之有手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本州之榮乃私事耳卿若述職則孤無所寄懷於是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三千戶尋從獨孤信東略遂入洛陽為東魏將侯景等所圍太祖至乃解及河橋之戰遠與獨孤信為右軍不利而退除大丞相府司馬軍國機務遠皆參之畏避權勢若不在己時河東初復民情未安太

祖謂遠曰河東國之要鎮非卿無以撫之乃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修守禦之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徵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建東宮授太子少傅尋轉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時齊神武屯兵河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為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事貴合機古人有言不入獸穴安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太祖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太祖戰於邙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為殿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遠善綏撫有幹略守戰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外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心如此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東魏將段孝先率步騎二萬趣宜陽以送糧為名然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太祖乃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雜綵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爾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勳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而舉何足為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太祖又以第十一子達令遠子之即代王也其見親待如此時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沖乃召羣公謂之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皆默未有言者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略陽公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即斬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邑千戶復鎮弘農遠子植在太祖時已為相府司錄參軍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恐不被任用乃密欲誅護語在孝閔帝紀謀頗漏泄護知之乃出植為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既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乃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鍾愛於植植又口辯乃云初無此謀遠謂為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乃自來也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時年五十一植弟叔諧叔謙叔讓亦死餘並以年幼得免建德元年晉公護誅乃詔曰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遠早蒙驅任夙著勳績內參帷幄外屬藩維竭誠王室乃罹橫禍言念貞良追增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陝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諡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黎國公邑三千戶改諡曰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諡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太祖召見奇之乃令尚義歸公主大統十年釋褐員外散騎常侍後以父勳封建安縣公邑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領大丞相親信俄轉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太祖扶危定傾威權震主及魏廢帝即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太祖諸子年皆幼沖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為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為武衛將軍分掌禁旅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即位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爵燉煌郡公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為海州刺史尋以兄植被收例合坐死既以主貴又為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懼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

位年三十一。申公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其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興。寶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燉煌郡公。諡曰孝。子威嗣。威字安民。起家右侍上士。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又改襲遼爵陽平郡公。從高祖平齊。以功授上開府。拜軍司馬。宣帝卽位。進授大將軍。出爲熊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柱國。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閒。志略縱橫。忠勇奮發。亟摧勍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值主。策名委質。或使煩莫府。或契闊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跗萼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尙也。然而太祖初崩。嗣君沖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勳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玆貝錦。乃以小謀大。由踈閒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弑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爲不幸。

周書卷二十五

周書卷二十五考證

李賢傳吉弟崇崇弟孝軌孝軌弟詢〇北史云吉弟孝軌孝軌弟詢詢弟崇。未知孰是。

周書卷二十五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十八

長孫儉 長孫紹遠 弟澄 兄子兕 斛斯徵

長孫儉河南洛陽人也本名慶明其先魏之枝族姓托拔氏孝文遷洛改為長孫五世祖嵩魏太尉北平王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孝昌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從尒朱天光破隴右太祖臨夏州以儉為錄事深器敬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為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為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舉州歸附即以儉為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時荊襄初附太祖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曰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群下吾昔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為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己以訓群僚者也聞之嘉歎荊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在州遂歷二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群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尚書既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又除行臺僕射荊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為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略儉對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即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儉還州密為之備尋令柱國燕公于謹總戎眾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公遷大將軍移鎮荊州總管五十二州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三年以疾還京為夏州總管薨遺啓世宗請葬於太祖陵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追封鄶公荊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為儉立廟樹碑詔許之詔曰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慚曩哲言尋嘉尚弗忘于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即便給外今還其妻子子隆

長孫紹遠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父稚魏太師錄尚書上黨王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強記心以為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自是碩乃歎服魏孝武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齊神武稱兵而帝西遷紹遠隨稚奔赴又累遷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太祖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然其容止堂堂足為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閔踐阼封上黨公初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為黃鐘不調紹遠每以為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鐘作黃鐘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往復於是遂定以八為數焉授小司空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

而作七始又欲廢八而懸七并除黃鐘之正宮用林鐘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軌萬世不易下逮周武爰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鐘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高祖竟廢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書與樂部齊樹之缺後疾甚乃上遺表又陳之而卒帝省表涕零深痛惜之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從征討有策謀勇冠諸將及長容貌魁岸風儀遒雅魏孝武初除征東將軍潁州刺史魏文帝嘗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容言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救其惡既而出閣太祖深歎澄之合機而譏其次答者後從太祖援玉壁又從戰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封義門公爲玉壁總管卒自喪初至及葬世宗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非禮典世宗不從澄操履清約家無餘財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闊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即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即如今者實無所須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勅中廚別進異饌留之止

兕字若汗性機辯彊記博聞雅重賓遊尤善談論從魏孝武西遷天和初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遷絳州刺史

斛斯徵字士亮河南洛陽人父椿太傅尚書令徵幼聰頴五歲誦孝經周易識者異之及長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以父勳累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後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高祖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譴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帝頗納焉及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倘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高祖重恩嘗備位師傅若生不能諫死何以見高祖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獄獄卒張元哀之乃以佩刀穿獄牆遂出之元卒被拷而終無所言徵遇赦得免隋文踐極例復官除太子太傅詔修撰樂書開皇初薨子諺徵所撰樂典十卷

周書卷二十六

周書卷二十六考證

長孫儉傳總戎衆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北史平字上有事字

此處脫去

違以其第錫便給外今還其妻子子隆○給外北史作外給又云夫追善念功

先王令典豈得述其謙挹致乖懲勸今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淸風遺播無替

專修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湖公元定伐陳沒江南卒隆弟平最知名

臣文淳按此書詔文無刪節之例此獨不全子隆句文氣不完其爲遺脫無

疑

長孫紹遠傳父稚○北史云父承業又北史長孫冀歸傳云孝文以其幼承家

業賜名幼字承業臣文淳按北魏書高祖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幼

與稚同義唐人諱治高宗諱也北史上于高宗時故李延壽改稚爲幼此書

成于貞觀時故不諱嫌名也

乃書與樂部齊樹之缺○此句下北史敘次甚詳本傳所缺宜以北史補之又

北史傳末有重贈柱國大將軍謚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廷子覽嗣二十字此

亦脫去

周書卷二十六考證

周書卷二十七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十九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厙狄昌 田弘 梁椿 梁臺 宇文測弟深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拜都將賜爵長廣鄉男遷都督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趙貴建議迎太祖諸將猶豫未決達曰宇文夏州昔為左丞明略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輕騎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貴於是謀遂定令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問故達以實對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有數村民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受制於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語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悅平加平東將軍太祖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時君等性命懸於賊手雖欲來告其路無從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共盡忠節同雪讎恥雖藉衆人之力實賴杜子之功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達固讓太祖弗許魏孝武入關褒敘勳義以達首逆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從儀同李虎破曹泥除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并前一千戶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又增邑八百戶除泉郡守轉帥都督加持節除濟州刺史詔復姓赫連氏以達勳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即本州也進爵為公拜大都督尋授儀同三司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為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鬬則成敗未可知況行師之道以全軍為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申所見於是開府楊寬等並同達議武遂受循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六官初建授左遂伯出為隴州刺史保定初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尋進爵樂川郡公建德二年進位柱國薨子遷嗣大象中位至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岳西征引為帳內募万俟醜奴及其枝黨轉戰數十合並破之膂力絕倫被甲荷戈升陟峯嶺猶涉平路雖數十百日不以為勞以功授宣武將軍子都督從太祖討平侯莫陳悅遷都督賜爵邯鄲縣男魏孝武入關進爵石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為公增邑通前一千戶加通直散騎常侍果性彊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備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為虞侯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襲竇泰於潼關太祖依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真珠金帶一腰帛二百匹授征虜將軍又從復弘農攻拔河南城獲郡守一人論功為最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增邑九百戶遷朔州刺史轉安州刺史加帥都督九年從戰邙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跡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為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宜州刺史錄前後功進爵褒中郡公魏恭帝元年授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功別封一子縣公武成二年又率軍破稽胡大獲生口賜奴婢一百口除寧州刺史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四年從尉遲迥圍洛陽軍退果所部獨全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為政寬簡吏民稱之建德初薨子明嗣大象末位至上大將軍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為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祖護魏

景明初爲陳留郡守父襲名著西州正光中万俟醜奴寇亂關中襲乃背賊棄妻子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魏孝武西遷仍在關東後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夏二州刺史卒贈原州刺史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也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太祖遷夏州以祐爲都督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遣使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狠子野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大決也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同者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卽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姦人之頭因按劍臨之舉座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而斬之幷其黨並伏誅一坐皆戰慄不敢仰視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以此知重之乃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從討悅破之又從迎魏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萇鄉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加寧朔將軍羽林監尋持節員外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一千一百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乃下馬步鬬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無富貴耶祐罵之曰死卒吾今取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矟刺殺之因此戰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卻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會太祖見祐至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增邑三百戶授京兆郡守九年東魏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俄授青州刺史轉原州刺史加帥都督尋除大都督十三年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賜姓大利稽氏進爵懷寧郡公魏恭帝二年中領軍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三年拜大將軍給後部鼓吹以前後功增邑幷前四千戶別封一子縣伯太祖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太祖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孝閔帝踐阼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遞直殿省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世宗卽位拜小司馬少保如故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至是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味輒輟以賜祐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禮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交於勢要尋以本官權鎮原州頃之授宜州刺史未之部因先氣疾動卒於原州時年五十四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嘗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邪言訖各大笑穆卽申公也後皆如其言及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乃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其見知如此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諡曰莊子正嗣官至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起家魏廣平王參軍丞相府兼記室加宣武將軍給事中從尉遲迥平蜀授帥都督賜爵安彌縣男稍遷司輅下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澧州刺史在州受賂總管代王達以其功臣子弟密奏貰之後爲邙州刺史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世爲豪族父安成魏正光末茹茹寇邊以統軍從鎮將慕容勝與戰大破之時破六汗拔陵作亂欲逼安成不從乃率所部討陵以功授伏波將軍給鼓節後與拔陵連戰卒於陣善魏孝昌中從尒朱榮入洛授威烈將軍都督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直寢封房城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太祖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魏孝武西遷授武衛將軍進爵武始縣伯增邑二百戶大統初加平東將軍進爵爲侯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累有戰功除使持節衛將軍假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四年從戰河橋加大都督進爵爲公除涇州刺史屬茹

爲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獲所掠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莅三蕃頗有政績魏恭帝二年進爵永陽郡公增邑二千戶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寧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爲小司徒四年突厥出師與隋公楊忠東伐令善應接之五年夏卒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延夏靈恆燕五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子昇和嗣先以善勳拜儀同三司

辛威隴西人也祖大汗魏渭州刺史父生河州四面大都督及威著勳追贈大將軍涼甘等五州刺史威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討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太祖統岳之衆見威奇之引爲帳內尋授羽林監封白土縣伯邑五百戶從迎魏孝武因攻回洛城功居最大統元年拜寧遠將軍增邑二百戶累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先鋒陷敵勇冠一時以前後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從于謹破襄城又從獨孤信入洛陽經河橋陣加持節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五年授揚州刺史加大都督十三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毛氏出爲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民和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枹罕郡公增邑五千戶及司馬消難來附威與達奚武率衆援接保定初復率兵討丹州叛胡破之三年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明年從尉遲迥圍洛陽還拜小司馬天和初進位柱國復爲行軍總管討綏銀等諸州叛胡並平之六年從齊王憲東伐拔伏龍等五城建德初拜大司寇三年遷少傅出爲寧州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增邑并前五千戶復爲少傅其年冬薨時年六十九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門友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子永達嗣大象末以威勳拜儀同大將軍

厙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騎射有膂力及長進止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年十八尒朱天光引爲帳主加討夷將軍從天光定關中以功拜寧遠將軍奉車都尉統軍天光敗又從賀拔岳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岳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平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後從太祖迎魏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邑八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從破竇泰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復弘農戰沙苑昌皆先登陷陣太祖嘉之授帥都督四年從戰河橋除冀州刺史後與于謹破胡賊劉平伏於上郡授馮翊郡守久之轉河北郡守十三年錄前後功授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又從隋公楊忠破蠻賊田社清昌功爲最增邑三百戶拜儀同三司尋遷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出爲東夏州刺史魏廢帝元年進爵方城郡公增邑并前四千一百戶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敢勇有謀略魏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尒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及太祖初統衆弘求謁見及論世事深被引納卽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鶉陰縣子邑五百戶太祖常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爲公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解洛陽圍破河橋陣弘功居多累蒙殊賞賜姓紇干氏尋授原州刺史以弘勳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卽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之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叛羌及鳳州叛氐等並破之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矟朝廷壯之信州羣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等平之孝閔帝踐阼進爵鴈門郡公邑通前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頗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明年又從忠東伐師還乃旋所鎭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接詔弘討之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二柵遂破平之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衞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仍以弘爲江陵總管及陳將吳明徹來寇弘與梁主蕭巋退保總南令副總管高琳拒守明徹退乃還江陵尋以弘爲仁壽城主以遏宜陽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爲宜陽援弘與陳公純破之遂拔宜陽等九城以功增邑五百戶進位柱國大將軍建德二年拜大

司空遷少保三年出為總管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薨子恭嗣少有名譽早歷顯位大象末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錄弘勳進恭爵鄖國公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祖屈朱魏昌平鎮將父提內正郎椿初以統軍從尒朱榮入洛復從榮破葛榮於滏口以軍功進授都將後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蕭寶夤等遷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子都督普泰初拜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二年除高平郡守封盧奴縣男邑一百戶大昌元年進授都督從太祖平侯莫陳悅拜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初進爵樂城縣伯增邑五百戶出為隴東郡守尋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遷梁州刺史從復弘農戰沙苑與獨孤信入洛陽從宇文貴破東魏將堯雄等累有戰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從戰河橋進爵東平郡公增邑一千戶俄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從于謹討稽胡劉平伏椿擒其別帥劉持塞又從獨孤信討岷州羌梁企定破之除清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十三年從李弼赴潁川援侯景別攻閻韓鎮斬其鎮城徐衞城主卜貴洛率軍士千人降以功增邑四百戶孝閔帝踐阼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二年入為少保轉少傅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恆鄜延丹寧五州諸軍事行恆州刺史謚曰烈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貲產時論以此稱焉子明魏恭帝二年以椿功賜爵豐陽縣公尋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治小吏部歷小御伯御正下大夫保定五年詔襲椿爵舊封回授第朗天和中改封樂陵郡公除上州刺史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戶

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父去斤魏獻文時為隴西郡守臺少果敢有志操孝昌中從尒朱天光討平關隴一歲之中大小二十餘戰以功授子都督賜爵隴城鄉男普泰初進授都督從侯莫陳悅討南秦州群盜平之悅表臺為假節衞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隴城縣男邑二百戶尋行天水郡事轉行趙平郡事頻治郡頗有聲績未幾天光追臺還引入帳內及天光敗於寒陵賀拔岳又引為心膂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討悅破之又拜天水郡守大統初復除趙平郡守又與太僕石猛破兩山屠各詔增邑一百戶轉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居民州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從之遂破賊徒復與于謹破劉平伏錄前後勳授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從援玉壁戰邙山授帥都督大統十五年拜南夏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增邑二百戶魏廢帝二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孝閔帝踐阼進爵中部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戶武成中從賀蘭祥征洮陽先登有功別封綏安縣侯邑一千戶詔聽轉授其子元慶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率兵禦之乃有數人為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鄜州刺史臺性疏通恕己待物至於蒞民處政尤以仁愛為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辭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戈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宇文測字澄鏡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頹祖麒麟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沉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起家奉朝請殿中侍御史累遷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魏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為之備太祖見之甚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為公太祖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軍國政事多委任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直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大統四年拜侍中長史六年坐事免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測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餚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衞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慚乃不為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為仇讎矣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太祖怒曰測為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為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

許測以便宜從事八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
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
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
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
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
兵以備之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於位時年五十八太祖傷悼親
臨慟焉仍令水池公護監護喪事贈本官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
家無蓄積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
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既感恩因請為測
左右及測從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歷官
內外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臨淄縣公測弟深

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
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為名將至永安初起
家秘書郎時羣盜蜂起深屢言時事尒朱榮雅知重之拜厲武將軍尋除車騎
府主簿二年授子都督領宿衛兵卒及齊神武舉兵入洛孝武西遷既事起倉
卒人多逃散深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太祖以深有謀略欲
引致左右圖議政事大統元年乃啓為丞相府主簿加朱衣直閤尋轉尚書直
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陽太祖將襲泰
諸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深對曰竇氏歡之驍
將也頑凶而勇戰亟勝而輕敵歡每仗之以為禦侮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
歡拒守竇泰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性
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既虜竇氏歡勢自沮回師禦
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齊神武亦退深又說太祖
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之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
衆度河涉洛至於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充斥何賀
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
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此
事昭然可見不賀何為請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矣太祖
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四年從戰河橋六年別監李弼軍討白額
稽胡並有戰功俄進爵為侯歷通直散騎常侍東雍州別駕使持節大都督東
雍州刺史深為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右吏民懷之十七年入為雍州別駕
魏恭帝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孝
閔帝受禪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吏部中大夫武成元年除幽州
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二年徵拜宗師大夫轉軍司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為司
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在近侍每進籌策及在
選曹頗獲時譽性仁愛情隆宗黨從弟神譽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
亦以此稱焉天和三年卒於位贈使持節少師恆雲蔚三州刺史謚曰成康子
孝伯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以存亡小則轉戰
邊亭不闋旬月是以人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若夫數將
者並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世而名成終始美矣哉以赫連達之先識
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抑亦天性也宇
文測昆季政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歟

周書卷二十七

周書卷二十七考證

田弘傳子恭嗣○北史云子仁恭嗣脫一仁字

周書卷二十七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二十

史寧　陸騰　賀若敦　權景宣郭賢

史寧字永和建康表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為臨松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
遷於撫寧鎮因家焉父遵初為征虜府鎧曹參軍屬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
陷遵遂率鄉里二千家奔恆州其後恆州為賊所敗遵復歸洛陽拜樓煩郡守
及寧著勳追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謚曰貞寧少以軍功拜別將
遷直閤將軍都督宿衞禁中尋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賀拔勝為荊
州刺史寧以本官為勝軍司率步騎一千隨勝之部值荊蠻騷動三鴉路絕寧
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遂稅得馬一千五百匹供軍尋除南鄖州刺
史及勝為大行臺表寧為大都督率步騎一萬攻梁下溠戍破之封武平縣伯
邑五百戶又攻拔梁齊興鎮等九城獲戶二萬而還未及論功屬魏孝武西遷
東魏遣侯景率衆寇荊州寧隨勝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磴前謂之曰觀卿風
表終至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為列將天長喪亂本
朝傾覆不能北面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
為之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朱异既為梁主所信任請往見
之勝然其言寧乃見异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之意辭氣雅至异亦嗟挹謂
寧曰桑梓之思其可忘懷當為奏聞必望遂所請耳未幾梁主果許勝等歸大
統二年寧自梁歸闕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久之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
帥莫折後熾寇掠居民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通直散騎常侍
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故胡梨苟為東義州刺史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迎
擊破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既鄰接疆埸百姓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
業十二年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遣獨孤信率
兵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為陳禍福城中吏民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
尋亦克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涼西涼二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涼
州刺史十五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為公十六年宕昌
叛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詔寧率軍
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之寧別擊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
立柵守險寧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率三萬人逆戰寧復大破之追奔至宕
昌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玉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
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
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生羌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
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蕃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彌定足能制之以此還師
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
無不為以此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
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徇而斬之并執鞏廉玉送闕所得軍實悉分賞
將士寧無私焉師還詔寧率所部鎮河陽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還鎮之
後邊民並思慕之魏廢帝元年復除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初茹茹與
魏和親後更離叛尋為突厥所破殺其主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奉瓌之子孫
抄掠河右寧率兵邀擊獲瓌子孫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獲
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三年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獲之就拜大將軍寧後遣
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矟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為
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
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渾太祖令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渾已覺奔於南
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渾巢穴
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為兩軍木汗從北道
向賀真寧趣樹敦渾娑周國王率衆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敦是
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
攻之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
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渾賀羅拔王依險為柵周回五十餘里欲塞寧路
寧攻其柵破之俘斬萬計獲雜畜數萬頭木汗亦破賀真虜渾主妻子大獲珍

物軍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軍手歎其勇決并遺所乘良馬令軍於後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軍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軍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軍乃還州尋被徵入朝屬太祖崩軍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哀并告行師克捷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出爲荊襄淅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荊州刺史軍有識畫諳兵權臨敵指撝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荊州頗自奢縱貪濁不修法度嘗出有人訴州佐曲法軍遽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復敢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謚曰烈子雄嗣雄字世武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有算略年十四從軍於華屯山奉迎太祖仍從校獵弓無虛發太祖歎異之尋尚太祖女永富公主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駕部中大夫大馭中大夫從柱國枹罕公辛威鎮金城遂卒於軍時年二十四雄弟祥以父勳賜爵武遂縣公祥弟雲亦以父勳賜爵武平縣公歷位司織下大夫儀同大將軍雲弟威亦以父勳賜爵武當縣公

陸騰字顯聖代人也高祖俟魏征西大將軍東平王祖彌夏州刺史父旭性雅澹好老易緯候之學撰五星要訣及兩儀眞圖頗得其指要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於太行山孝莊帝卽位屢徵不起後贈并汾恆肆四州刺史騰少慷慨有大節解巾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府中兵參軍尒朱榮入洛以騰爲通直散騎侍郎帳內都督從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縣伯普泰初遷朱衣直閤尙安平主卽東萊王貴平女也魏孝武幸貴平第見騰與語悅之謂貴平曰阿翁眞得好壻卽擢爲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騰時使青州遂沒於鄴東魏興和初徵拜征西將軍領陽城郡守大統九年大軍東討以騰所據衝要遂先攻之時兵威甚盛長史麻休勸騰降不許拒守經月餘城陷被執太祖釋而禮之問其東間消息騰盛陳東州人物又敘述時事辭理抑揚太祖笑曰卿眞不背本也卽拜帳內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衞將軍旣爲太祖所知願立功效不求內職太祖嘉之十三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連結漢中衆數萬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

詔騰率軍自子午谷以援之騰乃星言就道至便與戰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太祖謂騰曰今欲通江由路直出南秦卿宜善思經略騰曰必望臨機制變未敢預陳太祖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卿其勉之卽解所服金帶賜之州民李廣嗣李武等憑據巖險以爲堡壁招集不逞之徒攻劫郡縣歷政不能治騰密令多造飛梯身率麾下夜往掩襲未明四面俱上遂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者更聚徒衆圍逼州城乃語騰曰但免廣嗣及武卽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若不殺廣嗣等可謂墮軍實而長寇讎事之不可者也公忻豎子乃敢要人卽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賊徒阻氣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魏恭帝三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爵上庸縣公邑二千戶陵州木籠獠恃險麤獷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旣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斬首一萬級俘獲五千人世宗初陵眉戎江資邛新遂八州夷夏及合州民張瑜兄弟并反衆數萬人攻破郡縣騰率兵討之轉潼州刺史武成元年詔徵騰入朝世宗面勑之曰益州險遠非親勿居故令齊公作鎭卿之武略已著遐邇兵馬鎭防皆當委卿統攝於是徙隆州刺史隨憲入蜀及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保定元年遷隆州總管領刺史二年資州槃石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蠻獠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欲至鐵山乃僞還師賊不以爲虞遂不守備騰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下其三城斬其魁帥俘獲三千人招納降附者三萬戶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東還朝者晉公護奉令僞告騰云齊爲無道已誅公家母兄並從塗炭蓋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讎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爲副趙公招時在蜀復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曰今朝廷令齊公掃蕩河洛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且宜借吾也於是命騰馳傳入朝副憲東討五年拜司憲中大夫天和初信

州蠻蜒。據江峽反叛。連結二千餘里。自稱王侯。殺刺史守令等。又詔騰率軍討之。騰乃先趣益州。進驍勇之士。兼具樓船。沿外江而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武功。語在蠻傳。涪陵郡守蘭休祖又據楚向臨容開信等州。地方二千餘里。阻兵為亂。復詔騰討之。初與大戰。斬首二千餘級。俘獲千餘人。當時雖摧其鋒。而賊衆既多。自夏及秋。無日不戰。師老糧盡。遂停軍集市。更思方略。賊見騰不出。四面競前。騰乃激勵其衆。士皆爭奮。復攻拔其魚令城。大獲糧儲。以充軍實。又破銅盤等七柵。前後斬獲四千人。并船艦等。又築臨州集市二城。以鎮遏之。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平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於是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績焉。四年。還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率衆五萬。船艦二千。圍江陵。衛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誾李遷哲等率步騎赴之。並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出甲士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虜獲二百餘人。陳人又決龍川寧邦堤。引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堤。破之。斬首數千級。陳人乃遁。六年。進位柱國。進爵上庸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五百戶。建德二年。徵拜大司空。尋出為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本官。加并汾等五州刺史。重贈大後丞。謚曰定。子玄嗣。玄字士鑒。騰入關。時年始七歲。仕齊為奉朝請。歷成平縣令。齊平。高祖見玄。特加勞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為隋文相府內兵參軍。玄弟融。字士傾。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中。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

賀若敦。代人也。父統。為東魏潁州長史。大統二年。執刺史田迅以州降。至長安。魏文帝謂統曰。卿自潁川從我。何日能忘。即拜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當亭縣公。尋除北雍州刺史。卒。贈侍中。燕朔恆三州刺史。司空公。謚曰哀。敦少有氣幹。善騎射。統之謀執迅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難以自拔。沉吟者久之。敦時年十七。乃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已為將帥。後入尒朱。禮遇猶重。韓陵之役。屈節高歡。既非故人。又無功效。今日委任。無異於前者。正以天下未定。方藉英雄之力。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以敦愚計。恐將來有危亡之憂。願思全身遠害。不得有所顧念也。統乃流涕從之。遂定謀歸太祖。時羣盜蜂起。各據山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者。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為國名將。明年。從河內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弓三石。箭不虛發。信大奇之。乃言於太祖。太祖異之。引置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邑四百戶。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太祖大悅。諸將因得免責。累遷太子庶子。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進爵廣鄉縣侯。敦既有武藝。太祖恆欲以將帥任之。魏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俄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時岷蜀初開。民情尚梗。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為表裏。扇動羣蠻。太祖令敦率軍討之。山路艱險。人跡罕至。敦身先將士。攀木緣崖。倍道兼行。乘其不意。又遣儀同扶猛破其別帥向鎮侯於白帝。淹乃與開業并其黨泉玉成侯造等。率衆七千。口累三萬。自墊江而下。就梁王琳。敦邀擊破之。淹復依山立柵。南引蠻帥向白彪為援。敦設反間。離其黨與。因其懈怠。復破之。斬淹。盡俘其衆。進爵武都公。增邑通前一千七百戶。拜典祀中大夫。尋出為金州都督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向白彪又與蠻帥向五子等聚衆為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未至而城已陷。進與白彪等戰。破之。俘斬二千人。仍進軍追討。遂平信州。是歲。荊州蠻帥文子榮自號仁州刺史。擁逼土人。據沮漳為逆。復令敦與開府潘招討之。擒子榮。并虜其衆。武成元年。入為軍司馬。自江陵平後。巴湘之地並內屬。每遣梁人守之。至是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乃令敦率步騎六千。度江赴救。瑱等以敦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敦每設奇伏。連戰破瑱。乘勝徑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為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汎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即遣

之蹟等聞之更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敦師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蹟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雞鴨以餉蹟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蹟兵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蹟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以招蹟軍詐稱投附蹟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蹟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相持歲餘蹟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慮其或詐拒而弗許蹟復遣使謂敦曰驃騎在此既久今欲給船相送何爲不去敦報云湘州是我國家之地爲爾侵逼敦來之日欲相平殄既未得一決所以不去蹟後日復遣使來敦謂使者云必須我還可舍我百里當爲汝去蹟等留船於江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知非詐徐理舟楫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保定二年拜工部中大夫尋出爲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三年從柱國楊忠引突厥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以敦爲殿別封一子順義縣公邑一千戶五年除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不蒙旌賞翻被除名每懷怨怒屢有臺使至乃出怨言晉公護怒遂徵敦還逼令自殺時年四十九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諡曰烈子弼有文武材略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揚州刺史襄邑縣公敦弟誼亦知名官至柱國海陵縣公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曇騰魏隴西郡守贈秦州刺史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敬異之年十七魏行臺蕭寶夤見而奇之表爲輕車將軍及寶夤敗景宣歸鄉里太祖平隴右擢爲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祠部郎中景宣曉兵權有智略從太祖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督課糧儲軍以周濟時初復洛陽將修緒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衆少拔還屬城悉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從騎略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民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僞作太祖書招募得五百餘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遁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太祖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凱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右丞進屯宜陽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俘斬五百餘人太祖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邑二百戶除南陽郡守郡鄰敵境舊制發民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姦宄猶作景宣至並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跡民得肆業百姓稱之立碑頌德太祖特賞粟帛以旌其能遷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略應接既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前後擒斬三千餘級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潁川陷後太祖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絕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得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留鎮荊州委以漢南之事初梁岳陽王蕭詧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元帝於江陵詧叛將杜岸乘虛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詧破岸詧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嶚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民吳士英等殺刺史黃道玉因聚爲寇景宣以英等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迺與英書僞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英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散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洽於是應禮安隨並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迺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軍事進爵爲伯邑五百戶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致齊兵大爲民患景宣又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爲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遠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衆洪遠脫身走免自是酋帥懾服無敢叛者燕公于謹征江陵景宣別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瀆水又遣別帥

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之書諭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壑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孝閔帝踐阼徵爲司憲中大夫尋除基郡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大將軍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討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徹守永州開府郭彥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歸諸京師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破之斬首千級獲生口二千雜畜千頭送闕還次灞上晉公護親迎勞之天和初授荊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勅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恣縱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船艦器仗略無孑遺時衞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贈河渭鄯三州刺史謚曰恭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州刺史如璋弟如玫儀同大將軍廣川縣侯景宣之去樂口南荊州刺史郭賢據魯陽以拒東魏

賢字道因趙興陽州人也父雲涼州司馬賢性彊記學涉經史魏正光末賊帥宿勤明達圍逼豳州刺史畢暉補賢統軍與之拒守後爲州主簿行北地郡事以征討有功授都督大統二年齊神武襲昭夏州太祖慮其南下與朝臣議之賢進曰高歡兵士雖衆智勇已竭縱其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薨關中擾駭而歡不能因利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鑾駕西遷六軍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且豳夏荒阻千里無煙縱欲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言不來必矣齊神武後果退如賢所策尋加伏波將軍從王思政鎮弘農授使持節行義州事當州都督轉行弘農郡事賢質直有算略思政甚重之禦邊之謀多與賢參決十二年除輔國將軍南州刺史及侯景來附思政遣賢先出三鵶鎮於魯陽加大都督封安武縣子邑四百戶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及潁川被圍東魏遣蠻酋魯和扇動羣蠻規斷鵶路和乃遣其從弟與和爲漢廣郡守率其部曲侵擾州境賢密簡士馬輕往掩襲大破之遂擒魯和既而潁川陷權景宣等並拔軍西還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將彭樂因之遂來攻逼賢撫循將士咸爲盡其力用樂不能克乃引軍退而東魏又以士民韋默兒爲義州刺史鎮父城以逼賢賢又率軍攻默兒擒之轉廣州刺史後從尉遲迥伐蜀行安州事魏恭帝元年行寧蜀郡事兼益州長史以平蜀勳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轉行始州事孝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戶世宗初除迎師中大夫尋出爲勳州刺史鎮玉壁武成二年遷安應等十二州諸軍事安州刺史進爵樂昌縣公賢在官雖無明察之譽以廉平待物去後頗亦見思保定三年轉陝州刺史天和元年卒於位贈少保寧蔚朔三州刺史謚曰節賢衣服飲食雖以儉約自處而居家豐麗室有餘貲時論譏其詐云子正嗣

史臣曰昔耿恭抗勁虜於疏勒馬敦拒羣兵於汧城雖以生易死終賴王師之助其嘉聲峻節亦見稱於良史焉賀若敦志節慷慨深入敵境勍敵絕其糧道長江阻其歸塗勢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使士卒感其義敵人畏其威利涉死地全師而返非夫忘生以徇國者其孰能若此者乎俯竊元定之傳曾糞土之不若也誠宜裂地以賞之分職以授之而茂勳莫紀嚴刑已及嗟乎政之紕繆一至於此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不能終其位焉史寧權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剋敵之功布政蒞民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傳曰終之實難其斯之謂矣陸騰志氣慷然雅仗名節及授戎律建旄麾席卷巴梁則功著銘典雲撤江漢則聲流帝籍身名俱劭其最優乎

周書卷二十八

周書卷二十八考證

史寧傳逑至樹敦敦是渾之舊都〇北史云樹敦是渾之舊都脫一樹字

寧遣兵攻之遇〇北史云寧遣兵攻之儁遇脫一儁字

賀若敦傳復令敦與開府潘招討之〇潘招北史作殺韶

周書卷二十八考證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二十一

王傑　王勇　宇文虯　宇文盛弟丘　耿豪
高琳　李和　伊婁穆　楊紹　王雅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王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高祖萬國魏伏波將軍燕州刺史父巢龍驤將軍榆中鎮將傑少有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有膂力魏孝武初起家子都督後從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太祖奇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除岐州刺史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為公邑八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矟戰士將登者多為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孝閔帝踐阼進爵張掖郡公增邑一千戶出為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勳望俱重故授以本州保定三年進爵大將軍三年詔傑與隋公楊忠自漠北伐齊至并州而還天和二年除宜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戶六年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傑少從軍旅雖不習吏事所歷州府咸以忠恕為心以是頗為百姓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大象元年薨時年六十五贈河鄯鄧延洮宕翼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鄧國公謚曰威子孝僊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便弓馬膂力過人魏永安中万俟醜奴等寇亂關隴勇占募隨軍討之以功授寧朔將軍奉車都尉又數從侯莫陳悅賀拔岳征討功每居多拜別將及太祖為丞相引為帳內直盪都督加後將軍太中大夫封包信縣子邑三百戶大統初增邑四百戶進爵為侯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所當必破太祖嘉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為公邑一千五百戶拜鎮南將軍授帥都督從討趙青雀平之論功居最除衛大將軍殷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衛率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一千疋令自分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為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十三年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五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茹茹破之勇追擊獲雜畜數千頭進爵新陽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仍賜姓庫汗氏六官建拜稍伯中大夫又論討茹茹功別封永固縣伯邑五百戶時有別封者例聽回授次子勇遂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世宗初岷山羌豪聳廉俱和叛勇帥師討平之勇性雄猛為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勳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之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遂慚恚因疽發背而卒子昌嗣官至大將軍

宇文虯字樂仁代武川人也性驍悍有膽略少從軍征討累有戰功魏永安中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加都督魏孝武初從獨孤信在荊州破梁人於下溠遂平歐陽酇城虯俘獲甚多又攻南陽廣平二城擒郡守一人以功加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員外直閣將軍閣內都督封南安縣侯邑九百戶及孝武西遷以獨孤信為行臺信引虯為帳內都督破田八能及擒東魏荊州刺史辛纂虯功居多尋隨信奔梁大統三年歸闕朝廷論前後功增邑四百戶進爵為公擒竇泰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增邑八百戶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七年除漢陽郡守又從獨孤信討梁企定破之十一年出為南秦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追論斬辛纂功增邑一千戶十七年與大將軍王雄征上津魏興等並平之又於白馬與武陵王蕭紀將楊乾運戰破之虯每經行陣必身先卒伍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克尋而魏興復

叛。虯又與王雄討平之。俄除金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宇文盛字保興。代人也。曾祖伊與敦。祖長壽。父文孤。並為沃野鎮軍主。盛志力驍雄。初為太祖帳內。從破侯莫陳悅。授威烈將軍。封漁陽縣子。邑三百戶。大統三年。兼都督。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授都督。平遠將軍。步兵校尉。進爵為公。增邑八百戶。除馮翊郡守。加帥都督。西安州大中正。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增邑三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豳州刺史。及楚公趙貴謀為亂。盛密赴京告之。貴誅。授大將軍。進爵忠城郡公。除涇州都督。賜甲一領。奴婢二百口。馬五百疋。牛羊及莊田什物等稱是。仍從賀蘭祥平洮陽。洪和二城。別封一子甘棠縣公。轉延州總管。進位柱國。天和五年。入為大宗伯。六年。與柱國王傑從齊公憲東討。時汾州被圍日久。憲遣盛運粟以給之。仍赴姚襄城。受憲節度。齊將段孝先率兵大至。盛力戰拒之。孝先退。乃築大寧城而還。建德二年。授少師。五年。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萬守汾水關。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增邑通前四千六百戶。大象中。薨。子述嗣。大象末。上柱國。濮陽公。盛弟丘。丘字胡奴。起家襄威將軍。奉朝請。都督。賜爵臨邑縣子。稍遷輔國將軍。大都督。預告趙貴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安義縣侯。邑一千戶。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除咸陽郡守。遷汾州刺史。入為左宮伯。進位大將軍。出為延綏丹三州三防諸軍事。延州刺史。轉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加柱國大將軍。建德元年薨。時年六十。贈柱國。宜鄜等州刺史。子龍嗣。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避劉石之亂。居遼東。因仕於燕。曾祖超。率眾歸魏。遂家於神武川。豪少麤獷。有武藝。好以氣淩人。賀拔岳西征。引為帳內。岳被害。歸太祖。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悅。及迎魏孝武。錄前後功。封平原縣子。邑三百戶。除寧朔將軍。奉車都尉。遷征虜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侯。增邑七百戶。從擒竇泰。復弘農。豪先鋒陷陣。加前將軍。中散大夫。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太祖見之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親其甲裳。足以為驗。不須更論級數也。於是進爵為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除鎮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南郢州刺史。九年。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刺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殁。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嘉之。拜北雍州刺史。十三年。論前後戰功。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戶。十五年。賜姓和稽氏。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太祖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群。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太祖曰。外聞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咽項在上。故為勝也。豪之麤猛。皆此類。十六年卒。時年四十五。太祖痛惜之。贈以本官。加朔州刺史。子雄嗣。位至大將軍。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句麗人也。六世祖欽。為質於慕容廆。遂仕於燕。五世祖宗。率眾歸魏。拜第一領民酋長。賜姓羽真氏。祖明。父遷。仕魏。咸亦顯達。琳母嘗祓禊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其母驚寤。便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焉。魏正光初。起家衛府都督。從元天穆討邢杲。破梁將沈慶之。以功轉統軍。又從尒朱天光破万俟醜奴。論功為最。除寧朔將軍。奉車都尉。後隨天光敗於韓陵山。琳因留洛陽。魏孝武西遷。從入關。至溱水。為齊神武所追。拒戰有功。封鉅野縣子。邑三百戶。大統初。進爵為侯。增邑四百戶。轉龍驤將軍。頃之。授直閤將軍。遷平西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三年。從太祖破齊神武於沙苑。轉安西將軍。進爵為公。增邑八百戶。累遷衛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四年。從擒莫多婁貸文。仍戰河橋。琳先驅奮擊。勇冠諸軍。太祖嘉之。謂之曰。公即我之韓白也。拜太子左庶子。尋以本官鎮玉壁。復從太祖戰邙山。除正平郡中正。加大都督。增邑三百戶。齊將東方老來寇。琳率眾禦之。老恃其勇健。直前趣琳。短兵接。琳擊之。老中數瘡而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乃密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進使持節。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除鄜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孝閔帝踐阼進爵犍爲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從賀蘭祥征吐谷渾以勳別封一子許昌縣公邑一千戶除延州刺史又從柱國豆盧寧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破之二年文州氐酋反詔琳率兵討平之師還帝宴羣公卿士仍命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保定初授梁州總管十州諸軍事天和二年徙冉州刺史三年還江陵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主蕭巋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去巋表言其狀帝乃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進授大將軍仍副衛公直鎮襄州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本官加冀定齊滄州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襄子儒少以父勳賜爵許昌郡公拜左侍上士後襲爵犍爲郡公位至儀同大將軍

李和本名慶和其先隴西狄道人也後徙居朔方父僧養以累世雄豪善於統御爲夏州酋長和少敢勇有識度狀貌魁偉爲州里所推賀拔岳作鎮關中乃引和爲帳內都督以破諸賊功稍遷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爵思陽公尋除漢陽郡守治存寬簡百姓稱之至大統初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太祖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智略明贍立身恭謹累經委任每稱吾意遂賜名意焉改封永豐縣公邑一千戶保定二年除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郡公尋又改封德廣郡公出爲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爲之簡靜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拜延綏丹三州武安伏夷安民三防諸軍事延州刺史六年進柱國大將軍建德元年改授延綏銀三州文安伏夷安民周昌梁和五防諸軍事以罪免尋復柱國隋開皇元年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以意是太祖賜名市朝已革慶和則父之所命義不可違至是遂以和爲名二年薨贈本官加司徒公徐兗邳沂海泗六州刺史謚曰肅子徹嗣

伊婁穆字奴干代人也父靈善騎射爲太祖所知太祖嘗謂之曰昔伊尹保衡於殷致主堯舜卿既姓伊庶卿不替前緒於是賜名尹焉歷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隆州刺史賜爵盧奴縣公穆弱冠爲太祖內親信以機辯見知授奉朝請常侍左右邙山之役力戰有功拜子都督丞相府參軍事轉外兵參軍累遷帥都督平東將軍中散大夫歷中書舍人尚書駕部郎中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邑五百戶轉大丞相府掾遷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魏廢帝二年穆使於蜀屬伍城郡人趙雄傑與梓潼郡人王令公鄧胐等擁逆衆二萬餘人阻涪水立柵進逼潼州穆遂與刺史叱羅協率兵破之增邑五百戶孝閔帝踐阼拜兵部中大夫治御正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保定初授軍司馬進爵爲公四年除金州總管八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天和二年增邑二千一百戶又爲民部中大夫衛公直出鎮襄州以穆爲長史郢州城民王道胄反襲據州城直遣穆率百餘騎馳往援之穆至城下頻破胄衆會大將軍高琳率衆軍繼進胄等乃降唐州山獠恃險逆命穆率軍討之獠酋等保據石窟一十四處穆分軍進討旬有四日並破之虜獲六千五百人六年進位大將軍建德初授荊州總管府長史穆頻貳戚藩甚得匡贊之譽入爲小司馬從柱國李穆平軹關等城賞布帛三百疋粟三百石田三十頃五年從皇太子討吐谷渾還穆殿爲渾人圍會劉雄救至乃得解後以疾卒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也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紹少慷慨有志略屢從征伐力戰有功魏永安中授廣武將軍屯騎校尉直盪別將普泰初封平鄉男邑一百戶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孝武初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進爵冠軍縣伯邑百戶大統元年進爵爲公增邑六百戶累遷車騎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四年出爲鄜城郡守紹性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稽胡恃衆與險屢爲抄竊紹率郡兵從侯莫陳崇討之疋馬先登破之於默泉之上加帥都督驃騎常侍朔州大中正十三年錄前後功增邑通前

二千二百戶除燕州刺史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漢中時梁宜豐侯蕭循固守梁州紹以爲懸軍敵境圍守堅城曠日持久糧儲不繼城中若致死於我懼不能歸請爲計以誘之乃頻至城下挑戰設伏待之循初不肯出紹又遣人罵辱之循怒果出兵紹率衆偽退城降以功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回授一子又從柱國燕國公于謹圍江陵紹鬭於枇杷門流矢中股而力戰不衰事平賞奴婢一百口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衡州刺史賜姓叱利氏孝閔帝踐阼進位大將軍保定二年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諡曰信子雄嗣大象末上柱國邦國公

王雅字度容闡熙新固人也少而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太祖聞其名召入軍累有戰功除都督賜爵居庸縣子東魏將竇泰入寇雅從太祖擒之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衆寡丈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擐甲步戰所向披靡太祖壯之又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爲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却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錄前後功進爵爲伯除帥都督鄜城郡守政尚簡易吏人安之遷大都督延州刺史轉夏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爲治人庶悅而附之自遠至者七百餘家保定初復爲夏州刺史卒于州子世積嗣少倜儻有文武幹略大象末上大將軍宜陽郡公

達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陽人也高祖涼州魏征西將軍山陽公父顯相武衛將軍寔少修立有幹局起家給事中加冠軍將軍魏孝武初授都督鎮弘農後從西遷封臨汾縣伯邑六百戶遷大行臺郎中仍與行臺郎神鎮潼關及潼關失守即與大都督陽山武戰於關東魏人甚憚之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力戰有功增邑三百戶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十三年又授大行臺郎中相府掾轉從事中郎寔性嚴重太祖深器之累遷大都督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除中外府司馬大軍伐蜀以寔行南岐州事兼都軍糧先是山氏生獠不供賦役歷世羈縻莫能制御寔導之以政氏人感悅並從賦稅於是大軍糧餼咸取給焉尋徵還仍爲司馬六官建拜蕃部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平陽縣公武成二年授御正中大夫治民部兼晉公護司馬保定元年出爲文州刺史卒於州時年四十九贈文康二州刺史諡曰恭子豐嗣

劉雄字猛雀臨洮子城人也少機辯慷慨有大志大統中起家爲太祖親信尋授統軍宣威將軍給事中除子城令加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孝閔帝踐阼加大都督歷司市下大夫齊右下大夫治小駕部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保定四年治中外府屬從征洛陽天和二年遷駕部中大夫四年兼齊公憲府掾從憲出宜陽築安義等城五年齊相斛律明月率衆築通關城以援宜陽先是國家與齊通好約言各保境息民不相侵擾至是憲以齊人失信令雄使於明月責其背約雄辭義辯直齊人憚焉使還兼中府外掾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周昌縣伯邑六百戶齊人又於姚襄築伏龍等五城以處戍卒雄從齊公憲攻之五城皆拔憲復遣雄與柱國宇文盛於齊長城已西連營防禦齊將段孝先等率衆圍盛營外先有長塹大將軍韓歡與孝先交戰不利雄身負排率所部二十餘人據塹力戰孝先等乃止軍還遷軍司馬進爵爲侯邑一千四百戶建德初授納言轉軍正復爲納言二年轉內史中大夫除侯正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鄉爲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爲河州刺史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四年從柱國李穆出軹關攻邵州等城拔之以功獲賞五千皇太子西征吐谷渾雄自涼州從滕王逌率軍先入渾境去伏俟城二百餘里逌遣雄先至城東舉火與大軍相應渾洮王率七百餘騎逆戰雄時所部數百人先並分遣斥候在左右者二十許人雄即率與交戰斬首七十餘級雄亦亡其三騎自是從逌連戰之雄功居多賞物甚厚及軍還伊婁穆殿爲賊所圍皇太子命雄救之雄率騎一千解穆圍增邑三百戶加上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大軍東討雄從齊王憲拔洪洞下永安軍還仍與憲迴援晉州未至齊後主已

率大兵親自攻圍晉州。遣雄先往，察其軍勢。雄乃率步騎千人，鳴鼓角造報城中。尋而高祖兵至，齊主遁走，從平并州，拜上大將軍，進爵趙郡公，邑二千戶。舊封迴授一子。明年，從齊王憲總北討稽胡軍還，出鎮幽州。宣政元年四月，突厥寇幽州，擄略居民，雄出戰，爲突厥所圍，臨陣戰歿。贈亳州總管七州諸軍事、亳州刺史。子昇嗣。以雄死王事，大象末，授儀同大將軍。

侯植字仁幹，上谷人也。燕散騎常侍龕之八世孫。高祖恕，魏北地郡守。子孫因家于北地之三水，遂爲州郡冠族。父欣，泰州刺史、泰義縣公。植少倜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絕倫。正光中，起家奉朝請。尋而天下喪亂，羣盜蜂起，植乃散家財，率募勇敢討賊，以功拜統軍。遷清河郡守。後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等，每有戰功，除義州刺史。在州甚有政績，爲夷夏所懷。及齊神武逼洛陽，植從魏孝武西遷。大統元年，授驃騎將軍、都督，賜姓侯伏侯氏。從太祖破沙苑，戰河橋，進大都督，加左光祿大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逆，植從開府獨孤信討擒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肥城縣公，邑一千戶。又賜姓賀屯。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奴婢一百口，別封一子汧源縣伯。六官建，拜司倉下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時帝幼沖，晉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任。及護誅趙貴，而諸宿將等多不自安。植謂龍恩曰：「今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共爲唇齒，尚憂不濟，況以纖介之間，自相夷滅。植恐天下之人，因此解體。兄既受人任使，安得知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乘間言於護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期之始終。明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茲日。願公推誠王室，擬迹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世祿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護曰：「我蒙太祖厚恩，且屬當猶子。誓將以身報國。冀兄應見此心，卿今有是言，豈謂吾有他志耶。」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贈大將軍、正陽光三州諸軍事、平州刺史，謚曰節。子定嗣。及護伏誅，龍恩與其弟大將軍、武平公萬壽並預其禍。高祖治護事，知植忠於朝廷，乃特免其子孫。定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史臣曰：王傑、王勇、宇文虯之徒，咸以果毅之姿，效節於擾攘之際，終能屠堅執銳，立搴旗之功，裂膏壤，據勢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懦；武夫稟剛烈之質，其失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

周書卷二十九

周書卷二十九考證

王傑傳子孝僊○北史作孝遷

周書卷二十九考證

周書卷三十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二十二

竇熾兄子毅 于翼 李穆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也漢大鴻臚章十一世孫章子統靈帝時為鴈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為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於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遠將軍以熾著勳贈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公熾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祁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熾乃隨略避地定州因沒於葛榮榮欲官略略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魏永安元年尒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幷州時葛榮別帥韓婁郝長衆數萬人據薊城不下以熾為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三年除員外散騎侍郎遷給事中建明元年加武厲將軍魏孝武即位茹茹等諸番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諸番人咸歎異焉帝大悅賜帛五十疋尋率兵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尒朱仲遠仲遠奔梁時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攻陷譙城遂據之子鵠令熾率騎兵擊破之封行唐縣子邑五百戶尋拜直閤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領華騮令進爵上洛縣伯邑一千戶時帝與齊神武搆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之任拜閤內大都督遷撫軍將軍朱衣直閤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重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疋幷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疋駑馬十疋大統元年以從駕功別封真定縣公除東豫州刺史加衛將軍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增邑八百戶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為敵人所追至邙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三面攻圍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並為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而倒敵以殺傷既多乃相謂曰得此人未足為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除車騎將軍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熾率兵從太祖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邙山為陣太祖命留輜重於瀍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虜其步卒熾獨追至石濟而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增邑一千戶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增邑通前三千九百戶出為涇州刺史蒞職數年政號清淨改封武安縣公進授大將軍魏廢帝元年除大都督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每親巡壟畝勸民耕桑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之北有泉水焉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北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之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魏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茹茹寇廣武熾率兵與柱國趙貴分路討之茹茹聞軍至引退熾度河至魏伏川追及與戰大破之斬其酋帥郁久閭是發獲生口數千及雜畜數萬頭孝閔帝踐阼增邑二千戶武成二年拜柱國大將軍世宗以熾前朝忠勳望實兼重欲獨為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定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世宗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寢保定元年進封鄧國公邑一萬戶別食資陽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四年授大宗伯隨晉公護東征天和五年出為宜州刺史先是太祖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分射走兔熾一日獲十七頭護獲十一頭護恥其不及因以為嫌至是熾又以高祖年長有勤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遷焉及護誅徵太傅熾既朝之元老名位素隆至於軍國大謀常與參議嘗有疾高祖至其第而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時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覩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高祖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為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賜奴婢三十人及雜繒帛千疋進位上柱國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宣帝營建東京以熾為京洛營作大監宮苑制度皆取決焉大象初改食樂陵縣邑戶如舊隋文帝輔政停洛陽宮作熾請入朝屬尉遲迥舉兵熾乃移入金墉城簡練關中軍士得數百人與洛州刺史平涼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權行洛州鎮事相州平熾方入朝

屬隋文帝初爲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牋時人高其節
隋文帝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開皇四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八贈本官
冀滄瀛趙衛貝魏洛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恭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
聞及其位望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遂爲當時盛族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
威最知名恭位至大將軍從高祖平齊封贊國公除西兗州總管以罪賜死熾
兄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從魏孝武西遷後仕至太僕衛尉卿汾北華瀛三
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謚曰忠子榮定嗣起家魏文帝
千牛備身稍遷平東將軍大都督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歷依飛中大夫右
司衛上大夫大象中位至大將軍熾兄子毅

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勳追贈大將軍冀州刺史毅深沉有器度事親以
孝聞魏孝武初起家爲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殉主之志及
孝武西遷遂從入關封奉高縣子邑六百戶除符璽郎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
苑皆有功拜右將軍太中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一千戶累遷持節撫軍將軍通
直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安武縣公增
邑一千四百戶魏恭帝元年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
安縣公出爲幽州刺史孝閔帝踐阼進爵神武郡公增邑通前五千戶保定三
年徵還朝治左宮伯轉小宗伯尋拜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
突厥以爲外援在太祖之時突厥已許納女於我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
狄固貪婪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荐等累使結之往反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
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勳戚素有威重乃命爲使及毅之至齊使亦在焉
突厥君臣猶有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
之別封成都縣公邑一千戶進位柱國出爲同州刺史遷蒲州總管徙金州總
管加授上柱國入爲大司馬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鎮咸得民和二年
薨於州年六十四贈襄鄴等六州刺史謚曰肅毅性溫和每以謹慎自守又尚
太祖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爲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入未嘗有矜惰之容時人
以此稱焉子賢嗣賢字託賢志業通敏少知名天和二年策拜神武國世子宣
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襲爵神武公除遷州刺史有二女即
唐太穆皇后武德元年詔贈司空穆總管荊郢硤夔復沔岳沅澧鄂十州諸軍
事荊州刺史封杞國公并追贈賢金遷房直均五州諸軍事金州刺史襲杞國
公又追贈賢子紹宣秦州刺史并襲賢爵紹宣無子仍以紹宣兄孝宣子德藏
爲嗣

于翼字文若太師燕公謹之子也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尚太祖女平原公主拜
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加大都督領太
祖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武衛將軍謹平
江陵所贈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望子弟有士風者別
待遇之太祖聞之特賜奴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除左宮伯孝閔帝踐阼出爲渭州
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
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來告急秦州都督遣
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
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亦無所及翼
揣之已了幸勿復言居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谷渾翼率州兵先
鋒深入以功增邑一千二百戶尋徵拜右宮伯世宗雅愛文士立麟趾學在朝
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預聽焉乃至蕭撝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爲學士翼言
於帝曰蕭撝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
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世宗崩翼與晉公護同受遺詔立高祖保
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縣公邑二千九百戶天和初遷司會中大夫
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高祖行親迎之禮命翼
總司儀制狄人雖蹲踞無節然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去職居喪過
禮爲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高祖又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
相傅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
宿衛兵事晉公護以帝委翼腹心內懷猜忌轉爲小司徒加拜柱國雖外示崇

重實疏斥之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輩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疎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横議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高祖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偫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宇文護專制之日興兵至洛不戰而敗所喪實多數十年委積一朝麋散雖為護無制勝之策亦由敵人之有備故也且疆埸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戍防繼好息民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少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若猶習前蹤恐非蕩定之計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為安隨等六州五防諸軍事安州總管時屬大旱溳水絕流舊俗每逢亢陽禱白兆山祈雨高祖先禁羣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霑洽歲遂有年民庶感之聚會歌舞頌翼之德四年高祖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等前後乘驛三詣翼問策焉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率荆楚兵二萬自宛葉趣襄城大將軍張光洛鄭恪等並隸焉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部都督輒入民村即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屬高祖有疾班師翼亦旋鎮五年轉陝熊等七州十六防諸軍事宜陽總管翼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入九曲攻拔造澗等諸城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開門出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民庶等喜復見翼並壺漿塞道尋即除洛懷等九州諸軍事河陽總管尋徙豫州總管給兵五千人馬千疋以之鎮幷配開府及儀同等二十人仍勑河陽襄州安州荆州泗州總管内有武幹者任翼徵牒不限多少儀同以下官爵承制先授後聞陳將魯天念久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霍州蠻首田元顯負險不賓於是送質請附陳將任蠻奴悉衆攻顯顯立柵拒戰莫有異心及翼還朝元顯便叛其得殊俗物情皆此類也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云仍除幽定七州六鎮諸軍事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掠居民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及尉遲迥據相州舉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幷書送之于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繒一千五百段粟麥一千五百石幷珍寶服玩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別食任城縣一千戶收其租賦翼又遣子讓通表勸進幷請入朝隋文帝許之開皇初拜太尉或有告翼云往在幽州欲同尉遲迥者隋文召致清室遣理官按驗尋以無實見原仍復本位三年五月薨贈本官加蒲晉懷絳邵汾六州諸軍事蒲州刺史謚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子璽官至上大將軍軍司馬黎陽郡公璽弟詮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詮弟讓儀同三司尉遲迥之舉兵也河西公李賢弟穆為幷州總管亦執迥子送之

李穆字顯慶少明敏有度量太祖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肅未嘗懈怠太祖嘉之遂處以腹心之任出入臥內當時莫與為比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太祖自夏州赴難而悅黨史歸據原州猶為悅守太祖令侯莫陳崇輕騎襲之穆先在城中與兄賢遠等據城門應崇遂擒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擒竇泰復弘農並有戰功沙苑之捷穆又言於太祖曰高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歡可擒也太祖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為公河橋之戰太祖所乘馬中流矢驚逸太祖墜於地軍中大擾敵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乃以策扶太祖因大罵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不疑是貴人也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俱免是日微穆太祖已不濟矣自是恩眄更隆擢授武衛將軍加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武安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之太祖美其志節乃歎曰人之所貴唯身命耳李穆遂能輕身命之重濟孤於難雖復加之以爵位賞之以玉帛未足為報也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穆授太祖以驄馬其後中廄有此色馬者悉以賜之又賜穆世子惇安樂郡公姊一人為郡君餘姊妹並為縣君兄弟子姪及緦麻以上親幷舅氏皆霑厚賜其見褒崇如此從解玉壁圍拜安定國中尉尋授同州刺史入為太僕卿征江陵功封一子長城縣侯邑千戶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俄除原州刺史又以賢子為

平高郡守遷子爲平高縣令並加鼓吹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不拜太祖不許後轉雍州刺史入爲小冢宰孝閔帝踐阼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爲縣伯穆請迴封賢子孝軌許之及遷子植謀害晉公護植誅死穆亦坐除名時植弟基任浙州刺史例合從坐穆頻詣護請以子惇怡等代基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世宗卽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武郡公直州刺史武成二年拜少保保定二年進位大將軍三年從隋公楊忠東伐還拜小司徒遷柱國大將軍別封一子郡公邑二千戶五年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邑五千戶舊爵迴授一子建德元年遷太保尋出爲原州總管四年高祖東征令穆率兵三萬別攻軹關及河北諸縣並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國除幷州總管時東夏再平人情尙擾穆鎮之以靜百姓懷之大象元年遷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加太傅仍總管及尉遲迥舉兵穆子榮欲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吾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幷上十三環金帶蓋天子之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迥子誼爲朔州刺史亦執送京師迥令其所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民郭子勝爲刺史穆遣兵討之獲子勝隋文帝嘉之以穆勢効同破鄴城第一勳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兄賢子孝軌榮及才並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爲密國公邑三千戶穆長子惇字士宇大統四年以穆功賜爵安平縣侯尋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爲公太祖令功臣世子並與略陽公遊處惇於時輩之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玩異域珍奇無不班錫儀受小武伯進爵安樂郡公天和三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卒於位贈大將軍原靈豳三州刺史

史臣曰竇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以陳出總蕃條則惠政斯洽實毅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揚於殊俗並以國華民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効忠之迹或殊處臣之理斯一權宜指要其維致命乎是以典午擅朝葛公休爲之投袂新都篡盜翟仲文所以稱兵及東郡誅夷竟速漢朝之禍淮南覆敗無救魏室之亡而烈士貞臣赴蹈不已豈忠義所感視死如歸者歟于李之送往事居有曲於此翼既功臣之子地卽姻親穆乃早著勳庸深寄肺腑並兼文武之任荷累世之恩理宜與存與亡同休同戚加以受扞城之託總戎馬之權勢力足以勤王智能足以衛難乃宴安寵祿曾無釋位之心報使獻誠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二公若捨彼天時徵諸人事顯慶起晉陽之甲文若發幽薊之兵叶契岷峨約從漳滏北控沙漠西指崤函則成敗之數未可量也

周書卷三十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二十三

韋孝寬　韋夐　梁士彥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姓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為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豳州刺史時氐賊數為抄竊旭隨機招撫並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惠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陰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為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襄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為聯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剋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守復與宇文貴怡峯應接穎州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穎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大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陽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日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為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為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飭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伏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韛吹之吹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候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候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廕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國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二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遂於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

玉壁共孝寬辭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
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並致書一
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
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
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托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
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
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
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
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
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
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
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四年進位
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
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
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
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
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
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一萬戶是歲齊人果解
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
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
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
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
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為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嚴頗
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
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令諜人多齎此文
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
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
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
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不
云乎讎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
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
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
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
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
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
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
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
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
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
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
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為榛梗者正以
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遊魂更存餘晷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
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
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
寇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
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
乞骸骨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
深歎羨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
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掎角乃勑孝寬為行軍總
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四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
還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為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
賊公以為何如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

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為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為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鄖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育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反潛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訐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餚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陽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城橋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於遊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諡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已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

韋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夐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夐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夐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逾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州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遠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夐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夐至宅訪以政事夐仰視其堂徐而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為知言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夐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夐談讌盈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夐至賓館夐時赴弘正仍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與夐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夐唯取一疋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為延州總管夐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夐夐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夐辨其優劣夐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殆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遺夐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夐對曰傳不云乎儉為德之恭侈為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並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夐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夐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夐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

皆援引之特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製述咸削其藁故文筆多並不存建德中會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素蔬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爲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祭賻賵有加其喪制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子世康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爲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猛齊奮號聲動天無不一當百齊兵少却乃令妻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大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爲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位上柱國雍州總管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略定淮南地隋文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迥反爲行軍總管及韋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爲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乃代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爲牟甲募盜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周書卷三十一

周書卷三十一考證

韋孝寬傳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荊州○北史云同隸荊州司字疑同字之訛并脫一隸字

城外又縛松於竿○通鑑云縛松麻于竿臣文淳按下文有松麻俱燕句知此脫一麻字北史亦脫

周文後見○下文云周文北巡又云周孝閔帝踐阼臣文淳按北史總記數代之事故皆書國號以別之此書祇紀北周不應復加周字

周書卷三十一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二十四

申徽 陸通弟逞 柳敏子昂 盧柔 唐瑾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鍾為後趙司徒冉閔末中原喪亂鍾子邃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兗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徽少與母居盡心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遊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元顥入洛以元邃為東徐州刺史邃引徽為主簿顥敗邃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委去唯徽送之及邃得免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文帝文帝與語奇之薦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為賓客文帝臨夏州以徽為記室參軍兼府主簿文帝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為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為侯四年拜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女壻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徽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為疑徽乃遣一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岳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授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為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啓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徽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為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徽性勤敏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為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徽為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為荊州刺史入為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泗州刺史謚曰章子康嗣位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康弟敦汝南郡守敦弟靜齊安郡守靜弟處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任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初從尒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文帝文帝為行臺以政為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尒朱榮榮死又從尒朱兆及尒朱氏滅乃入關文帝時在夏州引為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文帝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文帝以此重之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大統元年進爵為侯從禽竇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文帝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為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為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文帝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進爵為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伏加大都督從文帝援玉壁進儀

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邙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步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孝閔踐阼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淸愼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通弟退

退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常從容謂之曰爾既溫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爲退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退襲之起家羽林監文帝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退獨兼文雅文帝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歷蕃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授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退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爲公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盛選行人詔退爲使主尹公正爲副以報之退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居近畿詔令路車飾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豶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退仁政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爲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爲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頃之起爲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退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退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晉太常純之七世孫也父懿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敏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焉年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及文帝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卽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軍掌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恆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爲朝廷政典遷禮部郎中封武城縣子加帥都督領本鄉兵俄進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尋起爲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文帝見而歎異之特加廩賜及尉遲迥伐蜀以敏爲行軍司馬軍中籌略並以委之益州平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遷尙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禮部中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公又除河東郡守尋復徵拜禮部出爲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並齎酒餚及土產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還復拜禮部後改禮部爲司宗仍以敏爲之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將朝必夙興待旦又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先典者皆按據舊章刊正取中遷小宗伯監修國史轉小司馬又監修律令進位大將軍出爲鄜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武帝平齊進爵武德郡公敏自建德以後寢疾積年武帝及宣帝並親幸其第問疾焉開皇元年進位上大將軍太子太保其年卒贈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臨終誡其子等喪事所須務從儉約其子等並涕泣奉行少子昂

昂字千里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武帝時爲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爲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武帝崩受遺輔政稍被宣帝疏然不離本職隋文帝爲丞相深自結納文帝以爲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文帝受禪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上覽而善之優詔答昂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子調嗣

盧柔字子剛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淸亦同己親宗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爲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荊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爲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中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爲太保以柔爲掾加冠軍將軍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幷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荊之地通款梁國可以身免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

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求歸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贏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死者太半至豐陽界柔迷失道獨宿僵木之下寒雨衣濕殆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邑二百戶太祖重其才引爲行臺郎中加平東將軍除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時沙苑之後大軍屢捷汝潁之閒多舉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爲子增邑三百戶除中書舍人遷司農少卿轉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拜黃門侍郎文帝知其貧解衣賜之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中書監孝閔帝踐阼拜小內史遷內史大夫進位開府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愷字長仁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起家齊王記室歷吏部內史上士禮部下大夫尋爲聘陳副使大象初拜東京吏部下大夫

唐瑾字附璘父永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軍書羽檄瑾多掌之從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封姑臧縣子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于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遷戶部尚書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瑾姓萬紐于氏瑾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謹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其爲朝望所宗如此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爲六俊然瑾尤見器重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爲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論平江陵功進爵爲公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出爲蔡州刺史歷拓州硤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轉荆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搢紳以爲榮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內史尋卒于位贈小宗伯謚曰方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暇恆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閑夜宴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者又割膏腴田宅以賑之所留遺子孫者並墝埆之地朝野以此稱之撰新儀十篇所著賦頌碑誄二十餘萬言孫大智嗣瑾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艷爲時人所傳天和中以齊馭下大夫使於陳大象中官至樂部下大夫仕隋位太子左庶子皇太子勇廢被誅

周書卷三十二

周書卷三十三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二十五

厙狄峙　楊荐　趙剛　王慶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厙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氏匹磾之後也因避難改焉後徙居代世為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貞上洛郡守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為政仁恕百姓頗悅之孝武西遷峙乃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戎馬不息蠕蠕乘虛屢為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為寇太祖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封高邑縣公邑八百戶遷驃騎將軍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二百戶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徵拜侍中蠕蠕滅後突厥強盛雖與文帝通好而外連齊氏太祖又令峙銜命喻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諸京師錄前後功拜大將軍安豐郡公邑通前二千戶尋除小司空孝閔踐阼轉小司寇世宗初為都督益潼等三十一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峙性寬和尚清靜甚為夷獠所安保定四年除宣州刺史天和三年入為少師峙以年老表乞骸骨手詔許之五年卒贈同州刺史諡曰定子嶷嗣少知名起家吏部上士歷小內史小納言授開府階遷職方中大夫為蔡州刺史卒於官子授嗣

楊荐字承略秦郡寧夷人也父寶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尒朱天光入關討羣賊封高邑縣男文帝臨夏州補帳內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荐入洛陽請事魏孝武帝授文帝關西大行臺仍除荐直閤將軍時馮翊長公主嫠居孝武意欲歸諸文帝乃令武衛元毗喻旨荐歸白文帝又遣荐入洛陽請之孝武即許焉孝武欲向關中荐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文帝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孝武至長安進爵清水縣子魏大統元年蠕蠕請和親文帝遣荐與楊寬使幷結婚而還進爵為侯又使荐納幣於蠕蠕魏文帝郁久閭后崩文帝遣僕射趙善使蠕蠕更請婚善至夏州聞蠕蠕貳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文帝乃使荐往賜黃金十斤雜綵三百疋荐至蠕蠕責其背惠食言幷論結婚之意蠕蠕感悟乃遣使隨荐報命焉及侯景來附文帝令荐與鎮遏荐知景翻覆遂求還具陳事實文帝乃遣使密追助景之兵尋而景叛十六年大軍東討文帝恐蠕蠕乘虛寇掠乃遣荐往更論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孝閔帝踐阼除御伯大夫進爵姚谷縣公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荐等送齊荐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橫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荐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於突厥還行小司馬又行大司徒從陳公純等逆女於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刺史後以疾卒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也曾祖蔚魏幷州刺史祖寧高平太守父和太平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大統初追贈右將軍膠州刺史剛少機辯有幹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鎮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歷大行臺郎中征東將軍加金紫階領司徒府從事中郎加閤內都督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率兵赴闕未及發而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為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赴關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荊州人楊祖歡等起兵應景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幷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因令剛齎書申勅荊州剛還報魔憐仍說魔憐斬祖歡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霸上見太祖具陳關東情實太祖嘉之封陽邑縣子邑三百戶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論復東荊州功進爵臨汝縣伯邑五百戶初賀拔勝獨孤信以孝武西遷之後並

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追而復之乃以剛為兼給事黃門侍郎使梁魏興齎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懷寶等論鄰好并致請弘農等移書寶即與剛盟歃受移送建康仍遣行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荊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旨進爵武城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內都督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頃之御史中尉董紹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為行臺梁州刺史率士馬向漢中剛以為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而還免為庶人除剛潁川郡守加通直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從復弘農遂拜大都督東道軍司節度開府李延孫等七軍攻復陽城擒太守王智納韓陵留郡守東魏行臺吉軍率衆三萬攻陽翟郡城剛突出還保潁川重行郡事復為侯景所破乃率餘衆赴洛陽大行臺元海遣剛還郡徵糧時景衆已入潁川剛於西界招復陽翟二萬戶轉輸送洛明年洛陽不守剛還陽翟中途戰破東魏廣州刺史李仲侶時侯景別帥陸太潁川郡守高仲等衆八千人寇襄城等五郡剛備步騎五百大破仲等開府李延孫為長史楊伯蘭所害剛襲斬之又攻拔廣州進軍陽翟侯景自鄴入臺陽翟與剛接戰旬有三日旋軍宜陽時河南城邑一彼一此剛復出軍伊洛侯景亦度河築城剛前後下景三郡獲郡守一人別破其行臺梅遷斬首千餘級除尚書金部郎中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節度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有流言傳剛東叛齊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下堝拔之露板言狀太祖知剛無貳乃加賞賚除營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二百戶加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淯州民鄭五醜構逆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令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內寢舉觴屬剛曰昔侯景在東為卿所困諸羌小豎豈足勞卿謀慮也時五醜已剋定夷鎮所在立柵剛至並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於是西奔鐵忽剛又進破鐵忽偽廣寧郡屬宇文貴等西討詔以剛行淯州事資給糧餼鐵忽平所獲羌卒千人配剛軍中教以戎旅皆盡其力用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入為光祿卿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浮陽郡公出為利州總管利沙方渠四州諸軍事沙州氐恃險逆命剛再討服之方州生獠自此始從賦役剛以偽信州濱江負阻遠連殊俗蠻左強獷歷世不賓乃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兼督儀同十人馬步一萬往經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後以剛師出踰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遂以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徵赴闕遇疾卒於路年五十七贈忠浙涿三州刺史謚曰成子元卿嗣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慶少聞悟有才略初從文帝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孝閔帝踐阼晉公護引為典籤慶樞機明辨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共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為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為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為使是歲遂與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以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剺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進爵為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為政嚴肅吏不敢欺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謚曰莊子淹嗣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於代祖翊廣武令父琛上洛郡守昶少聰敏有志節弱冠以材力聞孝昌中起家拜都督鎮小平津魏北中郎將高千甚敬重之千牧兖州以昶行臨渙北梁二郡事大統初千還鎮陝又以昶為長史中軍都督太祖平弘農擢為相府典籤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邙山清水氐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隴右大都督獨孤信頻遣

軍擊之不克太祖將討之欲先遣覘其勢顯聞難可爲左右莫對昶曰此小豎爾以公威執不聽命太祖壯之遂令昶使焉昶見鼠仁喻以禍福羣凶聚議或從或否其逆命者復將加刃於昶而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氐梁道顯叛攻南田太祖復遣昶慰諭之道顯等皆卽款附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從其豪帥四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太祖卽以昶爲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爲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邑五百戶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蛇鎭將氐族荒獷世號難治昶威懷以禮莫不悅服期歲之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機科發切急氐情離之復相率謀叛昶又潛遣誘說離間其情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羣氐不知所爲咸來見昶乃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氐帥蓋閙等反昶復討擒之進撫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諸州軍事魏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渭水羌叛殺武陵渭水二郡守昶率儀同駱天乂等騎步五千討平之世宗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有衆八千人破廣化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修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修城郡守杜杲等請昶爲援昶遣使報杲爲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修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泥陽川而還興州人段吒及氐酋羌多復反攻沒郡縣昶討斬之語在氐傳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氐羌撫而使之皆爲昶盡力太祖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世宗錄前後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賓部中大夫行吏部尋以疾卒

王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爲州里所稱魏永安中尒朱天光西討引悅爲其府騎兵參軍除石安令太祖初定關隴悅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平東將軍相府刑獄參軍封藍田縣伯邑六百戶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太祖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磬其行資市牛饗戰士及戰悅所部盡力斬獲居多六年加通直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右丞十年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十二年齊神武親率諸軍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拒守累旬敵方引退朝廷以寬勳重遣尚書長孫紹遠爲大使悅爲副使勞問寬等并校定勳人十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爲援太祖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太祖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虧忠義之禮不足蓋其所圖既大不卹小嫌然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太祖納之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追法保等而景尋叛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帥都督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都督率所部兵從大將軍楊忠征隨郡安陸並平之時懸兵深入悅支度路程勒其部伍節減糧食及至竟陵諸軍多有匱乏悅以羨糧六百石分給之太祖聞而嘉焉尋拜京兆郡守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尚書又領所部兵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曰夫惟德是輔天道之常也見機而作人事之會也梁主內虧刑政外闕藩籬疋夫擅秩舉國傾覆非直下民離心抑亦上玄所棄我相公膺千齡之運創三分之業遺洽區中威振方外聲教所被風行草偃兵車所指雲除霧廓斯固天下所共聞無俟二談也大將軍高陽公韞韜略之秘總熊羆之旅受脤廟堂威懷巴漢先附者必賞後服者必誅君兵糧既寡救援路絕欲守則城池無縈帶之險欲戰則士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其可昔韓信背項前典以爲美談黃權歸魏良史稱其威烈事有變通今其則也賢於是遂降悅白武云白馬要衝是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令悅率輕騎七百徑趣白馬悅先示其禍福其將梁深遂以城降梁武陵王紀果遣其將任奇率步騎六千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太祖卽以悅行刺史事招攜初附民吏安之魏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行臺爲中外府尚書員廢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既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宗黨之

情其長子康特悅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凌辱軍人訴之悅及康並坐除名仍配流遠防及于謹伐江陵平悅從軍展效因留鎮之孝閔踐阼依例復官授鄭州尋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河北縣公悅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入榮顯家徒四壁而已世宗手勅勞勉之賜粟六百石保定元年卒於位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後徙居南鄭累世為二千石父江性方嚴有度量歷官東巴州刺史計部中大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伯中大夫封昌國縣伯贈廣蔚二州刺史諡曰貞文表少而修謹志存忠節便弓馬能左右馳射好讀左氏春秋略舉大義起家為太祖親信魏恭帝元年從開府田弘征山南以功授都督復從平南巴州及信州遷帥都督又從許國公宇文貴鎮蜀行昌城郡事加中軍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保定元年除許國公府司馬轉大都督五年授儀伯下大夫又為許國公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從宇文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行徐文表慮其為變遂說突厥使暴其罪曰后自發彼蕃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為變今君以可汗之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其罪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別封伯陽縣伯邑六百戶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恆陵者方數百里並生獠所居恃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衆討平之遷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進位大將軍爵為公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于顗為吳州刺史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顗自以族大且為國家肺腑懼文表圖己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顗遂手刃文表因令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啓其狀隋文以諸方未定恐顗為變遂授顗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顗而聽其子仁海襲爵

周書卷三十三

周書卷三十三考證

王悅傳斯固天下所共聞無俟二談也○二字上疑脫一字

悅先示其禍福其將梁深遂以城降○北史作梁將深悟

景遣其將任奇○任奇北史作任珍奇

授鄭州○北史云授鄭州刺史脫刺史二字

趙文表傳父江○北史云父汪

周書卷三十三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二十六

趙善 元定 楊摽 韓盛 裴寬弟漢 尼鴻 楊敷

趙善字僧慶太傅楚國公貴之從祖兄也祖國魏龍驤將軍洛州刺史父更安樂太守善少好學涉獵經史美容儀沉毅有遠量永安初尒朱天光爲肆州刺史辟爲主簿深器重之天光討邢杲及万俟醜奴以善爲長史軍中謀議每參預之天光爲關右行臺表善爲行臺左丞加都督征虜將軍普泰初賞平關隴之功拜驃騎將軍大行臺散騎常侍封山北縣伯邑五百戶俄除持節東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天光東拒齊神武於韓令陵善又以長史從及天光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齊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總關中兵乃遣迎善復以爲長史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善共諸將翊戴太祖仍從平悅魏孝武西遷除都官尚書改封襄城縣伯增邑五百戶頃之爲北道行臺與儀同李虎等討曹泥克之還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進爵爲公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大統三年轉左僕射兼侍中監著作領太子詹事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逾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之量太祖亦雅敬重焉九年從戰邙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遂卒於東魏建德初朝廷與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絢表請贈謚詔贈大將軍大都督岐宜寧涵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謚曰敬子度字幼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度弟絢字會績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浙資二州刺史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也祖比頹魏安西將軍務州刺史父道龍征虜將軍鉅鹿郡守定惇厚少言內沉審而外剛毅永安初從尒朱天光討關隴羣賊並破之除襄虜將軍及賀拔岳被害定從太祖討侯莫陳悅以功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魏孝武西遷封高邑縣男邑二百戶從擊潼關拔回洛城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以前後功累遷都督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帥都督增邑三百戶邙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矟衝之殺傷甚衆無敢當者太祖親觀之論功爲最賞物甚厚十三年授河北郡守加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增邑通前一千戶定有勇略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太祖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十五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魏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二年行周禮爵隨例改封長湖郡公世宗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濟甚得羌豪之情先時生羌據險不賓者至是並出山谷從征賦焉及定代還羌豪等感戀之保定中授左宮伯中大夫久之轉左武伯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梁主欲因其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爲水軍定爲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率步騎數千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徹等水陸來拒量等以定已度江勢分遂先與水軍交戰而華皎所統之兵更懷疑貳遂爲陳人所敗皎得脫身歸梁定既孤軍懸隔進退路絕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行且戰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僞與定通和重爲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詭詐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定乃許之於是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遂爲度等所執衆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子樂嗣

楊摽字顯進正平高涼人也祖貴父猛並爲縣令摽少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尒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摽摽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爲司州牧由是摽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孝莊欲往晉陽就尒朱榮詔摽率其宗人收船馬渚摽未至帝已北度太行摽遂匿所收船不以資敵及尒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摽乃具船以濟王師顥平封肥如縣伯五百戶加鎮遠將軍步兵校尉行濟北郡事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從魏孝武入關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加撫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鄴太祖欲知其所爲乃遣摽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屢行抄竊以摽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摽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隨摽入朝者時弘農爲東魏守摽從太祖攻拔之

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樹父猛先爲邵郡白水令樹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太祖許之樹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者三千人內外俱發遂拔邵郡擒郡守程保及令四人並斬之衆議推樹行郡事樹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爲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率義徒更爲經略於是遣諜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大寧等城並有請爲內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以樹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洛可朱渾元等爲殿樹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馬恭懼樹威聲棄城遁走樹遂移據東雍州太祖以樹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三百餘里然樹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並贏糧附之比至建州衆已一萬東魏刺史車折於洛出兵逆戰樹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步騎二萬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侯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循義率兵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樹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太祖書遺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樹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樹將謀取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樹率步騎二千從他道濟遂襲克之進驃騎將軍既而邵郡民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樹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別封郃陽縣伯邑五百戶邙山之戰樹攻拔柏谷塢因即鎮之及大軍不利樹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樹樹與儀同韋法保同心抗禦且前經十數里景乃引退太祖嘉之賜帛三百疋復授建州刺史鎮車箱樹久從軍役未及葬父至是表請還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及齊神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樹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聞樹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蓼塢獲魏將李顯進儀同三司尋遷開府復除建州邵郡河內汲郡黎陽等諸軍事領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時以齊軍不出乃追樹還併肥如郃陽二邑合一千八百戶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樹爲刺史率所部兵鎮之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樹率義兵萬餘人出軹關然樹自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樹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樹軍樹以衆敗遂降於齊樹之立勳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朝廷猶錄其功不以爲罪令其子襲爵樹之敗也新平郡守韓盛亦於洛陽戰沒

盛字文熾南陽堵陽人也五世祖遼爲鄭縣令因徙居京兆之渭南焉曾祖良舉秀才奉朝請姑臧令祖興魏儻城郡守贈直州刺史父先濮安夷鄜城二郡守贈鎮遠將軍義州刺史盛幼有操行涉獵經史兼善騎射膂力過人魏大統初起家開府行參軍轉參軍事從李遠積年征討每有戰功累遷至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帥都督持節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大都督明帝二年封臨湍縣子邑三百戶保定四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虞部下大夫出爲新平郡守居官清靜嚴而不殘矜恤孤貧抑挫豪右賊盜止息郡治肅然尋以本官從晉公護東討於洛陽戰沒贈浙洛義三州刺史諡曰壯子謙嗣官至大都督盛二兄德興仲恭德興姿貌魁傑有異常人歷官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通洛慈澗防主邵州刺史任城縣男仲恭美容儀澹於榮利郡累辟爲功曹中正仲恭答曰第五之號豈減驃騎乎後歷廣原靈原新豐三縣令所在皆有聲績有八子並有志操少子紉約後最知名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郎河內郡守父靜慮銀青光祿大夫贈汾州刺史寬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爲州里所稱與二弟漢尼是和知名親歿撫弟以篤友聞榮陽鄭孝穆常謂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年十三以選爲魏孝明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魏孝武末除廣陵王府直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弟曰權臣擅命乘輿播越戰爭方始當何所依諸弟咸不

能對寬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巖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召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罪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景密圖南叛軍中頗有知者以其事計未成外示無貳往來諸軍間侍從寡少軍中名將必躬自造至於法保尤被親附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仗兵以斬之亦一時之計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關中貧校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鏁付館厚加其禮寬乃裁臥氈夜縋而出因得逃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邑三百戶并賜馬一疋衣一襲即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尋加撫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孝閔帝踐阼進爵為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用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常戒其所部曰但好鎮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齊伊川郡守梁鮓常在境首抄掠太祖患之命寬經略焉鮓行過妻家椎牛宴飲既醉之後不復自防寬密知之遣兵往襲遂斬之太祖嘉焉賜奴婢金帶粟帛等武成二年徵拜司士中大夫保定元年出為汾州刺史尋轉魯山防主四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二年行復州事三年除溫州刺史初陳氏與國通和每脩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汾州既接敵境事資守備於是復以寬為汾州刺史而州城埤狹器械又少寬知其難守深以為憂又恐秋水暴長陳人得乘其便即白襄州總管請戍兵并請移城於羊歸山權以避水總管府許增兵守禦不許遷移城寬乃量度年常水至之處豎大木於岸以備船行襄州所遣兵未至陳將程靈洗已率衆至於城下遂分布戰艦四面攻之水勢猶小靈洗未得近城寬每簡募驍兵令夜掩擊頻挫其銳相持旬日靈洗無如之何俄而雨水暴長所豎木上皆通船過靈洗乃以大艦臨逼拍干打樓應即摧碎弓弩大石晝夜攻之苦戰三十餘日死傷過半女垣崩盡陳人遂得上城短兵相拒猶經二日外無繼援力屈城陷之後水便退縮陳人乃執寬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後還建業遂卒於江左時年六十七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杲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開皇元年隋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義宣起家譙王儉府記室轉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漢

漢字仲實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補墨曹參軍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決斷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日下粲爛有裴漢十一年李遠出鎮弘農啓漢為司馬遠特相器遇尋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成都上士尋轉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大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彥等咸敬異之加帥都督天和中復與司宗孫恕典祀薛慎同為八使巡察風俗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疾恒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唯漢直道固守八年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遊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遊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于疹疾彌年亦未嘗釋卷建德元年卒時年五十九贈晉州刺史子鏡民少聰敏涉獵經史為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後歷宋王寔侍讀轉記室遷司錄宣政初吏部上士大象末春官府都上士漢弟尼

尼字景尼性弘雅有器局起家奉朝請除梁王東閤祭酒遷從事中郎加通直散騎常侍隴西李際范陽盧誕並有高名於世與尼結忘年之交魏恭帝元年以本官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謹恣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唯取

樂元帝素琴一發而已寵深敬異之六官建拜御正下大夫尋以疾卒贈輔國將軍隨州刺史子之隱趙王招府記室參軍之隱弟師民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秦王贄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鴻

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內外孝閔帝踐阼拜輔城公司馬加儀同三司為晉公護雍州治中累遷御正中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轉民部中大夫保定末出為中州刺史九曲城主鎮守邊鄙甚有扞禦之能衛公直出鎮襄州以鴻為襄州司馬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邑縣侯從直南征軍敗遂沒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豐資遂三州刺史

楊敷字文衍華山公寬之兄子也父暄字景和性明悟有識學弱冠拜奉朝請歷員外散騎侍郎華州別駕尚書右中兵郎中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為榮所害贈殿中尚書華夏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華州刺史敷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常慨然景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邑四百戶除員外羽林監大統元年拜奉車都尉歷尚書左士郎中祠部郎中大丞相府墨曹參軍帥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加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魏恭帝二年遷廷尉少卿所斷之獄號稱平允孝閔帝踐阼進爵為侯增邑并前八百戶除小載師下大夫使北豫州迎司馬消難還授使持節蒙州諸軍事蒙州刺史先是蠻左等多受齊假署數為亂逆敷推誠布信隨方慰撫蠻左等感之相率歸附敷乃送其首四十餘人赴闕請因齊所假而授之諸蠻等愈更感悅州境獲寧特降璽書勞問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保定中徵為司水中大夫夷夏吏民及荊州總管長孫儉並表請留之時議欲東討將委敷以舟艦轉輸之事故弗許焉陳公純鎮陝西以敷為總管長史五年轉司木中大夫軍器副監敷明習吏事所在以勤察著名每歲奏課居最累獲優賞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六年出為汾州諸軍事汾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五百戶齊將段孝先率眾五萬來寇梯衝地道晝夜攻城敷親當矢石隨事扞禦拒守累旬孝先攻之愈急時城中兵不滿二千戰死者已十四五糧儲又盡公私窮蹙齊公憲總兵赴救憚孝先不敢進軍敷知必陷沒乃召其眾謂之曰吾與卿等俱在邊鎮實願同心戮力破賊全城但張寇四面攻圍日久吾等糧食已盡救援斷絕守死窮城非丈夫也今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死生一決儻或得免猶冀生還受罪闕庭孰與死於寇乎吾計決矣於諸君意何如眾咸涕泣從命敷乃率見兵夜出擊殺齊軍數十人齊軍眾稍却俄而孝先率諸軍盡銳圍之敷殊死戰矢盡為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為之屈遂以憂憤卒於鄴高祖平齊贈使持節大將軍淮廣復三州諸軍事三州刺史謚曰忠壯葬於華陰舊塋子素有文武材略大象末上柱國清河郡公

史臣曰自三方鼎峙羣雄競逐俊能馳騖各吠非主爭奮厲其智勇思赴蹈於仁義臨危不顧前哲所難趙善等或行彰於孝友或誠顯於忠概咸躬志力俱徇功名兵凶戰危城孤援絕楊敷趙善類龐德之勢窮元定裴寬同黃權之無路王旅不振非其罪也敷少而慷慨終能立節仁而有勇其最優乎楊摽屢有奇功狃於數勝輕敵無備兵破身囚未能遺謀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楊摽之謂也

周書卷三十四

周書卷三十四考證

楊摽傳加撫軍○北史云加撫軍將軍脫將軍二字

周書卷三十四考證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二十七

鄭孝穆子詡 崔謙弟說 崔猷 裴俠 薛端子胄 弟裕

薛善弟慎 敬珍敬祥

鄭孝穆字道和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一世孫祖敬叔魏穎川濮陽郡守本邑中正父瓊范陽郡守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孝穆幼而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獵經史父叔四人並早歿昆季之中孝穆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閨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轉司徒主簿屬盜賊蜂起除假節龍驤將軍別將屢有戰功永安中遷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從元天穆討平邢杲進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魏孝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大統五年行武功郡事還使持節大將軍行岐州刺史當州都督在任未幾有能名就加通直散騎常侍王羆時為雍州刺史欽其善政遣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饑饉相仍逃散殆盡孝穆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四萬家每歲考績為天下最太祖嘉之賜書曰知卿莅職近畿留心治術凋弊之俗禮教興行厭亂之民襁負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賈琮譽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慚德於是徵拜京兆尹十五年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稱藩來附時議欲遣使盛選行人太祖歷觀內外無逾孝穆者十六年乃假孝穆散騎常侍持節策拜詧為梁王使還稱旨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是年太祖總戎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鄉縣男邑二百戶軍次潼關命孝穆與左長史長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眾務仍令孝穆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孝穆撫納銓敘咸得其宜大將軍達奚武率眾經略漢中以孝穆為梁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孝閔帝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子增邑通一千戶晉公護為雍州牧辟為別駕又以疾固辭武成二年徵拜御伯中大夫徙授御正保定三年出為宜州刺史轉華州刺史五年除虞州刺史轉陝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復以疾篤屢乞骸骨入為少司空卒於位時年六十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子詡嗣歷位納言為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邵州刺史詡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孝穆大將軍徐兗等六州刺史改謚曰文

譯幼聰敏涉獵羣書尤善音樂有名於時世宗詔令事輔城公及高祖即位除都督稍遷御正下大夫頗被顧待東宮建以譯為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愛建德二年為聘齊使副及太子西征多有失德王軌宇文孝伯等以聞高祖大怒宮臣親幸者咸被譴責譯坐除名後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宣帝嗣位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邑千戶既以恩舊任遇甚重朝政機密並得參詳尋遷內史上大夫進爵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及宣帝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乃與譯謀以隋公受遺輔少主隋文帝執政拜柱國大丞相府長史內史如故尋進位上柱國

崔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祖辯魏平遠將軍武邑郡守父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殷州刺史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謙幼聰敏神彩凝然及長深沉有識量歷觀經史不持章句志在博聞而已每覽經國緯民之事心常好之未嘗不撫卷歎息孝昌中解褐著作佐郎從太宰元天穆討邢杲破之以功授輔國將軍太中大夫遷平東將軍尚書殿中郎賀拔勝出鎮荊州以謙為行臺左丞勝雖居方岳之任至於安輯夷夏綱紀眾務皆委謙焉謙亦盡其智能以相匡弼勝有聲南州謙之力也及魏孝武將備齊神武之逼乃詔勝引兵赴洛軍至廣州帝已西遷勝乃遲疑將旋所鎮謙謂勝曰昔周室不造諸侯釋位漢道中微列藩盡節今皇家多故主上蒙塵寔忠臣枕戈之時義士立功之日也公受方面之重總宛葉之眾若杖義而動首唱勤王天下聞風孰不感激誠宜順義勇之志副遐邇之心倍道兼行謁帝關右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協力電討不庭則桓文之勳復興於茲日矣捨此不為中道而退便恐人皆解體士各有心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而人情

果大驅動還未至州州民鄧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將麾下數百騎南奔於梁謙亦與勝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帝雖不為出軍而嘉勝等志節並許其還國乃令謙先還且通隣好魏文帝見謙甚悅謂之曰卿出萬死之中投身江外今得生還本朝豈非忠貞之報也太祖素聞謙名甚禮之乃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以謙有毗輔之功又授太師長史大統三年從太祖擒竇泰戰沙苑並有功進爵為子遷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尚書右丞謙明練時事及居樞轄時論以為得人四年從太祖解洛陽圍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十五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平李遷哲於魏興並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又勤於理務民訟雖繁未嘗有懈倦之色吏民以是敬而愛之時有蜀人賈晃遷舉兵作亂率其黨圍逼州城謙倉卒分部纔得千許人便率拒戰會梁州援兵至遂擒晃遷餘人乃散謙誅其渠帥餘並原之旬日之間遂得安輯世宗初進爵作唐縣公保定二年還安州總管隨應等十一州甑山上明魯山三鎮諸軍事安州刺史四年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天和元年授江陵總管三年遷荊州總管荊浙等十四州南陽平陽等八防諸軍事荊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謙外禦彊敵內撫軍民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為天下最屢有詔褒美焉謙隨賀拔勝之在荊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為榮四年卒於州闔境痛惜之乃共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謙性至孝少喪父殆將滅性與弟航特相友愛雖復年事並高名位各重所有資產皆無私焉其居家嚴肅動遵禮度曠與航子弘度等並奉其遺訓云曠少溫雅仁而汎愛釋褐中外府記室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浙州刺史

航本名士約少魁直有節概膂力過人尤工騎射釋褐領軍府錄事轉諸議參軍及賀拔勝出牧荊州以航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勝奔梁復自梁歸國授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邑三百戶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為侯增邑八百戶除京兆郡守累遷帥都督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增邑三百戶賜姓宇文氏并賜名就焉進爵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增邑通前二千四百戶除隴州刺史遷總管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航蒞政彊毅百姓畏之齊王憲東征以航為行軍長史軍還除使持節崇德安義等十三防熊和忠等三州諸軍事崇德防主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贈鄜延丹綏長五州刺史謚曰壯子弘度猛毅有父風大象末上柱國武鄉郡公

崔猷字宣猷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十二世孫也祖挺魏光州刺史泰昌縣子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父孝芬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為齊神武所害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略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領大行臺郎中尋為吏部尚書李神儁所薦拜通直散騎侍郎攝尚書駕部郎中普泰初除征虜將軍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為之改容既退帝目送之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即以本官奏門下事大統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封平原縣伯邑八百戶二年除正黃門加中軍將軍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屢上疏諫書奏並納焉還京兆尹時婚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又請禁斷事亦施行與盧辯等刪修六官十二年除大都督驃騎將軍浙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四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太祖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領兵襄城後欲於潁川為行臺治所遣使人魏仲奉啓陳之并致書於猷論將移之意猷復書曰夫兵者務在先聲後實故能百戰百勝以弱為彊也但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充斥徑至城下輒以愚情權其利害莫若頓兵襄城為行臺治所潁川置州遣郭賢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

有不虞豈能為患仲見太祖具以啓聞太祖即遣仲還令依猷之策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為斷陸攻請三歲為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太祖以思政既親其事兼復固請遂許之及潁川沒後太祖深追悔焉十六年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太祖賜以馬輿命隨軍與之籌議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魏恭帝元年太祖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陸騰等五人率衆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即以猷為都督梁利等十二州白馬儻城二防諸軍事梁州刺史及太祖崩始利沙興等諸州阻兵為逆信合開楚四州亦叛唯梁州境內民無貳心利州刺史崔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又送米四千斛二鎮獲全猷之力也進爵固安縣公邑二千戶猷深為晉公護所重護乃養猷第三女為己女封富平公主世宗即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為世有澆淳運有治亂故帝王以之沿革聖哲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武成二年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世宗崩遺詔立高祖晉公護謂猷曰魯國公稟性寬仁太祖諸子之中年又居長今奉遵遺旨翊戴為主君以為何如猷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護曰天下事大但恐畢公沖幼耳猷曰昔周公輔成王以朝諸侯況明公親賢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為不負顧託事雖不行當時稱其守正保定元年重授總管梁利開等十四州白馬儻成二防諸軍事梁州刺史尋復為司會天和二年陳將華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正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瘡痍未復近者長星為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誡也誠宜修德以禳天變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負哉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隣好無容違盟約之重納其叛臣興無名之師利其土地詳觀前載非所聞也護不從其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江南建德四年出為同州司會六年徵拜小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踐極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進爵汲郡公增邑通前三千戶開皇四年卒謚曰明子仲方字不齊早知名機神頴悟文學優敏大象末儀同大將軍司玉下大夫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博涉經史魏昌樂王府司馬西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幼而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員外散騎侍郎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俠執其使人焚其赦書魏孝莊嘉之授輕車將軍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河南兵以備之俠率所部赴洛陽授建威將軍左中郎將俄而孝武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忠義之道庸可忽乎吾既食人之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太祖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有勇因命改焉以功進爵為侯邑八百戶拜行臺郎中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為長史未幾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辭甚壯烈太祖善之曰雖魯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為官市馬歲月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太祖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為獨立君俠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以為裴氏清公自此始也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為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為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慚而退九年入為大行臺郎中居數載出為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尋轉祐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戶遷民部

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没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之內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首隱費錢五百萬俠之肅遏姦伏皆此類也初俠嘗遇疾沉頓大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並來伺候俠俠所居第屋不免風霜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幷賜良田十頃奴隸耕牛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爲榮武成元年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民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子祥性忠謹有治劇才少爲成都令清不及俠斷決過之後除長安令爲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遂以毀卒祥弟肅貞亮有才藝天和中舉秀才拜給事中士稍遷御正大夫賜爵胡原縣子

薛端字仁直河東汾陰人也本名沙陁魏雍州刺史汾陰侯辨之六世孫代爲河東著姓高祖謹秦州刺史內都坐大官涪陵公曾祖洪隆河東太守以隆兄洪阼尚魏文帝女西河公主有賜田在馮翊洪隆子麟駒徙居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焉麟駒舉秀才拜中書博士兼主客郎中贈河東太守父英集通直散騎常侍端少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辟爲參軍賜爵汾陰縣男端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太祖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遂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循義都督乙干貴率衆數千西度據楊氏壁端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循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循義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幷力固守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幷招喻村民等多設奇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卽東遁爭沿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太祖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爲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有功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進爵爲伯轉丞相東閤祭酒加本州大中正遷兵部郎中改封文城縣伯加使持節平東將軍吏部郎中端性彊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太祖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遊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啓太祖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太祖深然之大統十六年大軍東討柱國李弼爲別道元帥妙簡首僚數日不定太祖謂弼曰爲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眞其才也乃遣之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尚書左丞仍掌選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孝閔帝踐阼除工部中大夫轉民部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戶晉公護將廢帝召羣官議之端頗有同異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爲政寬惠民吏愛之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詣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三遺誡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追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胄字紹玄幼聰敏涉獵羣書雅達政事起家帥都督累遷上儀同歷司金中大夫徐州總管府長史合州刺史大象中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初爲太學生時黌中多是貴遊好學者少唯裕耽翫不倦弱冠辟丞相參軍事是時京兆韋敻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酒餚候之談宴終日敻遂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雖復栖栖遑遑徒爲勞苦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不及何其樂也尋遇疾而卒時年四十一文章之士誄之者數人太祖傷惜之贈洛州刺史

薛善字仲良河東汾陰人也祖瑚魏河東郡守父和南青州刺史善少爲司空府參軍事遷儻城郡守轉鹽池都將魏孝武西遷東魏攻河東圍秦州以善爲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恆滿絃歌不絕而善獨供己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太祖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謂崇禮曰高氏戎車犯順致令主上播越與兄忝是衣冠緒餘荷國榮寵今大軍已臨而兄尙欲爲高氏盡力若城

陷之日遂首長安云逆賊某甲之首死而有靈豈不殁有餘愧不如早歸誠款雖未足以表奇節庶獲全首領而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顗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顗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顗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愼並固辭不受太祖嘉之以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强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徵爲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爲冶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親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勞苦焉加通直散騎常侍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縣公尋除御正中大夫轉民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軌以善忠於己引爲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治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治益州總管府長史徵拜少傅卒於位時年六十七贈蒲虞勳三州刺史高祖以善告齊軌事謚曰繆公子裒嗣官至高陽守善弟愼

愼字佛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少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虬范陽盧柔隴西李璨並相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太祖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太祖讀書愼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舉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並應其選又以愼爲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太祖雅好談論幷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愼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爲大乘之學數年復以愼爲宜都公侍讀轉丞相府記室魏東宮建除太子舍人遷庶子仍領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轉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愼兄善又任工部並居清顯時人榮之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淮南縣子邑八百戶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爲湖州刺史州界既雜蠻左恆以劫掠爲務愼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愼每引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眞民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有餘戶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愼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民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氓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愼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幷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愼感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尋入爲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爲世所傳薛善之以河東應李弼也敬珍敬祥亦率屬縣歸附

敬珍字國寶河東蒲坂人也漢揚州刺史韶之十世孫父伯樂州主簿安邑令珍偉容儀有氣俠學業騎射俱爲當時所稱祥即珍從祖兄也亦慷慨有大志唯以交結英豪爲務珍與之深相友愛每同遊處及齊神武趨沙苑珍謂祥曰高歡迫逐乘輿播遷關右有識之士孰不欲推刃於其腹中但力未能制耳今復稱兵內侮將逞凶逆此誠志士効命之日當與兄圖之祥聞其言甚悅曰計將安出珍曰宇文丞相寬仁大度有霸王之略挾天子而令諸侯已數年矣觀其政刑備舉將士用命歡雖有衆固非其儔況逆順理殊將不戰而自潰矣我若招集義勇斷其歸路殲馘凶徒使隻輪不反非直雪朝廷之恥亦壯士封侯之業祥深然之遂與同郡豪右張小白樊昭賢王玄略等舉兵數日之中衆至萬餘將襲歡後軍兵未進而齊神武已敗珍與祥邀之多所剋獲及李弼軍至河東珍與小白等率猗氏南解北解安邑溫泉虞鄉等六縣戶十餘萬歸附太祖嘉之即拜珍平陽太守領永寧防主祥龍驤將軍行臺郎中領相里防主並賜鼓吹以寵異之太祖仍執珍手曰國家有河東之地者卿兄弟之力還以此地付卿我無東顧之憂矣久之遷絳州刺史以疾免卒於家子元約性貞正有識學位至布憲中大夫小白等既與珍歸闕太祖嘉其立効並任用之後咸至郡守刺史

史臣曰。鄭孝穆撫寧離散。爾岐多鞭負之人。崔謙鎮禦邊垂。江漢流戴清之詠。崔說居家理治。以嚴肅見稱。莅職當官。以猛毅爲政。崔猷立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實條。則威恩具舉。裴俠忠勤奉上。廉約治身。吏不能欺。民懷其惠。薛端歷居顯要。以彊直知名。薛善任惟繁劇。以弘益流譽。並當時之良將也。而善陷齊韶讒。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不謬乎。

周書卷三十五

周書卷三十五考證

崔謙傳崔謙字士遜〇北史作崔士謙。

薛端傳司空高乾〇北史作高乾邕。

周書卷三十五考證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二十八

鄭偉 族人頂　楊纂　段永　王士良
崔彥穆　令狐整 子熙 弟休　司馬裔 子侃　裴果　劉志

鄭偉字子直滎陽開封人也小名闍提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一世孫祖思明少勇悍仕魏至直閤將軍贈濟州刺史父先護亦以武勇聞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魏孝莊帝在藩先護早自結託及即位歷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廣州刺史賜爵平昌縣侯元顥入洛以禦扞之功累遷都督二豫郢雍四州諸軍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進爵郡公尋入為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尒朱榮死徐州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將入洛詔先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率所部與行臺楊昱及都督賀拔勝同討之勝於陣降仲遠又聞京師不守衆遂潰先護奔梁尋自梁歸為仲遠所害魏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青齊兗豫四州刺史偉少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尒朱氏滅後自梁歸魏起家通直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內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謂其親族曰今嗣主中興鼎業據有崤函河內公親董衆軍克復瀍洛率土之內孰不延首望風況吾等世荷朝恩家傳忠義誠宜以此時效臣子之節成富貴之資豈可碌碌為懦夫之事也於是與宗人榮業糺合州里建義於陳留信宿間衆有萬餘人遂攻拔梁州擒東魏刺史鹿永吉及鎮城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來附因是梁陳之間相次降款偉馳入朝太祖與語歎美之拜龍驤將軍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邑六百戶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款太祖命偉率所部應接之及景後叛偉亦全軍而還錄前後功除中軍將軍滎陽郡守加散騎常侍大都督進爵襄城郡公邑二千戶加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除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杞賓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仍除宜州刺史天和六年轉華州刺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為治吏民莫敢犯禁盜賊亦為之休止雖無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其年卒於州時年五十七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謚曰肅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而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効己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偉族人頂字寧伯少有幹用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稍遷行臺左丞陽城陳留二郡守與偉同謀立義後隨偉入朝賜爵魏昌縣伯除太府少卿出為扶風郡守復為太府少卿轉衛尉少卿歷職內外並有恪勤之稱尋卒官贈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子常字子元頗涉學有當官譽歷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司皮下大夫遷信東徐南兗三州刺史以立義及累戰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賜爵饒陽侯卒贈本官加郢鄀陝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子神符

楊纂廣寧人也父安仁魏北道都督朔州鎮將纂少習軍旅慷慨有志略尤工騎射勇力兼人年二十從齊神武起兵於信都以軍功稍遷安西將軍武州刺史自以功高賞薄志懷怨憤每歎曰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撓懷豈不沮人雄志大統初乃間行歸款太祖執纂手曰人所貴者忠義也所懼者危亡也其能不憚危亡蹈茲忠義者今方見之於卿耳即授征南將軍大都督封永興縣侯邑八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從太祖解洛陽圍經河橋邙山之戰纂每先登軍中咸推其敢勇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為公增邑通前一千戶賜姓莫胡盧氏俄授岐州刺史孝閔帝踐阼進爵宋熙郡公保定元年進位大將軍改封隴東郡公除隴州刺史三年從隋公楊忠東伐至并州而還天和六年進授柱國大將軍轉華州刺史纂性質樸又不識文字前後莅職但推誠信而已吏以其忠恕頗亦懷之尋卒於州時年六十七子睿嗣位至上柱國漁陽郡公

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匹磾之後也曾祖愔仕魏黃龍鎮將因從高陸之河陽焉永幼有志操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六鎮擾亂遂攜老幼避地中山後赴洛陽拜殿中將軍稍遷平東將軍封沃陽縣伯邑五百戶齊州

人崔社客舉兵反承討平之進爵爲侯除左光祿大夫時有賊魁元伯生率數百騎西自崤潼東至鞏洛屠陷塢壁所在爲患魏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承進曰此賊既無城柵唯以寇抄爲資安則蟻聚窮則鳥散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自足平殄若徵兵而後往彼必遠竄雖有大衆無所用之帝然其計於是命承代昭以五百騎討之承規知所在倍道兼進遂破平之帝西遷承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以功別封昌平縣子邑三百戶除北徐州刺史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進爵爲公河橋之役承力戰先登授南汾州刺史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爾綿氏魏廢帝元年授恆州刺史于時朝貴多其部人謁承之日冠蓋盈路當時榮之孝閔帝踐阼進爵廣城郡公轉文州刺史入爲工部中大夫還軍司馬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承歷任內外所在頗有聲稱輕財好士朝野以此重焉前後累增凡三千九百戶天和四年授小司寇尋爲右二軍總管率兵北道講武遇疾卒於賀葛城年六十八輿還高祖親臨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等五州刺史謚曰基子岌嗣官至儀同三司兵部下大夫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後因晉亂避地涼州魏太武平沮渠氏曾祖景仁歸魏爲燉煌鎮將祖公禮平城鎮司馬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士良少修謹不妄交遊魏建明初尒朱仲遠啓爲府參軍事歷大行臺郎中諫議大夫封石門縣男邑二百戶後與紇豆陵步藩交戰軍敗爲步藩所擒遂居河右僞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既爲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等並即歸附朝廷嘉之太昌初進爵晉陽縣子邑四百戶尋進爵瑯邪縣侯授太中大夫右將軍出爲殷州車騎府司馬東魏徙鄴之後置京畿府專典兵馬時齊文襄爲大都督以士良爲司馬領外兵參軍尋遷長史加安西將軍徙封符壘縣侯增邑七百戶武定初除行臺左中兵郎中又轉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兵事王思政鎮潁川齊文襄率衆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右丞加鎮西將軍增邑一千戶進爵爲公令輔其弟演於并州居守齊文宣卽位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仍總知并州兵馬事加征西將軍別封新豐縣子邑三百戶俄除驃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中齊文宣自晉陽赴鄴宮復以士良爲尚書左丞統留後事仍遷御史中丞轉七兵尚書未幾入爲侍中轉殿中尚書頃之復爲侍中除吏部尚書士良頻首固讓文宣不許久之遷爲侍中又攝度支五兵二曹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臥疾歷年文宣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卽位遣三道使搜揚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叡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者無不以聞齊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師復除侍中轉太常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出爲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權景宣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荊州總管行荊州刺史復入爲小司徒俄除鄜州刺史轉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耆舊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爲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疾乞骸骨優詔許之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子德衡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崔彥穆字彥穆清河東武城人也魏司空安陽侯林之九世孫曾祖顗魏平東府諮議祖蔚遭從兄司徒浩之難南奔江左仕宋爲給事黃門侍郎汝南義陽二郡守延興初復歸於魏拜潁川郡守因家焉後終於郢州刺史父稚篤志經史不以世事嬰心起家秘書郎稍遷永昌郡守隋開皇初以獻后外曾祖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新州刺史彥穆幼明悟神彩卓然年十五與河間邢子才京兆韋孝寬俱入中書學偏相友愛伏膺儒業爲時輩所稱魏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有知人之鑒見而歎曰王佐才也永安末除司徒府參軍事轉記室遷大司馬從事中郎魏孝武西遷彥穆時不得從大統三年乃與兄彥珍於成皐舉義因攻拔滎陽擒東魏郡守蘇淑仍與鄉郡王元洪威攻潁川斬其刺史李景遺孝武嘉之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滎陽郡守四年兼行右民郎中潁川

邑中正。賜爵千乘縣侯。十四年。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司農卿。時軍國草創。衆務殷繁。太祖乃詔彥穆入幕府。兼掌文翰。及于謹平江陵。彥穆以本官從平之。世宗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俄拜安州總管十一州諸軍事。安州刺史。入爲御正中大夫。陳氏請敦鄰好。詔彥穆使焉。彥穆風韻閑曠。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談謔。甚爲江陵所稱。轉民部中大夫。進爵爲公。天和三年。復爲使主。聘於齊。使還。除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尋徵拜小司徒。大象二年。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三方兵起。以彥穆爲行軍總管。率兵與襄州總管王誼討司馬消難。軍次荊州。彥穆疑荊州總管獨孤永業有異志。遂收而戮之。及事平。隋文帝徵王誼入朝。即以彥穆爲襄州總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加授上大將軍。進爵東郡公。邑二千戶。頃之。永業家自理。得雪。彥穆坐除名。尋復官爵。隋開皇元年卒。子君綽嗣。君綽性夷簡。博覽經史。有父風。大象末。丞相府賓曹參軍。君綽弟君肅。解巾爲道王侍讀。大象末。穎川郡守。

令狐整字延保。燉煌人也。本名延。世爲西土冠冕。曾祖嗣。祖詔安。並官至郡守。咸爲良二千石。父虬。早以名德著聞。仕歷瓜州司馬。燉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長城縣子。大統末。卒於家。太祖傷悼之。遣使者監護喪事。又勑鄉人爲營墳壟。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整幼聰敏。沉深有識量。學藝騎射。並爲河右所推。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整爲主簿。加盪寇將軍。整進趨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榮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城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頃之。魏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仗整防扞。州境獲寧。及鄧彥竊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太祖嘉其忠節。表爲都督。尋而城民張保又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將圖爲亂。慮整守義不從。既殺成慶。因欲及整。以整人之望也。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內甚忌整。整亦僞若親附。而密欲圖之。陰令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結爲脣齒。今東軍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衄。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說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御。若使爲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具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行。整至玉門郡。召集豪傑。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衆議推整爲刺史。整曰。本以張保肆逆。毒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不義。今者同心戮力。務在除兇。若其自相推薦。復恐効尤致禍。於是乃推波斯使主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詔以申徽爲刺史。徵整赴闕。授壽昌郡守。封襄武縣男。邑二百戶。太祖謂整曰。卿少懷英略。早建殊勳。今者官位未足酬賞。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遂立爲瓜州義首。仍除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整以國難未寧。常願舉宗効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整善於撫馭。躬同豐約。是以人衆並忘羈旅。盡其力用。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太祖常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太祖稱之云。尋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太祖又謂整曰。卿勳同婁項。義等骨肉。立身敦雅。可以範人。遂賜姓宇文氏。幷賜名整焉。宗人二百餘戶。並列屬籍。孝閔帝踐阼。拜司憲中大夫。處法平允。爲當時所稱。進爵彭陽縣公。增邑一千戶。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附。太祖以固爲豐州刺史。固莅職既久。猶習梁法。凡所施爲。多虧治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遂令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爲湖州。豐州舊治。不居人民。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治武當。詔可其奏。獎勵撫導。還者如歸。旬月之間。城府周備。固之還也。其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之許也。流涕而去。及整秩滿代至。民吏戀之。老幼送整。遠近畢集。數日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此。拜御正中大夫。出爲中華郡守。轉同州司會。遷始州刺史。整雅識情僞。尤明政術。恭謹廉慎。常懼盈滿。故歷居內外。所在見稱。天和六年。進位大將軍。增邑通前二千一百戶。晉公

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迕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建德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本官加鄜宜豳顯四州諸軍事鄜州刺史諡曰襄子熙嗣熙字長熙性方雅有度量雖在私室容止儼然非一時賢俊未嘗與之遊處善騎射解音律涉羣書尤明三禮累遷居職任並有能名大象中位至吏部中大夫儀同大將軍整弟休幼聰敏有文武材起家太學生後與整同起兵逐張保授都督累遷大都督樂安郡守入爲中外府樂曹參軍時諸功臣多爲本州刺史晉公護謂整曰以公勳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出然公門之內須有衣錦之榮乃以休爲燉煌郡守在郡十餘年甚有政績進位儀同三司遷合州刺史尋卒官

司馬裔字遵胤河內溫人也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後曾祖楚之屬宋武帝誅晉氏戚屬避難歸魏位至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州刺史封琅邪王裔少孤有志操州郡辟召並不應命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軍功授中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及魏孝武西遷裔時在鄴潛歸鄉里志在立功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起義遣使送款與東魏將高永洛王陵等晝夜交戰衆寡不敵義徒死傷過半及大軍東征裔率所部從戰河橋又別攻懷縣獲其將吳輔叔自此頻與東魏交戰每有克獲六年授河內郡守尋加持節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八年率其義衆入朝太祖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授前將軍太中大夫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民十三年攻拔東魏平齊柳泉蓼塢三城獲其鎮將李熙之加授都督十五年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太祖欲以封裔裔固辭曰立義之士辭鄉里捐親戚遠歸皇化者皆是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太祖善而從之授帥都督拜其妻元爲襄城郡公主十六年大軍東伐裔請爲前鋒遂入建州破東魏將劉雅興拔其五城魏廢帝元年徵裔令以本兵鎮漢中除白馬城主帶華陽郡守加授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二年轉鎮宋熙郡尋率所部兵從尉遲迥伐蜀與叱羅協破叛兵趙雄傑於槐林平鄧朏於梓潼以功賜爵龍門縣子行蒲州刺史尋行新城郡事魏恭帝元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本郡中正孝閔帝踐阼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伯邑五百戶保定二年入爲御伯中大夫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四年轉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大軍東討裔率義兵與少師楊摽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東道慰勞大使五年轉始州刺史天和初信州蠻酋冉令賢等反連結二千餘里裔隨上庸公陸騰討之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蠻酋冉三公等三十餘城皆來降附進次雙城蠻酋向寶勝等率其種落據險自固向天王之徒爲其外援裔晝夜攻圍腹背受敵自春至秋五十餘戰寶勝糧仗俱竭力屈乃降時尚有龍東一城未下尋亦拔之又獲賊帥冉西梨向天王等出師再春羣蠻率服拜信州刺史五年還潼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之部卒於京師裔性清約不事生業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有詔爲起祠堂焉贈大將軍加懷邵汾晉四州刺史諡曰定子侃嗣侃字道遷少敢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保定四年隨少師楊摽東征與齊人交戰摽爲敵所擒侃力戰得免天和二年授右侍上士加都督進大都督從大軍攻晉州以功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平并鄴除樂安郡守後更論晉州及平齊勳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而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諡曰恩子運嗣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初起家前將軍乾河軍主除陽平郡丞太祖曾使并州與果相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闕太祖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衣服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壁圍並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邙山於太祖前挺身陷陣生擒東魏都督賀婁烏蘭勇冠當時人莫不歎服以此太祖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遷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郡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爲政百姓畏之盜賊亦爲之屏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

騎常侍司農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爲前軍開劍閣破李慶保
降楊乾運皆有功魏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邑五百戶俄而州民
張道李祏驅率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以拒之賊便
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月之間州境清晏轉陵州刺史孝閔帝踐阼
除隆州刺史加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武
成末轉眉州刺史保定五年授復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每抑挫豪右申理
屈滯歷牧數州號爲稱職天和二年卒於位贈本官加絳晉建三州刺史諡曰
質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敏涉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大都督儀
同三司出爲長寧鎮將扞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略建德末遷建州刺史轉譙州
刺史大象末又遷亳州刺史鄭偉等之以梁州歸款時劉志亦以廣州來附
志弘農華陰人本名思漢太尉寬之十世孫也高祖隆宋武帝平姚泓以宗室
首望召拜馮翊郡守後屬赫連氏入寇避地河洛因家于汝穎祖壽魏大安中
舉秀才拜中書博士後至弘農郡守北雍州刺史父瓌汝南郡守贈徐州刺史
志少好學博涉羣書植性方重兼有武略魏正光中以明經徵拜國子助教除
行臺郎中永安初加宣威將軍給事中二年轉東中郎府司馬征虜將軍永熙
二年除安北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廣州別駕三年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
遷志據城不從東魏潛遣間使奉表長安魏孝武嘉之授（缺二字）長史襄城郡守
後齊神武遣兵攻圍志力屈城陷潛遁得免大統三年太祖遣領軍將軍獨孤
信復洛陽志糺合義徒舉廣州歸國拜大丞相府墨曹參軍封華陰縣男邑二
百戶加大都督撫軍將軍轉中外府屬還國子祭酒世宗出牧宜州太祖以志
爲幕府司錄世宗雅愛儒學特欽重之事無大小咸委於志志亦忠恕謹慎甚
得匡贊之體太祖嘉之嘗謂之曰卿之所爲每會吾志於是遂賜名志焉仍於
宜州賜田宅令徙居之世宗還蒞岐州又令志以本官翊從及世宗卽位除右
金紫光祿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武鄉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戶仍賜
姓宇文氏高祖時爲魯公詔又以志爲其府司馬高祖嗣位進授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拜刑部中大夫志執法平允甚得時譽遷芍界內數有羣盜攻
劫行旅郡縣不能制乃以志爲延壽郡守以督之志示以恩信羣盜相率請罪
志表陳其狀詔並免之自是郡界肅清寇盜屏息還使持節成州諸軍事成州
刺史政存寬恕民吏愛之天和五年卒贈大將軍揚州刺史諡曰文子子明嗣
子明弘雅有父風歷官右侍上士大都督絳州別駕隋文帝踐極除行臺郎中
順陽郡守子明弟子陵司右中士帥都督涼州別駕隋開皇初拜姑臧郡守靜
加儀同三司歷衛州蔚州長史幽州總管府長史

史臣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
蓋以運屬既安君道已著則徇利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爲
福者可也鄭偉崔彥穆等之在山東並以不羈之才遭回於驚雀終能翻然豹
變自致龜組其知機之士歟王士良之仕于齊班職上卿出爲牧伯而臨危苟
免失忠與義其背叛之徒歟令狐整器幹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勳著
方隅升朝廷則績宣中外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如是亦何以立身名取高
位乎

周書卷三十六

周書卷三十六考證

王士艮傳復士艮爲尚書左丞○北史復以士艮爲尚書左丞此脫以字

裴果傳俄而州民張道○北史作張遁臣文淳按本書宇文貴傳作張遁北史又作張道未知孰是

周書卷三十六考證

周書卷三十七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二十九

寇儁　韓褒　趙肅　徐招　張軌

李彥　郭彥　裴文舉　高賓　寶允

寇儁字祖儁上谷昌平人也祖讚魏南雍州刺史父臻安遠將軍郢州刺史儁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強記兄祖訓祖禮及儁並有志行閨門雍睦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帷帳几杖以時節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行往返亦如之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悞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其雅志如此以選爲魏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請大乘賊起燕齊擾亂儁參護軍事東討以功授員外散騎侍郎遷尚書左民郎中以母憂不拜正光三年拜輕騎將軍遷揚烈將軍司空府功曹參軍轉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減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有侵隱乃以儁爲之加龍驤將軍仍主簿永安初華州民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下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民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後知之嘉儁守正不撓即拜司馬賜帛百匹其附椿者咸譴責焉二年出爲左將軍涼州刺史民俗荒獷多爲盜賊儁乃令郡縣立庠序勸其耕桑敦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遣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版築琰之屢擾疆場邊人患之儁遣長史杜休道率兵攻克其城幷擒琰之琰之即梁大將軍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憚焉屬魏室多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遣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勵將士人思効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儁在州清苦不治產業秩滿其子等並徒步而還吏人送儁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大統二年東魏授儁洛州刺史儁因此乃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餘口入關拜祕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羣書稍得周備加鎮東將軍封西安縣男邑二百戶十七年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儁以年老乞骸骨太祖弗許遂稱疾篤不復朝覲魏恭帝三年賜姓若口引氏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增邑五百戶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幷前二千戶儁年齒雖邁而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禮典世宗尚儒重道特欽賞之數加恩錫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世宗與同席而坐因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爲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保定三年卒時年八十高祖歎惜之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元儁篤於仁義期功之有孤者衣食豐約俱與之同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子奉位至儀同三司大將軍順陽郡守洵州刺史昌國縣公奉弟顒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毀歷官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典祀下大夫小納言隆[illegible]郡公[illegible]

韓褒字弘業其先潁川潁陽人也徙居昌黎祖璝魏鎮西將軍平涼郡守安定郡公父演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恒州刺史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而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大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沉有遠略魏建明中起家奉朝請加彊弩將軍遷太中大夫屬魏室喪亂褒避地於夏州時太祖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太祖太祖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方今王室陵遲海內鼎沸使君天資英武恩結士心賀拔公奄及於難物情危駭寇洛自知庸懦委身而託使君若總兵權據有關中之地此天授也何疑乎且侯莫陳悅亂常速禍乃不乘勝進取平涼反自遁逃屯營洛水斯乃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

不世之勳在斯一舉時者難得而易失誠願使君圖之太祖納焉太祖為丞相引褒為錄事參軍賜姓侯呂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爵三水縣伯尋轉丞相府屬加中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二年梁人北寇商洛東魏復侵樊鄧於是以褒為鎮南將軍丞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淅酈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馬進爵為侯出為北雍州刺史加衞大將軍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詔桀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署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入為給事黃門侍郎九年遷侍中十二年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小民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十六年加大都督涼州諸軍事魏廢帝元年轉會州刺史二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武成三年徵拜御伯中大夫保定二年轉司會三年出為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先是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眾怠縱伏擊之盡獲其眾故事獲生口者並囚送京師褒因是奏曰所獲賊眾不足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四年遷河洮封三州諸軍事河州總管天和三年轉鳳州刺史尋以年老請致仕詔許之五年拜少保褒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高祖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後始與論政事七年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諡曰貞子繼伯嗣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居河西及祖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於魏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魏正光五年酈元為河南尹辟肅為主簿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加威烈將軍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尋除直後轉直寢永安初授廷尉天平二年轉監後以母憂去職起為廷尉正以疾免久之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還左將軍大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太祖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七年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都督仍別駕領所部義徒據守大塢又兼行臺左丞東道尉勞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白太祖請之太祖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為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邑三百戶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太祖命肅撰定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正禮齊王憲府屬大都督新安郡守時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發言措筆常欲辨析秋毫歷職內外有當官之譽從魏孝武入關為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有闕至於臺閣軌儀多招所參定論者稱之尋遷侍中度支尚書大統初卒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為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永安中隨尒朱榮舉元顥除討寇將軍奉朝請軌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尒朱氏敗後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為記室參軍典機務尋轉倉曹加鎮遠將軍時穀糴湧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賑其乏及岳被害太祖以軌為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

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可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眞可恃也太祖爲行臺授軌郎中魏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邑三百戶加左將軍濟州大中正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六年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治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閒宰人者多推尙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導出鎭秦州以軌爲長史加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魏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尙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諡曰貞軌性淸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素書數百卷子蕭世宗初爲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諷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先之魏淮南郡守父靜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爲鄉閭之所敬憚孝昌中解褐奉朝請加輕車將軍從魏孝武入關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加寧朔將軍進號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遷平東將軍大中大夫大統初除通直散騎侍郎三年拜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保轉太傅長史儀曹郎中左民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爲十二部改授民部郎中封平陽縣子邑三百戶十五年進號中軍將軍兼尙書左丞領選部大軍東討加持節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掌留臺事魏廢帝初拜尙書左丞轉左丞彥在尙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閱未嘗懈怠斷決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察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左丞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出爲鄜州刺史彥以東夏未平固辭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尙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爲伯彥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閒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沉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時年四十六諡曰敬彥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窾木爲櫝葛藟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此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矯枉恐爲世士所譏今可斂以時服葬於境埒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衞等爾其念之朝廷嘉焉不奪其志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儀同大將軍

郭彥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宦關右遂居馮翊父胤郡功曹靈武令彥少知名太祖臨雍州辟爲西曹書佐尋除開府儀同主簿轉司空記室太尉府屬還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持節平東將軍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邑三百戶進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農卿是時岷州羌酋傍乞鐵忽與鄭五醜等寇擾西服彥從大將軍宇文貴討平之魏恭帝元年除兵部尙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五百戶進爵爲伯六官建拜民部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爲澧州刺史蠻左生梗未遵朝憲至於賦稅違命者多聚散無恆不營農業彥勸以耕稼禁其遊獵民皆務本家有餘糧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荆州遞送自彥莅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卽引軍掩襲顯外兵參軍鄒紹旣爲彥所獲因請爲鄉導彥遂夜至城下令紹詐稱顯歸門者開門待之彥引兵而入遂有其城俘獲三千餘人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邑一千戶以南安懸遠尋令班師及秩滿還朝民吏號泣送彥二百餘里尋爲東道大使觀省風俗除蒲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護東討彥從尉遲迥攻洛陽迥復令彥與權景宣南出汝潁及軍次豫州彥請攻之景宣以城守旣嚴卒難攻取將欲南轅更圖經略彥以奉命出師須與大軍相接若向江畔立功更非朝廷本意固執不從兼畫攻取之計會其刺史王士良妻弟董遠秀密遣送款景宣乃從於是引軍圍之士良遂出降仍以彥鎭豫州增邑六百戶尋以洛陽班師亦棄而不守屬純州刺史樊舍卒其地旣東接陳境俗兼蠻左初喪州將境內騷然朝議以彥威信著於東南便令鎭撫彥至吏人畏而愛之天和元年除益州總管府長史轉隴右總管府長史四年卒於位贈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中散大夫天水郡守贈平州刺史父邃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解褐散騎常侍奉車都尉累遷諫議大夫司空從事中郎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其將司馬恭鎮之每遣間人扇動百姓邃密遣都督韓僧明入城喻其將士即有五百餘人許爲內應期日未至恭知之乃棄城夜走因是東雍遂內屬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爲之鄉導多所降下太祖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邑三百戶進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太尉府司馬除正平郡守尋卒官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遷丞相府墨曹參軍時太祖諸子年幼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遊雅相欽敬未嘗戲狎遷威烈將軍著作郎中外府參軍事魏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孝閔帝踐阼襲爵澄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爲司錄世宗初累遷帥都督寧遠將軍大都督及憲出鎮劍南復以文舉爲益州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矜其貧寠每欲資給之文舉恆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邃之往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爲孝寬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爲司憲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戶俄轉軍司馬建德二年又增邑七百戶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卒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壠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氏柩西歸竟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胄嗣官至大都督早卒時有高賓者歷官內外亦以幹用見稱

賓渤海脩人也其先因官北邊遂沒於遼左祖暠以魏太和初自遼東歸魏官至安定郡守衛尉卿父季安撫軍將軍兗州刺史賓少聰穎有文武幹用仕東魏歷官至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立義都督同列有忌其能者譖之於齊神武賓懼及於難大統六年乃棄家屬間行歸闕太祖嘉之授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稍遷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大都督世宗初除咸陽郡守政存簡惠甚得民和世宗聞其能賜田園於郡境賓既羈旅歸國親屬在齊常慮見疑無以取信乃於所賜田內多蒔竹木盛構堂宇并鑿池沼以環之有終焉之志朝廷以此知無貳焉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獨孤氏武成元年除御正下大夫兼小載師出爲益州總管府長史保定初徵拜計部中大夫治中外府從事中郎賜爵武陽縣伯賓敏於從政果敢決斷案牘雖繁綽有餘裕轉太府中大夫齊公憲府長史天和二年除鄀州諸軍事鄀州刺史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襄州總管府司錄六年卒於州時年六十八子熲爲隋文帝佐命開皇中贈賓禮部尚書武陽公謚曰簡又有安定寮允本性牛氏亦有器幹知名於時歷官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工部尚書臨涇縣公賜姓宇文氏失其事故不爲傳允子弘博學洽聞宣政中內史下大夫儀同大將軍大象末復姓牛氏

史臣曰寇儁委質兩朝以儒素見重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閣郭彥信著邊陲歷官外內並當時之選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

周書卷三十七

周書卷三十七考證

史臣論○此下南北監本俱有注云附高賓贊缺臣文淳按賓乃附傳不必有贊今删之

周書卷三十七考證

周書卷三十八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三十

蘇亮 弟湛 湛弟景恕　柳虯　呂思禮 崔騰 董紹

薛憕　薛寘　李昶 檀翥　元偉

蘇亮字景順，武功人也。祖權，魏中書侍郎、玉門郡守。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初舉秀才，至洛陽，遇河內常景，景深器之，退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者，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後寶夤開府，復爲其府主簿。從寶夤西征，轉記室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爲之掾。寶夤雅知重亮，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爲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稚、尒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累遷鎮軍將軍、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岐州大中正。賀拔岳爲關西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除吏部郎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蕃，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七年，復爲黃門郎，加驃騎將軍。八年，遷都官尚書、使持節、行北華州刺史，封臨涇縣子，邑三百戶。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太祖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焉。十四年，除祕書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拜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七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少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給驟起家爲黃門侍郎。

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討，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民，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荊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爲己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也。」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授散騎侍郎，尋遷中書侍郎。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識。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太祖爲丞相，引爲府屬，甚見親待。出爲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治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柳虯字仲蟠，司會慶之兄也。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遊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虯不事容飾。遍授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虯秀才，兗州刺史馮儁引虯爲府主簿。既而樊子鵠爲吏部尚書，其兄義爲揚州治中，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遂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極，唯有虯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虯爲行臺郎中，諏爲都督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諏，南省柳虯。」時軍旅務殷，虯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嘗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太祖

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太祖許焉久之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蚪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太祖被留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邑二百戶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准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祕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掌焉十六年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蚪又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魏廢帝初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疏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魏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其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勳賜爵平陸縣伯除襄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爲尚書二千戶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太祖思禮預其謀及太祖爲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汝陽縣子邑四百戶加冠軍將軍拜黃門侍郎魏文帝卽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擒竇泰進爵爲侯邑八百戶大統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太祖歎其工而且速所爲碑誄表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子亶嗣大象末位至駕部下大夫時有博陵崔騰新蔡董紹並早有名譽歷職清顯騰爲丞相府長史紹爲御史丞俱以投書謗議賜死

薛憕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值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憕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既羇旅不被擢用然負才使氣未嘗趣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憕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褰裾數參吏部憕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古人以爲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極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憕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兗歸魏其子懷儁見憕甚相親善屬尒朱榮廢立遂還河東止懷儁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懷儁每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憕亦恬然自處不改其舊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憕乃東遊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居之乃與孝通俱遊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爲行臺郎中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憕獨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卽爲人所虜何慶慰之有乎聞者以憕言爲然乃有憂色尋而太祖平悅引憕爲記室參軍魏孝武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邑二百戶魏文帝卽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增邑百戶進爵爲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爲之頌魏文帝又造二欹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瓶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鴈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言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滿則平溢則傾憕各爲作頌大統初儀制多

闕太祖令愷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自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嘗有慼容後坐事死子舒嗣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彥魏平遠將軍河東郡守安邑侯父乂尚書吏部郎清河廣平二郡守寘幼覽篇籍好屬文年未弱冠爲州主簿郡功曹起家奉朝請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從魏孝武西遷封郃陽縣子邑四百戶進號中軍將軍魏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修國史尋拜中書侍郎修起居注遷中書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爲司錄軍中謀略寘並參之江陵平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浙州刺史卒於位吏民哀惜之贈廣州刺史諡曰理所著文筆二十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寘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凊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李昶頓丘臨黃人也小名那祖彪名重魏朝爲御史中尉父遊亦有才行爲當世所稱遊兄志爲南荊州刺史遊隨從至州屬尒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昶性峻急不雜交遊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創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而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矣初謁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太祖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辨太祖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寀請以昶爲司馬太祖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丞相府東閤祭酒中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昶雖處郎官太祖恆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昶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頃之轉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邑五百戶太祖嘗謂昶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歲餘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遷內史中大夫世宗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錄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並爲納言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戶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州遇疾啓求入朝詔許之還未至京卒於路時年五十贈相瀛二州刺史昶於太祖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治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時有高平檀翥字鳳翔好讀書善屬文能鼓瑟早爲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爲魏孝明帝挽郎其後司州牧城陽王元徽以翥爲從事非其好也尋謝病客遊三輔時毛遐爲行臺鎮北雍州表翥爲行臺郎中會尒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翥隨赴洛除西兗州錄事參軍歷司空田曹參軍加鎮遠將軍兼殿中侍御史臺中表奏皆翥爲之尋副毛鴻賓鎮潼關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魏孝武西遷賜爵高唐縣子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加鎮軍將軍後坐談論輕躁爲黃門侍郎徐招所駁死於廷尉獄

元偉字猷道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之後曾祖忠尚書左僕射陽城王祖盛通直散騎常侍陽城公父順以左衞將軍從魏孝武西遷拜中書監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濮陽王偉少好學有文雅弱冠授員外散騎侍郎以侍從之勞賜爵高陽縣伯大統初拜伏波將軍度支郎中領太子舍人十一年遷太子庶子領兵部郎中尋拜東南道行臺右丞十六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魏氏宗室進爵南安郡王邑五百戶十七年除幽州都督府長史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爲司錄書檄文記皆偉之所爲蜀平以功增邑五百戶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爵隨例降改封淮南縣公孝閔帝踐祚除晉公護府司錄世宗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趾殿刊正經籍尋除隴右總管府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二年遷成州刺史偉政尚清靜百姓悅附流民復業者三千餘口天和元年入爲匠師中大夫轉司宗中大夫六年出爲隨州刺史偉辭以

母老不拜，遷爲司宗，尋以母憂去職。建德二年，復爲司宗，轉司會中大夫、蔡民部中大夫，遷小司寇。四年，以偉爲使主，報聘于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遂爲齊人所執。六年，齊平，偉方見釋。高祖以其久被幽縶，加授上開府。大象二年，除襄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偉性溫柔，好虛靜，居家不治生業，篤學愛文，政事之暇，未嘗棄書。謹慎小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其爲辭人所重如此。後以疾卒。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保全之，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逾於前代矣。然簡牘散亡，事多湮沒，今錄其名位可知者，附於此云。

柱國大將軍太傅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柱國大將軍特進尚書令少師義陽王元子孝

尚書僕射馮翊王元季海

七兵尚書陳郡王元玄

大將軍淮安王元育

大將軍梁王元儉

大將軍尚書令少保小司徒廣平郡公元贊

大將軍納言小司空荊州總管安昌郡公元則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少師韓國公元羅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魯郡公元正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洵州刺史宜都郡公元頍子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鄜州刺史安樂縣公元壽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遂州刺史房陵縣公元審

史臣曰：太祖除暴寧亂，創業開基，旰食求賢，共康庶政。既焚林而訪阮，亦勝道以求孫，可謂野無遺才，朝多君子。蘇亮等並學稱該博，文擅雕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瑯，擬彼陳徐，術後生之可長，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也。魏文帝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其呂思禮薛憕之謂也。

周書卷三十八

周書卷三十八考證

蘇亮傳祖權○北史作祖椎，字天祐。

呂思禮傳乃求爲關西大行臺賀拔岳所重○北史云乃求爲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關爲行臺賀拔岳所重。此脫十五字。

周書卷三十八考證

周書卷三十九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一

韋瑱 族人仲景　梁昕 弟榮　皇甫璠　辛慶之 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泓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為鎮西府司馬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建安西將軍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篤志好學兼善騎射魏孝昌三年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稍遷直後除明威將軍雍州治中假鎮遠將軍防城州將累遷諫議大夫冠軍將軍太祖為丞相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封長安縣男食邑三百戶轉行臺左丞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使持節都督南郢州諸軍事南郢州刺史復入為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戰河橋進爵為子增邑二百戶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太祖禦之軍還令瑱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潬城主尋除蒲州總管府長史頃之徵拜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遷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行京兆郡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孝閔帝踐阼進爵平齊縣伯增邑五百戶秩滿還京吏民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世宗嘉之進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岐宜二州刺史謚曰惠天和二年又追封為公增邑通前三千戶仍詔其子峻襲峻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弟師起家中外府記室歷兵部小府下大夫建德末蒲州總管府中郎行河東郡事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為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盩厔焉祖重耳漳縣令父勸儒州主簿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昕少溫恭見稱州里正光五年秦隴擾亂蕭寶夤為大都督統兵出討以昕為行臺參軍孝昌初拜盪寇將軍稍遷驤威將軍給事中仍從寶夤征万俟醜奴相持二年前後數十戰以功封征西將軍介朱天光入關復引為外兵參軍從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太祖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大統初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丞相府戶曹參軍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除車騎將軍丞相府主簿出為洛安郡守徵拜大將軍行臺兵部郎中加帥都督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鎮大塢尋又移鎮閻韓式遏邊壘甚著誠信遷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封安定縣子邑三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進爵胡城縣伯邑五百戶三年除九曲城主保定元年遷中州刺史增邑八百戶轉邵州刺史二年以母喪去職尋起復本任天和初徵拜工部中大夫出為陝西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於位贈大將軍謚曰貞

昕弟榮歷位匠師下大夫中外府中郎蕃部郡伯司倉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縣伯贈涇寧豳三州刺史謚曰靜

皇甫璠字景璵安定三水人也世為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焉父和本州治中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太祖為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每蒙褒賞大統四年引為丞相府行參軍尋轉田曹參軍東閣祭酒加散騎侍郎稍遷兼太常少卿都水使者歷蕃部兵部虞部民部吏部等諸曹郎中六官建拜計部下大夫孝閔帝踐阼轉守廟下大夫以選為東道大使撫巡州防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長樂縣子邑五百戶出為玉壁總管府長史保定中遷燭州刺史入為小納言俄除隴右總管府司馬轉陝州總管府長史徵拜蕃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出為隴右總管府長史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分守志恆以清白自處當時號為善人建德元年除民部中大夫三年授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其

年增邑并前二千戶。六年卒於位。贈交渭二州刺史。謚曰恭。子諒少知名。大象中位至吏部下大夫。

辛慶之字慶之。隴西狄道人也。世為隴右著姓。父顯崇。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屬尒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為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為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暴崩。遂出兗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普泰二年。還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及賀拔岳為行臺。復啓慶之為行臺吏部郎中。開府掾。尋除雍州別駕。大統初。加車騎將軍。俄遷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使太祖東討。為行臺左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四年。東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彊敵。時論稱其仁勇。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為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通直散騎常侍。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為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魏廢帝二年。拜祕書監。尋卒於位。子加陵。主稼上士。慶之族子昂。

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為然。年十八。侯景辟為行臺郎中。加鎮遠將軍。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大統十四年。追論歸朝之勳。封襄城縣男。邑二百戶。轉丞相府田曹參軍。及尉遲迥伐蜀。昂召募從軍。蜀平。以功授輔國將軍。魏都督。迥仍表昂為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即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進位帥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六官建。入為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世宗初。授天官府上士。加大都督。武成二年。授小職方下大夫。治小兵部。保定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小吏部。四年。大軍東討。昂與大將軍權景宣下豫州。以功賞布帛二百匹。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梁益。軍民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安置城鎮。數年之中。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羣蠻。歷時未克。高祖詔昂便於通渠等諸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民庶。亦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願為用。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民反叛。攻圍郡城。遏絕山路。昂謂其同侶曰。凶奴狂悖。一至於此。若待上聞。或淹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難。寧暇遠求。越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於是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眾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賊既不以為虞。謂有大軍赴救。於是望風瓦解。郡境獲寧。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匹。亮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為渠州刺史。俄轉通州刺史。昂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華。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親待。高祖以是頗銜之。及護誅。加之捶楚。因此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刺史。宋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遷員外散騎侍郎。建德中。位至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子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除太尉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梁人圍壽春。臨淮王元彧率軍赴援。子直以本官參彧軍事。與梁人戰。斬其軍主夏侯景超。梁人乃退。淮南民庶因兵寇之後。猶聚為盜。彧令子直招撫之。旬日之間。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少卿。普泰初。進後軍將軍。太中大夫。賀拔岳入關。以子直為開府主簿。遷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邑二百戶。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為脣齒。太祖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南山平。太祖嘉之。

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三年進車騎將軍兼中書舍人四年從太祖解
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為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
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為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
記室吐谷渾寇西平以子直兼尚書兵部郎中出隴右經略之大破渾衆於長
寧川渾賊遁走十五年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
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魏齊王廓出牧秦隴復以子直為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隨
陸初平授安州長史領別駕加帥都督轉并州長史魏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
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靜務以德政化民西土悅附魏恭帝初徵拜黃門侍
郎卒於位子宣禮柱國府參軍事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豫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
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瓚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
千里駒也瓚時仕魏為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行臺尚孝武妹
新豐公主因薦之於朝廷永熙二年起家奉朝請累遷輔國將軍成州長史漢
陽郡守世宗初轉脩城郡守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修城杲信洽於民
部內遂無叛者尋而開府趙昶諸軍進討杲率郡兵與昶合勢遂破平之入為
司會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為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
之太祖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即遣使報聘并賂黔
中數州之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治小御伯更
往分界焉陳人於是以魯山歸我帝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
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彼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
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
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為此也若知
止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況魯山梁之舊地梁即本朝蕃臣若以始末言之魯
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己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
文帝慚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杲還命引升殿親降
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治小納言復聘於陳中山
公訓為蒲州總管以杲為府司馬州治中兼知州府事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督元定等援之與陳人交戰我師不利元
定等並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騷動高祖患之乃授杲御正中大夫後四年還
溫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於陳二年除申州
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為侯邑一千二百戶除同州司會隋開皇元年
以杲為同州總管進爵為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
以疾卒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杲兄長暉位至儀同三司

史臣曰韋辛皇甫之徒並關右之舊族也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旗出
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夫

周書卷三十九

周書卷三十九考證

辛慶之傳辛慶之字慶之○北史云字餘慶。

周書卷三十九考證

[seal stamp]

周書卷四十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二

尉遲運　王軌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顏之儀 樂運

尉遲運大司空吳國公綱之子也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勳封安喜縣侯邑一千戶孝閔帝踐阼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帝廢朝議欲尊立世宗乃令運奉迎於岐州以預定策勳進爵周城縣公增邑五百戶保定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年從楊忠攻齊之并州以功別封第二子端保城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出爲隴州刺史地帶汧渭民俗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天和五年入爲小右武伯六年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武伯如故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齊將斛律明月寇汾北運從齊公憲禦之攻拔其伏龍城進爵廣業郡公增邑八百戶建德元年授右侍伯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數有罪失高祖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爲右宮正二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懼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勢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日微運宮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及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高祖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邑五千戶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高祖崩於雲陽宮秘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宣帝即位授上柱國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疏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高祖所親待軌屢言帝失於高祖帝謂運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語在孝伯傳尋而得出爲秦州總管秦渭等六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憂薨於州時年四十一贈大後丞秦渭河鄯成洮文等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忠子靖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勇決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彊正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高祖即位授前侍下士俄轉左侍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內史上士內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高祖密欲圖之以軌沉毅有識度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否軌贊成之建德初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邑一千戶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款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譟齊人駭懼因即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於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郯國公邑三千戶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多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等並得幸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太

子仁孝無聞復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恆以
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為慮高祖召弼問之
弼乃詭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誚
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
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
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寔非宜後軌因內
宴上壽又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為然但漢王次
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
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
州控帶淮南鄰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
厚恩每思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
為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曆元年帝令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
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
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

宇文神舉太祖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位並顯達祖金殿魏鎮遠
將軍兖州刺史安吉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
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
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及即位擢授冠軍將軍閤內
都督封城陽縣公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所居宅
隘陋乃撤殿省賜為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
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
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為計
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改容
曰卿即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
從帝入關至溱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
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為帳內大都督俄出為持節衛將軍東

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為吏民所懷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
侍魏恭帝元年卒時年五十七太祖親臨之哀動左右建德二年追贈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神舉早歲而孤有
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疎朗儀貌魁
梧有識欽之莫不許以遠大世宗初起家中侍上士世宗留意翰林而神舉雅
好篇什帝每有游幸神舉恆得侍從保定元年襲爵長廣縣公邑二千三百戶
尋授帥都督遷大都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拜右大夫四年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小宮伯天和元年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
增邑一千戶高祖將誅晉公護也神舉得預其謀建德元年遷京兆尹三年出
為熊州刺史神舉威名素重齊人甚憚之五年攻拔齊陸渾等五城及高祖東
伐詔神舉從軍并州平即授并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州既齊氏別都
控帶要重平定甫爾民俗澆訛豪右之家多為姦猾神舉勵精為治示以威恩
旬月之間遠邇悅服尋加上大將軍改封武德郡公增邑二千戶俄進柱國大
將軍改封東平郡公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戶所部東壽陽縣土人相聚為盜率
其黨五千人來襲州城神舉以州兵討平之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高祖親
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如願等率兵五道俱入高祖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
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
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
其待士禮賢如此屬稽胡反叛入寇西河神舉又率衆與越王盛討平時突厥
與稽胡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於是款服即授并潞
肆石等四州十二鎮諸軍事并州總管初神舉見待於高祖遂處心腹之任王軌
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與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
及於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
齎鴆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偉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
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蒞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
故得任兼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而稱之子同

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神慶少有壯志武藝絕倫大象末位至柱國汝南郡公

宇文孝伯字胡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高祖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孝伯性沉正謇諤好直言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冢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孝伯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晉公護弗之猜也得入爲右侍上士恆侍讀書天和元年遷小宗師領右侍儀同及遭父憂詔令於服中襲爵高祖嘗從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與盧綰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恆侍左右出入臥內朝之機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及外間細事皆以奏聞高祖深委信之當時莫與爲比及高祖將誅晉公護密與衞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右小宮伯東宮左宮正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既無令德唯昵近小人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尋拜宗師中大夫及吐谷渾入寇詔皇太子征之軍中之事多決於孝伯俄授京兆尹入爲左宮伯轉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五年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邑三千戶并賜金帛及女妓等六年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令居守其後高祖北討至雲陽宮遂寢疾驛召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衞上大夫總宿衞兵馬事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疏之乃與于智王端鄭譯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憲入遂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高祖高祖怒撻帝數十仍除譯名至是譯又被帝親昵帝既追憾被杖乃問譯曰我腳上杖痕誰所爲也譯答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因說王軌捋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管然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朝章弛紊無復綱紀孝伯又頻切諫皆不見從由是益疏斥之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慚俛首不語乃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及王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又嘗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實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子歆嗣

顏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九世孫祖見遠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遂以疾辭尋而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武帝深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烈咸稱歎之父協以見遠蹈義忤時遂不仕進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後著懷舊志及詩並稱讚其美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勑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高祖初建儲

言感遇師傅以之儀爲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邑二百戶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爲西疆郡守隋文帝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遊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入朝隋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而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爲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天和初起家夏州總管府倉曹參軍轉柱國府記室參軍尋而臨淄公唐瑾薦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高祖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彊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高祖謂運曰卿來日見太子不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知唯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仍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鄰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於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比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誡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準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疏而祚永請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

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斲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逾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民從役祗爲俳優角觝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誡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滅膳撤懸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慍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紿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明聖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爲運寒心後見獲宥皆相賀以爲幸免虎口內史鄭譯嘗以私事請託運而弗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滍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並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史臣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宇文孝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之間淫刑既逞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庸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懍然正辭以明節崎嶇雷電之下僅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以爲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多藉一時之恩至若尉遲運者可謂位以才升爵由功進美矣哉

周書卷四十

周書卷四十考證

史臣論孝伯神舉○臣文炳按舊云神舉孝伯蓋神舉於孝伯爲族父傳又在孝伯前敘次當爾

周書卷四十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三

王褒　庾信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並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淵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祕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祕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卽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爲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褒既世胄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閒位升端右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並願卽都荊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懍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瑴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鄰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臣等又嘗聞之荊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纘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時褒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爲何如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荊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爲無理褒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於褒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宜陽之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爲護軍將軍王師攻其外柵城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卽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並荷恩眄忘其羈旅焉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卽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迹幽蹊銷聲窮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上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

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恆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並歎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醴金華莫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惛陰弟非茂齒禽尙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遠（缺二字）產散樞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籍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鷹賴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尋出爲宣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子鼒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尙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爲郢州別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卽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留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辭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藐是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皐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惟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飆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宴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此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況乃少微眞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既姦回之奰慝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遊洊雷之講肆齒明離之冑筵既傾蠡而酌海遂測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

慢聽雅曲於文鼓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
午輪兵於江漢之君拭圭於西河之主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為冠蓋門
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為柱樹
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贐浮玉南琛沒羽吳歈越吟荊豔楚舞草木之
藉春陽魚龍之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歆為和親之侯班超為定遠之
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
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
燼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
宰衡以干戈為兒戲縉紳以清談為廟略乘漬水而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
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猨鶴弊箄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
既而魴魚赬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艅艎失水見被髮於
伊川知其時為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為梟
為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
無為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鳥卵於
條支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臣
介冑既官政而離逷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飛狄泉之
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鬭爾乃
桀黠構扇馮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填盧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
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競遭夏臺
之禍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
榮則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
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
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為將終於
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
三軍悽愴尚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
臥轍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冑落魚門
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
霑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彊城孤氣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
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
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人神怨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
爭回地軸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
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余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酬對逢鄂坂之譏嫌值彫
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
牙而勾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鬭飛燕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
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
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陵失路釣臺
斜趣望赤岸而霑衣艤烏江而不度雷池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禽失樹
謂荊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
度水居于七澤濱于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
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
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慚今七葉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
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于
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軸牙檣沈白馬而誓
眾負黃龍而度湘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于石城戈船掩乎淮泗諸侯則
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燻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
冀然腹為燈飲頭為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
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贍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
弓於玉女窗扉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
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既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指愛子
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
之惟王實勳橫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
是賴深於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

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飈懍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沒船才子幷命俱非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寃恥去代郢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緑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蒐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荊門遭廪延之戮夏首濫逵泉之誅蔑因親於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慨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底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爲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寃有南風之不競値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晉而横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箝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度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乎羣帥硎穽摺拉鷹鸇批擊寃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蟄鷰闇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陽亭有離别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别有飄颻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反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荊山鵲飛而玉碎隨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嬀之後遂育于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孫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且夫天道回旋民生賴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于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皋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回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荊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謨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迹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並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愈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湊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爲盛既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競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

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漠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並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淹雅常景思摽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祕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周書卷四十一

周書卷四十一考證

庾信傳過溧渚而寄食○日知錄云溧渚當是瀨渚之訛攷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瀨渚是也古溧瀨同字

周書卷四十一考證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三十四

蕭撝子濟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圜
宗懍 劉璠子祥 柳霞子靖 莊

蕭撝字智遐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邑一千戶初為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於梁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還黃門侍郎出為寧遠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撝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軍防事紀稱尊號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王邑三千戶給鼓吹一部紀率衆東下以撝為中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討之及迥入劍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迥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無所資遂為城守之計迥圍之五旬撝屢遣其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為迥所破語在迥傳撝遂請降迥許之撝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國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邑一千戶孝閔帝踐阼進爵黃臺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一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詔許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撝有歸款之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為上州刺史為政仁恕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可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因荷恩並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之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鏡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涓埃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淅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徊係慕戀悚兼深高祖未許詔曰開府梁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匡朕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己虧此至公雖所望也尋以母憂去職天和六年授少保建德元年轉少傅後改封蔡陽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戶二年卒時年五十九高祖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三百石布帛三百匹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謚曰襄撝善草隸名亞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于世子濟嗣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蕭紀承制授貞威將軍蜀郡太守還東中郎將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迥圍成都紀命濟率所部赴援比至撝已降仍從撝入朝孝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諱故稱字焉幼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年封豐城縣侯邑五百戶除給事中轉太子洗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中舍人出為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及侯景為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免至于江陵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為兼太宰太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既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為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為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為永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款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

存閑惠不倚苛察深爲吏民所安三年卒於州贈本官加幷洛汞三州刺史子子寶嗣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邑三千戶除侍中寧遠將軍紀率兵下峽令蕭撝守成都以圓肅爲之副及尉遲迥至圓肅與撝俱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邑一千戶世宗初進封棘城郡公增邑一千戶以圓肅有歸款之勳別賜食思君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保定三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拜咸陽郡守圓肅寬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四年遷陵州刺史尋詔令隨衛國公直鎭襄陽遂不之部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戶圓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莫不援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東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諜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嬴秦短祚職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六年授豐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宣政元年入爲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隋文帝許之四年卒時年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邑二千戶除宣惠將軍丹陽尹屬侯景肆虐簡文見弑大圜潛遁獲免明年景平大圜歸建康時既喪亂之後無所依託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晉熙郡王邑二千戶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梁元帝既有克復之功而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梁元帝性既忌刻甚恨望之乃謂大圜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以世多故恐讒愬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姊之間止牋疏而已恆以讀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無滯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詔曰梁汝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圜等梁國子孫宜存優禮式遺茅土寔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大圜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戶尋加大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幷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並藏祕閣大圜既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閑閑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潯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甽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

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圜曰齊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果滅聞者以為知言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為西河郡守尋卒大圜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為陳州刺史

宗懍字元懍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尋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懍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及移鎮江州以懍為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歐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有羣烏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為孝感所致梁元帝重牧荊州以懍為別駕江陵令及帝即位擢為尚書侍郎又手詔曰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胙土本由賓客況事涉勳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懍亟有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寄從我於邁多歷歲時可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懍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太祖以懍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阼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梁天監初為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年十七為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之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為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兆杜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以為屬己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辭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在東宮遇曄素重諸不送者皆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循出為北徐州刺史即請為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又領刑獄循為梁州除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鄭令又板為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循開府置佐史以璠為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鄱陽之封且為雍州刺史復以璠為循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為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為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至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廈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必不為己用乃厚其贈而遺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剋翦姦宄紀於是遣使就拜循為

益州刺史封隋郡王以璠爲循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誡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主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時南鄭尙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將許焉唯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力也太祖既納蕭循之降又許其反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於是卽命遣循循請與璠俱還太祖不許以璠爲中外府記室尋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云其詞曰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霏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煦就陵陰之慘烈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石之東混二儀而並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沒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濛氾地險失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始飄飄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暠皓兮溟濛綏綏兮颯颯瀌瀌兮渢渢因高兮累仞藉少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荒之明月若西崐之閬風爾乃憑集異區遭隨所適遇物淪形觸途湮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爲絳值河濱而成赤廣則彌綸而交四海小則淅瀝而緣間隙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爲五谷之精寔長衆川之魄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璧人聚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沒馬又冰木而凋林已墮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使遷飢於海陰髣雲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霙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沉本爲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閱遡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初蕭循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國家書移襄陽文皆璠之辭也世宗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邑九百戶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民常越境詣璠訟理焉其德化爲他界所歸仰如此蔡公廣時鎭隴右嘉璠善政及還鎭陝州欲取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鎭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天和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嗣

祥字休徵幼而聰慧占對俊辯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璹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年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解褐梁宜豐侯主簿遷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國齊公憲以其善於詞令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尋授都督封漢安縣子食邑七百戶轉從事中郎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高祖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卽休徵之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尋以去官領萬年令未期月轉長安令頻宰二縣頗獲時譽大象二年卒於官時年四十七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始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柳霞字子昇河東解人也曾祖卓晉汝南太守始自本郡徙居襄陽祖叔珍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父季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守霞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座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鎭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曾不顧眄廬陵王續爲雍州刺史辟霞爲主簿起家平西邵陵王綸府法曹參軍仍轉外兵除尙書工部郎謝舉時爲僕射引霞與語甚嘉

之願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詧莅雍州選爲治中尋遷別駕及詧於襄陽承制授霞吏部郎員外散騎常侍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蕭詧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于我霞乃辭詧曰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柏常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鑒亮臣此心詧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詧殂霞舉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霞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之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天和中卒時年七十二宣政初贈譙安二州刺史霞有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瘁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之間風浪止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慍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葬其子等並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

莊字思敬器量貞固有經世之才初仕梁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饒州刺史

史臣曰蕭撝世怡圓肅大圜並有梁之令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亦何能至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撝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宗懍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之世逮乎仔因楚甸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纔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遊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爲清典蓋近代之佳史歟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王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周書卷四十二

周書卷四十二考證

宗懍傳梁普通六年○普通北史作大同.

柳霞傳柳霞○北史作柳遐.

梁西昌侯淵藻○北史無淵字.

周書卷四十二考證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五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李延孫，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末，從征懸瓠有功，爲汝南郡守。父長壽，性雄豪，有武藝。少與蠻酋結託，屢相招引，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以慰其意。長壽冀因此遂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永安之後，盜賊蜂起，長壽乃招集叛亡，徒侶日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鎮張白塢，後爲河北郡守，轉河內郡守。所歷之處，咸以猛烈聞。討捕諸賊，頻有功，授衛大將軍、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魏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川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追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延孫亦雄武，有將帥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初爲直閣將軍。賀拔勝爲荊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鎮清鵶路，頗有功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魏孝武西遷之後，朝士流亡，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幷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卽率衆衛送，幷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之。延孫獎勵所部，出戰，遂大破之，臨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既荷重委，每以剋清伊洛爲己任，頻以少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害。優贈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潁川郡公。延孫弟義孫，亦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少以字行於世。世爲州郡著姓。祖駢，雍州主簿，舉秀才，拜中書博士。父義，前將軍、上洛郡守。魏大統時，以法保著勳，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父沒，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長壽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乃拜員外散騎侍郎，加輕車將軍。及魏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封固安縣男，邑二百戶。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法保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爲國殞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兵接，乃幷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祖追法保與延孫率衆還朝，賞勞甚厚。乃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九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其有貳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爲流矢所中，卒於陣。諡曰莊。子初嗣。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閤韓防主。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魏孝文時爲赭陽郡守。雄少敢勇，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閒，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爲犄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剋獲。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之。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兵略盡，兄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與其所親謀曰：「奮不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若忍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後，更思其計，未爲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卽隨賢還洛。乃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時太祖在弘農，雄至上謁。太祖嘉之，封武陽縣侯，邑八百戶。遣雄還鄉里，更圖

進取雄乃招集義衆進逼洛州東魏洛州刺史元湛委州奔河陽其長史孟彥舉城款附俄而領軍獨孤信大軍繼至雄遂從信入洛陽時東魏將侯景等圍蓼塢雄擊走之又從太祖戰於河橋軍還仍鎮洛西拜假平東將軍東郡守還北中郎將邙山之役太祖命雄率衆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併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太祖以雄劬勞積年乃徵入朝屢加賞勞復遣還州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閔帝踐阼進爵新義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八百戶賜姓宇文氏世宗二年除使持節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天和三年卒于鎮贈大將軍中華宜義和五州諸軍事中州刺史諡曰威子禽嗣

陳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太祖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遁走忻率義徒於九曲道邀之殺傷甚衆擒其新安令張祗太祖嘉其忠款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爲前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利隨軍西還復行新安縣事東魏遣士人牛道恆爲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爲子常隨崤東諸將鎮遏伊洛間每有功効九年與李遠迎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雄等依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臺洛增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徭生爲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除鎮遠將軍魏郡守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潁州刺史太祖以忻威著敵境仍留鎮邊弗令之任十年侯景築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金門郡守欒敬賓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帥都督東魏將介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城忻與諸將輕兵邀之願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饋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多剋獲魏恭帝元年又與開府斛斯璉等共齊將段孝先戰于九曲大破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忻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與孫俱爲儀同三司昆齊州刺史與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備伏難測忻與韓雄等恆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爲寇孝閔帝踐阼徵忻入朝進爵爲伯尋又進爵許昌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戶又與開府敕勤慶破齊將王鸞嵩仍從柱國陸通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卒於位忻與韓雄里閈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勍敵而常保功名雖並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忻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子萬敵嗣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遺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晉爲齊郡守永嘉南遷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梁歸魏家於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略普泰中除奉朝請頻從軍與梁人交戰永安初以功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及魏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騷動各懷去就玄遂率募鄉曲立義於關南即從韋法保與東魏司徒高敖曹戰於關口及獨孤信入洛陽隸行臺楊琚防馬渚復與高敖曹接戰自是每率鄉兵抗拒東魏前後十餘戰皆有功邙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守崤東立義者咸懷異望而玄母及弟並在宜陽玄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撫太祖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邑四百戶十二年與開府李義孫攻拔伏流城又剋孔城即與義孫鎮之尋移鎮伏流十四年授帥都督東平郡守轉河南郡守加大都督十六年洛安民雍方儁據郡外叛率步騎一千自號行臺攻破郡縣囚執守令玄率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城士馬討平

之魏恭帝二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伯增邑通前九百戶保定元年移鎮轘谷四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鎮閼韓仍從尉遲迥圍洛陽天和元年陝西總管尉遲綱遣玄率儀同宇文能趙乾等步騎五百於鹿盧交南邀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永業有衆二萬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覘之卒與之遇便即交戰殺傷數十人獲馬并甲矟等永業遂退二年進爵爲侯除白超防主三年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悅之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爲公五年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兵禦之每戰輒剋後以疾卒於位

史臣曰二國爭彊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李延孫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寄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崤函齊人沮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數將之力也

周書卷四十三

周書卷四十三考證

陳忻傳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爲前鋒○與，鋒當作與。臣文淳按此事李延孫傳不載，恐是史有遺漏也。

周書卷四十三考證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三十六

泉企 子元禮 仲遵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子世雅　任果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曾祖景言，魏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企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殷勤，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潛兵掩襲，二姓散走，寶夤軍亦退。還左將軍、淅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邑五百戶。永安中，梁將王玄真入寇荊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遇玄真於順陽，與戰，大破之。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闕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與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昔莅東雍，爲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蜀民張國儁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魏孝武初，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及齊神武專政，魏帝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齊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窋亡投東魏。錄前後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通前千戶。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杜窋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企謂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企而東，以窋爲刺史。企臨發，密誡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既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彊，堪立功效。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爲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涕而訣，餘無所言。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

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釋褐奉朝請、本州別駕，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正、員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賜爵臨洮縣伯，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窋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朝廷嘉之，拜衛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史。從太祖戰於沙苑，爲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官至儀同三司。

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爲本縣令。及長，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杖棒扞之，遂爲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窋，以功封豐陽縣伯，邑五百戶。加授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仲遵宿稱幹略，爲鄉里所歸。及爲本州，頗得嘉譽。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成皐入附，太祖率軍應之，別遣仲遵隨于謹攻柏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柏谷既拔，復會大軍戰於邙山。十三年，王思政改鎮潁川，以仲遵行荊州刺史事。十五年，加授大都督，俄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

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即攻守。恐引日勞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為何如。仲遵對曰。蜂蠆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不。尚未可知。如仲禮未獲。和為之援。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指麾可剋。剋和而進。更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己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從忠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州大中正。復為三荊二廣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等十三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為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清和遂結安康酋帥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為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群蠻率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回授一子。魏恭帝初。徵拜左衛將軍。尋出為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武成初。卒官。時年四十五。贈大將軍華洛等三州刺史。諡曰莊。子猶嗣。起家本縣令。入為左侍上士。保定中。授帥都督。累遷儀同三司。出為純州防主。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為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祖方達。齊末為本州治中。父元真。仕梁。歷東宮左衛率。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帥。轉直閣將軍。武賁中郎將。及其父為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情。大同二年。除安康郡守。三年。加超武將軍。太清二年。移鎮魏興郡。都督魏興上庸等八郡諸軍事。襲爵沌陽侯。邑一千五百戶。四年。遷持節。信武將軍。散騎常侍。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太祖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率其所部拒戰。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太祖謂之曰。何不早歸國家。乃勞師旅。今為俘虜。不亦愧乎。答曰。世荷梁恩。未有報効。又不能死節。實以此為愧耳。太祖深嘉之。即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封沌陽縣伯。邑千戶。魏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越。金州人黃國等。連結為亂。太祖遣鴈門公田弘出梁漢。開府賀若敦趣直谷。熾聞官軍至。乃燒絕棧道。據守直谷。敦衆不得前。太祖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敦同往經略。熾等或降或獲。尋並平蕩。仍與賀若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郛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請降。安民子宗徽等猶據琵琶城。招諭不下。遷哲攻而剋之。斬獲九百餘人。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視瞻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虜獲千餘口。自此巴濮之民。降款相繼。軍還。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并賜奴婢三十口。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魏恭帝三年正月。軍次并州。梁并州刺史杜滿各望風送款。進圍壘州。剋之。獲刺史冉助國等。遷哲每率驍勇為前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時信州為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又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擊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軍。太祖令遷哲留鎮白帝。更配兵千人。馬三百匹。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蠻田烏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為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世宗初。授都督信臨等七州諸軍事。信州刺史。時蠻酋蒲微為鄰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路阻遠。並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叢爾之賊。勢何能為。擒獲之略。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寇。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人進擊之。拔其五城。虜獲二千餘口。二年。進爵西城縣公。增邑通

前二千五百戶武城元年朝于京師世宗甚禮之賜甲第一區及莊田等保定
中授平州刺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四年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
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主蕭巋告急於襄州衞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
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
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助之陳人乃退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隄引
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北隄以止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
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焚燒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
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以梯登者已
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
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
三年卒於襄州時年六十四贈金州總管謚曰壯武遷哲累世雄豪為鄉里所
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
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奄閽守之遷哲每鳴笳導從
往來其間縱酒歡讌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長子
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遷統父兵起家大都督建德六年從滕王討稽
胡有功進爵儀同大將軍遷哲第顯位至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為方隅豪族父天興齊安康郡守乾運少雄武
為鄉閭所信服時冠州辟主簿孝昌初除宣威將軍奉朝請尋為本州治中轉
別駕除安康郡守大統初梁州民皇甫圓姜晏聚衆南叛梁將蘭欽率兵應接
之以是漢中遂陷乾運亦入梁梁大同元年除飆武將軍西益潼刺史尋轉信
武將軍黎州刺史太清末遷潼南梁二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及達奚武圍南鄭
武陵王蕭紀遣乾運率兵援之為武所敗紀時已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欲
委方面之任乃拜車騎將軍十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
四千戶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連兵不息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自侯
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初平生民離散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
親尋取敗之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
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若適彼樂土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全貽慶於後乾
運深然之乃令略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仍誡略等曰吾欲
歸附關中但未有由耳若有使來即宜盡禮迎接會太祖令乾運孫法洛及使
人牛伯友等至略即夜送乾運乃令使人李若等入關送款太祖乃密賜乾運
鐵券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
迥令開府侯呂陵始為前軍至劍南略即退就樂廣謀欲翻城恐其軍將任貴
等不同先執之然後出城見始始乃入據安州令廣略等往報乾運乾運遂降
迥迥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剋之魏廢帝三年乾運至京師太祖嘉其忠款禮遇
隆渥尋卒於長安贈本官加直巴集三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子端嗣朝廷以乾
運歸附之功即拜端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亦以歸附功拜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頻從征討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庸縣伯樂廣
亦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邑一千戶

扶猛字宗略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白獸蠻世為渠帥猛梁大同中以直後
出為持節厲鋒將軍青州刺史轉上庸新城二郡守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
渠縣男及侯景作亂猛乃擁衆自守未有所從魏大統十七年大將軍王雄拓
定魏興猛率其衆據險為堡時遣使微通餉饋而已魏廢帝元年魏興叛雄擊
破之猛遂以衆降太祖以其世據本鄉乃厚加撫納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加散騎常侍復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為羅州以猛為刺史令率所部千人從開
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別道直趣白帝所由之路人跡不通猛乃梯山捫
葛備歷艱阻雪深七尺糧運不繼猛獎勵士卒兼夜而行遂至白帝城刺史向
鎮侯列陣拒猛猛與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悅附譙淹
與官軍戰敗率舟師浮江東下欲歸於梁猛與敦等邀擊破之語在敦傳師還
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討平之又率水軍破蠻
帥文子榮於汶陽進爵臨江縣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逼湘州又
從賀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還復為羅州刺史保定三年轉綏州
刺史從衞公直援陳將華皎時大軍不利唯猛所部獨全又從田弘破漢南諸

鬬前後十餘戰每有功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陽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世為豪族祖斌上庸太守父猛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作亂關右朝廷以猛商洛首望乃擢為襄威將軍大谷鎮將帶胡城令以禦醜奴及元顥入洛魏孝莊帝度河范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之及孝莊反正由是知名俄而廣陵王恭僞疾復來歸猛猛亦深相保護魏孝武即位甚嘉之授征虜將軍行河北郡守尋轉安西將軍華山郡守頻典三郡頗有聲績及孝武西遷猛率所領移鎮潼關封邵陽縣伯邑七百戶俄而潼關不守猛於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大統三年為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別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後以疾卒贈華洛揚三州刺史雄起家奉朝請累遷至都督直後明威將軍積射將軍從于謹攻盤豆柵復從李遠經沙苑陣並力戰有功封安平縣侯邑八百戶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賞賜甚厚後入洛陽戰河橋解玉壁圍迎高仲密援侯景並預有戰功前後增邑四百五十戶世襲邑陽郡守從大將軍宇文虬攻剋上津遂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進儀同三司隨將侯方兒潘純陁寇江陵雄從豆盧寧擊走之除洵州刺史俗雜竇渝民多輕猾雄威惠相濟夷夏安之蠻帥文子榮竊據荆州之汶陽郡又侵陷南郡之當陽臨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潘招等討平之即以其地置平州以雄為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戶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寇亂之後戶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並安輯徵為載師中大夫遷西寧州總管以疾不拜除通洛防主雄處疆埸務在保境息民接待敵人必推誠仗信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深相欽尚移書稱美之入為京兆尹尋拜民部中大夫進位大將軍俄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總管四州五防諸軍事改封會陽縣公宣政元年卒於鎮大象初追封會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贈陳曹莒汴四州刺史謚曰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得任兼出納保全爵祿子長寬嗣官至儀同大將軍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後秦之亂寓居於襄陽仕晉為建威將軍遂為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內明敏而外質朴梁大同中為齊興郡守屬侯景渡江梁室大亂固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靚兵千餘人梁元帝嗣位江陵遷興州刺史於是軍民慕從者至五千餘人固遂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後懼王師進討方圖內屬密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覆沒湘東不能復讎雪恥而骨肉相殘宇文丞相揔啓霸基招攜以禮吾欲決意歸之與卿等共圖富貴左右聞固言未有應者固更諭以禍福諸人然後同之魏大統十六年以地來附是時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之至甚禮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邑二千戶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謁遂蒙榮授心不自安啓求入覲太祖許之及固至太祖與之歡讌賞賜甚厚進爵靜安郡公增邑幷前三千三百戶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為州里所稱莅官之處頗有聲績保定四年卒於州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襄唐豐郢復五州刺史謚曰肅仍勑襄州賜其墓田子世雅嗣

世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初以固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贊城郡守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二州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固功授儀同三司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為方隅豪族仕於江左祖安東梁益州別駕新巴郡守閏中伯父褒龍驤將軍新巴南安廣漢三郡守沙州刺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太祖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之策太祖深納之乃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沙州刺史南安縣公邑一千戶及尉遲迥伐蜀果時在京師乃遣其弟岱及子悛從軍太祖以益州未下復令果乘傳歸南安率鄉兵二千人從迥征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紀遣譙拔扈等率衆三萬來援成都果從大軍擊破之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請入朝太祖許之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節乃進爵安樂郡公賜以鐵券聽世相傳襲幷賜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為刺客所害時年五十六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飄然而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太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陽雄任兼文武聲著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周書卷四十四

周書卷四十四考證

李遷哲傳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北史同千字當是十字之訛

席固傳子世雅嗣○北史作子雅又下文世雅弟世英北史亦作雅弟英俱無世字臣文淳按北史避唐諱故去世字猶韓禽虎作韓禽也然此書作於文皇時不知何以不諱豈亦後人所加耶

周書卷四十四考證

周書卷四十五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三十七

儒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自書契之興先哲可得而紀者莫不備乎經傳若乃選君德於列辟觀遺烈於風聲帝莫高於堯舜王莫顯於文武是以聖人祖述其道垂文於六學憲章其教作範於百王自茲以降三微驟遷五紀遞襲損益異術治亂殊塗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彫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玄風既興晉綱於焉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賢達以之鏤金石而彫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自有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斁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太祖受命雅好經術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世宗纂曆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以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荊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遺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其儒者自有別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兼錄自餘撰於此篇云

盧誕范陽涿人也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燕為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燕滅入魏為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歿哀毀六年躬營墳壟遂有終焉之志魏景明中被徵入洛授威遠將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為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朝朝廷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邑五百戶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於是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太祖又以誕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盧光字景仁小字伯范陽公辯之弟也性溫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鍾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稍遷明威將軍員外侍郎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大都督晉州刺史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大統六年攜家西入太祖深禮之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十年改封安息縣伯邑五百戶遷行臺右丞出為華州長史尋徵拜將作大匠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京兆郡守遷侍中六官建授小匠師下大夫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為侯增邑五百戶轉工部中大夫大司馬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光為長史進爵燕郡公武成二年詔光監營宗廟既成增邑四百戶出為虞州刺史尋治陝州總管府長史重論討渾之功增邑并前一千九百戶天和二年卒時年六十二高祖少時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恆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太祖稱歎因立寺焉及為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撰道德

經章句行於世子寬嗣大象中開府儀同大將軍
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
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
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
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
重西上及江陵平重乃留事梁主蕭詧除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累遷員外散
騎侍郎廷尉卿領江陵令遷拜通直散騎常侍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
於合歡殿講周禮高祖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徵之仍致書
曰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
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遠塗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緗起詔素篆從風文逐世疎
義隨運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分蛇聚緯郁郁之辭蓋
闕當塗典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蹤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
墜天爵具修人紀咸理朕寅奉神器恭惟寶闕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
之世慨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叶於移風欲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說知
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卞寶復潤於荆陰隨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
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
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
可不盛歟昔申涪鮐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藝基功參治
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又敕
襄州總管衞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重至于京師詔令討
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
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建德末重自以入朝
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祖優詔答之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
竹箭亟疲延首故束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綴三世沐浴榮光祇
承寵遇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蕭重固
請乃許焉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
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
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
釋典靡不畢綜又多所撰述咸得其指要其行於世者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
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
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早喪母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
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蕩寇將軍累遷伏波征虜將
軍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魏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
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
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年老患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母偶得相見
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之間習天文及算曆之術後爲人
所告囚送河東屬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太
祖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
謹引爲其府參軍令在館教授子孫除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開府屬轉
從事中郎謹拜司空以深爲諮議大統十五年行下邽縣事太祖置學東館教
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
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
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
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六官建拜太學助教遷博士加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天和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
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
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
卷撰七經異同說三卷義綱略論并月錄三十一卷並行於世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
受周禮並通大義後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

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
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時朝廷既行周禮公
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辨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兵
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
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
必欲昇堂覩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具問所疑
安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還具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欽
重之及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
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
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龔行天罰乎高祖又曰齊氏賦
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
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
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
聖略爲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幷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
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隨駕入朝幷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
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學博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
卒於家安生既學爲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
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四十卷孝經
義疏一卷並行於世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年在幼童便有成人之操弱冠爲郡主簿魏正光
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
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永安中釋褐安西府長
流參軍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太祖盛選賢
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
民之才弼請留不遣十六年加授建忠將軍左中郎將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都督歷弼府西閤祭酒功曹諮議參軍魏廢帝二年太祖召遜教授諸子在館
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魏恭帝
二年授太學助教孝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其年治太學博
士轉治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
有訓導之方及衞公直鎮蒲州以遜爲直府主簿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武
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
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
守令年期既促歲責有成盡謂猛濟爲賢未甚優養此政既代後者復然夫政
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
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
咸識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爲迫切至於興
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
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
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
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作曰頃
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
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
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
宮室崇侈民力彫弊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
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爲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爲軍戎器
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爲務使國
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曰選曹賞錄勳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
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
審卽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物以下缺州郡自可內除此外
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爲重修身履行以纂身爲名
然逢時既難失時爲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勳見知品
物稱悅其四重戰伐曰魏祚告終天睠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逼山東

事切肘腋管猶棋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誡慮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爲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彊洋不愛鬪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彊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寬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桀奢僭曰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貴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胄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踰攻戰之人緣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德必有儲害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爲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授驃騎將軍大都督四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詔魯公贇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逵爲賢良五年逵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邑四百戶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逵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別居逵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增邑一百戶宣政元年進位上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進爵樂業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出爲汾陰郡守逵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逵性柔謹寡於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中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史臣曰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云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經之儒多暗於時務故有貧且賤之恥雖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嘗論之曰夫金之爲質也至剛鑄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柔積之可以壞山況乎肖天地之貌含五常之德朱藍易染薰蕕可變固以隨鄒俗而好長纓化齊風而貴紫服若乃進趣矜尚中庸之常情高秩厚禮上智之所欲是以兩漢之朝重經術而輕律令其聰明特達者咸勵精於專門以通賢之質挾黼藻之美大則必至公卿小則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後經術其沉默孤微者亦篤志於章句以先王之道飾腐儒之姿達則不過侍講訓胄窮則終於弊衣簞食由斯言之非兩漢棟梁之所育近代薪樗之所產哉蓋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時異也史臣每聞故老稱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官律曆陰陽緯候流略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窮其幽賾故能馳聲海內爲一代儒宗雖前世徐廣何承天之儔不足過也

周書卷四十五

周書卷四十五考證

沈重傳沈重字德厚○北史云字子厚。

熊安生傳並行於世○北史安生傳末尚有數十行，此書不載。

周書卷四十五考證

周書卷四十六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三十八

孝義

李棠 柳檜 杜叔毗 荊可 秦族弟榮先

皇甫遐 張元

夫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盛烈與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帛俱茂其小也則溫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損己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敎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綰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矣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為易矣故博採異聞網羅遺逸錄其可以垂範方來者為孝義篇云

李棠字長卿勃海蓨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屬尒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魏中興初辟衛軍府功曹參軍太昌中以軍功除征虜將軍行東萊郡事魏孝武西遷棠時在山北遂仕東魏及高仲密為北豫州刺史請棠為掾先是仲密與吏部郎中崔暹有隙暹時被齊文襄委任仲密恐其搆己每不自安將圖來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既至州遂與棠謀執壽興以成其計仲密乃置酒延壽興陰伏壯士欲因此執之壽興辭而不赴棠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公為首豈有賓客總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壽興遂與俱赴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棠詣闕歸款太祖嘉之拜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戶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為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俄遷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蜀人未即降棠乃應募先使諭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苦答辱之冀獲其實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躓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為爾移志也撝不能得其要指遂害之子敞嗣

柳檜字季華秘書監虯之次弟也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太祖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邑三百戶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埸自檜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為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虯為秘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太祖謂檜曰卿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攻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府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創遂為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檜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為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

安肩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誠幼有志節好學不倦年十二遭父艱幾至滅性終喪之後志在復讎柱國蔡國公廣欽其名行引爲記室參軍年始弱冠府中文筆頗亦委之後竟手刃衆寶於京城朝野咸重其志節高祖特恕之由是知名大象末位至兵部下大夫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慷慨有志節勵精好學尤善左氏春秋仕梁爲宜豐侯蕭循府中直兵參軍大統十七年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經略漢川明年武圍循於南鄭循令叔毗詣闕請和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反而循中直兵參軍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循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並有文武材略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循尋討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憲坐及其母遂沉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愈更感勵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尋拜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加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行義歸郡守自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猶殯梁州至是表請迎喪歸葬高祖許之葬事所須詔令官給在梁舊田宅經外配者並追還之仍賜田二百頃尋除陝州刺史天和二年從衞國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擒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荊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復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鄉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重可至性及可卒之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恆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雚並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和中板白潁州刺史大統中板雚鄜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爲鄉里所稱及其父喪哀毀過禮每一痛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恆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母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世宗嘉之乃下詔曰孝爲政本德乃化先既表天經又明地義榮先居喪致疾至感過人窮號不反迄乎滅性行標當世理鏡幽明此而不顯道將何述可贈滄洲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覽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定末又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後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墳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回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凷櫛風沐雨形容枯顇家人不識當其營墳之初乃有鴟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並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修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洗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鄰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

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恆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鎞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恆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歿號踴絕而復蘇復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史臣曰李棠柳檜並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貞情可與青松白玉比質也然檜恩隆加等棠禮闕飾終有周之政於是乎偏矣雄亮銜戴天之痛叔毗切同氣之悲援白刃而不顧雪家冤於輦轂觀其志節處死固爲易也荆可秦族之徒生自隴畝曾無師資之訓因心而成孝友乘理而蹈禮節如使舉世若茲則羲農何遠之有若乃誠感天地孝通神明見之於張元矣

周書卷四十六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三十九

藝術

冀儁 蔣昇 姚僧垣子最 黎景熙 趙文深

褚該彊練 衞元嵩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于時戎馬交馳而學術之士蓋寡故曲藝末技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蔣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當世及尅定鄢郢俊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庾季才以天官稱史元華相術擅奇許奭姚僧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茂雅元華許奭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於隋自餘紀於此篇以備遺闕云爾

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魏太昌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害太祖引為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偽為魏帝勑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勑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大悅費也頭已曾得魏帝勑書及見此勑不以為疑遂遣步騎一千受太祖節度大統初除丞相府城局參軍封長安縣男邑二百戶從復弘農戰沙苑進爵為子出為華州中正十三年遷襄樂郡守尋徵教世宗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為合禮遂啓太祖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二年以本官為大使巡歷州郡察風俗理冤滯還拜小御正尋出為湖州刺史性退靜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昌樂縣伯又進爵為侯增邑并前一千六百戶後以疾卒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父儁魏南平王府從事中郎趙興郡守昇性恬靜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大統二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尅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太祖欲遣兵援之又以問昇昇對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之分行軍非便太祖不從軍遂東行至邙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白太祖曰蔣昇罪合萬死太祖曰蔣昇固諫云出師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非昇過也魏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邑五百戶保定二年增邑三百戶除河東郡守尋入為太史中大夫以老請致仕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姚僧垣字法衞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還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効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其狀幷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恆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一年轉領太醫正加文德主帥直閤將軍梁武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文帝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略今古則為學者所稱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赴難梁武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及宮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謁郡守張嵊嵊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拘執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尅平大亂而任

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聞者皆掩口竊笑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脈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剋荊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為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故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勳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為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腳疼痹猶自攣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臥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為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為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僧垣為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剋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為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準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問僧垣曰姚公為儀同幾年對曰臣忝荷朝恩於茲九載帝曰勤勞有日朝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勑曰公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別勑不勞入見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高祖行幸雲陽遂寢疾乃詔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昇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脈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悅及即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垣曰常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冊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隨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診候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既重思在效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遺誡衣白帢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荊湖三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為當世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記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徵效者為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在江南

次子最字士會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世宗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為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為憲所禮接賞賜隆厚宣帝嗣位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以陪遊積歲恩顧過隆乃錄憲功績為傳送上史局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高祖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須彌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造

請劾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
北絳郡公復爲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
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治其
事開府慶整郝偉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搒
訊數百卒無異辭最竟坐誅時年六十七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黎景熙字季明河閒鄚人也少以字行於世曾祖嶷魏太武時從破平涼有功
賜爵容城縣男加鷹揚將軍後爲燕郡守祖鎮襲爵爲員外散騎侍郎父瓊太
和中襲爵歷員外郎魏縣令後至鄴城郡守季明少好讀書性強記默識而無
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玄伯受
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
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
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之友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烈將軍魏孝武
初遷鎮遠將軍尋除步兵校尉及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
召季明從軍尋授銀青光祿大夫加中軍將軍拜行臺郎中除黎陽郡守季明
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清欲優遊卒歲時王思
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不得已出與相見留於內館月餘太祖又徵之遂入關
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除安西將軍尋拜著作佐郎於時倫
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
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魏恭帝元年進號平
南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六官建爲外史上士孝閔帝踐阼加征南將軍右金
紫光祿大夫時大司馬賀蘭祥討吐谷渾詔季明從軍還除驃騎將軍右光祿
大夫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
得失季明上書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
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
類子愛羣生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者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儻邀
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
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民興
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爲先是發
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
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誡儻或可思
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登
可覬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
秋多雨水年復不登民將無覬如又薦飢爲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爲奢麗季
明又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可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
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
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
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
訪詢採芻蕘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年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
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剋己節用慕質惡
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家裋褐未充於細民糟糠
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政齊之以刑風俗固
難以一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
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
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貞信未
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
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爲治之要
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
爲治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
用官得其材用當其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
民知其化矣帝寬而嘉之時外史廨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
職漢之東觀儀等石渠司同天祿是乃廣內祕府藏言之奧帝王所寶此焉攸

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陳奏將降中書郎遣修營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廨宇方立天和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進仕魏為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及冀儁而已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退棄文深慚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梁主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牓之功增邑二百戶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外任每須題牓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晉末遷居江左祖長樂齊竟陵王錄事參軍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國授平東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奭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焉後以疾卒子士則亦傳其家業時有強練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字魏時有李順興者語默不恆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強類練故亦呼為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精敝悅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論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亦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之後往往有驗恆寄住諸佛寺好遊行民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之處人皆敬而信之晉公護未誅之前曾手持一大瓠到護第門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龍恩早依隨護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日聲甚哀怜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投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曰汝何為也強練曰此亦無餘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長安城遂空廢後亦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之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性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史失其事故不為傳

史臣曰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用博矣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蹈於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垣診候精審名冠於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為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周書卷四十七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四十

蕭詧 子巋 巋子琮 詧長子嶚 第五子巖 第六子岌 第八子岑
巋第三子瓛 瓛子大寶 巖子大業 王操 魏益德
尹正 薛暉 許孝敬 甄玄成 劉盈 岑善方 傅準
宗如周 蕭欣 柳洋 徐岳 王㨿 范迪 沈君游
袁敞

蕭詧字理孫，蘭陵人也，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為梁武帝所嘉賞。梁普通六年，封曲江縣公。中大通三年，進封岳陽郡王，歷官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東揚州刺史。初，昭明卒，梁武帝舍詧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詧既以其昆弟不得為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克己勵節，樹恩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乃下教曰：昔之善為政者，不獨師所見，藉聽衆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矚致明。是以龐參卹民，蓋訪言於高逸；馬援居政，每責成於掾史。王沉憂加厚賞，呂虔功有所由，故能顯美政於當年，流芳譽於後代。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案忘饑，思納良謨，以匡弗逮。雍州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吏貪殘、戍將悍驁、關市恣其裒刻、豪猾多所苞藏，並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張未允，循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謇，彌思啓告，用袪未悟。盤杅舟檝，尤屬箴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其款意。於是境內稱治。太清二年，梁武帝以詧兄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以代詧。纘恃其才望，志氣矜驕，輕譽少年，州府迎候有闕，譽深銜之。及至鎮，遂託疾不與纘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凌蹙纘。纘懼為所擒，乃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梁元帝時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詧兄弟。會梁元帝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金陵。慥下峽至江津，譽次江口，梁元帝屆郢州之武成。屬侯景已請和，梁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慥欲待梁元帝至，謁督府，方還州。纘時在江陵，乃貽梁元帝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詧。梁元帝信之，乃鑿船沉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令其子方等、王僧辯等相繼攻譽於湘州。譽又告急於詧。詧聞之大怒。初，梁元帝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並發兵下赴國難。詧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為前軍，出漢口。及將發，元帝又使諮議參軍劉穀喻詧，令自行。詧辭頗不順，元帝又怒。而方貴先與詧不協，潛與元帝相知，剋期襲詧。未及發，會詧以他事召方貴，方貴疑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使魏益德、杜岸等衆軍攻之。方貴窘急，令其子遷超乞師於江陵。元帝乃厚資遣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大隄，樊城已陷。詧擒方貴兄弟及黨與，並斬之。纘因進至州，詧遷延不受代，乃以西城居之，待之以禮。軍民之政，猶歸於詧。詧以構其兄弟，事始於纘，將密圖之。纘懼，請元帝召之。元帝乃徵纘於詧，詧留不遣。杜岸兄弟紿纘曰：民觀岳陽殿下，勢不仰容。不如且往西山，以避此禍。使君既得物情，遠近必當歸集，以此義舉，事無不濟。纘深以為然，因與岸等結盟誓。纘又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纘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轝，與親信十餘人出奔。引等與杜岸馳告詧，詧令中兵參軍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討，並擒之。纘懼不免，因請為沙門。詧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二萬、騎千匹伐江陵以救之。于時江陵立柵周遶郭邑，而北面未就。詧因攻之。元帝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詧曰：正德肆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將欲何謂。吾蒙先帝愛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逆順安在。詧謂奐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詧既攻柵不剋，退而築城，又盡銳攻之。會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詧軍中霑漬，衆頗離心。其將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懼詧不捷，以其屬降於江陵。詧衆大駭，其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湕水。初，詧因張

續於軍至是先殺續而後退焉杜岸之降也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乃輔詧母保林龔氏登陴閉門拒戰會詧夜至龔氏不知其敗謂爲賊也至曉見詧乃納之岸等以詧至遂奔其兄巘於廣平詧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巘岸等并其母妻子女並於襄陽北門殺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其幼稚疏屬下蠶室又發掘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詧既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爲附庸太祖令丞相府東閤祭酒榮權使焉詧大悅是歲梁元帝令柳仲禮率衆進圖襄陽詧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嶚爲質以請救太祖又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楊忠擒仲禮平漢東詧乃獲安時朝議欲令詧發喪嗣位詧以未有璽命辭不敢當榮權時在詧所乃馳還具言其狀太祖遂令假散騎常侍鄭穆及榮權持節策命詧爲梁王詧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詧留蔡大寶居守乃自襄陽來朝太祖謂詧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王欲見之乎詧曰幸甚太祖乃召權與詧相見仍謂之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其失信詧曰榮常侍通二國之言無私故詧今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太祖令柱國于謹伐江陵詧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太祖立詧爲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我詧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巋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勳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太祖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兼防詧也初江陵滅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詧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陁侯方兒來寇詧出師禦之純陁等退歸夏口詧之四年詧遣其大將軍王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又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頻請乞師於詧詧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巋來朝京師詧之六年夏震其前殿崩壓殺二百餘人初江陵平詧將尹德毅說詧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惏罔顧弔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忍多所誅夷俘囚士庶並爲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念其充餌豺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方清宇宙紹茲鴻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說其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逋醜俾無遺噍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寮隨即銓授既荷更生之惠孰不忻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暴剋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不從謂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詧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耻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意其詞曰嗟余命之舛薄實賦運之遭屯既殷憂而彌歲復坎壈以相隣晝營營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云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晉璽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苑之明略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申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輕弱本無志於爪牙謝兩章之雄勇恧二東之英華豈三石於杜鄠異五馬於瑯邪直受性而好善類蓬生之在麻冀無咎而霑慶將保靜而蠲邪何昊穹之弗惠值上帝之紆奢神州鞠爲茂草赤縣遶於長虵徒仰天而太息空撫衿而咨嗟惟古人之有懷尙或感於知己况託萬於霄極寵渥流於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昔待罪於禹川歷三考而無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超隆於宗子始解印於稽山卽驅傳於湘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嘉祉旣川岳之形勝復龍躍之基趾此首賞之謬及謂維城之足恃值諸侯之攜貳遂留滯於樊川等勾踐之絕望同重耳之終焉望南枝而灑泣或東顧而潺湲歸歟之情何極首丘之思邈然忽值魏師

入封于彼南荊既車徒之挑戰遂一鼓而陵城同彝生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邢
伊社稷之不泯實有感於屢冥嫺吾人之固陋迥飄薄於流萍忽沉滯於茲土
復期月而無成昔方千而畿甸今七里而磐縈寡田邑而可賦闕丘井而求兵
無河內之資待同滎陽之未平夜騷騷而擊柝晝孑孑而揚旌烽凌雲而迥照
馬伏櫪而悲鳴既有懷於斯日亦焉得而云寧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於昔者
驗往記而瞻今何名高而實寡寂寥井邑荒涼原野徒揄揚於宋玉空稱嗟於
司馬南方卑而歎屈長沙濕而悲賈余家國之一匡庶興周而祀夏忽縈憂而
北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狗盜鼠竊蜂蠆狐狸羣圉隸而爲寇聚臧獲而成師
窺覦津渚跋扈江眉屢征肇於殷歲頻戰起於軒時有扈興於夏典採芑著於
周詩方叔振於蠻貊伯禽捷於淮夷在逋穢其能幾會斬馘而搴旗彼積惡之
必稔豈天靈之我欺交川路之云擁理惆悵而未怡詧在位八載年四十四保
定二年二月薨其羣臣等葬之於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詧少有大志不
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
素事其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
之衣不復更着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寬
薄領好爲厭論之言以此獲譏於世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
若法華金光明義疏四十六卷並行於世詧疆土既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
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
背而殂高祖又命其太子巋嗣位年號天保

巋字仁遠詧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歡心嗣位之元年
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
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謚曰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謚曰孝皇太妃二年
皇太后薨謚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皎
送其子玄響爲質於巋仍請兵伐陳巋上言其狀高祖詔衛公直督荊州總管
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巋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既
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巋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
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於陳衛公直乃歸罪於巋之柱國殷亮巋雖以退敗不
獨在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吳明徹乘勝攻剋巋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
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巋出頓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
尚書僕射王操拒守巋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巋乃
還江陵巋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巋之將士擊
走之昭達又寇竟陵之青泥巋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大爲昭達所破初華
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敗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巋巋以皎爲司空封
江夏郡公以僧朔爲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巋之十年皎來朝至襄陽請衛公
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諸郡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
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裨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高祖詔許之
詔以基平鄀三州歸之於巋及高祖平齊巋朝於鄴高祖雖以禮接之然未之
重也巋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幷敘二國艱虞唇齒掎
角之事詞理辯暢因涕泗交流高祖亦爲之歔欷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
高祖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叉亦預焉高祖指謂巋曰是登陴罵朕者也
巋曰長叉未能輔桀翻敢吠堯高祖大笑及酒酣高祖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
巋曰當爲梁主盡歡巋乃起請舞高祖曰梁主乃能爲朕舞乎巋曰陛下既親
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高祖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幷賜齊後主妓
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遺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
起兵時巋將帥皆密請興師與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
席卷山南巋固以爲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既踐極恩禮
彌厚遣使賜金三百兩銀一千兩布帛萬段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
納巋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巋專制其國
四年巋來朝長安隋文帝甚敬待之詔巋位在王公之上賜縑萬匹珍玩稱是
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荊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
旅長江相送旋反耳巋在位二十三載年四十四五年五月薨其羣臣葬之於
顯陵謚曰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巋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

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稱治。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並行於世。隋文帝又命其太子蕭琮嗣位。年號廣運。

琮字温文。性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初封東陽王。尋立為皇太子。及嗣位。隋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之二年。隋文帝又徵琮入朝。琮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於長安。隋文帝仍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鄀州。琮叔父巖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虜居民奔於陳。隋文帝於是廢梁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尋拜琮為柱國。封莒國公。自詧初即位。歲在乙亥。至是歲在丁未。凡三十有三歲矣。詧子巋追謚孝惠太子。巖封安平王。岌東平王。岑河間王。後改封吳郡王。巋子瓛義興王。瑑晉陵王。璟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瑀新安王。詧之在藩及居帝位。以蔡大寶為股肱。王操為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為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傅准褚珪蔡大業典眾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擬拔。咸盡其器能。及巋纂業。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翼。民望則蕭確謝温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凝王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詡皇甫玆。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今載詧子嶚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於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巋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嶚字道遠。詧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幼聰敏有成人之量。詧之為梁主。立為世子。尋病卒。及詧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詧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於撫接。歷侍中荊州刺史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為主。以禦隋師。為總管宇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詧第六子也。性淳和。幼而好學。位至侍中中衛將軍。巋之五年卒。贈侍中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詧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矜貴。御下嚴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瓛字欽文。巋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特為巋所愛。位至荊州刺史。初。隋師至鄀州。梁之百寮咸恐懼。計無所出。唯瓛建議南奔。入陳。授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及陳亡。吳人推為主。以禦隋師。戰而敗。與巖同時伏法。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點。梁尚書儀曹郎。南兗州別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為勉所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詧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為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出鎮會稽。大寶為記室。領長流。詧蒞襄陽。遷諮議參軍。及梁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詧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帝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元帝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詧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詧納之。及為梁主。除中書侍郎。兼吏部。掌大選事。領襄陽太守。遷員外散騎常侍吏部郎。俄轉吏部尚書。軍國之事。咸委決焉。加授大將軍。遷尚書僕射。進號輔國將軍。又除使持節宣惠將軍雍州刺史。詧於江陵稱帝。徵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又加雲麾將軍荊州刺史。進位柱國。軍師將軍。領太子少傅。轉安前將軍。封安豐縣侯。邑一千戶。從巋入朝。領太子少傅。巋嗣位。冊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巋之三年卒。巋哭之慟。自卒及葬。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為公。謚曰文凱。配食詧廟。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詞贍速。詧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詧推心委任。以為謀主。時人以詧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詧女宣成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秘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

大業字敬道。有至行。父沒。居喪過禮。性寬恕。學涉經史。有將命材。屢充使鄰國。初以西中郎府參軍。隨詧之鎮。詧稱帝。歷尚書左丞。開遠將軍。監利郡守。散騎常侍。衛尉卿。巋嗣位。遷都官尚書。除貞毅將軍。漳川太守。入為左民尚書。太常卿。巋之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簡。有五子。允恭最知名。起家著作佐郎。

太子舍人梁滅入陳拜尚書庫部郎陳亡入隋授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也詧母龔氏之外弟也祖靈慶海鹽令父景休臨川內史操性敦厚有籌略博涉經史在公恪勤初為詧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詧承制除尚書左丞及稱帝遷五兵尚書大將軍郢州刺史尋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巋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為寇巋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參掌選事領荊州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巋之十四年卒巋舉哀於朝堂流涕謂其羣臣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為公謚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起家祕書郎歷太子洗馬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才幹膽勇過人數從軍征討以功累遷至郡守詧莅襄陽以益德為其府司馬詧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及詧稱帝進位柱國封上黃縣侯邑千戶加車騎將軍詧之二年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為公巋之五年以益德配食詧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詧莅雍州正為其府中兵參軍擒張纘獲杜岸皆正之力詧承制以為將軍尋拜大將軍及稱帝除護軍將軍進位柱國封新野縣侯邑千戶詧之三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剛巋之五年以正配食詧廟子德毅多權略位至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

薛暉河東人也有才略身長八尺形貌甚偉詧督禁旅為詧爪牙當禦侮之任與尹正攻獲杜岸於南陽詧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進位柱國除領軍將軍巋之二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有六子子建子尚知名

許孝敬吳人小名洞兒勁勇過人為詧驍將以大將軍守河東既無救援為吳明徹所擒遂戮於建康市贈車騎大將軍子世武嗣少襲父大將軍好勇不拘行檢重賓客施與不節貲產既盡鬱鬱不得志遂謀奔陳事覺伏誅又有大將軍李廣會稽人早事詧以敢勇聞沌口之役先登力戰及華皎軍敗為吳明徹所擒將降之廣辭色不屈遂被害贈太尉追封建興縣公謚曰忠武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為簡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詧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掌書記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梁元帝申其誠款遂有得其書者進之於詧詧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詧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歷位中書侍郎御史中丞祠部尚書吏部尚書詧之六年卒贈侍中護軍將軍有文集二十卷子詡少沈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太府少卿

劉盈彭城人以西中郎府錄事參軍隨詧之鎮有器度勤於在公詧之軍國經謀頗得參預歷黃門郎中書監雍州刺史尚書僕射巋之七年卒贈本官第三子然于時頗知名隋驃騎郎將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漢征南大將軍彭之後也祖惠甫給事中父祀散騎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善於辭令以刑獄參軍隨詧至襄陽詧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詣闕應對閑敏深為太祖所嘉自此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寧縣公詧之承制也授中書舍人還襄陽郡守及稱帝徵為太府卿領中書舍人轉太府領舍人如故尋遷散騎常侍起部尚書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詧委以機密詧之七年卒贈太常卿謚曰敬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高祖錄善方充使之功追之利之象入朝授之利帥都督代王記室參軍後仕隋歷安固令郴義江三州司馬零陵郡丞之象掌式中士隋文帝相府參軍事後仕隋歷尚書虞部員外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傅准北地人祖照金紫光祿大夫父謂湘東王外兵參軍准有文才善詞賦以西中郎參軍隨詧之鎮官至度支尚書巋之七年卒贈太常卿謚曰敬康所著文集二十卷有二子曰秉曰執並材兼文史秉尚書右丞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詧歷黃門散騎列卿後至度支尚書巋之九年卒如周面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

爲誇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誇詧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
笑謂之曰君當不誇餘經豈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
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
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
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周乃笑曰命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有七
子希顏希華知名希顏有文學仕至中書舍人希華博通經術爲荆楚儒宗
蕭欣梁武帝弟安成康王秀之孫煬王機之子也幼聰警博綜墳籍善屬文詧
巋位以欣襲機封歷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令巋之二十三年卒贈司空
欣與柳信言當巋之世俱爲一時文宗有集三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亂失本
柳洋河東解人祖惔尚書左僕射父昭中書侍郎洋少有文學以禮度自拘與
王提俱以風範方正爲當時所重位至吏部尚書出爲上黃郡守梁國廢以郡
歸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卒
徐岳東海人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簡肅公勉之少子也少方正博通經
史初爲東陽王琮師琮爲皇太子授詹事及嗣位除侍中左民尚書俄遷尚書
僕射從琮入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終於陳州刺史子凱祕書郎岳兄矩有文
學善吏事頗黷於貨賄位至度支尚書子敬鴻臚卿
王旋瑯邪臨沂人祖琳侍中太府卿父錫侍中旋少有令譽尚詧妹廬陵長公
主歷祕書郎太子舍人宣成王友廬陵內史詧巋位授侍中吏部尚書巋之四
年使詣闕卒於賓館贈侍中右光祿大夫子璿有文詞黃門侍郎旋弟湜方雅
有器識位至都官尚書巋之二十年卒子懷祕書郎隋沔陽令
苑迪順陽人祖縝尚書左丞父胥鄱陽內史迪少機辯善屬文歷中書黃門侍
郎尚書右丞散騎常侍巋之十七年卒有文集十卷子夏迪弟逼文采劣於迪
而經術過之位至中衛東平王長史
沈君游吳興人祖僧旻左民尚書父巡東陽太守君游博學有詞采位至散騎
常侍巋之十二年卒有文集十卷弟君公有幹局美風儀文章典正特爲巋所
重歷中書黃門侍郎御史中丞自都官尚書爲義興王瓛師從瓛奔陳授侍中
太子詹事隋平陳以瓛同謀度江伏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士俊安成內史敞少有器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
詣闕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主者詰之敞對曰昔陳之祖父
乃梁諸侯之下吏也棄忠與義盜有江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
之行人在陳人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
高祖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民尚書從琮入隋
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鶴州刺史子[illegible]
史臣曰梁王任術好謀知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
肉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頹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
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數世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承舊業增修遺構賞罰
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孝敬逾振豈非繼世之令
主乎

周書卷四十八

周書卷四十九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四十一

異域上

高麗　百濟　蠻　獠　宕昌　鄧至　白蘭

氐　稽胡　庫莫奚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矣日月之所臨照至廣矣然則萬物之內民人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庶俗曠求之鄒說詭怪之迹實繁考之山經奇譎之詞匪一周孔存而不論是非紛而莫辯秦皇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彊盛肆志於遠略匈奴既却其國已虛天馬既來其民亦困是知鴈海龍堆天所以絕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秦漢志甚嬴劉違天道以求其功殫民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稱穴居交阯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有周承喪亂之後屬戰爭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邊以權道趙魏尚梗則結姻於北狄厩庫未實則通好於西戎由是德刑具舉聲名遐洎卉服氊裘輻湊於屬國商胡販客填委於旗亭雖東略漸三危之地南巡阻百越之境而國威之所肅服風化之所覃被亦足爲弘矣其四夷來朝聘者今並紀之於後至於道路遠近物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所記以備遺闕云爾

高麗者其先出於夫餘自言始祖曰朱蒙河伯女感日影所孕也朱蒙長而有材略夫餘人惡而逐之土于紇斗骨城自號曰高句麗仍以高爲氏其孫莫來漸盛擊夫餘而臣之莫來裔孫璉始通使於後魏其地東至新羅西渡遼水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鄰靺鞨千餘里治平壤城其城東西六里南臨浿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則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大官有大對盧次有太大兄大兄小兄意俟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并褥薩凡十三等分掌內外事焉其大對盧則以彊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之署置也其刑法謀反及叛者先以火焚爇然後斬首籍沒其家盜者十餘倍徵贓若貧不能備及負公私債者皆聽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丈夫衣同袖衫大口袴白韋帶黃革履其冠曰骨蘇多以紫羅爲之雜以金銀爲飾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鳥羽於其上以顯異之婦人服裙襦裾袖皆爲襈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矟矛鋋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土田墝薄居處節儉然尚容止多詐僞言辭鄙穢不簡親疎乃至同川而浴共室而寢風俗好淫不以爲愧有遊女者夫無常人婚娶之禮略無財幣若受財者謂之賣婢俗甚恥之父母及夫喪其服制同於華夏兄弟則限以三月敬信佛法尤好淫祀又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之象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與朱蒙云璉五世孫成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成死子湯立建德六年湯又遣使來貢高祖拜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開國公遼東王

百濟者其先蓋馬韓之屬國夫餘之別種有仇台者始國於帶方故其地界東極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治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夫餘氏號於羅瑕民呼爲鞬吉支夏言並王也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柰率六品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眾務內官有前內部穀部肉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官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綢部日官部都市部都下有萬家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郡將三人以德率爲之方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民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衣服男子略

同於高麗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厢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敬婦人衣以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編髮盤於首後垂一道爲飾出嫁者乃分爲兩道焉兵有弓箭刀矟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術有投壺樗蒱等雜戲然尤尚弈棊僧尼寺塔甚多而無道士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人犯姦者沒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治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下濕氣候温暖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餚饌藥品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驢騾羊鵝鴨等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又每歲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廟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後魏宅中原並遣使稱藩兼受封拜齊氏擅東夏其王隆亦通使焉隆死子昌立建德六年齊滅昌始遣使獻方物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

蠻者盤瓠之後族類蕃衍散處江淮之間汝豫之郡憑險作梗世爲寇亂逮魏人失馭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太祖略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大統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內屬以爲南雍州刺史仍世襲焉十一年蠻首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而蠻帥田杜清及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青和後遂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伯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語在泉仲遵及景宣傳魏廢帝初蠻酋樊舍舉落內附以爲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騷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魏恭帝二年蠻酋宜民王田興彥北荆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款附以興彥季昌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賜爵石臺縣公其後巴西人譙淹扇動羣蠻以附於梁蠻帥向鎮侯向白彪等應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都唐等抄斷江路文子榮復據荆州之汶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幷隣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若敦潘招李遷哲討破之語在敦及遷哲傳武成初文州蠻叛州選軍討定之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總兵出討雖頗翦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涔陽蠻爲其聲援令賢率其精卒固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其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騰言於衆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涔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幷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入攻水邏路經石壁城此城峻嶮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蜑以爲峭絕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月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蠻帥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結爲父子又多遺其金帛伯犁等悅遂爲鄉導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兄子龍真據之騰又密誘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賢處龍真大悅密遣其子詣騰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既深仍請立効乃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虜獲一萬口令賢遁走追而獲之幷其子弟等皆斬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冉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蜑望見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默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頻遣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易拔賊若委城奔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回立柵遏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擒五子王於石默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擒萬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是硤中要險於是築城置防

以爲襟帶焉天和六年蠻渠冉祖憙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誾討平之自此
羣蠻懾息不復爲寇矣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逵于邛笮川洞之間在所皆有之俗多不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阿夷阿第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喜則羣聚怒則相殺雖父子兄弟亦手刃之遞相掠賣不避親戚被賣者號叫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指撝捕逐若追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爲賤隸不敢更稱良矣俗畏鬼神尤尚淫祀巫祝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祭祀焉往往推一酋帥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自江左及中州遞有巴蜀多恃險不賓太祖平梁益之後令所在撫慰其與華民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至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後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貨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俘斬萬五千人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復攻拔其三城虜獲三千人降其種三萬落詔在騰傳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衆甚彊討之者皆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我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須別爲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使人以理曉諭爲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既分易爲經略事有變通柰何欲遵前轍也文表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恒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悉山川請爲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慰諭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獠帥語吾從寬路而行必當設伏要我若從險路出其不虞獠衆自離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隨即治之衆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獠既失計爭擕妻子退保險要文表頓軍大蓬山下示以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稅租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爲蓬州刺史又大得獠和建德初李暉爲梁州總管諸獠亦並從附然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者也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爲部落各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征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其繼母世叔母及嫂姊妹等爲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勤者世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帶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勤孫彌忽始通使於後魏太武因其所稱而授之自彌忽至仚定九世每修職貢不絕後見兩魏分隔遂懷背誕永熙末仚定乃引吐谷渾寇金城大統初又率其種人入寇詔行臺趙貴督儀同侯莫陳順等擊破之仚定懼稱藩請罪太祖捨之拜撫軍將軍四年以仚定爲南洮州刺史要安蕃王後改洮州爲岷州仍以仚定爲刺史是歲秦州獨水羌反州軍討平之七年仚定又舉兵入寇獨孤信時鎮隴右詔信率衆便討之軍未至而仚定爲其下所殺信進兵破其餘黨朝廷方欲招懷殊俗乃更以其弟彌定爲宕昌王十六年彌定宗人獠甘襲奪其位彌定來奔先是羌酋傍乞鐵忽等因仚定反叛之際遂擁衆據渠林川與渭州民鄭五醜扇動諸羌阻兵逆命至是詔大將軍宇文貴豆盧寧涼州刺史史寧等率兵討獠甘等並擒斬之納彌定而還語在貴等傳其後羌酋東念姐率康俱和等反大將軍豆盧寧王勇等前後討平之保定初彌定遣使獻方物二年又遣使獻生猛獸四年彌定寇洮州總管李賢擊走之是歲彌定又引吐谷渾寇石門戍賢復破之高祖怒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爲宕州

鄧至羌者羌之別種也有像舒治者世爲白水酋帥自稱王焉其地北與宕昌相接風俗物產亦與宕昌略同自舒治至檐桁十一世魏恭帝元年檐桁失國

來奔太祖令章武公導率兵送復之

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郡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略同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

氐者西夷之別種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也漢武帝滅之以其地爲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漢末有氐帥楊駒始據仇池百頃最爲彊族其後漸盛乃自稱王至裔孫纂爲苻堅所滅堅敗其族人定又自稱王定爲乞伏乾歸所殺定從弟盛代有其國世受魏氏封拜亦通使於江左然其種落分散叛服不恆隴漢之間屢被其害盛之苗裔曰集始魏封爲武興王集始死子紹先立遂僭稱大號魏將傅暨服滅之執紹先歸諸京師以其地爲武興鎮魏氏洛京未定天下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爲王太祖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爲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其妻女太祖奏魏帝還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四年南岐州氐苻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破之安壽以其衆降九年清水氐酋李鼠仁據險作亂氐帥梁道顯叛攻南由太祖遣典籤趙昶慰諭之鼠仁等相繼歸附語在昶傳十一年於武興置東益州以辟邪爲刺史十五年安夷氐復叛趙昶時爲郡守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乃定於是以昶行南秦州事氐帥蓋鬧等相率作亂鬧據北谷其黨單洛聚洮中楊興德苻雙圍平氏城姜樊噲亂武階西結宕昌羌獠甘共推蓋鬧爲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後出兵討之擒蓋鬧散其餘黨興州叛氐復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羅協遣使告急昶率兵赴救又大破之先是氐酋楊法深據陰平自稱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中舉衆內附自是職貢不絕廢帝元年以法深爲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羣氐復與同逆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太祖乃以大將軍宇文貴爲大都督六州諸軍事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羣氐頗畏服之是歲楊法深從尉遲迥平蜀軍回法深從兄鎮壽與其種人楊崇集楊陳侳各擁其衆遞相攻討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成州刺史遣使和解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處之魏恭帝末武興氐反圍利州鳳州固道氐魏天王等亦聚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討平之世宗時興州人段吒及下辯柏樹二縣民反相率破蘭皋戍氐酋姜多復率廚中氐蜀攻陷落叢郡以應之趙昶率衆討平二縣并斬段吒而陰平盧北二郡氐復往往屯聚與廚中相應昶乃簡擇精騎出其不意徑入廚中至大竹坪連破七柵誅其渠率二郡並降及昶還廚中生氐復爲寇掠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文琦率兵入廚中討之大破氐衆斬姜多及苻肆王等於是羣氐並平及王謙舉兵沙州氐帥開府楊永安又據州應謙大將軍達奚儒討平之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閒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爲耳及頸飾又與華民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然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處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敘離夫氏聞之以多爲貴既嫁之後頗亦防閑有犯姦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齊民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爲寇亂魏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氏政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衆抄掠居民汾晉之閒略無寧歲齊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僞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信之遂遣其子詣鄴齊神武厚爲之禮緩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不爲之備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潛師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爲其北部王所殺斬首送於齊神武其衆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爲主率兵拒戰齊神武擊滅之獲其僞主及其弟西海王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於鄴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方與齊神武爭衡未遑經略太祖乃遣黃門郎楊忠就安撫之五年黑水部衆先叛七年別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太祖前後遣李遠于謹侯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之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率其種人附於齊氏阿保自署丞相狼皮自署柱國并與其別部劉桑德共爲影響柱國豆盧寧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二年狼皮等餘黨復叛詔大將軍韓果討之俘斬甚

衆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勳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伐齊稽胡等復懷旅拒不供糧餼忠乃詐其酋帥云與突厥欲回兵討之酋帥等懼乃相率供饋焉語在忠傳其後丹州綏州銀州等部內諸胡與蒲川別帥郝三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震辛威于寔等前後窮討散其種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盛率衆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是羅等欲邀襲盛軍盛並討斬之又破其別帥喬三勿同等五年開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帥喬白郎喬素勿同等度河逆戰雄復破之建德五年高祖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閒竊出並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沒鐸爲主號聖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高祖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以爲種類既多又山谷阻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高祖然之乃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行軍總管趙王招譙王儉滕王逌等討之憲軍次馬邑乃分遣俱進沒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掎角憲軍憲命譙王儉攻天柱滕王逌擊穆支並破之斬首萬餘級趙王招又擒沒鐸餘衆盡降宣政元年汾州稽胡帥劉受羅千復反越王盛督諸軍討擒之自是寇盜頓息

厙莫奚鮮卑之別種也其先爲慕容晃所破竄於松漠之閒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置俟斤一人有阿會氏者最爲豪帥五部皆受其節度役屬於突厥而數與契丹相攻虜獲財畜因而行賞死者則以葦薄裹尸懸之樹上大統五年遣使獻其方物

史臣曰凡民肖形天地稟靈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雨露所會風流所通九川爲紀五嶽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出焉昧谷嵎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狠而好亂彊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斯蓋天之所命使其然乎

周書卷四十九

周書卷四十九考證

高麗傳土于紇斗骨城○魏書作紇升骨城

宕昌羌傳育梁勒者世爲酋帥○勒魏書作懃

氐傳有氐帥楊駒始據仇池百頃○楊駒魏書作楊騰

周書卷四十九考證

周書卷五十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四十二

異域下

突厥　吐谷渾　高昌　鄯善　焉耆　龜茲
于闐　嚈噠　粟特　安息　波斯

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為部落後為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并欲殺狼狼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回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世相與出穴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為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為突厥遂因以為號焉或云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為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為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踐斯處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為出火溫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為主號為突厥即訥都六設也訥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訥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為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諸子遂奉以為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終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大統十一年太祖遣酒泉胡安諾槃陁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茹茹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眾五萬餘落恃其彊盛乃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我太祖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匹魏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茹茹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眾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主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為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二年三月科羅遣使獻馬五萬匹科羅死弟俟斤立號木汗可汗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多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瑠璃性剛暴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滅之叔子以其餘燼來奔俟斤又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為務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也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設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矟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科稅雜畜輒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其女妻之鬬傷人者隨輕重輸物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一詣帳門以刀劙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瘞之葬之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劙面如初死之儀葬訖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挂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娉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伯叔死者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雖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恆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

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四五百里有高山
迥出上無草樹謂其爲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唯以
草青爲記俟斤部衆既盛乃遣使請誅鄧叔子等太祖許之收叔子以下三千
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俟斤襲擊吐谷渾破之語在吐谷渾傳明帝
二年俟斤遣使來獻方物保定元年又三輩遣使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
車歲動故每連結之以爲外援初魏恭帝世俟斤許進女於太祖契未定而太
祖崩尋而俟斤又以他女許高祖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俟斤貪其幣厚將
悔之至是詔遣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俟斤遂
絕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語在荐等傳三年詔隨公楊忠率衆一萬與
突厥伐齊忠軍度陘嶺俟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剋俟
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言於高祖曰突厥甲兵惡爵賞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
謂難制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彊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
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畏慴但虜態詐健而實易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
皆可斬也高祖不納是歲俟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晉
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俟斤引還五年詔陳公純大司徒宇文貴神
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往逆女天和二年俟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俟
斤復貳於齊會有風雷變乃許純等以后歸語在皇后傳四年俟斤又遣使獻
馬俟斤死弟他鉢可汗立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彊有凌轢中夏志朝廷既與和
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
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至乃率其徒屬曰但使我在
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邪建德二年他鉢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
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所部云爲之復讎宣政元
年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殺略居民柱國劉雄率兵拒戰兵敗死之高祖親總
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
鉢復請和親帝冊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以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闕他鉢不奉
詔仍寇并州大象二年始遣使奉獻且逆公主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令賀若
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云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也初吐谷渾馬與廆馬鬭而廆馬傷廆遣
讓之吐谷渾怒率其部落去之止于枹罕自爲君長及孫葉延頗視書傳以古
有王父字爲氏遂以吐谷渾爲氏焉自吐谷渾至伏連籌一十四世伏連籌死
子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之恆
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
中將軍之號夸呂椎髻毦珠以皂爲帽坐金師子床號其妻爲恪尊衣織成裙
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羃䍦爲冠亦
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須則稅富
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則徵物量事決杖刑人必以氈
蒙頭持石從高擊殺之父兄亡後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姻貧不
能備財物者輒盜女將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
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知種田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菁大麥故其俗
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
冬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世傳青海驄者也土出犛牛
馬多鸚鵡大統中夸呂再遣使獻馬及羊牛等然猶寇抄不止緣邊多被其害
魏廢帝二年太祖勒大兵至姑臧夸呂震懼遣使貢方物是歲夸呂又通使於
齊氏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率輕騎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扳
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駞騾六百頭雜綵絲絹以萬計魏恭帝二年史
寧又與突厥木汗可汗襲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大獲珍物及雜畜語在史寧
傳武成初夸呂復寇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沒詔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夸呂
遣其廣定王鍾留王拒戰祥等破之廣定等遁走又攻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
洮州以還保定中夸呂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
以其地爲扶州二年五月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
之軍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奉獻宣政初其
趙王他婁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治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其後有闞爽及沮渠無諱並自署爲太守無諱死茹茹殺其弟安周以闞伯周爲高昌王高昌之稱王自此始也伯周之從子首歸爲高車所滅次有張孟明馬儒相繼王之並爲國人所害乃更推立麴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本爲儒右長史魏太和末立嘉死子堅立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國內總有城一十六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民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書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平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按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旦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矟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曰羊刺其上生蜜焉自嘉以來世修蕃職於魏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喜爲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道里不可準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駞馬糞爲驗又有魍魎怪異故商旅來往多取伊吾路云

鄯善古樓蘭國也東去長安五千里所治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魏太武時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駞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兄鄯米率衆內附

焉耆國在白山之南七十里東去長安五千八百里其王姓龍即前涼張軌所封龍熙之胤所治城方二里部內凡有九城國小民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矟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翦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駞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龜茲國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東去長安六千七百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所治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刖一足賦稅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婚姻喪葬風俗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爲異又出細氈麖皮氍毹鐃多鹽綠雌黃胡粉及良馬封牛等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其南三百里有大水東流號計戍水即黃河也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

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長安七千七百里所治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向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比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趺處雙跡猶存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多深目高昌以東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俱北流同會於計戍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百里其王治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刑法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其人兇悍能戰鬬于闐安息等大小二十餘國皆役屬之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魏廢帝二年明帝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蓋古之庵蔡一名溫那沙治於大澤在康居西北保定四

年其王遣使獻方物

安息國在葱嶺之西治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東去長安一萬七百五十里天和二年其王遣使來獻

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方十餘里戶十餘萬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皆飾以珍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并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為髻後被之飾以金銀華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乃衆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為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囋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勿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薩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器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戰並乘象每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翦半鬚及繫排於項上以為恥辱犯彊盜者禁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祆神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為醜穢矣民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即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為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珍珠離珠頗黎珊瑚琥珀瑠璃馬瑙水晶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沙水銀綾錦白疊毼氍毹毾㲪赤麞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魏廢帝二年其王遣使來獻方物

史臣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而北狄尤甚焉昔嚴尤班固咸以周及秦漢未有得其上策雖通賢之宏議而史臣書以為疑夫步驟之來綿自今古澆淳之變無隔華戎是以反道德棄仁義凌替之風歲廣至涇陽入北地充斥之釁日深爰自金行遠乎水運戎夏離錯風俗混并夷裔之情僞中國畢知之矣中國之得失夷裔備聞之矣若乃不與約誓不就攻伐來而禦之去而守之夫然則敵有餘力我無寧歲將士疲於奔命疆埸苦其交侵欲使偃伯靈臺跂世仁壽其可得乎是知秩宗之雅旨護軍之餘說實有會於當時而未允於後代也然則易稱見幾而作傳云相時而動夫時者得失之所繫幾者吉凶之所由況乎諸夏之朝治亂之運代有戎狄之地彊弱之勢無恆若使臣畜之與羈縻和親之與征伐因其時而制變觀其幾而立權則舉無遺策謀多上算歡心之慶革面匪難沙幕之北雲撤何遠安有周秦漢魏優劣在其間哉

周書卷五十

周書卷五十考證

嚈噠○魏書作厭噠

波斯國傳王姓波斯氏○魏書西域傳王姓波氏名斯

周書卷五十考證

考證跋語

編修今授奉天錦州府知府臣文淳謹言北周書五十卷本紀列傳四十二唐秘書丞令狐德棻等撰當武德時棻建言近代無正史詔與諸臣論撰歷年不能成而罷貞觀二年復詔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撰次周書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正其文字其後王安國林希始上焉當周隋時柳蚪牛弘各有撰述德棻等撰次不外柳牛兩家然其中頗有可議者蚪爲周臣彙諱周惡弘入隋代便文隋過在蚪與弘初無足怪德棻等身居異代而史不直書其失甚矣宇文氏建國倣周禮爲六官府兵之制開唐一代良法而是書不爲紀載使後人無從參考譏小遺大識者譏焉臣等奉

勅校勘南北監本字句錯訛悉爲改正但宋版不可得見文義可疑據以北史參訂北史之文既與是書不同未便補入故字有不同從其是者文之遺脫據加詳注不妄參入以附於闕文之義云臣謹識

校刊職名

原任詹事臣陳浩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編修今授奉天錦州府知府臣金文淳拔貢生臣費應泰楊茂遷奉

勅恭校刊

隋書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隋書目錄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帝紀五　志三十　列傳五十　共八十五卷

帝紀

隋書卷一　帝紀第一
高祖上
隋書卷二　帝紀第二
高祖下
隋書卷三　帝紀第三
煬帝上
隋書卷四　帝紀第四
煬帝下
隋書卷五　帝紀第五
恭帝

志

隋書卷六　志第一
禮儀一
隋書卷七　志第二
禮儀二
隋書卷八　志第三
禮儀三
隋書卷九　志第四
禮儀四
隋書卷十　志第五
禮儀五
隋書卷十一　志第六
禮儀六
隋書卷十二　志第七
禮儀七
隋書卷十三　志第八
音樂上
隋書卷十四　志第九
音樂中
隋書卷十五　志第十
音樂下
隋書卷十六　志第十一
律曆上
隋書卷十七　志第十二
律曆中
隋書卷十八　志第十三
律曆下
隋書卷十九　志第十四
天文上
隋書卷二十　志第十五
天文中
隋書卷二十一　志第十六
天文下
隋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七
五行上
隋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八
五行下
隋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九

食貨
隋書卷二十五　志第二十
刑法
隋書卷二十六　志第二十一
百官上
隋書卷二十七　志第二十二
百官中
隋書卷二十八　志第二十三
百官下
隋書卷二十九　志第二十四
地理上
隋書卷三十　志第二十五
地理中
隋書卷三十一　志第二十六
地理下
隋書卷三十二　志第二十七
經籍一 經
隋書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八
經籍二 史
隋書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九
經籍三 子
隋書卷三十五　志第三十
經籍四 集 道經 佛經
列傳
隋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一
后妃
文獻獨孤皇后　宣華夫人陳氏
容華夫人蔡氏　煬帝蕭皇后
隋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
李穆 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梁睿
隋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
劉昉　鄭譯
柳裘　皇甫績 韋謩
盧賁
隋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四
于義 子宣道 宣敏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竇榮定　元景山
源雄　豆盧勣 子毓 勣兄通
賀若誼
隋書卷四十　列傳第五
梁士彥 子剛 梁默　宇文忻
王誼　元諧
王世積　虞慶則
元胄
隋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六
高熲　蘇威 子夔
隋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七
李德林
隋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八
河間王弘 子慶　楊處綱
楊子崇　觀德王雄 弟達
隋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九

滕穆王瓚 嗣王綸　道悼王靜
衞昭王爽 嗣王集　蔡王智積

隋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
文四子
房陵王勇 子儼　秦孝王俊 子浩
庶人秀　庶人諒

隋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一
趙煚　趙芬
楊尚希　長孫平
元暉　韋師
楊异　蘇孝慈 兄子沙羅
李雄　張煚 劉仁恩 郭均 馮世基 厙狄嶔

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二
韋世康 弟洸 藝 沖 從父弟壽　柳機 子述 機弟旦 肅 從兄雄亮 從子謇之 族兄昂 昂子調

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三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四
牛弘

隋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五
宇文慶　李禮成
元孝矩 弟褒　郭榮
龐晃　李安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六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七
韓擒 弟僧壽 洪　賀若弼

隋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八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王頒 李充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九
王長述　李衍
伊婁謙　田仁恭
元亨　杜整
李徹　崔彭

隋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
杜彥　高勱
尒朱敞　周搖
獨孤楷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侯莫陳穎

隋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一
盧愷　令狐熙
薛胄　宇文㢸
張衡　楊汪

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二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李孝貞
薛道衡 從弟孺

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明克讓　魏澹
陸爽 侯白　杜臺卿
辛德源　柳䛒
許善心　李文博

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
煬三子
元德太子昭 子燕王倓 越王侗　齊王暕
趙王杲
隋書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五
崔仲方　于仲文 兄顗 從父弟璽
段文振
隋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六
宇文述 雲定興　郭衍
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七
王韶　元巖
劉行本　梁毗
柳彧　趙綽
裴肅
隋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八
樊子蓋　史祥
元壽　楊義臣
衛玄　劉權
隋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九
李圓通　陳茂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　沈光
來護兒　魚俱羅
陳稜　王辯 斛斯萬善
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
周羅睺　周法尚
李景　慕容三藏
薛世雄　王仁恭
權武　吐萬緒
董純　趙才
隋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一
李諤　鮑宏
裴政　柳莊
源師　郎茂
高構　張虔威
榮毗 兄建緒　陸知命
房彥謙
隋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二
虞世基　裴蘊
裴矩
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三
宇文愷　閻毗
何稠 劉龍 黃亘 弟袞
隋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四
王劭　袁充
隋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五
楊玄感 李子雄 趙元淑 斛斯政 劉元進　李密 裴仁基
隋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六
誠節
劉弘　皇甫誕 [illegible]
游元　馮慈明
張須陀　楊善會

獨孤盛　元文都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松贇
隋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七
孝義
陸彥師　田德懋
薛濬　王頒
楊慶　郭儁
田翼　紐回
劉士儁　郎方貴
翟普林　李德饒
華秋　徐孝肅
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梁彥光　樊叔略
趙軌　房恭懿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絢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庫狄士文　田式
燕榮　趙仲卿
崔弘度 弟弘昇　元弘嗣
王文同
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
儒林
元善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輝
顧彪　魯世達
張沖　王孝籍
隋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文學
劉臻　王頍
崔儦　諸葛潁
孫萬壽　王貞
虞綽 辛大德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杜正玄 弟正藏　常得志
尹式　劉善經
祖君彥　孔德紹
劉斌
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二
隱逸
李士謙　崔廓 子賾
徐則　張文詡
隋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藝術
庾季才 子質 盧太翼 耿詢　韋鼎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冑玄　劉智藏
萬寶常王令言
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外戚
高祖外家呂氏　獨孤羅弟陁
蕭巋子琮　琮弟瓛
隋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五
列女
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　鄭善果母
孝女王舜　韓覬妻
陸讓母　劉昶女
鍾士雄母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　裴倫妻
趙元楷妻
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東夷
高麗　百濟
新羅　靺鞨
流求　倭國
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七
南蠻
林邑　赤土
真臘　婆利
隋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八
西域
吐谷渾　党項
高昌　康國
安國　石國
女國　焉耆
龜茲　疏勒
于闐　鏺汗
吐火羅　挹怛
米國　史國
曹國　何國
烏那曷　穆國
波斯　漕國
附國
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九
北狄
突厥　西突厥
鐵勒　奚
契丹室韋
隋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
宇文化及弟智及裴虔通　司馬德戡　王充段達
宋本原跋

隋書目錄考證

臣映斗按隋卽隨字與古隋字音徒果切者不同胡三省通鑑注曰隋卽春秋隨國爲楚所滅以爲縣秦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分置隨郡梁曰隨州後入西魏楊忠從周太祖以功封隨國公子堅襲爵受周禪遂以隨爲國號又以周齊不遑寧處去辶作隋以辶訓走故也臣召南按改隨作隋當在文帝卽位之後此紀於父封隨公帝襲隨公進爵隨王並作隋字蓋史官追改耳通鑑及綱目於隨公隨王並作隨字於稱帝始作隋字可謂確實

李穆子渾○目錄渾譌軍

秦孝王俊子浩○目錄浩譌皓

柳機從兄雄亮○目錄譌分雄亮爲兩人名

韓擒○目錄有虎字按本傳不增虎字

高勱○目錄勱譌勵按本傳及北史俱作勱

獨孤楷○目錄楷譌揩按本傳及北史俱作楷

李孝貞○目錄作李元操按本傳李孝貞字元操隋蓋初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傳仍作李孝貞

張奫○目錄奫譌作大淵二字

劉元進○目錄進譌擬

陶模○目錄模譌謨

劉士儁○目錄士譌仕

王頍○目錄頍譌頗

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已上六傳目錄遺脫今增

高祖外家呂氏○目錄遺脫今增

襄城王恪妃○目錄無恪字按本傳有

華陽王楷妃○目錄無楷字按本傳有

陸讓母○目錄讓譌襄

挹怛○目錄怛譌恒下衍國字從本傳刪正

契丹室韋○目錄契丹下附注靺鞨臣映斗按靺鞨前卷自有傳彼傳云西北與契丹相接契丹傳僅云其俗頗與靺鞨同非附傳也今刪

隋書目錄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帝紀第一

高祖上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鉉仕燕爲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後魏代爲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卽皇考也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薨贈太保諡曰桓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爲人龍頷額上有玉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沈深嚴重初入太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爲功曹十五以太祖勳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成紀縣公十六遷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周太祖見而歎曰此兒風骨不似代間人明帝卽位授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善記鄙言武帝卽位遷左小宮伯出爲隋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徵還遇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代稱純孝宇文護執政尤忌高祖屢將害焉大將軍侯伏侯壽等匡護得免其後襲爵隋國公武帝聘高祖長女爲皇太子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爲將耳內史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高祖甚懼深自晦匿建德中率水軍三萬破齊師於河橋明年從帝平齊進位柱國宇文憲破齊任城王高湝於冀州除定州總管先是定州城西門久閉不行齊文宣帝時或請開之以便行路帝不許曰當有聖人來啓之及高祖至而開焉莫不驚異尋轉亳州總管宣帝卽位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遷大後丞右司武俄轉大前疑每巡幸恆委居守時帝爲刑經聖制其法深刻高祖以法令滋章非興化之道切諫不納高祖位望益隆帝頗以爲忌帝有四幸姬並爲皇后諸家爭寵數相毀譖帝每忿怒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卽殺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大象二年五月以高祖爲揚州總管將發暴有足疾不果行乙未帝崩時靜帝幼沖未能親理政事內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以高祖皇后之父衆望所歸遂矯詔引高祖入總朝政都督內外諸軍事周氏諸王在藩者高祖悉恐其生變稱趙王招將嫁女於突厥爲詞以徵之丁未發喪庚戌周帝拜高祖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己而聽焉以正陽宮爲丞相府以鄭譯爲長史劉昉爲司馬具置寮佐宣帝時刑政苛酷羣心崩駭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六月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至于長安相州總管尉遲迥自以重臣宿將志不能平遂舉兵東夏趙魏之士從者若流旬日之間衆至十餘萬又宇文冑以滎州石愻以建州席毗以沛郡毗弟叉羅以兗州皆應於迥迥遣子惇於陳請援高祖命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討之雍州牧畢王賢及趙陳等五王以天下之望歸於高祖因謀作亂高祖執賢斬之寢趙王等之罪因詔五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用安其心七月陳將陳紀蕭摩訶等寇廣陵吳州總管于顗轉擊破之廣陵人杜喬生聚衆反刺史元義討平之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傳首闕下餘黨悉平初迥之亂也鄖州總管司馬消難據州響應淮南州縣多同之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荊郢羣蠻乘釁作亂命亳州總管賀若誼討平之先是上柱國王謙爲益州總管既見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蜀之衆以匡復爲辭高祖方以東夏山南爲事未遑致討謙進兵屯劍閣陷始州至是乃命行軍元帥上柱國梁睿討平之傳首闕下巴蜀阻險人好爲亂於是更開平道毀劍閣之路立銘垂誡焉五王陰謀滋甚高祖齎酒肴以造趙王第欲觀所爲趙王伏甲以宴高祖高祖幾危賴元冑以濟語在冑傳於是誅趙王招越王盛九月以世子勇爲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壬子周帝詔曰假黃鉞使持節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

國公堅感山河之靈應星辰之氣道高雅俗德協幽顯釋巾登仕搢紳傾屬開
物成務朝野承風受詔先皇弼諧寡闇合天地而生萬物順陰陽而撫四夷近
者內有艱虞外聞妖寇以鷹鸇之志運帷帳之謀行兩觀之誅掃萬里之外遐
邇清肅實所賴焉四海之廣百官之富俱稟大訓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棟梁斯
託神猷盛德莫二於時可授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餘如故冬十月壬申詔
贈高祖曾祖烈爲柱國太保都督徐兗等十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隋國公諡曰
康祖禎爲柱國太傅都督陝蒲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隋國公諡曰獻考
忠爲上柱國太師大冢宰都督冀定等十三州諸軍事雍州牧誅陳王純癸酉
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卒十一月辛未誅代王達滕王逌十二月甲子周帝詔
曰天大地大合其德者聖人一陰一陽調其氣者上宰所以降神載挺陶鑄羣
生代蒼蒼之功成巍巍之業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
大冢宰隋國公應百代之期當千齡之運家隆台鼎之盛門有翊贊之勳心同
伊尹必致堯舜情類孔丘憲章文武爰初入仕風流映世公卿仰其軌物搢紳
謂爲師表入處禁闈出居藩政芳猷茂績問望彌遠往平東夏人情未安燕南
趙北實爲天府擁節杖旄任當連率柔之以德導之以禮畏之若神仰之若日
芳風美迹歌頌獨存淮海榛蕪多歷年代作鎮南鄙選衆惟賢威震殊俗化行
黔首任掌鈞陳職司邦政國之大事朝寄更深鑾駕巡遊留臺務廣周公陝西
之任僅可爲倫漢臣關內之重未足相況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
經荼毒親受顧命保乂皇家姦人乘隙潛圖宗社無君之意已成竊發之期有
日英規潛運大略川迴匡國庇人罪人斯得兩河遘亂三魏稱兵半天之下洶
洶鼎沸祖宗之基已危生人之命將殆安陸作釁南通吳越蜂飛蟻聚江漢騷
然巴蜀鴟張纖將問鼎秦塗更阻漢門重閉畫籌帷帳建出師車諸將稟其謀
壯士感其義不違時日咸得清蕩九功遂被七德允諧百僚師師四門穆穆光
景照臨之地風雲去來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懸山縣水遐還歸心使朕繼
踵上皇無爲以治舉高宇宙道格天壤伊尹輔殷霍光佐漢方之蔑如也昔營
丘曲阜地多諸國重耳小白錫用殊禮蕭何優贊拜之儀番君越公侯之爵姬
劉以降代有令謨宜榮典禮憲章自昔可授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內外諸軍事
大冢宰之號進公爵爲王以隋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應州
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
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郢州之漢東二十郡
爲隋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相國印綠
綟綬位在諸侯王上隋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高祖再讓不許乃受王爵十
郡而已詔進皇祖考爵並爲王夫人爲王妃辛巳司馬消難以陳師寇江州刺
史成休寧擊却之大定元年春二月壬子令曰已前賜姓皆復其舊是日周帝
詔曰伊周作輔不辭殊禮之錫桓文爲霸允應異物之典所以表格天之勳彰
不代之業相國隋王前加典策式昭大禮固守謙光絲言未綍宜申顯命一如
往旨王功必先人賞存後己退讓爲本誠乖朕意宜命百辟盡詣王宮衆心克
感必令允納如有表奏勿復以聞癸丑文武百官詣闕敦勸高祖乃受甲寅策
曰咨爾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王天覆地
載藉人事以財成日往月來由王道而盈昃五氣陶鑄萬物流形雖代上玄之
工斯則大聖而已曰惟先正翊亮皇朝種德積善載誕上相精采不代風骨異
人匡國濟時除凶撥亂百神奉職萬國宅心殷相以先知悟人周輔乃弘道於
代方斯蔑如也今將授王典禮其敬聽朕命朕以不德早承丕緒上靈降禍夙
遭愍凶妖醜覬覦密圖社稷宮省之內疑慮驚心公受命先皇志在匡弼輯諧
內外潛運機衡姦人懾憚謀用丕顯俾贅旒之危爲太山之固是公重造皇室
作霸之基也伊我祖考之代任寄已深入掌禁兵外司藩政文經武略久播朝
野戎軒大舉長驅晉魏平陽震熊羆之勢冀部耀貔豹之威初平東夏人情未
一叢臺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陘東至滄海比數千里舉袂如帷委以連城建
旄杖節教因其俗刑用輕典如泥從印猶草隨風此又公之功也吳越不賓多
歷年代淮海之外時非國有爰整其旅出鎮於亳武以威物文以懷遠羣盜自
奔外戶不閉人黎慕義襁負而歸自北之風化行南國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
寓任重宗臣入與入屯外司九伐禁衛勤巡警之務治兵得蒐狩之禮此又公

之功也鑾駕巡幸頻委留臺文武注意軍國諮稟萬事咸理反顧無憂此又公
之功也朕在諒闇公實總己磐石之宗姦回者衆招引無賴連結羣小往者國
衰甫爾已創陰謀積惡數旬昆吾方稔泣誅磬甸宗廟以寧此又公之功也尉
迥猖狂稱兵鄴邑欲長戟而指北闕強弩而圍南斗憑陵三魏之間震驚九州
之半衆徒百萬悉成蛇豕淇水洹水一飲而竭人之死生翻繫凶豎壽之長短
不由司命公乃戒彼鷹揚出車練卒誓蒼兕於河朔建瓴水於東山口授兵書
手畫行陣量敵制勝指日尅期諸將遵其成旨壯士感其大義輕死忘生轉鬬
千里旗鼓奮發如火燎毛玄黃變漳河之水京觀比爵臺之峻百城氛祲一旦
廓清此又公之功也青土連率跨據東秦藉負海之饒倚連山之險望三輔而
將逐鹿指六國而願連雞風雨之兵助鬼爲虐本根既拔枝葉自隕屈法申恩
示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申部殘賊亢斥一隅蠅飛蟻聚攻州略地播以玄澤
迷更知反服而舍之無費遺鏃此又公之功也宇文胄親則宗枝外藩巖邑影
響鄴賊有同就燥迫脅吏人叛換城戍偏師討賊遂入網羅東之武牢有同囹
圄車騎將軍如伏國刑此又公之功也檀讓席吪擁衆河外陳韓梁鄭宋衛鄒
魯村落成梟獍之墟人庶爲豺狼之餌強以陵弱大則吞小城有晝閉巷無行
人授律出師隨機掃定讓既授首吡亦梟懸此又公之功也司馬消難與國親
姻作鎮安陸性多嗜欲意好貪聚屬城子女劫掠靡餘部入貨財多少具擅
誅刺舉之使專殺儀台之臣懼罪畏威動而內叛蠶食郡縣煽誘華夷闇有王
師自投南裔帝唐崇山之罰僅可方此大漢流禦之刑是亦相匹遁逃入藪荊
郢用安此又公之功也王謙在蜀翻爲厲階閉劍閣之門塞靈關之宇自謂五
丁復起萬夫莫向分閫推轂曾不踰時風馳席卷一舉大定擒斬兇惡掃地無
遺此又公之功也陳頊因循僞業自擅金陵屢遣醜徒越趄江北公指麾藩鎮
無不摧殄方置文深之柱非止尉佗之拜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
之以明德始於辟命屈己登庸素業清徽聲掩廊廟雄規神略氣蓋朝野序百
揆而穆四門恥一匡之舉九合尊賢崇德尚齒貴功錄舊旌善興亡繼絕寬猛
相濟彝倫攸敘教睦帝親崇獎王室星象不拆陰陽自調玄冥祝融如奉太公

之召兩師風伯似應成王之宰祥風嘉氣解石播林瑞獸異禽遊園鳴閣至功
至德可大可久盡品物之和究杳冥之極朕又聞之昔者明王設官胙土營丘
四履得征五侯參墟寵章異其禮物故藩屏作固垂拱責成沉嘿巖廊不下堂
席公道高往烈實萌前王朕以眇身託于兆人之上求諸故實甚用懼焉往加
大典憲章在昔謙以自牧未應朝禮日月不居便已隔歲時談物議其謂朕何
今進授相國總百揆以申州之義陽等二十郡爲隋國今命使持節太傅上柱
國杞國公椿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煚授相國印綬相國禮絕百辟任總羣
官舊職常典宜與事革昔堯臣大尉舜佐司空姬旦相周霍光輔漢不居藩國
唯在天朝其以相國總百揆去贊號焉上所假節大丞相大冢宰印綬又加九
錫其敬聽朕後命以公執律脩德慎獄恤刑爲其訓範人無異志是用錫公大
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勤心地利所寶人天崇本務農公私殷阜是用錫公
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樂以移風雅以變俗遐邇胥悅天地咸和是用錫公軒
懸之樂六佾之舞公仁風德教覃及海隅荒忽幽遐迴首內向是用錫公朱戶
以居公水鏡人倫銓衡庶職能官流詠遺賢必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執鈞
於內正性率下犯義無禮罔不屏黜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公闕各本是用
錫公鈇鉞各一公威嚴夏日精勵秋霜猶夏必誅顧眄天壤掃清姦宄折衝無
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惟公孝通神明肅恭祀典尊嚴如
在情切幽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
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典簡恤爾庶功對揚我太祖之休命於是建臺置官景
辰詔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
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懸王妃爲王后長子爲太子前後三讓乃受俄
而周帝以衆望有歸乃下詔曰元氣肇闢樹之以君有命不恆所輔惟德天心
人事選賢與能盡四海而樂推非一人而獨有周德將盡妖孼遞生骨肉多虞
藩維構釁影響同惡過半區宇或小或大圖帝圖王則我祖宗之業不絕如綫
相國隋王叡聖自天英華獨秀刑法與禮儀同運文德共武功俱遠愛萬物其
如己任兆庶以爲憂手運璣衡躬命將士芟夷姦宄刷蕩氛祲化通冠帶威震

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發之合位三五豈可足論況木行已謝火
運既興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終之象煙雲改色笙簧變音獄訟咸歸謳
歌盡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貞明故以稱大爲王照臨下土朕雖寡昧未達變通
幽顯之情皎然易識今便祗順天命出遜別宮禪位於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高祖三讓不許遣兼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奉冊曰咨爾相國隋王粵若上古
之初爰啓清濁降符授聖爲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人和百靈而利萬物非以
區宇之富未以宸極爲尊大庭軒轅以前驪連赫胥之日咸以無爲無欲不將
不迎遐哉其詳不可聞已厥有載籍遺文可觀聖莫逾於堯美未過於舜堯得
太尉已作運衡之篇舜遇司空便叙精華之竭彼褰裳脫屣貳宮設饗百辟歸
禹若帝之初斯蓋上則天時不敢不授下祗天命不可不受湯代於夏武革於
殷干戈揖讓雖復異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晉有魏至周天曆逐獄訟
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道高者稱帝錄盡者不王與夫文祖神宗無以別也周
德將盡禍難頻興宗戚姦回咸將竊發顧瞻宮闕將圖宗社藩維連率逆亂相
尋搖蕩三方不合如礪蛇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明命叡德在躬救頹運之
艱匡墜地之業拯大川之溺撲燎原之火除羣凶於城社廓妖氛於遠服至德
合於造化神用洽於天壤八極九野萬方四裔圓首方足罔不樂推往歲長星
夜掃經天晝見八風比夏后之作五緯同漢帝之聚除舊之徵昭然在上近者
赤雀降祉玄龜效靈鐘石變音蛟魚出穴布新之貺煥焉在下九區歸往百靈
協贊人神屬望我不獨知仰祗皇靈俯順人願今敬以帝位禪於爾躬天祚告
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宜允執厥和儀刑典訓升圓丘而敬蒼昊御皇極而撫黔
黎副率土之心恢無疆之祚可不盛歟遣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煚奉皇帝
璽紱百官勸進高祖乃受焉

開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宮備禮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
郊遣使柴燎告天是日告廟大赦改元京師慶雲見易周氏官儀依漢魏之舊
以柱國相國司馬渤海郡公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沁源縣公
虞慶則爲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咸安縣男李德林爲內史令上開府
漢安縣公韋世康爲禮部尚書上開府義寧縣公元暉爲都官尚書開府民部
尚書昌國縣公元巖爲兵部尚書上儀同司宗長孫毗爲工部尚書上儀同司
會楊尚希爲度支尚書上柱國雍州牧邗國公楊惠爲左衛大將軍乙丑追尊
皇考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爲元明皇后遣八使巡省風俗景寅修廟社
立王后獨孤氏爲皇后王太子勇爲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金城郡公趙煚爲
尚書右僕射上開府濟陽侯伊婁彥恭爲左武候大將軍己巳以周帝爲介國
公邑五千戶爲隋室賓旌旗車服禮樂一如其舊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周
氏諸王盡降爲公辛未以皇弟同安郡公爽爲雍州牧乙亥封皇弟邵國公慧
爲滕王同安公爽爲衛王皇子鴈門公廣爲晉王俊爲秦王秀爲越王諒爲漢
王以上柱國并州總管申國公李穆爲太師上柱國鄧國公竇熾爲太傅上柱
國幽州總管任國公于翼爲太尉觀國公田仁恭爲太子太師武德郡公柳敏
爲太子太保濟南郡公孫恕爲太子少傅開府蘇威爲太子少保丁丑以晉王
廣爲并州總管以陳留郡公楊智積爲蔡王興城郡公楊靜爲道王戊寅以官
牛五千頭分賜貧人三月辛巳高平獲赤雀太原獲蒼烏長安獲白雀各一宜
仁門槐樹連理衆枝內附壬午白狼國獻方物甲申太白晝見乙酉又晝見以
上柱國元景山爲安州總管丁亥詔犬馬器玩口味不得獻上戊子弛山澤之
禁以上開府當亭縣公賀若弼爲楚州總管和州刺史新義縣公韓擒虎爲廬
州總管己丑盩厔縣獻連理樹植之宮庭辛卯以上柱國神武郡公竇毅爲定
州總管戊戌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庚子詔曰自古帝
王受終革代建侯錫爵多與運遷朕應籙受圖君臨海內載懷沿革事有不同
然則前帝後王俱在兼濟立功立事爵賞仍行苟利於時其致一揆何謂物我
之異無計今古之殊其前代品爵悉可依舊丁未梁主蕭巋使其太宰蕭巖司
空劉義來賀四月辛巳大赦壬午太白歲星晝見戊戌太常散樂並放爲百姓
禁雜樂百戲辛丑陳散騎常侍韋鼎兼通直散騎常侍王瑳來聘于周至而上
已受禪致之介國是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二旬而罷五月戊子封邗國公楊雄
爲廣平王永康郡公楊弘爲河間王辛未介國公薨上舉哀於朝堂以其族人

洛陽焉六月癸未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爲火色其郊及社廟衣服冕之儀而朝會之服旗幟犧牲盡令尚赤戎服以黃秋七月乙卯上始服黃百寮畢賀庚午靺鞨酋長貢方物八月壬午廢東京官突厥阿波可汗遣使貢方物甲午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擊吐谷渾於青海破而降之九月戊申戰亡之家遣使賑給庚午陳將周羅睺攻陷胡墅蕭摩訶寇江北辛未以越王秀爲益州總管改封爲蜀王壬申以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上柱國宋安公元景山並爲行軍元帥以伐陳仍命尚書左僕射高熲節度諸軍突厥沙鉢略可汗遣使貢方物是月行五銖錢冬十月乙酉百濟王扶餘昌遣使來賀授昌上開府儀同三司帶方郡公戊子行新律壬辰行幸岐州十一月乙卯以永昌郡公竇榮定爲右武候大將軍丁卯遣兼散騎侍郎鄭撝使於陳己巳有流星聲如隤牆光燭于地十二月戊寅以申州刺史爾朱敞爲金州總管甲申以禮部尚書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己丑以柱國元袞爲鄜州總管興勢郡公衛玄爲淮州總管庚子至自岐州壬寅高麗王高陽遣使朝貢授陽大將軍遼東郡公太子太保柳敏卒

二年春正月癸丑幸上柱國王誼第庚申幸安成長公主第陳宣帝殂子叔寶立辛酉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於并州以晉王廣爲尚書令置河南道行臺尚書省於洛州以秦王俊爲尚書令置西南道行臺尚書省於益州以蜀王秀爲尚書令戊辰陳遣使請和歸我胡墅辛未高麗百濟並遣使貢方物甲戌詔舉賢良二月己丑詔高熲等班師庚寅以晉王廣爲左武衛大將軍秦王俊爲右武衛大將軍餘官並如故辛卯幸趙國公獨孤陁第庚子京師雨土三月戊申開渠引杜陽水於三時原四月丁丑以寧州刺史竇榮定爲左武候大將軍庚寅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五月戊申以上柱國開府長孫平爲度支尚書己酉旱上親省囚徒其日大雨己未高寶寧寇平州突厥入長城庚申以豫州刺史皇甫績爲都官尚書壬戌太尉任國公于翼薨甲子改傳國璽曰受命璽六月壬午以太府卿蘇孝慈爲兵部尚書雍州牧衛王爽爲原州總管甲申使使弔於陳國乙酉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馬邑戊子以上柱國叱李長叉爲蘭州總管辛卯以上開府爾朱敞爲徐州總管景申詔曰朕祗奉上玄君臨萬國屬生人之敝處前代之宮常以爲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改創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陳謀獻策咸云羲農以降至于姬劉有當代而屢遷無革命而不徙曹馬之後時見因循乃末代之晏安非往聖之宏義此城從漢彫殘日久屢爲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宮室事近權宜又非謀筮從龜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眾所聚論變通之數具幽顯之情同心固請詞情深切然則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向非朕一人之所獨有苟利於物其可違乎且殷之五遷恐人盡死是則以吉凶之土制長短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雖暫劬勞其究安宅今區宇寧一陰陽順序安安以遷勿懷胥怨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營構資費隨事條奏仍詔左僕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叉等創造新都秋八月癸巳以左武候大將軍竇榮定爲秦州總管十月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庚寅上疾愈享百寮於觀德殿賜錢帛皆任其自取盡力而出辛卯以營新都副監賀婁子幹爲工部尚書十一月景午高麗遣使獻方物十二月辛未上講武於後園甲戌上柱國竇毅卒景子名新都曰大興城乙酉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備胡突厥寇周槃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之爲虜所敗景戌賜國子生經明者束帛丁亥親錄囚徒

三年春正月庚子將入新都大赦天下禁大刀長矟癸亥高麗遣使來朝二月己巳朔日有蝕之壬申宴北道勳人癸酉陳遣兼散騎常侍賀徹兼通直散騎常侍蕭褒來聘突厥寇邊甲戌涇陽獲毛龜癸未以左衛大將軍李禮成爲右武衛大將軍三月丁未上柱國鮮虞縣公謝慶恩卒己酉以上柱國達奚長儒爲蘭州總管景辰雨常服入新都京師醴泉出丁巳詔購求遺書於天下庚申宴百寮班賜各有差癸亥城榆關夏四月己巳上柱國建平郡公于義卒庚午吐谷渾寇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死之辛未高麗遣使來朝壬申以尚書右僕射趙煚兼內史令丁丑以滕王瓚爲雍州牧己卯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庚辰

行軍總管陰壽破高寶寧於黃龍。甲申，旱，上親祈雨於國城之西南。景戌，詔天下勸學行禮。以濟北郡公梁遠爲汶州總管。己丑，陳郢州城主張子譏遣使請降，上以和好不納。辛卯，遣兼散騎常侍薛舒、兼通直散騎常侍王劭使於陳。癸巳，上親雩。甲午，突厥遣使來朝。五月癸卯，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渡口。甲辰，高麗遣使來朝。乙巳，梁太子蕭琮來賀遷都。丁未，靺鞨貢方物。戊申，幽州總管陰壽卒。辛酉，有事於方澤。壬戌，行軍元帥竇榮定破突厥及吐谷渾於涼州。景寅，赦黃龍死罪已下。六月庚午，以衞王爽子集爲遂安郡王。戊寅，突厥遣使請和。庚辰，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斬其名王。壬申，以晉州刺史燕榮爲靑州總管。己丑，以河間王弘爲寧州總管。乙未，幸安成長公主第。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周搖爲幽州總管。壬戌，詔曰：「行仁蹈義，名教所先，厲俗敦風，宜見褒獎。往者山東河表，經此妖亂，孤城遠守，多不自全。濟陰太守杜猷身陷賊徒，命懸寇手，郡省事范臺玫傾產營護，免其戮辱。眷言誠節，實有可嘉，宜超恆賞，用明沮勸。臺玫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丁卯，日有蝕之。八月丁丑，靺鞨貢方物。己卯，以右武衞大將軍李禮成爲襄州總管。壬午，遣尙書左僕射高熲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並爲行軍元帥，以擊胡。戊子，上有事於太社。九月壬子，幸城東，觀稼穀。癸丑，大赦天下。冬十月甲戌，廢河南道行臺省，以秦王俊爲秦州總管。十一月己酉，發使巡省風俗，因下詔曰：「朕君臨區宇，深思治術，欲使生人從化，以德代刑，求草萊之善，旌閭里之行。民間情僞，咸欲備聞。已詔使人，所在賑恤，揚鑣分路，將遍四海，必令爲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爲時知，宜以禮發遣，朕將銓擢。其有志節高妙，越等超倫，亦仰使人就加旌異，令一行一善，獎勸於人。遠近官司，遐邇風俗，巨細必紀，還日奏聞。庶使不出戶庭，坐知萬里。」庚辰，陳遣散騎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袁彥來聘。陳主知上之貌異世人，使彥畫像持去。甲午，罷天下諸郡。閏十二月乙卯，遣兼散騎常侍曾令則、通直散騎常侍魏澹使於陳。戊午，以上柱國竇榮定爲右武衞大將軍，刑部尙書蘇威爲民部尙書。

四年春正月甲子，日有蝕之。己巳，有事於太廟。辛未，有事於南郊。壬申，梁王蕭巋來朝。甲戌，大射於北苑，十日而罷。壬午，齊州水。辛卯，渝州獲獸似麋，一角同蹄。壬辰，班新曆。二月乙巳，上餞梁王於霸上。丁未，靺鞨貢方物。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人來降。庚戌，幸隴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屬來降。夏四月己亥，敕總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將之官。庚子，以吏部尙書虞慶則爲尙書右僕射，瀛州刺史楊尙希爲兵部尙書，毛州刺史劉仁恩爲刑部尙書。甲辰，以上柱國叱李長叉爲信州總管。丁未，宴突厥、高麗、吐谷渾使者於大興殿。丁巳，以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爲榆關總管。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賀弗遣使請降，拜大將軍。景子，以柱國馮昱爲汾州總管。乙酉，以汴州刺史呂仲泉爲延州總管。六月庚子，降囚徒。乙巳，以鴻臚卿乙弗寔爲冀州總管，上柱國豆盧勣爲夏州總管。壬子，開渠，自渭達河以通運漕。戊午，秦王俊來朝。秋七月景寅，陳遣兼散騎常侍謝泉、兼通直散騎常侍賀德基來聘。八月甲午，遣十使巡省天下。戊戌，衞王爽來朝。是日，以秦王俊納妃，宴百寮，班賜各有差。壬寅，上柱國、太傅、鄧國公竇熾薨。丁未，宴秦王官屬，賜物各有差。壬子，享陳使。乙卯，陳將夏侯苗請降，上以通和不納。九月甲子，幸襄國公主第。乙丑，幸霸水，觀漕渠，賜督役者帛各有差。己巳，上親錄囚徒。庚午，契丹內附。甲戌，駕幸洛陽，關內饑也。癸未，太白晝見。冬十一月壬戌，遣兼散騎常侍薛道衡、通直散騎常侍豆盧寔使於陳。癸亥，以榆關總管賀婁子幹爲雲州總管。

五年春正月戊辰，詔行新禮。三月戊午，以尙書左僕射高熲爲左領軍大將軍，上柱國宇文忻爲右領軍大將軍。夏四月甲午，契丹主多彌遣使貢方物。壬寅，上柱國王誼謀反，伏誅。乙巳，詔徵山東馬榮伯等六儒。戊申，車駕至自洛陽。五月甲申，詔置義倉。梁主蕭巋殂，其太子琮嗣立。遣上大將軍元契使於突厥阿波可汗。秋七月庚申，陳遣兼散騎常侍王話、兼通直散騎常侍阮卓來聘。丁丑，以上柱國宇文慶爲涼州總管。壬午，突厥沙鉢略上表稱臣。八月景戌，沙鉢略可汗遣子庫合眞特勤來朝。甲辰，河南諸州水，遣民部尙書、邳國公蘇威賑給之。戊申，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己酉，幸栗園。九月丁巳，至自栗園。乙丑，改鮑陂曰杜陂，霸水爲滋水。陳將湛文徹寇和州，儀同三司費寶首擒之。景子，遣兼散

騎常侍李若兼通直散騎常侍崔君贍使於陳冬十月壬辰以上柱國楊素爲信州總管朔州總管吐萬緒爲徐州總管十一月甲子以上大將軍源雄爲朔州總管丁卯晉王廣來朝十二月丁未降囚徒戊申以上柱國達奚長儒爲夏州總管

六年春正月甲子党項羌內附庚午班曆於突厥辛未以柱國韋洸爲安州總管壬申遣民部尚書蘇威巡省山東二月乙酉山南荊浙七州水遣前工部尚書長孫毗賑恤之景戌制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丁亥發丁男十一萬脩築長城二旬而罷乙未以上柱國崔弘度爲襄州總管庚子大赦天下三月己未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上爲太上皇傳位皇太子上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豈學近代帝王事不師古傳位於子自求逸樂者哉癸亥突厥沙鉢略遣使貢方物夏四月己亥陳遣兼散騎常侍周磻兼通直散騎常侍江椿來聘秋七月辛亥河南諸州水乙丑京師雨毛如馬鬣尾長者二尺餘短者六七寸八月辛卯關內七州旱免其賦稅遣散騎常侍裴豪兼通直散騎常侍劉顗聘於陳戊申上柱國太師申國公李穆薨閏月己酉以河州刺史段文振爲蘭州總管丁卯皇太子鎮洛陽辛未晉王廣秦王俊並來朝景子上柱國郕國公梁士彥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以謀反伏誅上柱國許國公宇文善坐事除名九月辛巳上素服御射殿詔百寮射賜梁士彥三家資物景戌上柱國宋安郡公元景山卒庚子以上柱國李詢爲隰州總管辛丑詔大象已來死事之家咸命賑恤冬十月己酉以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并州總管晉王廣爲雍州牧餘官如故兵部尚書楊尚希爲禮部尚書癸丑置山南道行臺尚書省於襄州以秦王俊爲尚書令景辰以芳州刺史駱平難爲疊州刺史衡州總管周法尚爲黃州總管甲子甘露降於華林園

七年春正月癸巳有事於太廟乙未制諸州歲貢三人二月丁巳祀朝日於東郊己巳陳遣兼散騎常侍王亨兼通直散騎常侍王昚來聘壬申車駕幸醴泉宮是月發丁男十萬餘脩築長城二旬而罷夏四月己酉幸晉王第庚戌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突厥沙鉢略可汗卒其子雍虞閭嗣立是爲都藍可汗癸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甲戌遣兼散騎常侍楊同兼通直散騎常侍崔儦使於陳以民部尚書蘇威爲吏部尚書五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己卯雨石於武安滏陽間十餘里秋七月己丑衛王爽薨上發喪於門下外省八月景午以懷州刺史源雄爲朔州總管庚申梁主蕭琮來朝九月乙酉梁安平王蕭巖掠於其國以奔陳辛卯廢梁國曲赦江陵以梁主蕭琮爲柱國封莒國公冬十月庚申行幸同州以先帝所居降囚徒癸亥幸蒲州景寅宴父老上極懽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雅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也十一月甲午幸馮翊親祠故社父老對詔失旨上大怒免其縣官而去戊戌至自馮翊

隋書卷一

隋書卷一考證

高祖紀上代爲武川鎮司馬〇代當作世唐諱後倣此

爲人龍頷額上有玉柱入頂〇監本龍頷訛龍顏玉柱訛五柱從北史改

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〇臣召南按北史作善相者來和以藝術傳證之來和是也北史出於是書之後故訂正其失耳

越王盛代王達〇監本訛作越王達代王盛下文又作誅越王盛代王達兩名互異臣映斗按周書及北史俱載越野王名盛代奰王名達從之改正

倬贅旒之危〇一本贅訛綴臣映斗按詩商頌爲下國綴旒箋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又公羊傳君若贅旒然注旒旗旒贅繫屬之辭以旒旗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是綴旒與贅旒意正相反不可混也

泣誅磬甸〇監本磬作罄按禮記文王世子公族其刑有死罪則磬於甸人今改正

尉逈猖狂〇臣映斗按尉逈即尉遲逈見前已後多作尉逈魏書官氏志西方尉遲氏後改爲尉氏今仍本文以見姓氏因革

方置文深之柱〇臣宗萬按深當作淵唐諱後漢書馬援字文淵注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

盧弓十盧矢千〇左傳王賜晉旅弓矢千玈通作盧

景辰〇景當作丙唐諱後倣此

餘盡者不王〇監本作祿一本作蘇從宋本改

王宣允執厥和〇和當從書經作中隋諱嫌名

以陳留郡公楊智積爲蔡王〇監本蔡訛察從宋本改

韓擒虎〇唐諱虎此乃後人所加後倣此

興勢郡公〇監本勢訛執從閣本改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帝紀第二

高祖下

八年春正月乙亥陳遣散騎常侍袁雅兼通直散騎常侍周止水來聘二月庚子鎮星入東井辛酉陳人寇硤州三月辛未上柱國隴西郡公李詢卒壬申以成州刺史姜須達為會州總管甲戌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兼通直散騎常侍韋惲使于陳戊寅詔曰昔有苗不賓唐堯薄伐孫皓僭虐晉武行誅有陳竊據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陳頊尚存思欲教之以道不以龔行為令往來脩睦望其遷善時日無幾釁惡已聞厚納叛亡侵犯城戍勾吳閩越肆厥殘忍于時王師大舉將一車書陳頊反地收兵深懷震懼責躬請約俄而致殞矜其喪禍仍詔班師叔寶承風因求繼好載佇克念共敦行李每見珪璪入朝輶軒出使何嘗不殷勤曉喻戒以惟新而狼子之心出而彌野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誅翦骨肉夷滅才良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蹙內外勞役弗已徵責女子擅造宮室日增月益止足無期帷薄嬪嬙有逾萬數寶衣玉食窮奢極侈淫聲樂飲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惡祭鬼求恩歌儛衢路酣醉宮閫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躍馬振策從旦至昏無所經營馳走不息負甲持仗隨逐徒行追而不及即加罪戮自古昏亂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饑寒力役筋髓罄於土木性命俟於溝渠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家家隱殺戮各各任聚斂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傾心翹足誓告於我日月以冀文奏相尋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埸巴峽之下海澨已西江北江南為鬼為蜮死隴窮發掘之酷生居極攘敓之苦抄掠人畜斷截樵蘇市井不立農事廢寢歷陽廣陵窺覦相繼或謀圖城邑或劫剝吏人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彼則羸兵敝卒來必就擒此則重門設險有勞藩捍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有梁之國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潛相招誘不顧朕恩士女深迫脅之悲城府致空虛之歎非直朕居人上懷此無忘既而百辟屢以為言兆庶不堪其請豈容對而不誅忍而不救近日秋始謀欲弔人益部樓船盡令東鶩便有神龍數十騰躍江流引伐罪之師向金陵之路船住則龍止船行則龍去三日之內三軍皆覩豈非蒼旻愛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協贊軍威以上天之靈助戡定之力便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舉也永清吳越其將士糧仗水陸資須期會進止一準別勑秋八月丁未河北諸州饑遣吏部尚書蘇威賑恤之九月丁丑宴南征諸將頒賜各有差癸巳嘉州言龍見冬十月己亥太白出西方己未置淮南行臺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辛酉陳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來聘拘留不遣甲子將伐陳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並為行軍元帥以伐陳於是晉王廣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清河公楊素出信州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宜陽公王世積出蘄春新義公韓擒虎出廬江襄邑公賀若弼出吳州落叢公燕榮出東海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曲赦陳國有星孛于牽牛十一月丁卯車駕餞師詔購陳叔寶位上柱國萬戶公乙亥行幸定城陳師誓眾景子幸河東十一月庚子至自河東

九年春正月己巳白虹夾日辛未賀若弼拔陳京口韓擒虎拔陳南豫州癸酉以尚書右僕射虞慶則為右衛大將軍景子賀若弼敗陳師於蔣山獲其將蕭摩訶韓擒虎進師入建鄴獲其將任蠻奴獲陳主叔寶陳國平合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癸巳遣使持節巡撫之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景申制五百家為鄉正一人百家為里長一人丁酉以襄州總管韋世康為安州總管夏四月己亥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三軍凱入獻俘於太廟拜晉王廣為太尉庚戌上御廣陽門宴將士頒賜各有差辛亥大赦天下己未以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等邪佞於其主以致亡滅皆投之邊裔辛酉以信州總管楊素為荊州總管吏部侍郎宇文弼為刑部尚書宗正少卿楊异為工部尚書壬戌詔曰往以吳越之野群黎塗炭干戈方用積習未寧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開通耳目宜從茲始喪亂

已來緜將十載君無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婦
之義或違長幼失序尊卑錯亂朕爲帝王志存愛養時有臻道不敢寧息內外
職位退還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軌不法蕩然俱盡兵可立威不可不
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鎭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代
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
藝家門子姪各守一經令海內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縣生徒受業
升進於朝未有灼然明經高第此則教訓不篤考課未精明勸所由隆茲儒訓
官府從宦丘園棄士心迹相表寬弘爲念勿爲躡促乖我皇猷朕君臨區宇於
茲九載開直言之路披不諱之心形於顏色勞於興寢自頃逞藝論功昌言乃
衆推誠切諫其事甚疎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啓至誠匡茲不逮見善必進有
才必舉無或噤嘿退有後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閏月甲子以安州總管韋世
康爲信州總管丁丑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己卯以吏部尚書蘇威
爲尚書右僕射六月乙丑以荊州總管楊素爲納言丁丑以吏部侍郎盧愷爲
禮部尚書時朝野物議咸願登封秋七月景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
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以後
言及封禪宜卽禁絶八月壬戌以廣平王雄爲司空冬十一月壬辰考使定州
刺史豆盧通等上表請封禪上不許庚子以右衛大將軍虞慶則爲右武候大
將軍右領軍將軍李安爲右領軍大將軍甲寅降囚徒十二月甲子詔曰朕祗
承天命清蕩萬方百王衰敝之後兆庶澆浮之日聖人遺訓掃地俱盡制禮作
樂今也且時朕情存古樂深思雅道鄭衛淫聲魚龍雜戲樂府之內盡以除之
今欲更調律呂改張琴瑟且妙術精微非因教習工人代掌止傳糟粕不足達
神明之德論天地之和區域之間奇才異藝天知神授何代無哉蓋晦迹於非
時俟昌言於所好宜可搜訪速以奏聞庶覩一藝之能共就九成之業仍詔太
常牛弘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祕書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議定作樂己巳
以黃州總管周法尚爲永州總管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爲河南王楷爲華陽王二月庚申幸并州夏四月
辛酉至自并州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寓縣瓜分役車歲動未遑休息兵士
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恆爲流寓之人竟無
鄉里之號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
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六月辛酉制人年五十免役
收庸癸亥以靈州總管王世積爲荊州總管浙江刺史元胄爲靈州總管秋七
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爲內史令庚戌上親錄囚徒辛亥高麗遼東郡公高陽卒
壬子吐谷渾遣使來朝八月壬申遣柱國襄陽郡公韋洸上開府東萊郡公王
景並持節巡撫嶺南百越皆服冬十月甲子頒木魚符於京師官五品已上戊
辰以永州總管周法尚爲桂州總管十一月辛卯幸國學頒賜各有差景午契
丹遣使朝貢辛丑有事於南郊是月婺州人汪文進會稽人高智慧蘇州人沈
玄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稜饒州吳代華永嘉
沈孝徹泉州王國慶餘杭楊寶英交阯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詔上
柱國內史令越國公楊素討平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毁之辛丑高麗遣使朝
貢景午皇太子妃元氏薨上舉哀於文思殿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貢方物以
大將軍蘇孝慈爲工部尚書景子以臨潁令劉曠治術尤異擢爲莒州刺史己
卯突厥遣使獻七寶盌辛巳晦日有蝕之三月壬午遣通事舍人若干治使於
吐谷渾癸未以幽州總管周搖爲壽州總管朔州總管吐萬緒爲夏州總管夏
四月戊午突厥雍虞閭可汗遣其特勤來朝五月甲子高麗遣使貢方物癸卯
詔百官悉詣朝堂上封事乙巳以右衛將軍元旻爲左衛大將軍秋七月己丑
以柱國杜彥爲洪州總管八月壬申幸栗園滕王瓚薨乙亥至自栗園上柱國
沛國公鄭譯卒十二月景辰靺鞨遣使貢方物

十二年春正月壬子以蘇州刺史皇甫績爲信州總管宣州刺史席代雅爲廣
州總管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爲內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漢王諒爲雍州牧右
衛大將軍夏四月辛卯以壽州總管周搖爲襄州總管五月辛亥廣州總管席
代雅卒秋七月乙巳尙書右僕射邳國公蘇威禮部尚書容城縣侯盧愷並坐

事除名壬戌幸昆明池其日還宮己巳有事於太廟壬申晦日有蝕之八月甲
戌制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治乙亥幸龍首池癸巳制宿衛者
不得輒離所守丁酉上柱國夏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卒戊戌上親錄囚徒九
月丁未以工部尚書楊异爲吳州總管冬十月丁丑以遂安王集爲衛王壬午
有事於太廟至太祖神主前上流涕嗚咽悲不自勝十一月辛亥有事於南郊
壬子宴百寮頒賜各有差己未上柱國新義郡公韓擒虎卒庚申以豫州刺史
權武爲潭州總管甲子百寮大射於武德殿十二月癸酉突厥遣使來朝乙酉
以上柱國內史令楊素爲尚書右僕射己酉吐谷渾靺鞨並遣使貢方物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上柱國郇國公韓建業卒景午契丹奚霫室韋並遣使貢
方物壬子親祀感帝己未以信州總管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壬戌行幸岐州二
月景子詔營仁壽宮丁亥至自岐州戊子宴考使於嘉則殿己卯立皇孫暕爲
豫章王戊子晉州刺史南陽郡公賈悉達隰州總管撫寧郡公韓延等以賄伏
誅己丑制坐事去官者配流一年丁酉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夏四月癸
未制戰亡之家給復一年五月癸亥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
絕秋七月戊申靺鞨遣使貢方物壬子左衛大將軍雲州總管鉅鹿郡公賀婁
子幹卒丁巳幸昆明池戊辰晦日有蝕之九月景辰降囚徒庚申以邵國公楊
綸爲滕王乙丑以柱國杜彥爲雲州總管冬十月乙卯上柱國華陽郡公梁彥
先卒
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詔曰在昔聖人作樂崇德移風易俗於斯爲大自晉氏播
遷兵戈不息雅樂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由辨正賴上天鑒臨明神降福
拯茲塗炭安息蒼生天下大同歸於治理遺文舊物皆爲國有比命所司總令
研究正樂雅聲詳考已訖宜卽施用見行者停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
競造繁聲浮宕不歸遂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五月辛酉京師地震關內
諸州旱六月丁卯詔省府州縣皆給公廨田不得治生與人爭利秋七月乙未
以邳國公蘇威爲納言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饑上率戶口就食於洛陽九月
己未以齊州刺史樊子蓋爲循州總管丁巳以基州刺史崔仲方爲會州總管
冬閏十月甲寅詔曰齊梁陳往皆創業一方綿歷年代既宗祀廢絕祭奠無主
興言矜念良以愴然莒國公蕭琮及高仁英陳叔寶等宜令以時脩其祭祀所
須器物有司給之乙卯制外官九品已上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將之官
十一月壬戌制州縣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癸未有星孛於角亢十二月乙
未東巡狩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次齊州親問疾苦景寅旅王符山庚午上以歲旱祠
太山以謝愆咎大赦天下二月景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
不在其例丁巳上柱國蔣國公梁睿卒三月己未至自東巡狩望祭五嶽海瀆
丁亥幸仁壽宮營州總管韋藝卒夏四月己丑朔大赦天下甲辰以趙州刺史
楊達爲工部尚書丁未以開府儀同三司韋沖爲營州總管五月癸酉吐谷渾
遣使朝貢丁亥制京官五品已上佩銅魚符六月戊子詔鑿底柱庚寅相州刺
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於朝堂乙未林邑遣使來貢方物辛丑詔名山大
川未在祀典者悉祠之秋七月乙丑晉王廣獻毛龜甲戌遣邳國公蘇威巡省
江南戊寅至自仁壽宮辛巳制九品已上官以理去職者聽並執笏冬十月戊
子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爲荊州總管十一月辛酉幸溫湯乙丑至自溫湯十二
月戊子敕盜邊糧一升已上皆斬並籍沒其家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考交代
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孫裕爲平原王筠爲安成王嶷爲安平王恪爲襄城
王該爲高陽王韶爲建安王煚爲潁川王夏五月丁巳以懷州刺史龐晃爲夏
州總管蔡陽縣公姚辯爲靈州總管六月甲午制工商不得進仕幷州大蝗辛
丑詔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秋八月景戌詔決死罪者三奏
而後行刑冬十月己丑幸長春宮十一月壬子至自長春宮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擊西寧羌平之庚寅幸仁壽宮庚子上柱
國王世積討桂州賊李光仕平之壬寅河東王昭納妃宴羣臣頒賜各有差三
月景辰詔曰分職設官共理時務班位高下各有等差若所在官人不相敬憚
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卽決罪無
以懲肅其諸司論屬官若有愆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辛酉上親錄囚徒癸亥

上柱國彭國公劉昶以罪伏誅庚午遣治書侍御史柳彧皇甫誕巡省河南河北夏四月戊寅頒新曆壬午詔曰周曆告終羣凶作亂釁起蕃服毒被生人朕受命上玄廓清區宇聖靈垂祐文武同心申明公穆鄖襄公孝寬廣平王雄蔣國公睿楚國公勣齊國公熲越國公素魯國公慶則新寧公長乂宜陽公世積趙國公羅雲隴西公詢廣業公景眞昌公振沛國公譯項城公子相鉅鹿公子幹等登庸納揆之時草昧經綸之日丹誠大節心盡帝圖茂績殊勳力宣王府宜弘其門緒與國同休其世子世孫未經州任者宜量才升用庶享榮位世祿無窮五月宴百寮於玉女泉頒賜各有差己巳蜀王秀來朝高麗遣使貢方物甲戌以左衞將軍獨孤羅雲爲涼州總管閏月己卯羣鹿入殿門馴擾侍衞之內秋七月丁丑桂州人李代賢反遣右武候大將軍虞慶則討平之丁亥上柱國并州總管秦王俊坐事免以王就第戊戌突厥遣使貢方物八月丁卯荊州總管上庸郡公韋世康卒九月甲申至自仁壽宮庚寅上謂侍臣曰禮主於敬皆當盡心黍稷非馨貴在祗肅廟庭設樂本以迎神齋祭之日觸目多感當此之際何可爲心在路奏樂禮未爲允羣公卿士宜更詳之冬十月丁未頒銅獸符於驃騎車騎府戊申道王靜薨庚申詔曰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享宗廟瞻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茲日而禮畢升路鼓吹發音還入宮門金石振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理實未允宜改茲往式用弘禮教自今已後享廟日不須備鼓吹殿庭勿設樂懸辛未京師大索十一月丁亥突厥遣使來朝十二月壬子上柱國右武候大將軍魯國公虞慶則以罪伏誅

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詔曰吳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已上悉括入官二月甲辰幸仁壽宮乙巳以漢王諒爲行軍元帥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三月乙亥以柱國杜彥爲朔州總管夏四月癸卯以蔣州刺史郭衍爲洪州總管五月辛亥詔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之家投於四裔六月景寅下詔黜高麗王高元官爵秋七月壬申詔以河南八州水免其課役景子詔京官五品已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九月己丑漢王諒師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庚寅勑舍客無公驗者坐及刺史縣令辛卯至自仁壽宮冬十一月甲戌上親錄囚徒癸未有事於南郊十二月庚子上柱國夏州總管任城郡公王景以罪伏誅是月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戊寅大射武德殿宴賜百官二月己亥晉王廣來朝辛丑以并州總管長史宇文弼爲朔州總管甲寅幸仁壽宮夏四月丁酉突厥利可汗內附達頭可汗犯塞遣行軍總管史萬歲擊破之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爲內史令秋八月癸卯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齊國公高熲坐事免辛亥上柱國皖城郡公張威卒甲寅上柱國城陽郡公李徹卒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爲吏部尚書冬十月甲午以突厥利可汗爲啓人可汗築大利城處其部落庚子以朔州總管宇文弼爲代州總管十二月乙未突厥都藍可汗爲部下所殺丁丑星霣於勃海

二十年春正月辛酉朔上在仁壽宮突厥高麗契丹並遣使貢方物癸亥以代州總管宇文弼爲吳州總管二月己巳以上柱國崔弘度爲原州總管丁丑無雲而雷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軍總管張衡討平之夏四月壬戌突厥犯塞以晉王廣爲行軍元帥擊破之乙亥天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六月丁丑秦王俊薨秋八月老人星見九月丁未至自仁壽宮癸丑吳州總管楊异卒冬十月己未太白晝見乙丑皇太子勇及諸子並廢爲庶人殺柱國太平縣公史萬歲己巳殺左衞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京師大風雪以晉王廣爲皇太子十二月戊午詔東宮官屬不得稱臣於皇太子辛巳詔曰佛法深妙道教虛融咸降大慈濟度羣品凡在含識皆蒙覆護所以雕鑄靈相圖寫眞形率土瞻仰用申誠敬其五嶽四鎭節宣雲雨江河淮海浸潤區域並生養萬物利益兆人故建廟立祀以時恭敬敢有毀壞偷盜佛及天尊像嶽鎭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尊者以惡逆論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以尚書右僕射楊素爲尚書左僕射納言蘇威爲尚書右僕射丁酉徙河南王昭爲晉王突厥寇恒安遣柱國韓洪擊之

官軍敗績以晉王昭爲內史令辛丑詔曰君子立身雖云百行唯誠與孝最爲其首故投主殉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代俗之徒不達大義至於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止墳塋獨在其外自今已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二月乙卯朔日有蝕之辛巳以上柱國獨孤楷爲原州總管三月壬辰以豫章王暕爲揚州總管夏四月以淅州刺史蘇孝慈爲洪州總管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壬辰驟雨震雷大風拔木宜君湫水移於始平六月癸丑洪州總管蘇孝慈卒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乙丑詔曰儒學之道訓教生人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升之於朝任之以職故能贊理時務弘益風範朕撫臨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學徒崇建庠序開進仕之路佇賢儁之人而國學冑子垂將千數州縣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爲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簡省明加獎勵於是國子學唯留學生七十人太學四內及州縣學並廢其日頒舍利於諸州秋七月戊戌改國子爲太學九月癸未以柱國杜彥爲雲州總管十一月己丑有事於南郊壬辰以貴州刺史衛玄爲遂州總管

二年春二月辛亥以荊州刺史侯莫陳穎爲桂州總管宗正楊杞爲荊州總管三月己亥幸仁壽宮壬寅以齊州刺史張喬爲潭州總管夏四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秋七月景戌詔內外官各舉所知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爲益州總管八月己巳皇后獨孤氏崩九月景戌至自仁壽宮壬辰河南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賑恤之乙未上柱國襄州總管金水郡公周搖卒隴西地震冬十月壬子曲赦益州管內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爲納言閏月甲申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與諸術者刊定陰陽舛謬己丑詔曰禮之爲用時義大矣黃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牲食展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治人莫善於禮自區宇亂離綿歷年代王道衰而變風作微言絕而大義乖與代推移其弊日甚至於四時郊祀之節文五服麻葛之隆殺是非異說踳駁殊塗致使聖教凋訛輕重無準朕祗承天命撫臨生人當洗滌之時屬干戈之代克定禍亂先運武功刪正彝典日不暇給今四海乂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風訓俗導德齊禮綴往聖之舊章興先王之茂則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尚書右僕射邳國公蘇威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內史侍郎薛道衡祕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達古今或器推令望學綜經史委以裁緝實允僉議可並修定五禮壬寅葬獻皇后於太陵十二月癸巳上柱國益州總管蜀王秀廢爲庶人交州人李佛子舉兵反遣行軍總管劉方討平之

三年春正月己卯原州總管比陽縣公龐晃卒戊子以大將軍蔡陽郡公姚辯爲左武候大將軍夏四月癸卯詔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但風樹不靜嚴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六月甲午詔曰禮云至親以朞斷蓋以四時之變易萬物之更始故聖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爾也但家無二尊母爲厭降是以父存喪母還服於朞者服之正也豈容朞內而更小祥然三年之喪而有小祥者禮云朞祭禮也朞而除喪道也以是之故雖未再朞而天地一變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喪祭之本然朞喪有練於理未安雖云十一月而練乃無所法象非朞非時豈可除祭而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節可謂苟存其變而失其本欲漸於奪乃薄於喪致使子則冠練去絰黃裏縓緣絰則布葛在躬麤服未改豈非經哀尚存子情已奪親疏失倫輕重顛倒乃不順人情豈聖人之意也故知先聖之禮廢於人邪三年之喪尚有不行之者至於祥練之節安能不墜者乎禮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大夫士之喪父母乃貴賤異服然則禮壞樂崩由來漸矣所以晏平仲之斬麤縗其老謂之非禮滕文公之服三年其臣咸所不欲蓋由王道既衰諸侯異政將踰越於法度惡禮制之害己乃滅去篇籍自制其宜遂至骨肉之恩輕重從俗無易之道隆殺任情況孔子沒而微言隱秦滅學而經籍焚者乎有漢之興雖求儒雅人皆異說義非一貫又近代亂離唯務兵革其於典禮時所未遑夫禮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乃人心而已者謂情緣於恩也故恩厚者其禮隆情輕者其禮殺聖人以是稱情

立文別親疎貴賤之節自臣子道消上下失序莫大之恩逐情而薄莫重之禮
與時而殺此乃服不稱喪容不稱服非所謂聖人緣恩表情制禮之義也然喪
與易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其餘未若於哀則情之實也今十一月而
練者非禮之本非情之實由是言之父存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三月而祥
中月而禫庶以合聖人之意達孝子之心秋七月丁卯詔曰日往月來唯天所
以運序山鎮川流唯地所以宣氣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
天地之大德育萬物而為功況一人君於四海睹物欲運獨見致治不藉羣才
未之有也是以唐堯欽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叡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俎
之賤為殷之阿衡呂望漁釣之夫為周之尚父此則鳴鶴在陰其子必和風雲
之從龍虎賢哲之應聖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順陰陽之序
豈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自王道衰人風薄居上莫能公道以御物為下必踵
私法以希時上下相蒙君臣義失義失則政乖政乖則人困蓋同德之風難嗣
離德之軌易追則任者不休休者不任則衆口鑠金戮辱之禍不測是以行歌
避代辭位灌園巻而可懷黜而無慍放逐江湖之上沉赴河海之流所以自潔
而不悔者也至於閭閻秀異之士鄉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時行足以勵俗遺
棄於草野堙滅而無聞豈勝道哉所以覽古而歎息者也方今區宇一家煙火
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豈是人功實乃天意朕惟夙夜祗懼將所以上嗣明
靈是以小心勵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憂兆庶未康以庶政為懷慮一物失
所雖求傅巖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唯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夷門遠
跡犬羊之間屈身僮僕之伍其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究
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舉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
須以禮八月壬申上柱國檢校幽州總管落叢郡公燕榮以罪伏誅九月壬戌
置常平官甲子以營州總管韋冲為民部尚書十二月癸酉河南諸州水遣納
言楊達賑恤之
四年春正月景辰大赦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賞罰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
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有星入月中數日而退長人見於

鴈門秋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己亥以大將軍段文振為雲州總管甲
辰上以疾甚臥於仁壽宮與百寮辭訣並握手歔欷丁未崩於大寶殿時年六
十四遺詔曰嗟乎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
將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稱帝王者非一人書軌不同生人塗炭上天降鑒
爰命於朕用登大位豈關人力故得撥亂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聲教遠被
此又是天意欲寧區夏所以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萬機留心親覽晦明寒
暑不憚劬勞匪曰朕躬蓋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闕庭刺史以下三時朝
集何嘗不罄竭心府誡勑殷勤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寮智力萬國歡心
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
但四海百姓衣食不豐教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踰六
十不復稱夭但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為身止欲安養百姓所以
致此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為天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並懷悖惡既知無臣
子之心所以廢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若令勇秀得志共
治國家必當戮辱遍於公卿酷毒流於人庶今惡子孫已為百姓黜屏好子孫
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具已論述皇太子廣地
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但令內外羣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
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但國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禮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
遵用不勞改定凶禮所須纔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諸州總管刺史已下
宜各率其職不須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後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或
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勑修改務當政要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乙卯發喪河
間楊柳四株無故黃落既而花葉復生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宮景子殯於
大興前殿冬十月己卯合葬於太陵同墳而異穴上性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
內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羣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
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踰朞月克定二邊
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賦斂輕刑罰內脩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昃忘倦
居處服翫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

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悋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則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遇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穅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朞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上勑斥堠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逢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加勞問自強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實雖未能臻於至治亦足稱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爲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悅詩書廢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黜諸子逮於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過於殺戮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玉門關其人所經之處或受牧宰小物饋遺鸚鵡麖皮馬鞭之屬上聞而大怒又詣武庫見署中蕪穢不治於是執武庫令及諸受遺者出開遠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又往往潛令人賂遺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無所寬貸議者以此少之

史臣曰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爲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朞月尉迥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周鼎於時蠻夷猾夏荊揚未一劬勞日昃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此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檟纔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爲不幸也

隋書卷二

隋書卷二考證

高祖紀下陳國平合州三十〇臣召南按北史作州四十以地理志證之北史是也志言陳氏剏撫之域州四十二郡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紀言州四十郡一百縣四百皆略舉大數耳

己未〇一本作癸巳臣映斗按上書壬子下書壬戌中間無由得癸巳從監本作己未

皖城郡公〇監本皖作晥按前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俱作皖或作晥馬援傳攻沒皖城作皖

隋書卷二考證

隋書卷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帝紀第三

煬帝上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𪎭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勳封鴈門郡公開皇元年立為晉王拜柱國并州總管時年十三尋授武衛大將軍進位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大將軍如故高祖令項城公歆安道公李徹輔導之上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為不好聲妓善之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六年轉淮南道行臺尚書令其年徵拜雍州牧內史令八年冬大舉伐陳以上為行軍元帥及陳平執陳湘州刺史施文慶散騎常侍沈客卿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佞有害於民斬之右闕下以謝三吳於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進位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復拜并州總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亂徙上為揚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高祖之祠太山也領武候大將軍明年歸藩後數載突厥寇邊復為行軍元帥出靈武無虜而還及太子勇廢立上為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公成帝業令上出舍大興縣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後高祖每避暑仁壽宮恆令上監國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於仁壽宮八月奉梓宮還京師并州總管漢王諒舉兵反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之九月乙巳以備身將軍崔彭為左領軍大將軍十一月乙未幸洛陽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癸丑詔曰乾道變化陰陽所以消息沿創不同生靈所以順敘若使天意不變施化何以成四時人事不易為政何以釐萬姓易不云乎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則通通則久有德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朕又聞之安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湯后之業若不因人順天功業見乎變愛人治國者可不謂歟然雒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雒陽自古皇王何嘗不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庫作雒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雒日復一日越暨于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哽朕肅膺寶曆纂臨萬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漢王諒悖逆毒被山東遂使州縣或淪非所此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戶復在河南周遷殷人意在於此況復南服遐遠東夏殷大因機順動今也其時羣司百辟僉諧厥議但成周墟塉弗堪葺宇今可於伊雒營建東京便即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也夫宮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棟下宇足避風露高臺廣廈豈曰適形故傳云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宣尼有云與其不遜也寧儉豈謂瑤臺瓊室方為宮殿者乎土階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國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孰與不足今所營構務從節儉無令雕牆峻宇復起於當今欲使卑宮菲食將貽於後世有司明為條格稱朕意焉十二月乙丑以右武衛將軍來護兒為右驍衛大將軍戊辰以柱國李景為右武衛大將軍以右衛率周羅睺為右武候大將軍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蕭氏為皇后改豫州為溱州洛州為豫州廢諸州總管府丙申立晉王昭為皇太子丁酉以上柱國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上柱國郭衍為左武衛大將軍延壽公于仲文為右衛大將軍己亥以豫章王暕為豫州牧戊申發八使巡省風俗下詔曰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愛民乎既富而教家給人足故能風淳俗厚遠至邇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嗣膺寶曆撫育黎獻夙夜戰兢若臨川谷雖則聿遵先緒弗敢失墜永言政術多有缺然況以四海之遠兆民之衆未獲親臨問其疾苦每慮幽仄莫舉冤屈不申一物失所乃傷和氣萬方有罪責在朕躬所以寤寐增歎而夕惕載懷者也今既布政惟始宜有寬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揚風化薦拔淹滯申

達曲枉孝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濟義夫節婦旌表門閭高年之老加其版授並依別條賜以粟帛篤疾之徒給侍丁者雖有侍養之名曾無賙贍之實明加檢校使得存養若有名行顯著操履修絜及學業才能一藝可取咸宜訪採將身入朝所在州縣以禮發遣其有蠹政害人不便於時者使還之日具錄奏聞己酉以吳州總管宇文弼爲刑部尚書二月己卯以尚書左僕射楊素爲尚書令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政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達彝倫有章而牧宰任稱朝委苟爲徼幸以求考課虛立殿最不存治實綱紀於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關河重阻無由自達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眷求讜言徒繁詞翰而鄉校之內闕爾無聞恇然夕惕用忘興寢其民下有知州縣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於民者宜聽詣朝堂封奏庶乎四聰以達天下無冤又於皁澗營顯仁宮採海內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實園苑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夏四月癸亥大將軍劉方擊林邑破之五月庚戌民部尚書義豐侯韋沖卒六月甲子熒惑入太微秋七月丁酉制戰亡之家給復十年景午滕王綸衛王集並奪爵徙邊閏七月甲子以尚書令楊素爲太子太師安德王雄爲太子太傅河閒王弘爲太子太保景子詔曰君民建國教學爲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而言絕義乖多歷年代進德修業其道浸微漢採坑焚之餘不絕如線晉承板蕩之運掃地將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復黌宇時建示同愛禮函丈或陳殆爲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製錦操刀類多牆面上陵下替綱維靡立雅缺道消實由於此朕纂承洪緒思弘大訓將欲尊師重道用闡厥繇講信修睦敦奬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者可依其藝業深淺門蔭高卑雖未升朝並量準給祿庶夫恂恂善誘不日成器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具爲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爲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軍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蔑舳艫相接二百餘里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揚州給復五年舊總管內給復三年十二月己未以大將軍崔仲方爲禮部尚書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賜監督者各有差以大理卿梁毗爲刑部尚書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二月景戌詔尚書令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大將軍宇文愷內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制定輿服始備輦路及五時副車上常服皮弁十有二琪文官弁服佩玉五品已上給犢車通幰三公親王加油絡武官平巾幘袴褶三品已上給瓟槊下至胥吏服色皆有差非庶人不得戎服戊戌置都尉官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雲定興盛修儀仗於是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至是而成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於東京辛亥上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稅癸丑以冀州刺史楊文思爲民部尚書五月甲寅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李通坐事免乙卯詔曰旌表先哲式存饗祀所以優禮賢能顯彰遺愛朕永鑒前修尚想名德何嘗不興歎九原屬懷千載其自古以來賢人君子有能樹聲立德佐世匡時博利殊功有益於人者並宜營立祠宇以時致祭墳壟之處不得侵踐有司量爲條式稱朕意焉六月壬子以尚書令太子太師楊素爲司徒進封豫章王暕爲齊王秋七月癸丑以衛尉卿衛玄爲工部尚書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擢之壬戌擢藩邸舊臣鮮于羅等二十七人官爵有差甲戌皇太子昭薨乙亥上柱國司徒楚國公楊素薨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爲燕王侗爲越王侑爲代王九月乙丑立秦孝王俊子浩爲秦王冬十月戊子以靈州刺史段文振爲兵部尚書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趍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已來帝

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

三年春正月癸亥勅并州逆黨已流配而逃亡者所獲之處即宜斬決景子長星竟天出於東壁二旬而止是月武陽郡上言河水清二月己丑彗星見於奎掃文昌歷大陵五車北河入太微掃帝坐前後百餘日而止三月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以大將軍姚辯為左屯衛將軍癸丑遣羽騎尉朱寬使於流求國乙卯河間王弘薨夏四月庚辰詔曰古者帝王觀風問俗皆所以憂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內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須加存卹今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所司依式甲申頒律令大赦天下關內給復三年壬辰改州為郡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已下官為大夫甲午詔曰天下之重非獨治所安帝王之功豈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經邦何嘗不選賢與能收採幽滯周稱多士漢號得人常想前風載懷欽佇朕負扆夙興冕旒待旦引領巖谷寘以周行冀與羣才共康庶績而彙茅寂寞投竿罕至豈美璞韜采未值良工將介石在懷確乎難拔永鑒前哲憮然興歎凡厥在位譬諸股肱若濟巨川義同舟楫豈得保茲寵祿晦爾所知優游卒歲甚非謂也祈大夫之舉善良史以為至公臧文仲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求諸往古非無褒貶宜思進善用匡寡薄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勵俗有益風化彊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並為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禦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眾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其見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送之限景申車駕北巡狩丁酉以刑部尚書宇文㢸為禮部尚書戊戌勅百司不得踐暴禾稼其有須開為路者有司計地所收即以近倉酬賜務從優厚己亥次赤岸澤以太牢祭故太師李穆墓五月丁巳突厥啟民可汗遣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景寅啟民可汗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辛未啟民可汗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癸酉有星孛於文昌上將星皆動搖六月辛巳獵於連谷丁亥詔曰昔追孝饗德其至焉崇建寢廟禮之大者然則質文異代損益殊時學滅坑焚經典散逸憲章湮墜廟堂制度師說不同所以世數多少莫能是正連室異宮亦無準定朕獲奉祖宗欽承景業永惟嚴配思隆大典於是詢謀在位博訪儒術咸以為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區夏拯羣飛於四海革凋敝於百王恤獄緩刑生靈皆遂其性輕徭薄賦比屋各安其業恢夷宇宙混壹車書東漸西被無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來蘇駕毳乘風歷代所弗至辮髮左衽聲教所罕及莫不厥角關塞頓顙闕庭譯靡絕時書無虛月韜戈偃武天下晏如嘉瑞休徵表裏禔福猗歟偉歟無得而名者也朕又聞之德厚者流光治辨者禮縟是以周之文武漢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諡號斯重豈非緣情稱述即崇顯之義乎高祖文皇帝宜別建廟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懷有司以時創造務合典制又名位既殊禮亦異等天子七廟事著前經諸侯二昭義有差降故其以多為貴王者之禮今可依用貽厥後昆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啟民可汗來朝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貢方物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寮秋七月辛亥啟民可汗上表請變服襲冠帶詔啟民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甲寅上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啟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啟民及其部落各有差景子殺光祿大夫賀若弼禮部尚書宇文㢸太常卿高熲尚書左僕射蘇威坐事免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一旬而罷死者十五六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乙酉啟民飾廬清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啟民奉觴上壽宴賜極厚上謂高麗使者曰歸語爾王當早來朝見不然者吾與啟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義城公主帳己丑啟民可汗歸蕃癸巳入樓煩關壬寅次太原詔營晉陽宮九月己未次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宴享極歡己巳至於東都壬申以齊王暕為河南尹開封府儀同三司癸酉以民部尚書楊文思為納言

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庚戌百寮大射於允武殿丁卯賜城內居民米各十石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為內史令鴻臚卿楊玄感為禮部尚書癸酉以工部尚書衛玄為右候衛

大將軍大理卿長孫熾爲民部尚書二月己卯遣司朝謁者崔毅使突厥處羅致汗血馬三月辛酉以將作大匠宇文愷爲工部尚書壬戌百濟倭赤土迦邏舍國並遣使貢方物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景寅遣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致羅剎夏四月景午以離石之汾源臨泉鴈門之秀容爲樓煩郡起汾陽宮癸丑以河內太守張定和爲左屯衞大將軍乙卯詔曰突厥意利珍豆啓民可汗率領部落保附關塞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頻入謁覲屢有陳請以氈帷毳幕事窮荒陋上棟下宇願同比屋誠心懇切朕之所重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幔牀褥已上隨事量給務從優厚稱朕意焉五月壬申蜀郡獲三足烏張掖獲玄狐各一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乙未左翊衞大將軍宇文述破吐谷渾於曼頭赤水八月辛酉親祠恆岳河北道郡守畢集大赦天下車駕所經郡縣免一年租調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戊寅彗星出於五車掃文昌至房而滅辛巳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冬十月景午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頹山之歎忽踰於千祀盛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辛亥詔曰昔周王下車首封唐虞之胤漢帝承曆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褒立先代憲章在昔朕嗣膺景業旁求雅訓有一弘益欽若令典以爲周兼夏殷文質大備漢有天下車書混一魏晉沿襲風流未遠並宜立後以存繼絕之義有司可求其冑緒列聞乙卯頒新式於天下

五年春正月景子改東京爲東都癸未詔天下均田戊子上自東都還京師己丑制民間鐵叉搭鉤䂎刃之類皆禁絕之太守每歲密上屬官景迹二月戊戌次於閿鄉詔祭古帝王陵及開皇功臣墓庚子制魏周官不得爲蔭辛丑赤土國遣使貢方物戊申車駕至京師景辰宴耆舊四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己未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悅顧謂左右曰此先帝之所居實用增感情所未安宜於此院之西別營一殿壬戌制父母聽隨子之官三月己巳車駕西巡河右庚午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遵與從父昆弟同居上嘉之賜物一百段米二百石表其門閭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己亥大獵於隴西壬寅高昌吐谷渾伊吾並遣使來朝乙巳次狄道党項羌來貢方物癸亥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千里庚辰入長寧谷壬午度星嶺甲申宴羣臣於金山之上景戌梁浩亹御馬度而橋壞斬朝散大夫黃亘及督役者九人吐谷渾王率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渾主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詔右屯衞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挺身挑戰爲賊所殺亞將柳武建擊破之斬首數百級甲午其仙頭王被圍窮蹙率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右翊衞將軍李瓊等追渾主皆遇賊死之癸卯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霰晦冥與從官相失士卒凍死者大半景午次張掖辛亥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膂力驍壯超絕等倫在官勤奮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禦四科舉人壬子高昌王麴伯雅來朝伊吾吐屯設等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景辰上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戊午大赦天下開皇已來流配悉放還鄉晉陽逆黨不在此例隴右諸郡給復一年行經之所給復二年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渚中以求龍種無效而止九月癸未車駕入長安冬十月癸亥詔曰優德尚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義彰膠序鬻熊爲師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龐眉黃髮更令收敘務簡秩優無虧藥膳庶等臥治佇其弘益今歲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滯不堪居職卽給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已上者量給廩以終厥身十一月景子車駕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盜數十人皆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皆稽首既而奪衞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與相連坐者千餘家丁丑角抵大戲於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終月而罷帝數微服往觀之己丑倭國遣使貢方物二月乙巳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

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俘萬七千口頒賜百官乙卯詔曰夫帝圖草創王業
艱難咸仗股肱叶同心德用能拯厥頹運克膺大寶然後疇庸茂賞開國承家
誓以山河傳之不朽近代喪亂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實相乖歷茲永久莫能
懲革皇運之初百度伊始猶循舊貫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軌攸同宜率遵
先典永垂大訓自今已後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景辰改封安德
王雄爲觀王河間王子慶爲郇王庚申徵魏齊周陳樂人悉配太常三月癸亥
幸江都宮甲子以鴻臚卿史祥爲左驍衛大將軍夏四月丁未宴江淮已南父
老頒賜各有差六月辛卯室韋赤土並遣使貢方物壬辰鴈門賊帥尉文通聚
衆三千保於莫壁谷遣鷹揚楊伯泉擊破之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冬十
月壬申刑部尚書梁毗卒壬子民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長孫熾卒十二月己
未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牛弘卒辛酉朱崖人王萬昌舉兵作亂遣隴西太守
韓洪討平之

七年春正月壬寅左武衛大將軍光祿大夫眞定侯郭衍卒二月己未上升釣
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寮頒賜各有差庚申百濟遣使朝貢乙亥上自江都御龍
舟入通濟渠遂幸於涿郡壬午詔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之以
教義高麗高元虧失藩禮將欲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
涿郡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山東年九十已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
縣令三月丁亥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卒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臨
朔宮五月戊子以武威太守樊子蓋爲民部尚書秋大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
餘郡民相賣爲奴婢冬十月乙卯底柱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戊午以東平太
守吐萬緒爲左屯衛大將軍十二月己未西面突厥處羅多利可汗來朝上大
悅接以殊禮於時遼東戰士及餽運者填咽於道晝夜不絕苦役者始爲羣盜
甲子勑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之

隋書卷三

隋書卷三考證

煬帝紀上宣尼有云以其不遜也寧儉○論語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于士澄○閩本于作千

禽獸有堪氄毦之用者○監本毦訛毷 臣映斗按毦仍吏切從耳毛與毷莫報切之毷從目毛者異蜀志諸葛亮傳備好結毦又諸葛亮與吳主書所送白毦薄少毦與珥同蓋羽毛飾也後漢書輿服志輒有吉陽甯諸馬之文附馬左右赤珥流蘇

祈大夫之舉善○按祈大夫祁奚也左傳作祁

上大獵於拔延山○北史無拔字 臣召南按地理志西平郡化隆縣有拔延山此紀是也北史脫耳

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監本善訛普末訛未各本皆訛 臣映斗按本書地理志鄯善郡注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并置且末西海河源總四郡

隋書卷三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帝紀第四

煬帝下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集於涿郡以兵部尚書段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壬午下詔曰天地大德降繁霜於秋令聖哲至仁著甲兵於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肅殺義在無私帝王之用干戈蓋非獲已版泉丹浦莫匪龔行取亂覆昏咸由順動況乎甘野誓師夏開承大禹之業商郊問罪周發成文王之志永監前載屬當朕躬粵我有隋誕膺靈命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爲家提封所漸細柳盤桃之外聲教爰暨紫舌黄枝之域遠至邇安罔不和會功成治定於是乎在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間荐食遼獩之境雖復漢魏誅戮巢窟暫傾亂離多阻種落還集萃川藪於往代播實繁以迄今睠彼華壤翦爲夷類歷年永久惡稔既盈天道禍淫亡徵已兆亂常敗德非可勝圖掩慝懷姦惟日不足移告之嚴未嘗面受朝覲之禮莫肯躬親誘納亡叛不知紀極充斥邊垂亟勞烽候關柝以之不靜生人爲之廢業在昔薄伐已漏天網既緩前禽之戮未即後服之誅曾不懷恩翻爲長惡乃兼契丹之黨虔劉海戍習靺鞨之服侵軼遼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職貢碧海之濱同稟正朔遂復敚攘琛贐遏絕往來虐及弗辜誠而遇禍輶軒奉使爰暨海東旌節所次途經藩境而擁塞道路拒絕王人無事君之心豈爲臣之禮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賦斂煩重強臣豪族咸執國鈞朋黨比周以之成俗賄貨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歲災凶比屋饑饉兵戈不息徭役無期力竭轉輸身塡溝壑百姓愁苦爰誰適從境內哀惶不勝其弊迴首面內各懷性命之圖黄髮稚齒咸興酷毒之歎省俗觀風爰居幽朔弔人問罪無俟再駕於是親總六師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協從天意殄茲逋穢克嗣先謨今宜授律啓行分麾屆路掩勃澥而雷震歷夫餘以電掃比戈按甲誓旅而後行先令五申必勝而後戰左第一軍可鏤方道第二軍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海冥道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南蘇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菟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十軍可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可黏蟬道第二軍可含資道第三軍可渾彌道第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可踏頓道第八軍可肅愼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可東暆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凡此衆軍先奉廟略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戰百勝之雄顧眄則山岳傾頹叱吒則風雲騰鬱心德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馭元戎爲其節度涉遼而東循海之右解倒懸於遐裔問疾苦於遺黎其外輕齎遊闕隨機赴響卷甲銜枚出其不意又滄海道軍舟艫千里高颿電逝巨艦雲飛橫斷浿江逕造平壤島嶼之望斯絕坎井之路已窮其餘被髮左衽之人控弦待發微盧彭濮之旅不謀同辭杖順臨逆人百其勇以此衆戰勢等摧枯然則王者之師義存止殺聖人之教必也勝殘天罰有罪本在元惡人之多僻脅從罔治若高元泥首轅門自歸司寇即宜解縛焚櫬弘之以恩其餘臣人歸朝奉順咸加慰撫各安生業隨才任用無隔夷夏營壘所次務在整肅芻蕘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禍福若其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刑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乙未以右候衛大將軍衛玄爲刑部尚書甲辰內史令元壽卒二月甲寅詔曰朕觀風燕裔問罪遼濱文武叶力爪牙思奮莫不執銳勤王捨家從役罕蓄倉廩之資兼損播殖之務朕所以夕惕愀然慮其匱乏雖復素飽之衆情在忘私悅使之人宜從其厚諸行從一品以下佽飛募人以上家口郡縣宜數存問若有糧食乏少皆宜賑給或雖有田疇貧弱不能自耕種可於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夫居者有斂積之豐行役無顧後之慮壬戌司空京兆尹光祿大夫觀王雄薨三月辛卯兵部尚書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卒癸巳上御師甲午臨戎於遼水橋戊戌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义等皆死之甲午車駕度遼大戰於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皜身朱足遊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

幷立銘頌五月壬午納言楊達卒於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赴機既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於薩水右屯衛將軍薛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將帥奔還亡者二千餘騎癸卯班師九月庚辰上至東都己丑詔曰軍國異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難則霸德攸興化人成俗則王道斯貴時方擾亂屠販可以登朝世屬隆平經術然後升仕豐都爰肇儒服無預於周行建武之朝功臣不參于吏職自三方未一四海交爭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設官分職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勳敘莫非拔足行陣出自勇夫斅學之道既所不習政事之方故亦無取是非暗於在己威福專於下吏貪冒貨賄不知紀極蠹政害民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回授文武職事庶遵彼更張取類於調瑟求諸名製不傷於美錦若吏部輒擬用者御史即宜糾彈冬十月甲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十一月己卯以宗女華容公主嫁於高昌王辛巳光祿大夫韓壽卒甲申敗將宇文述于仲文等並除名為民斬尚書右丞劉士龍以謝天下是歲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密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

九年春正月丁丑徵天下兵募民為驍果集於涿郡壬午賊帥杜彥冰王潤等陷平原郡大掠而去辛卯置折衝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領驍果乙未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賊劫掠山東靈武白榆妄稱奴賊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遣將軍范貴討之連年不能剋戊戌大赦己亥遣代王侑刑部尚書衛玄鎮京師辛丑以右驍騎將軍李渾為右驍衛大將軍二月己未濟北人韓進洛聚衆數萬為羣盜壬午復宇文述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三月景子濟陰人孟海公起兵為盜衆至數萬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戊寅幸遼東以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留守東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頂聚徒為盜自號盧公衆至三萬攻陷郡城大掠而去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五月丁丑熒惑入南斗己卯濟北人甄寶車聚衆萬餘寇掠城邑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景辰玄感逼東都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反為賊所敗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於高麗庚午上班師高麗犯後軍敕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為後拒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等馳傳發兵以討玄感秋七月己卯令所在發人城縣府驛癸未餘杭人劉元進舉兵反衆至數萬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破楊玄感於閿鄉斬之餘黨悉平癸卯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擁衆十萬餘自稱將軍寇江左甲辰制驍果之家蠲免賦稅丁未詔郡縣城去道過五里已上者徙就之戊申制盜賊籍沒其家乙卯賊帥陳瑱等衆三萬攻陷信安郡辛酉司農卿光祿大夫葛國公趙元淑以罪伏誅九月己卯濟陰人吳海流東海人彭孝才並舉兵為盜衆數萬庚辰賊帥梁慧尚率衆四萬陷蒼梧郡甲午車駕次上谷以供費不給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丁酉東陽人李三兒向但子舉兵作亂衆至萬餘閏月己巳幸博陵庚午上謂侍臣曰朕昔從先朝周旋於此年甫八歲日月不居倏經三紀追惟平昔不可復希言未卒流涕嗚咽侍衛者皆泣下沾襟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武賁郎將費青奴擊斬之乙酉詔曰博陵昔為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豳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廛緬懷敬止思所以宣播德澤覃被下人崇紀顯號式光令緒可改博陵為高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材授職壬辰以納言蘇威為開府儀同三司朱燮管崇推劉元進為天子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連年不能剋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清河賊張金稱衆數萬渤海賊帥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號齊王衆各十萬山東苦之丁亥以右候衛將軍郭榮為右候衛大將軍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反為所敗孝慈死之十二月甲申車裂玄感弟朝請大夫積善及黨與十餘人仍焚而揚之丁亥扶風人向海明舉兵作亂稱皇帝建元白烏遣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為信義公主嫁於突厥曷娑那可汗二月辛未詔百寮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曰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徇義莫匪勤誠委命草澤棄骸原野興言念之每懷愍惻往年出車問罪將屆遼濱廟算勝略具有進止而諒惛凶罔識成敗高熲愎很本無智謀臨三軍猶兒戲視人命

如草芥不遑成規坐貽撓退遂令死亡者衆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設祭於遼西郡立道場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窮魂之冤澤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惠辛卯詔曰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諸侯令行天下盧芳小盜漢祖尚且親戎隗囂餘燼光武猶自登隴豈不欲除暴止戈勞而後逸者哉朕纂成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獨隔聲教蕞爾高麗僻居荒表鴟張狼噬侮慢不恭抄竊我邊陲侵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遼碣殪長蛇於玄菟戮封豕於襄平扶餘衆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踰沮水滄海舟楫衝賊腹心焚其城郭汙其宮室高元伏鑕泥首送款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惡靡悛宴安鴆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進朕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丸都觀兵遼水順天誅於海外救窮民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止除元惡餘無所問若有識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機翻然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惡相濟抗拒王師若火燎原刑茲無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聞丁酉扶風人唐弼舉兵反衆十萬推李弘爲天子自稱唐王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臨渝宮親御戎服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夏四月辛未彭城賊張大虎聚衆數萬保懸薄山爲盜遣榆林太守董純擊破斬之甲午車駕次北平五月庚子詔舉郡孝悌廉潔各十人壬寅賊帥宋世謨陷琅邪郡庚申延安人劉迦論舉兵反自稱皇王建元大世六月辛未賊帥鄭文雅林寶護等衆三萬陷建安郡太守楊景祥死之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乙卯曹國遣使貢方物甲子高麗遣使請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悅八月己巳班師庚午右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鄭榮卒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京師十一月景申支解斛斯政於金光門外乙巳有事於南郊己酉賊帥司馬長安破長平郡乙卯離石胡劉苗王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弟六兒爲永安王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能克是月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爲盜十二月壬申上如東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東都庚寅賊帥孟讓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遣江都郡丞王世充擊破之盡虜其衆

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寮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靺鞨訶多沛汗龜茲疏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戊戌武賁郎將高建毗破賊帥顏宣政於齊郡虜男女數千口乙卯大會蠻夷設魚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二月戊辰賊帥楊仲緒率衆萬餘攻北平滑公李景破斬之庚午詔曰設險守國著自前經重門禦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寧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爭居人散逸田疇無伍郛郭不脩遂使遊惰實繁寇欵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內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隨近給使強弱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所厝其姦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爲事條務令得所景子上谷人王須拔反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刁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趙五月丁酉殺右驍衛大將軍光祿大夫郕公李渾將作監光祿大夫李敏並族滅其家癸卯賊帥司馬長安破西河郡己酉幸太原避暑汾陽宮秋七月己亥淮南人張起緒舉兵爲盜衆至三萬辛丑光祿大夫右禦衛大將軍張壽卒八月乙丑巡北塞戊辰突厥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壬申車駕馳幸鴈門癸酉突厥圍城官軍頻戰不利上大懼欲率精騎潰圍而出民部尚書樊子蓋固諫乃止齊王暕以後軍保于崞縣甲申詔天下諸郡募兵於是守令各來赴難九月甲辰突厥解圍而去丁未曲赦太原鴈門郡死罪已下冬十月壬戌上至于東都丁卯彭城人魏騏驎聚衆萬餘爲盜寇魯郡壬申賊帥盧明月聚衆十餘萬寇陳汝間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度淮自號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十二月乙卯賊帥王須拔破高陽郡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墜明月營破其衝車庚辰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討絳郡賊敬盤陀柴保昌等經年不能剋譙郡人朱粲擁衆數十萬寇荊襄僭稱楚帝建元昌達漢南諸郡多爲所陷焉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鴈門人翟松柏起兵於靈丘衆至數萬轉攻傍縣二月己未真臘國遣使貢方物甲子夜有二大鳥似鵰飛入大業殿止于御幄至明而去癸亥東海賊盧公暹率衆萬餘保于蒼山夏四月丁巳顯陽門災癸亥魏刁兒所部將甄翟兒復號歷山飛衆十萬轉寇太原將軍潘長文討之反爲所敗

吳文死之五月景戌朔日有蝕之既癸巳大流星隕於吳郡爲石壬午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秋七月壬戌民部尚書光祿大夫齊北公樊子蓋卒甲子幸江都宮以越王侗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戊辰馮翊人孫華自號總管舉兵爲盜高涼通守洗珤徹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己巳熒惑守羽林月餘乃退車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恆山寇高陽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隤牆癸丑大流星如甕出羽林九月丁酉東海人杜伏威揚州沈覓敵等作亂衆至數萬右禦衛將軍陳稜擊破之戊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壬戌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冬十月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左翊衛大將軍光祿大夫許公宇文述薨十二月癸未鄱陽賊操天成舉兵反自號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乙酉以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爲開府儀同三司行左翊衛大將軍壬辰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廬陵郡唐公破甄翟兒於西河虜男女數千口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齊郡賊杜伏威率衆度淮攻陷歷陽郡景辰勃海賊竇建德設壇於河閒之樂壽自稱長樂王建元丁丑辛巳賊帥徐圓朗率衆數千破東平郡弘化人到企成聚衆萬餘人爲盜傍郡苦之二月壬午朔方人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遣銀青光祿大夫張世隆擊之反爲所敗戊子賊帥王子英破上谷郡己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北連突厥自稱定楊可汗庚寅賊帥李密翟讓等陷興洛倉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崱擊之反爲所敗死者十五六庚子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開倉以振羣盜衆至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皆陷焉壬寅劉武周破武賁郎將王智辯于桑乾鎮智辯死之三月戊午廬江人張子路舉兵反遣右禦衛將軍陳稜討平之丁丑賊帥李通德衆十萬寇廬江左屯衛將軍張鎮州擊破之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舉率衆反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攻陷隴右諸郡己丑賊帥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燒豐都市而去癸巳李密陷迴洛東倉丁酉賊帥房憲伯陷汝陰郡是月光祿大夫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等並以衆叛歸李密五月辛酉夜有流星如甕墜於江都甲子唐公起義師於太原景寅突厥數千寇太原唐公擊破之秋七月壬子熒惑守積屍景辰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涼王建元安樂八月辛巳唐公破武牙郎將宋老生於霍邑斬之九月己丑帝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從兵是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叛歸李密與賊帥李文相攻陷黎陽倉彗星見於營室冬十月丁亥太原楊世洛聚衆萬餘人寇掠城邑景申羅令蕭銑以縣反鄱陽人董景珍以郡反迎銑於羅縣號爲梁王攻陷傍郡戊戌武賁郎將高毗敗濟北郡賊甄寶車於嶬山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上起宮丹陽將遜于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驅不能止熒惑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于揚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甚惡之

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武賁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監門直閤裴虔通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武勇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景內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質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五十蕭后令宮人撤牀簀爲棺以埋之化及發後右禦衛將軍陳稜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衆咸異之大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初上自以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宮掖密謀於獻后楊素等因機構扇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暨諒闇之中烝淫無度山陵始就即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治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絕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益市

武馬匹直十餘萬富強坐是凍餒者十家而九帝性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爲獻食豐厚者進擢疎儉者獲罪姦吏侵漁內外虛竭頭會箕斂人不聊生于時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寃屈不治奏請罕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族滅之故高熲賀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衡李金才藩邸惟舊績著經綸或惡其直道或忿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丹頸之誅其餘事君盡禮謇謇匪躬無辜無罪橫受夷戮者不可勝紀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人饑相食邑落爲墟上不知恤也東西遊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唯與後宮流連躭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媼朝夕共肆醜言又引少年令與宮人穢亂不軌不遜以爲娛樂區宇之內盜賊蜂起劫掠從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詰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亡相繼戰士盡力必不加賞百姓無辜咸受屠戮黎庶憤怨天下土崩至於就擒而猶未之寤也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薦亂遂登儲兩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姦宄乘釁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羣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爲麋鹿之場慘慘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顚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隋書卷四

隋書卷四考證

煬帝紀下寇歎未息○監本寇訛歎從宋本改按歎與嘆同詩大雅寇攘式內

書費誓無敢寇攘踰垣牆

萑蒲不得聚其逋逃○左傳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又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苻蒲通

史臣論遠之揚越○監本揚訛楊按書禹貢淮海惟揚州又晉書地理志春秋元命苞云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以爲江南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輕揚也

隋書卷四考證

唐 特進 臣 魏徵 上

帝紀第五

恭帝

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也母曰韋妃性聰敏有氣度大業三年立為陳王後數載徙為代王邑萬戶及煬帝親征遼東令於京師總留事十一年從幸晉陽拜太原太守尋鎮京師義兵入長安尊煬帝為太上皇奉帝纂業

義寧元年十一月壬戌上卽皇帝位於大興殿詔曰王道喪亂天步不康古往今來代有其事屬之於朕逢此百罹彼蒼者天胡寧斯忍襁褓之歲夙遭憫凶孺子之辰太上播越興言感動實疚於懷太尉唐公膺期作宰時稱舟楫大拯橫流糾合義兵翼戴皇室與國休戚再匡區夏爰奉明詔弼予幼沖顯命光臨天威咫尺對揚尊號惕心失圖一人在遠三讓不遂僶俛南面厝身無所苟利社稷莫敢或違俯從羣議奉遵聖旨可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三年為義寧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甲子以光祿大夫大將軍太尉唐公為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景寅詔曰朕惟孺子未出深宮太上遠巡追蹤穆滿時逢多難委當尊極辭不獲免恭己臨朝若涉大川罔知所濟撫躬永歎憂心孔棘民之情偽曾未之聞王業艱難載云其易賴股肱戮力上宰資良匡佐沖人輔其不逮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庶績其凝實成斯屬遠聽前史茲為典故因循仍舊非曰徒言所存至公無為讓德己巳以唐王子隴西公建成為唐國世子敦煌公為京兆尹改封秦公元吉為齊公食邑各萬戶太原置鎮北府乙亥張掖康老和舉兵反十二月癸未薛舉自稱天子寇扶風秦公為元帥擊破之丁亥桂陽人曹武徹舉兵反建元通聖丁酉義師擒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於閿鄉虜其衆數萬乙巳賊帥張善安陷廬江郡

二年春正月丁未詔唐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羽葆鼓吹壬戌將軍王世充為李密所敗河內通守孟善誼武賁郎將王辯楊威劉長恭梁德董智通皆死之庚戌河陽郡尉獨孤武都降於李密三月景辰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殺太上皇於江都宮右禦衛將軍獨孤盛死之齊王暕趙王杲燕王倓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行右翊衛大將軍宇文協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裴蘊通議大夫行給事郎許善心皆遇害化及立秦王浩為帝自稱大丞相朝士文武皆受其官爵光祿大夫宿公麥才折衝郎將朝請大夫沈光同謀討賊夜襲化及營反為所害戊辰詔唐王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唐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五月乙巳朔詔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金根車駕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車舞八佾設鍾虡宮懸王后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戊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酷甚望夷釁深驪北憫予小子奄遭丕愆哀號承感心情糜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形影相弔罔知啓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怨總九合於一匡決百勝於千里糾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繫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為人臣載違天命在昔虞夏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己莫能私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期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雪冤恥於皇祖守禋祀為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官羣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勑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聞是日上遜位於大唐以為酅國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時年十五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沖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歸既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笙鏞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迹其庸可得乎

隋書卷五考證

恭帝紀敦煌公爲京兆尹○唐書高祖已起兵太宗初拜右領軍大都督封敦煌郡公諱其名

隋書卷五考證

隋書卷六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一

禮儀一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爲天禮，祭地之屬爲地禮，祭宗廟之屬爲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賾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殷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祇訓，以勸生靈。商辛無道，雅章湮滅。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也。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犬戎弑后，遷周削弱，禮失樂微，風凋俗敝。仲尼預蜡賓而歎曰：「丘有志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於是緝禮與樂，欲救時弊。君棄不顧，道鬱不行，故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廢其禮。昭公娶孟子而諱姓，楊侯竊女色而傷人，故曰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矣。羣飲而逸，不知其郵，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鬬之獄繁矣。魯侯逆五廟之祀，漢帝罷三年之制，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矣。諸侯下堂於天子，五伯召君於河陽，朝聘之禮廢，則侵陵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幷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唯採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至於退讓起於趨步，忠孝成於動止，華藥靡舉，鴻纖並擯，甚芻狗之棄路，若章甫之遊越，儒林道盡，詩禮爲煙。漢高祖既平秦亂，初誅項羽，杖賞元勳，未遑朝制，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請起朝儀，而許焉，猶曰：「度吾能行者爲之。」微習禮容，皆知順軌。若祖述文武，憲章洙泗，則皃由不暇，自長之也。武帝興典制而愛方術，至於鬼神之祭，流宕不歸。世祖中興，明皇纂位，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望雲物，得其時制，百姓悅之。而朝廷憲章，其來已舊，或得之於升平之運，或失之於凶荒之年，而世載遐邈，風流訛舛，必有人情，將移禮意。殷周所以異軌，秦漢於焉改轍。至於增輝風俗，廣樹隄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譬山祇之有嵩岱，海若之有滄溟，飾以涓塵，不貽伊敗。而高堂生於所傳士禮，亦謂之儀，弘暢人情，粉飾行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準，咸稱當世之美，自有周旋之節。黃初之詳定朝儀，太始之削除乖謬，則宋書言之備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璉，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褧。帝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參詳。陳武克平建業，多準梁舊，仍詔尚書左丞江德藻、員外散騎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或因行事，隨時取捨。後齊則左僕射陽休之、度支尚書元修伯、鴻臚卿王晞、國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儀禮者也，平章國典，以爲時用。高祖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云。

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蕩六籍以爲煨燼，祭天之禮殘缺，儒者各守其所見物而爲之義焉。一云祭天之數，終歲有九，祭地之數，一歲有二，圓丘方澤，三年一行。若圓丘方澤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圓丘之祭，終歲有八。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唯一。圓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圓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祭，無別天也。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亦直稱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則王學之所宗也。梁陳以降，以迄於隋，議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變易。梁南郊，爲圓壇，在國之南。高二丈七尺，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門。常與北郊間歲。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天皇上帝之神於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禮以蒼璧制幣。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風伯、司空、雷電、雨師，皆從祀。其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有坎，五帝亦如之，餘皆平地。器以陶匏，席用稾秸。太史設柴壇於景地。皇帝齋於萬壽殿，乘玉輅，備大駕以行禮。禮畢，變服通天冠而還。北郊，爲方壇於北郊。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其外爲壝再重。與南郊間歲。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於其上，以德后配。禮以黃琮制幣。五官之神、先農、五岳、沂山、嶽山、白石山、霍山、無閭山、蔣山、四海、四瀆、松江

會稽江錢塘江四望皆從祀太史設埋坎於壬地焉天監三年左丞吳操之啓稱傳云啓蟄而郊郊應立春之後尚書左丞何佟之議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於圓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并圓丘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之郊禋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圓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於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啓蟄在一郊壇分爲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啓蟄名爲祈穀何佟之又啓案鬯者盛以六彝覆以畫冪備其文飾施之宗廟今南北二郊儀注有祼既乖尙質謂宜革變博士明山賓議以爲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明堂之祼耳郊不應祼帝從之又有司以爲祀竟器席相承還庫請依典燒埋之佟之等議案禮祭器敝則埋之今一用便埋費而乖典帝曰薦藉輕物陶匏賤器方還付庫容復穢惡但敝則埋之蓋謂四時祭器耳自是從有司議燒埋之四年佟之云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祇天欑題宜曰皇天座地欑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帝並從之五年明山賓稱伏尋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詳議山賓以爲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爲允并請迎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詔並依議六年議者以爲北郊有岳鎭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爲煩重儀曹郎朱异議曰望是不卽之名豈容局於星海拘於岳瀆明山賓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設岳鎭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爲非議久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在並留如故七年帝以一獻爲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禮官司馬褧以爲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爲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始省大尉亞獻光祿終獻又太常丞王僧崇稱五祀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卽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師雨師恐繁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星下隸兩祭非嫌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染俎盛牲素案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壇下衆神之座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奏禮云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則知郊祭爲俎理不應染又藉用白茅禮無所出皇天大帝座既用俎則知郊有俎義於是改用素俎幷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藁薦幷以素俎又帝曰禮祭月於坎良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又禮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並是別祭不關在郊故得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就陽之義居於北郊就陰之義既云就陽義與陰異星月與祭理不爲坎八座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良由齊代圓丘小而且峻邊無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悉停爲坎自是南北二郊悉無坎位矣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帝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於義闕然於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而爲壇

陳制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天地於南北二郊永定元年武帝受禪修南郊圓壇高二丈二尺五寸上廣十丈柴燎告天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座加五帝位其餘準梁之舊北郊爲壇高一丈五尺廣八丈以皇妣昭后配從祀亦準梁舊及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天太中大夫領大著作攝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疈辜同爲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卽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案

周禮大宗伯之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衆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
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即除之亨又奏曰梁儀注曰
一獻爲質三獻爲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案周禮司樽所言三獻施於宗祧
而鄭注一獻施於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於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爲不通矣
且樽俎之物依於質文拜獻之禮主於虔敬今請凡郊丘祀事準於宗祧三獻
爲允制曰依議陳帝光大中又以昭后配北郊及宣帝即位以南北二郊卑下
更議增廣久而不決至太建十一年尚書祠部郎王元規議曰案前漢黃圖上
帝壇徑五丈高九尺后土壇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壇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
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即日南郊壇廣十丈高
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壇廣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寸今議增南郊壇上徑十二丈
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於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壇
上方十丈以則地義下至十五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丈二尺亦取二倍漢家
之數禮記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饗帝于
郊周官云冬日至祠天於地上之圓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祭法云燔
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記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於其質也以
報覆燾持載之功爾雅亦云丘言非人所造爲古圓方兩丘並因見有而祭本
無高廣之數後世隨事遷都而建立郊禮或有地吉而未必有丘或有見丘而
不必廣絜故有築建之法而制丈尺之儀愚謂郊祀事重圓方二丘高下廣狹
既無明文但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今謹述漢梁并即日三代壇不同及更
增修丈尺如前聽旨尚書僕射臣繕左戶尚書臣元饒左丞臣周確舍人臣蕭
淳儀曹郎臣沈客卿周元規議詔遂依用後主嗣立無意典禮之事加舊儒碩
學漸以凋喪至於朝亡竟無改作後齊制圓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圓
丘在國南郊丘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
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級方維八陛周以三壝去丘五十步中壝去
內壝外壝去中壝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門又爲大營於外壝之外輪廣三百七
十步其營塹廣一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門又爲燎壇於中壝之外當丘
之景地廣輪三十六尺高三尺四面各有陛方澤爲壇在國北郊廣輪四十尺
高四尺面各一陛其外爲三壝相去廣狹同圓丘壝外大營廣輪三百二十步
營塹廣一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門又爲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壝之外廣
深一丈二尺圓丘則以蒼璧束帛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高祖神武
皇帝配五精之帝從祀於其中丘面皆內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
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於下丘爲衆星之位遷於內壝之中合用蒼牲九
夕牲之旦太尉告廟陳幣於神武廟訖埋於兩楹間爲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
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已下薦衆星方澤則
以黃琮束帛夏至之日禘崑崙皇地祇於其上以武明皇后配其神州之神社
稷岱岳沂鎮會稽鎮云云山亭亭山蒙山羽山嶧山崧岳霍岳衡鎮荊山內方
山大別山敷淺原山桐柏山陪尾山華岳太岳鎮積石山龍門山江山岐山荊
山嶓冢山壺口山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西傾朱圉山鳥鼠同穴山熊
耳山敦物山蔡蒙山梁山岷山武功山太白山恒岳醫無閭山鎮陰山白登山
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龍山漳山宜務山閼山方山苟山狹龍山淮水東海泗
水沂水淄水濰水江水南海漢水穀水洛水伊水漾水沔水河水西海黑水澇
水渭水涇水酆水濟水北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水呼沱水衛水洹水延水並
從祀其神州位在青陛之北甲寅地社位赤陛之西未地稷位白陛之南庚地
自餘並內壝之內內向各如其方合用牲十二儀同圓丘其後諸儒定禮圓丘
改以冬至云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南郊爲壇於國南廣輪三十
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壝內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內壝
四面各通一門又爲大營於外壝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塹廣一丈深八尺
四面各一門又爲燎壇於中壝之外景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
一陛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圭有邸幣各如方色
其上帝及配帝各用騂特牲一儀燎同圓丘其北郊則爲壇如南郊壇爲瘞坎
如方澤坎祀神州神於其上以武明皇后配禮用兩圭有邸各用黃牲一儀瘞

如北郊

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為壇之制圓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圓壝徑三百步內壝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階階十級級一尺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一階尺一級其壝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壝半之南郊為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壝方百二十步內壝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壝如方丘其祭圓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圓丘則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於其上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並從祀皇帝乘蒼輅戴玄冕備大駕而行預祭者皆蒼服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於其上北郊方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神州則以獻侯莫那配焉其用牲之制祀昊天上帝祭皇地祇及五帝日月五星十二辰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毛宗廟以黃社稷以黝散祭祀用純表狵磔禳用尨

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為圓丘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再歲冬至之日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五方上帝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衆星三百六十座並皆從祀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之內衆星在內壝之外其牲上帝配帝用蒼犢二五帝日月用方色犢各一五星已下用羊豕各九為方丘於宮城之北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丈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夏至之日祭皇地祇於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咸州陽州九州山海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用黃犢二神州九州神座於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營州北方咸州東北方陽州東方各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已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其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加羊豕各九南郊為壇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壇高七尺廣四丈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熛怒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其禮四圭有邸牲用騂犢二北郊孟冬祭神州之神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牲用犢二凡大祀齋官皆於其晨集尚書省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祭前一日晝漏上水五刻到祀所沐浴著明衣咸不得聞見衰絰哭泣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祇神州社稷宗廟等為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等為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及諸星諸山川等為小祀大祀養牲在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其牲方色難備者聽以純色代告祈之牲者不養祭祀犧牲不得捶扑其死則埋之初帝既受周禪恐黎元未愜多說符瑞以耀之其或造作而進者不可勝計仁壽元年冬至祠南郊置昊天上帝及五方天帝位並於壇上如封禪禮板曰維仁壽元年歲次作噩嗣天子臣諱敢昭告於昊天上帝璇璣運行大明南至臣蒙上天恩造羣靈降福撫臨率土安養兆人顧惟虛薄德化未暢夙夜憂懼不敢荒怠天地靈祇降錫休瑞鏡發區宇昭彰耳目爰始登極蒙授龜圖遷都定鼎醴泉出地平陳之歲龍引舟師省俗巡方展禮東岳盲者得視瘖者得言復有躄人忽然能步自開皇已來日近北極行於上道晷度延長天啓太平獸見一角改元仁壽楊樹生松石魚彰合符之徵玉龜顯永昌之慶山圖石瑞前後繼出皆載臣姓名褒紀國祚經典諸緯爰及玉龜文字義理遞相符會宮城之內及在山谷石變為玉不可勝數桃區一嶺盡是琉璃黃銀出於神山碧玉生於瑞巘多楊山響三稱國興連雲山聲萬年臨國野鵝降天仍住池沼神鹿入苑頻賜引導騶虞見質遊麟在野鹿角生於楊樹龍湫出於荊谷慶雲發彩壽星垂耀宮殿樓閣咸出靈芝山澤川原多生寶物威香散馥零露凝甘敦煌烏山黑石變白弘祿巖嶺石華遠照玄狐玄豹白兔白狼赤雀蒼烏野蠶天豆嘉禾合穗珍木連理神瑞休徵洪恩景福降賜無疆不可具紀此皆昊天上帝爰降明靈矜愍蒼生寧靜海內故錫茲嘉慶咸使安樂豈臣微誠所能上感虔心奉謝敬薦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燔祀於昊天上帝皇考太祖武元皇帝配神作主大業元年孟春祀感帝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其餘並用舊禮十年冬至

祀圜丘帝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舊齊儀郊祀帝皆以衮冕至天監七年始造大裘而明堂儀注猶云衮服十年儀曹郎朱异以為禮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遠義須誠質今從汎祭五帝理不容文於是改服大裘异又以為齊儀初獻樽彝明堂貴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樽禮云朝踐用太樽鄭云太樽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況在明堂禮不容象今請改用瓦樽庶合文質之衷又曰宗廟貴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遠則須簡約今儀注所薦與廟不異即理徵事如為未允請自今明堂肴膳準二郊但帝之為名本主生育成歲之功實為顯著非如昊天義絕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微異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屬猶宜以薦止用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韮四種之葅粳稻黍粱四種之米自此以外郊所無者請並從省除初博士明山賓制儀注明堂祀五帝行禮先自赤帝始异又以為明堂既汎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帝始又以為明堂籩豆等器皆以彫飾尋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彫俎明堂之禮既方郊為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為質又不應彫俎斟酌二途須存厥衷請改用純漆异又以舊儀明堂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酇終醊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之祭並無黍肉之禮並請停灌及授俎法又以為舊明堂皆用太牢案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既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用三牲止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帝並從之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與羣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準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爵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修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鄭玄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基準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

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饗坐依梁法武帝時以德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已後以文帝配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果蔬備薦焉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高祖平陳收羅杞梓郊丘宗社典禮粗備唯明堂未立開皇十三年詔命議之禮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等定議事在弘傳後檢校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以獻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為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祀五方上帝止於明堂恒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於其方人帝各

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帝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亦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於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祀五官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儀。

隋書卷六

隋書卷六考證

禮儀志一命伯夷典朕三禮○一本夷作𡰥。一本作尼。當由𡰥字之訛。𡰥夷通。

天犢題宜曰皇天座地犢宜曰厚地座○宋本犢作犢。按左傳昭元年注。禜祭爲營犢。

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悉停爲坎自是南北二郊悉無坎位矣○宋本閣本無悉停爲坎自是南北二郊十字。臣映斗按此十字。於文非贅。仍之。

十七年帝以感仰魄寶俱是天帝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監本闕仰魄寶俱是五字。又闕明堂之祀不五字。俱從宋本補。

隋書卷六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

禮儀二

春秋龍見而雩梁制不爲恆祀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者三省繇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恤怨曠七撤膳羞弛樂懸而不作天子又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主於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祈上帝徧祈所有事者大雩禮立圓壇於南郊之左高及輪廣四丈周十二丈四陛牲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於其上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處大雩國南除地爲墠舞童六十四人祈百辟卿士於雩壇之左除地爲墠舞童六十四人皆袨服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畢旱而祈澍則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唯雩則不報若郡國縣旱請雨則五事同時並行一理冤獄失職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進賢良五退貪邪守令皆潔齋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內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陳氏亦因梁制祈而澍則報以少牢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即位以文帝配青帝牲用黃牯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墠配饗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事也梁陳制諸祠官皆給除穢氣藥先齋一日服之以取清潔天監九年有事雩壇武帝以爲雨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爲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於是遂移於東郊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爲乖儀曹郎朱异議曰案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五帝必柴今明堂又無其事於是停用柴從坎瘞典十一年帝曰四望之祀頃來遂絕宜更議復朱异議鄭衆云四望謂日月星海鄭玄云謂五岳四鎭四瀆尋二鄭之說互有不同竊以望是不即之名凡厥遍祭皆有斯目豈容局於星漢拘於海瀆請命司天有關水旱之義實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帝從之又揚州主簿顧協又云禮仲夏大雩春秋龍見而雩則雩常祭也水旱且又禱之謂宜式備斯典太常博士亦從協議祠部郎明嚴卿以爲祈報之祀已備郊禋沿革有時不必同撰帝從其議依舊不改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藉田兆內有祈禁則齋官寄藉田省云

後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五精帝於夏郊之東爲圓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壝外營相去深淺并燎壇一如南郊於其上祈穀實以顯宗文宣帝配青帝在甲寅之地赤帝在景巳之地黃帝在己未之地白帝在庚申之地黑帝在壬亥之地面皆內向藉以藁秸配帝在青帝之南小退藉以莞席牲以騂其儀同南郊又祈禱者有九焉一曰雩二曰南郊三曰堯廟四曰孔顏廟五曰社稷六曰五岳七曰四瀆八曰滏口九曰豹祠水旱癘疫皆有事焉無牲皆以酒脯棗栗之饌若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幣有燎不設金石之樂選伎工端潔善謳詠者使歌雲漢詩於壇南自餘同正雩南郊則使三公祈五天帝於郊壇有燎座位如雩五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其儀如郊禮堯廟則遣使祈於平陽孔顏廟則遣使祈於國學如堯廟社稷如正祭五岳遣使祈於岳所四瀆如祈五岳滏口如祈堯廟豹祠如祈滏口

隋雩壇國南十三里啓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百二十尺孟夏之月龍星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以太祖武元帝配饗五官從配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理冤獄失職存鰥寡孤獨賑困乏掩骼埋胔省徭役進賢良舉直言退佞諂黜貪殘命有司會男女恤怨曠七日乃祈岳鎭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乃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脩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已下祈如初典秋分已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傘扇令

人家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郡尉祈雨則理冤獄存鰥寡孤獨掩骼埋胔潔齋祈於社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雨者徙市斷屠如京師祈而澍亦各有報霖雨則禜京城諸門三禜不止則祈山川岳鎮海瀆社稷又不止則祈宗廟神州報以太牢州郡縣苦雨亦各禜其城門不止則祈界內山川及祈報用羊豕

禮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玉輅建大旂服大裘各於其方之近郊爲兆迎其帝而祭之所謂燔柴於泰壇掃地而祭者也春迎靈威仰者三春之始萬物稟之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而畏之也夏迎赤熛怒者火色熛怒其靈炎至明盛也秋迎白招拒者招集拒大也言秋時集成萬物其功大也冬迎叶光紀者叶拾光華紀法也言冬時收拾光華之色伏而藏之皆有法也中迎含樞紐者含容也樞機有闔闢之義紐者結也言土德之帝能含容萬物開闔有時紐結有法也然此五帝之號皆以其德而名焉梁陳後齊後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時之日各於其郊迎而以太皞之屬五人帝配祭並以五官三辰七宿於其方從祀焉

梁制迎氣以始祖配牲用特牛一其儀同南郊天監七年尚書左丞司馬筠等議以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鳩化爲鷹罻羅方設仲春之月祀不用牲止珪璧皮幣斯又事神之道可以不殺明矣況今祀天豈容尚此請夏初迎氣祭不用牲帝從之八年明山賓議曰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頃代郊祀之服皆用袞冕是以前奏迎氣祀五帝亦服袞冕愚謂迎氣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禮俱一獻帝從之陳迎氣之法皆因梁制

後齊五郊迎氣爲壇各於四郊又爲黃壇於未地所祀天帝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其玉帛牲各以其方色其儀與南郊同帝及后各以夕牲日之旦太尉陳幣告請其廟以就配焉其從祀之官位皆南陛之東西向壇上設饌畢太宰丞設饌於其座亞獻畢太常少卿乃於其所獻事畢皆撤又云立春前五日於州大門外之東造青土牛兩頭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於東郊豎青幡於青牛之傍焉

後周五郊壇其崇及去國如其行之數其廣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壝皆半之祭配皆同後齊星辰七宿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之其星辰爲壇崇五尺方二丈岳鎮爲埳方二丈深二尺山林已下亦爲埳壇崇三尺埳深一尺俱方一丈其儀頗同南郊冢宰亞獻宗伯終獻禮畢

隋五時迎氣青郊爲壇國東春明門外道北去宮八里高八尺赤郊爲壇國南明德門外道西去宮十三里高七尺黃郊爲壇國南安化門外道西去宮十二里高七尺白郊爲壇國西開遠門外道南去宮八里高九尺黑郊爲壇宮北十一里丑地高六尺並廣四丈各以四方立日黃郊以季夏土王日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依其方從祀其牲依方色各用犢二星辰加羊豕各一其儀同南郊其岳瀆鎮海各依五時迎氣日遣使就其所祭之以太牢

晉江左以來乃至宋齊相承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宋武初爲宋王立廟於彭城但祭高祖已下四世中興二年梁武初爲梁公曾文思議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七廟諸侯始封即祭五廟祠部郎謝廣等並駁之遂不施用乃建臺於東城立四親廟幷妃郗氏而爲五廟告祠之禮並用太牢其年四月即皇帝位謝廣又議以爲初祭是四時常祭首月既不可移易宜依前剋日於東廟致齋帝從之遂於東城時祭訖遷神主於太廟始自皇祖太中府君皇祖淮陰府君皇高祖濟陰府君皇曾祖中從事史府君皇祖特進府君幷皇考以爲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爲文皇帝皇妣爲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特進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六親廟爲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春祀夏礿秋嘗冬烝幷臘一歲凡五謂之時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又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天監三年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烝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自是祫祭乃及功臣是歲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

以來郊廟祭祀帝已入齋百姓猶哭以為乖禮儀曹奏案禮國門在皋門外
今之籬門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籬門為太遠宜以六門為斷詔曰
六門之內士庶甚多四時蒸嘗俱斷其哭若有死者棺器須來既許其大而不
許其細也到齋日宜去廟二百步斷哭四年何佟之議案禮未祭一日大宗伯
省牲鑊祭日之晨君親牽牲麗碑後代有冒暗之防而人主猶必親奉故有夕
牲之禮頃代人君不復躬牽相承丹陽尹牽牲於古無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
暮太常省牲視鑊祭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少牢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
儀注詣廚烹牲謂宜依舊帝可其奏佟之又曰鄭玄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
祼尸之事乃迎牲今儀注乃至薦熟畢太祝方執珪瓚祼地違謬若斯又近代
人君不復躬行祼禮太尉既攝位實宜親執其事而越使卑賤太祝甚乖舊典
愚謂祭日之辰宜使太尉先行祼獻乃後迎牲帝曰祼尸本使神有所附今既
無尸祼將安設佟之曰如馬鄭之意祼雖獻尸而義在求神今雖無尸求神之
義恐不可闕帝曰此本因尸以祀神今若無尸則宜立寄求之所祼義乃定佟
之曰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祼今既存尸卒食之獻則祼鬯之求實不可闕又
送神更祼經紀無文宜依禮革奏未報而佟之卒後明山賓復申其理帝曰佟
之既不復存宜從其議也自是始使太尉代太祝行祼而又牽牲太常任昉又
以未明九刻呈牲又加太尉祼酒三刻施饌間中五刻行儀不辦近者臨祭從
事實以二更至未明三刻方辦明山賓議謂九刻已疑太早況二更非復祭旦
帝曰夜半子時即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餘依儀注又有司以為三牲或離杙
依制埋瘞猪羊死則不埋請議其制司馬褧等議以為牲死則埋必在滌矣謂
三牲在滌死悉宜埋帝從之五年明山賓議樽彝之制祭圖唯有三樽一曰象
樽周樽也二曰山罍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酌象樽
之酒以為珪瓚之實竊尋祼重於獻不容共樽宜循彝器以備大典案禮器有
六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王以珪瓚初祼后以璋瓚亞祼故春夏兩祭俱
用二彝今古禮殊無復亞祼止循其二春夏雞彝秋冬牛彝庶禮物備也帝曰
雞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為疑山賓曰臣愚管不奉明
詔則終年乖舛案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以鳥彝春夏兼用
帝從之七年舍人周捨以為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則祭日應乘玉輅詔下其
議左丞孔休源議玉輅既有明文而儀注金輅當由宋齊乖謬宜依捨議帝從
之又禮官司馬筠議自今大事遍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於是議以封禪南北
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寇賊平蕩築宮立闕纂戒
嚴解嚴合十一條則遍告七廟講武脩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款化貢
方物諸公王以愆削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九年詔籩盤
之實以藉田黑黍十二年詔曰祭祀用洗匜中水盥仍又滌爵爵以禮神宜窮
精潔而一器之內雜用洗手外可詳議於是御及三公應盥及洗爵各用一匜
十六年四月詔曰夫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礿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
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蒸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
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並同省
牲帝從之十月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即之幽明義為未盡可更
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
朱异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鉶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鉶即禮
為乖請加熬油蓴羹一鉶帝從之於是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
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普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貴嬪神主
於小廟其儀未祔前先脩埳室改塗其日有司行掃除開埳室奉皇考太夫人
神主於坐奠制幣訖衆官入自東門位定祝告訖撤幣埋於兩楹間有司遷太
夫人神主於上又奉穆貴嬪神主於下陳祭器如時祭儀禮畢納神主閉於埳
室陳制立七廟一歲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一太牢始祖以三牲首
餘唯骨體而已五歲再殷殷大祫而合祭也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
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四年徙東廟神主祔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
天子儀

後齊文襄嗣位猶為魏臣置王高祖秦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貞公王祖太師
文穆公王考相國獻武王凡四廟文皇帝受禪置六廟曰皇祖司空公廟皇祖

吏部尚書廟皇祖秦州使君廟皇祖文穆皇帝廟太祖獻武皇帝廟世宗文襄皇帝廟爲六廟獻武已下不毀已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并臘凡五祭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預祭河清定令四時祭廟禘祫及元日廟庭並設庭燎二所

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從三品已上皆祀而世五等散品及執事官散官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祭三世三品已上牲用一太牢五品已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已下從七品已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已下達於庶人祭於寢牲用特肫或亦祭祖禰諸廟悉依其宅堂之制其間數各依廟多少爲限其牲皆子孫見官之牲後周之制思復古之道乃右宗廟而左社稷置太祖之廟并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毀閔帝受禪追尊皇祖爲德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廟號太祖擬已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爲五焉明帝崩廟號世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爲祧廟而不毀其時祭各於其廟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籩其實菱芡芹葅兎醢冢宰終獻訖皇后親撤豆降還板位然後太祝撤焉

高祖既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兼太尉李詢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之禮上皇考桓王尊號爲武元皇帝皇妣尊號爲元明皇后奉迎神主歸于京師犧牲尚赤祭用日出是時帝崇建社廟改周制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已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曰皇曾祖康王廟三曰皇祖獻王廟四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各以孟月饗以太牢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祔祭之禮並準時饗其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霤則以季夏祀黃郊日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三年一祫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於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祫之月則停時饗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庭及以功臣配饗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於廟庭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褚亮等議曰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以爲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毀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義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即位建高廟於雒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嗣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歿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違舊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

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受命開基垂統聖嗣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爲不毀之法至於鑾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冢人處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議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末其圖太祖高祖各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從迭毀之法詔可未及創制既營建洛邑帝無心京師乃於東都固本里北起天經宮以遊高祖衣冠四時致祭於三年有司奏請準前議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祕書監柳䛒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處朕何所又下詔唯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遂復停寢

自古帝王之興皆稟五精之氣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太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訖而禪乎梁甫梁甫者太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禪乎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記曰王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格齊桓公既霸而欲封禪管仲言之詳矣秦始皇既黜儒生而封太山禪梁甫其封事皆祕之不可得而傳也漢武帝頗採方士之言造爲玉牒而編以金繩封廣九尺高一丈二尺光武中興聿遵其故晉宋齊梁及陳皆未遑其議後齊有巡狩之禮幷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高祖不納晉王廣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草儀注於是牛弘辛彥之許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創定其禮奏之帝逡巡其事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岱岳爲壇如南郊又壝外爲柴壇飭神廟展宮懸於庭爲埋埳二於南門外又陳樂設位於青帝壇如南郊帝服袞冕乘金輅備法駕而行禮畢遂詣青帝壇而祭焉

開皇十四年閏十月詔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吳山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掃並命多蒔松柏其霍山雩祀日遣使就焉十六年正月又詔北鎮於營州龍山立祠東鎮晉州霍山鎮若脩造並準西鎮吳山造神廟大業中煬帝因幸晉陽遂祭恆岳其禮頗採高祖拜岱宗儀增置二壇命道士女官數十人於壝中設醮十年幸東都過祀華岳築場於廟側事乃不經蓋非有司之定禮也

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漢法不俟二分於東西郊常以郊泰時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文譏其煩褻似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於東門之外前史又以爲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合於古後周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爲壇如其郊用特牲青幣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圓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爲壇於埳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禮如朝日

開皇初於國東春明門外爲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遠門外爲坎深三尺廣四丈爲壇於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

凡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土穀不可偏祭故立社稷以主祀古先聖王法施於人則祀之故以勾龍主社周棄主稷而配焉歲凡再祭蓋春求而秋報列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然而古今既殊禮亦異制故左社稷而右宗廟者得質之道也右社稷而左宗廟者文之道也梁社稷在太廟西其初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門牆並隨其方色每以仲春仲秋幷令郡國縣祠社稷先農縣又兼祀靈星風伯雨師之屬及臘又各祠社稷於壇百姓則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旱禱祈祠具隨其豐約其郡國有五岳者置宰祝三人及有四瀆若海應祠者

皆以孟春仲冬祠之舊太社廩犧吏牽牲司農省牲太祝吏讀牲天監四年明山賓議以爲案郊廟省牲日則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讀牲祭之日則太尉牽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義實爲重今公卿貴臣親執盛禮而令微吏牽牲頗爲輕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實當斯職禮祭社稷無親事牽之文謂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讀牲帝唯以太祝讀牲爲疑又以司農省牲於理似傷犧吏執紖卽事成卑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明議於是遂定至大同初又加官社官稷幷前爲五壇焉

陳制皆依梁舊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爲六飯秔以敦稻以牟黃粱以簋白粱以簠黍以瑚粢以璉又令太中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庭中以太牢祠老人星兼祠天皇大帝太一日月五星鉤陳北極北斗三台二十八宿大人星子孫星都四十六坐凡應預祠享之官亦太醫給除穢氣散藥先齋一日服之以自潔其儀本之齋制

後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後周社稷皇帝親祀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開皇初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焉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爲社又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爲靈星壇立秋後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古典有天子東耕儀江左未暇至宋始有其典梁初藉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武帝以爲啓蟄而耕則在二月節內書云以殷仲春藉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又國語云王卽齋宮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乃有沐浴祼饗之事前代當以耕而不祭故闕此禮國語又云稷臨之太史讚之則知耕藉應有先農神座兼有讚述耕旨今藉田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兼於耕所設先農神座陳薦羞之禮讚辭如社稷法又曰齊代舊事藉田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後禮云親載耒耜措於參保介之御間則置所乘輅上若以今輅與古不同則宜升之次輅以明慎重而遠在餘處於義爲乖且御史掌視尤爲輕省今宜以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普通二年又於藉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大小列種梨柏便殿及齋官省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伐又有祈年殿云

北齊藉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四門又爲大營於外又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先祠司農進穜稑之種六宮主之行事之官幷齋設齋省於壇所列宮懸又置先農坐於壇上衆官朝服司空一獻不燎祠訖皇帝乃服通天冠青紗袍黑介幘佩蒼玉黃綬青帶袜舄備法駕乘木輅耕官具朝服從殿中監進御耒於壇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升耕壇南陛卽御座應耕者各進於列帝降自南陛至耕位釋劍執耒三推三反升壇卽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藉田令帥其屬以牛耕終千畝以青箱奉穜稑種跪呈司農詣耕所灑之耰訖司農省功奏事畢皇帝降之便殿更衣饗宴禮畢班賚而還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爲壇孟春吉亥祭先農於其上以后稷配牲用一太牢皇帝服袞冕備法駕乘金根車禮三獻訖因耕司農授耒皇帝三推訖執事者以授應耕者各以班五推九推而司徒帥其屬終千畝播殖九穀納於神倉以擬粢盛穰稾以餉犧牲云

周禮王后蠶於北郊而漢法皇后蠶於東郊魏遵周禮蠶於北郊吳韋昭制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矣晉太康六年武帝楊皇后蠶於西郊依漢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西蠶設兆域置大殿七間又立蠶觀自是有其禮

後齊爲蠶坊於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之外方千步蠶宮方九十步牆高一丈五尺被以棘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口別殿一區置蠶宮令丞佐史皆宦者爲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丈方二丈四出陛廣八尺置先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之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陛廣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開一門

有綠褘襢衣黃履以供蠶母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桑壇備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宮升桑壇東陛卽御座女侍書執筐女主衣執鉤立壇下皇后降自東陛執筐者處右執鉤者居左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卽御座內命婦以次就桑鞠衣五條展衣七條褖衣九條以授蠶母還蠶室初授世婦灑一簿領預桑者並復本位后乃降壇還便殿改服設勞酒班賚而還

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三妃三㚤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太牢親祭進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昭化嬪亞獻淑嬪終獻因以公桑爲

隋制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嬪內外命婦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禮祭訖就桑位於壇南東面佝功進金鉤典制奉筐皇后採三條反鉤命婦各依班採五條九條而止世婦亦有蠶母受公桑灑訖還依位皇后乃還宮自後齊後周及隋其典大抵多依晉議然亦時有損益矣

禮仲春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於高禖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祠於城南祀以特牲因有其祀晉惠帝元康六年禖壇石中破爲二詔問石毀今應復不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更下西府博議而賊曹屬束晳議以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時此議不用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造立此石詔更鐫石令如舊制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案梁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元嘉中脩廟所得陸澄以爲孝武時郊禖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

後齊高禖爲壇於南郊傍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春分玄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禖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服袞冕乘玉輅皇后服褘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便坐夫人終獻上嬪獻於禖神訖帝及后並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群官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

隋制亦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用太牢一舊禮祀司中司命風師兩師之法皆隨其類而祭之兆風師於西方者就秋風之勁而不從箕星之位兆司中司命於南郊以天神是陽故兆於南郊也兆兩師於北郊者就水位在北也

隋制於國城西北十里亥地爲司中司命司祿三壇同壝祀以立冬後亥國城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爲風師壇祀以立春後午國城西南八里金光門外爲兩師壇祀以立夏後申壇皆三尺牲以一少牢

昔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古之君子使人必報之故周法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祭法四方各自祭之若不成之方則闕而不祭後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鱗羽嬴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獸猫之神於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蒼龍朱雀白獸玄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岳鎭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日月五方皆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旣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於其側岳鎭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則各爲坎餘則於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官后稷田畯岳鎭海瀆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已下自天帝人帝田畯羽毛之類牲幣玉帛皆從燎地祇郵表畷之類皆從埋祭畢皇帝如南郊便殿致齋明日乃蜡祭於南郊如東郊儀祭訖又如黃郊便殿致齋明日乃祭祭訖又如西郊便殿明日乃祭祭訖又如北郊便殿明日蜡祭訖還宮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蜡焉又以仲冬祭名源川澤於北郊用一太牢祭井於社宮用一少牢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寒神開冰加以桃弧棘矢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稱蜡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諸先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於是始革前制

後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年穢上臺東宮奏擇吉日詣殿堂貴臣與師
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云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儛以事胡天
鄴中遂多淫祀玆風至今不絕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其
儀並從夷俗淫僻不可紀也

隋書卷七

隋書卷七考證

禮儀志二幷妃郗氏而爲五廟○監本郗訛郄各本同臣映斗按梁書高祖郗
后郗氏齊建武中殂高祖進位梁公留贈后爲梁公妃又姓譜郗音希郗鑒
郗超之姓從郗郄當作郤郤詵之姓從郤坊本多訛

丹陽尹○一本陽作楊一本訛杜按史記楚世家與秦戰丹陽索隱此丹陽在
漢中唐元和志周成王封熊繹于荊丹陽之地後移枝江亦曰丹陽前漢地
理志丹陽郡注故鄣郡武帝更名屬有丹陽縣後漢郡國志丹陽郡屬有丹
陽城晉書地理志丹陽郡統縣十一有丹楊注丹楊山多赤柳在西也隋書
地理志丹陽郡注自東晉已後置郡曰揚州平陳詔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
城置蔣州統江寧當塗溧水三縣江寧注又云梁置丹陽郡及南丹陽郡陳
省南丹陽郡平陳又廢丹陽郡以秣陵建康同夏三縣入焉大業初置丹陽
郡有蔣山唐書地理志潤州丹陽郡武德三年以江都郡之延陵縣地置取
潤浦爲州名有丹陽縣注本曲阿地臣映斗按楚之丹陽在漢中與枝江漢
之丹陽乃秦鄣郡東晉而後屢析更置沿革廣狹不同而名則一唯丹楊山
之楊作楊餘並當作陽有作楊與揚者並訛隋書各本互異前後不同故辯
之於此餘俱改正

隋書卷七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三

禮儀三

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新除尚書左丞庾持稱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梓宮將登轀輬侍中版奏已稱某謚皇帝遣奠出於陛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云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領步兵校尉知儀禮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轀輬版奏皆稱某謚皇帝登轀輬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纂書藏於玄宮謂依梁儀稱謚以傳無窮詔可之

天嘉元年八月癸亥尚書儀曹請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注沈洙議謂至親朞斷加降故再朞而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纖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袪其情至加父在爲母出適後之子則屈降之以朞朞而除服無復衰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絰可除不容復改玄綅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且禫杖朞者十五月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感故斷以再周止二十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唯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爲王逡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案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月爲斷今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期宜除於再周無復心禫之禮詔可之隋制諸岳崩瀆竭天子素服避正寢撤膳三日遣使祭崩竭之山川牲用太牢

皇帝本服大功已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喪皇帝不視事三日皇帝本服五服內親及嬪百官正二品已上喪並一舉哀太陽虧國忌日皇帝本服小功緦麻親百官三品已上喪皇帝皆不視事一日

皇太后皇后爲本服五服內諸親及嬪一舉哀皇太子爲本服五服之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宮臣三品已上一舉哀

梁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毀發不至埏門萬子晉傳重諮禮官何佟之佟之議以爲改葬服緦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壞土不及於棺可依新宮火處三日哭假而已帝以爲得禮二年何佟之議追服三年無禫尚書議並以佟之言爲得

又二年始興王嗣子喪博士管咺議使國長從服緦麻

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爲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

又四年安成國刺稱廟新建欲剋今日遷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爲不可宜待王妃服竟親奉盛禮

五年貴嬪母車喪議者疑其儀明山賓以爲貴嬪既居母憂皇太子出貴嬪別第一舉哀以申聖情庶不乖禮帝從之

又五年祠部郎司馬褧牒貴嬪母車亡應有服制謂宜唯公子爲母麻衣之制既葬而除帝從之

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七年安成王慈太妃喪周捨牒使安成始興諸王以成服日一日爲位受弔帝曰喪無二主二王既在遠嗣子宜祭攝事周捨牒嗣子著細布衣絹領帶單衣用十五升葛凡有事及歲時節朔望並於靈所朝夕哭三年不聽樂

十四年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爲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於是諸王服封陽侯依成人之服

大同六年皇太子啓謂案下殤之小功不行婦冠嫁三嘉之禮則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之禮竊有小疑帝曰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晉代蔡謨謝沈丁纂馮懷等遂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裴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之服亦得出嫁范堅荀伯子等雖復率意致難亦未能折太始

六年，虞龢立議，大功之末，乃可娶婦。于時博詢，咸同龢議。齊永明十一年，有大司馬長子之喪，武帝子女同服大功。左丞顧杲之議云，大功之末，非直皇女嫁降無疑，皇子婦納，亦在非疑。凡此諸議，皆是公背正文，務爲通耳。徐爰、王文憲並云，朞服降爲大功，皆不可以婚嫁，於義乃爲不乖，而又不釋其意。天監十年，信安公主當出適，而有臨川長子大功之慘，具論此義，粗已詳悉。太子今又啓審大功之末及下殤之小功行婚冠嫁三吉之事。案禮所言下殤小功，本是期服，故不得有三吉之禮。況本服是期，降爲大功，理當不可。人間行者，是用鄭玄逆降之義。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謂本服大功，子則小功，踰月以後，於情差輕，所以許有冠嫁。此則小功之末，通得取婦。前所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是簡出大功之身，不得取婦，故有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非直子得冠嫁，亦得取婦。故有出後婚禮，國之大典，宜有畫一。今宗室及外戚，不得復輒有干啓，禮官不得輒爲曲議，可依此以爲法。

後齊定令，親王、公主、太妃、妃及從三品已上喪者，借白鼓一面，喪畢進輸。王、郡公主、太妃、儀同三司已上及令僕，皆聽立凶門柏歷。三品已上及五等開國，通用方相。四品已下，達於庶人，以魌頭。旌則一品九旒，二品三品七旒，四品五品五旒，六品七品三旒，八品已上，達於庶人，唯旐而已。其建旐，三品已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品五品至輪，六品至于九品至較。勳品達於庶人，不過七尺。

王元軌子欲改葬祖及祖母，列上未知所服。邢子才議曰：禮，改葬緦麻。鄭玄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唯三人而已。然嫡曾孫承重者，曾祖父母、祖父母改葬，既並三年之服，皆應服緦而止。言三人者，非遺漏，便是舉其略耳。

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聖教陵替，國章殘缺，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蕃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遑，賓嘉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俗弊。詔曰可。弘因奏徵學者，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以爲準，亦微採王儉禮。修畢，上之，詔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其喪紀，上自王公，下逮庶人，著令皆爲定制，無相差越。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二品已上，則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五品已上薨、卒，及三品已上有朞親已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斂以朝服，有封者斂以冕服，未有官者白帢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斂。棺內不得置金銀珠玉。諸重，一品懸鬲六，五品已上四，五品已下二。輀車，三品已上油幰，朱絲絡網，施襈，兩箱畫龍，幰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已上油幰，施襈，兩箱畫雲氣，垂四旒蘇。八品已下，達於庶人，鱉甲車，無幰襈旒蘇畫飾。執紼，一品五十人，三品已上四十人，四品三十人，並布幘深衣。三品已上四引四披，六鐸六翣。五品已上二引二披，四鐸四翣。九品已上二鐸二翣。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魌頭。在京師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已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已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

三年及朞喪，不數閏。大功已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

凶服不入公門。朞喪已下不解官者，在外曹褫縑紗幘。若重喪被起者，皁絹下裙幘。若入宮殿及須朝見者，冠服依百官例。

齊衰心喪已上，雖有奪情，並終喪不弔不賀不預宴。朞喪未練，大功未葬，不弔不賀，並終喪不預宴。小功已下，假滿依例。居五服之喪，受冊及之職，儀衛依常式，唯鼓樂從而不作。若以戎事，不用此制。自秦兼天下，朝覲之禮遂廢。及周封蕭詧爲梁王，詧於隋恆稱藩國，始有朝見之儀。梁王之朝周，入畿，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牢，米九十筥，醓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王束帛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王朝，受享於廟。既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玄冕乘車陳九儐，以束帛乘馬致食于賓。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執贄，設九儐以勞賓。王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贄于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授贄受贄並於堂之中楹。又明日，王朝服，設九介，乘車備儀衛以見于公。事畢，公致享。

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贄勞於梁王明日王還贄又明日王見三孤如見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贄勞王王見卿又如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又各饋賓並屬官之長爲使牢米束帛同三公

開皇四年正月梁主蕭巋朝于京師次於郊外詔廣平王楊雄吏部尚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於驛館雄等降就便幕巋服通天冠絳紗袍端珽立於東階下西面文武陪侍如其國雄等立於門右東面巋揖內史令柳顧言出門請事世康曰奉詔勞於梁帝顧言入告巋出迎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持節者導雄與巋俱入至於庭下巋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於館門外道右東向巋送於門外西面再拜及奉見高祖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御大興殿如朝儀巋服遠遊冠朝服以入君臣並拜禮畢而出

古者天子征伐則宜於社造于祖類于上帝還亦以牲徧告梁天監初陸璉議定軍禮遵其制帝曰宜者請征討之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後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于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釁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瀆源川等乃爲坎盟誓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實于坎又歃血歃徧又以實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墠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居戰所卜剛日備玄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爲墠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護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又以太牢賞用命戰士于祖引功臣入旌門即神庭而授賑焉又罰不用命於社即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諸社訖擇日行飲至禮文物充庭有司執觴紀年號月朔陳六師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勳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岳瀆以太牢山川以少牢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之將發軷則軷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山象設埋埳有司刳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薦脯醢加羊於軷西首又奠酒解羊幷饌埋於埳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軌前乃飲授爵遂轢軷上而行

大業七年征遼東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壝行宜社禮帝齋於臨朔宮懷荒殿預告官及侍從各齋于其所十二衛士並齋帝袞冕玉輅備法駕禮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又於宮南類上帝積柴於燎壇設高祖位於東方帝服大裘以冕乘玉輅祭奠玉帛並如宜社諸軍受胙畢帝就位觀燎乃出又於薊城北設壇祭馬祖於其上亦有燎又於其日使有司幷祭先牧及馬步無鍾鼓之樂眾軍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置一纛十隊爲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明光甲鐵具裝青纓拂建狻猊旗第二團絳絲連朱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貔貅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玄犀甲獸文具裝建纓拂建六駮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掆鼓金鉦各二具後部鐃吹一部鐃二面歌簫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吳吹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蕩幡一第二團每隊黃隼蕩幡一第三團每隊白隼蕩幡一第四團每隊蒼隼蕩幡一長槊楯弩及甲毦等各稱兵數受降使者一人給二馬軺車一乘白獸幡及節各一騎吏二人車輻白從十二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制戰陣則爲監軍事將發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陣四面團營然後諸團嚴駕立大角三通則鐃鼓俱振騎第一團引行隊閒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鼓吹次弓矢一隊合二百騎建蹲獸旗䝙槊二張大將在其下次誕馬二十匹次大角次後部鐃吹次第三團次第四團次受降使者次及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團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

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建騰豹旗殿軍後屯營則第一圍騎陣於東面第二圍騎陣於南面鼓吹翊大將居中騎馬南向第三圍騎陣於西面第四圍騎陣於北面合爲方陣四圍外向步卒翊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營定四面陣者引騎入營亞將率騎遊奕督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內安輜重事畢大將亞將各一就牙帳其馬步隊與軍中散兵交爲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軍亘一千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爲記御營內者合十二衞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軍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廝隸悉以帛爲帶綴於衣領名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事使人交相去來者執以行不執幡而離本軍者他軍驗軍記帶知非部兵則所在斬之是歲也行幸望海鎮於禿黎山爲壇祀黃帝行禡祭詔太常少卿韋霽博士褚亮奏定其禮皇帝及諸預祭臣近侍官諸軍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帳設位爲埋埳神坐西北內壝之外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席設帝軒轅神坐於壝之外置弓矢於坐側建槊於坐後皇帝出甲次入門羣官定位皆再拜奠禮畢還宮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預祭官皆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開皇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於河上禡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

後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太廟灼靈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袞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閫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

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常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受甲兵

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以豭豚一釁鼓皆告社廟受斧鉞訖不得反宿於家開皇八年晉王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於太祖廟禮畢又命有司宜於太社

古者三年練兵入而振旅至於春秋蒐獮亦以講其事焉梁陳時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武場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爲一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萊野爲場爲二軍進止之節又別墠於北場輿駕停觀遂命將簡士教衆爲戰陣之法凡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戰士次之槊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臥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鬭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嶮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爲和門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爲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胄乘馬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爲客主先舉爲客後舉爲主從五行相勝法爲陣以應之

後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蒐前一日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戎服鈒戟者皆嚴武衞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

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更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已下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之庖其餘即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鈒者韜刀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河清中定令每歲十二月半後講武至晦逐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至永巷南下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閤一軍從東上閤並從端門南出閶闔門前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

後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坐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驊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又畢羣官乃射五埒一品二品三十發(一發騶馬十發射下十發射上三發射麞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三品二十五發(一發騶馬五發射下十發射上三發射麞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四品二十發(一發騶馬五發射下八發射上二發射麞二發射帖二發射獸頭)五品十五發(一發騶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二發射麞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侍官御仗已上十發(一發騶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季秋大射皇帝備大駕常服御七寶輦射七埒正三品已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一發騶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上三發射麞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二品四十六發(一發騶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二發射上二發射麞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品四十二發(一發騶馬十二發射下二十二發射上二發射麞二發射帖三發射獸頭)四品三十七發(一發騶馬十發射下十九發射上二發射麞二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五品第三埒三十二發(一發騶馬九發射下十七發射上二發射麞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六品第四埒二十七發(一發騶馬八發射下十六發射上一發射麞一發射帖)七品第五埒二十一發(一發騶馬六發射下十二發射上一發射麞一發射帖)八品第六埒十六發(一發騶馬四發射下九發射上一發射麞一發射帖)九品第七埒十發(一發騶馬三發射下四發射上一發射麞一發射帖)大射置大將(太尉公為之)射司馬各一人錄事二人七埒各置埒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埒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埒士等員以司其事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旂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貉於陣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為墠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陣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礿仲秋教練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如振旅之陣遂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烝

孟秋迎太白候太白夕見於西方先見三日大司馬戒期遂建旗於陽武門外司空除壇兆有司薦毛血登歌奏昭夏在位者拜事畢出其日中後十刻六軍士馬俱介冑集旗下左右武伯督十二帥嚴衛侍臣文武俱介冑奉迎樂師撞黃鍾右五鍾皆應皇帝介冑警蹕以出如常儀而無鼓角出國門而軷祭至則舍於次太白未見五刻中外皆嚴皇帝就位六軍鼓譟行三獻之禮每獻鼓譟如初獻事訖燔燎賜胙畢鼓譟而還

隋制大射祭射侯於射所用少牢軍人每年孟秋閱戎具仲冬教戰法及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民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誇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為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使並揚旗建節分申佃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圍闕南面方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闟豬車其飾如木輅重輞漫輪蚪龍繞轂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者也駕六黑騮太常陳鼓笳鐃簫角於帝左右各百二十百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並鼓行越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闟豬停轡有司斂大綏王公已下皆整弓矢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初驅過有司整御弓矢以前待詔再驅過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坐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則抗小綏次諸將發射之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三軍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等達右耳本為次等自左髀達于

右翳爲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之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佃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及諸軍鼓俱振卒徒皆譟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薦臘于京師小獸私之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爲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幘皁褠衣執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黃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祖明之類凡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開諸城門二衞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第一品已下從六品已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偏於禁內分出二上閤作方相與十二獸儛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於郭外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侲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副牲匈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後齊制日蝕則太極殿西廂東向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羣官公服晝漏上水一刻內外皆嚴三門者閉中門單門者掩之蝕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即御座直衞如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祫單衣侍臣皆赤幘帶劍升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持劍出戶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屬並行宮內諸門掖門屯衞太社鄴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匝太祝令陳辭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版上尚書門司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鳴鼓如嚴鼓法日光復圓止奏解嚴

後魏每攻戰剋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建於竿上名爲露布其後相因施行開皇中乃詔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宣行承詔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拜蹈舞者三又拜郡縣亦同

隋書卷八

隋書卷八考證

禮儀志三三品二十五發注十發射上三發射慶○監本脫上三發射四字從宋本增。

隋書卷八考證

[seal]

隋書卷九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四

禮儀四

周大定元年靜帝遣兼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煚奉皇帝璽紱策書禪位于隋司錄虞慶則白請設壇於東第博士何妥議以為受禪登壇以告天也故魏受漢禪設壇於繁昌為在行旅郊壇乃闕至如漢高在汜光武在鄗盡非京邑所築壇自晉宋揖讓皆在都下莫不並就南郊更無別築之義又後魏即位登朱雀觀周帝初立受朝於路門雖自我作古皆非禮也今即府為壇恐招後誚議者從之二月甲子椿等乘象輅備鹵簿持節率百官至門下奉策入次百官文武朝服立于門南北面高祖冠遠遊冠府寮陪列記室入白禮曹導高祖府寮從出大門東廂西向椿奉策書煚奉璽紱出次節導而進高祖揖之入門而左椿等入門而右百官隨入庭中椿南向讀冊書畢進授高祖高祖北面再拜辭不奉詔上柱國李穆進喻朝旨又與百官勸進高祖不納椿等又奉策書進而敦勸高祖再拜俯受策以授高熲受璽以授虞慶則退就東階位使者與百官皆北面再拜搢笏三稱萬歲有司請備法駕高祖不許改服紗帽黃袍入幸臨光殿就閤內服衮冕乘小輿出自西序如元會儀禮部尚書以案承符命及祥瑞牒進東階下納言跪御前以聞內史令奉宣詔大赦改元曰開皇是日命有司奉冊祀于南郊

後齊將崇皇太后則太尉以玉帛告圜丘方澤以幣告廟皇帝乃臨軒命太保持節太尉副之設九儐命使者受璽綬冊及節詣西上閤其日昭陽殿文物具陳臨軒訖使者就位持節及璽綬稱詔二侍中拜進受節及冊璽綬以付小黃門黃門以詣閤皇太后服褘衣處昭陽殿公主及命婦陪列於殿皆拜小黃門以節綬入女侍中受以進皇太后皇太后興受以授左右復坐反節於使者使者受節出冊皇后如太后之禮

後齊冊皇太子則皇帝臨軒司徒為使司空副之太子服遠遊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冊讀訖皇太子跪受冊於使以授中庶子又受璽綬於尚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就冊則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內外官定列皇太子階東西面若幼則太師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以受冊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軺車奉章詣朝堂謝擇日齋於崇正殿服冕乘石山安車謁廟擇日羣臣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牋賀

冊諸王以臨軒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齎召版詣王第王乘高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軺車既入至席尚書讀冊訖以授王又授章綬事畢乘軺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闔閭門伏闕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就第則鴻臚卿持節吏部尚書授冊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軺車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冊博士讀版王俛伏興進受冊章綬茅土俛伏三稽首還本位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冊乘軺車至州如王第

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方取社壇方面土包以白茅內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為社

隋臨軒冊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否百司定列內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受冊訖授茅土焉

後齊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圜丘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軒中嚴羣官位定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幘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侍中繫玄紘脫絳紗袍加衮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萬歲皇帝入溫室移御坐會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羣官朝服上禮酒十二鍾米十二囊牛十二頭又擇日親拜圜丘方澤謁廟

皇太子冠則太尉以制幣告七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於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頂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階之南東面皇太子受詔訖入室盥櫛出南面使者進揖詣冠席西面坐光祿卿盥訖詣太子前疏櫛使者又

賓奉進賢三梁冠至太子前東面祝脫空頂幘加冠太子興入室更衣出又南
面就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祝脫三梁冠加遠遊冠太子又入室更衣設席
中楹之西使者揖就席南面光祿卿洗爵酌醴使者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
醴即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階復本位西面三師三少及在位羣官拜事訖又
擇日會宮臣又擇日謁廟
隋皇太子將冠前一日皇帝齋於大興殿皇太子與賓贊及預從官齋於正寢
其日質明有司告廟各設筵於阼階皇帝袞冕入拜即御座賓揖皇太子進升
筵西向坐贊冠者坐櫛設纚賓盥訖進加緇布冠贊冠進設頍纓賓揖皇太子
適東序衣玄衣素裳以出贊冠者又坐櫛賓進加遠遊冠改服訖賓又受冕太
子適東序改服以出賓揖皇太子南面立賓進受醴進筵前北面立祝皇太子
拜受觶賓復位東面答拜贊冠者奉饌於筵前皇太子祭奠禮畢降筵進當御
東面拜納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贊冠者引太子降自西階賓少進字之
贊冠者引皇太子進立於庭東面諸親拜訖贊冠者拜太子皆答拜與賓贊俱
復位納言承詔降令有司致禮賓贊又拜皇帝降復阼階拜皇太子已下皆拜
皇帝出更衣還宮皇太子從至閣因入見皇后拜而還
後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問名納徵訖告圜丘方澤及廟如加元服是日皇帝
臨軒命太尉為使司徒副之持節詣皇后行宮東向奉璽綬冊以授中常侍皇
后受冊於行殿使者出與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備迎禮太保太尉受詔而行主
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升自賓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
席於兩楹間童子以璽書版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于大門之外有司先於昭
陽殿兩楹間供帳為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幜女長御引出升
畫輪四望車女侍中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袞冕出升御座皇后入門
大鹵簿住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閤施步鄣降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
姆去幜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帝升自西階詣同牢坐與皇后俱坐各
三飯訖又各酳二爵一巹奏禮畢皇后興南面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已下拜
皇帝興入明日后展衣於昭陽殿拜表謝又明日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於昭
陽殿擇日羣官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徧見羣廟
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于大
門外禮畢會於聽事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為使
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為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為使三日妃朝
皇帝於昭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羣官上禮他日妃還又他日皇太子
拜閤
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使者執鴈主人迎拜
於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乃行問名儀事畢主人
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如納采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
擇日告期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誡
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勖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受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
廟妃服褕翟立於東房主人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
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
妃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於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
以几姆加幜皇太子乃御輪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妃
三日雞鳴夙興以朝奠笲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笲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戶
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
後齊娉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皆用
羔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稻米麪各一斛自皇子王已下至於九品皆同流外
及庶人則減其半納徵皇子王用玄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大璋一第一品已下至從三
品用璧玉四品已下皆無獸皮二第一品已下至從五品用豹皮二六品已下至從九品用鹿皮錦綵六十匹一品錦綵四十匹二品三
十匹三品二十匹四品雜綵十六匹五品十匹六品七品五匹絹二百匹一品一百四十匹二品一百二十匹三品一百匹四品八十匹五品六十
匹六品七品五十匹八品九品三十匹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麪各十斛一品至三品減
羊二口酒黍稷稻米麪各減六斛四品五品減一犢酒黍稷稻米麪又減二斛六品已下無犢酒黍稷稻米麪各一斛諸王之子已封未
封禮皆同第一品新婚從車皇子百乘一品五十乘第二第三品三十乘第四
第五品二十乘第六第七品十乘八品達於庶人五乘各依其秩之節

梁大同五年臨城公婚公夫人於皇太子妃爲姑姪進見之制議者互有不同令曰纁腶之儀既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姻不失親若使榛栗腶脩贄饋必舉副笄編珈威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醮醴已傳婦事之則而奉盤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賀文異世臨城公夫人於妃既是姑姪宜停省

後齊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置執經一人侍講二人執讀一人擿句二人錄義六人奉經二人講之旦皇帝服通天冠玄紗袍乘象輅至學坐廟堂上講訖還便殿改服絳紗袍乘象輅還宮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行三獻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升阼即坐宴畢還宮皇太子每通一經亦釋奠乘石山安車三師乘車在前三少從後而至學焉梁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以爲釋奠仍會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袍樂用軒懸預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爲禮云凡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案今學堂凡有三階愚謂客若降等則從主人之階今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宴會之時無復先師之敬太子升堂則宜從西階以明不由阼義吏部郎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陛又檢東宮元會儀注太子升崇正殿不欲東西階責東宮典儀列云太子元會升自西階此則相承爲謬請自今東宮大公事太子升崇正殿並由阼階其預會賓客依舊西階

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義疑之侍中尚書令臣敬容尚書僕射臣纘尚書臣僧旻臣之遴臣筠等以爲參點並事宣尼回路同諮泗水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光得一資敬無虧亞貳況於兩公而云不可制曰可

後齊制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旦祭酒領博士已下及國子諸學生已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已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揖顏日出行事而不至者記之爲一負雨霑服則止學生每十日給假皆以景日放之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已下亦每月朝云

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州郡縣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學生皆乙日試書景日給假焉

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闢禁衞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樽羣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坐有司御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階脫舄劍升殿席南奉贄珪璧畢下殿納舄佩劍詣本位主客郎徙珪璧於東廂帝興入徙御坐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已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坐王公上壽禮畢食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賦黃甘逮二品已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每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樽以次還坐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服乘金輅鹵簿以行預會則劍履升坐會訖先興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爲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既南向乃詔壺於南蘭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贄珪璧並量付所司周捨案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郎既冢宰隸職今元日五等奠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鄭玄注覲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主珪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舄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案漢氏則乘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版輿升殿制可

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已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

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樽自餘亦多依梁禮云

後齊正日侍中宣詔慰勞州郡國使詔牘長一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枚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亦以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給四曰長吏華浮奉客以求小譽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外內溷淆綱維不設所宜糾劾正會日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上計勞訖付紙遣陳土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後立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奪容刀及席既而本曹郎中考其文迹才辭可取者錄牒吏部簡同流外三品敘元正大饗百官一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預會一品已下正三品已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下代刺史並升殿從三品已下從九品已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官者在階下勳品已下端門外

隋制正旦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顯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宮皇太子朝訖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預會則設坐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解劍以升會訖先興

後齊元日中宮朝會陳樂皇后褘衣乘輿以出於昭陽殿坐定內外命婦拜皇后興妃主皆跪皇后坐妃主皆起長公主一人前跪拜賀禮畢皇后入室乃移幄坐於西廂皇后改服褕狄以出坐定公主一人上壽訖就坐御酒食賜爵並如外朝會

隋儀如後齊制而又有皇后受羣臣賀禮則皇后御坐而內侍受羣臣拜以入承令而出羣臣拜而罷

後齊皇太子月五朝未明二刻乘小輿出爲三師降至承華門升石山安車三師軺車在前三少在後自雲龍門入皇帝御殿設拜席位至柏閣齋帥引洗馬中庶子從至殿前席南北面再拜

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卬疑非禮魏收改爲西面邢子才議欲依前曰凡禮有同者不可令異詩說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邪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南面坐議者言皆晉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爲避尊位非爲向臺殿也子才以爲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普臣四海不以爲嫌又何疑於東面禮世子絕旁親世子冠於阼冢子生接以太牢漢元著令太子絕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公世子攝命臨國乘七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以爲嫌況東面者君臣通禮獨何爲避明爲向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在於殿猶且東面於北城非宮殿之處更不得邪諸人以東面爲尊宴會須避案燕禮燕義君位在東賓位則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篇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其位左亦在東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爲貴皇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賓自得申其正位禮者皆東宮臣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爲卑實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爲冢宰太子爲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重於宴臣賓南面貴於東面臣疏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異宮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爲賓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案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公南面而獨約太子何所取邪議者南尊改就西面轉君位更非合禮方面既少難爲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禮爲允魏收議云去天保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羣官於西園都亭坐從

東面義取於向中宮臺殿故也二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收竊以爲疑前者遂有別議議者同之邢尚書以前定東面之議復申本懷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爲太子東宮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案易八卦正位向中皇太子今居北城於宮殿爲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爲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爲本又案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爲禮此又成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南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爲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別君臣同異之禮恐重紙累札書不盡也子才竟執東面收執西面援引經據大相往復其後竟從西面爲定時議又疑宮吏之姓與太子名同子才又謂曰案曲禮大夫士之子不與世子同名鄭注云若先之生亦不改漢法天子登位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咸避案春秋經衛石惡出奔衎在衛侯衎卒之前衎卒其子惡始立明石惡於長子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與皇太子於天子禮亦不異鄭言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宋向戌皆與君同名春秋不譏皇太子雖有儲貳之重未爲海內所避何容便改人姓然事有消息不得皆同於古宮吏至微而有所犯朝名從事亦是難安宜聽出宮尚書更補他職制曰可

後周制正之二日皇太子南面列軒懸宮官朝賀及開皇初皇太子勇準故事張樂受朝宮臣及京官北面稱慶高祖誚之是後定儀注西面而坐唯宮臣稱慶臺官不復總集煬帝之爲太子奏降章服宮官請不稱臣詔許之

後齊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襪舄而受朝於太極殿尚書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典御酌酒卮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飲禮成而出立夏季夏立秋讀令則施御座於中楹南向立冬如立春於西廂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

後齊每策秀孝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考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皇帝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其有脫誤書濫孟浪者起立席後飲墨水脫容刀

後齊宴宗室禮皇帝常服別殿西廂東向七廟子孫皆公服無官者單衣介幘集神武門宗室尊卑次于殿庭七十者二人扶拜八十者扶而不拜升殿就位皇帝興宗室伏皇帝坐乃興拜而坐尊者南面卑者北面皆以西爲上八十者一坐再至進絲竹之樂三爵畢宗室避席待詔而後復位乃行無算爵

正晦汎舟則皇帝乘輿鼓吹至行殿升御坐乘版輿以與王公登舟置酒非預汎者坐於便幕

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璧雍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已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則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面肅拜五更進珍羞酒食親袒割執醬以饋執爵以酳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酳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賜鳩杖黃帽（有敕即給不爲常也）

後周保定三年陳養老之禮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事見謹傳

隋書卷九

隋書卷九考證

禮儀志四奠笲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笲於皇后皇后撫之○一本笲俱訛笄

按笲符袁切竹器儀禮士昏禮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於席禮記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

隋書卷九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五

禮儀五

輿輦之別蓋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隨時而變代有不同梁初尚遵齊制其後武帝既議定禮儀乃漸有變革始永明中步兵校尉伏曼容奏宋大明中尚書左丞荀萬秋議金玉二輅並建碧旂象革木輅並建赤旂非時運所上又非五方之色今五輅五牛及五色幡旗並請準齊所尚青色時議所駮不行及天監三年乃改五輅旗同用赤而旒不異以從行運所尚也七年帝曰據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而今大祀並乘金輅詔下詳議周捨以爲金輅以之齋車本不關於祭祀於是改陵廟皆乘玉輅大駕則太僕卿御法駕則奉車郎馭其餘四輅則使人執轡以朱絲爲之執者武冠朱衣又齊永明制玉輅上施重屋棲寶鳳皇綴金鈴鑷珠璫玉蜯佩四角金龍銜五綵毦又畫麒麟頭加於馬首者十二年帝皆省之初齊武帝造大小輦並如軺車但無輪轂下橫轅梁初漆畫代之後帝令上可加笨輦形如犢車自茲始也中方八尺左右開四望金爲龍首飾其五末謂轅轂頭及衡端也金鸞棲軛其下施重層以空青雕鏤爲龍鳳象漆木橫前名爲望板其下交施三十六橫小輿形似軺車金裝漆畫但施八橫元正大會乘出上殿西堂舉哀亦乘之行則從後一名輿車羊車一名輦其上如軺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髻數人引之時名羊車小史漢氏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梁貴賤通得乘之名曰牽子

畫輪車一乘駕牛乘用如齊制舊史言之詳矣

衣書車十二乘駕牛漢皁蓋朱裏過江加綠油幢朱絲絡青交路黃金塗五末一曰副車梁朝謂之衣書車

皇太子鸞輅駕三馬左右騑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旒畫降龍青蓋畫幡文輈黃金塗五末近代亦謂之鸞輅即象輅也梁東宮初建及太子釋奠元正朝會則乘之以畫輪爲副若常乘畫輪以軺衣書車爲副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兩箱裏飾以錦黃金塗五末二千石四品已上及列侯皆給軺車駕牛伏兔箱青油幢朱絲絡轂輞皆黑漆天監二年令三公開府尚書令則給鹿幡軺施耳後戶皁輞尚書僕射左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監令祕書監則給鳳轄軺後戶皁輞領護國子祭酒太子詹事尚書侍中列卿散騎常侍給聊泥軺無後戶漆輪車驃騎及諸王除刺史帶將軍給龍雀軺以金銀飾御史中丞給方蓋軺形如小傘

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皆特加皁輪車駕牛形如犢車但烏漆輪轂黃金雕裝上加青油幢朱絲絡通幰或四望上臺三夫人亦乘之以絹幢涅幰爲副王公加禮者給油幢給車駕牛朱輪華轂天監二年令上臺六宮長公主公主諸王太妃妃皆乘清油輿幢通幰車絹幢涅幰爲副釆女皇女諸王嗣子侯夫人皆乘赤油絹幢車以涅幰爲副侍女直乘涅幰之乘諸王三公並乘通幰平乘車竹箕子壁仰櫳櫨爲輞如今犢車但舉幰通覆上方州刺史並乘通幰平肩輿從橫施八橫亦得金渡裝較天子至于下賤通乘步輿方四尺上施隱膝以及襻舉之無禁限載輿亦如之但不施脚以其就席便也優禮者人輿以升殿司徒謝朏以脚疾優之

五牛旗左青赤右白黑黃居其中蓋古之五時副車也舊有五色立車五色安車合十乘名爲五時車建旗十二各如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旗安車則斜注馬亦隨五時之色白馬則朱其鬣尾左右騑驂金錽鏤錫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名五時副車晉過江不恆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後但以五色木牛象車豎旗於牛背使人輿之旗常纏不舒唯天子親戎乃舒其旆周遷以爲晉武帝平吳後造五牛之旗非過江始爲也

指南車大駕出爲先啓之乘漢初置俞兒騎並爲先驅左太冲曰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後廢其騎而存其車

記里車駕牛其中有木人執槌車行一里則打一槌

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旒蘇羽葆凡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在殿庭則畫筍簴爲樓樓上有翔鸞棲鳥或爲鵠形

陳承梁末，王琳縱火，延燒車府。至天嘉元年，勅守都官尚書寶安侯到仲舉議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輅，及五色副車，皆金薄交龍為輿，倚較文獸伏軾，蚪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樸文畫轓，綠油蓋，黃紋裏，相思橑，金華末，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各依方色，加棨戟於車之右，韜以黻繡之衣，獸頭幡長丈四尺，懸於戟杪。玉輅正副同駕六馬，餘輅皆駕四馬。馬並黃金為乂髦，插以翟尾，玉為鑣錫。又以綵畫赤油，長三尺，廣八寸，繫兩軸頭，古曰飛軨，改以綵畫蛙蟆幡綴兩軸頭，即古飛軨遺象也。五輅兩箱後皆用玳瑁為鶡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俗人謂之金鶡車。兩箱之裏，衣以紅錦，金花帖釘，上用紅紫錦為後檐，青絞純帶，夏用簟，冬用綺繡褥。此後漸修，具依梁制。

後魏天興初，詔儀曹郎董謐撰朝饗儀，始制軒冕，未知古式，多違舊章。孝文帝時，儀曹令李韶更奏詳定，討論經籍，議改正之，唯備五輅，各依方色，其餘車輦，猶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詔侍中崔光與安豐王延明、博士崔瓚採其議，大造車服。定制五輅，並駕五馬。皇太子乘金輅，朱蓋赤質，四馬。三公及王，朱屋青表，制同於輅，名曰高車，駕三馬。庶姓王侯及尚書令、僕已下，列卿已上，並給軺車，駕用一馬，或乘四望通幰車，駕一牛。自斯以後，條章粗備，北齊咸取用焉。其後因而著令，並無增損。

王、庶姓王、儀同三司已上、親公主，雉尾扇，紫傘。皇宗及三品已上官，青傘朱裏。其青傘碧裏，達於士人，不禁。

正從第一品執事官、散官及儀同三司、諸公主，得乘油色朱絡網車，車牛飾得用金塗及純銀。二品、三品得乘卷通幰車，車牛飾用金塗。四品已下、七品已上，得乘偏幰車，車牛飾用銅。

尚書令給哄士十五人，左右僕射、御史中丞各十二人。周氏設六官，置司輅之職，以掌公車之政，辨其名品與其物色。

皇帝之輅十有二等：一曰蒼輅，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輅，以祀東方上帝。三曰朱輅，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黃輅，以祭地祇、中央上帝。五曰白輅，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玄輅，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祭神州。此六輅，通漆之而已，不用他物為飾，皆疏面，旒就以方色，俱十有二（疏面，刻皮當顱）。七曰玉輅，以享先皇，加元服，納后。八曰碧輅，以祭社稷，享諸先帝，大貞於龜，食三老五更，享食諸侯，及耕籍。九曰金輅，以祀星辰，祭四望，視朔，大射，賓射，饗群臣，巡犧牲，養國老。十曰象輅，以望秩群祀，視朝，燕諸侯及群臣，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巡省，臨太學，幸道法門。十一曰革輅，以巡兵，即戎。十二曰木輅，以田獵，行鄉畿。此六輅，又以六色漆而畫之，用玉、碧、金、象、革、物以飾諸末，皆錫面，金鉤，就以五采，俱十有二（錫面，鏤金當顱。鉤，以鳥獸鞶纓）。

皇后之車亦十二等：一曰重翟，以從皇帝（重翟，重翟羽為車蕃）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二曰厭翟，以祭陰社（次其羽也）。三曰翟輅，以採桑（翟羽飾之）。四曰翠輅，以從皇帝見賓客（以翠羽飾之）。五曰雕輅，以歸寧（刻諸末也）。六曰篆輅，以臨諸道法門（篆諸飾也）。六輅皆錫面，朱總（總，朱絲為之，置馬勒直兩耳與兩鑣也），金鉤。七曰蒼輅，以適命婦家。八曰青輅。九曰朱輅。十曰黃輅。十一曰白輅。十二曰玄輅。五時常出入則供之。六輅皆疏面，繢總（以畫繒為之）。

諸公之輅九：方輅（各象方之色）、碧輅、篆輅，皆錫面，鞶纓九就，金鉤；象輅、犀輅、貝輅、革輅、篆輅、木輅，皆疏面，鞶纓九就。凡就皆以朱、白、蒼三采。諸侯自方輅而下八，又無碧輅。諸伯自方輅而下七，又無金輅。諸子自方輅而下六，又無象輅。諸男自方輅而下五，又無犀輅。凡就各如其命。

諸公夫人之輅車九：厭翟、翟輅、翠輅，皆錫面，朱總，金鉤；雕輅、篆輅，皆勒面（刻白黑韋為當顱），繢總；朱輅、黃輅、白輅、玄輅，皆漆面（刻漆韋為當顱），鷩總（總，青黑色繒，其著如朱總）。諸侯夫人自翟輅而下八。諸伯夫人自翠輅而下七。諸子夫人自雕輅而下六。諸男夫人自篆輅而下五。鞶纓就數，各視其君。公、孤、卿、大夫，皆以中之色乘祀輅，士乘祀車。

三公之輅車九：祀輅、犀輅、貝輅、篆輅、木輅、夏篆、夏縵、墨車、輚車。自篆已上，金塗諸末，疏錫，鞶纓，金鉤；木輅已下，銅飾諸末，疏鞶纓，皆九就。三孤自祀輅而下八，無犀輅。六卿自祀輅而下七，又無貝輅。上大夫自祀輅而下六，又無篆輅。中大夫自祀輅而下五，又無木輅。下大夫自祀輅而下四，又無夏篆。士車三：祀車、墨車、輚車。凡就，各如其命之數，自孤下，就以朱綠二采。

三妃、三公夫人之輅九：篆輅、朱輅、黃輅、白輅、玄輅，皆勒面，繢總，夏篆、夏縵、墨車

輚車皆雕面鷖總三妣三孤內子自朱輅已下八六嬪六卿內子自黃輅而下七上媛婦中大夫孺人自玄輅而下五下媛婦大夫孺人自夏篆而下四御婉士婦人自夏縵而下三其輦纓就各以其等皆畫翟漆之君以赤卿大夫士以玄君駕四三駙六鑾卿大夫駕三二駙五鑾士駕二一駙四鑾

輅之制重輪重轂而加耳焉皇帝皇后之輅輿廣六尺有六寸輪高七尺畫輪轂轊衡以雲牙箱軾以虡文虡內畫以雜獸獸伏軾鹿倚較諸侯及夫人命夫命婦之輅車廣六尺有二寸輪崇六尺有六寸畫轂以雲牙軾以虡文虡內畫以雲華鹿倚較士不畫后夫人內子已下同去獸與鹿

凡旗太常畫三辰（日月五星）旂畫青龍（皇帝升龍諸侯交龍）旟畫朱雀旌畫黃麟旗畫白獸旐畫玄武皆加雲其旜物在軍亦書其事號加之以雲氣徽幟亦如之（通帛為旜雜帛為物）（在軍亦書其人官與姓名之事號徽幟亦書之但畫其所書之側）旌節又畫白獸而析羽於其上

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丘之祀一曰蒼旗二曰青旗三曰朱旗四曰黃旗五曰白旗六曰玄旗畫繢之旗六以充玉輅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龍之旗三曰朱鳥之旟四曰黃麟之旌五曰白獸之旗六曰玄武之旐皆左建旗而右建闟戟又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旞以供師帥三曰旛以供旅帥四曰旆以供倅長諸公方輅碧輅建旂金輅建旟象輅建物木輅建旐諸侯自金輅而下如諸公之旗諸伯自象輅而下如諸侯之旗諸子自犀輅而下如諸伯之旗諸男自象輅而下如諸子之旗三公犀輅貝輅篆輅建旜木輅建旐夏篆夏縵及輚車建物孤卿已下各以其輅建其旗

旌杠皇帝六刃諸侯五刃大夫四刃士三刃

旒皇帝曳地諸侯及軹大夫及轂士及軫凡注毛於杠首曰綏析羽曰旌全羽曰旞其鏐皇帝諸侯加以弧韣闟戟方六尺而被之以黻唯皇帝諸侯輅建焉（闟戟杠綢與旗同）車之蓋圓以象天輿方以象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蓋橑二十有八以象列宿轂和鸞以節趨行被旗旒以表貴賤其取象也大其彰德也明是以王者尚之

皇帝皇后在喪之車五一曰木車初喪乘之二曰素車卒哭乘之三曰藻車既練乘之四曰駹車祥而乘之五曰漆車禫而乘之及平齊得其輿輅藏於中府盡不施用至大象初遣鄭譯閱視武庫得魏舊物取尤異者並加雕飾分給六宮有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雲罕山林奇怪及遊麟飛鳳朱雀玄武騶虞青龍駕二十四馬以給天中皇后助祭則乘又有大樓輦車龍輈十二加以玉飾四轂六衡方輿圓蓋金雞樹羽寶鐸旒蘇鸞雀立衡六螭龍銜軛建太常畫升龍日月駕二十牛又有象輦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葆旒蘇金鈴玉佩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并有遊觀小樓等輦駕十五馬車等合十餘乘皆魏天興中之所制也宣帝至是咸復御之復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為輪

開皇元年內史令李德林奏周魏輿輦乖制請皆廢毀高祖從之唯留魏太和時儀曹令李韶所制五輅齊天保所遵用者又留魏熙平中太常卿穆紹議皇后之輅其從祭則御金根車親桑則御雲母車並駕四馬歸寧則御紫罽車遊行則御安車弔問則御紺罽軿車並駕三馬於後著令制五輅

玉輅青質以玉飾諸末重箱盤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畫虡文鳥獸黃屋左纛金鳳在軾前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龍輈前設鄣塵青蓋黃裏繡飾博山鏡子樹羽輪皆朱斑重牙左建旗十有二旒皆畫升龍其長曳地右載闟戟長四尺廣三尺黻文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綏駕蒼龍金鍐方釳插翟尾五隼鏤錫鞶纓十有二就（鏤錫馬當顱鍐金為之鞶馬大帶纓馬鞅皆以五彩飾之就成也一帀為一就）祭祀納后則供之

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左建旗右建闟戟（旗畫鳥隼）餘與玉輅同駕赤駵朝覲會同饗射飲至則供之

象輅黃質以象飾諸末左建旌右建闟戟（旌畫黃麟）駕黃駵行道則供之

革輅白質鞔之以革左建旗右建闟戟（旗畫白獸）駕白駱巡守臨兵事則供之

木輅漆之左建旐右建闟戟（旐畫龜蛇）駕黑駵田獵則供之

五輅之蓋旌旗之質及鞶纓皆從輅之色蓋之裏俱用黃其鏤錫五輅同

安車飾重輿曲壁紫油纁朱裏通幰朱絲絡網朱鞶纓朱覆髮具絡駕赤駵臨幸則供之

四望車（制同犢車）金飾青油纁朱裏通幰拜陵臨弔則供之

皇后皇太后重翟青質金飾諸末朱輪金根朱牙其箱飾以重翟羽青油纁朱裏通幰繡紫帷朱絲絡網繡紫絡帶八鑾在衡鏤鍚鞶纓十二就金鍐方釳插翟尾朱總（總以朱爲之如馬纓而小著馬勒在兩耳兩鑣也）駕蒼龍受冊從郊禖享廟則供之

厭翟赤質金飾諸末輪畫朱牙其箱飾以次翟羽紫油纁朱裏通幰紅錦帷朱絲絡網紅錦絡帶其餘如重翟駕赤駵親桑則供之

翟車黃質金飾諸末輪畫朱牙其車側飾以翟羽黃油纁黃裏通幰白紅錦帷朱絲絡網白紅錦絡帶其餘如重翟駕黃駵歸寧則供之諸鞶纓之色皆從車質

安車赤質金飾紫通幰朱裏駕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

皇太子金輅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虡文鳥獸黃屋伏鹿軾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鄣塵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闟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緌駕赤駵四八鑾在衡二鈴在軾金鍐方釳插翟尾五隼鏤鍚鞶纓九就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則乘之

軺車金飾諸末紫通幰朱裏駕一馬五日常朝及朝饗宮臣出入行道乘之

四望車金飾諸末紫油纁通幰朱裏朱絲絡網駕一馬弔臨則乘之

公及一品象輅黃質以象飾諸末建旜畫以鳥隼受冊告廟升壇上任親迎及葬則乘之

侯伯及二品三品革輅白質以革飾諸末建旜畫熊獸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

子男及四品木輅黑質以漆飾之建旐畫以龜蛇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

象輅已下旒及就數各依爵品雖依禮製名未及創造開皇三年閏十二月並詔停造而盡用舊物至九年平陳又得輿輦舊著令者以付有司所不載者並皆毀棄雖從儉省而於禮多闕十四年詔又以見所乘車輅因循近代事非經典令更議定於是命有司詳考故實改造五輅及副玉輅青質祭祀乘之金輅赤質朝會禮還乘之象輅黃質臨幸乘之革輅白質戎事乘之木輅玄質耕藉乘之五輅皆朱斑輪龍輈重輿建十二旒並畫升龍左建闟戟旂旒與輅同色樊纓十有二就王五等開國第一第二品及刺史輅朱質朱蓋斑輪左建旂旂畫龍一升一降右建闟戟第三第四品輅朱質朱蓋左建旜通帛爲之旂旜皆赤其旒及樊纓就數各依其品大業元年更製車輦五輅之外設副車詔尚書令楚公楊素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工部尚書安平公宇文愷內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請郎閻毗等詳議奏決於是審擇前朝故事定其取捨云

玉輅禋祀所用飾以玉白虎通云玉輅大輅也周禮巾車氏所掌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虞氏謂之鸞車夏后氏謂之鉤車殷謂之大輅周謂之乘輅大戴禮著其形式上蓋如規象天二十八橑象列星下方輿象地三十輻象一月前視則覩鸞和之聲側觀則覩四時之運昔成湯用而郊祀因有山車之瑞亦謂桑根車蔡邕獨斷論漢制度凡乘輿車皆有六馬羽蓋金瓜黃屋左纛鏤鍚方釳重轂繁纓黃繒爲蓋裏也左纛以旄牛尾建於竿上其大如斗立于左騑也鏤鍚高闊各五寸上如傘形施於鍐上而插翟尾也方釳當顱蓋馬冠也繁纓膺前索也重轂重施轂也應劭漢官大輅龍旂畫龍於旂上也董巴志謂爲瑞山車秦謂金根即殷輅矣司馬彪志亦云漢備五輅或謂德車其所駕馬皆如方色唯晉太常卿摯虞獨疑大輅謂非玉輅摯虞之說理實可疑而歷代通儒混爲玉輅詳其施用義亦不殊左建太常案釋名日月爲常畫日月於旗端言常明也又云自夏始也奚仲爲夏車正加以旂常於是旒就有差用明尊卑之別也董巴所述全明漢制天子建太常十二斿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今之玉輅參用舊典循息取捨裁其折中以青爲質玉飾其末重箱盤輿左龍右獸金鳳翅畫虡文輗左立纛金鳳一在軾前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龍輈之上前設鄣塵青蓋黃裏繡游帶金博山綴以鏡子下垂八佩樹四十葆羽輗皆朱斑重牙復轄左建太常十有二旒皆畫升龍日月其長曳地右載闟戟長四尺闊三尺黻文旗首金龍頭銜鈴及綏垂以結綬駕蒼龍金鍐方釳插翟尾五隼鏤鍚鞶纓十有二就皆五綵罽以爲文飾天子祭祀納后則乘之馭士

二十八人餘輅準此

副車案蔡邕獨斷五輅之外乃復設五色安車立車各一乘皆駕四馬是爲五時副車俗人名曰五帝車者蓋副車也故張良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漢家制度亦備副車司馬彪云德車駕六後駕四是爲副車魏志亦云天子命太祖駕金根六馬設五時副車江左乃闕至梁始備開皇中不置副車平陳得之毀而弗用至是復並設之副玉輅色及旗章一同正輅唯降二等駕用四馬馭士二十四人餘四副準此

金輅案尙書即綴輅也周官金輅鉤錫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夫禮窮則通下得通於上也故天子乘之接賓宴同姓諸侯受而出封是以漢太子諸王皆乘金輅及安車並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黑櫨文畫轓青蓋金華蚤橑朱畫轓金塗飾非皇子爲王不錫此乘皆左右騑駕三馬旂九旒畫降龍皇孫乘綠車亦駕之魏晉制太子及諸王皆駕四馬依摯虞議天子金輅次在第二又云金輅以朝象輅以賓則是晉用輅與周異矣宋起居注泰始四年尙書令建安王休仁議天子之元子士也故齒胄於辟雍欲使知教而後尊不得生而貴矣既命之後禮同上公故天子賜之金輅但減旂章爲等級象及革木賜異姓諸侯在朝卿士亦準斯例此則皇太子及帝子王者通得乘之自晉過江王公以下車服卑雜唯有太子禮秩崇異又乘山石安車義不經見事無所出賜金輅者此爲古制降乘輿二等駕用四馬唯天子五輅通駕六馬旗旌旗旒並十二旒左建旟案爾雅錯革鳥曰旟郭璞云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上也書說刻爲革鳥孫叔敖云革急也吉畫急疾鳥於旒上也周官所謂鳥隼爲旟亦是急義今之金輅赤質黃金飾諸末左建旟畫飛隼右建闟戟畫輿鳳翅等並同玉輅駕赤騮臨朝會同饗射飲至則用之皇太子輅古者金飾宋齊以來並乘象輅宇文愷閻毗奏案宋大明六年初備五輅有司奏云秦改周輅創制金根漢魏因循其形莫改而金玉二輅雕飾略同進次曠觀殆無差別若錫於東儲在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今皇太子宜乘象輅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酌時沿古於禮爲中觀宋此義乃無副車新置五輅金玉同體至象已下即爲差降所以太子不得乘金輅欲示等威故令給象今取周禮之名依漢家之制天子五輅形飾並同旒及繁纓例皆十二黃屋左纛金根重轂無不悉同唯應五方色以爲殊耳若用此輅給於太子革木盡皆不可何況金象者乎既製副車駕用四馬至於金輅自有等差春秋之義降下以兩今天子金輅駕用六馬十二旒太子金輅駕用四馬降龍九旒制頗同於副車又有旌旗之別并嫡皇孫及親王等輅並給金輅而減其雕飾合於古典臣謂非嫌制曰可於是太子金輅赤質制同副車具體而小亦駕四馬馭士二十人皇嫡孫金輅綠質降太子一等去盤輿重轂轅上起箱末以金飾旌長七刃七旒駕用四馬馭士一十八人親王金輅以赤爲質餘同於皇嫡孫唯在其國及納妃親迎則給之常朝則乘象輅

象輅案尙書即先輅也周禮象輅朱繁纓五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左建旌案爾雅注旄首曰旌許慎所說游車載旌廣雅云天子旌高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周書王會張羽鳧旌禮記云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今象輅以黃爲質象飾諸末左建旌畫綠驎右建闟戟駕黃騮祀后土則用之

革輅案釋名天子車也周禮革輅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用之即戎以封四衛古者革輓而漆之更無他飾又有戎輅之革廣車之革闕車之革輕車之革此皆兵車所謂五戎然革輅亦名戎輅天子在軍所乘廣車橫陣車也闕車補闕車也飾並以革故師供革車各以其革摯虞議云革輅第四左建旌案釋名熊獸爲旗周官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今革輅白質輓之以革左建旗畫騶虞右建闟戟駕白駱巡守臨兵則用之三品已下並乘革輅朱色爲質馭士十六人

木輅案尙書即次輅也周官木輅緇樊鵠纓建麾以畋以封藩國晉摯虞云畋輅第五唯宋泰始詔乘木輅以耕稼徐爰釋疑略曰天子五輅晉遷江左闕其三唯有金輅以郊木輅即戎宋大明時始備其數

凡五輅之蓋旌旗之質及鞶纓皆從方色蓋裏並黃雕飾如一沈約曰金象革木禮圖不載其形今旒數羽葆並同玉輅左建旐案周官龜蛇爲旐釋名云龜知氣兆之吉凶也許愼云旐有四斿以象營室今木輅黑質漆之左建旐畫玄

武右建闟戟駕黑駵畋獵用之四品方伯乘木輅赤質駕士十四人

安車案禮卿大夫致事則乘之其制如輜軿蔡邕獨斷有五色安車皆畫輪重轂今畫輪重輿曲壁紫油幢絳裏通幰朱絲絡網赤鞶纓駕四馬省問臨幸則乘之皇太子安車斑輪赤質制略同乘輿亦駕四馬

四望車案晉中朝大駕鹵簿四望車駕牛中道東宮舊儀皇太子及妃皆有畫輪四望車今四望車制同犢車黃金飾青油幢朱裏紫通幰紫絲網駕一牛拜陵臨弔則用之皇太子四望車綠油幢青通幰朱絲絡網

耕根車案沈約云親幸耕籍御之三蓋車一名芝車又名耕根車置耒耜於軾上卽潘岳所謂紺轅屬於黛耜者也開皇無之駕出親耕則乘木輅畫依宋泰始之故事也今耕根車以青為質三重施畫羽葆雕裝並同玉輅駕六馬其軾平以青囊盛耒而加於上籍千畝行三推禮則親乘焉

羊車案晉司隸校尉劉毅奏護軍羊琇私乘者也開皇無之至是始置焉其制如軺車金寶飾紫錦幰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鬟髻服青衣取年十四五者為謂之羊車小史駕以果下馬其大如羊

屬車案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為八十一乘漢遵不改武帝祠太一甘泉則盡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並如犢車紫通幰朱絲絡網黃金飾駕一牛在鹵簿中單行正道至三年二月帝嫌其多問起部郎閻毗毗曰臣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此起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此漢制也故文帝紀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三十六乘是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旂旒之數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令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為差等帝曰大駕宜用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可也

輦案釋名人所輦也漢成帝遊後庭則乘之徐爰釋問云天子御輦侍中陪乘今輦制象軺車而不施輪通幰朱絡飾以金玉用人荷之

副輦加笨制如犢車亦通幰朱輅謂之蓬輦自梁武帝始也

輿案說文云篗竹輿也周官曰周人上輿漢室制度以雕玉為之方徑六尺今輿制如輦而但小耳宮苑宴私則御之

小輿幰方形同幄帳自閤出升正殿則御之

軺車案六韜一名遙車蓋言遙遠四顧之車也漢武帝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此又是馳傳車也晉氏鹵簿御史軺車行中道晉公卿禮秩云尚書令軺黑耳後戶今軺車青通幰駕二馬王侯入學五品朝婚通給之司隸刺史及縣令詔使品第六七則並駕一馬

犢車案魏武書贈楊彪七香車二乘用牛駕之蓋犢車也長沙耆舊傳曰劉壽常乘通幰車今犢車通幰自王公已下至五品已上並給乘之三品已上青幰朱裏五品已上紺幰碧裏皆白銅裝唯有慘及弔喪者則不張幰而乘鐵裝車六品已下不給任自乘犢車弗許施幰初五品已上乘偏幰車其後嫌其不美停不行用以亘幰代之三品已上通幰車則青壁一品軺車油幰朱網唯車輅一等聽敕始得乘之

馬珂三品已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皇后重翟車案周禮正后亦有五輅一曰重翟二曰厭翟三曰安車四曰翟車五曰輦車漢制后法駕乘重翟車今重翟青質金飾諸末畫輪金根朱牙重轂其箱飾以重翟羽青油幢朱裏通幰紫繡帷朱絲絡紫繡帶八鑾在衡鍍錫鞶纓十有二就金鍐方釳插翟尾朱總綴於馬勒及兩金鑣之上駕蒼龍受冊從祀郊禖享廟則供之

厭翟赤質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其箱飾以次翟羽紫油幢朱裏通幰紅錦帷朱絲絡網紅錦帶其餘如重翟駕赤騮採桑則供之

翟車黃質金飾諸末輪畫朱牙其箱飾以翟羽黃油幢黃裏通幰白紅錦帷朱絲絡網白紅錦帶其餘如重翟駕黃騮歸寧則供之諸鞶纓之色皆從車質

安車金飾紫通幰朱裏駕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

輦車金飾同於蓬輦通幰斑輪駕用四馬宮苑近行則乘之皇后屬車三十六

乘初宇文愷閻毗奏定請減乘輿之半禮部侍郎許善心奏駁曰謹案周禮后備六服鞶毂五輅采章之數並與王同屬車之制不應獨異又宋孝建時議定輿輦天子屬車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車未有定式詔下禮官議正其數博士王燮之議鄭玄云后象王立六宮亦正寢而燕寢五推其所立每與王同謂十二乘通關爲允宋帝從之遂爲後式今請依乘輿不須差降制曰可

三妃乘翟車以赤爲質駕二馬九嬪已下並乘犢車青幰朱絡網

皇太子妃乘翟車以赤爲質駕三馬䡍轅金飾犢車爲副紫幰朱絡網良娣已下並乘犢車青幰朱裏

三公夫人公主王妃並犢車紫幰朱絡網五品已上命婦並乘青幰與其夫同

隋書卷十

禮儀志五金鑾鏤鍚○監本鍚譌錫按詩經鉤膺鏤鍚傳鏤鍚有金鏤其鍚也箋曰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疏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鍚左傳鍚鸞和鈴昭其聲也注鍚在馬額陸德明音義鍚音羊臣映斗按鍚金旁從昜與金旁之錫金旁從易音昔者各爲一字音義並殊詩箋所謂當盧即下文之當顱詩疏所謂馬面之鍚即下文之鍚面本卷鍚字甚多率譌作錫今悉改正

三曰襪○各本作襪通考作韈音伐

行道則供之○通考行道作祀后土

鶩白駱○監本駱譌輅宋本同臣映斗按上文是革輅所駕之馬爾雅白馬黑鬛駱則爲白駱無疑通考作白騂孫炎爾雅注騂赤色也詩經集傳赤身黑鬛曰騂無由稱白騂也

張良狙擊○監本狙譌徂史記留侯世家作狙注服虔曰伺也候也

羊車晉司隸校尉劉毅奏護軍羊琇私乘者也開皇無之至是始置焉○臣映斗按周禮攷工記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注羊善也若今定張車宮中所用晉書輿服志羊車一名輦車又衞玠傳少時乘羊車於洛陽市北史齊武成帝以斛律金舊老每朝賜羊車上殿本志亦載羊車一名輦漢氏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然則羊車之制古矣

隋書卷十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六

禮儀六

梁制乘輿郊天祀地禮明堂祠宗廟元會臨軒則黑介幘通天冠平冕俗所謂平天冠者也其制玄表朱綠裏廣七寸長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前圓而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其長齊肩以組為纓各如其綬色傍垂黈纊充珠以玉瑱其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衣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畫以為繢裳則藻粉米黼黻以為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領袖赤皮為韍蓋古之韠也絳袴襪赤舄佩白玉垂朱黃大綬黃赤縹紺四采革帶帶劍緄帶以組為之如綬色黃金辟邪首為帶鐍而飾以白玉珠又有通天冠高九寸前加金博山述黑介幘絳紗袍皁緣中衣黑舄是為朝服元正賀畢還儲更衣出所服也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襪黑舄臨軒亦服袞冕未加元服則空頂介幘拜陵則箋布單衣介幘又有五梁進賢冠遠遊平上幘武冠單衣黑介幘宴會則服之單衣白帢以代古之疑衰皮弁為弔服為羣臣舉哀臨喪則服之

天監三年何佟之議公卿以下祭服裏有中衣即今之中單也案後漢輿服志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尚書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服從大小夏侯說祭服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袴襪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聖法謂不可施遂依議除之

四年有司言平天冠等一百五條自齊以來隨故而毀未詳所送何佟之議禮祭服敝則焚之於是並燒除之其珠玉以付中署

七年周捨議詔旨以王者袞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玄所言皇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如袞冕則是袞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明矣畫鳳之旨事實灼然制可又王僧崇云今祭服三公衣身畫獸其腰及袖又有青獸形與獸同義應是蜼即宗彝也兩袖各有禽鳥形類鸞鳳似是華蟲今畫宗彝即是周禮但鄭玄云蜼禺屬卬鼻長尾是獸之輕小者謂宜不得同獸尋冕服無鳳應改為蜼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疑是畫師加葩藻耳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藻攝三物也是為九章今袞服畫龍則宜應畫鳳明矣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為花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又帝曰禮王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莞席之安而蒲越槀秸之用斯皆至敬無文貴誠重質今郊用陶匏與古不異而大裘蒲秸獨不復存其於質敬恐有未盡且一獻為質其劍佩之飾及公卿所著冕服可共詳定

五經博士陸瑋等並云祭天猶存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為文於義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莞席此獨莞類未盡質素之理宜以稾秸為下藉蒲越為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袞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制可瑋等又尋大裘之制唯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為據案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繒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詔可又乘輿宴會服單衣黑介幘舊三日九日小會初出乘令輅服之八年帝改去還皆乘輦服白紗帽

九年司馬筠等參議禮記玉藻云諸侯玄冕以祭裨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但既預齋祭不容同在於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皁衣絳襈中單竹葉冠若不親奉則不須入廟帝從之

十一年尚書參議按禮跣襪事由燕坐屨不宜陳尊者之側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恆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襪詔可

陳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白所定乘輿御服皆採梁之舊制又以為冕旒後漢用白玉珠晉過江服章多闕遂用珊瑚雜珠飾以翡翠侍中顧和奏今不能備玉珠可用白琁從之蕭驎子云白琁蚌珠是也帝曰形制依此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金色宜塗珠玉之飾任用蚌也至天嘉初

悉改易之，定令具依天監舊事，不亦往往改革。今不同者，皆隨事於注言之，不言者，蓋無所改制云。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綬，（三百二十首。）朝服，遠遊冠，金博山，佩瑜玉，翠緌垂組，朱衣，絳紗袍，皁緣，白紗巾衣，白曲領，帶鹿盧劍，火珠首，素革帶，玉鉤燮，獸頭鞶囊。其大小會，祠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若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袴袜，玄舄。謁則著介幘。又有三梁進賢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赤舄，絳韈。若加元服，則中舍執冕從。皇太子舊有五時朝服，自天監之後，則朱服。在上省則烏帽，永福省則白帽云。

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一百六十首。）朝服，遠遊冠，介朱衣，絳紗袍，皁緣中衣，素帶，黑舄，佩山玄玉，垂組，大帶，獸頭鞶，腰劍。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

開國公金章龜鈕，玄朱綬，（二百四十首。）朝服，紗朱衣，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劍。

開國侯伯金章龜鈕，青朱綬，（一百二十首。）朝服，紗朱衣，進賢三梁冠，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劍。

開國子男金章龜鈕，青綬，（二百首。）朝服，紗朱衣，進賢三梁冠，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劍。

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龜鈕，紫綬，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鞶，腰劍。（關內關中及名號侯則珪鈕。）

關外侯銀印珪鈕，青綬，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鞶，腰劍。

諸王嗣子金印珪鈕，紫綬，（八十首。）朝服，進賢二梁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劍。

開國公侯嗣子銀印珪鈕，青綬，（八十首。）朝服，進賢二梁冠，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劍。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朝服，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劍。（陳令加有相國、丞相，服制同。）

大司馬、大將軍、太尉、諸位從公者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朝服，武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劍。直將軍則不帶劍。

凡公及位從公，（言以將軍及以左右光祿開府儀同者，各隨本位號。其文則曰某位號儀同之章。）五等諸侯助祭郊廟，皆平冕九旒，青玉為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色為組纓，旁垂黈纊，衣玄上纁下，畫山龍已下九章，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屨。錄尚書無章綬品秩，悉以餘官總司其任，服則餘官之服，猶執笏紫荷。其在都坐，則東面最上。

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納言幘，進賢冠，佩水蒼玉，（尚書則無印綬。）腰劍，紫荷，執笏。（陳尚書令、僕射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獸頭鞶。尚書無印綬及鞶，餘並同梁。）

侍中、散騎常侍、通直常侍、員外常侍朝服，武冠，貂蟬。（侍中左插，常侍右插。）皆腰劍，佩水蒼玉。（其員外常侍不給佩。）舊至尊朝會登殿，侍中常侍夾御，御下輿，則扶左右。侍中驂乘，則不帶劍。中書監、令，祕書監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腰劍，獸頭鞶。（陳制，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獸頭鞶，腰劍。餘同梁。）

左右光祿大夫皆與加金章紫綬同。其但加金紫者，謂之金紫光祿。但加銀青者，謂之光祿大夫。（陳令有特進，進賢二梁冠，朝服，佩水蒼玉，腰劍。梁令不載。）

光祿、太中、中散大夫，太常、光祿、弘訓太僕、太僕、廷尉、宗正、大鴻臚、大司農、少府、大匠、諸卿、丹陽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鞶，朝服，進賢冠二梁，佩水蒼玉。卿大夫助祭，則冠平冕五旒，黑玉為飾，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為組纓，旁垂黈纊，衣玄上纁下，畫華蟲七章，皆佩五采大佩，赤舄，絇屨。（陳卿改云慈訓，餘皆同梁。又有大舟卿，服章同。）

驃騎、車騎、衛將軍、中軍、冠軍、輔國將軍、四方中郎將金章，紫綬，（中郎將則青綬。）朝服，武冠，佩水蒼玉。（陳令，鎮衛、驃騎、車騎、中軍、中衛、中撫、中權、四征、四鎮、四安、四翊、四平將軍金章獸鈕，其冠軍、四方中郎將金章豹鈕，並紫綬，八十首。獸頭鞶，朝服，武冠，佩水蒼玉。自中軍已下，諸將軍及冠軍、四方中郎將，並官不給佩。）

領護軍、中領護軍、五營校尉銀印，青綬，朝服，武冠，佩水蒼玉，獸頭鞶。其屯騎、夾御曰假給佩，餘校不給。（陳令，領護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中領護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其五營校尉銀印珪鈕，青綬，八十首。官不給佩，餘並同梁。）

弘訓衛尉、衛尉，（陳宮卿云慈訓，服同諸卿，但武冠。）司隸校尉，（陳無官服。）左右衛、驍騎、游擊、前、左、右、後軍將軍、龍驤、寧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廣威、武威、建武、振武、奮武、揚武、廣武等將軍、積弩、積射、強弩將軍、監軍銀章，青綬，朝服，武冠，佩水蒼玉，獸頭鞶。驍游已下，並不給佩。驍游夾侍日假給。（陳令，左右衛銀章龜鈕，不給劍。左右驍騎、游擊、前、左、右、後軍將軍、左右中郎將銀印。）

璧鈕餘服飾同梁亦官不給佩其驍游雲騎夾衛日假給其積弩積射彊弩銅印環鈕鼻紱帶劍餘服同梁又有忠武軍師武臣爪牙龍騎雲麾鎮兵翊師宣惠宣毅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官不給輕車鎮朔武旅貞毅明威寧遠安遠征遠振遠宣遠等將軍金章龜鈕紫綬並獸頭鞶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國子祭酒阜朝服進賢二梁冠佩水蒼玉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鞶腰劍佩水蒼玉陳中丞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二梁冠餘同梁其都水陳梁改爲大舟卿服在諸卿中見

謁者僕射銅印環鈕墨綬八十首朝服高山冠獸頭鞶佩水蒼玉腰劍

諸軍司馬銀章龜鈕青綬朝服武冠獸頭鞶

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通直員外散騎侍郎奉朝請太子中庶子庶子武衛將軍武騎常侍朝服武冠腰劍陳令庶子已上並鞶其武衛不劍正直夾御白布袴褶

中書侍郎朝服進賢一梁冠腰劍冗從僕射太子衛率銅印墨綬獸頭鞶朝服武冠陳衛率銀章龜鈕青綬不劍冗從銅印環鈕墨綬腰劍餘並同梁

武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環鈕墨綬朝服武冠獸頭鞶腰劍其在陛及備鹵簿者鶡尾絳紗縠單衣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丸西域校尉銀印珪鈕青綬朝服武冠獸頭鞶陳令無此官其庶子鎮蠻平戎西戎校尉平越中郎將服章同

安夷撫夷護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護軍銀印珪鈕青綬獸頭鞶朝服武冠陳安遠鎮蠻護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護軍服章同無餘文

州刺史銅印墨綬獸頭鞶腰劍絳朝服進賢二梁冠陳銅章龜鈕青綬餘同梁

郡國太守相內史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鞶單衣介幘加中二千石依卿尹冠服劍佩

尚書左右丞秘書丞銅印環鈕黃綬獸爪鞶朝服進賢一梁冠

尚書秘書著作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朝服進賢一梁冠腰劍

諸王友文學朱服進賢一梁冠陳令諸王師服同

治書侍御史侍御史朝服腰劍法冠治書侍御史則有銅印環鈕墨綬陳又有殿中蘭臺侍御史朝服法冠腰劍鞶囊

諸博士給阜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太學博士正限八人著佩限外六人不給

廷尉律博士無佩並鞶囊

國子助教阜朝服進賢一梁冠鞶囊

公府長史獸頭鞶諸卿尹丞黃綬獸爪鞶鞶囊

諸縣署令秩千石者獸爪鞶銅印環鈕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長史朱服諸卿尹丞建康令玄服

公府掾屬主簿祭酒朱服進賢一梁冠公府令史亦同領護軍長史朱服獸頭鞶諸軍長史單衣介幘獸頭鞶諸卿部丞獄丞並阜朝服一梁冠黃綬獸爪鞶鞶囊

太子保傅詹事丞阜朝服一梁冠鞶囊獸爪鞶黃綬

郡國相內史丞長史單衣介幘長史獸頭鞶其丞黃綬獸爪鞶

諸縣署令長相單衣介幘獸頭鞶銅印環鈕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諸署令朱衣武冠州都大中正郡中正單衣介幘

太子門大夫獸頭鞶陵令長獸爪鞶銅印環鈕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令長朱服率更家令僕朝服兩梁冠獸頭鞶腰劍

黃門諸署令僕長丞朱服進賢一梁冠銅印環鈕墨綬丞黃綬黃門冗從僕射監太子寺人監銅印環鈕墨綬朝服武冠獸頭鞶

公府司馬領護軍司馬諸軍司馬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丸戊己校尉長史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朝服武冠諸軍司馬單衣平巾幘長史介幘陳令公府司馬領護軍司馬諸軍司馬鎮安蠻安遠護軍蠻戎越校尉中郎將長史司馬其服章與梁官同

公府從事中郎朱服進賢一梁冠諸將軍開府功曹主簿單衣介幘革帶廷尉建康正監平銅印環鈕墨綬阜零辟朝服法冠獸爪鞶

左右衛司馬銅印環鈕墨綬單衣帶平巾幘獸頭鞶

諸府參軍單衣平巾幘

諸州別駕治中從事主簿西曹從事玄朝服進賢一梁冠鞶囊常公事單衣介幘朱衣

直閤將軍朱服武冠銅印珪鈕青綬獸頭鞶
直閤將軍諸殿主帥朱服武冠正直絳衫從則裲襠衫諸開國郎中令大農公
傳中尉銅印環鈕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中尉武冠皆獸頭鞶
諸開國三將軍銅印環鈕青綬朝服武冠限外者不給印（陳制墨綬餘並同梁）
開國掌書中尉司馬陵廟食官廄牧長典醫典府丞銅印常侍侍郎世子庶子
謁者中大夫舍人不給印典書典祠學官令典膳丞長銅印限外者不給印
左右常侍侍郎典衛中尉司馬朝服武冠典書典祠學官令朝服進賢一梁冠
餘悉朱服一梁冠（常侍侍郎典書典祠學官令簪筆腰劍）
太子衛率率更家令丞銅印環鈕黃綬皁朝服進賢一梁冠獸爪鞶
太子常從武賁督銅印環鈕墨綬朝服武冠獸爪鞶
殿中將軍員外將軍朱服武冠
州郡國都尉司馬銅印環鈕墨綬朱服武冠獸頭鞶
諸謁者朝服高山冠
中書通事舍人門下令史主書典書令史門下朝廷局書令史太子門下通事
守舍人主書典守舍人二宮齋內職左右職局齋幹已上朱服武冠
殿中內外局監太子內外監殿中守舍人銅印環鈕朱服武冠
內外監典事書吏朱服進賢一梁冠內監朝廷人領局典事外監統軍隊諸詳
發遣局典事武冠外監及典事書吏悉著朱衣唯正直及齋監弁受使不在例
其東宮內外監殿典事書吏依臺格五校三將軍主事內監主事外監主事
三校主事朱服武冠
尚書都令史都水參事門下書令史集書中書尚書祕書署作掌書主書主圖
主譜典客令史書令史監令僕射省事蘭臺殿中蘭臺謁都令史公府令史書
令史太子導客次客守舍人及諸省典事朱衣進賢一梁冠
尚書都筭度支筭左右校吏朱服進賢一梁冠
諸縣署丞太子諸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令丞僕銅印環鈕黃綬朱服進
賢一梁冠太官太醫丞武冠

諸縣尉銅印環鈕單衣介幘黃綬獸爪鞶節騎郎朱服武冠其在陛列及備鹵
簿者馲尾絳紗縠單衣御節郎黃鉞郎朝服赤介幘簪筆典儀唱警唱奏事持
兵主麾幢諸職公事及備鹵簿朱服武冠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珪鈕青
綬朱服武冠獸頭鞶
城門候銅印環鈕墨綬朱服武冠獸頭鞶
部曲督司馬吏部曲將銅印環鈕朱服武冠司馬吏假墨綬獸爪鞶
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中郎郎中舍人朱服進賢一梁冠
諸門郎僕射佐吏東宮門吏其郎朱服僕射皁零辟朝服進賢冠吏却非冠佐
吏著進賢冠
總章協律銅印環鈕艾綬獸爪鞶朱服武冠
黃門後閤舍人主書齋帥監食主食主客扶侍鼓吹朱服武冠鼓吹進賢冠齋
帥墨綬獸頭鞶
殿中司馬銅印環鈕墨綬朱服武冠獸頭鞶
總章監鼓吹監銅印環鈕艾綬朱服武冠
諸四品將兵都尉牙門將棨毅材官折難輕騎揚烈威遠寧遠宣威光威驤威
威烈威虜平戎綏遠綏狄綏邊綏戎獸威威武烈威毅武奮武討寇討虜殄難
討難討夷厲威橫野陵江鷹揚執訊蕩寇蕩虜蕩難蕩逆殄虜掃虜掃難掃逆
掃寇厲鋒武奮武牙廣野領兵滿五十人給銀章不滿五十除板而已不給章
朱服武冠以此官為刺史太守皆青綬（此條已下皆陳制與梁不同）
典儀但帥典儀正帥朱衣武冠其本資有殿但正帥得帶艾綬獸頭鞶殿但帥
正帥艾綬獸頭鞶朱服武冠殿帥羽儀帥員外帥朱衣武冠
威雄猛烈振信勝略風力光等十威將軍武猛略勝力毅健烈威銳勇等十武
將軍並銀章熊鈕青綬獸頭鞶武冠朝服
猛毅烈威銳震進智威勝駿等十猛將軍銀章羆鈕青綬獸頭鞶武冠朝服
壯武勇烈猛銳威毅志意力等十壯將軍驍雄桀猛烈武勇銳名勝迅等十驍
將軍雄猛威明烈信武勇毅壯健等十雄將軍並銀章羔鈕青綬獸頭鞶武冠

朝服

忠勇烈猛銳壯毅捍信義勝等十忠將軍明智略遠勇烈威勝進銳毅等十明將軍光烈明英遠勝銳命勇武野等十光將軍飈勇猛烈銳奇決起略勝出等十飈將軍並銀章鹿鈕青綬獸頭鞶武冠朝服

龍驤武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銳進銳羽騎突騎折衝冠武和戎安壘起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銳摧鋒開遠略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銳拔山雲勇振旅等三十號將軍銀印菟鈕青綬獸頭鞶朝服武冠

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剋狄平虜稜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佽飛勇騎破敵剋敵威虜前鋒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破陣蕩寇殄虜横野馳射等三十號將軍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朝服武冠井左十二件將軍除並假給章印綬板則止朱服武冠而已（其敕除亦給章印）

建威牙門期門已下諸將軍並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朱服武冠板則無印綬止冠服而已其在將官以功次轉進應署建威已下諸號不限板除悉給印綬（若武官署位轉進登上條九品驍騎已上諸戎號亦不限板除悉給印綬）

千人督校督司馬武賁督牙門將騎督督守將兵都尉太子常從督別部司馬假司馬假銅印環鈕朱服武冠墨綬獸頭鞶

武猛中郎將校尉都尉銅印環鈕朱服武冠其以此官為千人司馬道賁督已上及司馬皆假墨綬獸頭鞶（已上陳制所無及不同者）

陛長甲僕射主事吏將騎廷上五牛旗假吏武賁在陛列及備鹵簿服錦文衣武冠䳺尾陛長者假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

假旄頭羽林在陛列及備鹵簿服絳單衣上著韋畫腰襦假旄頭與輦迹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給絳科單衣武冠其本位佩武猛都尉已上印者假墨綬別部司馬已下假墨綬並獸頭鞶

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鈒戟冗從武賁假青綬絳科單衣武冠（陳令絳科單衣其本位職佩武猛都尉等印假鞶綬依前條）

持椎斧武騎武賁五騎傳詔武賁殿中羽林太官畫食武賁稱飯宰人諸宮畫食武賁假墨綬給絳褠武冠（其佩武猛都尉等位印皆依上條假鞶綬之例）其在陛列及備鹵簿五騎武賁服錦文衣䳺尾宰人服離支衣領軍捉刃人烏總幘袴褶皮帶

鞋是羽葆氈鼓吹悉改著進賢冠外給系氈鼓吹著武冠

諸官鼓吹尚書廊下都坐門下使守藏守閤殿中威儀騶武賁常直殿門雲龍門者門下左右部武賁羽林騶給傳事者諸導騶門下中書守閤尚書門下武賁羽林騶蘭臺五曹節藏僕射廊下守閤威儀發符騶都水使者廊下守給騶謁者威儀騶諸宮謁者騶絳褠武冠衣服如舊大誰天門士皁科單衣樊噲冠

衛士涅布褠却敵冠

諸將軍使持節都督執節史朱衣進賢一梁冠（自此條已下皆陳制梁所無）

持節節史單衣介幘其纂戎戒嚴時同使持節制假節節史衣單介幘（凡節趺以石為之持節皆刻為蠻螭形假節及給璽節皆刻為狗頭趺）

諸王典籤帥單衣平巾幘（典籤書吏袴褶平巾幘）

諸王書佐單衣介幘

公府書佐朱衣進賢冠

諸王國舍人司理謁者閤下令史中衛都尉朱衣進賢一梁冠司理假銅印謁者高山冠令史已下武冠

太子太傅五官功曹主簿皁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子二傅門下主記錄事功曹書佐門下書佐記室帳下督都督省事法曹書佐太傅外都督皁衣進賢一梁冠

太子妃家令絳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子三校二將積弩殿中將軍衣服皆與上宮官同

太子正員司馬督題閤監（銅印墨綬）三校內主事主章扶侍守舍人衣帶仗局服飾衣局珍寶朝廷主衣統奏事幹內局內幹朱衣武冠

諸公府御屬及省事錄尚書省事太子門下及內外監丞典事導客笮書吏次功典書函典書典經五經典書諸守宮舍人市買清慎食官督內直兵吏宣華

樂寶二門舍人諸門吏朱衣進賢一梁冠。
太子妃傳令朱衣武冠執刀烏信幡。
太子二傅騎吏玄衣赤幘武冠常行則袴褶執儀齋帥殿帥典儀帥傳令執刀
戟主畫扇麾繖殿上持兵車郎扶車注疏萌床齋閤食司馬唱導飯主食殿前
帥殿前威儀武賁威儀散給使閤將鼓吹士帥副武冠絳構案靴小輿持車軺
車給使平巾幘黃布袴褶赤罽帶。
太子諸門將遲布褠樊噲冠。
太子鹵簿戟吏赤幘武冠絳褠應帥整陣禁防平巾幘白布袴褶靴角五音帥
長麾青布袴褶岑幘絳絞帶都伯平巾幘黃布袴褶。
文官曹幹白紗單衣介幘尚書二臺曹幹亦同。
武官閤訊將士給使平巾幘白布袴褶。
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卻乃直下鐵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
乘輿所常服。
遠遊冠制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筩橫於冠前皇太子及王者後諸王服之
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唯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太子則以翠羽為緌
綴以白珠其餘但青絲而已。
進賢冠古緇布冠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有五
梁三梁二梁一梁之別五梁唯天子所服其三梁已下為臣高卑之別云。
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今人名曰籠冠即古惠文冠也
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今左右侍臣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
璫附蟬焉插以貂尾黃金為飾云。
高山冠一名側注高九寸鐵為卷梁制似通天頂直豎不斜無山述展筩高山
者取其矜莊賓遠中外謁者僕射服之。
法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纚為展筩鐵為柱卷取其不曲撓也
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凡執法官皆服之。
鶡冠猶大冠也加雙鶡尾豎插兩邊故以名焉武賁中郎將羽林監節騎郎在
陛列及鹵簿者服之。
長冠一名齋冠高七寸廣三寸漆纚為之制如版以竹為裏漢高祖微時以竹
皮為此冠所謂劉氏冠後除竹用漆纚焉司馬彪曰長冠楚制也人間或謂之
鵲尾冠非也後代以為祭服尊敬之也至天監三年祠部郎沈宏議案竹葉冠
是高祖為亭長時所服安可緣代為祭服哉禮士弁祭於公請令太常丞博士
奉齋之服宜改用爵弁明山賓同宏議司馬褧云若必遵三王則憲所改非一
長冠謂宜仍舊案今之宗丞博士之服未有可非帝竟不改。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
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平冕凡殿門司馬衛士服之。
卻敵冠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冠凡宮殿門衛士服之。
卻非冠高五寸制似長冠宮殿門吏僕射冠之。
幘尊卑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謂之介幘武者短耳謂之平上幘各稱其冠而
制之尚書介僕射尚書幘收方三寸名曰納言未冠童子幘無屋施假髻者示
未成人也。
帢傅子云先未有歧荀文若巾觸樹成歧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為慶弔之
服白紗為之或單或裌初婚冠送餞亦服之。
巾國子生服白紗為之晉太元中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
代手版宋末闕其制齊立學太尉王儉更造今形如之。
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紗者名高頂帽皇太子在上省則烏紗在永
福省則白紗又有繪皁雜紗為之高屋下帬蓋無定準。
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也。
中官紫褶外官絳褶腰皮帶以代鞶革。
笏中世以來唯八座尚書執笏笏者白筆綴其頭以紫囊裹之其餘公卿但執
手版荷紫者以紫生為裌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周遷云昔周公負成王制此
衣至今以為朝服蕭驕子云名契囊案趙充國傳云張子孺持囊簪筆事孝武
帝張晏云囊契囊也近臣負囊簪筆從備顧問有所記也。

入殿門有籠冠者著之有纓則下之綠廂行得提衣省閤內得著履烏紗帽入
齋閤及入度殿庭不得入提衣及捉服飾入閤則執手板自攝衣几席不得入
齋正閤介幘不得上正殿及東西堂儀仗繖扇有幰牽車不得入臺門臺官問
訊皇太子亦皆朱服著襪謁諸王單衣幘庶姓單衣帢詣三公必衣帢至黃閤
下履過閤還著履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序綬者所以貫佩相承受也又上下施韍如蔽膝貴賤
亦各有殊五霸之後戰兵不息佩非兵器韍非戰儀於是解去佩韍留其繫璲
而已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又謂之綬漢承用之至明帝
始復制佩而漢末又亡絕魏侍中王粲識其形乃復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
皇后謁廟服袿襡大衣蓋嫁服也謂之褘衣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比深
衣制隱領袖緣以絛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搖以黃金爲
山題貫白珠爲文相繆八爵九華熊獸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
獸皆以翡翠爲華綬佩同乘輿
貴妃貴嬪貴姬是爲三夫人金章龜紐紫綬八十首佩於寘玉獸頭鞶
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是爲九嬪金章龜紐青綬八十首
獸頭鞶佩采瓄玉
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五職亞九嬪銀印珪紐艾綬獸頭鞶
美人才人良人三職散位銅印環紐墨綬獸頭鞶
皇太子妃金璽龜紐纁朱綬一百六十首佩瑜玉獸頭鞶
良娣銀印珪紐佩采瓄玉青綬八十首獸爪鞶
保林銀印珪紐佩水蒼玉青綬八十首獸爪鞶
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龜紐紫綬八十首佩山玄玉獸頭鞶
開國公侯太夫人銀印珪紐青綬八十首佩水蒼玉獸頭鞶
公主三夫人大手髻七鏌蔽髻九嬪及公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其長公主得有
步搖公主封君已上皆帶綬以綵組爲緄帶各以其綬色金辟邪首爲帶玦
公特進列侯卿校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
簪珥入廟佐祭者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已
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自晉左遷中原禮儀多缺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
差然未能皆得舊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實正定前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
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懌黃門侍郎韋廷祥等奏定五時朝服準漢故事五
郊衣幘各如方色焉及後齊因之河清中改易舊物著令定制云
乘輿平冕黑介幘垂白珠十二旒飾以五采玉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黈纊玉笄
白玉璽黃赤綬五采黃赤縹綠紺純黃質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廣一尺二寸小
綬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袞服皁衣絳裳裳前三幅後四幅織成爲
之十二章緣絳中單織成緄帶朱紱佩白玉帶鹿盧劍絳袴袜赤舄未加元服
則空頂介幘又有通天金博山冠則絳紗袍皁緣中單其五時服則五色介幘
進賢五梁冠五色紗袍又有遠遊五梁冠並不通於下四時祭廟圓丘方澤明
堂五郊封禪大雩出宮行事正旦受朝及臨軒拜王公皆服袞冕之服還宮及
齋則服通天冠籍田則冠冕璪十二旒佩蒼玉黃綬青帶青袜青舄拜陵則黑
介幘白紗單衣釋奠則服通天金博山冠玄紗袍春分朝日則青紗朝服青舄
秋分夕月則白紗朝服緗舄俱冠五梁進賢冠合朔服通天金博山冠絳紗袍
季秋講武出征告廟冠武弁黃金附蟬左貂禡類宜社武弁朱衣纂嚴升殿服
通天金博山冠絳紗袍入溫涼室冠武弁右貂附蟬絳紗服征還飲至服通天
冠廟中遣上將則袞冕還宮則通天金博山冠賞祖罰社則武弁左貂附蟬元
日冬至大小會皆通天金博山冠四時敗出宮服通天冠並赤舄明堂則五時
俱通天冠各以其色服東西堂舉哀服白帢
天子六璽文曰皇帝行璽封常行詔勑則用之皇帝之璽賜諸王書則用之皇
帝信璽下銅獸符發諸州征鎮兵下竹使符拜代徵召諸州刺史則用之並白
玉爲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天子行璽封拜外國則用之天子之璽賜諸外國
書則用之天子信璽發兵外國若徵召外國及有事鬼神則用之並黃金爲之
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又有傳國璽白玉爲之方四寸螭獸鈕上交五蟠螭隱起

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凡八字在六璽外唯封禪以封石函又有督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爲之長一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爲鼻鈕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書爲督攝萬機凡四字此印常在內唯以印籍縫用則左右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輸內

皇太子平冕黑介幘垂白珠九旒飾以三采玉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金璽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綬朱質長二丈一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綬長二尺二寸與綬同色而首半之袞服同乘輿而九章絳紱佩瑜玉玉具劍火珠標首絳袴襪赤舄非謁廟則不服未加元服則空頂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中舍人執遠遊冠以從其遠遊三梁冠黑介幘翠緌纓絳紗袍皁緣中單黑舄大朝所服亦服進賢三梁冠黑介幘皁朝服絳緣中單玄舄爲宮臣舉哀白帢單衣烏皮履未加元服則素服

皇太子璽黃金爲之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璽宮中大事用璽小事用門下典書坊印

諸公卿平冕黑介幘青珠爲旒上公九三公八諸卿六以組爲纓色如其綬衣皆玄上纁下三公山龍八章降皇太子一等九卿藻火六章唯郊祀天地宗廟服之

遠遊三梁諸王所服其未冠則空頂黑介幘開國公侯伯子男及五等散爵未冠者通如之

進賢冠文官二品已上並三梁四品已上並兩梁五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皆一梁致事者通著委貌冠主兵官及侍臣通著武弁侍臣加貂璫御史大理著法冠諸謁者太子中導客舍人著高山冠宮門僕射殿門吏亭長太子率更寺宮門督太子內坊察非吏諸門吏等皆著却非冠羽林武賁著鶡冠錄令已下尚書以上著納言幘又有赤幘卑賤者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赤介幘對朝服賤者平巾赤幘示威武以助於陽也止雨亦服之請雨則服緗幘東耕則服青幘凡人則服綠幘

印綬二品已上並金章紫綬三品銀章青綬(三品已上凡是五省官及中侍中省皆爲印不爲章)四品得印者銀印青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印墨綬(四品已下凡是開國子男及五等散品名號侯皆爲銀章不爲印)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銅印黃綬金銀章印及銅印並方一寸皆龜鈕東西南北四藩諸國王章上藩用中金中藩用下金下藩用銀並方寸龜鈕佐官唯公府長史尚書二丞給印綬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唯當曹爲官長者給印餘自非長官雖位尊並不給

諸王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開國郡縣公散郡縣公玄朱綬四采玄赤縹紺朱質玄文織長一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開國縣侯伯散縣侯伯青朱綬四采青赤白縹朱質青文織長一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開國縣子男散縣子男名號侯開國鄉男素朱綬三采青赤白朱質白文織長一丈四尺百二十首廣六寸一品二品紫綬三采紫黃赤純紫質長一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三品四品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質長一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五品六品墨綬二采青紺純紺質長一丈四尺百首廣六寸七品八品九品黃綬二采黃白純黃質長一丈二尺六十首廣五寸官品從第二已上小綬間得施玉環凡綬先合單紡爲一絲絲四爲一扶扶五爲一首首五成一文采純爲質首多者絲細首少者絲麤皆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八尺廣三寸各隨綬色若服朝服則佩綬服公服則佩紛官無綬者不合佩紛

鞶囊二品已上金縷三品金銀縷四品銀縷五品六品綵縷七八九品綵縷獸爪鞶官無印綬者並不合佩鞶囊及爪

一品玉具劍佩山玄玉二品金裝劍佩水蒼玉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雖四五品並銀裝劍佩水蒼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則像劍帶真劍者入宗廟及升殿若在仗內皆解劍一品及散郡公開國公侯伯皆雙佩二品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皆雙佩綬亦如之

百官朝服公服皆執手板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七品已上文官朝服皆簪白筆正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職並不簪朝服冠幘各一緌

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袖皁襈革帶曲領方心蔽膝白筆舄襪兩綬劍佩簪導鉤艓為具服七品已上服也公服冠幘紗單衣深衣革帶假帶履襪鉤艓謂之從省服八品已下流外四品已上服也
流外五品已下九品已上皆著褠衣為公服
皇后璽綬佩同乘輿假髻步搖十二鈿八雀九華助祭朝會以禕衣祠郊禖以褕狄小宴以闕狄親蠶以鞠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褖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緄帶皇太后皇后璽並以白玉為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文各如其號璽不行用有令則太后以宮名衛尉印皇后則以長秋印
內外命婦從五品已上蔽髻唯以鈿數花釵多少為品秩二品已上金玉飾三品已下金飾內命婦左右昭儀三夫人視一品假髻九鈿金章紫綬服褕翟雙佩山玄玉九嬪視三品五鈿蔽髻銀章青綬服鞠衣佩水蒼玉世婦視四品三鈿銀印青綬服展衣無佩八十一御女視五品一鈿銅印墨綬服褖衣又有宮人女官服制第二品七鈿蔽髻服闕翟三品五鈿鞠衣四品三鈿展衣五品一鈿褖衣六品褖衣七品青紗公服俱大首髻八品九品俱青紗公服偏髾髻
皇太子妃璽綬佩同皇太子假髻步搖九鈿服褕翟從蠶則青紗公服
皇太子妃璽以黃金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妃之璽若有封書則用內坊印
郡長公主公主王國太妃妃纁朱綬髻章服佩同內命婦一品郡長君七鈿蔽髻玄朱綬闕翟章佩與公主同郡君縣主佩水蒼玉餘與郡長君同太子良娣視九嬪服縣主青朱綬餘與良娣同女侍中五鈿假金印紫綬服鞠衣佩水蒼玉縣君銀章青朱綬餘與女侍中同太子孺人同世婦太子家人子同御女鄉主鄉君素朱綬佩水蒼玉餘與御女同外命婦章印綬佩皆如其夫若夫假章印綬佩妻則不假一品二品七鈿蔽髻服闕翟三品五鈿服鞠衣四品五鈿服展衣五品一鈿服褖衣內外命婦宮人女官從蠶則各依品次還著蔽髻皆服青紗公服如外命婦綬帶鞶囊皆準其夫公服之例百官之母詔加太夫人者朝服公服各與其命婦服同
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蒼冕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則青衣青冕祀南方上帝則朱衣朱冕祭皇地祇祀中央上帝則黃衣黃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稷則玄衣玄冕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象衣象冕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在裳凡十二等享諸先帝大貞於龜食三老五更享諸侯耕籍則服袞冕自龍已下凡九章十二等宗彝已下五章在衣藻火已下四章在裳衣重宗彝祀星辰祭四望視朔大射饗羣臣巡犧牲養國老則服山冕八章十二等衣裳各四章衣重火與宗彝祀視朝臨太學入道法門宴諸侯與羣臣及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則服鷩冕七章十二等衣三章裳四章衣重三章衣山鷩三冕皆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為領褾冕通十有二旒巡兵即戎則服韋弁謂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裳衣也田獵行鄉畿則服皮弁謂以鹿子皮為弁白布衣而素裳也皇帝凶服斬衰父母之喪上下達其弔服錫衰以哭三公緦衰以哭諸侯皆十五升抽其半錫者浣其布不浣其縷衰在內緦者浣其縷不浣其布衰在外也疑衰以哭大夫十四升皆素弁加爵弁之數環絰一服總絰凡大疫大荒大災則素服縞冠凡疫病荒饑年災水旱也
諸公之服九一曰方冕二曰袞冕九章宗彝已上五章在衣藻已下四章在裳三曰山冕八章衣裳各四章衣重宗彝為九等四曰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衣重火與宗彝五曰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衣重宗彝及藻裳重黻六曰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山冕已下俱九等皆以山為領褾冕俱九旒七曰韋弁八曰皮弁九曰玄冠
諸侯服自方冕而下八無袞冕山冕八章衣裳各四章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衣重宗彝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衣重藻裳重黼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鷩冕已下俱八等皆以華蟲為領褾冕俱八旒
諸伯服自方冕而下七又無山冕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裳重黻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裳重黼黻火冕已下俱七等皆以火為領褾冕俱七旒
諸子服自方冕而下六又無鷩冕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裳重黻毳冕已下俱六等皆以宗彝為領褾冕俱六旒

諸男服自方冕而下五，又無火冕。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以藻爲領褾，冕五旒。

三公之服九：一曰祀冕，二曰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衣重宗彝與藻，裳重黻。三曰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四曰藻冕，四章，衣裳俱二章，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五曰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俱九等，皆以宗彝爲領褾。六曰爵弁，七曰韋弁，八曰皮弁，九曰玄冠。

三孤之服自祀冕而下八，無火冕。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藻冕四章，衣裳各二章，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俱八等，皆以藻爲領褾。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八等。

公卿之服自祀冕而下七，又無毳冕。藻冕四章，衣裳各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七等，皆以粉米爲領褾，各七。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七等。

上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六，又無藻冕。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爲六等。

中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五，又無皮弁。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爲五等。

下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四，又無爵弁。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爲四等。

士之服三：一曰祀弁，二曰爵弁，三曰玄冠。（玄冠皆玄衣，其裳，上士以玄，中士以黃，下士雜裳，前玄後黃也。）庶士之服一，玄冠。（庶士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其服緇衣裳。）後令文武俱著常服，冠形如魏帢，無簪有緌。其凶服，皆與庶人同。其弔服，諸侯於其卿大夫錫衰，同姓緦衰，於士疑衰，其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公卿卿大夫之弔服錫衰，弁絰，皮弁，亦如士之弔服，疑衰素裳，當事弁絰，否則徒弁。

皇后衣十二等。其翟衣六：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則服翬衣。（素質五色。）祭陰社，朝命婦，則服褕衣。（青質五色。）祭羣小祀，受獻繭，則服鷩衣。（赤色。）采桑，則服鳪衣。（黃色。）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服鵫衣。（白色。）食命婦，歸寧，則服翔衣。（玄色。）俱有十二等，以翬雉爲領褾，各有二。臨婦學及法道門命婦有時見命婦，則蒼衣。春齋及祭還則青衣，夏齋及祭還則朱衣，采桑齋及采桑還則黃衣，秋齋及祭還則素衣，冬齋及祭還則玄衣。自青衣而下，其領褾以相生之色。

諸公夫人九服，其翟衣雉皆九等，俱以褕雉爲領褾，各九。自褕衣已下五，曰褕衣、鷩衣、鳪衣、鵫衣、翔衣，并朱衣、黃衣、素衣、玄衣而九。自朱衣而下，其領褾亦同用相生之色。

諸侯夫人自鷩而下八，其翟衣雉皆八等，俱以鷩雉爲領褾，無褕衣。

諸伯夫人自鳪而下七，其翟衣雉皆七等，俱以鳪雉爲領褾，又無鷩衣。

諸子夫人自鵫而下六，其翟衣俱以鵫雉爲領褾，又無鳪衣。

諸男夫人自翔而下五，其翟衣雉皆五等，俱以翔雉爲領褾，又無鵫衣。

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一曰鳪衣，二曰鵫衣，三曰翔衣，四曰青衣，五曰朱衣，六曰黃衣，七曰素衣，八曰玄衣，九曰髾衣。（似褘。）華皆九樹，其雉衣亦皆九等，以鳪雉爲領褾，各九。

三嬪、三孤之內子，自鵫衣而下八，雉衣皆八等，以鵫雉爲領褾，各八。

六嬪、六卿之內子，自翔衣而下七，雉衣皆七等，以翔雉爲領褾，各七。

上媛、上大夫之孺人，自青衣而下六。

中媛、中大夫之孺人，自朱衣而下五。

下媛、下大夫之孺人，自黃衣而下四。

御婉、士之婦人，自素衣而下三。

中宮六尚，一曰緅衣。（其色赤而微玄。）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衣。皇后華皆有十二樹，諸侯之大夫亦皆以命數爲之節。三妃、三公夫人已下又各依其命，一命再命者，又俱以三爲節。

皇后及諸侯夫人之服，皆舄履。三妃、三公夫人已下，翟衣則舄，其餘皆屨。舄屨各如其裳之色。

皇后之凶服，斬衰、齊衰，降旁朞已下弔服。爲妃嬪、三公之夫人、孤卿內子之喪，錫衰。（錫者，十五升去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哀在內也。）爲諸侯夫人之喪，緦衰。（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哀在

外也。爲嬪御緦及夫人孺人士之婦人之喪疑衰。十四升疑於吉皆吉笄無首。素笄首飾去太陰則素服。爲天下之陰事諸侯之夫人及三妃與三公之夫人已下凶事則五衰。自緦已上皆服之其弔諸侯夫人於卿之內子大夫孺人錫衰。於己之同姓之臣緦衰。於士之婦人疑衰。皆吉笄無首。其三妃已下及嬪三公夫人已下及孺人其弔服錫衰御總及士之婦人弔服疑衰。疑衰同笄。九族已下皆青笄

皇帝八璽。有神璽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神璽明受之於天，傳國璽明受之於運皇帝負扆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置傳國璽於筵前之左。又有六璽。其一皇帝行璽。封命諸侯及三公用之。其二皇帝之璽。與諸侯及三公書用之。其三皇帝信璽。發諸夏之兵用之。其四天子行璽。封命蕃國之君用之。其五天子之璽。與蕃國之君書用之。其六天子信璽。徵蕃國之兵用之。六璽皆白玉爲之。方一寸五分。高寸。螭獸鈕。皇后璽文曰皇后之璽。白玉爲之。方寸五分。高寸。麟鈕。三公諸侯皆金印。方寸二分。高八分。龜鈕。七命已上銀。四命已上銅。皆龜鈕。三命已上銅印。銅鼻。其方皆寸。其高六分。文曰某公官之印。

皇帝之組綬。以蒼。以青。以朱。以黃。以白。以玄。以纁。以紅。以紫。以緅。以碧。以綠。十有二色。諸公九色。自黃以下。諸侯八色。自白以下。諸伯七色。自玄以下。諸子六色。自纁已下。諸男五色。自紅已下。三公之綬如諸公。三孤之綬如諸侯。六卿之綬如諸伯。上大夫之綬如諸子。中大夫之綬如諸男。下大夫綬自紫已下。士之綬自緅已下。其璽印之綬亦如之。

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常服上焉。宇文護始命袍加下襴。宣帝即位。受朝於路門。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象元年。制冕二十四旒。衣服以二十四章爲準。二年。下詔天臺近侍及宿衞之官。皆著五色衣。以錦綺績繡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禮則服冕。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俛伏方興。

隋書卷十一

隋書卷十一考證

禮儀志六著皁衣絳褠○宋本皁作帛。按本志諸博士皁朝服。從皁爲是。

黑玉爲飾○監本黑玉二字闕。從宋本補。飾一本作珠。

其在陛牙及備國儀者○臣映斗按周禮王會同之舍設梐枑。梐枑亦作陛互。又本志下文其在陛列及備國儀者。又作陛列。各仍本文。以備參考。

猛毅烈威銳震進智威勝驍等十猛將軍○臣映斗按十猛謂以猛字分冠下十字之首。如猛毅猛烈是也。十字不當有兩威字。疑是虎字。唐諱虎作武。又訛武作威耳。

大睢天門士○按漢書注大睢卒士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睢。有大睢長。

佩于寘玉○按本傳作于闐山多美玉。抱朴子仙藥卷云。得于闐國白玉。闐作闐。前漢游俠傳闐門注師古曰闐與寘同。

隋書卷十一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七

禮儀七

高祖初卽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曰：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弃棄共遵理無可革。然三代所尚，衆論多端，或以為所建之時，或以為所感之瑞，或當其行色，因以從之。今雖夏數得天，歷代通用，漢尚於赤，魏尚於黃，驪馬玄牲，已弗相踵，明不可改。建寅歲首，常服於黑。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兼姬周已還，於茲六代。三正迴復，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衮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大白之旗，黃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尚恆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曰：竊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案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璪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於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已來，制度咸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輿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勑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案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於是定令，採用東齊之法。乘輿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笄。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為十二等。衣褾領織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䚢，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韍隨裳色，龍、火、山三章。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采，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韈，赤舄，舄加金飾。祀圓丘、方澤、感帝、明堂、五郊、雩、蜡、封禪、朝日、夕月、宗廟、社稷、籍田、廟遣上將、征還飲至、元服、納后、正月受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絳紗袍，深衣製，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劍、佩、綬、舄，與上同。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朔日受朝、元會及冬會、諸祭還，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服具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黑介幘，白紗單衣，烏皮履，拜陵則服之。白紗帽，白練裙襦，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皆服之。白帢，白紗單衣，烏皮履，舉哀則服之。神璽，寶而不用。受命璽，封禪則用之。皇帝行璽，封命諸侯及三師、三公，則用之。皇帝之璽，賜諸侯及三師、三公書，則用之。皇帝信璽，徵諸夏兵，則用之。天子行璽，封命蕃國之君，則用之。天子之璽，賜蕃國之君書，則用之。天子信璽，徵蕃國兵，則用之。常行詔勑，則用內史門下印。皇帝臨臣之喪，三品已上服錫衰，五等諸侯緦衰，四品已下疑衰。

皇太子衮冕，垂白珠九旒，青纊充耳，犀笄。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織成為之。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韍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火珠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韈，赤舄，舄以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元服、納妃，則服之。

遠遊三梁冠，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纓翠緌，犀簪導。絳紗袍，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韈，舄。其革帶、劍、佩、綬，與上同。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遠遊冠，公服，絳紗單衣，革帶，金鉤䚢，假帶，方心，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其綬，金縷鞶囊，韈，履。五日常朝，則服之。

白帢單衣，烏皮履，爲宮臣舉哀則服之。
皇太子宮內大事用之，小事用左右庶子印。
皇太子爲三師三少則錫衰，宮臣四品已上緦衰，五品以下疑衰。
袞冕，青珠九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自此已下，纓皆如之。）服九章，同皇太子。王、國公、開國
公初受冊，執贄，入朝，祭，親迎，則服之。三公助祭者亦服之。
鷩冕，侯八旒，伯七旒。服七章，衣華蟲、火、宗彝三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八旒者，重宗彝。）侯、伯初
受冊，執贄，入朝，祭，親迎，則服之。
毳冕，子六旒，男五旒。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三章，裳黼、黻二章。（六旒者，重黻。）子、男初受冊，執
贄，入朝，祭，親迎，則服之。
繡冕，三品七旒，四品六旒，五品五旒。服三章。（七旒者，衣粉米一章爲三重，裳黼、黻二章；六旒者減黼，一重；五旒又減黻，一重。）各正三
品已下、從五品已上助祭則服之。
自王公已下，章服皆編爲之。祭服冕，皆簪導，青纊充耳，玄衣，纁裳，白紗內單，黼
領，（繡冕已下，內單青領。）青褾、襈、裾，革帶，鉤鰈，大帶。（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已下、從
五品已上，素帶，紕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朱韍，（凡韍，皆隨裳色，袞冕火山二章，繡山一章。）劍，佩，綬，襪，赤舄。
爵弁，玄纓，無旒，從九品已上助祭則服之。其制服，簪導，玄衣，纁裳，無章，白絹內
單，青領，褾、襈、裾，革帶，大帶，（練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紐約用青組。）爵韠，韈，赤履。武弁，平巾幘，諸武職
及侍臣通服之。侍臣加金璫附蟬，以貂爲飾，侍左者左珥，右者右珥。
遠遊三梁冠，黑介幘，諸王服之。
進賢冠，黑介幘，文官服之。從三品已上三梁，從五品已上兩梁，流內九品已上
一梁。
法冠，一名獬豸冠，鐵爲柱，其上施珠兩枚，爲獬豸角形，法官服之。
高山冠，謁者服之。
却非冠，門者及禁防伺非服之。
黑介幘，平巾黑幘，應服者並上下通服之。庖人則綠幘，白帢，白紗單衣，烏皮履，
上下通服之。
委貌冠，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皆深衣，青領，烏皮履。國子、太學、四門生服
之。
朝服，（亦名具服。）冠，幘，簪導，白筆，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皁領、袖，皁襈，革帶，鉤䚢，假帶，曲領
方心，絳紗蔽膝，韈，舄，綬，劍，佩。從五品已上，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則服之。六品
已下，從七品已上，去劍、佩、綬，餘並同。自餘公事，皆從公服。（亦名從省服。）
冠，幘，簪導，絳紗單衣，革帶，鉤䚢，假帶，方心，韈，履，紛，鞶囊。從五品已上服之。
絳褠衣公服，（褠衣，即單衣之不垂胡也。袖狹，形直如褠內，餘同從省。）流外五品已下，九品已上服之。
綬，王，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
公，玄朱綬，四采，玄赤縹紺，純朱質，玄文織，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侯
伯，青朱綬，四采，青赤白縹，純朱質，青文織，長一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子男，
素朱綬，三采，青赤白，純朱質，白文織，成一丈四尺，百四十首，廣七寸。正從一品，
綠綟綬，四采，綠紫黃赤，純綠質，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從三品已上，
紫綬，三采，紫黃赤，純紫質，長一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銀青光祿大夫，朝議
大夫及正從四品，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質，長一丈四尺，百四十首，廣七寸。正
從五品，墨綬，二采，青紺，純紺質，長一丈四尺，百首，廣六寸。自王公已下，皆有小
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正從一品，施二玉環，已下不合。其有綬
者則有紛，皆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各隨其綬色。
鞶囊，二品已上金縷，三品金銀縷，四品及開國男銀縷，五品綵縷，官無綬者，則
不合佩劍。一品及五等諸侯，並佩山玄玉，五品已上，佩水蒼玉。
年高致仕，及以理去官，被召謁見，皆服前官從省服。州郡秀孝試見之日，皆假
進賢一梁冠，絳公服。
隱居道素之士，被召入謁見者，黑介幘，白單衣，革帶，烏皮履。
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大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
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金玳瑁裝兩襠甲。唯左右武衛大將軍，執赤檉杖。
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太子左右衛、
左右宗衛、左右內等率，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
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金裝兩襠甲。唯左右武衛將軍，太子左右宗衛率，執白

檀杖。

直閤將軍、直寢、直齋、太子直閤，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絳衫，大口袴褶，銀裝兩襠甲。

皇后首飾，花十二樹。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及公夫人、一品命婦，並九樹。侯夫人、二品命婦，並八樹。伯夫人、三品命婦，並七樹。子夫人、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四品已上官命婦，並六樹。男夫人、五品命婦，五樹。女御及皇太子良娣，三樹。（自皇后已下，小花並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也。）

皇后褘衣，（深青織成為之。為翬翟之形，素質，五色，十二等。）青紗內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用翟為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青韈舄，（舄加金飾。）白玉佩，玄組綬，（章采尺寸與乘輿同。）祭及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鞠衣，黃羅為之。（應服者皆同。）其蔽膝、大帶及衣、革帶、舄，隨衣色。餘與褘衣同，唯無雉。親蠶則服之。（應服者皆以助祭。）

青衣，青羅為之，制與鞠衣同，去花、大帶及佩綬。以禮見皇帝則服之。

朱衣，緋羅為之，制如青衣。宴見賓客則服之。

皇太后服與皇后同。皇太后璽不行用，若封令書，則用宮官之印。

皇后璽不行用，若封令書，則用內侍之印。

皇太子妃褕翟，（青織成為之。為搖翟之形，青質，五色，九等。）青紗內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隨衣色，以搖翟為章，三等。）大帶，（隨衣色下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青韈舄，（舄加金飾。）瑜玉佩，純朱綬，（章采尺寸與皇太子同。）助祭朝會凡大事則服之，亦有鞠衣。

皇太子妃璽不行用，若封書，則用典內之印。

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及公侯伯夫人服褕翟，（繡為之。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及公夫人為九等，侯夫人八等，伯夫人七等。）助祭朝會凡大事則服之，亦有鞠衣。

子男夫人服闕翟，（緋羅為之，刺赤繒為翟形，不繡，綴於服上。子夫人六等，男夫人五等。）助祭朝會凡大事則服之，亦有鞠衣。

諸王公侯伯子男之母與妃夫人同，其郡縣君各視其夫及子。若郡縣君品高及無夫子者，準品。

嬪及從三品已上官命婦青服，（制與褕翟同，青羅為之，唯無雉。）助祭朝會凡大事則服之，亦有鞠衣。

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從五品已上官命婦服青服，助祭從蠶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女御及皇太子良娣朱服，（制與青服同，去佩綬。）助祭從蠶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六尚朱絲布公服，助祭從蠶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六司、六典及皇太子三司、三典、三掌青紗公服，助祭從蠶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佩綬，嬪同九卿，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同五品，公主、王妃同諸王，三師三公、五等國夫人及從五品已上官命婦，皆準其夫，無夫者準品。定令訖。

高祖元正朝會，方御通天服，郊丘宗廟，盡用龍袞衣，大裘毳褘，皆未能備。至平陳，得其器物衣冠法服，始依禮具。然皆藏御府，弗服用焉。百官常服，同於匹庶，皆著黃袍，出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唯帶加十三環，以為差異，蓋取於便事。

及大業元年，煬帝始詔吏部尚書牛弘、工部尚書宇文愷、兼內史侍郎虞世基、給事郎許善心、儀曹郎袁朗等，憲章古制，創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皁，服章皆有等差。若先所有者，則因循取用。弘等議定乘輿服，合八等焉。

大裘冕之制，案周禮，大裘之冕無旒。三禮衣服圖，大裘而冕，王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之服。至秦除六冕，唯留玄冕。漢明帝永平中，方始創制。董巴志云，漢大冕同制，皆闊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於是遂依此為大裘冕，制青表朱裏，不施旒纊，不通於下。其大裘之服，案周官注，羔裘也。其制準禮圖，以羔正黑者為之，取同色繒以為領袖，其裳用纁而無章飾，絳韈赤舄。祀圓丘、感帝、封禪、五郊、明堂、雩、禘皆服之。

袞冕之制，案禮，玉藻十有二旒。大戴禮云，冕而加旒，以蔽明也；琇纊塞耳，以蔽聽也。又禮含文嘉，前後邃延，不視邪也；加以黈纊，不聽讒也。三王之冕既不通制，故夫子云，行夏之時，服周之冕。今以采綖貫珠為旒，十二邃延者，出冕前後而下垂之。旒齊於肩，纊齊於耳，組為纓，玉笄導。其為服之制，案釋名云，袞，卷也，謂畫龍於上也。是時虞世基奏曰，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

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袞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執謙不敢貪於日月所以緫此三象唯施太常天王袞衣章乃從九但天子譬日德在照臨辰爲帝位月主正后負此三物合德齊明自古有之理應無惑周執謙道殊未可依重用宗彝又乖法服今準尙書予欲觀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具依此於左右髆上爲日月各一當後領下而爲星辰又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實依尙書大傳山龍純靑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采鄭玄議已自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今並用織成於繡五色錯文準孔安國衣質以玄加山龍華蟲火宗彝等並織成爲五物裳織以纁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數此爲九章兼上三辰而備十二也衣褾領上各帖升龍漢晉以來率皆如此旣是先王法服不可乖於夏制徽而用之理將爲允墨勑曰可承以單衣又案董巴輿服志宗廟冕服云絳領袖爲內單衣又車服雜記曰天子釋奠郊祭而單衣以絳緣今用白紗爲內單黼領絳褾靑裾及襈革帶玉鉤鰈大帶朱裏紕其外紐約用組上加朱韍又案說文韠韍也所以蔽前禮記曰有虞氏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玄曰冕之韍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文飾禮記曰君朱韠鄭曰韠象裳色今依白武通注以蔽裳前上闊一尺象天數也下闊二尺象地數也長三尺象三才也加龍章山火以備三代之法也於是制袞冕之服玄衣纁裳合九章爲十二等白紗內單黼領靑褾襈革帶玉鉤鰈大帶韍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大小綬朱韈赤舄舄飾以金宗廟社稷籍田方澤朝日夕月遣將授律征還飮至加元服納后正冬受朝臨軒拜爵皆服之

通天冠之制案董巴志冠高九寸形正豎頂少邪却後乃下直爲鐵卷梁前有高山故禮圖或謂之高山冠也晉起居注成帝咸和五年制詔殿內曰平天通天冠並不能佳可更修理之雖在禮無文故知天子所冠其來久矣又徐氏輿服注曰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徐爰亦曰博山附蟬謂之金顏今制依此不通於下獨天子元會臨軒服之其服絳紗袍深衣製白紗內單皁領褾裾襈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劍佩綬舄革帶皆與上同元冬饗會諸祭還則服之四時視朔則內單領襈各隨其方色唯秋方色白以緣代之

遠遊冠之制案漢雜事曰太子諸王服之故淮南子曰楚莊王冠通梁組纓注云通梁遠遊也晉令皇太子諸王給遠遊冠徐氏雜注曰天子雜服遠遊五梁太子諸王三梁董巴志曰制如通天有展筩橫之幘上今制依此天子加金博山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金緣以承之翠緌纓犀簪導太子親王加金附蟬宗室王去附蟬並不通於庶姓其乘輿遠遊冠服白紗單衣承以裹褶烏皮履拜山陵則服之

武弁之制案徐爰宋志謂籠冠是也禮圖曰武士服之董巴輿服志云諸常侍內常侍加黃金附蟬貂尾謂之惠文冠今制天子金博山三公已上玉冠枝四品已上金枝侍臣加附蟬貂豐貂文官七品已上貂白筆八品已下及武官皆不貂筆其乘輿武弁之服衣裳綬如通天之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皆服之

弁之制案五經通義高五寸前後玉飾詩云瑲弁如星董巴曰以鹿皮爲之尚書顧命四人綦弁執戈故知自天子至于執戈通貴賤矣魏臺訪議曰天子以五采玉珠十二飾之命參準此通用烏漆紗而爲之天子十二琪皇太子及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五品五琪六品已下無琪唯文官服之不通武職案禮圖有結纓而無笄導少府少監何稠請施象牙簪導詔許之弁加簪導自茲始也乘輿鹿皮弁服緋大襦白羅裙金烏皮履革帶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閒施三玉環白玉佩一雙視朝聽訟則服之凡弁服自天子已下內外九品已上弁皆以烏爲質並衣褠褶五品已上以紫六品已下以絳宿衛及在仗內加兩襠螣蛇絳褠衣連裳典謁贊引流外冗吏通服之以縵後制鹿皮弁以賜近臣

幘古野人之服也董巴云上古穴居野處衣毛帽皮以此而言不施衣冠明矣案宋齊之閒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裘或

有紗高屋，或有烏紗長耳。後周之時，咸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髮之遺象也。又文帝項有瘤疾，不欲人見，每常著焉。相魏之時，著而謁帝，故後周一代，將爲雅服，小朝公宴，咸許戴之。開皇初，高祖常著烏紗帽，自朝貴已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今復制白紗高屋帽，其服練裙襦，烏皮履，宴接賓客則服之。

白帢，案傅子，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之，蓋自魏始也。梁令，天子爲朝臣等舉哀則服之。今亦準此。其服白紗單衣，承以裙襦，烏皮履，舉哀臨喪則服之。

幘，案董巴云，起於秦人，施於武將，初爲絳帕，以表貴賤。漢至孝文時，乃加以高顏。孝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乃始進幘。又董偃召見，綠幘傅韝。東觀記云，詔賜段熲赤幘大冠一具。故知自上已下，至于皁隸及將帥等，皆通服之。今天子畋獵御戎，文官出遊田里，武官自一品已下，至于九品，並流外吏色，皆同烏。廚人以綠，卒及騶人以赤，輿輦人以黃，駕五輅人逐其車色。承遠遊、進賢者，施以掌導，謂之介幘。承武弁者，施以平巾。其乘輿黑介幘之服，紫羅褶，南布袴，玉梁帶，紫絲鞋，長靿靴，畋獵豫遊則服之。

皇太子服，六等。衮冕，九旒，朱組纓，青纊充耳，犀簪導。紺衣纁裳，去日月星辰，爲九章。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韍二章，玉具劍，侍從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據晉咸寧四年故事，衣色用玄，改用紺，舊章用織成，降以繡。玉具劍，故事以火珠鏢首，改以白珠。開皇中，皇太子冕同天子，貫白珠。及仁壽元年，煬帝爲太子，以白珠太逼，表請從青珠。於是太子衮冕與三公王等，皆青珠九旒，旒短不及肩，降天子二寸。

遠遊冠，金附蟬，加寶飾，珠翠九首，珠纓翠緌，犀簪導，絳紗袍，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韈，舄，革帶，劍，佩，綬同衮冕。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珠翠二首。謁廟還，元日朔旦入朝，釋奠則服之。始後周采用周禮，皇太子朝賀，皆衮冕九章服。開皇初，自非助祭，皆冠遠遊冠。至此，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請服衮冕。」帝問給事郎許善心曰：「太子朝謁著遠遊冠，有何典故？」對曰：「晉令，皇太子給五時朝服、遠遊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議儀注，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伏尋古之公侯，尚得服衮以入朝，況皇太子儲副之尊，謂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賀。兼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後漢始備古章。魏晉以來，非祀宗廟，不欲令臣下服於衮冕，位爲公者，必加侍官。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但承天作副，禮絕羣后，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請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儀。至梁簡文之爲太子，嫌於上逼，還冠遠遊，下及於陳，皆依此法。後周之時，亦言服衮入朝。至于開皇，復遵魏晉故事。臣謂衮冕之服，章玉雖差，一日而觀，頗欲相類。臣子之道，義無上逼。故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宰安平王孚著侍內之服。四年，又賜趙、燕、樂安王等散騎常侍之服。自斯以後，台鼎貴臣，並加貂璫武弁。故皇太子遂著遠遊，謙不逼尊，於理爲允。」帝曰：「善。」竟用開皇舊式。

遠遊三梁冠，從省服。絳紗單衣，革帶，金鉤䚢，假帶，方心，佩，一隻，紛長六尺四寸，闊二寸四分，色同於綬。金縷鞶囊，白韈，烏皮履，金飾。五日常朝則服之。

鹿皮弁，九琪。服絳羅襦，白羅裙，革帶，履，韈，佩，紛，如從省服。在宮聽政則服之。

平巾黑幘，玉冠枝，金花飾，犀簪導。紫羅褶，南布袴，玉梁帶，長靿靴。侍從田狩則服之。

白帢，素單衣，烏皮履。爲宮臣舉哀弔喪則服之。

諸王三公已下爲服之制。衮冕，九章服，三公攝祭及諸王初受冊，贄入朝，助祭，親迎則服之。綬各依其色。

鷩冕，案禮圖，王祭先公及鄉之服。天子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八十。新制依此，服七章。三品及公侯助祭則服之。

毳冕，案禮圖，王祀四望山川之服。天子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子男服以助祭。五旒，用玉五十。新制依此，服五章。四品及伯助祭則服之。

絺冕，案禮圖，王者祭社稷五祀之服。天子五旒，用玉百二十。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三十二。新制依此，服三章。五品及子男助祭則服之。

玄冕，案禮圖，王祭羣小祀及視朝服。天子四旒，用玉三十二。諸侯服以祭其宗

服三旒用玉十八新制依此服三章通給庶姓一品已下五品已上自製千家祭其私廟三品堂衣粉米加三重裳黼黻加二重四品減黼一重五品減黻一重裳自玄冕以上加旒一等天子祭祀節級服之

開皇以來天子唯用袞冕自鷩之下不施於尊具依前式而六等之冕皆有紐纊黃綿爲之其大如橘自皇太子以下三犀導青纓爵弁案董巴志同於爵形一名冕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人服之禮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夏此之謂也禮圖云士助君祭服之色如爵頭無旒有纊新制依此角爲簪導衣青裳纁並緣無章大品已下皆通服之

遠遊冠服王所服也衣裳內單如皇太子佩山玄玉金章龜紐宋孝建故事亦謂之璽令文曰印又並歸於官府身不自佩例以銅易之大綬四采小綬同色施二玉環玉具劍爲皮舄舄加金飾唯帝子宗室封國王者服之

進賢冠案漢官云平帝元始五年令公卿列侯冠三梁二千石兩梁千石以下一梁梁別貴賤自漢始也董巴釋曰如緇布冠文儒之服也前高七寸而却後高三寸而立王莽之時以幘承之新制依此內外文官通服之三品已上三梁五品已上兩梁九品已上一梁用明尊卑之等也其朝服亦名具服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玄領褾襈袖革帶金鉤䚢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白韈烏皮舄雙佩綬如遠遊之色自一品已下五品已上衣服盡同而綬依其品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皆服之六品七品去劍佩綬八品九品去白筆內單而用履代舄其五品已上一品已下又有公服亦名從省服並烏皮履去曲領內單白筆蔽膝開皇故事亦去鞶囊佩綬何稠請去大綬而偏垂一小綬綴於獸頭鞶囊獨一隻佩正當於後詔從之一品已下五品已上同

高山冠案董巴志云一曰側注謁者僕射之所服也胡伯始以爲齊王冠秦滅齊以賜謁者傅子曰魏明帝以高山冠似通天乃毀變其形除去卷筩令如介幘幘上加物以象山峯行人使者通皆服之新制參用其事形如進賢於冠前加三峯以象魏制謁者大夫已下服之梁依其品

獬豸冠案禮圖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如淳注漢官曰惠蟬也細如蟬翼今御史服之禮圖又曰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官服之董巴志曰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麟一角應劭曰古有此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爲冠以象之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此卽是也開皇中御史戴却非冠而無此色新制又以此而代却非御史大夫以金治書侍御史以犀侍御史已下用羚羊角獨御史司隸服之

巾案方言云巾趙魏間通謂之承露郭林宗傳曰林宗嘗行遇雨巾沾角折又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此則野人及軍旅服也制有二等今高人道士所著是林宗折角庶人農夫常服是袁紹幅巾故事用全幅皁而向後襆髮俗人謂之襆頭自周武帝裁爲四腳今通於貴賤矣簪導案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一曰笄笄係也所以拘冠使不墜也導所以導擽鬢髮使入巾幘之裏也今依周禮天子以玉笄而導亦如之又史記曰平原君誇楚爲玳瑁簪班固與弟書云今遺仲升以黑犀簪士燮集云遺功曹史貢皇太子通天犀導故知天子獨得用玉降此通用玳瑁及犀今並準是唯弁用白牙笄導焉

貂蟬案漢官侍內金蟬左貂金取剛固蟬取高潔也董巴志曰內常侍右貂金璫銀附蟬內書令亦同此今宦者去貂內史令金蟬右貂納言金蟬左貂開皇時加散騎常侍在門下者皆有貂蟬至是罷之唯加常侍聘外國者特給貂蟬還則輸納於內省

白筆案徐氏雜注云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遺象也魏略曰明帝時大會而史簪筆今文官七品已上通毦之武職雖貴皆不毦也

纓案儀禮曰天子朱纓諸侯丹組纓令冕天子已下皆朱纓又尉繚子曰天子玄纓諸侯素纓別尊卑也今不用素並從冠色焉

佩案禮天子佩白玉董巴司馬彪云君臣佩玉尊卑有序所以章德也今參用杜夔之法天子白玉太子瑜玉王山玄玉自公已下皆水蒼玉

綬案禮天子玄組綬侯伯朱組綬大夫純組綬世子綦組綬漢官云蕭何爲相國佩綠綬公侯紫卿二千石青令長千石黑今大抵準此天子以雙綬六采玄

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闊一尺雙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
綬而首半之間施四玉環開皇用三今加一皇太子朱雙綬四采赤白縹紺純
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闊九寸雙小綬長一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
之間施三玉環開皇用二今加一三公綠綟綬四采綠黃縹紫純綠質黃文織
之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闊九寸與親王綬俱施二玉環諸王纁朱綬四采
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之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闊九寸公玄朱綬四采
赤縹玄紺純朱質玄文織之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闊九寸侯伯青朱綬四
采青赤白縹純朱質青文織之長一丈六尺百八十首闊八寸子男素朱綬三
采青赤白純朱質素文織之長一丈四尺百四十首闊七寸二品已上纁紫綬
四采纁紫赤黃純紫質纁文織之長一丈四尺百四十首闊八寸三品紺紫綬
四采紫紺黃縹純紫質紺文織之長一丈六尺百八十首闊八寸四品青綬三
采青白紅純青質長一丈四尺百四十首闊七寸五品墨綬二采青紺純紺質
長一丈二尺百二十首闊六寸自王公已下皆有小綬二枚色同大綬而首半
之正從一品施二玉環凡有綬者皆有紛並長六尺四寸闊二寸四分隨於綬
色

鞶囊案禮男鞶革女鞶絲東觀書詔賜鄧遵獸頭鞶囊一枚班固與弟書遺仲
升獸頭旁囊金錯鉤也古佩印皆貯懸之故有囊稱或帶於旁故班氏謂爲旁
囊綬印鈕也今雖不佩印猶存古制有佩綬者通得佩之無佩則不令採梁陳
東齊制品極尊者以金織成二品以上服之次以銀織成三品已上服之下以
綖織成五品已上服之分爲三等

革帶案禮博二寸禮圖曰璲綴於革帶阮諶以爲有章印則於革帶佩之東觀
記楊賜拜太常詔賜自所著革帶故知形制尊卑不別今博三寸半加金鏤鰈
螳蜋鉤以相拘帶自大裘至於小朝服皆用之

劍案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曰大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侍臣
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爲象劍言象於劍周武帝時
百官燕會並帶刀升座至開皇初因襲舊式朝服登殿亦不解焉十二年因蔡
徽上事始制凡朝會應登殿坐者劍履俱脫其不坐者敕召奏事及須升殿亦
就席解劍乃登納言黃門內史令侍郎舍人既夾侍之官則不脫其劍皆真刃
非假既合舊典弘制依定又準晉咸康元年定令故事自天子已下皆衣冠帶
劍今天子則玉具火珠鏢首餘皆玉鏢首唯侍臣帶劍上殿自王公以下非殊
禮引升殿皆就席解而後升六品以下無佩綬者皆不帶

曲領案釋名在單衣內襟領上橫以擁頸七品已上有內單者則服之從省服
及八品已下皆無

珽案禮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又五經異義天子笏曰珽珽直無所屈也今
制准此長尺二寸方而不折以球玉爲之

笏案禮諸侯以象大夫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凡有指畫於君前受命書
於笏笏畢用也五經要義曰所以記事防忽忘禮圖云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二
寸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此乃不經今還謂之笏以法古名自西
魏以降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已下兼用竹木

履舄案圖云複下曰舄單下曰履夏葛冬皮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失於乾
腊之義今取乾腊之理以木重底冕服者色赤冕衣者色烏履同烏色諸非侍
臣皆脫而升殿凡舄唯冕服及具服著之履則諸服皆用唯褶服以靴靴胡履
也取便於事施於戎服

諸建華鵕鸃鶡冠委貌長冠樊噲却敵巧士術氏却非等前代所有皆不採用

皇后服四等有褘衣鞠衣青服朱服

褘衣深青質織成領袖文以翬翟五采重行十二等首飾花十二鈿小花毦十
二樹幷兩博鬢素紗內單黼領羅縠褾襈色皆以朱蔽膝隨裳色以緅爲緣用
翟三章大帶隨衣裳飾以朱綠之錦青緣革帶青韈舄舄以金飾白玉佩玄組
綬章采尺寸同於乘輿祭及朝會凡大事皆服之

鞠衣黃羅爲質織成領袖小花十二樹蔽膝革帶及舄隨衣色餘準褘衣親蠶
服也

青服去花大帶及佩綬金飾履禮見天子則服之

采服制如青服宴見賓客則服之
有金璽盤螭鈕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幷黃琮各以笥貯進於座隅
皇太后服同於后服而貴妃以下並亦給印
貴妃德妃淑妃是為三妃服褕翟之衣首飾花九鈿幷二博鬢金章龜鈕文從
其職紫綬一百二十首長一丈七尺金縷織成獸頭鞶囊佩于寘玉
順儀順容順華修儀修容修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為九嬪服闕翟之衣首飾花
八鈿幷二博鬢金章龜鈕文從其職紫綬一百首長一丈七尺金縷織成獸頭
鞶囊佩采瓄玉
婕妤銀縷織成獸頭鞶囊首飾花七鈿他如嬪服
美人才人服鞠衣首飾花六鈿幷二博鬢銀印珪鈕文從其職青綬八十首長
一丈六尺綵縷織成獸爪鞶囊佩水蒼玉
寶林服展衣首飾花五鈿幷二博鬢銀印環鈕文如其職艾綬八十首長一丈
六尺鞶囊佩玉同於婕妤
承衣刀人采女皆服褖衣無印綬參準宋泰始四年及梁陳故事增損用之
皇太子妃服褕翟之衣青質五采織成為搖翟以備九章首飾花九鈿幷二博
鬢金璽龜鈕文如其職素紗內單黼領羅縠褾襈色皆用朱蔽膝二章大帶同褘
衣青綠革帶朱韈青舃舃加金飾佩瑜玉纁朱綬一百六十首長二丈獸頭鞶
囊凡大禮見皆服之唯侍親桑則用鞠衣之服花鈿佩綬與褕衣同準宋孝建
二年故事而增損之
良娣鞠衣之服銀印珪鈕文如其職佩采瓄玉青綬八十首長一丈六尺獸爪
鞶囊餘同世婦
保林八子展衣之服銅印環鈕文如其職佩水蒼玉艾綬八十首長一丈六尺
獸爪鞶囊自良娣等準宋大明六年故事而損益之
諸王太妃妃長公主公主三公夫人一品命婦褕翟之服繡為九章首飾花九
鈿佩山玄玉獸頭鞶囊綬同夫色
公夫人縣主二品命婦亦服褕翟繡為八章首飾八鈿侍從親桑同用鞠衣自
此之下佩皆水蒼玉
侯伯夫人三品命婦亦服褕翟繡為七章首飾七鈿
子夫人四品命婦服闕翟之衣刻赤繒為翟綴於服上以為六章首飾六鈿
男夫人五品命婦亦服闕翟之衣刻繒為翟綴於服上以為五章首飾五鈿若
當從侍親桑皆同鞠衣議既定帝幸修文殿覽之乃令何稠起部郎閻毗等造
樣上呈二年總了始班行焉軒冕之盛貫古今矣三年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
突厥染干朝見慕之請襲冠冕帝不許明日率左光祿大夫褥但特勤阿史那
職御左光祿大夫特勤阿史那伊順右光祿大夫意利發史蜀胡悉等並拜表
固請衣冠帝大悅謂弘等曰昔漢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貴今衣冠大備足致單
于解辮此乃卿之功也弘愷善心世基何稠閻毗等賜帛各有差並事出優厚
是後師旅務殷車駕多行幸百官行從唯服袴褶而軍旅間不便至六年後詔
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
已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黃
卓彼上天宮室混成玄戈居其左ㄴ槍居其右弧矢揚威羽林置陳易曰天垂
象聖人則之昔軒轅氏之有天下也以師兵為營衛降至三代其儀大備西漢
武帝每上甘泉則列鹵簿車千乘騎萬匹其居前殿則植戟懸楯以戒不虞其
所由來者尚矣
梁武受禪于齊侍衛多循其制正殿便殿閣及諸門上下各以直閤將軍等直
領又置刀釤御刀御楯之屬直御左右兼有御仗鋋矟赤氅角抵勇士青氅衛
仗長刀刀劍細仗羽林等左右二百七十六人以分直諸門行則儀衛左右又
有左右夾轂蜀客楯劍格獸羽林八從遊盪十二不從遊盪直從細射麋察刀
戟腰弩大弩等隊凡四十九隊亦分直諸門上下行則量為儀衛東西掖端大
司馬東西華承明大通等門又各二隊及防殿三隊雖行幸不從又有八馬遊
盪馬左右夾轂左右馬百騎等各二隊及騎官閣武馬容雜伎馬容及左右馬
騎直隊行則侍衛左右分為警衛車駕晨夜出入及涉險皆作函函簿應宿衛
軍騎皆執兵持滿各當其所保護方面天明及度險乃奏解函擿鼓而依常列

乘輿行則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以郊饗上天臨馭九伐法駕以祭方澤祀明堂奉宗廟耤千畝小駕以徼園陵親蒐狩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馭法駕小駕皆侍中驂乘奉車郎馭公卿不引其餘行幸送往勞旋則槊仗近蹕則隊仗三駕法天二仗法地其動也參天而兩地也陳氏承梁亦無改革

齊文宣受禪之後警衞多循後魏之儀及河清中定令宮衞之制左右各有羽林郎十二隊又有持鈒隊鋋槊隊長刀隊細仗隊楯鎩隊雄戟隊格獸隊赤氅隊角抵隊羽林隊步遊盪隊馬遊盪隊又左右各武賁十隊左右翊各四隊又步遊盪馬遊盪左右各三隊是為武賁又有直從武賁左右各六隊在左者為前驅隊在右者為後拒隊又有募員武賁隊強弩隊左右各一隊在左者皆左衞將軍總之在右者皆右衞將軍總之以備警衞其領軍中領將軍侍從出入則著兩襠甲手執檉杖左右衞將軍將軍則兩襠甲手執檀杖侍從左右則有千牛備身左右備身刀劍備身之屬兼有武威熊渠鷹揚等備身三隊皆領左右將軍主之宿衞左右而戎服執仗兵有斧鉞弓箭刀矟旌旗皆囊首五色節文旆悉赭黃天子御正殿唯大臣夾侍兵仗悉在殿下郊祭鹵簿則督將平巾幘緋衫甲大口袴

後周警衞之制置左右宮伯掌侍衞之禁各更直於內小宮伯貳之臨朝則分在前侍之首並金甲各執龍環金飾長刀行則夾路車左右中侍掌御寢之禁皆金甲左執龍環右執獸環長刀並飾以金次左右侍陪中侍之後並銀甲左執鳳環右執麟環長刀次左右前侍掌御寢南門之左右並銀甲左執師子環右執象環長刀次左右後侍掌御寢北門之左右並銀甲左執犀環右執兕環長刀左右騎侍立於寢之東西階並銀甲左執羆環右執熊環長刀十二人兼執師子彤楯列左右侍之外自左右侍以下刀並以銀飾左右宗侍陪左右前侍之後夜則衞於寢庭之中皆服金塗甲左執豹環右執貔環長刀並金塗飾十二人兼執師子彤楯列於左右騎侍之外自左右中侍已下皆行則兼帶黃弓矢巡田則常服帶短刀如其長刀之飾左右庶侍掌非皇帝所御門閣之禁並服金塗甲左執解豸環右執猙環長劍並金飾十二人兼執師子彤楯列於左右宗侍之外行則兼帶皓弓矢左右勳侍掌陪左右庶侍而守出入則服金塗甲左執吉良環右執猙環長劍十二人兼執師子彤楯列於左右庶侍之外行則兼帶盧弓矢巡田則與左右庶侍俱常服佩短劍如其長劍之飾諸侍官大駕則俱侍中駕及露寢半之小駕三分之一左右武伯掌內外衞之禁令兼六率之士皇帝臨軒則備三仗於庭服金甲執金鉤杖立於殿上東西階之側行則列兵於帝之左右從則服金甲被繡袍左右小武伯各二人貳之服執同於武伯分立於大武伯下及露門之左右塾行幸則加錦袍左右武賁率掌武賁之士其隊器服皆玄以四色飾之各總左右持鈒之隊皇帝臨露寢則立於左右三仗第一行之南北出則分在隊之先後其副率貳之左右旅賁率掌旅賁士其隊器服皆青以朱為飾立於三仗第二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射聲率掌射聲之士其器服皆朱以黃為飾立於三仗第三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驍騎率掌驍騎之士器服皆黃以皓為飾立於三仗第四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羽林率掌羽林之士其隊器服皆皓以玄為飾立於三仗第五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遊擊率掌遊擊之士其器服皆玄以青為飾其副率貳之武賁已下六率通服金甲師子文袍執銀鉤檀杖副率通服金甲獸文袍各有倅長帥長相次陪列行則引前倅長通服銀甲豹文袍帥長通服銀甲鶡文袍自副率已下通執獸環銀飾長刀凡大駕則盡行中駕及露寢則半之小駕半中駕常行軍旅則衣色尚烏

高祖受命因周齊宮衞微有變革戎服臨朝大仗則領左右大將軍二人分在左右廂左右直寢左右直齋左右直後千牛備身左右備身等夾侍供奉於左右及坐後左右衞大將軍左右直閤將軍以次左右衞將軍各領儀刀為十二行內四行親衞行別以大都督領次外四行勳衞以帥都督領次外四行翊衞以都督領行各二人執金花師子楯猨刀一百四十人分左右帶橫刀後監門直長十二人左青龍旗右白獸旗左右武衞開府各領三仗六行在大仗內行別六十人大都督一人領之帥都督一人後之大駕則執黃麾仗其次戟二十四左青龍幢右白獸幢罕畢各一鈒金二十四金節十二適蓋獸叉絳引幡朱

幟爲持鈒前隊應蹕大都督二人領之在御前橫街南左右武衞大將軍領大仗左右廂各六行行別三百六十人大都督一人領之及大業四年煬帝北巡出塞行宮設六合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六尺外面一方有板離合爲之塗以青色壘六板爲城高三丈六尺上加女牆板高六尺開南北門又於城四角起樓敵二門觀門樓檻皆丹青綺畫又造六合殿千人帳載以槍車車載六合三板其車軨解合交叉即爲馬槍每車上張幕幕下張平一弩傅矢五人更守兩車之門施車軨馬槍皆外其轅以爲外圍次內布鐵菱次內施蟄蛑每一蟄蛑中施弩牀長六尺闊三尺牀桄陛插鋼錐皆長五寸謂之蝦蟆皆施機關張則錐皆外向其牀上施旋機弩以繩連弩機人從外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觸所而發其外又以矰周圍行宮二丈一鈴一柱柱舉矰去地二尺五寸當行宮南北門施槌磬連矰以機發之有人觸矰則衆鈴發響槌擊兩磬以知所警名爲擊磬八年征遼又造鉤陳以木板連如帳子張之則綺文卷之則直爲帝御營與賊城相對夜中設六合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又四隅有闕面別一觀觀下開三門其中施行殿殿上容侍臣及三衞仗合六百人一宿而畢望之若真高麗旦忽見謂之爲神焉

隋書卷十二

隋書卷十二考證

禮儀志七法冠一名獬豸冠○臣映斗按豸當作廌左傳南冠而縶注南冠楚冠琉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異物志獬廌一角見人鬭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豸池爾反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然漢書已訛廌爲豸矣

今準衞書予欲觀古人之服○按衞書服作象

爲漆紗○監本爲訛爲從宋本改又漆宋本作桼廣韻桼俗漆字又木名山海經剛山多桼木

殿屽○監本屽作哻　臣映斗按哻音汗坊本多以哻作屽今改正

隋書卷十二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八

音樂上

夫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爲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己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也。恣其流湎，往而不歸，是以五帝作樂，三王制禮，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其用之也，動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諧邦國，樹風成化，象德昭功，啟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則，宮商垂範，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外敬內和，合情飾貌，猶陰陽以成化，若日月以爲明也。記曰：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聖人造樂，導迎和氣，惡情屏退，善心興起。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犧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闋，神農五弦，事與功偕，其來已尚。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堯曰大章，帝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湯曰護，武王曰武，周公曰勺。教之以風賦，弘之以孝友，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意風猷，樂情膏潤。傳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升平，刑厝而不用也。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則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則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者也。又採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十月吉辰，始用烝祭。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羅鐘磬。苻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圖將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于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孝文頗爲詩歌，以勗在位，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躬安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及顏何驟請，頗涉雅音，而繼想閑韶，去之彌遠。若夫二南斯理，八風揚節，順序旁通，妖淫屏棄，宮徵流唱，翻翔率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無悔，非大樂之懿，其孰能與於此者哉。是以舜詠南風而虞帝昌，紂歌北鄙而殷王滅，大樂不紊，則王政在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于志。周官大司樂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漢郊廟及武樂，三百八十人。煬帝矜奢，頗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括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者，凡三百餘人，並付太樂。倡優獶雜，咸來萃止。其哀管新聲，淫弦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云。

梁氏之初，樂緣齊舊。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遂下詔訪百寮曰：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而韶護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託，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讌失四懸之儀。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舊事匪存，未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爲歎息。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於是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沈約奏答曰：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渠牆壁

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卽編次以爲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旣是行己經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旣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薦上帝而樂書淪亡尋案無所宜選諸生分令尋討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別纂錄乃委一舊學撰爲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懷慙六莖與愧是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蕩其詞皆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旣素善鐘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爲四器名之爲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應鐘弦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黃鐘弦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弦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簇弦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鐘弦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弦用一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中呂弦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弦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鐘弦用一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弦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弦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強無射弦用一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強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爲十二笛黃鐘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大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鐘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鐘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飲古鐘玉律并周代古鐘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是時北中郎司馬何佟之上言案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今樂府之夏唯變王夏爲皇夏蓋緣秦漢以來稱皇故也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其爲舛謬莫斯之甚請下禮局改正周捨議以爲禮王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

用樂一也而漢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別有皇夏二樂有異於禮爲乖宜除永至還用皇夏又禮尸出入奏肆夏賓入大門奏肆夏則所設惟在人神其與迎牲之樂不可濫也宋季失禮頓虧舊則神入廟門遂奏昭夏乃以牲牢之樂用接祖考之靈斯皆前代之深疵當今所宜改也時議又以爲周禮云若樂六變天神皆降神居上玄去還怳忽降則自至迎則無所可改迎爲降而送依前式又周禮云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地宜依舊爲迎神並從之又以明堂設樂大略與南郊不殊惟壇堂異名而無就燎之位明堂則徧歌五帝其餘同於郊式焉初宋齊代祀天地祭宗廟準漢祠太一后土盡用宮懸又太常任昉亦據王肅議云周官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兆庶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是謂六同一時皆作今六代舞獨分用之不厭人心遂依肅議祀祭郊廟備六代樂至是帝曰周官分樂饗祀虞書止鳴兩懸求之於古無宮懸之議何事人禮縟事神禮簡也天子襲袞而至敬不文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爲貴矣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萬舞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卽言分樂序之以祭以享此乃曉然可明肅則失其旨矣推檢載籍初無郊禋宗廟徧舞六代之文唯明堂位曰禘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夫祭尙於敬無使樂繁禮黷是以季氏逮闇而祭繼之以燭有司跛倚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質明而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不知禮乎若依肅議郊旣有迎送之樂又有登歌各頌功德徧以六代繼之出入方待樂終此則乖於仲尼韙晏朝之意矣於是不備宮懸不徧舞六代逐所應須卽設懸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宜以至敬所應施用耳宗廟省迎送之樂以其閟宮靈宅也齊永明中舞人冠幘並簪筆帝曰筆飾盡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綦絲履於是去筆又晉及宋齊懸鐘磬大準相似皆十六架黃鐘之宮北方北面編磬起西其東編鐘其東衡大於鎛不知何代所作其東鎛鐘太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皆如此面設建

鼓於四隅懸內四面各有柷敔帝曰著晉宋史者皆言太元元嘉四年四廂金石大備今檢樂府止有黃鐘姑洗蕤賓太簇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何謂四廂備樂之文其義焉在於是除去衡鍾設十二鎛鐘各依辰位而應其律每一鎛鐘則設編鐘磬各一虡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元正大會備用之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爲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爲大觀舞取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撤食之雅焉衆官出入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咸樂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俊雅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序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皇帝出入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奏永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也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三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撤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元徽二年儀注奏引牲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滌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牷雅取春秋左氏傳牲牷肥腯也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諴雅取尚書至諴感神也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祚至齊不改梁初改爲永祚至是改爲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用就燎位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遠齊及梁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儀注奏隸幽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辭並沈約所製今列其歌詩二十曲云

俊雅歌詩三曲四言

設官分職 髦俊攸俟 髦俊伊何 貴德尚齒 唐又咸事 周寧多士
區區衛國 猶賴君子 漢之得人 帝猷乃理
開我八襲 闢我九重 珩佩流響 纓紱有容 袞衣前邁 列辟雲從
義兼東序 事美西雍 分階等肅 異列齊恭
重列北上 分庭異陛 百司揚職 九賓相禮 齊宋舅甥 魯衛兄弟
思皇藹藹 羣龍濟濟 我有嘉賓 實惟愷悌

皇雅三曲五言

帝德實廣運 車書靡不賓 執瑁朝羣后 垂旒御百神 八荒重譯至
萬國婉來親
華蓋拂紫微 勾陳繞太一 容裔被緹組 參差羅罕畢 星回照以爛
天行徐且謐
清蹕朝萬寓 端冕臨正陽 青絇黃金繶 袞衣文繡裳 既散華蟲采
復流日月光

胤雅一曲四言

自昔殷代 哲王迭有 降及周成 惟器是守 上天乃眷 大梁既受
灼灼重明 仰承元首 體乾作貳 命服斯九 置保置師 居前居後
前星北耀 克隆萬壽

寅雅一曲三言

禮莫違 樂具舉 延藩辟 朝帝所 執桓蒲 列齊莒 垂袞毳
紛容與 升有儀 降有序 齊簪紱 忘笑語 始矜嚴 終酣醑

介雅三曲五言

百福四象初 萬壽三元始 拜獻惟衮職 同心協卿士 北極永無窮
南山何足擬
壽隨百禮洽 慶與三朝升 惟皇集繁祉 景福互相仍 申錫永無遺
穰簡必來應
百味既含馨 六飲莫能尚 玉罍信湛湛 金卮頗搖漾 敬舉發天和
祥祉流嘉貺

需雅八曲七言

實體平心待和味 庶羞百品多爲貴 或鼎或鼐宣九沸
楚桂胡鹽芼芳卉 加籩列俎彫且蔚
五味九變兼六和 令芳甘旨庶且多 三危之露九期禾
圜案方丈粲星羅 皇舉斯樂同山河
九州上腴非一族 玄芝碧樹壽華木 終朝采之不盈掬
用拂腥羶和九穀 既甘且飫致遐福
人欲所大味爲先 與和盡敬咸在旃 碧鱗朱尾獻嘉鮮
紅毛綠翼墜輕翾 臣拜稽首萬斯年
擊鍾以俟惟大國 況乃御天流至德 侑食斯舉揚盛則
其禮不愆儀不忒 風猷所被深且塞
膳夫奉職獻芳滋 不麛不夭咸以時 調甘適苦別緇澠
其德不爽受福釐 於焉逸豫永無期
備味斯饗唯至聖 咸降人神禮爲盛 或風或雅流歌詠
負鼎言歸啓殷命 悠悠四海同茲慶
道我六穗羅八珍 洪鼎自爨匪勞薪 荊包海物必來陳
滑甘滫瀡味和神 以斯至德被無垠

雍雅三曲，四言。

明明在上 其儀有序 終事靡愆 收鉶撤俎 乃升乃降 和樂備舉
天德莫違 人謀是與 敬行禮達 茲焉䜩語
我餕惟阜 我肴孔庶 嘉味既充 食旨斯飫 屬厭無爽 冲和在御
擊壤齊歡 懷生等豫 蒸庶乃粒 寔由仁恕
百司警列 皇在在陛 既飫且醑 卒食成禮 其容穆穆 其儀濟濟
凡百庶僚 莫不愷悌 奄有萬國 抑由天啓

滌雅一曲，四言。

將修盛禮 其儀孔熾 有腯斯牲 國門是置 不黎不瘠 靡愆靡忌
呈肌獻體 永言昭事 俯休皇德 仰綏靈志 百福具膺 嘉祥允洎
駿奔伊在 虔奉遵祠

牷雅一曲，四言。

反本興敬 復古昭誠 禮容宿設 祀事孔明 華俎待獻 崇碑解牲
充哉繭握 肅矣簪纓 其膋既啓 我豆既盈 庖丁遊刃 葛盧驗聲
多祉攸集 景福來并

諴雅一曲，三言。南郊降神用

懷忽慌 瞻浩蕩 盡誠潔 致虔想 出杳冥 降無象 皇情肅
具僚仰 人禮盛 神途敞 僾明靈 申敬饗 感蒼極 洞玄壤

諴雅一曲，三言。北郊迎神用

地德溥 崐丘峻 揚羽翟 鼓應鼖 出尊祇 展誠信 招海瀆
羅岳鎮 惟福祉 咸昭晉

諴雅一曲，四言。南北郊明堂太廟送神同用

我有明德 馨非稷黍 牲玉孔備 嘉薦惟旅 金懸宿設 和樂具舉
禮達幽明 敬行罇俎 鼓鍾云送 遐福是與

獻雅一曲，四言。

神宮肅肅 天儀穆穆 禮獻既同 膺此釐福 我有馨明 無愧史祝

禋雅一曲，四言。就燎

紫宮昭煥 太一微玄 降臨下土 尊高上天 載陳珪璧 式備牲牷
雲孤清引 栒虡高懸 俯昭象物 仰致高煙 肅彼靈祉 咸達皇虔

禋雅一曲，四言。就燎

盛樂斯舉 協徵調宮 靈饗慶洽 祉積化融 八變有序 三獻已終
坎牲瘞玉 酬德報功 振垂成呂 投壤生風 道無虛致 事由感通
於皇盛烈 比祚華嵩

普通中，薦蔬之後，改諸雅歌，敕蕭子雲製詞。既無牲牢，遂省滌雅、牷雅云。

南郊舞，奏黃鍾，取陽始化也。北郊舞，奏林鍾，取陰始化也。明堂宗廟所尚者敬，

蕤賓是爲敬之名，復有陰主之義，故同奏焉。其南北郊明堂宗廟之禮，加有登

歌今又列其歌詩一十八曲云。

南郊。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三言。

嘏既明　禮告成　惟聖祖　主上靈　爵已獻　罍又盈　息羽籥
展歌聲　僾如在　結皇情

禮容盛　樽俎列　玄酒陳　陶匏設　獻清旨　致虔潔　王既升
樂已闋　降蒼昊　垂芳烈

北郊。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四言。

方壇既坮　地祇已出　盛典弗愆　羣望咸秩　乃升乃獻　敬成禮卒
靈降無兆　神饗載謐　允矣嘉祚　其升如日

至哉坤元　寔惟厚載　躬茲奠饗　誠交顯晦　或升或降　搖珠動佩
德表成物　慶流皇代　純嘏不愆　祺福是賚

宗廟。皇帝初獻。奏登歌七曲。四言。

功高禮洽　道尊樂備　三獻具舉　百司在位　誠敬罔愆　幽明同致
茫茫億兆　無思不遂　蓋之如天　容之如地

殷兆玉筐　周始邠王　於赫文祖　基我大梁　肇土七十　奄有四方
帝軒百祀　人思未忘　永言聖烈　祚我無疆

有夏多罪　殷人塗炭　四海倒懸　十室思亂　自天命我　殲凶殄難
既躍乃飛　言登天漢　爰饗爰祀　福祿攸贊

犧象既飾　罍俎斯具　我鬱載馨　黃流乃注　峨峨卿士　駿奔是務
佩上鳴階　纓還拂樹　悠悠億兆　天臨日煦

猗與至德　光被黔首　鑄鎔蒼昊　甄陶區有　肅恭三獻　對揚萬壽
比屋可封　含生無咎　匪徒七百　天長地久

有命自天　於皇后帝　悠悠四海　莫不來祭　繁祉具膺　八神聳衛
福至有兆　慶來無際　播此餘休　于彼荒裔

祀典昭潔　我禮莫違　八簋充室　六龍解騑　神宮肅肅　靈寢微微
嘉薦既饗　景福攸歸　至德光被　洪祚載輝

明堂。徧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歌青帝辭

帝居在震　龍德司春　開元布澤　含和尚仁　羣居既散　歲云陽止
飭農分地　人粒惟始　雕梁繡栱　丹楹玉墀　靈威以降　百福來綏

歌赤帝辭

炎光在離　火為威德　執禮昭訓　持衡受則　靡草既凋　溫風以至
嘉薦惟旅　時羞孔備　齊醍在堂　笙鏞在下　匪惟七百　無絕終始

歌黃帝辭

鬱彼中壇　含靈闡化　迴環氣象　輪無輟駕　布德焉在　四序將收
音宮數五　飯稷驂駵　宅屏居中　旁臨外宇　升為帝尊　降為神主

歌白帝辭

神在秋方　帝居西皓　允茲金德　裁成萬寶　鴻來雀化　參見火邪
幕無玄鳥　菊有黃華　載列笙磬　式陳彝俎　靈罔常懷　惟德是與

歌黑帝辭

德盛乎水　玄冥紀節　陰降陽騰　氣凝象閉　司智莅坎　駕鐵衣玄
祁寒坼地　晷度迴天　悠悠四海　駿奔奉職　祚我無疆　永隆人極

太祖太夫人廟舞歌

閟宮肅肅　清廟濟濟　於穆夫人　固天攸啓　祚我梁德　膺斯盛禮
文槐連櫺　重檐丹陛
飾我俎彝　潔我粢盛　躬事奠饗　推尊盡敬　悠悠萬國　具承茲慶
大孝追遠　兆庶攸詠

太祖太夫人廟登歌

光流者遠　禮貴彌申　嘉饗云備　盛典必陳　追養自本　立愛惟親
皇情乃慕　帝服來尊　駕齊六轡　旗耀三辰　感茲霜露　事彼冬春
以斯孝德　永被蒸民

大壯舞奏夷則。大觀舞奏姑洗。取其月王也。二郊明堂太廟三朝並同用。今亦

列其歌詩二曲云
大壯舞歌一曲四言
高高在上　實愛斯人　眷求聖德　大拯彝倫　率土方燎　如火在薪
悚悚黔首　暮不及晨　朱光啓耀　兆發穹旻　我皇鬱起　龍躍漢津
言居牧野　電激雷震　闕鞏之甲　彭濮之人　或貔或武　漂杵浮輪
我邦雖舊　其命維新　六伐乃止　七德必陳　君臨萬國　遂撫八寅
大觀舞歌一曲四言
皇矣帝烈　大哉興聖　奄有四方　受天明命　居上不怠　臨下唯敬
舉無愆則　動無失正　物從其本　人遂其性　昭播九功　肅齊八柄
寬以惠下　德以爲政　三趾晨儀　重輪夕映　棧壑忘阻　梯山匪夐
如日有恆　與天無竟　載陳金石　式流舞詠　咸英韶夏　於茲比盛
相和五引
角引
萌生觸發歲在春　咸池始奏德尚仁　惉懘以息和且均
徵引
執衡司事宅離方　滔滔夏日火德昌　八音備舉樂無疆
宮引
八音資始君五聲　興此和樂感百精　優遊律呂被咸英
商引
司秋紀兌奏西音　激揚鍾石和瑟琴　風流福被樂愔愔
羽引
玄英紀運冬冰折　物爲音本和且悅　窮高測深長無絕
普通中薦蔬以後勑蕭子雲改諸歌辭爲相和引則依五音宮商角徵羽爲第次非隨月次也
舊三朝設樂有登歌以其頌祖宗之功烈非君臣之所獻也於是去之三朝第一奏相和五引第二衆官入奏俊雅第三皇帝入閤奏皇雅第四皇太子發西中華門奏胤雅第五皇帝進王公發足第六王公降殿同奏寅雅第七皇帝入儲變服第八皇帝變服出儲同奏皇雅第九公卿上壽酒奏介雅第十太子入預會奏胤雅十一皇帝食舉奏需雅十二撤食奏雍雅十三設大壯武舞十四設大觀文舞十五設雅歌五曲十六設俳伎十七設鼙舞十八設鐸舞十九設拂舞二十設巾舞并白紵二十一設舞盤伎二十二設舞輪伎二十三設刺長追花幢伎二十四設受猾伎二十五設車輪折脰伎二十六設長蹻伎二十七設須彌山黃山三峽等伎二十八設跳鈴伎二十九設跳劍伎三十設擲倒伎三十一設擲倒案伎三十二設青絲幢伎三十三設一傘花幢伎三十四設雷幢伎三十五設金輪幢伎三十六設白獸幢伎三十七設擲蹻伎三十八設獼猴幢伎三十九設啄木幢伎四十設五案幢呪願伎四十一設辟邪伎四十二設青紫鹿伎四十三設白武伎作訖將白鹿來迎下四十四設寺子遵安息孔雀鳳凰文鹿胡舞登連上雲樂歌舞伎四十五設緣高絙伎四十六設變黃龍弄龜伎四十七皇太子起奏胤雅四十八衆官出奏俊雅四十九皇帝興奏皇雅自宋齊已來三朝有鳳凰銜書伎至是乃下詔曰朕君臨南面道風蓋闕嘉祥時至爲愧已多假令巢侔軒閣集同昌戶猶當顧循寡德推而不居況於名實頓爽自欺耳目一日元會太樂奏鳳凰銜書伎至乃舍人受書升殿跪奏誠復興乎前代率由自遠內省懷慚彌與事篤可罷之天監四年掌賓禮賀瑒請議皇太子元會出入所奏帝命別制養德之樂瑒謂宜名元雅迎送二傅亦同用之取禮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之義明山賓嚴植之及徐勉等以爲周有九夏梁有十二雅此並則天數爲一代之曲今加一雅便成十三瑒又疑東宮所奏舞帝下其議瑒以爲天子爲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觀其舞知其德況皇儲養德春宮式瞻攸屬謂宜備大壯大觀二舞以宣文武之德帝從之於是改皇太子樂爲元貞奏二舞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其後臺城淪沒簡文帝受制於侯景景以簡文女溧陽公主爲妃請帝及主母范淑妃宴于西州奏梁所常用樂景儀同索超世亦在宴筵帝潸然屑涕景興曰陛下何不樂也帝強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何獨超世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

盡矣及王僧辯破侯景諸樂並送荊州經亂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荊州陷沒周人不知采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隨例沒爲奴婢

鼓吹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其第一漢曲朱鷺改爲木紀謝言齊謝梁升也第二漢曲思悲翁改爲賢首山言武帝破魏軍於司部肇王迹也第三漢曲艾如張改爲桐柏山言武帝牧司王業彌章也第四漢曲上之回改爲道亡言東昏喪道義師起樊鄧也第五漢曲擁離改爲忱威言破加湖元勳也第六漢曲戰城南改爲漢東流言義師克魯山城也第七漢曲巫山高改爲鶴樓峻言平郢城兵威無敵也第八漢曲上陵改爲昏主恣淫慝言東昏政亂武帝起義平九江姑熟大破朱雀伐罪弔人也第九漢曲將進酒改爲石首局言義師平京城仍廢昏定大事也第十漢曲有所思改爲期運集言武帝應籙受禪德盛化遠也十一漢曲芳樹改爲於穆言大梁闡運君臣和樂休祚方遠也十二漢曲上邪改爲惟大梁言梁德廣運仁化洽也天監七年將有事太廟詔曰禮云齋日不樂今親奉始出宮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座丞郎參議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蹄謂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絃管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爲之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咸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壝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隸幽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並出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永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時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今列之云

皇祖步兵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於赫皇祖　宮牆高嶷　邁彼厥初　成茲峻極　縵樂簡簡　閟寢翼翼
裸饗若存　惟靈靡測

皇祖正員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昭哉上德　浚彼洪源　道光前訓　慶流後昆　神猷緬邈　清廟斯存
以享以祀　惟祖惟尊

皇祖懷安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選辰崇饗　飾禮嚴敬　靡愛牲牢　兼馨粢盛　明明列祖　龍光遠映
肇我王風　形斯舞詠

皇高祖安成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道遙積慶　德遠昌基　永言祖武　致享從思　九章停列　八舞迴墀
靈其降止　百福來綏

皇曾祖太常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肇迹帝基　義標鴻篆　恭惟載德　瓊源方闡　享薦三清　筵陳四璉
增我堂構　式敷帝典

皇祖景皇帝神室奏景德凱容舞辭

皇祖執德　長發其祥　顯仁藏用　懷道韜光　寧斯閟寢　合此蕭薌
永昭貽厥　還符翦商

皇考高祖武皇帝神室奏武德舞辭

烝哉聖祖　撫運升離　道周經緯　功格玄祇　方軒邁扆　比舜陵嬀
緝熙是詠　欽明在斯
雲雷遘屯　圖南共舉　大定揚越　震威衡楚　四奧宅心　九疇還敘
景星出翼　非雲入呂
德暢容辭　慶昭羽綴　於穆清廟　載揚徽烈　嘉玉既陳　豐盛斯潔
是將是享　鴻猷無絕

天嘉元年文帝始定圜丘明堂及宗廟樂都官尚書到仲舉權奏衆官入出皆奏肅成牲入出奏引犧上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壇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尉亞獻光祿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奏嘉

胙就燎位奏昭遠還便殿奏休成至太建元年定三廟之樂採梁故事第一奏相和五引各隨王月則先奏其鍾唯衆官入奏後雅林鍾作太蔟參應之取其臣道也鼓吹作皇帝出閤奏皇雅黃鍾作太蔟夾鍾姑洗大呂皆應之鼓吹作皇太子入至十字陛奏胤雅太蔟作南呂參應之取其二月少陽也皇帝延王公登奏寅雅夷則作夾鍾應之取其月法也皇帝入宁變服奏皇雅黃鍾作林鍾參應之鼓吹作皇帝出宁及升座皆奏皇雅並如變服之作上壽酒奏介雅太蔟作南呂參應之取其陽氣盛長萬物輻湊也食舉奏需雅蕤賓作大呂參應之取火主於禮所謂食我以禮也撤饌奏雍雅無射作中呂參應之取其津潤已竭也武舞奏大壯夷則作夾鍾參應之七月金始王取其堅斷也鼓吹引而去來文舞奏大觀姑洗作應鍾參應之三月萬物必榮取其布惠者也鼓吹引而去來衆官出奏後雅蕤賓作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太蔟參應之鼓吹作皇帝起奏皇雅黃鍾作林鍾夷則 南呂無射參應之鼓吹作祠用宋曲宴準梁樂蓋取人神不雜也制曰可五年詔尙書左丞劉平儀曹郞張崔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改天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麾太樂令跪賛云奏懋韶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執干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望燎奏報韶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尙書左僕射建昌侯徐陵儀曹郞中沈罕奏來年元會儀注稱舍人蔡景歷奉勑先會一日太樂展宮懸高絙五案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黃門侍郞舉麾於殿上掌故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詔延王公登奏變韶奉珪璧訖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綏韶進膳奏侑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微更附益舊元會有黃龍變文鹿師子之類太建初定制皆除之至是蔡景歷奏悉復設焉其制鼓吹一部十六人則簫十三人笳二人鼓一人東宮一部降三人簫減二人笳減一人諸王一部又降一人減簫一庶姓一部又降一人復減簫一及後主嗣位耽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等製其歌詞綺豔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隋書卷十三

隋書卷十三考證

書樂志上殷湯曰濩○按大濩湯樂名周禮作濩韻會亦作濩

苻堅北敗○監本苻作符按晉書載記苻洪世為四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洪後以讖文有艸付應王又堅生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當作苻

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序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按禮記王制序當作秀

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也○按詩經大雅爾當作祚

取尙書周官三公弘化寅亮天地也○按尙書周官三當作貳

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按禮記祭統洗字上當有君字

不寒不庮○監本庮作瘡按禮記內則牛夜鳴則庮字作庮周禮內饔句同庮作庮

盎醆粢○監本醆作醶按郭茂倩樂府詩集作醆今從之

禮貴鴉申○各本申訛巾按樂府詩集作申從之

遂撫八賓○監本賓作寅按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賓八賓之外有八紘從作賓

白銅蹄謂馬也○監本脫蹄字按樂府詩集序白銅蹄謂馬也今從增

隋書卷十三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九

音樂中

齊神武霸跡肇創遷都于鄴猶曰人臣故咸遵魏典及文宣初禪尚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鎛鐘於其辰位四面並設編鐘磬各一簨簴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郊廟朝會同用之其後將有創革尚樂典御祖珽自言舊在洛下曉知舊樂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寶于中山獲晉樂器不知采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制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既闕雜以簸邏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錄尚書長孫承業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采至於鐘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制請以為準珽因采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群臣入出奏肆夏牲入出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為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饗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裸地奏登歌其四時祭廟及禘祫皇六世祖司空五世祖吏部尚書高祖秦州刺史曾祖太尉武貞公祖文穆皇帝諸神室並奏始基之樂為恢祚之舞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為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為光大之舞肅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為休德之舞其入出之儀同四郊之禮今列其辭云

大禘圜丘及北郊歌辭

夕牲群臣入門奏肆夏樂辭

肇應靈序　奄宇黎人　乃朝萬國　爰徵百神　祇展方望　幽顯咸臻　禮崇聲協　贊列珪陳　翼差鱗次　端笏垂紳　來趨動色　式贊天人

迎神奏高明樂辭（登歌辭同）

惟神監矣（北郊云惟祇監矣）　皇靈肅止　圓璧展事（北郊云方琮展事）　成文即始（北郊云即陰成理）　士備八能　樂合六變（北郊云樂合八變）　風湊伊雅　光華襲薦　宸衛騰景　靈鶩霏煙　嚴壇生白　綺席凝玄

牲出入奏昭夏辭

剛柔設位　惟皇配之　言肅其禮　念暢在茲　飾牲舉獸　載歌且舞　既捨伊腯　致精靈府　物色惟典　齋沐加恭　宗族咸暨　罔不率從

薦毛血奏昭夏辭（群臣出奏肆夏進熟群臣入奏肆夏辭同初入）

展禮上月　肅事應時　藏粟為用　交暢有期　弓矢斯發　益繁將事　圓神致祀（北郊云方祇致祀）　率由先志　和以鑾刀　臭以血膋　至哉敬矣　厥義孔高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

帝敬昭宣　皇誠肅致　玉帛齊軌　屏攝咸次　三垓上列（北郊云重垓上列）　四陛旁升（北郊云分陛旁升）　龍陳萬騎　鳳動千乘　神儀天藹　睟容離曜　金根停軫　奉光先導

皇帝升丘奏皇夏辭（壇上登歌辭同）

紫壇雲暖（北郊云層壇雲暖）　紺幄霞褰（北郊云黝幄霞褰）　我其陟止　載致其虔　百靈竦聽　萬國咸仰　人神咫尺　玄應肹蠁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辭

上下眷　旁午從　爵以質　獻以恭　咸斯暢　樂惟雍　孝敬闡　臨萬邦

皇帝奠爵訖奏高明樂覆燾之舞辭

自天子之　會昌神道　丘陵肅事（北郊云方澤祇事）　克光天保　九關洞開　百靈環列　八樽呈備　五聲投節

皇帝獻太祖配饗神座，奏武德之樂、昭烈之舞辭：（皇帝小退，當昊天上帝神座前，奏皇夏辭，同上皇夏。）

配神登聖　主極尊靈　敬宣昭燭　咸達窅冥　禮弘化定　樂贊功成
穰穰介福　下被羣生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之樂：（皇帝詣東陛，還坐，又奏皇夏辭，同初入門。）

皇心緬且感　吉蠲奉至誠　赫哉光盛德　乾巛詔百靈　報福歸昌運
承祐播休明　風雲馳九域　龍蛟躍四溟　浮幕呈光氣　儼象燭華
精　護武方知恥　韶夏僅同聲

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樂辭：（皇帝之望燎位，又奏皇夏辭，同上皇夏。）

獻享畢　懸佾周　神之駕　將上遊（北郊云將下遊）　超斗極（北郊云超荒極）　絕河流（北郊云趨崑丘）
懷萬國　寧九州　欣帝道　心顧留　帀上下　荷皇休

紫壇既燎，奏昭夏樂辭：（皇帝自望燎還本位，奏皇夏辭，同上皇夏。）

玄黃覆載　元首照臨　合德致禮　有契其心　敬申事闋　潔誠云報
玉帛載升（北郊云牲玉載燎）　棫樸斯燎　寥廓幽曖　播以馨香　皇靈惟監
降福無疆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辭：（羣臣出，奏肆夏辭，同上肆夏。祠感帝，用圜丘辭。）

天大親嚴　匪敬伊孝　永言肆饗　宸明增耀　陽丘既暢（北郊云陰澤云暢）　大
典逾光　乃安斯息　欽若舊章　天迴地旋　鳴鑾引警　且萬且億
皇曆惟永

五郊迎氣樂辭

青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歲云獻　谷風歸　斗東指　鴈北飛　電鞭激　雷車遲　虹旌靡　青
龍馭　和氣洽　具物滋　蠲降止　應帝期

赤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婺女司旦中呂宣　朱精御節離景延　根荄俟茂溫風發　柘火風水應
炎月　執衡長物德孔昭　赤旂霞曳會今朝

黃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居中帀五運　乘衡畢四時　含養資羣物　協德固皇基　嘽緩契王風
持載符君德　良辰動靈駕　承祀昌邦國

白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風涼露降馳景颺寒精　山川搖落平秩在西成　蓋藏成積蒸人被嘉社
從享來儀鴻休溢千祀

黑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虹藏雉化告寒　冰壯地坼年殫　日次月紀方極　九州萬邦獻力　叶
光是紀歲窮　微陽潛兆方融　天子赫赫明聖　享神降福惟敬

祠五帝於明堂樂歌辭

先祀一日夕，牲羣官入自門，奏肆夏。

國陽崇祀　嚴恭有聞　荒華胥豐　樂我大君　冕瑞有列　禽帛恭敘
羣后師師　威儀容與　執禮辨物　司樂考章　率由靡墜　休有烈光

太祝令迎神，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祖德光　國圖昌　祗上帝　禮四方　闢紫宮　洞華闕　龍獸奮　風
雲發　飛朱雀　從玄武　攜日月　帶雷雨　耀宇內　溢區中　眷帝
道　感皇風　帝道康　皇風扇　粢盛列　椒糈薦　神且寧　會五精
歸福祿　幸閶亭

太祖配饗，奏武德樂、昭烈舞辭：（五方天帝，奏高明之樂、覆燾之舞，辭同迎氣。）

我惟我祖　自天之命　道被歸仁　時屯啓聖　運鍾千祀　授手萬姓
夷兇掩虐　匡頹翼正　載經載營　庶士咸寧　九功以洽　七德兼盈
丹書入告　玄玉來呈　露甘泉白　雲郁河清　聲教咸往　舟車畢會
仁加有形　化洽無外　嚴親惟重　陟配惟大　既祐斯歆　率土攸賴

牲出入，奏昭夏樂辭：

孝饗不匱　精潔臨年　滌牢委溢　形色博牷　于以用之　言承歆祀
肅肅威儀　敢不敬止　載飾載省　維牛維羊　明神有察　保茲萬方

薦血毛，奏昭夏辭：（羣臣出，奏肆夏，迎熟，羣臣入，奏肆夏，同上肆夏辭。）

我將宗祀 肅獻厥誠 鞠躬如在 側聽無聲 薦色斯純 呈氣斯具
有滌有濯 惟神其祐 五方來格 一人多祉 明德惟馨 於穆不已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皇帝升壇奏皇夏辭同。）
象乾上構 儀巛下基 集靈崇祖 永言孝思 室陳簋豆 庭羅懸佾
夙夜畏威 保茲貞吉 舞貴其夜 歌重其升 降斯百祿 惟馨惟應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度几筵 闢牖戶 禮上帝 感皇祖 酌惟絜 滌以清 薦心款
達神明
皇帝祼獻，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帝精來降、應我明德 禮殫義展 流祉邦國 既受多祉 實資孝敬
祀竭其誠 荷天休命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辭：
恭祀洽 威禮宣 英猷爛層景 廣澤同深泉 上靈鍾百福
羣神歸萬年 月軌咸梯岫 日域盡浮川 瑞鳥飛玄扈 潛鱗躍翠漣
皇家膺寶曆 兩地復參天
太祝送神，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青陽奏 發朱明 歌西皓 唱玄冥 大禮罄 廣樂成 神心懌
將遠征 飾龍駕 矯鳳旌 指閶闔 憩層城 出溫谷 邁炎庭
跨西汜 過北溟 忽萬億 耀光精 比電騖 與雷行 嗟皇道
懷萬靈 固王業 震天聲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辭：
文物備矣 聲明有章 登薦唯肅 禮邀前王 鬯齊云終 折旋告罄
穆穆旒冕 蘊誠畢敬 屯衞按部 鑾蹕迴途 暫留紫殿 將及清都
享廟樂辭
先祀一日，夕牲，羣臣入，奏肆夏辭：
霜懷兩暢 烝哉帝心 有敬其祀 肅事惟歆 昭昭車服 濟濟衣簪
鞠躬貢酎 磬折奉琛 差以五列 和以八音 式甄王度 如玉如金
迎神，奏高明登歌樂辭：
日卜惟吉 辰擇其良 弈弈清廟 翽翽周發 大呂為角 應鍾為羽
路鼗陰竹 德歌昭舞 祀事孔明 百神允穆 神心乃顧 保茲介福
牲出入，奏昭夏樂辭：
大祀云事 獻奠有儀 既歌既展 贊顧迎犧 執從伊悚 務飾惟慄
俟用於庭 將升於室 且握且肆 以致其誠 惠我貽頌 降祉千齡
薦血毛，奏昭夏辭：（三公出，奏肆夏，進熟，羣臣入，奏肆夏辭同。）
洫彼遐慨 悠然永思 留連七享 纏綿四時 神升魄沈 靡聞靡見
陰陽載俟 奧饗兼薦 祖考其饗 吉蠲王休 降神數錫 百福是由
進熟，皇帝入北門，奏皇夏樂辭：
齊居嚴殿 夙駕層闈 車輅垂彩 旒袞騰輝 聳誠載仰 翹心有慕
洞洞自形 斤斤表步 閟宮有邃 神道依俙 孝心緬邈 爰屬爰依
太祝祼地，奏登歌樂辭：（皇帝詣東陛，升殿，又奏皇夏辭同。）
太室窅窅 神居肅穆 鬱鬯惟芬 珪瓚惟絜 彝登應時 龍蒲代用
藉茅無咎 福祿攸降 端感會事 儼思修禮 齊齊勿勿 俄俄濟濟
皇帝升殿，殿上作登歌樂辭：
我祠我祖 永惟厥先 炎農肇聖 靈祉蟬聯 霸圖中造 帝業方宣
道昌基構 撫運承天 奄家六合 爰光八埏 尊神致禮 孝思惟纏
寒來暑反 惕薦在年 匪敬伊慕 備物不愆 設旗設業 鞉鼓填填
辟公在位 有容伊虔 登歌啟佾 下管應懸 厥容無爽 幽明肅然
誠幣厚地 和達穹玄 既調風雨 載協山川 周庭有列 湯孫永延
教聲惟被 邁後光前
皇帝初獻皇祖司空公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克明克俊 祖武惟昌 業弘營土 聲被海方 有流厥德 終耀其光
明神幽贊 景祚攸長

皇帝初獻皇祖吏部尚書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纘允盛德　隆我前構　瑤源彌渴　瓊根愈秀　誕惟有族　丕緒克茂

大業崇新　洪基增舊

皇帝初獻皇祖泰州使君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祖德丕顯　明哲知機　豹變東國　鵠起西歸　禮申官次　命改朝衣

敬思孝享　多福無違

皇帝獻太祖太尉武貞公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光靈有業　潛德無聲　韜光戢耀　貫幽洞冥　道弘舒卷　施博藏行

緬追歲事　夜遽不寧

皇帝獻皇祖文穆皇帝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皇皇祖德　穆穆其風　謳嘯自己　明叡在躬　荷天之錫　聖表克隆

高山作矣　寶祚其崇　離光旦旦　載煥載融　感薦惟永　神保無窮

皇帝獻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樂昭烈舞辭

天造草昧　時難糾紛　執拯斯溺　靡救其焚　大人利見　緯武經文

顧指維極　吐吸風雲　開天闢地　峻岳夷海　冥工掩迹　上德不宰

神心有應　龍化無待　義征九服　仁兵告凱　上平下成　靡或不寧

匪王伊帝　偶極崇靈　享親則孝　絜祀惟誠　禮備樂序　肅贊神明

皇帝獻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樂宣政舞辭

聖武丕基　叡文顯統　眇哉神啓　鬱矣天縱　道則人弘　德云邁種

昭冥咸敘　幽深畢綜　自中徂外　經朝庇野　政反淪風　威還缺雅

旁作穆穆　格於上下　維享維宗　來饗來假

皇帝獻顯祖文宣皇帝奏文正樂光大舞辭

玄曆已謝　蒼靈告期　圖璽有屬　揖讓惟時　龍升獸變　弘我帝基

對揚穹昊　實啓雍熙　欽若皇猷　永懷王度　欣賞斯穆　威刑允措

軌物俱宜　憲章咸布　俗無邪指　下歸正路　狌狌九域　振以乾綱

混通華裔　配括天壤　作禮視德　列樂傳響　薦祀惟虔　衣冠載仰

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樂辭

孝心翼翼　率禮兢兢　時洗時薦　或降或升　在堂在戶　載湛載凝

多品多奠　備物攸膺　蘭芬敬挹　玉俎恭承　受祭之祜　如彼岡陵

送神奏高明樂辭

仰棲桷　幕衣冠　禮云罄　祀將闌　神之駕　紛弈弈　乘白雲

無不適　窮昭域　極幽塗　歸帝社　眷皇都

皇帝詣便殿奏皇夏樂辭。羣官出奏肆夏辭同。

禮行斯畢　樂奏以終　受嘏先退　載暢其衷　鑾軒循轍　麾旌復路

光景徘徊　絃歌顧慕　靈之相矣　有錫無疆　國圖日競　家曆天長

元會大饗協律不得升陛黃門舉麾於殿上今列其歌辭云

賓入門四箱奏肆夏辭

昊蒼眷命　興王統天　業高帝始　道邁皇先　禮成化穆　樂合風宣

賓朝皇夏　揚對穹玄

皇帝出閤奏皇夏樂辭

夏正肇旦　周物克庭　具僚在位　俛伏無聲　大君穆穆　宸儀動眸

日煦天迴　萬靈胥萃

皇帝當扆羣臣奉賀奏皇夏辭

天子南面　乾覆離明　三千咸列　萬國填幷　猶從禹會　如次湯庭

奉茲一德　上下和平

皇帝入宁變服黃鍾太簇箱奏皇夏辭

我應天曆　四海爲家　協同內外　混一戎華　鶴蓋龍馬　風乘雲車

夏章夷服　其會如麻　九賓有儀　八音有節　肅肅於位　飲和在列

四序氤氳　三光昭晰　君哉大矣　軒唐比轍

皇帝變服移幄坐於西箱帝出升御坐姑洗奏皇夏辭

皇運應籙　廓定區寓　受終以文　構業以武　堯昔命舜　舜亦命禹

大人馭歷　重規沓矩　欽明在上　昭納八賓　從靈體極　誕聖窮神

化生萬品 陶育蒸人 展禮肆樂 協此元春
王公奠璧奏肆夏辭
萬方咸暨 三揖以申 垂旒馮玉 五瑞交陳 拜稽有章 升降有節
聖皇負扆 虞唐比烈
上壽黃鍾箱奏上壽曲辭
仰三光 奏萬壽 人皇御六氣 天地同長久
皇太子入至坐位酒至御殿上奏登歌辭
大齊統曆 道化光明 馬圖呈寶 龜籙告靈 百蠻非衆 八荒非邈
同作堯人 俱包禹迹 其一
天覆地載、成以四時 惟皇是則 比大於茲 羣星拱極 衆川赴海
萬寓駿奔 一朝咸在 其二
齊之以禮 相趨帝庭 應規蹈矩 玉色金聲 動之以樂 和風四布
龍申鳳舞 鸞歌麟步 其三
食至御前奏食舉樂辭
三端正啓 萬方觀禮 具物充庭 二儀合體 百華照曉 千門洞扆
或華或裔 奉贄惟新 悠悠亘六合 員首莫不臣 仰施如雨 睎和
猶春 風化表笙鏞 歌謳被琴瑟 誰言文軌異 今朝混爲一 其一
彤庭爛景 丹陛流光 懷黃綰白 鵷鷺成行 文贊百揆 武鎮四方
折衝鼓雷電 獻替協陰陽 大矣哉 道邁上皇 陋五帝 狹三王
窮禮物 該樂章 序冠帶 垂衣裳 其二
天壤和 家國穆 悠悠萬類咸孕育 契冥化 侔大造 靈効珍 神
歸寶 興雲氣 飛龍著 麟一角 鳳五光 朱雀降 黃玉表 九尾
馴 三足擾 化之定 至矣哉 瑞感德 四方來 其三
囹圄空 水火菽粟 求賢振滯棄珠玉 衣不靡 宮以卑 當陽端嘿
垂拱無爲 云云萬有 其樂不嘗 其四
嗟此舉時 逢至道 肖形咸自持 賦命無傷夭 行氣進皇輿 遊龍

服帝阜 聖主寧區宇 乾坤永相保 其五
牧野征 鳴條戰 大齊家萬國 拱揖應終禪 與王廓清都 大君臨
赤縣 高居深視 當扆正殿 旦暮之期今一見 其六
兩儀分 牧以君 陶有象 化無垠 大齊德 灑離羣 超鳳火
冠龍雲 露以絜 風以薰 榮光至 氣氤氳 其七
神化遠 人物協 寒暑調 風雨燮 披泥檢 受圖諜 圖諜啓
期運昌 分四序 綴三光 延寶祚 眇無疆 其八
惟皇道 升平日 河水清 海不溢 雲干呂 風入律 驪黔首
入仁壽 與天高 並地厚 其九
刑以厝 頌聲揚 皇情懋 眷汾襄 岱山高 配林壯 亭亭聳
云云望 旆蕤蕤 駕騤騤 刊金闕 奠玉龜 其十
文舞將作先設階步辭
我后降德 肇峻皇基 搖鈴大號 振鐸命期 雲行雨洽 天臨地持
茫茫區宇 萬代一時 文來武肅 成定於茲 象容則舞 歌德言詩
鏘鏘金石 列列匏絲 鳳儀龍至 樂我雍熙
文舞辭
皇天有命 歸我大齊 受茲華玉 爰錫玄珪 奄家環海 實子蒸黎
圖開寶匣 檢封芝泥 無思不順 自東徂西 教南暨朔 罔敢或攜
比日之明 如天之大 神化斯洽 率土無外 眇眇舟車 華戎畢會
祠我春秋 服我冠帶 儀協震象 樂均天籟 蹈武在庭 其容藹藹
武舞將作先設階步辭
大齊統曆 天鑒孔昭 金人降汎 火鳳來巢 眇均虞德 干戚降苗
夙沙攻主 歸我軒朝 禮符揖讓 樂契咸韶 蹈揚惟序 律度時調
武舞辭
天眷橫流 宅心玄聖 祖功宗德 重光襲映 我皇恭己 誕膺靈命
宇外斯燭 域中咸鏡 悠悠率土 時惟保定 微微動植 莫違其性

仁豐庶物 施洽羣生 海寧洛變 契此休明 雅宣茂烈 頌紀英聲

鏗鏜鐘鼓 揚抑簫笙 歌之不足 舞以禮成 鑠矣王度 緬邁千齡

皇帝入鍾鼓奏皇夏辭

禮終三爵 樂奏九成 允也天子 穹壤和平 載色載笑 反寢宴息

一人有祉 百神奉職

鼓吹二十曲皆改古名以敘功德第一漢朱鷺改名水德謝言魏謝齊興也第二漢思悲翁改名出山東言神武帝戰廣阿創大業破爾朱兆也第三漢艾如張改名戰韓陵言神武滅四胡定京洛遠近賓服也第四漢上之回改名殄關隴言神武遣侯莫陳悅誅賀拔岳定關隴平河外漠北款塞中附也第五漢擁離改名滅山胡言神武屠劉蠡升高車懷殊俗蠕蠕來向化也第六漢戰城南改名立武定言神武立魏主天下既安而能還於鄴也第七漢巫山高改名戰芒山言神武斬周十萬之衆其軍將脫身走免也第八漢上陵改名禽蕭明言梁遣兄子貞陽侯來寇彭宋文襄帝遣太尉清河王岳一戰禽殄俘馘萬計也第九漢將進酒改名破侯景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摧殄侯景克復河南也第十漢君馬黃改名定汝潁言文襄遣清河王岳禽周大將軍王思政於長葛汝潁悉平也第十一漢芳樹改名克淮南言文襄遣清河王岳南翦梁國獲其司徒陸法和克壽春合肥鍾離淮陰盡取江北之地也第十二漢有所思改名嗣丕基言文宣帝統纘大業也第十三漢稚子班改名聖道洽言文宣克隆堂構無思不服也第十四漢聖人出改名受魏禪言文宣應天順人也第十五漢上邪改名平瀚海言蠕蠕盡部落入寇武州之塞而文宣命將出征平殄北荒滅其國也第十六漢臨高臺改名服江南言文宣道洽無外梁主蕭繹來附化也第十七漢遠如期改名刑罰中言孝昭帝舉直措枉獄訟無怨也第十八漢石留行改名遠夷至言時主化霑海外西夷諸國遣使朝貢也第十九漢務成改名嘉瑞臻言時主應期河清龍見符瑞總至也第二十漢玄雲改名成禮樂言時主功成化洽制禮作樂也古又有黃雀鈞竿二曲略而不用並議定其名被於鼓吹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爲差諸王爲州皆給赤鼓赤角皇子則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青鼓青角中州已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樂器皆有衣並同鼓色

雜樂有西涼鼙舞清樂龜茲等然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盛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梁氏樂器以屬有司及建六官乃詔曰六樂尙矣其聲歌之節舞蹈之容寂寥已絕不可得而詳也但方行古人之事可不本於玆乎自宜依準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星辰於是有司詳定郊廟祀五帝日月星辰用黃帝樂歌大呂舞雲門祭九州社稷水旱雩禜用唐堯樂歌應鍾舞大咸祀四望饗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舞大韶祀四類幸辟雍用夏禹樂歌函鍾舞大夏祭山川用殷湯樂歌小呂舞大護享宗廟用周武王樂歌夾鍾舞大武皇帝出入奏皇夏賓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蕃國客出入奏納夏有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進羞奏深夏宗室會聚奏族夏上酒宴樂奏陔夏諸侯相見奏驁夏皇帝大射歌騶虞諸侯歌貍首大夫歌采蘋士歌采蘩雖著其文竟未之行也及閔帝受禪居位日淺明帝踐阼雖革魏氏之樂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南郊則大夏降神大護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北郊則大護降神大夏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作大夏大護武德山雲之舞太廟禘祫則大武降神山雲獻熟次作正德大夏大護武德之舞時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護降神大武獻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護獻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護獻熟建德二年十月甲辰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羣臣咸觀其宮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

夏王公出入奏驁夏五等諸侯正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護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音爲郊廟樂創造鍾律頗得其宜宣帝嗣位郊廟皆循用之無所改作今採其辭云

圜丘歌辭

降神奏昭夏

重陽禋祀大報天　丙午封壇肅且圜　孤竹之管雲和弦　神光未下風肅然　王城七里通天臺　紫微斜照影徘徊　連珠合璧重光來　天策蹔轉鈎陳開

皇帝將入門奏皇夏

旌迴外壝　蹕靜郊門　千乘按轡　萬騎雲屯　藉茅无咎　掃地惟尊　揖讓展禮　衡璜節步　星漢就列　風雲相顧　取法於天　降其永祚

俎入奏昭夏

日至大禮　豐犧上辰　牲牢修牧　繭栗毛純　俎豆斯立　陶匏以陳　大報反命　居陽兆日　六變鼓鍾　三和琴瑟　俎奇豆偶　惟誠惟質

奠玉帛奏昭夏

員玉已奠　蒼幣斯陳　瑞形成象　璧氣含春　禮從天數　智總員神　爲祈爲祀　至敬咸遵

皇帝升壇奏皇夏

七星是仰　八陛有憑　就陽之位　如日之升　思虔肅肅　施敬繩繩　祝史陳信　玄象斯格　惟類之典　惟靈之澤　幽顯對揚　人神咫尺

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

獻以誠　鬱以清　山罍舉　沈齊傾　惟尙饗　洽皇情　降景福　通神明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

長丘遠歷　大電遶源　弓藏高隴　鼎沒寒門　人生于祖　物本於天　尊神配德　迄用康年

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

歲之祥　國之陽　蒼靈敬　翠雲長　象爲飾　龍爲章　乘長日　坏蟄戶　列雲漢　迎風雨　六呂歌　雲門舞　省滌濯　奠牲牷　鬱金酒　鳳凰樽　迴天睠　顧中原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

國命在禮　君命在天　陳誠惟肅　飲福惟虔　洽斯百禮　福以千年　鈎陳掩映　天駟徘徊　彫禾飾斝　翠羽承罍　受斯茂祉　從天之來

撤奠奏雍樂

禮將畢　樂將闌　迴日轡　動天關　翠鳳搖　和鑾響　五雲飛　三步上　風爲馭　雷爲車　無轍迹　有煙霞　暢皇情　休靈命　雨留甘　雲餘慶

帝就望燎位奏皇夏

六典聯事　九司咸則　率由舊章　於焉允塞　掌禮移次　燔柴在焉　煙升玉帛　氣歛牲牷　休氣馨香　膋芳昭晰　翼翼虔心　明明上徹

帝還便座奏皇夏

玉帛禮畢　人神事分　嚴承乃睠　瞻仰迴雲　輦路千門　王城九軌　式遵移候　司方迴指　得一惟淸　於萬斯寧　受茲景命　於天告成

方澤歌辭

降神奏昭夏

報功陰澤　展禮玄郊　平琮鎭瑞　方鼎升庖　調歌絲竹　縮酒江茅　聲舒鍾鼓　器質陶匏　列耀秀華　凝芳都荔　川澤茂祉　丘陵容衞　雲飾山罍　蘭浮汎齊　日至之禮　歆茲大祭

奠玉奏昭夏

曰若厚載　欽明方澤　敢以敬恭　陳之玉帛　德包含養　功藏靈迹　斯稽既千　子孫則百

初獻奏登歌辭 辭同圓丘
質明孝敬 求陰順陽 壇有四陛 琮爲八方 牲牷蕩滌 蕭合馨香
和鑾戾止 振鷺來翔 威儀簡簡 鍾鼓喤喤 聲和孤竹 韻入空桑
封中雲氣 坎上神光 下元之主 功深蓋藏
望坎位奏皇夏
司筵撤席 掌禮移次 迴顧封壇 恭臨坎位 瘞玉埋俎 藏芬斂氣
是曰就幽 成斯地意
祀五帝歌辭
奠玉帛奏皇夏辭
嘉玉惟芳 嘉幣惟量 成形依禮 稟色隨方 神班有次 歲禮惟常
威儀抑抑 率由舊章
初獻奏皇夏
惟令之月 惟嘉之辰 司壇宿設 掌史誠陳 敢用明禮 言功上神
鈎陳旦闢 閶闔朝分 旒垂象冕 樂奏山雲 將迴霆策 蹔轉天文
五運周環 四時代序 鱗次玉帛 循迴樽俎 神其降之 介福斯許
皇帝初獻青帝奏雲門辭
甲在日 鳥中星 禮東后 奠蒼靈 樹春旗 命青史 候鴈還
東風起 歌木德 舞震宮 泗濱石 龍門桐 孟之月 陽之天
億斯慶 兆斯年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帝出于震 蒼德於神 其明在日 其位居春 勞以定國 功以施人
言從配祀 近取諸身
皇帝初獻赤帝奏雲門舞
招搖指午樹南宮 日月相會實沈中 離光布政動溫風 純陽之月樂
炎精 赤雀丹書飛送迎 朱絃絳鼓罄虡誠 萬物含養各長生
皇帝獻配帝奏舞
以炎爲政 以火爲宮 位司南陸 享配離壇 三和實俎 百味浮蘭
神其茂豫 天步艱難
皇帝初獻黃帝奏雲門舞
三光儀表正 四氣風雲同 戊己行初曆 黃鍾始變宮 平琮禮內鎮
陰管奏司中 齋壇芝曄曄 清野桂馮馮 夕牢芬六鼎 安歌韻八風
神光乃超忽 佳氣恆葱葱
皇帝初獻配帝舞
四時咸一德 五氣或同論 猶吹鳳凰管 尙對梧桐園 器圜居土厚
位總配神尊 始知今奏樂 還用我雲門
皇帝初獻白帝奏雲門舞
肅靈兌景 承配秋壇 雲高火落 露白蟬寒 帝律登年 金精行令
瑞獸霜輝 祥禽雪映 司藏肅殺 萬保咸宜 厥田上上 收功在斯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金行秋令 白帝朱宣 司正五雉 歌庸九川 執文之德 對越彼天
介以福祉 君子萬年
皇帝初獻黑帝奏雲門舞
北辰爲政玄壇 北陸之祀員官 宿設玄圭浴蘭 坎德陰風御寒
次律將迴窮紀 微陽欲動細泉 管猶調於陰竹 聲未入於春弦
待歸餘於送曆 方履慶於斯年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地始坼 虹始藏 服玄玉 居玄堂 沐蕙氣 浴蘭湯 匏器潔
水泉香 陟配彼 福無疆 君欣欣 此樂康
宗廟歌辭
皇帝入廟門奏皇夏
肅肅清廟 巖巖寢門 歛器防滿 金人戒言 應朄懸鼓 崇牙樹羽
階變升歌 庭紛象舞 閑安象設 緝熙清奠 春鮪初登 新萍先薦

僾然入室 儼乎其位 悽愴履之 非寒之謂
降神奏昭夏。
烝惟祖武 潛慶靈長 龍圖革命 鳳曆歸昌 功移上瑑 德耀中陽
清廟肅肅 猛虡煌煌 曲高大夏 聲和咸唐 牲牷蕩滌 蕭合馨香
和鑾戾止 振鷺來翔 永敷萬國 是則四方
俎入皇帝升階奏皇夏。
年祥辯日 上協龜言 奉酎承列 來庭駿奔 彫禾飾斝 翠羽承樽
敬殫如此 恭惟執燔
皇帝獻皇高祖奏皇夏。
慶緒千重秀 鴻源萬里長 無時猶戢翼 有道故韜光 盛德必有後
仁義終克昌 明星初肇慶 大電久呈祥
皇帝獻皇曾祖德皇帝奏皇夏。
克昌光上烈 基聖穆西藩 崇仁高陟渭 積德被居原 帝圖張往迹
王業茂前構 重芬德陽廟 疊慶壽陵園 言靈光祖武 千年福孝孫
皇帝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奏皇夏。
雄圖屬天造 宏略遇羣飛 風雲猶聽命 龍躍遂乘機 百二當天險
三分拒樂推 函谷風塵散 河陽氛霧晞 濟弱淪風起 扶危頹運歸
地紐崩還正 天樞落更追 原祠乍超忽 畢隴或綿微 終封三尺劍
長卷一戎衣
皇帝獻文宣皇太后奏皇夏。
月靈興慶 沙麓發源 功參禹迹 德贊堯門 言容典禮 褕狄徽章
儀形溫德 令問昭陽 日月不居 歲時晼晚 瑞雲纏心 閟宮惟遠
皇帝獻閔皇帝奏皇夏。
龍圖基代德 天步屬艱難 謳歌還受瑞 揖讓乃登壇 升輿芒刺重
入位據關寒 卷舒雲汎濫 游揚日浸微 出鄭終無反 居桐竟不歸
祀夏今惟舊 尊靈諡更追
皇帝獻明皇帝奏皇夏。
若水逢降君 窮桑屬惟政 丕哉馭帝籙 鬱矣當天命 方定五雲官
先齊八風令 文昌氣似珠 太史河如鏡 南宮學已開 東觀書還聚
文辭金石韵 毫翰風飈豎 清室桂馮馮 齋房芝翮翮 寧思玉管笛
空見靈衣舞
皇帝獻高祖武皇帝奏皇夏。
南河吐雲氣 北斗降星辰 百靈咸仰德 千年一聖人 書成紫微動
律定鳳凰馴 六軍命西土 甲子陳東鄰 戎衣此一定 萬里更無塵
煙雲同五色 日月並重輪 流沙既西靜 蟠木又東臣 凱樂聞朱鴈
鐃歌見白麟 今為六代祀 還得九疑賓
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
禮殫祼獻 樂極休成 長離前掞 宗祀文明 綃酌浮闕 澄醹合鬯
磬折禮容 旋回靈貺 受釐撤俎 飲福移樽 惟光惟烈 文子文孫
皇帝還便坐奏皇夏。
庭闕四始 筵終三薦 顧步階墀 徘徊餘奠 六龍矯首 七萃警途
鼓移行漏 風轉相烏 翼翼從事 綿綿四時 惟神降嘏 永言保之

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及天和六年。武帝罷掖庭四夷樂。其後帝娉皇后於北狄。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

明帝武成二年。正月朔旦。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武帝保定元年。詔罷之。及宣帝即位。而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之伎。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婦人服而歌舞。相隨引入後庭。與宮人觀聽。戲樂過度。遊幸無節焉。武帝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案。每元正大會。列於懸間。與正樂合奏。宣帝時。革前代鼓吹。制為十五曲。第一。改漢朱鷺為玄精季。言魏道陵遲。太祖肇開王業也。第二。改漢思悲翁為征隴西。言太祖起兵。誅侯莫陳悅。掃清隴右也。第三。改漢艾如張為迎魏帝。言武帝西幸。太祖奉迎。宅關中也。第四。

改漢上之回為平寶泰言太祖擁兵討泰悉禽斬也第五改漢擁離為復恆農言太祖攻復陝城關東震肅也第六改漢戰城南為克沙苑言太祖俘斬齊十萬衆於沙苑神武脫身至河單舟走免也第七改漢巫山高為戰河陰言太祖破神武於河上斬其將高敖曹莫多婁貸文也第八改漢上陵為平漢東言太祖命將平隨郡安陸俘馘萬計也第九改漢將進酒為取巴蜀言太祖遣軍平定蜀地也第十改漢有所思為拔江陵言太祖命將禽蕭繹平南土也第十一改漢芳樹為受魏禪言閔帝受終於魏君臨萬國也第十二改漢上邪為宣重光言明帝入承大統載隆皇道也第十三改漢君馬黃為哲皇出言高祖以聖德繼天天下向風也第十四改漢稚子班為平東夏言高祖親率六師破齊禽齊主於青州一舉而定山東也第十五改古聖人出為禽明徹言陳將吳明徹侵軼徐部高祖遣將擒俘其衆也宣帝晨出夜還恆陳鼓吹嘗幸同州自應門至赤岸數十里間鼓樂俱作祈雨仲山還令京城士女於衢巷奏樂以迎之公私頓敝以至於亡

高祖既受命定令宮懸四面各二虡通十二鎛鐘為二十虡虡各一人建鼓四人柷敔各一人歌琴瑟簫筑箏搊箏臥箜篌小琵琶四面各十人在編磬下笙竽長笛橫笛簫篳篥篪塤四面各八人在編鐘下舞各八佾宮懸簨虡金五博山飾以旒蘇樹羽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廟加五色漆畫天神懸內加雷鼓地祇加靈鼓宗廟加路鼓登歌鐘一虡磬一虡各一人歌四人兼琴瑟簫笙竽橫笛篪塤各一人其漆畫及博山旒蘇樹羽與宮懸同登歌人介幘朱連裳烏皮履宮懸及下管人平巾幘朱連裳凱樂人武弁朱褠衣履韈文舞進賢冠絳紗連裳帛內單皁領袖襈烏皮鞮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纛引前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舞武弁朱褠衣烏皮履三十二人執戈龍楯三十二人執戚龜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二人執鐃二人執錞四人執弓矢四人執殳四人執戟四人執矛自旌已下夾引並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

皇帝宮懸及登歌與前同應漆者皆五色漆畫懸內不設鼓

皇太子軒懸去南面設三鎛鐘於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其登歌去兼歌者減二人其簨虡金三博山樂器應漆者皆朱漆之其餘與宮懸同

大鼓小鼓大鸑鼓吹並朱漆畫大鼓加金鐲凱樂及節鼓飾以羽葆其長鳴中鳴橫吹皆五采衣幡緋掌畫交龍五采腳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工人皁地苣文金鉦棡鼓小鼓中鳴吳橫吹工人青地苣文凱樂工人武弁朱褠衣橫吹緋地苣文並為帽褲褶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褲內宮鼓樂服色皆準此

皇太子鐃及節鼓朱漆畫飾以羽葆餘鼓吹並朱漆大鼓小鼓無金鐲長鳴中鳴橫吹五采衣幡緋掌畫蹲獸五采腳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橫吹工人紫帽緋褲褶金鉦棡鼓小鼓鐃鳴工人青帽青褲褶鐃吹工人武弁朱褠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褲

正一品鐃及節鼓朱漆畫飾以羽葆餘鼓吹並朱漆長鳴中鳴橫吹五采衣幡緋掌畫蹲獸五采腳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橫吹工人紫帽赤布褲褶金鉦棡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布褲褶鐃吹工人武弁朱褠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褲三品以上朱漆鐃飾以五采驧哄工人武弁朱褠衣餘同正一品四品鐃及工人衣服同三品餘鼓皆綠沈金鉦棡鼓大鼓工人青帽青布褲褶

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馮梁國舊事考尋古典高祖不從曰梁樂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是時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國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論謗既久音律多乖積年議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邪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將罪之諤奏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高祖意稍解又詔求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樂譯云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恆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

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蔟林鍾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應用南呂爲商乃用太蔟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幷立議正之時邳國公世子蘇夔亦稱明樂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準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曆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蔟爲人始是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衆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案今樂府黃鍾乃以林鍾爲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宮以小呂爲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雅樂黃鍾宮以黃鍾爲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爲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律久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爲之以爲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聞雅爲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己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爲宮曰經文雖道旋相爲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譯唯取黃鍾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簨虡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弘不能精知音律又有識音人萬寶常修洛陽舊曲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之壁翣殷之崇牙懸八用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爲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令各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高祖張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高祖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高祖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

隋書卷十四

隋書卷十四考證

音樂志中盆簝將事○監本盆作瓮宋本作瓫按周禮地官牛人凡祭祀供其牛牲之互盆簝以待事從之

和以鸞刀○按詩經小雅執其鸞刀鸞作鑾

睟容離曜○監本睟訛晬按孟子睟然見於面左思魏都賦魏國先生有睟其容皆作睟字集韻晬音歲生子一歲也

惕厲在年○監本惕訛愓按禮記行容惕惕音敕與怵惕之惕異

願指繩極○監本繩作憴樂府一本作繩　臣映斗按辭意當謂四維八極今從繩

賓入門四箱奏肆夏辭○各本皆作箱已下凡箱字或作廂或作箱互異按儀禮公食大夫禮公許賓升公揖退於箱注箱東至之處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前漢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鼂錯傳錯趨避東箱箱會廂通箱

受圖膺籙○一本籙作騄按後漢書張衡傳于長之騄孋然有第劉勰文心雕龍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注牒亦作騄書板也則籙與騄通

肅州鎮戌○監本戌訛戍按戍音恕說文從人從戈人荷戈以戍戌音恤從戊從一戊土於四方無正位寄位於戌故加一爲戌象土也

隋書卷十四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十

音樂下

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陳太樂令蔡子元
于普明等復居其職由是牛弘奏曰臣聞周有六代之樂至韶武而已秦始皇
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
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於武德蓋猶
古之韶也禮容生於文始矯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孝景帝立追
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弦薦於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
舞更造新歌薦於武帝之廟據此而言遞相因襲縱有改作並宗於韶至明帝
時東平獻王采文德舞為大武之舞薦于光武之廟漢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
平荊州獲杜夔以為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善詠雅歌樂師尹
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於古樂自夔始也文
帝黃初改昭容之樂為昭業樂武德之舞為武頌舞文始之舞為大韶舞五行
之舞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
曰咸熙之舞又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於天地宗廟及臨朝大饗並用之
晉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禮及上壽食舉歌詩張華表曰按漢魏所用
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並繫於舊一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
年荀勖典樂使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
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賀循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樂大寧末阮孚等又
增益之咸和間鳩樂遺逸鄴沒胡後樂人頗復南度東晉因之以具鍾律太元
間破苻丕固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於是金石始備尋其聲懸音調並與
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於長子盡獲苻氏舊樂垂息為魏所敗其鍾律令
李佛等將大樂細伎奔慕容德於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
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永初元年改正德
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
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業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
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為韶舞宣業舞為武德舞據韶為言宣業即是古之
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于梁初猶用凱
容宣業之舞後改為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為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
改聲韻曲折理應常同前克荊州得梁家雅曲今平并州又得陳氏正樂史傳
相承以為合古且觀其曲體用聲有次請修緝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
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
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制曰制禮作樂聖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
議之今宇內初平正化未洽遽有變革我則未暇晉王廣又表請帝乃許之牛
弘遂因鄭譯之舊又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為宮雅樂每宮但一調唯迎氣奏
五調謂之五音縵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為次高祖猶憶妥言注
弘奏下不許作旋宮之樂但作黃鍾一宮而已於是牛弘及秘書丞姚察通直
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曰後周之時以
四聲降神雖采周禮而年代深遠其法久絕不可依用謹案司樂凡樂圜鍾為
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舞雲門以祭天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
徵南呂為羽舞咸池以祭地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圜鍾為羽舞韶以
祀宗廟馬融曰圜鍾應鍾也賈逵鄭玄曰圜鍾夾鍾也鄭玄又云此樂無商聲
祭尚柔剛故不用也干寶云不言商商為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
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先儒解釋既莫知適從然此四聲非
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為樂無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按東觀
書馬防傳太子丞鮑鄴等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
食飲必順于四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官雅
樂獨有黃鍾而食舉樂但有太蔟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可作十二月均各應
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評焉太常上言作
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奏寢今明詔復下臣防以為可須上天之明時因歲首

之嘉月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具遂稱施行起於十月爲迎氣之樂矣又順帝紀云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爲辟雍隸太學隨月律十月作應鍾三月作姑洗元和以來音戾不調修復黃鍾作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縣有黃鍾均食舉太蔟均止有二均不旋相爲宮亦以明矣計從元和至陽嘉二年纔五十歲用而復止驗黃帝聽鳳以制律呂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禮有分樂而祭此聖人制作以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調斯言誣之甚也今梁陳雅曲並用宮聲按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盧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者爲宮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十二辰更相爲宮始自黃鍾終於南呂凡六十也皇侃疏還相爲宮者十一月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以大呂爲宮正月以太蔟爲宮餘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即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宮於夾鍾餘方各以其中律爲宮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宮於夾鍾也又云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宮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大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鄭玄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宮而總四聲則慶雲浮景風翔唯韓詩云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則當聲爲曲今以五引爲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勖論三調爲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爲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數既多故得隸於衆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爲本歷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其奏大抵如此帝並從之故隋代雅樂唯奏黃鍾一宮郊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爲蕤賓之宮者享祀之際肄之竟無覺者弘又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鍾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靜爲體不宜用於鍾弘等採肅統以取正焉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爲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初後周故事懸鍾磬法七正七倍合爲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爲七聲有正有倍而爲十四也長孫紹遠引國語泠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自鶉及駟七位故也既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有七律又引尚書大傳謂之七始其注云謂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歌聲不應此者皆去之然據一均言也宮商角徵羽爲正變宮變徵爲和加倍而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爲架雖取繁會聲不合古又後魏時公孫崇設鍾磬正倍參懸之弘等並以爲非而據周官小胥職懸鍾磬半之爲堵全之爲肆鄭玄曰鍾磬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虡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又引樂緯宮爲君商爲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懸十六又據漢成帝時犍爲水濱得石磬十六枚此皆懸八之義也懸鍾磬法每虡準之懸八用七不取近周之法懸七也又參用儀禮及尚書大傳爲宮懸陳布之法北方北向應鍾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鍾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蔟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鍾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南方北向中呂起東鍾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鍾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其大射則撤北面而加鉦鼓祭天用雷鼓雷鼗祭地用靈鼓靈鼗宗廟用路鼓路鼗各兩設在懸內又準儀禮宮懸四面設鎛鍾十二虡各依辰位又甲景庚壬位各設鍾一虡乙丁辛癸位各陳磬一虡共爲二十虡其宗廟殿庭郊丘社並同樹建鼓于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爲均四箱同作蓋取毛傳詩云四懸皆同之義古者鎛鍾據儀禮擊爲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又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乃無成曲之理依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聲韻克諧每鎛鍾建鼓各一人每鍾磬簨虡各一人歌二人執節一人琴瑟箏筑各一人每鍾虡竽笙簫笛塤篪各一人懸內柷敔各一人柷在東敔在西二舞各八佾樂人皆平巾幘緋褠衣樂器並采周官參之

梁代擇用其尤善者其籩虡皆金五博山飾以崇牙樹羽旒蘇其樂器應漆者
天地之神皆朱漆宗廟及殿庭則五色漆畫晉宋故事箱别各有柷敔既同時
戛之今則不用又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
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
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己爲六代之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
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今既與古
祭法有别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圜丘黃鍾所以宣六
氣也耀魄天神最爲尊極故奏黃鍾以祀之奏太蔟歌應鍾以祭方澤太蔟所
以贊陽出滯崑崙厚載之重故奏太蔟以祀之奏姑洗歌南呂以祀五郊神州
姑洗所以滌絜百物五郊神州天地之次故奏姑洗以祀之奏蕤賓歌函鍾以
祀宗廟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祖宗有國之本故奏蕤賓以祀之奏夷則歌小呂
以祭社稷先農夷則所以詠歌九穀實在秋成故奏夷則以祀之奏無射歌夾
鍾以祭巡狩方嶽無射所以示人軌物觀風望秩故奏無射以祀之同用文武
二舞其圜丘降神六變方澤降神八變宗廟禘祫降神九變皆用昭夏其餘祭
享皆一變又周禮王出奏王夏尸出奏肆夏叔孫通法迎神奏嘉至今亦隨事
立名皇帝入出皆奏皇夏羣官入出皆奏肆夏食舉上壽奏需夏迎送神奏昭
夏薦獻郊廟奏誠夏宴饗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爲八曲古有宮商角徵
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爲五音其聲悉依宮商不使差越唯迎氣於
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爲十三曲并內宮所奏天高
地厚二曲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歌法準禮郊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
大戴云清廟之歌懸一磬而尚拊搏又在漢代獨登歌者不以絲竹亂人聲近
代以來有登歌五人别升於上絲竹一部進處階前此蓋尚書戛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之義也梁武樂論以爲登歌者頌祖宗功業檢禮記乃非
元日所奏者三朝大慶百辟俱陳升工籍殿以詠祖考君臣相對便須涕洟以
此說非通還以嘉慶用之後周登歌備鍾磬琴瑟階上設笙管今遂因之合於
儀禮荷瑟升歌及笙入立於階下間歌合樂是燕飲之事矣登歌法十有四人
鍾東磬西工各一人琴瑟箏筑各一人并歌者三人執節七人並坐階上笙竽
簫笛塤篪各一人並立階下悉進賢冠絳公服斟酌古今參而用之祀神宴會
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於階壇之上若冊拜王公設宮懸不用登歌釋奠則
唯用登歌而不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
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鮑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
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作十二月均感天和氣此則殿庭月調之義也祭祀既已
分樂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正月懸太蔟之均乃至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欲
感君人情性允協陰陽之序也又文舞六十四人並黑介幘冠進賢冠絳紗連
裳內單皁褾領襈裾革帶烏皮履十六人執翿十六人執帗十六人執旄十六
人執羽左手皆執籥二人執纛引前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舞六十四人
並服武弁朱褠衣革帶烏皮履左執朱干右執大戚依朱干玉戚之文二人執
旌居前二人執鞉二人執鐸金錞二四人輿二人作二人執鐃次之二人執相
在左二人執雅在右各工一人作自旌以下夾引並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
周官所謂以金錞和鼓金鐲節鼓金鐃止鼓金鐸通鼓也又依樂記象德擬功
初來就位總干而山立思君道之難也發揚蹈厲威而不殘也舞亂皆坐四海
咸安也武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東三成而平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
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闡太平高祖曰不須象功德直象事可也然竟用之近
代舞出入皆作樂謂之階步咸用肆夏今亦依定即周官所謂樂出入奏鍾鼓
也又魏晉故事有矛俞弩俞及朱儒導引今據尚書直云干羽禮文稱羽籥干
戚今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其矛俞弩俞等蓋漢高祖自漢中歸巴俞之兵
執仗而舞也既非正典悉罷不用十四年三月樂定秘書監奇章縣公牛弘秘
書丞北絳郡公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虞部侍郎許善心兼內史舍人虞世基儀
同三司東宮學士饒陽伯劉臻等奏曰臣聞蕢桴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
自易經邃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
缺爰至漢興始加鳩採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

於故實采嘉之後九服崩離燕石苻姚遞據華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無復微管之功前言往式於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與內原隔絕三百年於茲矣伏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於是并撰歌辭三十首詔並令施用見行者皆停之其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者並加禁約務存其本先是高祖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史省盧思道等列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盃曲送神禮畢五言象行天曲至是弘等但改其聲合於鍾律而辭經勑定不敢易之至仁壽元年煬帝初為皇太子從饗于太廟聞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廟歌辭文多浮麗不足以述宣功德請更議定於是制詔吏部尚書奇章公弘開府儀同三司領太子洗馬柳顧言秘書丞攝太常少卿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創製雅樂歌辭其祠圓丘皇帝入至版位定奏昭夏之樂以降天神升壇奏皇夏之樂受玉帛登歌奏昭夏之樂皇帝降南陛詣罍洗洗爵訖升壇並奏皇夏初升壇俎入奏昭夏之樂皇帝初獻奏誠夏之樂皇帝既獻作文舞之舞皇帝飲福酒作需夏之樂皇帝反爵於坫還本位奏皇夏之樂武舞出作肆夏之樂送神作昭夏之樂就燎位還大次並奏皇夏

圓丘降神奏昭夏辭

肅祭典　協良辰　具嘉薦　俟皇臻　禮方成　樂已變　感靈心
迴天睠　闢華闕　下乾宮　乘精氣　御祥風　望燎火　通田燭
膺介圭　受瓚玉　神之臨　慶陰陽　煙衢洞　宸路深　善既福
德斯輔　流鴻祚　徧區寓

皇帝升壇奏皇夏辭

於穆我君　昭明有融　道濟區域　功格玄穹　百神警衛　萬國承風
仁深德厚　信洽義豐　明發思政　勤憂在躬　鴻基惟永　福祚長隆

登歌辭

德深禮大　道高饗穆　就陽斯恭　陟配惟肅　血膋升氣　冕裘標服
誠感清玄　信陳史祝　祇承靈貺　載膺多福

皇帝初獻奏誠夏辭

肇禋崇祀　大報尊靈　因高盡敬　掃地推誠　六宗隨兆　五緯陪營
雲和發韻　孤竹揚清　我粢既絜　我酌惟明　元神是鑒　百祿來成

皇帝既獻奏文舞辭

皇矣上帝　受命自天　睿圖作極　文教遐宣　四方監觀　萬品陶甄
有苗斯格　無得稱焉　天地之經　和樂具舉　休徵咸萃　要荒式序
正位履端　秋霜春雨

皇帝飲福酒奏需夏辭

禮以恭事　薦以饗時　載清玄酒　備絜薌萁　迴旒分爵　思媚軒墀
惠均撤俎　祥降受釐　十倫以具　百福斯滋　克昌厥德　永祚鴻基

武舞辭

御曆膺期　乘乾表則　成功戡亂　順時經國　兵暢五材　武弘七德
憬彼遐裔　化行充塞　三道備舉　二儀交泰　情發自中　義均莫大
祀敬恭肅　鍾鼓繁會　萬國斯歡　兆人斯賴　享茲介福　康哉元首
惠我無疆　天長地久

送神奏昭夏辭

享序洽　祀禮施　神之駕　嚴將馳　奔精驅　長離耀　牲煙達
潔誠照　騰日馭　鼓電鞭　辭下土　升上玄　瞻寥廓　杳無際
澹群心　留餘惠

皇帝就燎還大次並奏皇夏辭同上

五郊歌辭五首　迎送神登歌與圓丘同

青帝歌辭奏角音

震宮初動　木德惟仁　龍精戒旦　鳥曆司春　陽光煦物　溫風先導

嚴處載驚　齋田已冒　犧牲豐潔　金石和聲　懷柔備禮　明德惟馨

赤帝歌辭奏徵音

長嬴開序　炎上爲德　執禮司萌　持衡御國　重離得位　芒種在時

含櫻薦實　木槿垂蕤　慶賞既行　高明可處　順時立祭　事昭福舉

黄帝歌辭奏宮音

爰稼作土　順位稱坤　孕金成德　履艮爲尊　黄本內色　宮實聲始

萬物資生　四時咸紀　靈壇汎掃　盛樂高張　威儀孔備　福履無疆

白帝歌辭奏商音

西成肇節　盛德在秋　三農稍已　九穀行收　金氣肅殺　商威飂戾

嚴風鼓莖　繁霜隕蔕　厲兵詰暴　勑法慎刑　神明降嘏　國步惟寧

黑帝歌辭奏羽音

玄英啓候　冥陵初起　虹藏於天　雉化於水　嚴關重閉　星迴日窮

黄鍾動律　廣莫生風　玄樽示本　天產惟質　恩覃外區　福流景室

感帝奏誠夏辭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禘祖垂典　郊天有章　以春之孟　於國之陽　繭栗惟誠　陶匏斯尚

人神接禮　明幽交暢　火靈降祚　火曆載隆　烝哉帝道　赫矣皇風

雩祭奏誠夏辭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朱明啓候　時載陽　肅若舊典　延五方　嘉薦以陳　盛樂奏

氣序和　平資靈祐　公田既雨　私亦濡　人殷俗富　政化敷

蜡祭奏誠夏辭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四方有祀　八蜡酬功　收藏既畢　榛葛送終　使之必報　祭之斯索

三時告勞　一日爲澤　神祇必來　鱗羽咸致　惟義之盡　惟仁之至

年成物阜　罷役息人　皇恩已洽　靈慶無垠

朝日夕月歌詩二首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朝日奏誠夏辭

扶木上朝暾　嵫山沉暮景　寒來遊晷促　暑至馳輝永　時和合璧耀

俗泰重輪明　執圭盡昭事　服冕罄虔誠

夕月奏誠夏辭

澄輝燭地域　流耀鏡天儀　曆草隨弦長　珠胎逐望虧　成形表蟾兔

竊藥資王母　西郊禮既成　幽壇福惟厚

方丘歌辭四首　唯此四者異，餘並同圜丘

迎神奏昭夏辭

柔功暢　陰德昭　陳瘞典　盛玄郊　篚幕清　豐犧覆　皇情虔

具寮肅　笙頌合　鼓鼗會　出桂旗　屯孔蓋　敬如在　肅有承

神胥樂　慶福膺

奠玉帛登歌

道惟生育　器乃包藏　報功稱範　殷薦有常　六瑚已饋　五齊流香

貴誠尚質　敬洽義彰　神祚惟永　帝業增昌

皇地祇歌辭奏誠夏辭

厚載垂德　崑丘主神　陰壇吉禮　北至良辰　鑒水呈絜　牲栗表純

樽壺夕視　幣玉朝陳　羣望咸秩　精靈畢臻　祚流於國　祉被於人

送神歌辭奏昭夏辭

奠既徹　獻已周　竦靈駕　逝遠遊　洞四極　帀九縣　慶方流

祉恆遍　埋玉氣　椿牲芬　晰神理　顯國文

神州奏誠夏辭　迎送神登歌與方丘同

四海之內　一和之壤　地曰神州　物類生長　咸池既降　泰折斯饗

牲牷尚黑　珪玉實兩　九寓載寧　神功克廣

社稷歌辭四首　迎送神登歌與方丘同

春祈社奏誠夏辭

厚地開靈　方壇崇祀　達以風露　樹之松梓　勾萌既甲　芟柞伊始

恭祈粢盛　載膺休祉

春祈稷奏誠夏辭

粒食興教　播厥有先　尊神致絜　報本惟虔　瞻榆束耒　望杏開田
方憑戩福　佇詠豐年

秋報社奏誠夏辭

北墉申禮　單出表誠　豐犧入薦　華樂在庭　原隰既平　泉流又清
如雲已望　高廩斯盈

秋報稷奏誠夏辭

人天務急　農亦勤止　或蕓或蔉　惟穈惟芑　涼風戒時　歲云秋矣
物成則報　功施必祀

先農奏誠夏辭。迎送神與方丘同。

農祥晨晰　土膏初起　春原俶載　青壇致祀　斂蹕長阡　迴旌外壝
房俎飾薦　山罍沈滓　親事朱紘　躬持黛耜　恭神務穡　受釐降祉

先聖先師奏誠夏辭

經國立訓　學重教先　三墳肇冊　五典留篇　開鑿理著　陶鑄功宣
東膠西序　春誦夏弦　芳塵載仰　祀典無騫

太廟歌辭

迎神歌辭

務本興教　尊神體國　霜露感心　享祀陳則　官聯式序　奔走在庭
几筵結慕　祼獻惟誠　嘉樂載合　神其降止　永言保之　錫以繁祉

登歌辭

孝熙嚴祖　師象敬宗　惟皇肅事　有來雝雝　雕梁霞複　繡栱雲重
觀德自感　奉璋伊恭。彝斝盡飾　羽綴有容　升歌發藻　景福來從

俎入歌辭　郊丘社廟同

祭本用初　祀由功舉　駿奔咸會　供神有序　明酌盈樽　豐犧實俎
幽金既薦　繢錯維旅　享由明德　香非稷黍　載流嘉慶　克固鴻緒

皇高祖太原府君神室歌辭

締基發祥　肇源興慶　邇仁邇哲　克明克令　膺寶圖圖　善流人詠
開我皇業　七百同盛

皇曾祖康王神室歌辭

皇條傑茂　帝系靈長　豐功疊軌　厚利重光　福由善積　代以德彰
嚴恭盡禮　永錫無疆

皇祖獻王神室歌辭

咸才必達　丕基增舊　涉渭同符　遷邠等構　弘風邁德　義高道富
神鑒孔昭　王猷克懋

皇考太祖武元皇帝神室歌辭

深仁冥著　至道潛敷　皇矣太祖　耀名天衢　翦商隆祚　奄宅隋區
有命既集　誕開靈符

飲福酒歌辭　郊丘社廟同

神道正直　祀事有融　肅雝備禮　莊敬在躬　羞㸑已具　奠酹將終
降祥惟永　受福無窮

送神歌辭

饗禮具　利事成　佇旒冕　肅簪纓　金奏終　玉俎撤　熙孝敬
窮嚴絜　人祇分　哀樂半　降景福　憑幽贊

元會皇帝出入殿庭奏皇夏辭。郊丘社廟同

深哉皇度　粹矣天儀　司陛整蹕　式道先馳　八屯霧擁　七萃雲披
退揚進揖　步矩行規　勾陳乍轉　華蓋徐移　羽旗照耀　珪組陸離
居高念下　處安思危　照臨有度　紀律無虧

皇太子出入奏肆夏辭

惟熙帝載　式固王猷　體乾建本　是曰孟侯　馳道美漢　寢門稱周
德心既廣　道業惟優　傳保斯導　賢才與遊　瑜玉發響　畫輪停輈
皇基方峻　七鬯恆休

食舉歌辭八首

燔黍設教禮之始　五味相資火為紀　平心和德在甘旨

牢羞既陳鐘石俟　以斯而御揚盛軌
養身必敬禮食昭　時和歲阜庶物饒　鹽梅既濟鼎鉉調
特以膚腊加臐膮　威儀濟濟懋皇朝
饗人進羞樂侑作　川潛之膾雲飛臛　甘酸有宜芬勺藥
金敦玉豆盛交錯　御鼓既聲安以樂
玉食惟后膳必珍　芳菰既絜重秬新　是能安體又調神
荊包畢至海貢陳　用之有節德無堙
嘉羞入饋猶化謐　沃土名滋帝臺實　陽華之菜雕陵栗
鼎俎芬芳豆籩溢　通幽致遠車書一
道高物備食多方　山膚既善水豢良　桓蒲在位簨業張
加籩折俎爛成行　恩風下濟道化光
禮以安國仁爲政　具物必陳饗牢盛　罝罘斤斧順時令
懷生熙熙皆得性　於茲宴喜流嘉慶
皇道四達禮樂成　臨朝日舉表時平　甘芳既飫醑以清
揚休玉巵正性情　隆我帝載永明明

上壽歌辭

俗已乂　時又良　朝玉帛　會衣裳　基同北辰久　壽共南山長
黎元鼓腹樂未央

宴羣臣登歌辭

皇明馭歷　仁深海縣　載擇良辰　式陳高宴　顒顒卿士　昂昂侯甸
車旗煜爚　衣纓蔥蒨　樂正展懸　司宮飾殿　三揖稱禮　九賓爲傳
圓鼎臨碑　方壺在面　鹿鳴成曲　嘉魚入薦　筐篚相輝　獻酬交徧
飲和飽德　恩風長扇

文舞歌辭

天眷有屬　后德惟明　君臨萬寓　昭事百靈　濯以江漢　樹之風聲
僉地必歸　窮天皆至　六戎仰朔　八蠻請吏　煙雲獻彩　龜龍表異
緝和禮樂　燮理陰陽　功由舞見　德以歌彰　兩儀同大　日月齊光

武舞歌辭

惟皇御寓　惟帝乘乾　五材並用　七德兼宣　平暴夷險　拯溺救燔
九域載安　兆庶斯賴　續地之厚　補天之大　聲隆有截　化覃無外
鼓鍾既奮　干戚攸陳　功高德重　政謐化淳　鴻休永播　久而彌新

大射登歌辭

道謐金科照　時乂玉條明　優賢饗禮洽　選德射儀成　鑾旗鬱雲動
寶軑儼天行　巾車整三乏　司裘飾五正　鳴球響高殿　華鐘震廣庭
烏號傳昔美　淇衛著前名　揖讓皆時傑　升降盡朝英　附枝觀體定
杯水覩心平　豐觚既來去　燔炙復從橫　欣看禮樂盛　喜遇黃河清

凱樂歌辭三首

述帝德

於穆我后　睿哲欽明　膺天之命　載育羣生　開元創曆　邁德垂聲
朝宗萬寓　祇事百靈　煥乎皇道　昭哉帝則　惠政滂流　仁風四塞
淮海未賓　江湖背德　運籌必勝　濯征斯克　八荒霧卷　四表雲褰
雄圖盛略　邁後光前　寰區已泰　福祚方延　長歌凱樂　天子萬年

述諸軍用命

帝德遠覃　天維宏布　功高雲天　聲隆韶護　惟彼海隅　未從王度
皇赫斯怒　元戎啓路　桓桓猛將　赳赳英謨　攻如燎髮　戰似摧枯
救茲塗炭　克彼妖逋　塵清兩越　氣靜三吳　鯨鯢已夷　封疆載闢
班馬蕭蕭　歸旌奕奕　雲臺表効　司勳紀績　業並山河　道固金石

述天下太平

阪泉軒德　丹浦堯勳　始實以武　終乃以文　嘉樂聖主　大哉爲君
出師命將　廓定重氛　書軌既并　干戈是戢　弘風設教　政成人立
禮樂聿興　衣裳載緝　風雲自美　嘉祥爰集　皇皇聖政　穆穆神猷
牢籠虞夏　度越姬劉　日月比曜　天地同休　永清四海　長帝九州

皇后房內歌辭

至順垂典 正內弘風 母儀萬國 訓範六宮 求賢啓化 進善宣功
家邦載序 道業斯融

大業元年煬帝又詔脩高廟樂曰古先哲王經國成務莫不因人心而制禮則天明而作樂昔漢氏諸廟別所樂亦不同至於光武之後始立共堂之制魏文承運初營廟寢太祖一室獨爲別宮自茲之後兵車交爭制作規模日不暇給伏惟高祖文皇帝功侔造物道濟生靈享薦宜殊樂舞須別今若月祭時饗既與諸祖共庭至於舞功獨於一室交違禮意未合人情其詳議以聞有司未及陳奏帝又以禮樂之事總付祕書監柳顧言少府副監何稠著作郎諸葛潁祕書郎袁慶隆等增多開皇樂器大益樂員郊廟樂懸並令新製顧言等後親帝復難於改作其議竟寢諸郊廟歌辭亦並依舊制唯新造高祖廟歌九首今亡又遣祕書省學士定殿前樂工歌十四首終大業世每舉用焉帝又詔博訪知鍾律歌管者皆追之時有曹士立裴文通唐羅漢常寶金等雖知操弄雅鄭莫分然總付太常詳令刪定議修一百四曲其五曲在宮調黃鍾也一曲應調大呂也二十五曲商調太蔟也一十四曲角調姑洗也一十三曲變徵調蕤賓也八曲徵調林鍾也二十五曲羽調南呂也一十三曲變宮調應鍾也其曲大抵以詩爲本參以古調漸欲播之弦歌被之金石仍屬戎車不遑刊正禮樂之事竟無成功焉自漢至梁陳樂工其大數不相踰越及周并齊隋并陳各得其樂工多爲編戶至六年帝乃大括魏齊周陳樂人子弟悉配太常並於關中爲坊置之其數益多前代顧言等又奏仙都宮內四時祭享還用太廟之樂歌功論德別製其辭七廟同院樂依舊式又造饗宴殿庭宮懸樂器布陳簨簴大抵同前而於四隅各加二建鼓三案又設十二鎛鐘別鐘磬二架各依辰位爲調合三十六架至於音律節奏皆依雅曲意在演令繁會自梁武帝之始也開皇時廢不用至是又復爲高祖時宮懸樂器唯有一部殿庭饗宴用之平陳所獲又有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至是並於樂府藏而不用更造三部五郊二十架工一百四十三人廟庭二十架工一百五十人饗宴二十架工一百七人舞郎各二等並一百三十二人顧言又增房內樂益其鍾磬奏議曰房內樂者主爲王后弦歌諷誦而事君子故以房室爲名燕禮鄉飲酒禮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文王之風由近及遠鄉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鍾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鍾磬鄭玄曰燕樂房內樂也所謂陰聲金石備矣以此而論房內之樂非獨弦歌必有鍾磬也內宰職云正后服位詔其禮樂之儀鄭玄云薦撤之禮當與樂相應薦撤之言雖施祭祀其入出賓客理亦宜同請以歌鍾歌磬各設二簴土革絲竹並副之并升歌下管總名房內之樂女奴肄習朝燕用之制曰可於是內宮懸二十簴其鎛鍾十二皆以大磬充去建鼓餘飾並與殿庭同皇太子軒懸去南面設三鎛鍾於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編鍾三簴編磬三簴共三鎛鍾爲九簴其登歌減者二人簨簴金三博山樂器應漆者朱漆之其二舞用六佾其雅樂鼓吹多依開皇之故

雅樂合二十器今列之如左

金之屬二一曰鎛鐘每鐘懸一簨簴各應律呂之音卽黃帝所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者也二曰編鐘小鐘也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懸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鐘懸於一簨簴

石之屬一曰磬用玉若石爲之懸如編鍾之法

絲之屬四一曰琴神農制爲五弦周文王加二弦爲七者也二曰瑟二十七弦伏羲所作者也三曰筑十二弦四曰箏十三弦所謂秦聲蒙恬所作者也

竹之屬三一曰簫十六管長二尺舜所造者也二曰篪長尺四寸八孔蘇公所作者也三曰笛凡十二孔漢武帝時丘仲所作者也京房備五音有七孔以應七聲黃鍾之笛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其餘亦上下相次以爲長短

匏之屬二一曰笙二曰竽並女媧之所作也笙列管十九於匏內施簧而吹之竽大三十六管

土之屬一曰壎六孔暴辛公之所作者也

革之屬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之楹鼓周人懸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植而貫之謂之建鼓蓋殷所作也又棲翔鷺於其上不

知何代所加或曰鵠也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鷺鼓精也越王勾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鷺噪鼓而飛入雲或曰皆非也詩云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未知孰是靈鼓靈鞉並八面雷鼓雷鞉六面路鼓路鞉四面鼓以桴擊鞉貫其中而手搖之又有節鼓不知誰所造也

木之屬二一曰柷如桶方二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動之令左右擊以節樂二曰敔如伏獸背有二十七鉏鋙以竹長尺橫櫟之以止樂焉

簨簴所以懸鐘磬橫曰簨飾以鱗屬植曰簴飾以贏及羽屬簨加木板於上謂之業殷人刻其上爲崇牙以挂懸周人畫繒爲翣戴之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簴之角近代又加金博山於簨上垂流蘇以合采羽五代相因同用之

始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其後牛弘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與新伎並陳因稱四舞按漢魏以來並施於宴饗鞞舞漢巴渝舞也至章帝造鞞舞辭云關東有賢女魏明代漢曲云明明魏皇帝鐸舞傳玄代魏辭云振鐸鳴金成公綏賦云鞞鐸舞庭八音並陳是也拂舞者沈約宋志云吳舞吳人思晉化其辭本云白符鳩是也巾舞者公莫舞也伏滔云項莊因舞欲劒高祖項伯紆長袖以扞其鋒魏晉傳爲舞焉檢此雖非正樂亦前代舊聲故梁武報沈約云鞞鐸巾拂古之遺風楊泓云此舞本二八人桓玄即眞爲八佾後因而不改齊人王僧虔已論其事平陳所得者猶充八佾於懸內繼二舞後作之爲失斯大檢四舞由來其實已久請並在宴會與雜伎同設於西涼前奏之帝曰其聲音節奏及舞悉宜依舊惟舞人不須捉鞞拂等及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樂器工依創造既成大備於茲矣清樂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來舊曲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始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爲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其歌曲有陽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其樂器有鐘磬琴瑟擊琴琵琶箜篌筑箏節鼓笙笛簫篪塤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五人

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爲之號爲秦漢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於胡戎胡戎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器聲調悉與書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樂解曲有萬世豐舞曲有于寘佛曲其樂器有鐘磬彈箏搊箏臥箜篌豎箜篌琵琶五絃笙簫大篳篥小篳篥橫笛腰鼓齊鼓擔鼓銅拔貝等十九種爲一部工二十七人

龜茲者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閈時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弦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衒公王之間舉時爭相慕尙高祖病之謂羣臣曰聞公等皆好新變所奏無復正聲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國化成人風勿謂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風俗矣存亡善惡莫不繫之樂感人深事資和雅公等對親賓宴飲宜奏正聲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也帝雖有此勑而竟不能救焉煬帝不解音律略不關懷後大製豔篇辭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剏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鬭雞子鬭百草汎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無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書彈曲多即能造曲此理之然也因語明達云齊氏偏隅曹妙達猶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貴汝宜自修謹六年高昌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焉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鹽其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簫篳篥毛員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拔貝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

天竺者起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四譯來貢男伎天竺即其樂焉歌曲有沙石
疆舞曲有天曲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銅鼓毛員鼓都曇鼓銅拔貝等
九種為一部工十二人

康國起自周代帝娉北狄為后得其所獲西戎伎因其聲歌曲有戢殿農和正
舞曲有賀蘭鉢鼻始末奚波地農惠鉢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樂器有笛正
鼓加鼓銅拔等四種為一部工七人

疏勒安國高麗並起自後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後漸繁會其聲以別
於太樂疏勒歌曲有亢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曲有鹽曲樂器有豎箜篌琵
琶五弦笛簫篳篥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等十種為一部工十二人

安國歌曲有附薩單時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樂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
簫篳篥雙篳篥正鼓和鼓銅拔等十種為一部工十二人

高麗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樂器有彈箏臥箜篌豎箜篌琵琶五弦笛笙
簫小篳篥桃皮篳篥腰鼓齊鼓擔鼓貝等十四種為一部工十八人

禮畢者本出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為其面執翳以舞象其
容取其謚以號之謂之為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為名其行
曲有單交路舞曲有散花樂器有笛笙簫篪鈴槃鞞腰鼓等七種三懸為一部
工二十二人

始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朱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
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周時鄭譯有寵於宣帝奏徵齊散樂人並會京師為之
蓋秦角抵之流者也開皇初並放遣之及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
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先
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鼇水人蟲魚徧覆于地又有大鯨魚
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
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為夏育扛鼎取車輪
石臼大甕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透而換易
之又有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
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里列為戲
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綵其歌舞
者多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毦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衣服而兩
京繒錦為之中虛三年駕幸榆林突厥啓民朝于行宮帝又設以示之六年諸
夷大獻方物突厥啓民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
凡有奇伎無不總萃崇侈器翫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鉅
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
彈弦擫管以上一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
年以為常焉

故事天子有事於太廟備法駕陳羽葆以入于次禮畢升車而鼓吹並作開皇
十七年詔曰昔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
享宗廟瞻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茲日而禮畢升路鼓吹發音還入宮門金石
振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理實未允宜改茲往式用弘禮教自
今以後享廟日不須設鼓吹殿庭勿設樂懸在廟內及諸祭並依舊其王公已
下祭私廟日不得作音樂至大業中煬帝制宴饗設鼓吹依梁為十二案案別
有錞于鉦鐸軍樂鼓吹等一部案下皆熊羆貙豹騰倚承之以象百獸之舞其
大駕鼓吹並朱漆畫大駕鼓吹小鼓加金鐲羽葆鼓鐃鼓節鼓皆五采重蓋其
羽葆鼓仍飾以羽葆長鳴中鳴大小橫吹五采衣幡緋掌畫交龍五采腳大角
幡亦如之大鼓長鳴大橫吹節鼓及橫吹後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等工人服
皆緋地苣文為袍袴及帽金鉦棡鼓其鉦鼓皆加八角紫繖小鼓中鳴小橫吹
及橫吹後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等工人服並青地苣文袍袴及帽羽葆鼓鐃
及歌簫笳工人服並武弁朱褠衣革帶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其
鼓吹督帥服與大角同以下準督帥服亦如之

棡鼓一曲十二變與金鉦同夜警用一曲俱盡次奏大鼓大鼓一十五曲供大駕
一十二曲供皇太子一十曲供王公等小鼓九曲供大駕三曲供皇太子及王
公等長鳴色角一百二十具供大駕三十六具供皇太子十八具供王公等

次鳴色角一百二十具供大駕十二具供皇太子一十具供王公等
大角第一曲起捉馬第二曲被馬第三曲騎馬第四曲行第五曲入陣第六曲收軍第七曲下營皆以三通爲一曲其辭並本之鮮卑
鐃鼓十二曲供大駕六曲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等其樂器有鼓并歌簫笳
大横吹二十九曲供大駕九曲供皇太子七曲供王公其樂器有角節鼓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小横吹十二曲供大駕夜警則十二曲俱用其樂器有角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

隋書卷十五

隋書卷十五考證

音樂志下干寶○監本干作于按晉書干寶系出潁川宋大夫干犨之後漢末有干吉

朱儒導引○按左傳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禮記及優侏儒獶雜子女朱當作侏

惟基惟芑○按詩經大雅作惟穈惟芑

親事朱紱○各本紱俱訛韍按禮記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紱躬秉耒從改紱

涉渭同特○監本渭訛魏樂府本作渭按詩經大雅涉渭爲亂取厲取鍛傳正絕流曰亂

隋書卷十五考證

隋書卷十六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律曆志第十一

律曆上

自夫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司牧以君臨懸政教而成務莫不擬乾坤之大象稟中和以建極撰影響之曲隨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範圍百度財成萬品昔者淳古葦籥創覩人籟之源女媧笙簧仍昭鳳律之首後聖廣業稽古彌崇伶倫含少乃擅比竹之工虞舜昭華方傳刻玉之美是以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此皆候金常而列管憑璿璣以運鈞統三極之元紀七衡之轡可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考得失徵成敗者也粵在夏商無聞改作其於周禮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景王鑄鐘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夫律者所以立鈞出度鈞有五則權衡規矩準繩咸備故詩曰尹氏太師執國之鈞天子是禆俾衆不迷是也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軌則一稟於六律為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寖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班固因志之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司馬紹統採而續之炎歷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音律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勖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勖子藩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終于恭安竟不能備宋錢樂之衍京房六十律更增為三百六十梁博士沈重述其名數後魏周齊時有論者今依班志編錄五代聲律度量以志于篇云

漢志言律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衡權自魏晉已降代有沿革今列其增損之要云

備數

五數者一十百千萬也傳曰物生而後有象滋而後有數是以言律者云數起於建子黃鐘之律始一而每辰三之歷九辰至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而五數備成以為律法又參之終亥凡歷十二辰得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辰數該矣以為律積以成法除該積得九寸即黃鐘宮律之長也此則數因律起律以數成故可歷管萬事綜覈氣象其算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策三廉積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觚方皆經十二天地之大數也是故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一十百千萬所同由也律度量衡歷率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之以度則不失毫釐物有多少受之以器則不失圭撮量有輕重平之以權衡則不失黍絫聲有清濁協之以律呂則不失宮商三光運行紀以曆數則不差晷刻事物糅見御之以率則不乖其本故隱幽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夫所謂率者有九流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齊同以通之今有以貫之則算數之方盡於斯矣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法以圓徑一億為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冪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為綴術學官莫能究其深奧是故廢而不理

和聲

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以為黃鐘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別十二律比雌雄之聲以分律呂上下相生因黃鐘為始虞書云

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夏禹受命以聲爲律以身爲度周禮樂器以十二律爲之度數司馬遷律書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之一太蔟長七寸七分二林鍾長五寸七分三應鍾長四寸三分二此樂之三始十二律之本末也班固司馬彪律志黃鍾長九寸聲最濁太蔟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強聲最清鄭玄禮月令注蔡邕月令章句及杜夔荀勖等所論雖尺有增損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漢志京房又以隔八相生一始自黃鍾終於中呂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更增四十八律以爲六十其依行在辰上生包育隔九編於冬至之後分爲遲內其數遂減應鍾之清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爲三百律終於安運長四寸四分有奇總合舊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宮徵旋韻各以次從何承天立法制議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謬爲六十承天更設新率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黃鍾長九寸太蔟長八寸二釐林鍾長六寸一釐應鍾長四寸七分九釐強其中呂上生所益之分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復十二辰參之數梁初因晉宋及齊無所改制其後武帝作鍾律緯論前代得失其略云案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曆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爲乖鄭玄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義陰陽相逐生者止是升陽其降陽復將何寄就筮數而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迺執象數以配真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案京房六十準依法推迺自無差但律呂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不例也而分焉上生乃復遲內上生或變或變仍復上生分居此二不例也房妙盡陰陽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是傳者不習比勅詳求莫能辨正聊以餘日試推其旨參校舊器及古夾鍾玉律更制新尺以證分毫制爲四器名之爲通四器絃間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黃鍾之絃二百七十絲長九尺以次三分損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絃絲數及絃長各以律本所建之月五行生王終始之音相次之理爲其名義名之爲通通施三絃傳推月氣悉無差舛即以夾鍾玉律命之則還相中又制爲十二笛以寫通聲其夾鍾笛十二調以飲玉律又不差異山謙之記云殿前三鍾悉是周景王所鑄無射也遣樂官以今無射新笛飲不相中以夷則笛飲則聲韻合和端門外鍾亦案其銘題定皆夷則其西廂一鍾天監中移度東以今笛飲乃中南呂驗其鐫刻乃是太蔟則下今笛二調重勅太樂丞斯宣達令更推校鍾定有鑿處表裏皆然借訪舊識迺是宋泰始中使張永鑿之去銅既多故其調啤下以推求鍾律便可得而見也宋武平中原使將軍陳傾致三鍾小大中各一則今之太極殿前二鍾端門外一鍾是也案西鍾銘則云清廟撞鍾秦無清廟此周制明矣又一銘云太蔟鍾徵則林鍾宮所施也京房推用似有由也檢題既無秦漢年代直云夷則太蔟則非秦漢明矣古人性質故作僮僕字則題而言彌驗非近且夫驗聲改政則五音六律非可差舛工守其音儒執其文歷年永久隔而不通無論樂奏求之多缺假使具存亦不可用周頌漢歌各敘功德豈容復施後王以濫名實今率詳論以言所見并詔百司以求厥中未及改制遇侯景亂陳氏制度亦無改作西魏廢帝元年周文攝政又詔尚書蘇綽詳正音律綽時得宋尺以定諸管草創未就會閔帝受禪政由冢宰方有齊寇事竟不行後掘太倉得古玉斗按以造律及衡其事又多湮沒至開皇初詔太常牛弘議定律呂於是博徵學者序論其法又未能決遇平江右得陳氏律管十有二枚並以付弘遣曉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爽及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作律譜時爽年老以白衣見高祖授淮州刺史辭不赴官因遣協律郎祖孝孫就其受法弘又取此管吹而定聲既天下一統異代器物皆集樂府曉音律者頗議考覈以定鍾律更造樂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滔滔和雅令人舒緩然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滅故五行用火尺其事火重用金尺則兵用木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呂合調天下和

平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今此樂聲是用水尺江東尺短於土長於水俗間不知者見玉作名為玉尺見鐵作名為鐵尺詔施用水尺律樂其前代金石並鑄毀之以息物議至仁壽四年劉焯上啓於東宮論張冑玄曆兼論律呂其大旨曰樂主於音音定於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諧度律均鐘於是乎在但律終小呂數復黃鐘舊計未精終不復始故漢代京房妄為六十而宋代錢樂之更為三百六十考禮詮次豈有得然化未移風將恐由此匪直長短失於其差亦自管圍乖於其數又尺寸意定莫能詳考既亂管絃亦乖度量焯皆校定庶有明發其黃鐘管六十三為實以次每律減三分以七為寸法約之得黃鐘長九寸太蔟長八寸一分四釐林鐘長六寸應鐘長四寸二分八釐七分之四其年高祖崩煬帝初登未遑改作事遂寢廢其書亦亡大業二年乃詔改用梁表律調鍾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為合古其制度文議幷毛爽舊律並在江都淪喪

律管圍容黍

漢志云黃鐘圍九分林鐘圍六分太蔟圍八分續志及鄭玄並云十二律空皆徑三分圍九分後魏安豐王依班固志林鐘空圍六分及太蔟空圍八分作律吹之不合黃鐘商徵之聲皆空圍九分乃與均鐘器合開皇九年平陳後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參考古律度各依時代制其黃鐘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度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圍徑長短與度而差故容黍不同今列其數云

晉前尺黃鐘容黍八百八粒

梁法尺黃鐘容八百二十八

梁表尺黃鐘三其一容九百二十五其一容九百一十其一容一千一百二十

漢官尺黃鐘容九百三十九

古銀錯題黃鐘籥容一千二百

宋氏尺即鐵尺黃鐘凡二其一容一千二百其一容一千四十七

後魏前尺黃鐘容一千一百一十五

後周玉尺黃鐘容一千二百六十七

後魏中尺黃鐘容一千五百五十五

後魏後尺黃鐘容一千八百一十九

東魏尺黃鐘容二千八百六十九

萬寶常水尺律母黃鐘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梁表鐵尺律黃鐘副別者其長短及口空之圍徑並同而容黍或多或少皆是作者旁庣其腹使有盈虛

候氣

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吹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以著于篇名曰律譜其略云臣爽按黃帝遣伶倫氏取竹于嶰谷聽鳳阿閣之下始造十二律焉乃致天地氣應是則數之始也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其氣以候四時其數以紀萬物云隸首作數蓋律之本也夫一十百千萬億兆者引而申焉曆度量衡出其中矣故有虞氏用律和聲鄒衍改之以定五始正朔服色亦由斯而別也夏正則人殷正則地周正則天孔子曰吾得夏時焉謂得氣數之要矣漢初興也而張蒼定律乃推五勝之法以為水德實因戰國官失其守後秦滅學其道寖微蒼補綴之未獲詳究及孝武創制乃置協律之官用李延年以為都尉頌

解新聲變曲未達音律之源故其服色不得而定也至于元帝自曉音律郎官京房亦達其妙因使韋玄成等雜試問房房自敘云學焦延壽用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乃還相為宮之正法也於後劉歆典領條奏著其始末理漸研精班氏漢志盡歆所出也司馬彪志並房所出也至于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晉光祿大夫荀勖得古銅管校夔所制長古四分方知不調事由其誤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左晉之後漸又訛謬至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鑽為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臣先人栖誠學算於祖暅問律於何承天沈研三紀頗達其妙後為太常丞典司樂職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並以聞奏詔付大匠依樣制管自斯以後律又飛灰侯景之亂臣兄喜於太樂得之後陳宣帝詣荊州為質俄遇梁元帝敗喜沒於周適欲上聞陳武帝立遂又以十二管衍為六十律私候氣序並有徵應至太建時喜為吏部尚書欲以聞奏會宣帝崩後主嗣立出喜為永嘉內史遂留家內貽諸子孫陳亡之際竟並遺失今正十二管在太樂者陽下生陰始於黃鍾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一歲之氣畢於此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終於南事六十律候畢於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首於冬至陽之始也應天之數而長九寸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所以宣養六氣緒和九德也自此之後並用京房律準長短宮徵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所攝引而申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以為六十四也相生者相變始黃鍾之管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通如中呂之管攝於物應以母權子故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其律大業末於江都淪喪

律直日

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為一部以一部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黃鍾為宮太蔟為商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五音七聲於斯和備其次日建律皆依次類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亦以次從以考聲徵氣辨識時序萬類所宜各順其節自黃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運一律為終不生其數皆取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本以九三為法各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皆委之即各其律之長也修其律部則上生下生宮徵之次也今略其名次云

黃鍾

包育 含微 帝德 廣運 下濟 剋終 執始 握鑒 持樞
黃中 通聖 潛升 殷普 景盛 滋萌 光被 咸亨 迺文
迺聖 微陽 分動 生氣 雲繁 鬱運 升引 屯結 開元
質未 優味 遁建 玄中 玉燭 調風

右黃鍾一部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

大呂

荄動 始贊 大有 坤元 輔時 匡弼 分否 又繁 唯微
棗望 庶幾 執義 秉強 陵陰 侶陽 纖沈 緝熙 知道
適時 權變 少出 阿衡 同雲 承明 普述 休光

右大呂一部二十七律每律直一日及二十七分日之三

太蔟

未知 其己 義建 亭毒 條風 湊始 時息 達生 匏奏
初角 少陽 柔橈 商音 屈齊 扶弱 承齊 動植 咸擢
兼山 止速 隨期 龍躍 勾芒 調序 青要 結蕚 延數
刑晉 辨秩 東作 贊揚 顯滯 依落

右大蔟一部。三十四律。

夾鍾

明庶 協侶 陰贊 風從 布政 萬化 開時 震德 乘條

芬芳 散朗 淑氣 風馳 佚喜 蘩黨 四隙 種生 恣性

遺遹 仁威 爭南 旭旦 晨朝 生遂 暈分 絜新

右夾鍾一部。二十七律。

姑洗

南授 懷來 考神 方顯 播角 洗陳 變虞 擢穎 嘉氣

始升 鄉雲 媚嶺 跡道 路時 日旅 實沈 炎風 首節

桑條 方結 刑始 方齊 物華 草蕤 茂實 登明 壯進 安運下生

依行上生包育 少選 道從 朱猷 揭庭 含貞

右姑洗一部。三十四律。

中呂

朱明 啓運 景風 初緩 羽物 斯奮 南中 離春 率襲

有程 南訛 敬致 相趣 內貞 朱草 含暉 屈軼 曜嚖

已氣 清和 物應 戒蕤 荒落 貞軫 大庭 祚周

右中呂一部。二十七律。

蕤賓

南事京房終律 謐靜 則選 布萼 滿贏 潛動 感變 賓安

懷遠 聲璧 軌同 海水 息沴 離躬 安壯 崇明 遠眺

升中 鳳翥 朝陽 制時 瑞通 鶉火 乂次 高澂 其煌

右蕤賓一部。二十七律。

林鍾

謙侍 崇德 循道 方壯 陰升 靡悉 去滅 華銷 朋廢

雲布 均任 仰成 寬中 安度 德均 無褰 禮溢 智深

任肅 純恪 歸嘉 美音 煬風 候節 豐華 緒積 物無

否與 景口 曜井 日煥 重輪 財華

右林鍾一部。三十四律。

夷則

升商 清爽 氣精 陰德 白藏 御敘 鮮刑 貞剋 金天

劉獵 會道 歸仁 陰侶 去南 陽消 柔辛 延乙 和庚

靡卉 黃晉 分積 孔脩 九德 咸蠲 僉惟 俾乂

右夷則一部。二十七律。

南呂

白呂 捐秀 教實 素風 勁物 含稔 結躬 肥遯 贏中

晟陰 抗節 咸遠 有截 歸期 中德 王猷 允塞 蓐收

摶欒 搖落 未卯 賓隨 分滿 道心 貞堅 蓄止 歸藏

夷汙 均義 悅使 亡勞 九有 光賁

右南呂一部。三十四律。

無射

思沖 懷謙 恭儉 休老 愉農 錯祥 閉奄 降婁 藏寶

日在 旋春 閼藏 明李 鄰齊 動衆 大蓄 翕斂 下濟

息肩 無邊 期保 延年 秋深 野色 玄月 滄天

右無射一部。二十七律。

應鍾

分烏 祖微 攘始 功成 乂定 靜謐 遲內 無爲 而乂

姑射 凝晦 動寂 應徹 未育 萬機 萬壽 無疆 地久

天長 脩復 遲時 方制 無休 九野 八荒 億兆 安運

右應鍾一部。二十八律。

審度

史記曰。夏禹以身爲度。以聲爲律。禮記曰。丈夫布手爲尺。周官云。璧羨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尺。以起度量。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爲一分。淮南子云。秋

分而禾穎定穎定而禾熟律數十二穎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穎者禾穗芒也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為一分孫子算術云蠶所生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豪十豪為氂十氂為分此皆起度之源其文舛互唯漢志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鐘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審矣後之作者又憑此說以律度量衡並因秬黍散為諸法其率可通故也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前代量校每有不同又俗傳訛替漸致增損今略諸代尺度一十五等并異同之說如左

一周尺

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

後漢建武銅尺

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為晉前尺

祖沖之所傳銅尺

徐廣徐爰王隱等晉書云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為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新律命之皆應梁武鐘律緯云祖沖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雷次宗何胤之二人作鐘律圖所載荀勗校量古尺文與此銘同而蕭吉樂譜謂為梁朝所考七品謬也今以此尺為本以校諸代尺云

二晉田父玉尺

梁法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七氂

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尺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梁武帝鐘律緯稱主衣從上相承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檢主衣周尺東昏用為章信尺不復存玉律一口蕭餘定七枚夾鐘有昔題刻迺制為尺以相參驗取細毫中黍積次詶定今之最為詳密長祖沖之尺校半分以新尺制為四器名為通又依新尺為笛以命古鐘按刻夷則以笛命飲和韻夷則定合案此兩尺長短近同

三梁表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

蕭吉云出於司馬法梁朝刻其度於影表以測影案此即奉朝請祖暅所算造銅圭影表者也經陳滅入朝大業中議以合古乃用之調律以制鐘磬等八音樂器

四漢官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

晉時始平掘地得古銅尺

蕭吉樂譜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為此尺

傳暢晉諸公讚云荀勗造鐘律時人並稱其精密唯東留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荀勗今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為解此兩尺長短近同

五魏尺杜夔所用調律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氂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於今尺四寸五氂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氂即晉荀勗所云杜夔尺長於今尺四分半是也

六晉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氂

蕭吉云晉氏江東所用

七後魏前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氂

八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氂

九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氂（即開皇官尺及後周市尺）

後周市尺比玉尺一尺九分三氂

開皇官尺即鐵尺一尺二寸

此後魏初及東西分國後周未用玉尺之前雜用此等尺甄鸞算術云周朝市

尺得玉尺九分二氂或傳梁時有誌公道人作此尺寄入周朝云與多鬚老翁周太祖及隋高祖各自以爲謂己周朝人間行用及開皇初著令以爲官尺百司用之終于仁壽大業中人間或私用之

十東魏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毫

此是魏中尉元延明累黍用半周之廣爲尺齊朝因而用之魏收魏史律曆志云公孫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大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之黍黃鍾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與脩金石迄武定未有論律者

十一蔡邕銅籥尺

後周玉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氂

從上相承有銅籥一以銀錯題其銘曰籥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二律祖孝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籥後周武帝保定中詔遣大宗伯盧景宣上黨公長孫紹遠岐國公斛斯徵等累黍造尺從橫不定後因修倉掘地得古玉斗以爲正器據斗造律度量衡因用此尺大赦改元天和百司行用終於大象之末其律黃鍾與蔡邕古籥同

十二宋氏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氂

錢樂之渾天儀尺

後周鐵尺

開皇初調鍾律尺及平陳後調鍾律水尺此宋代人間所用尺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律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渾天儀尺略相依近當由人間恆用增損訛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即以此同律度量頒于天下其後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曰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爲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鉤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爲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爲定彌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爲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爲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盛範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量時事謂用鐵尺於理爲便未及詳定高祖受終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久議不決既平陳上以江東樂爲善曰此華夏舊聲雖隨俗改變大體猶是古法祖孝孫云平陳後廢周玉尺律便用此鐵尺律以一尺二寸即爲市尺

十三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律呂水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氂今太樂庫及內出銅律一部是萬寶常所造名水尺律說稱其黃鍾律當鐵尺南呂倍聲南呂黃鍾羽也故謂之水尺律

十四雜尺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長於梁法尺四分三氂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分

十五梁朝俗間尺長於梁法尺六分三氂短於劉曜渾儀尺二分實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氂梁武鍾律緯云宋武平中原送渾天儀土圭云是張衡所作驗渾儀銘題是光初四年鑄土圭是光初八年作並是劉曜所制非張衡也制以爲尺長今新尺四分三氂短俗間尺二分新尺謂梁法尺也

嘉量

周禮㮚氏爲量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㮚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春秋左氏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鬴鍾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六十四斗也鄭玄以爲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祖沖之以算術考之積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寸而圓其外減傍一釐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卽古斛之制也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菽荅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麤爲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爲正則同于漢志孫子算術曰六粟爲圭十圭爲秒十秒爲撮十撮爲勺十勺爲合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四圭爲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漢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槪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圓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其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沖之以圓率考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三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劉歆庣旁少一釐四毫有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尺爲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徽術計之於今斛爲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梁陳依古齊以古升五升爲一斗後周武帝保定元年辛巳五月晉國造倉獲古玉升暨五年乙酉冬十月詔改制銅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積龠同茲玉量與衡度無差准爲銅升用頒天下內徑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癸酉朔十五日戊子校定移地官府爲式此銅升之銘也其玉升銘曰維大周保定元年歲在重光月旅蕤賓晉國之有司修繕倉廩獲古玉升形制典正若古之嘉量太師晉國公以聞勅納於天府暨五年歲在協洽皇帝廼詔稽準繩考灰律不失圭撮不差累黍遂鎔金寫之用頒天下以合太平權衡度量今若以數計之玉升積玉尺一百一十寸八分有奇斛積一千一百八十五分七釐三毫九秒又甄鸞算術云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此玉升大而官斗小也以數計之甄鸞所據後周官斗積玉尺九十七寸有奇斛積九百七十七寸有奇後周玉斗幷副金錯銅斗及建德六年金錯題銅斗實同以秬黍定量以玉稱權之一升之實皆重六斤十三兩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

衡權

衡者平也權者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古有黍絫錘錙鐶鈞鋝鎰之目歷代差變其詳未聞前志曰權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謹矣其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爲宜圓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亡端終而復始亡窮已也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衡平而鈞權矣是爲五則備于鈞器以爲大範案趙書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其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咸議是王莽時物後魏景明中幷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一字其銘云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黃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據土德受正號卽眞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此亦王莽所制也其時大樂令公孫崇依漢制先修稱尺及見此權

以新稱稱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稱與權合若符契於是付崇調樂孝文時一依漢志作斗尺

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大業中依復古稱

隋書卷十六

隋書卷十六考證

律歷志上女媧笙簧○簧字疑應作簧各本並同仍之

七始詠以出納五言○臣召南按漢書律歷志引尚書作七始詠是也此志應作詠詠訓二字相似而轉寫誤耳七始之說詳於漢志

夫律者所以立鈞出度○國語原文作立均是也此志數處並作鈞又引詩秉國之均亦作鈞理不可解

所著之書名爲綴術○臣召南按經籍志有綴術六卷不言撰人當即祖沖之所著也南史祖沖之傳作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則訛以術爲述字

殿前三鐘悉是周景王所鑄無射也○臣召南按三代樂器流傳最遠古莫如此事左傳昭二十一年天王將鑄無射孔疏曰蔡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時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在懸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時人悉得見之至十五年敕毀之可爲此文之證

於劉曜渾儀尺二分○臣召南按於字上當有短字此句實連上文長於梁法尺六分三釐也各本俱自爲行又脫短字遂不可解今移正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律曆志第十二

律曆中

夫曆者紀陰陽之通變極往數以知來可以迎日授時先天成務者也然則懸象著明莫大於二曜氣序環復無信於四時日月相推而明生矣寒暑迭進而歲成焉遂能成天地之文極乾巛之變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乘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巛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以當期之日也至乃陰陽迭用剛柔相摩四象既陳八卦成列此乃造文之元始創曆之厥初者歟洎乎炎帝分八節軒轅建五部少昊以鳳鳥司曆顓頊以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和仲夏后乃備陳鴻範湯武革命咸率舊章然文質既殊正朔斯革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叶三辰至於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不淫遂得該浹生靈堪與天地開物成務致遠鉤深周德既衰史官廢職疇人分散禨祥莫理秦兼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以十月為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猶行秦曆至于孝武改用夏正時有古曆六家學者疑其紕繆劉向父子咸加討論班固因之採以為志光武中興未能詳考逮于永平之末乃復改行四分七十餘年儀式方備其後復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曆司馬彪用之以續班史當塗受命亦有史官韓翊創之於前楊偉繼之於後咸遵劉洪之術未及洪之深妙中左兩晉迭有增損至於西涼亦為蔀法事迹糾紛未能詳記宋氏元嘉何承天造曆迄于齊末相仍用之梁武初興因循齊舊天監中年方改行宋祖沖之甲子元曆陳武受禪亦無創改後齊文宣用宋景業曆西魏入關行李業興曆逮於周武帝乃有甄鸞造甲寅元曆遂參用推步焉大象之初太史上士馬顯又上景寅元曆便即行用迄于開皇四年乃改用張賓曆十七年復行張胄玄曆至于義寧今采梁天監以來五代損益之要以著于篇云

梁初因齊用宋元嘉曆天監三年下詔定曆員外散騎侍郎祖暅奏曰臣先在晉已來世居此職仰尋黃帝至今十二代曆元不同周天斗分疏密亦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考古法以為正曆垂之于後事皆符驗不可改張八年暅又上疏論之詔使太史令將匠道秀等候新舊二曆氣朔交會及七曜行度起八年十一月訖九年七月新曆密舊曆疏暅乃奏稱史官今所用何承天曆稍與天乖緯緒參差不可承案被詔付靈臺與新曆對課疏密前期百日并又再申始自去冬終于今朔得失之効並已月別啓聞夫七曜運行理數深妙一失其源則歲積彌爽所上脫可施用宜在來正至九年正月用祖沖之所造甲子元曆頒朔至大同十年制詔更造新曆以甲子為元六百一十九為章歲一千五百三十六為日法一百八十三年冬至差一度月朔以遲疾定其小餘有三大二小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亂遂寢陳氏因梁亦用祖沖之曆更無所創改

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叶圖讖造天保曆景業奏依握誠圖及元命包言齊受籙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為蔀應六百七十六以為章文宣大悅乃施用之期曆統曰上元甲子至天保元年庚午積十一萬五百六算外章歲六百七十六度法二萬三千六百六十斗分五千七百八十七曆餘十六萬二千二百六十一至後主武平七年董峻鄭元偉立議非之曰宋景業移閏於天正退命於冬至交會之際承二大之後三月之交妄減平分臣案景業學非探賾識殊深解有心改作多依舊章唯寫子換母頗有變革妄誕穿鑿不會真理乃使日之所在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閏先一月朔望虧食既未能知其表裏遲疾之曆步又不可以傍通妄設平分虛退冬至虛退則日數減於周年平分妄設故加時差於異日五星見伏有違二旬遲疾逆留或乖兩宿軌褥之術妄刻水旱今上甲寅元曆並以六百五十七為率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為蔀五千四百六十一為斗分甲寅歲甲子日為元紀又有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二人同知曆事孟賓受業於張子信並棄舊事更制新法又有趙道嚴準晷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劉孝孫以百一十九為

章八千四十七爲紀，九百六十六爲歲餘，甲子爲上元，命日度起虛中。張孟賓以六百一十九爲章，四萬八千九百爲紀，九百四十八爲日法，萬四千九百四十五爲斗分，元紀共命，法略旨遠。日月五星，並從斗十一起，盈縮轉度，陰陽分至，與漏刻相符，共日影俱合，循轉無窮。上拒春秋，下盡天統，日月虧食，及五星所在，以二人新法考之，無有不合。其年訖于敬禮及曆家豫刻日食疎密，六月戊申朔，太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時，張孟賓言食於申時，鄭元偉、董峻言食於辰時，宋景業言食於巳時，至日食，乃於卯辰之間，其言皆不能中。爭論未定，遂屬國亡。

西魏入關，尚行李業興正光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始詔有司造周曆。於是露門學士明克讓、麟趾學士庾季才，及諸日者，採祖暅舊議，通蔚南北之術。自斯已後，頗覩其謬，故周、齊並時，而曆差一日。克讓儒者，不處日官，以其書下于太史。及武帝時，甄鸞造天和曆。上元甲寅至天和元年丙戌，積八十七萬五千七百九十二算外。章歲三百九十一，蔀法二萬三千四百六十，日法二十九萬一百六十，朔餘十五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斗分五千七百三十一，會餘九萬三千五百一十六，曆餘一十六萬八百三十，冬至斗十五度，參用推步。終於宣政元年。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又上景寅元曆，抗表奏曰：「臣案九章五紀之旨，三統四分之說，咸以節宣發斂，考詳晷緯，布政授時，以爲皇極者也。而乾維難測，斗憲易差，盈縮之期致舛，咎徵之道斯應。寧止蛇或乘龍，水能沴火，因亦玉羊掩曜，金雞喪精。王化關以盛衰，有國由其隆替，曆之時義，於斯爲重。自炎漢已還，迄於有魏，運經四代，事涉千年，日御天官，不乏於世，命元班朔，互有沿改。驗近則疊璧應辰，經遠則連珠失次，義難循舊，其在茲乎？大周受圖膺錄，牢籠萬古，時夏乘殷，斟酌前代，曆變壬子，元用甲寅。高祖武皇帝索隱探賾，盡性窮理，以爲此曆雖行，未臻其妙，爰降詔旨，博訪時賢，并敕太史上士馬顯等，更事刊定，務得其宜。然術藝之士，各封異見，凡所上曆，合有八家，精麤踳駁，未能盡善。去年冬，孝宣皇帝乃詔臣等，監考疎密，更令同造。謹案史曹舊簿及諸家法數，棄短取長，共定今術。開元發統，肇自景寅，至於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爲精密。庶鐵炭輕重，無失寒燠之宜，灰箭飛浮，不爽陰陽之度。」上元景寅至大象元年己亥，積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四算上。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蔀會法。章歲四百四十八，斗分三千一百六十七，蔀法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二，章中爲章會法。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曆餘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三，會日百七十三，會餘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小周餘、盈縮積，其曆術別推入蔀會，分用陽率四百九十九，陰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蝕轉分，推步加減之，乃爲定蝕大小餘，而求加時之正。其術施行。時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曉星曆，因盛言有代謝之徵，又稱上儀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恆在幕府。及受禪之初，擢賓爲華州刺史，使與儀同劉暉、驃騎將軍董琳、索盧縣公劉祐、前太史上士馬顯、太學博士鄭元偉、前保章上士任悅、開府掾張徹、前盪邊將軍張膺之、校書郎衡洪建、太史監候粟相、太史司曆郭翟、劉宜、兼算學博士張乾敘、門下參人王君瑞、荀隆伯等，議造新曆，仍令太常卿盧賁監之。賓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四年二月撰成奏上。高祖下詔曰：「張賓等存心算數，通洽古今，每有陳聞，多所啓沃。畢功表奏，具已披覽。使後月復育，不出前晦之宵，前月之餘，罕留後朔之旦。減朓就朒，懸殊舊準。月行表裏，厥途乃異，日交弗食，由循陽道。驗時轉算，不越纖毫，逖聽前修，斯祕未啓。有一於此，實爲精密，宜頒天下，依法施用。」張賓所造曆法，其要以上元甲子己巳已來，至開皇四年歲在甲辰，積四百一十二萬九千一算上。

蔀法，一十萬二千九百六十。

章歲，四百二十九。

章月，五千三百六。

通月，五百三十七萬二千二百九。

日法，一十八萬一千九百二十。

斗分，二萬五千六十三。

會月，一千二百九十七。

會率二百二十一
會數一百一十半
會分一十一億八千七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八十九
會日法四千二十萬四千三百二十
會日百七十三
餘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三
小分一百一十
交法五億一千二百一十萬四千八百
交分法二千八百一十五
陰陽曆一十三
餘十一萬二百六十三
小分二千三百二十八
朔差二
餘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一
小分九百七十四
蝕限一十二
餘八萬一千三百三
小分四百三十三半
定差四萬四千五百四十八
周日二十七
餘一十萬八百五十九亦名少大法
木精曰歲星合率四千一百六萬三千八百八十九
火精曰熒惑合率八千二十九萬七千九百二十六
土精曰鎮星合率三千八百九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三
金精曰太白合率六千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五十五
水精曰辰星合率一千一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二十五

張賓所創之曆既行，劉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其失，言學無師法，刻食不中，所駁凡有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須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唯知日氣餘分恰盡，而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其五云，賓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須明有進退；其六云，賓等唯識轉加大餘二十九以為朔，不解取日月合會准以為定。此六事微妙，曆數大綱，聖賢之通術，而暉未曉此，實管窺之謂也。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優，賓等推測，去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賓等依據，循彼迷蹤。蓋是失其菁華，得其糠粃者也。又云，魏明帝時，有尚書郎楊偉修景初曆，乃上表立義，駮難前非，云加時後天，食不在朔。然觀楊偉之意，故以食朔為真，未能詳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中，何承天著曆，其上表云，月行不定，或有遲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曆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術，遭皮延宗飾非致難，故事不得行。至後魏獻帝時，有龍宜弟復修延興之曆，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習之不廢，據春秋書食，乃天之驗朔也。此三人者，前代善曆，皆有其意，未正其書。但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為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餼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而定朔旦冬至，以為將來之範。今孝孫曆法，並按明文，以月行遲疾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縱使頻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大抵其法有三，今列之云。

第一勘日食證恆在朔。引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符合不差。春秋經書日食三十五，二十七日食，經書有朔，推與甲子元曆不差。八食，經書並無朔字。左氏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曆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

春秋左氏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推合己巳朔。

莊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推合壬子朔。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推合癸未朔。）

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推合丁巳朔。）

前後漢及魏晉四代所記日食，朔晦及先晦，都合一百八十一。今以甲子元曆術推之，並合朔日而食。

前漢合有四十五食。（三食並先晦一日，三十二食並皆晦日，十食並是朔日。）

後漢合有七十四食。（三十七食並皆晦日，三十七食並皆朔日。）

魏合有十四食。（四食並皆晦日，十食並皆朔日。）

晉合有四十八食。（二十五食並皆晦日，二十三食並皆朔日。）

第二勘度差變驗。

尚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堯之時，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時，昴正午。案竹書紀年，堯元年丙子。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合堯時冬至之日，合昏之時，昴星正午。漢書，武帝太初元年丁丑歲，洛下閎等考定太初曆，冬至之日，日在牽牛初。今以甲子元曆術算，即得斗末牛初矣。晉時有姜岌，又以月食驗於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歲，何承天考驗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雖言冬至後上三日，前後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堯年漢日，所在既殊，唯晉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變差。至今大隋甲辰之歲，考定曆數，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

第三勘氣影長驗。

春秋緯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合不差。宋書，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考驗。起元嘉十三年為始，畢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恆與影長之日差校三日。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但是冬至之日，恆與影長之符合不差。群之如左。

十三年景子

天正十八日曆注冬至

十五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十四年丁丑

天正二十九日曆注冬至

二十六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十五年戊寅

天正十一日曆注冬至

陰無影可驗

今曆八日冬至

十六年己卯

天正二十一日曆注冬至

十八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十七年庚辰

天正二日曆注冬至

十月二十九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十八年辛巳

天正十三日曆注冬至

十一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十九年壬午

天正二十九日曆注冬至

陰無影可驗

今曆二十二日冬至

二十年癸未

天正六日曆注冬至

三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于時新曆初頒賓有寵於高祖劉暉附會之被升為太史令二人叶議共短孝孫言其非毀天曆率意迂怪焯又妄相扶證惑亂時人孝孫焯等竟以他事斥罷後賓死孝孫為掖縣丞委官入京又上前後為劉暉所詰事寢不行仍留孝孫直太史累年不調寓宿觀臺乃抱其書弟子輿櫬來詣闕下伏而慟哭執法拘以奏之高祖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遣與賓曆比校短長先是信都人張胄玄以算術直太史久未知名至是與孝孫共短賓曆異論鋒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七月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三朔依剋而食尚不得其時又不知所起他皆無驗胄玄所剋前後妙衷時起分數合如符契孝孫所剋驗亦過半於是高祖引孝孫胄玄等親自勞徠孝孫因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曆高祖不懌又罷之俄而孝孫卒楊素牛弘等傷惜之又薦胄玄上召見之胄玄因言日長景短之事高祖大悅賞賜甚厚令與參定新術劉焯聞胄玄進用又增損孝孫曆法更名七曜新術以奏之與胄玄之法頗相乖爽袁充與胄玄害之焯又罷至十七年胄玄曆成奏之上付楊素等校其短長劉暉與國子助教王頍等執舊曆術迭相駁難與司曆劉宜援據古史影等驗胄玄云命曆序僖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日至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張賓曆天正壬子朔冬至合命曆序差傳一日張胄玄曆天正壬子朔合命曆序差傳一日三日甲寅冬至差命曆序二日差傳三日成公十二年命曆序天正辛卯朔旦日至張賓歷天正辛卯朔冬至合命曆序張胄玄曆天正辛卯朔合命曆序二日壬辰冬至差命曆序一日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傳二月己丑朔日南至準命曆序庚寅朔旦日至張賓曆天正庚寅朔冬至竝合命曆序差傳一日張胄玄曆天正庚寅朔合命曆序差傳一日二日辛卯冬至差命曆序一日差傳二日宜案命曆序及春秋左氏傳竝閏餘盡之歲皆須朔旦冬至若依命曆序勘春秋三十七食合處至多若依左傳合者至少是以知傳為錯今張胄玄信情置閏命曆序及傳氣朔竝差又宋元嘉冬至影有七張賓曆合者五差者二亦在前一日張胄玄曆合者三差者四在後一日元嘉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朔十五日戊辰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戊辰冬至張胄玄曆己巳冬至差後一日十三年十一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冬至日影長張賓曆癸酉冬至差前一日張胄玄曆合甲戌冬至十五年十一月丁卯朔十八日甲申冬至日影長二曆竝合甲申冬至十六年十一月辛酉朔二十九日己丑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己丑冬至張胄玄曆庚寅冬至差後一日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甲午冬至張胄玄曆乙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八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一日己亥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己亥冬至張胄玄曆庚子冬至差後一日十九年十一月癸卯朔三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賓曆甲辰冬至差前一日張胄玄曆合乙巳冬至又周從天和元年丙戌至開皇十五年乙卯合得冬夏至日影一十四張賓曆合得者十差者四三差前一日一差後一日張胄玄曆合者五差者九八差後一日一差前一日天和二年十一月戊戌朔三日庚子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庚子冬至張胄玄曆辛丑冬至差後一日三年十一月壬辰朔十四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乙巳冬至張胄玄曆景午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元年十一月己亥朔二十九日丁卯冬至日影長張賓曆丙寅冬至差前一日張胄玄曆合丁卯冬至二年五月丙寅朔三日戊辰夏至日影短張賓曆己巳夏至差後一日張胄玄曆庚午夏至差後二日三年十一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丁丑冬至張胄玄曆戊寅冬至差後一日六年十一月庚午朔二十三日壬辰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壬辰冬至張胄玄曆癸巳冬至差後一日宣政元年十一月甲午朔五日戊戌冬至日影長兩曆竝合戊戌冬至開皇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十一日己巳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己巳冬至張胄玄曆庚午冬至差後一日五年十一月甲寅朔二十二日乙亥冬至日影長張賓曆甲戌冬至差前一日張胄玄曆合庚辰冬至七年五月乙亥朔九日癸未夏至日影短張賓曆壬午夏至差前一日張胄玄曆合癸未夏至十一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乙酉冬至張胄玄曆丙戌冬至差後

一日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八日丙午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丙午冬至張胄玄曆丁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四年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賓曆合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胄玄曆十一月辛酉朔二日壬戌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四年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賓曆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胄玄曆四月小乙酉朔五月大甲寅朔月晨見東方宜案影極長為冬至影極短為夏至二至自古史分可勘者二十四其二十一有影三有至日無影見行曆合一十八差者六旅騎尉張胄玄曆合者八差者一十六二差後二日一十四差後一日又開皇四年在洛州測冬至影與京師二處進退絲毫不差周天和已來案驗並在後更檢得建德四年晦朔東見張胄玄曆五月朔日月晨見東方今十七年張賓曆閏七月張胄玄曆閏五月又審至以定閏胄玄曆至既不當故知置閏必乖見行曆四月五月頻大張胄玄曆九月十月頻大為胄玄朔翻頻大在後晨故朔日殘月晨見東方宜又案開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癸卯依曆月行在鬼三度時加酉月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虧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一籌起食東北角十五分之十至四籌還生至二更一籌復滿五年六月三十日依曆太陽虧日在七星六度加時在午少強上食十五分之一半強虧起西南角今伺候日乃在午後六刻上始食虧起西北角十五分之六至未後一刻還生至五刻復滿六年六月十五日依曆太陰虧加時酉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弱虧起西南當其時陰雲不見月至辰巳雲裏見月巳食三分之二虧從東北即還雲合至巳午間稍生至午後雲裏暫見已復滿十月三十日丁丑依曆太陽虧日在斗九度時加在辰少弱上食十五分之九強虧起東北角今候所見日出山一丈辰二刻始食虧起正西食三分之二辰後二刻始生入巳時三刻上復滿十年三月十六日癸卯依曆月行在氐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半上食十五分之七半強虧起東北今候月初出卯南帶半食出至辰初三分可食二分許漸生辰未巳復滿見行曆九月十六日庚子月行在胃四度時加丑月在未半強上食十分之三半強虧起正東今伺候月以午後二刻食起正東須臾如南至未正上食南畔五分之四漸生入申一刻半復滿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己未依曆月行在室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強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虧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三籌起西北上食准三分之二強與曆注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依曆月在申半強上食十五分之半弱虧起西南十五日夜從四更候月五更一籌起東北上食半強入雲不見十四年七月一日依曆時加巳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強至未後三刻日乃食虧起西北食半許入雲不見食頃暫見猶未復生因即雲鄣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依曆月行在井十七度時加亥月在巳半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強虧西北其夜一更四籌後月在辰上起食虧東南至二更三籌月在巳上食三分之二許漸生至三更一籌月在丙上復滿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丑依曆月行在井十七度時加丑月在未太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虧起東南十五日夜伺候至三更一籌月在丙上雲裏見已食十五分之三許虧起正東至丁上食既後從東南生至四更三籌月在未末復滿而胄玄不能盡中迭相駮難高祖惑焉踰時不決會通事舍人顏慜楚上書云漢落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八百歲此曆差一日語在胄玄傳高祖欲神其事遂下詔曰朕應運受圖君臨萬寓思欲興復聖教恢弘令典上順天道下授人時搜揚海內廣延術士旅騎尉張胄玄理思沉敏術藝宏深懷道白首來上曆法令與太史舊曆並加勘審仰觀玄象參驗璿璣胄玄曆數與七曜符合太史所行乃多疏舛羣官博議咸以胄玄為密太史令劉暉司曆郭翟劉宜驍騎尉任悅往經修造致此乖謬通直散騎常侍領太史令庾季才太史丞邢儁司曆郭遠曆博士蘇粲曆助教傅儁成珍等既是職司須審疏密遂虛行此曆無所發明論暉等情狀已合科罪方共飾非護短不從正法季才等附下罔上義實難容於是暉等四人元造詐者並除名季才等六人容隱奸慝俱解見任胄玄所造曆法付有司施行擢拜胄玄為員外散騎侍郎領太史令胄玄進袁充互相引重各擅一能更為延譽胄玄言充曆妙極前賢充言胄玄曆術冠於今古胄玄學祖沖之兼傳其師法自茲厥後剋食頗中其開皇十七年所行曆術命冬至起虛五度後稍覺其疏至大業四年劉焯卒後乃敢改法命起虛七度諸法率更有增損朔終義寧今錄

戊辰年所定曆術，著之于此。云自甲子元至大業四年戊辰，百四十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四年算外。

章歲四百一十　章閏百五十一

章月五千七十一　日法千一百四十四

月法三萬三千七百八十三

辰法二百八十六

歲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萬二千九百六十三

度法四萬二千六百四十

沒分五百一十九萬一千三百一十一

沒法七萬四千五百二十一

周天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六

斗分一萬八百六十六　氣法四十六萬九千四十

氣時法一萬六百六十　周日二十七

日餘一千四百一十三　周通七萬二百九

周法二千五百四十八

推積月術

置入元已來至所求年，以章月乘之，如章歲得一，為積月，餘為閏餘。閏餘二百九十七已上，若冬至不在其月，加積月一。

推月朔弦望術

以月法乘積月，如法得一，為積日，餘為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為大餘，命以甲子算外，為所求年天正月朔日。天正月者，建子月也，今猶去年十一月。凡朔小餘五百四十七已上，其月大。加大餘七，小餘四百三十七太，凡四分一為少，二為半，三為太。小餘滿日法去之，從大餘，滿六十，去之，命如前，為上弦日。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朔餘滿五百三十七，其月大。減者小餘。

推二十四氣術

以月法乘閏餘，又以章歲乘朔小餘，加之，如氣法得一，為日，命朔算外，為冬至日。不盡者以十一約之，為日分。求次氣，加日十五，日分九千三百一十五，小分一。小分滿八從日分一，日分滿度法從日一。如月大小去之，日不滿月算外，為次氣日。其月無中氣者，為閏。

二十四氣	損益率	盈縮數
冬至十一月中	益七十	縮初
小寒十二月節	益三十五	縮七十
大寒十二月中	益三十五	縮百五
立春正月節	益二十	縮百三十
雨水正月中	益二十	縮百六十
啓蟄二月節	益三十五	縮百九十
春分二月中	損五十五	縮二百二十五
清明三月節	損三十五	縮百七十
穀雨三月中	損四十	縮百二十五
立夏四月節	損三十	縮八十五
小滿四月中	損五十五	縮五十五
芒種五月節	益六十五	盈初
夏至五月中	益五十五	盈六十五
小暑六月節	益四十	盈百二十
大暑六月中	益二十五	盈百六十
立秋七月節	益五	盈百八十五
處暑七月中	益三十	盈百九十
白露八月節	益四十	盈二百二十
秋分八月中	益六十	盈二百六十
寒露九月節	損五十五	盈二百
霜降九月中	損五十	盈百四十五
立冬十月節	損四十五	盈九十五

小雪十月中　損四十　盈五十

大雪十一月節　損十　盈十

求朔望入氣盈縮術

以入氣日算乘損益率，如十五得一。餘八已上從一。以損益盈縮數，為定盈縮。其入氣日十五算者，如十六得一。餘半法已上亦從一。以下皆准此。

推土王術

如分至日二十七。日分一萬六千七百六十七。小分九。小分滿四十從日分一。滿去如前。即分至後土始王日。

推沒日術

其氣有小分者。以水乘日分內小分。又以十五乘之。以減沒分。無小分者。以百二十乘日分以減之。滿沒法為日。不盡為日分。以其氣去朔日加之。去命如前。

求次沒加日六十九。日分四萬九千三百七十二。日分滿沒法從日。去命如前。

推入遲疾曆術

以周通去朔積日餘。以周法乘之。滿周通又去之。餘滿周法得一日。餘為日餘。即所求年天正朔算外夜半入曆日及餘。

求次月

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餘皆千一百二十五。滿周日及日餘去之。

求次日加一。滿去如前。

求朔望加時入曆術

以四十九乘朔小餘。滿二十二得一為日餘。不盡為小分。以加夜半入曆日及餘分。

求次月加日一。餘二千四百八十六。小分二十一。滿去如前。即次月入曆日及餘。

求望加日十四。日餘千九百四十九。小分二十一半。滿去如前。為望入曆日及餘。

曆日	轉分	轉法	益損率	盈縮積分	差法
一日	六百一	退六	益二百四十八	盈初	五千六百
二日	五百九十五	退七	益二百一十八	盈六十萬五千一百五十九	五千五百四十
三日	五百八十八	退八	益一百七十九	盈一百一十四萬一千六百七十八	五千四百七十
四日	五百八十	退九	益一百四十二	盈一百五十九萬八千一百一十七	五千三百九十
五日	五百七十一	退九	益一百三	盈一百九十六萬三千三十六	五千三百
六日	五百六十二	退九	益六十二	盈二百二十二萬四千九百九十五	五千二百一十
七日	五百五十三	退十	益二十二	盈二百三十八萬三千七百九十四	五千一百二十
八日	五百四十三	退十	損二十三	盈二百三十四萬三十三	五千二十
九日	五百三十三	退九	損六十八	盈二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七十二	四千九百二十
十日	五百二十四	退八	損一百八	盈二百三十萬八千九百一十二	四千八百三十
十一日	五百一十六	退七	損一百四十四	盈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九十	四千七百五十
十二日	五百九	退七	損一百七十六	盈一百五十六萬五千九百四十七	四千六百八十
十三日	五百二	退六	損二百七	盈一百一十八萬八千六百二十八	四千六百一十
十四日	四百九十六	進二	損二百三十四	盈五十九萬一千二百二十七	四千五百五十
十五日	四百九十八	進六	益二百二十五	縮四千八百一十四	四千五百七十
十六日	五百四	進七	益一百九十八	縮五十七萬七千九百七十五	四千六百四十
十七日	五百一十一	進八	益一百六十七	縮一百八萬二千四百九十六	四千七百
十八日	五百一十九	進八	益一百三十一	縮一百五十萬六千九百三十七	四千七百八十
十九日	五百二十七	進九	益九十五	縮一百八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八	四千八百六十
二十日	五百三十六	進九	益五十四	縮二百八萬二千一百五十九	四千九百五十
二十一日	五百四十五	進十	益十四	縮二百二十一萬九千七百	五千四十
二十二日	五百五十五	進九	損三十一	縮二百二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一	五千一百四十
二十三日	五百六十四	進九	損七十一	縮二百一十七萬六千二百六十二	五千二百四十
二十四日	五百七十三	進八	損一百一十二	縮一百九十九萬四千三百八十三	五千三百二十
二十五日	五百八十一	進八	損一百四十八	縮一百七十萬九千五百四十四	五千四百
二十六日	五百八十九	進六	損一百八十四	縮二百三十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五	五千四百八十

二十七日五百九十五　進五　損二百一十六　縮八十六萬五千三百六　五千五百四十

二十八日六百　進一　損二百三十二　縮三十三萬八千七百八十七　五千五百九十

推朔望加時定日及小餘術

以入曆日餘乘所入曆所日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如差法而一，為定積分。如差法乃與入氣定盈縮皆以盈減縮加本朔望小餘。不足減者，加日法乃減之，加時在往日。加之滿日法者去之，則在來日。餘為定小餘。無食者不須氣盈縮。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氐十五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虛十度　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昴十一度　畢十六度　觜二度

參九度

西方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　鬼四度　柳十五度　星七度　張十八度　翼十八度

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

推日度術

置入元至所求年，以歲分乘之，為通實，滿周天分去之，餘如度法而一，為積度。不盡為度分。命度以虛七度，宿次去之，經斗去其分度，不滿宿度，以虛七度宿次去之，經斗去其分度，不滿宿，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冬至日所在度及分。以冬至去朔日以減分度數，分不足減者，減度一，加度法乃減之，命如前，即天正朔前夜半日所在度及分。（須求朔共度者，用去定用日數減之，俟後所須。）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小月加度二十九，宿次去，去其分。

求次日加度一，去命如前。

求朔望加時日所在度術

各以定小餘乘章歲，滿十一為度分，以加其前夜半度分，滿之去如前。（凡朔加時日月同度。）

求轉分，以千四十約度分，不盡為小分。

求望加時月所在度術

置望加時日所在度及分，加度一百八十二，轉分二十五，小分七百五十三。小分滿千四十從轉分，轉分滿四十一從度，去命如前。經斗去轉分十，小分四百六十六。

求月行遲疾日轉定分術

以夜半入曆日餘乘轉差，滿周法得一為變差，以進加退減日轉分，為定分。

推朔望夜半月定術

以定小餘乘所入曆日轉定分，滿日法得一為分，分滿四十一為度，各以減加時月所在度，即各其前夜半定度。

求次日，以日轉定分加轉分，滿四十一從度，去命如前。朔日不用前加。

推五星術

木數千七百萬八千三百三十二，四分。

火數三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十六。

土數千六百一十二萬一千七百六十七。

金數二千四百八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七。

水數四百九十四萬一千九十八。

木終日三百九十八，（日分三萬七千六百一十二，四分。）

火終日七百七十九，（日分三萬九千四百六十六。）

土終日三百七十八，（日分三千八百四十七。）

金終日五百八十三，（日分三萬九千二百九十七。晨見伏三百二十七日，日分同。）

水終日百一十五，（日分三萬七千四百九十八。晨見伏六十三日，日分同。）

夕見伏二百五十六日，夕見伏五十二日。

求星見術

置通實，各以數去之，餘以減數，其餘如度法得一為日，不盡為日分，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後晨平見日及分。其金水以夕見伏日去之，得者，餘為夕平見日及分。

求平見月日：置冬至去朔日數及分，各以冬至後日數及分加之，分滿度法，從日，起天正月，依大小去之，不滿月者，為去朔日，命日算卯，即星見所在月日及分。

求後見：各以終日及分加之，滿去如前。其金水各以晨夕加之，滿去如前。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木：平見在春分前者，以三千三百四十乘，去大寒後十日數，以加平見分，滿法之，以為定見日及分。立秋後者，以四千二百乘，去寒露日加之，滿同前。春分至清明，均加四日。後至立夏五日。以後至芒種，加六日。均至立秋。小雪前者，以七千四百乘，去寒露日數，以減平見日分。冬至後者，以八千三百乘，去大寒後十日數，以減之。小雪至冬至，均減八日。為定見日數。初見伏去日各十四度。

火：平見在雨水前，以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乘，去大寒日數。在立夏後，以萬三千四百四十乘，去立秋日數，以見日分滿去如前。雨水至立夏，均加二十九日。小雪前以萬一千五百八十乘，去處暑日數。冬至後以三萬四千三百八十乘，去大寒日數。滿去如前，以減之。小雪至冬至，均減二十五日。初見伏去日各十七度。

土：平見在處暑前，以萬二千三百七十乘，去大暑日數。白露後以八千三百四十乘，去霜降日數，以加見日分，滿如前。處暑至白露，均加九日。小寒前以四千九百八十乘，去霜降日數。小寒至立春，均減九日。立春後減八日。啓蟄後去七氣別去一，至穀雨去三。夏至後十日去一，至大暑去盡。初見伏去日各十七度。

金：晨平見在立春前者，以四千一百二十乘，去小滿後，以乘去夏至日數，以加見日分，滿均加三日。立秋前以乘去冬至日數，滿去如前，以減之。立秋至小雪，均減三日。夕平見在啓蟄前，以六千三百九十乘，去小雪日數。清明後以六千二百九十乘，去芒種日數，滿去如前，以減之。啓蟄至清明，均減九日。處暑前以六千二百九十乘，去夏至日數，寒露以六千二百九十乘，去大雪日數，以加之。處暑至寒露，均加九日。初伏去日各十一度。

水：晨平見在雨水後立夏前者，應見不見。啓蟄至雨水，去日十八度外，四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已上者，見；無者不見。立夏至小滿，去日度如前，晨有木火土金一星已上者，見；無者亦不見。從霜降至小雪，加一日。冬至至小寒，減四日。立春至雨水，減三日。冬至前一去三，二去二，三去一。夕平見在處暑後霜降前者，應見不見。立秋至處暑，夕有星去日如前者，見；無者亦不見。霜降至立冬，夕有星去日如前者，見；無者亦不見。從穀雨至夏至，減二日。初見伏去日各十七度。

行五星法

置星定見之前夜半日所在宿度算及分，各以定見日分加其分，滿度法從。又以星初見去日度數，晨減夕加之，滿去如前，即星初見所在度及分。

求次日：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分。有小分者，各日勤為母，小分滿其母去，從分，分滿度法從度。其行有益疾遲者，副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分疾損遲加之。留者因前，退則減之，伏不注度。順行出斗去其分，退行入斗先加分。訖皆以千四十約分為大分，以四十一為母。

木：初見順，日行萬六百一十八分，日益遲六十分，一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萬三千八百三十二分而留，二十六日乃退，日六千一百一分，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八百四分，又留二十五日，三萬七千六百一十二分，小分四，乃順初日行三千八百三十七分，日益疾六十分，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萬三千七百一十八分而伏。

土：初見順，日行三千八百一十四分，八十三日行七度，萬八千八十二分而留二十八日乃退，日二千五百六十三分，百日退六度四百六十分，又留三十七日三千八百四十七分，乃順日二千八百一十三分，八十三日行七度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分，如初乃伏。

火：初見已後，各如其法。

損益（日度各一）　冬至初　二百四十一日

行百六十三度
二日損一　盡百二十八日　百七十七日
行九十九度（盡百六十一日同）
三日損一　盡百八十二日　百七十日
行九十二度（盡百八十八日同）
三日益一　盡二百二十七日　百八十三日
行一百五度
二日益一　盡二百四十九日　百九十四日
行百一十六度
一日益一　盡三百一十日　二百五十五日
行百七十七度（盡三百四十七日同）
一日損一　盡三百六十五日　復二百四十一日
行百七十七度

見在雨水前，以見去小寒日數，小滿後，以去大暑日數，三約之，所得滅日爲定日。雨水至小滿，均去二十日爲定日。已前皆前疾日數及度數。（各計冬至後日數，依損益之，爲定日數及度數。以度法乘定度，如定日得一，即平行一日分，不盡爲小分。）大寒至立秋差行，餘平行。處暑至白露，皆去定皆度六日。白露至寒露，初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餘日及餘度續同前。（置日數減一，以三十乘之，加平行一日分，爲初日分。）差行者日益遲六十分，各盡其日度而遲。初日行二萬六百分，日益遲百分，六十日行二十四度三萬五千六百四十分。（其前去度六者，此遲初日，加四千二百六十四分，六十日行三十度，分同。）而留十三日。（前去日者，分日於二留，奇從後留。）乃退，日萬二千八十二分，六十日退十七度四十分。又留十二日，三萬九千四百六十六分，又順遲，初日行萬四千七百分，日益疾百分，六十日行二十四度，分同前。（此遲在立秋至秋分，加一日行分四千二百六十四，六十日行四十度，分同前。）而後疾。

損益　冬至初　二百一十四日
行百三十六度
一日損一　盡三十七日　百七十七日
行九十九度
二日損一　盡五十五日　一百六十七日
行八十九度（盡七十九日同）
三日益一　盡百四十日　百八十四日
行百六度
一日益一　盡百九十日　二百三十七日
行百五十九度
一日益一　盡二百日　二百五十七日
行百七十九度
一日益一　盡二百一十日　二百六十七日
行百八十九度（盡二百五十九日同）
二日損一　盡三百六十五日　復二百一十四日
行百三十六度

後遲加六度者，此後疾去度，爲定度。已前皆後疾日數及度數。其在立夏至小暑，至立秋，盡四十日，行二十度。計餘日及度，從前法。前法皆平行。（求行分亦如前。）各盡其日度而伏。

金晨初見，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留九日，乃順，遲差行，先遲日益五百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小暑前，以去芒種日數，十日減一度，立冬後，以去大雪日數，十日減一度。小暑至立冬，均減三度，爲定度。大雪至芒種不加減。求初日，以三十乘度法，四十得一，爲平分。又以三十九乘二百五十，以減半分，爲初日行分。）平行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小寒後十日，益日度各一，至雨水二十一日行二十一度，均至春分後十日，減一，至小滿復十五日行十五度。其後六日減一，至處暑日及度皆盡。至霜降後四日益一，至復十五日行十五度。）疾百七十日，行二百四度。（前順遲減度者，計減數益此度，爲定度。求一日行度分者，以百七十日，日一度，以減定度，餘乘度法，加百七十日得一，爲一日平行度分。）晨伏東方。夕初見，順，疾百七十日，行二百四度。（夏至前，以見去小滿日數，六日加一度；大暑後，以去立秋日數，五日加一度。夏至至大暑，均加五度，爲定度。白露至清明，差行，先疾日益遲百分。清明至白露平行，求一日平行，同晨疾求差行。以五十乘百六十九，加之，爲初日行度分。）平行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冬至後十日，減日度各一，至驚蟄九日行九度，均至夏至後五日，益一，至大暑復十五日行十五度，均至立秋後六日，益一，至寒露二十五日行五度，後六日減一，至大雪復十五日行十五度，均至冬至。）順遲差行，先疾日益五百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前加度者，此依數減。）

之。求一日行分，如晨遲增減者篤加之。又留九日，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夕伏西方。

水晨初見留六日，順遲日行萬六百六十分，四日行一度。大寒至雨水，不須此遲行。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大寒後二日去日度各一，盡二十日，日及度俱盡。疾日行一度三萬八千三百七十六分，十日行十九度。前無遲行者，減此分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分，十日行十六度。晨伏東方。夕初見順疾日行一度三萬八千三百七十六分，十日行十九度。小暑至白露，減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分，十日行十六度。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大暑後二日去日度各一，盡二十日，日及度俱盡。遲行萬六百六十分四日行一度。疾減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分者，下須此遲。又留六日，夕伏西方。

推交會行

會通千六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九

朔差九十萬七千五十七

望差四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八半

單數五百三十二萬三千三百六十四半

時法三萬二千六百四

望數五百七十七萬六千八百九十三

外限四百八十六萬九千八百三十六

內限千一十九萬三千二百半

中限五百六十四萬九千四百四半

次限千三十二萬六百八十九

推入交法

以會通去積月餘，以朔望差乘之，滿會通又去之，餘為所求年天正朔入交餘。

求望數加之，滿如前。

求次月，以朔差加之，滿去如前。

推交道內外及先後去交術

其朔望在啓蟄前，以一千三百八十乘去小寒日數；在穀雨雨水，以乘去芒種日數為氣差，以加之。啓蟄至穀雨，均加六萬三千六百，滿會通之餘為定餘。其小寒至春分、立夏至芒種，朔值盈二時已下，皆半氣差而加之；二時已上，皆不加。朔入交餘如望差望數已下，中限已上，有星伏，木、土去見十日外，火去見四十日外，金晨伏去見二十二日外，有一星者，不加氣差。朔望在白露前者，以九百乘去小暑日數；在立冬後者，以千七百七十乘去大雪日數，以減之。白露至立冬，均減五萬五千。不足減者，加會通乃減之，餘為定餘。朔入交餘如外限內限已上，單數次限已上，有星伏如前者，不減氣差。定餘不滿單數者，為在外；滿去之，餘在內。其餘如望差已下，外限已上，望則月食；在內者，朔則日食。其餘如望差已下者，即為去先交餘；如外限已上者，以減單數，餘為去後交餘。如時法得一，然為去交時數。

推月食加時術

置食定日小餘，三之，如辰法得一辰，命以子算外，即所在辰。不盡為時餘，四之，如法，無所得為辰初，一為少，二為半，三為太；又不盡者，三之，如法得一為強，以并少為少強，并半為半強，并太為太強；得二強者為少弱，并少為半弱，并半為太弱，并太為辰末。此加時謂食四時月在衝也。

推日食四時術

置食定日小餘，秋三月，內道去交八時已上，加二十四，十二時以加四十八；春三月，內道去交七時已上，加二十四。乃以三乘之，如辰法得一辰，以命子算外，即所在辰。不盡為時餘，副置時餘，仲辰不滿半辰，減半辰；已上，云半辰；季辰者直加半辰；孟辰者，減辰法，餘加半辰，為差率。

又置去交時數，三以下加三，六已下加二，九已下加一，九已上依數，十二已上，從十二，以乘差率，如十四得一，為時差。子半至卯半，午半至酉半，以加時餘；卯半至午半，酉半至子半，以減時餘。加之滿辰法，去之，進一辰，餘為定時餘。乃如月食法。子午卯酉為仲，辰戌丑未為季，寅申巳亥為孟。日出前、入後各二時外，不注日食。三乘氣時法得一，命子算外，為時。

求外道日食法

去交一時內者，食；夏去交二時內，加時在南方三辰者，食；若去至十二時內，去交六時內者，亦食；若去春分三日內，後交二時內；秋分三日內，先交二時內者，亦食；先交二時內，值盈二時外，及後交二時內，值縮二時外，亦食。諸志交三時內，星伏如前者食。

求內道日不食法

加時南方三辰。五月朔，先交十三時外，六月朔，後交十三時外，不食。啓蟄至穀雨，先交十三時，值縮加時在未以西者，不食。處暑至霜降，後交十三時外，值盈加時在巳以東者，不食。

求月食分

春後交、秋先交、冬後交，皆去不食餘一時。不足去者，食既。餘以三萬二百三十五爲法，得一爲不食分，不盡者，半法已上爲半強，已下爲半弱。以減十五，餘爲食分。

推日食分術

在秋分前者，以去夏至日數乘二千，以減去交餘，餘爲不食餘。不足減者，反減十八萬四千，餘爲不食餘。亦減望差爲定法。其交值縮，並不減望差，直以望差爲定法。在啓蟄後者，以去夏至日數乘千五百，以減之。秋分至啓蟄，均減十八萬四千。不足減者，如前。大寒至小滿，去後交五時外，皆去不食餘一時。時差減者，先交減之，後交加之。不足減者，食既。值加先交減之，不足減者，食。

求所起　內道西北虧東北，外道西南虧東南，十三分以上正左起。虧皆據甚時，月則行上起。

氣	日出	日入
冬至	辰六十八刻之五十	申七刻分刻之四十
小寒	辰三十二分	申七刻四十八分
大寒	卯八刻四十九分	酉分
小雪 立春	卯七刻二十九分	酉五十二分
立冬 啓蟄	卯六刻二十五分	酉一刻五十一分
霜降 雨水	卯五刻十三分	酉三刻七分
寒露 春分	卯三刻五十五分	酉四刻十五分
秋分 清明	卯二刻四十七分	酉五刻四十三分
白露 穀雨	卯一刻二十八分	酉六刻五十一分
處暑 立夏	卯二十八分	酉七刻五十三分
立秋 小滿	寅八刻三分	戌十七分
大暑 芒種	寅七刻三十六分	戌四十四分
小暑 夏至	寅七刻四十分	戌五十分

求日出入所在術

以所入氣辰刻及分，與後氣辰刻及分相減，餘乘入氣日算，如十五得一，以損益所入氣依刻及分，爲定刻。

隋書卷十七

隋書卷十七考證

律曆志中唐堯之時冬至之日日在危宿○臣召南按元史云以堯典中星考
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此說較密又此志云大隋甲辰冬至之日日在
斗十三度元史云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退在斗
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隋開皇十八年
猶在斗十二度大約曆家步推愈久愈密耳
十三年景子○各本俱作丙子非也唐諱丙作景全志皆然今改正
影等駁胄玄云○臣召南按文義應作暉等卽劉暉也各本俱作影等疑訛

隋書卷十七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律曆志第十三

律曆下

開皇二十年袁充奏日長影短高祖因以曆事付皇太子遣更研詳著日長之
候太子徵天下曆算之士咸集于東宮劉焯以太子新立復增修其書名曰皇
極曆駮正胄玄之短太子頗嘉之未獲考驗焯為太學博士負其精博志解胄
玄之印官不滿意又稱疾罷歸至仁壽四年焯言胄玄之誤於皇太子其一曰
張胄玄所上見行曆日月交食星度見留雖未盡善得其大較官至五品誠無
所愧但因人成事非其實錄就而討論違舛甚衆其二曰胄玄弦望晦朔違古
且疎氣節閏候乖天爽命時不從子半晨前別為後日日躔莫悟緩急月逡妄
為兩種月度之轉輒遺盈縮交會之際意造氣差七曜之行不循其道月星之
度行無出入應黃反赤當近更遠虧食乖準陰陽無法星端不協珠璧不同盈
縮失倫行度愆序去極晷漏應有而無食分先後彌為煩碎測今不審考古莫
通立術之疎不可紀極今隨事糾駮凡五百三十六條其三曰胄玄以開皇五
年與李文琮於張賓曆行之後本州貢舉即齎所造曆擬以上應其曆在鄉陽
流布散寫甚多今所見行與焯前曆不異玄前擬獻年將六十非是忽迫倉卒
始為何故至京未幾即變同焯曆與舊懸殊焯作於前玄獻於後捨己從人異
同暗會且孝孫因焯胄玄後附孝孫曆術之文又皆是孝孫所作則元本偷竊
事甚分明恐胄玄推諱故依前曆為駮凡七十五條并前曆本俱上其四曰玄
為史官自奏虧食前後所上多與曆違今算其乖舛有一十三事又前與太史
令劉暉等校其疎密五十四事云五十三條新計後為曆應密於舊見用算推
更疎於本今糾發并前凡四十四條其五曰胄玄於曆未為精通然孝孫初造
皆有意徵天推步事必出生不是空文徒為臆斷其大曰焯以開皇三年奉勅
修造顓循記注自許精微秦漢以來無所與讓尋聖人之迹悟曩哲之心測七
曜之行得三光之度正諸氣朔成一曆象會通今古符允經傳稽於庶類信而
有徵胄玄所違焯法皆合胄玄所闕今則盡有隱括始終謂為總備仍上啟曰
自木鐸寢聲緒言成燼羣生蕩析諸夏沸騰曲技雲浮疇官雨絕曆紀廢壞千
百年矣焯以庸鄙謬荷甄擢專精藝業躭翫數象自力羣儒之下冀覩聖人之
意開皇之初奉勅修撰性不諧物功不克終猶被胄玄竊為己法未能盡妙協
時多爽尸官亂日實玷皇猷請徵胄玄答驗其長短焯又造曆家同異名曰稽
極大業元年著作郎王劭諸葛穎二人因入侍宴言劉焯善曆推步精審證引
陽明帝曰知之久矣仍下其書與胄玄參校胄玄駮難云焯曆有歲率月率而
立定朔月有三大三小案歲率月率者平朔之章歲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求
定朔值三小者猶似減三五為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為十六也校其理實並
非十五之正故張衡及何承天創有此意為難者執數以校其率率皆自敗故
不克成今焯為定朔則須除其平率然後為可互相駮難是非不決焯又罷歸
四年駕幸汾陽宮太史奏曰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曆袁充方幸於帝左右
胄玄共排焯曆又會焯死曆竟不行術士咸稱其妙故錄其術云

甲子元距大隋仁壽四年甲子積一百萬八千八百四十算

歲率六百七十六

月率八千三百六十一

朔日法千二百四十二

朔實三萬六千六百七十七

旬周六十

朔辰百三半

日干元五十二

日限十一

盈汎十六

虧總十七

推經朔術

置入元距所求年月率乘之如歲率而一為積月不滿為閏衰朔實乘積月滿

朔日法得一爲積日不滿爲朔餘旬周去積日不盡爲日卽所求年天正經朔
日及餘求上下弦望加經朔日七餘四百七十五小卽上弦經日及餘又加得
望下弦及後月朔就徑求望者加日十四餘九百五十半下弦加日二十二餘
百八十四餘九百五十半下弦加五十九每月加閏衰二十大卽各其月閏衰
也凡月建子爲天正建丑爲地正建寅爲人正卽以人正爲正月統求所起本
於天正若建歲曆從正月始氣候月星所値節度雖有前却並亦隨之其前地
正爲十二月天正爲十一月并諸氣度皆屬往年其日之初亦從星起晨前多
少俱歸昨日若氣在夜半之後量影以後日爲正諸因加者各以其餘減法殘
者爲全餘若所因之餘滿全餘以上皆增全一而加之減其全餘卽因餘少於
全餘者不增全加皆得所求分度亦爾凡日不全爲餘積以成餘者曰秒度不
全爲分積以成分者曰篾其有不成秒曰麼不成篾曰幺其分餘秒篾皆一爲
小二爲半三爲大四爲全加滿全者從一其三分者一爲少二爲太若加者秒
篾成法分餘滿法從日度一日度有所滿則從去之而日命以日辰者滿旬周
則亦除命有違分餘秒篾者亦隨全而從去其日度雖滿而分秒不滿者未可
從去仍依本數若減者秒篾不足減分餘一加法而減之分餘不足減者加所
從去或前日度乃減之卽其名有總而日度全及分餘共者須相加除當皆連
全及分餘共加除之若須相乘有分餘者母必通全內子乘訖報除或分餘相
并母不同者子乘而并之母相乘爲法其并滿法從一爲全此卽齊同之也既
除爲分餘而有不成若例有秒篾法乘而又法除得秒篾數已爲秒篾及正有
分餘而所不成不復須者須過半從一無半棄之若分餘其母不等須變相通
以彼所法之母乘此而分餘而此母除之得彼所須之子所有秒篾者亦法乘
不滿此母又除而得其數麼幺亦然其所除去而有不盡全則謂之不盡亦曰
不如其不成全全乃爲不滿分餘秒篾更曰不成凡以數相減而有小及半太
須相加減同於分餘法者皆以其母三四除其氣度日法以半及太大本率二
三乘之少小卽須因所除之數隨其分餘而加減焉秋分後春分前爲盈扤春
分後秋分前爲虧總須取其數扤總爲名指用其時春分爲主虧曰分後盈曰
分前凡所不見皆放於此

氣日法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四

歲數千七百三萬六千四百六十六半

度準三百四十八

約率九

氣辰三千八百八十七

餘通八百九十七

秒法四十八

麼法五

推氣術

半閏衰乘朔實又準度乘朔餘加之如約率而一所得滿氣日法爲去經朔日
不滿爲氣餘以去經朔日卽天正月冬至恆日定餘乃如夜數之半者減日一
滿者因前皆爲定日命日甲子算外卽定冬至日其餘如半氣辰千九百四十
三半以下者爲氣加子半後也過以上先加此數乃氣辰而一命以辰算外卽
氣所在辰十二辰外爲子初以後餘也又十二乘辰餘四爲小太亦曰少
五爲半少　六爲半　七爲半太
八爲大少亦曰太　九爲太　十爲大太
十一爲窮辰少
其又不成法者半以上爲進以下爲退退以配前爲強進以配後爲弱卽初不
成一而有退者謂之沾辰初成十一而有進者謂之窮辰末旦其名有重者則
於閒可以加之命辰通用其餘辨日分辰而判諸日因別亦皆準此因冬至有
減日者還加之每加日十五餘萬一百九十秒三十七卽各次氣恆日及餘諸
月齊其閏衰如求冬至法亦卽其月中氣恆日去經朔數其求後月節氣恆日
如次之求前節者減之

月	氣	躔衰	衰總	陟降	遲速數
十一月	大雪 冬至中	增二十八	先端	陟五十	遲本

月	氣	損益	先後	陟降	遲速
十二月	小寒節	增二十四	先二十八	陟五十三	速五十
	大寒中	增二十	先五十二	陟三十六	速九十三
正月	立春節	增二十	先七十二	陟三十六	速一百二十九
	雨水中	增二十四	先九十二	陟四十三	速一百六十五
二月	驚蟄節	增二十八	先一百一十六	陟五十	速二百
	春分中	損二十八	先一百四十四	陟五十	速二百五十八
三月	清明節	損二十四	先一百一十六	降四十三	速二百八
	穀雨中	損二十	先九十二	降三十六	速一百六十五
四月	立夏節	損二十	先七十二	降三十六	速一百二十九
	小滿中	損二十四	先五十二	降四十三	速九十三
五月	芒種節	損二十八	先後端	降五十	速五十
	夏至中	增二十八	後端	降五十	遲九十
六月	小暑節	增二十	後五十二	陟三十六	遲九十三
	大暑中	增二十	後五十二	陟三十六	遲九十三
七月	立秋節	增二十	後七十二	陟三十六	遲一百二十九
	處暑中	增二十四	後九十二	陟四十四	遲一百六十九
八月	白露節	增二十八	後一百一十六	陟五十	遲二百八
	秋分中	損二十八	後一百四十四	陟五十	遲二百五十八
九月	寒露節	損二十四	後一百一十六	陟四十三	遲二百八
	霜降中	損二十	後九十二	降三十六	遲一百六十三
十月	立冬節	損二十	後七十二	降三十六	遲一百二十九
	小雪中	損二十四	後五十二	降四十三	遲九十三
十一月	大雪節	損二十八	後二十八	降五十	遲五十
	冬至				

推每日遲速數術

見求所在氣陟降率，并後氣率半之，以日限乘而汎總除，得氣末率。又日限乘二率相減之殘，汎總除，爲總差。其總差亦日限乘而汎總除，爲別差。率前少者，以總差減末率，爲初率，乃別差加之；前多者，即以總差加末率，皆爲氣初日陟降數。以別差前多者日減，前少者日加初數，得每日數。所曆推定氣日，隨算其數，陟加降減其遲速，爲各遲速數。其後氣無同率及有數同者，皆因前末，以末數爲初率，加總差爲末率，及差漸加初率，爲每日數。通計其秒，調而御之。求月朔弦望應平會日所入遲速，各置其經餘爲辰，以入氣辰減之，乃日限乘日內辰，爲入限。以乘其氣前多之末率，前少之初率，日限而一，爲總率。其前多者入限減汎總之殘，乘總差，汎總而一，爲入差，并於總差。入限乘倍日限除，以總率前少者入限再乘差，別日限自乘倍而除，亦加總率，皆爲總數。乃以陟加降減其氣遲速數，爲定。即速加遲減其經餘，各其月平會日所入遲速定日及餘。求每日所入先後，各置其氣躔衰與衰總，皆以餘通乘之，所乃躔衰如陟降，衰總如遲速數，亦如求遲速法，即得每所入先後及定數。

求定氣，其每日所入先後數，即爲氣餘。其所曆日，皆以先加之，以後減之，隨算其日，通准其餘，滿一恒氣，即爲二至後一氣之數。以加二，如法用別其日而命之。又算其次，每相加命，各得其定氣日及餘也。亦以其先後已通者，先減後加其恒氣，即次氣定日及餘，亦因別其日，命以甲子，各得所求。

求土王，距四立各四氣外，所入先後加減滿二日餘八千一百五十四秒十塵，除所滿日外，即土始王日。

求候日，定氣即初候日也。三除恒氣，各爲平候日餘。亦以所入先後數爲氣餘，所曆之日皆以先加後減，隨計其日，通準其餘，每滿其平，以加氣日而命之，即得次候日。亦算其次，每相加命，又得末候及次氣日。

氣	初候	次候	末候	夜半漏	昏去中星
冬至	武始交	芸始生	荔挺出	二十七刻分四十二	八十二度轉分四十七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二十七刻二十六	八十三度十六
大寒	鴈北向	鵲始巢	雉始雊	二十六刻七十六	八十五度六
立春	雞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二十五刻九十八半	八十七度四十九
雨水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鴈來	二十四刻九十六半	九十一度四十八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二十三刻七十七半	九十六度三
春分	鷹化爲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二十二刻五十	一百度三十七半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蟲啓戶	二十一刻二十一半	百五度二十
穀雨	桐始華	田鼠爲鴽	虹始見	二十刻三半	百九度三十九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桑	螻蟈鳴	十九刻半	百一十三度二十五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十八刻二十三	百一十六度十九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螳螂生	十七刻六十九	百一十八度十八
夏至夜四十刻十四分	鵙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十七刻五十七	百一十八度四十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菫榮	十七刻六十九	百一十八度十八
大暑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十八刻二十三	百一十六度十九
立秋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十九刻半	百一十三度二十五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二十刻三	百九度三十九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雁來	二十一刻二十三半	百五度二十一
秋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雷始收聲	二十二刻五十	百　度二十七半
寒露	蟄蟲附戶	殺氣盛	陽氣始衰	二十三刻七十七半	九十六度三
霜降	水始涸	鴻雁來賓	雀入水爲蛤	二十四刻九十六半	九十一度三十六
立冬	菊有黃華	豺祭獸	水始冰	二十五刻九十八半	八十七度三
小雪	地始凍	雉入水爲蜃	虹藏不見	二十六刻九十六	八十五度六
大雪	冰益壯	地始坼	鶡旦鳴	二十七刻二十六	八十三度十六

倍夜半之漏，得夜刻也。以減百刻，不盡爲晝刻。每減晝刻五，以加夜刻，即其晝爲日見，夜爲不見刻數。刻分以百爲母。

求日出入辰刻：十二除百刻，十二除百刻，得辰刻數，爲法。半不見刻，以半辰加之，爲日出實。又加日出見刻，爲日入實。如法而一，命子算外，即所在辰。不滿法爲刻及分。

求辰前餘數：氣朔日法乘夜半刻，百而一，即其餘也。

求每日刻差：每氣準爲十五日，全刻二百二十五爲法。其二至各前後於二分而數因相加減，間皆六氣，各盡於四立，爲三氣，至與前日爲一，乃每日增太，又各二氣每日增少，其末之氣每日增少之小，而末六日不加，而裁焉。二望至前後一氣之末日，終於十少。二氣初日稍增爲十二半，終於二十大。三氣初日二十一，終於三十少。四立初日三十一，終於三十五太。五氣亦稍增，初日三十六太，終四十一少。末氣初日四十一少，終於四十二。每氣前後累算其數，又百八十乘爲實，各汎總乘法而除，得其刻差。隨而加減夜刻而半之，各得入氣夜之半刻。其分後十五日外，累算盡日，乃副置之，百八十乘，虧總除，爲其所因數，以減上位，不盡爲所加也。不全日者，隨辰率之。

求晨去中星：加周度一，各昏去中星減之，不盡爲辰去度。

求每日度差：準日因增加裁累算，所得百四十三之，四百而一，亦百八十乘汎總除爲度。差數滿轉法爲度，隨日加減，各得所求。分後氣間亦求準外，與前求刻至前加減，皆因日數逆算求之，亦可。因至向背，其刻各減，夏加而度各加，夏減若至前以入氣減氣間，不盡者因後氣而反之，以不盡日累算乘除所定，從後氣而逆以加減，皆得其數。此但略校其總，若精存于稽極云。

轉終日二十七，餘千二百五十五。

終法二千二百六十三。

終實六萬二千三百五十六。

終全餘千八。

轉法五十二。

篾法八百九十七。

閏限六百七十六。

推入轉術：終實去積日，不盡，以終法乘而又去，不如終實者，滿終法得一日，不滿爲餘，即其年天正經朔夜半入轉日及餘。

求次日：加一日，每日滿轉終則去之。且二十八日者，加全餘爲夜半入初日餘。

求弦望：皆因朔加其經日，各得夜半所入日餘。

求次月：加大月二日，小月一日，皆及全餘，亦其夜半所入。

求經辰所入：朔弦望經餘變從轉，不成爲秒，加其夜半所入，皆其辰入日及餘。因朔辰所入，每加日七，餘八百六十五，秒千一百六十大，秒滿日法成餘，亦得上弦、望、下弦、次朔經辰所入。徑求者，加望日十四，餘千七百三十一，秒千七十九半。下弦日二十二，餘三百三十四，秒八百九十七。小，次朔日一，餘二千二百八，秒九百一十七。亦朔望各增日一，減其全餘。望五百三十一，秒百六十二半。朔五十四，秒三百二十五。

求月平應會日所入：以月朔弦望會日所入遲速定數，亦變從轉餘，乃速加遲減其經辰所入餘，即各平會所入日餘。

轉日	速分	遲差	加減	朓朒積
一日	七百六十四	消七	加六十八	朓初
二日	七百五十七	消八	加六十一	朓百二十三

三日	七百四十九	消十一	加五十三	朓二百四十四
四日	七百四十八	消十二	加四十二	朓三百三十一
五日	七百二十六	消十三	加三十一	朓四百八
六日	七百一十三	消十三	加十八	朓四百六十四
七日	七百	消十三加五減秒太	九分八加二減	朓四百九十六
八日	六百八十八	消十四	減七	朓五百五
九日	六百七十四	消十四	減二十一	朓四百九十二
十日	六百六十	消十二	減三十四	朓四百五十四
十一日	六百四十八	消九	減四十六	朓三百九十一
十二日	六百三十九	消七	減五十五	朓三百七
十三日	六百三十二	消六	減六十二	朓二百七
十四日	六百二十六	息二	減五十六減七加十六二加	朓九十四
十五日	六百二十八	息七	加六十六	朒二十八
十六日	六百三十五	息九	加五十九	朒百四十八
十七日	六百四十四	息十一	加五十	朒二百五十六
十八日	六百五十五	息十一	加三十九	朒三百四十七
十九日	六百六十六	息十三	加二十九	朒四百一十九
二十日	六百七十九	息十四	加十六	朒四百七十一
二十一日	六百九十三	息十三	加三六加減大三減	朒五百
二十二日	七百五	息十四	減十七	朒五百五當日自見爲五
二十三日	七百二十九	息十三	減二十三	朒四百八十七
二十四日	七百三十一	息十二	減三十六	朒四百四十六
二十五日	七百四十四	息十	減四十八	朒三百八十
二十六日	七百五十四	息七	減五十八	朒二百九十三
二十七日	七百六十一	息五篾四	減六十五	朒百八十八
二十八日	七百六十六篾	平五息四消	減七十早八少終餘罕二太全餘	朒七十

推朔弦望定日術

各以月平會所入之日加減限限并後限而半之爲通率又二限相減爲限衰前多者以入餘減終法殘乘限衰終法而一并於限衰而半之前少者半入餘乘限衰亦終法而一皆加通率入餘乘之日法而一所得爲平會加減限數其限數又別從轉餘爲變餘朓減朒加本入餘限前多者朓以減與未減朒以加與未加皆減終法并而半之以乘限衰前少者亦朓朒各并二入餘半以乘限衰皆終法而一加於通率變餘乘之日法而一所得以朓減朒加限數加減朓朒積而定朓朒乃朓減朒加其平會日所入餘滿若不足進退之即朔弦望定日及餘不滿晨前數者借減日算命甲子算外各其日也不減與減朔日立算與後月同若俱無立算者月大其定朔算後加所借減算閏衰限滿閏限定朔無中氣者爲閏滿之前後在分前若近春分後秋分前而或月有二中者皆量置其朔不必依定其後無同限者亦因前多以通率數爲半衰而減之前少即爲通率其加減變餘進退日者分爲一日隨餘初末如法求之所得并以加減限數凡分餘秒篾事非因舊文不著母者皆十爲法若法當求數用相加減而更不過通遠率少數微者則不須算其入七日餘二千一十一十四日餘千七百五十九二十一日餘千五百七二十八日始終餘以下爲初數各減終法以上爲末數其初末數皆加減相返其要各爲九分初則七日八分十四日七分二十一日六分二十八日五分末則七日一分十四日二分二十一日三分二十八日四分雖初稍弱而末微強餘差止一理勢兼舉皆今有轉差各隨其數若恆算所求七日與二十一日得初衰數而末初加隱而不顯且數與平行正等亦初末有數而恆算所無其十四日二十八日既初末數存而虛衰亦顯其數當去恆法不見

求朔弦望之辰所加

定餘半朔辰五十一大以下爲加子過以上加此數乃朔辰而一亦命以子十二算外又加子初以後其求入辰強弱如氣

求入辰法度

度法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四

周數千七百三萬七千七十六

周分萬二千一十六

轉十三

篾三百五十五

周差六百九半

在日謂之餘通在度謂之篾法亦氣爲日法爲度法隨事名異其數本同女末接虛謂之周分變周從轉謂之轉屢皆所距日在黃道中準度赤道計之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三　參九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方朱雀七宿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方蒼龍七宿七十五度

前皆赤道度其數常定紘帶天中儀極攸準

推黃道術　準冬至所在爲赤道度後於赤道四度爲限初數九十七每限增一以終百七其三度少弱平乃初限百九亦每限增一終百一十九春分所在因百一十九每損一又終百九亦三度少弱平乃初限百七每限損一終九十七夏至所在又加冬至後法得秋分冬至所在數各以數乘其限度百八而一累而總之卽皆黃道度也度有分者前輩之宿有前却度亦依體數逐差還道不常定準令爲度見步天行歲久差多隨術而變

斗二十四　牛七　女十一半　虛十　危十七　室十七　壁十

北方九十六度半

奎十七　婁十三　胃十五　昴十一　畢十五半　觜二　參八

西方八十一度半

井三十　鬼四　柳十四半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軫十八

南方一百九度半

角十三　亢十　氐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七　箕十

東方七十六度半

前見黃道度步日所行月與五星出入循此

推月道所行度術

準交定前後所在度半之亦於赤道四度爲限初十一每限損一以終於一其三度強平乃初限數一每限增一亦終十一爲交所在卽因十一每限損一以終於一亦三度強平又初限數一每限增一終於十一復至交半返前表裏仍因十一增損如道得後交及交半數各積其數百八十而一卽道所行每與黃道差數其月在表半後交前損增加交後半前損加增減於黃道其月在裏各返之卽得月道所行度其限未盡四度以所直行數乘入度四而一若月在黃道度增損於黃道之表裏不正當於其極可每日準去黃道度增損於黃道而計去赤道之遠近準上黃道之率以求之道伏相消朓朒互補則可知也積交差多隨交爲正其五星先候在月表裏出入之漸又格以黃儀準求其限若不可推明者依黃道命度

推日度術

置入元距所求年歲數乘之爲積實周數去之不盡者滿度法得積度不滿爲分以冬至餘減分命積度以黃道起於虛一宿次除之不滿宿算外卽所求年天正冬至夜半日所在度及分

求年天正定朔度

以定朔日至冬至每日所入先後餘爲分日爲度加分以減冬至度卽天正定朔夜半日在所度分亦去朔日乘衰總已通者以至前定氣除之又如上求差加以所去朔日乃減度亦卽天正定朔日所在度皆日爲度餘爲分其所入先後及衰總用增損者皆分前增分後損其平日之度

求次日

每日所入先後分，增損度，以加定朔度，得夜半。

求弦望

去定朔每日所入分，累而增損去定朔日，乃加定朔度，亦得其夜半。

求次月

曆算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每日所入先後分，增損其月，以加前朔度，即各夜半所在至虛去周分。

求朔弦望辰所加

各以度準乘定餘，約率而一，為平分。又定餘乘其日所入先後分，日法而一，乃增損其平分，以加其夜半，即各辰所加。其分皆篾法約之，為轉分，不成為篾。凡朔辰所加者，皆為合朔日月同度。

推月而與日同度術

各以朔平會加減限數，加減朓朒，為平會朓朒，以加減定朔度，準乘約率除，以加減定朔辰所加日度，即平會辰日所在。又平會餘乘度準，約率除，減其辰所在，為平會夜半日所在。乃以四百六十四半乘平會餘，亦以周差乘朔實除，從之，以減夜半日所在，即月平會夜半所在。三十七半乘平會餘，增其所減，以加減半，得月平會辰平行度。五百二乘朓朒，亦以周差乘朔實除而從之，朓減朒加其平行，即月定朔辰所在度，而與日同。若即以平會朓朒所得分，加減平會辰所在，亦得同度。

求月弦望定辰度

各置其弦望辰所加日度及分，加上弦度九十一，轉分十六，篾三百一十三；望度百八十二，轉分三十二，篾六百二十六；下弦度二百七十三，轉分四十二，皆至虛去轉周求之。

定朔夜半入轉

經朔夜半所入，準於定朔日有增損者，亦以一日加減之，否者因經朔為定。其因定求朔次日、弦望次月夜半者，如於經月法為之。推月轉日定分術。

以夜半入轉餘乘逡差，終法而一，為見差，以息加消減其日逡分，為月每日所行逡定分。

求次日

各以逡定分加轉分，滿轉法從度，皆其夜半。因日轉若各加定日，皆得朔弦夜半月所在定度。其就辰加以求夜半，各以逡分消者，定餘乘差，終法除，并差而半之；息者，半定餘以乘差，終法而一，皆加所減，乃以定餘乘之，日法而一，各減辰所加度，亦得其夜半度。因夜半亦如此求逡分，以加之，亦得辰所加度。諸轉可初以逡分及差為篾而求其次，皆訖，乃除為轉分。因經朔夜半求定辰度者，以定辰去經夜半減而求其增損數，乃以數求逡定分，加減其夜半，亦各定辰度。

求月晨昏度

如前氣與所求每日夜之半，夜以逡定分乘之，百而一，為晨分，減逡定分，為昏分。除為轉度，望前以昏，後以晨，加夜半定度，得所在。求晨昏中星，各以度數加夜半定度，即中星度。其朔弦望以百刻乘定餘，滿日法得一刻，即各定辰近入刻數，皆減其夜半漏，不盡為晨初刻，不滿者屬昨日。

復月五千四百五十八

交月二千七百二十九

交率四百六十五

交數五千九百二十三

交法七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六

會法五十七萬七千五百三十

交復日二十七　餘二百六十三　秒三千四百三十五

交日十三　餘七百五十三　秒四千六百七十九

交限日十三　餘三百五十五

杪四百七十三半

望差日一　餘百九十七

杪四千二百五十

朔差日二　餘三百九十五

杪二千四百八十八

會限百五十八　餘六百七十六

杪五十半

會日百七十三　餘三百八十四

杪二百八十三

推月行入交表裏術

置入元積月，復月去之，不盡，交率乘而復去，不如復月者，滿交月去之，為在裏數，不滿為在表數，即所求年天正經入交表裏數。

求次月

以交率加之，滿交月去之，前表者在裏，前裏者在表。

入交日	去交衰	衰積
一日	進十四	衰始
二日（餘百九十八以下食限）	進十二	十四
三日	進十一半	二十七
四日	進九半	三十八半
五日	進七	三十八
六日	進四	五十五
七日	進五分四進強，退一分一退弱	五十九
八日	退二	六十（六十又一分，一分會日限）
九日	退五	五十八
十日	退八	五十三
十一日	退十半	四十五
十二日	退十二半	四十四半
十三日（餘五百五十五以上食限）	退十三半	二十二
十四日	退十四小（三退強，二退弱）	八半

推月入交日術

以朔實乘表裏數，為交實，滿交法為日，不滿者，交數而一，成餘，不為杪，命日算外，即其經朔月平入交日餘。

求望

以望差加之，滿交日去之，則月在表裏與朔同，不滿者與朔返。其月食者，先交與當月朔，後交與月朔表裏同。

求次月

朔差加月朔所入，滿交日去之，表裏與前月進，不滿者與前月同。

求經朔望入交常日

以月入氣朔望平會日遲速定數，速加遲減其平入交日餘，為經交常日及餘。

求定朔望入交定日

以交率乘定朓朒，交數而一，所得以朓減朒加常日餘，即定朔望所入定日餘。其去交如望差以交限以上者，月食；月在裏者，日食。

推日入會術

會法除交實為日，不滿者，如交率為餘，不成為杪，命日算外，即經朔日入平會日及餘。

求望加望日及餘，次月加經朔，其表裏皆準入交。求入會常日，以交數乘月入氣朔望所平會日遲速定數，交率而一，以速加遲減其入平會日餘，即所入常日餘。亦以定朓朒而朓減朒加其常日餘，即日定朔望所入會日及餘，皆滿會日去之。其朔望去會如望以下，會限以上者，亦月食；月在日道裏，則日食。

求月定朔望入交定日夜半

交率乘定餘，交數而一，以減定朔望所入定日餘，即其夜半所定入。

求次日

以每日遲速數分，前增分後損定朔所入定日餘，以加其日，各得所入定日及餘。

求次月

加定朔大月二日小月一日皆餘九百七十八秒二千四百八十八各以一月遲速數分前增分後損其所加爲定其入七日餘九百九十七秒二千三百三十九半以下者進其入此以上盡全餘二百四十四秒三千五百八十三半者退其入十四日如交餘及秒以下者退其入此以上盡全餘四百八十九秒千二百四十四者進而復也其要爲五分初則七日四分十四日三分末則七日後一日十四日後二分雖初強末弱衰率有檢求月入交去日道皆同其數以交餘爲秒積以後衰幷去交衰半之爲通數進則秒積減衰法以乘衰交法除而幷衰以半之退者半秒積以乘衰交法而一皆加通數秒積乘交法除所得以進退衰積十而一爲度不滿者求其強弱則月去日道數月朔望入交如限以上減交日殘爲去後交數如望差以卽爲去先交數有全日同爲餘各朔辰而一得去交辰其月在日道裏日應食而有不食者月在日不應食而亦有食者

推應食不食術

朔先後在夏至十日內去交十二辰少二十日內十二辰半一月內十二辰大閏四月六月十二辰以上加南方三辰若朔在夏至二十日內去交十三辰以加辰申半以南四辰閏四月六日亦加四辰穀雨後處暑前加三辰清明後白露前加巳半以西未半以東二辰春分前加午一辰皆去交十三辰半以上者並或不食

推不應食而食術

朔在夏至前後一月內去交二辰四十六日內一辰半以加二辰又一月內亦一辰半加三辰及加四辰與四十六日內加三辰穀雨後處暑前加巳少後未太前清明後白露前加二辰春分後秋分前加一辰皆去交半辰以下者並得食

推月食多少術

望在分後以去夏至氣數三之其分前又以去分氣數位而加分後者皆又以十加去交辰位而幷幷之減其去交餘爲不食定餘乃以減望差殘者九十六而一不滿者求其強弱亦如氣辰法以十五爲限命之卽各月食多少

推日食多少術

月在內者朔在夏至前後二氣加南二辰增去交餘一辰太加三辰增一辰少加四辰增太三氣內加二辰增一辰加三辰增太加四辰增少四氣內加二辰增太加辰及五氣內加二辰增小自外所加辰立夏後立秋前依本其四氣內加四辰五氣內加三辰六氣內加二辰六氣內加二辰者亦依平自外所加之北諸辰各依其去立夏立秋白露數隨其依平辰辰北每辰以其數三分減去交餘雨水後霜降前又半其去二分日數以加二分去二立之日乃減去交餘其在冬至前後更以去霜降雨水日數三除之以加霜降雨水當氣所得之數而減去交餘皆爲定不食餘以減望差乃如月食法月在外者其去辰數若日氣所繫之限止一而無等次者加所去交辰一卽爲食數若限有等次加別繫同者隨所去交辰數而返其衰以少爲多以多爲少亦加其一以爲食數皆以十五爲限乃以命之卽各日之所食多少凡日食月行黃道體所映蔽大較正交如累璧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無損雖外全而月下內損而更高交淺則閒遙交深則相搏而不淹因遙而蔽多所觀之地又偏所食之時亦別月居外道此不見虧月外之人反以爲食交分正等同在南方冬損則多夏虧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體則高居東西傍而下視有邪正理不可一由準率若實而違古史所詳事有紛互今故推其梗概求者知其指歸苟地非於陽城皆隨所而漸異然月食以月行虛道暗氣所衝日有暗氣天有虛道正黃道常與日對如鏡居下魄耀見陰名曰暗虛奄月則食故稱當月月食當星星亡雖夜半之辰子午相對正隔於地虛道卽虧既月兆日光當午更耀時亦隔地無廢稟明諒以天光神妙應感玄通正當夜半何害虧稟月由虛道表裏俱食日之與月體同勢等校其食分月盡爲多容或形差微增虧數疎而不漏綱要克舉

推日食所在辰術

置定餘倍日限克減之。月在裏三乘朔辰爲法除之。所得以艮巽坤乾爲次命艮算外。不滿法者半法減之。無可減者爲前所減之殘。爲後前則因餘後者減法各爲其率。乃以十加去交辰三除之。以乘率十四而一爲差。其朔所在氣二分前後一氣內。卽爲定差。近冬至以去寒露驚蟄。近夏至以去清明白露氣數倍而三除去交辰。諸增之。近冬至艮巽以加坤乾以減。近夏至艮巽以減坤乾以加。其差爲定差。乃艮以坤加巽以乾減定餘。月在外直三除去交辰。以乘率十四而一。亦爲定差。艮坤以減巽乾以加定餘。皆爲食餘。如氣求入辰法。卽日食所在辰及小大。其求辰刻以辰克乘辰餘。朔辰而一。得刻及分。若食近朝夕者。以朔所入氣日之出入刻校食所在。知食見否之少多。所在辰爲正見。

推月食所在辰術

三日阻減望定餘半。望之所入氣日不見刻。朔日法乘之。百而一。所得若食餘與之等以下。又以此所得減朔日法。其殘食餘與之等以上。爲食正見數。其食餘亦朔辰而一。如求加辰所在。又如前求刻校之。月在衝辰食。日月食既有起訖晚早。亦或變常進退。皆於正見前後十二刻半候之。

推日月食起訖辰術

準其食分十五分爲率。全以下各爲衰。十四分以上以一爲衰。以盡於五分。每因前衰每降一分。積衰增二以加於前。以至三分。每積增四。二分每增四。二分增六。一分增十九。皆累算爲各衰。三百爲率。各衰減之。各以其殘乘朔日法。皆率而一。所得爲食衰數。其率全。卽以朔日法爲衰數。以衰數加減食餘。其減者爲起。加者爲訖。數亦如氣。

求入辰法及求刻。以加減食所刻等。得起訖晚早之辰與校正見多少之數。史書虧復起訖不同。今以其全一辰爲率。

推日月食所起術

月在裏者。其正南則起右上。虧左上。若正東月自日上邪北而下。其在東南維前。東向望之初不正橫。月高日下。乃月稍西北。日漸東南。過於維後。南向望之。月更北。日差西南。以至於午之後。亦南望之。月欹西北。日復東南。西南維後。西向而望。月爲東北。日則西南。正西自日北下邪虧而亦後不正橫。月高日下。若食十二以上。起右虧左。其正東起上近虧下而北。午前則漸自上邪下。維西起西北虧東南。維北起西南虧東北。午後則稍從下傍下。維東起西南虧東北維。北虧東南。在東則以上爲東。在西則以下爲西。月在外者。其正南起右下虧左上。在正東月自日。南邪下而映。維北則月微東南。日返西維西南。日稍移東北。以至於午。月南日北。過午之後。月稍東南。日更西北。維北月有西南。日復東北正西月自日下邪南而上。皆準此體。以定起虧。隨其所處。每用不同。其月之所食。皆依日虧起。每隨類反之。皆與日食限同表裏。而與日返其逆順。上勢過其分。

五星

歲爲木　熒惑爲火　鎭爲土　太白金　辰爲水

木數千八百六十萬五千四百六十八。

伏半平八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八。

復日三百九十八。餘四萬一千一百五十六。

歲一。殘日三十三萬。餘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九半。

見去日十四度。

平見在春分前。以四乘去立春日。小滿前又三乘去春分日。增春分所乘者。白露後亦四乘去寒露日。小暑加七日。小雪前以八乘去寒露日。冬至後以八乘去立春日爲減。小雪至冬至減七日。

見初日行萬一千八百一十八分。益遲七十分。百一十日行十八度分四萬七百三十八而留二十八日。乃逆日退六千四百三十六分。八十七日退十二度二百四。又留二十八日。初日行四千一百八十八分。日益疾七十分。百一十日亦行十八度分四萬七百三十八而伏。

火數三千六百三十七萬七千五百九十五。

伏半平三百三十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七半。

復日七百七十九。餘四萬一千九百一十九。

歲再殘日四十九餘萬九千一百六

見去日十六度

平見在雨水前以十九乘去大寒日清明前又十八乘去雨水日增雨水所乘者夏至後以十六乘去處暑日小滿後又十五日寒露前以十八乘去白露日小雪前又十七乘去寒露所乘者大雪後二十九乘去大寒日爲減小雪至大雪減二十五日

見初在冬至則二百三十六日行百五十八度以後日度隨其日數增損各一盡三十日一日半損一又八十六日二日損一復三十八日同又十五日三日損一復十二日同又三十九日三日增一又二十四日二日增一又五十八日增一復三十三日同又三十日二日損一還終至冬至二百三十六日行百五十八度其立春盡春分夏至盡立夏八日減一日春分至立夏減六日立秋至秋分減五度各其初行日及度數白露至寒露初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以其殘日及度計充前數皆差行日益遲二十分各盡其日度乃遲初日行分二萬二千六百六十九日益遲一百一十分六十一日行二十五度分萬五千四百九初減度五者於此初日加分三千八百二十三篾十七以遲日爲母盡其遲日行三十度分同而留十三日

前減日分於二留乃逆日退分萬二千五百二十六六三日退十六度分四萬二千八百三十四又留十三日而行初日萬六千六十九日益疾百一十分六十一日行二十五度分萬五千四百九立秋盡秋分增行度五加初日分同前更疾在冬至則二百一十三日行百三十五度盡三十六日一日損一又二十日二日損一復二十四日同又五十四日三日增一又十二日二日增一又四十二日一日增一又十四日一日增一半又十二日增一復四十五日同又一百六日二日損一亦終冬至二百一十三日行百三十五度

前增行度五者於此亦減五度爲疾日及數其立夏盡夏至日亦日行半度六十日行三十度夏至盡立秋亦初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其殘亦計充如前皆差行日盡益疾二十分各盡其日度而伏

土數千七百六十三萬五千五百九十四

伏半平八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五

復日三百七十八餘四千一百六十二

歲一殘日十二餘三萬九千三百九十九半

見去日十六度半

平見在大暑前以七乘去小滿日寒露後九乘去小雪日爲加大暑至寒露加八日小寒前以九乘去小雪日雨水後以四乘去小滿日立春後又三乘去雨水日增雨水所乘者爲減小寒至立春減八日

見日行分四千三百六十四八十日行七度分二萬七千六百一十二而留三十九日乃逆日退分二千八百二十百三日退六度分萬五百九十六又留三十九日亦行分日四千三百六十四八十日行七度分二萬七千六百一十二而伏

金數二千七百二十三萬六千二百八

晨伏半平百九十五萬七千一百四

復日五百八十三餘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六

歲一殘日二百一十八餘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九半

夕見伏二百五十六日

晨見伏三日二十七日餘與復同

見去日十一度

夕平見在立秋前以六乘去芒種日秋分後以五乘去小雪日小雪後又四乘去大雪日增小雪所乘者爲加立秋至秋分加七日立春前以五乘去大雪日雨水前又四乘去立春日增立春所乘者清明後以六乘去芒種日爲減雨水至清明減七日

晨平見在小寒前以六乘去冬至日立春前又五乘去小寒日增小寒所乘者芒種前以六乘去夏至日立夏前又五乘去芒種日增芒種所乘者爲加立春至立夏加五日小暑前以六乘去夏至立秋前又五乘去小暑日增小暑所乘

者大雪後以六乘去冬至日。立冬後又五乘去大雪日。增大雪所乘者。爲減立秋至立冬減五日。

夕見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六度。其數兩至小滿寒露皆十日加一度。小滿至白露加三度。乃十二日行十二度。冬至後十二日減日度各一。兩水盡見夏至日度七。夏至後六日增一。大暑至立秋還日度十二。至寒露日度二十二。後六日減一。自大雪盡冬至。又日度十二。而遲日益遲五百二十分。初日行分二萬三千七百九十一。篾三十四。行日爲母。四十三日行三十二度。

前加度者。此依減之。留九日。乃逆日退太半度。九日退六度。而夕伏晨見日退太半度。九日退六度。復留九日而行。日益疾五百二十分。初日行分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一。篾三十四。四十三行三十二度。芒種至小暑大雪至立冬。十五日減一度。小暑至立冬減二度。又十二日行十二度。冬至後十五日增日一。驚蟄至春分日度十七。後十五日減一。盡夏至還日度十二。後六日減一。至白露日度皆盡。霜降後五日增一。盡冬至。又日度十二。乃疾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度。前減者。此亦加之。而晨伏。

水數五百四十萬五千六

晨伏半平七十九萬九十九

復日百一十五。餘四萬九百四十六。

夕見伏五十一日。

晨見伏六十四日。餘與復同。

見去日十七度。

夕應見在秋及小雪前者。不見其白露前立冬後時有見者。

晨應見在春及小滿前者。不見其驚蟄前立冬後時有見者。

夕見日行一度太。十二日行二十度。小暑至白露行度半。十二日行十八度。及入日行入度。大暑後二日去度一。訖十六日而日度俱盡。而遲日行半度。四日行二度。益遲日行少半度。三日行一度。前行度半者。去此益遲。乃留四日而夕伏。晨見留四日。爲日行少半度。三日行一度。大寒至驚蟄無此行。更疾日行半度。四日行二度。又日行八度。亦大寒後二日去度一。訖十六日。亦日度俱盡。益疾日行一度太。十二日行二十度。初無遲者。此行度半。十二日行十八度而晨伏。

推星平見術

各以伏半減積半實。乃以其數去之。殘返減數滿氣日法爲日。不滿爲餘。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後平見日餘。金水滿晨見伏日者去之。晨平見。求平見月日。以冬至去定朔日餘。加其後日及餘。滿復日又去。起天正月。依定大小朔除之。不盡算外日。即星見所在。求後平見。因前見去其歲一再。皆以殘日加之。亦可。其復日。金水準以晨夕見伏日加晨得晨。

求常見日。以轉法除所得加減者爲日。其不滿以餘通乘之爲餘。并日皆加減平見日餘。即爲常見日及餘。

求定見日。以其先後已通者。先減後加常見日。即得定見日餘。

求星見所在度

置星定見其日夜半所在宿度及分。以其日先後餘。分前加。分後減氣日法而乘定見餘。氣日法而一。所得加夜半度分。乃以星初見去日度數。晨減夕加之。即星初見所在宿度及分。

求次日

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分。其有益疾遲者。則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分疾增損乃如之。有篾者滿法從分。其母有不等齊而進退之。留即因前。逆則依減。入虛去分逆出先加。皆以篾法除爲轉分。其不盡者仍謂之篾。各得每日所在。知去日度。增以日所入先後分定之。諸行星度求水。其外內準月行增損黃道而步之。不明者依黃道而求所去日度先後分。亦分明前加後減。其金火諸日度計數增損定之者。其日少度多。以日減度之殘者與日多度少之度。皆度法乘之。日數而一。所得爲分。不滿篾。以日數爲母。日少者以分并減之一度。日多者直爲度分。即皆一日平行分。其差行者皆減所行日數一。乃半其益疾益遲分而乘之。益疾以減。益遲以加一日平行分。皆初日所行分。有計日加減而日數不滿未得成度者。以氣日法若度法乘見已所行日。即日數除之。所得以增損其氣日

疾法爲日及度其不成者亦即爲箴其木火土晨有見而夕有伏金水即夕見還夕伏晨見即晨伏然火之初行及後疾距冬至日計日增損日度者皆當先置從冬至日餘數累加於位上以知其去冬至遠近乃以初見與後疾初日去冬至日數而增損定之而後依其所直日度數行之也

隋書卷十八

隋書卷十八考證

焯曆志下術士咸稱其妙故錄其術云〇臣召南按劉焯所造皇極曆隋世並未施行即唐初傅仁均造戊寅曆亦但祖述張冑元成法未嘗用焯所定而此志亦存其說別爲一卷猶晉志於乾象黃初二曆之後附以姜岌所造三紀甲子元曆也

躔衰〇臣召南按躔衰之名始此即日度之盈縮等差也唐開元曆議其八日躔盈縮略例曰北齊張子信積候合朔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至劉焯立盈縮躔衰術與四序升降麟德曆因之更名躔差焯術於春分前一日最急後一日最舒秋分前一日最舒後一日最急舒急同於二至而中間一日平行其說非是按焯所立法不無過差然太陽之行自有盈縮冬至爲盈之極夏至爲縮之極後世推步日躔盈縮者皆本焯說而益加精詳焯之功亦大矣哉

隋書卷十八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天文志第十四

天文上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衆星而効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爰在庖犧仰觀俯察謂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麗十二位也在天成象示見吉凶五緯入房啓姬王之肇跡長星孛斗鑒宋人之首亂天意人事同乎影響自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赧王登臺而避責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師兵吞滅僵仆原野秦氏以戰國之餘怙茲凶暴小星交鬭長彗橫天漢高祖驅駕英雄墾除災害五精從歲七重暈畢含樞曾緬道不虛行自西京創制多歷年載世祖中興當塗馭物金行水德祗奉靈命玄兆著明天人不遠昔者榮河獻籙溫洛呈圖六爻摛範三光宛備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韋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皆能言天文察微變者也漢之傳天數者則有唐都李尋之倫光武時則有蘇伯況郎雅光並能參伍天文發揚善道補益當時監垂來世而河洛圖緯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盡列後漢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紫宮爲帝皇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之北斗動係於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遇亂堙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立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并注占贊總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參校周齊梁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彼疏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爲蓋圖旁摛始分甄表常度并具赤黃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纏離攸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穹蒼將爲正範以墳爲太史令墳博考經書勤於教習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煬帝又遣宮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別詔袁充教以星氣業成者進內以參占驗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鐵爲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周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諸觀臺之上大唐因而用焉馬遷天官書及班氏所載妖星暈珥雲氣虹蜺存其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無紀錄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神道司存安可誣也今略舉其形名占驗次之經星之末云

天體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之說卽周髀是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曆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恒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極游以爲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也故曰周髀又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陰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從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暉故日出卽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時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

漢末揚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也今從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視蓋橑與車輻間近杠轂即密益遠益踈今北極爲天杠轂二十八宿爲天橑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其後桓譚鄭玄蔡邕陸績各陳周髀考驗天狀多有所違遠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全同周髀之文蓋立新義以排渾天之論而已宣夜之書絕無師法唯漢祕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晉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麗於天天爲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由此而談葛洪可謂知言之選也喜族祖河間相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還東而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侈臨匈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也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水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故晝短也自虞喜虞聳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又曰天表裏有水兩儀轉運各乘氣而浮載水而行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爲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爲出遠者爲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火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圓也望視之所以圓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圓在天何故圓丹陽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少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爲推步七曜之道以度曆象昬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與天皆合如符契也崔子玉爲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蓋由於平子渾儀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若天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爲必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爻稱

龍龍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比以龍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上離下以證日出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地也又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爲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爲不可乎然則天之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小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轉西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磨石轉者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爲不然者疏矣今日徑千里其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於星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比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反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人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者其北都沒之頃宜先如豎破鏡之狀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北方不亦孤子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而夕猶朗然是月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及北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應日亦入而星月出也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餘氣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顧當言日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圓乎今火出於陽燧陽燧圓而火不圓也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圓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圓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圓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體信而有徵矣宋何承天論渾天象體曰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暘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有魚化而爲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於海日爲陽精光曜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強即天經也黃道袤帶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強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強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自外與王蕃大同王蕃渾天說具於晉史舊說渾天者以日月星辰不問春秋冬夏晝夜晨昏上下去地中皆同無遠近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鬭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我以爲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日中裁如盤蓋此不爲遠者小近者大乎言日初出遠者曰日初出時滄滄涼涼及其中時熱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遠者涼乎桓譚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爲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傍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疏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傍也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殊不同焉日中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又新從太陰中來故復涼於其西在桑榆間也桓君山曰子陽之言豈其然乎張衡靈憲曰日之薄地闇其明也由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地同明明還自奪故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晉著作郎陽平束晳字廣微以爲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

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惑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理之主故仰游雲以觀日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安岌云余以爲子陽言天陽下降日下熱束晳言天體存於目則日大頗近之矣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影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疏在上則其間數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梁奉朝請祖暅曰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糾紛至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矚四維覩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覆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遺衆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影驗之失於過多既不顯求之術而虛設其數蓋夸誕之辭宜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考校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遙趣其實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影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如法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影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影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影長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於地中表南傅地遙望北辰紐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即北辰紐星高地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爲實實如法即去北戴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爲空桐

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四時同度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而寒近日下而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傍雖近而微視日在傍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矚爲難平觀爲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効也今懸珠於百仞之上或置之於百仞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矣先儒弗斯取驗虛繁翰墨夷途頓轡雄辭析辯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氣者寒積而未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而未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溫弗事加薪久而逾熾既已遷之猶有餘熱也

渾天儀

案虞書舜在琁璣玉衡以齊七政則考靈曜所謂觀玉儀之遊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者也琁璣中而星未中爲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琁璣未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琁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而五穀登萬事康也所言琁璣者謂渾天儀也故春秋文耀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而先儒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琁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即以爲北斗七星載筆之官莫之或辨史遷班固猶且致疑馬季長創謂璣衡爲渾天儀鄭玄亦云其轉運者爲璣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璣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故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其爲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而渾象之法地當在天中亓勢不便故反觀亓形地爲外匡於已解者無異在內詭狀殊體而合於理可謂奇巧然斯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又云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洛下閎爲漢孝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太初曆或其所製也漢孝和帝時太史揆候皆以赤道儀與天度頗有進退以問典星待詔姚崇等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至永元十五年詔左中郎將賈逵

乃始造太史黃道銅儀至桓帝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以四分爲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之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琁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蕃以古製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穊不得了察張衡所作又復傷大難可轉移蕃今所作以三分爲一度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之三長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減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渾天儀法黃赤道各廣一度有半汝今所作渾象黃赤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又云黃赤二道相共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準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又赤道見者常一百八十二度半彊又南北考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彊是以知天之體圓如彈丸南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也而陸績所作渾象形如鳥卵以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規則其間相去不得滿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兩極相去不翅八十二度半彊案績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直徑亦然則績意亦以天爲正圓也器與言謬頗爲乖僻然則渾天儀者其制有機有衡既動靜兼狀以效二儀之情又周旋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揆正宿度準步盈虛求古之遺法也則先儒所言圓規徑八尺漢候臺銅儀蔡邕所欲寢伏其下者是也梁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其制則有雙環規相並間相去三寸許正豎當子午其子午之間應南北極之衡各合而爲孔以象南北樞植楗於前後以屬焉又有單橫規高下正當渾之半皆周帀分爲度數署以維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單規斜帶南北之中與春秋二分之日道相應亦周帀分爲度數而署以維辰並相連著屬楗植而不動其裏又有雙規相並如外雙規內徑八尺周二丈四尺而屬雙軸軸兩頭出規外各二寸許合兩爲一內有孔圓徑二寸許南頭入地下注於外雙規南樞孔中以象南極北頭出地上入於外雙規北樞孔中以象北極其運動得東西轉以象天行其雙軸之間則置衡長八尺通中有孔圓徑一寸當衡之半兩邊有關各注著雙軸衡既隨天象東西轉運又自於雙軸間得南北低仰所以準驗辰曆分考次度其於揆測唯所欲爲之者也檢其鐫題是僞劉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陽孔挺所造則古之渾儀之法者也而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及太中大夫徐爰各著宋史咸以爲卽張衡所造其儀略舉天狀而不綴經星七曜魏晉喪亂沉沒西戎義熙十四年宋高祖定咸陽得之梁尚書沈約著宋史亦云然皆失之遠矣後魏道武天興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渾儀以觀星象十有餘載至明元永興四年壬子詔造太史候部鐵儀以爲渾天法考琁璣之正其銘曰於皇大代配天比祚赫赫明明聲烈遐布爰造茲器考正宿度貽法後葉永垂典故其製並以銅鐵唯誌星度以銀錯之南北柱曲抱雙規東西柱直立下有十字水平以植四柱十字之上以龜負雙規其餘皆與劉曜儀大同卽今太史候臺所用也

渾天象

渾天象者其制有機而無衡梁末祕府有以木爲之其圓如丸其大數圍南北兩頭有軸徧體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黃赤二道及天漢等別爲橫規環以匡其外高下管之以象地南軸頭入地注於南植以象南極北軸頭出於地上注於北植以象北極正東西運轉昏明中星既其應度分至氣節亦驗在不差而已不如渾儀別有衡管測揆日月分步星度者也吳太史令陳苗云先賢制木爲儀名曰渾天卽此之謂耶由斯而言儀象二器遠不相涉則張衡所造蓋亦止在渾象七曜而何承天莫辨儀象之異亦爲乖矣宋文帝以元嘉十三年詔太史更造渾儀太史令錢樂之依案舊說采效儀象鑄銅爲之五分爲一度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不動立黃赤二道之規南北二極之規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極星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上爲之杠軸以象天運昏明中星與天相符梁末置於文德殿前至如斯制以爲渾儀儀則內闕衡管以爲渾象而地不在外是參兩法別爲一體就器用而求猶渾象之流外內天地之狀不失其位也吳時又有葛衡明達天官能爲機巧改作渾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止以上應晷度則樂之之所放述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二分爲一度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備足以白青黃等三色珠爲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亦象天運而地在其

中宋元嘉所造儀象器，開皇九年平陳後，並入長安。大業初，移於東都觀象殿。

蓋圖

晉侍中劉智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傳說義者，失其用耳。昔者聖王正曆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迴右行，故圓規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爲道；於夏也，則以赤爲道；於秋也，則以白爲道；於冬也，則以黑爲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爲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昬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今案自開皇已後，天下一統，靈臺以後魏鐵渾天儀，測七曜盈縮，以蓋圖列星坐，分黃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而莫有更爲渾象者矣。仁壽四年，河間劉焯造皇極曆，上啓於東宮。論渾天云：「璿璣玉衡，正天之器，帝王欽若，世傳其象。漢之孝武，詳考律曆，糾洛下閎、鮮于妄人等，共所營定。逮于張衡，又尋述作，亦其體制，不異閎等。雖閎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吳時，陸績、王蕃，並要修鑄。續小有異，蕃乃事同。宋有錢樂之，魏初晁崇等，總用銅鐵，小大有殊，規域經模，不異蕃造。觀蔡邕月令章句，鄭玄注考靈曜，勢同衡法，迄今不改。焯以愚管，留情推測，見其數制，莫不違爽，失之千里，差若毫釐，大象一乖，餘何可驗。況赤黃均度，月無出入，至所恒定，氣不別衡，分刻本差，輪迴守故。其爲疎謬，不可復言。亦既由理不明，致使異家間出。蓋及宣夜，三說並驅，平、昕、安、穹，四天騰沸。至當不二，理唯一揆，豈容天體，七種殊說。又影漏去極，就渾可推，百骸共體，本非異物。此眞已驗，彼僞自彰，豈朗日未暉，爝火不息，理有而闕，詎不可悲者也？昔蔡邕自朔方上書曰：『以八尺之儀，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而無其書。常欲寢伏儀下，案度成數，而爲立說。』邕以負罪朔裔，書奏不許。邕若蒙許，亦必不能。邕才不踰張衡，衡本豈有遺思也？則有器無書，觀不能悟。焯今立術，改正舊渾。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極晷漏，幷天地高遠，星辰運周，所宗有本，皆有其率。祛今賢之巨惑，稽往哲之羣疑，豁若雲披，朗如霧散。爲之錯綜，數卷已成，待得影差，謹更啓送。」又云：「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蕃、陸績先儒等，皆以爲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爲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明爲意斷，事不可依。今交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焯今說渾，以道爲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審。既大聖之年，升平之日，釐改羣謬，斯正其時。請一水工，幷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卽可知。則天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超前顯聖，效象除疑。請勿以人廢言。」不用。至大業三年，勅諸郡測影，而焯尋卒，事遂寢廢。

地中

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則渾天之正說，立儀象之大本。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又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案土圭正影，經文闕略，先儒解說，又非明審。祖暅錯綜經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昬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縣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卽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當更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爲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卽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

晷景

昔者周公測晷景於陽城，以參考曆紀。其於周禮，在大司徒之職，以土圭之法

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則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然則日為陽精玄象之著然者也生靈因之動息寒暑由其遞代觀陰陽之升降揆天地之高遠正位辨方定時考閏莫近於茲也古法簡略旨趣難究術家考測互有異同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其影與土圭等案尚書考靈曜稱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景長短以占和否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景一丈三尺五寸劉向鴻範傳曰夏至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後漢四分曆魏景初曆宋元嘉曆大明祖沖之曆皆與考靈曜同漢魏及宋所都皆別四家曆法候景則齊且緯候所陳恐難依據劉向二分之景直以率推非因表候定其長短然尋晷景尺丈雖有大較或地域不改而分寸參差或南北殊方而長短維一蓋術士未能精驗馮占所以致乖今刪其繁雜附於此云梁天監中祖暅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圭相連圭上為溝置水以取平正揆測日晷求其盈縮至大同十年太史令虞劆又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夏至一尺三寸二分冬至一丈三尺七分立夏立秋二尺四寸五分春分秋分五尺三寸九分陳氏一代唯用梁法齊神武以洛陽舊器並徙鄴中以暨文宣受終竟未考驗至武平七年訖于景禮始薦劉孝孫張孟賓等於後主劉張建表測景以考分至之氣草創未就仍遇朝亡周自天和以來言曆者紛紛復出亦驗二至之景以考曆之精麤及高祖踐極之後大議造曆張胄玄兼明揆測言日長之瑞有詔司存而莫能考決至開皇十九年袁充為太史令欲成胄玄舊事復表曰隋興已後日景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景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景長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景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年冬至陰雲不測元年十七年十八年夏至亦陰雲不測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景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景短於舊五分十七年冬至之景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俱近謹案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天帝崇靈聖王初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代日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是時廢庶人勇晉王廣初為太子充奏此事深合時宜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由是改開皇二十一年為仁壽元年此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皇太子率百官詣闕陳賀案日徐疾盈縮無常充等以為祥瑞大為議者所貶又考靈曜周髀張衡靈憲及鄭玄注周官並云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遙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彊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秘書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況人路迂迴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其揆測參差如此故備論之

漏刻

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于晝夜冬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而明既沒後二刻半乃昏滅夜五刻以益晝漏謂之昏旦漏刻皆隨氣增損冬夏二至之間晝夜長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為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皆所以分時代守更其作役漢興張蒼因循古制猶多疏闊及孝武考定星曆下漏以追天度亦

未能盡其理劉向鴻範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焉至哀帝時又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寢廢至王莽竊位又遵行之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甲令爲常符漏品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融上言官曆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爲長短乃詔用夏曆漏刻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爲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箭終於魏晉相傳不改宋何承天以月蝕所在當日之衝考驗日宿知移舊六度冬至之日其影極長測量晷度知冬至移舊四日前代諸漏春分晝長秋分晝短差過半刻皆由氣日不正所以而然遂議造漏法春秋二分昏旦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及梁初因循不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尚書考靈曜晝夜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冬至晝漏四十八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春秋二分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八刻昏旦之數各三刻先令祖暅爲漏經皆依渾天黃道日行去極遠近爲用箭日率陳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朱史造漏依古百刻爲法周齊因循魏漏晉宋梁大同並以百刻分于晝夜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顯所造漏經至開皇十四年鄜州司馬袁充上晷影漏刻充以短影平儀均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其二至二分用箭辰刻之法今列之云

冬至日出辰正　入申正　晝四十刻　夜六十刻　子丑亥各二刻　寅戌各六刻　卯酉各十三刻　辰申各十四刻　巳未各十刻　午八刻

右十四日改箭

春秋二分日出卯正　入酉正　晝五十刻　夜五十刻　子四刻　丑亥七刻　寅戌九刻　卯酉十四刻　辰申九刻　巳未七刻　午四刻

右五日改箭

夏至日出寅正　入戌正　晝六十刻　夜四十刻　子八刻　丑亥十刻　寅戌十四刻　卯酉十三刻　辰申六刻　巳未二刻　午二刻

右一十九日加減一刻改箭

袁充素不曉渾天黃道去極之數苟役私智變改舊章其於施用未爲精密開皇十七年張冑玄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晝漏五十刻一十分夜漏四十九刻四十分晝夜差六十分刻之四十仁壽四年劉焯上皇極曆有日行遲疾推二十四氣皆有盈縮定日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二分定日晝夜各五十刻又依渾天黃道驗知冬至夜漏五十九刻一百分刻之八十六晝漏四十刻一十四分夏至晝漏五十九刻八十六分夜漏四十刻一十四分冬夏二至之間晝夜差一十九刻一百分刻之七十二冑玄及焯漏刻並不施用然其法制皆著在曆術推驗加時最爲詳審大業初耿詢作古欹器以漏水注之獻于煬帝帝善之因令與宇文愷依後魏道士李蘭所修道家上法稱漏制造稱水漏器以充行從又作候景分箭上水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辰又作馬上漏刻以從行辨時刻揆日晷下漏刻此二者測天地正儀象之本也晷漏沿革今古大殊故列其差以補前闕

經星中宮

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北極大星太一之座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所謂第一星者最赤明者也北極五星最爲尊也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憂鉤陳後宮也太帝之正妃也太帝之坐也北四星曰女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太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秉萬神圖抱極樞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太帝上九星曰華蓋蓋所以覆蔽太帝之坐也又九星直曰杠蓋下五星曰五帝內坐設敘順帝

所居也客犯紫宮中坐大臣犯主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可以分陰陽而紀節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而授人時也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記過古者有左右史此之象也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微者主傳漏故漢有侍史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曰胡兵起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星亡馬大貴西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伸則地動天一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戰鬬知人吉凶者也太一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所生之國也紫宮垣下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太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旗星爲蕃衛備蕃臣也宮闕兵起旗星直天子出自將宮中兵東垣下五星曰天柱建政教懸圖法之所也常以朔望日懸禁令於天柱以示百司周禮以正歲之月懸法象魏此之類也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諮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無宮門左星內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斷獄也門外六星曰天牀主寢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廚主六宮之飲食主后夫人與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盛饌北斗七星輔一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琁璣杓三星爲玉衡又象號令之主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琁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琁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禍害也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魁中四星爲貴人之牢曰天理也輔星傅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也又曰主危正矯不平又曰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國昌不明國殃斗旁欲多星則安斗中少星則人恐上天下多訟法者無星二十日有輔星明而斗不明臣彊主弱斗明輔不明主彊臣弱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皆曰三公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文昌北六星曰內階天皇之陛也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總領百司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國集衆事也其明吉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設武備也非其常兵起西北四星曰勢勢腐刑人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主愆過禁暴淫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亦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爲衡衡主平也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姦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搖動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五星所犯中坐成刑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明堂西三星曰靈臺觀臺也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賓客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者也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黃帝坐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坐明坐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求賢士以輔法不然則奪勢又曰太微五坐小弱青黑天子國亡四帝坐四星四星夾黃帝坐東方星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星赤帝熛怒之神也西方星白帝招距之神也北方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五帝坐北一星曰太子帝儲也太子

北一星曰從官侍臣也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執法屏所以壅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臣尊敬君上則星光明潤澤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位也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諫議議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或曰今之尚書也郎位主衛守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爲亂郎將一星在郎位北主閱具所以爲武備也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台南靜室旄頭之騎官也常陳七星如畢狀坐北天子宿衛武賁之士以設彊毅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用微則武兵弱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招搖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星有變各以所主占之君臣和集如其常度南四星曰內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大尊貴戚也下台南一星曰武賁衛官也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禨祥攝提爲楯以夾擁帝席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客星入之聖人受制西三星曰周鼎主流亡大角一星在攝提閒大角者天王座也又爲天棟正經紀北三星曰帝席主宴獻酬酢梗河三星在大角北梗河者天矛也一曰天鋒主胡兵又爲喪故其變動應以兵喪也星亡其國有兵謀招搖一星在其北一曰矛楯主胡兵占與梗河略相類也招搖與北斗杓閒曰天庫星去其所則有庫開之祥也招搖欲與棟星梗河北斗相應則胡常來受命於中國招搖明而不正胡不受命玄戈二星在招搖北玄戈所主與招搖同或云主北夷客星守之胡大敗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所以禦難也女牀三星在其北後宮御也主女事天棓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主忿爭與刑罰藏兵亦所以禦難也槍棓皆以備非常也一星不具國兵起東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勤蠶也七公七星在招搖東天之相也三公之象主七政貫索九星在其前賤人之牢也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彊也牢口一星爲門欲其開也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五星大赦動則斧鑕用中空則更元漢志云十五星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九卿也九河主萬事之紀理怨訟也明則天下多辭訟亡則政理壞國紀亂散絕則地震山崩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也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織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太星怒角布帛貴東足四星曰漸臺臨水之臺也主晷漏律呂之事西足五星曰輦道王者嬉遊之道也漢輦道通南北宮象也左右角閒二星曰平道之官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主卿相舉逸才角北二星曰天田亢北六星曰亢池亢舟航也池水也主送往迎來氐北一星曰天乳主甘露房中道一星曰歲守之陰陽平房西二星南北列曰天福主乘輿之官若禮市車公車之政主祠事東咸西咸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房之戶所以防淫佚也星明則吉暗則凶月五星犯守之有陰謀東咸西三星南北列曰罰星主受金贖鍵閉一星在房東北近鉤鈐主關籥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市中星衆潤澤則歲實星稀則歲虛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又曰若怒角守之戮者臣殺主彗星除之爲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貴喪市中六星臨箕曰市樓市府也主市價律度其陽爲金錢其陰爲珠玉變見各以所主占之北四星曰天斛主量者也斛西北二星曰列肆主寶玉之貨市門左星內二星曰車肆主衆貨之區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微小凶大人當之候一星在帝坐東北主伺陰陽也明大輔臣彊四夷開候細微則國安亡則主失位移則主不安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餘之人也星微則吉明則凶非其常宦者有憂斗五星在宦者南主平量仰則天下斗斛不平覆則歲穰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客星守動則天子親屬有變客星守之貴人死宗星二在候星東宗室之象帝輔血脈之臣也客星守之宗人不和東北二星曰帛度東北二星曰屠肆各主其事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江星不具天下津河關道不通明若動搖大水出大兵起參差則馬貴熒惑守之有立王客星入之河津絕天籥八星在南斗杓西主關閉

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關也爲謀事爲天鼓爲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鈇上二星旗跗也斗建之間三光道也星動則人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犯之大臣相譖臣謀主亦爲關梁不通有大水東南四星曰狗國主鮮卑烏丸沃且熒惑守之外夷爲變太白逆守之其國亂客星犯守之有大盜其王且來狗國北二星曰天雞主候時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市官之長也主列肆闤闠若市籍之事以知市珍也星欲明吉彗星犯守之糴貴囚徒起兵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鈇鉞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左星南星也所以備關梁而距難也設守阻險知謀徵也旗卽天鼓之旗所以爲旌表也左旗九星在鼓左旁鼓欲正直而明色黃光澤將吉不正爲兵憂也星怒馬貴動則兵起曲則將失計奪勢旗星戾亂相陵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桴鼓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時前近河鼓若桴鼓相直皆爲桴鼓用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也女子之星也星非故後宮亂客星犯之後宮凶虛北二星曰司命北二星曰司祿又北二星曰司危又北二星曰司非司命主舉過行罰滅不祥司祿增年延德故在六宗北犯司危主驕佚亡下司非以法多就私瓠瓜五星在離珠北主陰謀主後宮主果食明則歲熟微則歲惡后失勢非其故則山搖谷多水旁五星曰敗瓜主種天津九星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備津關道不通星明動則兵起如流沙死人亂麻微而參差則馬貴若死星亡若從河水爲害或曰水賊稱王也東近河邊七星曰車府主車之官也車府東南五星曰人星主靜衆庶柔遠能邇一曰臥星主防淫其南三星內析東南四星曰杵臼主給軍糧客星入之兵起天下聚米天津北四星如衡狀曰奚仲古車正也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天蛇星主水蟲星明則不安客星守之水雨爲災水物不收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策馬車騎滿野亦曰王良梁爲天橋主御風雨水道故或占津梁其星移有兵亦曰馬病客星守之橋不通前一星曰策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僕在王良旁若移在馬後是謂策馬則車騎滿野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乘也一曰閣道主道里天子遊別宮之道也亦曰閣道所以扞難滅咎也一曰王良旗一曰紫宮旗亦所以爲旌表而不欲其動搖旗星者兵所用也傅路一星在閣道南旁別道也備閣道之敗復而乘之也一曰太僕主禦風雨亦遊從之義也東壁北十星曰天廄主馬之官若今驛亭也主傳令置驛逐漏馳鶩謂其行急疾與晷漏競馳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外小星吏士也大將星搖兵起大將出小星不具兵發南一星曰軍南門主誰何出入大陵八星在胃北陵者墓也大陵卷舌之口曰積京主大喪也積京中星絕則諸侯有喪民多疾兵起粟聚少則粟散星守之有土功大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天船九星在大陵北居河中一曰舟星主度所以濟不通也亦主水旱不在漢中津河不通中四星欲其均明卽天下大安不則兵若喪客彗星出入之爲大水有兵中一星曰積水候水災昴西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主伺候關梁中外之境天街西一星曰月卷舌六星在北主口語以知佞讒也曲者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中一星曰天讒主巫醫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穀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主秦次東北星曰獄主辰星主燕趙次東星曰天倉主歲星主魯衛次東南星曰司空主填星主楚次西南星曰卿星主熒惑主魏五星有變皆以其所主而占之三柱一曰三泉一曰休一曰旗五車星欲均明闊狹有常也天子得靈臺之禮則五車三柱均明中有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也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亂易政咸池明有龍墮死猛獸及狼害人若兵起五車南六星曰諸王察諸侯存亡西五星曰厲石金若客星守之兵動北八星曰八穀主候歲八穀一星亡一穀不登天關一星在五車南亦曰天門日月所行也主邊事主開閉芒角有兵五星守之貴人多死東井鉞前四星曰司怪主候天地日月星辰變異及鳥獸草木之妖明主聞災修德保福也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君臣設位之表也坐旗西四星曰天高臺榭之高主遠望氣象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南河北河各三星夾東井一曰天高天之關門主關梁南河曰南戍一曰南宮

一曰陽門一曰越門一曰權星主火北河一曰北戍一曰北宮一曰陰門一曰
胡門一曰衡星主水兩河戍閒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戍動搖中國兵起南河
三星曰闕丘主宮門外象魏也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主刺舉戒不虞又曰理
陰陽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
此五者常爲帝定疑議星明大潤澤則天下大治角則禍在中五諸侯南三星
曰天樽主盛饘粥以給酒食之正也積薪一星在積水東供給庖廚之正也水
位四星在東井東主水衡客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軒轅十七星在七星
北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士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
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軍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也女主
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黃小而
明也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饗宴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
酺有酒肉財物賜若爵宗室酒旗南二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軒轅西四星曰
權權者烽火之權也邊亭之警候權北四星曰內平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
夫之位也一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衛掖門南第一星處士
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也月五星犯守之
處士女主憂宰相易南四星曰長垣主界域及胡夷熒惑入之胡入中國太白
入之九卿謀

隋書卷十九

天文志上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臣召南按周髀算經本文周公問於商
高云云則其人姓商名高通於數學據晉志及此志則殷時早有周髀之術
而所謂商高者似即殷商之後能傳其術者耳或疑此殷商當作商高然不
容兩志並訛且下文即曰周人志之故曰周髀知殷商二字不訛

故從沒不見也○晉志無從字此從字疑衍

嘗有何損而謂不可乎○按晉志此文下尚有弘恒君山一段此節去耳

紫宮垣下五星○臣召南按下字係十字之訛志言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
東蕃八也晉志可證

五主趙六主燕○晉志作五主燕六主趙

則太微五帝坐明坐以光○臣召南按晉志作則太微五帝坐明以光是也此
志明坐以光坐字疑衍

列招搖太微○晉志作列拙太微

九河主萬事之紀○臣召南按九河應作九卿

氐北一星曰天乳○氐字各本俱訛作兵今改正

中央二星市也鈇上二星旗斷也○臣召南按晉志云中央二星市也鈇鑕也
上二星旗斷也據此則此志鈇字下脫鑕也二字

天弁九星○晉志作天辯以步天歌證之此是

天津九星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臣召南按梁字上有脫文以晉志證之當
云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云云也此志實脫十
五字存疑於此

隋書卷二十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天文志第十五

天文中

二十八舍

東方角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爲天田爲理主刑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主兵其北爲太陰道蓋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其星明大王道太平賢者在朝動搖移徙王者行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一曰疏廟主疾疫星明大輔納忠天下寧人無疾疫動則多疾氐四星王者之宿宮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適也後二星妾也將有徭役之事氐先動星明大則臣奉度人無勞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爲四表中間爲天衢之大道爲天闕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間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主旱喪由陰道則主水兵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爲畜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則人流又北二小星曰鉤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藏鍵天心也王者孝則鉤鈐明近房天下同心遠則天下不和王者絕後房鉤鈐間有星及疏坼則地動河清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星明大天下同暗則主暗前星爲太子其星不明太子不得代後星爲庶子後星明庶子代心星變黑大人有憂直則王失勢動則國有憂急角搖則有兵離則人流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嬪妾第三星傍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內室尾亦爲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有敘多子孫星微細暗后有憂疾疏遠后失勢動搖則君臣不和天下亂就聚則大水箕四星亦後宮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貉故蠻胡將動先表箕焉星大明直則穀熟內外有差就聚細微天下憂動則蠻夷有使來離徙則人流動不出三日大風

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稟授爵祿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杓天府庭也亦爲天子壽命之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祿行芒角動搖天子愁兵起移徙其臣逐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搖動變色則占之星明大王道昌關梁通牛貴怒則馬貴不明失常穀不登細則牛賤中星移上下牛多死小星亡牛多疫又曰牽牛星動爲牛災須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主布帛裁製嫁娶星明天下豐女功昌國充富小暗則國藏虛動則有嫁娶出納裁製之事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主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危三星主天府天庫架屋餘同虛占星不明客有誅動則王者作宮殿有土功墳墓四星屬危之下主死喪哭泣爲墳墓也星不明天下旱動則有喪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國家多疾動則有土功兵出野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主隱藏休息之所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主土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星動則有土功離徙就聚爲田宅事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欲其明若帝淫佚政不平則奎有角角動則有兵不出年中或有溝瀆之事又曰奎中星明水大出婁三星爲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亦爲興兵聚衆星明天下平和郊祀大享多子孫動則有聚衆星直則有執主之命者就聚國不安胃三星天之廚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明則和平倉實動則有輸運事就聚則穀貴人流昴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獄事又爲旄頭胡星也又主喪昴畢間爲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黃道之所經也昴明則天下牢獄平昴六星皆明與大星等大水七星黃兵大起

一星亡爲兵喪搖動有大臣下獄及白衣之會大而數盡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獨跳躍餘不動者胡欲犯邊境也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失色則邊亂一星亡爲兵喪動搖邊城兵起有讒臣離徙天下獄亂就聚法令酷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星盛則中國微有盜賊邊候驚外國反鬭兵連年若移動佞讒行兵大起邊尤甚月入畢多雨觜觿三星爲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主葆旅收斂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動而明盜賊羣行葆旅起動移將有逐者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爲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兵起參星失色軍散參芒角動搖邊候有急天下兵起又曰有斬伐之事參星移客伐主參右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大水若有喪山石爲怪參星差戾王臣貳

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斬之故不欲其明明與井齊則用鉞大臣有斬者以欲殺也月宿井有風雨輿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爲積尸主死喪祠祀一曰鈇質主誅斬鬼星明大穀成不明人散動而光上賦斂重傜役多星徙人愁政令急鬼質欲其忽忽不明則安明則兵起大臣誅柳八星天之廚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若女主驕奢一曰天相一曰天庫一曰注又主木功星明大臣重愼國安廚食具注舉首王命興輔佐出星直天下謀伐其主星就聚兵滿國門七星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又主急兵守盜賊故欲明星明王道昌闇則賢良不處天下空天子疾動則兵起離則易政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廚飲食賞賚之事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動則賞賚離徙天下有逆人就聚有兵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主俳倡戲樂又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星明大禮樂興四夷賓動則蠻夷使來離徙則天子舉兵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風主死喪軫星明則車駕備動則車騎用離徙天子憂就聚兵大起轄星傅軫兩傍主王侯左轄爲王者同姓右轄爲異姓星明兵大起遠軫凶軫轄舉南蠻侵車無轄國主憂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命明則主壽長子孫昌

右四方二十八宿幷輔官一百八十二星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庫樓十星其六大星爲庫南四星爲樓在角南一曰天庫兵車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陳兵又曰天庫空則兵四合東北二星曰陽門主守隘塞也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平星二星在庫樓北平天下之法獄事廷尉之象也天門二星在平星北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斬殺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考囚情狀察詐僞也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若天子武賁主宿衞東端一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車騎之將也陣車三星在騎官東北革車也積卒十二星在房心南主爲衞也他星守之近臣誅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龜五星在尾南主卜以占吉凶傅說一星在尾後傅說主章祝巫官也章請號之聲也主王后之內祭祀以祈子孫廣求胤嗣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此之象也星明大王者多子孫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星不明則魚多亡若魚少動搖則大水暴出出漢中則大魚多死杵三星在箕南杵給庖舂客星入杵臼天下有急糠一星在箕舌前杵西北鼈十四星在南斗南鼈爲水蟲歸太陰有星守之白衣會主有水令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天田九星在牛南羅堰九星在牽牛東岠馬也以壅畜水潦灌溉溝渠也九坎九星在牽牛南坎溝渠也所以導達泉源疏瀉盈溢通溝洫也九坎間十星曰天池一曰三池一曰天海主灌溉事九坎東列星北一星曰齊齊北二星曰趙趙北一星曰鄭

鄭北一星曰越，越東二星曰周，周東南北列二星曰秦，秦南二星曰代，代西一星曰晉，晉北一星曰韓，韓北一星曰魏，魏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燕其星有變，各以其國。秦代東三星南北列曰離瑜，離，圭衣也，瑜，玉飾，皆婦人之服星也。虛南二星曰哭，哭東二星曰泣，泣哭皆近墳墓。泣南十三星曰天壘城，如貫索狀，主北夷丁零匈奴。敗臼四星在虛危南，知凶災，他星守之，飢兵起。危南二星曰蓋屋，主治宮室之官也。虛梁四星在蓋屋南，主園陵寢廟，非人所處，故曰虛梁。室南六星曰雷電。室西南二星曰土功吏，主司過度。壁南二星曰土公，土公西南五星曰礔礰，礔礰南四星曰雲雨，皆在壘壁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也。壘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壘也，主軍位爲營壅也。三星有在天軍中者，皆爲兵起，熒惑、太白、辰星尤甚。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藩落也，師，衆也，師門猶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北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虜入塞中，兵起。北落西北有十星曰天錢。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綱，主武帳。北落東南九星曰八魁，主張禽獸，客星入之，多盜賊。八魁西北三星曰鈇鑕，一曰鈇鉞，有星入之，皆爲大臣誅。奎南七星曰外屏。外屏南七星曰天溷，廁也，屏所以障之也。天溷南一星曰土司空，主水土之事，故又知禍殃也，客星入之，多土功，天下大疾。婁東五星曰左更，山虞也，主澤藪竹木之屬，亦主仁智。婁西五星曰右更，牧師也，主養牛馬之屬，亦主禮義。二更，秦爵名也。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也，星黃而大，歲熟。西南四星曰天庾，積廚粟之所也。天囷十三星在胃南，囷倉廩之屬也，主給御糧也，星見則囷倉實，不見即虛。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廥，主畜黍稷，以供饗祀，春秋所謂御廩，此之象也。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養禽獸之所也，主馬牛羊，星明則牛馬盈，希則死。苑西六星曰芻藁，以供牛馬之食也，一曰天積，天子之藏府也，星盛則歲豐穰，希則貨財散。苑南十三星曰天園，植菓菜之所也。畢附耳南八星曰天節，主使臣之所持者也。天節下九星曰九州殊口，曉方俗之官，通重譯者也。畢柄西五星曰天陰。參旗九星在參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張，候變禦難。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廚。西南九星曰九游，天子之旗也。玉井東南四星曰軍井，行軍之井也，軍井未達，將不言渴，名取此也。屏二星在玉井南，屏爲屏風，客星入之，四足蟲大疾。天廁四星在屏東，溷也，主觀天下疾病。天矢一星在廁南，色黃則吉，他色皆凶。軍市十三星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使有無通也。野鷄一星，主變怪，在軍市中。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東井西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東井南垣之東四星曰四瀆，江、河、淮、濟之精也。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爲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變動也，角而變色動搖，盜賊萌，胡兵起，人相食，躁則人主不靜，不居其宮，馳騁天下。北七星曰天狗，主守財。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常向於狼，弧矢動移不如常者，多盜賊，胡兵大起，狼弧張，害及胡，天下乖亂。又曰，天弓張，天下盡兵，主與臣相謀。弧南六星爲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爲星。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景，春分之夕而沒於丁，見則化平，主壽昌，亡則君危代天。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柳南六星曰外廚。廚南一星曰天紀，主禽獸之齒。稷五星在七星南，稷，農正也，取乎百穀之長以爲號也。張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客星守之，祠官有憂。翼南五星曰東區，蠻夷星也。軫南三十二星曰器府，樂器之府也。青丘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號也。青丘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域，亦曰司徒。土司空北二星曰軍門，主營候豹尾威旗。

自攝提至此，大凡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幷二十八宿輔官，名曰經星常宿。遠近有度，小大有差，苟或失常，實表災異。

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閒，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傅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傅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

天占

洪範五行傳曰：「清而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易常。天裂，陽不足，是謂臣

殘下將害上國後分裂其下之主當之天開見光流血滂滂天裂見人兵起國亡天鳴有聲至尊憂且驚皆亂國之所生也

漢惠帝二年天開東北長三十餘丈廣十餘丈後有呂氏變亂

晉惠帝大安二年天中裂穆帝升平五年又裂廣數丈並有聲如雷其後皆有兵革之應

七曜

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行以成陰陽寒暑之節是故傳云日爲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又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寧日變色有軍軍破無軍喪侯王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無光日失色所臨之國不昌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暮不止者上刑急下人不聊生不出一年有大水日晝昏烏鳥羣鳴國失政日中烏見主不明爲政亂國有白衣會日中有黑子黑氣黑雲乍三乍五臣廢其主日食陰侵陽臣掩君之象有亡國有死君有大水日食見星有殺君天下分裂王者修德以禳之

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其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強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強遲則漸疾疾極漸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月望行黃道則值闇虛矣值闇虛有表裏深淺故食有南北多少月爲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以之比德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故君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月變色將有殃月晝明姦邪並作君臣爭明女主失行陰國兵強中國饑天下謀僭數月重見國以亂亡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變不可舉事用兵又曰人主出象也色欲明光潤澤德合同又曰進退如度姦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又主福主大司農主齊吳主司天下諸侯人君之過主歲五穀赤而角其國昌赤黃而沉其野大穰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熒惑法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舍命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居國受殃環繞勾己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周旋止息乃爲死喪寇亂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又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爲司馬主楚吳越以南又司天下羣臣之過司驕奢亡亂妖孽主歲成敗又曰熒惑不動兵不戰有誅將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鉤已戰凶有圍軍鉤已有芒角如鋒刃人主無出宮下有伏兵芒大則人民怒君子達達小人浪浪不有亂臣則有大喪人歎吏歎王又爲外則兵內則理致爲天子之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房心主命惡之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政故四星皆失填乃爲之動動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憂居宿久國福厚易則薄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曰縮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一曰填爲黃帝之德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司天下女主之過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則填星大動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埤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未盛期曰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人更王是謂亂紀人民流

亡晝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又曰太白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位謹候此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見主刑主廷尉主燕趙又爲燕趙代以北宰相之象亦爲殺伐之氣戰鬬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爲偏將之象無軍爲刑事和陰陽應丌時不和出失丌時寒暑失丌節邦當大饑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閒地動亦曰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又曰蠻夷出星亦主刑法之得失色黃而小地大動

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丌行而順時應節色變有類凡青皆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丌四時者吉色害丌行凶

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者歲星以德熒惑有禮填星有福太白兵彊辰星陰陽和所行所直之辰順其色而有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德也居虛無德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之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心爲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爲文太室填星廟也亢爲疏廟太白廟也七星爲員宮辰星廟也五星行至其廟謹候丌命

凡五星盈縮失位丌精降於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

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內亂饑與水合爲變謀而更事與火合爲饑爲旱與金合爲白衣之會合鬬國有內亂野有破軍爲水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星在南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爲爍爲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爲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分宅出其陽偏將戰與土合爲憂主孽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一曰火與水合爲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爲雍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下師一曰爲變謀更事必爲旱與金合爲疾爲白衣會爲內兵國亡地與木合國饑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憂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

凡木火土金與水鬬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

凡同舍爲合相陵爲鬬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無傷七寸以內必之

凡月蝕五星其國亡歲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以彊國戰辰以女亂

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太白將僇

凡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各以其事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天喪人民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凡五星色其圜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爲憂青爲水黑爲疾疫爲多死黃爲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聲青有兵憂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儛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爲政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入急則不出違道則占填緩則不還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星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積於西方外國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一方爲格野有軍不戰五星爲五德之主其行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猶月行出有陰陽也終出入五常不可以算數求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通而率之終爲東行矣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順掩合犯法陵變色芒角凡其所主皆以時政五常五官五事之得失而見其變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其初皆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行去日稍遠朝時近中則留留經旦過中則逆行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順先遲漸速以至於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

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後晨見

[illegible]則[illegible]而[illegible]去日稍遠旦[illegible]近南方則速行以追日晨伏
于東方[illegible]合[illegible]遲速逆順留行之大經也晝旦者陰陽之大分
北方者太陰之位而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其留逆而
不經者附日天之常道也三星經天二星不經天三天兩地之道也
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曆度者為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曆錯度而失路
盈縮者為亂行亂行則為妖星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云
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
五星皆有逆行其後相承罕能察至後魏末清河張子信學藝博通尤精曆數
因避葛榮亂隱於海島中積三十許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
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言日行在春分後
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值交
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
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
與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其辰星之行見伏尤異晨應
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者並不見啓蟄立夏立秋霜降
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
不見後張冑玄劉孝孫劉焯等依此差度為定入交食分及五星定見定行與
天密會皆古人所未得也梁奉朝請祖暅天監中受詔集古天官及圖緯舊說
撰天文錄三十卷逮周氏克梁獲庾季才為太史令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
占驗益備今略其雜星瑞星妖星客星流星及雲氣名狀次之於此云

瑞星

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在赤方
氣與青方氣相連黃星在赤方氣中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
之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

星雜變

一曰星晝見若星與日並出名曰嫁女星與日爭光武且彊文且弱女子為王
在邑為喪在野為兵又曰臣有姦心上不明臣下從橫大水浩洋又曰星晝見
虹不滅臣人生明星奪日光天下有立王二曰恆星不見恆星者在位人君之
類不見者象諸侯之背畔不佐王者奉順法度無君之象也又曰恆星不見主
不嚴法度消又曰天子失政諸侯橫暴又曰常星列宿不見象中國諸侯微滅
也三曰星關星關天下大亂四曰星搖星搖人眾將勞五曰星隕大星隕下陽
失其位災害之萌也又曰眾星墜人失其所也凡星所墜國易政又曰星墜當
其下有戰場天下亂期三年又曰奔星之所墜其下有兵列宿之所墜滅家邦
眾星之所墜眾庶亡又曰填星墜海水決黃星騁海水躍又曰黃星墜海水傾
亦曰隨星墜而渤海決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盟主眾暴
寡大并小又曰星辰附離天猶庶人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下將畔去
故星畔天而隕以見其象國有兵凶則星墜為鳥獸天下將亡則星墜為飛蟲
天下大兵則星墜為金鐵天下有水則星墜為土國主亡有兵則星墜為草木
兵起國主亡則星墜為沙星墜為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又曰國有大喪則星
墜為龍

妖星

妖星者五行之氣五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為殃災各以其日五色占知何國吉
凶決矣行見無道之國失禮之邦為兵為饑水旱死亡之徵也又曰凡妖星所
出形狀不同為殃如一其出不過一年若三年必有破國屠城其君死天下大
亂兵士亂行戰死於野積尸從橫餘殃不盡為水旱兵饑疾疫之殃又曰凡妖
星出見長大災深期遠短小災淺期近三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
年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
九年審以察之其災必應彗星世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
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案彗體
無光傅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
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又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
孛孛者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天下合謀闇蔽不

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
歲星之精流爲天棓天槍天猾天衝國皇反登一曰天棓一名覺星或曰天棓
本類星末銳長四丈主滅兵主奮爭又曰天棓出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又曰
期三月必有破軍拔城又曰天棓見女主用事其本者爲主人二曰天槍主捕
制或曰攙雲如牛槍雲如馬或曰如槍左右銳長數丈天攙本類星末銳長丈
三曰天猾主招亂又曰人主自恣逆天暴物則天猾起四曰天衝狀如人蒼衣
赤首不動主滅位又曰衝星出臣謀主武卒發又曰天衝抱極泣帝前血濁霧
下天下寃五曰國皇或曰機星散爲國皇國皇之星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也
主滅姦主內寇難見則兵起天下急或云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彼客星內亦有國皇名同而占殊異）
六曰反登主夷分皆少陽之精司徒之類青龍七宿之域有謀反若恣虐爲
害主失春政者以出時衡爲期皆主君徵也
熒惑之精流爲析旦蚩尤旗昭明司危天攙一曰析旦或曰昭旦主羁之符又
曰析旦橫出參櫂百尺爲相誅滅二曰蚩尤旗或曰旋星散爲蚩尤旗或曰蚩
尤旗五星盈縮之所生也狀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四望無雲獨見赤雲蚩尤
旗也或曰蚩尤旗如箕可長二丈末有星又曰亂國之王衆邪並積有雲若植
雚竹長黃上白下名曰蚩尤旗主誅逆國又曰帝將怒則蚩尤旗出又曰虐王
反度則蚩尤旗出或曰本類星而後委曲其像旗旛可長二三丈見則王者旗
鼓大行征伐四方兵大起不然國有大喪三曰昭明者五星變出於西方名曰
昭明金之氣也又曰赤彗分爲昭明昭明滅光象如太白七芒故以爲起霸之
徵或曰機星散爲昭明又曰西方有星望之去地可六丈而有光其類太白數
動察之中赤是謂西方之野星名曰昭明出則兵大起其出也下有喪出南方
則西方之邦失地或曰昭明如太白不行主起有德又曰西方有星大而白有
角目下視之名曰昭明金之精出則兵大起若守房心國有喪必有屠城昭明
下則爲天狗所下者大戰流血四曰司危或曰機星散爲司危又曰白彗之氣
分爲司危司危平以爲乖爭之徵或曰司危星大有毛兩角又曰司危星類太
白數動察之而赤司危出彊國盈主擊強侯兵也又曰司危見則主失法期八
年豪傑起天子以不義失國有聲之臣行主德也又曰司危見則其下國相殘
賊又曰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一曰見兵起
強又曰司危出則非其下有兵衝不利五曰天攙其狀白小數動是謂攙星一
名斬星天攙主殺時又曰天攙見女主用事者其本爲主人又曰天攙出其下
相攙爲饑爲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亦曰天攙出其國內亂又曰太陽之精赤
烏七宿之域有謀反恣虐爲害主失夏政
填星之精流爲五殘六賊獄漢大賁炤星紬流茀星旬始擊咎一曰五殘或曰
旋星散爲五殘亦曰蒼彗散爲五殘故爲毀敗之徵或曰五殘五分亦曰一本
而五枝也期九年姦與三九二十七大亂不可禁又曰五殘者五行之變出於
東方五殘木之氣也一曰五鋒又曰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星狀類辰星可
去地六七丈大而白主乖亡或曰東方有星望之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察之中
青或曰星表青氣如暈有毛其類歲星是謂東方之野星名曰五殘出則兵大
起其出也下有喪出北則東方之邦失地又曰五殘出四蕃虛天子有急兵或
曰五殘大而赤數動察之有青又曰五殘出則兵起二曰六賊者五行之氣出
於南方或曰六賊火之氣也或曰六賊星形如彗又曰南方有星望之可去地
六丈赤而數動察之有光其類熒惑是謂南方之野星名曰六賊出則兵起其
國亂其出也下有喪出東方則南方之邦失地又曰六賊星見出正南南方之
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三曰獄漢一曰咸漢或曰權星散爲獄漢又
曰咸漢者五行之氣出於北方水之氣也獄漢青中赤表下有三彗從橫主逐
王刺王又曰北方有星望之可去地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黑其類辰星
是謂北方之野星名曰咸漢出則兵起其下有喪出西方則北方之邦失地又
曰獄漢動諸侯驚出則陰橫四曰大賁主暴衡五曰炤星主滅邦六曰紬流動
天下赦主伏逃又曰紬流主自理無所逃七曰茀星在東南本有星末類茀所
當之國實受其殃八曰旬始或曰樞星散爲旬始或曰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亦
曰旬始妖氣又曰旬始蚩尤也又曰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
伏鼈又曰黃彗分爲旬始旬始者今起也狀如雄雞土含陽以文白接精象雞

故以為立主之題期十年聖人起代又曰旬始照其下必有滅王五姦爭作暴骨積骸以子續食見則臣亂兵作諸侯為虐又曰常以戊戌日視五車及天軍天庫中有奇怪曰旬始狀如鳥有喙而見者則兵大起攻戰當其嚮者破死又曰出見北斗聖人受命天子壽王者有福九曰擊咎出臣下主一曰臣禁主主大兵又曰土精斗七星之域以長四方司空之位有謀反恣虐者占如上

太白之精散為天杵天柎伏靈大敗司姦天狗天殘卒起一曰天杵主鮮羊二曰天柎主擊殃三曰伏靈主領魄伏靈出天下亂復人四曰大敗主鬪衝或曰大敗出擊咎謀五曰司姦主見妖六曰天狗亦曰五星氣合之變出西南金火氣合名曰天狗或曰天狗星有毛旁有短彗下如狗形者主徵兵主討賊亦曰天狗流五將鬭又曰西北方有星長三丈而出水金氣交名曰天狗亦曰西北三星大而白名曰天狗見則大兵起天下饑人相食又曰天狗所下之處必有大戰破軍殺將伏尸流血天狗食之皆期一年中二年遠三年各以其所下之國以占吉凶（後隋星內天狗名同占狀小異）七曰天殘主貪殘八曰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諸變有萌臣運柄又曰少陰之精大司馬之類白獸七宿之域有謀反若恣虐為害主失秋政者期如上占禍亦應之

辰星之精散為枉矢破女拂樞滅寶繞廷驚理大奮祀一曰枉矢或曰填星之變為枉矢又曰機星散為枉矢亦曰枉矢五星盈縮之所生也弓弩之像也類大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長數匹著天主反萌主射愚又曰黑彗分為枉矢枉矢者射是也枉矢見謀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為以亂伐亂又曰人君暴專己則有枉矢動亦曰枉矢類流星望之有尾目長可一匹布皎皎著天見則大兵起大將出弓弩用期三年曰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之象也二曰破女破女若見君臣皆誅主勝之符三曰拂樞拂樞動亂駮擾無綱時又曰拂樞主制時四曰滅寶滅寶起相傳之又曰滅寶主伐之五曰繞廷繞廷主亂孽六曰驚理驚理主相署七曰大奮祀大奮祀主招邪或曰大奮祀出主安之太陰之精玄武七宿之域有謀反者恣虐為害主失冬政者期如上占禍亦應之

又曰五精潛潭皆以類逆所犯行失時指下臣承類者乘而害之皆滅亡之徵也入天子宿主滅諸侯五百謀

雜妖

一曰天鋒天鋒彗象矛鋒者也主從橫天下從橫則天鋒星見二曰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不久而滅或曰主星上有三彗上出燭星所出邑反又曰燭星所燭者城邑亂又曰燭星所出有大盜不成三曰蓬星一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即至四五少即一二亦曰蓬星在西南修數丈左右兌出而易處又曰有星其色黃白方不過三尺名曰蓬星又曰蓬星狀如粉絮見則天下道術士當有出者布衣之士貴天下大平五穀成又曰蓬星出北斗諸侯有奪地以地亡有兵起星所居者期不出三年又曰蓬星出太微中天子立王四曰長庚狀如一匹布著天見則兵起五曰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六丈餘或曰四填去地可四丈或曰四填星大而赤去地二丈當以夜半時出四填星見十月而兵起又曰四填星見四隅皆為兵起其下六曰地維臧光地維藏光者五行之氣出於四季土之氣也又曰有星出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謂之地維藏光四隅有星望之可去地四丈而赤黃搖動其類填星是謂中央之野星出於四隅名曰地維臧光出東北隅天下大水出東南隅天下大旱出西南隅則有兵起出西北隅則天下亂兵大起又曰地維臧光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七曰女帛女帛者五星氣合變出東北水木氣合也又曰東北有星長三丈而出名曰女帛見則天下兵起若有大喪又東北有大星出名曰女帛見則天下有大喪八曰盜星盜星者五星氣合之變出東南火木氣合也又曰東南有星長三丈而出名曰盜星見則天下有大盜多寇賊九曰積陵積陵者五星氣合之變出西北金水氣合也又曰西南有星長三丈名曰積陵見則天下隕霜兵大起五穀不成人饑十曰端星端星者五星氣合之變出與金木水火合於四隅又四隅有星大而赤察之中黃數動長可四丈此土之氣効於四季名曰四隅端星所出兵大起十一曰昏昌有星出西北氣青赤以環之中赤外青名曰昏昌見則天下兵起國易政先起者昌後起者亡高十丈亂一年高二十丈亂二

年高三十丈亂三年十二曰華星有星出西北狀如有環二名山勳一星見則諸侯有失地西北國十三曰白星有如星非星狀如削瓜有勝兵名曰白星白星出為男喪十四曰菟昌西北菟昌之星有赤青環之有映有青為水此星見則天下改易十五曰格澤狀如炎火又曰格澤星也上黃下白從地而上下大上銳見則不種而穫又曰不有土功必有大客鄰國來者期一年二年又曰格澤氣赤如火炎炎中天上下同色東西絙天若於南北長可四五里此熒惑之變見則兵起其下伏尸流血期三年十六曰歸邪狀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或曰見必有歸國者十七曰濛星夜有赤氣如牙旗長短四面西南最多又曰刀星亂之象又曰偏天薄雲四方生赤黃氣長三尺乍見乍沒尋皆消滅又曰刀星見天下有兵戰鬬流血或曰偏天薄雲四方合有八氣蒼白色長三尺乍見乍沒漢京房著風角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五寅日見各五星所生云

天槍星生箕宿中　天根星生尾宿中　天荊星生心宿中　真若星生房宿中　天猿星生氐宿中　天樓星生亢宿中　天垣星生左角宿中

皆歲星所生也見以甲寅日其星咸有兩青方在其旁

天陰星生軫宿中　晉若星生翼宿中　官張星生張宿中　天惑星生七宿中　天雀星生柳宿中　赤若星生鬼宿中　蚩尤星生井宿中

皆熒惑之所生也出在景寅日有兩赤方在其旁

天上　天伐　從星　天樞　天翟　天沸　荊彗

皆鎮星之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兩黃方在其旁

若星生參宿中　帚星生觜宿中　若彗星生畢宿中　竹彗星生昴宿中　牆星生胃宿中　欃星生婁宿中　白雚星生奎宿中

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寅日有兩白方在其旁

天美星生壁宿中　天毚星生室宿中　天杜星生危宿中　天麻星生虛宿中　天林星生女宿中　天蒿星生牛宿中　端下星生斗宿中

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兩黑方在其旁

已前三十五星即五行之氣所生皆出月左右方氣之中各以其所生星將出不出日數期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見則有水旱兵喪饑亂所指亡國失地王死破軍殺將

客星

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凡五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眾庶流亡去其鄉（瑞星中名狀與此同而占異）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為饑為凶為善為惡為喜為怒常出見則兵大起人主有憂王者以赦除咎則災消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又曰王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如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成登蝗蟲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眾庶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於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饑又曰溫星出東南為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於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

凡客星見其分若留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黃得地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黑有死色赤有兵各以五色占之皆不出三年又曰客星入列宿中外官者各以其所出部舍官名為其事所之者為其謀其下之國皆受其禍以所守之舍為其期以五氣相賊者為其使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聲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遲大而無光者眾人之事小而光者貴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貴且眾也乍明乍滅者賊敗成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事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奔星所墜其下有兵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為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者庶人流移之象流星異狀名占

不同，今略古書及荊州占所載云。
流星之尾，長二三丈，暉然有光竟天。其色白者，主使也。色赤者，將軍使也。流星有光，其色黃白者，從天墜有音，如炬爆火下地，野雉盡鳴，斯天保也。所墜國安有喜。若水流星，其色青赤，名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其長二三丈，名曰天鴈，軍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所之。流星暉然有光，白，長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將相軍從星所之。凡星如甕者，爲發謀起事。大如桃者，爲使事。流星大如缶，其光赤黑，有喙者，名曰梁星。其所墜之鄉，有兵，君失地。
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所從者，多死亡，削邑而不戰。有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搖頭乍上乍下，此謂降石。所下民食不足。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銜。其國人相斬爲爵祿，此謂自相齧食。有飛星大如缶若甕，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爲雲流下，名曰大滑。所下有流血積骨。有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白，縵縵然長可十餘丈而委曲，名曰天刑，一曰天飾，將軍均封疆。
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處。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狀赤白有光，下即爲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黃，黃如遺火狀。主候兵討賊。見則四方相射，千里破軍殺將。或曰，五將鬬，人相食，所往之鄉有流血。其君失地，兵大起，國易政，戒守禦。餘占前。
營頭，有雲如壞山墮，所謂營頭之星。所墮，其下覆軍，流血千里。亦曰流星晝隕名營頭。

雲氣

瑞氣

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一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妖氣

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詘，后妃顓妻不一。二曰牂雲，如狗，赤色，長尾，爲亂君，爲兵喪。

隋書卷二十

隋書卷二十考證

天文志中疏瀆溉淦○溉淦晉志作蹬淦是。

其星有變○其字監本訛作箕今從別本改正。臣召南按齊趙鄭越周秦代晉韓魏楚燕十二星名晉志無此志始詳列即步天歌所謂十二諸國在下陳也又雷電土功吏土公壁礪雲雨天錢鈇質外屏天溷土司空左更右更弱叢天陰屏廁天矢皆晉志所不載蓋星名至後世而詳備耳

翼南五星曰東區○臣召南按東區應作東甌步天歌可證此志及晉志並作東區蓋刊本訛脫偏旁耳

七星爲員官長星廟也○臣召南按員官應作員宮與清廟明堂文太室疏廟一例晉志可證也今本史記漢書及此志俱作員官蓋訛

太白降爲仕夫○晉志作壯夫當是

名曰牡年○晉志作名曰牝牡年

凡五星爲政○晉志作歲政又熒惑緩則不入急則不出晉志作緩則不出急則不入

喜則含譽射○臣召南按此文下晉志有四曰格澤一段此志刪之而入其名於後文雜妖與天鋒燭星一類其義精於晉志

隋書卷二十考證

隋書卷二十一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天文志第十六

天文下

十煇

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謂陰陽五色之氣祲淫相
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如氣成形象雲如赤烏夾
日以飛之類是也三曰鑴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鑴也四曰監謂雲氣
臨在日上也五曰闇謂日月蝕或日光暗也六曰瞢謂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彌
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璚重疊次序
在于日旁也九曰隮謂暈氣也或曰虹也詩所謂朝隮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
五色有形想也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爲人獸之形可思
而知其吉凶自周已降術士間出今採其著者而言之日君乘土而王其政太
平則日五色又曰或黑或青或黃師破又曰遊氣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風雨之
候也若天氣清靜無諸遊氣日月不明乃爲失色或天氣下降地氣未升厚則
日紫薄則日赤若於夜則月白皆將雨也或天氣未降地氣上升厚則日黃薄
則日白若於夜則月赤將旱且風亦爲日月暈之候雨少而多陰或天氣已降
地氣又升上下未交則日青若於夜則月綠色將寒候也或天地氣雖交而未
密則日黑若於夜則月青將雨不雨變爲雺霧暈背虹蜺又曰沉陰日月俱無
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皆有雲鄣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日曚曚光士卒內
亂日薄赤見日中烏將軍出旌旗舉此不祥必有敗亡又曰數日俱出若鬬天
下兵大戰日鬬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爲戴戴者德也
國有喜也一云立日上爲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爲冠國有喜事青赤氣小
而交於日下爲纓青赤氣小而圓一二在日下左右者爲紐青赤氣如小半暈
狀在日上爲負負者得地爲喜又曰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旁爲戟青赤氣圓而
小在日左右爲珥黃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爲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
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爲拜將又日旁如半環向日爲抱青赤
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爲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爲叛象分爲反城璚者如
帶璚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日旁爲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
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氣形三抱在日
四方爲提青赤氣橫在日上下爲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爲承承者臣承君也又
曰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
者爲履日旁抱五重戰順抱者勝日一抱一背爲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
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至日順虹擊
者勝日重抱內有璚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內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
虹貫抱順抱擊勝得二將有三虹得三將日抱黃白潤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
有和親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將喜赤將兵爭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
抱且背順抱擊者勝得地若有罷師日重抱抱內外有璚兩珥順抱擊者勝破
軍軍中不和不相信日旁有氣圓而周帀內赤而外青名爲暈日暈者軍營之
像周環帀日無厚薄敵與軍勢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暈有玉
色有喜不得玉色有憂

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近應與不應疾遲大小厚
薄長短抱背爲多少有無實虛久亟密疏澤枯相應等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
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虛久勝亟密勝疏澤勝枯
重背大破重抱爲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爲不和分離相去背於內者離於內
背於外者離於外也

凡占分離相去赤內青外以和相去青內赤外以惡相去日暈明久內赤外青
外人勝內青外赤內人勝內黃外青黑內人勝外黃內青黑外人勝外白內青
外人勝內白外青內人勝內黃外青外人勝外黃內青內人勝日暈周帀東北
偏厚厚爲軍福在東北戰勝西南戰敗日暈黃白不鬬兵未解青黑和解分地
色黃土功動人不安日色黑有水陰國盛日暈七日無風雨兵大作不可起衆
大敗不及日蝕日暈而明天下有兵兵罷無兵兵起不戰日暈始起前滅而後

成者復成而勝日暈有兵在外者主人不勝日暈內赤外青羣臣親外外赤內青羣臣親內其身身外其心日有朝夕暈是謂失地主人必敗日暈而珥主有謀軍在外外軍有悔日暈抱珥上將軍易日暈而珥如井幹者國亡有大兵交日暈上西將軍易兩敵相當日暈兩珥平等俱起而色同軍勢等色厚潤澤者賀喜日暈有直珥爲破軍貫至日爲殺將日暈員且戴國有喜戰從戴所擊者勝得地日暈而珥背左右如大車輞者兵起其國亡城兵滿野而城復歸日暈暈內有珥一抱所謂圍城者在內內人則勝日暈有重抱後有背戰順抱者勝得地有軍日暈有一抱抱爲順貫暈內在日西西軍勝有軍日暈有一背背爲逆在日西東軍勝餘方放此日暈而背兵起其分失城日暈有背背爲逆有降叛者有反城在日東東有叛餘方放此日暈背氣在暈內此爲不和分離相去其色青外赤內節臣受王命有所之日暈上下有兩背無兵兵起有兵兵入日暈四背在暈內名曰不和有內亂日暈而四背如大車輞者四提設其國衆在外有反臣日暈四提必有大將出亡者日暈有四背璚其背端盡出暈者反從內起日暈而兩珥在外有聚雲在內與外不出三日城圍出戰日暈有背珥直而有虹貫之者順虹擊之大勝得地日暈有白虹貫暈至日從虹所指戰勝破軍殺將日暈有虹貫暈不至日戰從貫所擊之勝得小將日暈有一虹貫暈內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暈二白虹貫暈有戰客勝日重暈有四五白虹氣從內出外以此圍城主人勝城不拔又日重暈攻城圍邑不拔日暈二重其外清內濁不散軍會聚日暈三重有拔城日交暈無厚薄交爭力勢均厚者勝日交暈人主左右有爭者兵在外戰日在暈上軍罷交暈貫日天下有破軍死將日交暈而爭者先衰不勝即兩敵相向交暈至日月順以戰勝殺將一法日在上者勝日有交者赤青如暈狀或如合背或正直交者偏交也兩氣相交也或相貫穿或相向或相背也交主內亂軍內不和日交暈如連環爲兩軍兵起君爭地日有三暈軍分爲三日方暈而上下聚二背將敗人亡日暈若井垣若車輪二國皆兵亡又曰有軍日暈不帀半暈在東東軍勝在西西軍勝南北亦如之日暈如車輪半暈在外者罷日半暈東向者西夷羌胡來入國半暈西向者東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北向者南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南向者北夷人欲反入國又曰軍在外月暈師上其將戰必勝月暈黃色將軍益秩祿得位月暈有兩珥白虹貫之天下大戰月暈而珥兵從珥攻擊者利月暈有蜺雲乘之以戰從蜺所往者大勝月暈虹蜺直指暈至月者破軍殺將

雜氣

天子氣內赤外黃正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恆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有五色多在晨昏見或如千石倉在霧中恆帶殺氣或如高樓在霧氣中或如山鎮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或曰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天子之氣也敵上氣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帝王之氣不可擊若在吾軍戰必大勝凡天子之氣皆多上達於天以王相日見凡猛將之氣如龍兩軍相當若氣發其上則其將猛銳或如虎在殺氣中猛將欲行動亦先發此氣若無行動亦有暴兵起或如火烟之狀或白如粉沸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旌或如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兩軍相當敵軍上氣如囷倉正白見日逾明或青白如膏將勇大戰氣發漸漸如雲變作此形將有深謀

凡氣上與天連軍中有眞將或云賢將

凡軍勝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此軍士衆彊盛不可擊軍上氣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好擊戰不可擊軍上氣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軍上氣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旌旗無風而颺揮揮指敵此軍必勝敵上有白氣粉沸如樓繞以赤氣者兵銳營上氣黃白色重厚潤澤者勿與戰兩敵相當有氣如人持斧向敵戰必大勝兩敵相當上有氣如蛇舉首向敵者戰勝敵上氣如一匹帛者此雍軍之氣不可攻望敵上氣如覆舟雲如牽牛有白氣出似旌幟在軍上有雲如鬬雞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勇不可擊軍營上有赤黃氣上達於天亦不可攻

凡軍營上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其氣上小下大其軍日增益士卒軍上氣如堤以覆其軍上前赤後白此勝氣若覆吾軍急往擊之大勝夫氣銳黃白團團而潤澤者敵將勇猛且士卒能彊戰不可擊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月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

凡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軍上有氣如塵埃前下後高者將士精銳敵上氣如乳武豹伏者難攻軍上恆有氣者其軍難攻軍上雲如華蓋者勿往與戰雲如旌旗如蜂向人者勿與戰兩軍相當敵上有雲如飛鳥徘徊其上或來而高者兵精銳不可擊軍上雲如馬頭低尾仰勿與戰軍上雲如狗形勿與戰望四方有氣如赤鳥在烏氣中如烏人在赤氣中如赤杵在烏氣中如人十十五五或如旌旗在烏氣中有赤氣在前者敵人精悍不可當敵上有雲如山不可說有雲如引素如陣前銳或一或四黑色有陰謀赤色饑青色兵有反黃色急去

凡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若氣出北方求退向北其衆死散向東則不可信終能爲害向南將死敵上氣囚廢枯散或如馬肝色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皆爲將敗軍上氣乍見乍不見如霧起此衰氣可擊上大下小士卒日減

凡軍營上十日無氣發則軍必勝而有赤白氣乍出即滅外聲欲戰其實欲退散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其軍必敗軍上氣昏發連夜夜照人則軍士散亂軍上氣半而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在東發白氣者災深軍上氣中有黑雲如牛形或如馬形者此是瓦解之氣軍必敗敵上氣如粉如塵者勃勃如煙或五色雜亂或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欲敗軍上氣如羣羊羣猪在氣中此衰氣擊之必勝軍上有赤氣炎炎於天則將死士衆亂赤光從天流下入軍軍亂將死彼軍上有蒼氣須臾散去擊之必勝在我軍上須自堅守軍有黑氣如牛形或如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則軍破軍上氣或如羣鳥亂飛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如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卷席如匹布亂穰者皆爲敗徵氣乍見乍沒乍聚乍散如霧之始起爲敗氣氣如繫牛如人臥如敗車如雙蛇如飛鳥如決堤垣如壞屋如人相指如人無頭如驚鹿相逐如兩鷄相向皆爲敗氣

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乂手低頭又云如人乂手相向白氣如羣鳥趣入屯營連結百餘里不絕而能徘徊須臾不見者當有他國來降氣如黑山以黃爲緣者欲降服敵上氣青而高漸黑者將欲死散軍上氣如燔生草之煙前雖銳後必退黑氣臨營或聚或散如鳥將宿敵人畏我心意不定終必逃背逼之大勝

凡白氣從城中南北出者不可攻城不可屠城中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急解圍去有突兵出客敗城上白氣如旌旗或青雲臨城有喜慶黃雲臨城有大喜慶青色從中南北出者城不可攻或氣如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屠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此太一城白氣從中出青氣從城北入反向還者軍不得入攻城圍邑過旬雷雨者爲城有輔疾去之勿攻城上氣如煙火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城上氣如雙蛇者難攻赤氣如杵形從城中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戰勝城上有雲分爲兩彗狀攻不可得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繞之城中大將死城降城上赤氣如飛鳥如敗車及無雲氣士卒必散城營中有赤黑氣如貍皮班及赤者並亡城上氣上赤而下白色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城皆可屠城營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下多死喪流血城上氣如灰城可屠氣出而北城可尅其氣出復入城中人欲逃亡其氣出而覆其軍軍必病氣出而高無所止用日久長有白氣如蛇來指城可急攻白氣從城指營宜急固守攻城若雨霧日死風至兵勝日色無光爲日死雲氣如雄雉臨城其下必有降者濛氛圍城而入城者外勝得入有雲如立人五枚或如三牛邊城圍

凡軍上有黑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其下必有伏兵白氣粉沸起如樓狀其下必有藏兵無攻皆不可輕擊伏兵之氣如幢節狀在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至八九來而不斷急賊卒至宜防固之白氣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如是八九者當有千里兵來視所起備之黑雲從敵上來之我軍上欲襲我敵人告發宜備不宜

甲子辛日候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旌旗其下有兵起若徧四方者天下盡有兵若四望無雲獨見黑雲極天天下兵大起半天半起三日內有雨災解敵欲來者其氣上有雲下有氣零中天而下敵必至雲氣如旌旗賊兵暴起暴兵氣如人持刀楯雲如人赤色所臨城邑有卒兵至驚怖須臾去赤氣如人持節兵來未息雲如方虹有暴兵赤雲如火者所向兵至天有白氣狀如匹布經丑未者天下多兵

凡戰氣青白如膏將勇大戰氣如人無頭如死人臥敵上氣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有流血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臣謀君故曰久陰不雨臣謀主霧氣若晝若夜其色青黃更相掩冒乍合乍散臣謀君逆者喪山中冬霧十日不解者欲崩之候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者其下有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重大者多雨氣若霧非霧衣冠不雨而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趣日出沒時有雲橫截之白者喪烏者驚三日內雨者各解有黑氣入營者兵相殘有赤青氣入營者兵弱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蔭國上三日亡有雲如日月暈赤色其國凶青白色有大水有雲狀如龍行國有大水人流亡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有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霧者衆邪之氣陰來冒陽

凡遇四方盛氣無向之戰甲乙日青氣在東方丙丁日赤氣在南方庚辛日白氣在西方壬癸日黑氣在北方戊己日黃氣在中央四季戰當此日氣背之吉日中有黑氣君有小過而臣不諫又掩君惡而揚君善故日中有黑氣不明也

凡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得申夜霧晝明臣志不申霧終日終時君有憂色黃小而白者兵喪青者疾黑有暴水赤有兵喪黃者土功戚有大風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

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為陰陽氣亂之象從寅至辰巳上周而復始為逆者不成積日不解晝夜昏暗天下欲分離

凡霧四合有虹各見其方隨四時色吉非時色凶氣色青者更相掩覆乍合乍散臣欲謀君為逆者不成自亡

凡霧氣四方俱起百步不見人名曰晝昏不有破國必有同門

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以上或一日或一時雨不霑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大旱

凡海傍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羊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圓簦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牝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帛少室氣如白兔青尾恒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闍臺或類舟船陣雲如立垣杼軸雲類軸摶兩端兌杓雲如繩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勾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及有兵必起合鬭其直雲氣如三匹帛廣前兌後大軍行氣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返校騎之氣正蒼黑長數百丈遊兵之氣如彗埽一云長數百丈無根本喜氣上黃下白怒氣上下赤憂氣上下黑土功氣黃白徙氣白

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森然在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仰瞻中天則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

凡欲知我軍氣常以甲己日及庚子辰戌午未亥日及八月十八日去軍十里許登高望之可見依別記占之百人以上皆有氣

凡占災異先推九宮分野六壬日月不應陰霧風雨而陰霧者乃可占對敵而坐氣來甚卑下其陰覆人上掩溝蓋道者是大賊必至敵在東日出候在南日

中候在西日入候在北夜半候王相色吉囚死色凶
凡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我軍在西賊軍在東氣西厚
東薄西長東短西高東下西澤東枯則知我軍必勝
凡氣初出似甑上氣勃勃上升氣積爲霧霧爲陰陰氣結爲虹蜺暈珥之屬
凡氣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爲災必須和雜殺氣森森然疾起乃可論占軍
上氣安則軍安氣不安則軍不安氣南北則軍南北氣東西則軍亦東西氣散
則爲軍破敗
候氣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時處氣以見知大占期內有大風雨久陰則災不
成故風以散之陰以諫之雲以幡之雨以厭之

五代災變應

梁武帝天監元年八月壬寅熒惑守南斗占曰糴貴五穀不成大旱多火災吳
越有憂宰相死是歲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其二年五月尚書范雲卒
二年五月丙辰月犯心占曰有亂臣不出三年有亡國其四年交州刺史李凱
舉兵反七月丙子太白犯軒轅大星
四年六月壬戌歲星晝見占曰歲色黃潤立竿影見大熟是歲大穰米斛三十
又曰星與日爭光武且弱文且彊自此後帝崇尚文儒躬自講說終於太清不
修武備八月庚子老人星見占曰老人星見人主壽昌自此後每年恆以秋分
後見於參南至春分而伏武帝壽考之象云
七年九月己亥月犯東井占曰有水災其年京師大水十年九月丙申天西北
隆隆有聲赤氣下至地占曰天狗也所往之鄉有流血其君失地其年十二月
馬仙琕大敗魏軍斬馘十餘萬剋復朐山城十二月壬戌朔日食在牛四度
十三年二月丙午太白失行在天關占曰津梁不通又兵起其年填星守天江
占曰有江河塞有決溢有土功其年大發軍衆造浮山堰以遏淮水至十四年
填星移去天江而堰壞奔流決溢
十四年十月辛未太白犯南斗
十七年閏八月戊辰月行掩昴
普通元年春正月丙子日有食之占曰日食陰侵陽陽不克陰也爲大水其年
七月江淮海溢九月乙亥有星晨見東方光爛如火占曰國皇見有內難有急
兵反叛其三年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
四年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太白晝見
六年三月丙午歲星入南斗庚申月食五月己酉太白晝見六月癸未太白經
天九月壬子太白犯右執法
七年正月癸卯太白歲星在牛相犯占曰其國君凶易政明年三月改元大赦
大通元年八月甲申月掩填星十月癸酉又掩之占曰有大喪天下無王國易
政其後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上又幸同泰寺捨身王公以一億萬錢奉贖十
月己酉還宮大赦改元中大通三年太子薨皆天下無主易政及大喪之應
中大通元年閏月壬戌熒惑犯鬼積尸占曰有大喪有大兵破軍殺將其二年
蕭玩帥衆援巴州爲魏梁州軍所敗玩被殺
四年七月甲辰星隕如雨占曰星隕陽失其位災害之象萌也又曰星隕如雨
人民叛下有專討又曰大人憂其後侯景狡亂帝以憂崩人衆奔散皆其應也
五年正月己酉長星見
六年四月丁卯熒惑在南斗占曰熒惑出入留舍南斗中有賊臣謀反天下易
政更元其年十二月北梁州刺史蘭欽舉兵反後年改爲大同元年
大同三年三月乙丑歲星掩建星占曰有反臣其年會稽山賊起其七年交州
刺史李賁舉兵反
五年十月辛丑彗出南斗長一尺餘東南指漸長一丈餘十一月乙卯至婁滅
占曰天下有謀王者其八年正月安成民劉敬躬挾左道以反黨與數萬其九
年李賁僭稱皇帝於交州
太清二年五月兩月見占曰其國亂必見於亡國
三年正月壬午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乙酉太白晝見占曰不出三年有大
喪天下革政更王彊國弱小國彊三月丙子熒惑又守心占曰大人易政主去
其宮又曰人饑亡海內哭天下大潰是年帝爲侯景所幽崩七月九江大饑人

相食十四年九月戊午月在斗掩歲星占曰天下亡君其後侯景篡殺

簡文帝大寶元年正月丙寅月晝光見占曰月晝光有陰謀國雄逃又云月晝明姦邪並作擅君之朝其後侯景篡殺皆國亂亡君大喪更政之應也

元帝承聖三年九月甲午月犯心中星占曰有反臣王者惡之有亡國其後三年帝爲周軍所俘執陳氏取國梁氏以亡

陳武帝永定三年九月辛卯朔月入南斗占曰月入南斗大人憂一曰太子殃後二年帝崩太子昌在周爲質文帝立後昌還國爲侯安都遣盜迎殺之

三年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占曰日食君傷又曰日食帝德消六月庚子塡星鉞與太白并占太白與塡合爲疾爲內兵

文帝天嘉元年五月辛亥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後四年司空侯安都賜死

九月癸丑彗星長四尺見芒指西南占曰彗星見則敵國兵起得本者勝其年周將獨孤盛領衆趣巴湘侯瑱襲破之

二年五月己酉歲星守南斗六月丙戌熒惑犯東井七月乙丑熒惑入鬼中戊辰熒惑犯斧質十月熒惑行在太微右掖門內

三年閏二月己丑熒惑逆行犯上相甲子太白犯五車塡星七月太白犯輿鬼八月癸卯月犯南斗丙午月犯牽牛庚申太白入太微十一月丁丑月犯畢左股辛巳熒惑犯歲星戊子月犯角庚寅月入氐

四年六月癸丑太白犯右執法七月戊子熒惑犯塡星八月甲午熒惑犯軒轅大星丁未太白犯房九月戊寅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癸未太白入南斗占曰太白入斗天下大亂將相謀反國易政又曰君死不死則廢又曰天下受爵祿其後安成王爲太傅廢少帝而自立改官受爵之應也辛卯熒惑犯左執法十一月辛酉熒惑犯右執法甲戌月犯畢左股

五年正月甲子月犯畢大星奎丁卯月犯星四月庚子太白歲星合在奎金在南木在北相去二尺許壬寅月入氐又犯熒惑太白歲星又合在婁相去一尺許癸卯月犯房上星五月庚午熒惑逆行二十一日犯氐東南西南星占曰月有賊臣又曰人主無出廊廟閒有伏兵又曰君死有赦後二年少帝廢之應也

六月丙申月犯亢七月戊寅月犯畢大星閏十月庚申月犯牽牛丙子又犯左執法十一月乙未月食畢大星

六年正月己亥太白犯熒惑相去二寸占曰其野有兵喪改立侯王三月丁卯日入後衆星未見有流星白色大如斗從太微閒南行尾長尺餘占曰有兵與喪四月丁巳月犯軒轅占曰女主有憂五月丁亥太白犯軒轅占曰女主失勢又曰四方禍起其後年少帝廢廢後慈訓太后崩六月己未月犯氐辛酉有彗長可丈餘占曰陰謀姦先起一曰宮中火起後安成王錄尙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廢少帝而自立陰謀之應八月戊辰月掩畢太星丙子月與太白並光芒相著在太微西蕃南三尺所九月辛巳熒惑犯左執法癸未太白犯右執法辛卯犯左執法乙巳月犯上相太白犯熒惑其夜月又犯太白占曰其國內外有兵喪改立侯王明年帝崩又少帝廢之應也

七年二月庚午日無光烏見占曰王者惡之其日庚午吳楚之分野四月甲子日有交暈白虹貫之是月癸酉帝崩

廢帝天康元年五月庚辰月犯軒轅女御大星占曰女主憂後年慈訓太后崩癸未月犯左執法

光大元年正月甲寅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當之八月戊寅月食哭星占曰有喪泣事明年太后崩臨海王薨哭泣之應也壬午鎭星辰星合於軫九月戊午辰星太白相犯占曰改立侯王己未月犯歲星占曰國亡君十二月辛巳月又犯歲星辛卯月犯建星占曰大人惡之

二年正月戊申月掩歲星占曰國亡君五月乙未月犯太白六月丙寅太白犯右執法壬子客星見氐東八月庚寅月犯太微九月庚戌太白逆行與塡星合在角占曰爲白衣之會又曰所合之國爲亡地爲疾兵戊午太白晝見占曰太白晝見國更政易王十一月丙午歲星守右執法甲申月犯太微東南星戊子太白入氐十二月甲寅慈訓太后廢帝爲臨海王太建二年四月薨皆其應也

宣帝太建七年四月丙戌有星孛于大角占曰人主亡五月庚辰熒惑犯右執

法壬子又犯右執法
十年二月癸亥日上有背占曰其野失地有叛兵甲子吳明徹軍敗於呂梁將
卒並爲周軍所虜來年淮南之地盡沒于周十月癸卯月食熒惑占曰國敗君
亡大兵起破軍殺將來年三月吳明徹敗於呂梁十三年帝崩敗國亡君之應
也
十一年四月己丑歲星太白辰星合于東井
十二年二月壬寅白虹見西方占曰有喪其後十三年帝崩十月戊午月犯牽
牛吳越之野占曰其國亡君有憂後年帝崩辛酉歲星犯執法十二月癸酉辰
星在太白上甲戌辰星太白交相掩占曰大兵在野大戰辛巳彗星見西南占
曰有兵喪明年帝崩始興王叔陵作亂後主至德元年正月壬戌蓬星見占曰
必有亡國亂臣後帝於太皇寺捨身作奴以祈冥助不恤國政爲施文慶等所
惑以至國亡
魏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大占曰當有王者興
其月齊高祖起於信都至中興二年春而破爾朱兆遂開霸業
魏武定四年九月丁未高祖圍玉壁城有星墜於營衆驢皆鳴占曰破軍殺將
高祖不豫五年正月丙午崩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十二月甲申熒惑犯房北頭第一星及鉤鈐占曰大臣有
反者其二年二月壬申太尉彭樂謀反誅
八年二月己亥歲星守少微經六十三日占曰五官亂五月癸卯歲星犯太微
上將占曰大將憂大臣死其十年五月誅諸元宗室四十餘家乾明元年誅楊
遵彥等皆五官亂大將憂大臣死之應也
八年七月甲辰月掩心星占曰人主惡之十年十月帝崩
九年二月熒惑犯鬼質占曰斧質用有大喪三月甲午熒惑犯軒轅占曰女主
惡之其十年五月誅魏氏宗室十月帝崩斧質用有大喪之應也
十年六月庚子填星犯井鉞與太白并占曰子爲玄枵齊之分野君有戮死者
大臣誅斧鉞用其明年二月乙巳太師常山王誅尚書令楊遵彥右僕射燕子
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八月壬午廢少帝爲濟南王
廢帝乾明元年三月甲午熒惑入軒轅占曰女主凶後太寧二年四月太后崩
肅宗皇建二年四月丙子日有食之子爲玄枵齊之分野七月乙丑熒惑入鬼
中戊辰犯鬼質占曰有大喪十一月帝以暴疾崩
武成帝河清元年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占曰有兵謀誅大臣斧質用其年十
月壬申冀州刺史平秦王高歸彥反段孝先討禽斬之於都市又其二年殺太
原王紹德皆斧質用之應也八月甲寅月掩畢占曰其國君死大臣有誅者有
邊兵大戰破軍殺將其十月平秦王歸彥以反誅其三年周師與突厥入并州
大戰城西伏屍流血百餘里皆其應也
四年正月己亥太白犯熒惑相去二寸在奎甲辰太白熒惑歲星合在婁占曰
甲爲齊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分有兵喪改立侯王國易政三月戊子彗
星見占曰除舊布新有易王至四月傳位於太子改元
後主天統元年六月壬戌彗星見於文昌長數寸入文昌犯上將然後經紫微
宮西垣入危漸長一丈餘指室壁後百餘日在虛危滅占曰有大喪有亡國易
政其四年十二月太上皇崩
三年五月戊寅甲夜西北有赤氣竟天夜中始滅十月丙午天西北頻有赤氣
占曰有大兵大戰後周武帝總衆來伐大戰有大兵之應也
四年六月彗星見東井占曰大亂國易政七月孛星見房心白如粉絮大如斗
東行八月入天市漸長四丈犯瓠瓜歷虛危入室犯離宮九月入奎至婁而滅
孛者孛亂之氣也占曰兵喪並起國大亂易政大臣誅其後太上皇崩至武平
二年七月領軍庫狄伏連治書侍御史王子宜受琅邪王儼旨矯詔誅錄尚書
淮南王和士開於南臺伏連等即日伏誅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此國亂之應也
五年二月戊辰歲星逆行掩太微上將占曰天下大驚四輔有誅者五月甲午
熒惑犯鬼積尸甲齊也占曰大臣誅兵大起斧質用有大喪至武平二年九月
誅琅邪王儼三年五月誅右丞相咸陽王斛律明月四年七月誅蘭陵王長恭
皆懿親名將也四年十月又誅崔季舒等此斧質用之應也

武平三年八月癸未填星歲星太白合於氐宋之分野占曰其國內外有兵喪改立侯王其四年十月陳將吳明徹寇彭城右僕射崔季舒國子祭酒張雕黃門裴澤郭遵御書左丞封孝琰等諫車駕不宜北幸并州帝怒並誅之內外兵喪之應也九月庚申月在婁食既至旦不復占曰女主凶其三年八月廢斛律皇后立穆后四年又廢胡后爲庶人十一月乙亥天狗下西北占曰其下有大戰流血後周武帝攻晉州進兵平并州大戰流血

三年十二月辛丑日食歲星占曰有亡國至七年而齊亡

四年五月癸巳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大將死執法者誅若有罪其年誅右丞相斛律明月明年誅蘭陵王長恭後年誅右僕射崔季舒皆大將死執法誅之應也

周閔帝元年五月癸卯太白犯軒轅占曰太白行軒轅中大臣出令又曰皇后失勢辛亥熒惑犯東井北端第二星占曰其國亂又曰大旱其年九月冢宰護逼帝遜位幽於舊邸月餘殺崩司會奈植軍司馬孫恆及宮伯乙弗鳳等被誅審其冬大旱皆大臣出令大臣死之應也

明帝二年三月甲午熒惑入軒轅占曰王者惡之女主凶其月皇后獨孤氏崩六月庚子填星犯井鉞與太白并占曰傷成於鉞君有戮死者其年太師宇文護進食帝遇毒崩

武帝保定元年九月乙巳客星見於翼十月甲戌日有食之戊寅熒惑犯太微上將合爲一

二年閏正月癸巳太白入昴二月壬寅熒惑犯太微上相三月壬午熒惑犯左執法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九月戊辰日有食之既十一月壬午熒惑犯歲星於危南

三年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九月甲子熒惑犯太微上將占曰上將誅死十月壬辰熒惑犯左執法

四年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甲午熒惑犯房右驂三月己未熒惑又犯房右驂占曰上相誅車馳人走天下兵起其年十月冢宰晉公護率軍伐齊十二月柱國庸公王雄力戰死之遂班師兵起將死之應也八月丁亥朔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辛卯白虹貫日占曰爲兵喪甲辰太白熒惑填星合於婁六月庚申彗星出三台入文昌犯上將後經紫宮西垣入危漸長一丈餘指室壁後百餘日稍短長二尺五寸在虛危滅齊之分野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天和元年正月己卯日有食之十月乙卯太白晝見

二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五月己丑歲星與熒惑合在井宿相去五尺井爲秦分占曰其國有兵爲饑旱大臣匿謀下有反者若亡地閏六月丁酉歲星太白合在柳相去一尺七寸柳爲周分占曰爲內兵又曰主人凶憂失城是歲陳湘州刺史華皎率衆來附遣衛公直將兵援之因而南伐九月衛公直與陳將淳于量戰于沌口王師失利元定韋世沖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沒陳七月庚戌太白犯軒轅大星相去七寸占曰女主失勢大臣當之又曰西方禍起其十一月癸丑太保許公宇文貴薨大臣當之驗也十月辛卯有黑氣一大如杯在日中甲午又加一經六日乃滅占曰臣有蔽主之明者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庚子熒惑犯鉤鈐去之六寸占曰王者有憂又曰車騎驚三公謀

三年三月己未太白犯井北轅第一星占曰將軍惡之其七月壬寅隋公楊忠薨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犯積尸占曰大臣誅又曰亂臣在內有屠城六月甲戌彗見東井長一丈上白下赤而銳漸東行至七月癸卯在鬼北八寸所乃滅占曰爲兵國政崩壞又曰將軍死大臣誅七月己未客星見房心白如粉絮大如斗漸大東行八月入天市長如匹所復東行犯河鼓右將癸未犯瓠瓜又入室犯離宮九月壬寅入奎稍小壬戌至婁北一尺所滅凡六十九日占曰兵起若有喪白衣會爲饑旱國易政又曰兵犯外城大臣誅

四年二月戊辰歲星逆行掩太微上將占曰天下大驚國不安四輔有誅必有兵革天下大赦庚午有流星大如斗出左攝提流至天津滅有聲如雷五月癸巳熒惑犯輿鬼甲午犯積尸占曰午秦也大臣有誅兵大起後三年太師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以不臣誅皆其應也

五年正月乙巳月在氐暈有白虹長丈所貫之而有彗相連接規北斗第四星

占曰大兵起大戰將軍死於野時北齊將斛律明月寇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於龍門其明年正月詔齊公憲率師禦之三月己酉憲自龍門度汾水拔其新築五城兵起大戰之應也

六年二月己丑夜有蒼雲廣三丈經天自戌加辰四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己卯熒惑逆行犯輿鬼占曰有兵喪大臣誅兵大起其月又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六月齊將攻陷汾州六月庚辰熒惑太白合在張宿相去一尺占曰主人兵不勝所合國有殃

建德元年三月丙辰熒惑太白合壁占曰其分有兵喪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又曰改立侯王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其月誅晉公護護子譚公會莒公至崇業公靜等大赦癸亥詔以齊公憲為大冢宰是其驗也七月丙午辰與太白合於井相去七寸占曰其下之國必有重德致天下後四年上帥師平齊致天下之應也九月己酉月犯心中星相去一寸占曰亂臣在傍不出五年下有亡國後周武伐齊平之有亡國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亥白虹貫日占曰臣謀君不出三年又曰近臣為亂後年七月衛王直在京師舉兵反癸亥熒惑犯鬼西北星占曰大賊在大人之側又曰大臣有誅四月己亥太白犯西北星壬寅又犯東北星占曰國有憂大臣誅六月丙辰月犯心中後二星占曰亂臣在傍不出三年有亡國又曰人主惡之九月癸酉太白犯左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若有罪十一月壬子太白犯填星在尾占曰填星為女主尾為後宮明年皇太后崩

三年二月戊午客星大如桃青白色出五車東南三尺所漸東行稍長二尺所至四月壬辰入文昌丁未入北斗魁中後出魁漸小凡見九十三日占曰天下兵起車騎滿野人主有憂又曰天下有亂兵大起臣謀主其七月乙酉衛王直在京師舉兵反討擒之廢為庶人至十月始州民王鞅擁衆反討平之四月乙卯星孛於紫宮垣外大如拳赤白指五帝座漸東南行稍長一丈五尺五月甲子至上台北滅占曰天下易政無德者亡後二年武帝率六軍滅齊十一月丙子歲星與太白相犯光芒相及在危占曰其野兵人主凶失其城邑危齊之分野後二年宇文神舉攻拔陸渾等五城十二月庚寅月犯歲星在危相去二寸占曰其邦流亡不出三年辛卯月行在營室食太白占曰其國以兵亡將軍戰死營室衛也地在齊境後齊亡入周

四年三月甲子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有憂又五官有亂

五年十月庚戌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星占曰天下不安上將誅若有罪其上

六年二月皇太子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八月至伏俟城而旋吐谷渾寇邊天下不安之應也六月庚午熒惑入鬼占曰有喪旱其七月京師旱十月戊午歲星犯大陵又己未庚申月連暈規昴畢五車及參占曰兵起爭地又曰王自將兵又曰天下大赦癸亥帝率衆攻晉州是日虹見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宮長十餘丈庚午克之丁卯夜白虹見長十餘丈頭在南尾入紫宮中占曰其下兵戰流血又曰若無兵必有大喪至六年正月平齊與齊軍大戰十一月稽胡反齊王討平之

七年四月先此熒惑入太微宮二百日犯東蕃上相西蕃上將句已往還至此月甲子出端門占曰為大臣代主又曰臣不臣有反者又曰必有大喪後宣武繼崩高祖以大運代起十月癸卯月食熒惑在斗占曰國敗其君亡兵大起破軍殺將斗為吳越之星陳之分野十一月陳將吳明徹侵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出軍與戰不利明年三月鄭公王軌討擒陳將吳明徹俘斬三萬餘人十一月甲辰晡時日中有黑子大如杯占曰君有過而臣不諫人主惡之十二月癸丑流星大如月西流有聲蛇行屈曲光照地占曰兵大起下有戰場戊辰平旦有流星大如三斗器色赤出紫宮凝著天乃北下占曰人主去其宮殿是月營州刺史高寶寧據州反其明年五月帝總戎北伐後年武帝崩

宣政元年正月丙子月食昴占曰有白衣之會又曰匈奴侵邊其月突厥寇幽州殺略吏人五月帝總戎北伐六月帝疾甚還京次雲陽而崩六月壬午癸丑木火金三星合在井占曰其國霸又曰其國外內有兵喪改立侯王是月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反改立王侯兵喪之驗也七月辛丑月犯心前星占曰太子惡之若失位後靜帝立為天子不終之徵也丙辰熒惑太白合在七星相去二

尺八寸所占曰君憂又曰其國有兵改立王侯有德興無德亡後年改置四輔官傳位太子改立王侯之應也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凶後二年宣帝崩楊后令其父隋公爲大丞相總軍國事隋氏受命廢后爲樂平公主餘四后悉廢爲比丘尼八月庚辰太白入太微占曰爲天下驚又曰近臣起兵大臣相殺國有憂其後趙陳等五王爲執政所誅大臣相殺之應也九月丁酉熒惑入太微西掖門庚申犯左執法相去三寸占曰天下不安大臣有憂又曰執法者誅若有罪是月汾州稽胡反討平之十一月突厥寇邊圍酒泉殺略吏人明年二月殺柱國鄖公王軌皆其應也十二月癸未熒惑入氐守犯之三十日占曰天子失其宮又曰賊臣在內下有反者又曰國君有繫餓死若毒死者靜帝禪位隋高祖幽殺之

宣帝大成元年正月丙午癸丑日皆有背占曰臣爲逆有反叛邊將去之又曰卿大夫欲爲主其後隋公作霸尉迥王謙司馬消難各舉兵反

大象元年四月戊子太白歲星辰星合在井占曰是謂驚立是謂絕行其國內外有兵喪改立王公又曰其國可霸修德者彊無德受殃其五月趙陳越代滕五王並入國後二年隋王受命宇文氏宗族相繼誅滅六月丁卯有流星一大如雞子出氐中西北流有尾迹長一丈所入月中郎滅占曰不出三年人主有憂又曰有亡國靜帝幽閉之應也己丑有流星一大如斗色青有光明照地出營室抵壁入濁七月壬辰熒惑掩房北頭第一星占曰亡君之誡又曰將軍爲亂王者惡之大臣有反者天子憂其十二月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驛以從房爲天駟熒惑主亂此宣帝亂道德馳騁車騎將亡之誡八月辛巳熒惑犯南斗第五星占曰且有反臣道路不通破軍殺將尉迥王謙等起兵敗亡之徵也九月己酉太白入南斗魁中占曰天下有大亂將相謀反國易政又曰君死不死則疾又曰天下爵祿皆高祖受命羣臣分爵之徵也十月壬戌歲星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若失勢周自宣政元年熒惑太白從歲星聚東井大象元年四月太白歲星辰星又聚井十月歲星守軒轅其年又守翼東井秦分翼楚分漢東爲楚地軒轅后族隋以后族興於秦地之象而周之后妃失勢之徵也乙酉熒惑在虛與填星合占曰兵大起將軍爲亂大人惡之是月相州段德舉謀反伏誅其明年三月杞公宇文亮舉兵反擒殺之

二年四月乙丑有星大如斗出天廚流入紫宮抵鉤陳乃滅占曰有大喪兵大起將軍戮又曰臣犯上主有憂其五月帝崩隋公執國政大喪臣犯主之應趙王越王以謀執政被誅又荊豫襄三州諸蠻反尉迥王謙司馬消難各舉兵畔不從執政終以敗亡皆大兵起將軍戮之應也五月甲辰有流星一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光明照地聲若風吹幡旗占曰有立王若徙王又曰國失君其月己酉帝崩劉昉矯制以隋公受遺詔輔政終受天命立王徙王失君之應也七月壬子歲星太白合於張有流星大如斗出五車東北流光明燭地九月甲申熒惑歲星合于翼

靜帝大定元年正月乙酉歲星逆行守右執法熒惑掩房北第一星占曰房爲明堂布政之宮無德者失之二月甲子隋王稱尊號

高祖文皇帝開皇元年三月甲申太白晝見占曰太白經天晝見爲臣彊爲革政四月壬午歲星晝見占曰大臣彊有逆謀王者不安其後劉昉等謀反伏誅十一月己巳有流星聲如隤牆光燭地占曰流星有光有聲名曰天保所墜國安有喜其九年平陳天下一統五年八月戊申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占曰小星四面流行者庶人流移之象也其九年平陳江南士人悉播遷入京師

八年二月庚子填星入東井占曰填星所居有德利以稱兵其年大舉伐陳克之十月甲子有星孛于牽牛占曰臣殺君天下合謀又曰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牛吳越之星陳之分野後年陳氏滅

九年正月己巳白虹夾日占曰白虹銜日臣有背主又曰人主無德者亡是月滅陳

十四年十一月癸未有彗星孛于虛危及奎婁齊魯之分野其後魯公虞慶則伏法齊公高熲除名

十九年十二月乙未星實於渤海占曰陽失其位災害之萌也又曰大人憂

二十年十月太白晝見占曰大臣彊為革政為易王右僕射楊素熒惑高祖及獻后勸廢嫡立庶其月乙丑廢皇太子勇為庶人明年改元皆陽失位及革政易王之驗也

仁壽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中占曰有大喪有大兵有亡國有破軍殺將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占曰主勢奪又曰日無光有死王甲辰上疾甚丁未宮車晏駕漢王諒反楊素討平之皆兵喪亡國死王之應煬帝大業元年六月甲子熒惑入太微占曰熒惑為賊為亂入宮宮中不安

三年三月辛亥長星見西方竟天于歷奎婁角亢而沒至九月辛未轉見南方亦竟天又于角亢頻掃太微帝座干犯列宿唯不及參井經歲乃滅占曰去穢布新天所以去無道建有德見久者災深星大者事大行遲者期遠兵大起國大亂而亡餘殃為水旱饑饉疾疫土功其後築長城討吐谷渾及高麗兵戎歲駕略無寧息水旱饑饉疾疫土功相仍而有羣盜並起邑落空虛九年五月禮部尚書楊玄感於黎陽舉兵反丁未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如三斗器光芒震耀長七八尺於斗中句已而行占曰有反臣道路不通國大亂兵大起斗吳越分野玄感父封於越後徙封楚地又次之天意若曰使熒惑句已之除其分野至七月宇文述討平之其兄弟悉梟首車裂斬其黨與數萬人其年朱燮管崇亦於吳郡擁衆反此後羣盜屯聚剽略郡縣屍橫草野道路不通齎詔勑使人皆步涉夜行不敢遵路

十一年六月有星孛于文昌東南長五六寸色黑而銳夜動搖西北行數日至文昌去宮四五寸不入却行而滅占曰為急兵其八月突厥圍帝於鴈門從兵悉馮城禦寇矢及帝前七月熒惑守羽林占曰衛兵反十二月戊寅大流星如斛墜賊盧明月營破其衝輣壓殺十餘人占曰奔星所墜破軍殺將其年王充擊盧明月城破之

十二年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占曰日食既人主亡陰侵陽下伐上其後宇文化及等行弑逆癸巳大流星隕于吳郡為石占曰有亡國有死王有大戰破軍殺將其後大軍破逆賊劉元進于吳郡斬之八月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隤牆癸丑大流星如甕出羽林九月戊午有枉矢二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占曰主以兵去天之所伐亦曰以亂伐亂執矢者不正後二年化及弑帝僭號王充亦於東都弑恭帝篡號鄭皆弑逆無道以亂代亂之應也

十三年五月辛亥大流星如甕墜於江都占曰其下有大兵戰流血破軍殺將六月有星孛于太微五帝座色黃赤長三四尺所數日而滅占曰有亡國有殺君明年三月宇文化及等弑帝也十一月辛酉熒惑犯太微日光四散如流血占曰賊入宮主以急兵見伐又曰臣逆君明年三月化及等殺帝諸王及幸臣並被戮

隋書卷二十一

隋書卷二十一考證

天文志下闇陰陽五色之氣祲淫相侵○晉志作祲淫當是

闇雲如氣成形象○按晉志作雲氣成形象此如字疑衍各本並同仍之

六月庚子填星鉞與太白并占○臣召南按文義鉞字上應有在井二字言土

星在井鉞與金星合并耳占字下應有曰字各本並脫訛也

五年正月甲子月犯畢大星奎丁卯月犯星○臣召南按奎字衍旣云月犯畢

大星則不當言奎也或疑奎字當在丁卯月犯星星字之上亦非丁卯後於

甲子三日月當自酉而申而未不得逆退至戌也星字上上另有脫字耳

隋書卷二十一考證

隋書卷二十二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十七

五行上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爲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廢興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訛之占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教人遷善均乎影響殊致同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顧盼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況於日月星辰乎況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集空而鬬隋則鵲巢黼帳火炎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眚呈形於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罇俎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萇弘尚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鷮飛於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黔隧崇山同車共軫必有神道裁成倚伏一則以爲殃釁一則以爲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

洪範五行傳曰木者東方威儀容貌也古者聖王垂則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登輿則有鸞和之節降車則有佩玉之度田狩則有三驅之制飲食則有享獻之禮無事不出境此容貌動作之得節所以順木氣也如人君違時令失威儀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禮制縱欲恣睢出入無度多繇役以奪人時增賦稅以奪人財則木不曲直

齊後主武平五年鄴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是時後主怠於國政耽荒酒色威儀不肅馳騁無度大發繇役盛修宮室後二歲而亡木不曲直之效也

七年宮中有樹大數圍夜半無故自拔齊以木德王無故自拔亡國之應也其年齊亡

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三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春盩厔人以楊木爲屋梁生三條長二尺京房易傳曰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獨孤后專恣之應也

仁壽元年十月蘭州楊樹上松生高三尺六節十二枝宋志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危脆之木此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是時帝惑讒言幽廢冢嫡初立晉王爲皇太子天戒若曰皇太子不勝任永久之業將致危亡帝不悟及帝崩太子立是爲煬帝竟以亡國

仁壽四年八月河間柳樹無故枯落既而花葉復生京房易飛候曰木再榮國有大喪是歲宮車晏駕

洪範五行傳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古之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殺伐必應義以順金氣如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之賂以輕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內騷動則金不從革

陳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時後主與隋雖結和好遣兵度江掩襲城鎮將士勞敝府藏空竭東冶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爲變者金不從革之應天戒若曰陳國小而兵弱當以和好爲固無鑄兵而黷武以害百姓後主不悟又遣僞將陳紀任蠻奴蕭摩訶數寇江北百姓不堪其役及隋師度江而二將降款卒以滅亡

洪範五行傳曰火者南方陽光爲明也人君向南蓋取象也昔者聖帝明王負扆攝袂南面而聽斷天下攬海內之雄俊積之於朝以續聰明推邪佞之僞臣投之於野以通壅塞以順火氣夫不明之君惑於讒口白黑雜揉代相是非衆邪並進人君疑惑棄法律間骨肉殺太子逐功臣以孽代宗則火失其性

梁天監元年五月有盜入南北掖燒神武門總章觀時帝初即位而火燒觀闕不祥之甚也既而太子薨皇孫不得立及帝暮年惑於朱异之口果有侯景之亂宮室多被焚燒天誡所以先見也

普通二年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餘間中大通元年朱雀航華表災明

年同泰寺災大同三年朱雀門災水沴火也是時帝崇尙佛道宗廟牲牷皆以麪代之又委萬乘之重數詣同泰寺捨身爲奴令王公已下贖之初陽爲不許後爲嘿許方始還宮天誡若曰梁武爲國主不遵先王之法而淫於佛道橫多糜費將使其社稷不得血食也天數見變而帝不悟後竟以亡及江陵之敗闔城爲虜隸焉卽捨身爲奴之應也

陳永定三年重雲殿災

東魏天平二年十一月閶闔門災是時齊神武作宰而大野拔斬樊子鵠以州來降神武聽讒而殺之司空元暉免逐功臣大臣之罰也

武定五年八月廣宗郡火燒數千家

後齊後主天統三年九龍殿災延燒西廊四年昭陽宣光瑤華三殿災延燒龍舟是時讒言任用正士道消祖孝徵作歌謠斛律明月以誅死讒夫昌邪勝正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開皇十四年將祠泰山令使者致石像神祠之所未至數里野火歘起燒像碎如小塊時帝頗信讒言猜阻骨肉滕王瓚失志而死創業功臣多被夷滅故天見變而帝不悟其後太子勇竟被廢戮

大業十二年顯陽門災舊名廣陽則帝之姓名也國門之崇顯號令之所由出也時帝不遵法度驕奢荒怠裴蘊虞世基之徒阿諛順旨掩塞聰明宇文述以讒邪顯進忠諫者咸被誅戮天戒若曰信讒害忠則除廣陽也

洪範五行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梁天監二年六月大末信安安豐三縣大水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人悲則水出河決是時江州刺史陳伯之益州刺史劉季連舉兵反叛師旅數興百姓愁怨臣逆人悲之應也

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濤上御道七尺七年五月建康又大水是時數興師旅以拒魏軍十二年四月建康大水是時大發卒築浮山堰以遏淮水勞役連年百姓悲怨之應也

中大通五年五月建康大水御道通船京房易飛候曰大水至國賤人將貴蕭棟侯景僭稱尊號之應也

後齊河淸二年十二月兗趙魏三州大水天統三年幷州汾水溢讖曰水者純陰之精陰氣洋溢者小人專制是時和士開元文遙趙彥深專任之應也

武平六年八月山東諸州大水京房易飛候曰小人踊躍無所畏忌陰不制於陽則涌水出是時羣小用事邪佞滿朝閹豎嬖倖伶人封王此其所以應也

開皇十八年河南八州大水是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濫殺宮人放黜宰相楊素頗專水陰氣臣妾盛彊之應也

仁壽二年河南河北諸州大水京房易傳曰顓事有智誅罰絕理則厥災水亦由帝用刑嚴急臣下有小過帝或親臨斬決又先是柱國史萬歲以忤旨被戮誅罰絕理之應也

大業三年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帝嗣位以來未親郊廟之禮簡宗廟廢祭祀之應也

洪範五行傳曰土者中央爲內事宮室臺榭夫婦親屬也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異等骨肉有恩故明王賢君修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敬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縱意大爲宮室高爲臺榭雕文刻鏤以疲人力淫泆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則稼穡不成

齊後主武平四年山東飢是時大興土木之功於仙都苑又起宮於邯鄲窮侈極麗後宮侍御千餘人皆寶衣玉食逆中氣之咎也

煬帝大業五年燕代齊魯諸郡飢先是建立東都制度崇侈又宗室諸王多遠徙邊郡

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下不敬陰氣勝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有雞禍有下體生上體之痾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貌不恭

侯景僭即尊號升圜丘行不能正履有識者知其不免景尋敗
梁元帝既平侯景破蕭紀而有驕矜之色性又沉猜由是臣下離貳即位三年而爲西魏所陷帝竟不得其死
陳後主每祀郊廟必稱疾不行建寧令章華上奏諫曰拜三妃以臨軒祀宗廟而稱疾非祗肅之道後主怒而斬之又引江總孔範等內宴無復尊卑之序號爲狎客專以詩酒爲娛不恤國政祕書監傅縡上書諫曰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下人省嗜欲遠邪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擅權惡誠直如仇讎視時人如草芥後宮曳羅綺廄馬餘菽粟百姓流離轉屍蔽野神怒人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後主不聽驕恣日甚未幾而國滅
陳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之功驕矜日甚每侍宴酒酣輒箕踞而坐嘗謂文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又借華林園水殿與妻妾賓客置酒於其上帝甚惡之後竟誅死
東魏武定五年後齊文襄帝時爲世子屬神武帝崩祕不發喪朝魏帝於鄴魏帝宴之文襄起舞及嗣位又朝魏帝於鄴侍宴而惰有識者知文襄之不免後果爲盜所害
神武時司徒高昂嘗詣相府將直入門門者止之昂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不之罪尋爲西魏所殺
後齊後主爲周師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勸後主親勞將士宜流涕慷慨以感激之人當自奮孝卿授之以辭後主然之及對衆嘿無所言因赧然大笑左右皆哂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由是皆無戰心俄爲周師所虜
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當謂朕承藉餘緒而有四海耶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謂當世之賢皆所不逮書云謂人莫己若者亡帝自矜己以輕天下能不亡乎帝又言習吳音其後竟終於江都此亦魯襄公終於楚宮之類也
常雨水
梁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洪範五行傳曰陰氣彊積然後生水雨之災時武帝頻年興師是歲又大舉北伐諸軍頗捷而士卒罷敝百姓怨望陰氣畜積之應也
陳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霪霖時始興王叔陵驕恣陰氣盛彊之應也明年宣帝崩後主立叔陵刺後主於喪次宮人救之僅而獲免叔陵出閤就東府作亂後主令蕭摩訶破之死者千數
東魏武定五年秋大雨七十餘日元瑾劉思逸謀殺後齊文襄之應也
後齊河清三年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山東大水人多餓死是歲突厥寇幷州陰戎作梗此其應也
天統三年十月積陰大雨胡太后淫亂之所感也
武平七年七月大霖雨水澇人戶流亡是時駱提婆韓長鸞等用事小人專政之罰也
後周建德三年七月霖雨三旬時衛刺王直潛謀逆亂屬帝幸雲陽宮以其徒襲肅章門尉遲運逆拒破之其日雨霽
大雨雪
梁普通二年三月大雪平地三尺洪範五行傳曰庶徵之常雨也然尤甚焉雨淫也雪又陰畜積甚盛也皆妾不妾臣不臣之應時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於魏臣不臣之應也
大同三年七月青州雪害苗稼是時交州刺史李賁舉兵反僭尊號置百官擊之不能克
十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是時邵陵王綸湘東王繹武陵王紀並權侔人主頗爲驕恣皇太子甚惡之帝不能抑損上天見變帝又不悟及侯景之亂諸王各擁彊兵外有赴援之名內無勤王之實委棄君父自相屠滅國竟以亡
東魏興和二年五月大雪時後齊神武作宰發卒十餘萬築鄴城百姓怨思之徵也
武定四年二月大雪人畜凍死道路相望時後齊霸政而步落稽舉兵反寇亂

數州人多死亡。

後齊河清二年二月大雪連雨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繁霜晝下是時突厥木杆可汗與周師入并州殺掠吏人不可勝紀。

天統二年十一月大雪三年正月又大雪平地二尺武平二年正月又大雪是時馮淑妃陸令萱內制朝政陰氣盛積故天變屢見雷雨不時。

陳太建元年七月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又震慧日寺刹瓦官寺重閣門下一女子震死京房易飛候曰雷雨霹靂丘陵者逆先人令爲火殺人者人君用讒言殺正人時蔡景歷以奸邪任用右僕射陸繕以讒毀獲譴發病而死。

十年三月震武庫時帝好兵頻年北伐內外虛竭將士勞敝既克淮南又進圖彭汴毛喜切諫不納由是吳明徹諸軍皆沒遂失淮南之地武庫者兵器之所聚也而震之天戒若曰宜戢兵以安百姓帝不悟又大興軍旅其年六月又震太皇寺刹莊嚴寺露槃重陽閣東樓鴟尾府門太皇莊嚴二寺陳國奉佛之所重陽閣每所遊宴鴟尾賓客禮儀之所在而同歲震者天戒若曰國威已喪不務修德後必有恃佛道耽宴樂棄禮儀而亡國者陳之君臣竟不悟至後主之代災異屢起懼而於太皇寺捨身爲奴以祈冥助不恤國政耽酒色棄禮法不修鄰好以取敗亡。

齊武平元年夏震丞相段孝先南門柱京房易傳曰震擊貴臣門及屋者不出三年佞臣被誅後歲和士開被戮。

木冰

東魏武定四年冬天雨木冰洪範五行傳曰陰之盛而凝滯也木者少陽貴臣象也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襲之木冰一名介介者兵之象也時司徒侯景制河南及神武不豫文襄懼其爲亂而徵之景因舉兵反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並爲景所執辱貴臣有害之應也其後左僕射慕容紹宗與景戰於渦陽俘斬五萬。

後齊天保二年雨木冰三日初清河王岳爲高歸彥所譖是歲以憂死。

武平元年冬雨木冰明年二月又木冰時錄尚書事和士開專政其年七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之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尚書右僕射馮子琮並坐儼賜死九月儼亦遇害。

六年七年頻歲春冬木冰其年周師入晉陽因平鄴都後主走青州貴臣死散州郡被兵者不可勝數。

大雨雹

梁中大通元年四月大雨雹洪範五行傳曰雹陰脅陽之象也時帝數捨身爲奴拘信佛法爲沙門所制。

陳太建二年六月大雨雹十年四月又大雨雹十三年九月又雨雹時始興王叔陵驕恣陰結死士圖爲不逞帝又寵遇之故天三見變帝不悟及帝崩叔陵果爲亂逆。

服妖

後齊婁后臥疾寢衣無故自舉俄而后崩。

文宣帝末年衣錦綺傅粉黛數爲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婦人之飾陽爲陰事君變爲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廢爲濟南王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齊亡之效也。

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髽幗又爲白蓋此二者喪禍之服也後主果爲周武帝所滅父子同時被害。

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繿縷之服而行乞其間以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爲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爲業。

後周大象元年服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侍衞之官服五色雜以紅紫令天下車以大木爲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粧黃眉又造下帳如送終之具令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而祭之又將五輅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作聲以爲笑樂皆服妖也帝尋暴崩而政由於隋周之法度皆悉改易。

開皇中房陵王勇之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家婦人所服領巾製同槊幡軍

職婦人爲陰臣象也而服兵職臣有兵禍之應矣勇竟以遇害世積坐伏誅

雞禍

開皇中有人上書言頻歲已來雞鳴不鼓翅類腋下有物而妨之翮不得舉肘腋之臣當爲變矣書奏不省京房易飛候曰雞鳴不鼓翅國有大害其後大臣多被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大業初天下雞多夜鳴京房易飛候曰雞夜鳴急令又云昏而鳴百姓有事人定鳴多戰夜半鳴流血漫漫及中年已後軍國多務用度不足於是急令暴賦責成守宰百姓不聊生矣各起而爲盜戰爭不息屍骸被野

龜孽

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牀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絕龜者水居而靈陰謀之象晉王諂媚宮掖求嗣之應云

青眚青祥

陳禎明二年四月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近青祥也京房易飛候曰鼠無故羣居不穴衆聚者其君死未幾而國亡

金沴木

陳天嘉六年秋七月儀賢堂無故自壓近金沴木也時帝盛修宮室起顯德等五殿稱爲壯麗百姓失業故木失其性也儀賢堂者禮賢尙齒之謂無故自壓天戒若曰帝好奢侈不能用賢使能何用虛名也帝不悟明年竟崩

禎明元年六月宮內水殿若有刀鋸斫伐之聲其殿因無故而倒七月朱雀航又無故自沉時後主盛修園囿不虔宗廟水殿者遊宴之所朱雀航者國門之大路而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宮室毀津路絕後主不悟竟爲隋所滅宮廟爲墟

後齊孝昭帝將誅楊愔乘車向省入東門欃竿無故自折帝甚惡之歲餘而崩

河清三年長廣郡聽事梁忽剩若人狀太守惡而削去之明日復然長廣帝本封也木爲變不祥之兆其年帝崩

武平七年秋穆后將如晉陽向北宮辭胡太后至宮內門所乘七寶車無故陷入於地牛沒四足是歲齊滅后被虜於長安

後周建德六年青城門無故自崩青者東方色春宮之象也時皇太子無威儀禮節青城門無故自崩者皇太子不勝任之應帝不悟明年太子嗣位果爲無道周室危亡實自此始

大業中齊王暕於東都起第新構寢堂其栿無故而折時上無太子天下皆以暕次當立公卿屬望暕遂驕恣呼術者令相又爲厭勝之事堂栿無故自折木失其性奸謀之應也天見變以戒之暕不悟後竟得罪於帝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毛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故有口舌之痾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言不從

梁武陵王紀僭卽帝位建元曰天正承豐侯蕭撝曰王不克矣昔桓玄年號大亨有識者以爲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曰天正正之爲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而敗

後齊文宣帝時太子殷當冠詔令邢子才爲制字子才字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其替乎子才請改帝不許曰天也因顧謂常山王演曰奪時任汝愼無殺也及帝崩太子嗣位常山果廢之而自立殷尋見害

武成帝時左僕射和士開言於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亦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帝悅其言彌加淫侈士開旣導帝以非道身又擅權竟爲御史中丞所殺

武平中陳人寇彭城後主發言憂懼侍中韓長鸞進曰縱失河南猶得爲龜茲國子淮南今沒何足多慮人生幾何時但爲樂不須憂也帝甚悅遂耽荒酒色不以天下爲虞未幾爲周所滅

武平七年後主爲周師所敗走至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恆改元隆化時人離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

周武帝改元爲宣政梁主蕭巋離合其字爲宇文亡日其年六月帝崩宣帝在東宮時不修法度武帝數撻之及嗣位摸其痕而大罵曰死晚也年又改元爲大象蕭巋又離合其字曰天子冢明年而帝崩

開皇初梁王蕭琮改元爲廣運江陵父老相謂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當爲軍所走乎其後琮朝京師而被拘留不反其叔父巖掠居人以叛梁國遂廢

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王曰英秦王曰俊蜀王曰秀開皇初有人上書曰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爲英萬人之秀爲俊斯乃布衣之美稱非帝王之嘉名也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爲嬴者或言於上曰楊英反爲嬴殃帝聞而不懌遽改之其後勇俊秀皆被廢黜煬帝嗣位終失天下卒爲楊氏之殃

煬帝即位號年曰大業識者惡之曰於字離合爲大苦來也尋而天下喪亂率土遭荼炭之酷焉

煬帝常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汝其知之時議者以爲古先哲王之馭天下也明四目達四聰懸敢諫之鼓立書謗之木以開言者之路猶恐忠言之不至由是澤敷四海慶流子孫而帝惡直言雠諫士其能久乎竟遂殺逆

旱

梁天監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洪範五行傳曰若持亢陽之節興師動衆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從故陽氣盛而失度陰氣沉而不附陽氣盛旱災應也初帝起兵襄陽破張沖敗陳伯之及平建康前後連戰百姓勞敝及即位後復與魏交兵不止之應也

陳太建十二年春不雨至四月先是周師掠淮北始興王叔陵等諸軍敗績淮北之地皆沒於周盡其應也

東魏天平四年并肆汾建晉絳秦陝等諸州大旱人多流散是歲齊神武與西魏戰於沙苑敗績死者數萬

東魏武定二年冬春旱先是西魏師入洛陽神武親帥軍大戰於邙山死者數萬

後齊天保九年夏大旱先是大發卒築長城四百餘里勞役之應也

乾明元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十萬築金鳳聖應崇光三臺窮極侈麗不恤百姓亢陽之應也

河清二年四月并晉已西五州旱是歲發卒築軹關突厥二十萬衆毀長城寇恆州

後主天統二年春旱是時大發卒起大明宮

開皇四年已後京師頻旱時遷都龍首建立宮室百姓勞敝亢陽之應也

大業四年燕代緣邊諸郡旱時發卒百餘萬築長城帝親巡塞表百姓失業道殣相望

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

十三年天下大旱時郡縣鄉邑悉遣築城發男女無少長皆就役

詩妖

梁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於重雲殿沙門誌公忽然起儛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於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聽朱异之言以納景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帝憂崩十年四月八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兀尾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三湘橫尸一旦無人藏侯景小字狗子初自懸瓠來降懸瓠則古之汝南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景奔敗之所

天監中茅山隱士陶弘景爲五言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忽作單于宮及大同之季公卿唯以談玄爲務夷甫平叔朝賢也侯景作亂遂居昭陽殿

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爲羈勒

陳初有童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所敗擒本名擒虎黃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曰桃葉復桃葉度江不用檝但度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晉王伐陳之始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度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之應

陳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功未畢而爲隋師所虜

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

齊神武始移都於鄴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子魏孝靜帝者清河王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宮室未備卽逢禪代作窠未成之效也孝靜尋崩文宣以后爲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時婁后尚在故言寄書於婦母新婦子斥后也

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澄滅高者齊姓也澄文襄名五年神武崩摧折之應七年文襄遇盜所害澄滅之徵也

天保中陸灋和入國書其屋壁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時文宣帝享國十年而崩廢帝嗣立百餘日用替厥位孝昭卽位一年而崩此其效也

武平元年童謠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返爲士開所譖死

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卻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琅邪王儼執士開送於南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謠曰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餻正好十月洗蕩飯甕十一月出卻趙老七月士開被誅九月琅邪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爲西兗州刺史

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樽但滿酌時穆后母子淫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花尋逢齊亡欲落之應也

鄴中又有童謠曰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掃殿屋迎西家未幾周師入鄴

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雞鳴祇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隋氏之甥既遜位而崩諸舅強盛

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蹀而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帝卽位二年而崩

開皇十年高祖幸幷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爲四言詩曰紅顏詎幾玉貌須臾一朝花落白髮難除明年後歲誰有誰無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薨

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長樂宮飲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詠帝泣下霑襟侍御者莫不歔欷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求歸不得去眞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弒卽遭春之應也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隔絕帝懼遂無還心帝復夢二豎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度江水由是築居丹陽將居焉功未就而帝被弒

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毛蟲之孽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臥內方晝有狸鬬於欄上墮而獲之太清中遇侯景之亂將兵援臺城至鍾山有蟄熊無何至齧綸所乘馬毛蟲之孽也綸尋爲王僧辯所敗亡至南陽爲西魏所殺

中大同中每夜狐鳴闕下數年乃止京房易飛候曰野獸羣鳴邑中且空虛俄而國亂丹陽死喪略盡

陳禎明初狐入牀下捕之不獲京房易飛候曰狐入君室室不居未幾而國滅

東魏武定三年九月豹入鄴城南門格殺之五年八月豹又上銅爵臺京房易

飛候曰野獸入邑及至朝廷若道上官府門有大害君亡是歲東魏師敗於玉璧神武遇疾崩

後齊武平二年有兎出廟社之中京房易飛候曰兎入王室其君亡案廟者祖宗之神室也後五歲周師入鄴後主東奔

武平末幷肆諸州多狼而食人洪範五行傳曰狼貪暴之獸大體以白色爲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禍也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狼食人時帝任用小人競爲貪暴殘賊人物食人之應尋爲周軍所滅兵之象也

武平中朔州府門外無何有小兒脚跡又擁土爲城雉之狀時人怪而察之乃狐媚所爲漸流至幷鄴與武定三年同占是歲南安王思好起兵於北朔直指幷州爲官軍所敗鄭子饒羊法暠等復亂山東

犬禍

後齊天保四年鄴中及頓丘並有犬與女子交洪範五行傳曰異類不當交而交悖亂之氣犬交人爲犬禍犬禍者亢陽失衆之應也時帝不恤國政恩澤不流於其國

後主時犬爲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粱肉藉以茵蓐天奪其心爵加於犬近犬禍也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不悟遂以取滅

後周保定三年有犬生子腰已後分爲兩身二尾六足犬猛畜而有爪牙將士之象也時宇文護與侯伏侯龍恩等有謀懷貳犬體後分此其應也

大業元年鴈門百姓間犬多去其主羣聚於野形頗變如狼而噉噬行人數年而止五行傳曰犬守禦者也而今去其主臣下不附之象形變如狼狼色白爲主兵之應也其後帝窮兵黷武勞役不息天戒若曰無爲勞役守禦之臣將叛而爲害帝不悟遂起長城之役續有西域遼東之舉天下怨叛及江都之變並宿衛之臣也

白眚白祥

梁大同二年地生白毛長二尺近白祥也孫盛以爲勞人之異先是大發卒築浮山堰功費鉅億功垂就而復潰者數矣百姓厭役吁嗟滿道

齊河清元年九月滄洲及長城之下地多生毛或白或黑長四五寸近白祥也時北築長城內興三臺人苦勞役

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馬尾長者三尺餘短者六七寸京房易飛候曰天雨毛其國大飢是時關中旱米粟涌貴

後齊天統初岱山封禪壇玉璧自出近白祥也岱山王者易姓告代之所玉璧所用幣而自出將有易姓者用幣之象其後齊亡地入于周及高祖受周禪天下一統焚柴太山告祠之應也

武平三年白水巖下青石壁傍有文曰齊亡走人改之爲上延後主以爲嘉瑞百寮畢賀後周師入國後主果棄鄴而走

開皇十七年石隕於武安滏陽間十餘洪範五行傳曰石自高隕者君將有危殆也後七載帝崩

開皇末高祖於宮中埋二小石於地以誌置牀之所未幾變爲玉劉向曰玉者至貴也賤將爲貴之象及大業末盜皆僭名號

大業十三年西平郡有石文曰天子立千年百寮稱賀有識者尤之曰千年萬歲者身後之意也今稱立千年者禍在非遠明年而帝被殺

木沴金

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麒麟動木沴金也動者遷移之象天戒若曰園陵無主石麟將爲人所徙也後竟國亡

後齊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眭孟以爲石陰類下人象殿上石自起者左右親人離叛之應及周師東伐寵臣尉相願乞扶貴和兄弟韓建業之徒皆叛入周

梁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于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於車上振躍者三車兩轅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奮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木沴金也劉向曰失衆心令不行言不從以亂金氣也石爲陰臣象也臣將爲變之應梁武暮年不以政事爲意君臣

唯誦佛經談玄而已朝綱紊亂令不行言不從之咎也其後果致侯景之亂

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著車壁又絶繩而下時帝既滅齊又事淮南征伐不息百姓疲斂失衆心之應也

隋書卷二十二

隋書卷二十二考證

五行志上鷸飛于鼎耳之上○按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爾雅鷸雉 臣映斗按本文以鷸代雉唐諱雉名也

其替乎○各本替訛瞥按爾雅釋言替廢也从替與瞥異瞥即憯字與慘同

有蟄熊無何至齧齡所乘馬○兩舊本蟄訛摯 臣映斗按庾信哀江南賦蟄熊傷馬正謂此事又淮南子熊羆蟄藏今從元本作蟄

時宇文護與侯伏侯龍恩有謀懷貳○監本伏作佳一本侯伏侯作侯伏侯一本龍恩無恩字 臣映斗按周書晉蕩公護本傳邙山之役護率衆先鋒為敵人所圍都督侯伏侯龍恩挺身扞禦方得免今從改正

隋書卷二十二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十八

五行下

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知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羽蟲之孽故有羊禍故有目疾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常燠

後齊天保八年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事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時帝狂躁荒淫無度之應

草妖

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蓋草妖也視不明之咎時晉王陰有奪宗之計諂事親要以求聲譽譖皇太子高祖惑之人參不當言有物憑之上黨黨與也親要之人乃黨晉王而譖太子高祖不悟聽邪言廢無辜有罪用因此而亂也

羽蟲之孽

梁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坐廳事有野鳥如鵲數百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京房易飛候曰野鳥入君室其邑虛君亡之他方後綸為湘東王所襲竟致奔亡為西魏所殺

侯景在梁將受錫命陳備物於庭有野鳥如山鵲赤觜[illegible]於冊書之上鵂鶹鳴於殿與中大同元年同占景尋敗將亡入海中為羊鵾所殺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京房易飛候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鳴吳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為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於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獨足者叔寶獨行無衆之應盛草成灰者陳政蕪穢被以火燒所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義也

後齊孝昭帝即位之後有雉飛上御座占同中大同元年又有鳥止於後園其色赤形似鴨而有九頭其年帝崩

天統三年九月萬春鳥集仙都苑京房易飛候曰非常之鳥來宿於邑中邑有兵周師入鄴之應也

武成胡后生後主初有梟升后帳而鳴梟不孝之鳥不祥之應也後主嗣位胡后淫亂事彰遂幽后於北宮焉

武平七年有鸛巢太極殿又巢并州嘉陽殿雉集晉陽宮御座獲之京房易飛候曰鳥無故巢居君門及殿屋上邑且虛其年國滅

周大象二年二月有禿鶖集洛陽宮太極殿其年帝崩後宮常虛

開皇初梁主蕭琮新起後有鵂鶹集其帳隅未幾琮入朝被留於長安梁國遂廢

大業末京師宮室中恆有鴻鴈之類無數翔集其間俄而長安不守

十三年十一月烏鵲巢帝帳幄驅不能止帝尋遇弒

羊禍

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鬬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近羊禍也

洪範五行傳曰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狀如新生犬者羔類也雲體掩蔽邪佞之象羊國姓羔羊子也皇太子勇既升儲貳晉王陰毀而被廢黜二羔鬬一羔墜之應也

恭帝義寧二年麟遊太守司馬武獻羊羔生而無尾時議者以為楊氏子孫無後之象是歲煬帝被殺於江都恭帝遜位

赤眚赤祥

梁天監十五年七月荊州市殺人而身不僵首墮於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荊州大旱近赤祥冤氣之應

陳太建十四年三月御座幄上見一物如車輪色正赤尋而帝患無故大叫數聲而崩

至德三年十二月有赤物隕於太極殿前初下時鐘皆鳴又書進白鼓怒變爲血又有血沾殿階湧瀝然至御榻尋而國滅

後齊河清二年太原雨血劉向曰血者陰之精傷害之象僵尸之類也明年周師與突厥入并州大戰城西伏屍百餘里京房易飛候曰天雨血染衣國亡君戮亦後主亡國之應

四月三月有物隕於殿庭色赤形如數斗器衆星隨者如小鈴四月婁太后崩

武平中有血點地自咸陽王斛律明月宅而至於太廟大將社稷之臣也後主以讒言殺之天戒若曰殺明月則宗廟隨而覆矣後主不悟國祚竟絕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有魚孽有豕禍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寒

東魏武定四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者相望於道京房易飛候曰誅過深當燠而寒是時後齊神武作相先是爾朱文暢等謀害神武事泄伏誅諸與交通者多有濫死

河清元年歲大寒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曰殺無罪其寒必異是時帝淫於文宣李后因生子后愧恨不舉之帝大怒於后前殺其子太原王紹德后大哭帝保后而撻殺之投於水中良久乃蘇冤酷之應

梁天監三年三月六年三月並隕霜殺草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謂亡法厥罰霜是時大發卒拒魏軍於鍾離連兵數歲

大同三年六月朐山隕霜

陳太建十年八月隕霜殺稻菽是時大興師選衆遣將吳明徹與周相拒於呂梁

鼓妖

梁天監四年十一月天清朗西南有雷光有雷聲二易曰鼓近以雷霆霆近鼓妖洪範五行傳曰雷霆託於雲猶君之託於人也君不恤於天下故兆人有怨叛之心也是歲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

十九年九月西北隱隱有聲如雷赤氣下至地是歲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守以朐山引魏軍

中大通六年十二月西南有聲如雷其年北梁州刺史蘭欽舉兵反

陳太建二年十二月西北有聲如雷其年湘州刺史華皎舉兵反

齊天保四年四月西南有聲如雷是時帝不恤天下興師旅

後周建德六年正月西方有聲如雷未幾吐谷渾寇邊

開皇十四年正月旦廓州連雲山有聲如雷是時五羌反叛侵擾邊鎮

二十年無雲而雷京房易飛候曰國將易君下人不靜小人先命國凶有甲兵後數歲帝崩漢王諒舉兵反從其黨數十萬家

大業中滏陽石鼓頻歲鳴其後天下大亂兵戎並起

魚孽

梁大同十年三月帝幸朱方至四塘中及玄武湖魚皆驤首見於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沒洪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下人將舉兵圍宮而辟睨乘輿之象也後果有侯景之亂

齊神武武平七年相州鸛鵲泊魚盡飛去而水涸洪範五行傳曰急之所致魚陰類下人象也晏子曰河伯以水爲國以魚爲百姓水涸魚飛國亡人散之象明年而國亡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鬬猶臣下興起小人從之而鬬也明年帝崩國失政尉迥起兵相州高祖遣兵擊敗之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有老翁皓首白帬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不復見但有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剖其腹得秔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後數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大業十二年淮陽郡驛人入子城鑿斷羅郭至女垣之下有穴其中得鯉魚長七尺餘昔魏嘉平四年魚集武庫屋上王肅以爲魚生於水而亢於屋水之物失其所也邊將殆棄甲之變後果有東關之敗是時長白山賊寇掠河南月

餘賊至城下郡兵拒之反爲所敗男女死者萬餘人

蟲妖

梁大同初大蝗籬門松柏葉皆盡洪範五行傳曰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京房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以蟲蟲無益於人而食萬物也是時公卿皆以虛澹爲美不親職事無益食物之應也

後齊天保八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蝗畿人皆祭之帝問魏尹丞崔叔瓚曰何故蟲叔瓚對曰五行志云土功不時則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修三臺故致災也帝大怒毆其頰擢其髮溷中物塗其頭役者不止九年山東又蝗十年幽州大蝗洪範五行傳曰刑罰暴虐貪饕不厭興師動衆取城修邑而失衆心則蟲爲災是時帝用刑暴虐勞役不止之應也

後周建德二年關中大蝗

開皇十六年并州蝗時秦孝王俊裒刻百姓盛修邸第後竟獲譴死

彘禍

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頭陀法於人場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賢聖道者君上之所行也皇太子勇當嗣業行君上之道而被囚廢之象也一命者言爲煬帝所殺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若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每匡救得全後數年而帝崩歲盡之應

黑眚黑祥

梁承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於殿內近黑祥也黑周所尚之色今見於殿內周師入梁之象其年爲周所滅帝亦遇害

陳太建五年六月西北有黑雲屬地散如豬者十餘洪範五行傳曰當有兵起西北時後周將王軌軍於呂梁明年擒吳明徹軍皆覆沒

火沴水

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襄楷曰河諸侯之象應濁反清諸侯將爲天子之象是後十餘歲隋有天下

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鏡澈十二年龍門又河清後二歲大唐受禪

陳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禎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洪範五行傳曰火沴水也法嚴刑酷傷水性也五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繆亂皆敗亂之象也京房易占曰水化爲血兵且起是時後主初即位用刑酷暴之應其後爲隋師所滅

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黑水在關中而今淮南水黑荊揚州之地陷於關中之應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池水變爲血與陳太建十四年同占是時刑罰嚴急未幾國亡

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有脂夜之妖有華孽有牛禍有心腹之痾有黃眚黃祥木金水火沴土

常風

梁天監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京房易飛候曰角曰疾風天下昬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歲魏軍入鍾離

承聖三年十一月癸未帝閱武於南城北風大急晝天昬闇洪範五行傳曰人君瞀亂之應時帝既平侯景公卿咸勸帝反丹陽帝不從又多猜忌有瞀亂之行故天變應之以風是歲爲西魏滅

陳天嘉六年七月癸未大風起西南吹倒靈臺候樓洪範五行傳以爲大臣專恣之咎時太子沖幼安成王頊專政帝不時抑損明年崩皇太子嗣位頊遂廢之

太建十二年六月壬戌大風吹壞皋門中闥十二年九月夜又風發屋拔樹始興王叔陵專恣之應

至德中大風吹倒朱雀門

禎明三年六月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淮是時後主任司馬申誅戮忠讜沈客卿施文慶專行邪僻江總孔範等崇長淫縱杜塞聰明昏亂之咎

後齊河清二年大風三旬乃止時帝初委政佞臣和士開專恣日甚

天統三年五月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天變再見而帝不悟明年帝崩後主詔內外表奏皆先諮士開然後聞徹趙郡王叡馮翊王潤按士開驕恣不宜仍居內職反為士開所譖叡竟坐死士開出入宮掖生殺在口尋為琅邪王儼所誅

七年三月大風起西北發屋拔樹五日乃止時高阿那瓌駱提婆等專恣之應

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拔樹秦隴壓死者千餘人地大震鼓皆應淨刹寺鐘三鳴佛殿門鎖自開銅像自出戶外鐘鼓自鳴者近鼓妖也揚雄以為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鼓妖見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左僕射楊素權傾人主帝聽二人之讒而黜僕射高熲廢太子勇為庶人晉王釣虛名而見立思心瞀亂陰氣盛之象也鎖及銅像並金也金動木震之水沴金之應洪範五行傳曰失眾心甚之所致也高熲楊勇無罪而咸廢黜失眾心也

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為迴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騾京房易傳曰眾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載漢王諒在并州潛謀逆亂車及騾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隕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眾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夜妖

梁承聖二年十月丁卯大風晝晦天地昏暗近夜妖也京房易飛候曰羽日風天下昏人大疾不然多寇盜三年為西魏所滅

陳禎明三年正月朔旦雲霧晦冥入鼻辛酸後主昏昧近夜妖也洪範五行傳曰王失中臣下強盛以蔽君明則雲陰是時北軍臨江柳莊任蠻奴並進中款後主惑佞臣孔範之言而昏闇不能用以致覆敗

東魏武定四年冬大霧六日晝夜不解洪範五行傳曰晝而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明年元瑾劉思逸謀殺大將軍之應

周大象二年尉迥敗於相州坑其黨與數萬人於遊豫園其處每聞鬼夜哭聲洪範五行傳曰哭者死亡之表近夜妖也鬼而夜哭者將有死亡之應京房易飛候曰鬼夜哭國將亡明年周氏王公皆見殺周室亦亡

仁壽中仁壽宮及長城之下數聞鬼哭尋而獻后及帝相次而崩於仁壽宮

大業八年楊玄感作亂於東都尚書樊子蓋坑其黨與於長夏門外前後數萬洎于末年數聞其處鬼哭有呻吟之聲與前同占其後王世充害越王侗于洛陽

華孽

後齊武平元年槐華而不結實槐三公之位也華而不實萎落之象至明年錄尚書事和士開伏誅隴東王胡長仁太保琅邪王儼皆遇害左丞相段韶薨

陳後主時有張貴妃孔貴嬪並有國色稱為妖豔後主惑之寵冠宮掖每充侍從詩酒為娛一入後庭數旬不出荒淫侈靡莫知紀極府庫空竭頭會箕斂天下怨叛將士離心敵人鼓行而進莫有死戰之士女德之咎也及敗亡之際後主與孔姬俱投於井隋師執張貴妃而戮之以謝江東洪範五行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亂國故謂華孽

齊後主有寵姬馮小憐慧而有色能彈琵琶尤工歌儛後主惑之拜為淑妃選綵女數千為之羽從一女之飾動費千金帝從禽於三堆而周師大至邊吏告急相望於道帝欲班師小憐意不已更請合圍帝從之由是遲留而晉州遂陷後與周師相遇於晉州之下坐小憐而失機者數矣因而國滅齊之士庶至今咎之

牛禍

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牛禍也象類言之又為龍蛇之孽齊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時以為天不享棄宣公也五行傳曰逆君道傷故有龍蛇之孽是時紀雖以赴援為名而實妄自尊亢思心之咎神不享君道傷之應果為元帝所敗

後齊武平二年并州獻五足牛牛禍也洪範五行傳曰牛事應宮室之象也帝尋大發卒於仙都苑穿池築山樓殿間起窮華極麗功始就而國亡

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者與黑者鬭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于河近牛禍也黑者周之所尚色死者滅亡之象後數載周果滅而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以黃

大業初恆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其後建東都築長城開溝洫

心腹之痾

陳禎明三年隋師臨江後主從容而言曰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弗摧敗彼何爲者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北軍豈能飛度耶臣每患官卑彼若度來臣爲太尉矣後主大悅因奏妓縱酒賦詩不輟心腹之痾也存亡之機定之俄頃君臣旰食不暇後主已不知懼孔範從而蕩之天奪其心曷能不敗陳國遂亡範亦遠徙

齊文宣帝嘗宴於東山投杯赫怒下詔西伐極陳甲兵之盛既而泣謂羣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有識者以帝精魄已亂知帝祚之不永帝後竟得心疾耽荒酒色性忽狂暴數年而崩

武成帝丁太后憂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侍者進白袍帝大怒投之臺下未幾而崩

黃眚黃祥

梁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其色黃近黃祥也京房易飛候曰聞善不及茲謂有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蔽賢絕道之咎也時帝自以爲聰明博達惡人勝己又篤信佛法捨身爲奴絕道蔽賢之罰也

大寶元年正月天雨黃沙二年簡文帝夢丸土而吞之尋爲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斃諸子遇害不嗣之應也

陳後主時夢黃衣人圍城後主惡之遶城橘樹盡伐去之隋高祖受禪之後上下通服黃衣未幾隋師攻圍之應也

後周大象二年正月天雨黃土移時乃息與大同元年同占時帝昏狂滋甚期年而崩至于靜帝用遜厥位絕道不嗣之應也

開皇二年京師雨土是時帝懲周室諸侯微弱以亡天下故分封諸子並爲行臺專制方面失土之故有土氣之祥其後諸王各謀爲逆亂京房易飛候曰天雨土百姓勞苦而無功其時營都邑後起仁壽宮頹山堙谷丁匠死者大半

裸蟲之孽

梁大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墜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土效之無驗

大寶二年京口人於藏兒年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打鼓作長橋鼓兵象也是時侯景亂江南

陳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京房占曰長人見亡後二歲帝崩

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而大言曰畢國主後主立而作終之應也

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更生有牧牛人聞而出之

禎明二年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二尺而無頭明年陳滅

齊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是後政由姦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後主時有桑門貌若狂人見烏則向之作禮見沙門則毆辱之烏周色也未幾齊爲周所吞滅除佛法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于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致攫人之變也是時晉蕩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己陰懷篡逆天戒若曰君臣之分已倒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晉公親萬機躬節儉克平齊國號爲高祖轉禍爲福之效也

武帝時有強練者佯狂持一瓠至晉蕩公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備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於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袋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高祖移都長安城

爲攫矣

開皇十六年靈州有老翁化爲猛獸

七年相州有桑門變爲蛇尾繞樹而自抽長二丈許

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其年帝崩

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戎圍帝於鴈門

四年鴈門宋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所埋處雲霧晝合從地雷震而上視之洞穴失卵所在

六年趙郡李來王家婢產一物大如卵

六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帬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佛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伏誅

八年有澄公者若狂人於東都大叫唱賊帝聞而惡之明年玄感舉兵圍洛陽

十二年澄公又叫賊李密逼東都孟讓燒豐東都市而去

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爲蛇爲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幷坐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人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反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者玆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

木金水火沴土

梁天監五年十一月京師地震木金水火沴土也洪範五行傳曰臣下盛將動而爲害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冬十一月者其邑饑亡時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明年霜歲儉人饑

普通三年正月建寧地震是時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

六年十二月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冬動有音以十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是時帝令豫章王綜將兵北伐

中大通五年正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以春動歲不昌是歲大水百姓饑饉

大同三年十一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震以十一月邑有大喪及饑亡明年霜爲災百姓饑

三月十月建康地震是歲會稽山賊起

七年二月建康地震是歲交州人李賁舉兵逐刺史蕭諮

九年閏正月地震李賁自稱皇帝署置百官

太清三年四月建康地再震時侯景自爲大丞相錄尙書帝所須不給是月以憂憤崩

陳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時王琳立蕭莊於郢州

太建四年十一月地震陳寶應反閩中

禎明元年正月地震施文慶沈客卿專恣之應也

東魏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而且然京房易妖占曰地自陷其君亡祖暅曰火陽精也地者陰主也地然越陰之道行陽之政臣下擅恣終以自害時後齊神武作宰而侯景專擅河南後二歲神武果崩景遂作亂而自取敗亡之應

後齊河清二年幷州地震和士開專恣之應

後周建德二年涼州地頻震城郭多壞地裂出泉京房易妖占曰地分裂羌夷叛時吐谷渾頻寇河西

開皇十四年五月京師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五月人流亡是歲關中饑帝令百姓就糧於關東

仁壽二年四月岐雍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四月五穀不熟人大飢

三年梁州就谷山崩洪範五行傳曰崩散落背叛不事上之類也梁州爲漢地

明年漢王諒舉兵反。

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劉向洪範五行傳曰山者君之象水者陰之表人之類也天戒若曰君人擁威重將崩壞百姓不得其所時帝興遼東之師百姓不堪其役四海怨叛帝不能悟卒以滅亡

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則有龍蛇之孽則有馬禍

雲陰

開皇二十年十月久陰不雨劉向曰王者失中臣下彊盛而蔽君明則雲陰是時獨孤后遂與楊素陰譖太子勇廢爲庶人

射妖

東魏武定四年後齊神武作宰親率諸軍攻西魏於玉壁其年十一月帝不豫班師將士震懼皆曰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西魏下令國中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神武聞而惡之其疾暴增近射妖也洪範五行傳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神武行殿中將軍曹魏諫曰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帝不從頓軍五旬頻戰沮衄又聽孤虛之言於城北斷汾水起土山其處天險千餘尺功竟不就死者七萬氣逆天之咎也其年帝崩明年王思政援河南

武平後主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狂意後主以爲狐媚伏草中彎弓而射之傷數人幾中後主後主執而斬之其人不自覺也狐而能媚獸之妖妄也時帝不恤國政專與內人閹豎酣歌爲樂或衣纏緯衣行乞爲娛此妖妄之象人又射之兵戎禍亂之應也未幾而國滅

龍蛇之孽

梁天監二年北梁州潭中有龍鬬濆霧數里龍蛇之孽洪範五行傳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鬬者兵革之象也京房易飛候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鬬是時帝初即位而有陳伯之劉季連之亂國內危懼

普通五年六月龍鬬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之處樹木皆折開數十丈與天監二年同占經建陵而樹木折者國有兵革之禍園陵殘毀之象時帝專以講論爲務不從耕戰將輕而卒惰君道既傷故有龍孽之應帝殊不悟至太清元年黎州水中又有龍鬬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走黑龍隨之其年侯景以兵來降帝納之而無備國人皆懼俄而難作帝以憂崩

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明旦視之大如驢將以戟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洪範五行傳曰龍陽類貴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邑里室家井中幽深之象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皇不建之咎也後侯景反果幽殺簡文于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

陳太建十一年正月龍見南兗州池中與梁大同十年同占未幾後主嗣位驕淫荒怠動不得中其後竟以國亡身被幽執

東魏武安元年有大蛇見武牢城是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妻李氏慧而艷世子澄悅之仲密內不自安遂以武牢叛陰引西魏大戰於河陽神武爲西兵所窘僅而獲免死者數千

後齊天保九年有龍長七八丈見齊州大堂占同大同十年時常山長廣二王權重帝不思抑損明年帝崩太子殷嗣立常山王演果廢帝爲濟南王幽而害之

河清元年龍見濟州浴堂中占同天保九年先是平秦王歸彥受昭帝遺詔立太子百年爲嗣而歸彥遂立長廣王湛是爲武成帝而廢百年爲樂陵王竟以幽死

大統四年黄鄉人伐枯木得一黄龍折脚死於孔中齊稱木德龍君象木枯龍死不祥之甚其年武成崩

武平三年龍見邯鄲井中其氣五色屬天又見汲郡佛寺涸井中占同河清元年後主竟降周後被誅

武平七年并州招遠樓下有赤蛇與黑蛇鬬數日赤蛇死赤齊尙色黑周尙色鬬而死滅亡之象也後主任用邪佞與周師連兵於晉州之下委軍於羣臣高

阿鄒肱竟啓敵人，皇不建之咎也。後主遂爲周師所虜。
瑯邪王儼壞北宮中白馬浮圖石趙時澄公所建，見白蛇長數丈，迴旋失所在，
時儼專誅失中之咎也。見變不知戒，以及於難。
後周建德五年，黑龍墜於亳州而死。龍君之象，黑周所尚色，墜而死，不祥之甚。
時皇太子不才，帝每以爲虞。宣臣王軌、宇文孝伯等，驟請廢立，帝不能用。後二
歲，帝崩，太子立，屢殺齊王及孝伯等，因而國亡。
仁壽四年，龍見代州總管府井中，其龍或變爲鐵馬甲士彎弓上射之象。變爲
鐵馬，近馬禍也；彎弓上射，又近射妖。諸侯將有兵革之變，以致幽囚也。是時漢
王諒潛謀逆亂，故變兵戒之，諒不悟，遂舉兵反，事敗，廢爲庶人，幽囚數年而死。

馬禍

侯景僭稱尊號於江南，每將戰，其所乘白馬長鳴，蹀足者輒勝，垂頭者輒不利。西
州之役，馬臥不起，景拜請且箠之，竟不動。近馬禍也。洪範五行傳曰：「馬者兵象，
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景因此大敗。
陳太建五年，衡州馬生角。洪範五行傳曰：「馬生角，兵之象，敗亡之表也。」是時宣
帝遣吳明徹出師呂梁，與周師拒違，兵數歲，衆軍覆沒，明徹竟爲周師所虜。
天保中，廣宗有馬兩耳閒生角，如羊尾。京房易傳曰：「天子親伐，則馬生角。」四年，
契丹犯塞，文宣帝親御六軍以擊之。
大業四年，太原廄馬死者大半。帝怒，遣使案問，主者曰：「每夜廄中馬無故自驚，
因而致死。」帝令巫者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楊素、
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以伐遼東也。」帝大悅，因釋主者。洪範五行傳曰：「逆天氣，故
馬多死。」是時帝每歲巡幸，北事長城，西通且末，國內虛耗，天戒若曰：除廄馬，無
事巡幸。帝不悟，遂至亂。
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與天保初同占。是時帝頻歲親征
高麗。
義寧元年，帝在江都宮，龍廄馬無故而死，旬日死至數百匹，與大業四年同占。

隋書卷二十三

隋書卷二十三考證

五行志下孟讓燒豐東都市而去○各本俱無東字。本紀孟讓夜入東都外郭，
燒豐都市而去。豐下亦無東字，當是衍。
時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閩本李凱作李軌。按梁書武帝紀作李凱。
先是平秦王歸彥受昭帝遺詔立太子百年爲嗣○監本秦訛齊。按北齊書高
歸彥封平秦王。

隋書卷二十三考證

隋書卷二十四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十九

食貨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勗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頊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為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為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孑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脈以頭會之斂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庫彌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開邊擊胡蕭然咸罄宮宇捫於天漢巡遊跨於海表旱歲除道凶年嘗秩戶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譎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齔算至舡車光武中興聿遵前事成賦單薄足稱經遠靈帝開鴻都之牓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為導行天下賄成人受其斂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有眾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遺闕致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愛宏翫肆情方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雉踰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頹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為林藪包芒山以為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既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輓秣水陸交至疆埸之所傾敗勞師之所殂殞雖復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充飢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鸞和歲動從幸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太半遐方珍膳必供庖廚翔禽毛羽用為玩飾買以供官千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扣扉而達曙猛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偽交侵盜賊充斥宮觀鞠為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癘疫炎旱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以振飢人去倉數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鏹貨動移旬月頓臥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為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為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為盜刑罰不能止故為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輿輦跡禽前驅由基彊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

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爲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爲丁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其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則三斗當今一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釣磯倉錢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別唯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陽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縣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所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壻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云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徵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煑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歿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豪黨兼幷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以處之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糴踊貴矣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百家爲族黨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爲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爲中六十六已上爲老十五已下爲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內執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受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

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糴貯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已上皆布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焉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遭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至大統中又毀東宮造修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以上宅四畝五口已下宅二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盬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盬鹽形鹽每地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卽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

閔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卽位復興人市之稅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十歲已下爲小十七已下爲中十八已上爲丁丁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勸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山東尚承齊

俗機巧姦偽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高熲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恆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輸籍定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爲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氈袋因笞所司以爲後誡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於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方暑月而死人相次於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後帝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敕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卽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甚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程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殷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饑之處亦便開倉賑給五年五月工部尚書襄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又命司農丞王亶發廣

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明年東巡狩因祠泰山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絶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諸州達于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開皇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恆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取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安平郡公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

煬帝卽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皁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絶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皐北至河陽車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篾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幐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篾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爲氅毦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靡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緜亘千餘里死者太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塡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所在皆以徵斂供帳軍旅所資爲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價盈數倍裒刻徵斂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爲盜弱者自

實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隔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爲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馱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懌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京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鴈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肯賑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煑土或擣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

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此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稚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云

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

興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尚猶不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狡稍漸磨鑪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鍚錢遞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是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聽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鉚處錮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鍱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隋書卷二十四

隋書卷二十四考證

食貨志汎舟之役○監本汎作據閣本作汎按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造龍舟鳳䑰○舊本䑰訛𦪇按通雅䑰取其寬容平穩即鷁艒王濬造連舫方百二十步開四門得馳馬亦䑰類

隋書卷二十四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

刑法

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除暴禁人爲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惠愛導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爲情性禮義以爲綱紀養化以爲本明刑以爲助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道殺之而不勝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人有遯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罰至於時逢交泰政稱忠厚美化與車軌攸同至仁與嘉祥間出歲布平典年垂簡憲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曠乎如大路行之者不惑刑者甲兵爲鈇鉞焉刀鋸鑽鑿鞭扑夏楚陳乎原野而肆諸市朝其所由來亦已久矣若夫龍官之歲鳳紀之前結繩而不違不令而人畏五帝畫象殊其衣服三王肉刑刻其膚體若重華之眚災肆赦文命之刑罰三千而都君卹刑尚奉唐堯之德高密泣罪猶懷虞舜之心殷因以降去德茲遠若紂能遵成湯不造炮烙設刑兼禮守位依仁則西伯斂轡化爲田叟周王立三剌以不濫弘三宥以開物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刑厝不用薰風潛暢頌聲遐舉越裳重譯萬里來歸若乃魯接燕齊荊鄰鄭晉時之所尚資乎辯舌國之所恃不在威刑是以繞鼓夷蒐宣尼致誚既鑄刑辟叔向貽書夫渤澥之浸沾濡千里列國之政豈周之膏潤者歟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區夏于時投戈棄甲仰恩祈惠乃落嚴霜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於後玄鉞肆於朝市赭服飄於路衢將閭有一劍之哀茅焦請列星之數漢高祖初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孝文躬親玄默遂疏天網孝宣樞機周密法理詳備選于定國爲廷尉黃霸以爲廷平每以季秋之後諸所請讞帝常幸宣室齋居決事明察平恕號爲寬簡光武中興不移其舊是以二漢羣后罕聞殘酷魏武造易鈦之科明皇施減死之令中原凋敝吳蜀三分哀矜折獄亦所未暇晉氏平吳九州寧一乃命賈充大明刑憲內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協萬邦實曰輕平稱爲簡易是以宋齊方駕轥其餘軌若乃刑隨喜怒道睽正直布憲擬於秋荼設網踰於朝脛恣興夷翦取快情靈若隋高祖之揮刃無辜齊文宣之輕刀臠割此謂匹夫私讐非關國典孔子曰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心之所詰則善惡之本原也彪約所制無刑法篇臧蕭之書又多漏略是以撮其遺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梁武帝承齊昏虐之餘刑政多僻既即位乃制權典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欲議定律令得齊時舊郎濟陽蔡法度家傳律學云齊武時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法度能言之於是以爲兼尚書刪定郎使損益植之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元年八月乃下詔曰律令不一實難去弊殺傷有法昏墨有刑此蓋常科易爲條例至如三男一妻懸首造獄事非虛內法出恆鈞前王之律後王之令因循創附良各有以若遊辭費句無取於實錄者宜悉除之求文指歸可適變者載一家爲本用衆家以附景丁俱有則去丁以存景若景丁二事注釋不同則二家兼載咸使百司議其可不取其可安以爲標例宜云某等如干人同議以此爲長則定以爲梁律留尚書比部悉使備文若班下州郡止撮機要可無二門侮法之弊法度又請曰魏晉撰律止關數人今若皆諮列位恐緩而無決於是以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長兼侍中柳惲給事黃門侍郎傅昭通直散騎常侍孔藹御史中丞樂藹太常丞許懋等參議斷定定爲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僞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已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已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髠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

罰金一兩已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五等之差又制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一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爲隔若人士犯罰違扞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杻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爲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靼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一尺一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二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大頭圍一寸三分小頭圍八分半法杖圍一寸三分小頭五分小杖圍一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得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者以熟靼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已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靼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鞭法杖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爲奴婢貲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黵面爲劫字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謫運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禁錮之科亦有輕重爲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上亭侯已上之父母妻子及所生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已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錄之大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二年四月癸卯法度表上新律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帝乃以法度守廷尉卿詔班新律於天下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啓稱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爲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詔流于交州至是復有徒流之罪其年十月甲子詔以金作權典宜在蠲息於是除贖罪之科武帝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諷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姦宄益深後帝親謁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於是思有以寬之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正月壬辰乃下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黵面之刑帝銳意儒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留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大同中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以比時奉勅權親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壇材官車府太官下省左裝等處上啓並請四五歲已下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愆目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辛爲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泉易啓其齒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爲永准帝手敕報曰頃年已來處處之役唯資徒謫逐急充配若科制繁細義同簡約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爲難更當別思取其便也竟弗之從是時王侯子弟皆長而驕蹇不法武帝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弗懌嘗遊南苑臨川王宏伏人於橋下將欲爲逆事覺有司請誅之帝

但泣而讓曰我人才十倍於爾處此恆懷戰懼爾何爲者我豈不能行周公之事念汝愚故也免所居官頃之還復本職由是王侯驕橫轉甚或白日殺人於都街劫賊亡命咸於王家自匿薄暮塵起則剝掠行路謂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難於誅討十一年十月復開贖罪之科中大同元年七月甲子詔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網漸疏百姓安之而貴戚之家不法尤甚矣尋而侯景逆亂及元帝即位懲前政之寬且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皆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並令棒殺之事未行而城陷敬帝即位刑政適陳矣

陳氏承梁季喪亂刑典疎闊及武帝即位思革其弊乃下詔曰朕聞唐虞道盛設畫象而不犯夏商德衰雖孥戮其未備洎乎末代綱目滋繁矧屬亂離憲章遺紊朕始膺寶曆思廣政樞外可搜舉良才刪改科令群僚博議務存平簡於是稍求得梁時明法吏令與尚書刪定郎范泉參定律令又勑尚書僕射沈欽吏部尚書徐陵兼尚書左丞宗元饒兼尚書左丞賀朗參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採酌前代條流冗雜綱目雖多博而非要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縉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發詔弃之終身不齒先與士人爲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及士人惡逆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爲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篇目條綱輕重簡繁一用梁法其有贓驗顯然而不款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爲垛高一尺上圓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垛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髠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鎖二重其五歲刑已下並鎖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公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准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鎖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壺手至市脫手械及壺手焉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晦朔八節六齋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爲北獄建康縣爲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寃局令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冶署理察囚徒寃枉文帝性明察留心刑政親覽獄訟督責群下政號嚴明是時承寬政之後功臣貴戚有非法帝咸以法繩之頗號峻刻及宣帝即位優借文武之士崇簡易之政上下便之其後政令既寬刑法不立又以連年北伐疲人聚爲劫盜矣後主即位信任讒邪群下縱恣鬻獄成市賞罰之命不出于外後主性猜忍疾忌威令不行左右有忤意者動至夷戮百姓怨叛以至於滅

齊神武文襄並由魏相尚用舊法及文宣天保元年始命群官刊定魏朝麟趾格是時軍國多事政刑不一決獄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清河房超爲黎陽郡守有趙道德者使以書屬超超不發書棒殺其使文宣於是令守宰各設棒以誅屬請之使後都官郎中宋軌奏曰昔曹操懸棒威於亂時今施之太平未見其可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爲枉法何以加罪於是罷之既而司徒功曹張老上書稱大齊受命已來律令未改非所以創制垂法革人視聽於是始命群官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是時刑政尚新吏皆奉法自六年之後帝遂以功業自矜恣行酷暴昏狂酗醟任情喜怒爲大鑊長鋸剉碓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屠裂或命左右臠啖以逞其意時僕射楊遵彥乃令憲司先定死罪囚置于仗衞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經三月不殺者則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召死囚編籧篨爲翅命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視以爲歡笑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𨊠杖夾指壓踝又立之燒犂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釭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七年豫州檢使白攬爲左丞盧斐所劾乃於獄中誣告斐受金文宣知其姦罔詔令按之果無其事乃勑八座議立案劾格負罪不得告人事於是挾姦者畏糾乃先加誣訟以擬當格吏不能斷又妄相引大獄動至十人多移歲月然帝猶委政輔臣楊遵彥彌縫其闕故時議者竊云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孝昭在藩已知其失即位之後將加懲革未幾而崩武成即位思存輕典大寧元年乃下詔曰王者所用唯在賞罰賞貴適理罰在得情然理容進退事涉疑似盟府司勳或有開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窮畫一之道想文王之官人念宣尼之

止訟刑賞之宜思獲其所自今諸應賞罰皆賞疑從重罰疑從輕又以律令不成頻加催督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婚戶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僞七曰鬭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四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顯處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于邊裔以爲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卽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一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鎖輸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十之差凡三等大凡爲十五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以金皆代以中絹死一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歲七十八匹四歲六十四匹三歲五十匹二歲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贖絹一匹至鞭百則絹十匹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笞十已上至死又爲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幷過失之屬犯罰絹一匹及杖十已上皆名爲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卽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及不入奚官不加害刑自犯流罪已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已下侏儒篤疾癃殘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刑年者鎖無鎖以枷流罪已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徑二分半小頭徑一分半決三十已下杖者長四尺大頭徑三分小頭徑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負閑局六負爲一殿平局八負爲一殿繁局十負爲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爲負焉赦日則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釋枷鎖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敕仕門之子弟常講習之齊人多曉法律蓋由此也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格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于後主權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綱紀紊亂卒至于亡

周文帝之有關中也霸業初基典章多闕大統元年命有司斟酌今古通變可以益時者爲二十四條之制奏之七年又下十二條制十年魏帝命尚書蘇綽總三十六條更損益爲五卷班於天下其後以河南趙肅爲廷尉卿撰定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憲大夫拓拔迪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庚子乃就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衞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鬬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一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衞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鎭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讎者告於法而自殺之不坐經爲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已下鎖之徒已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五一年金

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爲差等贖死罪金二斤鞭者以一百爲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已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蕃服蕃服已下俱至徒五年五年已下各以一等爲差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爲雜戶其爲賊盜事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一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一千五百三十七條班之天下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讐之法犯者以殺論時晉公護將有異志欲寬政以取人心然闇於知人所委多不稱職既用法寬弛不足制姦子弟僚屬皆竊弄其權百姓愁怨控告無所武帝性甚明察自誅護後躬覽萬機雖骨肉無所縱捨用法嚴正中外肅然自魏晉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補兵魏虜西涼之人沒入名爲隸戶魏武入關隸戶皆在東魏後齊因之仍供廝役建德六年齊平後帝欲施輕典於新國乃詔凡諸雜戶悉放爲百姓自是無復雜戶其後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爲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杖羣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羣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宣帝性殘忍暴戾自在儲貳惡其叔父齊王憲及王軌宇文孝伯等及即位並先誅戮由是內外不安俱懷危懼帝又恐失衆望乃行寬法以取衆心宣政元年八月詔制九條宣下州郡大象元年又下詔曰高祖所立刑書要制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然帝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殺無度疏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爲姦者皆輕犯刑法政令不一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鞭杖皆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又作礔礰車以威婦人其決人罪云與杖者即一百二十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帝既酣飲過度嘗中飲有下士楊文祐白宮伯長孫覽求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恆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令中士皇甫猛歌猛歌又諷諫鄭譯又以奏之又賜猛杖一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內及妃后咸加棰楚上下愁怨及帝不豫而內外離心各求苟免隋高祖爲相又行寬大之典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既成奏之靜帝下詔頒行諸有犯罪未科決者並依制處斷

高祖既受周禪開皇元年乃詔尚書左僕射勃海公高熲上柱國沛公鄭譯上柱國清河郡公楊素大理前少卿平源縣公常明刑部侍郎保城縣公韓濬比部侍郎李諤兼考功侍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應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近流加杖一百一等加三十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法徒之罪皆減從輕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贖銅一斤爲一負負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一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已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定訖詔頒之曰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適于時故有損益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並令去也貴礪帶之書不當徒

罰廣軒冕之蔭旁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爲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
代重化死爲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宜班諸海內爲時軌範雜格嚴科並宜除
削先施法令欲人無犯之心國有常刑誅而不怒之義措而不用庶或非遠萬
方百辟知吾此懷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
底壓踝杖桄之屬楚毒備至多所誣伏雖文致於法而每有枉濫莫能自理至
是盡除苛慘之法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爲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
帝又以律令初行人未知禁故犯法者衆又下吏承苛政之後務鍛鍊以致人
罪乃詔申敕四方敦理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省仍不理乃
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
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三年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尚嚴
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
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衞禁三曰職制
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鬭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
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
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五年侍官慕容天遠糾都督田元冒請義
倉事實而始平縣律生輔恩舞文陷天遠遂更反坐帝聞之乃下詔曰人命之
重懸在律文刊定科條俾令易曉分官命職恒選循吏小大之獄理無疑舛而
因襲往代別置律官報判之人推其爲首殺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
威福所以妄作爲政之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曹明法州縣律
生並可停廢自是諸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六年敕諸州長史已下行參
軍已上並令習律集京之日試其通不又詔免尉迥王謙司馬消難三道逆人
家口之配沒者悉官酬贖使爲編戶因除孥戮相坐之法又命諸州囚有處死
不得馳驛行決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
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因私使人以
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
即命斬之十年尚書左僕射高熲治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
所殿庭非決罰之地帝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羣生務在去
弊而百姓無知犯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請自退屏
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
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令殿內
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帝寵高熲過甚上大怒
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庭
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帝不從竟於殿庭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
僚之不諫者十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駮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
悉移大理案覆事盡然後上省奏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爲配防十五年制死
罪者三奏而後決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問其事
以爲主典所竊復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家爲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後盜邊糧
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沒官上又以典吏久居其職肆情爲姦諸州縣佐史三
年一代經任者不得重居之十七年詔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寬縱事
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
司屬官若有愆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
能以守法爲懦弱是時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盜人間
強盜亦往往而有帝患之問羣臣斷禁之法楊素等未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詔
有能糾告者沒賊家產業以賞糾人時月之間內外寧息其後無賴之徒候富
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擒以送官而取其賞大抵被陷者
甚衆帝知之乃命盜一錢已上皆棄市行旅皆晏起晚宿天下懍懍焉此後又
定制行署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同
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
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正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
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帝嘗發怒六月棒殺人大
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
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我則天而行有何不

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寬帝以曠為忠直遣每旦於
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
曠命斬之綽因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閤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
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
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
無他事而妄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顏會獻皇后在坐帝賜綽二金盃酒飲訖
并以盃賜之曠因免死配徒廣州帝以年齡晚暮尤崇尚佛道又素信鬼神二
十年詔沙門道士壞佛像天尊百姓壞岳瀆神像皆以惡逆論帝猜忌二朝臣
僚用法尤峻御史監師於元正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或以白帝帝謂之
曰爾為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
考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諫麥䴵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師以受蕃客鸚
鵡帝察知並親臨斬決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恆不復依準科律時楊
素正被委任素又稟性高下公卿股慄不敢措言素於鴻臚少卿陳延不平經
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庶僕氈上樗蒲旋以白帝帝大怒曰主客令不灑掃庭
內掌國以私戲汙敗官氈罪狀何以加此皆於西市棒殺而榜棰陳延殆至於
斃大理寺丞楊遠劉子通等性愛深文每隨牙奏獄能承順帝旨帝大悅並遣
於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則案以重抵無殊罪
而死者不可勝原遠又能附楊素每於塗中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隨素所為
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塗中呼枉仰天而哭越公素侮弄朝權帝亦不之能
悉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升稱皆小舊二倍
其贖銅亦加二倍為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為
差三年則一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二死同贖三百六十斤其
實不異開皇舊制罪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先是蕭巖以叛誅崔君綽
坐連庶人勇事家口籍沒巖以中宮故君綽緣女入宮愛幸帝乃下詔革前制
曰罪不及嗣既弘至孝之道恩由義斷以勸事君之節故羊鮒從戮彌見叔向
之誠季布立勳無預丁公之禍用能樹聲往代貽範將來朕虛己為政思遵舊
典推心待物每從寬政六位成象美厥含弘一會捷德甚非謂也諸犯罪被戮
之門期已下親仍令合仕聽預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
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
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鬬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
十四曰廄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偽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
從輕典者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嚴刻喜
於刑寬後帝乃外征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滋繁有司皆臨時迫脅苟
求濟事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為盜賊帝乃更立嚴刑敕天下竊盜
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轉相羣聚攻剽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
賊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詔為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羣賊大起郡縣官人又
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梟首
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臠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及恭帝即位獄
訟有歸焉

隋書卷二十五

隋書卷二十五考證

刑法志乃先加謳訟以擬當格○監本當作賞臣映斗按當格謂有當於令格非有賞格也從宋本改

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監本頌訛訟宋本作頌按前漢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鞫繫者頌繫之注頌與容同謂寬容之不桎梏也

其贖杖刑五○監本脫杖字從宋本增

隋書卷二十五考證

隋書卷二十六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一

百官上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既陳貴賤位矣是以聖人法乾坤以作則因卑高以垂教設官分職錫珪胙土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外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咸所以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允釐庶績式敘彝倫其由來尚矣然古今異制文質殊途或以龍表官或以雲紀職放勛即分命四子重華乃爰置九官夏倍於虞殷倍於夏周監二代沿革不同其道既文置官彌廣逮于戰國戎馬交馳雖時有變革然猶承周制秦始皇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創立朝儀事不師古始罷封侯之制立郡縣之官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自餘衆職各有司存漢高祖除暴寧亂輕刑約法而職官之制因於嬴氏其間同異抑亦可知光武中興聿遵前緒唯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洎于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魏晉繼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齊亦無改作梁武受終多循齊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各配四時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陳氏繼梁不失舊物高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與江左稍殊所有節文備詳於志有周創據關右日不暇給洎乎克清江漢爰議憲章酌鄷鎬之遺文置六官以綜務詳其典制有可稱焉高祖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唯以中書為內史侍中為納言自餘庶僚頗有損益煬帝嗣位意存稽古建官分職率由舊章大業三年始行新令于時三川定鼎萬國朝宗衣冠文物足為壯觀既而以人從欲待下若讎號令日改官名月易尋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圖籍注記多從散逸今之存錄者不能詳備焉

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主簿列曹參軍行參軍舍人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又增置左西掾一人自餘僚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唯省舍人餘官常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

特進舊位從公武帝以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定體於是革之

尚書省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又置吏部祠部度支左戶都官五兵等六尚書左右丞各一人吏部刪定三公比部祠部儀曹虞曹主客度支殿中金部倉部左戶駕部起部屯田都官水部庫部功論中兵外兵騎兵等郎二十二人令史百二十人書令史百三十人

尚書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令總統之僕射副令又與尚書分領諸曹令闕則左僕射為主其祠部尚書多不置以右僕射主之若左右僕射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掌左事置祠部尚書以掌右事然則尚書僕射祠部尚書不恆置矣又有起部尚書營宗廟宮室則權置之事畢則省以其事分屬都官左戶二尚書左右丞各一人佐令僕射知省事左掌臺內分職儀禁令報人章督錄近道文書章表奏事糾諸不法右掌臺內藏及廬舍凡諸器用之物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凡諸尚書文書詣中書省者密事皆以掣囊盛之封以左丞印官符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三年置侍郎視通直郎其郎中在職勤能滿二歲者轉之又有五都令史與左右丞共知所司舊用人常輕九年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每盡時彥庶同持領秉此羣目於是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年以太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戶都宣毅墨曹參軍王顒兼中兵都五人並以才地兼美首膺茲選矣駕部又別領車府署庫部領南北武庫二署令丞

門下省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四人掌侍從左右擯相威儀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令嘗御藥封璽書侍郎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侍郎高

功者一人對掌禁令公車太官太醫等令驊騮廄丞
集書省置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四人員外散騎常侍無員散騎侍郎通
直郎各四人又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奉朝請常侍侍郎掌侍從左右獻納
得失省諸奏聞文書意異者隨事爲駮集錄比詔比置爲諸優文策文平處諸
文章詩頌常侍高功者一人爲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逋違
駙馬奉車車騎三都尉並無員駙馬以加尚公主者無班秩
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舊並爲顯職與侍中通官宋代以來
或輕或雜其官漸替天監六年革選詔曰在昔晉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奏
帷幄員外常侍特爲清顯陸始名公之胤位居納言曲蒙優禮方有斯授可分
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尚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爲顯爵員外之選
宜參舊准人數依正員格自是散騎視侍中通直視中丞員外視黃門郎
中書省置監令各一人掌出內帝命侍郎四人高功者一人主省內事又有通
事舍人主事令史等員及置令史以承其事通事舍人舊入直閤內梁用人殊
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其後除通事直曰中書舍人
祕書省置監丞各一人郎四人掌國之典籍圖書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國
史集注起居著作郎謂之大著作梁初周捨裴子野皆以他官領之又有撰史
學士亦知史書佐郎爲起家之選
御史臺梁國初建置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置一人掌督司百寮皇太子已
下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
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
武冠絳韝執青儀囊在前囊題云宜官吉以受辭訴一人緗衣執鞭杖依列行
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屬官治書侍御史二人掌舉劾官
品第六已下分統侍御史侍御史九人居曹掌知其事糾察不法殿中御史四
人掌殿中禁衞內又有符節令史員
謁者臺僕射一人掌朝覲賓饗之事屬官謁者十人掌奉詔出使拜假朝會擯
贊高功者一人爲假史掌差次謁者

諸卿梁初猶依宋齊皆無卿名天監七年以太常爲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
司農爲司農卿三卿是爲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爲少府卿加置太僕卿三
卿是爲夏卿以衞尉爲衞尉卿廷尉爲廷尉卿將作大匠爲大匠卿三卿是爲
秋卿以光祿勳爲光祿卿大鴻臚爲鴻臚卿都水使者爲太舟卿三卿是爲冬
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而太常視金紫光祿大夫統明堂二廟太史
太祝廩犧太樂鼓吹乘黃北館典客館等令丞及陵監國學等又置協律校尉
總章校尉監掌故樂正之屬以掌樂事太樂又有清商署丞太史別有靈臺丞
詔以爲陵監之名不出前誥且宗廟憲章既備典禮園寢職司理不容異諸正
陵先立監者改爲令於是陵置令矣
國學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學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員天監
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
寒門儁才不限人數大同七年國子祭酒到溉等又表立正言博士一人位視
國子博士置助教二人
宗正卿位視列曹尚書主皇室外戚之籍以宗室爲之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
主農功倉廩統太倉導官籍田上林令又管樂遊北苑丞左右中部三倉丞荻
庫荻庫箬庫丞湖西諸屯主天監九年又置勸農謁者視殿中御史
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統左右藏令上庫丞掌太倉南北市令關津亦
皆屬焉
少府卿位視尚書左丞置材官將軍左中右尚方甄官平水署南塘邸稅庫東
西冶中黃細作炭庫紙官柴署等令丞
太僕卿位視黃門侍郎統南馬牧左右牧龍廄內外廄丞又有弘訓太僕亦置
屬官
衞尉卿位視侍中掌宮門屯兵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徼糾察不法統武庫令公
車司馬令又有弘訓衞尉亦置屬官
廷尉卿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爲廷尉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
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玄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方一寸

訓之執方四年置胄子律博士位視員外郎
大匠卿位視太僕掌土木之工統左右校諸署
光祿卿位視太子中庶子掌宮殿門戶統守宮黃門華林園暴室等令又有左
右光祿金紫光祿太中中散等大夫並無員以養老疾
鴻臚卿位視尚書左丞掌導護贊拜
太舟卿梁初為都水臺使者一人參軍事二人河堤謁者八人七年改焉位視
中書郎列卿之最末者也主舟航堤渠
大長秋主諸宮者以司宮闈之職統黃門中署奚官暴室華林等署領軍護軍
左右衛驍騎游騎等六將軍是為六軍又有中領中護資輕於領護又左右前
後四將軍左右中郎將屯騎步騎越騎長水射聲等五營校尉武賁冗從羽林
三將軍積射強弩二軍殿中將軍武騎之職皆以分司丹禁侍衛左右天監六
年置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將軍位視二率改舊驍騎曰雲騎游擊曰游騎降左
右驍游一階又置朱衣直閤將軍以經為方牧者為之其以左右驍游帶領者
量給儀從
太子太傅一人位視尚書令少傅一人位視左僕射天監初又置東宮常侍皆
散騎常侍為之
詹事位視中護軍任總宮朝二傅及詹事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宮家令率更令
僕各一人家令自宋齊已來清流者不為之天監六年帝以三卿陵替乃詔革
選家令視通直常侍率更僕視黃門三等皆置丞中大通三年以昭明太子妃
居金華宮又置金華家令
左右衛率各一人位視御史中丞各有丞左率領果毅統遠立忠建寧陵鋒夷
冠祚德等七營右率領榮榮承吉榮和細射等四營二率各置殿中將軍十人
員外將軍十人正員司馬四人又有員外司馬督官其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
各一人謂之三校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各一人謂之二將左右積弩將軍各
一人門大夫一人視謁者僕射
中庶子四人高功者一人為祭酒行則負璽前後部護駕

中舍人四人高功者一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令又有通事守舍人
典事守舍人典法守舍人員
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高功者一人與高功舍人共掌其坊之禁令
舍人十六人掌文記通事舍人二人視南臺御史多以餘官兼職典經局洗馬
八人位視通直郎置典經守舍人典事守舍人員又有外監殿局內監殿局導
客局齋內局主璽主衣扶侍等局門局錫庫局內廐局中藥藏局食官局外廐
局車廐局等各置有司以承其事
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諮議參軍及掾屬中錄事中記室中直
兵等參軍功曹史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文學主簿正參軍行參軍長兼行參
軍等員嗣王府則減皇弟皇子府師友文學長兼行參軍蕃王府則又減嗣王
從事中郎諮議參軍掾屬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等員自此以下則並不登二品
王國置郎中令將軍常侍官又置典祠令廟長陵長典醫丞典府丞典書令學
官令食官長中尉侍郎執事中尉司馬謁者典衛令舍人中大夫大農等官嗣
王國則唯置郎中令中尉常侍大農等員蕃王則無常侍自此以下並不登二
品
諸王皆假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諸公侯皆假銅獸符
竹使符第一至第五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及竹園別都宮室園囿
皆不以屬國
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封郡縣者言曰教境內稱之曰第下自稱
曰寡人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典書世子主國其文書表疏儀式如臣而不
稱臣文書下羣官皆言告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有所陳
皆曰上疏其公文曰言事
五等諸公位視三公班次之開國諸侯位視孤卿重號將軍光祿大夫班次之
開國諸伯位視九卿班次之開國諸子位視二千石班次之開國諸男位視比
二千石班次之公已下各置相典祠典書令典衛長一人而伯子典書謂之長
典衛謂之丞男典祠謂之長典書謂之丞無典衛諸公已下臺為選置相掌知

百姓事典祠已下皆選補上諸列侯食邑千戶已上置家丞庶子員不滿千戶
則但置庶子員
州刺史二千石受拜之明日辭宮廟而行州置別駕治中從事各一人主簿西
曹議曹從事祭酒從事部傳從事文學從事各因其州之大小而置員
郡置太守置丞國曰內史郡丞三萬戶以上置佐一人縣爲國曰相大縣爲令
小縣爲長皆置丞尉郡縣置吏亦各準州法以大小而制員郡縣吏有書僮有
武吏有醫有迎新送故等員亦各因其大小而置焉
建康置獄丞一人天監元年詔依廷尉之官置正平監革選士流務使任職
又令三官更直一日分受罪繫事無小大悉與令籌若有大事共詳三人具辨
牘有同異各立議以聞尚書水部郎袁孝然議曹郎孔休源並爲之位視給事
中
天監初武帝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定令爲九品秩定帝於品下注一品
秩爲萬石第二第三爲中二千石第四第五爲二千石至七年革選徐勉爲吏
部尚書定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爲劣丞相太宰太傅
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爲十八班
諸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爲十七班
尚書令太子太傅左右光祿大夫爲十六班
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尚書僕射右僕射中書監特進領護軍將軍爲十五班
中領護軍吏部尚書太子詹事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爲十四班
中書令列曹尚書國子祭酒宗正太府卿光祿大夫爲十三班
侍中散騎常侍左右衞將軍司徒左長史衞尉卿爲十二班
御史中丞尚書吏部郎秘書監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左右二衞率左右驍騎左
右游擊太中大夫皇弟皇子師司農少府廷尉卿太子中庶子光祿卿爲十一
班
給事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皇弟皇子府長史太僕大匠卿太子家令率更
令僕揚州別駕中散大夫司徒右長史雲騎游騎皇弟皇子府司馬朱衣直閤

將軍爲十班
尚書左丞鴻臚卿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庶子揚州中從事皇弟皇子公府
從事中郎太舟卿大長秋皇弟皇子府諮議嗣王府長史前左右後四軍嗣王
府司馬庶姓公府長史司馬爲九班
秘書丞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掾司徒屬皇弟皇子友散騎侍郎尚書右丞南
徐州別駕皇弟皇子公府掾屬皇弟皇子單爲二衞司馬嗣王庶姓公府從事
中郎左右中郎將嗣王庶姓公府諮議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司馬蕃王府
長史司馬庶姓持節府長史司馬爲八班
五校東宮三校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南徐州中從
事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諮議爲七班
太子洗馬通直散騎侍郎司徒主簿尚書侍郎著作郎皇弟皇子府功曹史五
經博士皇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皇弟皇子荆江雍郢南兗五州別駕
領護軍長史司馬嗣王庶姓公府掾屬南臺治書侍御史廷尉三官謁者僕射
太子門大夫嗣王庶姓公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庶姓府諮議爲六班
尚書郎中皇弟皇子文學及府主簿太子太傅少傅丞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
青衡七州別駕皇弟皇子荆江雍郢南兗五州中從事嗣王庶姓荆江雍郢南
兗五州別駕太常丞皇弟皇子國郎中令三將東宮二將嗣王府功曹史庶姓
公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
參軍爲五班
給事中皇弟皇子府正參軍中書舍人建康三官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
梁五州別駕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別駕中從事嗣王庶姓湘豫司
益廣青衡七州別駕嗣王庶姓荆江雍郢南兗五州中從事宗正太府衞尉司
農少府廷尉太子詹事等丞積射彊弩將軍太子左右積弩將軍皇弟皇子國
大農嗣王國郎中令嗣王庶姓公府主簿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史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爲四班
太子舍人司徒祭酒皇弟皇子公府祭酒員外散騎侍郎皇弟皇子府行參軍

太子太傅少傅五官功曹主簿、二衞司馬、公車令、胄子律博士、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別駕、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別駕、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中從事、嗣王庶姓公府正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曹主簿、武衞將軍、光祿丞、皇弟皇子國中尉、太僕大匠丞、嗣王國大農、蕃王國郎中令、庶姓持節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北館令為三班。

祕書郎、著作佐郎、揚南徐州主簿、嗣王庶姓公府祭酒、皇弟皇子單為領護、詹事二衞等五官功曹主簿、太學博士、皇弟皇子國常侍奉朝請國子助教、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皇弟皇子荊江雍郢南兗五州主簿、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別駕、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鴻臚丞、尚書五都令史、武騎常侍、材官將軍、明堂二廟帝陵令、嗣王府庶姓公府行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蕃王國大農、庶姓持節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庶姓持節府功曹史為二班。

揚南徐州西曹祭酒從事、皇弟皇子國侍郎、嗣王國常侍、揚南徐州議曹從事、東宮通事舍人、南臺侍御史、太舟丞、二衞殿中將軍、太子二率殿中將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行參軍、蕃王國中尉、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主簿、皇弟皇子荊雍郢南兗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皇弟皇子江州西曹從事祭酒議曹祭酒部傳從事、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嗣王庶姓荊江雍郢南兗五州主簿、庶姓持節府主簿、汝陰巴陵二國郎中令、太官太樂太市太史太醫太祝東西冶左右尚方南北武庫車府等令為一班。

位不登二品者又為七班。皇弟皇子府長兼參軍、皇弟皇子國三軍、嗣王國侍郎、蕃王國常侍、揚南徐州文學從事殿中御史、庶姓持節府除正參軍、太子家令丞、二衞殿中員外將軍、太子二率殿中員外將軍、鎮衞安遠護軍、度支校尉等司馬、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主簿、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皇弟皇子荊雍郢三州從事史、江州議曹從事、南兗州文學從事、嗣王庶姓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主簿、嗣王庶姓荊雍郢南兗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嗣王庶姓江州西曹從事、祭酒部傳從事、勸農謁者、汝陰巴陵二王國大農、郡公國郎中令為七班。

皇弟皇子國典書令、嗣王國三軍、蕃王國侍郎、領護詹事五官功曹、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嗣王府長兼參軍、庶姓公府長兼參軍、庶姓持節府板正參軍、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主簿、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主簿、嗣王庶姓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皇弟皇子豫司益廣青五州文學從事、湘衡二州從事、嗣王庶姓荊雍郢三州從事史、江州議曹從事、南兗州文學從事、汝陰巴陵二王國中尉、皇弟皇子之庶子縣侯國郎中令、郡公國大農、縣公國郎中令為六班。

皇弟皇子國三令、嗣王國典書令、蕃王國三軍、皇弟皇子公府東曹督護、嗣王府庶姓公府參軍督護、皇弟皇子之庶子長兼參軍、蕃王府長兼參軍、二衞正員司馬督、太子二率正員司馬督、領護主簿、詹事主簿、二衞功曹、太常五官功曹、石頭戍軍功曹、庶姓持節府行參軍、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文學從事、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主簿、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嗣王庶姓豫司益廣青五州文學從事、湘衡二州從事、汝陰巴陵二王國常侍、郡公國中尉、縣侯國郎中令、皇弟皇子府功曹督護為五班。

嗣王國三令、蕃王國典書令、嗣王府功曹督護、庶姓公府東曹督護、皇弟皇子之庶子府參軍督護、蕃王府參軍督護、二衞員外司馬督、太子二率員外司馬督、二衞主簿、太常主簿、宗正等十一卿五官功曹、石頭戍軍主簿、庶姓持節府板行參軍、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文學從事、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文學從事、汝陰巴陵二王國侍郎、縣公國中尉為四班。

蕃王國三令、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督護、宗正等十一卿主簿、庶姓持節府長兼參軍、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文學從事、郡公國侍郎為三班。

庶姓持節府參軍書護汝陰巴陵二王國典書令縣公國侍郎爲二班
庶姓持節府功曹書護汝陰巴陵二王國三令郡公國典書令爲一班
又著作正令史集書正令史尚書度支三公正令史函典書殿中外監齊東堂
監尚書都官左降正令史諸州鎮監石頭城監瑯邪城監東宮外監殿中守舍
人齋監東宮典經守舍人上庫令太社令細作令導官令平水令太官市署丞
正廚丞酒庫丞柴庶丞太樂庫丞別局校丞清商丞太史丞太醫二丞中藥藏
丞東冶小庫等三丞作堂金銀局丞木局丞北武庫二丞南武庫二丞東宮食
官丞上林丞湖西導屯丞妾碧庫丞紋絹簟席丞國子典學材官司馬宣陽等
諸門候東宮導客守舍人運署謁者都水左右二裝五城謁者石城宣城陽新
屯謁者南康建安晉安伐船謁者晉安練葛屯主爲三品蘊位又門下集書主
事通正令史中書正令史尚書正令史尚書監籍正令史都正令史殿中內監
題閣監婚局監東宮門下通事守舍人東宮典書守舍人東宮內監殿中守舍
人題閣監乘黃令右藏令藉田令廩犧令梅根諸冶令典客館令太官四丞庫
丞太樂令東冶大庫丞左尚方五丞右尚方四丞東宮衛庫丞司農左右中部
倉丞廷尉律博士公府舍人諸州別署監山陰獄丞爲三品勳位其州二十三
並列其高下選擬略視內職郡守及丞各爲十班縣制七班用人各擬內職云
又詔以將軍之名高卑舛雜命更加釐定於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號將軍
以鎮衛驃騎車騎爲二十四班內外通用四征東南西北止施外四中軍衛撫護止施內爲二十三
班八鎮東南西北止施在外左右前後止施在內爲二十二班八安東西南北止施在外左右前後止施在內爲二十一
班四平東南西北四翊左右前後爲二十班凡三十五號爲一品是爲重號將軍忠武軍
師爲十九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麾爲十八班代舊前後左右四將軍鎮兵翊師宣惠宣毅
爲十七班代舊四中郎十號爲一品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爲十六班代舊征虜智武
仁武勇武信武嚴武爲十五班代舊冠軍十號爲一品所謂五德將軍者也輕車征
遠鎮朔武旅貞毅爲十四班代舊輔國凡將軍加大者唯至貞毅而已通進一階優者方得比加位從公凡督府置長史司馬諮
議諸曹有錄事記室等十八曹天監七年更置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各一人寧遠明威振遠電耀威耀爲十三班
代舊寧朔十號爲一品武威武騎武猛壯武驍武爲十二班電威馳銳追鋒羽騎突

騎爲十一班十號爲一品折衝冠武和戎安壘猛烈爲十班掃狄雄信掃虜武
銳摧鋒爲九班十號爲一品略遠貞威決勝開遠光野爲八班厲鋒輕銳討狄
蕩虜蕩夷爲七班十號爲一品武毅鐵騎樓船宣猛樹功爲六班克狄平虜討
夷平狄威戎爲五班十號爲一品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爲四班佽飛安夷
克戎綏狄威虜爲三班十號爲一品前鋒武毅開邊招遠金威爲二班綏虜蕩
寇殄虜橫野馳射爲一班十號爲一品凡十品二十四班亦以班多爲貴其制
品十取其盈數班二十四以法氣序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爲選法自小遷大
也前史所記以位得從公故將軍之名次于台槐之下至是備其班品敘於百
司之外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有牙門代舊建威期門代舊建武爲八班候騎代舊振威熊
渠代舊振武爲七班中堅代舊寧威典戎代舊寧武爲六班戈船代舊揚威繡衣代舊揚武爲五班執訊
代舊廣威行陣代舊廣武爲四班鷹揚爲三班陵江爲二班偏將軍裨將軍爲一班凡十
四號別爲八班以象八風所施甚輕又有武安鎮遠雄義擬車騎爲二十四班四
撫東南西北擬四征爲二十三班四寧東南西北擬四鎮爲二十二班四威東南西北擬四安爲二十
一班四綏東南西北擬四平爲二十班凡十九號爲一品安遠安邊擬忠武軍師爲十九班
輔義安沙衛海撫河擬武臣等四號爲十八班平遠撫朔寧沙航海擬鎮兵等四號爲十七班
凡十號爲一品翊海朔野拓遠威河龍幕擬智威等五號爲十六班威隴安漠綏邊寧
寇梯山擬智武等五號爲十五班凡十號爲一品寧境綏河明信明義威漠擬輕車等五號爲
十四班安隴向義宣節振朔候律擬寧遠等五號爲十三班凡十號爲一品平寇定遠
陵海寧隴振漠擬武威等五號爲十二班馳義橫朔明節執信懷德擬電威等五號爲十一班
凡十號爲一品撫邊定隴綏關立信奉義擬折衝等五號爲十班綏隴寧邊定朔立節
懷威擬掃狄等五號爲九班凡十號爲一品懷關靜朔掃寇寧河安朔擬略遠等五號爲八班
揚化超隴執義來化度嶂擬厲鋒等五號爲七班凡十號爲一品平河振隴雄邊橫沙
寧關擬武毅等五號爲六班懷信宣義弘節浮遼鑿空擬克狄等五號爲五班凡十號爲一品
扞海款塞歸義陵河明信擬伏波等五號爲四班奉忠守義弘信仰化立義擬佽飛等五號爲
三班凡十號爲一品綏方奉正承化浮海度河擬前鋒等五號爲二班懷義奉信歸誠
懷澤伏義擬綏虜等五號爲一班凡十號爲一品大凡一百九號將軍亦爲十品二十

四班正施於外國及大通三年有司奏曰。天監七年改定將軍之名有因有革
普通六年又置百號將軍更加刊正雜號之中微有移異大通三年奏移寧遠
班中明威將軍進輕車班中以輕車班中征遠度入寧遠班中又置安遠將軍
代貞武宣遠代明烈其戎夷之號亦加附擬選序則依此承用遂以定制轉則
進一班黜則退一班班即階也同班以優劣爲前後有鎮衞驃騎車騎同班四
中四征同班八鎮同班八安同班四平四翊同班忠武軍師同班武臣爪牙龍
騎雲麾冠軍同班鎮兵翊師宣惠宣毅四將軍東南西北四中郎將同班智威
仁威勇威信威嚴威同班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同班謂爲五德將軍輕車
鎮朔武旅貞毅明威同班寧遠安遠征遠振遠宣遠同班威雄威猛威烈威振
威信威勝威略威風威力威光同班武猛武略武勝武力武毅武健武烈武威
武銳武勇同班猛毅猛烈猛威猛銳猛震猛進猛智猛威猛勝猛駿同班壯武
壯勇壯烈壯猛壯銳壯威壯毅壯志壯意壯力同班驍雄驍桀驍猛驍烈驍武
驍勇驍銳驍名驍勝驍迅同班雄猛雄威雄明雄烈雄信雄武雄勇雄毅雄壯
雄健同班忠勇忠烈忠猛忠銳忠壯忠毅忠捍忠信忠義忠勝同班明智明略
明遠明勇明烈明威明勝明進明銳明毅同班光烈光明光英光遠光勝光銳
光命光勇光戎光野同班飇勇飇猛飇烈飇銳飇奇飇決飇起飇略飇勝飇出
同班龍驤武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銳追銳羽騎突騎同班折衝冠武和戎
安壘超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銳摧鋒同班開遠略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銳
拔山雲勇振旅同班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克狄平虜稜威昭威威戎同班
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佽飛勇騎破敵克敵威虜同班前鋒武毅開邊招遠
金威破陣蕩寇殄虜横野馳射同班牙門期門同班候騎熊渠同班中堅典戎
同班執訊行陣同班伏武懷奇同班偏裨將軍同班凡二百四十號爲四十四
班又雍州置寧蠻校尉廣州置平越中郎將北涼南秦置西戎校尉南秦梁州
置平戎校尉寧州置鎮蠻校尉西陽南新蔡晉熙廬江等郡置鎮蠻護軍武陵
郡置安遠護軍巴陵郡置度支校尉皆立府隨府主號輕重而不爲定其將軍
施於外國者雄義鎮遠武安同班擬鎮衞等三號四撫同班擬四征四威同班
擬四安四綏同班擬四平安遠安邊同班擬忠武等號撫河衞海安沙輔義同
班擬武臣等號航海寧沙撫朔平遠同班擬鎮兵等號龍幕威河和戎拓遠朔
野翊海同班擬智威等號梯山寧寇綏邊安漠威隴五號同班擬智武等號威
漠明義昭信綏河寧境同班擬輕車等號候律振朔宣節向義安隴同班擬寧
遠等號振漠寧隴陵海安遠平寇同班擬威雄等號懷德執信明節横朔馳義
同班擬武猛等號安朔寧河掃寇靜朔懷關同班擬驍雄等號度嶂奉化康義
超隴揚化同班擬猛烈等號寧關横沙雄邊振隴平河同班擬忠勇等號鑿空
浮遼弘節宣義懷信同班擬明智等號明信陵河歸義款塞扞海同班擬光烈
等號立義仰化弘信守義奉忠同班擬飇勇等號奉誠立誠建誠顯誠義誠同
班擬龍驤等號尉遼寧渤綏韓威寒通侯同班擬折衝等號掃荒威荒定荒開
荒理荒同班擬開遠等號奉節歸節建節效節伏節同班擬超武等號渡河陵
海承化奉正綏方同班擬伏波等號伏義懷澤歸誠奉信懷義同班擬前鋒等
號凡一百二十五將軍二十八班並施外國戎號準于中夏焉大同四年魏彭
城王爾朱仲遠來降以爲定洛大將軍仍使其北討故名云
陳承梁皆循其制官而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
大將軍並以爲贈官定令尚書置五員郎二十一員其餘並遵梁制爲十八班
而官有清濁自十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啓不稱姓從十一班至九班禮數復爲
一等又流外有七班此是寒微士人爲之從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其親王
起家則爲侍中若加將軍方得有佐史無將軍則無府止有國官皇太子冢嫡
者起家封王依諸王起家餘子並封公起家中書郎諸王子并諸侯世子起家
給事三公子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令僕子起家秘書郎若員滿亦爲板法曹雖
高半階望終秘書郎下次令僕子起家著作佐郎亦爲板行參軍此外有揚州
主簿太學博士王國侍郎奉朝請嗣王行參軍並起家官未合發詔諸王公參
佐等官仍爲清濁或有選司補用亦有府牒即授者不拘年限去留隨意在府
之日唯賓遊宴賞時復脩參更無餘事若隨府王在州其僚佐等或亦得預催
督若其驅使便有職務其衣冠子弟多有脩立非氣類者唯利是求暴物亂政

皆此之類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事十人書吏二百人書吏不足并取助書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爲上司總國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勢其庶姓爲州若無將軍者謂之單車郡縣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餉饋皆百姓出並以定令其所制品秩今列之云相國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已上秩萬石巴陵王汝陰王後尚書令已上秩中二千石品並第一中書監尚書左右僕射特進太子二傅左右光祿大夫已上中二千石品並第二中書令侍中散騎常侍領護軍吏部尚書列曹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大夫已上並中二千石左右衛將軍御史中丞已上二千石大后衛尉太僕少府三卿太常宗正太府衛尉司農少府廷尉光祿大匠太僕鴻臚太舟等卿太子詹事國子祭酒已上中二千石揚州刺史凡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揚州徐州加督進二品右光祿已下加都督第一品尚書令下南徐東揚州刺史皇弟皇子封國王世子品並第三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已上二千石秘書監中二千石左右驍騎左右游擊等將軍太子中庶子已上二千石太子左右衛率二千石朱衣直閤雲騎游騎將軍中書侍郎已上千石尚書左右丞尚書吏部侍郎郎中已上六百石尚書郎中與吏部郎同列令品同太子三卿大中中散大夫司徒左右長史已上千石諸王師依秩減之例國子博士千石荊江南兗郢湘雍等州刺史六州加督進在第三品東揚州下加都督進在第二品右光祿下嗣王蕃王郡公縣公等世子品並第四秘書丞明堂太廟帝陵等令已上六百石散騎侍郎前左右後軍將軍左右中郎將已上千石大長秋二千石太子中舍人庶子六百石豫益廣衡等州青州領冀州北兗北徐等州梁州領南秦州司南梁交越桂霍寧等十五州加督進在第四品雍州下加都督進在第三品南徐州下不言秩丹陽尹中二千石會稽太守二千石加督進在第四品雍州下加都督進在第三品南徐州下諸郡若督及都督皆以此差次爲例吳郡吳興二太守二千石侯世子不言秩皇弟皇子府諸議參軍八百石皇弟皇子府板諸議參軍不言秩皇弟皇子府長史千石皇弟皇子府板長史不言秩皇弟皇子府司馬千石皇弟皇子府板司馬不言秩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六百石品並第五通直散騎侍郎千石著作郎六百石步兵射聲長水越騎屯騎五校尉並千石太子洗馬六百石太子步兵翊軍屯騎三校尉並秩同舊校司徒左西掾屬並本秩四百石依減秩例皇弟皇子友依減秩例皇弟皇子公府

屬本秩四百石依減秩例五經博士六百石子男世子不言秩萬戶以上郡太守內史相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諸議參軍六百石板者不言秩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司馬並八百石嗣王府官減正王府一階其板長史司馬並不言秩庶姓公府諸議參軍六百石嗣王府同其板者並不言秩庶姓公府長史司馬並八百石其板者並不言秩嗣王庶姓公府從事中郎六百石皇弟皇子府中錄事參軍板府中錄事參軍中記室參軍板中記室參軍中直兵參軍板中直兵參軍揚州別駕中從事皇弟皇子南徐荊江南兗郢湘雍州別駕中從事並不言秩品並第六給事中六百石員外散騎侍郎秘書著作佐郎並四百石依減秩例奉車駙馬都尉武賁中郎將羽林監冗從僕射已上並六百石謁者僕射千石南臺治書侍御史六百石太子舍人二百石依減秩例太子門大夫六百石太子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並秩同臺將司徒主簿依減秩例司徒祭酒不言秩領護軍長史司馬廷尉正監平並六百石皇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板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功曹史主簿公府祭酒並不言秩皇弟皇子文學依減秩例嗣王庶姓公府掾屬並本秩四百石依減秩例太子二傅丞並六百石蕃王府諸議參軍四百石蕃王府板諸議參軍不言秩蕃王府長史司馬六百石板者並不言秩庶姓持節府諸議參軍四百石庶姓非公不持節將軍置長史六百石庶姓持節府板諸議參軍不言秩庶姓持節府長史司馬並六百石板者皆不言秩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及庶姓公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及板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並不言秩不滿萬戶太守內史相二千石丹陽會稽吳郡吳興及萬戶郡丞並六百石建康令千石建康正監平秩同廷尉品並第七中書通事舍人依減秩例積射強弩武衛等將軍公車令太子左右積弩將軍並六百石奉朝請武騎常侍依減秩例太后三卿十二卿大長秋等丞並六百石左右衛司馬不言秩太子詹事丞胄子律博士並六百石皇弟皇子府正參軍板正參軍行參軍板行參軍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板錄事記室中兵參軍功曹史主簿庶姓非公不持節諸將軍置主簿庶姓公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板錄事記室中兵參軍主簿嗣王庶姓公府祭酒蕃王府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板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庶姓持節府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及板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太子太傅五官功曹史主簿少傅五官功曹史主簿已上並不言秩太學博士六百石國子助教司樽郎安蠻戎越

校尉中郎將府等長史六百石諸戎越等府佐無定品自隨主軍號輕重小府減大府一階蠻戎越校尉中郎將
等府板長史不言秩蠻戎越校尉中郎將等司馬六百石板者不言秩庶姓南徐荊江南兗
郢湘雍等州別駕中從事不言秩不滿萬戶已下郡丞六百石五千戶已上縣令相
一千石皇弟皇子國郎中令大農中尉並六百石品並第八左右二衛殿中將軍不言秩
南臺侍御史欽秩減例東宮通事舍人不言秩材官將軍六百石太子左右二衛率殿中
將軍及丞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板正參軍行參軍板行參軍庶
姓公府正參軍板正參軍蕃王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板錄事記室中兵等
參軍功曹史主簿正參軍板正參軍行參軍板行參軍庶姓持節府錄事記室
中兵等參軍板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功曹史主簿庶姓豫益廣衡青冀北兗
北徐梁秦司南徐等州別駕中從事史揚州主簿西曹及祭酒議曹二從事南
徐州主簿西曹祭酒議曹二從事皇弟皇子諸州主簿西曹已上並不言秩不滿五千
戶已下縣令相六百石皇弟皇子國常侍侍郎不言秩嗣王國郎中令大農中尉並四
百石嗣王國常侍不言秩蕃王國郎中令大農殿中並二百石品並第九又有戎號擬官
自一品至于九品凡二百三十七號鎮衛驃騎車騎等三號將軍擬官品第一此秩
中二千石四中軍撫衛權四征東南西北八鎮東南西北左右前後等十六號將軍擬官品第二秩中二千石
八安東南西北左右前後四翊左右前後四平東南西北等十六號將軍擬官品第三秩中二千石中武
軍師武臣爪牙龍騎雲麾冠軍鎮兵翊師宣惠宣毅等將軍四中郎將智仁勇
信嚴等五威五武將軍合二十五號擬官品第四秩中二千石輕車鎮朔武旅貞毅
明威等將軍將軍加大者至此凡加大通進一階寧安征振宣等五遠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小府蠻械校尉
中郎將諸府主軍號輕重若作則減刺史一階者有將軍減將軍一階合十八號擬官品第五威雄猛烈震信略
勝風力光等十威武猛略勝力毅健烈威銳勇等十武猛毅烈威震銳進智勝
駿等十猛壯武勇烈猛銳威力毅志意等十壯驍雄桀猛烈武勇銳名勝迅等
十驍雄猛威明烈信武勇毅壯健等十雄忠勇烈猛銳壯毅捍信義勝等十忠
明智略遠勇烈威銳毅勝進等十明光烈明英遠勝銳命勇戎野等十光飈勇
烈猛銳奮決起勝略出等十飈將軍平越中郎廣州南秦南梁等州小府西戎平戎鎮蠻
三校尉等擬官一百四號品第六並千石龍驤武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銳追

銳羽騎突騎折衝冠武和戎安壘超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銳摧鋒開遠略遠貞
威決勝清野堅銳輕車拔山雲勇振旅等將軍擬官三十號品第七並六百石超武
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克狄平虜稜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佽飛
勇騎破敵克敵威虜等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南新蔡晉熙廬江郡小府鎮蠻安遠護軍度支校尉諸府主號輕重若單
作則減太守內史相一階若有將軍減一階安遠護軍度支校尉巴陵郡丞等擬官二十三號品第八並六
百石前鋒武毅開邊招遠金威破陣蕩寇殄虜橫野馳射等將軍擬官十號品第
九並四百石諸將起自第六品已下板則無秩其雖除不領兵領兵不滿百人并除
此官而為州郡縣者皆依本條減秩石二千石減為千石千石降為六百石自四百石降而無秩其州郡縣自各以本
秩論凡板將軍皆降除一品諸依此減降品秩其應假給章印各依舊差不貶奪
其封爵亦為九等之差郡王第一品秩萬石嗣王蕃王開國郡縣公第二品開國
郡縣侯第三品開國縣伯第四品並視中二千石開國子第五品開國男第六品並視二千
石湯沐食侯第七品鄉亭侯第八品並視千石關中關外侯第九品視六百石
陳依梁制年未滿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光迎主簿西曹
左奏及經為挽郎得仕其諸郡唯正王任丹陽尹經迎得出身庶姓尹則不得
必有奇才異行殊勳別降恩旨敘用者不拘此例自相知表啓通舉者每常有
之亦無年常考校黜陟之法既無此式所以勸懲無辨凡選官無定期隨闕
即補多更互遷官未必即進班秩其官唯論清濁從濁官遷清則勝於轉若
有遷授或由別勅但移轉一人為官則諸官多須改動其用官式吏部先為白
牒錄數十人名吏部尚書與參掌人共署奏勅或可或不可其不用者更銓量
奏請若勅可則付選更色別量貴賤內外分之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
署奏可即出付典名而典以名帖鶴頭板整威儀送往得官之家其有特發詔
授官者即宜付詔誥局作詔章草奏聞勅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
施行又畫可付選司行召得詔官者不必皆須待召但聞詔出明日即與其親
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

隋書卷二十六

隋書卷二十六考證

百官志上二十二人○閩本作二十三人

猛毅猛烈猛威猛銳猛震猛進猛智猛威猛勝猛駿○內猛威重複下文十猛將軍除猛字亦止有九字與禮儀志同案考

隋書卷二十六考證

隋書卷二十七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二

百官中

後齊制官多循後魏，置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擬古上公，非勳德崇者不居。次有大司馬大將軍，是爲二大，並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爲三公。三師二大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內屏。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金曹，中兵，外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法墨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軍，兼左戶右戶行參軍，長兼行參軍，參軍督護等員。司徒則加有左右長史。三公下次有儀同三司，加開府者亦置長史已下官屬，而減記室倉城局田水鎧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每官下三府一階。三師二大置佐史，則同太尉府。乾明中，又置丞相，河清中分爲左右，亦各置府僚云。

特進，左右光祿，金紫銀青等光祿大夫，用人俱以舊德就閑者居之。自一品已下，從九品已上，又有驃騎，車騎，衛，四征，四鎮，中軍，鎮軍，撫軍，翊軍，四安，冠軍，輔國，龍驤，鎮遠，安遠，建忠，建節，中堅，中壘，振威，奮威，廣德，弘義，折衝，制勝，伏波，陵江，輕車，樓船，勁武，昭勇，明威，顯信，度遼，橫海，踰岷，越嶂，戎昭，武毅，雄烈，恢猛，揚麾，曜鋒，蕩邊，關城，靜漠，綏戎，平越，殄夷，飛騎，隼擊，武牙，武奮，清野，橫野，偏裨等將軍，以褒賞勳庸。

尚書省，置令，僕射，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等六尚書。又有錄尚書一人，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但不糾察。令則彈糾見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僕射職爲執法，置二則爲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糾彈而右不糾彈。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其屬官，左丞（掌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公祠部主客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都官二千石度支左右戶十七曹，并彈糾見事，又主管轄臺中，有違失者，兼糾駁之），右丞各一人（掌駕部虞曹屯田起部都兵比部水部膳部倉部金部庫部十一曹，亦管轄臺中，又主凡諸用度雜物脂燭雜器械，雖不彈糾，餘悉與左同），并都令史八人，共掌其事。其六尚書，分統列曹。吏部統吏部（掌選補等事），考功（掌考第及秀孝貢士等事），主爵（掌封爵等事）三曹。殿中統殿中（掌駕行百官留守名帳宮殿禁衛供御衣食等事），儀曹（掌吉凶禮制事），三公（掌五時讀時令諸曹囚帳斷罪赦日建金雞等事），駕部（掌車輿牛馬廄牧等事）四曹。祠部統祠部（掌祠部醫藥死喪贈賻等事），主客（掌諸蕃雜客等事），虞曹（掌地圖山川遠近園囿田獵殽膳雜味等事），屯田（掌籍田諸州屯田等事），起部（掌諸興造工匠等事）五曹。祠部無尚書，則右僕射攝。五兵統左中兵（掌諸郡督告身諸宿衛官等事），右中兵（掌畿內丁帳事力蕃兵等事），左外兵（掌河南及潼關已東諸州丁帳及發召征兵等事），右外兵（掌河北及潼關已西諸州所典與左外同），都兵（掌鼓吹太樂雜戶等事）五曹。都官統都官（掌畿內非違得失事），二千石（掌畿外得失等事），比部（掌詔書律令勾檢等事），水部（掌舟船津梁公私水事），膳部（掌侍官百司禮食肴饌等事）五曹。度支統度支（掌計會凡軍國損益事役糧廩等事），倉部（掌諸倉帳出入等事），左戶（掌天下計帳戶籍等事），右戶（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調等事），金部（掌權衡量度內外諸庫藏文帳等事），庫部（掌凡是戎仗器用所須事）六曹。凡二十八曹。吏部三公郎中各二人，餘並一人。凡三十部。中吏部儀曹三公虞曹都官二千石比部左戶，各量事置掌故主事員。

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錄事四人，通事令史主事令史八人。統局六。領左右各二人（掌知朱華閣內諸事，宣傳已下，白衣齋子已上，皆主之）。左右直長四人。尚食局典御二人（總知御膳事）。丞監各四人。尚藥局典御及丞各二人（總知御藥事）。侍御師尚藥監各四人。主衣局都統子統各二人（掌御衣服玩等事）。齋帥局齋帥四人（掌鋪設灑掃事）。殿中局殿中監四人（掌駕前奏引行事制請修補束帶則進來稱）。

中書省，管司王言及司進御之音樂。監令各一人，侍郎四人，并司伶官西涼部直長伶官西涼四部伶官龜茲四部伶官清商部直長伶官清商四部。又領舍人省（掌署敕行下，宣旨勞問）。中書舍人主書各十人。

秘書省，典司經籍。監丞各一人，郎中四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又領著作省，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二人。

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六人，諫議大夫七人，散騎侍郎六人，員外散騎常侍二十人，通直散騎侍郎六人，給事中六人，員外散騎侍郎一百二十人，奉朝請二百四十人。又領起居省，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各一人，校書郎二人。

中侍中省，掌出入門閤。中侍中二人，中常侍中給事中各四人。又有中尚藥典御及丞，并中謁者僕射，各二人，中尚食局典御丞各二人，監四人。內謁者局統

丞各一人。

御史臺，掌察糾彈劾。中丞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檢校御史各十二人，錄事四人。領符節署，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

都水臺，管諸津橋。使者二人，參事十人。又領都尉，舍邑坊城等三局尉，皆分司諸津橋。

謁者臺，掌凡諸吉凶公事，導相禮儀事。僕射二人，謁者三十人，錄事一人。

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為九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太常，掌陵廟群祀、禮樂儀制、天文術數衣冠之屬。其屬官有博士（四人，掌禮制）、協律郎（二人，掌監調律呂音樂）、八書博士（二人）等員。統諸陵（掌守衛山陵等事）、太廟（掌郊廟社稷等事）、太樂（掌諸樂及行禮節奏等事）、衣冠（掌冠幘、舄、履之屬等事）、鼓吹（掌百戲、鼓吹樂人等事）、太祝（掌郊廟贊祝、祭祀衣服等事）、太史（掌天文地動、風雲氣色、律曆卜筮等事）、太醫（掌醫藥等事）、廩犧（掌養犧牲、供祭祀等事）、太宰（掌諸神祀、烹宰行禮事）等署令、丞。而太廟兼領郊祠（掌五郊群神事）、崇虛（掌五岳四瀆神祀，在京及諸州道士簿帳等事）二局丞。太樂兼領清商部丞（掌清商音樂等事）。鼓吹兼領黃戶局丞（掌供樂人衣服）。太史兼領靈臺（掌天文觀候）、太卜（掌諸卜筮）二局丞。

光祿寺，掌諸膳食、帳幕器物、宮殿門戶等事。統守宮（掌凡張設等事）、太官（掌食膳事）、宮門（主諸門籥事）、供府（掌供御衣服玩弄之事）、肴藏（掌器物鮭味等事）、清漳（主酒，歲二萬石，春秋中半）、華林（掌禁籞林木等事）等署。宮門署置僕射六人，以司其事。餘各有令、丞。又領東園局丞員（掌諸凶具）。

衛尉寺，掌禁衛甲兵。統城門寺，置校尉二人，以司其職（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籥等事）。又領公車（掌尚書所不理，有枉屈，經判奏聞）、武庫（掌甲兵及吉凶儀仗）、衛士（掌京城及諸門兵士）等署令。武庫又有修故局丞（掌領匠修故甲等事）。

太宗正寺，掌宗室屬籍，統皇子王國、諸王國、諸長公主家。

太僕寺，掌諸車輦、馬、牛、畜產之屬。統驊騮（掌御馬及諸鞍乘）、左右龍、左右牝（掌馬）、駝牛（掌飼駝騾驢牛）、司羊（掌諸羊）、乘黃（掌諸輦輅）、車府（掌諸雜車）等署令、丞。驊騮署又有奉承直長二人。左龍署有左龍局。右龍署有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署有右牝局。駝牛署有典駝、特牛、牸牛三局。司羊署有特羊、牸羊局。諸局並有都尉。寺又領司訟、典臘、出入等三局丞。

大理寺，掌決正刑獄。正、監、評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明法掾二十四人，檻車督二人，掾十人，獄丞、掾各二人，司直、明法各十人。

鴻臚寺，掌蕃客朝會，吉凶弔祭。統典客、典寺、司儀等署令、丞。典客署又有京邑薩甫二人，諸州薩甫一人。典寺署有僧祇部丞一人。司儀署又有奉禮郎三十人。

司農寺，掌倉市薪菜，園池果實。統平準、太倉、鉤盾、典農、導官、梁州水次倉、石濟水次倉、藉田等署令、丞。而鉤盾又別領大囿、上林、遊獵、柴草、池藪、苜蓿等六部丞。典農署又別領山陽、平頭、督亢等三部丞。導官署又有御細、部麴、麪部、典庫部等倉督員。

太府寺，掌金帛府庫，營造器物。統左、中、右三尚方，左藏，司染，諸冶東西道署，黃藏，右藏，細作，左校，甄官等署令、丞。左尚方又別領別局、樂器、器作三局丞。中尚方又別領別局、涇州絲局、雍州絲局、定州紬綾局四局丞。右尚方又別領別局丞。司染署又別領京坊、河東、信都三局丞。諸冶東道又別領滏口、武安、白間三局丞。諸冶西道又別領晉陽冶、泉部、大邪、原仇四局丞。甄官署又別領石窟丞。

國子寺，掌訓教胄子。祭酒一人，亦置功曹、五官、主簿、錄事員。領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學生七十二人。太學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太學生二百人。四門學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學生三百人。

長秋寺，掌諸宮閣。卿、中尹各一人（並用宦者），丞二人，亦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員。領中黃門、掖庭、晉陽宮、中山宮、園池、中宮僕、奚官等署令、丞。又有暴室局丞。其中黃門又有冗從僕射及博士四人。掖庭、晉陽、中山，各有宮教博士二人。中山署又別有麪豆局丞。園池署又別有桑園部丞。中宮僕署又別有乘黃局教尉，細馬車都督，車府部丞。奚官署又別有染局丞。

將作寺，掌諸營建。大匠一人，丞四人，亦有功曹、主簿、錄事員。若有營作，則立將、副將、長史、司馬、主簿、錄事等各一人。又領軍主、副，幢主、副等。

昭玄寺，掌諸佛教。置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員，以管諸州郡縣沙門曹。

領軍府將軍一人掌禁衛宮掖朱華閣外凡守衛官皆主之輿駕出入督攝仗衛中領軍亦同有長史司馬功曹五官主簿錄事釐其府事又領左右衛領左右等府左右衛府將軍各一人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皆有司馬功曹主簿錄事釐其府事其御仗屬官有御仗正副都督御仗五職御仗等員其直盪屬官有直盪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勳武前鋒正副都督勳武前鋒五藏等員直衛屬官有直衛正副都督翊衛正副都督前鋒正副都督等員直突屬官有直突都督勳武前鋒散都督等員直閤屬官有朱衣直閤直閤將軍直寢直齋直後之屬又有武騎雲騎將軍各一人驍騎遊擊前後左右等四軍將軍左右中郎將各五人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校尉奉車都尉等各十人武賁中郎將羽林監各十五人冗從僕射三十人騎都尉六十人積弩積射強弩等將軍及武騎常侍各二十五人殿中將軍五十人員外將軍一百人殿中司馬督五十人員外司馬督一百人

領左右府有領左右將軍領千牛備身又有左右備身正副都督左右備身五職左右備身員又有刀劍備身正副都督刀劍備身五職刀劍備身員又有備身正副督備身五職員

護軍府將軍一人掌四中關津輿駕出則護駕中護軍亦同有長史司馬功曹五官主簿錄事釐其府事其屬官東西南北四中府皆統之四府各中郎將一人長史司馬錄事參軍統府錄事各一人又有統府直兵及功曹倉曹中兵外兵騎兵長流城局等參軍各一人法田鎧等曹行參軍各一人又領諸關尉津尉

行臺在令無文其官置令僕射其尚書丞郎皆隨權制而置員焉其文未詳

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掌師範訓導輔翊皇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少各一人掌奉皇太子以觀三師之德出則三師在前三少在後

詹事總東宮內外衆務事無大小皆統之府置丞功曹五官主簿錄事員領家令率更令僕等三寺左右衛二坊三寺各置丞二坊各置司馬俱有功曹主簿以承其事

家令領食官典倉司藏等署令丞又領內坊令丞（掌知閤內諸事）其食官又別領器局酒局二丞典倉又別領園丞司藏又別領仗庫典作二局丞率更領中盾署令丞各一人（掌周衛禁防漏刻鍾鼓）

僕寺領廄牧署令丞署又別有車輿局丞

左右衛坊率各領騎官備身正副都督騎官備身五職騎官備身員又有內直備身正副都督內直備身五職內直備身員又有備身正副都督備身五職員又有直閤直前直後員又有旅騎屯衛典軍等校尉各二人騎尉三十人

門下坊中庶子中舍人通事守舍人主事守舍人各四人又領殿內典膳藥藏齋帥等局殿內局有內直監二人副直監四人典膳藥藏局監丞各二人藥藏又有侍醫四人齋帥局齋帥內閤帥各二人

典書坊庶子四人舍人二十八人又領典經坊洗馬八人守舍人二人門大夫坊門大夫主簿各一人幷統伶官西涼二部伶官清商二部

自諸省臺府寺各因其繁簡而置吏有令史書令史書吏之屬又各置曹兵以共其役其員因繁簡而立其餘主司事其事者各因事立名條流甚衆不可得而具也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位在三公下）置師一人餘官大抵與梁制不異其封內之調盡以入臺三分食一公已下四分食一

皇子王國置郎中令大農中尉常侍各一人侍郎二人上中下三將軍各一人上中大夫各二人防閤四人典書典祠學官典衛等令各一人齋帥四人食官廄牧長各一人典醫丞二人典府丞一人執書二人謁者四人舍人十人等員諸王國則加有陵長廟長常侍各一人而無中將軍員上中大夫各減一人諸公又減諸王防閤齋帥典醫丞等員諸侯伯子男國又減諸公國將軍大夫員諸公主則置家令丞主簿錄事等員

司州置牧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州都主簿西曹書佐記室戶曹功曹金曹租曹兵曹騎曹都官法曹部郡等從事員（主簿置史西曹已下各置掾史）又領西東市署令丞及統清都郡諸畿郡

清都郡置尹丞中正功曹主簿督郵五官門下督錄事主記議及功曹記室戶

田金租兵騎賊法等曹掾中部掾等員。鄴臨漳成安三縣令各置丞中正功曹主簿門下督錄事主記議及功曹記室戶田金租兵騎賊法等曹掾員鄴又領右部南部西部三尉又領十二行經途尉凡一百三十五里里置正臨漳又領左部東部二尉左部管九行經途尉凡一百一十四里里置正成安又領後部北部二尉後部管十一行經途尉七十四里里置正清都郡諸縣令已下官員悉與上上縣同諸畿郡太守已下悉與上上郡同。

上上州刺史置府屬官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倉曹中兵等參軍事及掾史主簿及掾記室掾史外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及掾史參軍事及法墨田鎧集士等曹行參軍及掾史右戶掾史行參軍長兼行參軍督護統府錄事統府直兵箱錄事等員州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州都光迎主簿主簿西曹書佐市令及史祭酒從事史部郡從事早服從事典籤及史門下督省事都錄事及史箱錄事及史朝直刺姦記室掾戶曹田曹金曹租曹兵曹左戶等掾史等員。

上上州府州屬官佐史合三百九十三人上中州減上上州十人上下州減上中州十人中上州減上下州五十一人中中州減中上州十人中下州減中中州十人下上州減中下州五十人下中州減下上州十人下下州減下中州十人。

上上郡太守屬官有丞中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主簿五官省事錄事及西曹戶曹金曹租曹兵曹集曹等掾佐太學博士助教太學生市長倉督等員合屬官佐史二百一十二人上中郡減上上郡五人上下郡減上中郡五人中上郡減上下郡四十五人中中郡減中上郡五人中下郡減中中郡五人下上郡減中下郡四十人下中郡減下上郡二人下下郡減下中郡二人。

上上縣令屬官有丞中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主簿錄事及西曹戶曹金曹租曹兵曹等掾市長等員合屬官佐史五十四人上中縣減上上縣五人上下縣減上中縣五人中上縣減上下縣六人中中縣減中上縣五人中下縣減中中縣一人下上縣減中下縣一人下中縣減下上縣一人下下縣減下中縣一人。

自州郡縣各因其大小置白直以供其役。

三等諸鎮置鎮將副將長史錄事參軍倉曹中兵長流城局等參軍事鎧曹行參軍市長倉督等員。

三等戍置戍主副掾隊主副等員。

官一品每歲祿八百匹二百匹爲一秩從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爲一秩

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匹爲一秩從二品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爲一秩

三品四百匹一百匹爲一秩從三品三百匹七十五匹爲一秩

四品二百四十匹六十匹爲一秩從四品二百匹五十匹爲一秩

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爲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爲一秩

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爲一秩從六品八十匹二十匹爲一秩

七品六十匹十五匹爲一秩從七品四十匹十匹爲一秩

八品三十六匹九匹爲一秩從八品三十二匹八匹爲一秩

九品二十八匹七匹爲一秩從九品二十四匹六匹爲一秩

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事繁者優一秩平者守本秩閑者降一秩長兼試守者亦降一秩官非執事不朝拜者皆不給祿又自一品已下至於流外勳品各給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至於流外勳品或以五人爲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爲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閑者降一等焉。

州郡縣制祿之法刺史守令下車各前取一時之秩。

上上州刺史歲秩八百匹與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爲差中上降上下一百匹中中及中下亦以五十匹爲差下上降中下一百匹下中下下亦各以五十匹爲差。

上郡太守歲秩五百匹降清都尹五十匹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爲差中上降上下四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匹爲差下上降中下四十匹下中下下各以二十匹爲差。

上上縣歲秩一百五十匹與鄴臨漳成安三縣同上中上下各以十匹爲差中上降上下三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五匹爲差下上降中下二十匹下中下下各以十匹爲差

州自長史已下逮于史吏郡縣自丞已下逮于掾佐亦皆以帛爲秩郡有尉者尉減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調課之其鎮將戍主軍主副幢主副逮于掾史亦各有差矣

諸州刺史守令已下幹及力皆聽敕乃給其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八匹幹身放之力則以其州郡縣白直充

三師王二大（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爲第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開國郡公爲從一品。

儀同三司太子三師特進尚書令驃騎車騎將軍（二將軍加大者在開國郡公下）衛將軍（加大者在太子太師上）四征將軍（加大者次衛大將軍）左右光祿大夫散郡公開國縣公爲第二品。

尚書僕射（置二左居右上）中書監四鎮（加大者次四征）中鎮撫軍將軍（三將軍武職罷任者爲之）領軍（加大者在尚書令下）護軍翊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散縣公開國縣侯爲從二品。

吏部尚書四安將軍中領護太常光祿衛尉卿太子三少中書令太子詹事侍中列曹尚書四平將軍太宗正大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清都尹三等上州刺史左右衛將軍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散縣侯開國縣伯爲第三品。

散騎常侍三等中州刺史司徒左長史四方中郎將四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郎將國子祭酒御史中丞中侍中長秋卿將作大匠冠軍將軍太尉長史領左右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右衛率輔國將軍四護校尉太中大夫龍驤將軍三等上郡太守散縣伯爲從第三品。

鎮遠安遠將軍太常光祿衛尉少卿尚書吏部郎中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右長史司空長史太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少卿三公府司馬中常侍中尹城門校尉武騎雲騎驍騎遊擊將軍（已前上階）建忠建節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諸開府長史中大夫三等下州刺史三等鎮將諸開府司馬開國縣子爲第四品。

中堅中壘將軍尚書左丞三公府諮議參軍事司州別駕從事史三等上州長史太子三卿前左右後軍將軍中書侍郎太子庶子三等中郡太守左右備身刀劍備身備身衛仗直盪等正都督三等上州司馬（已前上階）振威奮武將軍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諸開府諮議參軍司州治中從事史左右中郎將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校尉朱衣直閣直閤將軍太子騎官備身內直備身等正都督三等鎮副將散縣子爲從第四品。

廣德弘義將軍太子備身直入直衛等正都督領左右三等中州長史三公府從事中郎秘書丞皇子友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太子中舍人員外散騎常侍三等中州司馬（已前上階）折衝制勝將軍主衣都統尚食尚藥二典御太子旅騎屯衛典軍校尉領護府長史司馬諸開府從事中郎開國縣男爲第五品。

伏波陵江將軍三等下州長史三公府掾屬著作郎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洗馬左右備身刀劍備身御使直盪等副都督左右直長中尚食中尚藥典御三等下州司馬（已前上階）輕車樓船將軍駙馬都尉翊衛正都督直寢直齋奉車都尉都水使者諸開府掾屬崇聖歸義歸正歸命歸德侯清都郡丞治書侍御史鄴臨漳成安三縣令中給事中三等下郡太守大理司直太子直閤二衛隊主太子騎官內直備身副都督開國鄉男散縣男爲從第五品。

勁武昭勇將軍尚書諸曹郎中中書舍人三公府主簿三等上州別駕從事史四中府三等鎮守長史三公府錄事參軍事皇子郎中令三公府功曹記室戶倉中兵參軍事皇子文學謁者僕射（已前上階）明威顯信將軍太子備身副都督四中府司馬武賁中郎將羽林監冗從僕射直入副都督千牛備身大理正監評侍御師諸開府錄事功曹記室倉中兵等曹參軍事三等上州錄事參軍事治中從事史三等上郡丞三等上縣令太子內直監平準署令爲第六品。

度遼橫海將軍直突都督三等中州別駕從事史三公府列曹參軍事給事中太子門大夫三等上州功倉中兵等參軍事皇子大農騎都尉直後符璽郎中三等中州錄事參軍事（已前上階）踰岷越嶂將軍直衛副都督三等中州從事史諸開府主簿列曹參軍事三等中州功倉中兵等參軍事太子舍人三寺丞太子

直前太子副直監太子諸隊主爲從第六品。

戎昭武毅將軍勳武前鋒正都督三公府東西閤祭酒三等下州別駕從事史三等上州府主簿列曹參軍事三等下州錄事參軍事四中府錄事參軍事王公國郎中令積弩積射將軍員外散騎侍郎皇子中尉三公府參軍事列曹行參軍（已前上階）雄烈恢猛將軍翊衛副都督諸開府東西閤祭酒參軍事列曹行參軍三等下州功倉中兵參軍事四中府功倉中兵參軍事三等中州府主簿列曹參軍事二衛府司馬詹事府丞左右備身五職三等鎮錄事參軍事六寺丞祕書郎中著作佐郎太子侍醫太子騎尉太子騎官備身五職二等中郡丞三等中縣令爲第七品。

揚麾曜鋒將軍勳武前鋒副都督強弩將軍三公府行參軍三等上州參軍事列曹行參軍三等下州府主簿列曹參軍事四中府列曹參軍事王公國大農長秋將作寺丞太子二率坊司馬三等鎮倉中兵參軍事（已前上階）蕩邊開城將軍勳武前鋒散都督太學博士皇子常侍太常博士武騎常侍左右備身刀劍備身五職（前將別統軍主幢主）三等中州參軍事列曹行參軍諸開府行參軍奉朝請國子助教奚官車府邑二市署令三等鎮列曹參軍事三縣丞侍御史尚食尚藥丞齋帥中尚食中尚藥丞太子直後二衛隊副前鋒正都督太子騎官備身太子內直備身五職（已見前）諸戍主軍主爲從第七品。

懷漠綏戎將軍協律郎三等上州行參軍三等下州參軍事列曹參軍事四中府列曹行參軍侯伯國郎中令殿中將軍皇子侍郎（已前上階）平越殄夷將軍刀劍備身五職（已見前）前鋒副都督太子內直備身主書殿中侍御史太子典膳藥藏丞太子齋帥三等中州行參軍王公國中尉二等鎮鎧曹行參軍二等下郡丞三等下縣令爲第八品。

飛騎隼擊將軍三公府長兼左右戶行參軍長兼行參軍門下錄事尚書都令史檢校御史諸署令諸開府典籤中謁者僕射中黃門宂從僕射（已前上階）武牙武奮將軍備身御仗五職宮門署僕射太子備身五職侯伯國大農皇子上中下將軍皇子上中大夫王公國常侍諸開府長兼左右戶行參軍諸開府長兼行參軍員外將軍勳武前鋒五職司州及三等上州典籤太子諸隊副諸戍諸軍副清都郡丞爲從第八品。

清野將軍子男國郎中令諸署內謁者局統三等上州長兼行參軍中黃門太子內坊令公主家令皇子防閤典書令四門博士大理律博士校書郎三公府參軍督護都水參軍事七部尉諸郡尉（已前上階）橫野將軍王公國侍郎侯伯國中尉謁者太子三寺丞諸開府參軍督護殿中司馬督御仗太子食官中省典倉等令太子備身平準公車丞三等中州典籤爲第九品。

偏將軍諸宮教博士太子司藏廐牧令太子校書諸署別局都尉諸尉諸關津尉三等上州參軍督護三等中州長兼行參軍祕書省正字皇太子三令王公國上中下將軍及上中大夫諸署令諸縣丞（已前上階）裨將軍領軍護軍府太常光祿衛尉寺詹事府等功曹五官奉禮郎子男國大農小黃門員外司馬督太學助教諸幢主遙途尉中侍中省錄事三等下州典籤尚書門下中書等省醫師爲從第九品。

流內比視官十三等。第一領人酋長視從第三品，第一不領人酋長視第四品。第二領人酋長第一領人庶長視從第四品，諸州大中正第二不領人酋長第一不領人庶長視第五品，諸州中正畿郡邑中正第三領人酋長第二領人庶長視從第五品，第三不領人酋長第二不領人庶長視第六品，第三領人庶長視從第六品，第三不領人庶長視第七品，司州州都主簿國子學生視從第七品，諸州州都督簿司州西曹書佐清都郡中正功曹視第八品，司州列曹從事諸州西曹書佐諸郡中正功曹清都郡主簿視從第八品，司州部郡從事諸州祭酒從事史視第九品，諸州部郡從事司州守從事諸郡主簿司州武猛從事視從第九品。

周太祖初據關內，官名未改魏號，及方隅粗定，改創章程，命尚書令盧辯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以爲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其所制班序：

內命（謂王朝之臣），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外命謂諸侯及其臣。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子男之大夫。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已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爲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爲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爲四十石。凡頒祿。視年之上下。畝至四釜爲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爲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爲下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爲凶荒。不頒祿。六官所制如此。制度既畢。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所設官名。訖於周末。多有改更。並具盧傳。不復重序云。

隋書卷二十七

隋書卷二十七考證

百官志中駝牛署有典駝特牛牸牛三局○荷本牸訛特。臣映斗按牸牝牛。特牡牛。蓋牡牛牝牛各爲一局。以時孳乳而後蓄息。孔叢子子欲速富當畜五牸。字典無牸字。

左尚方又別領別局樂器器作三局丞○南監本無下別字。閣本注宋刻無別字。按下文亦有別領別局。仍之。

又別有乘黃局教尉○按教疑作校。

隋書卷二十七考證

隋書卷二十八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三

百官下

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等省御史都水等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等寺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左右領左右監門左右領軍等府分司統職焉

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

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後齊置府僚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其位多曠皆攝行事尋省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

尚書省事無不總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總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是為八座屬官左右丞各一人都事八人分司管轄吏部尚書統吏部侍郎二人主爵侍郎一人司勳侍郎二人考功侍郎一人禮部尚書統禮部祠部侍郎各一人主客膳部侍郎各二人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侍郎各二人駕部庫部侍郎各一人都官尚書統都官侍郎二人刑部比部侍郎各一人司門侍郎二人度支尚書統戶部侍郎各二人金部倉部侍郎各一人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侍郎各二人虞部水部侍郎各一人凡三十六侍郎分司曹務直宿禁省如漢之制

門下省納言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錄事通事令史各六人又有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四人諫議大夫七人散騎侍郎四人員外散騎常侍六人通直散騎侍郎四人並掌部從朝直又有給事二十人員外散騎侍郎二十人奉朝請四十人並掌同散騎常侍等兼出使勞問統城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內等六局城門局校尉二人直長四人尚食局典御二人直長四人食醫四人尚藥局典御二人侍御醫直長各四人醫師四十人符璽御府殿內局監各二人直長各四人

內史省置監令各一人尋廢監置令二人侍郎四人舍人八人通事舍人十六人主書十人錄事四人

祕書省監丞各一人郎四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錄事二人領著作太史二曹著作曹置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司曆二人監候四人其曆天文漏刻視祲各有博士及生員

內侍省內侍內常侍各二人內給事四人內謁者監六人內寺伯二人內謁者十二人寺人六人伺非八人並用宦者領內尚食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等局尚食置典御及丞各二人餘各置令丞皆二人其宮闈內僕則加置丞各一人掖庭又有宮教博士二人

御史臺大夫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內侍御史監察御史各十二人錄事二人後魏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為御史中尉請革選御史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則更置御史自開皇後始自吏部選用仍依舊入直禁中

都水臺使者及丞各二人參軍三十人河堤謁者六十人錄事二人領掌船局都水尉二人又領諸津上津每尉一人丞二人中津每尉丞各一人下津每典作一人津長四人

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等九寺並置卿少卿各一人太僕寺加少卿一人各置丞太常衛尉宗正大理鴻臚將作二人光祿太僕各三人司農五人太府六人主簿太府四人餘寺各二人錄事各二人光祿則加至三人司農太府則各四人等員

太常寺又有博士四人協律郎二人奉禮郎十六人統郊社太廟諸陵太祝衣冠太樂清商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署各置令並一人太樂太醫則各加至二人丞各一人郊社太樂鼓吹則各至二人郊社署又有典瑞四人太祝署有太祝二人太樂署清商署各有樂師員太樂八人清商二人鼓吹署有哄師二人太醫署有主藥二人醫師二百人藥園師二人醫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祝禁博士二人等員太卜署有卜師二十人相師十人男覡十六人女巫八人太卜博士助教各二人相博士助教各一人等員

光祿寺統大官肴藏良醞掌醢等署各置令大官三人肴藏良醞各二人掌醢一人丞大官八人肴藏掌醢各二人醢四人員大官又有監膳十二人良醞有掌醞五十人掌醢有掌醢十人等員

衞尉寺統公車武庫守宮等署各置令公車一人武庫守宮各二人丞公車一人武庫二人等員。

宗正寺不統署。

太僕寺又有獸醫博士員一百二十人統驊騮乘黃龍廄車府典牧牛羊等署各置令二人乘黃車府則各減一人丞二人乘黃則一人典牧牛羊則各三人等員。

大理寺不統署又有正監評各一人司直十人律博士八人明法二十人獄掾八人。

鴻臚寺統典客司儀崇玄三署各置令二人崇玄則惟置一人典客署又有掌客十人司儀有掌儀二十人等員。

司農寺統太倉典農平準廩市鉤盾華林上林導官等署各置令二人鉤盾上林則加至三人華林惟置一人太倉又有米廩督二人穀倉督四人鹽倉督二人京市有肆長四十人導官有御細倉督二人麴麪倉督二人等員。

太府寺統左藏左尚方內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黃藏掌冶甄官等署各置令一人左右尚方則加至二人黃藏則惟置一人丞四人左尚則八人右尚則六人黃藏則一人等員。

國子寺元隸太常祭酒一人屬官有主簿錄事各一人統國子太學四門書算學各置博士國子太學四門各五人書算各二人助教國子太學四門各五人書算各二人學生國子一百四十人太學四門各三百六十人書四十人算八十人等員。

將作寺大匠一人丞主簿錄事各二人統左右校署令各二人丞左校四人右校三人各有監作左校十二人右校八人等員。

左右衞左右武衞左右武候各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並有長史司馬錄事功倉兵騎等曹參軍法曹鎧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左右衞左右武衞各八人左右武候各六人等員。

左右衞掌宮掖禁禦督攝仗衞又各有直閤將軍六人直寢十二人直齋直後各十五人並掌宿衞侍從奉車都尉六人掌馭副車武騎常侍十人殿內將軍十人員外將軍二十人殿內司馬督二十人員外司馬督四十人並以參軍府朝出使勞問左右衞又各統親衞置開府左勳衞開府左翊一開府二開府三開府四開府及武衞武候領軍東宮領兵開府準此府置開府一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等曹參軍法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三人又有儀同府武衞武候領軍東宮領兵儀同皆準此儀同已下置員同開府但無行參軍員諸府皆領軍坊每坊東宮軍坊準此置坊主一人佐二人每鄉團東宮鄉團準此置團主一人佐二人左右武衞府無置閤已下員但領外軍宿衞。

左右武候掌車駕出先驅後殿晝夜巡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右加置司辰師四人漏刻生一百十人。

左右領左右府各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侍衞左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備身六十人掌宿衞侍從各置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二曹參軍事鎧曹行參軍各二人等員。

左右監門府各將軍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衞事各置郎將二人校尉直長各三十人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曹參軍鎧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四人等員。

左右領軍府各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辭訟之事不置將軍唯有長史司馬掾屬及錄事功倉戶騎兵等曹參軍法鎧等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十六人等員又置明法四人隸於法司掌律令輕重。

行臺省則有尚書令僕射左右任置兵部兼吏部禮部度支兼都官工部尚書及丞左右任置各一人都事四人有考功兼吏部司勳禮部兼祠部主客膳部兵部兼職方駕部庫部刑部兼都官司門度支兼倉部戶部兼比部金部工部屯田兼水部虞部侍郎各一人每行臺置食貨農圃武器百工監副監各一人各置丞食貨四人農圃六人武器二人百工四人錄事食貨農圃百工各二人武器一人等員。

太子置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開皇初置詹事二年定令罷之。

門下坊置左庶子二人內舍人四人錄事二人主事令史四人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帥等六局司經置洗馬四人校書六人正字二人宮門置大夫二人內直置監副監各二人監殿舍人四人典膳藥藏並置監丞各二人藥藏又有侍醫四人齋帥置四人。

典書坊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錄事二人主事令史四人內坊典內及丞各二人丞直四人錄事一人內廄置尉二人掌內車輿之事。

家令掌刑法食膳倉庫什物奴婢等事率更令掌伎樂漏刻僕掌宗族親疏車輿騎乘各一人三寺各置丞家令二人寺各一人錄事家令二人寺各一人家令領食官典倉司藏三署令各一人丞食官二人典倉一人司藏三人。

僕寺領廄牧令一人員。

左右衛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掌宮中禁衛。各置長史、司馬及錄事、功、倉、兵、騎、兵等曹參軍事，法曹、鎧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四人員。又各有直閤四人，直寢八人，直齋、直後各十人。

左右宗衛制官如左右衛，各掌以宗人侍衛，加置行參軍二人，而無直閤、直寢、直齋、直後等員。

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非。長史已下，如左右衛，而無錄事參軍員，減行參軍一人。

左右內率、副率各一人，掌領備身已上禁內侍衛，供奉兵仗。又無功、騎、兵、法等曹及行參軍員。餘與虞候同。有千牛備身八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八人，掌供奉弓箭。備身二十人，掌宿衛侍從。

左右監門各率一人，副率二人，掌諸門禁。長史已下，同內率府，而各有直長十人。

高祖又採後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總十一等，以酬勤勞。又有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並爲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聲者，並不理事。六品已下，又有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爲散號將軍，以加汎授。居曹有職務者爲執事官，無職務者爲散官。凡上柱國已下爲散實官，軍爲散號官。諸省及左右衛、武候、領左右監門府爲內官，自餘爲外官。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皇伯叔昆弟、皇子爲親王，置師、友各一人，文學二人，（嗣王則無師友。）長史、司馬、諮議參軍事、掾、屬各一人，主簿二人，錄事、功曹、記室、戶、倉、兵等曹、騎兵、城局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各一人，參軍事四人，法、田、水、鎧、士等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六人，長兼行參軍八人，典籤二人。

上柱國嗣王、郡王，無主簿、錄事參軍、東西閤祭酒、長兼行參軍等員，而加參軍事爲五人，行參軍爲十二人。柱國又無騎兵參軍事、水曹行參軍等員，而減參軍事、行參軍各一人。上大將軍又無諮議參軍事、田曹、鎧曹行參軍員，又減行參軍一人。大將軍又無掾、屬員，又減參軍事二人。上開府又無法曹、士曹行參軍、參軍事員。開府又無典籤員，減行參軍二人。上儀同又無功曹、城局參軍事員，又減行參軍二人。儀同又無倉曹員，減行參軍三人。

三師、三公置府佐，與柱國同。若上柱國任三師、三公，唯從上柱國置。王、公已下，三品已上，又並有親信、帳內，各隨品高卑而制員。

諸王置國官，有令、大農各一人，尉各二人，典衛各八人，常侍各二人，侍郎各四人，廟長、學官長各一人，食官、廐牧長丞各一人，典府長丞各一人，舍人各四人等員。上柱國、柱國公，減典衛二人，無侍郎員。侯伯又減典衛二人，食官、廐牧長各一人。子男又減尉、典衛、常侍、舍人各一人。上大將軍、大將軍公，同柱國子男。其侯伯減公典衛、侍郎、廐牧丞各一人。子男無令，無典衛，又減舍人一人。上開府、開府公，同大將軍子男。其侯伯又無常侍，無食官、廐牧丞。子男又無侍郎、廐牧長。上儀同、儀同公，同開府子男。其侯伯又無尉，無學官長。子男又無廐長、食官長。二王後置國官，與諸王同。郡王與上柱國公同。國公無上開府已上官者，與開府公同。散郡公與儀同侯伯同。散縣公與儀同子男同。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並置家令、丞各一人，主簿、謁者、舍人各二人等員。郡主唯減主簿員。

雍州置牧。屬官有別駕、贊務、州都、郡正、主簿、錄事、西曹書佐、金、戶、兵、法、士等曹從事，部郡從事，武猛從事等員，并佐史，合五百二十四人。

京兆郡置尹、丞、正、功曹、主簿、金、戶、兵、法、士等曹佐等員，并佐史，合二百四十四人。

大興、長安縣置令、丞、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曹等員，并佐史，合一百四十七人。

上上州置刺史、長史、司馬、錄事參軍事、功曹、戶、兵等曹參軍事，法、士曹等行參軍，行參軍，典籤，州都，光初主簿，郡正，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部郡從事，倉督，市令、丞等員，并佐史，合三百二十三人。

上中州減上上州吏屬十二人。

上下州減上中州十六人。

中上州減上下州二十九人。
中中州減中上州二十人。
中下州減中中州二十人。
下上州減中下州三十二人。
下中州減下上州十五人。
下下州減下中州十二人。
郡置太守、丞、尉、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縣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等曹、市令等員，并佐史，合一百四十六人。
上中郡減上上郡吏屬五人。
上下郡減上中郡四人。
中上郡減上下郡十九人。
中中郡減中上郡六人。
中下郡減中中郡五人。
下上郡減中下郡十九人。
下中郡減下上郡五人。
下下郡減下中郡六人。
縣置令、丞、尉、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等曹佐，及市令等員，合九十九人。
上中縣減上上縣吏屬四人。
上下縣減上中縣五人。
中上縣減上下縣十人。
中中縣減中上縣五人。
中下縣減中中縣五人。
下上縣減中下縣十二人。
下中縣減下上縣六人。
下下縣減下中縣五人。

州置總管者，列爲上中下三等，總管刺史加使持節。
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置令、丞，其制官屬，各立三等之差。
同州總監、副監各一人，置二丞，統食貨、農圃二監、副監。岐州亦置監、副監。諸冶亦置三等監，各有丞員。
鹽池置總監、副監、丞等員，管東西南北面等四監，亦各置副監及丞。隴右牧置總監、副監、丞，以統諸牧。其驊騮牧及二十四軍馬牧，每牧置儀同及尉、大都督、帥都督等員。驢騾牧，置帥都督及尉。原州羊牧，置大都督并尉。原州駝牛牧，置尉。又有皮毛監、副監及丞、錄事。又鹽州牧監，置監及副監，置丞，統諸羊牧，牧置尉。苑川十二馬牧，每牧置大都督及尉各一人，帥都督二人。沙苑羊牧，置尉二人，錄事。交市監及諸屯監，每監置監、副監各一人。畿內者隸司農，自外隸諸州焉。
五嶽各置令，又有吳山令，以供其洒掃。
三師、王、三公，爲正一品。
上柱國、郡王、國公、開國郡縣公，爲從一品。
柱國、太子三師、特進、尚書令、左右光祿大夫、開國侯，爲正二品。
上大將軍、尚書左右僕射、雍州牧、金紫光祿大夫，爲從二品。
大將軍、吏部尚書、太常光祿衛尉等三卿、太子三少、納言、內史令、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領左右等大將軍、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尚書、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等六卿、上州刺史、京兆尹、祕書監、銀青光祿大夫、開國伯，爲正三品。
上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左右衛、武衛、武候、領左右監門等將軍、國子祭酒、御史大夫、將作大匠、中州刺史、親王師、朝議大夫，爲從三品。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光祿衛尉等三少卿、太子左右衛、宗衛、內等率、尚書吏部侍郎、給事黃門侍郎、太子左庶子、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等少卿、下州刺史、已前上階。內史侍郎、太子右庶子、通直散騎常侍、左右監門郎將、朝散大夫、開國子，爲正四品。

上儀同三司、尚書左丞、太子左右衛宗衛內等副率、左右監門率、上郡太守、雍州別駕、親王府長史、太子家令率更令僕、內侍、城門校尉、已前上階尚書右丞、上鎮將軍、雍州贊務、直閤將軍、親王府司馬、諫議大夫、為從四品。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內常侍、祕書丞、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太子左右監門副率、員外散騎常侍、上州長史、親王府諮議參軍事、開國男、已前上階尚食尚藥典御、上州司馬、為正五品。

著作郎、通直散騎侍郎、中郡太守、直寢、太子洗馬、中州長史、奉車都尉、已前上階都水使者、治書侍御史、大興長安令、大理司直、直齋、太子直閤、京兆郡丞、中州司馬、中鎮將、上鎮副、內給事、駙馬都尉、親王友、員外散騎侍郎、為從五品。

翊軍翊師將軍、尚書諸曹侍郎、內史舍人、下郡太守、大都督、親王府掾屬、下州長史、已前上階四征將軍、征東、征南、征西、征北。三將軍、內軍、鎮軍、撫軍。大理正監評、千牛備身、左右、左右監門校尉、內尚食典御、符璽監、御府監、殿內監、太子內直監、下州司馬、下鎮將、中鎮副、為正六品。

四平將軍、平東、平南、平西、平北。四將軍、前軍、後軍、左軍、右軍。通事舍人、親王文學、帥都督、左右領軍府長史、太子直寢、親王府主簿、親王府錄事參軍事、太子門大夫、給事、上縣令、已前上階冠軍輔國二將軍、太子舍人、直後、三寺丞、親王府功曹記室倉戶曹參軍事、城門直長、太子直齋、太子副直監、太子典內、左右領軍府司馬、下鎮副、為從六品。

鎮遠安遠二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御醫、左右衛武衛武候領左右等府長史、親衛、親王府諸曹參軍事、已前上階建威寧朔二將軍、六寺丞、祕書郎、著作佐郎、太子千牛備身、太子備身、左右、尚食尚藥左右監門等直長、太子通事舍人、左右衛武衛武候領左右等府司馬、都督、太子典膳藥藏等監、太子齋帥、上戍主、為正七品。

寧遠振威二將軍、左右監門府長史、太子左右衛宗衛等率左右虞候、左右內率等府長史、符璽御府殿內等直長、上州錄事參軍事、左右領軍府掾屬、親王府東西閤祭酒、中縣令、上郡丞、太子親衛、將作丞、勳衛、親王府參軍事、上鎮長史、已前上階伏波輕車二將軍、太學太常二博士、武騎常侍、奉朝請、國子助教、親王府諸曹行參軍、太子直後、太子左右監門直長、大興長安縣丞、太子侍醫、侍御史、太史令、上州諸曹參軍事、左右監門府、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虞候左右內率等司馬、上鎮司馬、為從七品。

宣威明威二將軍、協律郎、都水丞、殿內將軍、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長史、別將、下縣令、中郡丞、中州錄事參軍事、上上州諸曹行參軍事、親王府行參軍、左右領軍府錄事參軍事、中鎮長史、太子內坊丞、太子勳衛、已前上階襄威厲威二將軍、殿內御史、掖庭宮闈二令、上署令、公車、郊社、太廟、太祝、平準、太樂、驊騮、武庫、典客、鉤盾、左藏、太倉、左尚方、右尚方、司染、典農、京市、太官、鼓吹、太子左右監門率府司馬、中州諸曹參軍事、左右衛武衛武候等府錄事參軍事、左右領軍府諸曹參軍事、內尚食丞、中戍主、上戍副、為正八品。

威戎討寇二將軍、四門博士、主書、門下錄事、尚書都事、監察御史、內謁者監、上關令、中署令、太醫、右藏、黃藏、乘黃、龍廄、衣冠、守宮、華林、上林、掌治、導官、左校、右校、牛羊、典牧。下郡丞、下州錄事參軍事、中州諸曹行參軍、備身、左右衛武衛武候領左右等府諸曹參軍事、左右領軍府諸曹行參軍、太子左右衛宗衛率等府錄事參軍事、下鎮長史、太子翊衛、已前上階盪寇盪難二將軍、親王府長兼行參軍、及典籤、員外將軍、統軍、太子三寺丞、中關令、奚官內僕二令、下署令、諸陵、崇玄、大卜、車府、清商、司儀、肴藏、良醞、掌醢、甄官、廩犧。上津尉、下州諸曹參軍事、左右衛武衛武候等府諸曹行參軍、領左右府鎧曹行參軍、左右監門、太子左右衛宗衛等率、左右虞候、左右內率等府諸曹參軍事、掌船局都尉、上鎮諸曹參軍事、上縣丞、上郡尉、為從八品。

殄寇殄難二將軍、太學助教、太子備身、大理寺律博士、諸校書郎、都水參軍事、內史錄事、內謁者令、內寺伯、中縣丞、下關令、中津尉、下州諸曹行參軍、上州行參軍、左右監門府鎧曹行參軍、太子左右衛宗衛虞候府等諸曹行參軍、太子左右內率府鎧曹行參軍、左右領軍府行參軍、中鎮諸曹參軍事、上鎮士曹行參軍、中郡尉、已前上階掃寇掃難二將軍、殿內司馬督、太子食官典倉司藏等令、尚食尚醫軍主、太史、掖庭宮闈局等丞、上署令、太子左右監門率府諸曹參軍事、中州行參軍、左右衛武衛武候等府行參軍、上州典籤、下戍主、上關丞、太子典

膳藥藏等局丞。下郡尉。典客署掌客。司辰師。爲正九品。
曠野。横野二將軍。掖庭局宮教博士。太祝。太子廐牧令。太子校書。下縣丞。中署
丞。左右監門率府鎧曹行參軍。下州行參軍。中州典籤。左右監門府。太子左右
衞。宗衞。虞候率府等行參軍。正字。太子內坊丞。直中。關上津丞。下鎮諸曹參軍
事。中鎮士曹行參軍。上縣尉。（已前上階）偏裨二將軍。四門助教。書算學博士。奉禮郎。
員外司馬督。幢主。奚官內僕等局丞。下署丞。下州典籤。內謁者局丞。中津丞。中
縣尉。太子正字。太史監候。太官監膳。御府局監事。左右校及掖庭監作。太史司
曆。諸樂師。爲從九品。
又有流內視品十四等。
行臺尚書令。爲視正二品。
上總管。行臺尚書僕射。爲視從二品。
中總管。行臺諸曹尚書。爲視正三品。
下總管。爲視從三品。
行臺尚書左右丞。爲視從四品。
同州總監。隴右牧總監。爲視從五品。
行臺諸曹侍郎。爲視正六品。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長史司馬。諮議參軍事。鹽池總監。同州。隴右牧總副
監。王二王後國令。爲視從六品。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長史司馬。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掾屬。嗣王文學。公國
令。王。二王後大農尉。典衞。爲視正七品。
上開府。開府府長史司馬。上大將軍。大將軍府掾屬。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
諸曹參軍事。鹽池總副監。鹽州牧監。諸屯監。國子學生。侯伯國令。公國大農尉。
典衞。雍州薩保。爲視從七品。
上儀同。儀同府長史司馬。上大將軍。大將軍府諸曹參軍事。上柱國。嗣王。郡王。
柱國府參軍事。諸曹行參軍。行臺諸監。同州諸監。鹽池四面監。皮毛監。岐州監。
同州總監。隴右牧監等丞。諸大冶監。雍州州都主簿。子男國令。侯伯國大農尉。
典衞。王二王後國常侍。爲視正八品。
行臺尚書都事。上開府。開府府諸曹參軍事。上大將軍。大將軍府參軍事。諸曹
行參軍。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行參軍。五岳四瀆吳山等令。鹽池四面副監。
諸皮毛副監。行臺諸副監。諸屯副監。諸中冶監。諸緣邊交市監。鹽池總監丞。諸
州州都主簿。雍州西曹書佐。諸曹從事。京兆郡正功曹。太學生。子男國大農典
衞。爲視從八品。
開府府法曹行參軍。上儀同。儀同府諸曹參軍事。上大將軍。大將軍府行參軍。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典籤。同州諸副監。岐州副監。諸小冶監。鹽州牧監丞。
諸大冶監丞。諸緣邊交市副監。諸郡正功曹。京兆郡主簿。諸州西曹書佐。祭酒
從事。雍州部郡從事。公國常侍。王。二王後國侍郎。公主家令。諸州胡二百戶已
上薩保。爲視正九品。
儀同府法曹行參軍。上開府。開府府行參軍。上大將軍。大將軍府典籤。上儀同。
儀同府行參軍。上開府府典籤。行臺諸監丞。鹽池四面監丞。皮毛監丞。諸中冶
監丞。四門學生。諸郡主簿。諸州部郡從事。雍州武猛從事。大興長安縣正功曹
主簿。侯伯子男國常侍。公國侍郎。爲視從九品。
又有流外勳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之差。又視流外。亦有
視勳品。視二品。視三品。視四品。視五品。視六品。視七品。視八品。視九品之差。極
於胥吏矣。皆無上下階云。
京官正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爲差。至正四品。是爲三百石。從四品二
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爲差。至正六品。是爲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
以十石爲差。至從八品。是爲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給祿。其
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爲九等之差。大州
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爲差。至於下下。則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
下每以三十石爲差。至於下下。則百石。大縣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爲差。至
於下下。則六十石。其祿唯及刺史二佐及郡守縣令。
三年四月。詔尚書左僕射。掌判吏部禮部兵部三尚書事。御史糾不當者。兼糾

彈之尚書右僕射掌判都官度支工部三尚書事又知用度餘皆依舊尋改度支尚書爲戶部尚書都官尚書爲刑部尚書諸曹侍郎及內史舍人並加爲從五品增置通事舍人十二員通舊爲二十四員廢光祿寺及都水臺入司農廢衞尉入太常尚書省廢鴻臚亦入太常罷大理寺監評及律博士員加置正爲四人罷郡以州統縣改別駕贊務以爲長史司馬舊周齊州郡縣職自州都郡縣正已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理時事至是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刺史縣令三年一遷佐官四年一遷佐官以曹爲名者並改爲司六年尚書省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侍郎闕則釐其曹事吏部又別置朝議通議朝請朝散給事承奉儒林文林等八郎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上階爲郎下階爲尉散官番直常出使監檢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奉朝請通事令史員及左右衞殿內將軍司馬督武騎常侍等員

十二年復置光祿衞尉鴻臚等寺諸州司以從事爲名者改爲參軍

十三年復置都水臺國子寺罷隸太常又改寺爲學

十四年諸省各置主事令史員改九等州縣爲上中中下下凡四等

十五年罷州縣鄉官

十六年內侍省加置內主事員二十人以承門閤

十八年置備身府

二十年改將作寺爲監以大匠爲太監初加置副監

仁壽元年改都水臺爲監更名使者爲監罷國子學唯立太學一所置博士五人從五品學生七十二人

三年監門府又置門候一百二十人

煬帝即位多所改革三年定令品自第一至于第九唯置正從而除上下階罷諸總管廢三師特進官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內監名以爲殿內省并尚書門下內史祕書以爲五省增置謁者司隸二臺并御史爲三臺分太府寺爲少府監改內侍省爲長秋監國子學爲國子監將作寺爲將作監并都水監總爲五監改左右衞爲左右翊衞左右備身爲左右騎尉左右武衞依舊名改領軍爲左右屯衞加置左右禦改左右武候爲左右候衞是爲十二衞又改領左右府爲左右備身府左右監門依舊名凡十六府其朝之班序以品之高卑爲列品同則以省府爲前後省府同則以局署爲前後焉

尚書省六曹各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又增左右丞階與六侍郎並正四品諸曹侍郎並改爲郎又改吏部爲選部郎戶部爲人部郎禮部爲儀曹郎兵部爲兵曹郎刑部爲憲部郎工部爲起部郎以異六侍郎之名廢諸司員外郎而每增置一曹郎各爲二員都司郎各一人品同曹郎掌都事之職以都事爲正八品分隸六尚書諸司主事並去令史之名其令史隨曹閑劇而置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置一以其餘四省三臺亦皆曰令史九寺五監諸衞府則皆曰府史後又改主客郎爲司蕃郎尋又每減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之職

舊都督已上至上柱國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號將軍官皆罷之并省朝議大夫自一品至九品置光祿（從一品）左右光祿（左正二品右從二品）金紫（正三品）銀青光祿（從三品）正議（正四品）通議（從四品）朝請（正五品）朝散（從五品）等九大夫建節（正六品）奮武（從六品）宣惠（正七品）綏德（從七品）懷仁（正八品）守義（從八品）奉誠（正九品）立信（從九品）等八尉以爲散職開皇中以開府儀同三司爲四品散實官至是改爲從一品同漢魏之制位次王公門下省減給事黃門侍郎員置二人去給事之名移吏部給事郎名爲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從五品省讀奏案廢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諫議大夫散騎侍郎等常員改符璽監爲郎置員二人爲從六品加錄事階爲正八品以城門殿內尚食尚藥御府等五局隸殿內省十二年又改納言爲侍內內史省減侍郎員爲二人減內史舍人員爲四人加置起居舍人員二人（從六品）次舍人下改通事舍人員爲謁者臺職減主書員置四人加爲正八品

十二年改內史爲內書

殿內省置監（正四品）少監（從四品）丞（從五品）各一人掌諸供奉又有奉車都尉十二人掌進御輿馬統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等六局各置奉御二人（正五品）皆

置直長以貳之正七品尚食直長六人又有食醫員尚藥直長四人又有侍御醫
司醫醫佐員尚衣即舊御府也改名之有直長四人尚舍即舊殿中局也改名
之有直長八人尚乘局置左右六閑一左右飛黃閑二左右吉良閑三左右龍
媒閑四左右騊駼閑五左右駃騠閑六左右天苑閑有直長十四人又有奉乘
十人尚輦有直長四人又有掌輦六人城門置校尉一人降為正五品後又改
校尉為城門郎置員四人從六品自殿內省隸為門下省官
秘書省降監為從三品增置少監一人從四品增著作郎階為正五品減校書郎
為十人改太史局為監進令階為從五品又減丞為一人置司辰師八人增置
監候為十人其後又改監少監為令少令增秘書郎為從五品加置佐郎四人
從六品以貳郎之職降著作郎階為從五品又置儒林郎十人正七品掌明經待問
唯詔所使文林郎二十人從八品掌撰錄文史檢討舊事此二郎皆上在藩已來
直司學士增校書郎員四十人加置楷書郎員三十人從九品掌抄寫御書
御史臺增治書侍御史為正五品省殿內御史員增監察御史員十六人加階
為從七品開皇中御史直宿禁中至是罷其制又置主簿錄事員各二人五年
又降大夫階為正四品減治書侍御史為從五品增侍御史為正七品為掌侍
從糾察其臺中簿領皆治書侍御史主之後又增置御史從九品尋又省
謁者臺大夫一人從四品五年改為正四品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察授及受冤枉而
申奏之駕出對御史引駕置司朝謁者二人以貳之從五品屬官有丞一人主簿
錄事各一人等員又有通事謁者二十人從六品即內史通事舍人之職也次有
議郎二十四人通直三十六人將事謁者三十人謁者七十人皆掌出使其後
廢議郎通直將事謁者謁者等員而置員外郎八十員尋詔門下內史御史司
隸謁者五司監受表以為恆式不復專謁者矣尋又置散騎郎從五品二十人
承議郎正六品通直郎從六品各三十人宣德郎正七品宣義郎從七品各四十人徵事
郎從八品將仕郎從八品常從郎正九品奉信郎從九品各五十人是為正員並得祿當
品又各有散員郎無員無祿尋改常從為登仕奉信為散從自散騎已下皆主
出使量事大小據品以發之

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別駕二人從五品分察畿內一人案東都一人
案京師刺史十四人正六品巡察畿外諸郡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掌六
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正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強姦猾侵害下人及
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蟲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
免者五察部內賊盜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行隱不貢
者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置丞從六品主簿從八品錄事從九品各一人後
又罷司隸臺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
光祿已下八寺卿皆降為從三品少卿各加置二人為從四品諸寺上署令並
增為正六品中署令為從六品下署令為正七品始開皇中署司唯典掌受納
至是署令為判首取二卿判丞唯知勾檢令闕丞判五年寺丞並增為從五品
太常寺罷太祝署而留太祝員八人屬寺後又增為十人奉禮減置六人太廟
署又置陵室丞守視陵室改樂師為正樂置十人太卜又省博士員置太卜
正二十人以掌其事太醫又置醫監五人正十人罷衣冠清商二署
太僕減驊騮署入殿內尚乘局改龍廄曰典廄署有左右駁皁二廄加置主乘
司庫司廩官罷牛羊署
大理寺丞改為勾檢官增正員為六人分判獄事置司直十六人降為從六品
後加至二十人又置評事四十八人掌頗同司直正九品
鴻臚寺改典客署為典蕃署初煬帝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以待四方使者後
罷之有事則置名隸鴻臚寺量事繁簡臨時損益東方曰東夷使者南方曰南
蠻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每使
者署典護錄事敘職敘儀監府監置互市監及副參軍各一人錄事主綱紀敘
職掌其貴賤立功合敘者敘儀掌小大次序監府掌其貢獻財貨監置掌安置
其駝馬船車并糾察非違互市監及副掌互市參軍事出入交易
司農但統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罷典農華林二署而以平準京市隸太府
太府寺既分為少府監而但管京都市五署及平準左右藏等凡八署京師東
市曰都會西市曰利人東都東市曰豐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遠及改諸令

爲監唯市署曰令
國子監依舊置祭酒加置司業一人從四品丞三人加爲從六品并置主簿錄
事各一人國子學置博士正五品助教從七品員各一人學生無常員太學博
士助教各二人學生五百人先是仁壽元年省國子祭酒博士置太學博士員
五人爲從五品總知學事至是太學博士降爲從六品
將作監改太監少監爲大匠少匠丞加爲從六品統左右校及甄官署五年又
改大匠爲大監正四品少匠爲少監正五品十三年又改監少監爲令少令丞
加品至從五品
少府監置監從三品少監從四品各一人丞從五品二人統左尚右尚內尚司
織司染鎧甲弓弩掌冶等署復改監少監爲令少令併司織司染爲織染署廢
鎧甲弓弩二署
都水監改爲使者增爲正五品丞爲從七品統舟檝河渠二署舟檝署每津置
尉一人五年又改使者爲監四品加置少監爲五品後又改監少監爲令從三
品少令從四品
長秋監置令一人正四品少令一人從五品丞二人正七品並用士人改內常
侍爲內承奉置二人正五品給事爲內承直置四人從五品並用宦者罷內謁
者官領掖庭宮闈奚官等三署並參用士人後又置內謁者員十二衛各置大
將軍一人將軍二人總府事幷統諸鷹揚府改驃騎爲鷹揚郎將正五品車騎
爲鷹揚副郎將從五品大都督爲校尉帥都督爲旅帥都督爲隊正增置隊副
以貳之改三衛爲三侍其直閤將軍直寢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直齋別將統軍
軍主幢主之屬並廢以武候府司辰師員隸爲太史局官其軍士左右衛所領
名爲驍騎左右驍衛所領名豹騎左右武衛所領名熊渠左右屯衛所領名羽
林左右禦衛所領名射聲左右候衛所領名佽飛而總號衛士每衛置護軍四
人掌副貳將軍將軍無則一人攝尋改護軍爲武賁郎將正四品而置武牙郎
將六人副焉從四品諸衛皆置長史從五品又有錄事參軍司倉兵騎鎧等員
翊衛又加有親侍鷹揚府每府置鷹揚郎將一人正五品副鷹揚郎將一人從

五品各有司馬及兵倉兩司其府領親勳武三侍非翊衛府皆無三侍鷹揚每
府置越騎校尉二人掌騎士步兵校尉二人領步兵並正六品外軍鷹揚官並
同左右候衛增置察非掾二人專糾彈之事五年又改副郎將並爲鷹擊郎將
左右領左右府改爲左右備身府各置備身郎將一人又各置直齋二人以貳
之並正四品掌侍衛左右統千牛左右司射左右各十六人並正六品（千牛掌執千牛刀宿衛侍御司射掌供御弓箭）置長史正六品錄事司兵倉騎參軍等員並正八品有折衝郎將
各三人正四品掌領驍果又各置果毅郎將以領之以貳之從四品其驍果置
左右雄武府雄武郎將以領之以武勇郎將爲副員同鷹揚鷹擊有司兵司騎
二局並置參軍事左右監門府改將軍爲郎將各置一人正四品直閤各六人
正五品置官屬並同備身府又增左右門尉員一百二十人正六品置門候員
二百四十人正七品並分掌門禁守衛
門下坊減內舍人洗馬員各置二人減侍醫置二人改門大夫爲宮門監正字
爲正書
典書坊改太子舍人爲管記舍人減置四人改通事舍人爲宣令舍人爲八員
家令改爲司府令內坊承直改爲典直
左右衛率改爲左右侍率正四品改親衛爲功曹勳衛爲義曹翊衛爲良曹罷
直齋直閤員
左右宗衛率改爲左右武侍率正四品
左右虞候開府改爲左右虞候率正四品幷置副率
左右內率降爲正五品千牛備身改爲司仗左右備身左右改爲主射左右各
員八人
左右監門率改爲宮門將降爲正五品監門直長改爲直事置六十人
開皇中置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爲九等者至是唯留王公侯三
等餘並廢之
王府諸司參事更名諸司屬參軍則直以屬爲名改國令爲家令自餘以國爲
名者皆去之

行宮所在皆立總監以司之上宮正五品中宮從五品下宮正七品隴右諸牧置左右牧監各一人以司統之罷州置郡郡置太守上郡從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從四品京兆河南則俱為尹並正三品罷長史司馬置贊務一人以貳之京兆河南從四品上郡正五品中郡從五品下郡正六品次置東西曹掾京兆河南從五品上郡正六品中郡從六品下郡正七品主簿司功倉戶兵法士曹等書佐各因郡之大小而為增減改行參軍為行書佐舊有兵處則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至是別置都尉副都尉都尉正四品領兵與郡不相知副都尉正五品又置京輔都尉從三品立府於潼關主兵領遏幷置副都尉從四品又置諸防主副官掌同諸鎮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為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閑劇及衝要以為等級丞主簿如故其後諸郡各加置通守一人位次太守京兆河南則謂之內史又改郡贊務為丞位在通守下縣尉為縣正尋改正為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郡之六司河南洛陽長安大興則加置功曹而為三司司各二人郡縣佛寺改為道場道觀改為玄壇各置監丞京都諸坊改為里皆省除里司官以主其事帝自三年定令之後驟有制置制置未久隨復改易其餘不可備知者蓋史之闕文云

隋書卷二十八

隋書卷二十九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四

地理上

自古聖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國經野以為人極上應躔次下裂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是以放勳御曆修職貢者九州文命會同執玉帛者萬國洎乎殷遷夏鼎周黜殷命雖質文之用不同損益之途或革而封建之制率由舊章於是分土惟三列爵惟五千里以制畿甸九服以別要荒十國為連連有帥倍連為卒卒有正皆所以式固鴻基蕃屏王室興邦致化康俗庇人者歟周德既衰諸侯力政干戈日用戎馬生郊彊陵弱衆暴寡魯滅於楚鄭滅於韓田氏簒齊六卿分晉其餘弒君亡國不得守其社稷者不可勝數逮于七雄競逐二帝爭彊體揚之事一彼一此秦始皇據百二之嚴險奮六世之餘烈力爭天下蠶食諸侯在位二十餘年遂乃削平寓內懲周氏之微弱特狙詐以為彊蔑棄經典罷侯置守子弟無立錐之地功臣無尺土之賞身沒而區宇幅裂及子而社稷淪胥漢高祖挺神武之宏圖掃清禍亂矯秦皇之失策封建王侯並跨州連邑有踰古典而郡縣之制無改於秦逮于孝武務勤遠略南兼兩越東定三韓通邛筰之險塗斷匈奴之右臂雖聲教遠洎而人亦勞止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既其滋多郡縣亦有增置至于平帝郡國一百有三戶一千二十三萬光武中興承王莽之餘弊兵戈不戢饑疫荐臻率土遺黎十纔一二乃併省郡縣四百餘所明章之後漸至滋繁郡縣之數有加曩日逮炎靈數盡三國爭彊兵革屢興戶口減半有晉太康之後文軌方同大抵編戶二百六十餘萬尋而五胡逆亂二帝播遷東晉洎于宋齊僻陋江左苻姚之與劉石竊據中原事跡糾紛難可具紀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頻事經略開拓閩越克復淮浦平俚洞破牂柯又以舊州遐闊多有析置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既而侯景構禍臺城淪陷墳籍散逸注記無遺郡縣戶口不能詳究逮于陳氏土宇彌蹙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荊揚之域州有四十二郡唯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後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僻小天保之末總加併省洎乎國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戶三百三萬周氏初有關中百度草創遂乃訓兵教戰務穀勸農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卒能以寡擊衆戡定彊鄰及于東夏削平多有省廢大象二年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高祖受終惟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洎于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為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洫沙磧鹹鹵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也

京兆郡開皇三年置雍州城東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東面通化春明延興三門南面啓夏明德安化三門西面延平金光開遠三門北面光化一門里一百六市二大業三年改州為郡故名焉置尹統縣二十二戶三十萬八千四百九十九

大興開皇三年置後周舊郡置縣曰萬年高祖龍潛封號大興故至是改焉有長樂宮有後魏杜城縣西魏霸城縣西魏山北縣並後周廢 長安帶郡有仙都福陽太平等宮有關官有舊長安城 始平故置扶風郡開皇三年郡廢 武功後周置武功郡建德中郡廢有永豐渠普濟渠 盩厔後周置周南郡及恆州又有倉城溫湯二縣尋並廢有司竹園有宜壽仙遊文山鳳凰等宮有關官有太一山有溫湯 醴泉後魏曰寧夷西魏置寧夷郡後周改為秦郡後廢又以新時甘泉二縣入焉開皇十八年改縣名醴泉有甘泉水波水溴水有九嵕山溫秀嶺 上宜開皇十七年置有舊莫西縣十八年改名好時大業三年廢入焉 鄠有甘泉宮有終南山有澇水 藍田後周置藍田郡尋廢郡及白鹿玉山二縣入焉有關官有滋水 新豐有溫湯 華原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為宜州又置北地郡尋改為通川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及土門縣入焉有沮水頻山 宜君舊置宜君郡開皇初郡廢有漆水 同官 鄭後魏置東雍州并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少華山 渭南後魏置渭南郡西魏分置靈源中源二縣後周郡及二縣並廢入焉有步壽宮 萬年 高陵後魏曰高陸大業初改焉 三原後周置建忠郡建德初郡廢 涇陽舊置咸陽縣開皇初廢有茂農渠 雲陽舊置後周置雲陽郡開皇初郡廢有涇水五龍水甘水走馬水 富平舊置北地郡後周改曰中華郡尋罷有荊山 華陰有興德宮有關官有京輔都尉有白渠有華山

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統縣八戶九萬一千五百七十二

馮翊後魏曰華陰西魏改為武鄉置武鄉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名馮翊置馮翊郡有沙苑 韓城開皇十八年置有關官有梁山有鬼谷 郃陽 朝邑後魏曰南五泉

西魏改爲有長春宮有關官有朝坂。澄城後魏置澄城郡後周併五泉縣入焉開皇初郡廢。蒲城舊置南北二白水西魏改爲蒲城置白水郡開皇初郡廢。下邽舊置延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併夏勺縣入焉有金氏陂。白水有五龍山馮翊山。

扶風郡舊置岐州。統縣九，戶九萬二千二百二十三。○雍後魏置秦平郡西魏改爲岐山郡開皇三年郡廢大業初置扶風郡有岐陽宮。岐山後周曰三龍縣開皇十六年改名焉又有後魏周城縣後周廢有岐山。陳倉後魏曰宛川西魏改曰陳倉後周廢顯州壽州縣俱廢開皇十八年置曰陳倉有陳倉山有關官。虢後魏置武都郡西魏改縣曰洛邑後周置虢州州尋廢郡開皇初廢大業初改縣爲虢。郿舊曰平陽縣西魏改曰郿城後周廢入周城縣開皇十八年改周城爲渭濱大業二年改爲郿郡又後周置雲州建德中廢有安仁宮鳳泉宮有太白山五丈原。普閏大業初置有仁壽宮有秦水岐水杜水。汧源西魏置隴東郡及汧陰縣後改縣曰杜陽後周又曰汧陰開皇三年郡廢五年縣改曰汧源又有西魏東秦州後改爲隴州大業三年州廢有關官有隴山汧山汧水。汧陽舊置汧陽郡後周廢。南由後魏置西魏改爲鎮後周復置縣又有舊長蛇縣開皇末廢有關官有盤龍山。

安定郡舊置涇州。統縣七，戶七萬六千二百八十一。○安定帶郡。鶉觚舊置趙平郡後周廢郡并以宜祿縣入焉大業初分置靈臺縣二年廢。陰盤後魏置平涼郡開皇初郡廢有盧水。朝那西魏置安武郡及析置安武縣開皇三年郡縣並廢入焉。良原大業初置。臨涇大業初置初曰攸谷縣改焉。華亭大業初置有隴水汭水。

北地郡後魏置豳州西魏改爲寧州大業初復曰豳州。統縣六，戶七萬六百九十。○定安舊置趙興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北地郡地。羅川舊曰陽周開皇中改焉又西魏置顯州後周廢有嵐山。彭原舊曰彭陽後魏置西北地郡有洛[illegible]魏置豳州有豐城西魏置要州後周二州並廢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縣曰彭原有[illegible]湖水。襄樂後魏置襄樂郡後周廢又西魏置燕州後周廢又有子午山。新平舊曰白土西魏置豳州開皇四年改縣爲新平大業初州廢。三水西魏置恆州尋廢。

上郡後魏置東夏州後改爲北華州西魏改爲敷州大業二年改爲鄜城郡後改爲上郡。統縣五，戶五萬三千四百八十九。○洛交開皇三年置大業三年置上郡。內部舊置敷州及內部郡開皇三年郡廢大業初州廢。三川舊名長城西魏改焉又有利仁縣尋廢入焉。鄜城後魏曰敷城大業初改焉。洛川有鄜水。

雕陰郡西魏置綏州大業初改爲上州。統縣十一，戶三萬六千一十八。○上縣西魏置安寧郡與安寧綏德安人三縣同置開皇初郡廢改安人爲吉萬大業初置雕陰郡廢安寧吉萬二縣入又後周置義良縣亦廢入焉。大斌西魏置仍立安政郡開皇初廢有平水。延福西魏置曰延陵開皇中改焉。儒林後周置銀州開皇三年改名焉大業初州廢。真鄉西魏置後周置真鄉郡開皇初郡廢。開光舊置開光郡開皇三年郡廢有圁水。銀城後周置曰石城後改名焉。城平西魏置。開疆西魏置有後魏撫寧郡開皇三年郡廢。撫寧西魏置。綏德西魏置。

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爲延州置總管府開皇中府廢。統縣十一，戶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九。○膚施大業三年置及置延安郡有豐林山。豐林後魏置曰廣武及偏城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爲豐林大業初又併沃野縣入焉。魏平後魏置并立朔方郡後周廢郡併朔方和政二縣入焉。金明有治官有清水。臨真西魏置神木郡真川縣後周郡廢大業初廢真川入焉。延川西魏置曰文安及置文安郡開皇初郡廢改縣爲延川。延安西魏置又置義鄉縣大業中廢義鄉入焉。因城後魏置後周廢尋又置。義川西魏置汾州義川郡後改州爲丹州後周改縣爲丹陽開皇初郡廢改縣曰義川又廢樂川郡入大業初州廢又廢雲巖縣入焉。汾川舊曰安平後周改曰汾川大業初廢門山縣入焉。咸寧舊曰永寧西魏改爲太平開皇中改爲咸寧。

弘化郡西魏置朔州後周廢開皇十六年置慶州。統縣七，戶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三。○合水開皇十六年置大業初置弘化郡。馬嶺大業初置。華池仁壽初置又西魏置蔚州後周廢。歸德西魏置[illegible]州後周廢有[illegible]水。洛源大業初置有博水洱水。弘化開皇十八年置弘州大業初州廢。弘德大業初置。

平涼郡舊置原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五，戶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五。○平高後魏置太平郡後改爲平高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平涼郡有關官有笄頭山。百泉後魏置長城郡及黃石縣西魏改黃石爲長城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縣改爲百泉。平涼後周置有可藍山。會寧西魏置會州後周廢開皇十六年置縣。默亭。

朔方郡後魏置夏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三，戶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三。○巖綠西魏置弘化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朔方郡。寧朔後周置。長澤西魏置闡熙郡又有後魏大安郡及置長州開皇三年郡廢又廢山鹿新圃二縣入焉大業三年州廢。

鹽川郡西魏置西安州後改爲鹽州。統縣一，戶三千七百六十三。○五原後魏置郡曰大興西魏改爲五原後又置大興縣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鹽川郡。

靈武郡後魏置靈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六，戶一萬二千三百三十。○迴樂後周置帶普樂郡又西魏置臨河郡開皇元年改臨河曰新邑三年郡並廢大業初置靈武郡。弘靜開皇十一年置有賀蘭山。懷遠後周置仍立懷遠郡開皇三年郡廢。靈武後周置曰建安後又置歷城郡開皇三年郡廢十八年改建安爲廣潤仁壽元年改名焉。鳴沙後周置會州尋廢開皇十九年置環州又鳴沙縣大業三年州廢有關官。豐安開皇十年置。

榆林郡開皇二十年置勝州。統縣三，戶二千三百三十。○榆林開皇六年置大業初置郡。富昌開皇十年置。金河開皇三年置曰陽壽及置油雲縣又置榆關總管五年改置雲州總管十八年改陽壽曰金河二十年雲州移二縣俱廢仁壽二年又置金河縣帶關。

五原郡開皇五年置豐州仁壽元年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三，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原開皇五年置大業初置郡。永豐開皇五年置。安化開皇十一年置。

天水郡舊秦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六，戶五萬二千一百三十。○上邽故曰上邽帶天水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郡縣改名焉有嶓水。冀城後周曰冀城縣廢入黃瓜縣大業初改曰冀城有石鼓[illegible]。清水後魏置及置清水郡開皇初郡廢有

關官。有分水嶺。秦嶺後魏置，曰伯陽縣，開皇中改焉。隴城舊曰略陽，置略陽郡。開皇二年郡廢，縣改曰河陽，六年改曰隴城。成紀舊廢，後周置。有龍馬城、仙人峽。

隴西郡舊置渭州。統縣五，戶一萬九千二百四十七。○襄武帶郡。隴西舊城內陶，置南安郡，開皇初郡廢，改為武陽，十年改名焉。渭源有鳥鼠山。有渭水。鄣後魏置，西魏置廣安郡，後周郡廢。長川後魏置安陽郡，領安陽、烏水二縣，西魏改曰北秦州，後又改曰交州，開皇三年郡廢，十八年改州曰紀州，安陽曰長川，大業初州廢，又廢烏水入焉。

金城郡開皇初置蘭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二，戶六千八百一十八。○金城舊縣曰子城，帶金城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縣為金城，置金城郡。有關官。狄道後魏置臨洮郡、龍城縣，後周皆廢。又後魏置武始郡，開皇初廢。有白石山。

枹罕郡舊置河州。統縣四，戶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七。○枹罕舊置枹罕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有關官。有鳳林山。龍支後魏曰北金城，西魏改焉。有唐述山。大夏有金紐山。水池後魏曰覃川，後周改焉。

澆河郡後周武帝逐吐谷渾，以置廓州總管府。開皇初府廢。統縣二，戶二千二百四十。○河津後周置洮河郡，領洮河、廣威、安戎三縣。開皇初郡廢，併三縣入焉。大業初置澆河郡。有澆水。達化後周置達化郡，開皇初郡廢，併綏遠縣入焉。有達雲山。

西平郡舊置鄯州。統縣二，戶三千一百一十八。○湟水舊曰西都，後周置樂都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縣曰湟水。又有舊浩亹縣，又西魏置龍居、路倉二縣，並後周廢。大業初置西平郡。有土樓山。化隆舊曰廣威，西魏置澆河郡，後周廢郡，仁壽初改為化隆。有拔延山、湟水、盧水。

武威郡舊置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四，戶一萬一千七百五。○姑臧舊置武威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武威郡。又後魏置武安郡、襄武縣，並西魏廢。又舊有顯美縣，後周廢。有第五山。昌松後魏置昌松郡，後周廢郡，以揟次縣入。開皇初改縣為永世，後改曰昌松。又有後魏魏安郡，後周改置白山縣，尋廢。有白山。番和後魏置番和郡，後周郡廢，置鎮，大業中為縣，又併力乾、安寧、廣城、障、燕支五縣之地入焉。有燕支山。允吾後魏置，曰廣武，及置廣武郡。開皇初郡廢，改縣曰邑次，尋改為廣武，後又改為邑次，大業初改為允吾。有青巖山。

張掖郡西魏置西涼州，尋改曰甘州。統縣三，戶六千一百二十六。○張掖舊曰永平縣，後周置張掖郡，開皇初郡廢，十七年縣改為酒泉，大業初改為張掖，置張掖郡。又有臨松縣，後周廢。有甘峻山、臨松山、合黎山。有玉石澗、大柳谷。刪丹後魏曰山丹。又有西郡永寧縣，西魏郡廢，縣改為弱水，後周省入山丹。大業改為刪丹。又後周置金山縣，尋廢入焉。有祁山。有鹽池。有弱水。福祿舊置酒泉郡，開皇初郡廢。仁壽中以置肅州。大業初州廢。又後周置樂涫縣，尋廢。有祁連山、崆峒山、崑崙山。有石渠。

敦煌郡舊置瓜州。統縣三，戶七千七百七十九。○敦煌舊置敦煌郡，後周併效穀、壽昌二郡入焉，又併敦煌、鳴沙、平康、效穀、東鄉、龍勒六縣為鳴沙縣。開皇初郡廢。大業置敦煌郡，改鳴沙為敦煌。有神沙山、三危山。有流沙。常樂後魏置常樂郡，後周併涼興、大至、冥安、閏泉，合為涼興縣。開皇初郡廢，縣改為常樂。有關官。玉門後魏置會稽郡，後周廢郡，併會稽、新鄉、延興為會稽縣。開皇中改為玉門，併得後魏玉門郡地。

鄯善郡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置在鄯善城，即古樓蘭城也。并置且末、西海、河源，總四郡。有蒲昌海、鄯善水。統縣二。顯武濟遠。

且末郡置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薩毗澤。統縣二。肅寧伏戎。

西海郡置在古伏俟城，即吐谷渾國都。有西王母石窟、青海、鹽池。統縣二。宣德威定。

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有曼頭城、積石山，河所出。有七烏海。統縣二。遠化赤水。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上當天文，自東井十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得秦之分野。考其舊俗，前史言之詳矣。化於姬德，則閑田而興讓；習於嬴敝，則相稽而反脣。斯豈土壤之殊乎，亦政教之移人也。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華戎雜錯。去農從商，爭朝夕之利；遊手為事，競錐刀之末。貴者崇侈靡，賤者薄仁義，豪彊者縱橫，貧窶者窮蹙，桴鼓屢驚，盜賊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自京城至於外郡，得馮翊、扶風，是漢之三輔。其風大抵與京師不異。安定、北地、上郡、隴西、天水、金城，於古為六郡之地，其人性猶質直，然尚儉約，習仁義，勤於稼穡，多畜牧，無復寇盜矣。雕陰、延安、弘化，連接山胡，性多木彊，皆女淫而婦貞，蓋俗然也。平涼、朔方、鹽川、靈武、榆林、五原，地接邊荒，多尚武節，亦習俗然焉。河西諸郡，其風頗同，並有金方之氣矣。

漢川郡舊置梁州。統縣八，戶一萬一千九百一十。○南鄭舊置漢川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又西魏置白雲縣，至是併入焉。有黃牛山、龍岡山。西舊曰嶓冢，大業初改焉。有關官。有定軍山、百牢山、街亭山、嶓冢山。有漢水。褒城開皇初曰褒內，仁壽九年因字卬更給改名焉。有關官。有女郎山。城固興勢舊置儻城郡，開皇初郡廢。西鄉舊曰豐寧，置洋州及洋川郡。開皇初廢郡，大業初廢州，改縣曰西鄉。又舊有懷昌郡，後周廢為懷昌縣，至是入焉。有洋水。黃金難江後周置樂州及平桑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

西城郡梁置梁州，尋改曰南梁州，西魏改置東梁州，尋改為金州，置總管府。開皇初府廢。統縣六，戶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金川梁初曰上廉，後曰吉陽，西魏改曰吉安，後周以西城入焉。舊有金城、吉安二郡，開皇初並廢，十八年改縣為吉安，大業三年改曰金川。置西城郡。又後周置洵州，尋廢。有魚陵山。石泉舊曰永樂，置晉昌郡，西魏改郡曰魏昌，尋改永樂曰石泉，析置魏寧縣。後周省魏昌郡入中城郡，又省魏寧縣入石泉縣。洵陽舊置洵陽郡，開皇初郡廢。有洵水。安康舊曰寧都，寧置安康郡，後魏置東梁州，後蕭詧改直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縣改曰安康。黃土西魏置洵陽郡，後周改郡置縣曰長岡，後郡省入甲郡。置縣曰黃土，併赤石、甲臨、江三縣入焉。開皇初郡廢。豐利梁置南上洛郡，西魏改郡曰豐利，後周省郡入上津郡，以熊川、陽川二縣入豐利，後又廢上津郡入甲郡。有天心水。

房陵郡西魏置光遷國，後周國廢，置遷州，大業初改名房州。統縣四，戶七千一百六。○光遷舊曰房陵，置新城郡，梁末

置岐州後周郡縣並改為光遷又有舊綏州開皇初與郡並廢大業初置房陵郡有房山雷水永清舊曰大洪後周改為有關珠山百武山沮水汎水竹山梁曰安城西魏改為置羅州開皇十八年改曰房州大業初州廢有花林山懸鼓山上庸梁曰新豐西魏改焉後周改曰孔陽開皇十八年復曰上庸

清化郡舊置巴州統縣十四戶一萬六千五百三十九○化成梁曰梁廣仍置歸化郡後周改縣曰化成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清化郡曾口梁置清化梁置曰伏彊有木門郡開皇三年郡廢七年縣改曰清化有伏彊山清水盤道梁置曰難江西魏改為有龍騰山永穆梁置曰永康又有萬榮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歸仁梁置曰平州縣後周改曰同昌開皇中縣改名焉始寧梁置幷置遂寧郡開皇初郡廢有始寧山其章梁置恩陽梁置曰義陽開皇末改焉長池後周置曰曲細開皇末改焉符陽舊置其章郡開皇初廢白石有文山安固梁置後周置蓬州大業初州廢有大蓬山伏虞梁置曰宣漢及置伏虞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焉

通川郡梁置萬州西魏曰通川統縣七戶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四○通川梁曰石城置東關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通川郡三岡梁置新安郡西魏改郡曰新寧開皇初郡廢石鼓西魏置遷州後周廢州置萬清郡開皇初廢郡東鄉西魏置石州後周廢州置三巴郡開皇初郡廢宣漢西魏置幷州及永昌郡開皇三年郡廢五年州廢西流後魏曰漢興西魏改焉又置開州及周安萬安江會三郡後周省江會入周安開皇初郡並廢大業初州廢萬世後周置及置萬世郡開皇初郡廢

宕渠郡梁置渠州統縣六戶一萬四千三十五○流江後魏置縣及置流江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宕渠郡寶城舊曰始安開皇十八年改焉鄰水梁置縣幷置鄰州後魏改鄰山郡開皇初郡廢宕渠梁置幷置境陽郡開皇初郡廢咸安梁置曰綏安開皇末改名焉墊江西魏置縣及容川容山郡後周改為魏安縣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

漢陽郡後魏曰南秦州西魏曰成州統縣三戶一萬九百八十五○上祿舊置仇池郡後魏置倉泉縣後周廢階陵豐川建平城階四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漢陽郡改縣曰上祿有百頃堆潭水西魏置潭水郡後周郡廢幷廢甘若相山武定三縣入焉長道後魏置漢陽郡後周郡廢又省水南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曰長道

臨洮郡後周武帝逐吐谷渾以置洮陽郡尋立洮州開皇初郡廢統縣十一戶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一○美相後周置縣及置洮陽郡開皇初郡廢併洮陽縣入焉大業初置臨洮郡疊川後周置疊州疊川縣開皇四年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有洮水流水合川後周置仍立西疆郡開皇初郡廢有白樓山樂川後周置歸政開皇二年置仍立疊潭郡三年廢又後周立弘州及開遠河濱二郡開皇初州郡並廢洮源後周置曰金城幷立旭州又置通義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為美俗大業初州廢縣改名焉洮陽後周置曰廣恩幷置廣恩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元年改縣為洮河大業初改曰洮陽臨潭後周曰汎潭開皇十一年改名焉臨洮西魏置曰溢樂幷置岷州及同和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更名縣曰臨洮後周置祜川郡基城縣尋郡縣俱廢有岷山崆峒山當夷後周置又立洪和郡郡尋廢又置博陵郡及博陵寧人二縣開皇初併入利政後周置洮城郡尋廢

宕昌郡後周置宕昌國天和元年置宕州總管府開皇四年府廢統縣三戶六千九百九十六○良恭後周置初曰陽宕置宕昌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名焉大業初置宕昌郡和戎後周置有良恭山懷道後周置甘松郡開皇初郡廢

武都郡西魏置武州統縣七戶一萬七百八十○將利舊曰石門西魏改曰安育後周改曰將利置武都郡後改曰永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武都郡郡又有東平縣後周併入焉有河池水建威後魏置白水郡後廢改為白水縣西魏復立郡改為綏戎後周郡廢改為建威縣幷廢洪化縣入焉又西魏有孔堤郡及縣後周並廢覆津後魏初曰歆當置武階郡西魏又置覆津縣及置萬郡統赤方接谿五部三縣後周一郡三縣幷歆當並廢入焉開皇初武階郡又廢盤堤西魏置曰南五部縣後改名焉幷入武陽郡及茄蘆縣後周郡廢縣幷入焉長松西魏置初曰建昌置文州及盧北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曰長松大業初州廢曲水西魏置正西西魏置

同昌郡西魏逐吐谷渾置鄧州開皇七年改曰扶州統縣八戶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八○尚安西魏置縣及鄧寧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同昌郡有黑水鉗川西魏置有鉗川山有白水怗夷西魏置又置昌寧郡開皇三年郡廢同昌西魏置有鄧至山云鄧艾所至故名焉嘉誠後周置縣幷龍涸郡及扶州總管府開皇初府廢三年郡廢七年州廢有雪山封德後魏置又立芳州有深泉郡開皇初郡廢又省理定縣入焉大業初州廢常芬後周置及立恆香郡開皇初郡廢有弱水金崖後周置

河池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統縣四戶一萬一千二百二○梁泉舊曰故道後魏置郡曰固道縣曰涼泉尋改曰梁泉西魏改郡曰歸真後周廢郡又廢龍安商樂二縣入大業初置郡兩當後魏置及立兩當郡開皇初郡廢河池後魏曰廣化幷置廣化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初縣改名焉又後魏置思安縣大業初省入有河池水同谷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西魏改曰同谷後周置康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又有泥陽縣西魏廢

順政郡後魏置東益州梁為武興蕃王國西魏改為興州統縣四戶四千二百六十一○順政舊曰略陽西魏置郡曰順政縣曰漢曲又置仇池縣後改曰靈道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置郡又省靈道縣併入鳴水西魏置曰落叢幷置落叢郡開皇初郡廢六年縣改為廣北八年改曰鳴水長舉西魏置又立盤頭郡後周廢郡有鳳溪水修城舊置修城郡縣曰廣長後周郡廢又廢下辨縣入仁壽初縣改名焉又西魏置柏樹縣後周廢

義城郡後魏立益州世號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曰利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七戶一萬五千九百五十○綿谷舊曰興安置晉壽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置郡又有華陽郡梁置華州西魏並廢有龍門山益昌義城西魏置葭萌後魏曰晉安置新巴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又併恩金縣入焉岐坪景谷舊曰白水置平興郡後周省東洛郡入開皇初郡廢縣改名平興十八年改曰景谷大業初又省魚盤縣入焉有關官有木馬山貝珠山有涷水嘉川舊置宋熙郡開皇初廢

平武郡西魏置龍州統縣四戶五千四百二十○江油後魏置江油郡開皇三年郡廢大業初置郡有關官馬盤後魏置馬盤郡開皇三年郡廢平武梁末李文智自立為藩王西魏廢為縣有涪水潺水方維舊曰樂興置建陽郡開皇初郡廢縣改名焉

汶山郡後周置汶州開皇初改曰蜀州尋為會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十一戶二萬四千一百五十九

〇汶山舊曰廣陽梁改爲北部都尉置繩州北部郡後周改曰汶州開皇初郡廢仁壽元年改名焉北川後周置有龍泉水隔門山囊陽山

汶川後周置汶山郡開皇初郡廢交川開皇初置有關官通化開皇初置曰金川仁壽初改名焉左封後周置曰廣年及置廣年郡左封郡開皇初郡並廢仁壽初縣改名焉又周置翼州大業初廢有汶山平康後周置有羊腸山翼水後周置曰龍求及置清江郡開皇初郡廢縣改曰清江十八年又改名焉翼針後周置及翼針郡開皇初郡廢有石鏡山江源後周置通軌後周置縣及覃州并覃川榮鄉二郡開皇初郡廢四年州廢有甘松山

普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爲安州西魏改爲始州統縣七戶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一〇普安舊曰南安西魏改曰普安置普安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焉永歸舊曰白水西魏改焉黃安舊曰華陽西魏改焉又置黃原郡開皇初郡廢陰平宋置北陰平郡魏置龍州西魏改郡爲陰平又名縣爲後周從江油郡改曰靜龍縣曰陰平開皇初郡廢梓潼舊曰安壽西魏置潼州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縣改名焉有五婦山武連舊曰武功置輔劍郡西魏改郡曰安都縣曰武連開皇初郡廢臨津舊曰胡原開皇七年改焉

金山郡西魏置潼州開皇五年改曰綿州統縣七戶三萬六千九百六十三〇巴西舊曰涪置巴西郡西魏改縣曰巴西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金山郡有靈井昌隆有靈臺山涪城舊置始平郡西魏改郡爲涪城後周又改曰安城開皇初郡廢改縣曰安城十六年改爲涪城魏城西魏置萬安舊曰潺亭西魏改名焉置萬安郡開皇初郡廢神泉舊曰西充國開皇六年改名焉金山舊置益昌晉興二縣西魏省晉興入益昌後周別置金山開皇四年省益昌入金山

新城郡梁末置新州開皇末改曰梓州統縣五戶三萬七百二十七〇郪舊曰伍城西魏改曰昌城仍置昌城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新城郡改縣名焉射洪西魏置曰射江後周改名焉鹽亭西魏置鹽亭郡開皇初郡廢有高渠縣大業初併入焉通泉舊曰通泉置西宕渠郡西魏改郡縣俱曰清泉開皇初郡廢縣改名又併光漢縣入焉飛烏開皇中置

巴西郡梁置南梁北巴州西魏置隆州統縣十戶四萬一千六百四〇閬內梁置北巴郡後魏平蜀置盤龍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巴西郡有盤龍山天柱山南部舊曰南充國梁曰南部西魏置新安郡後周郡廢蒼溪舊曰漢昌開皇末改名焉南充舊曰安漢置宕渠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相如梁置梓潼郡後魏郡廢西水梁置掌天郡西魏改曰金遷開皇初郡廢晉城舊曰西充國梁置木蘭郡西魏廢郡改縣名焉有閬水奉國梁置白馬義陽二郡開皇初郡廢并廢義陽縣入焉儀隴梁置并置隆城郡開皇初郡廢大寅梁置

遂寧郡後周置遂州仁壽二年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三戶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二〇方義梁曰小溪置東遂寧郡西魏改縣名焉後周改郡曰石山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遂寧郡青石舊曰晉興西魏改名焉又置懷化郡開皇初郡廢長江舊曰巴興西魏改名焉又置懷化郡開皇初郡廢

涪陵郡西魏置合州開皇末改曰涪州統縣三戶九千九百二十一〇石鏡舊曰墊江置宕渠郡西魏改郡爲墊江縣爲石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涪陵郡漢初梁置新興郡西魏改郡曰清居名縣曰漢初開皇初郡廢赤水開皇八年置

巴郡梁置楚州開皇初改曰渝州統縣三戶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三〇巴舊置巴郡後周廢枳墊江二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巴郡江津舊曰江州縣西魏改爲江陽置七門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涪陵舊曰漢平置涪陵郡開皇初郡廢十三年縣改名焉

巴東郡梁置信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十四戶二萬一千三百七十〇人復舊置巴東郡縣曰魚復西魏改曰人復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巴東郡有鹽井白鹽山雲安舊曰朐䏰後周改焉南浦後周置安鄉郡後改縣曰安鄉改郡曰萬川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梁山西魏置有高梁山有紵溪大昌後周置永昌郡尋廢又廢北井縣入焉巫山舊置建平郡開皇初郡廢有巫山秭歸後周曰長寧置秭歸郡開皇初郡廢改縣曰秭歸巴東舊曰歸鄉梁置信陵郡後周郡廢縣改曰樂鄉開皇末又改名焉有巫峽新浦後周置周安郡開皇初郡廢盛山梁曰漢豐西魏改爲永寧開皇末曰盛山臨江梁置臨江郡後周置臨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平都山有彭溪武寧後周置南州南都郡源陽縣後改郡曰懷德縣曰武寧開皇初州郡並廢入焉石城開皇初置浦州大業初州廢務川開皇末置

蜀郡舊置益州開皇初廢後周置總管府開皇三年置西南道行臺省三年後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十三戶十萬五千五百八十六〇成都舊置蜀郡又有新都縣梁置始康郡西魏廢始康郡開皇初廢蜀郡并廢新繁入焉十八年改新都曰興樂大業初置蜀郡省興樂入焉舊置懷寧晉熙宋興宋寧西郡至後周並廢有武擔山雙流舊曰廣都置寧蜀郡後周郡廢仁壽元年改縣曰雙流有女伎山新津後周置并置犍爲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又廢犍道縣入焉晉原舊曰江原及置江原郡後周廢郡縣改名焉清城舊置齊基郡後周廢爲清城縣有鳴鶴山清城山九隴舊曰晉壽梁置東益州後周州廢置九隴郡并改縣曰九隴仁壽初置濛州開皇初郡廢并廢興國晉陽三縣入焉大業初州廢有大山道場山綿竹舊置晉熙郡及長楊南武都二郡後周併二縣爲晉熙後又廢晉熙入焉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爲孝水大業二年改曰綿竹有冶官有綿水有鹿堂山郫西魏分置温江縣開皇初省入仁壽初復置萬春縣大業初又廢入焉有金山平樂山天彭門玄武舊曰伍城後周置玄武郡開皇初郡廢改縣名焉仁壽初置凱州大業初廢有三堆山郪江雒舊曰廣漢又置廣漢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曰綿竹大業初改名爲雒又有西遂寧郡南陰平郡後周廢西遂寧改爲懷中南陰平郡曰南陰平縣尋並廢陽安舊曰牛鞞西魏改名焉并置武康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初置簡州大業初州廢有靈井平泉西魏置曰婆閏開皇十八年改名焉金泉西魏置縣及金泉郡後周廢郡并廢白牟縣入焉有昌利山銅官山石城山

臨邛郡舊置雅州統縣九戶二萬三千三百四十八〇嚴道西魏置曰始陽縣置蒙山郡開皇初郡廢十三年改曰蒙山尋置雅州大業置臨邛郡縣改名焉有邛來山名山舊曰蒙山開皇十三年改曰蒙山改蒙山曰名山盧山仁壽末置依政西魏置及置邛州大業初廢臨邛舊置臨邛郡開皇初廢有火井蒲江西魏置曰廣定及置蒲原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初縣改名焉沈黎後周置黎州尋并縣廢開皇中置縣仁壽末置登州大業初州廢漢源大業初置

眉山郡西魏曰眉州後周曰青州後又曰嘉州大業二年又改曰眉州統縣八戶二萬三千七百九十九〇龍

遊（後周置曰峨眉，及置平羌郡。開皇初郡廢，九年改縣為青衣。平陳日，龍見水，隨軍而進，十年改名焉。大業初置眉山郡。）平羌（後周置，仍平羌郡。開皇初郡廢。）夾江（開皇三年置。）峨眉（開皇十三年置。有峨眉山、綏山。）通義（舊置齊通郡及青州，西魏改州曰眉州。開皇初郡廢，改齊通曰廣通，仁壽元年改為通義。大業初州廢。）青神（後周置，并置青神郡。開皇初郡廢。）丹陵（後周置，曰齊樂，開皇中改名焉。）洪雅（開皇十三年置。）

隆山郡（西魏置陵州。）統縣五，戶一萬一千四十二。○仁壽（梁置懷仁郡，西魏改縣曰普寧。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又西魏置籍縣，大業初置隆山郡，籍縣併入焉。有鹽井。）貴平（西魏置，又立和仁郡。後周又廢可曇、平井二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又廢籍縣入焉。）井研　始建（開皇十一年置。有鐵山。）隆山（舊曰犍為，置江州，西魏改縣曰隆山。後周省州，置隆山郡。開皇初郡廢，又併江陽縣入焉。有冶官。有鼎鼻山。）

資陽郡（西魏置資州。）統縣九，戶二萬五千七百二十五。○盤石（後周置縣及資中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資陽郡。）內江（後周置。）威遠（開皇初置。）大牢（開皇十三年置。）安岳（後周置，并置普州。大業初州廢。）普慈（後周置郡曰普慈，縣曰多業。開皇初郡廢，十三年縣改名焉。）安居（後周置曰柔剛，及置安居郡。開皇初郡廢，十三年縣改名焉。）隆康（後周置曰永康，開皇十八年改焉。）資陽（後周置。）

瀘川郡（梁置瀘州，仁壽中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五，戶一千八百二十。○瀘川（舊曰江陽，并置江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瀘川郡，縣改名焉。）富世（後周置，及置洛源郡。開皇初郡廢。）江安（舊曰漢安，開皇十八年改名焉。）合江（後周置。）綿水（梁置。有[illegible][illegible]。）

犍為郡（梁置戎州。）統縣四，戶四千八百五十九。○僰道（後周置曰外江，大業初改曰僰道，置犍為郡。）犍為（後周置曰武陽，開皇初改焉。）南溪（梁置曰南廣，及置六同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初縣改名焉。）開邊（開皇六年置，七年廢誠州入焉。大業初廢協州，協州入焉。）

越巂郡（後周置嚴州，開皇六年改曰西寧州，十八年又改曰巂州。）統縣六，戶七千四百四十八。○越巂（帶郡。）邛都　蘇祗（舊置亮善郡，開皇初郡廢。有孫水。）可泉（舊置宣化郡，開皇初廢。）臺登（舊置曰沙郡，開皇初郡廢。）邛部（舊置邛部郡，又有平樂郡，開皇初並廢。有瀘山。）

牂柯郡（開皇初置牂州。）統縣三。○牂柯（帶郡。）賓化。

黔安郡（後周置黔州，不帶郡。）統縣二，戶一千四百六十。○彭水（開皇十三年置。有伏牛山，出鹽井。）涪川（開皇五年置。）

梁州於天官上應參之宿。周時梁州以併雍部。及漢，又析置益州。在禹貢自漢川以下諸郡，皆其封域。漢中之人，質朴無文，不甚趨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漁，雖蓬室柴門，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諱，家人有死，輒離其故宅。崇重道教，猶有張魯之風焉。每至五月十五日，必以酒食相饋，賓旅聚會，有甚於三元。傍南山雜有獠戶，富室者頗參夏人為婚，衣服居處言語，殆與華不別。西城、房陵、清化、通川、宕渠，地皆連接，風俗頗同。漢陽、臨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順政、義城、平武、汶山，皆連雜氐羌。人尤勁悍，性多質直。皆務於農事，工習獵射，於書計非其長矣。蜀郡、臨邛、眉山、隆山、資陽、瀘川、巴東、遂寧、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為、越巂、牂柯、黔安，得蜀之舊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蓋一都之會也。昔劉備資之，以成三分之業。自金行喪亂，四海沸騰，李氏據之於前，譙氏依之於後。當梁氏將亡，武陵憑險而取敗；後周之末，王謙負固而速禍。故孟門不祀，古人所以誡焉。其風俗大抵與漢中不別。其人敏慧輕急，貌多蕞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於趨利。其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使夷獠，故輕為姦藏，權傾州縣。此亦其舊俗乎。又有獽、狿、蠻、賨，其居處風俗，衣冠飲食，頗同於獠，而亦與蜀人相類。

隋書卷二十九

隋書卷二十九考證

地理志上南由注西魏改爲鎮後周復置縣○監本鎮字闕復置訛改爲從宋本補改

水池注後魏曰覃州○宋本作覃川當是

新津注大業初又廢僰道縣入焉○監本僰訛僰臣宗萬按禮記王制屏之遠方西曰僰說文僰爲犍夷從人在棘中作棘或作僰今作僰從人不從火也下同

隋書卷二十九考證

隋書卷三十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五

地理中

河南郡（舊置洛州。大業元年移都，改曰豫州。東面三門，北曰上春，中曰建陽，南曰永通。南面二門，東曰長夏，正南曰建國。里一百三，市三。三年改為郡，置尹。）統縣十八，戶二十萬二千二百三十。

〇河南（帶郡。有關官。有郟山。有靈水。）洛陽（有漢已來舊郡。後魏置司州，東魏改曰洛州，後周置東京六府、洛州總管。開皇元年改六府，置東京尚書省，其年廢東京尚書省。二年廢總管，置河南道行臺省，三年廢行臺，以洛州刺史領總監。十四年於金墉城別置總監。煬帝即位，廢省，置河南縣。東魏遷鄴，改為宜遷縣，後周復曰河南。大業元年徙入新都。又東魏置洛陽郡河陰縣，開皇初郡並廢，又析置伊川縣。大業初河陰、伊川二縣併入焉。）閿鄉（舊曰湖城，開皇十六年改焉。有玉澗、金嶋澗、泰山。）桃林（開皇十六年置。有上陽宮。有潘水。）陝（後魏置，及置陝州弘農郡。後周又置崤郡。開皇初郡並廢。大業初州廢，置弘農宮。有常平倉、溫湯。有砥柱。）熊耳（後周置，及同軌郡。開皇初郡廢。又有後魏崤縣，大業初廢入。有二崤。有天柱山、大頭山、陝石山、穀水。）澠池（後周置河南郡，大業中廢。）新安（後周置中州及東垣縣，州尋廢。開皇十六年置穀州，仁壽四年州廢，又廢新安入東垣。大業初改名新安。有治宮。有穀山、强山、缺門山、孝水、澗水、金谷水。）偃師（舊廢，開皇十六年置。有關官。有河陽倉。有都尉府。有首陽山、鄗山、乾脯山。）鞏（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有興洛倉。有九山。有天陵山、緱山、東首陽山。）宜陽（後魏置宜陽郡，東魏置陽州，後周改曰熊州。又後魏置南澠池縣，後周改曰昌洛。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昌洛曰洛水。大業初廢州，省洛水入宜陽。又東魏置金門郡，後周廢。有福昌宮。有金門山、女几山、太陰山、嶢山、曉山。）壽安（後魏置縣，曰甘棠，仁壽四年改焉。有顯仁宮。有慈澗。）陸渾（東魏置伊川郡，領南陸渾縣。開皇初廢郡，改縣曰伏流，大業初改曰陸渾。又有東魏北荊州，後周改曰和州，開皇初又改曰伊州。大業初州廢。又有東魏東亭縣，尋廢。有方山、三塗山、孤山、陽山、王母澗。）伊闕（舊曰新城。東魏置新城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有伊闕山。）興泰（大業初置。有鹿蹄山、石墨山、鍾山。）緱氏（舊廢，東魏置。開皇十六年廢，大業初又置。有緱氏山、新城山、景山。）嵩陽（後魏置，曰潁陽。東魏分置堙陽。後周廢潁陽入。開皇六年改曰武林，十八年改曰輪氏，大業元年改曰嵩陽。又有東魏中川郡，後周廢。有嵩高山、少室山、潁水。）陽城（後魏置陽城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嵩州，仁壽四年廢。又後魏置康城縣，仁壽四年廢入焉。有箕山、偃月山、荊山、禹山、崤山。）

滎陽郡（舊鄭州。開皇十六年置管州。大業初復曰鄭州。）統縣十一，戶十六萬九百六十四。

〇管城（舊曰中牟。東魏置廣武郡。開皇初郡廢，改中牟曰內牟。十六年析置管城。十八年改內牟曰圃田入焉。後魏置曲梁縣，後齊廢。有鄭水。）汜水（舊曰成皐，即武牢也。後魏置東中府，東魏置北豫州，後周置滎州，開皇初曰鄭州。十八年改成皐曰汜水。大業初置武牢都尉府。有周山、天陵山。）滎澤（開皇四年置，曰廣武。仁壽元年改名焉。）原武（開皇十六年置。）陽武　圃田（開皇十六年置，曰鄭城。大業初改焉。）浚儀（東魏置梁州陳留郡，後齊廢開封郡入。後周改曰汴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關官。有通濟渠、浚水。）酸棗（後齊廢，開皇六年復。有關官。）新鄭（後魏廢，開皇十六年復。大業初併宛陵縣入焉。有官。有大騩山。）滎陽（舊置滎陽郡。後齊省卷、京二縣入，改曰成皐郡。開皇初郡廢。有京索水、播桐澗。）開封（東魏置郡，後齊廢。）

梁郡（開皇十六年置宋州。）統縣十三，戶十五萬五千四百七十七。

〇宋城（舊曰睢陽，置梁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又置郡。又梁置北新安郡，尋廢。）雍丘（後魏置陽夏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杞州，大業初州廢。）襄邑（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寧陵（後齊廢，開皇六年復。）虞城（後魏曰蕭。後齊廢。開皇十六年置，改名焉。又後魏置沛郡，後齊廢。）穀熟（後魏廢，開皇十六年復。）陳留（後魏廢，開皇六年復。十六年析置新里縣，大業初廢入焉。又有小黃縣，後齊廢入。有睢水、渙水。）下邑（後齊廢已吾縣入焉。）考城（後魏曰考陽，置北梁郡。後齊郡縣並廢，為城安縣。開皇十八年以重名改曰考城。）楚丘（後魏曰己氏，置北譙郡。後齊郡縣並廢。開皇四年又置己氏，六年改曰楚丘。）碭山（後魏置，曰安陽。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碭山、魚山。）圉城（舊曰圉。後齊廢。開皇六年復置，曰圉城。有谷水。）柘城（舊曰柘，久廢。開皇十六年置，曰柘城。）

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後周置總管府，後改曰亳州。開皇元年府廢。）統縣六，戶七萬四千八百一十七。

〇譙（舊曰小黃，置陳留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梅城縣。大業三年改小黃為譙縣，併梅城入焉。）酇（舊廢，開皇十六年復。舊有馬頭郡，後魏又置下邑縣，後齊並廢。）城父（宋置，曰浚儀。開皇十八年改焉。）谷陽（後齊省，開皇六年復。）山桑（後魏置渦州及渦陽縣，又置譙郡。梁改渦州曰西徐州，東魏改曰譙州。開皇初郡廢。十六年改渦陽為肥水。大業初州廢，改縣曰山桑。又梁置北新安郡，東魏改置蒙郡，後齊廢郡，置蒙縣，後又置郡。開皇初郡廢。又梁置陽夏郡，東魏廢。）臨渙（後魏置臨渙郡，又別置丹城縣。東魏析置白樺縣。後齊郡廢。開皇元年丹城省。大業初白樺又省並入焉。有嵇山、龍岡。）

濟陰郡（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曰曹州。）統縣九，戶十四萬九百四十八。

〇濟陰（後魏置沛郡，後齊廢。又開皇六年分置黃縣，十八年改為蒙澤，大業初廢入焉。）外黃（後齊廢成安縣入。又開皇十八年置首城縣，大業初廢入焉。）濟陽　成武（後齊置永昌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戴州，大業初州廢。）冤句　乘氏　定陶　單父（後魏曰離狐，置北濟陰郡。後齊郡縣並廢。開皇六年更置，名單父。）金鄉（開皇十六年分置昌邑縣，大業初併入。）

襄城郡（東魏置北荊州，後周改曰和州。開皇初改為伊州。大業初改曰汝州。）統縣八，戶十萬五千九百一十七。

〇承休（舊曰汝原，置汝北郡，後改曰汝陰郡。後周郡廢。大業初改縣曰承休，置襄城郡。有黃水。）梁（舊置汝北郡，後齊廢。有溫泉。）郟城（舊曰龍山。東魏置順陽郡及南陽縣。開皇初改龍山曰汝南。三年二郡並廢。十八年改汝南曰輔城，及南陽曰期城。大業初改輔城曰郟城，廢期城入焉。有關官。有大留山。）陽翟（東魏置陽翟郡，開皇初郡廢。有釣臺。有九山祠。）汝源　汝南（有後魏汝南郡及待壘縣，並後齊廢。）魯（後魏置荊州，尋廢。立魯陽郡，後置魯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關官。有和山、大義山。）犨城（舊曰雉陽。開皇十八年改曰湛水。大業初改名焉。又有後周置武山郡，開皇初廢。後魏置南陽縣、河山縣，大業初並廢入焉。有應山。）

潁川郡（舊置潁州，東魏改曰鄭州，後周改曰許州。）統縣十四，戶十九萬五千六百四十。

〇潁川（舊曰長社，置潁川郡。後齊廢潁陰縣入。開皇初廢郡，改縣為。又東魏置黃臺縣，大業初廢入焉。置郡。）襄城（舊置襄城郡，後周置汝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illegible]水。）汝墳（後齊置漢廣郡，尋廢。有首山。）葉（後齊置襄州，後周廢襄州，置南襄城郡。開皇初郡廢。又東魏置定南郡，後周廢州為定南縣。大業初省入。）北舞（舊置定陵郡，開皇初廢。有百尺溝。）郾城（開皇初置。十六年置道州。大業初州廢。又後魏置潁川郡，後齊改為臨潁郡。開皇初郡廢。又有邵陵。）

（縣，大業初廢。有激水。）繁昌。臨潁。尉氏（後齊廢，開皇六年復。）長葛（開皇六年置。）許昌。㶏強（開皇十六年置，曰㶏城，大業初改焉。）扶溝。鄢陵（東魏置許昌郡，後齊廢縣。開皇初郡廢，七年復鄢陵縣。十六年置洧州，大業初州廢。又開皇十六年置蔡陵縣，至是省入焉。）

汝南郡（後魏置豫州，東魏置行臺，後周置總管府，後改曰舒州，尋復曰豫州。及改洛州為豫州，此為溱州，又改曰蔡州。）統縣十一，戶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五。○汝陽（舊曰上蔡，置汝南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改縣曰汝陽，並廢保城縣入焉。有大鴻陂。）城陽（舊廢，梁置。又有義鎮縣，後魏置城陽郡，梁置楚州，東魏置西楚州，後齊曰永州。開皇九年廢入純州，十八年改義興為純義，大業初州縣並廢入焉。又梁置伍城郡，後齊廢。有十丈山、大木山。）真陽（舊置郢州，東魏廢州，置縣陽郡，後齊廢郡，入保城縣。開皇十一年廢縣，十六年置縣曰真丘，大業初改曰真陽。又有白狗縣，梁置淮州，後齊廢州，以置齊興郡，郡尋廢。開皇初改縣曰淮川，至是亦省入焉。又有後魏安湯縣，後廢。有汝水。）新息（後魏置東豫州，梁改曰西豫州，又改曰淮州，東魏復曰東豫州，後周改曰息州，大業初州廢。又後魏置汝南郡，開皇初郡廢。又梁置滇州，尋廢。又梁置北光城郡，東魏廢。又有北新息縣，後齊廢。）褒信（宋改曰包信，大業初改復舊名。又梁置梁安郡，開皇初廢。又有長陵郡，後齊廢為縣，大業初又省入焉。）上蔡（後魏置，曰臨汝，後齊廢。開皇中置，曰武津，大業初改名焉。）平輿（舊廢，大業初改新蔡置焉。有葛陂。）新蔡（齊置北新蔡郡，魏曰新蔡郡，東魏置北蔡州，後齊廢州，置廣寧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舒州及舒縣、廣寧縣。仁壽元年改廣寧曰汝北，大業初州廢，改汝北曰新蔡。又後齊置永康縣，後改名曰襄永，至是及舒縣並廢入焉。）朗山（舊曰安昌，置初安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又梁置陳州，後魏廢。又齊置荊州，尋廢。後周又置歲州，後又廢。）吳房（故曰遂寧，後齊省綏義縣入焉。大業初改曰吳房。）西平（後魏置襄城郡，後齊改郡曰文城。開皇初郡廢。又有故武陽縣，十八年改曰吳房，大業初省。又有故洧州、灈州，並後齊置，開皇初皆廢。）

淮陽郡（開皇十六年置陳州。）統縣十，戶十二萬七千一百四。○宛丘（後魏曰項，置陳郡。開皇初縣改名宛丘，尋廢郡。後析置臨蔡縣，大業初置淮陽郡，并臨蔡縣入焉。又後魏置南陽郡，廢。）西華（舊曰長平，開皇十八年改曰鴻溝，大業初改焉。有舊長平縣，後齊廢。）溵水（開皇十六年置。又有後魏汝陽郡及縣，後齊郡廢，大業初縣廢。）扶樂（開皇十六年置。有渦水。）太康（舊曰陽夏，并置淮陽郡。開皇初郡廢，七年更名太康。有洼水。）鹿邑（舊曰武平，開皇十八年改名焉。）項城（東魏置揚州及丹陽郡、秣陵縣，梁改曰殷州，東魏又改曰北揚州，後齊改曰信州，後周改曰陳州。開皇初改秣陵為項縣，十六年分置沈州，大業初州廢。又有項城郡，開皇初分立陳郡，十三年並廢。）南頓（舊置南頓郡，後齊廢郡及平鄉縣入，改曰和城，大業初又改為南頓。）鄲（開皇六年置。）鮦陽（後齊廢，開皇十一年復。又東魏置財州，後齊廢，以置包信縣，開皇初廢。）

汝陰郡（舊置潁州。）統縣五，戶六萬五千九百二十六。○汝陰（舊置汝陰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潁陽（梁曰陳留，并置陳留郡及陳州。東魏廢州。開皇初廢郡，十八年縣改名焉。有郡縣，後齊廢。）清丘（梁曰許昌，及置潁川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潁上（梁置下蔡郡，後齊廢郡。大業初縣改名焉。）下蔡（梁置汴郡，後齊郡廢。大業初縣改名焉。又梁置淮陽郡，後齊改曰潁川郡，開皇初郡廢。）

上洛郡（舊置洛州，後周改為商州。）統縣五，戶一萬五百一十六。○上洛（舊置上洛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有秦嶺山、熊耳山、洛水、丹水。）商洛（有關官。）洛南（舊曰拒陽，置拒陽郡。開皇初郡廢，縣改名焉。有玄扈山、陽華山。）豐陽（後周置，開皇初併南陽縣

入。有洵水、申水。）上津（舊置北上洛郡，梁改為南洛州，西魏又改為上州，後周併陵川、開化二縣入。大業初廢州。有天柱山、韶及山、女思山。）

弘農郡（大業三年置。）統縣四，戶二萬七千四百六十六。○弘農（舊置西弘農郡，後周廢。大業初置弘農郡。又有石城郡、王城縣，西魏並廢。有石隄山。）盧氏（後魏置漢安郡，西魏置義川郡。開皇初郡廢，州改為虢州。大業初州廢。有關官。有石扇山。）長泉（後魏曰南陝，西魏改焉。有松楊山、檀山。）朱陽（舊置朱陽郡，後周廢。有邑陽縣，開皇末改為邑川，大業初併入。有鼎山。有湖水。）

淅陽郡（西魏置淅州。）統縣七，戶三萬七千二百五十。○南鄉（舊置南鄉郡，後周併龍泉、湖里、白亭三縣入。又有左南鄉縣，并置左鄉郡。西魏改郡為秀山，改縣為安山。後周秀山郡廢。開皇初南鄉郡廢，大業初置淅陽郡，併安山縣入焉。有石鞏山。）內鄉（舊曰西淅陽郡，西魏改為內鄉，後周廢，併淅川、石人二縣入焉。有淅水。）丹水（舊置丹川郡，後周郡廢，併淳城、含陵、許昌三縣入。有胡保山。）武當（舊置武當郡，又僑置始平郡，後改為齊興郡。梁置興州，後周改為豐州。開皇初二郡並廢，改為均州。大業初州廢。有石階山、武當山。）均陽（梁置。）安福（梁置，曰廣福，併為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初改為）鄖鄉（有防山。）

南陽郡（舊置荊州，開皇初改為鄧州。）統縣八，戶七萬七千五百二十。○穰（帶郡。有白水。）新野（舊曰棘陽，置新野郡。又有漢廣郡，西魏改為黃岡郡。又有南棘陽縣，改為百軍縣。後周二郡並廢，併南棘縣入焉。開皇初更名新野。）南陽（舊曰上陌，置南陽郡，後周併宛縣入，又更名上宛。開皇初郡廢，又改為南陽。）課陽（舊曰湼陽，開皇初改焉。有課水、湼水。）順陽（舊置順陽郡，西魏析置縣，尋改為清鄉，後周又併順陽入清鄉。開皇初又改為順陽。）冠軍。菊潭（舊曰酈，開皇初改焉。有東弘農郡，西魏改為武關，至是廢入。有梅溪、湍水。）新城（西魏改為臨湍，開皇初復名焉。有朝水。）

淯陽郡（西魏置蒙州，仁壽中改曰淯州。）統縣三，戶一萬七千九百。○武川（帶郡。有雉衡山。有淯水、瀙水、灃水。）向城（西魏置，又立雉陽郡。開皇初郡廢。）方城（後魏置，及置襄邑郡，開皇初廢。東魏又置建城郡及連城縣，後齊郡縣並廢。又有葉縣，開皇末改為澧水。）

淮安郡（後魏置東荊州，西魏改為淮州，開皇五年又改為顯州。）統縣七，戶四萬六千八百四十。○比陽（帶郡。後魏曰陽平，開皇七年改為饒良，大業初又改焉。又有後魏城陽縣，置殷州、城陽郡，開皇初郡並廢，其縣尋省。又有昭越縣，大業初改為同光，尋廢。又有東南陽郡，西魏改為南郢郡，後周廢。又有比陽故縣，置西郢州，魏改為鴻州，後周廢為真昌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縣廢。）平氏（舊置漢廣郡，開皇初郡廢。有淮水。）真昌（舊曰北平，開皇九年改焉。）顯岡（舊置舞陰郡，開皇初郡廢。）臨舞（東魏置，及置期城郡，開皇初郡廢。又有東舞陽縣，開皇十八年改為昆水，大業初廢。）慈丘（後魏曰江夏，併置江夏郡。開皇初郡廢，更置慈丘於其北境。後魏有鄖州、溱州，及襄城、周康二郡，上蔡、青山、霍山三縣，並開皇初廢。有比水。）桐柏（梁置，曰淮安，并立華州，又立上川郡。西魏改州為淮州，後改為純州，尋廢。開皇初郡廢，更名縣曰桐柏。又梁置西淮陽郡，西魏置淮陽郡及輔州，後周州郡並廢。又置淮南縣，開皇末改為油水，大業初廢。又有大義郡，後周置，開皇初廢。有桐柏山。）

豫州於禹貢為荊州之地，其在天官，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則

河南淮之星次亦豫州之域豫之言舒也言稟平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洛陽得土之中賦貢所均故周公作洛此焉攸在其俗尚商賈機巧成俗故漢志云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賤義貴財此亦自古然矣滎陽古之鄭地梁郡梁孝故都邪僻傲蕩舊傳其俗今則好尚稼穡重於禮文其風皆變於古譙郡濟陰襄城潁川汝南淮陽汝陰其風頗同南陽古帝鄉搢紳所出自三方鼎立地處邊疆戎馬所萃失其舊俗上洛弘農本與三輔同俗自漢高發巴蜀之人定三秦遷巴之渠率七姓居於商洛之地由是風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來者風俗猶同巴郡淅陽淯陽亦頗同其俗云

東郡（舊置兗州開皇九年置杞州十六年改爲滑州大業二年爲兗州）統縣九戶十二萬一千九百五〇白馬（舊置東郡後齊并涼城縣入焉大業初復置郡）靈昌（開皇十六年置）衛南（開皇十六年置大業初廢西濮陽入焉又有後魏平昌長樂二縣後齊並廢）濮陽（開皇十六年分置昆吾縣大業初入焉）封丘（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匡城（後齊曰長垣開皇十六年改焉）胙城（舊曰東燕開皇十八年改焉）韋城（開皇十六年置十六年分置長垣縣大業初省入焉）離狐

東平郡（後周置魯州尋廢開皇十年置鄆州）統縣六戶八萬六千九十〇鄆城（後周置曰清平又置高平郡開皇初郡廢改縣曰萬安十八年改曰鄆城大業初置郡併廩丘入焉）鄄城（舊置濮陽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濮州大業初州廢有關官）須昌（開皇十六年置有梁山）宿城（後齊曰須昌開皇十六年改焉舊置東平郡後齊並廢）雷澤（舊曰城陽後齊廢開皇十六年置曰雷澤又分置臨濮縣大業初併入焉有歷山雷澤）鉅野（舊廢開皇十六年復又置乘丘縣大業初廢入焉）

濟北郡（舊置濟州）統縣九戶十萬五千六百六十〇盧（舊置郡開皇初廢六年分置濟北縣大業初省入焉有關官有成迴倉有魚山遊仙山）范（後齊廢開皇十六年置）陽穀（開皇十六年置）東阿（有浮山靈山穀水）平陰（開皇十四年置曰榆山大業初改焉）長清（開皇十四年置又有東太原郡後齊廢）濟北（開皇十四年置曰時平大業初改焉）壽張　肥城（宋置濟北郡後齊廢後周置肥城郡尋廢又復開皇初又廢）

武陽郡（後周置魏州）統縣十四戶二十一萬三千三十五〇貴鄉（東魏置又有平邑縣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又置大業初置武陽郡并省安邑縣入焉有槐山）元城（後齊廢開皇六年復又置馬陵縣大業初廢入焉有沙麓山）繁水（舊曰昌樂置昌樂郡東魏郡廢後周又置舊有魏城縣後齊廢開皇初廢郡六年置縣曰繁水大業初廢昌樂縣入焉）魏（後齊廢開皇六年復十六年析置漳陰縣大業初省入焉）莘（舊曰陽平後齊改曰樂平開皇六年復曰陽平八年改曰清邑十六年置莘州大業初州廢改縣名莘又廢莘亭縣入焉後周置武陽郡開皇初廢）頓丘（後齊省開皇六年置又有舊陰安縣後齊廢）觀城（舊曰衛國開皇六年改）臨黃（後魏置後齊省開皇六年復十六年分置河上縣大業初省入焉）武陽（後齊省後周置）武水（開皇十六年置）館陶（舊置毛州大業初州廢有舊陽平郡開皇初廢）又堂邑（開皇六年置）冠氏（開皇六年置）聊城（舊置南冀州及平原郡末幾州廢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博州大業初州廢）

渤海郡（開皇六年置棣州大業二年爲滄州）統縣十戶十二萬二千九百九〇陽信（郡帶）樂陵（舊置樂陵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南津縣大業初廢入焉）滳河（開皇十六年置又有後魏濕沃縣後齊廢有關官）厭次（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蒲臺（開皇十六年置）饒安（舊置滄州浮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無棣（開皇六年置）鹽山（舊曰高成開皇十六年又置浮水縣十八年改高成曰鹽山大業初省浮水入焉有鹽山峽山）南皮　清池（舊曰浮陽開皇十八年改）

平原郡（開皇九年置德州）統縣九戶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二〇安樂（舊置平原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又開皇十六年置繹幕縣至是廢入焉又有後魏鬲縣後齊廢有關官）平原（後齊併鄃縣入焉有關官又後魏置東青州置未久而廢）將陵（開皇十六年置）平昌（後魏置東安郡後齊廢併以重平縣入焉）般（後齊省開皇十六年復）長河（舊曰廣川後齊省開皇六年復置仁壽初改名焉）弓高（舊廢開皇十六年置）東光（舊置渤海郡開皇初郡廢九年置觀州大業初州廢又併安陵入焉有天胎山）胡蘇（舊廢開皇十六年置）

兗州於禹貢爲濟河之地其於天官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在鄭之分野兗州蓋取沇水爲名亦曰兗兗之爲言端也言陽精端端故其氣纖殺也東郡東平濟北武陽平原等郡得其地焉兼得鄒魯齊衛之交舊傳太公唐叔之教亦有周孔遺風今此數郡其人尚多好儒學性質直懷義有古之風烈矣

信都郡（舊置冀州）統縣十二戶十六萬八千七百一十八〇長樂（舊曰信都帶長樂郡後齊廢扶柳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分信都置長樂縣十六年又分長樂置澤城縣大業初廢信都及澤城入焉置信都郡）堂陽（舊縣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衡水（開皇十六年置）棗彊（舊縣後齊廢索盧廣川二縣入焉）武邑（舊縣後齊廢開皇六年置并得後齊觀津縣地十六年分武彊置昌亭縣大業初廢入焉）武彊（舊置武邑郡後齊郡廢又廢武遂縣入焉）南宮（舊縣後齊廢開皇六年復）斌彊　鹿城（舊曰郡後齊改曰安國開皇六年改爲安定十八年改開皇十六年又置晏城大業初廢入）下博　蓨（舊曰脩開皇五年改十六年分置觀津縣大業初廢）阜城

清河郡（後周置貝州）統縣十四戶三十萬六千五百四十四〇清河（舊曰武城置清河郡開皇初郡廢改名焉仍別置武城縣十六年置夏津縣大業初廢入置清河郡）清陽（舊曰清河縣後齊省貝丘入焉改爲貝丘開皇六年改爲清陽又有後魏僕城縣後齊省以入武城亦入焉）武城（舊曰東武城開皇初改武城爲清河縣於此置武城）歷亭（開皇十六年分武城置焉）漳南（開皇六年置曰東陽十八年改爲漳南有後魏棗盧城後齊以入棗彊至是入焉）鄃（舊廢開皇十六年置）臨清（後齊廢開皇六年復又十六年置沙丘縣大業初廢入焉）清泉（後齊廢千童縣入開皇十六年置貝丘縣大業二年廢入）清平（開皇六年置曰貝丘十六年改曰清平）高唐（後魏置南清河郡後齊郡廢）經城（後齊廢開皇六年置十六年分置府城縣大業初省入焉）宗城（舊曰廣宗仁壽元年改）博平（開皇六年置縣大業初省入）茌平（後齊廢開皇初復）

魏郡後魏置相州東魏改曰司州牧後周又改曰相州置六府宣政初府靜路以置總管府未幾府廢統縣十一戶十二萬二百二十七○安陽周大象初置相州及魏郡因改名鄴開皇初郡廢十年復名安陽分置相縣鄴還復舊大業初廢相入焉置魏郡有韓陵山鄴東魏都後周平齊置相州大象初縣隨州徙安陽此改爲靈芝縣開皇十年又改焉臨漳東魏置成安後齊置靈泉後周置有龍山堯城開皇十年置名長樂十八年改焉洹水後周置滏陽後周置開皇十年置慈州大業初州廢臨水有慈石山鼓山滏山林慮後魏置林慮郡後齊郡廢後周又置開皇初郡廢又分置淇陽縣十六年置巖州大業初州廢又廢淇陽入焉有林慮鐵仙人臺桓水臨淇東魏置尋廢開皇十六年復有淇水

汲郡東魏置義州後周爲衛州統縣八戶十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一○衛舊曰朝歌置汲郡後周又分置修武郡開皇初郡並廢十六年又置清淇縣大業初置汲郡改朝歌縣曰衛廢清淇入焉有朝陽山同山有紂朝歌城比干墓汲東魏僑置七郡十八縣後齊省以置伍城郡後周廢爲伍城縣開皇六年改爲隋興開皇六年置後析置陽源縣大業初併入焉有倉巖山黎陽後魏置黎陽郡後置黎州開皇初州郡並廢十六年又置黎州大業初罷有倉有關官有大伍山枉人山內黃舊廢開皇六年置十六年分置繁陽縣大業初廢入湯陰舊廢開皇六年又置有博望岡臨河開皇六年置澶水開皇十六年置

河內郡舊置懷州統縣十戶十三萬三千六百六○河內舊曰野王置河內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縣改焉有軹縣大業初廢入焉置郡有大行有丹水有絺城溫舊廢開皇十六年置古溫城濟源開皇十六年置舊有沁水縣後齊廢入有孔山母山有濟水淇水古原城河陽舊廢開皇十六年置有盟津有古河陽城治安昌舊曰州縣置武德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爲郡丘大業初改名安昌又廢懷縣入焉舊有平高縣後齊廢王屋舊曰長平後周改焉後又置懷州及平齊廢州置王屋郡開皇初郡廢有王屋山齊子嶺有軹關獲嘉後周置修武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殷州大業初州廢新鄉開皇初年置有關官舊有獲嘉縣後齊廢修武後魏置修武後齊併入焉開皇十六年析置武陟大業初併入焉又有東魏廣寧郡後周廢共城舊曰共後齊廢開皇六年復置曰共城有共山白鹿山

長平郡舊置建州開皇初改爲澤州統縣六戶五萬四千九百一十三○丹川舊曰高都後齊置長平高都二郡後周併爲高平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爲丹川大業初置長平郡有太行山沁水舊置廣寧郡後齊郡廢縣改爲永寧開皇十八年改焉有鹿山端氏後魏置安平郡開皇初郡廢有巨峻山秦川水濩澤有崦嵫山濩澤山高平舊曰平高齊末改焉又併泫氏縣入焉有關官陵川開皇十六年置

上黨郡後周置潞州統縣十戶十二萬五千五十七○上黨舊置上黨郡開皇初郡廢有壺關縣大業初復置郡廢壺關入焉有羊頭山抱犢山長子後齊廢開皇九年置曰寄氏縣十八年改爲長子舊有屯留樂陽二縣後齊廢有濁漳水堯水潞城開皇十六年置有黃阜山屯留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襄垣舊置襄垣郡後齊郡廢後周置韓州大業初州廢有鹿臺山黎城後魏以潞縣故餘遺人置十八年改名黎城有積布山松門嶺涉後魏廢開皇十八年復有崇山鄉石勒置武鄉郡後魏去武字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榆社縣大業初廢又有後魏南垣州尋改豐州後周廢銅鞮有舊遡縣後魏改爲陽城開皇十八年改爲甲水大業初省入有銅鞮水沁源後魏置縣及義寧郡開皇初廢十六年置沁州又穀遠縣十八年改爲和川大業初州廢又廢和川縣入

河東郡後魏曰秦州後周改曰蒲州統縣十戶十五萬七千七十八○河東舊曰蒲坂縣置河東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析置河東縣大業初置河東郡併蒲坂入有酒官有首山有媯汭水桑泉開皇十六年置有三嵕山汾陰舊置汾陰郡開皇初郡廢有龍門山龍門後魏置龍門郡開皇初郡廢芮城舊曰安戎後周改焉又置永樂郡後省入焉有關官安邑開皇十六年置虞州大業初州廢有鹽池鹽冶夏舊置安邑郡開皇初郡廢有巫咸山稷山虞坂河北舊置河北郡開皇初郡廢有關官有砥柱山有傅巖猗氏西魏改曰桑泉後周復爲虞鄉後魏曰安定西魏改曰南解又改曰綏化又曰虞鄉有石錐山百梯山百徑山

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統縣八戶七萬一千八百七十六○正平舊曰臨汾置正平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置絳州又有後魏南絳郡後周廢郡又併南絳縣入小鄉縣開皇十八年改曰汾東大業初省入焉翼城後魏置曰北絳縣并置北絳郡後齊廢新安縣并南絳郡入焉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爲翼城有烏嶺山東陘山有澮山絳舊置絳郡開皇初郡廢後周置晉州建德五年廢曲沃後周置建德六年廢有絳山橋山稷山後魏曰高涼開皇十八年改焉有後魏龍門郡開皇初廢又有後周勳州置總管後改曰絳州開皇初廢聞喜有景山有董澤陂垣後魏置邵郡及白水縣後周置邵州改白水爲亳城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縣改爲垣縣又省後魏所置清廉縣及後周所置蒲原縣入焉有黑山太平後魏置後齊省臨分縣入焉有關官

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後齊爲西汾州後周平齊置總管府開皇四年府廢十六年改爲耿州後復爲汾州統縣四戶二萬二千三百○吉昌後魏曰定陽縣幷置定陽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置文城郡有風山文城後魏置有石門山伍城後魏置曰刑軍縣後改爲伍城後又置伍城郡開皇初郡廢又廢後魏平昌縣入焉大寧郡縣開皇初入焉昌寧後魏置并內陽郡開皇初郡廢有壺口山崌山

臨汾郡後魏置唐州改曰晉州後周置總管府開皇初府廢統縣七戶七萬一千八百七十四○臨汾後魏曰平陽幷置平陽郡開皇初改郡爲平河改縣爲臨汾郡廢又有東魏西河數城伍城北伍城定陽等五郡後周廢爲西河定陽二郡開皇初郡並廢又有後魏永安縣開皇初改爲西河大業初省又有舊襄城縣後齊省有姑射山襄陵後魏大武禽赫連昌乃分置禽昌縣後齊併襄陵入禽昌縣大業初又改爲襄陵冀氏後魏置冀氏郡領冀氏合陽二縣後齊郡廢又廢合陽入焉楊霍邑後魏曰永安幷置永安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汾州十八年改爲呂州縣曰霍邑大業初州廢有霍山有彘水汾西後魏曰臨汾幷置汾西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爲汾西又有後周新城縣開皇十十年省入岳陽後魏置曰安澤大業初改焉

龍泉郡後周置汾州開皇四年置西汾州總管五年改爲隰州總管大業初府廢統縣五戶二萬五千八百三十○隰川後周置縣初曰長壽又置龍泉郡開皇初郡廢縣改曰隰川大業初置郡永和後周置曰臨河縣及臨河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有關官樓山後周置曰歸化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北石樓山有孔山石樓舊置吐京郡及吐京縣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蒲後周置有伍城郡及石城郡及石城縣周末並廢又有後魏平昌縣開皇中改曰蒲川大業初廢入焉

西河郡後魏置汾州後齊置南朔州後周改曰介州統縣六戶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一

○隰城舊置西河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有隱泉山

介休後魏置定陽郡平昌縣後周改郡曰介休以介休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曰介休

永安有雀鼠谷

平遙開皇十六年析置清世縣大業初廢入焉又後魏置蔚州後周廢有麓臺山

靈石開皇十年置有介山有靖巖山

綿上開皇十六年置有沁水

離石郡後齊置西汾州後周改為石州統縣五戶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一

○離石後齊曰昌化縣置懷政郡後周改曰離石郡及縣又置寧鄉縣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併寧鄉入焉

修化後周置曰窟胡并置窟胡郡開皇初郡廢後縣改為修化又後周置盧山縣大業初併入焉有伏盧山

定胡後周置及置定胡郡開皇初郡廢有關官

平夷後周置

太和後周置曰烏突及置烏突郡開皇初郡廢縣尋改焉有燉水

鴈門郡後周置肆州開皇五年改為代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五戶四萬二千五百二十

○鴈門舊曰廣武置鴈門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曰鴈門大業初置鴈門郡有關官有長城有桑頭山有夏屋山

繁畤後魏置并置繁畤郡後周郡縣并廢開皇十八年復置縣有東魏武州及吐京齊新安三郡寄在城中後齊改為北靈州尋廢有長城滹沱水狐水虖山

崞後魏置曰石城縣東魏置廓州有廣安永定建安三郡寄山城後齊廢郡改為北顯州後周廢開皇十年改縣曰平寇大業初改為崞縣又有雲中城東魏僑置恆州尋廢有燕京山崞山有土城

五臺舊曰慮虒久廢後魏置曰驢夷大業初改焉有五臺山

靈丘後魏置靈丘郡後齊省莎泉縣入焉後周置蔚州又立大昌縣開皇初郡廢縣併入焉大業初州廢

馬邑郡舊置朔州開皇初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四戶四千六百七十四

○善陽後齊置縣曰招遠郡曰廣安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縣改曰善陽置代郡尋曰馬邑又有後魏桑乾郡後齊以置朔州改廣寧郡後周郡廢大業初州廢

神武後魏置神武郡後齊改曰太平後周罷郡有桑乾山

雲內後魏立平齊郡尋廢後齊改曰太平縣後周改曰雲中開皇初改曰雲內有後魏都置司州又有後齊安遠臨塞威寧臨陽等郡尋廢北恆州後周並廢有紇真山白登山武周山有㶟水

開陽舊曰長寧後齊置[illegible]寧長寧二郡後周廢齊僑郡開皇初郡廢十九年縣改曰開陽

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一戶三百七十四

○大利大業初置帶郡有長城有陰山有紫河

樓煩郡大業四年置統縣三戶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七

○靜樂舊曰岢嵐開皇十八年改為汾源大業四年改焉有長城有汾陽宮有關官有管涔山天池汾水

臨泉後齊置曰新汾大業四年改焉

秀容舊置肆州後齊又置平寇縣後周州徙鴈門開皇初置新興郡網川縣郡尋廢十年廢平寇縣十八年置忻州大業初州廢又廢網川有程侯山繫舟山有嵐水

太原郡後齊并州置省立別宮後周置并州六府後置總管府廢六府開皇二年置河北道行臺九年改為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十五戶十七萬五千三

○晉陽後齊置曰龍山帶太原郡開皇初郡廢十年改縣曰晉陽十六年又置清源縣大業初省入焉有龍山蒙山

太原舊曰晉陽帶郡開皇十年分置陽直縣大業初省入焉有晉陽宮有晉水

交城開皇十六年置

汾陽舊曰陽曲開皇六年改為陽直十六年又改名焉復分置孟縣大業初廢有摩笄山

文水舊曰受陽開皇十年改焉有文水沁水

祁後齊廢開皇中復

壽陽開皇十年改州南受陽縣為文水分州東故壽陽置壽陽有蒙巖

榆次後齊曰中都開皇中改焉

太谷舊曰陽邑開皇十八年改焉

樂平舊置樂平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遼州及東山縣大業初廢州及東山縣有臯洛山有清漳水

和順舊曰梁榆開皇十年改有九京山

遼山後魏曰遼陽後齊省開皇十年置改名焉十六年置遼州并置交漳縣大業初廢州并罷交漳入焉有甚轑水

平城開皇十六年置有徐水

石艾有蒙山

盂開皇十六年置曰原仇大業初改焉有白鹿山

襄國郡開皇十六年置邢州統縣七戶十萬五千八百七十三

○龍岡舊曰襄國開皇九年改名焉十六年又置青山縣大業初省入焉有黑山有澧水

南和舊置北廣平郡後齊省入廣平郡後周分置南和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任縣大業初廢入

平鄉

沙河開皇十六年置有鬱山

鉅鹿後齊廢開皇六年置南欒縣後廢入焉

內丘有千言山

栢仁有鵲山

武安郡後周置洺州統縣八戶十一萬八千五百九十五

○永年舊曰廣平置廣平郡後齊廢北廣平郡及曲梁廣平二縣入開皇初郡廢復置廣平後改曰雞澤仁壽元年改廣平為永年大業初置武安郡又併雞澤縣入

肥鄉東魏省開皇十年復

清漳開皇十六年置

平恩

洺水舊曰斥漳後齊省入平恩開皇六年分置曲周大業初廢入焉

武安開皇十年分置陽邑縣大業初廢入焉有檜溪有關與山有復水

邯鄲東魏廢開皇十六年復置陟鄉大業初省入焉

臨洺舊曰易陽後齊廢入襄國縣置襄國郡後周改為易陽縣別置襄國縣開皇六年改易陽為邯鄲十年改邯鄲為臨洺開皇初郡廢有紫山狗山堵山

趙郡開皇十六年置欒州大業三年改為趙州統縣十一戶十四萬八千一百五十六

○平棘舊置趙郡開皇初省有宋子縣後齊廢大業初置趙郡廢宋子縣入焉

高邑

贊皇開皇十六年置有孔子檀有白鹿

元氏舊置後齊廢開皇六年置十六年分置靈山縣大業初廢入焉有靈山

廮陶舊曰廮陶開皇六年改為廮陶

欒城舊縣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

大陸舊曰廣阿置殷州及南鉅鹿郡後周改為趙郡改州為趙州開皇十六年分置欒州仁壽元年改為象城大業初州廢縣改為大陸又開皇十六年所置大陸縣亦廢入焉

栢鄉開皇十六年置有[illegible]山

房子舊縣後齊省開皇六年復有贊皇山有彭水

槀城後齊廢下曲陽入焉改為槀城縣置鉅鹿郡開皇初郡廢十年置廉州十八年改為槀城縣大業初州廢又開皇十六年置栢鄉縣亦廢入焉

鼓城舊曰曲陽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分置晉陽縣十八年改為鼓城十六年又置廉平縣大業初併入

恒山郡後周置恒州統縣八戶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一

○真定舊置常山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常山縣大業初置恒山郡省常山入焉

滋陽開皇六年置十六年又置王亭縣大業初省入焉有大茂山嶽山

行唐

石邑舊縣後齊改曰井陘開皇六年改焉十六年析置鹿泉縣大業初併入有封龍山抱犢山

九門後齊廢開皇六年復大業初又併新市縣入焉有許春[illegible]

井陘後齊廢石邑以置井陘開皇六年復石邑縣分置井陘十六年於井陘置井州及置葦澤縣大業初廢州并廢葦澤縣及蒲吾縣入焉

房山開皇十六年置

靈壽後周置蒲吾郡開皇初郡廢

博陵郡舊置定州後周置總管府尋罷統縣十戶十萬二千八百一十七○鮮虞舊曰盧奴置鮮虞郡後齊廢盧奴入安喜開皇初廢郡以置鮮虞縣大業初置博陵郡又廢安喜入焉有盧水北平舊置北平郡後齊郡廢又併望都蒲陰二縣來入開皇六年又置望都大業初又廢有都山伊祁山有滱水唐舊縣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有堯山郎山中山恒陽舊曰上曲陽後齊去上字開皇六年改為石邑七年改曰恒陽有恒山有恒陽溪有滱水新樂開皇十六年置有黃山隋昌後魏曰魏昌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仍改焉毋極義豐開皇六年置舊安國縣後齊廢有深澤後齊廢開皇六年復安平後齊置博陵郡開皇初廢十六年置深州大業初州廢

河間郡舊置瀛州統縣十三戶十七萬三千八百八十三○河間舊置河間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郡併武垣縣入焉文安有狐狸淀樂壽舊曰樂城開皇十八年改為廣城仁壽初改焉東城舊曰東州後齊廢開皇十六年置後改名焉景城舊曰成平開皇十八年改焉高陽舊置高陽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蒲州大業初州廢并任丘縣入焉鄚有易城縣後齊廢開皇中置永寧縣大業初廢入焉博野舊曰博陵後魏改為博野後齊廢蠡吾縣入焉有晉子淀清苑舊曰樂鄉後齊省樊與北新城清苑樂鄉入永寧改名焉開皇十八年改為清苑長蘆開皇初置并立漳河郡郡尋廢十六年置景州大業初州廢平舒舊置章武郡開皇初廢魯城開皇十六年置饒陽開皇十六年分置安平蕪蔞二縣大業初省入焉

涿郡舊置幽州後齊置東北道行臺後周平齊改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九戶八萬四千五十九○薊舊置燕郡開皇初廢大業初置涿郡良鄉安次涿舊置范陽郡開皇初郡廢固安舊曰故安開皇六年改為雍奴昌平舊置東燕州及平昌郡後周州郡並廢後又置平昌郡開皇初郡廢又省萬年縣入焉有關官有長城懷戎後齊置北燕州領長寧永豐二郡後周去北字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喬山歷陽山大小翮山有鄉水灅水涿水阪泉水潞舊置漁陽郡開皇初廢

上谷郡開皇元年置易州統縣六戶三萬八千七百○易開皇初置黎郡尋廢十六年置縣大業初置上谷郡舊有故安縣後齊廢有駮牛山五迴嶺有易水徐水淶水舊曰遒縣後周廢開皇元年以范陽為遒更置范陽於此六年改為固安八年廢十年又置為永陽十八年改為淶水遒舊范陽居此俗號小范陽開皇初改為遒遂城舊曰武遂後魏置南營州准營州置五郡十都屬建德郡襄平新昌屬遼東郡永樂屬樂浪郡富平帶方永安屬營丘郡後齊唯留黎一郡領永樂新昌二縣餘並省開皇元年州移三年郡廢十八年改為遂城有龍山永樂舊曰北平後周改名焉有郎山飛狐後周置曰廣昌仁壽初改焉有栗山有巨馬河

漁陽郡開皇六年徙玄州於此并立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一戶三千九百二十五○無終後齊置後周又廢徐無縣入焉大業初置漁陽郡有長城有燕山無終山有泃河如河庚水灅水溫水有海

北平郡舊置平州統縣一戶二千二百六十九○盧龍舊置北平郡領新昌朝鮮二縣後齊省朝鮮入新昌又省遼西郡并所領海陽縣入肥如開皇六年又省肥如入新昌十八年改名盧龍大業初置北平郡有長城有關官有臨渝宮有覆舟山有碣石有玄水盧水溫水閏水龍鮮水巨梁水有海

安樂郡舊置安州後周改為玄州開皇十六年州徙尋置檀州統縣二戶七千五百九十九○燕樂後魏置廣陽郡領大興方城燕樂三縣後齊廢郡以大興方城入焉大業初置安樂郡有長城有沽河密雲後魏置密雲郡領白檀要陽密雲三縣後齊廢郡及要二縣入密雲又有安樂郡領安市土垠二縣後齊廢土垠入安市後周廢安市入密雲縣開皇初郡廢有長城有桃花山螺山有漁水

遼西郡舊置營州開皇初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一戶七百五十一○柳城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領建德冀陽昌黎遼東樂浪營丘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定荒石城廣都陽武襄平新昌平剛柳城富平等縣後齊唯留建德冀陽二郡永樂帶方龍城大興等縣其餘並廢開皇元年唯留建德一郡龍城一縣其餘並廢尋又廢郡改縣為龍山十八年改為柳城大業初置遼西郡有帶方山禿黎山雞鳴山松山有渝水白狼水

冀州於古堯之都也舜分州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於天文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娵訾屬并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屬三河則河內河東也準之星次本皆冀州之域帝居所在故其界尤大至夏殷幽并入焉得唐之舊矣信都清河河間博陵恒山趙郡武安襄國其俗頗同人性多敦厚務在農桑好尚儒學而傷於遲重前代稱冀幽之士鈍如椎蓋取此焉俗重氣俠好結朋黨其相赴死生亦出於仁義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諺云仕官不偶遇冀部實弊此也魏郡鄴都所在浮巧成俗彫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麗相高其性所尚習得京洛之風矣語曰魏郡清河天公無奈何斯皆輕狡所致汲郡河內得殷之故壤考之舊說有紂之餘教汲又衛地習仲由之勇故漢之官人得以便宜從事其多行殺戮本以此焉今風俗頗移皆向於禮矣長平上黨人多重農桑性尤朴直蓋少輕詐河東絳郡文城臨汾龍泉西河土地沃少塉多是以傷於儉嗇其俗剛強亦風氣然乎太原山川重複實一都之會本雖後齊別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機巧俗與上黨頗同人性勁悍習於戎馬離石鴈門馬邑定襄樓煩涿郡上谷漁陽北平安樂遼西皆連接邊郡習尚與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以來皆多文雅之士雖俱曰邊郡然風教不為比也

北海郡舊置青州後周置總管府開皇十四年府廢統縣十戶十四萬七千八百四十五○益都舊置齊郡開皇初廢大業初置北海郡有堯山逢山臨淄舊東安平西安並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又置臨淄及時水縣大業初廢高陽時水二縣入焉有社山千乘舊置樂安郡開皇初郡廢博昌舊曰樂安開皇十六年改焉又十八年析置新河縣大業初廢入焉壽光開皇十六年置斟丘牛山覆山

閭丘縣大業初廢入焉。臨朐舊曰昌國。開皇六年改爲逢山，又置般陽縣。大業初改曰臨朐，并廢般陽入焉。有逢山、沂山、穆陵山、大峴山。有汶水、浯水。都昌有箕山、阜山、白狼山。北海舊曰下密，置北海郡。後齊改郡曰高陽，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濰州。大業初州廢，縣改名焉。營丘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有叢角山、女節山。下密後魏曰膠東，後齊廢。開皇六年復，改爲濰水。大業初改名焉。有鐵山。有濰水。

齊郡舊曰齊州。統縣十，戶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三。○歷城舊置濟南郡，開皇初廢。大業初置齊郡。郡廢山茌縣入焉。有舜山、雞山、山盧山、鵲山、華山、鮑山。祝阿　臨邑　臨濟開皇六年置，曰朝陽。十六年改曰臨濟，別置朝陽。大業初廢入焉。鄒平舊曰平原，開皇十八年改名焉。章丘舊曰高唐，開皇十六年改焉。又置營城縣，大業初廢入焉。又宋置東魏郡，後齊廢。有東陵山、長白山、龍盤山。長山舊曰武彊，置廣川郡，并東清河、平原二郡入，改曰東平原郡。開皇初郡廢。又十六年置濟南縣，十八年改武彊曰長山。大業初省濟南縣入焉。高苑後齊曰長樂，開皇十八年改爲會城，大業初改焉。亭山舊曰衛國，後齊并土鼓、肥鄉入焉。開皇六年改名亭山。有龍舟山、儒山。淄川舊曰貝丘，置東清河郡，後齊郡廢。開皇十六年置淄州，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州廢。

東萊郡舊置光州，開皇五年改曰萊州。統縣九，戶九萬三百五十一。○掖舊置東萊郡，後齊并曲城、當利二縣入焉。開皇初廢郡，大業初復置郡。有岳山。有掖水、光水。膠水舊曰長廣，仁壽元年改名焉。有明堂山。盧鄉後齊盧鄉及挺城並廢。開皇十六年復置。盧鄉并廢挺城入焉。即墨後齊及不其縣並廢。開皇十六年復，并廢不其入焉。有大勞山、馬山。有田橫島。觀陽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又分置牟州。大業初州廢。昌陽有巨神山。黃舊置東牟、長廣二郡，後齊廢東牟郡入長廣郡，開皇初郡廢。牟平有牟山、龍山、金山、九目山。文登後齊置。有石橋。有文登山、斥山、之罘山。

高密郡舊置膠州，開皇五年改爲密州。統縣七，戶七萬一千九百二十。○諸城舊曰東武，置高密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復置郡。有烽火山。東莞後齊併姑幕縣入焉。有箕山、濰水。郚城舊置平昌郡，後齊廢郡，置琅邪縣，廢朱虛入焉。大業初改名郚城。安丘開皇十六年置，曰牟山。大業初改名，并省安昌入焉。高密後齊廢淳于縣入焉。膠西舊曰黔陬，置平昌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縣曰膠西。大業初又以黔陬入焉。琅邪開皇十六年置，曰豐泉。大業初改焉。有徐山、盧山、郚日山、膠水。

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在天官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吳札觀樂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國未可量也。」在漢之時，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始太公以尊賢尚智爲教，故士庶傳習其風，莫不矜于功名，依於經術，闊達多智，志度舒緩，其爲失也，夸奢朋黨，言與行謬。齊郡舊曰濟南，其俗好教飾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騰肉飛，傾詭人目，俗云齊倡，本出此也。祝阿縣俗，賓婚大會，肴饌雖豐，至於蒸膾，嘗之而已，多則謂之不敬，共相誚責，此其異也。大抵數郡風俗，與古不殊，男子多務農桑，崇尚學業，其歸于儉約，則頗變舊風。東萊人尤朴魯，故特少文義。

隋書卷三十

隋書卷三十考證

地理志中陳留以下注○臣本闕復十六年析置新里縣大業十一字又闕曾縣後齊廢入有雝水襄永十一字下邑闕下字考城注闕考陽置北梁郡後齊郡縣並廢十二字又闕縣開皇十八年以重名改曰考城十三字楚丘注闕鎮郡後齊郡縣並廢八字又闕氏六年改曰楚丘七字又闕碭山二字注又闕後魏置曰安陽開皇十八年改十二字俱從閣本補

漳河○臣本譌亂漳　臣[illegible]斗按漳音商水名从商與清漳之漳从章音灼者異

漳河卽今山東武定府之商河縣也注漏沃縣漢書漏作湮一本作隰

茬平○一本茬作茌

和順注有九京山○按禮記檀弓趙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注九京山名在今絳州晉大夫墓地在九京京卽原字古作京又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

毋極○臣本毋訛母按毋極卽今無極縣唐書地理志無極注無本作毋萬歲通天二年更

隋書卷三十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六

地理下

彭城郡舊置徐州後齊置東南道行臺後周立總管府開皇七年行臺廢大業四年府廢統縣十一戶一十三萬二百三十二〇彭城舊置郡後周併沛及南陽平二郡入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後置郡有呂梁山徐山蘄梁置蘄郡後齊置仁州又析置龍亢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穀陽後齊置穀陽郡開皇初郡廢又有已吾義城二縣後齊併以為臨淮縣大業初併入焉沛留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有微山黃山豐蕭舊置沛郡後齊廢為承高縣開皇六年改為龍城十八年改為臨沛大業初改曰蕭有相山滕舊曰蕃置蕃郡後齊廢開皇十六年改曰滕郡蘭陵舊曰承置蘭陵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承置鄫州及蘭陵縣大業初州廢又併蘭陵鄫城二縣入焉尋改承為蘭陵有抱犢山符離後齊置睢南郡開皇初郡廢有竹邑縣梁置睢州開皇三年州廢又廢竹邑入焉有女山定陶山方與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

魯郡舊兗州大業二年改為魯郡統縣十戶十二萬四千一十九〇瑕丘舊廢開皇十三年復帶郡任城舊置高平郡開皇初廢鄒有鄒山承匡山曲阜舊曰魯後齊改郡為任城郡開皇三年郡四年改縣曰汶陽十六年改名曲阜泗水開皇十六年置有陪尾山尼丘山防山有洙泗水平陸後齊曰樂平開皇十六年改焉龔丘後齊曰平原縣開皇十六年改焉梁父有龜山博城舊曰博置泰山郡後齊改郡曰東平又併博平牟入焉開皇初郡廢十六年改縣曰汶陽尋改曰博城有奉高縣開皇六年改曰岱山大業初州廢又廢岱山縣入焉有岱山玉符山嬴開皇十六年分置牟城縣大業初併入焉有女山有淄水

琅邪郡舊置北徐州後周改曰沂州統縣七戶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〇臨沂舊曰即丘帶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臨沂大業初併即丘入焉有大祠山費顓臾舊曰南武陽開皇十八年改名焉又有南城縣後齊廢有開明山新泰後齊廢蒙陰縣入焉沂水舊置南青州及東安郡後周改州為莒州開皇初郡廢改縣曰東安十六年又改曰沂水大業初州廢東安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有松山莒舊置東莞郡後齊廢置義塘郡開皇初廢

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改為海州統縣五戶二萬七千八百五十八〇朐山舊曰朐置琅邪郡後周改縣曰朐山郡曰朐山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帶郡有朐山羽山東海舊置廣饒縣及東海郡後齊分廣饒置東海縣開皇初廢郡及東海縣仁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有謝祿山鬱林山漣水舊曰襄賁置東海郡東魏改曰海安開皇初郡廢縣又改焉沭陽梁置潼陽郡東魏改曰沭陽郡置縣曰懷文後周改縣曰沭陽開皇初郡廢懷仁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廢州立義唐郡及懷仁縣開皇初郡廢

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梁改為東徐州東魏又改曰東楚州陳改為安州後周改為泗州統縣七戶五萬二千七十〇宿豫舊置宿豫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下邳郡又梁置潼陽臨沭二郡後齊置晉寧郡尋並廢夏丘後齊置并置夏丘郡尋立潼州後周改州為宋州縣曰晉陵開皇初郡廢十八年州廢縣復曰夏丘又東魏置臨潼郡睢陵縣後齊改郡為潼郡又梁置潼州後齊改曰睢州尋廢亦入潼郡開皇初郡縣並廢徐城梁置高平郡東魏又併梁東平陽平清河睢陵四郡為高平縣又併梁朱沛循陽安豐三郡置朱沛縣又有安遠郡後齊廢後周又併朱沛入高平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更名徐城淮陽梁置淮陽郡東魏併綏化呂梁二郡置綏化縣併改縣為淮陽開皇初郡廢又有梁臨清天水浮陽三郡東魏併為南城縣後齊改曰文城縣後周又改為臨清開皇三年省入焉下邳梁曰歸政置武州下邳郡東魏改縣為下邳置郡不改州改州曰東徐後周改州為邳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嶧山磬石山良城梁置武安郡開皇初郡廢十一年縣更名曰良城有徐山郯舊置郡開皇初廢

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彭城魯郡琅邪東海下邳得其地焉在於天文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其在列國則楚宋及魯之交考其舊俗人頗勁悍輕剽其士子則挾任節氣好尚賓遊此蓋楚之風焉大抵徐兗同俗故其餘諸郡皆得齊魯之所尚莫不賤商賈務稼穡尊儒慕學得洙泗之俗焉

江都郡梁置南兗州後齊改為東廣州陳復曰南兗後周改為吳州開皇九年改為揚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十六戶十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四〇江陽舊曰廣陵後齊置廣陵江陽二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縣為邗江大業初更名江陽有江都宮揚子宮有陵湖江都自梁及陳或廢或置海陵梁置海陵郡開皇初郡廢又併建陵縣入焉析置江浦縣大業初省入寧海開皇初併如皐縣入高郵梁析置竹塘三歸二縣及置廣業郡尋以有嘉禾為神農郡開皇初郡廢又併竹塘三歸臨澤三縣入焉安宜梁置陽平郡及東陽郡開皇初郡廢又廢石鼈縣入焉有白馬湖山陽舊置山陽郡開皇初郡廢十二年置楚州大業初州廢有後魏淮陰郡東魏改為淮州後齊併富陵立懷恩縣後周改曰壽張又立東平郡開皇元年改郡為淮陰并立楚州廢郡更改縣曰淮陰大業初州廢縣併入焉盱眙舊魏置盱眙郡陳置北譙州尋省開皇初郡廢又併考城直瀆陽城三縣入焉有都梁山鹽城後齊置射陽郡陳改曰鹽城開皇初郡廢清流舊曰頓丘置新昌郡及南譙州開皇初改為滁州郡廢又廢樂鉅高塘二縣入頓丘改曰新昌十八年又改為清流大業初州廢有白犢山曲亭山全椒梁曰北譙置北譙郡後齊改郡為臨滁後周又曰北譙開皇初郡廢改縣為滁水大業初改名焉有銅官山九關山六合舊曰尉氏置秦郡後齊置秦州後周改州曰方州改郡曰六合開皇初郡廢四年改尉氏曰六合省堂邑方山二縣入焉大業初州廢又後齊置瓦梁郡陳廢有瓜步山六合山永福舊曰沛梁置涇城東陽二郡陳廢州併二郡為沛郡後周改沛郡為石梁郡改沛縣曰石梁縣省橫山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縣曰永福有香山永福山句容有茅山浮山四平山延陵舊置南徐州南東海郡梁改曰蘭陵郡陳又改為東海開皇九年州郡並廢又廢丹徒縣入焉十五年置潤州大業初州廢有句驪山黃鵠山蒜山長塘湖曲阿有武進縣梁改為蘭陵開皇九年併入焉

鍾離郡後齊曰西楚州開皇二年改曰豪州統縣四戶三萬五千一十五〇鍾離舊置郡開皇初郡廢大業中復置郡定遠舊曰東城梁改曰定遠置臨濠郡後齊改曰廣安開皇初郡廢又有晉九江郡後齊廢為曲陽縣尋廢又有梁置安州侯景亂廢化明故曰睢陵置濟陰郡後齊改縣曰沁南陳復曰睢陵後周改為昭義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縣改名焉塗山舊曰當塗後齊改曰馬頭置郡曰荊山開皇初改縣曰塗山廢郡有當塗山

淮南郡舊曰豫州後魏曰揚州梁曰南豫州東魏曰揚州陳又曰豫州後周曰揚州開皇九年曰壽州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四戶

三萬四千二百七十八〇壽春舊有淮南梁郡北譙汝陰等郡開皇初並廢併廢蒙縣入焉大業初置淮南郡有八公山門渡　安豐梁置陳留安豐二郡開皇初並廢有芍陂　霍丘梁置安豐郡東魏廢開皇十九年置縣名焉　長平梁置北陳郡開皇初廢又併西華縣入

弋陽郡梁置光州統縣六戶四萬一千四百三十三〇光山舊置光城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置縣焉大業初置光陽郡又有舊黃川郡梁廢　樂安梁置宋安郡及宋安光城二縣又有豐安郡開皇三年並廢入焉有弋陽山浮光山金山錫山　定城後齊置南郢州後廢入南北二弋陽縣後又省北弋陽入南弋陽改爲定遠焉又後魏置弋陽郡及有梁東新蔡縣後周改爲淮南郡又後齊置齊安新蔡二郡及縣舊義州立東光城郡至開皇初五郡及郢州並廢　殷城舊曰包信開皇初改名焉梁置義城郡及建州并所領平高新蔡新城三郡開皇初並廢有太湖山松山　固始梁曰蓼縣後齊改名焉置北建州尋廢州置新蔡郡後周改置澮州開皇初州郡並廢入又改縣爲固始有安陽郡　期思陳置邊城郡開皇初郡廢改縣名焉有後寧光化郡亦廢入焉有大別山

蘄春郡後齊置羅州後周改曰蘄州開皇初置總管府九年府廢統縣五戶三萬四千六百九十〇蘄春舊曰蘄陽梁改曰蘄水後齊改曰齊昌置齊昌郡開皇十八年改爲蘄春開皇初郡廢有安山　浠水舊置永安郡開皇初郡廢有石鼓山　蘄水舊曰蘄春梁改名焉有鼓吹山有蘄水　黃梅舊曰永興開皇初改曰新蔡十八年改名焉有黃梅山　羅田梁置義州義城郡開皇初並廢

廬江郡梁置南豫州又改爲合州開皇初改爲廬州統縣七戶四萬一千六百三十二〇合肥梁曰汝陰置汝陰郡後齊分置北陳郡開皇初郡廢縣改名焉　廬江舊置廬江郡梁置湘州後齊州廢開皇初郡廢有冶甫山上霽山三州公山聖山鹽家山　襄安梁曰蘄開皇初改焉有龜山紫微山亞父山半陽山白石山四鼎山　慎東魏置平梁郡陳曰梁郡開皇初郡廢有浮闍山　霍山梁置霍州及岳安郡岳安縣後齊州廢開皇初郡廢縣改名焉　灊水梁置北沛郡及新蔡縣開皇初郡廢又廢新蔡入焉有灊臺山　開化梁置有衡山九公山鳴鼓山天山參智山

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後齊改曰江州陳又曰晉州開皇初曰熙州統縣五戶二萬一千七百六十六〇懷寧舊置晉熙郡開皇初郡廢大業三年置同安郡　宿松梁置高塘郡開皇初郡廢改縣曰高塘十八年又改名焉有雷水　太湖開皇初改爲晉熙十八年復改名焉　望江陳置大雷郡開皇十一年改曰義鄉十八年改名焉　同安舊曰樅陽并置樅陽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有浮度山

歷陽郡後齊立和州統縣二戶八千二百五十四〇歷陽舊置歷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郡　烏江梁置江都郡後齊改爲齊江郡陳又改爲臨江郡尋改爲同江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歷陽郡有六合山

丹陽郡自東晉已後置郡曰揚州平陳詔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統縣三戶二萬四千一百二十五〇江寧梁置丹陽郡及南丹陽郡陳省南丹陽郡平陳又廢丹陽郡并以秣陵建康同夏三縣入焉大業初置丹陽郡有蔣山　當塗舊置淮南郡平陳廢郡并襄垣平湖樊昌西鄉入焉有天門山楚山　溧水舊曰溧陽開皇九年廢丹陽郡十八年改焉有赭山廬山楚山入

宣城郡舊置南豫州平陳改爲宣州統縣六戶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九〇宣城舊曰宛陵置宣城郡平陳郡廢仍併懷安寧國當塗逡遒四縣入焉大業初置郡有敬亭山　涇平陳省安吳南陽二縣入焉有蓋山陵陽山　南陵梁置并置南陵郡陳置北江州平陳州郡並廢并所管石城臨城定陵故治南陵五縣入焉　秋浦舊曰石城平陳廢開皇十九年置改名焉　永世平陳廢開皇十二年又置有置光山　綏安舊曰石封改名焉梁末立大梁郡又改爲陳留平陳郡廢省太倉故鄣安吉原鄉四縣入焉

毗陵郡平陳置常州統縣四戶一萬七千五百九十九〇晉陵舊置晉陵郡平陳廢大業初置郡有橫山　江陰梁置及置江陰郡平陳廢郡及利城梁豐縣入焉有毗陵山　無錫有九龍山　義興舊曰陽羨置義興郡平陳郡廢改縣名焉又廢義鄉國山臨津三縣入焉有計山洞庭山

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曰蘇州大業初復曰吳州統縣五戶一萬八千三百七十七〇吳舊置吳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復置有首山橫山華山黃山姑蘇山太湖　昆山梁置平陳廢開皇十八年復　常熟舊曰南沙梁置信義郡平陳廢并所領海陽前京信義海虞興國南沙入焉有虞山　烏程舊置吳興郡平陳郡廢并東遷縣入焉仁壽中置湖州大業初州廢有雉山　長城平陳廢仁壽二年復有卞山

會稽郡梁置東揚州陳初省尋復平陳改曰吳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置越州統縣四戶二萬二百七十一〇會稽舊置會稽郡平陳郡廢又廢山陰永興上虞始寧四縣入大業初置郡有穆山雷山會稽山　句章平陳并餘姚鄞鄮三縣入有太白山方山　剡有桐柏山　諸暨有暨溪太虞湖

餘杭郡平陳置杭州仁壽中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六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〇錢唐舊置錢唐郡平陳廢郡并所領新城縣入大業三年置餘杭郡有栗山石甑山臨平湖　富陽有石頭山鸛鶴山　餘杭有由拳山金鵝山　於潛有天目山石鏡山有桐溪　鹽官有[illegible]山　武康平陳廢仁壽二年復有封嵎山青山白鶴山

新安郡平陳置歙州統縣三戶六千一百六十四〇休寧舊曰海寧開皇十八年改名焉大業初置郡　歙平陳廢十一年復　黟平陳廢十一年復

東陽郡平陳置婺州統縣四戶一萬九千八百五〇金華舊曰長山置金華郡平陳郡廢又廢[illegible][illegible]太末豐安三縣入改爲吳寧縣十二年改曰東陽十八年改名焉大業初置東陽郡有長山龍山樓山丘山有赤松澗　永康　烏傷有香山歌山　信安有江山悉思[illegible]有定陽溪

永嘉郡開皇九年置處州十二年改曰括州統縣四戶一萬五百四十二〇括蒼平陳置縣大業初置永嘉郡有縉雲山括蒼山　永嘉舊曰永寧置永嘉郡平陳郡廢縣改名焉有芙蓉山　松楊　臨海舊曰章安置臨海郡平陳郡廢縣改名焉有赤山天台山

建安郡陳置閩州仍廢後又置豐州平陳改曰泉州大業初改曰閩州統縣四戶一萬二千四百二十〇閩舊曰

東侯官置晉安郡平陳郡廢縣改曰原豐十二年改曰閩大業初置建安郡有佁山飛山建安舊置建安郡平陳廢南安舊曰晉安置南安郡平陳
郡廢縣改名焉又置莆田縣尋廢入焉龍溪梁置開皇十二年併蘭水綏安二縣入焉
遂安郡仁壽三年置睦州統縣三戶七千三百四十三〇雉山舊置新安郡平陳廢舊新安縣大業初縣改名
焉置遂安郡有仙壇山遂安平陳廢仁壽中復桐廬平陳廢仁壽中復有白石山
鄱陽郡梁置吳州陳廢平陳置饒州統縣三戶一萬一百二〇鄱陽舊置鄱陽郡平陳廢又有陳銀城縣廢入焉大
業初復置郡餘干弋陽舊曰葛陽開皇十二年改有弋水
臨川郡平陳置撫州統縣四戶一萬九百〇臨川舊置臨川郡平陳郡廢大業三年復置郡有銅山黃山有夢水南
城有五章山崇仁梁置巴山郡領大豐新安巴山新建興平豐城西寧七縣平陳郡縣並廢以置縣焉邵武開皇十二年置
廬陵郡平陳置吉州統縣四戶二萬三千七百一十四〇廬陵舊置廬陵郡平陳廢大業初復置泰
和平陳置曰西昌十一年省東昌入更名焉安復舊置安成郡平陳郡廢縣改曰安成十八年又曰安復有更生山長樂山新淦有玉笥山
南康郡開皇九年置虔州統縣四戶一萬一千一百六十八〇贛舊曰南康置南康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縣
改名焉尋置郡有贛山有贛水虔化舊曰寧都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石鼓山雩都舊廢平陳置有金雞山君山南康舊曰贛大業初改名
焉有廬山上洛山贛山
宜春郡平陳置袁州統縣三戶一萬一百一十六〇宜春舊曰宜陽開皇十一年廢吳平縣入十八年改名焉
大業初置郡有盧溪渝水萍鄉有宜春江新喻
豫章郡平陳置洪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四戶一萬二千二十一〇豫章舊置豫章郡平陳郡廢大業初
復置郡豐城平陳廢十二年置曰廣豐仁壽初改名焉建昌開皇九年省并永修豫章新吳四縣入焉建城有然石
南海郡舊置廣州梁陳並置都督府平陳置總管府仁壽元年置番州大業初府廢統縣十五戶三萬七千四百八十
二〇南海舊置南海郡平陳郡廢又分置番禺縣尋廢入焉大業初置郡曲江舊置始興郡平陳廢十六年又廢湞陽縣入焉有玉山銀山
始興舊曰正階梁改名焉又置安遠郡置東衡州平陳改郡置大庾縣又於此置廣州總管開皇末移向南海又十六年廢大庾入焉翁源梁置
陳又置清遠郡平陳郡廢增城舊置東官郡平陳廢有羅浮山寶安樂昌梁置曰梁化又分置平石縣開皇十二年省平石入十八年改
名焉四會舊置綏建郡又有樂昌郡平陳二郡並廢大業初又併始昌縣入焉化蒙大業初廢威城縣入焉清遠舊置清遠郡又分置威正
廉平恩洽浮護等四縣平陳並廢以置清遠縣又置齊康郡至是亦廢入焉含洭梁置衡州陽山郡平陳州改曰洭州廢郡二十年州廢有湟山政
賓舊置東官郡平陳郡廢懷集新會舊置新會郡平陳郡廢又併盆允永昌新建熙頭化召懷集六縣入焉封州十一年改爲允州後又
改爲岡州大業初州廢并廢封樂縣入有杜山義寧開皇十年廢新夷初賓二縣入又有始康縣廢入封平大業初又廢封平入焉有茂山
龍川郡平陳置循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五戶六千四百二十〇歸善舊帶郡有歸化山懷安山河源

開皇十一年省龍川縣入焉又有新豐縣十八年改曰休吉大業初省入焉有龍山九山有修江博羅興寧海豐有黑龍山有瀧
海
義安郡梁置東揚州後改曰瀛州陳廢平陳置潮州統縣五戶二千六十六〇海陽舊置義安郡平陳郡廢大
業初置郡有鳳凰山程鄉潮陽海寧有龍泉山萬川舊曰昭義大業初改名焉
高涼郡梁置高州統縣九戶九千九百一十七〇高涼舊置高涼郡平陳廢大業初復置連江梁置連江
郡平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爲義封又置南巴郡平陳郡廢爲南巴縣大業初二縣並廢入電白梁置電白郡平陳郡廢又有海昌郡
廢入焉杜原舊曰杜陵梁置杜陵郡又有永寧宋康二郡平陳並廢爲縣十八年改杜陵曰杜原宋康曰義康大業二年二縣並廢入杜原海安
舊曰寧安置寧安郡平陳郡廢開皇十八年改縣名焉陽春梁置陽春郡平陳郡廢石龍舊置羅州高興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州廢吳川
茂名
信安郡平陳置端州統縣七戶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〇高要舊置高要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信安郡
有定山端溪舊置晉康郡平陳郡廢有端水樂城開皇十二年廢文招悦成二縣入平興舊置宋隆郡領初寧建寧熙穆崇德召興崇化
南安等縣平陳郡廢并所領縣入焉又梁置梁泰郡及縣平陳郡廢縣改曰清泰大業初廢入焉新興梁置新州新寧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州廢又廢
索盧縣入焉博林大業初廢撫納縣入銅陵有流南縣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流又有西城縣大業初廢入
永熙郡梁置瀧州統縣六戶一萬四千三百一十九〇瀧水舊置開陽縣置開陽平原縣陽等郡平陳郡並
廢以名縣開皇十八年改平原曰瀧水開陽縣爲正義大業初廢永熙郡開陽正義俱廢入焉懷德舊曰梁德置梁德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名懷德
良德陳置曰務德後改名焉安遂梁置建州廣熙郡尋廢州大業初廢永業梁置永業郡尋改爲縣後省開皇十六年又置永熙大業
初併安南縣入
蒼梧郡梁置成州開皇初改爲封州統縣四戶四千五百七十八〇封川梁曰梁信置梁信郡平陳郡廢十八
年改爲封川大業初又廢封興縣入焉都城開皇十二年省威成晉化二縣入焉蒼梧舊置蒼梧郡平陳郡廢封陽
始安郡梁置桂州平陳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十五戶五萬四千五百一十七〇始安舊置始安
梁化二郡平陳郡並廢大業初廢興安縣入焉平樂有目山荔浦建陵陽朔象隋化義熙舊曰
寧熙置賀水二郡及東寧州平陳郡並廢十八年改州曰熙州縣曰義熙大業初州廢并廢臨桂賀水二縣入焉龍城梁置馬平開皇十二
年置象州大業初州廢桂林大業初併西寧縣入陽壽有馬平桂林象郡陽等四郡平陳並廢又有淮陽縣開皇十八年改曰陽壽大業初省入
焉富川舊置臨賀樂梁二郡平陳並廢置賀州大業初州廢又置臨賀綏越蕩山三縣入焉龍平梁置靜州梁壽郡二郡平陳並廢又置歸化
縣大業初州廢又廢歸化安樂博勞三縣入焉豪靜梁置開江武城二郡陳置逍遙郡平陳郡並廢又有猛陵開江二縣大業初並廢入焉
永平郡平陳置藤州統縣十一戶三萬四千四百四十九〇永平舊置永平郡平陳郡廢大業置郡武林

有藤石山 隋建開皇十九年置 安基梁置建陵郡平陳郡廢 隋安開皇十九年置 普寧舊曰陰石梁置陰石郡平陳郡廢改縣爲寧化開皇十九年又改名焉 戎成梁置曰遂成開皇十一年改名焉有典山 寧人開皇十五年置曰安人十八年改名焉有壽原山 淳人開皇十九年置 大賓開皇十五年置 賓川開皇十九年置又陳置建陵綏越蒼梧永建等四郡平陳並廢

鬱林郡梁置定州後改爲南定州平陳改爲尹州大業初改爲鬱州 統縣十二 戶五萬九千二百○

鬱林舊置鬱林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又置郡又廢武平龍山懷澤布山四縣入 鬱平 領方梁置領方郡平陳郡廢 阿林 石南陳置石南郡平陳郡廢 桂平梁置桂平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又廢皇化縣入 馬度 安成梁置安成郡平陳郡廢 寧浦舊置寧浦郡梁分立簡陽郡平陳郡廢置簡州十八年改爲緣州大業二年州廢 樂山梁置樂陽郡平陳改爲樂陽縣十八年改名焉 橫山梁置橫山郡平陳改爲橫縣十八年改爲橫山大業初併武綠縣入有武綠山 宣化舊置晉興郡平陳廢爲縣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合浦郡舊置越州大業初改爲祿州尋改爲合州 統縣十一 戶二萬八千六百九十○

合浦舊置合浦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郡 南昌 北流大業初廢陸川縣入 封山大業初廢蕩昌縣入 定川舊立定川郡平陳郡廢 龍蘇舊置龍蘇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又併大廉縣入 海康梁大通中割番州合浦立高州尋又分立合州大同末以合肥爲合州此置南合州平陳以此爲合州置海康縣大業初州廢又廢椹落羅阿豐川三縣入 拖成舊曰拖拚置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曰拖成 隋康舊曰齊康置齊康郡平陳郡廢縣改名焉 扇沙舊有攜縣開皇十八年改爲攜川大業初廢入 鐵杷開皇十年置

珠崖郡梁置崖州 統縣十 戶一萬九千五百○

義倫帶郡 感恩 顏盧 毗善 昌化有藤山 吉安 延德 寧遠 澄邁 武德有扶山

寧越郡梁置安州開皇十八年改曰欽州 統縣六 戶一萬二千六百七十○

欽江舊置宋壽郡平陳郡廢開皇十八年改曰欽江大業初置寧越郡 安京舊置安京郡平陳郡廢有羅浮山有武郎江 內亭舊置宋廣郡平陳郡廢十七年改曰新化縣十八年改名焉 南賓開皇十八年置 遵化開皇二十年置 海安梁置曰安平置黃州及寧海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州曰玉州大業初州廢其年又省海平玉山二縣入

交趾郡舊曰交州 統縣九 戶三萬五十六○

宋平舊置宋平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交趾郡 龍編舊置交趾郡平陳郡廢 朱鳶舊置武平郡平陳郡廢 隆平舊曰武定置武平郡平陳郡廢開皇十八年縣改名焉 平道舊曰國昌開皇十二年改名焉 交趾 嘉寧舊置興州新昌郡平陳郡廢八年改曰峯州大業初州廢 新昌 安人舊曰臨西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九真郡梁置愛州 統縣七 戶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五○

九真帶郡有陽山堯山 移風舊置九真郡平陳郡廢 胥浦 隆安舊曰高安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軍安 安順舊曰常樂開皇十六年改名焉 日南

日南郡梁置德州開皇十八年改曰驩州 統縣八 戶九千九百一十五○

九德帶郡 咸驩 浦陽 越常 金寧梁置利州開皇十八年改爲智州大業初州廢 交谷梁置明州大業初州廢 安遠 光安舊曰西安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比景郡大業元年平林邑置蕩州尋改爲郡 統縣四 戶一千八百一十五○

比景 朱吾 壽泠 西捲

海陰郡大業元年平林邑置農州尋改爲郡 統縣四 戶一千一百○

新容 真龍 多農 安樂

林邑郡大業元年平林邑置冲州尋改爲郡 統縣四 戶一千二百二十○

象浦 金山 交江 南極

揚州於禹貢爲淮海之地在天官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得其分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爲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餒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此大抵然也江都弋陽淮南鍾離蘄春同安廬江歷陽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其俗之敝者稍愈於古焉丹陽舊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京口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其人本並習戰號爲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爲鬬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其俗亦同然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敦龐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豫章之俗頗同吳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及舉孝廉更要富者前妻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室猶見放逐以避後人俗少爭訟而尚歌舞一年蠶四五熟勤於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爲雞鳴布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陽九江臨川廬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頗同豫章而廬陵人厖淳率多壽考然此數郡往往畜蠱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焉干寶謂之爲鬼其實非也自侯景亂後蠱家多絕既無主人故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自嶺已南二十餘

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癘，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並輕悍，易興逆節，椎結踑踞，乃其舊風。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富為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諸獠皆然。並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為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搆讎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為都老，羣情推服。本之舊事，尉陀於漢，自稱蠻夷大酋長老夫臣，故俚人猶呼其所尊為倒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云。

南郡 舊置荊州。西魏以封梁，為附庸國，又置江陵總管府。開皇初府廢，七年併梁，又置江陵總管，二十年改為荊州總管，大業初廢。統縣一十，戶五萬八千八百三十六。

江陵 舊南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郡。長楊 開皇八年置，并立睢州，十七年州廢。有宜陽山。宜昌 開皇九年置松州，又省歸化、受陵二縣入。十一年州廢，又省宜都縣入。有丹山、黃牛山。枝江 當陽 後周置平州，領津川、安遠二郡。開皇七年改為玉州，九年州郡並廢。梁又置安居縣，開皇十八年改曰昭丘，大業初改曰荊臺，縣廢入。有清溪山。松滋 江左舊置河東郡，平陳郡廢。有洙水。長林 舊曰長寧縣，開皇十一年省長林縣入，十八年改曰長林。公安 陳置荊州，開皇九年省孱陵、永安二縣入。有黃山，有灃水。安興 舊置廣牧縣，開皇十一年省安興縣入，仁壽初改曰安興。又有定襄縣，大業初廢入。紫陵 西魏置華陵縣，後周改名為紫陵。又梁置郡州，又置雲湯縣，大業初州縣俱廢入焉。有峽石山。

夷陵郡 梁置宜州，西魏改曰拓州，後周改曰峽州。統縣三，戶五千一百七十九。

夷陵 舊郡。有[illegible]穴。夷道 舊置宜都郡，開皇七年廢。有女觀山。遠安 舊曰高安，置汶陽郡。後周改縣曰安遠。開皇七年郡廢。

竟陵郡 舊置郢州。統縣八，戶五萬三千三百八十五。

長壽 後周置石城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竟陵郡。又梁置北新州及梁寧等八郡，後周保定中州及八郡總管廢入焉。有敖山。藍水 宋僑立馮翊郡蓮勺縣，西魏改郡為漢東，縣為藍水。又宋置高陵縣，西魏改曰激水，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省激水入焉。有激水。汾川 後周置及置汾川郡，又置清激縣，西魏改曰漢，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省入焉。漢東 舊曰上蔡，及置齊興郡，後周郡廢。開皇十八年縣改名焉。有東溫州。清騰 梁置，曰梁安，又立[illegible]郡，後周七廢。郡後周又有遂安郡，開皇初廢。年改名焉。有清[illegible]山。樂鄉 舊置武寧郡，西魏置[illegible]州。又梁置[illegible]陽縣，後改名[illegible]，西魏又改曰武山。開皇七年郡廢，大業初州廢，又廢武山入焉。有武陵山。豐鄉 西魏置，又置基州及章山郡。開皇七年郡廢，大業初州廢。章山 西魏置，曰[illegible]，及立上黃郡。開皇七年郡廢，大業初縣改名焉。

沔陽郡 後周置復州，大業初改曰沔州。統縣五，戶四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沔陽 梁置沔陽郡，[illegible]州城三郡。後周置縣曰建興，後周置復州，後又省[illegible]陽州城二郡入建興。郡廢。仁壽三年復置州。大業初改建興曰沔陽，州廢，復置沔陽。竟陵 舊曰[illegible]城，置竟陵郡。開皇初郡廢，置復州。仁壽三年[illegible]。又有京山縣。又有建安郡，西魏改曰光川，後周郡[illegible]。

廢，大業初縣又廢入焉。甑山 梁置梁安郡，西魏改曰魏安郡，置江州，尋改郡曰汶川。後周置甑山縣，建德二年州廢。開皇初郡廢。有陽臺山。漢陽 開皇十七年置，曰漢津，大業初改焉。有沌水。

沅陵郡 開皇九年置辰州。統縣五，戶四千一百四十。

沅陵 舊置沅陵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復。大鄉 梁置。鹽泉 梁置。龍檦 梁置。有武山。辰溪 舊曰辰陽，平陳改名，并廢故夜郎郡，置靜人縣，尋廢。又梁置南陽郡建昌縣，陳廢縣，開皇初廢郡，置壽州。十八年改為充州，大業初州廢。有郎溪。

武陵郡 梁置武州，後改曰沅州，平陳為朗州。統縣二，戶三千四百一十六。

武陵 舊置武陵郡，平陳郡廢，并臨沅、沅南、漢壽三縣置武陵縣，大業初復置武陵郡。有壺頭山、龍山。龍陽 有白壺湖。

清江郡 後周置亭州，大業初改為庸州。統縣五，戶二千六百五十八。

鹽水 後周置縣，并置資田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清江郡。巴山 梁置宜都郡宜昌縣，後周置江州，開皇初置清江縣。十八年改江州為津州，大業初州廢，省清江入焉。清江 後周置[illegible]州及清江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陽臺水。開夷 後周置，曰烏飛，開皇初改焉。建始 後周置業州及軍屯郡，開皇初郡廢，五年置縣，大業初州廢。

襄陽郡 江左並僑置雍州，西魏改曰襄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十一，戶九萬九千五百七十七。

襄陽 舊置襄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有峴山、鳳林山。安養 西魏置河南郡，後周廢樊城、山都二縣入，開皇初郡廢焉。穀城 舊曰義城，置義城郡。後周廢郡，開皇十八年改縣名焉。又梁有興國、義城二郡，並西魏廢。有穀城山、[illegible]林山。上洪 宋僑立略陽郡，梁又立[illegible]廣郡，西魏改縣曰上洪，開皇初郡廢。又梁置新野郡，西魏改曰威寧，後周廢。有亞山。率道 梁置。漢南 宋曰華山，置華山郡，西魏改縣曰漢南，置宜城郡，後周廢武建郡及惠懷、石梁、歸仁、鄀等四縣入，後省宜城郡入武泉。又梁置率南郡，後周并武泉縣，俱廢。有石梁山。陰城 西魏置鄧城郡，後周廢。又梁置南陽郡，西魏改曰山都郡，後周省。義清 梁置，曰穰縣，西魏改為義清縣，歸義郡，開皇初廢歸仁三縣入焉。又有武泉郡，開皇初廢。有祖山。重山。有檀溪水、襄水。南漳 西魏併新安、武昌、平武、安武、建五縣置，初曰重陽，又立南襄郡，後周置沮州，尋廢，復改重陽縣曰思安，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縣曰南漳。有荊山。常平 西魏置，曰安，置長湖郡，後改縣曰常平。開皇初郡廢。又後魏置早停縣，大業初廢。鄀

舂陵郡 後魏置南荊州，西魏改曰昌州。統縣六，戶四萬二千八百四十七。

棗陽 舊曰廣昌，并置廣昌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元年縣改名焉。大業初置舂陵郡。又西魏置東荊州，尋廢。有霸山，有[illegible]水。舂陵 舊置安昌郡，開皇初郡廢。又後魏置昌夏縣，大業初廢。又有石鼓山、四望水。清潭 有大洪山，有清水。湖陽 後魏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後郡廢，州改為南平州。西魏改曰昇州，後又改曰湖州。後周改置昇平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初改縣曰昇州，大業初州廢。又後魏置順陽，西魏改為拓林郡，後周省郡，改縣曰拓林，大業初縣廢入焉。有[illegible]山。上馬 後魏置，曰石馬，後魏改曰上馬，因改為[illegible]。有鐘離縣，置大洞州、洞川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鐘離曰洞川。大業初州廢，洞川入焉。蔡陽 梁置蔡陽郡，後魏置南雍州，西魏改曰蔡州，分置南陽二縣，後改曰雙泉，又置千金郡遷源縣。開皇初郡並廢，大業初州廢，雙泉、遷源二縣並廢入焉。有唐子山、大鼓山，有漢水。

漢東郡 西魏置并州，後改曰隨州。統縣八，戶四萬七千一百九十二。

隋 舊置隨郡，西魏又析置隨西郡及[illegible]

西縣梁又置曲陵郡開皇初郡並廢大業初廢蕭西縣尋置漢東郡 土山 梁曰龍巢置土州東西二永寧真陽三郡及置石武縣後周廢三郡爲齊郡改龍巢曰左陽又有阜陵縣改爲漳川縣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左陽爲真陽石武爲宜人大業初又改真陽爲土山州及宜人漳川並廢入焉 唐城 後魏曰溠西置義陽郡西魏改溠西爲下溠又立縣州尋曰唐州後周省均漢縣四州入改曰唐州又有東魏南豫州至是改爲淮川郡又置清嘉縣開皇初郡並廢十六年改下溠曰唐城大業初州及清嘉並廢入焉有清臺山有漂水 安貴 梁置曰定陽又置北郢州西魏改定陽曰安貴改北郢州爲款州又尋廢爲潢水郡別置義城郡及義城縣後廢義城郡改義城縣曰情山開皇初潢水郡廢大業初又廢情山縣入焉 順義 梁置北隋郡西魏改爲南隋析置淮南郡厲城順義二縣立冀州尋改爲順州又置安化縣開皇初郡並廢十八年改安化曰寧化大業初州廢改厲城爲順義其舊順義及寧化並入焉有浮山 平林 梁置上明郡開皇初廢有漂水 上明 西魏置曰洛平縣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雞鳴山 光化 舊曰安化西魏改爲新化後周又改焉

安陸郡 梁置南司州尋罷西魏置安州總管府開皇十四年府廢 統縣八 戶六萬八千四十二○安陸 舊置安陸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郡有永陽縣西魏改曰吉陽至是廢入 孝昌 西魏置岳州及岳山郡後周州郡並廢又有澴岳郡開皇初廢有鳳皇岡 吉陽 梁置曰平陽及立汝南郡西魏改郡爲義城改縣曰京池後周置澴州州郡並廢大業初改縣曰吉陽又梁置義陽郡西魏改爲南司州尋廢 應陽 西魏置曰應城又置城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縣改名焉有澴水溳水 雲夢 西魏置 京山 舊曰新陽梁置新州梁寧郡西魏改州爲溫州改縣爲角陵又置盤陂縣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改角陵曰京山又廢盤陂入焉有角陵山京山 富水 舊曰南新市西魏改爲富水又置富人郡開皇初郡廢 應山 梁置曰永陽仍置應州又有平靖縣西魏又置平靖縣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又省平靖縣入焉有大龜山安居山

永安郡 後齊置衡州陳廢後周又置開皇五年改曰黃州 統縣四 戶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八○黃岡 舊曰南安又置齊安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縣曰黃岡又後齊置巴州陳廢後周置曰弋州統西陽弋陽邊城三郡開皇初州郡並廢大業初置永安郡 黃陂 後齊置南司州後周改曰黃州置總管府又有安昌郡開皇初府廢又後齊置產州陳廢之 木蘭 梁曰梁安置梁安郡又有永安義陽二郡後齊置湘州後改爲北江州開皇初別置廉城縣尋及州二郡相次並廢十八年改縣曰木蘭 麻城 梁置信安又有北西陽縣陳廢北西陽置定州後周改州曰亭州又有建寧陸平定城三郡開皇初州郡並廢十八年縣改名焉有陰山

義陽郡 齊置司州梁曰北司州後復曰司州後魏改曰郢州後周改曰申州大業二年爲義州 統縣五 戶四萬五千九百三十○義陽 舊曰平陽置宋安郡開皇初郡廢縣改名焉大業初置義陽郡有大龜山金山 鍾山 舊曰鄳後齊改曰齊安仍置郡開皇初郡廢縣改曰鍾山有鍾山 羅山 後齊置曰高安開皇初廢十六年置曰羅山 禮山 舊曰東隨開皇九年改焉有關官有禮山 淮源 後齊置曰鄢化置淮安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縣改名焉有油水

九江郡 舊置江州 統縣二 戶七千六百一十七○湓城 舊曰柴桑置尋陽郡梁又立汝南縣平陳郡廢又廢汝南柴桑二縣立尋陽縣十八年改曰彭蠡大業初置郡縣改名焉有巢湖彭蠡湖有廬山盆夫山 彭澤 梁置太原郡領彭澤晉陽和城天水平陳郡縣並廢置龍城縣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釣磯

江夏郡 舊置郢州梁分置北新州尋又分北新立土富細泉泰五州平陳改置鄂州 統縣四 戶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一○江夏 舊置江夏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復置有峰火山塗水 武昌 舊置武昌郡平陳郡廢又廢西陳郡二縣入焉有樊山白紵山 永興 陳曰陽新平陳改曰富川開皇十一年廢永興縣入十八年改名焉有五龍山 蒲圻 梁置上雋郡又有沙陽縣置沙州州尋廢平陳郡廢有石頭山魚嶽山鎮山

澧陽郡 平陳置松州尋改爲澧州 統縣六 戶八千九百六○澧陽 平陳置縣大業初置郡有隸山有油山 石門 舊置石門郡平陳郡廢 孱陵 舊曰作唐置南平郡平陳郡廢縣改名焉 安鄉 舊置義陽郡平陳郡廢有皇山 崇義 後周置衡州開皇中置縣名焉十八年改州曰崇州大業初州廢有澧水 慈利 開皇中置曰零陵十八年改名焉有始零山

巴陵郡 梁置巴州平陳改曰岳州大業初改曰羅州 統縣五 戶六千九百三十四○巴陵 舊置巴陵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復置郡 華容 舊曰安南梁置南安郡尋廢開皇十八年縣改名焉 沅江 梁置曰藥山仍爲郡平陳郡廢縣改曰安樂十八年改曰沅江 湘陰 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平陳廢郡及湘陰入岳陽縣置玉州尋改岳陽爲湘陰廢玉山縣入焉十二年廢玉州 羅 開皇九年廢吳昌湘濱二縣入焉有湄水汨水

長沙郡 舊置湘州平陳置潭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 統縣四 戶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五○長沙 舊曰臨湘置長沙郡平陳郡廢縣改名焉有嶽麓山 衡山 舊置衡陽郡平陳郡廢併衡山湘鄉湘東三縣入焉 益陽 平陳併新康縣入焉有浮梁山 邵陽 舊置邵陵郡平陳郡廢併扶夷都梁二縣入焉

衡山郡 平陳置衡州 統縣四 戶五千六百六十八○衡山 舊置湘東郡平陳郡廢幷省臨烝新城重安三縣入焉有衡山武水連水 洣陰 舊曰洣陽平陳改名焉有肥水酃水 湘潭 平陳廢茶陵攸水陰山建寧四縣入焉有武陽山有歷水 新寧 有宜溪水春江

桂陽郡 平陳置郴州 統縣三 戶四千六百六十六○郴 舊置桂陽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復置有萬歲山有漆水 臨武 有華陰山 盧陽 陳置盧陽郡平陳郡廢有瀘水

零陵郡 平陳初置永州總管府尋廢府 統縣五 戶六千八百四十五○零陵 舊曰泉陵置零陵郡平陳郡廢又廢應陽永昌觀陽三縣入焉大業初復置郡 湘源 平陳廢洮陽灌陽零陵三縣置縣有黃華山有觀水湘水洮水 永陽 舊曰營陽梁改名焉置永陽郡平陳郡廢併營浦謝沐二縣入焉 營道 平陳併泠道舂陵二縣入有九疑山營山 馮乘 有馮水

熙平郡 平陳置連州 統縣九 戶一萬二百六十五○桂陽 梁置陽山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熙平郡有貞女山方山有水淮水 陽山 有洭水 連山 梁置曰廣德隋改曰廣澤仁壽元年改名焉有黃連山 宜樂 梁置曰梁樂并置梁樂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爲宜樂 游安 熙平 舊置齊樂郡平陳郡廢 武化 梁置 桂嶺 舊曰興安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開建 梁置南靜郡平陳郡廢

尚書荊及衡陽惟荊州上當天文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首於辰在巳

楚之分野。其風俗物產，頗同揚州。其人率多勁悍決烈，蓋亦天性然也。南郡、夷陵、竟陵、沔陽、沅陵、清江、襄陽、舂陵、漢東、安陸、永安、義陽、九江、江夏諸郡，多雜蠻左，其與夏人雜居者，則與諸華不別。其僻處山谷者，則言語不通，嗜好居處全異，頗與巴渝同俗。諸蠻本其所出，承盤瓠之後，故服章多以班布爲飾。其相呼以蠻，則爲深忌。自晉氏南遷之後，南郡、襄陽，皆爲重鎮，四方湊會，故益多衣冠之緒，稍尚禮義經籍焉。九江襟帶所在，江夏、竟陵、安陸，各置名州，爲藩鎮重寄，人物乃與諸郡不同。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爲制九歌，蓋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爲競渡之戲。其迅楫齊馳，櫂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二郡又有牽鉤之戲，云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鉤初發動，皆有鼓節，羣譟歌謠，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用致豐穰。其事亦傳于他郡。梁簡文之臨雍部，發教禁之，由是頗息。其死喪之紀，雖無被髮袒踊，亦知號叫哭泣。始死，即出屍於中庭，不留室內。斂畢，送至山中，以十三年爲限。先擇吉日，改入小棺，謂之拾骨。拾骨必須女壻，蠻重女壻，故以委之。拾骨者，除肉取骨，棄小取大。當葬之夕，女壻或三數十人，集會於宗長之宅，著芒心接䍦，名曰茅綏。各執竹竿，長一丈許，上三四尺許，猶帶枝葉。其行伍前却，皆有節奏，歌吟叫呼，亦有章曲。傳云盤瓠初死，置之於樹，乃以竹木刺而下之，故相承至今，以爲風俗。隱諱其事，謂之刺北斗。既葬設祭，則親疏咸哭，哭畢，家人既至，但歡飲而歸，無復祭哭也。其左人則又不同，無衰服，不復魄。始死，置屍館舍，鄰里少年，各持弓箭，遶屍而歌，以箭扣弓爲節。其歌詞說平生樂事，以至終卒，大抵亦猶今之挽歌。歌數十闋，乃衣衾棺斂，送往山林，別爲廬舍，安置棺柩。亦有於村側瘞之，待二三十喪，總葬石窟。長沙郡又雜有夷蜒，名曰莫傜，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傜役，故以爲名。其男子但著白布褌衫，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布裙，通無鞋屩。婚嫁用鐵鈷鉧爲聘財。武陵、巴陵、零陵、桂陽、澧陽、衡山、熙平，皆同焉。其喪葬之節，頗同於諸左云。

隋書卷三十一

隋書卷三十一考證

地理志下延陵注蒜山○監本蒜作蒜按文選顏延年侍遊蒜山詩注蒜山在潤州西二里又千祿字書俗亦作蒜

丹陽郡注置郡曰揚州○監本闕郡字又更於石頭城置蔣州元本闕於字從閩本補

句章注平陳併餘姚鄞鄮三縣入○監本鄮訛鄮前漢地理志會稽郡鄮注莽曰海治孟康曰音貿後漢郡國志亦有鄮臣映斗按今浙江寧波府慈谿奉化鄞鄮故地

郴注有溱水○監本溱訛漆臣映斗按說文溱水出桂陽臨武郎此水也溱音臻披須也

隋書卷三十一考證

隋書卷三十二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七

經籍一 經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橐籥也。其爲用大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跡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與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考之前載，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穿弒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右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總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不虛美，不隱惡，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隳紊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頹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眞僞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踳駮，以至于秦。秦政奮豺狼之心，剗先代之跡，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爲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綿蕝之儀，救擊柱之弊。其後張蒼治律曆，陸賈撰新語，曹參薦蓋公言黃老，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遂使書分爲二，詩分爲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踳駮，不可勝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自軒皇，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于孝成，祕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袠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埽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

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秘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彊鄰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秘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為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考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故列之於此志云

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梁六卷）周易十卷（漢魏郡太守京房章句）周易八卷（漢曲臺長孟喜章句殘缺梁十卷又有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周易九卷（後漢大司農鄭玄注梁又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周易一卷亡）周易五卷（漢荊州牧劉表章句梁有漢荊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周易十一卷（漢司空荀爽注）周易十卷（魏衛將軍王肅注）周易十卷（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梁有魏大司農卿董遇注周易十卷魏散騎常侍荀煇注周易十卷亡）周易十卷（吳太常姚信注）周易四卷（晉儒林從事黃穎注梁有十卷今殘缺）周易九卷（吳侍御史虞翻注）周易十五卷（吳鬱林太守陸績注）周易十卷（晉散騎常侍干寶注）周易三卷（晉驃騎將軍王廙注殘缺梁有十卷）周易八卷（晉著作郎張璠注殘缺梁有十卷）周易馬鄭二王四家集解十卷○周易荀爽九家注十卷○周易楊氏集二王注五卷（梁有集馬鄭二王解十卷亡）周易十卷（蜀才注梁有齊安參軍費元珪注周易九卷鄒氏注周易八卷尹濤注周易六卷亡）周易十卷（後魏司徒崔浩注）周易十卷（梁處士何胤注梁有臨海令伏曼容注周易八卷侍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又周易集注三十卷亡）周易七卷（姚規注）周易十三卷（崔覲注）

周易十三卷（傅氏注）。周易一帙十卷（盧氏注）。周易繫辭二卷（晉桓玄注）。周易繫辭二卷（晉西中郎將謝萬等注）。周易繫辭二卷（晉太常韓康伯注）。周易繫辭二卷（梁太中大夫宋褰注。又有宋東陽太守卞伯玉注繫辭二卷，亡）。周易繫辭二卷（荀柔之注）。周易集注繫辭二卷（梁有宋太中大夫徐爰注繫辭二卷，亡）。周易音一卷（東晉太子前衛率徐邈撰）。周易音一卷（東晉尚書郎李軌弘範撰）。周易音一卷（范氏撰）。周易并注音七卷（秘書學士陸德明撰）。周易盡神論一卷（魏司空鍾會撰。梁有周易無互體論三卷，鍾會撰，亡）。周易象論三卷（晉尚書郎欒肇撰）。周易卦序論一卷（晉司徒右長史楊乂撰）。周易統略五卷（晉少府卿鄒湛撰）。周易論二卷（晉濮陽太守阮渾撰）。周易論一卷（晉荊州刺史宋岱撰。梁有周易駁難八卷，范氏撰；周易宗塗四卷，干寶撰；周易問難二卷，王氏撰；周易問答一卷，揚州從事徐伯珍撰；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晉揚州刺史顧夷等撰；周易雜論十四卷，亡）。周易義一卷（宋鄮令范歆撰）。周易玄品二卷。○周易論十卷（齊中書郎周顒撰。梁有三十卷，亡）。○周易論四卷（范氏撰）。周易統例十卷（崔覲撰）。周易爻義一卷（干寶撰）。周易乾坤義一卷（齊步兵校尉劉瓛撰。梁又有齊臨沂令李玉之、梁[illegible]宗通等乾坤義各一卷，亡）。周易大義二十一卷（梁武帝撰）。周易幾義一卷（梁南平王撰。梁有周易疑通五卷，宋中散大夫何經之撰；周易問傳例一卷，劉瓛撰，亡）。周易大義一卷（梁有周易錯八卷，京房撰；周易日月變例六卷，虞翻、陸績撰；周易卦象數旨六卷，東晉樂安亭侯李顒撰；周易爻一卷，馬楷撰，亡）。周易大義二卷（陸德明撰）。周易釋序義三卷。○周易開題義十卷（梁蕃撰）。周易問二十卷。○周易義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群臣講。梁又有國子講易議六卷，宋明帝集群臣講易義疏二十卷，齊永明國學講周易講疏二十六卷，又周易義三卷，沈林撰，亡）。周易講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周易講疏十六卷（梁五經博士褚仲都撰）。周易義疏十四卷（梁都官尚書蕭子政撰）。周易繫辭義疏三卷（蕭子政撰）。周易講疏三十卷（陳諮議參軍張譏撰）。周易文句義二十卷（梁有擬周易義疏十三卷）。周易義疏十六卷（陳尚書左僕射周弘正撰）。周易私記二十卷。○周易講疏十三卷（國子祭酒何妥撰）。周易繫辭義疏二卷（劉瓛撰）。周易繫辭義疏一卷（梁武帝撰）。周易繫辭義疏二卷（蕭子政撰。梁有周易乾坤三象、周易新圖各一卷，又周易普玄圖八卷，薛景和撰；周易大衍通統一卷，顏氏撰）。周易譜一卷。

右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

昔宓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為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眾。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眾，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貴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

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尚書十一卷（馬融注）。尚書九卷（鄭玄注）。尚書十一卷（王肅注）。尚書十五卷（晉祠部郎謝沈撰）。集解尚書十一卷（李顒注）。集釋尚書十一卷（宋給事中姜道盛注）。古文尚書舜典一卷（晉豫章太守范甯注。梁有尚書十卷，范甯注，亡）。尚書亡篇序一卷（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梁有尚書二十卷，劉叔嗣注；又有尚書新集序一卷，亡）。尚書逸篇二卷。○古文尚書音一卷（徐邈撰。梁有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等撰）。今文尚書音一卷（秘書學士顧彪撰）。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大傳音二卷（顧彪撰）。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漢光祿大夫劉向注）。尚書駁議五卷（王肅撰。梁有尚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尚書釋問四卷，魏侍中王粲撰；尚書王氏傳問二卷；尚書義[illegible]卷，范順問，大尉劉毅答，亡）。尚書新釋二卷（李顒撰）。尚書百問一卷（齊太學博士顧歡撰）。尚書大義二十卷（梁武帝撰）。尚書百釋三卷（梁國子助教巢猗撰）。尚書義三卷（巢猗撰）。尚書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費甝撰。梁有尚書義疏四卷，晉樂安王友伊說撰，亡）。尚書義疏三十卷（蕭詧司徒蔡大寶撰）。尚書義注三卷（呂文優撰）。尚書義疏七卷。○尚書述義二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尚書疏二十卷（顧彪撰）。尚書閏義一卷。○尚書義三卷（劉先生撰）。尚書釋問一卷（虞氏撰）。尚書文外義一卷（顧彪撰）。

右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

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薛氏章句。

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傳。

韓詩外傳十卷。梁有韓詩譜二卷，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曄撰。亡。

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梁有毛詩十卷，馬融注，亡。

毛詩二十卷。王肅注。梁有毛詩二十卷，鄭玄、王肅合注；毛詩二十卷，謝沈注；毛詩二十卷，晉兗州別駕江熙注。亡。

集注毛詩二十四卷。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注。梁有毛詩序一卷，梁隱居先生陶弘景注，亡。

毛詩箋音證十卷。後魏太常卿劉芳撰。梁有毛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詩音二卷，徐邈撰；毛詩音隱一卷，于氏撰。亡。

毛詩并注音八卷。秘書學士魯世達撰。

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卿徐整撰。

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

謝氏毛詩譜鈔一卷。梁有毛詩雜議難十卷，漢侍中賈逵撰，亡。

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學劉楨撰。

毛詩義駁八卷。王肅撰。

毛詩奏事一卷。王肅撰。有毛詩問難二卷，王肅撰，亡。

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有毛詩答問駁譜合八卷；又毛詩釋義十卷，謝沈撰；毛詩義四卷；毛詩箋傳是非二卷，並魏秘書郎劉璠撰；毛詩答雜問七卷，吳侍中韋昭、侍中朱育等撰；毛詩義注四卷，亡。

毛詩異同評十卷。晉長沙太守孫毓撰。

難孫氏毛詩評四卷。晉徐州從事陳統撰。梁有毛詩表隱二卷，陳統撰，亡。

毛詩拾遺一卷。郭璞撰。梁又有毛詩略四卷，亡。

毛詩辨異三卷。晉給事郎楊乂撰。梁有毛詩背隱義二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毛詩引辨一卷，宋奉朝請孫暢之撰；毛詩釋一卷，宋金紫光祿大夫何偃撰；毛詩檢漏義二卷，梁給事郎謝曇濟撰；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並梁處士何胤撰。亡。

毛詩異義二卷。楊乂撰。梁有毛詩拾義五卷，楊乂撰；毛詩義疏十卷，謝沈撰；毛詩雜義四卷，晉江州刺史殷仲堪撰；毛詩義疏五卷，張氏撰。亡。

毛詩集解敘義一卷。顧歡等撰。

毛詩序義二卷。宋通直郎雷次宗撰。梁有毛詩義一卷，雷次宗撰；毛詩序注一卷，宋交州刺史阮珍之撰；毛詩序義七卷，孫暢之撰。亡。

毛詩集小序一卷。劉炫注。

毛詩序義疏一卷。劉瓛等撰。殘缺。梁三卷。梁有毛詩篇次義一卷，劉瓛撰；毛詩雜義注三卷，亡。

毛詩發題序義一卷。梁武帝撰。

毛詩大義十一卷。梁武帝撰。梁有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梁簡文撰。

毛詩大義十三卷◯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璣撰。

毛詩義疏二十卷。舒援撰。

毛詩誼府三卷。後魏安豐王元延明撰。

毛詩義疏二十八卷。蕭綜散騎常侍沈重撰。

毛詩義疏二十卷◯毛詩義疏二十九卷◯毛詩義疏十卷◯毛詩義疏十一卷◯毛詩義疏二十八卷◯毛詩述義四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

毛詩章句義疏四十卷。魯世達撰。

毛詩釋疑一卷。梁有毛詩圖三卷、毛詩孔子經圖十二卷、毛詩古聖賢圖二卷，亡。

業詩二十卷。宋奉朝請業遵注。

右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為諂，目諫為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刪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至秦，獨以為諷誦，不滅。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衞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周官禮十二卷。馬融注。

周官禮十二卷。鄭玄注。

周官禮十二卷。王肅注。

周官禮十二卷。

伊說注。周官禮十二卷。干寶注。梁又有周官寧朔新書八卷，晉燕王師王懋約撰，亡。集注周官禮二十卷。崔靈恩注。
禮音三卷。劉昌宗撰。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晉司空長史陳邵撰。周官禮駁難四卷。孫略撰。梁有周官駁
難三卷，孫琦問，干寶駁，晉散騎常侍虞喜撰。周官禮義疏四十卷。沈重撰。周官禮義疏十九卷。○周官
禮義疏十卷。○周官禮義疏九卷。周官分職四卷。○周官禮圖十四卷。梁有郊祀圖二
卷，亡。儀禮十七卷。鄭玄注。儀禮十七卷。王肅注。梁有李軌、劉昌宗音各一卷，鄭玄音二卷，亡。儀禮義疏二卷。
○儀禮義疏六卷。○喪服經傳一卷。馬融注。喪服經傳一卷。鄭玄注。喪服經傳一卷。
王肅注。喪服經傳一卷。晉給事中袁準注。集注喪服經傳一卷。晉廣陵太守孔倫撰。集注喪服經傳一卷。
陳銓注。集注喪服經傳一卷。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撰。略注喪服經傳一卷。雷次宗注。集注喪服經
傳二卷。宋丞相諮議參軍蔡超宗注。梁又有喪服經傳一卷，宋徵士劉道拔注，亡。集解喪服經傳二卷。齊東平太守田僧紹解。
喪服義疏二卷。梁步兵校尉五經博士賀瑒撰。梁又有喪服經傳義疏五卷，齊散騎郎司馬瓛撰；喪服經傳義疏二卷，齊給事中樓幼瑜撰；喪
服經傳義疏一卷，劉瓛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齊徵士沈麟士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梁尚書左丞何佟之撰，亡。喪服傳一
卷。梁通直郎裴子野撰。喪服文句義疏十卷。陳國子助教皇侃撰。喪服義十卷。陳國子祭酒謝嶠撰。喪服義鈔
三卷。梁有喪服經傳隱義一卷，亡。喪服要記一卷。王肅注。喪服要記一卷。蜀丞相蔣琬撰。梁有喪服變除圖五卷，吳
齊王傅射慈撰，亡。喪服要集二卷。晉征南將軍杜預撰。又有喪服要記二卷，晉侍中劉逵撰，亡。喪服儀一卷。晉太保衛瓘撰。
梁有喪服要六卷，晉司空賀循撰；喪服要問六卷，劉德明撰；喪服三十一卷，宋員外散騎常侍庾蔚之撰；喪服要問二卷，張耀撰；喪服難問六卷，崔凱撰；喪服雜
記二十卷，伊氏撰；喪服釋疑二十卷，孔智撰，亡。漢荊州刺史劉表新定禮一卷。○喪服要略一卷。晉太學博
士環濟撰。喪服要略二卷。○喪服制要一卷。徐氏撰。喪服譜一卷。鄭玄注。喪服譜一卷。晉開
府儀同三司蔡謨撰。喪服譜一卷。賀循撰。喪服變除一卷。晉散騎常侍葛洪撰。凶禮一卷。晉廣陵相孔衍撰。喪
服要記十卷。賀循撰。梁有喪服要記，宋員外常侍庾蔚之注。又喪服世要一卷，庾蔚之撰；喪服集議十卷，宋撫軍司馬費沈撰。喪服古
今集記三卷。齊太尉王儉撰。喪服世行要記十卷。齊光祿大夫王逸撰。喪服答要難一卷。袁祈撰。喪
服記十卷。王氏撰。喪服五要一卷。嚴氏撰。駁喪服經傳一卷。卜氏傳。喪服疑問一卷。樊氏
撰。喪服圖一卷。王儉撰。喪服圖一卷。賀遊撰。喪服圖一卷。崔逸撰。梁有喪服祥禫雜議二十九卷，喪服雜議故
事二十一卷。又戴氏喪服五家要記圖譜五卷，喪服君臣圖儀一卷，亡。五服圖一卷。○五服圖儀一卷。○喪服禮
圖一卷。○五服略例一卷。○喪服要問一卷。○喪服問答目十三卷。皇侃撰。喪服
假寧制三卷。○喪禮五服七卷。大將軍袁憲撰。論喪服決一卷。○喪禮鈔三卷。王隆伯撰。大
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禮記十卷。

漢北中郎將盧植注。禮記二十卷。漢九江太守戴聖撰，鄭玄注。禮記三十卷。王肅注。梁有禮記十二卷，業遵注，亡。禮記寧
朔新書八卷。王懋約注。梁有二十卷。月令章句十二卷。漢左中郎將蔡邕撰。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
禮記音二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梁有鄭玄、王肅、射慈、射貞、孫毓、繆炳音各一卷，蔡謨、東晉安北諮議參軍曹耽、國子助教尹毅、李軌、員外郎范
宣音各二卷，徐邈音三卷，劉昌宗音五卷，亡。禮記音義隱七卷。○禮記三十卷。魏秘書監孫炎注。禮略二卷。
○禮記要鈔十卷。緱氏撰。梁有禮記義四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雜遺別記一卷，樓幼瑜撰，亡。禮記新義疏二十卷。賀瑒
撰。梁有義疏三卷，宋豫章郡丞雷肅之撰，亡。禮記義疏九十九卷。皇侃撰。禮記講疏四十八卷。皇侃撰。禮
記義疏四十卷。沈重撰。禮記義十卷。何氏撰。禮記義疏三十八卷。○禮記疏十一卷。
○禮記大義十卷。梁武帝撰。禮記文外大義二卷。秘書學士褚暉撰。禮大義十卷。○禮記義
證十卷。劉芳撰。禮大義章七卷。○喪禮雜義三卷。○禮記中庸傳二卷。宋散騎常侍戴顒撰。
中庸講疏一卷。梁武帝撰。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禮記略解十卷。庾氏撰。禮記評十
一卷。劉雋撰。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梁有群儒疑義十二卷，戴聖撰，亡。禮論三百卷。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撰。禮論
條牒十卷。宋太尉參軍任預撰。禮論帖三卷。任預撰。梁四卷。禮論鈔二十卷。庾蔚之撰。禮論要鈔十卷
王儉撰。梁三卷。禮論要鈔一百卷。賀瑒撰。禮論鈔六十九卷。○禮論要鈔十卷。梁有齊御史中丞荀
萬秋鈔略二卷，尚書儀曹郎丘季彬論五十八卷，議一百三十卷，統六卷，亡。禮論答問八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禮論答問十
三卷。徐廣撰。禮答問二卷。徐廣撰。殘缺。梁十一卷。禮答問六卷。庾蔚之撰。禮答問三卷。王儉撰。梁有晉益壽
令吳商禮難十二卷，雜義十二卷，又禮儀雜記故事十三卷，喪雜事二十卷，宋光祿大夫傅隆議二卷，祭法五卷，亡。禮答問十二卷。○禮
雜問十卷。范甯撰。禮答問十卷。何佟之撰。梁二十卷。禮雜問十卷。○禮雜答問八卷。○禮雜
答問六卷。○禮雜問答鈔一卷。何佟之撰。問禮俗十卷。董勛撰。問禮俗九卷。董子弘撰。答問
雜儀二卷。任預撰。禮義答問八卷。王儉撰。禮疑義五十二卷。梁護軍周捨撰。制旨革牲大義
三卷。梁武帝撰。禮樂義十卷。○禮秘義三卷。○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梁有陶弘景注一卷，亡。三禮
義宗三十卷。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三禮宗略二十卷。元延明撰。三禮大義十三卷。○三禮大義四卷。
○三禮雜大義三卷。梁有司馬法三卷，李氏訓記三卷，又郊丘議三卷，魏太尉蔣濟撰；祭法五卷，又明堂議三卷，王肅撰；雜祭法六卷，晉太
司空中郎盧諶撰；祭典三卷，晉安北將軍范汪撰；又七廟議一卷，又後養議五卷，干寶撰；雜鄉射等議三卷，晉太尉庾亮撰；逆降義三卷，宋特進顏延之撰；逆降
義一卷，田僧紹撰；分明土制三卷，何承天撰；釋疑十二卷，郭撰；答問四卷，徐廣撰；答問五十卷，何胤撰；又答問十卷，亡。三禮圖九卷。鄭玄及後
漢侍中阮諶等撰。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一卷。祁諶撰。梁又有冠服圖一卷，五宗圖一卷，月令圖一卷，亡。

右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先王制其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踈之節。至于三代。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忒。惡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至秦而頓滅。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曾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襃。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樂社大義十卷。梁武帝撰。樂論三卷。梁武帝撰。梁有樂義十一卷。武帝集朝臣撰。亡。樂論一卷。衛尉少卿蕭吉撰。古今樂錄十二卷。陳沙門智匠撰。樂書七卷。後魏丞相士曹行參軍信都芳撰。樂雜書三卷。○樂元一卷。魏僧撰。管絃記十卷。凌秀撰。樂要一卷。何妥撰。樂部一卷。○春官樂部五卷。梁有宋元嘉正聲伎錄一卷。張解撰。亡。樂府聲調六卷。岐州刺史沛國公鄭譯撰。樂府聲調三卷。鄭譯撰。樂經四卷。○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撰。琴操鈔二卷。○琴操鈔一卷。○琴譜四卷。戴氏撰。琴經一卷。○琴說一卷。○琴曆頭簿一卷。○新雜漆調絃譜一卷。○樂譜四卷。○樂譜集二十卷。蕭吉撰。樂略四卷。○樂律義四卷。沈重撰。鍾律義一卷。○樂簿十卷。○齊朝曲簿一卷。○大隋總典簿一卷。○推七音二卷。并尺法。樂論事一卷。○樂事一卷。○正聲伎雜等曲簿一卷。○太常寺曲名一卷。○太常寺曲簿十一卷。○歌曲名五卷。○歷代樂名一卷。○鍾磬志二卷。公孫崇撰。樂懸一卷。何晏等撰議。樂懸圖一卷。○鍾律緯辯宗見一卷。○當管七聲二卷。魏僧撰。黃鍾律一卷。梁有鍾律緯六卷。梁武帝撰。亡。

右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四十六部。二百六十三卷。

樂者。先王所以致神祇。和邦國。諧百姓。安賓客。悅遠人。所從來久矣。周人存六代之樂。曰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後衰微崩壞。及秦而頓滅。漢初制氏雖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通其義。其後竇公。河間獻王。常山王。張禹。咸獻樂書。魏晉已後。雖加損益。去正轉遠。事在聲樂志。今錄其見書。以補樂章之闕。

春秋經十三卷。吳衛將軍士燮注。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賈逵撰。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漢九江太守服虔注。春秋左氏傳三十卷。王肅注。春秋左氏傳三十卷。董遇章句。春秋左氏傳義注十八卷。孫毓注。春秋左氏傳十二卷。魏司徒王朗撰。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杜預撰。春秋杜氏服氏注春秋左傳十卷。殘缺。春秋左氏傳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撰。梁有服虔。杜預音三卷。魏高貴鄉公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曹躭音。尚書左人郎荀訥等音四卷。亡。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李軌撰。春秋左氏傳音三卷。徐邈撰。春秋釋訓一卷。賈逵撰。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賈逵撰。春秋釋例十卷。漢公車徵士潁容撰。梁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眾撰。春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服虔撰。梁有春秋漢議駁二卷。服虔撰。亡。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春秋成長說九卷。服虔撰。梁有春秋左氏達義一卷。漢司徒掾王玢撰。亡。春秋塞難三卷。服虔撰。梁有春秋雜議難五卷。漢少府孔融撰。春秋左氏釋駁一卷。王朗撰。亡。春秋說要十卷。魏樂平太守麋信撰。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撰。梁有春秋釋例引序一卷。齊正員郎杜乾光撰。亡。春秋左氏傳評二卷。杜預撰。春秋條例十一卷。晉太尉劉寔撰。梁有春秋公羊達義三卷。劉寔撰。亡。春秋經例十二卷。晉方範撰。梁有春秋釋滯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春秋釋難三卷。晉將軍范堅撰。亡。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五卷。○春秋義例十卷。○春秋左傳例苑十九卷。梁有春秋經傳說例疑隱一卷。吳略撰。春秋左氏分野一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鄭玄撰。亡。春秋左氏經傳通解四卷。王述之撰。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孫毓撰。春秋左氏函傳義十五卷。干寶撰。春秋左氏區別三十卷。宋尚書功論郎何賀真撰。春秋文苑六卷。○春秋叢林十二卷。○春秋義林一卷。○春秋大夫辭

三卷。梁五經博士沈宏撰。春秋辨證六卷。○春秋旨通十卷。王述之撰。春秋經傳解六卷。崔靈恩撰。春秋申先儒傳論十卷。崔靈恩撰。春秋左氏傳立義十卷。崔靈恩撰。劉寔等集解春秋序一卷。○春秋序論二卷。干寶撰。春秋序一卷。賀道養注。春秋序一卷。崔靈恩撰。春秋序一卷。田元休注。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炫注。○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春秋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春秋義略三十卷。陳右軍將軍張沖撰。春秋左氏義略八卷。○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春秋序義疏一卷。梁有春秋發題一卷，梁簡文帝撰；春秋左氏圖十卷，漢太子太傅嚴彭祖撰；古今春秋盟會地圖一卷，亡。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漢諫議大夫何休注。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晉散騎常侍王愆期注。梁有春秋公羊傳十二卷，晉河南太守高龍注；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春秋公羊音，李軌、晉徵士江惇撰，各一卷。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撰。春秋決疑論一卷。○春秋左氏膏肓十卷。何休撰。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春秋漢議十三卷。何休撰。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梁有漢議駁二卷，服虔撰，亡。駁何氏漢議序一卷。○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何休撰。春秋公羊例序五卷。刁氏撰。春秋公羊諡例一卷。何休撰。梁有春秋公羊傳條例一卷，何休撰；春秋公羊傳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春秋公羊論二卷，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答。亡。春秋公羊解序一卷。鮮于公撰。春秋公羊疏十二卷。○春秋穀梁傳十三卷。吳僕射唐固注。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撰，亡。春秋穀梁傳十二卷。魏平樂太守麋信注。穀梁傳十卷。晉堂邑太守張靖注。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三卷，晉給事郎徐乾注；春秋穀梁傳十卷，胡訥集解。亡。春秋穀梁傳十六卷。程闡撰。春秋穀梁傳十四卷。孔衍撰。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徐邈撰。春秋穀梁傳十四卷。段肅注。疑漢人。春秋穀梁傳五卷。孔衍訓注。殘缺。梁十四卷。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范寧集解。梁有春秋穀梁音一卷，亡。春秋穀梁傳四卷。殘缺。獲程孫劉四家集解。糜信理何氏漢議二卷。魏人撰。春秋穀梁傳義十卷。徐邈撰。春秋議十卷。何休撰。徐邈答春秋穀梁義三卷。○薄叔玄問穀梁義二卷。梁四卷。春秋穀梁傳例一卷。范寧撰。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晉博士劉兆撰。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鄭玄釋，張靖箋。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賈逵撰。宋有三家經二卷，亡。春秋三傳論十卷。魏大長秋韓益撰。春秋經合三傳十卷。潘叔度撰。春秋成奪十卷。潘叔度撰。春秋二傳評十卷。胡訥撰。梁有春秋集三師難三卷，春秋集三傳經解十卷，胡訥撰，今亡。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裴秀客京相璠等撰。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賈逵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虞翻注。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梁二十一卷。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晉五經博士孔晁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唐固注。梁有春秋古今盟會地圖一卷，亡。

右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卷。

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故有求名而亡，欲蓋而彰，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真，乃為之傳。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孝經一卷。鄭氏注。梁有馬融、鄭眾注孝經二卷，亡。孝經一卷。王肅解。梁有魏散騎常侍蘇林、吏部尚書何晏、光祿大夫劉邵、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亡。孝經解讚一卷。韋昭解。孝經嘿注一卷。徐整注。集解孝經一卷。謝萬集。集議孝經一卷。晉中書郎荀勗撰。亡。集議孝經一卷。晉東陽太守袁敬仲集。梁有孝經皇義一卷，宋均撰；又有晉給事中楊泓、處士虞槃佐、孫氏、東陽太守殷仲文、晉陵太守殷叔道、丹陽尹車胤、孔光各注孝經一卷，荀勗注孝經二卷，宋何承天、費沈、齊光祿大夫王玄載、國子博士明僧紹、梁五經博士嚴植之、術春功論郎曹思文、羽林監江係之、江遜等注孝經各一卷，釋慧始注孝經一卷，陶弘景集注孝經一卷，諸葛循孝經序一卷，亡。孝經一卷。釋慧琳注。梁有晉穆帝時晉孝經一卷，武帝時送總明館孝經講議各一卷，宋大明中東宮講、齊永明三年東宮講、齊永明中諸王講孝經及賀瑒講議孝經義疏各一卷，齊臨沂令李玉之為始興王講孝經義疏二卷，亡。孝經義疏十

八卷。梁武帝撰。梁有皇太子講孝經義三卷，天監八年皇太子講孝經義疏一卷，梁簡文孝經義疏五卷，蕭子顯孝經義疏一卷，亡。孝經敬愛義一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孝經私記四卷。無名先生撰。孝經義一卷。○孝經義疏一卷。趙景韶撰。孝經義疏三卷。皇侃撰。孝經私記二卷。周弘正撰。古文孝經述義五卷。劉炫撰。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撰。孝經義一卷。梁揚州文學從事太史叔明撰。梁有孝經玄、孝經圖各一卷，孝經孔子圖二卷，亡。國語孝經一卷。

右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義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國家，化天下，故能不嚴而順，不肅而成。斯實生靈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論語十卷。鄭玄注。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玄注；又王肅、虞翻、譙周等注論語各十卷，亡。論語九卷。鄭玄注，晉散騎常侍虞喜讚。集解論語十卷。何晏集。集注論語六卷。晉八卷。晉太保衛瓘注。梁有論語補闕二卷，宋明帝補衛瓘闕，亡。論語集義八卷。晉尚書左中兵郎崔豹集。梁十卷。論語十卷。晉著作郎李充注。集解論語十卷。晉廷尉孫綽解。梁有盈氏及孟釐注論語各十卷，亡。集解論語十卷。晉兗州別駕江熙解。論語七卷。盧氏注。梁有晉國子博士梁覬、益州刺史袁喬、尹毅、司徒左長史張憑及陽[illegible]、宋新安太守孔澄之、齊員外郎虞遐及許容、曹思文注，釋僧智略解，梁太史叔明集解，陶弘景集注論語各十卷，又論語音二卷，徐邈等撰，亡。論語難鄭一卷。梁有古論語義注譜一卷，徐氏撰；論語隱義注三卷，論語隱義注三卷，亡。論語難鄭一卷。○論語標指一卷。司馬氏撰。論語雜問一卷。○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鄭玄撰。論語體略二卷。晉太傅主簿郭象撰。論語旨序三卷。晉衛尉繆播撰。論語釋疑三卷。王弼撰。論語釋一卷。張憑撰。論語釋疑十卷。晉尚書郎欒肇撰。梁有論語駁序二卷，欒肇撰；論語隱一卷，郭象撰；論語藏集解一卷，應琛撰；論語釋一卷，曹毗撰；論語君子無所爭一卷，庾亮撰；論語釋一卷，李充撰；論語釋一卷，庾翼撰；論語義一卷，王濛撰；又蔡系論語釋一卷，張憑論語釋一卷，郗原通鄭一卷，王氏修鄭錯一卷，姜處道論釋一卷，亡。論語別義十卷。范廙撰。梁有論語注八卷，宋司空法曹張略等撰；新書對張論十卷，虞喜撰。論語義疏十卷。褚仲都撰。論語義疏十卷。皇侃撰。論語述義十卷。劉炫撰。論語義疏八卷。○論語講疏文句義五卷。徐孝克撰。論語義疏一卷。張沖撰。梁有論語義注圖十二卷，亡。孔叢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梁有孔志十卷，梁太尉參軍劉被撰，亡。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解。梁有當家語二卷，魏博士張融撰，亡。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爾雅三卷。漢中散大夫樊光注。梁有漢劉歆、犍為文學、中黃門李巡爾雅各三卷，亡。爾雅七卷。孫炎注。爾雅五卷。郭璞注。集注爾雅十卷。梁黃門郎沈旋注。爾雅音八卷。秘書學士江漼撰。梁有爾雅音二卷，孫炎、郭璞撰。爾雅圖十卷。郭璞撰。梁有爾雅圖讚二卷，郭璞撰，亡。廣雅三卷。魏博士張揖撰。梁有四卷。廣雅音四卷。秘書學士曹憲撰。小爾雅一卷。李軌略解。方言十三卷。漢揚雄撰，郭璞注。釋名八卷。劉熙撰。辯釋名一卷。韋昭撰。五經音十卷。徐邈撰。五經正名十二卷。劉炫撰。白虎通六卷。○五經異義十卷。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撰。五經然否論五卷。晉散騎常侍譙周撰。五經拘沈十卷。晉高陽太守楊方撰。五經大義三卷。戴逵撰。梁有通五經五卷，王氏撰；五經咨疑八卷，晉楊撰；五經異同評一卷，賀瑒撰；五經祕要三卷，亡。五經大義十卷。後周中大夫樊文深撰。經典大義十二卷。沈文阿撰。五經大義五卷。何妥撰。五經通義八卷。梁九卷。五經義六卷。梁七卷。又有五經義略一卷，亡。五經要義五卷。梁十七卷。雷氏撰。五經析疑二十八卷。邯鄲綽撰。五經宗略二十三卷。元延明撰。五經雜義六卷。孫暢之撰。長春義記一百卷。梁簡文帝撰。大義九卷。○遊玄桂林九卷。張譏撰。六經通數十卷。梁舍人鮑泉撰。七經義綱二十九卷。樊文深撰。七經論三卷。樊文深撰。質疑五卷。樊文深撰。經典玄儒大義序錄二卷。沈文阿撰。玄義問答二卷。○六藝論一卷。鄭玄撰。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謚法三卷。劉熙撰。謚法十卷。梁特進中軍將軍沈約撰。謚法五卷。梁太府賀瑒撰。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六卷。

右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一十六部，一千二十七卷。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錄。孔子既敘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緝

而論之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其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魯人傳者二十篇齊則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魯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韋丞相節侯父子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並名其學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于此篇

河圖二十卷梁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錄一卷亡河圖龍文一卷〇易緯八卷鄭玄注梁有九卷尚書緯三卷鄭玄注梁六卷尚書中候五卷鄭玄注梁有八卷今殘缺詩緯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梁十卷禮緯三卷鄭玄注亡禮記默房二卷宋均注梁有三卷鄭玄注亡樂緯三卷宋均注梁有樂五鳥圖一卷亡春秋災異十五卷郗萌撰梁有春秋緯三十卷宋均注春秋內事四卷春秋包命二卷春秋秘事十一卷書易詩孝經春秋河洛緯秘要一卷五帝鉤命決圖一卷亡孝經勾命決六卷宋均注孝經援神契七卷宋均注孝經內事一卷梁有孝經雜緯十卷宋均注孝經元命包一卷孝經古祕援神二卷孝經古祕圖一卷孝經左右握二卷孝經左右契圖一卷孝經雜緯雜圖三卷孝經異本雜緯圖二卷孝經分野圖一卷孝經內事圖二卷孝經內事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一卷又口授圖一卷又論語讖八卷宋均注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雄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高道士歌一卷亡

右十三部合九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三十二部共一百三十二卷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氾曆樞含神務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為讖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楊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亡埤蒼三卷張揖撰梁有廣蒼一卷樊恭撰亡急就章一卷漢黃門令史游撰急就章二卷崔浩撰急就章三卷豆盧氏撰吳章二卷陸機撰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少學九卷楊方撰始學一卷〇勸學一卷蔡邕撰梁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幼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亡發蒙記一卷晉著作郎束晳撰啓蒙記三卷晉散騎常侍顧愷之撰啓疑記三卷顧愷之撰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千字文一卷胡肅注篆書千字文一卷〇演千字文五卷〇草書千字文一卷〇古今字詁三卷張揖撰梁有雜字一卷錯誤字一卷並張揖撰異字二卷朱育撰字屬一卷賈魴撰亡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字義訓音六卷古今字苑十卷曹侯彥撰亡雜字指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字指二卷晉朝議大夫李彤撰梁有單行字四卷李彤撰又字偶五卷亡說文十五卷許慎撰梁有演說文一卷庾儼默注亡說文音隱四卷〇字林七卷晉弦令呂忱撰字林音義五卷宋揚州督護吳恭撰古今字書十卷〇字書三卷〇字書十卷〇字統二十一卷楊承慶撰玉篇三十一卷陳左將軍顧野王撰字類敘評三卷侯洪泊撰要字苑一卷宋豫章太守謝康樂撰梁有常用字訓一卷殷仲堪撰要用字對誤四卷梁輕車參軍鄒誕生撰亡要用雜字三卷鄒里撰梁有文字要記三

卷。王義撰。亡。俗語難字一卷。秘書少監王劭撰。雜字要三卷。隋州行參軍李少通撰。文字整疑一卷。〇正名一卷。〇文字集略六卷。梁文貞處士阮孝緒撰。今字辯疑三卷。李少通撰。異字同音一卷。梁有釋字同音三卷，宋散騎常侍古文甫撰。字宗三卷。薛立撰。文字譜一卷。梁有古今文字序一卷，劉歆撰；文字通略一卷，焦子明撰。亡。文字辯嫌一卷。彭立撰。辯字一卷。戴規撰。雜字音一卷。〇借音字一卷。〇音書考源一卷。〇聲韻四十一卷。周研撰。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韻集十卷。〇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呂靜撰。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張諒撰。韻集八卷。段弘撰。羣玉典韻五卷。梁有文章音韻二卷，王該撰。又五音韻五卷。亡。韻略一卷。楊休之撰。脩續音韻決疑十四卷。李槩撰。纂韻鈔十卷。〇四聲指歸一卷。劉善經撰。四聲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約撰。四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撰。音譜四卷。李槩撰。韻英三卷。釋靜洪撰。通俗文一卷。服虔撰。訓俗文字略一卷。後齊黃門郎顏之推撰。證俗音字略六卷。梁有詁幼二卷，顏延之撰；廣詁幼一卷，宋給事中荀楷撰。亡。文字音七卷。晉蕩昌長王延撰。梁有纂文三卷，亡。翻真語一卷。王延撰。真言鑒誡一卷。〇字書音同異一卷。〇敘同音義三卷。〇河洛語音一卷。王長孫撰。國語十五卷。〇國語十卷。〇鮮卑語五卷。〇國語物名四卷。後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國語真歌十卷。〇國語雜物名三卷。侯伏侯可悉陵撰。國語十八傳一卷。〇國語御歌十一卷。〇鮮卑語十卷。〇國語號令四卷。〇國語雜文十五卷。〇鮮卑號令一卷。周武帝撰。雜號令一卷。〇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古今奇字一卷。郭顯卿撰。六文書一卷。〇四體書勢一卷。晉長水校尉衛恆撰。雜體書九卷。鄒正度撰。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〇古今篆隸雜字體一卷。蕭子政撰。古今文等書一卷。〇篆隸雜體書二卷。〇文字圖二卷。〇古今字圖雜錄一卷。秘書學士曹憲撰。婆羅門書一卷。梁有扶南胡書一卷。外國書四卷。〇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〇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二卷，亡。一字石經儀禮九卷。〇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〇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一字石經典論一卷。〇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〇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右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處事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并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凡六藝經緯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

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古之君子。多識而不窮。畜疑以待問。學不躐等。教不陵節。言約而易曉。師逸而功倍。且耕且養。三年而成一藝。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學者離羣索居。各為異說。至于戰國。典文遺棄。六經之儒。不能究其宗旨。多立小數。一經至數百萬言。致令學者難曉。虛誦問答。脣腐齒落而不知益。且先王設教。以防人欲。必本於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說。至後漢好圖讖。晉世重玄言。穿鑿妄作。日以滋生。先王正典。雜之以祆妄。大雅之論。汩之以放誕。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轉疏。無復師資之法。學不心解。專以浮華相尚。豫造雜難。擬為讎對。遂有芟角反對

互從等。諸翻競之說。馳騁煩言。以紊彝敘。譊譊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蔽也。

班固列六藝爲九種。或以緯書解經。合爲十種。

隋書卷三十二

隋書卷三十二考證

經籍志一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臣映斗按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後人引用往往互異云

周易講疏十三卷注國子祭酒何妥撰○監本何妥譌何安南監本訛作學姓閣本作何安按妥本傳歷國子祭酒撰周易講疏十三卷

毛詩辨闕十卷注魏太子文學劉楨撰○監本辨訛辯楨譌禎按楨字公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注烏程令吳郡陸璣撰○監本璣訛機按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吳陸璣撰或題曰陸機非也

右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注通計亡書合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監本脫合字按前後俱合亡書統算此亦合現存書與亡書統算部卷乃特增合字

隋書卷三十二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八

經籍二 史

史記一百三十卷。目錄一卷。漢中書令司馬遷撰。
史記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駰注。
史記音義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
史記音三卷。梁輕車錄事參軍鄒誕生撰。
古史考二十五卷。晉義陽亭侯譙周撰。
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班固撰，太山太守應劭集解。
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
漢書音訓一卷。服虔撰。
漢書音義七卷。韋昭撰。
漢書音二卷。梁尋陽太守劉顯撰。
漢書音二卷。夏侯詠撰。
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博士蕭該撰。
漢書音十二卷。廢太子勇命包愷等撰。
漢書集注十三卷。晉灼撰。
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
漢書續訓三卷。梁平北諮議參軍韋稜撰。
漢書訓纂三十卷。陳吏部尚書姚察撰。
漢書集解一卷。姚察撰。
論前漢事一卷。蜀丞相諸葛亮撰。
漢書駁議二卷。晉安北將軍劉寶撰。
定漢書疑二卷。姚察撰。
漢書敘傳五卷。項岱撰。
漢疏四卷。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劉孝標注漢書一百四十卷，陸澄注漢書一百二卷，梁元帝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並亡。
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
後漢記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梁有，今殘缺。晉散騎常侍薛瑩撰。
續漢書八十三卷。晉祕書監司馬彪撰。
後漢書十七卷。本九十七卷，今殘缺。晉少府卿華嶠撰。
後漢書八十五卷。本一百二十二卷，晉祠部郎謝沈撰。
後漢南記四十五卷。本五十五卷，今殘缺。晉江州從事張瑩撰。
後漢書九十五卷。本一百卷。晉祕書監袁山松撰。
後漢書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曄撰。
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
後漢書讚論四卷。范曄撰。
漢書纘十八卷。范曄撰。梁有蕭子顯後漢書一百卷，王韶後漢林二百卷，韋闡後漢音二卷，亡。
後漢書音一卷。後魏太常劉芳撰。
范漢音訓三卷。陳宗道先生臧競撰。
范漢音三卷。蕭該撰。
魏書四十八卷。晉司空王沈撰。
吳書二十五卷。韋昭撰。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殘缺。
吳紀九卷。晉太學博士環濟撰。晉有張勃吳錄三十卷，亡。
三國志六十五卷。敘錄一卷。晉太子中庶子陳壽撰，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注。
魏志音義一卷。盧宗道撰。
論三國志九卷。何常侍撰。
三國評志三卷。徐爰撰。梁有三國志序評三卷，晉著作佐郎王濤撰，亡。
晉書八十六卷。本九十三卷，今殘缺。晉著作郎王隱撰。
晉書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訖明帝，今殘缺。晉散騎常侍虞預撰。
晉書十卷。未成，本十四卷，今殘缺。晉中書郎朱鳳撰。訖元帝。
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起東晉。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
晉書三十六卷。宋臨川內史謝靈運撰。
晉書一百一十卷。齊徐州主簿臧榮緒撰。
晉書十一卷。本一百二卷，梁有，今殘缺。蕭子雲撰。
晉史草三十卷。梁蕭子顯撰。梁有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亡。
宋書六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
宋書六十五卷。齊冠軍錄事參軍孫嚴撰。
宋書一百卷。梁尚書僕射沈約撰。梁有宋文明中所撰宋書六十一卷，亡。
齊書六十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
齊紀十卷。劉陟撰。
齊紀二十卷。沈約撰。梁有江淹齊史十三卷，亡。
梁書四十九卷。梁中書郎謝吳撰。本一百卷。
梁史五十三卷。陳領軍大著作郎許亨撰。
梁書帝紀七卷。姚察撰。
通史四百八十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訖梁。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後齊僕射魏收撰。
後魏書一百卷。著作郎魏彥深撰。
陳書四十二卷。訖宣帝。陳吏部尚書陸瓊撰。
周史十八卷。未成。吏部尚書牛弘撰。

右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八十部，四千三十卷。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迹，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訖于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鄙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為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並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頵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

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紀年十二卷。汲冢書。并竹書同異一卷。漢紀三十卷。魏祕書監荀悅撰。後漢紀三十卷。袁彥伯撰。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撰。魏紀十二卷。左將軍陰澹撰。漢魏春秋九卷。孔舒元撰。晉紀四卷。陸機撰。晉紀二十三卷。干寶撰。訖愍帝。晉紀十卷。晉前軍諮議曹嘉之撰。漢晉陽秋四十七卷。訖愍帝。晉滎陽太守習鑿齒撰。晉紀十一卷。訖明帝。晉荊州別駕鄧粲撰。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晉紀二十三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撰。晉紀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撰。晉紀四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續晉紀五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產撰。宋略二十卷。梁通直郎裴子野撰。宋春秋二十卷。梁吳興令王琰撰。齊春秋三十卷。梁奉朝請吳均撰。齊典五卷。王逸撰。齊典十卷。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梁湘東世子蕭方等撰。戰國春秋二十卷。李槩撰。梁典三十卷。劉璠撰。梁典三十卷。陳始興王諮議何之元撰。梁撮要三十卷。陳征南諮議陰僧仁撰。梁後略十卷。姚最撰。梁太清紀十卷。梁長沙蕃王蕭韶撰。淮海亂離志四卷。蕭世怡撰。敘梁末侯景之亂。齊紀三十卷。紀後齊事。崔子發撰。齊志十卷。後齊事。王劭撰。

右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周書十卷。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春秋前傳十卷。何承天撰。春秋前雜傳九卷。何承天撰。春秋後傳三十一卷。晉著作郎樂資撰。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錄。戰國策二十一卷。高誘撰注。戰國策論一卷。漢京兆尹延篤撰。楚漢春秋九卷。陸賈撰。古今注八卷。伏無忌撰。越絕記十六卷。子貢撰。吳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楊方撰。吳越春秋十卷。皇甫遵撰。吳越記六卷。○南越志八卷。沈氏撰。小史八卷。○漢靈獻二帝紀三卷。漢侍中劉芳撰。殘缺。梁有六卷。山陽公載記十卷。樂資撰。漢末英雄記八卷。王粲撰。殘缺。梁有十卷。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撰。記漢末事。魏武本紀四卷。梁并曆五卷。魏尚書八卷。孔衍撰。梁十卷成。魏晉世語十卷。晉襄陽令郭頒撰。魏末傳二卷。梁又有魏末傳并魏氏大事六卷，亡。呂布本事一卷。毛范撰。晉諸公讚二十一卷。晉祕書監傅暢撰。晉後略記五卷。晉下邳太守荀綽撰。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內史張緬撰。晉書鴻烈六卷。張氏撰。宋中興伐逆事二卷。○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左史六卷。李槩撰。魏國統二十卷。梁祚撰。梁帝紀七卷。○梁太清錄八卷。○梁承聖中興略十卷。劉仲威撰。梁末代紀一卷。○梁皇帝實錄三卷。周興嗣撰。記武帝事。梁皇帝實錄五卷。梁中書郎謝吳撰。記元帝事。棲鳳春秋五卷。臧嚴撰。陳王業曆一卷。陳中書郎趙齊旦撰。史要十卷。漢桂陽太守衛颯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典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魚豢撰。史漢要集二卷。晉祠部郎王蔑撰。抄史記，入春秋者不錄。三史略二十九卷。吳太子太傅張溫撰。史記正傳九卷。張瑩撰。後漢略二十五卷。張緬撰。漢皇德紀三十卷。漢有道徵士侯瑾撰。起光武至沖帝。洞紀四卷。韋昭撰。記庖犧已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續洞紀一卷。孫盛撰。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撰。起三皇，盡漢魏。帝王世紀音四卷。虞綽撰。帝王本紀十卷。來奧撰。續帝王世紀十卷。何茂材撰。十五代略一卷。吉文甫撰。起庖犧至晉。帝王要略十二卷。環濟撰。紀帝王及天官、地理、喪服。周載八卷。晉臨賀太守孟儀撰。略記前代，下至秦。本三十卷，今亡。漢書鈔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葛洪撰。拾遺錄二卷。偽秦姚萇方士王子年撰。王子年拾遺記十卷。蕭綺撰。華夷帝王世紀三十卷。楊曄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緒撰。童悟十二卷。○帝王世錄一卷。甄鸞撰。先聖本紀十卷。劉縚撰。年曆帝紀三十卷。姚恭撰。帝王諸侯世略十一卷。○王霸記三卷。潘傑撰。歷代記三十二卷。○隋書六十卷。未成。祕書監王劭撰。

右七十二部，九百一十七卷。通計亡書，七十三部，九百三十九卷。

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絕，相承以為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為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

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趙書十卷（一曰二石集，記石勒事，偽燕太傅長史田融撰。）二石傳二卷（晉北中郎參軍王度撰。）二石偽治時事二卷（王度撰。）漢之書十卷（常璩撰。）華陽國志十二卷（常璩撰。梁有蜀平記十卷，蜀漢偽官故事一卷，亡。）燕書二十卷（記慕容雋事，偽燕尚書范亨撰。）南燕錄五卷（記慕容德事，偽燕尚書郎張詮撰。）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偽燕中書郎王景暉撰。）南燕書七卷（游覽先生撰。）燕志十卷（記馮跋事，魏侍中高閭撰。）秦書八卷（何仲熙撰，記苻健事。）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秦紀十卷（記姚萇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涼記八卷（記張軌事，偽燕右僕射張諮撰。）○涼書十卷（記張軌事，偽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撰。）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晉侍御史喻歸撰。）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偽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涼書十卷（高道讓撰。）涼書十卷（沮渠國史。）托跋涼錄十卷。○敦煌實錄十卷（劉景撰。）十六國春秋一百卷（魏崔鴻撰。）纂錄一十卷。○戰國春秋二十卷（李槩撰。）漢趙記十卷（和苞撰。）吐谷渾記二卷（宋新亭侯段國撰。梁有翟遼書二卷，諸國略記二卷，永嘉後纂年記二卷，段業傳一卷，亡。）天啓紀十卷（記梁元帝子諝據湘州事。）

右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通計亡書，合三十三部，三百四十六卷。）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衆，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後魏克平諸國，據有嵩華，始命司徒崔浩，博采舊聞，綴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祕閣。爾朱之亂，並皆散亡。今舉其見在，謂之霸史。

穆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注。）漢獻帝起居注五卷。○晉泰始起居注二十卷（李軌撰。）晉咸寧起居注十卷（李軌撰。）晉泰康起居注二十一卷（李軌撰。）晉元康起居注一卷。（梁有永平元康永寧起居注六卷，又有惠帝起居注二卷，永嘉建興起居注十三卷，亡。）晉建武大興永昌起居注九卷。（梁有二十卷。）晉元康起居注一卷。○晉咸和起居注十六卷（李軌撰。）晉咸康起居注二十二卷。○晉建元起居注四卷。○晉永和起居注十七卷。（梁有二十四卷。）晉升平起居注十卷。○晉隆和興寧起居注五卷。○晉咸安起居注三卷。○晉泰和起居注六卷。（梁十卷。）晉寧康起居注六卷。○晉泰元起居注二十五卷。（梁五十四卷。）晉隆安起居注十卷。○晉元興起居注九卷。○晉義熙起居注十七卷。（梁三十四卷。）晉元熙起居注二卷。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徐州主簿劉道會撰。梁有三百二十二卷。）流別起居注三十七卷。（梁有晉宋起居注鈔五十一卷，晉宋先朝起居注二十卷，亡。）宋永初起居注十卷。○宋景平起居注三卷。○宋元嘉起居注五十五卷。（梁六十卷。）宋孝建起居注十二卷。○宋大明起居注十五卷。（梁三十四卷。又有景和起居注四卷，明帝在藩注三卷，亡。）宋泰始起居注十九卷。（梁二十三卷。）宋泰豫起居注四卷。（梁有宋成徽起居注二十卷，昇明起居注六卷，亡。）齊永明起居注二十五卷。（梁有三十四卷。又有建元起居注十二卷，隆昌延興建武起居注四卷，中興起居注四卷，亡。）梁大同起居注十卷。○後魏起居注三百三十六卷。○陳永定起居注八卷。○陳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陳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陳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陳至德起居注四卷。○後周太祖號令三卷。○隋開皇起居注六十卷。○南燕起居注一卷。

右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已來，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偽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別出，附之於此。

漢武帝故事二卷。○西京雜記二卷。○漢魏吳蜀舊事八卷。○晉朝雜事二卷。○晉宋舊事一百三十五卷。○晉要事三卷。○晉故事四十三卷。○晉建武故事一卷。○晉咸和咸康故事四卷。（晉孔愉撰。）晉修復山陵故事五卷。（車灌撰。）交州雜事九卷。（記士燮及陶璜事。）晉八王故事十卷。○晉四王起事四卷。（晉廷尉盧綝撰。）大司馬陶公故事三卷。○郗太尉為尚書令故事三卷。○桓玄偽事三卷。○晉東宮舊事十卷。○秦漢已來舊事十卷。○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汪撰。）沔南故事三卷。（應思遠撰。）天正舊事三卷。（釋亡名撰。）皇儲故事二卷。○梁舊事三十卷。（內史侍郎蕭大圜撰。）東宮典記七十卷。（左庶子宇文愷撰。）開業平陳記二十卷。

右二十五部，四百四卷。

古者朝廷之政發號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春秋傳曰吾視諸故府則其事也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與質劑以逆邦國之治然則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之職又總而掌之漢時蕭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條流派別制度漸廣晉初甲令已下至九百餘卷晉武帝命車騎將軍賈充博引羣儒刪采其要增律十篇其餘不足經遠者為法令施行制度者為令品式章程者為故事各還其官府搢紳之士撰而錄之遂成篇卷然亦隨代遺失今據其見存謂之舊事篇

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漢官五卷（應劭注）漢官儀十卷（應劭撰）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蔡質撰梁有荀攸魏官儀一卷韋昭官儀職訓一卷亡）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傅暢撰）晉新定儀注十四卷（梁有徐宣瑜晉官品一卷荀綽百官表注十六卷干寶司徒儀一卷宋職官記九卷晉百官儀服錄五卷大興二年定官品事五卷百官品九卷亡）百官階次一卷○齊職儀五十卷（齊長水校尉王珪之撰梁有王珪之齊儀四十九卷亡）齊職儀五卷○梁選簿三卷（徐勉撰）梁勳選格一卷○職官要錄三十卷（陶藻撰）梁官品格一卷○百官階次三卷○新定將軍名一卷○吏部用人格一卷○官族傳十四卷（何晏撰）百官春秋五十卷（王道秀撰）百官春秋二十卷○魏晉百官名五卷○晉百官名三十卷○晉官屬名四卷○陳百官簿狀二卷○陳將軍簿一卷○新定官品二十卷（梁沈約撰）梁尚書職制儀注四十一卷○職令古今百官注十卷（郭演撰）

右二十七部三百三十六卷（通計亡書合三十六部四百三十三卷）

古之仕者名書於所臣之策各有分職以相統治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而御史數凡從正者然則冢宰總六卿之屬以治其政御史掌其在位名數先後之次焉今漢書百官表列眾職之事記在位之次蓋亦古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是後相因正史表志無復百僚在官之名矣搢紳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書撰而錄之別行於世宋齊已後其書益繁而篇卷零疊易為亡散又多瑣細不足可紀故刪其見存可觀者編為職官篇

漢舊儀四卷（衛敬仲撰梁有衛敬仲漢中興儀一卷亡）晉新定儀注四十卷（晉安成太守傅瑗撰）晉雜儀注十一卷○晉尚書儀十卷○甲辰儀五卷（江左撰）封禪儀六卷○宋儀注十卷○宋儀注二十卷○宋尚書雜注十八卷（本二十卷）宋東宮儀記二十三卷（宋新安太守張鏡撰）徐爰家儀一卷○東宮新記二十卷（蕭子雲撰）梁吉禮儀注十卷（明山賓撰）梁賓禮儀注九卷（賀瑒撰案梁明山賓撰吉儀注二百六卷錄六卷嚴植之撰凶儀注四百七十九卷錄四十五卷陸璉撰軍儀注一百九十卷錄二卷司馬褧撰嘉儀注一百一十二卷錄三卷並亡存者唯士吉及賓合十九卷）皇典二十卷（梁豫章太守丘仲孚撰）雜凶禮四十二卷○政禮十卷（何胤撰梁有何胤士喪儀注九卷亡）雜儀注一百八十卷○陳尚書雜儀注五百五十卷○陳吉禮一百七十一卷○陳賓禮六十五卷○陳軍禮六卷○陳嘉禮一百二卷○後魏儀注五十卷○後齊儀注二百九十卷○雜嘉禮三十八卷○國親皇太子序親簿一卷○隋朝儀禮一百卷（牛弘撰）大漢輿服志一卷（魏博士董巴撰）晉諡議十三卷（何晏撰）汝南君諱議二卷○決疑要注一卷（摯虞撰）車服雜注一卷（徐廣撰）禮儀制度十三卷（王逡之撰）古今輿服雜事二十卷（梁周遷撰）晉鹵簿圖一卷○鹵簿儀二卷○陳鹵簿圖一卷○齊鹵簿儀一卷○諸衛左右廂旗圖樣十五卷○內外書儀四卷（謝元撰）書儀二卷（蔡超撰）書筆儀二十一卷（謝朏撰）宋長沙檀太妃薨弔答書十二卷○弔答儀十卷（王儉撰）書儀十卷（王弘撰）皇室儀十三卷（鮑行卿撰）吉書儀二卷（王儉撰）書儀疏一卷（周捨撰）新儀三十卷（鮑泉撰）文儀二卷（梁修端撰）趙李家儀十卷（錄一卷李穆叔撰）書儀十卷（唐瑾撰）言語儀一卷○嚴植之儀二卷○遷儀四卷（馬樞撰）婦人書儀八卷○僧家書儀五卷（釋曇瑗撰）要典雜事五十卷

右五十九部二千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合六十九部三千九十四卷）

儀注之興其所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疏之別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已上分之為三在周因而為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是時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缺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篇滿牘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之制非長久之道載筆之士刪其大綱編于史志而或傷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旨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見

存以爲儀注篇。

律本二十一卷杜預撰。 漢晉律序注一卷晉僮長張斐撰。 雜律解二十一卷張斐撰。梁有杜預雜律七卷，亡。 晉宋齊梁律二十卷蔡法度撰。 梁律二十卷梁義興太守蔡法度撰。 後魏律二十卷 ○北齊律十二卷目一卷。 陳律九卷范泉撰。 周律二十五卷 ○周大統式三卷 ○隋律十二卷 ○隋大業律十一卷 ○晉令四十卷 ○梁令三十卷錄一卷。 ○梁科三十卷 ○北齊令五十卷 ○北齊權令二卷 ○陳令三十卷范泉撰。 陳科三十卷范泉撰。 隋開皇令三十卷目一卷。 隋大業令三十卷 ○漢朝議駮三十卷應劭撰。梁有建武律令故事一卷，應劭律略論五卷，亡。 晉雜議十卷 ○晉彈事十卷 ○南臺奏事二十二卷 ○漢名臣奏事三十卷 ○魏王奏事十卷 ○魏名臣奏事四十卷目一卷。陳壽撰。 魏臺雜訪議三卷高堂隆撰。 魏廷尉決事十卷 ○晉駮事四卷 ○晉雜制六十卷 ○晉刺史六條制一卷 ○齊五服制一卷 ○陳新制六十卷

右三十五部，七百一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三十八部，七百三十六卷。

刑法者，先王所以懲罪惡，齊不軌者也。書述唐、虞之世，五刑有服，而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條三千。周官司寇掌三典以刑邦國，司刑掌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太史又以典法逆于邦國，內史執國法以考政事。春秋傳曰，在九刑不忘。然則刑書之作久矣。蓋藏于官府，懼人之知爭端，而輕於犯。及其末也，肆情越法，刑罰僭濫。至秦，重之以苛虐，先王之正刑滅矣。漢初，蕭何定律九章，其後漸更增益，令甲已下，盈溢架藏。晉初，賈充、杜預刪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梁時又取故事之宜於時者爲梁科。後齊武帝時，又於麟趾殿刪正刑典，謂之麟趾格。後周太祖，又命蘇綽撰大統式。隋則律令格式並行。自律已下，世有改作，事在刑法志。漢律久亡，故事駮議，又多零失。今錄其見存可觀者，編爲刑法篇。

三輔決錄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摯虞注。 海內先賢傳四卷魏明帝時撰。 四海耆舊傳一卷 ○海內士品一卷 ○先賢集三卷 ○兗州先賢傳一卷 ○徐州先賢傳一卷 ○徐州先賢傳贊九卷劉義慶撰。 海岱志二十卷齊前將軍記室崔慰祖撰。 交州先賢傳三卷晉范瑗撰。 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長壽撰。 續益部耆舊傳二卷 ○諸國清賢傳一卷 ○魯國先賢傳二卷晉大司農白褒撰。 楚國先賢傳贊十二卷晉張方撰。 汝南先賢傳五卷魏周斐撰。 陳留耆舊傳二卷漢議郎圈稱撰。 陳留耆舊傳一卷魏散騎侍郎蘇林撰。 陳留先賢像贊一卷陳英宗撰。 陳留志十五卷東晉剡令江敞撰。 濟北先賢傳一卷 ○廬江七賢傳二卷 ○東萊耆舊傳一卷王基撰。 襄陽耆舊記五卷習鑿齒撰。 會稽先賢傳七卷謝承撰。 會稽後賢傳記二卷鍾離岫撰。 會稽典錄二十四卷虞豫撰。 會稽先賢像贊五卷 ○漢世要記一卷 ○吳先賢傳四卷吳左丞相陸凱撰。 東陽朝堂像讚一卷晉南平太守留叔先撰。 豫章烈士傳三卷徐整撰。 豫章舊志三卷晉會稽太守熊默撰。 豫章舊志後撰一卷熊欣撰。 零陵先賢傳一卷 ○長沙耆舊傳讚三卷晉臨川王郎中劉彧撰。 桂陽先賢畫讚一卷吳左中郎張勝撰。 武昌先賢志二卷宋天門太守郭緣生撰。 蜀文翁學堂像題記二卷 ○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撰，周續之注。 高士傳六卷皇甫謐撰。 逸士傳一卷皇甫謐撰。 逸民傳七卷張顯撰。 高士傳二卷虞槃佐撰。 至人高士傳讚二卷晉廷尉卿孫綽撰。 ○高隱傳十卷阮孝緒撰。 高隱傳十卷 ○高僧傳六卷虞孝敬撰。 止足傳十卷 ○續高士傳七卷周弘讓撰。 孝子傳讚三卷王韶之撰。 孝子傳十五卷晉輔國將軍蕭廣濟撰。 孝子傳十卷宋員外郎鄭緝之撰。 孝子傳八卷師覺授撰。 孝子傳二十卷宋躬撰。 孝子傳略二卷 ○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孝友傳八卷 ○曾參傳一卷 ○忠臣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顯忠錄二十卷梁元帝撰。 丹陽尹傳十卷梁元帝撰。 英蕃可錄二卷張萬賢撰。郤武侯新注。 高才不遇傳四卷後齊劉晝撰。 良吏傳十卷鍾岏撰。 海內名士傳一卷 ○正始名士傳三卷袁敬仲撰。 江左名士傳一卷劉義慶撰。 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 七賢傳五卷孟氏撰。 文士傳五十卷張隱撰。 列士傳二卷劉向撰。 陰德傳二卷宋光祿大夫范晏撰。 悼善傳十一卷 ○雜傳三十六卷任昉撰。本一百四十七卷，亡。 東方朔傳八卷 ○毌丘儉記三卷 ○管輅傳三卷管辰撰。 雜傳四十卷賀蹤撰。本七十卷，亡。 雜傳十九卷陸澄撰。 雜卷十一卷 ○玄晏春秋三卷皇甫謐撰。 孔子弟子先儒傳十卷 ○李氏家傳一卷 ○桓任家傳一卷 ○王朗王肅家傳一卷 ○太原王氏家傳二十三卷 ○褚氏家傳一卷褚覬等撰。 薛常侍家傳一卷 ○江氏家傳七卷江祚等撰。 庾氏家傳一卷庾斐撰。 裴氏家傳四卷裴松之撰。 虞氏家記五卷虞覽撰。 曹氏家傳一卷曹毗撰。 范氏家傳一卷范汪撰。 紀氏家紀一卷紀友撰。 韋氏家傳一卷 ○何顒使君家傳一卷 ○明氏家訓一卷僞燕衛尉明敫撰。 明氏世錄六卷梁信武記室明粲撰。 陸史十五卷 ○王氏江左世家傳二十卷王褒撰。 孔氏家傳五卷 ○崔氏五門家傳二卷崔氏撰。 暨氏家傳一卷 ○周齊王家傳一卷姚氏撰。 尒朱家傳二卷

王氏撰周氏家傳一卷。〇令狐氏家傳一卷。〇新舊傳四卷。〇漢南家傳三卷。〇何氏家傳三卷。〇童子傳二卷。王瑱之撰幼童傳十卷。劉昭撰訪來傳十卷。來奧撰懷舊志九卷。梁元帝撰知己傳一卷。盧思道撰全德志一卷。梁元帝撰同姓名錄一卷。梁元帝撰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列女傳七卷。趙母注列女傳八卷。高氏撰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列女傳頌一卷。曹植撰列女傳讚一卷。繆襲撰列女後傳十卷。項原撰列女傳六卷。皇甫謐撰列女傳七卷。綦毋邃撰列女傳要錄三卷。〇女記十卷。杜預撰美婦人傳六卷。〇妬記二卷。虞通之撰道人善道開傳一卷。康泓撰名僧傳三十卷。釋寶唱撰高僧傳十四卷。釋僧祐撰江東名德傳三卷。釋法進撰法師傳十卷。王巾撰衆僧傳二十卷。裴子野撰薩婆多部傳五卷。釋僧祐撰梁故草堂法師傳一卷。〇尼傳二卷。釋皎法師撰法顯傳二卷。〇法顯行傳一卷。〇梁武皇帝大捨三卷。謝吳撰列仙傳讚三卷。劉向撰，鬷續孫綽讚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晉郭元祖撰列仙傳十卷。葛洪撰說仙傳一卷。朱思祖撰養性傳二卷。〇漢武內傳三卷。〇太元真人東鄉司命茅君內傳一卷。弟子李遵撰清虛真人王君內傳一卷。弟子華存撰清虛真人裴君內傳一卷。〇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君內傳一卷。〇太極左仙公葛君內傳一卷。〇仙人馬君陰君內傳一卷。〇仙人許遠遊傳一卷。〇靈人辛玄子自序一卷。〇劉君內記一卷。王珍撰陸先生傳一卷。孔稚珪撰列仙讚序一卷。郭元祖撰集仙傳十卷。〇洞仙傳十卷。〇王喬傳一卷。〇關令內傳一卷。鬼谷先生撰南嶽夫人內傳一卷。〇蘇君記一卷。周季通撰嵩高寇天師傳一卷。〇華陽子自序一卷。〇太上真人內記一卷。李氏撰道學傳二十卷。〇宣驗記三十卷。劉義慶撰應驗記一卷。宋光祿大夫傅亮撰寃祥記十卷。王琰撰列異傳三卷。魏文帝撰感應傳八卷。王延秀撰古異傳三卷。宋永嘉太守袁王壽撰甄異傳三卷。晉西戎主簿戴祚撰述異記十卷。祖沖之撰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續異苑十卷。〇搜神記三十卷。干寶撰搜神後記十卷。陶潛撰靈鬼志三卷。荀氏撰志怪二卷。祖台之撰志怪四卷。孔氏撰神錄五卷。劉之遴撰齊諧記七卷。宋散騎侍郎東陽无疑撰續齊諧記一卷。吳均撰幽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補續冥祥記一卷。王曼穎撰漢武洞冥記一卷。郭氏撰嘉瑞記三卷。陸瓊撰祥瑞記三卷。〇符瑞記十卷。許善心撰靈異錄十卷。〇靈異記十卷。〇研神記十卷。蕭繹撰旌異記十五卷。侯君素撰近異錄二卷。劉質撰鬼神列傳一卷。謝氏撰志怪記三卷。殖氏撰舍利感應記三卷。王劭撰真應記十卷。〇周氏冥通記一卷。〇集靈記二十卷。顏之推撰寃魂志三卷。顏之推撰

右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通計亡書，合二百一十九部，一千五百三卷。

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則諸侯史記，兼而有之。春秋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臧紇之叛，季孫命太史召掌惡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約，涖其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是則王者誅賞，具錄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書。故自公卿諸侯，至于羣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而又閭胥之政，凡聚衆庶，書其敬敏任卹者，族師每月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歲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是以窮居側陋之士，言行必達，皆有史傳。自史官曠絕，其道廢壞，漢初，始有丹書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輔弼之臣，扶義俶儻之士，皆有記錄。而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史記獨傳夷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儔，其餘皆略而不記。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敘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本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刪採其要焉。魯、沛、三輔，序贊並亡，後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見存，部而類之，謂之雜傳。

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水經三卷。郭璞注黃圖一卷。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事洛陽記四卷。〇洛陽記一卷。陸機撰洛陽宮殿簿一卷。〇洛陽圖一卷。晉懷州刺史楊佺期撰述征記二卷。郭緣生撰西征記二卷。戴延之撰輿地記一卷。吳顧期撰風土記三卷。晉平西將軍周處撰吳興記三卷。山謙之撰吳郡記一卷。顧夷撰京口記二卷。宋太常卿劉損撰南徐州記二卷。山謙之撰會稽土地記一卷。朱育撰會稽記一卷。賀循撰隋王入沔記六卷。宋侍中沈懷文撰荊州記三卷。宋臨川王侍郎盛弘之撰神壤記一卷。記滎陽山水，黃閔撰豫章記一卷。雷次宗撰蜀王本記一卷。揚雄撰

撰。三巴記一卷譙周撰。珠崖傳一卷偽燕聘晉使蓋泓撰。陳留風俗傳三卷圈稱撰。鄴中記二卷晉國子助教陸翽撰。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裴秀客京相璠等撰。衡山記一卷宋居士宗測撰。遊名山志一卷謝靈運撰。聖賢冢墓記一卷李彤撰。佛國記一卷沙門釋法顯撰。遊行外國傳一卷沙門釋智猛撰。交州以南外國傳一卷。十洲記一卷東方朔撰。神異經一卷東方朔撰，張華注。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南州異物志一卷吳丹陽太守萬震撰。蜀志一卷東京武平太守常寬撰。發蒙記一卷束晳撰，載物產之異。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錄一卷。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以為此書。澄本之外，其舊事並多零失。見存別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今列之於上。三輔故事二卷晉世撰。湘州記二卷庾仲雍撰。吳郡記二卷晉本州主簿顧夷撰。日南傳一卷。江記五卷庾仲雍撰。漢水記五卷庾仲雍撰。居名山志一卷謝靈運撰。西征記一卷戴祚撰。廬山南陵雲精舍記一卷。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齊都官尚書劉澄之撰。元康三年地記六卷。司州記二卷。并帖省置諸郡舊事一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以為此記。其所增舊書，亦多零失。見存別部行者，唯十二家，今列之於上。山海經圖讚二卷郭璞注。山海經音二卷。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廟記一卷。地理書抄二十卷陸澄撰。地理書抄九卷任昉撰。地理書抄十卷。劉黃門撰。洛陽伽藍記五卷後魏楊衒之撰。荊南地志二卷蕭世誠撰。巴蜀記一卷。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元康六年戶口簿記三卷。元嘉六年地記三卷。九州郡縣名九卷。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臨海水土物志一卷沈瑩撰。益州記三卷李氏撰。湘州記一卷郭仲產撰。湘州圖副記一卷。四海百川水源記一卷釋道安撰。京師寺塔記十卷劉璆撰。華山精舍記一卷張光祿撰。南雍州記六卷鮑至撰。京師寺塔記二卷釋曇景撰。張騫出關志一卷。外國傳五卷釋曇景撰。歷國傳二卷釋法盛撰。西京記三卷。京師錄七卷。尋江源記一卷。從國記一卷。江表行記一卷。淮南記一卷。古來國名二卷。十三州志十卷闞駰撰。慧生行傳一卷。宋武北征記一卷戴氏撰。林邑國記一卷。涼州異物志一卷。圖象傳二卷闞先生撰。司州山川古今記三卷劉澄之撰。江圖一卷張氏撰。江圖二卷劉氏撰。廣梁南徐州記五卷虞孝敬撰。水飾圖二十卷。甌閩傳一卷。北荒風俗記二卷。諸蕃風俗記二卷。男女二國傳一卷。突厥所出風俗事一卷。古今地譜二卷。輿地志三十卷陳顧野王撰。序行記十卷姚最撰。魏永安記三卷溫子昇撰。國都城記二卷。周地圖記一百九卷。冀州圖經一卷。齊州圖經一卷。齊州記四卷李叔布撰。幽州圖經一卷。魏聘使行記六卷。聘北道里記三卷江德藻撰。李諧行記一卷。聘遊記三卷劉師知撰。朝覲記六卷。封君義行記一卷李繪撰。輿駕東行記一卷薛泰撰。北伐記七卷諸葛穎撰。巡撫揚州記七卷諸葛穎撰。大魏諸州記二十一卷。并州入朝道里記一卷蔡允恭撰。趙記十卷。代都略記三卷。世界記五卷釋僧祐撰。州郡縣簿七卷。大隋翻經婆羅門法師外國傳五卷。隋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隋西域圖三卷裴矩撰。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隋諸郡土俗物產一百五十一卷。西域道里記一卷。諸蕃國記十七卷。方物志二十卷許善心撰。并州總管內諸州圖一卷。

右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一百四十部，一千四百三十四卷。

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飲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遷變。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廣谷大川異制，人居其間異俗。書錄禹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斯之謂也。周則夏官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達其道路。地官誦訓，掌方志以詔觀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觀祅祥。秋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辨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國，使同其貫。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擾邦國，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及土會之法，然則其事分在眾職，而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實總其事。太史以典逆冢宰之治，其書蓋亦總為史官之職。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而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敘，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是後載筆之士，管窺末學，不能及遠，但記州郡之名而已。晉世，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學者因其經歷，

並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三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記注甚衆。今任、陸二家所記之內而又別行者，各錄在其書之上，自餘次之於下，以備地理之記焉。

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世本二卷（劉向撰）。世本四卷（宋衷撰）。漢氏帝王譜三卷（梁有宋譜四卷，劉湛百家譜二卷，亡）。齊帝譜屬十卷。○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梁有王逸之續儉百家譜四卷，南族譜二卷，百家譜拾遺一卷，又有齊梁帝譜四卷，梁帝譜十三卷，亡）。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孺撰）。百家譜集鈔十五卷（王僧孺撰）。百家譜二十卷（賈執撰）。百家譜十五卷（傅昭撰）。百家譜世統十卷。○百家譜鈔五卷。○姓氏英賢譜一百卷（賈執撰。梁有王司空新集諸州譜十一卷，又別有諸姓譜一百一十六卷，益州譜四十卷，關東關北譜三十三卷，梁武帝總集境內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亡）。後魏辯宗錄二卷（元暉業撰）。後魏皇帝宗族譜四卷。○魏孝文列姓族牒一卷。○後齊宗譜一卷。○益州譜三十卷。○冀州姓族譜二卷。○洪州諸姓譜九卷。○吉州諸姓譜八卷。○江州諸姓譜十一卷。○諸州雜譜八卷。○袁州諸姓譜八卷。○揚州譜鈔五卷。○京兆韋氏譜二卷。○謝氏譜一十卷。○楊氏血脈譜二卷。○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楊氏枝分譜一卷。○楊氏譜一卷。○北地傅氏譜一卷。○蘇氏譜一卷。○述系傳一卷（姚最撰）。氏族要狀十五卷。○姓苑一卷（何氏撰）。復姓苑一卷。○齊永元中表簿五卷。○竹譜一卷。○錢譜一卷（顧烜撰）。錢圖一卷。

右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

氏姓之書，其所由來遠矣。書稱別生分類。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周家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則亦史之職也。秦兼天下，剗除舊迹，公侯子孫，失其本繫。漢初得世本，敘黃帝已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後漢有鄧氏官譜。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並為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為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其鄧氏官譜及族姓昭穆記，晉亂已亡。自餘亦多遺失。今錄其見存者，以為譜系篇。

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七略七卷（劉歆撰）。晉中經十四卷（荀勗撰）。晉義熙已來新集目錄三卷。○宋元徽元年四部書目錄四卷（王儉撰）。今書七志七十卷（王儉撰）。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錄四卷（殷鈞撰）。梁東宮四部目錄四卷（劉遵撰）。梁文德殿四部目錄四卷（劉孝標撰）。七錄十二卷（阮孝緒撰）。魏闕書目錄一卷。○陳祕閣圖書法書目錄一卷。○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錄四卷。○陳德教殿四部目錄四卷。○陳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錄二卷。○開皇四年四部目錄四卷。○開皇八年四部書目錄四卷。○香廚四部目錄四卷。○隋大業正御書目錄九卷。○法書目錄六卷。○雜儀注目錄四卷。○雜撰文章家集敘十卷（荀勗撰）。文章志四卷（摯虞撰）。續文章志二卷（傅亮撰）。晉江左文章志三卷（宋明帝撰）。宋世文章志二卷（沈約撰）。書品二卷。○名手畫錄一卷。○正流論一卷。

右三十部，二百一十四卷。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為綱紀，體制湮滅，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之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博覽之士，疾其渾漫，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並皆別行。大體雖準向歆，而遠不逮矣。其先代目錄，亦多散亡。今總其見存，編為簿錄篇。

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計亡書，合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衆職，咸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亹亹。自史官廢絕久矣，漢氏頗循其舊，班、馬因之。魏、晉已來，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祿貴遊，政、駿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諺曰：上車不落

斯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於是尸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記至數十家傳說不同聞見舛駁理失中庸辭乖體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闕於典墳忠肅之才不傳於簡策斯所以爲蔽也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三十種別爲史部

隋書卷三十三

隋書卷三十三考證

經籍志二漢靈獻紀三十卷注漢有道徵士侯瑾撰○監本瑾訛謹按後漢文苑傳侯瑾字子瑜

涼書十卷注沮渠國史○監本沮訛洎按晉書載記沮渠蒙遜爲北涼

交州雜事九卷注記士燮及陶璜事○監本璜訛黃按晉書陶璜傳孫晧時璜爲蒼梧太守遂陷交趾因用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開置三郡及九眞屬國

三十餘縣入晉封宛陵侯

條流派別○監本派訛泒按泒音孤水名與流派之派匹卦切者異

隋書卷三十四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九

經籍三 子

晏子春秋七卷。齊大夫晏嬰撰。曾子二卷目一卷。魯國曾參撰。子思子七卷。魯穆公師孔伋撰。公孫尼子一卷。尼似孔子弟子。孟子十四卷。齊卿孟軻撰，趙岐注。孟子七卷。鄭玄注。孟子七卷。劉熙注。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亡。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梁有王孫子一卷，亡。董子一卷。戰國時董無心撰。魯連子五卷錄一卷。魯連，齊人，不仕，稱為先生。新語二卷。陸賈撰。賈子十卷錄一卷。漢梁太傅賈誼撰。鹽鐵論十卷。漢廬江府丞桓寬撰。新序三十卷錄一卷。劉向撰。說苑二十卷。劉向撰。揚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揚雄撰，李軌注。梁有揚子法言六卷，侯芭注，亡。揚子法言十三卷。宋衷撰。揚子太玄經九卷。宋衷注。梁有揚子太玄經九卷，揚雄自作章句，亡。揚子太玄經十卷。陸績、宋衷撰。揚子太玄經十卷。蔡文邵注。梁有揚子太玄經十四卷，虞翻注；揚子太玄經十三卷，陸凱注；揚子太玄經七卷，王肅注，亡。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潛夫論十卷。後漢處士王符撰。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後序十二卷，後漢司隸校尉應奉撰；周生子要論一卷錄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亡。申鑒五卷。荀悅撰。魏子三卷。後漢會稽人魏朗撰。梁有文檢六卷，似後漢末人作，亡。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典論五卷。魏文帝撰。徐氏中論六卷。魏太子文學徐幹撰。梁目一卷。王子正論十卷。王肅撰。梁有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亡。杜氏體論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梁有新書五卷，王基撰；周子九卷，吳中書郎周昭撰，亡。顧子新語十二卷。吳太常顧譚撰。通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譙子法訓八卷。譙周撰。梁有譙子五教志五卷，亡。袁子正論十九卷。袁準撰。梁又有袁子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孫氏成敗志三卷，孫毓撰；古今通論二卷，松滋令王嬰撰；蔡氏化清經十卷，蔡洪撰；通經二卷，晉丞相從事中郎王長元撰，亡。新論十卷。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撰。梁有揚子物理論十六卷、揚子大元經十四卷，並晉徵士揚泉撰；新論十卷，晉金紫光祿大夫華譚撰；傅子新論一卷，亡。志林新書三十卷。虞喜撰。梁有廣林二十四卷，又後林十卷，虞喜撰；干子十八卷，干寶撰；周論二卷，晉江州從事蔡韶撰；顧子十卷，晉揚州主簿顧夷撰，亡。要覽十卷。晉郡儒林祭酒呂竦撰。正覽六卷。梁太子詹事周捨撰。梁有三統五儲論二卷，曹思文撰，亡。諸葛武侯集誡二卷〇衆賢誡十三卷〇女篇一卷〇女鑒一卷〇婦人訓誡集十一卷〇婦姒訓一卷〇曹大家女誡一卷〇貞順志一卷。

右六十二部，五百三十卷。通計亡書，合六十七部，六百九卷。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鬻子一卷。周文王師鬻熊撰。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注老子二卷，漢徵士嚴遵注老子二卷，虞翻注老子二卷，亡。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弼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張嗣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蜀才注，亡。老子道德經二卷。鍾會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晉太傅羊祜解釋；老子經二卷，東晉江州刺史王尚述注；老子二卷，晉郎中程韶集解；老子二卷，邯鄲氏注；老子二卷，常氏傳；老子二卷，孟氏注；老子二卷，盈氏注，亡。老子道德經二卷音一卷。晉尚書郎孫登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劉仲融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巨生解；老子道德經二卷，晉西中郎將袁真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張憑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釋惠琳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釋惠嚴注；老子道德經二卷，王玄載注，亡。老子道德經二卷。盧景裕撰。老子音一卷。李軌撰。梁有老子音一卷，晉散騎常侍戴逵撰，亡。老子四卷。梁曠撰。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老子指趣三卷。毋丘望之撰。老子義綱一卷。顧歡撰。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老子序次一卷，葛僊公撰；老子雜論一卷，何、王等注；老子私記十卷，梁簡文帝撰；老子玄示一卷，韓壯撰；老子玄譜一卷，晉柴桑令劉遺民撰；老子玄機三卷，宋崇撰；老子幽易五卷；又老子志一卷，山琮撰，亡。老子義疏一卷。顧歡撰。梁有老子義疏一卷，釋慧觀撰，亡。老子義疏五卷。孟智周私記。老子義疏四卷。韋處玄撰。老子講疏六卷。梁武帝撰。老子義疏九卷。戴詵撰。老子節解二卷〇老子章門一卷〇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錄十卷，亡。鶡冠子三卷。楚之隱人。列子八卷。鄭之隱人列禦寇撰。東晉光祿勳張湛注。莊子二十卷。梁漆園吏莊周撰，晉散騎常侍向秀注。本二十卷，今闕。梁有莊子十卷，東晉議郎崔譔注，亡。莊子十六卷。司馬彪注。本二十一卷，今闕。莊子三十卷目一卷。晉太傅主簿郭象注。梁七錄三十三卷。集注莊子六卷。梁有莊子三十卷，晉丞相參軍李頤注；莊子十八卷，孟氏注，錄一卷，亡。莊子音一卷。李軌撰。莊子音三卷。徐邈撰。莊子集音三卷。徐邈撰。莊子注音一卷。司馬彪等撰。莊子音三卷。郭象注。梁有向秀莊子音一卷。莊子外篇雜音一卷〇莊子內篇音義一卷〇莊子講疏十卷。梁簡文帝撰。本二十卷，今闕。莊子講疏二卷。張譏撰，亡。莊子講疏八卷〇莊子文句義二十八卷。本三十卷，今闕。梁有莊子義疏十卷，又莊子義疏三卷，宋處士李叔之撰，亡。莊子內篇講疏八卷。周弘正撰。莊子義疏八卷。戴詵撰。南華論二十五卷。梁曠撰。本三十卷。南華論音三卷〇莊成子十二卷。梁有老子一卷，今亡。玄言新記明莊部二卷。梁澡撰。守白論一卷。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梁有渾輿經一卷，魏安成令桓威撰，亡。唐子十卷。吳唐滂撰。梁有蘇子七卷，晉北中郎參軍蘇彥撰；宣子二卷，晉宣城令宣聘撰；陸子十卷，陸雲撰，亡。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杜夷

撰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音一卷。葛洪撰。梁有顧道士新書論經三卷，晉方士顧谷撰，亡。孫子十二卷。孫綽撰苻子二十卷。東晉員外郎苻朗撰。梁有賀子述言十卷，宋太學博士賀道養撰；少子五卷，齊司徒左長史張融撰。梁有養生論三卷，嵇康撰；攝生論二卷，晉河內太守阮侃撰；[illegible]宗論四卷，聖人無情論六卷，亡。夷夏論一卷。顧歡撰。梁二卷。又有談錄三卷，亡。衛文談疏六卷。晉簡文帝撰。無名子一卷。張太衡撰。玄子五卷。○遊玄桂林二十一卷，目一卷。張譏撰。廣成子十三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疑近人作。

右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

道者，蓋爲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爲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爲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爲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爲高，狂狷爲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管子十九卷。齊相管夷吾撰。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慎子十卷。戰國時處士慎到撰。韓子二十卷，目一卷。韓非撰。梁有韓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晁錯撰，亡。正論六卷。漢大尚書崔寔撰。梁有法論十卷，劉邵撰；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廙撰；阮子正論五卷，魏清河太守阮武撰，亡。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農桓範撰。梁有二十卷。又有陳子要言十四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蔡司徒難論五卷，晉三公令史貨命撰，亡。

右六部，合七十二卷。

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爲之，則杜哀矜，絕仁愛，欲以威劫爲化，殘忍爲治，乃至傷恩害親。

鄧析子一卷。析，鄭大夫。尹文子二卷。尹文，周之處士，遊齊稷下。士操一卷。魏文帝撰。梁有刑聲論一卷，亡。人物志三卷。劉邵撰。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書二卷，與士緯相似；九州人士論一卷，魏司空盧毓撰；通古人論一卷，亡。

右四部，合七卷。

名者，所以正百物，敘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爲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大體。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隨巢子一卷。巢似墨翟弟子。胡非子一卷。非似墨翟弟子。梁有田俅子一卷，亡。

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疏也。

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梁有補闕子十卷，湘東鴻烈十卷，並元帝撰，亡。鬼谷子三卷。樂一注。

右二部，合六卷。

從橫者，所以明辯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

尉繚子五卷。梁并錄六卷。尉繚，梁惠王時人。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衛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論衡二十九卷。後漢徵士王充撰。梁有洞序九卷，錄一卷，應奉撰，亡。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錄一卷。應劭撰。梁三十卷。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漢尚書郎仲長統撰。蔣子萬機論八卷。蔣濟撰。梁有篤論四卷，杜恕撰；芻蕘論五卷，鍾會撰。梁有諸葛子五卷，吳太傅諸葛恪撰，亡。傅子百二十卷。晉司隸校尉傅玄撰。默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裴氏新言五卷，吳大鴻臚裴玄撰。梁有新義十八卷，吳太子中庶子劉廞撰；析言論二十卷，晉議郎張顯撰；桑丘先生書二卷，晉征南軍師楊偉撰，亡。時務論十

二卷。楊偉撰。梁有古世論十七卷，桓子一卷，秦子三卷，吳秦菁撰；劉子十卷，何子五卷，亡。立言六卷。殷道撰。梁有孔氏說林二卷，孔衍撰，亡。抱朴子外篇三十卷。葛洪撰。梁有五十一卷。金樓子二十卷。梁元帝撰。博物志十卷。張華撰。張公雜記一卷。張華撰。梁有五卷，與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有雜記十卷，何氏撰，亡。小雜記十一卷。張華撰。梁有子林二十卷，孟儀撰，亡。廣志二卷。郭義恭撰。部略十五卷。○博覽十三卷。○諫林五卷。晉江陵令何晏之撰。述政論十三卷。盧澄撰。古今注三卷。崔豹撰。古今訓十一卷。張顯撰。古今善言三十卷。宋車騎將軍范泰撰。善諫二卷。宋領軍長史虞通之撰。缺文十三卷。盧澄撰。政論十三卷。盧澄撰。記聞二卷。宋後軍參軍徐益壽撰。新舊傳四卷。○釋俗語八卷。劉霽撰。釋諱五卷。後周大將軍盧辯撰。備遺記三卷。○纂要一卷。戴安道撰。亦云顏延之撰。方類六卷。○俗說三卷。沈約撰。梁五卷。雜說二卷。沈約撰。袖中記二卷。沈約撰。袖中略集一卷。沈約撰。珠叢一卷。沈約撰。采璧三卷。梁中書舍人庾肩吾撰。物始十卷。謝吳撰。宣覽二十二卷。○玉府集八卷。○鴻寶十卷。○顯用九卷。○墳典三十卷。盧辯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著作郎杜臺卿撰。典言四卷。後魏人李穆叔撰。典言四卷。後齊中書郎荀士遜等撰。補文六卷。○四時錄十二卷。○正訓二十卷。○內訓二十卷。○雜略十三卷。○清神三卷。○前言八卷。○會林五卷。○對林十卷。○道言六卷。叱羅殘撰。道術志三卷。○述伎藝一卷。○諸書要略一卷。魏彥深撰。文府五卷。梁有文章府三十卷。語對十卷。朱澹遠撰。語麗十卷。朱澹遠撰。對要三卷。○雜語三卷。○眾書事對三卷。○廊廟五格二卷。王彬撰。名數八卷。○新言四卷。秦立撰。善說五卷。○君臣相起發事三卷。○物重名五卷。○真注要錄一卷。○天地體二卷。○雜事鈔二十四卷。○雜書鈔四十四卷。○子抄三十卷。梁縣令庾仲容撰。子鈔二十卷。梁有子鈔十五卷，沈約撰，亡。論集八十六卷。殷仲堪撰。梁九十六卷。梁又有雜論五十八卷，雜論十三卷，亡。皇覽一百二十卷。繆卜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合；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抄二十卷，梁特進蕭琛抄，亡。帝王集要三十卷。崔安撰。類苑一百二十卷。梁征虜刑獄參軍劉孝標撰。梁七錄八十二卷。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要錄六十卷。○壽光書苑二百卷。梁尚書左丞劉杳撰。科錄七十卷。元暉撰。書圖泉海二十卷。陳張式撰。聖壽堂御覽三百六十卷。○長洲玉鏡二百三十八卷。○書鈔一百七十四卷。○釋氏譜十五卷。○內典博要三十卷。○淨住子二十卷。齊竟陵王蕭子良撰。因果記十卷。○歷代三寶記三卷。費長房撰。真言要集十卷。○義記二十卷。蕭子良撰。感應傳八卷。晉尚書郎王延秀撰。眾僧傳二十卷。裴子野撰。高僧傳六卷。虞孝敬撰。皇帝菩薩清淨大捨記三卷。謝吳撰，亡。寶臺四法藏目錄一百卷。大業中撰。玄門寶海一百二十卷。大業中撰。

右九十七部，合二千七百二十卷。

雜者，兼儒、墨之道，通眾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

氾勝之書二卷。漢議郎氾勝之撰。四人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禁苑實錄一卷。○齊民要術十卷。賈思勰撰。春秋濟世六常擬議五卷。楊瑾撰。梁有陶朱公養魚法、卜式養羊法、養豬法、月政畜牧栽種法，各一卷，亡。

右五部，一十九卷。

農者，所以播五穀，藝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敘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是也。鄙者為之，則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梁有青史子一卷，又宋玉子一卷、錄一卷，楚大夫宋玉撰；群英論一卷，郭頒撰；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啟撰，亡。雜語五卷。○郭子三卷。東晉中郎郭澄之撰。雜對語三卷。○要用語對四卷。○文對三卷。○瑣語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笑林三卷。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笑苑四卷。○解頤二卷。楊松玢撰。世說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十卷。劉孝標注。梁有俗說一卷，亡。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安右長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小說五卷。○邇說一卷。梁南臺治書伏挺撰。辯林二十卷。蕭賁撰。辯林二卷。席希秀撰。瓊林七卷。周獸門學士陰顥撰。古今藝術二十卷。○雜書鈔十三卷。○座右方八卷。庾元威撰。座右法一卷。○魯史欹器圖一卷。儀同劉徽注。器準圖三卷。後魏丞相士曹行參軍信都芳撰。水飾一卷。

右二十五部，合一百五十五卷。

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司馬兵法三卷齊將司馬穰苴撰。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孫武兵經二卷張子尚注。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孫子兵法二卷，吳處士沈友撰；又孫子八陣圖一卷。亡。吳起兵法一卷賈詡注。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續孫子兵法二卷魏武帝撰。孫子兵法雜占四卷梁有諸葛亮兵法五卷，又蔡容氏兵法一卷，亡。皇帝兵法一卷宋武帝所傳神人書。梁有兵法二十四卷，兵法序二卷，亡。太公六韜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太公陰謀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陰謀三卷，魏武帝解。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太公金匱二卷○太公兵法二卷梁三卷。太公兵法六卷梁有太公雜兵書六卷。太公伏符陰陽謀一卷○黃帝兵法孤虛雜記一卷○太公三宮兵法一卷梁有太一三宮兵法立成圖二卷。太公書禁忌立成集二卷○太公枕中記一卷○周書陰符九卷○周呂書一卷○黃石公內記敵法一卷○黃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略注三卷。黃石公三奇法一卷梁有兵書一卷，張良經與三略往往同，亡。黃石公五壘圖一卷○黃石公陰謀行軍秘法一卷梁有黃石公秘經二卷。大將軍兵法一卷○黃石公兵書三卷○兵書接要十卷魏武帝撰。梁有兵書接要別本五卷，又有兵書要論七卷，亡。兵法接要三卷魏武帝撰。三宮用兵法一卷○兵書略要九卷魏武帝撰。梁有兵要二卷。魏武帝兵法一卷梁有魏時群臣表伐吳策一卷，諸州策四卷，軍令八卷，尉繚子兵書一卷。兵林六卷東晉江都相孔衍撰。兵林一卷○玄女戰經一卷○武林一卷王略撰。黃帝問玄女兵法四卷梁三卷。秦戰鬭一卷○梁主兵法一卷○梁武帝兵書鈔一卷○梁武帝兵書要鈔一卷○玉韜十卷梁元帝撰。金韜十卷○金策十九卷○兵書要略五卷後周齊王宇文憲撰。兵書七卷○兵書要術四卷伍景志撰。兵記八卷司馬彪撰。本二十卷。兵書要序十卷趙氏撰。兵法五卷○雜兵書十卷梁有雜兵書八卷，三家兵法要撰三卷，戎略機品二卷，亡。大將軍一卷○雜兵圖二卷○兵略五卷○單勝見十卷許昉撰。戎決十三卷許昉撰。陣圖一卷○陰策二十二卷大都督劉祐撰。陰策林一卷○承神兵書二十卷○真人水鏡十卷○戰略二十六卷金城公趙煚撰。金海三十卷蕭吉撰。兵書二十五卷○雜撰陰陽兵書五卷莫珍寶撰。黃帝兵法雜要決一卷○黃帝軍出大師年命立成一卷○黃帝蘐姓符二卷許昉撰。梁有辟兵法一卷。黃帝太一兵歷一卷○黃帝蚩尤風后行軍秘術二卷梁有黃帝蚩尤兵法一卷，亡。老子兵書一卷○吳有道占出軍決勝負事一卷梁二卷。又黃帝出軍雜用決十二卷，風氣占軍決勝戰二卷，太史令金鏡撰。對敵權變一卷吳氏撰。對敵占風一卷梁有黃帝夏氏占氣六卷，兵法風氣等占三卷，亡。對敵權變逆順一卷○兵法權儀一卷○六甲孤虛雜決一卷梁有孫子戰鬭六甲兵法一卷。六甲孤虛兵法一卷○孤虛法十卷梁有兵法遁甲孤虛斗中城法九卷。兵書雜占十卷梁有兵法日月風雲背向雜占十二卷，兵法三卷，虛占三卷，京氏征伐軍候八卷。兵書雜歷八卷○太一兵書一十一卷梁二十卷。兵法內術二卷○兵法要決九卷梁一卷。軍國要略一卷○兵法要錄二卷○用兵撮要二卷○用兵要術一卷○用兵秘法雲氣占一卷○五家兵法一卷○兵法三家軍占秘要一卷李行撰。氣經上部占一卷○天大芒霧氣占一卷○鬼谷先生占氣一卷○五行候氣占災一卷○乾坤氣法一卷○雜匈奴占一卷漢武帝王朔注。對敵占一卷○雜占八卷梁有推元嘉十二年日時兵法二卷，推元嘉五十年太歲計用兵法一卷。逆兵殺歷一卷○馬槊譜一卷梁有騎馬都格一卷，騎馬變圖一卷，馬射譜一卷，亡。棊勢四卷梁有術藝略序五卷，孫暢之撰；圍棊勢七卷，湘東太守徐泓撰；高棊圖二卷；圍棊九品序錄五卷，范汪等撰；棊勢二十九卷；建王倫會人周朗等撰棊品敘略三卷；建元永明棊品二卷，宋員外殿中將軍褚思莊撰；天監棊品一卷，梁尚書僕射柳惲撰，亡。雜博戲五卷○投壺經一卷○梁東宮撰太一博法一卷○雙博法一卷○皇博法一卷梁有大小博法一卷，投壺經四卷，投壺變一卷；晉左光祿大夫虞潭撰投壺道一卷；郝沖撰□經一卷，亡。象經一卷周武帝撰。博塞經一卷鄒顯撰。棊勢十卷沈敞撰。棊勢十卷二成。棊勢十卷王子沖撰。棊勢八卷○棊圖勢十卷○棊九品序錄一卷范汪等注。棊後九品序一卷賈龍撰。圍棊品一卷梁武帝撰。棊品序一卷陸雲撰。棊法一卷梁武帝撰。彈棊譜一卷徐廣撰。二儀十博經一卷○象經一卷王褒注。象經三卷王裕注。象經一卷何妥注。象經發題義一卷。

右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

兵者，所以禁暴靜亂者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周官大司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國，是也。然皆動之以仁，行之以義，故能誅暴靜亂，以濟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爭伐尋常，不撫其人，設變詐而滅仁義，至乃百姓離叛，以致於亂。

周髀一卷趙嬰注。周髀一卷甄鸞重述。周髀圖一卷○靈憲一卷張衡撰。渾天象注一卷吳散騎常侍王蕃撰。渾天義二卷○渾天圖一卷石氏。渾天圖一卷○渾天圖記一卷梁有昕天論一卷，姚信撰；安天論六卷，虞喜撰；天圖一卷；原天論一卷；神光內抄一卷。定天論三卷○天儀說要一卷陶弘景撰。玄圖一卷○石氏星簿經讚一卷○星經二卷○甘氏四七法一卷○巫咸五星

占一卷〇天儀說要一卷陶弘景撰錄軌象以須其章一卷內有圖天文集占十卷晉太
史令陳卓定天文要集四十卷晉太史令韓楊撰天文要集四卷〇天文要集三卷〇天文
集占十卷梁百卷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天文占六卷李暹撰天文占一卷〇天文占氣書
一卷〇天文集要鈔二卷〇天文書二卷梁有雜天文書二十五卷雜天文橫占一卷〇天
文橫圖一卷高文洪撰天文集占圖十一卷梁有天文五行圖十二卷天文雜占十六卷亡天文錄三十卷
梁奉朝請祖暅撰天文志十二卷吳襲撰天文志雜占一卷吳襲撰梁有天文雜占十五卷亡天文十二
卷史崇注天文十二次圖一卷梁有天文野圖一卷亡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捨仙人所說
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〇婆羅門天文一卷〇陳卓四方宿占一卷
梁四卷黃帝五星占一卷〇五星占一卷丁巡撰五星占一卷梁有五星集占六卷日月五星集占十卷
五星占一卷陳卓撰五星犯列宿占六卷〇雜星書一卷〇星占二十八卷孫僧化等撰
撰星占一卷梁有石氏星經七卷陳卓記又石氏星官十九卷又星經七卷郭歷撰亡天官星占十卷陳卓撰梁天官星占二十
卷吳襲撰星占八卷梁又有星占十八卷中星經簿十五卷梁有星官簿讚十三卷又有星書三十四卷雜家星占六卷論星一
卷亡著明集十卷〇雜星圖五卷〇天文外官占八卷〇雜星占七卷〇雜星占
十卷〇海中星占一卷梁有論星一卷星圖海中占一卷〇解天命星宿要訣一卷〇
摩登伽經說星圖一卷〇星圖二卷梁有星書圖七卷彗星占一卷〇妖星流星形名
占一卷〇太白占一卷〇流星占一卷〇石氏星占一卷吳襲撰候雲氣一卷〇
星官次占一卷〇彗孛占一卷〇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圖一卷〇荊州占
二十卷宋通直郎劉叡撰梁二十二卷翼氏占風一卷〇日月暈三卷梁日月暈圖二卷孝經內記二
卷〇京氏釋五星災異傳一卷〇京氏日占圖三卷〇夏氏日旁氣一卷許氏撰梁
四卷日食雜候占一卷〇魏氏日旁氣圖一卷〇日旁雲氣圖五卷〇天文占雲
氣圖一卷梁有雜望氣經八卷候氣占一卷章賢十二時雲氣圖二卷天文洪範日月變一卷〇洪範占二
卷梁有洪範五行星曆四卷黃道晷景占一卷梁有晷景記二卷月行黃道圖一卷梁有日月交會圖鄭玄注一卷
又日月本次位圖一卷月暈占一卷〇日月食暈占四卷〇日食占一卷〇日月薄蝕圖
一卷〇日變異食占一卷〇日月暈珥雲氣圖占一卷梁有書失敢大要開日月占二卷二十
八宿十二次一卷〇二十八宿分野圖一卷〇五緯合雜一卷〇五星合雜說
一卷〇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〇太史注記六卷〇靈臺祕苑一百一十五卷太史令庾季才撰

右九十七部，合六百七十五卷。

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書稱「天視自我
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修，謫見于天，日為之蝕；后德不修，謫見于天，
月為之蝕。其餘孛彗飛流，見伏陵犯，各有其應。周官馮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
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是也。小人為之，則指
凶為吉，謂惡為善，是以數術錯亂而難明。

四分曆三卷梁四分曆三卷漢修曆人李梵撰梁又有三統曆法三卷劉歆撰亡趙隱居四分曆一卷〇魏甲子
元三統曆一卷〇婁氏三紀曆一卷〇曆序一卷婁氏撰乾象曆三卷吳太子太傅闞澤撰
梁有乾象曆五卷漢會稽都尉劉洪撰有闞澤注五卷又乾象五星幻術一卷亡又曆術一卷吳太史令吳範撰景初曆三卷
晉楊偉撰梁有景初曆術二卷景初曆法三卷又一本五卷並楊偉撰并景初曆略要二卷亡景初壬辰元曆一卷楊沖撰正曆
四卷晉太常劉智撰河西甲寅元曆一卷涼太史趙歐撰甲寅元曆序一卷趙歐撰宋元嘉曆二
卷何承天撰梁又有元嘉曆統一卷元嘉二十六年度日景數一卷亡曆術一卷何承天撰有驗日食法
三卷何承天撰又有論頻月合朔法五卷雜曆七卷曆法集十卷又曆術十卷京氏要集曆術四卷婁數撰亡曆術一卷崔浩撰神龜壬
子元曆一卷後魏輕軍將軍祖瑩撰魏後元年甲子曆一卷〇壬子元曆一卷後魏校書郎李業興
撰甲寅元曆序一卷趙歐撰魏武定曆一卷〇齊甲子元曆一卷宋氏撰宋景業曆
一卷後齊散騎常侍周天和年曆一卷甄鸞撰甲子元曆一卷李業興撰周大象年曆一卷
王琛撰曆術一卷王琛撰壬辰元曆一卷〇甲午紀曆術一卷〇新造曆法一卷〇
開皇甲子元曆一卷〇曆術一卷華州刺史張賓撰七曜本起三卷後魏甄叔遵撰七曜小甲
子元曆一卷〇七曜曆術一卷梁七曜曆法四卷七曜要術一卷〇七曜曆法一卷〇
推七曜曆一卷〇五星曆術一卷〇天圖曆術一卷〇陳永定七曜曆四卷〇
陳天嘉七曜曆七卷〇陳天康二年七曜曆一卷〇陳光大元年七曜曆二卷
〇陳光大二年七曜曆一卷〇陳太建年七曜曆十三卷〇陳至德年七曜曆
二卷〇陳禎明年七曜曆二卷〇開皇七曜年曆一卷〇仁壽二年七曜曆一
卷〇七曜曆經四卷張賓撰春秋去交分曆一卷〇曆日義說一卷〇律曆注解
一卷〇龍曆草一卷〇推漢書律曆志術一卷〇推曆法一卷崔浩撰曆疑質一

序二卷。○興和曆疏二卷。○七曜曆數算經一卷。趙𣪘撰。算元嘉曆術一卷。○七曜曆疏一卷。李業興撰。七曜義疏一卷。李業興撰。七曜術算二卷。甄鸞撰。七曜曆疏五卷。太史令張胄玄撰。陰陽曆術一卷。趙𣪘撰。梁有朔氣長曆二卷，皇甫謐撰；曆章何二卷，月令七十二候一卷，三五曆說圖一卷，亡。雜注一卷。○曆注一卷。○曆記一卷。○雜曆二卷。○雜曆術一卷。梁三統推注一卷。太史注記六卷。○太史記注六卷。○見行曆一卷。○入家曆一卷。○漏刻經一卷。何承天撰。梁有後漢待詔太史霍融、何承天、楊偉等撰三卷，亡。漏刻經一卷。祖暅撰。漏刻經一卷。梁中書舍人朱史撰。漏刻經一卷。梁伏撰。梁有天監五年修漏刻事一卷，亡。漏刻經一卷。陳太史令宋景撰。雜漏刻法十一卷。皇甫洪澤撰。懸漏經一卷。○九章術義序一卷。○九章算術十卷。劉徽撰。九章算術二卷。徐岳、甄鸞重述。九章算術一卷。李遵義疏。九九算術二卷。楊淑撰。九章別術二卷。○九章算經二十九卷。徐岳、甄鸞等撰。九章算經二卷。徐岳注。九章六曹算經一卷。○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撰。九章推圖經法一卷。張峻撰。綴術六卷。○孫子算經二卷。○趙𣪘算經一卷。○夏侯陽算經二卷。○張丘建算經二卷。○五經算術錄遺一卷。○五經算術一卷。○算經異義一卷。張纘撰。張去斤算疏一卷。○算法一卷。○黃鍾算法三十八卷。○算律呂法一卷。○眾家算陰陽法一卷。○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陰陽算曆一卷。○婆羅門算經三卷。

右一百部，二百六十三卷。

曆數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以定時日，以處百事，以辨三統，以知阨會，吉隆終始，窮理盡性，而至於命者也。易曰：「先王以治曆明時。」書敘「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又曰：「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周官，則亦太史之職。小人為之，則壞大為小，削遠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

黃帝飛鳥曆一卷。[illegible]撰。黃帝四神曆一卷。吳範撰。黃帝地曆一卷。○黃帝斗曆一卷。○黃石公北斗三奇法一卷。○風角集要占十二卷。○風角要占三卷。梁八卷，京房撰。風角占三卷。梁有侯公領中風角占四卷，亡。風角總占要決十一卷。梁有風角總集一卷，風角雜占要決十二卷，亡。風角雜占四卷。梁有風角占十卷，亡。風角要集十卷。○風角要集六卷。梁十一卷。風角要集一卷。○風角要候十一卷。翼奉撰。風角書十二卷。梁十卷。風角七卷。章仇太翼撰。風角占候四卷。梁有風角雜兵候十三卷，亡。風角鍾歷占二卷。呂氏撰。風角要候一卷。章仇太翼撰。兵法風角式一卷。○戰鬬風角鳥情三卷。梁有風角五音六情經十三卷，風角兵候十二卷，亡。風角鳥情一卷。翼氏撰。風角鳥情二卷。臨孝恭撰。陰陽風角相動法一卷。梁有風角地動一卷，風角卒起占五卷，風角望氣八卷，風雲集占一卷。五音相動法二卷。○五音相動法一卷。梁有風角五音占五卷，京房撰，亡。風角五音圖二卷。○風角雜占五音圖五卷。翼氏撰。梁十三卷，京房撰，翼奉撰，亡。黃帝九宮經一卷。○九宮經三卷。鄭玄注。梁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亡。九宮行棊經三卷。鄭玄注。九宮行棊經三卷。○九宮行棊法一卷。房氏撰。九州行棊立成法一卷。王琛撰。九宮行棊雜法一卷。○九宮行棊法一卷。○行棊新術一卷。○九宮行棊鈔一卷。○九宮推法一卷。○三元九宮立成二卷。○九宮要集一卷。盧昱撰。九宮經解二卷。李氏注。九宮圖一卷。○九宮變圖一卷。○九宮八卦式蟠龍圖一卷。○九宮郡縣錄一卷。○九宮雜書十卷。梁有太一九宮雜占十二卷，亡。射侯二卷。○太一飛鳥曆一卷。王琛撰。太一飛鳥曆一卷。○太一飛鳥曆二卷。○太一十精飛鳥曆一卷。○太一飛鳥立成一卷。○太一飛鳥雜決捕盜賊法一卷。○太一三合五元要決一卷。梁有黃帝太一雜書十六卷，黃帝太一度厄殺術八卷，太一帝紀法八卷，太一雜用十四卷，太一雜要七卷，雜太一經八卷，亡。太一龍首式經一卷。董氏注，梁三卷。梁又有式經三十三卷，亡。太一經二卷。宋琨撰。太一式雜占十卷。梁二十卷。太一九宮雜占十卷。○黃帝飛鳥曆一卷。○黃帝集靈三卷。○黃帝錄圖一卷。○黃帝龍首經二卷。○黃帝式經三十六用一卷。曹氏撰。黃帝式用當陽經二卷。○黃帝奄心圖一卷。○玄女式經要法一卷。○黃帝陰陽遁甲六卷。○遁甲決一卷。吳相伍子胥撰。遁甲文一卷。伍子胥撰。遁甲經要鈔一卷。○遁甲萬一決二卷。○遁甲九元九局立成法一卷。○遁甲肘後立成囊中秘一卷。葛洪撰。遁甲囊中經一卷。○遁甲囊中經疏一卷。○遁甲立成六卷。○遁甲敘三元玉曆立成一卷。郭遠撰。遁甲立成一卷。○遁甲立成法一卷。臨孝恭撰。遁甲穴隱秘處經一卷。○黃帝九元遁甲一卷。王琛撰。黃帝出軍遁甲式法一卷。○遁甲法一卷。○遁甲術一卷。○陽遁甲用局法一卷。臨孝恭撰。雜遁甲鈔四卷。○三元遁甲上圖一卷。○三元遁甲圖三卷。○遁甲九宮八門圖一卷。○遁甲開山圖三卷。榮氏撰。遁甲返覆圖一卷。葛洪撰。遁甲年錄一卷。○遁甲支手決一卷。○遁甲肘後立成一卷。○遁甲行日時一卷。○遁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遁甲孤虛注

一卷。○東方朔歲占一卷。○斗中孤虛圖一卷。○孤虛占一卷。○遁甲九宮亭亭白姦書一卷。○戰鬬博戲等法一卷。○玉女反閉局法三卷。○逆刺一卷。京房撰。逆刺占一卷。○逆刺總決一卷。○壬子決一卷。○鳥情占一卷。王喬撰。鳥情逆占一卷。○鳥情書二卷。○鳥情雜占禽獸語一卷。○占鳥情二卷。○六情決一卷。宋王撰。六情鳥音內祕一卷。焦氏撰。孝經元辰決二卷。○孝經元辰二卷。○元辰本曆經一卷。○推元辰厄會一卷。○元辰事一卷。○元辰救生削死法一卷。○推元辰要祕次序一卷。○元辰章用二卷。○雜推元辰要祕立成六卷。○元辰立成譜一卷。○方正百對一卷。京房撰。晉災祥一卷。京房撰。災祥集七十六卷。○地形志八十七卷。庾季才撰。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三卷。○周易占事十二卷。漢魏郡太守京房撰。遁甲二卷。梁有遁甲經十卷，遁甲正經五卷，太一遁甲一卷，亡。遁甲要用四卷。葛洪撰。遁甲祕要一卷。葛洪撰。遁甲要一卷。葛洪撰。遁甲三十三卷。後魏信都芳撰。三元遁甲六卷。許昉撰。三元遁甲六卷。陳員外散騎常侍劉毗撰。三元遁甲二卷。梁太一遁甲一卷，遁甲三元三卷。三元九宮遁甲二卷。梁有遁甲三元三卷，亡。三正遁甲一卷。杜仲撰。遁甲三十五卷。○遁甲時下決三十三卷。○陰陽遁甲十四卷。○遁甲正經三卷。梁五卷。遁甲經十卷。○遁甲開山圖一卷。梁有遁甲開山經圖一卷。遁甲九星曆一卷。○遁甲三奇三卷。○遁甲推時要一卷。○遁甲三元九甲立成一卷。○雜遁甲五卷。梁九卷，遁甲經外篇一百卷，六甲隱圖并遁甲圖二卷，亡。陰陽遁甲九卷。釋智海撰。陰遁甲九卷。○武王須臾二卷。○六壬式經雜占九卷。梁有六壬式經三卷，亡。六壬釋兆六卷。○破字要決一卷。○桓安吳式經一卷。梁有雜式占五卷，式經雜要決，式立成各九卷，式王曆伍子胥式經章句，起射覆式，總相範龜玉式各二卷，亡。光明符十二卷。錄一卷。梁簡文帝撰。龜經一卷。晉掌卜大夫史蘇撰。梁有史蘇龜經十卷，梁龜決一卷，易決撰，管郭近要決，龜音色，九宮龜經，龜序各一卷，龜卜要決，龜圖，五行九親各四卷，又龜經三十卷，周子龜撰，亡。史蘇沉思經一卷。○龜卜五兆動搖決一卷。○周易占十二卷。京房撰。梁周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周易守林三卷。京房撰。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七錄云伏萬壽撰。周易飛候九卷。京房撰。梁有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亡。周易飛候六卷。京房撰。周易四時候四卷。京房撰。周易錯卦七卷。京房撰。周易混沌四卷。京房撰。周易委化四卷。京房撰。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京房撰。周易占一卷。張浩撰。周易雜占十三卷。○周易雜占十一卷。○周易雜占九卷。尚廣撰。梁有周易雜占八卷，武靖撰，亡。易林十六卷。焦贛撰。梁又本三十二卷。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易林二卷。費直撰。梁五卷。易內神筮二卷。費直撰。梁有周易筮占林五卷，費直撰，亡。易新林一卷。後漢方士許峻撰。梁十卷。易災條二卷。許峻撰。易決一卷。許峻撰。梁有易雜占七卷，許峻撰，又易要決三卷，亡。周易通靈決二卷。魏少府丞管輅撰。周易通靈要決一卷。管輅撰。周易集林律曆一卷。虞翻撰。梁有周易筮占二十四卷，晉徵士徐苗撰，亡。周易新林四卷。郭璞撰。梁有周易雜占十卷，萬洪撰，亡。周易新林九卷。郭璞撰。梁有易林五卷，郭璞撰，亡。易洞林三卷。郭璞撰。周易新林一卷。○周易新林二卷。○易林三卷。魯洪度撰。周易林十卷。梁周易林三十卷，錄一卷。易讚林二卷。○易立成林二卷。郭氏撰。易立成四卷。○易玄成一卷。○周易立成占三卷。顏氏撰。神農重卦經二卷。○文王幡音一卷。○易三備三卷。○易三備一卷。○易占三卷。○易射覆二卷。○易射覆一卷。○周易孔子通覆決三卷。顏氏撰。易林要決一卷。○易要決二卷。梁有周易曆、周易初學筮要法各一卷。周易髓腦二卷。○易腦經一卷。鄭氏撰。周易玄品二卷。○易律曆一卷。虞翻撰。易曆七卷。○易曆決疑二卷。○周易卦林一卷。○洞林三卷。梁元帝撰。連山三十卷。梁元帝撰。雜筮占四卷。○五兆算經一卷。○十二靈棊卜經一卷。梁有管公明算占書一卷，五行雜卜經十卷，亡。京君明推偷盜書一卷。○天皇大神氣君注曆一卷。○太史公萬歲曆一卷。○千歲曆祠一卷。任氏撰。萬歲曆祠二卷。○萬年曆二十八宿人神一卷。○六甲周天曆一卷。孫僧化撰。六十甲子曆八卷。○曆祀一卷。○田家曆十二卷。○三合紀饑穰一卷。○師曠書三卷。○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三卷。○東方朔占二卷。○東方朔書二卷。○東方朔書鈔二卷。○東方朔曆一卷。○東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一卷。梁有擇日書十一卷，所在占善惡書一卷，亡。太歲雜忌曆二卷。魏光祿勳高堂隆撰。百忌大曆要鈔一卷。○百忌曆術一卷。○百忌通曆法一卷。梁有雜百忌五卷，亡。曆忌新書十二卷。○太史百忌曆圖一卷。梁有太史百忌一卷，亡。雜殺曆九卷。梁有雜災異一卷，後漢中郎郗萌撰，後漢災異十五卷，晉災異簿二卷，宋災異簿四卷，雜凶妖一卷，破書玄武書契各一卷，亡。二儀曆頭堪餘一卷。○堪餘曆二卷。○注曆堪餘一卷。○地節堪餘二卷。○堪餘曆注一卷。○堪餘四卷。○大小堪餘曆術一卷。梁大小堪餘三卷。四序堪餘二卷。殷紹撰。梁堪餘天赦書七卷，雜堪餘四卷，亡。入會堪餘一卷。○雜要堪餘一卷。○元辰五羅算一卷。○孝經元辰四卷。梁有五行元辰厄會十三卷，孝經元辰會九卷，孝經元辰決一卷，亡。元辰曆一卷。○雜元辰祿命二卷。○遁河祿命三卷。梁有五行祿命厄會十卷，亡。乾坤氣法一卷。許琳撰。易通統卦驗玄圖一卷。○易通統圖二卷。○易新圖序一卷。○易通統圖一卷。○易八卦命錄斗內圖一卷。郭璞撰。易斗圖

一卷。郭璞撰。易八卦斗內圖二卷。○八卦斗內圖二卷。梁有周易八卦五行圖、周易斗中八卦絕命圖、周易斗中八卦推遊年圖各一卷，亡。周易分野星圖一卷。○雜百事略一卷。○五姓歲月禁忌一卷。○雜百事要一卷。○嫁娶經四卷。○陰陽婚嫁書四卷。○雜陰陽婚嫁書三卷。○婚嫁書二卷。○婚嫁黃籍科一卷。○六合婚嫁曆一卷。梁六合婚嫁書、娶圖各一卷。嫁娶迎書四卷。○雜婚嫁書六卷。○嫁娶陰陽圖二卷。○陰陽嫁娶圖二卷。○雜嫁娶房內圖術四卷。○九天嫁娶圖一卷。○六甲貫胎書一卷。○產乳書二卷。○產經一卷。○推產婦何時產法一卷。王琛撰。推產法一卷。○雜產書六卷。○生產符儀一卷。○產圖二卷。○雜產圖四卷。○拜官書三卷。○臨官冠帶書一卷。○仙人務子傳神通黃帝登壇經一卷。○壇經一卷。四等撰。登壇經三卷。○五姓登壇圖一卷。○登壇文一卷。梁有二公地基一卷，雜地基立成五卷，八神圖二卷，十二屬神圖一卷，亡。沐浴書一卷。梁有載衣書一卷，亡。占夢書三卷。京房撰。占夢書一卷。崔元撰。竭伽仙人占夢書一卷。○占夢書一卷。周宣等撰。新撰占夢書十七卷。并目錄。夢書十卷。○解夢書二卷。○海中仙人占體瞤及雜吉凶書三卷。○海中仙人占吉凶要略二卷。○雜占夢書一卷。梁有師曠占五卷，東方朔占七卷，黃帝太一雜占十卷，和菟鳥鳴書、王喬解鳥語經、嚏書、耳鳴書、目瞤書各一卷，董仲舒請禱圖三卷，亡。龜經十四卷。梁簡文帝撰。梁又有雜龜書一卷，六甲祀書二卷，又有太玄雜經、白獸七變經、墨子枕中五行要記、淮南萬畢經、淮南變化術、陶朱變化術各一卷，三五步剛三十卷，五行變化墨子五卷，淮南中經四卷，六甲隱形圖五卷，太史公素王妙錄二卷，亡。瑞應圖二卷。○瑞圖讚二卷。梁有孫柔之瑞應圖記、孫氏瑞應圖讚各三卷，亡。祥瑞圖十一卷。○祥瑞圖八卷。侯亶撰。芝英圖一卷。○祥異圖十一卷。○災異圖一卷。○地動圖一卷。○張掖郡玄石圖一卷。高堂隆撰。張掖郡玄石圖一卷。孟衆撰。梁有晉玄石圖一卷，晉傷易天圖二卷，亡。天鏡二卷。○乾坤鏡二卷。梁天鏡、地鏡、日月鏡、四規鏡經各一卷，地鏡圖六卷，亡。望氣書七卷。○雲氣占一卷。梁望氣相山川寶藏祕記一卷，仙人相劍經二卷，亡。地形志八十卷。庾季才撰。宅吉凶論三卷。○相宅圖八卷。○五姓墓圖一卷。梁有冢書、黃帝葬山圖各四卷，五音相墓書五卷，五音圖墓書九十一卷，五姓圖山龍及科墓葬不傳各一卷，雜相墓書四十五卷，亡。相書四十六卷。○相經要錄二卷。蕭吉撰。相經三十卷，鍾武撰。相書十一卷，樊、許、廖氏、武王相書一卷，雜相書九卷，相書圖七卷，亡。相手板經六卷。梁相手板經、受版圖、韋氏相板印法指略鈔、魏征東將軍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大智海四卷。○白澤圖一卷。○相馬經一卷。梁有伯樂相馬經、闕中銅馬法、周穆王八馬圖、齊侯大夫寧戚相牛經、王良相牛經、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浮丘公相鶴書、相鴨經、相雞經、相鵝經、相貝經、相鴨經、權衡記、雜物寶車術各二卷，劉潛泉圖記三卷，亡。

右二百七十二部，合一千二十二卷。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氣者也。在天為五星，在人為五藏，在目為五色，在耳為五音，在口為五味，在鼻為五臭。在上則出氣施變，在下則養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是以聖人推其終始，以通神明之變，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觀於來物，覩形法以辨其貴賤。周官則分在保章、馮相、卜師、筮人、占夢、眡祲，而太史之職，實司總之。小數者纔得其十一，便以細事相亂，以惑於世。

黃帝素問九卷。梁八卷。黃帝甲乙經十卷。音一卷。梁十二卷。黃帝八十一難二卷。梁有黃帝衆難經一卷，呂博望注，亡。黃帝鍼經九卷。梁有黃帝鍼灸經十二卷，徐悅、龍銜素鍼并孔穴蝦蟇圖三卷，雜鍼灸經四卷，程天祚鍼經六卷，灸經五卷，曹氏灸方七卷，秦承祖偃側雜鍼灸經三卷，亡。徐叔嚮鍼灸要鈔一卷。○玉匱鍼經一卷。○赤烏神鍼經一卷。○岐伯經十卷。○脉經十卷。王叔和撰。脉經二卷。梁脉經十四卷。又脉生死要訣二卷；又脉經六卷，黃公興撰；脉經六卷，秦承祖撰；脉經十卷，康普思撰，亡。黃帝流注脉經一卷。梁有明堂流注六卷，亡。明堂孔穴五卷。梁明堂孔穴二卷，新撰鍼灸穴一卷，亡。明堂孔穴圖三卷。○明堂孔穴圖三卷。梁有偃側圖八卷，又偃側圖二卷。神農本草八卷。梁有神農本草五卷，神農本草屬物二卷，神農明堂圖一卷，蔡邕本草七卷，華佗弟子吳普本草六卷，陶隱居本草十卷，隨費本草九卷，秦承祖本草六卷，王季璞本草經三卷，李譡之本草經、談道術本草經鈔各一卷，宋大將軍參軍徐叔嚮本草病源合藥要鈔五卷，徐叔嚮等四家體療雜病本草要鈔十卷，王末鈔小兒用藥本草二卷，甘濬之癰疽耳眼本草要鈔九卷，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七卷，趙贊本草經一卷，本草經輕行、本草經利用各一卷，亡。神農本草四卷。雷公集注。甄氏本草三卷。○桐君藥錄三卷。梁有雲麾將軍徐滔新集藥錄四卷，李譡之藥錄六卷，藥法四十二卷，藥律三卷，藥性、藥對各二卷，藥目三卷，神農採藥經二卷，藥忌一卷。太清草木集要二卷。陶隱居撰。張仲景方十五卷。仲景，後漢人。梁有黃素藥方二十五卷，亡。華佗方十卷。吳普撰。佗，後漢人。梁有華佗內事五卷，又耿奉方六卷，亡。集略雜方十卷。○雜藥方一卷。梁有雜藥方四十六卷。雜藥方十卷。○寒食散論二卷。梁有寒食散湯方二十卷，寒食散方一十卷，皇甫謐、曹歙論寒食散方二卷，亡。寒食散對療一卷。釋道洪撰。解寒食散方二卷。釋智斌撰。梁解散論二卷。解寒食散論二卷。梁有徐叔嚮解寒食散方六卷，釋慧義寒食解雜論七卷，亡。雜散方八卷。梁有解散方、解散論各十三卷，徐叔嚮解散消息節度八卷，范氏解散方七卷，解釋慧義解散方一卷，亡。湯丸方十卷。○雜丸方十卷。梁有百病膏方十卷，雜湯丸散酒煎薄帖膏湯婦人少小方九卷，羊中散雜湯丸散酒方一卷，療下湯丸散方十卷。石論一卷。○醫方論七卷。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療傷寒身驗方、徐文伯辨傷寒各一卷，傷寒總要二卷，支法存申蘇方五卷，王叔和論病六卷，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徐叔嚮、談道述、徐悅體療雜病疾源三卷，甘濬之癰疽部黨雜病疾源三卷，府藏要三卷，亡。肘後方六卷。葛洪撰。梁二卷。陶弘景補闕肘後百

一方九卷。亡。姚大夫集驗方十二卷。○范陽東方一百五卷。錄一卷。范汪撰。梁一百七十六卷。梁又有阮河南藥方十六卷。阮文叔撰。釋僧深藥方三十卷。孔中郎雜藥方二十九卷。宋建平王典術一百二十卷。羊中散藥方三十卷。羊欣撰。褚澄雜藥方二十卷。齊吳郡太守褚澄撰。亡。秦承祖藥方四十卷。見三卷。梁有陽眄藥方二十八卷。夏侯氏藥方七卷。王季琰藥方一卷。徐叔嚮雜療方二十二卷。徐叔嚮雜病方六卷。李譡之藥方一卷。徐文伯藥方二卷。亡。胡洽百病方二卷。梁有治卒病方一卷。徐奘要方一卷。集錫令徐奘撰。遼東備急方三卷。都尉臣廣上。殷荊州要方一卷。殷仲堪撰。亡。俞氏療小兒方四卷。梁有范氏療婦人藥方十一卷。徐叔嚮療少小百病雜方三十七卷。療少小雜方二十九卷。范氏療小兒藥方一卷。王末鈔小兒雜方十七卷。亡。徐嗣伯落年方三卷。梁有徐叔嚮療腳弱雜方八卷。徐文伯辨腳弱方一卷。甘濬之療癰疽金創要方十四卷。甘濬之療癰疽毒惋雜病方三卷。甘伯齊療癰疽金創方十五卷。亡。陶氏效驗方六卷。梁五卷。梁又有療目方五卷。甘濬之療耳眼方十四卷。神枕方一卷。雜戎狄方一卷。宋武帝撰。摩訶出胡國方十卷。摩訶胡沙門撰。又范曄上香方一卷。雜香膏方一卷。亡。彭祖養性經一卷。○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玄房秘決十卷。○墨子枕內五行紀要一卷。梁有神枕方一卷。疑此即是。如意方十卷。○練化術一卷。○神仙服食經十卷。○雜仙餌方八卷。○服食諸雜方二卷。梁有仙人水玉酒經一卷。老子禁食經一卷。○崔氏食經四卷。○食經十四卷。梁有食經二卷。又食經十九卷。劉休食方一卷。齊冠軍將軍劉休撰。亡。食饌次第法一卷。梁有黃帝雜飲食忌二卷。四時御食經一卷。梁有太官食經五卷。又太官食法二十卷。食法雜酒食要方白酒并作物法十二卷。家政方十二卷。食圖。四時酒要方。白酒方。七日麴酒法。雜酒食要法。雜藏釀法。雜酒食要法。酒并飲食方。[illegible]及鐺蟹方。[illegible]法。北方生醬法。各一卷。亡。療馬方一卷。梁有伯樂療馬經一卷。疑與此同。黃帝素問八卷。全元越注。脈經一卷。徐氏撰。華佗觀形察色并三部脈經一卷。○脈經決二卷。徐氏新撰。脈經鈔二卷。許建吳撰。黃帝素問女胎一卷。○三部四時五藏辨診色決事脈一卷。○脈經略一卷。○辨病形證七卷。○五藏決一卷。○論病源候論五卷。目一卷。吳景賢撰。服石論一卷。○癰疽論方一卷。○五藏論五卷。○瘧論并方一卷。○神農本草經三卷。○本草經四卷。蔡英撰。藥目要用二卷。○本草經略一卷。○本草二卷。徐太山撰。本草經類用三卷。○本草音義三卷。姚最撰。本草音義七卷。甄立言撰。本草集錄二卷。○本草鈔四卷。○本草雜要決一卷。○本草要方三卷。甘濬之撰。依本草錄藥性三卷。錄一卷。靈秀本草圖六卷。原平仲撰。芝草圖一卷。○入林採藥法二卷。○太常採藥時月一卷。○四時採藥及合目錄四卷。○藥錄二卷。李密撰。諸藥異名八卷。沙門行矩撰。本十卷。今闕。諸藥要性二卷。○種植藥法一卷。○種神芝一卷。○藥方二卷。徐文伯撰。解散經論并增損寒食節度一卷。○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徐氏雜方一卷。○少小方一卷。○療小兒丹法一卷。○徐太山試驗方二卷。○徐文伯療婦人瘕一卷。○徐大山巾箱中方三卷。○藥方五卷。徐嗣伯撰。墮年方二卷。徐太山撰。效驗方三卷。徐氏撰。雜要方一卷。○玉函煎方五卷。葛洪撰。小品方十二卷。陳延之撰。千金方三卷。范世英撰。徐王方五卷。○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十卷。○徐氏家傳秘方二卷。○藥方五十七卷。後齊李思祖撰。本百一十卷。稟丘公論一卷。○太一護命石寒食散二卷。宋[illegible]撰。依諸方撰一卷。○序服石方一卷。○服玉方法一卷。○劉涓子鬼遺方十卷。龔慶宣撰。癰疽雜經一卷。○療三十六瘻方一卷。○王世榮單方一卷。○集驗方十卷。姚僧垣撰。集驗方十二卷。○備急單要方三卷。許澄撰。藥方二十一卷。徐文伯撰。名醫集驗方六卷。○名醫別錄三卷。陶氏撰。刪繁方十三卷。謝士秦撰。吳山居方三卷。○新撰藥方五卷。○療癰疽諸瘡方二卷。秦政應撰。單複要驗方二卷。釋莫滿撰。釋道洪方一卷。○小兒經一卷。○散方二卷。○雜散方八卷。○療百病雜丸方三卷。釋曇鸞撰。療百病散三卷。○雜湯方十卷。殷成撰。雜療方二十二卷。○雜藥酒方十五卷。○趙婆療瘻方一卷。○議論備豫方一卷。于法開撰。扁鵲陷冰丸方一卷。○扁鵲肘後方三卷。○療消渴眾方一卷。謝南郡撰。論氣治療方一卷。釋曇鸞撰。梁武帝所服雜藥方一卷。○大略丸五卷。○靈壽雜方二卷。○經心錄方八卷。宋侯撰。黃帝養胎經一卷。○療婦人產後雜方三卷。○黃帝明堂偃人圖十二卷。○黃帝鍼灸蝦蟆忌一卷。○明堂蝦蟆圖一卷。○鍼灸圖要訣一卷。○鍼灸圖經十一卷。本十八卷。十二人圖一卷。○鍼灸經一卷。○[illegible]偃側鍼灸圖二卷。○流注鍼經一卷。○曹氏灸經一卷。○偃側人經二卷。秦承祖撰。華佗枕中灸刺經一卷。○謝氏鍼經一卷。○殷元鍼經一卷。○要用孔穴一卷。○九部鍼經一卷。○釋僧匡鍼灸經一卷。○三奇六儀鍼要經一卷。○黃帝十二經脈明堂五藏人圖一卷。○老子石室蘭臺中治癩符一卷。○龍樹菩薩藥方四卷。○西域諸仙所說藥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香山仙人藥方十卷。○西錄波羅仙人方三卷。○西域名醫所集要方四卷。本十二卷。婆羅門諸仙藥方二十卷。○婆羅門藥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論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錄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闕。伯樂治馬雜病經一卷。○治馬經三卷。俞極撰。亡。治馬經四卷。○治馬經目一卷。○治馬經圖二卷。○

馬經孔穴圖一卷。○雜撰馬經一卷。○治馬牛駝騾等經三卷。(目一卷。)香方一卷。(宋明帝撰。)雜香方五卷。○龍樹菩薩和香法二卷。○食經三卷。(馬琬撰。)會稽郡造海味法一卷。○論服餌一卷。○淮南王食經并目百六十五卷。(大業中撰。)膳羞養療二十卷。○金匱錄二十三卷。(目一卷。京里先生撰。)練化雜術一卷。(陶隱居撰。)玉衡隱書七十卷。(目一卷。周弘讓撰。)太清諸丹集要四卷。(陶隱居撰。)雜神丹方九卷。○合丹大師口訣一卷。○合丹節度四卷。(陶隱居撰。)合丹要略序一卷。(孫文韜撰。)仙人金銀經并長生方一卷。○狐剛子萬金決二卷。(葛仙公撰。)雜仙方一卷。○神仙服食經十卷。○神仙服食神秘方二卷。○神仙服食藥方十卷。(抱朴子撰。)神仙餌金丹沙秘方一卷。○衞叔卿服食雜方一卷。○金丹藥方四卷。○雜神仙丹經十卷。○雜神仙黃白法十二卷。○神仙雜方十五卷。○神仙服食雜方十卷。○神仙服食方五卷。○服食諸雜方二卷。○服餌方三卷。(陶隱居撰。)真人九丹經一卷。○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一卷。○練寶法二十五卷。(目三卷。本四十卷，闕。)太清璇璣文七卷。(沖和子撰。)陵陽子說黃金秘法一卷。○神方二卷。○狐子雜訣三卷。○太山八景神丹經一卷。○太清神丹中經一卷。○養生注十一卷。(目一卷。)養生術一卷。(翟平撰。)龍樹菩薩養性方一卷。○引氣圖一卷。○道引圖三卷。(立一，坐一，臥一。)養身經一卷。○養生要術一卷。○養生服食禁忌一卷。○養生傳二卷。○帝王養生要方二卷。(蕭吉撰。)素女秘道經一卷。(并玄女經。)素女方一卷。○彭祖養性一卷。○郯子說陰陽經一卷。○序房內秘術一卷。(葛氏撰。)玉房秘決八卷。○徐太山房內秘要一卷。○新撰玉房秘決九卷。○四海類聚方二千六百卷。○四海類聚單要方三百卷。

右二百五十六部，合四千五百一十卷。

醫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術者也。天有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人有喜怒哀樂好惡之情。節而行之，則和平調理，專壹其情，則溺而生疢。是以聖人原血脈之本，因鍼石之用，假藥物之滋，調中養氣，通滯解結，而反之於素。其善者，則原脈以知政，推疾以及國。周官醫師之職，掌聚諸藥物，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為之，則反本傷性。故曰：有疾不治，恒得中醫。

凡諸子，合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儒、道、小說，聖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醫方，聖人之政也，所施各異。世之治也，列在眾職，下至衰亂，官失其守。或以其業遊說諸侯，各崇所習，分鑣並騖。若使總而不遺，折之中道，亦可以興化致治者矣。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伎之略，今合而敘之，為十四種，謂之子部。

隋書卷三十四

隋書卷三十四考證

經籍志三四時御食經一卷注組膳腩法○監本組訛鉏從宋本改

隋書卷三十四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三十

經籍四 集 道經 佛經

楚辭十二卷（并目錄。後漢校書郎王逸注。）楚辭三卷（郭璞注。梁有楚辭十一卷，宋何偃刪王逸注，亡。）楚辭九悼一卷（楊穆撰。）參解楚辭七卷（皇甫遵訓撰。）楚辭音一卷（徐邈撰。）楚辭音一卷（宋處士諸葛氏撰。）楚辭音一卷（孟奧撰。）楚辭音一卷〇楚辭音一卷（釋道騫撰。）離騷草木疏二卷（劉杳撰。）

右十部，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合十一部，四十卷。）

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亂，詩人寢息，諂佞之道興，諷刺之辭廢。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己離別愁思，申杼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冀君覺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羅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嘉其文彩，擬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雅致清遠，後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漢武帝命淮南王為之章句，旦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為一篇，并敘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殘缺。梁二卷。）楚大夫宋玉集三卷〇漢武帝集一卷（梁二卷。）漢淮南王集一卷（梁二卷。又有賈誼集四卷，晁錯集三卷，漢弘農都尉枚乘集二卷，錄各一卷，亡。）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〇漢太中大夫東方朔集二卷（梁有漢光祿大夫吾丘壽王集二卷，亡。）漢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一卷〇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又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亡。）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梁有漢丞相魏相集二卷，錄一卷；左馮翊張敞集一卷，錄一卷，亡。）漢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〇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梁有漢射聲校尉陳湯集二卷，丞相韋玄成集二卷，亡。）漢諫議大夫谷永集二卷（梁有涼州刺史杜鄴集二卷，騎都尉李尋集二卷，亡。）漢司空師丹集一卷（梁三卷，錄一卷。）漢光祿大夫息夫躬集一卷〇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〇漢太中大夫劉歆集五卷〇漢成帝班婕妤集一卷（梁有班昭集三卷，王莽建新大尹崔篆集一卷，僕射成師友唐林集一卷，中謁者史岑集二卷，後漢東平王蒼集五卷，桓譚集五卷，亡。）後漢司隸從事馮衍集五卷〇後漢徐令班彪集二卷（梁五卷。又有司徒掾陳元集一卷，王隆集二卷，雲陽令朱勃集二卷，後漢處士梁鴻集二卷，亡。）後漢車騎從事杜篤集一卷〇後漢車騎司馬傅毅集二卷（梁五卷。）後漢大將軍護軍司馬班固集十七卷（梁有魏郡太守黃香集二卷，亡。）後漢長岑長崔駰集十卷〇後漢侍中賈逵集一卷（梁二卷。）後漢校書郎劉騊駼集一卷（梁二卷。又有安相李尤集五卷，大鴻臚竇章集二卷，亡。）後漢濟北相崔瑗集六卷（梁五卷。）後漢劉珍集二卷（錄一卷。）後漢河間張衡集十一卷（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又有郎中[illegible]卷，錄二卷；後漢太傅胡廣集二卷，錄[illegible]）後漢黃門郎葛龔集六卷（梁五卷，本七卷。）後漢司空李固集十二卷（梁十卷。）後漢南郡太守馬融集九卷（梁有外黃令高彪集二卷，錄一卷；王逸集二卷，錄一卷；司徒掾桓驎集二卷，錄一卷，亡。）後漢[illegible]二卷，錄二卷；陳相邊韶集一卷，錄一卷；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錄一卷，亡。）後漢京兆尹延篤集[illegible]甫規集五卷；太常張奐集二卷，錄一卷；王延壽[illegible]原太守崔寔集二卷，錄一卷；上計掾趙壹集二卷[illegible]）後漢諫議大夫劉陶集三卷（梁二卷，錄一卷。又有外黃令張升集二卷[illegible]侯瑾集二卷；盧植集二卷；議郎[illegible]）後漢司空荀爽集一卷（梁三卷，錄一卷。）後漢野王令劉梁集二卷（梁二卷[illegible]玄集二卷[illegible]）後漢[illegible]蔡邕集十二卷（梁有二十卷，錄一卷。又有尚書令士孫瑞集二卷，亡。）後漢太山太守應劭集二卷（[illegible]部司馬張超[illegible]錄五卷，亡。）後漢少府孔融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後漢討虜長史張紘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illegible]）[illegible]集二卷（梁有錄一卷，亡。）後漢丞相倉曹屬阮瑀集五卷（[illegible]）[illegible]卷（梁有錄一卷，亡。）魏太子文學應瑒集一卷（梁有五卷，錄一卷，亡。）[illegible]（梁十卷，錄一卷。）魏太子文學劉楨集四卷（錄一卷。）後漢丞相主簿繁欽集十卷[illegible]後漢丞相主簿楊脩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後漢侍中王粲集十一卷[illegible]一卷（[illegible]行御史大夫袁渙集五卷，錄一卷；魏國奉常王修集二卷，亡。）後漢尚書丁儀集一卷[illegible]後漢丁廙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又有婦人後漢黃門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後漢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傅石甫妻孔氏集一卷[illegible]）魏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卷，錄一卷。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魏武帝集新撰十卷〇魏文帝集十卷（梁二十三卷。）魏明帝集七卷（梁五卷，或九卷，錄一卷。梁又有高貴鄉公集四卷，亡。）魏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illegible]蘇歆集二卷，亡。）魏司徒王朗集三十四卷（梁三十卷。又[illegible]集十五卷[illegible]）魏給事中邯鄲淳集二卷（梁有錄一卷。又有劉廙集二卷；侍中吳質集五卷，錄一[illegible]城太守孟達集三卷；魏徵士管寧集三卷，錄一[illegible]）魏光祿勳高堂隆集六卷（梁十卷，錄一卷。又有光祿勳劉邵集二卷，錄一卷，亡。）魏散騎常侍繆襲集五卷（[illegible]單撰集三卷，錄一卷；散騎常侍麋元集五卷[illegible]陽侯李康集二卷，錄一卷；陳郡太守孫該集二卷[illegible]）

一卷。亡。魏章武太守殷褒集一卷。梁二卷。魏司空王昶集五卷。梁有錄一卷。魏衛將軍王肅集五卷。梁有錄一卷。又有桓範集二卷，中領軍曹羲集五卷，錄一卷。亡。魏尚書何晏集十一卷。梁十卷，錄一卷。魏衛尉卿應璩集十卷。梁有錄一卷。又有王粲集五卷，錄一卷。中書令劉劭集二卷，太常卿傅嘏集二卷，錄一卷。安太守夏侯惠集二卷，錄一卷。亡。魏校書郎杜摯集二卷。梁有毋丘儉集二卷，錄一卷。征東軍司馬江李集二卷。亡。魏太常夏侯玄集三卷。梁有車騎將軍鍾毓集五卷，錄一卷。亡。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梁十三卷，錄一卷。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又有魏徵士呂安集二卷，錄一卷。亡。魏司徒鍾會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魏汝南太守程曉集二卷。梁錄一卷。蜀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梁二十四卷，又有蜀司徒許靖集二卷，錄一卷。征北將軍夏侯霸集二卷。亡。吳輔義中郎將張溫集六卷。梁有士燮集五卷。亡。吳偏將軍駱統集十卷。梁有錄一卷。又有太子東傅薛綜集三卷，錄一卷。亡。吳選曹尚書暨豔集二卷。梁三卷，錄一卷。又有姚信集二卷，錄一卷。謝丞集四卷。今亡。吳人楊厚集二卷。梁又有錄一卷。吳丞相陸凱集五卷。梁有錄一卷。吳侍中胡綜集二卷。梁有錄一卷。又有少府令華覈集五卷，錄一卷。亡。吳侍中張儼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又有韋昭集二卷，錄一卷。亡。吳中書令紀陟集三卷。梁有錄一卷。又有陸景集一卷。亡。晉宣帝集五卷。梁有錄一卷。晉文帝集三卷。〇齊王攸集二卷。梁三卷。晉王沈集五卷。梁有鄭褒集二卷。亡。晉宗正嵇喜集一卷。殘缺。梁二卷，錄一卷。晉散騎常侍應貞集一卷。梁五卷。晉司隸校尉傅玄集十五卷。梁五十卷，錄一卷。亡。晉著作郎成公綏集九卷。殘缺。梁十卷。又有裴秀集三卷，錄一卷。亡。晉金紫光祿大夫何禎集一卷。梁五卷。又有賈淳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少傅山濤集九卷。梁五卷，錄一卷。又一本十卷，齎錄荀勗津注。又梁有向秀集二卷，錄一卷。平原太守阮种集二卷，錄一卷。阮侃集五卷，錄一卷。亡。晉太傅羊祜集一卷。殘缺。梁二卷，錄一卷。又有蔡玄通集五卷。太宰賈充集五卷，錄一卷。荀勗集三卷，錄一卷。亡。晉征南將軍杜預集十八卷。〇晉輔國將軍王濬集一卷。殘缺。梁二卷，錄一卷。晉徵仕皇甫謐集二卷。錄一卷。晉侍中程咸集三卷。梁有光祿大夫劉毅集二卷，錄一卷。晉侍中庾峻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巴西太守郤正集一卷。〇晉散騎常侍薛瑩集三卷。梁又有散騎常侍陶濬集二卷，錄一卷。亡。晉通事郎江偉集六卷。梁有宣舒集五卷，散騎常侍曹志集二卷，錄一卷。鄭湛集三卷，錄一卷。亡。晉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〇晉處士楊泉集二卷。錄一卷。梁有司徒王渾集五卷。冀州刺史王深集五卷。亡。晉徵士閔鴻集三卷。梁有光祿大夫裴楷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司空張華集十卷。錄一卷。晉尚書僕射裴頠集九卷。梁有太子中庶子許孟集三卷，錄一卷。太宰何劭集二卷，錄一卷。光祿大夫劉頌集三卷，錄一卷。劉寔集二卷，錄一卷。亡。晉散騎常侍王佑集三卷。錄一卷。梁有晉驃騎將軍王濟集二卷。亡。晉華嶠集八卷。梁二卷。晉秘書丞司馬彪集四卷。梁三卷，錄一卷。又有尚書庾儵集二卷，錄一卷。國子祭酒謝衡集二卷。亡。晉漢中太守李虔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晉司隸校尉傅咸集十

卷七。梁三十卷，錄一卷。又有太子中庶子棗據集二卷，錄一卷。劉寶集三卷。亡。晉馮翊太守孫楚集六卷。梁十二卷，錄一卷。晉散騎常侍夏侯湛集十卷。梁有錄一卷。又有弋陽太守夏侯淳集二卷。散騎侍郎王讚集五卷。亡。晉衛尉卿石崇集六卷。梁有錄一卷。晉尚書郎張敏集二卷。梁五卷。又有黃門郎伏倫集一卷。亡。晉黃門郎潘岳集十卷。〇晉太常卿潘尼集十卷。〇晉頓丘太守歐陽建集二卷。梁有宗正劉許集二卷，錄一卷。散騎常侍李重集二卷。光祿大夫樂廣集二卷，錄一卷。阮渾集三卷，錄一卷。亡。晉侍中嵇紹集二卷。錄一卷。梁有錢唐令楊建集九卷。長沙相盛彥集五卷。左長史楊乂集三卷，錄一卷。晉尚書盧播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又有棗嵩集五卷，錄一卷。南中郎長史應亨集二卷。亡。晉國子祭酒杜育集二卷。〇晉太常卿摯虞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又秘書監繆徵集二卷，錄一卷。亡。晉齊王府記室左思集二卷。梁有五卷，錄一卷。又有晉豫章太守夏靖集二卷，錄一卷。吳王文學鄭豐集二卷，錄一卷。大司馬東曹掾張翰集二卷，錄一卷。清河王文學陳略集二卷，錄一卷。揚州從事陸沖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平原內史陸機集十四卷。梁四十七卷，錄一卷。亡。晉清河太守陸雲集十二卷。梁十卷，錄一卷。又有少府丞孫極集二卷，錄一卷。亡。晉中書郎張載集七卷。梁一本二卷，錄一卷。晉黃門郎張協集三卷。梁四卷，錄一卷。晉著作郎束皙集七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征南司馬曹攄集三卷，錄一卷。散騎常侍江統集十卷，錄一卷。著作郎胡濟集五卷，錄一卷。亡。晉中書令卞粹集一卷。梁五卷。又有光祿勳閭丘沖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太傅從事中郎庾敳集一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太子中舍人阮瞻集二卷，錄一卷。太子洗馬阮脩集二卷，錄一卷。廣威將軍裴邈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太傅郭象集二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廣州刺史嵇含集十卷，錄一卷。亡。晉安豐太守孫惠集八卷。梁十一卷，錄一卷。又有松滋令蔡洪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平北將軍牽秀集四卷。梁三卷，錄一卷。又有車騎從事中郎蔡克集二卷，錄一卷。游擊將軍索靖集三卷。隴西太守閻纂集二卷，錄一卷。秦州刺史張輔集二卷，錄一卷。交阯太守殷巨集二卷，錄一卷。太子洗馬陶佐集五卷，錄一卷。東晉鄱陽太守虞溥集二卷，錄一卷。谷陽令吳商集五卷。仲長敖集二卷。晉太常卿劉弘集三卷，錄一卷。開府山簡集二卷，錄一卷。兗州刺史宗岱集二卷。侍中王峻集二卷，錄一卷。濟陽內史王曠集五卷，錄一卷。亡。晉散騎常侍棗嵩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又有襄陽太守棗腆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太尉劉琨集九卷。梁十卷。劉琨別集十二卷。〇晉司空從事中郎盧諶集十卷。梁有錄一卷。晉秘書丞傅暢集五卷。梁有錄一卷。又有晉明帝集五卷，錄一卷。衛文帝集五卷，錄一卷。孝武帝集二卷，錄一卷。彭城王紘集二卷，錄一卷。譙烈王集九卷，錄一卷。亡。晉會稽王司馬道子集八卷。梁九卷。又有鎮東從事中郎傅毅集五卷。亡。晉衡陽內史曾瓌集三卷。梁四卷，錄一卷。又有驃騎將軍顧榮集五卷，錄一卷。亡。晉司空賀循集十八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散騎常侍張抗集二卷，錄一卷。車騎長史賈彬集三卷，錄一卷。亡。晉光祿大夫衛展集十二卷。梁十五卷。又有東晉太尉荀組集三卷，錄一卷。亡。晉秘書郎張委集九卷。梁五卷。又有關內侯傅瑗集一卷。光祿大夫周顗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太常謝鯤集六卷。梁二卷。晉驃騎將軍王廙集十卷。梁三十四卷，錄一卷。又有華譚集二卷。亡。晉御史中丞熊遠集十二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湘州秀才

谷儉集一卷，大鴻臚常集三卷，錄一卷，亡。晉弘農太守郭璞集十七卷。梁十卷，錄一卷。晉張駿集八卷。殘缺。晉大將軍王敦集十卷。梁有吳興太守沈充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光祿大夫梅陶集九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金紫光祿大夫荀邃集二卷，錄一卷，亡。晉散騎常侍王覽集九卷。梁五卷。又有晉著作佐郎王濤集五卷，廷尉卿阮放集十卷，錄一卷；宗正卿張俊集五卷，錄一卷；汝南太守應碩集二卷，金紫光祿大夫張闓集二卷，錄一卷；揚州從事陸沈集二卷，錄一卷；驃騎將軍卞壼集二卷，錄一卷；光祿勳鍾雅集一卷，衛尉卿劉超集二卷，衛將軍虞潭集五卷，錄一卷；光祿大夫荀崧集一卷，亡。晉大將軍溫嶠集十卷。梁錄一卷。晉侍中孔坦集十七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臧沖集一卷，晉鎮南大將軍應詹集五卷，亡。晉太僕卿王嶠集八卷。梁有衛尉荀闓集一卷，鎮北將軍劉隗集二卷，錄一卷；大司馬陶侃集二卷，錄一卷，亡。晉丞相王導集十一卷。梁十卷，錄一卷。晉太尉郗鑒集十卷。錄一卷。晉太尉庾亮集二十一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虞預集十卷，錄一卷。平越司馬黃整集十卷，錄一卷，亡。晉護軍長史庾堅集十二卷。梁十卷，錄一卷。晉司空庾冰集七卷。梁二十卷，錄一卷。晉給事中庾闡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晉著作郎王隱集十卷。梁二十卷，錄一卷。晉散騎常侍干寶集四卷。梁五卷。晉太常卿殷融集十卷。梁有衛尉張虞集十卷，光祿大夫諸葛恢集五卷，錄一卷，亡。晉車騎將軍庾翼集二十二卷。梁二十卷，錄一卷。晉司空何充集四卷。梁五卷。又有御史中丞郗曇集五卷，征西諮議甄述集十二卷，武昌太守徐彥則集十卷，亡。晉散騎常侍王愆期集七卷。梁十卷，錄一卷。又有司徒左長史王濛集五卷，丹陽尹劉惔集二卷，錄一卷；益州刺史袁喬集七卷，亡。晉尚書令顧和集五卷。梁有錄一卷。又有尚書僕射劉遐集五卷，徵士江淳集三卷，錄一卷；魏興太守荀述集一卷，平南將軍賀嶠集五卷，李軌集八卷，亡。晉李充集二十二卷。梁十五卷，錄一卷。晉司徒蔡謨集十七卷。梁四十三卷。晉揚州刺史殷浩集四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吳興孝廉翻滔集五卷，錄一卷；宣城內史劉系之集五卷，錄一卷，亡。庾赤玉集四卷。〇晉尋陽太守庾純集八卷。梁有驃騎司馬王修集二卷，錄一卷；衛將軍謝尚集十卷，錄一卷；青州刺史王俠集二卷，亡。晉西中郎將王胡之集十卷。梁五卷，錄一卷。晉中書令王洽集五卷。錄一卷。梁有宜春令范保集七卷，徵士范宣集十卷，錄一卷；建安太守丁纂集四卷，錄一卷，亡。晉金紫光祿大夫王羲之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晉散騎常侍謝萬集十六卷。梁十卷。晉司徒長史張憑集五卷。梁有錄一卷。梁有高涼太守楊方集二卷，亡。晉徵士許詢集三卷。梁八卷，錄一卷。晉征西將軍張望集十卷。梁十二卷，錄一卷。晉餘姚令孫統集二卷。梁九卷，錄一卷。又有晉陵令戴元集三卷，錄一卷，亡。晉衛尉卿孫綽集十五卷。梁二十五卷。晉太常江逌集九卷。梁有謝沈集十卷，亡。晉李顒集十卷。錄一卷。晉光祿勳曹毗集十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又有郡主簿王籤集五卷，亡。晉沙門支遁集八卷。梁十三卷。又有劉彧集十六卷，亡。張重華酒泉太守謝艾集七卷。梁八卷。又有撫軍長史蔡系集二卷，護軍將軍江彬集五卷，錄一卷，亡。晉范汪集一卷。梁十卷。晉尚書僕射王述集八卷。梁又有王度集五卷，錄一卷；中領軍庾龢集二卷，錄一卷；將作大匠喻希集一卷，吳興太守孔嚴集十一卷，錄一卷，亡。晉大司馬桓溫集十一卷。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溫要集二十卷，錄一卷。豫章太守車灌集五卷，錄一卷，亡。晉尚書僕射王坦之集七卷。梁五卷，錄一卷，亡。晉左光祿王彪之集二十卷。梁有錄一卷。晉中書郎郗超集九卷。梁十卷。又有南中郎桓嗣集五卷，平固令邵毅集五卷，錄一卷；太學博士滕輔集五卷，錄一卷，亡。晉苻堅丞相王猛集九卷。錄一卷。梁有顧夷集五卷，散騎常侍鄭襲集四卷，撫軍掾劉暢集一卷，亡。晉太常卿韓康伯集十六卷。梁有黃門郎范啟集四卷，豫章太守王脩集十卷，零陵太守陶湛集七卷，海鹽令祖撫集三卷，吳興太守殷康集五卷，錄一卷，亡。晉太傅謝安集十卷。梁十卷，錄一卷。又有中軍參軍孫嗣集三卷，錄一卷；司徒左長史劉惔集三卷，亡。晉御史中丞孔欣時集八卷。梁七卷。晉伏滔集十一卷。并目錄。梁五卷，錄一卷。晉滎陽太守習鑿齒集五卷。〇晉秘書監孫盛集五卷。殘缺。梁十卷，錄一卷。晉東陽太守袁宏集十五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黃門郎顧淳集一卷，鄱陽太守熊鳴鵠集十卷，車騎司馬謝韶集三卷，金紫光祿大夫王獻之集十卷，錄一卷；瑯邪內史袁質集二卷，錄一卷；太宰從事中郎賈郡集五卷，錄一卷；車騎長史謝朗集六卷，錄一卷；車騎將軍謝玄集十卷，錄一卷，亡。晉新安太守郗愔集四卷。殘缺。梁五卷。又有吳郡功曹陸法之集十九卷，亡。晉太常卿王珉集十卷。梁錄一卷。晉中散大夫羅含集三卷。梁有太宰長史庾倩集二卷，大司馬參軍庾愍之集三卷，司徒右長史庾凱集二卷，亡。晉國子博士孫放集一卷。殘缺。梁十卷。晉聘士殷叔獻集四卷。并目錄。梁三卷。晉湘東太守庾肅之集十卷。錄一卷。梁有晉北中郎參軍虞藹集十卷，太子左率王肅之集三卷，錄一卷；黃門郎王徽之集八卷，徵士謝敷集五卷，錄一卷；太常卿孔汪集十卷，陳統集七卷，太常王愔集十五卷，右將軍王忱集五卷，錄一卷；太常殷允集十卷，亡。晉徵士戴逵集九卷。殘缺。梁十卷，錄一卷。又有晉光祿大夫孫騰集十卷，尚書左丞徐禪集六卷，亡。晉太子前率徐邈集九卷。并目錄。梁二十卷，錄一卷。晉給事中徐乾集二十一卷。并目錄。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晉冠軍將軍張玄之集五卷，錄一卷；員外常侍荀世之集八卷，黃崧集十卷，黃門郎魏逷之集五卷，驃騎參軍卞湛集五卷，金紫光祿大夫褚爽集十六卷，錄一卷，亡。晉豫章太守范寧集十六卷。梁有晉餘杭令范弘之集六卷，亡。晉司徒王珣集十一卷。并目錄。梁十卷，錄一卷，亡。晉處士薄蕭之集九卷。梁十卷。又有晉安北參軍陶要集九卷，劉邕集七卷，延陵令唐邁之集十一卷，錄一卷，亡。晉孫恩集五卷。梁有晉殿中將軍傅綽集十五卷，驃騎將軍弘戎集十六卷，御史中丞魏叔齊集十五卷，司徒右長史劉瑾之集五卷，亡。晉臨海太守辛德遠集五卷。梁四卷。又有晉車騎參軍何瑾之集十一卷，太保王恭集五卷，錄一卷；殷覬集十卷，錄一卷，亡。晉荊州刺史殷仲堪集十二卷。并目錄。梁十卷，錄一卷，亡。晉驃騎長史謝景重集一卷。〇晉桓玄集二十卷。梁有晉丹陽令卞範之集五卷，錄一卷；光祿勳卞承之集十卷，錄一卷，亡。晉東陽太守殷仲文集七卷。梁五卷。晉司徒王謐集十卷。錄一卷。梁有晉光祿大夫伏系之集十卷，錄一卷，亡。晉右軍參軍孔璠集二卷。〇晉衛軍諮議湛方生集十卷。錄一卷。晉光祿大夫祖台之集十六卷。梁二十卷。晉通直常侍顧愷之集七卷。梁二十卷。晉太常卿劉瑾集九卷。梁五卷。晉左僕

射謝混集三卷梁五卷 晉秘書監滕演集十卷錄一卷 晉司徒長史王誕集二卷梁有
晉太尉咨議參衛之集十卷亡 晉丹陽太守袁豹集八卷梁十卷錄一卷又有晉廬江太守殷闡集五卷錄一卷晉平令荀軌集五
卷亡 晉西中郎長史羊徽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 晉國博士周祗集十一卷梁十卷錄一卷又有晉
相國主簿殷闡集十卷錄一卷太常傅迪集十卷亡 晉始安太守卞裕集十三卷梁十五卷又有晉章公[illegible]集六卷亡 晉毛
伯成集一卷○晉沙門支曇諦集六卷○晉沙門釋惠遠集十二卷○晉姚萇
沙門釋僧肇集一卷○晉王茂略集四卷○晉曹毗集四卷○晉宗欽集二卷
梁有晉中軍功曹殷闡之集五卷太學博士殷說集十三卷征西主簿丘道護集五卷錄一卷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錄一卷郭澄之集十卷徵士周續之集
一卷孔璠集九卷亡 晉江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梁有婦人晉司徒王渾妻鍾夫人集五卷晉武帝左九嬪
集四卷晉太宰賈充妻李扶集一卷晉武平都尉陶融妻陳窈集一卷晉都水使者妻陳玢集五卷晉海西令劉臻妻陳珍集七卷晉劉柔妻王邵之集十卷
晉散騎常侍傅伉妻辛蕭集一卷晉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晉成公道賢妻龐馥集一卷晉宣城太守何殷妻徐氏集一卷亡 宋武帝集十
二卷梁二十卷錄一卷 宋文帝集七卷梁十卷亡 宋孝武帝集二十五卷梁三十一卷錄一卷又有宋廢帝景
和集十卷錄一卷明帝集三十三卷亡 宋長沙王道憐集十卷錄一卷梁有宋臨川王道規集四卷錄一卷亡 宋臨川王
義慶集八卷○宋江夏王義恭集十一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又有江夏王集別本十五卷宋衡陽王義季集十卷錄
一卷亡 宋南平王鑠集五卷梁有宋竟陵王誕集二十卷建平王休祐集十卷新渝惠侯義宗集十二卷散騎常侍祖柔之集二十卷
亡 宋豫章太守謝瞻集三卷梁有宋征虜將軍沈林子集七卷亡 宋太常卿孔琳之集九卷并目錄梁
十卷錄一卷 宋王叔之集七卷梁十卷錄一卷 宋太中大夫徐廣集十五卷錄一卷 宋秘書監
盧綮集一卷殘缺梁十卷錄一卷 宋侍中孔甯子集十一卷并目錄梁十五卷錄一卷 宋建安太守卞
瑾集十卷梁十卷 宋太常卿蔡廓集九卷并目錄梁十卷錄一卷又有宋王韶之集二十四卷亡 宋尚書令
傅亮集三十一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宋征南長史孫康集十卷左軍長史范述集三卷亡 宋太常卿鄭鮮之集
三卷十梁二十卷錄一卷 宋徵士陶潛集九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張野集十卷宋零陵令陶階集八卷東莞太守殷元瑾集
八卷光祿大夫王叔首集二卷錄一卷亡 宋太常卿范泰集十九卷梁二十卷錄一卷 宋中書郎荀昶集十
四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又有卞伯玉集五卷錄一卷中散大夫羊欣集九卷亡 宋司徒王弘集一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宋金紫
光祿大夫沈演之集十卷廣平太守范凱集八卷亡 宋沙門釋惠琳集五卷梁九卷錄一卷又有宋范晏集十四卷亡 宋司徒
府參軍謝惠連集六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宋太常謝弘微集二卷亡 宋臨川內史謝靈運集十九卷
梁二十卷錄一卷 宋給事中丘深之集七卷梁十五卷又有錢成太守祖命之集五卷荊州西曹孫緬集十卷殷淳集二卷揚州
刺史殷景仁集九卷國子博士姚[illegible]之集二十卷錄一卷周閔集十一卷亡 殷闡之集一卷○宋徵士宗景集十六

卷梁十五卷 宋徵士雷次宗集十六卷梁二十九卷錄一卷 宋奉朝請伍緝之集十二卷梁有宋南
譙主簿衛令元集八卷范曄集十五卷錄一卷撫軍諮議范廣集一卷右光祿大夫王微集五卷錄一卷任豫集六卷 宋御史中丞何承
天集二十卷梁三十二卷亡 宋大中大夫裴松之集十三卷梁二十一卷又有王韶之集十九卷宋光祿大夫江
湛集四卷錄一卷亡 宋太尉袁淑集十一卷并目錄梁十卷錄一卷 宋秘書監王微集十卷梁有錄一卷又
有宋太子舍人王僧謙集二卷金紫光祿大夫王僧綽集一卷征北行參軍顧邁集二十卷魚復令陳超之集十卷平南將軍何長瑜集八卷亡 宋員
外郎荀雍集二卷梁四卷又有宋國子博士范演集八卷錢唐令顧昱集六卷臨成令韓濟之集八卷南陽太守沈亮之集七卷國子博士
孔欣集九卷臨海太守江玄叔集四卷尚書郎劉馥集十一卷太子中舍人殷演集八卷南昌令蔡眇之集三卷太學博士顧雅集十三卷巴東太守孫仲之
集十一卷太尉諮議參軍謝元集一卷南海太守陸展集十九卷鄱陽令山謙之集十二卷廣州刺史楊希集九卷員外常侍周始之集十一卷主客郎羊崇集
六卷太子舍人孔景亮集三卷亡 宋中書郎袁伯文集十一卷并目錄梁有宋丞相諮議蔡超集七卷亡 宋東中郎
長史孫緬集八卷并目錄梁十一卷又有宋賀道養集十卷太子洗馬謝登集六卷新安太守殷鏡集十卷中書舍人褚詮之集八卷錄
一卷亡 宋特進顏延之集二十五卷梁三十卷又有顏延之逸集一卷亡 宋東揚州刺史顏竣集十
四卷并目錄 宋大司馬錄事顏測集十一卷并目錄 宋護軍將軍王僧達集十卷梁有
錄一卷又有國子博士羊戎集十卷江寧令蘇寶生集四卷兗州別駕范義集十二卷吳興太守劉瑀集七卷本郡孝廉劉氏集九卷亡 宋會稽太
守張暢集十二卷殘缺梁十四卷錄一卷又有宋司空何尚之集十卷亡 宋吏部尚書何偃集十九卷梁十
六卷又有廬江太守周朗集八卷亡 宋侍中沈懷文集十二卷殘缺梁十六卷 宋北中郎長史江智深集
九卷并目錄一卷 宋太子中庶子殷琰集七卷梁又有宋武陵太守賀顗集八卷荀欽明集六卷安北參軍王韶之集五卷越
騎校尉戴法興集四卷亡 宋黃門郎虞通之集十五卷梁二十卷 宋司徒左長史沈勃集十五卷
梁二十卷 宋金紫光祿大夫謝莊集十九卷梁十五卷又有宋金紫光祿大夫謝協集三卷三巴校尉殷悅集十一卷揚州
從事賀顏集十一卷領軍長史孔邁之集八卷撫軍參軍賀瑀集十六卷本州秀才劉遂之集二卷亡 宋建平王景素集十卷○宋
征虜記室參軍鮑照集十卷梁六卷又有宋武康令沈懷遠集十九卷[illegible]六卷劉定郎劉鑑集五卷宜都太守費[illegible]集十卷
亡 宋太中大夫徐爰集六卷梁十卷又有宋撫軍司馬孫勃集六卷右光祿大夫張永集十卷陽遂令趙鄧集十六卷亡 宋
庾蔚之集十六卷梁二十卷又有太子中舍人徵不就王素集十六卷亡 宋豫章太守劉愔集八卷梁十卷又
有宋起部賀鏡運集二十卷光祿大夫孫賁集十一卷太尉從事中郎蔡興宗集三卷司空劉緬集二十卷錄一卷青州刺史明僧暠集十卷吳興太守蕭惠開
集七卷沈懷之集十卷大司農張辯集十六卷金紫光祿大夫王贊集十五卷錄一卷郭坦之集五卷會稽主簿辛湛之集八卷太子舍人衆年集二卷東海
王常侍鮑遠集六卷會稽郡丞張緒集六卷亡 宋寧國令劉杳集七卷○宋江州從事吳邁遠集一
卷殘缺梁八卷亡 宋宛朐令湯惠休集三卷梁四卷又有南海太守孫奉伯集十卷右將軍成元瑰集十卷寧朔將軍虞書集十一

五卷。延陵令顧凱之集六卷亡。宋司徒袁粲集十一卷。并目錄。梁九卷。又有宋後宮司儀韓蘭英集四卷亡。齊文帝集一卷。殘缺。梁十卷。又有齊晉安王子懋集四卷錄一卷。隨王子隆集七卷亡。齊竟陵王子良集四十卷。梁又有齊聞喜公蕭遙欣集十一卷。領軍蕭諶劉祥集十卷亡。齊太宰褚彥回集十五卷。梁又有齊黃門侍郎崔祖思集二十卷。中軍佐鍾路集十二卷。餘杭令丘巨源集十卷。錄一卷亡。齊太尉王儉集五十一卷。梁六十卷。又有齊東海太守謝顥集十六卷。□潘集十卷。豫州刺史劉善明集十卷。侍中褚賁集十二卷。徵士劉瓛集二十四卷。司徒主簿徵不就虞□集十卷。顧歡集三十卷。劉□集三十卷。射聲校尉劉遵集三卷亡。齊中書郎周顒集八卷。梁一十六卷。又有齊左侍郎□鴻集二十卷。錄一卷。雍州秀才□□集十卷。正員郎劉□集十一卷。永嘉太守江山圖集十卷。□騎記室參軍荀憲集十一卷亡。齊前軍參軍虞羲集九卷。殘缺。梁十一卷。又有平陽令□沈集十卷。參軍任文集十一卷。卞□集十六卷。□幼□集六十六卷。長水校尉祖冲之集五十一卷亡。十卷。○齊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謝朓逸集一卷。梁又有王巾集十一卷亡。齊司徒左長史張融集二十七卷。梁十卷。又有張融玉海集十卷。大澤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又有齊羽林監虞韶集十卷。黃門郎王僧祐集十卷。太常卿劉悛集二十卷錄一卷。秘書王寂集五卷亡。齊金紫光祿大夫孔稚珪集十卷。○齊後軍法曹參軍陸厥集八卷。梁十卷。齊太尉徐孝嗣集十卷。梁七卷。又有侍中劉暄集一十一卷。通直常侍裴昭明集九卷。虞炎集七卷。吏部郎劉□集十卷。□國從事中郎劉繪集十卷亡。齊侍中袁彖集五卷。并錄。齊中書郎江奐集九卷。并錄。齊平西諮議宗躬集十三卷。○齊太子舍人沈驎士集六卷。○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二卷。梁武帝詩賦集二十卷。○梁武帝雜文集九卷。○梁武帝別集目錄二卷。○梁武帝淨業賦三卷。○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陸罩撰。并錄。梁元帝集五十二卷。○梁元帝小集十卷。○梁昭明太子集二十卷。梁有晉安成王集三十卷亡。梁岳陽王詧集十卷。○梁王蕭錫集十卷。○梁邵陵王綸集六卷。○梁武陵王紀集八卷。○梁蕭琮集七卷。梁又有安成煬王集五卷亡。梁司徒諮議宗夬集九卷。并錄。梁國子博士丘遲集十卷。并錄。梁十一卷。又有謝朏集十五卷亡。梁金紫光祿大夫江淹集九卷。梁二十卷。江淹後集十卷。○梁尚書僕射范雲集十一卷。并錄。梁太常卿任昉集三十四卷。梁有晉安太守謝□集十卷。撫軍將軍柳惲集二十卷。中護軍柳□集十二卷。豫州刺史柳憕集六卷。尚書令柳忱集十三卷。秘書郡丞何□集三卷。撫軍中兵參軍□集十卷。□西□事參軍到洽集十一卷。太子洗馬劉苞集十卷。南徐州秀才諸葛璩集十卷亡。梁特進沈約集一百一卷。并錄。梁又有謝綽集十一卷亡。梁中軍府諮議王僧孺集三十卷。○梁尚書左丞范縝集十一卷。○梁護軍將軍周捨集二十卷。梁有秘書張纘金河集六十卷。劉歊集八卷。玄貞處士劉訏集一卷亡。梁蕭洽集二卷。○梁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陶弘景內集十五卷。○梁徵士魏道

徵集三卷。○梁黃門郎張率集三十八卷。○梁南徐州治中王冏集三卷。○梁都官尚書江革集六卷。○梁奉朝請吳均集二十卷。○梁光祿大夫庾曇隆集十卷。并錄。梁儀同三司徐勉前集三十五卷。○徐勉後集十六卷。并序。梁吏部郎王錫集七卷。并錄。梁尚書左僕射王暕集二十一卷。○梁平西刑獄參軍劉孝標集六卷。○梁鴻臚卿裴子野集十四卷。○梁仁威府長史司馬褧集九卷。○梁蕭子暉集九卷。○梁始興內史蕭子範集十三卷。○梁建陽令江洪集二卷。○梁鎮西府記室鮑幾集八卷。○梁尚書祠部郎虞騫集十卷。○梁新田令費昶集三卷。○梁蕭機集二卷。○梁東陽郡丞謝瑱集八卷。○梁通直郎謝琛集五卷。○梁仁威記室何遜集七卷。梁有安西記室劉緩集四卷。沙門釋智藏集五卷亡。梁太常卿陸倕集十四卷。○梁廷尉卿劉孝綽集十四卷。○梁都官尚書劉孝儀集二十卷。○梁太子庶子劉孝威集十卷。○梁東陽太守王揖集五卷。○梁黃門郎陸雲公集十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集十九卷。○梁征西府長史楊朓集十一卷。并錄。梁太子洗馬王筠集十一卷。并錄。王筠中書集十一卷。并錄。王筠臨海集十一卷。并錄。王筠左佐集十一卷。并錄。王筠尚書集九卷。并錄。梁西昌侯蕭深藻集四卷。并錄。梁中書郎任孝恭集十卷。○梁平北府長史鮑泉集一卷。○梁雍州刺史張纘集十一卷。并錄。梁尚書僕射張綰集十一卷。并錄。梁度支尚書庾肩吾集十卷。○梁太常卿劉之遴前集十一卷。○劉之遴後集二十一卷。○梁豫章世子侍讀謝郁集五卷。○梁安成蕃王蕭欣集十卷。○梁中書舍人朱超集一卷。○梁護軍將軍甄玄成集十卷。并錄。梁散騎常侍沈君攸集十三卷。○梁臨安恭公主集三卷。武帝女。梁征西記室范靖妻沈滿願集三卷。○梁太子洗馬徐悱妻劉令嫻集三卷。○後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後魏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後魏司農卿李諧集十卷。○後魏太常卿盧元明集十七卷。○後魏司空祭酒袁躍集十三卷。○後魏著作佐郎韓顯宗集十卷。○後魏散騎常侍溫子昇集三十九卷。○後魏太常卿陽固集三卷。○北齊特進邢子才集三十一卷。○北齊尚書僕射魏收集六十八卷。○北齊儀同劉逖集二十六卷。○後周明帝集九卷。○後周趙王集八卷。○後周滕簡王集八卷。○後周儀同宗懍集十二卷。并錄。後周沙門釋亡名

集十卷。○後周小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并錄。後周少傅蕭撝集十卷。○後周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并錄。陳後主集三十九卷。○陳後主沈后集十卷。○陳大匠卿杜之偉集十二卷。○陳金紫光祿大夫周弘讓集九卷。○陳周弘讓後集十二卷。○陳侍中沈炯前集七卷。○陳沈炯後集十三卷。○陳沙門釋標集二卷。○陳沙門釋洪偃集八卷。○陳沙門釋瑗集六卷。○陳沙門釋靈裕集四卷。○陳尚書僕射周弘正集二十卷。○陳鎮南府司馬陰鏗集一卷。○陳左衞將軍顧野王集十九卷。○陳沙門策上人集五卷。○陳尚書左僕射徐陵集三十卷。○陳右衞將軍張式集十四卷。○陳尚書度支郎張正見集十四卷。○陳司農卿陸琰集二卷。○陳少府卿陸玢集十卷。○陳光祿卿陸瑜集十一卷。并錄。陳護軍將軍蔡景歷集五卷。○陳沙門釋暠集六卷。○陳御史中丞褚玠集十卷。○陳安右府諮議司馬君卿集二卷。○陳著作佐郎張仲簡集一卷。○煬帝集五十五卷。○王祐集一卷。○武陽太守盧思道集三十卷。○金州刺史李元操集十卷。○蜀王府記室辛德源集三十卷。○太尉楊素集十卷。○懷州刺史李德林集十卷。○吏部尚書牛弘集十二卷。○司隸大夫薛道衡集三十卷。○國子祭酒何妥集十卷。○祕書監柳䛒集五卷。○開府江總集三十卷。○江總後集二卷。○記室參軍蕭愨集九卷。○著作郎魏彥深集三卷。○著作郎諸葛穎集十四卷。○劉子政母祖氏集九卷。○著作郎王胄集十卷。

右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

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爲集。辭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年代遷徙，亦頗遺散。其高唱絕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後，次之於此。

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摯虞撰。文章流別志論二卷。摯虞撰。文章流別本十二卷。謝混撰。續文章流別三卷。孔寗撰。集苑四十五卷。梁六十卷。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二百卷。集林鈔十一卷。○集鈔十卷。沈約撰。梁有集鈔四十卷，丘遲撰，亡。集略二十卷。○撰遺六卷。梁又有零集三十六卷，亡。翰林論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文苑一百卷。孔逭撰。文苑鈔三十卷。○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詞林五十八卷。○文海五十卷。○吳朝士文集十卷。梁十三卷。又有漢書文府三卷，亡。巾箱集七卷。梁有文章志錄雜文八卷，謝沈撰。又名士雜文八卷，亡。婦人集二十卷。梁有婦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婦人集十一卷，亡。婦人集鈔二卷。○雜文十六卷。爲婦人作。文選音三卷。蕭該撰。文心彫龍十卷。梁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勰撰。文章始一卷。姚察撰。梁有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四代文章記一卷，吳郡功曹張防撰，亡。賦集九十二卷。謝靈運撰。梁又有賦集五十卷，宋新渝惠侯撰；賦集四十卷，宋明帝撰；樂器賦十卷，伎藝賦六卷，亡。賦集鈔一卷。○賦集八十六卷。後魏祕書丞崔浩撰。續賦集十九卷。殘缺。歷代賦十卷。梁武帝撰。皇德瑞應賦頌一卷。梁十六卷。五都賦六卷。并錄。張衡及左思撰。雜都賦十一卷。梁雜賦十六卷。又東都賦一卷，孔逭作。二京賦二卷，李軌、綦毋邃撰。齊都賦二卷并音，左思撰。相風賦七卷，傅玄等撰。迦維國賦二卷，晉右軍行參軍虞干紀撰。遂志賦十卷，乘輿赭白馬賦二卷，亡。述征賦一卷。○神雀賦一卷。後漢傅毅撰。雜賦注本三卷。梁有郭璞注子虛上林賦一卷，薛綜注張衡二京賦二卷，晁矯注二京賦一卷，武巽注二京賦三卷，張載及晉侍中劉逵、晉懷令衞瓘注左思三都賦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賦三卷，項氏注幽通賦，蕭廣濟注木玄虛海賦一卷，徐爰注射雉賦一卷，亡。獻賦十八卷。○圍碁賦一卷。梁武帝撰。觀象賦一卷。○洛神賦一卷。孫壑注。枕賦一卷。張居祖撰。二都賦音一卷。李軌撰。百賦音十卷。宋御史褚詮之撰。梁有賦音二卷，郭徵之撰，雜賦圖十七卷，亡。大隋封禪書一卷。○上封禪書二卷。梁有雜封禪文八卷，秦帝刻石文一卷，宋會稽太守褚淡撰，亡。集雅篇五卷。○靖恭堂頌一卷。晉涼王李暠撰。梁有頌集二十卷，王僧綽撰。木連理頌二卷，太元十九年羣臣上，亡。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梁五十一卷。又有宋侍中張敷、袁淑補謝靈運詩集一百卷，又詩集百卷，并例錄二卷，顏峻撰；詩集四十卷，宋明帝撰；雜詩七十九卷，江邃撰；雜詩二十卷，宋太子洗馬劉和注；晉雜詩二十卷；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荀綽撰；詩鈔十卷，亡。詩集鈔十卷。謝靈運撰。梁有雜詩鈔十卷，錄一卷，謝靈運撰，亡。古詩集九卷。○六代詩集鈔四卷。梁有雜詩鈔五卷，謝朏撰，亡。詩英九卷。謝靈運集。梁十卷。又有文章英華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亡。今詩英八卷。○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詩纘十三卷。○衆詩英華一卷。○詩類六卷。○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百志詩九卷。干寶撰。梁五卷。又有古遊仙詩一卷，應貞注；應璩百一詩八卷，百一詩二卷，晉蜀郡太守李彪撰，亡。齊釋奠會詩一十卷。○齊讌會詩十七卷。○青溪詩三十卷。齊讌會作。梁有魏晉宋雜祖餞讌會詩集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亡。今略其數。西府新文十一卷。并錄。梁蕭淑撰。百國詩四十三卷。○文林館詩府八卷。後齊文林館作。詩評三卷。鍾嶸撰。或曰詩品。古樂府八卷。○文會詩三卷。陳仁威記室徐伯陽撰。五岳七星迴文詩一卷。梁有雜詩圖一卷，亡。毛伯成詩一卷。伯成，東晉征西將軍。春秋寶藏詩四卷。張胐撰。江淹擬古一卷。羅潛注。樂府歌辭鈔一卷。○歌錄十卷。○古歌錄鈔二卷。○晉歌章八卷。梁十卷。吳聲歌辭曲一卷。梁二卷。又有樂府歌詩二十卷，秦伯文撰；樂府歌詩十二卷，樂府三校歌詩十卷，樂府歌辭九卷，太樂歌詩八卷，歌辭四卷，張永記，魏讌樂歌

辭七卷晉歌章十三卷又晉歌詩十八卷晉讌樂歌辭十卷荀勗撰宋太始祭高禖歌辭十一卷齊三調雅辭五卷古今九代歌詩七卷張湛撰三調相和歌辭五卷三調詩吟錄六卷奏鞞鐸舞曲二卷管絃錄一卷伎錄一卷太樂備問鍾鐸律奏舞歌四卷郝生撰迴文集十卷謝靈運撰又迴文詩八卷織錦迴文詩一卷苻堅秦州刺史竇氏妻蘇氏作頌集二十卷王僧綽撰木連理頌二卷晉太元十九年羣臣上又有鼓吹清商樂府讌樂高禖鞞鐸等歌辭舞錄凡十部。

陳郊廟歌辭三卷并錄徐陵撰。

樂府新歌十卷秦王記室崔子發撰。

樂府新歌二卷秦王司馬殷僧首撰。

古今箴銘集十四卷張湛撰錄一卷梁有箴集十六卷雜誡箴二十四卷女箴一卷女史箴圖一卷又有銘集十一卷又陸少玄撰佛像雜銘十三卷釋僧祐撰箴器雜銘五卷亡。

衆賢誡集十卷梁有誡林三卷綦毋邃撰四帝誡三卷王誕撰雜家誡七卷諸家雜誡九卷雜誡二十二卷亡。

諸葛武侯誡一卷○女誡一卷○女誡一卷曹大家撰。○女鑒一卷梁有女訓十六卷。

婦人訓誡集十一卷并錄梁十卷宋司空徐湛之撰。○娣姒訓一卷曹植撰。○貞順志一卷○讚集五卷謝莊撰。

畫讚五卷漢明帝殿閣畫讚魏陳思王讚梁五十卷又有讚集十三卷謝莊撰亡。○七集十卷謝靈運撰。○七林十卷梁十二卷錄二卷卞景撰梁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七悟一卷顏之推撰梁有弔文集六卷錄一卷弔文二卷亡。

碑集二十九卷。○雜碑集二十九卷。○雜碑集二十二卷。梁有碑集十卷謝莊撰釋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晉將作大匠陳勰撰碑文十卷車灌撰又有羊祜墮淚碑一卷桓宣武碑十卷長沙景王碑文三卷荊州雜碑三卷雍州雜碑四卷廣州刺史碑十二卷義興周處碑一卷太原王氏家碑誄頌讚銘集二十六卷諸寺碑文四十六卷釋僧祐撰雜祭文六卷東宮行狀四十卷釋僧祐撰亡。

設論集二卷劉楷撰梁有設論集三卷東晉人撰客難集二十卷亡。

論集七十三卷。○雜論十卷。○明真論一卷。

晉兗州刺史宗岱撰。東西晉興亡論一卷。○陶神論五卷。○正流論一卷。○黃芳引連珠一卷。○梁武連珠一卷沈約注。○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梁邵陵王綸注。○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陸緬注梁有設論連珠十卷謝靈運撰連珠集五卷陳證撰連珠十五卷又連珠一卷陸機撰何承天注又班固典引一卷蔡邕注亡。

梁代雜文三卷。○詔集區分四十一卷後周獸門學士宗幹撰。○魏朝雜詔二卷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亡。

錄魏吳二志詔二卷梁有三國詔誥十卷亡。○晉咸康詔四卷。○晉朝雜詔九卷。梁有晉雜詔百卷錄一卷又有晉雜詔二十八卷錄一卷又晉詔六十卷晉文王武帝雜詔十二卷亡。

錄晉詔十四卷梁有晉武帝詔十二卷成帝詔草十七卷康帝詔草十卷建元直詔三卷永和副詔九卷升平隆和興寧副詔十卷泰元咸安寧康副詔二十二卷隆安直詔五卷元興大亨副詔三卷亡。

晉義熙詔十卷梁有義熙副詔十卷義熙以來至于大明詔三十卷晉宋雜詔四卷又晉宋雜詔八卷王韶之撰又雜詔十四卷班五條詔十卷亡。

宋永初雜詔十三卷梁有集百卷起漢訖宋武帝詔四卷宋元熙詔令五卷永初二年五年詔三卷永初以來中書雜詔二十卷亡。

宋孝建詔一卷梁有宋景平詔三卷亡。○宋元嘉副詔十五卷。梁有宋元嘉詔六十二卷又宋孝武詔五卷宋大明詔七十卷宋永光景和詔五卷宋泰始泰豫詔二十二卷宋義嘉偽詔一卷宋元徽詔十二卷宋昇明詔四卷亡。

齊雜詔十卷。○齊中興二年詔三卷梁有齊建元詔五卷永明詔三卷武帝中詔十卷齊隆平延興建武詔九卷齊建武二年副詔九卷梁天監元年至七年詔十二卷天監九年十年詔二十二卷亡。

後魏詔集十六卷。○後周雜詔八卷。○雜詔八卷。○雜赦書六卷。○陳天嘉詔草三卷。○霸朝集三卷李德林撰。○皇朝詔集九卷。○皇朝陳事詔十三卷。梁有雜九錄四卷亡。

文上法書表一卷虞和撰。○梁中表十一卷。梁邵陵王撰。梁有漢名臣奏三十卷魏名臣奏三十卷陳長壽撰魏雜事七卷晉諸公奏十一卷雜表奏駁三十五卷漢丞相匡衡大司馬王鳳奏五卷劉隗奏五卷孔羣奏二十二卷晉金紫光祿大夫周閔奏事四卷晉中丞劉邵奏事六卷中丞司馬無忌奏事十三卷中丞虞谷奏事六卷中丞高崧奏事五卷又諸彈事十四部亡。

雜露布十二卷。梁有雜檄文十七卷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亡。

山公啓事三卷。○范甯啓事三卷。梁十卷梁有雜薦文十二卷薦文集七卷亡。

譽文五十卷杜預撰。

雜集一卷殷仲堪撰。

梁魏周齊陳皇朝聘使雜啓九卷。○政道集十卷。○書集八十八卷晉散騎常侍王履撰梁八十卷亡。○書林十卷。○雜逸書六卷。梁二十二卷徐爰撰應書林八卷夏赤松撰抱朴君書一卷葛洪撰蔡司徒書三卷蔡謨撰前漢雜筆十卷吳晉雜筆九卷吳朝文二十四卷李氏家書八卷晉左將軍王鎮惡與劉丹陽書一卷亡。

後周與齊軍國書二卷。○高澄與侯景書一卷。○策集一卷殷仲堪撰。

策集六卷。梁有孝秀對策十二卷亡。宋元嘉策孝秀文十卷。○誹諧文三卷。○誹諧文十卷。袁淑撰梁有續誹諧文集十卷又有誹諧文一卷沈宗之撰任子春秋一卷杜嵩撰博陽秋一卷宋零陵令辛邕之撰亡。

法集百七卷梁沙門釋寶唱撰。

右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

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擿孔翠，芟翦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是後又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今次其前後，并解釋評論，總於此篇。

凡集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一千一百四十六部一萬三千三百九十卷。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擁者也。唐歌虞詠，商頌周雅，敘事緣物，紛綸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彌繁。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豔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黼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永嘉已後，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斌蔚，辭義可觀。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

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其中原則兵亂積年文章道盡後魏文帝頗效屬辭未能變俗例皆淳古齊宅漳濱辭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後周草創干戈不戢君臣戮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後南平漢沔東定河朔訖于有隋四海一統采荊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萃京師屬以高祖少文煬帝多忌當路執權逮相擯壓於是握靈蛇之珠韞荊山之玉轉死溝壑之內者不可勝數草澤怨刺於是興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關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詩賦略凡五種今引而伸之合為三種謂之集部

凡四部經傳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通計亡書合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卷

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餌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籙十七部一百三卷

右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

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以為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與天尊常存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囀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真以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祕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授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靜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授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并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為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綿蕝以為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于綿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綿蕝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為醮又以木為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刃入火而焚勑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黃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推尋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眾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為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真經劾召百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餘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

每帝卽位，必受符籙，以為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至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以講經，由以老子為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所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今考其經目之數，附之於此。

大乘經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五百五十八部，一千六百九十七卷，經。五十九部，三百七十九卷，疏。○小乘經四百八十七部，八百五十二卷。○雜經三百八十部，七百一十六卷。雜經目殘缺，其數見如此。○雜疑經一百七十二部，三百三十六卷。○大乘律五十二部，九十一卷。○小乘律八十部，四百七十二卷。七十七部，四百九十卷，律。三部，二十三卷，講疏。雜律二十七部，四十六卷。○大乘論三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二十部，九十四卷，論。十五部，四十七卷，疏。小乘論四十一部，五百六十七卷。二十一部，四百九十一卷，論。十部，七十六卷，講疏。雜論五十一部，四百三十七卷。三十二部，二百九十九卷，論。九部，一百三十八卷，講疏。記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

右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衞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姿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為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恆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精神清淨，則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于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其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顯死去來隱，而不為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淳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嬲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為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憑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婬、妄言、飲酒，是謂五誡。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閒，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為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以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于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齎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齎經至洛，翻譯最為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為大得本旨。漢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為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

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衞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性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義如一初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為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為三十卷曇摩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羅讖所譯泥洹等經並為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方律兜法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為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為沙門者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為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衞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為之者別為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為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其大數列於此篇

右道佛經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

道佛者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俗士為之不通其指多離以迂怪假託變幻亂於世斯所以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經也故錄其大綱附于四部之末

大凡經傳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卷

隋書卷三十五

隋書卷三十五考證

經籍志四右十部二十九卷注通計亡書十一部四十卷○監本脫合字今增

已上一類統算現存書十部三十卷再加梁有楚辭十一卷通計亡書合十一部四十一卷右少算一卷

祕書監柳䛒集五卷○監本䛒訛晉按康熙字典䛒即辯字北齊所造也

隋書卷三十五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一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婦之義存焉陰陽和則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興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先王慎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之繼體靡克聿脩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姒歸而姬宗盛妹妲致夏殷之釁褒趙結周漢之禍爰歷晉宋寔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進恣行淫僻莫顧禮儀爲梟爲鴟敗不旋踵後之伉儷宸極正位居中罕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雎鳩之德千載寂寥牝雞之晨殊邦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寤寐鏗鏘環珮鮮克嗣於徽音永念前脩歎深彤管覽載籍於既往考行事於當時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然后妃之制夏殷以前略矣周公定禮內職始備列焉秦漢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梁以降歷魏暨周廢置益損參差不一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褘翟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無定數高祖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正位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宮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閤廩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翫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醫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罇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幃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妒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醼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爲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爲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爲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爲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敘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啓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閤管鑰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翫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醞掌酒醴醯醢司藥掌醫巫藥劑司饎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輦繖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籞種植蔬菓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已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信見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爲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總百揆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

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高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為致禮焉有司奏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陁以猫鬼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陁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命陁於是減死一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為二聖后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后俟上於閤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初后以高熲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己為一婦人因此銜恨又以熲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上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暈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葬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上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為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為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為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為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為宣華夫人初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為勅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為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陽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為世婦容儀婉嫕上甚悅之以文獻皇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漸見寵遇拜為貴人參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疾加號容華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為煬帝所烝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巋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為晉王時高祖將為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巋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為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祇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用承饗薦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為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為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寔寅懼於玄冥雖自彊而不息亮愚蒙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競於誡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遷於聲色感懷

書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盼謬非才而黍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膺
祿而未識雖沐浴於恩光內慙惶而累息顧僟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
達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
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譣嗟寵辱之易驚尙無爲而抱一履謙
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吾
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蕩囂
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
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
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實菲薄而難蹤心恬
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
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誡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及帝幸江都臣下離
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所
宜言遂斬之後人復白后曰宿衞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
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氏之亂隨軍
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洺州建德不敢留遂
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鳲鳩心非均
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
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
子之閒尙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
足悲矣

隋書卷三十六

隋書卷三十六考證

后妃傳六尙二十二司員各二人惟司樂司膳員各四人○臣瞻斗按此合算
得四十八人下文云司二十八人云云疑誤

隋書卷三十六考證

唐　特進　臣　魏徵　上

列傳第二

李穆　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祖斌，以都督鎮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風神警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永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又領鄉兵，累以軍功進爵為伯。從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賜以鐵券，恕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於是廄內驄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皆為郡縣君，宗從舅氏頒賜各有差。轉太僕。從于謹破江陵，增邑千戶。進位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為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為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戶，通前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為升遷伯。穆讓兄子孝軌，許之。宇文護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郛、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太保。歲餘，出為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象初，加邑至九千戶，拜大左輔，總管如故。高祖作相，尉迥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為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恆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移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

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裔，廟堂冠帶，屢覩姦回，士有包藏，人稀柱石。四海萬國，皆纍對傾，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秉籙受圖，始晦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內翦羣凶，外誅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幽顯樂推，日月增積，方屈箕潁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命神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旦，視聽以革，風俗且新，至若帝室天居，未議經創，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來，為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為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嘿嘿。

上素嫌臺城制度迮小，又宮內多鬼祅，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曰：

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為稱首，位極帥臣，才為人傑，萬頃不

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寡所弗關憲綱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宦已極啓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鑾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賵馬四匹粟麥二千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懷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明賜以石槨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百寮送之郭外詔遣太常卿牛弘齎哀冊祭以太牢孫筠嗣筠父惇字士獻穆長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拜儀同開皇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渾忿其慳嗇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時渾有力遂譖瞿曇殺之瞿曇竟坐斬而善衡獲免四年議立嗣郕公蘇威奏筠不義骨肉相殺請絕其封上不許惇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渭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歷以軍功封西安縣男拜大都督天和中從元定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沒於陳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爲賊所躡相持數日雅患之遂與僞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爲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數載授瀛州刺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軍遷荊州總管加邑八百戶開皇初進爵爲公雅弟恆官至益州刺史封陽曲侯恆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官至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密國公驃騎將軍雄弟渾最知名

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爲迥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熨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進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廣出藩渾以驃騎領親信從往揚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爲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將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渾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明公嗣絕偏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勳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爲申國公以奉穆嗣大業初轉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追改穆封爲郕國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之因醉酒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亦知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爲天子勸盡誅海內凡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寐渾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捉禁兵不宜如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掩渾等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其反狀以實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妖讖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自求全若相用語身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爲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正當共汝取之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爲大將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婭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爲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伺候間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起各殺軍將一日之閒天下足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渾從父兄威開皇初以平蠻功官至上柱國黎國公

詢字孝詢父賢周大將軍詢沉深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納言上士俄轉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三年武帝幸雲陽宮拜司衛上士委以留府事周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善之拜儀同三司

遷長安令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啟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協力唯詢而已及平尉迥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匹加以口馬開皇元年引杜陽水灌三畤原詢督其役民賴其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歲餘拜隰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京師中使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四十九上悼惜者久之謚曰襄有子元方嗣

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所好辭不就官求為將兵都督從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擢授儀同三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治軍器監建德初遷少侍伯大夫轉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帝平齊引參謀議以勳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邑一千戶尋改封廣宗縣公轉太府中大夫歷工部中大夫遷右司馭高祖為丞相遷左司武上大夫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尋為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加邑至二千戶尉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臥起其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破尉迥拜大將軍既平尉迥授徐州總管尋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懾其威略爭來內附其後突厥大為寇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遲明奔還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崇知必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于陣年四十八贈豫鄘申永澮亳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宮中者久之及長襲爵廣宗縣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通解開皇初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為姻媾敏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汝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悅謂公主曰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國敏迺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經城縣公邑一千戶歷蒲豳金華數州刺史多不蒞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後幸仁壽宮以為岐州刺史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之將薨也遺言於煬帝曰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之今湯沐邑乞迴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將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鴆而終

梁睿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太尉睿少沉敏有行檢周太祖時以功臣子養宮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睿遊處同師共業情契甚歡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邑五百戶尋為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改封為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為御伯未幾出為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進爵蔣國公入為司會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雒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武帝時歷數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為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

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進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
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睿使張
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險爲營周亘三十
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睿鼓行而進謙將
敬豪守劍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惎等以盛兵攻
利州聞睿將至惎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
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劍閣大將軍宇文敻詣巴西大將軍趙
達水軍入嘉陵睿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惎自午
及申破之惎奔歸于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惎乙弗虔城守親率精兵五萬
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惎虔以城降拒謙不內謙將麾下三十騎遁
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劍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
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食邑千戶睿時威振西川夷獠歸附唯南
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恆
典南寧州漢世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
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
寧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
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
入每年奉獻不過數十匹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如
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絕後光前方垂
萬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既訖即請略定
南寧自盧戎已來軍糧須給過此即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
西爨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則以肅蠻夷二則裨益
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事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
今并送往書未答又請曰竊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寧
州漢代牂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
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遙漢代開此本爲

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決謂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
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因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
民夷悅服聲望逾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入接宴說睿曰天下之
望已歸于隋密令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之策上善之
下詔曰公英風震動妙算縱橫清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
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
爲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
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
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
必興師旅若命永戴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焉睿時見突
厥方彊恐爲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
矣防遏之道自古爲難所以周無上算漢收下策以其倏來忽往雲屯霧散彊
則騁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內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爲
邊梗此臣所以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先零尚在充國自
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戰守事意
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歎久之答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
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
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
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
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上令
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惶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十五年
從上至洛陽而卒時年六十五謚曰襄子洋嗣官歷蕭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
大業六年詔追改封睿爲戴公命以洋襲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
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
室之忠臣終慚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

論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隋書卷三十七

隋書卷三十七考證

李穆傳穆請兄子孝軌○一本無孝字按北史穆請還授賢子孝軌有孝字

李敏○監本傳前又有李敏二字一行按李渾李詢李崇李敏前已注李穆下崇傳末又云子敏嗣不當複列今刪

及長襲爵廣宗縣公○監本無縣字按李崇傳改封廣宗縣公敏乃襲父爵不當脫縣字今增

梁睿傳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各本同臣映斗按前漢書霍去病傳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辭老疑作辭第

隋書卷三十七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

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以為東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後事帝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高祖乃從之及高祖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高祖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於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之後入為天子此萬全之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聞昉之說以為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為黃沛時人為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麤疏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為將譯又以母老為請高祖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熲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疏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疏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羣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糵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為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忿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覺上親詰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慈愛為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長恆思覆育每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之曆數定於杳冥豈慮苞藏之心能為國家之害欲使其長守富貴不觸刑書故也上柱國郕國公梁士彥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勳報效榮高祿重待之既厚愛之實隆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谿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爰始幼來恆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籙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迥蹔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辜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剋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劫調布以為牟甲募盜賊而為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嗤笑官人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奬朕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候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為異計樹黨宮闈多奏親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為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要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之事即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為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寬宥望其修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鬲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姦

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刑罪在不赦朕載思草創咸著厥誠情用愍然未忍極法士彥忻昉身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並放士彥叔諧妻妾及資財田宅忻昉妻妾及資財田宅悉沒官士彥昉兒年十五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是士彥交舊上柱國府戶曹參軍事裴石達是士彥府寮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兒聞語仍相應和俱不申陳宜從大辟開府即承引頗是恕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圖當籙六載於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深歎憤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熲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射殿盡取昉忻士彥三家資物置於前令百寮射取之以爲鑒誡云

鄭譯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邕魏司空譯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寬尚魏平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太祖所親恆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習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武帝時起家給事中士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恆侍帝側譯時喪妻帝命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爲御正下大夫俄轉太子宮尹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恆不自安其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乃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爲他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邑三百戶後坐褻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爲民太子復召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爲宣帝超拜開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一千戶委以朝政俄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戶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爲民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悆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爲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爲儀同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高祖陰疏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勅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譯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柱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璹爵城皋郡公邑二千戶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譯自以被疏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

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脩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上嘉美焉俄遷岐州刺史在職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前後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於是還岐州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謚曰達子元璹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璹襲元璹初爲驃騎將軍後轉武賁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祿大夫遷右候衛將軍大業末出爲文城太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地至文城元璹以城歸之

柳裘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總萬機高祖固讓不許裘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遲疑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阻兵安陸又令裘喻之未到而消難奔陳高祖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復轉曾州刺史其後上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曾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即今冬也帝乃止裘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 韋謩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剌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累轉御正下大夫宣帝崩高祖總己績有力焉語在鄭譯傳加位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邑千戶尋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爲豫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尋拜都官尚書後數載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思犯難以報國恩今僞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問其故績答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展絲髮之效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弃干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玄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蕞爾僞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敝之俗作虛僞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五十二謚曰安子偲嗣大業之世官至尚書主爵郎韋謩者京兆人也仕周內史大夫高祖以謩有定策之功累遷上柱國封晉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盧賁

盧賁字子徵涿郡范陽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賁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邑一千九百戶後歷魯陽太守太子小宮尹儀同三司平齊

有功增邑四百戶轉司武上士時高祖為大司武賁知高祖為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羣情未一乃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衞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賁恒典宿衞後承問進說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高祖甚然之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衞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制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時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疏忌賁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出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為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為民賓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賁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為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為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改七懸八以黃鍾為宮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未幾拜鄭州刺史尋轉虢州刺史後遷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舄鹵民賴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史民饑穀米踊貴閉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為民後從幸洛陽上從容謂賁曰我始為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熲齊坐與凶人交搆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敘功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治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為巫蠱於後如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年五十四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啓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觖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盧賁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啓莫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己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隋書卷三十八

隋書卷三十八考證

史臣贊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通鑑考異曰按譯以開皇元年坐巫蠱廢昉以六年坐謀反誅盧賁傳誤也

隋書卷三十八考證

隋書卷三十九

唐　特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

于義（子宣道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閤將軍其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惠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作相王謙構逆高祖將擊之問將於高熲熲答曰于義素有經略可為元帥高祖初然之劉昉進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高祖乃止於是以睿為元帥以義為行軍總管謙將達奚惎擁眾據開遠義將左軍擊破之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為太尉弟智兄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為貴戚歲餘以疾免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贈豫州刺史謚曰剛賻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上士以父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戶後轉小承御上士高祖為丞相引為外兵曹尋拜儀同及踐阼遷內史舍人進爵為子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命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舍人如故後六歲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年四十二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宣敏為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高祖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佗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荊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熲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誡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其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陰壽（子世師　骨儀）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帝平齊進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及高祖為丞相引壽為掾尉迥作亂高祖以韋孝寬為元帥擊之令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以行軍總管鎮幽州即拜幽州總管封趙國公時有高寶寧者齊氏之疏屬也為人桀黠有籌算在齊久鎮黃龍及齊滅周武帝拜為營州刺史甚得華夷之心高祖為丞相遂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喻之而不得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棄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眾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

來降。寶軍復走突厥，爲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賜物千段，未幾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

世師少有節概，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拜儀同，累遷驃騎將軍。煬帝嗣位，領東都瓦工監，後三歲，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黨項羌屢爲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擒斬之，深爲戎狄所憚。入爲武賁郎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爲涿郡留守。于時盜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往往剋捷。及帝還，大加賞勞，拜樓煩太守。時帝在汾陽宮，世師聞始畢可汗將爲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鴈門之難。尋遷左翊衞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時年五十三。

骨儀，京兆長安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衞玄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己，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遂絕。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

竇榮定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爲太傅。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便弓馬。魏文帝時爲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邑三百戶。後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邙，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邀擊之，齊師乃却。以功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杆侵齊之并州，賜物三百段，進爵永富縣公，邑千戶，進位開府，除忠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佽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廂仗衞，常宿禁中。遇尉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乃拜榮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高祖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羣臣曰：「朕少恩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入千戶而遣之。坐事除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尋拜右武候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賜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爲右武候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以爲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有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增邑千六百戶，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衞大將軍。俄轉左武衞大將軍。上欲以爲三公，榮定上書曰：「臣每觀西朝衞霍、東都梁鄧，幸託葭莩，位極台鉉，寵積驕盈，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修，實爲畏懼。」上於是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時年五十七。上爲之廢朝，令左衞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縑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若贈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之後，恩遇彌隆，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抗官至定州刺史，復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構逆，以爲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焉。慶亦有姿儀，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官至河東太守、衞尉卿。大業之末，出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慶弟璡亦工草隸，頗解鍾律，官歷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元景山

元景山字珤岳，河南洛陽人也。祖燮，魏安定王。父琰，宋安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蘭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亹川防主。後與齊人戰於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三千戶。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戶，賜女樂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數

千。治亳州總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真等。聚結亡命。每爲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爲大治。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內屬。爲陳將任蠻奴所攻。破其數栅。景山發鄰頻兵援之。蠻奴引軍而退。徵爲侯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謀圖不軌。以輕兵襲孝寬。孝寬窘迫。未得整陣。爲亮所薄。景山率鐵騎三百出擊破之。斬亮傳首。以功拜亳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尉迥稱兵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迥通謀。陰以書諷動景山。景山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將軍。司馬消難之以鄖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遁。景山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二合。皆剋。毅等退保甑山鎮。其城邑爲消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總管。進位柱國。前後賜帛三千匹。時桐柏山蠻相聚爲亂。景山復擊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遣上開府鄧孝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甑山鎮。陳人遣其將陸綸以舟師來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溳口。景山復遣兵擊走之。陳人大駭。甑山沌陽二鎮守將。皆棄城而遁。景山將濟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五十五。贈梁州總管。賜縑千匹。諡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起家千牛備身。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爲秦王庫真車騎。煬帝嗣位。徵爲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略。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爲魏隴西王。雄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秘書郎。尋加征討將軍。屬其父爲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遁。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改封朔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徙雄爲平州刺史以鎮之。未幾。檢校徐州總管。及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遺雄書曰。公妻子在鄴城。雖暫離隔。賊徒殲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別。遐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迥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徐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緒。儀同劉弘李琰討席毗。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距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顗揚州總管賀若弼黃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斬之。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後數歲。轉懷州刺史。尋遷朔州總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爲北夷所憚。伐陳之役。高祖下冊書曰。於戲。惟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識悟明允。風神果毅。往牧徐方。時逢寇逆。建旗馬邑。安撫北蕃。嘉謀絕外境之虞。挺劍息韋鞲之望。沙漠以北。俱荷威恩。呂梁之間。罔不懷惠。但江淮蕞爾。有陳僭逆。今將董率戎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爲行軍總管。往欽哉。於是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褒爲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鎮朔州。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時年七十。子崇嗣。官至儀同。大業中。自上黨贊治入爲尚書虞部郎。及天下盜起。將兵討北海。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豆盧勣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祖萇。魏柔玄鎮大將。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略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以勳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邑千五百戶。明帝時。爲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勅以本官就學。未幾。齊王憲納勣妹爲妃。恩禮逾厚。會武帝嗣位。拜邛州刺史。未之官。渭源燒當羌因饑饉作亂。以勣有才略。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烏翔至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爲之

歌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爲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瘁過禮天和二年授邵州刺史襲爵楚國公復徵爲天官府司會歷信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母憂還京宣帝大象二年拜利州總管進位上大將軍月餘拜柱國高祖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基高阿那肱乙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城爲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逼勣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獲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高祖遣開府趙仲卿勞之詔曰勣器識優長氣韻英遠總戎邊鄙風化已行巴蜀稱兵奄來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節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勣爲北道行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勣效克彰甚重之使爲漢王諒納勣女爲妃恩遇彌厚七年詔曰上柱國楚國公勣蜀人發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金湯隳如敵國嘉猷大節其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勣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其年卒時年五十五上悼惜者久之特加賵贈鴻臚監護喪事諡曰襄子賢嗣官至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賢弟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爲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及高祖崩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納諮議王頍之謀發兵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今且僞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爲然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誕與之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顥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即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及諒平煬帝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令典毓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義忘身追加榮命宜優恆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匹諡曰愍子願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愍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爲令典沒世不忘象賢無墜德隆必祀改封雍丘縣侯復以願師承襲大業末授千牛左右

通字平東勣之兄也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少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邑千戶尋授大都督俄遷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引之令督親信兵改封沃野縣公邑四千七百戶後加開府歷武賁中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尉迥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烏丸尼率衆來攻通逆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尋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出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史尚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漸隆遷夏州總管洪州總管所在之職並稱寬惠十七年卒官年五十九諡曰安有子寬

賀若誼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史父統右衛將軍誼性剛果有幹略在魏以功臣子賜爵容城縣男累遷直閤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常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攜貳屯於河表誼因晉以禍福誘令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之賜金銀百兩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太祖恐其并力爲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茹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子轉左宮伯尋加開府後歷豐郢二州刺史原信二州總管俱有能名其兄敦爲金州總管以讒毀伏誅坐是免職武帝親總萬機召誼拾熊州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即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以兵追之戰於馬邑遂禽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爲丞相拜亳州總管馳驛之郡西過司

馬消難東拒尉迥申州刺史李慧反誼討之進爵苑陽郡公授上大將軍開皇
初入爲右武候將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以誼爲副元帥軍還轉左武候大將
軍坐事免歲餘拜華州刺史俄轉敷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復轉涇州刺史時
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
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甚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誼家富於財
於郊外構一別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間卒于家時年七十七
子舉襲爵庶長子協官至驃騎將軍協弟祥奉車都尉祥弟與車騎將軍誼兄
子鸞別有傳

史臣曰于義竇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屬時來俱宣力用以勞定
國以功懋賞保其祿位貽厥子孫析薪克荷崇基弗墜盛矣豆盧毓遇屯剝之
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

隋書卷三十九

隋書卷三十九考證

元景山傳治亳州總管○治疑作除

隋書卷三十九考證

隋書卷四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五

梁士彥子剛　梁默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焉尋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為我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三十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別破黃陵略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尉迥之反也以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陽與迥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為前鋒士彥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迥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宇文忻之兵及迥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閑居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將率僮僕於享廟之際因車駕出圖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以為牟甲募盜賊以為戰士其甥裴通豫知其謀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為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曰爾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庭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班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繼伯父官至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驃騎早卒剛字永固弱冠授儀同以平尉迥勳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士彥之誅也以諫獲免徙瓜州叔諧官至上儀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為安定伯務為建威伯皆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致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王諒之反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贈光祿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干魏安平公父貴周大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恆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衞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之鎮玉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戶從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鬬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僞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賜奴婢二百口除豫州總管

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迥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趣鄴下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囂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顧謂忻曰尉迥傾山東之衆運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戶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臥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顧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熲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厚有武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爲上儀同及忻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穎至大業中爲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叛歸於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爲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別駕固讓不許武帝即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挫衄將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齊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爲亂誼率兵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並受誼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物五千段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皇太子即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高祖爲丞相轉爲鄭州總管司馬消難擧兵反高祖以誼爲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雒州爲主雒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迥誼率行軍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臣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上受禪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爲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開皇初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踈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尙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期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同學甚相

條慼將奈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正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讖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何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雒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戶奉詔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郭竣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勑諧曰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三千度河連結党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官軍諧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上大悅下詔曰褒善疇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達神情警悟文規武略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埸深謀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釋之未幾誼伏誅諧漸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人非欲誇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王世積

王世積闡熙新國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熲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熲深拒其言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既而晉王廣已平丹陽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璋略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璒廬陵太守蕭廉潯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頲齊昌太守黃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

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冑左僕射高熲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冑等免官拜孝諧為上大將軍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弋獵為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為人仕周釋褐中外府行參軍稍遷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同大將軍除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時稽胡數為反叛越王盛內史下大夫高熲討平之將班師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卽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內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為虜所圍甚急慶則案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不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於是上遣慶則詣突厥所攝圖恃強初欲亢禮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卽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出使高祖勅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勳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以彭城公迴授第二子義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熲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為樂宜不須劾上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大將軍尋改為右武候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為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行遂聞於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宴別禮賜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賢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上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什柱為柱國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宮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冑

元冑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冑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冑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恆宿臥內及為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衞周趙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冑兄弟坐於戶側趙王謂其二子員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為不利冑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衞趙王問其姓名冑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閤冑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冑就廚取飲冑不動會滕王逌後至高祖降階迎之冑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不悟謂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為冑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冑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復入坐冑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之冑以身蔽戶王不得出

高祖及門冑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武陵郡公邑三千戶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冑功也後數載出為豫州刺史歷亳浙二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冑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後復徵為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時冑下直上令馳召之及冑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勝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冑豫其謀上正窮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上大怒執旻於仗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誅旻賜冑帛千匹蜀王秀之得罪冑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冑與和有舊因數從之遊冑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冑竟坐死於是徵政為驍衛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從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勳庸咸憤怨而菹戮況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宇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屬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冑或契闊艱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隋書卷四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六

高熲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蓨人也父賓背齊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爲寮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後官至鄃州刺史及熲貴贈禮部尚書渤海公熲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內史上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尋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熲彊明又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國公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於是爲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高祖彌屬意於熲委以心膂尉迥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熲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熲熲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大栰熲預爲木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迥交戰仍共宇文忻李詢等設策因平尉迥軍還侍宴於臥內上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任寄益隆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上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熲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時突厥屢爲寇患詔熲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餘匹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熲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熲流涕辭讓優詔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熲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熲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也詔熲綏集江漢甚得人和上嘗問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敝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熲爲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熲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熲又遜位詔曰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獎如此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熲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幷州留熲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言於熲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熲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熲爲元帥擊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熲欲反上未有所答熲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謂熲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熲熲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

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熲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熲邪始陛下欲為熲娶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疏熲會議伐遼東熲固諫不可上不從以熲為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上曰熲初不欲行陛下彊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熲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熲所殺上聞之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宮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上欲成熲之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弢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上逾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熲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熲侍宴熲歔欷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熲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熲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熲於內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熲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熲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熲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熲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熲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熲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熲由是常恐禍變及此熲歡然無恨色以為得免於禍煬帝即位拜為太常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熲奏曰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熲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啟民可汗恩禮過厚熲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熲所推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昇平熲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熲皆削藁世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勃海郡公徙蜀郡

蘇威　子夔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中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者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為丞相高熲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臥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為邳國公邑三千戶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

寔實有闕何遽追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
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
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
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
高熲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民部尚
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賑卹之後二載遷吏部尚書歲餘兼領
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駮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
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勑
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爲國惜身朕之於
公爲君爲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幷
州命與高熲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夔少有威名於天下引
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
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
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
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
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
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
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
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
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有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
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
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
耳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厥都藍可汗
屢爲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位大將
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幸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
事多不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宮不豫皇太子自
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
熲賀若弼等之誅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俄召還參預朝政未
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進位左光祿大夫帝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
後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
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左武衛大將
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其年進封房公威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
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
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
所謂聰明玄感麤疏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寖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
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
儇爲副其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
之歲餘帝下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
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
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
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
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
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爲比後從幸鴈門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
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
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賊不止士馬疲
斃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之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
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
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
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
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
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
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

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為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胸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啟沃之道其若是乎資敬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為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能上感咎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王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八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群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為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少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群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夔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儀容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夔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鴈門也夔領城東面事夔為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為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與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得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淫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釁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惜矣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膺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眾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隋書卷四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七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書別在直閤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德林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為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脩大廈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為模楷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勅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勅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為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裁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隨事條列幸為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案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遣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為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

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
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
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
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
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
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
人以魏爲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
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至司馬炎兼幷許其帝號魏
之君臣吳人並以爲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
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
高祖事事謙沖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
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晳議云赤雀白
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幷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
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
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
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
不可彼復何證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爲未盡善
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敘盛德即
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幷序文多不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
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爲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爲
孝徵所待遇者間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
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
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
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勅令與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
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
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

朕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
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
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
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
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
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騏驎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
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
騏驎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
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
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
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
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衞
既奉勅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
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
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爲相府長史帶內史上
大夫昉但爲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
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鄖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
次永橋爲沁水泛漲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
度並受尉遲迥餉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爲憂與鄭譯議欲
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
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
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遁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
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
明於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
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

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
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
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高
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
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為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
熲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
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為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踳駮非過
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辭訟德林以
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
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
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
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外羣官就東宮會
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
廢郡為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稱德林很戾多所固執由是
高祖盡依威議五年勅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
曰竊以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
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草創便豫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為萬物之一蓋為
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
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効力於時種德積
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
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羣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為侯王皆由此也有教
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煙霧可依
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
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為臣遇高世之才遭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流
名鐘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為史方可敘帝王之事談人
鬼之際乎至若臣者本慙賓實非勤非德厠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
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閭退
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閶闔之間趨走太微之庭履
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猶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
運肇興羣官總己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
溥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發弩或
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
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喻公卿訓率士之濱責反常之賊
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之令
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
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遂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逖聽百王未見者皆見
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勛之化老人睹而未知孔丘
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情稟聖多必乖舛加以奏閣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
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違自處
其有詞理疏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
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
易可誅而為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
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
神器大寶將還明德天道人心同謀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
本志璽書表奏羣情賜委臣寰海之內悉曰一民樂趨之誠切於黎獻欣然從
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勖之冊魏王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內手捫
心夙宵慙惕檢書篋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所奏定
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勑旨集納辭已還至於
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為五卷云爾高祖省讀訖明旦謂
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
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恆州刺史未幾上曰
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諡曰孝以德林襲焉德林既少有

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頻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粵若邃古玄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諡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矣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遂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娀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歿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旋民匡主立殊勳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妥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迥擬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週九州昭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眾震蕩江山爀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劃洪溝之地開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連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荊蠻吐納江漢佐鬬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遲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固有不服煙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末運告盡晨寰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讖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潁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恆如升推帝居歆刱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敘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墻壖山神海靈咸變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濛濛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廚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史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黜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勍敵項羽誅秦權漢宰劃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欻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而爲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驩歎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禍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臯醢歷代其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蓄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創業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長天豈惟變禮讓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離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服

漢朝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竇融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舉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疹違顛覆之軌趑趄吳越仍為匪民雖時屬大道便兵無鐵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悲焉斯故未辯昊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廣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晉王廣已宣勅訖有人說高熲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為營造并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檻為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罔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高祖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為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立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為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勅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勅撰齊史未成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己以為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己知豈徒言也

隋書卷四十二

隋書卷四十二考證

李德林傳龍泉見於前典○書經西伯戡黎作戡。按戡與龕通。揚子重黎篇劉龕南陽。

防風之戮元龜匪遠○宋本防作房。按魯語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防音房。

持平陳乾會以七寶莊嚴公○監本莊作裝。按蕭子顯文若虛至意堅猶所期者大，不以爲苦，故得自然宮殿，七寶房舍，畢得成佛。唐書藝文志大莊嚴論文疏三十卷。王僧孺懺悔禮佛文：百福莊嚴，萬壯周集。又後漢書劉寬傳：何嘗朝會裝嚴已訖。臣映斗按：七寶莊嚴，自是借用佛經語，從莊爲得。若劉寬傳直謂裝束嚴辦耳。

隋書卷四十二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八

河間王弘 子慶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為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所并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喜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詣周趙元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衞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平原縣公及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為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衞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時突厥屢為邊患以行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寧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始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時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遺慶書曰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生民塗炭天下瓊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為經亂今者共舉義旗勦翦兇虐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會渡河而滅紂東都蹐仰南洎江淮凡厥遺人承風慕義唯滎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子紂之元兄族實為重項伯籍之季父咸乃非疎然猶去朝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賢穆宗祐留連骨肉但識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為宿與隋朝先有勳舊遂得預瑤盤石名在葭莩寵被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illegible]忿同胞有逾沉閼惟男及諒咸罄甸師況乃族類為非何能自保為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臥長守富貴足為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摧衂自救無聊偷存晷漏詎能支久段達韋津東都自固何暇圖人世充朝亡達便夕滅又江都荒湎流宕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饑餒半菽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煮弩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絕援千里餱糧之計僅有月餘敝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拒抗求枯魚於市肆卽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豪傑王之腹心忽殺長吏將為內啓正恐禍生七首釁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寒心可為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為郭氏密為王世充所破復歸東都更為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將篡慶首為勸進世充既僭僞號降爵郇國公慶復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歸大唐為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老兩目失明王世充以慶叛已而斬之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功拜上儀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為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授開府督武候事尋為太子宗衞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彊濟亦為當時所稱尋拜蒲州刺史吏民悅之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總管卒官諡曰恭第處樂官至雒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為有二心廢錮不齒

子崇

[illegible]族弟也。父盆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實[illegible]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領兵宿衞，後為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衞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為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為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下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為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輜重半濟過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絕。子崇遂歸離石，所將左右既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素怨子崇，復出應之，城陷，子崇為讎家所殺。

觀德王雄 弟達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紹，仕周，歷八州刺史、儻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氏。雄美姿儀，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為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衞王直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邑千戶。累遷右司衞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邗國公，邑五千戶。高祖為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亂，雄時為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衞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衞大將軍，參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戶，以邗公別封一子。雄請封第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熲朋黨者，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衞宮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熲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矚。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為司空，曰：「維開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左衞大將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illegible]司禁旅，[illegible]歷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舊庸[illegible]茲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迺誠，副茲名實，是用命爾為司空，往欽哉！光膺寵命，得不慎歟！」外示優崇，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羣臣曰：「此號足為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事。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班末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忝台槐，常虞盈滿，豈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牆，敢錄往例，臣誠昧寵，交懼身貴。昔劉賈封王，豈備三階之任，曹洪上將軍，超五等之爵。況臣忝章踰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錫土作藩，紐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存物謂其乖分。是以瞻衆執愚，祈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鑒丹誠，頻觸嚴威，伏增流汗。」優詔不許。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衞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而薨，時年七十一。帝為之廢朝，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謚曰德，贈司徒，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平等十郡太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綝，性和厚，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為司隸大夫。遼東之役，帝令綝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之反也，玄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綝避人偶語久之，既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綝兄吏部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是寢之，未發其事。綝憂懼，發病而卒。綝弟續，仕至散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內史下大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為子。時吐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諧為元帥，達為司馬。軍還，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內史侍郎，出為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加位上開府。達為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

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位，轉納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右武衞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惜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葭莩，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位登台衮，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實仁厚之所致乎。

隋書卷四十三

唐 特進 臣 魏徵 上

列傳第九

滕穆王瓚 嗣王綸

滕穆王瓚字恆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爲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大宗伯典修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政羣情未一恐爲家禍陰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忤旨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暴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鴆以斃子綸嗣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公邑八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甚爲梁人所敬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爲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凡乃因曰滕即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爲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命黃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災以爲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直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爲惡有狀其罪莫大刑茲無赦抑有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爲民徙始安諸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爲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仕弘所逼攜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唐爲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溫字明籀初徙零陵溫好學解屬文旣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辭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溫弟詵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薨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籀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嵩嵩在周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祖踐位追封道王謚曰宣以靜襲焉薨無子國除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褓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爲獻皇后之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中特寵愛之年十七爲內史上士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總管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位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歲餘進位上柱國轉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聲其年以爽爲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虜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爲元帥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元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鉅萬沙鉢略可汗中重創而遁高祖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爲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爲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詛無憚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

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尊之華藉子之重
廉之好爵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詛祝邦家在三之
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寬以清典雖復王法無私恩
從義斷但法隆公族禮有親親致之極辟情所不忍於是除名為民遠徙邊郡
遇天下大亂不知所終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太祖軍功賜爵陳留郡公尋授開
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冀
定瀛相懷衛趙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諡曰景以智積襲焉又封其
弟智明為高陽郡公智才為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為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
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修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
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
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
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
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產業
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
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
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
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逾
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淨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
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
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
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
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疏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
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
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
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
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
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歿自以為幸唯衛
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盤石
行無甲兵之衛居與氓隸為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隋書卷四十四

隋書卷四十四考證

滕穆王瓚子綸字斌籍○北史籍作籍 臣映斗按本傳綸弟坦字文籍猛字武籍溫字明籍浣字弘籍則綸字斌籍當非譌也

隋書卷四十四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
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睍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博平侯及高祖輔政立
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為雒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
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祖受禪
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
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
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
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
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
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
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
每納之上嘗從容謂群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
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為亡國之道邪勇頗
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
為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誡之曰我聞天道
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
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
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
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
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
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曰禮
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
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
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熲奏稱若盡
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
東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
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高熲男尚勇女
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
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
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
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敬接朝
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進言曰臣鎮守有
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結于心一辭階闥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因
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日之別有切常離又泫
然泣下相對歔欷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
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
危亡皇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
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夭
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
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
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
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
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
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
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
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地伐共阿雲
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常恐暗地殺之

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高祖聞素譖毀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疏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宮幸臣姬威遺以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爲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臥昨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因長歎迴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云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驎諂佞人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驎者爲其此事勇嘗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讌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爭強聲色俱厲上不答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從樊川以至于散關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孼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衛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根榦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嘗急行一宿便

至慳饑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洩東宮服翫似加瑣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爲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勇以誚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高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太子之位實爲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古儲副或有不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建春宮冀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暱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釁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雖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可廢爲庶人顧惟兆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歎令薛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默又下詔曰自古以來朝危國亂皆邪臣佞媚凶黨扇惑致使禍及宗社毒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寮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暱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勢陵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潛行離阻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宮臣稟性浮躁用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榮利經營閹構開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皆竦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爲害乃甚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皆是悖惡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盡戮可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可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义豫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王雄答詔曰至尊爲百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爲大慶天下幸甚乃移勇於內史省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胷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封一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而皇太子遏之不得聞奏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於上冀得引見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爲癲鬼所著不可復收上以爲然卒不得見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姦亂宮闈事聞於高祖高祖抵牀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祕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僞爲高祖勅書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後宮生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即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焉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鴆之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勅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祇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雒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上不許六年遷山南

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以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陳將周羅睺荀法尚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睺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慚耳上聞而善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幷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高祖聞而大悅下書獎勵焉其後俊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冪䍦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昇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我戮力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慚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勅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羣臣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既如此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斯黜大既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廢不合承嗣於是以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二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魚肉每至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有疾延恒在閤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爲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湛爲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脩啓於浩浩復詣述營兵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僞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爲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既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晉王廣爲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耶於是廢爲庶人幽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榮貴唯知富樂

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茲刑網負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思不相勝致只恐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即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以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復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欲立秀爲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上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率衆至遼水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強太原即爲重鎮宜修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傭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頍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少倜儻有奇略爲諒咨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爲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閒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爲柱國紇單貴王聃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頍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不從退守清源素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子顥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

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殖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實此之由俊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既絕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隋書卷四十五

隋書卷四十五考證

房陵王勇傳蓼子念[illegible]○按正韻[illegible]亦音[illegible][illegible]也後漢劉聖公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晉書王沈釋時論闒茸勇敢於[illegible][illegible]注叶平聲

囚加搒箠○監本箠作[illegible]按史記司馬遷報任安書[illegible]而[illegible]箠其短師古注[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隋書卷四十五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一

趙煚

趙煚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伐其父墓中樹者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深沉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爲相府參軍事尋從破洛陽及太祖班師煚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之煚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邑三百戶累轉中書侍郎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聚衆作亂以兵攻信陵秭歸煚勒所部五百人出其不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頹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煚益脩守禦煚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煚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覃冏王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荊州總管長史入爲民部中大夫武帝出兵鞏洛欲收齊河南之地煚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率衆數萬自三鴉道以伐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除益州總管長史未幾入爲天官司會累遷御正上大夫煚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煚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煚卒不言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遷大宗伯及踐阼煚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史朝廷以煚曉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爲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煚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煚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煚田中蒿者爲吏所執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恧過於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類也上幸洛陽煚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爲政深副朕懷開皇九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義臣嗣官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爲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熊州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召爲中外府掾俄遷吏部下大夫芬性強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少御正芬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爲評斷莫不稱善後爲司會申國公李穆之討齊也引爲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邑五百戶復出爲淅州刺史轉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高祖爲丞相尉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郢國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內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軺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上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官至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衞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爲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于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使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淅三州刺史尚希齠齔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涿郡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伏周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奇之賜姓

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仕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縣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尙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迥發喪於館尙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迥方覺令數十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高祖以尙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尙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鎭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高祖受禪拜度支尙書進爵爲公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尙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尙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幷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二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幷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尙書俄轉禮部尙書授上儀同尙希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尙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懽然曰公愛我者尙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尙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瀵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官時年五十七謚曰平子旻嗣後改封丹水縣公官至安定縣丞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平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仕周釋褐衞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謀與衞王誅之王前後常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護伏誅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卽位置東宮官屬以平爲小司寇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尉迥王謙司馬消難並稱兵內侮高祖深以淮南爲意時賀若弼鎭壽陽恐其懷二心遣平馳驛往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尙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饑餒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算請勸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爲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後數載轉工部尙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喩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勑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其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匹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及還平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尙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其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爲鍪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鎭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尙書事仁壽中卒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國官師孝後爲渤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政教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充所害

元暉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刺史父翌尙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頗好學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共硯情契甚厚弱冠召補相府中兵參軍尋遷武伯下大夫于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賓部下大夫保定初大

冢宰宇文護引爲長史會齊人來結盟好以暉多才辯與千乘公崔睦使于齊還授威中大夫武帝之娉突厥后也令暉致禮焉加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縣子邑四百戶高祖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爲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奏請決杜陽水灌三畤原溉舃鹵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明年轉左武候將軍太僕卿如故尋轉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去職歲餘卒于京師時年六十七上嗟悼久之勑鴻臚監護喪事諡曰元子肅嗣官至光祿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驃騎大將軍師少沉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徙爲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邑五百戶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爲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三百萬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爲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晉王爲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並爲州都督引師爲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爲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等於卧內賜宴令各敍舊事以爲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官諡曰定子德政嗣大業中仕至給事郎

楊异

楊异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异美風儀沉深有器局髫齔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爲寧都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昌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爲侯高祖作相行蒲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萬縑三百匹馬五十匹而遣之尋還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爲宗正少卿未幾擢拜刑部尚書歲餘出除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异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諷疑闕數載卒官時年六十二子虔遜

蘇孝慈兄子沙羅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周初爲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以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授宣納上士後從武帝伐齊以功進位開府賜爵文安縣公邑千五百戶尋改封臨水縣公增邑千二百戶累遷工部上大夫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爲能俄遷大司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遇踰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爲太子右衞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衞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爲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民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嘉納焉開皇十八年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爲淅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形於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其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總管擊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迥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秦縣公開皇初蜀王秀鎮益州沙羅以本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冉尨羌作亂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總管事從史萬歲擊西爨累戰有

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嶲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吏案奏沙羅云王奉爲奴所殺秀迺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出奴婢沙羅隱而不奏由是除名卒於家有子康

李雄

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也祖榼魏太中大夫父徽伯齊陜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答曰竊覽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閔帝受禪進爵爲公遷小賓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奚伯拜硤州刺史數歲徵爲本府中大夫尋出爲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硤口說下十餘城拜豪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戶後數年晉王廣出鎮幷州以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答鴻恩歔欷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張煚　劉仁恩　郭均　馮世基　厙狄嶔

張煚字士鴻河閒鄚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太祖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干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耆齒名賢實懷勤佇儀同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郎宜入朝用副虛想及謁見敕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煚好學有父風在魏釋褐奉朝請遷員外侍郎周太祖引爲外兵曹閔帝受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夫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邑四百戶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爲伯高祖爲丞相煚深自推結高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爲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期起令視事固讓不許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戶尋遷太府卿拜民部尚書晉王廣爲揚州總管授煚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煚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之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爲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爲皇太子復爲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爲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四子慧寶官至絳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也倜儻有文武幹用初爲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荊門仁恩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之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代人厙狄嶔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异宗室之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煚內外所履咸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隋書卷四十六

隋書卷四十六考證

趙芬傳復出爲淅州刺史○閩本淅譌浙按本書地理志淅陽郡注西魏置淅州大業初置淅陽郡外無浙州之名

長孫平傳遣使弔平國官○按北史無國官二字

韋師傳于時晉王爲雍州牧盛存第望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並爲州都督○監本存作有宋本作存臣映斗按盛存第望謂晉王存注于門第望族若作盛有第望則是謂晉王盛有第望矣又楊譌揚按楊雄即高祖從子觀德王雄也

隋書卷四十六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二

韋世康 弟洸 藝 沖 從父弟壽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夐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爲逍遙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爲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爲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爲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弟子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涖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孃春秋已高溫凊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己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五百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在吏部選用平允請托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尋遷爲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誡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便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衰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骨衰謝猶屈公臥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次子福嗣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爲玄感所擒令作文檄辭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歿

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主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邑千二百戶高祖爲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戶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江陵總管未幾以母疾徵還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領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守徐璒據郡持兩端洸遣開府呂昂長史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既至城下璒僞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擒璒於陣高梁女子洗氏率衆迎洸遂進圖嶺南上遣洸書曰公竭勤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行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聚衆爲亂以兵圍洸洸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賜縑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嗣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起家著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州有功上令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王事拜協柱國後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同賜爵脩武縣侯邑八

百戶授左旅下大夫出為魏郡太守及高祖為丞相尉迥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察其變迥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為藝黨於迥不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迥反狀孝寬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騎追孝寬追人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授上開府即從孝寬擊迥及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戶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高祖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歲餘拜齊州刺史為政清簡士庶懷惠在職數年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衞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為清論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懷

沖字世沖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衞公府禮曹參軍後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為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沖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沖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稽胡屢為寇亂沖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為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沖問計沖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為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沖上表固讓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割即膺往旨沖既至南寧渠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沖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案沖無所寬貸沖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聞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遂累汝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沖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為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沖率兵擊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總管沖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懷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沖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為豫章王暕納沖女為妃徵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壽字世齡父孝寬周上柱國鄖國公壽在周以貴公子早有令譽為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王為雍州牧引為主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八百戶高祖為丞相以其父平尉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邑五千戶俄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恆毛二州刺史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謚曰定仁壽中高祖為晉王廣納其女為妃以其子保巒嗣壽弟霽位至太常少卿安邑縣伯津位至內史侍郎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父弟操字元節剛簡有風槩仕周致位上開府光州刺史高祖為丞相以平尉迥功進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荊二州總管卒官謚曰靜

柳機 子述 機弟旦 肅 從弟雄亮 從子謇之 族弟昂 昂子調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衞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皆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

嗣。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陸為太子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疎忌，不知省務，述任寄踰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勑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協謀，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年三十九。

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兵部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為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淅、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為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為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大翼於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脣舌，適足以相詿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憚，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衆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為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梁州總管記室，還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為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為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贊。

謇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謇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兒童時，周齊王憲嘗遇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太廟，謇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為田曹參軍，仍諸典鐵事。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有雅望，善談謔，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謇之接對。後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明可汗求結和親，復令謇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謇之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為肅州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少卿。大業初，啓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謇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令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勑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誡我曰，以汝幼沖，未更世事，今令子

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疏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
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之後奉以周旋
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譽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勅譽之曰
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
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譽
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譽之竟坐除名帝幸遼東召譽之檢校燕
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楡林卒於拒口時年六十子威明
昂字千里父敎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顯開皇初爲太子太
保昂有氣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大内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
事百寮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疏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
高祖大悅之以爲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
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
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
久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
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曉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薄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
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
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頹
毀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揖
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
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尙未盡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
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敎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
居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敎相催必當
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
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
海之民鬭二邦之力遞爲強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
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爲師文吏用深刻爲法風澆俗敝化之然也
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閒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衆
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
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
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
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
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莅民之官
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
農畝時候之餘若敎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
識廉恥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勸學行禮自
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數年卒官子綱起家祕書郎
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綱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
綱斂板正色曰綱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綱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
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尙書左司郎時王綱不
振朝士多贓貨唯綱清素守常爲時所美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入處禮闈或出總方
岳朱輪接軫旟旆成陰在周暨隋勳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雅望重當時述
恃寵驕人終致傾敗旦屢有惠政肅每存誠讜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譽之
神情閑爽頗爲疏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
其利博哉

隋書卷四十七

隋書卷四十七考證

柳機○注增昂子調從本傳

隋書卷四十七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三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群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為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王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為齊兵所躡眾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為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迥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為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眾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巴蜑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為儀同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眾為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為行軍總管帥眾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吳郡沈玄懀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眾援之玄懀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懀黟歙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船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

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寇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為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為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翦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諸亡賊皆歸之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掩至國慶遑遽棄州而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送智慧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為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疏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輿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幷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為柱國玄縱為淮南郡公賚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脈出師擒翦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算揚旆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塋兆安厝委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為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即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皋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幷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幷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

宅第後僭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冑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
為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
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
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
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
素作威作福上漸疏忌之後因出勑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
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
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四年
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閤
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
錄出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
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
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漢王
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幷力拒守素將
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
還初素將行也計曰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為幷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
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
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
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
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原去幷州三十里諒率其
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幷
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齎手詔勞素曰我
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
海晏然朕以不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
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況復神器之
重生民之大哉賊諒包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譽不奉國諱先圖

叛逆違君父之命成其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內侮毒流百姓私假
署置擅相誅戮小加大少陵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朕寡
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而侍寢戟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
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為念朕豈得枕伏苫廬顛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
高義周旦以誅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戎律問罪
太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
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
庶非唯負長天威亦乃孤負付囑薄德厚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勳庸克
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始便匹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荊南
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勳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濟時
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衆指期平殄高
壁據嶮抗拒官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趨巢
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猶舉斧公以棱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
義親當矢石兵刃蹔交魚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
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搴
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東夏清晏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
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
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念于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執一心之確志
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勳竹
帛哉功績克諧嗟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
懷遂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鄉相
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
蓋微徒以南陽里閭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
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極昊天伏惟陛下
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收臣於疏遠照臣以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
肅成之旨然草木無識尚榮枯候時況臣有心實自劾無路晝夜迴徨寢食慙

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當心膂之寄稟平亂之規蕃王赤心人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約齎詔書問勞高言峻筆有若天臨洪恩大澤便同海運悲欣愨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諡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東郡太守給轀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勑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殲清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武播彫篆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為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恆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素貪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磑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為查所傷由是竟為宦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為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為邵州刺史入為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歲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計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改封修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疎出約為伊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朝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眾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淅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為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文思字溫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冀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爵實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勳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埇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拒尉迥於武陟迥遣其將李儁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

大將軍改封滑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戶後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民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諡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第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千七百戶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黄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黄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荆州總管歲餘卒官時年五十八諡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俶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算爲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隋書卷四十八

隋書卷四十八考證

楊素傳左右前後置六拍竿○北史拍竿作檣竿

素遣巴蜑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北史柏檣作檣竿

文思傳文思字溫才○北史作文恩字溫仁

隋書卷四十八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四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寮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載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勖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闕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吝惜，必須勸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照察。

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

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四十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面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者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巛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

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
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
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
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
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
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
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
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
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
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
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
以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
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
圜如璧則曰璧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
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
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
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
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
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
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圜下方四阿重
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圜楣徑二百一十六尺
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
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
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祗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
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
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幷議樂事弘上議云謹

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蔟歌應鍾皆是旋
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蔟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
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
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
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
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
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蔟爲宮便是春木
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
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
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
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
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
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
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
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
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
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
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
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
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
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肜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
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
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絃熹平
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
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
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

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勖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勖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上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義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幷詔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期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眞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沖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讚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爲右光祿大夫從拜恆岳壇場珪幣墠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賵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亦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弑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綱紀省閣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隋書卷四十九

隋書卷四十九考證

牛弘傳本姓寮氏○北史寮作遼

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監本屨作履儀禮燕禮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禮記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坐今改屨

五九紛競遂至不成○監本九譌鬼 臣映斗按魏書禮志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頻屬年飢遂寢至是復議之詔從五室及元叉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廟之禮迄無所設是五九紛競也

從拜恆嶽壇場珪幣牢牲並弘所定還下太行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舊本太行作太常 臣映斗按作太行則文勢屬下作太常則文勢連上存參

隋書卷四十九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五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仕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之業于時文州民夷相聚為亂慶應募從征賊據保巖谷徑路懸絕慶束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為賊所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眾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並居最周武帝詔曰慶勳庸早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總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縟禮宜榮寵冊於是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復以行軍總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尉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成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願具錄前言為表而奏之曰臣聞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胸襟運奇謨於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眷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蓍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喜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靜禮初為太子千牛備身尚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為熊州刺史先慶卒子協歷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巡幸晶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三郎晶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而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晶今已壯不可在宮掖帝曰晶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宇文化及弒逆之際晶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為門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暝宮門閉還所守俄而難作晶與五十人赴之為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暠之六世孫祖延實魏司徒父彧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顧當為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魏大統中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為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縣侯拜還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為不可擾擾必為亂上表固諫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攀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

封冠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幾徵爲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爲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爲左衞將軍遷右武衞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爲左衞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世師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 弟襃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脩義父子均並爲魏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顚而不扶焉用宗子盍將圖之爲兄則所遏孝矩乃止其後周太子爲兄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爲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轉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高祖爲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王鎭洛陽及上受禪立爲皇太子令孝矩代鎭既而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孝矩璽書曰揚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今故鎭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於江上後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爲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徙節涇郡養德臥治也在州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謚曰簡子無竭嗣孝矩兄子文都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襃最知名

襃字孝整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襃泣諫不得家素富多金寶襃無所受脫身而出爲州里所稱及長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以功超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襃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襃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簿責襃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襃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襃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上謂襃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令爲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十四年以行軍總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仁壽初嘉州夷獠爲寇襃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帝即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爲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襃詰之掾理屈襃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襃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鎭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鎭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武帝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從帝平齊以戰功賜馬二十匹縑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

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曆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宣帝崩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著郡大夫高祖受禪引爲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帝即位入爲武候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勞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爲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榮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爲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從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雉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爲常山太守高祖爲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爲車騎將軍及高祖爲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爲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萬內猶憶曩曰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公邑千五百戶河間王弘之擊突厥也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數歲還原州總管仁壽中卒官年七十二高祖爲之廢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朔燕恆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右侍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授儀同少師右上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悊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悊爲內應悊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提擢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爲兇黨之所蠱惑覆宗絕嗣其甘若薺蒙全首領爲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悊上儀同黃臺縣男高祖即位授安內史侍郎轉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

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爾以殊勳進位上大將軍除鄧州刺史數日轉
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
復拜悊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
安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别出長川會虜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
爲寧州刺史悊爲衛州刺史安子瓌悊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
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
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
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實繁姦宄上大
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包藏不逞禍機將發
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黄臺縣男悊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
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懋庸册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
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
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
正理宜錄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悊俱爲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
口復以悊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
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
十三謚曰懷子瓌嗣少子孝恭最有名悊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曩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霑
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皛
幼養宮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悊之於高祖未有
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嚮

隋書卷五十

隋書卷五十考證

李禮成傳官至度支侍郎○監本侍郎作郎中閣本作侍郎臣映斗按隋志度
支尚書統度支戶部侍郎各二人通典云隋氏諱忠不置郎中惟置侍郎爲
尚書郎耳

元孝矩傳褒以功超拜柱國○監本超譌復臣映斗按上文褒官至開府北平
縣公趙州刺史未嘗爲柱國宜爲超拜非復拜也從閣本改

隋書卷五十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六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雒陽人也祖稚魏太師假黃鉞上黨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量略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帝時爲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僚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其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二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以乘釁遂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王秀納覽女爲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俄轉涇州刺史所在竝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州刺史父兕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與英俊竝遊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雍州倉城令尋轉盩厔令頻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崤郡守入爲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邑二百戶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熾從信州總管王長述泝江而上以熾爲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僞總管荊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即日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判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加以處事周密高祖每稱美之授左領軍長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還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爲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爲政不同部內各化尋領右常平監遷雍州贊治改封饒良縣子遷鴻臚少卿後數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復持節爲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大業元年遷大理卿復爲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擢拜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追至青海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熾於東都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事其年卒官時年六十二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時周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羣適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

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尙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强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鄕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强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無禮不敬婦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答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涖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又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尙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强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尙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騎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鎭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寃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鎭令其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

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
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
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
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
霣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
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
以染干爲意利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
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候發皆入
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
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
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之內
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
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自安上並
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
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
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
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
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
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
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
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
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
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
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
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
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
利具渾斛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
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高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
委以內衛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勅以本官爲相州
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曰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
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勳誠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擾
擾儻生變動賊勢即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體國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
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捉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
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
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
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
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
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
也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
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
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
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
賵贈甚厚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
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諡曰獻
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甚見親狎後遇
諒於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
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河漢代八王無以方其
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覽獨擅雄辯熾早稱爽俊俱司禮閣並統師旅
且公且侯文武不墜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
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
亦宜乎

隋書卷五十一

唐 特進 臣 魏徵 上

列傳第十七

韓擒 弟僧壽 洪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洛虞等八州刺史擒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進平范陽加上儀同拜永州刺史陳人逼光州擒以行軍總管擊破之又從宇文忻平合州高祖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聲名於是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廣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宴賜羣臣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擒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眾懼而潰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眾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深謀大略東南逋寇朕本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賜物萬段又下優詔於擒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擒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即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子世諤嗣世諤倜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之作亂也引世諤為將每戰先登及玄感敗為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諤日令守者市酒殽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為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致醉世諤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

僧壽字玄慶擒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為侍伯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迥每戰有功授大將軍封昌樂公邑千戶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為廬州總管朝廷不欲同在淮南轉為熊州刺史後轉蔚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雞頭山破之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十七年屯蘭州以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總管還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又改封新蔡郡公自是之後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會觀之僧壽亦豫焉坐是除名尋令復位八年卒於京師時年六十五有子孝基

洪字叔明擒季弟也少驍勇善射膂力過人仕周侍伯上士後以軍功拜大都

晉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加上開府甘棠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尋授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服晉王大喜贈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數歲轉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恆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瘡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太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爲民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長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惻然傷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門爲設佛供拜洪隴西太守未幾朱崖民王萬昌作亂詔洪擊平之以功加位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討平之師未旋遇疾而卒時年六十三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陽雒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言於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嘗與賀若弼論之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動搖恐禍及己詭對曰皇太子德業日新未覩其闕帝嘿然弼既退軌讓其背己弼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所以不敢輕議也及宣帝嗣位軌竟見誅弼乃獲免尋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鄴城恐弼爲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若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

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而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凶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沽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魯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與擒相詢挺刃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語在韓擒傳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眞食襄邑三千戶加以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幷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候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東爲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噉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讌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

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疏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太侈與高熲宇文弢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爲官奴婢羣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爲奴俄亦誅死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埸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勇膽略並爲當時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隋書卷五十二

隋書卷五十二考證

韓擒傳〇臣映斗按韓擒本名擒虎唐諱虎遂去之宋本皆仍其舊監本或增虎字而本傳俱不增考八代史書諱字甚多隋書如虎賁虎衛虎侯虎牙虎牢諱爲武賁武衛武侯武牙武牢白虎諱爲白獸騎虎亦諱爲騎獸又如世諱爲代丙諱爲景淵諱爲泉爲深民諱爲人爲甿他如王世充王世積諱爲王充王積既不勝其改保無不必改而擬改者今仍其元本以存固實因考其略以例其餘焉

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〇臣映斗按本書五行志引此云擒本名擒虎黃班之謂也北史云禽本名禽武禽擒本通諱虎爲武別見甚多若以虎爲豹於義何居後漢書序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黃班正合虎形韓擒字子通既不聞名豹豹亦不嘗有黃班之稱隋書本傳各本皆作豹姑仍其字要當以北史爲正未可稱韓擒虎爲韓豹也

隋書卷五十二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八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尉周太祖引為親信以質直恭勤授大都督數有戰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蜀之役恆為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之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天和中除渭南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邑千二百戶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前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為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接戰大破之高祖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上柱國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亡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蘄春郡公邑二千五百戶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眾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率眾二千擊之遇於周槃眾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鬭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猖狂輒犯邊塞犬羊之眾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部之內少將百倍以晝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兇徒就戮過半不反鋒刃之餘亡魂竄迹自非英威奮發奉國情深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眾若斯之偉言念勳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勳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鄜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為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在職二年轉蘭州總管高祖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眾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復轉荊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高祖謂之曰江陵要害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官諡曰威

子暠大業時官至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上士稱為強濟累遷小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俄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領軍器監尋除秦州刺史進爵為伯及尉迥作亂子幹與宇文司錄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悅手書曰逆賊尉迥敢遣蟻眾作寇懷州公受命誅討應機蕩滌聞以嗟贊不易可言丈夫富貴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邑三千戶以思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高祖慮邊塞未安即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厥寇蘭州子幹率眾拒之至可洛峐山與賊相遇賊眾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敝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子幹為上大將軍曰於戲敬聽朕命唯爾器量閑明志情強果任經武將勳績有聞往歲凶醜未寧屢驚疆埸拓土靜亂殊有厥勞是用崇茲賞典加此車服往欽哉祇承榮冊可不慎歟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通事舍人曹威齎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西方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掠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勑子幹勒民為

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者兇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
聖慮勿以爲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
境未寧不可廣爲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疏
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
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鎭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
謂無慮高祖從之俄而虜寇岷洮二州子幹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
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鎭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
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
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
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鎭非子幹不可尋起視事
十四年以病卒官時年六十高祖傷惜者久之賻縑千匹米麥千斛贈懷魏等
四州刺史諡曰懷子善柱嗣官至黔安太守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至銀青光
祿大夫鄯純深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洲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
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
令左右趣治裝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侍伯上士及
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迥之
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雁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
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
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
官軍乃振及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
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剋獲突
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
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
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
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數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
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
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
騎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
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
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
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
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
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
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
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
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
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
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
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位柱國晉王
廣虛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所善令萬歲督晉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
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
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
臣也萬歲曰臣留爨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鎭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
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曰朕以卿爲好人何乃官高祿
重翻爲國賊也顧有司曰明日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
左衞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
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爲民歲
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
上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
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

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㨾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因下詔罪萬歲曰柱國太平公萬歲拔擢委任每總戎機往以南寧逆亂令其出討而昆州刺史爨翫包藏逆心爲民興患朕備有成勅令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銀違勅令住致爨翫尋爲反逆更勞師旅方始平定所司檢校罪合極刑捨過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卽復本官近復總戎進討蕃裔突厥達頭可汗領其兇衆欲相拒抗既見軍威便卽奔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稱捷國家盛事朕欲成其勳庸復加褒賞而萬歲定和通簿之日乃懷姦詐妄稱逆面交兵不以實陳懷反覆之方弄國家之法若竭誠立節心無虛罔者乃爲良將至如萬歲懷詐要功便是國賊朝憲難虧不可再捨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寃惜之萬歲爲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有子懷義

劉方 馮昱 王撝 李充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尋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其後歷甘瓜二州刺史尚未知名仁壽中會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略上於是詔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爲長史統二十七營而進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造次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長史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其有威惠如此論者稱爲良將至都隆嶺遇賊二千餘人來犯官軍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擊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懼而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者恐於後爲亂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尙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舟師趣比景高祖崩煬帝卽位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馘萬計於是濟區粟度六里前後逢賊每戰必擒進至大緣江賊據險爲柵又擊破之逕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汙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傷惜之乃下詔曰方肅承廟略恭行天討飲冰遄邁視險若夷摧鋒直指出其不意鯨鯢盡殪巢穴咸傾役不再勞肅清海外致身王事誠績可嘉可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時有馮昱王撝李充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爲邊將名顯當時昱撝並不知何許人也昱多權略有武藝高祖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叛蠻平之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以備胡突厥數萬騎來掩之昱力戰累日衆寡不敵竟爲虜所敗亡失數千人殺虜亦過當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克捷撝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陳寇數有戰功爲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郡公充隴西成紀人也少慷慨有英略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拜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爲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師上讓怒之充性素剛遂憂憤而卒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大將軍時党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歷岷蘭二州總管以鎮之後與周法尙討嘉州叛獠法尙軍初不利武通率數千人爲賊斷其歸路武通於是東

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鬭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接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官至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也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總管擊胡以功官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史臣曰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驍雄之略總統師旅各擅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清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烽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絕域論功杖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治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充國之聲動西羌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隋書卷五十三

隋書卷五十四

唐　特進　臣　魏徵　上

列傳第十九

王長述

王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羆魏太尉父慶遠周淮州刺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為祖羆所養及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異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邑三千戶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從于謹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戶周受禪又增邑通前四千七百戶拜賓部大夫出為晉州刺史轉玉壁總管長史尋授司憲大夫出拜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者三萬餘戶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及高祖為丞相授信州總管部內夷獠猶有未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將軍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上大悅前後賜黃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率衆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為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覽高策深相嘉歎俞將之日當以公為元帥也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遇病卒上甚傷惜之令使者弔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諡曰莊子謨嗣弟軌大業末東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李衍

李衍字拔豆遼東襄平人也父弼周太師衍少專武藝慷慨有志略周太祖時釋褐千牛備身封懷仁縣公加開府改封普寧縣公遷義州刺史尋從韋孝寬鎮玉壁城數與賊戰敵人憚之及平齊以軍功進授大將軍改封真鄉郡公拜左宮伯賜雜綵三百匹奴婢二十口賜子仲威爵涇陽郡公後歷安鄜二州刺史及王謙作亂高祖以衍為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位上大將軍賜縑二千匹開皇元年又以行軍總管討叛蠻平之進位柱國賜帛二千匹尋檢校利州總管事明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率衆討之不見虜而還轉介州刺史後數年朝廷將有事江南詔衍於襄州道營戰船及大舉伐陳授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襄陽道以功賜帛三千匹米六百石拜安州總管頗有惠政歲餘以疾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七子仲威嗣衍弟子長雅尚高祖女襄國公主襲父綸爵為河陽郡公開皇初拜將軍散騎常侍歷內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衍從孫密別有傳

伊婁謙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代為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豫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魏為直閤將軍周受禪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偽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主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荅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恆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幷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為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為侯加位開府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既平王謙謙恥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彥恭為左武候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為公數年出為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數歲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傑嗣

田仁恭

田仁恭字長貴平涼長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仁恭性寬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經為掌式中士後以父軍功賜爵鶉陰子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兵曹後數載復以父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遷中外府掾從護征伐數有戰功改封襄武縣

公邑五百戶從武帝平齊加授上開府進封淅陽郡公增邑二千戶拜幽州總管宣帝時進爵鴈門郡公高祖爲丞相徵拜小司馬進位大將軍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拜柱國高祖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殊厚奉詔營廟社進爵觀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未幾拜右武衞大將軍歲餘卒官時年四十七贈司空諡曰敬子世師嗣次子德懋在孝義傳時有玉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並官至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並官至柱國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元亨

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河南洛陽人也父季海魏司徒濮陽王遇周齊分隔季海遂仕長安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帝以亨父在關西禁錮之其母則魏司空李沖之女也素有智謀遂詐稱凍餒請就食於滎陽齊人以其去關西倘遠老婦弱子不以爲疑遂許之李氏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八人潛行草間得至長安周太祖見而大悅以亨功臣子甚優禮之亨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爲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末襲爵濮陽王邑千戶授拜之日悲慟不能自勝俄遷通直散騎常侍歷武衞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閔帝受禪例降爲公明武時歷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帝時爲洛陽刺史高祖爲丞相遇尉遲迥作亂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迥旬日之間衆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亨亨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千人爲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康邢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戶尋出爲衞州刺史加大將軍衞土俗薄亨以威嚴鎮之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詣闕上表請留臥治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歲餘卒於家時年六十九諡曰宣

杜整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直閤將軍潁川太守父闢渭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太祖引爲親信後事宇文護子中山公訓甚被親遇俄授都督明帝時爲內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拜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邑千戶入爲勳曹中大夫高祖爲丞相進位開府及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俄拜左武衞將軍在職數年以母憂去職起令視事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遣衞王爽總戎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整密進取陳之策上善之於是以行軍總管鎮襄陽尋病卒時年五十五高祖聞而傷之贈帛四百匹米四百石諡曰襄子楷嗣官至開府整弟肅亦少有志行開皇初爲通直散騎常侍北地太守

李徹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也父和開皇初爲柱國徹性剛毅有器幹偉容儀多武藝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尋拜殿中司馬累遷奉車都尉護以徹謹厚有才具甚禮之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護令徹以本官從焉未幾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同昌縣男邑三百戶從帝拔晉州及帝班師徹與齊王憲屯雞栖原齊王高緯以大軍至憲引兵西上以避其鋒緯遣其驍將賀蘭豹子率勁騎躡憲戰於晉州城北憲師敗徹與楊素宇文慶等力戰憲軍賴以獲全復從帝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湝於冀州俱有力焉錄前後功加開府別封蔡陽縣公邑千戶宣帝即位從韋孝寬略定淮南每爲先鋒及淮南平即授淮州刺史安集初附甚得其歡心高祖受禪加上開府轉雲州刺史歲餘徵爲左武衞將軍及晉王廣之鎮并州也朝廷妙選正人有文武才幹者爲之寮佐上以徹前代舊臣數持軍旅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衞王爽爲元帥率衆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曰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奬成其計

請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屈膝稱藩未幾沙鉢略爲阿拔所侵上疏請援以徹爲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平涼以備胡寇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廣轉牧淮海以徹爲揚州總管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擊破之左僕射高熲之得罪也以徹素與熲相善因被疎忌不復任使後出怨言上聞而召之入臥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而卒大業中其妻宇文氏爲孽子安遠誣以呪詛伏誅

崔彭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殷州刺史父謙周荆州總管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略通大義周武帝時爲侍伯上士累轉門正上士及高祖爲丞相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強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麾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大悅拜上儀同及踐阼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衞長史賜爵安陽縣男數歲轉車騎將軍俄轉驃騎恆典宿衞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謂彭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既發而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邑二千戶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從幸洛陽彭督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帝以其清賜絹五百匹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帝遣使弔祭贈大將軍諡曰肅子寶德嗣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聲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巡警巖廊毅然難犯禦侮之寄有足稱乎

隋書卷五十四

隋書卷五十四考證

崔彭傳及踐阼○監本阼作祚。按曲禮踐阼臨祭祀疏阼主人階。天子祭祀升阼階。

隋書卷五十四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

杜彥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屬葛榮之亂徙家於豳彥性勇果善騎射仕周釋褐左侍上士後從柱國陸通擊陳將吳明徹於土州破之又擊叛蠻尅倉塠白楊二柵斬其渠帥進平郢州賊帥樊志以戰功拜大都督尋遷儀同治隆山郡事明年拜龍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於相州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後六歲徵爲左武衞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新義公韓擒相繼而進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彥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餘艘度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進至新林與擒合軍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之別解江州圍智慧餘黨往往屯聚保投溪洞彥水陸兼進攻錦山陽父若石壁四洞悉平之皆斬其渠帥賊李陁擁衆數千據彰山彥擊破之斬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之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甚有治名歲餘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吾思可以鎮榆林者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數年朝廷復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爲邊患以彥素爲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未幾以疾徵還卒時年六十子寶虔大業末文城郡丞

高勱

高勱字敬德渤海蓨人也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爲齊祖所愛年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州刺史歷右衞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尙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性剛直有才幹甚爲時人所重斛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爲副遷侍中尙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勱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稱寵幸勱將斬之以徇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勱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既至鄴勱勸後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之上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惜妻子必當死戰可敗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遁勱恆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見之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勱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亦爲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謂勱曰齊所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勱再拜謝曰勱亡齊末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致淪覆既蒙獲宥恩幸已多況復濫叨名位致速官謗高祖甚器之以勱檢校揚州事後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勱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七年轉光州刺史上取陳五策又上表曰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亡往賢之雅誥是以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扈不賓終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寓內匡濟羣生者也自昔晉氏失馭天網絕維羣凶於焉蝟起三方因而鼎立陳氏乘其際運拔起細微蒨頊繼其長蛇竊據吳會叔寶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數年已來荒悖滋甚牝雞司旦昵近姦回尙方役徒積骸千數疆埸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顚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辜獲戮烽燧日警未以爲虞耽淫靡嫚不知紀極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民神怨憤災異薦發天時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任與其鄰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駑怯請效鷹犬高祖覽表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勱爲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勱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悅附其山谷間生羌相率詣

府稱謳前後至者數千餘戶。豪猾屏迹。路不拾遺。在職數年。稱爲治理。後遇吐谷渾來寇。勸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勸亡失戶口。又言受羌饋遺。竟坐免官。後卒於家。時年五十六。子士廉最知名。

尒朱敞

尒朱敞字乾羅。秀容契胡人。尒朱榮之族子也。父彥伯。官至司徒博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盡誅尒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于大街。見童兒羣戲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媼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愈急。迹且至。長孫氏曰。事急矣。不可久留。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山。略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之下。泫然而歎曰。吾豈終於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於是間行微服。西歸於周。太祖見而禮之。拜大都督。行臺郎中。封靈壽縣伯。邑千五百戶。遷通直散騎常侍。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保定中。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中。增邑五百戶。歷信臨熊潼四州刺史。進爵爲公。武帝東征。上表求從。許之。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位上開府。除南光州刺史。入爲護軍大將軍。歲餘。轉膠州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置於家。厚資給之。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尋轉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爲明肅。民吏憚之。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賜二馬輜車。歸於河內。卒於家。時年七十二。子最嗣。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爲普乃氏。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高祖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詣高祖。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尋拜豫州總管。高祖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臨朝曰。無以加周搖者。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鄣塞。謹斥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既引見。上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於第。歲餘終于家。諡曰恭。時年八十四。

獨孤楷

獨孤楷字修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戶。拜右侍下大夫。周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高祖爲丞相。進授開府。每督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數歲。遷右衞將軍。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令左右覘所爲。知楷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幷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歷職二代。高風素望。臥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遣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數載。轉長平太守。未視事而卒。諡曰恭。子凌雲。平雲。彥雲。皆不知名。楷弟盛。見誠節傳。

乞伏慧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爲第一領民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帝時。爲行臺左丞。加蕩寇將軍。累遷右衞將軍。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佽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惇於武陟。所當皆破。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戶。賚物二

千三百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曾上書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遠為斥候虜亦素憚其名竟不入境歲餘轉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遷壽州總管其年左轉杞州刺史在職數年遷徐州總管時年逾七十上表求致仕不許俄轉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籠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籠轉秦州總管煬帝即位為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為道不整獻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除名為民卒於家

張威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邑千戶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為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為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詈辱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趙儼眾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自西嶺攻其背儼遂敗走進至成都與謙大戰威將中軍及謙平進位上柱國拜瀛州總管高祖受禪歷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數年拜青州總管賜錢八十萬米五百石雜綵三百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封晥城郡公尋轉相州刺史卒官有子植大業中至武賁郎將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數從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眾為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廷以洪有武略代善為刺史月餘擒公忻國立皆斬首梟之餘黨悉平從帝攻河陰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賞物千段復從帝平齊進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邑八百戶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擒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迥作亂相州以洪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兵圍懷州洪與總管宇文述等擊走之又破尉惇於武陟及平相州每戰有功拜柱國封廣武郡公邑二千戶前後賜物萬段奴婢五十口金銀各百挺牛馬百匹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數歲徵入朝為漕渠總管監轉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為北道行軍總管擊走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時年六十四

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人也與魏南遷世為列將父崇魏周之際歷職顯要官至大司空穎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為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與柱國豆盧勣各帥兵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為奴婢至是詔胡敢有壓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為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穎謂勣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為亂耳大兵臨之首亂者知懼脅從者思降今漸加撫慰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為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勣從之羣胡感悅爭來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加振威中大夫高祖為丞相拜昌州刺史會受禪竟不行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俄拜延州刺史數年轉陳州刺史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屬陳將荀法尚陳紀降穎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集初附尋拜饒州刺史未之官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未幾檢校汾州事俄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為第

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
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及進見，上與穎言及平生，以爲歡笑。數日，進位大將
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賜物而遣之。及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溪洞
生越多來歸附。煬帝即位，穎兄梁國公尚坐事徙邊，朝廷恐穎不自安，徵歸京
師。數年，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土
所信伏，復拜南海太守。後四歲，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高勱死亡之際，志氣懍
然，疾彼姦邪，致茲餘慶。尒朱敞幼有權奇，終能止足，業基墜而復構，不亦仁且
智乎！周搖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
或知牧人之道，或蹈仁義之路，皆有可稱焉。慧以供饌不厚，至於放黜，並結髮
登朝，出入三代，終享祿位，不夭性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爲矯飾之所致也。

隋書卷五十五

隋書卷五十六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一

盧愷

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父柔終於魏中書監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其後襲爵容城伯邑千一百戶從憲伐齊愷說柏杜鎭下之遷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戶染工上士王神歡者嘗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爲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愼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恐惟鵜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建德中增邑二百戶歲餘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勑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勑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爲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秋李穆攻拔軹關柏崖二鎭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總管司錄轉治中大象元年徵拜東京吏部大夫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幷賚雜綵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爲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爲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卽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卽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倖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爲百姓未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淸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嗣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燉煌人也代爲西州豪右父整仕周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爲吏部上士尋授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單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縗從事還授職方下大夫襲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增邑六百戶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之譽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位上開府會蜀王秀出鎭於蜀綱紀之選咸屬正人以熙爲益州總管長史未之官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麞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授幷州總管司馬俄徵爲雍州別駕尋爲長史遷鴻臚卿俄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勑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上以嶺南夷越數爲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

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賜物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為大化時有寧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遣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熙以州縣多有同名者於是奏改安州為欽州黃州為峯州利州為智州德州為驩州東寧為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愧懼兼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近能頻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況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為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既而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為信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解於是沒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言熙實無贓貨上乃悟於是召其四子聽預仕焉少子德棻最知名

薛胄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㩁周蔡州刺史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高祖受禪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廬州總管事尋除兗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以經代俱羅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其坐君馥乃止遂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兗渠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郢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徵拜衛尉卿尋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為稱職後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疏忌及王世積之誅也熲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會漢王諒作亂幷州遣偽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卻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為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於是釋去進圖黎陽及良為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有子筠獻並知名

宇文㢸

宇文㢸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覲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㢸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為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公田十二頃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擢八人為縣令皆有異績時以為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齊謀及臣下㢸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無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㢸計㢸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以為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從帝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戶賜物千五百段奴婢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錄宣帝嗣位遷左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率兵擊之㢸為監軍㢸謂昶曰醜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絃若欲追

擊實為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趣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從下瞰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帝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㢸又率兵從梁士彥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縣公增邑六百戶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滄州刺史復轉南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㢸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人除黃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戶入為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㢸持節安集之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為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遷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㢸持節為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㢸有謀焉加開府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㢸與博士論難詞致清遠觀者屬目上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覩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有差時朝廷以晉陽為重鎮幷州總管必以親王臨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㢸有文武幹用出為幷州長史歲餘以母憂去職尋起之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尋領行軍總管軍還之後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即位徵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泰州刺史歲餘復拜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㢸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略㢸謂高熲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時年六十二天下冤之所著詞賦二十餘萬言為尚書孝經注行於時有子儉瑗

張衡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光周萬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為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輿櫬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高祖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為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後以臺廢拜幷州總管掾及王轉牧揚州衡復為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母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州李英林聚眾反署置百官以衡為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雜畜稱是及王為皇太子拜衡右庶子仍領給事黃門侍郎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主人衡於是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途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為此也不足為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為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宴從官特賜絹五百匹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因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勑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為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為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為不可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久而乃釋除名為民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妾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有子希玄

楊汪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疏好與人羣鬬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其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及高祖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禪賜爵平鄉縣伯邑二百戶歷尚書司勳兵部二曹侍郎秦州總管長史名爲明幹遷尚書左丞坐事免後歷荊洛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謂御史大夫王建曰吾爲我覓一好左丞建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建所言奏之建竟以獲罪卒拜汪爲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煬帝即位守大理卿汪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贊治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弘策出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李密已逼東都其徒頻寇梁郡汪勒兵拒之頻挫其銳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以兇黨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執憲平允宇文㢸摯蓋攸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匱惜哉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召亂源實爲權首勤不以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隋書卷五十六

隋書卷五十六考證

史臣贊九仞之基俱傾於一匱○按匱與簣通前漢王莽傳綱紀咸張成在一匱

隋書卷五十六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二

盧思道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秘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閒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閒，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後漏泄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為工。數年，復為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為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寄其情曰：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疏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務既屏，魚鳥為鄰。有離羣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篡者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致，鶴鷺以降，罕見其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粺，雞鶩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

惟此孤鴻，擅奇羽族，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鶴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綿邈，犯霜露之溟濛，驚桂魚之密網，畏落雁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遂集於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既嘯儔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邀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戀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噰噰而相續，漂齊國之冰紈，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沉水宿，避暑言歸，絕漢雲飛，望玄鶴而為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綱，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懼刀俎，靡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籞，稻粱為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閟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鶱翥鼓舞，遠薄層城。懸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沖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棲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濠淀，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

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龍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好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鄉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慍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

下走所欣羨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竊祿仁義紓韍朝市失翱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置受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心豈徒彝惜春蝦蝎怯膺鼠相江都而采數傳長沙而不歸固亦會值藏倉楚途斬尚趙壹為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屈就歟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寶鑑郭淮腥膿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蹋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斂笏升階扞旒決背莒客之踵蹄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恥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攀北堂之明月汎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罻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隱賾覩時路之艱危玄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觸臨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弃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御摘讓之風搢紳不聞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皁蓋填閻寶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親舐痔自媚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妣鬱姬美女要如脫屣金鐵玉華弃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剌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弃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驚設去等絕紘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慚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僻官將數十載翰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為朴人之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蕢莠化為芝蘭轟之扇俗攪時聒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為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為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弔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事兼外兵參軍齊氏受禪歷平恩令太子舍人尋為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開皇初拜上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

書藪威考之曰德爲人表行爲士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其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寶素寶胤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柏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爲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簡靜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騷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爲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別駕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相州孝貞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參典文翰然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勅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子尤玉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 從弟邁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三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且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幷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呑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恆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捲之勢其在不疑熲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

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詞曰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鶉居鷇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何貴於人靈何用於心識羲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為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慚德於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為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為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玄行定嵩洛木運據崤函未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為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蕃屏將盡卒士糜沸玉弩驚天金鉦照野姦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慝杜白馬而塞城皋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黃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伏之符受玄狐之籙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猰貐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顙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日月內宮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羣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脈之外獯獫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萬樊噲於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結旄頭娉狄后於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啓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朔柳室氈裘之長皆為臣隸瀚海蹛林之地盡充沙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嶮恆有僭僞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彼黎獻獨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極天縱神武受脤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為家萬里為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離綿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僞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勅太子改正六樂玉帛樽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旨聞一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彝倫攸敘上下齊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亢極陶黎萌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

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不恃成而不居沖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深誠岱岳還謝衍登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于振古所未有圖籍所莫載目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其効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荊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不深考妣哀纏弓劍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降精熛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休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並五帝豈直錙銖周漢幺麽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絕于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蓐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堙海之禽不增于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群凶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啓曆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尙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淵涘九縣瓜分三方鼎峙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迥生神謀獨斷罰惡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攢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瞰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衛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甸河瀚海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潰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恭己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頤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窅然御辯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用教百年尙想叡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爻象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人有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勑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及滿轉清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並有惠政與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以爲孺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子邁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官至禮部侍郎離石太守並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儁才起家爲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誅所有文筆多行於時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榷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隋書卷五十七

隋書卷五十七考證

盧思道傳時人稱為八米盧郎○一本米作采按西溪叢語關中語歲以大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歲取八米取數多也

擬歸仁賦○闗本繼誤業按漢書敘傳賈仁誼之揚辭業名隆之輯續繼續與輯續同

薛道衡傳象魏萌侈○按萌與氓通揚雄書願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言植臧萌論侯民非復漢萌尺土非復漢有

史臣贊思道宦塗寥落○監本宦作官從南監本改

隋書卷五十七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三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策歷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修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帝引為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史下大夫出為衛王友歷漢東南陳二郡守武帝即位復徵為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為國子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齊大司農卿稱為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為記室及琅邪王儼為京畿大都督以澹為鎧曹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又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殿中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為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敘於經下況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

陵遲不勝其敝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
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來往略
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
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壹遂發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
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
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
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
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
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
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
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
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
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
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
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
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
所不論也澹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
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澹弟彥玄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
室滑州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侯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槩之齊霍州刺史爽少
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
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爲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
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
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
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
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
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
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
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
不齒法言竟坐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
爲儒林郎通侻不恃威儀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
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
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
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
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閤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
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
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
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勑以本
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蕤學業
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
贍子之松大業中爲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右丞德源沉靜
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
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爲
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
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
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必能效節一官騁足千里
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

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迥作亂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奏以爲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柳䛒

柳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惔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䛒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䛒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䛒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䛒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䛒爲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謔䛒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爲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爲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與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䛒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偏通涉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高祖召百官賜讌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厲司鳳之后玉鏤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鱗集馳聲南董超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搢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載海輯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其會綵區浹宇退至還安騰實飛聲直歷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躬閱百年下士字民心爲百姓月棲日浴漸坂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蚪青馬之裔解辮請吏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場頹勸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狎紫游顏圖書漱醴半景青赤草暢鬱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禪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威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蓎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貴玄應特昭白爵主鐵弓之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曆武載文曹植嘉爵之篇棲庭集廡未若未飛武帳來賀文欌刷采青蒲將翔赤罽玉几朝御取翫軒楯

之間金門且闢紫宮留寶雞之聲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召宜徵得之茲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翔翔而下載行載止當扆宁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時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東之府並旁觀迴矚事陋人微委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刳胎剖卵則鳳凰馴鳴不漉涉焚源則蛟龍翔躍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沈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虔辯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備於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太素式肇大儀資生功玄不宰道要無名質文乖革沿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大定於鑠我君武戢遏武文教惟文橫基宇宙旁凝射汾軒物重舉姚風再薰煥發王業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鱗伏阜丹烏流火白雉從風樓阿鵠碭鳴岐祚隆未如神爵近貫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跡化玉翩展衡環陛載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經廳在旂伊臣預焉采緝章奏方流會紘頌歌不足贊揚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

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爲虛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遣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罪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睺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爲守給事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巛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眷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太方援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發草命椒側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晨以往存其名而瀰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賁昴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制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檮杌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爲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除戎入頳羯胡侵洛沸騰塋驤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鄢廟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

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善心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泯無所益惟畫同毀陳虞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誦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訖善心早學茶蓼弗荷薪構大建之末頻抗表闕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紀錄俯勵羈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屬寡類原顯退屏無所交遊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膚璞涼能孤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續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佗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藍都事而長慟還別館而縣壺家史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並缺落失次自入東已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遺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敘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並善心補闕別為敘論一篇託于敘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雁門攝左親衛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追敘前勳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因遂害之時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諡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勅尙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善心韶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恆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己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還用疏謬即委之藏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秘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恆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隸大夫遇之於東都尙書省甚嗟愍之遂奏為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尙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瞽直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為者又秦孝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群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群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録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者皆類此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贍逸既稱燕趙之俊實曰東南之美所在見賞咸取祿位雖無往非命蓋亦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小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隋書卷五十八

唐 特進 臣 魏徵 上

列傳第二十四

煬三子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子燕王倓越王侗）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恆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為河南王仁壽初徙為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弩性謙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為祟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為哀冊文曰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粵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莊陵禮也蜃綍宵載鶴關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賓從其如昔皇帝悼離方之就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器以長懷臨登餕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彝徹祖階𦉪收重抗綍旟以啓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謚爰詔史冊式遵典志俾濬哲之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曰宸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道觿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游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威襲先路景奕渠門膺服有紀分器惟尊風高楚殿雅盛梁園睿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遠基崇體峻改王參墟奄有唐晉在貴能謙居沖益慎封畿千里閶闔九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贍言偃草高視折衝帷扆清祕親賢允屬泛景風瀾飛華蟠玉揮翰泉涌敷言藻縟式是便煩思謀啓沃洪惟積德豐衍繁祉粵自天孫光升元子紆章遠專翠纓奉祀肅穆滿容儀形讓齒禮樂交暢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己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顒顒觀德溫溫審諭翻戒齊箴留連圭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沖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綏景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愆祐遽瑤山之頹壞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慟皇情之深憫摧具僚其如疚嗚呼哀哉迴環氣朔荏苒居諸沾零露於瑤圃下申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帷殿虛嗚呼哀哉將寧甫竁長違望苑渡渭涘於造舟遵長平之修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而日遠嗚呼哀哉永陽存歿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即潛遂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袂歛緩弁以霑衿嗚呼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敢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帝深追悼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

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奇之宇文化及弒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晶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冀以見帝為司宮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為賊所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為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復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文都等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為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皇泰諡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為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為皇太后以段達為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

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雒陽稱段達等爲七貴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侗大悅禮其使甚厚卽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芼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淸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舊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從邊裔仍卽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奬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鏡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釁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顚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扆而杖旄鉞釋衰麻而擐甲胄銜冤誓衆忍淚治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慚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讋若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況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暫覩自應解甲倒戈冰消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號天蹐地朕今復讎雪恥梟轘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術軍機並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拒化及七貴頗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逸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侗心不能平遂與記室陸士季謀圖世充事不果而止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也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聞之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績宣上代或勳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懍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人謂侗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僞號封爲潞國公邑五千戶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絕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鴆詣侗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僞謚爲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朏小字阿孩美容儀疏眉目少爲高祖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邑千戶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沿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卽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戶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導尋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勅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

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塡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諶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撾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於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崩聽事栿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恆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遊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者民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酬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為歡樂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王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為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恆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武賁輒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疏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暕時尚臥未起賊既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竟為其停灸由是尤愛之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湔御服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煬帝疏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隋書卷五十九

隋書卷五十九考證

煬三子○監本於下注孫恭皇帝燕王倓越王侗臣映斗按恭皇帝已入帝紀此本無傳今删燕王倓越王侗俱係元德太子昭之子亦不當列於前今移注元德太子昭之下乃與傳次相合

越王侗傳化及梟鏡爲心○監本鏡作獍閣本作鏡按史記封禪書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注梟爲名食母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絶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顏氏家訓吳均集有破鏡賦

隋書卷五十九考證

隋書卷六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五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荊州刺史父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三百戶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少內史趙芬删定格式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爲內應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郯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懽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期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爲衡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剋之楚祝融之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嬀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爲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正是數極盡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勳檀迴心人神叶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夏癸殷辛尙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但芻蕘所見冀申螢爝今唯須武昌已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檝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州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卽須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于彌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斤雜物稱是仁壽初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王諒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尙書尋轉禮部尙書後三載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七十六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 兄顗 從父弟璽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寔周大左輔燕國公仲文少聰敏髫齓就學耽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歎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爲

名公子起家爲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任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尙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幾徵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數從征伐累勳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迥怒其不同己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首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郝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迥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遁爲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迥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臥內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韋孝寬拒迥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爲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泫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塢與迥將劉子昂劉浴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仲文追擊擒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皆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尙書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迥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隄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旟黑水與王謙爲鄰式遏蕃陲鎭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脤廟庭龔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衞鉤陳之側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

願下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録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覽表并與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那頡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録省中事其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魯山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請降秦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糴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之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為元帥以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衞率煬帝即位遷右翊衞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後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幸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餧兵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二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顗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髯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妻以季女尋以父勳賜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戶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累以軍功授上開府歷左右宮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顗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以舟師自潁口入淮陳防主潘深棄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陽復引師圍硤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顗乃拜東廣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臥閤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顗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顗所顗欻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顗逆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睺燕合兒等襲顗顗拒之而退賜綵數百段高祖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大傳竇熾等議顗當死上以門著勳績特原之貶為開府後襲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澤州刺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世虔嗣

璽字伯符父翼仕周為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送之長安高祖甚悅及高祖受禪翼入朝上為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為太尉歲餘卒謚曰穆璽少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上士尋授儀同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五百戶尋從帝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千二百戶授職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陵總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為熊州刺史並有惠政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謚曰靜有子志本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初爲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內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城皆有力焉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勳將拜高秩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逌擊稽胡破之歷相州別駕揚州總管長史入爲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俄而尉遲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引爲丞相掾領宿衛驃騎司馬消難之奔陳也高祖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叛蠻平之加上開府歲餘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勳簿不實免官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而還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尋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總管尋爲大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北還世積以罪被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明年率眾出靈州道以備胡無虜而還越巂蠻叛文振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閒爲賊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敗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啟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閒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算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啟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眾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爲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獎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効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諡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二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長子詮官至武牙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算伐陳之策信爲深遠矣纂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略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進讜言頻稱諒直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隋書卷六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六

宇文述 雲定興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總萬機召為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尋改封濮陽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相州述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將李儁攻懷州述別擊儁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惇於永橋述先鋒陷陳俘馘甚衆平尉迥每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賜縑三千匹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擒而蕭瓛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為遙蕭巖蕭瓛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揚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勝而往風行電掃自當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瓛懼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述瓛自義興入太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敗之斬瓛司馬曹勸叉衛軍復陷吳州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述進至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己因奏為壽州刺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大王然廢立者國家之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佯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為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勑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彌悅焉時述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饋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為比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皆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

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
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
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
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
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
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
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
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將至懼而
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尙書衞玄左禦衞將軍來護兒武衞將軍屈突通等
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
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
厥之圍鴈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
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
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述於
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羣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
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於家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
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尙
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轀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帝令黃門侍郎裴矩
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子化及別有傳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
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
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
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衞必當耳冷述
曰然乃製夾頭巾令深袙耳又學之名爲許公袙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
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勅少府工
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
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
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
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
殺之五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爲佳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
代何稠爲少監轉衞尉少卿遷左禦衞將軍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屯衞大
將軍凡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多受其
賄稱其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郭衍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
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爲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
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徙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
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爲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
帝出幸雲陽衍朝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
武帝圍晉州憲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
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
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迥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
武陟進戰於相州先是迥遣弟子勤爲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來助迥迥敗勤
與迥子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于陣勤遂遁走而惇
亦逃逸衍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
柱國封武山郡公賞物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
昵開皇元年勅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爲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
歲虜不入徵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
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
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栰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
倉賑卹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恆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
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

十年從晉王廣出鎭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踞事上姦諂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衞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帖上臺宿衞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衞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勤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眞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衞大將軍賵賜甚厚謚曰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謇謇匪躬爲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恥也

隋書卷六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七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熲支度軍機無所壅滯及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斂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豳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為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為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寮佐于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熲由是拜巖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

恩之巖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京兆之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內太守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慚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謇頗有學涉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為行軍總管長史剋并州毗有力焉除為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尋轉太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儁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震懾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

卒殄漢祀兹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虛說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疏犯天顏伏聽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慴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贈縑五百匹子敬真大業之世爲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爲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爲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勳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算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門外既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婞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彧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爲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燕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輪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彧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諮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彧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爲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懾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

釁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將與計事。或為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遷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既免喪。又為掌教中士。高祖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殺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高祖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是高

願以天挺真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於含章殿。上謂肅曰：「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為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進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為立廟於鬱江之浦。有子尚賓。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為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於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巖、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奢僭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懍然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囹圄無冤；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彊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闒茸之風焉。

隋書卷六十二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八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爲愼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嵩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謇之餞於霸上煬帝卽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遂振德化於前張奐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西服愛惠爲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展其効朕將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導德齊禮實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祿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簡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字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卽適西垂常爲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鑒死邊城歿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繡夜行耳勅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徵攝左武衞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衞不行進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爲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爲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弘策逆擊之返爲所敗遂斬弘策以狥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旣而引見帝逆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子蓋謝曰臣任重器小寧可竊譬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衞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動靜之節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車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卽以此杯賜公用爲永年之瑞幷綺羅百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爲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

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嚬蹙俾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勳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第時年七十有二上悲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有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恥帝聞而歎息令百官就弔賜縑三百匹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景會葬者萬餘人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佗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聞而大悅下詔曰朕以陳叔寶世爲僭逆摧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炭小寇猖獗顧恃江湖之險遂敢汎舟檝擬抗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擊沉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帥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若弼既獲京口新義公韓擒剋姑熟驃騎既渡江岸所在横行晉王兵馬即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遠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爲經略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總管未幾徵拜左領軍右將軍後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銜冠聘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僶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鑾駕言旋上京本卽述職甫蓄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闕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疢如疾首祥答書曰行人戾止奉所賜況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幙韋韝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邁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衞慚駑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脤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爰以情踰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己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汙瀆攸歸松柏之高蔦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潸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卽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内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奕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摽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

除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降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克定詩不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略其孰能與於此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壽還鴻臚卿時突厥啓民可汗請朝帝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閻道擊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左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出蹋頓道不利而還由是除名爲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隆永年令祥兄雲字世高弟威字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公威官至武賁郎將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見稱四年參督漕渠之役授尚書主爵侍郎八年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廁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住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惙之母爲聚斂之行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關理識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罄罍恥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行本微之等請付大理上嘉納之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基州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爲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壽每遇賊爲士卒先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及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擢敏爲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漏泄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創其謀僞授內史侍郎爲沈光所殺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恆山時高祖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迥作亂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卽令馳驛入朝恆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羣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尉義臣與尉迥本同骨肉旣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迥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卽陳丹款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實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爲皇太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鴈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率之虜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而死義臣功竟不錄仁壽初拜朔州總管賜以御甲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幷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陳

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哀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閒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尋授相州刺史後三歲徵爲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主於覆袁川其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衆作亂寇扶風安定閒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衆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剋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合降賊入豆子䴚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衛玄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檦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蕃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食邑四千戶轉宣納下大夫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強濟宣帝時以忤旨免官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和州蠻反玄以行軍總管擊平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俄檢校朔州總管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爲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因與之訣夷獠各揮涕而去歲餘遷工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謂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理非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勑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豎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躬爲蛇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閣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恆宜自牢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

能敎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使內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國本，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耆舊，臥以鎭之。朕爲國計，義無相許。」故遣德彝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子孝則，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劉權

劉權字世略，彭城叢亭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初爲州主簿，仕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高祖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從晉王廣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三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尙梗，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煬帝嗣位，拜衞尉卿，進位銀靑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靑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鎭，大開屯田，留鎭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羣起，數來攻郡，衆帥多願推權爲首，權竟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賚書諭權，稱四方擾亂，英雄並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徹倜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爲所忌，多拘禁之，後竟爲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父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官至驍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勳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效；羣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敎，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職，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廟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謀，足爲守節之士矣。

隋書卷六十三

隋書卷六十三考證

幾子蓋僞又收合餘賊入豆子䴚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遣進入
朝賊由是復盛○臣映斗按此格謙已爲楊義臣所擒而王充傳又載厭次
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羣賊云云同
一格謙在豆子䴚中兩傳所載互異豈因楊義臣被遣入朝格謙乘間逃去
賊由是復盛後爲王充破斬耶元本䴚訛䴚按水經注鄚水北歷土山山爲
重坑舊曰坑當作䴚或訛作䴚當作坑又作䴚並非又元本討䴚訛䴚南監本
討格謙訛作終格謙今並從北史正之

隋書卷六十三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九

李圓通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及為隋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燕賓客恆令圓通監廚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廚人捶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閤內僕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稱善之以為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久之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圓通為不利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為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轉刑部尚書深被任信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圓通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安縣侯拜揚州總管長史尋轉并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斷決府中事委決於圓通入為司農卿治粟內史遷刑部尚書後數歲復為并州長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圓通亦坐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勤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維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憤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為華陰令

陳茂

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敬高祖為隋國公引為寮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不稱旨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于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命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為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倜儻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嘗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也以為太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總管

張定和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賚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尋轉河內太守頗有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相遇輕其眾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為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諡曰壯武贈縑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尋拜為光祿大夫

張奫

張奫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周世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奫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奫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恆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顧奫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

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二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衞兼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疏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恆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尙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勅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淸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衞之縛送高智慧行至庱亭衞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衞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敍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尋除右屯衞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蔕歕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尙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勳庸陪麾問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興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飾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諡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賵贈鉅萬賜轀輬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執紼王公已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衞將軍武強侯諡曰剛子傑嗣金叉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之志與武牙郎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弒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略綜書紀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並以傭書爲事光獨跅跎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贈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爲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恆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莫與爲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

構義勇將為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總統營於禁內時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衞社稷斯則古人之所恥也今又俛首事讎受其驅率有靦面目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鸇之逐鳥雀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洩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諠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遇德戡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為所害麾下數百人皆鬭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犖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護兒所住白土村密邇江岸于時江南尚阻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常令護兒為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從楊素擊高智慧于浙江而賊據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艓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于海護兒追至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時有盛道延擁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蒲山公李寬破汪文進於黟歙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瀛州刺史賜爵黃縣公邑三千戶尋加上柱國除右禦衞將軍煬帝即位遷右驍衞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冢宴父老州里榮之數歲轉右翊衞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郛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率敢死士五百人邀擊之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師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作逆黎陽進逼東都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榮國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度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趣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閫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十三年轉為左翊衞大將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江都之難宇文化及忌而害之長子楷以父軍功授散騎郎朝散大夫楷弟弘仕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祿大夫弘弟整武賁郎將右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化及反皆遇害唯少子恒濟獲免

魚俱羅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弱冠為親衞累遷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段未幾沈玄懀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開府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為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上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贇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贇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鐵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贇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

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爲安州刺史。歲餘，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嶲飛山蠻作亂，侵掠郡境，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爲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于時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僕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衂，於是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爲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爲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己。不如偽從，別爲後計。」峴然之。時柱國李徹軍至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爲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戶。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爲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爲五軍，趣其都邑。渴刺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兜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鬭不息。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衞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稜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衆將十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率宿衞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衞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發喪，備儀衞，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爲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

王辯 斛斯萬善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尙舍奉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萬，劫掠燕趙。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形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計，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渤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往皆捷，深爲羣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走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藉，不能復

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獨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羣盜累遷至將軍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釁王辯殞身勍敵志賓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隋書卷六十四

隋書卷六十四考證

來護兒傳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監本浿訛溟按前漢地理志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十三州志浿水縣在樂浪東北從改浿

隋書卷六十四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

周羅睺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暠仕梁冠軍將軍始興太守通直散騎常
侍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
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
羅睺終不改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
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鬭心羅
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
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
軍明徹之敗也羅睺全眾而歸拜光遠將軍鍾離太守十一年授使持節都督
霍州諸軍事平山賊十二洞除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戶總管檢校揚州
內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為晉
陵太守進爵為侯增封一千戶除太僕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戶尋除雄信將
軍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立
碑頌德焉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州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睺甚得
人心擁眾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
其反羅睺拒絕之軍還除太子左衞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
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
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出督湘州諸軍事還拜散騎常侍晉王廣之伐
陳也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軍不得度相持踰月遇丹陽陷陳主
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
然後迺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而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
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為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賀若弼謂之
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答曰若得與公周
旋勝負未知可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
翔歸降于我使為鄉導位至上開府班在羅睺上韓擒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
變立在羊翔之下能無媿乎羅睺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聞謂公天下節士今
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擒有媿色其年冬除豳州刺史俄轉涇州刺史母憂去
職未朞復起授豳州刺史並有能名十八年起遼東之役徵為水軍總管自東
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飄沒無功而還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
素擊之虜眾甚盛羅睺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
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進位大將軍仁壽元年為東宮右虞候率賜
爵義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俄轉右衞率煬帝即位授右武候大將軍漢王
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其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睺請一臨
哭帝許之縗絰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時諒
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為流矢所
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
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於是風
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
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衞
大將軍謚曰壯賻物千段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城人也祖靈起梁直閤將軍義陽太守廬桂二州刺史
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年十八為陳始興王
中兵參軍尋加伏波將軍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遷使持節
貞毅將軍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邑五千戶以其兄武昌縣公法
僧代為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
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
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於周宣帝甚優寵之拜
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邑千戶賜良馬五匹女妓五人綵物五百段加以

金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明詐爲背己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鬭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爲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詐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拒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支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鵶叛蠻於鐵山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譙郡公邑二千戶後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令公鄉人知朕之寵公也固與之歲餘轉黃州總管上降密詔使經略江南伺候動靜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率舟師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戰擊破之擒超於陣轉鄂州刺史尋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賜綵五百段良馬五匹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南康內史柳璿西衡州刺史鄧暠陽山太守毛爽等前後詣法尚降陳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反法尚引兵蹋其子廓兵衆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巖嶮其左右斬之而降賜綵五百段奴婢五十口銀甕寶帶良馬十匹十年尋轉桂州總管仍爲嶺南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衞賜綵三百段米五百石絹五百疋未幾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馳往桂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嶺北兵俱會于尹州光仕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賜奴婢百五十口黃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嶲州烏蠻叛攻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十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匹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後三歲轉定襄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衞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疋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擊思多于清江破之斬首三千級還從討吐谷渾法尚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於清海賜奴婢一百口物二百段馬七十匹出爲敦煌太守尋領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祿大夫賜物九百段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舉兵爲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戰每挫其銳賜奴婢百口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贈武衞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長子紹基靈壽令少子紹範最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力焉授儀同三司以平尉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邑千五百戶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陷陣有功進位上

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別平倉嶺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至恆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衆賜物二千段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先是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衞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向思多破之賜奴婢八十口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縑一千匹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衞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言爲人所奏帝大怒令左右搏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軍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瀰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爲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賚物三千段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驄會幽州賊楊仲緒率衆萬餘人來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縱人言公闚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既逢離亂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率兵救之遂歸柳城後將還幽州在道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有子世謨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明多武略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敗陳師於壽陽轉武衞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衞大將軍又轉右衞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爲行軍總管三藏爲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爲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爲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圍擊之賊衆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繦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閭兔馴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黨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年授知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遐爲澶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回字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曹渠監以年老致事終於家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衞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為亂詔世雄討平之遷右監門郎將從帝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衞將軍歲餘以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遼東之役以世雄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遂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衞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于時突厥頗為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衞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騷動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軍次河閒營於郡城南河閒諸縣並集兵依世雄大軍為營欲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逋自選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先犯河閒兵潰奔世雄營時遇雰霧晦冥莫相辨識軍不得成列皆騰柵而走於是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閒城慚恚發病歸於涿郡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有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並以驍武知名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修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引為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衞州刺史尋改為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為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為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遣舍人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尋而突厥屢為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勤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其二特勤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斬二特勤帝大悅賜縑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餒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賑卹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將為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衆吏民頗怨之其後仁恭正坐廳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置百官轉攻傍郡

權武

權武字武拜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周開府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矟皆折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

公邑千二百戶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從王誼破齊服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戶平齊之役攻陷邵州別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戶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高祖爲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戶後六歲拜淅州刺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候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內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爲民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衞率煬帝卽位拜右武衞大將軍坐事免授桂州刺史俄轉始安太守久之徵拜右屯衞大將軍尋坐事除名卒于家有子弘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起家撫軍將軍襲爵元壽縣公數從征伐累遷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進封穀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略徙爲朔州總管甚爲北夷所憚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爲太子引爲左虞候率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鎭幷州帝恐其爲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候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之遇讒也引緒爲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歲餘守東平太守未幾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陳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遼東之役請爲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衞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鎭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楊子津元進自茅浦將度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水爲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而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歸保其壘僞署僕射朱燮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進軍圍之賊窮蹙請降元進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二萬餘口送江都宮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敝請息甲待至來春帝不悅密令求緒罪失有司奏緒怯懦違詔於是除名爲民配防建安尋有詔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衞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歷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封固始縣男邑二百戶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累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擢拜左衞將軍尋改封順政縣公漢王諒作亂幷州以純爲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平之以功拜柱國進爵爲郡公增邑二千戶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繒綵五千匹數年轉左驍衞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衞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先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至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言於是捨之後數日出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爲榆林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却之會彭城賊帥張大虎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懸薄山寇掠徐兗帝令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賊魏麒麟衆萬餘人據

單父純進擊又破之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衆數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時百姓思亂盜賊日益純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純詣東郡有司見帝怒甚遂希旨致純死罪竟伏誅

趙才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粗悍無威儀周世為輿正上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事晉王及王為太子拜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歲餘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有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年駕幸汾陽宮以才留守東都十二年帝在洛陽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恐為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雖愚蔽敢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帝廷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度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弒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秖得如此幸勿為懷才默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為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為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三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浴賀蘭蕃俱為武候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史臣曰羅睺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恡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譖毀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隋書卷六十五

隋書卷六十五考證

慕容三藏傳百姓繦負。日至○按前漢食貨志。臧繦十萬。作繦。注錢貫也。論語。襁負其子而至矣。作襁。博物志。襁褓。負兒衣。織縷為之。廣八尺。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李奇曰絡也。又史記衛將軍傳。育子在襁褓中。蓋繦與襁通。

隋書卷六十五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一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爲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凋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歿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玆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玆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玆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勳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無慚恥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敎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所在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爲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

依舊使還諸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遷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于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皇往日出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惎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刺史進爵為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為金氏訪及羣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為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疏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邃梁侍中左衞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時政為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參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荊州也召為宣惠府記室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荊州及平侯景先鋒入建鄴以軍功進爵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荊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為周人所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詧鏁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加位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衞率崔蒨等為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為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

路藉藉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獄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為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錄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詧辟為參軍轉法曹及詧稱帝遷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高祖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慙懼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興師與尉迥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巋疑為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遂言於巋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闞之羣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為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巋深以為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巋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為晉王廣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府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駮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為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高熲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常謂莊為輕己帝與茂有舊曲被引召數陳莊短經歷數載譖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密奏莊不親監臨帝遂怒十一年徐璒等反於江南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璒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年六十二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入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比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恆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

無廉平之稱末幾卒官有子崑玉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恆山新市人也父基齊穎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羣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恆節其燈燭及長稱爲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祕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爲亳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糺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衞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衞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衞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即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衞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宇仲文大將宿衞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錄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糺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年恆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參軍事歷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盩厔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元中昌黎豆盧寶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糺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並稱明幹

東光主簿爲民實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志幹爲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史虔威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曇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爲太尉中兵參軍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爲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爲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幷州盛選僚佐以虔威爲刑獄參軍累遷爲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治稱爲幹理虔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爲誰虔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虔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愼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愼皆此類也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敝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疏未幾卒官有子爽任至蘭陵令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榮毗 兄建緒

榮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內史下士開皇中累遷殿內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不細城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爲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爲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後歷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鎭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扆物色幽隱匹夫奔踶或陳狂瞽伏願暫輟旒纊覽臣所謁昔軒轅馭曆既緩夙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鎭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爲東萊道受降使者卒於師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沖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諶仕燕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焉世爲燕姓高祖法壽魏青冀二州刺史壯武侯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翼宋安太守並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褐州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之所鞠養長兄彥雅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遇期服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踈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治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劍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劍慚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彥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直爲眞僞混淆是非瞀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縣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奬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熲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熲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後數日熲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鄀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踈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于天寅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愼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畜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孥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競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

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
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
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疆
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
幹持於己非宜即加擯壓倫邁諂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
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載確乎不動譬棟
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
卑監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祗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
斥遠浮華卑菲為心惻隱為務河朔彊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
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
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
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
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纘歷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
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
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粵
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
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
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
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
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
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
司隸別駕劉炫陵上侮下訐以為直刺史憚之皆為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亢
禮長揖有識嘉之炫亦不敢為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
漸亂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為執政者之所嫉出為
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亹
亹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卹親友家無餘財
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
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
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太原
王邵北海高構蓨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
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
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
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
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
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諡曰定

史臣曰大廈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
棁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
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眾星也

隋書卷六十六

隋書卷六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二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沉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曹參軍事歷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曰夫玩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略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且修戰於阪泉亦治兵於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乎鶉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載懷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懼乎於御朽至如昆吾遠贐肅慎奇琛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胄雕弧之用犀渠闕鞏之殷鑄名劍於尚方積雕戈於武庫熊羆百萬貔豹千羣利盡五材威加四海愛於農隙有事春蒐舍爵策勳觀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遐示民以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於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爲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惟則天以稽古統資始於羣分膺錄圖而出震樹司牧以爲君既濟寬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勞乎殷履南伐盛於唐勛彼周干與夏戚咸可得而前聞我大陳之創業乃撥亂而爲武戡定艱難平壹區宇從喋喋之樂推愛蒼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諒重規而襲矩惟皇帝之休烈體狥齊之睿哲敷九疇而咸敘奄四海而有截既搜揚於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俟乂在官御璿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旦丕顯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樂和刑清政肅西暨析支東漸蟠木雖國富而教敷社瀟川泉而稷禮在靈觀而必兼亦何忘而不服雖敷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六郡詔驍騎於五營兼折衝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遵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馬以示法帥掌固而清卹尋旬始以前驅伏鉤陳而後殿抗鳥旟於析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革軒接軫玉虬齊軌屯左矩以啓行擊右鐘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劍騎而來往指攝提於斗極洞閶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款黃山而北上覽圃闕之逶迤居方澤之塏爽于斯時也青春晚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於江海靜氛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房建龍輅之紗旌誓武旅於戎場銳金穎於庸蜀鐵騎於漁陽彀神弩而持滿彎矢弧而並張曳虹旗之正正擐蒙鼓之鏜鏜入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縈帶聳樓車於武岡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傳裁應變而蛇擊俄蹈厲以鷹揚中小枝於戟刃徹蹲札於甲裳聊七縱於孟獲乃兩禽於卞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離以鴈行拔川谷而橫入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窈冥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輈衝冠鬢劍鐵楯銅頭熊渠殪兕武勇操牛雖任鄙與賁育故無得而爲仇九攻既決三略已周鳴鐃振響風卷電收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八音未闋舞干戚而有豫聽鼓鞞而載悅俾挾纊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雲亭而載蹕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

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勑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閒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殺逆也世基乃見害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伋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裴蘊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吳明徹同沒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閤將軍興寧令蘊以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爲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熲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熲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已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疏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二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

衞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檝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閒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他魏都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平王貞為司州牧辟為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高祖為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使者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衞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衞州據原長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為刺史縣令及還報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顧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尋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數為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據齊禮參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恆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為傳戶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

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
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
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
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
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
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
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
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
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聖情含養澤及
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
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
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
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
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
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
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
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儛諠譟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
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
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
大夫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
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
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
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為神仙帝
稱其至誠顧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
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是時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
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為然不復
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語在突厥傳後處羅
為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于塞北
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
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
臣別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
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
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
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
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
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之役進位右光
祿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衞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
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贓穢之響以是為世所稱遷王涿郡帝以楊
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
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師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
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
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
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
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
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
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
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
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
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
西蕃諸胡朝貢詔矩醼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
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虞世
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早

還方可平定矩復起視事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荅曰方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尋轉尚書右僕射專掌選事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爲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度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旦等於洺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羣帥未知所屬曹旦長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于大唐授左庶子轉詹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道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羈旅特蒙任遇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鬻官賣獄黷貨無厭顛隕厥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隋書卷六十七

隋書卷六十七考證

裴矩傳必懼梟靈之逮暢虞後伏之先亡○伏當作服

隋書卷六十七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三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戶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爲名父公子初爲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別兄忻有功於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甑山縣公邑千戶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復之既而上建仁壽宮訪可任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邑千戶煬帝卽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拜工部尙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衞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扆宁盡妙思於規摹凝睟冕旒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爲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嵩山之秘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略刱立典刑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尙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二七博四脩一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復廟重檐鄭注云復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

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大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祖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牖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廇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圓牆璧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璧水外門在水內迥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乂執政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溫起部承務郎

閻毗

閻毗榆林盛樂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慶周上柱國寧州總管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戶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為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

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琱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熲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後二歲放免爲民煬帝嗣位盛脩軍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語在輿服志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恆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於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柏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何稠 劉龍 黃亘 弟袞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緜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眞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以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倔強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閒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眞曰我與大使爲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卽宜上路長眞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其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

臣同所通爲相通，乃廣爲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鉤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期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爲工部尚書。化及敗，陷於竇建德，建德復以爲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於大唐，授將作小匠，卒。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代號爲能。大業時，有黃亘者，不知何許人也，及其弟衮，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於時改創多務，亘、衮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衮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亘官至朝散大夫，衮官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何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二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隋書卷六十八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四

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沈嘿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主食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徹齊氏以爲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鬬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鬬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鬬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鬬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鬬於滎陽者滎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感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鬬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鬬者亳州滎陽龍鬬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凡鬬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周宗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爲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秘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

出晉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
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
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
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
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
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
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之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
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
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
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
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
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鄣皆是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
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
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
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
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
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楊丁
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
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氏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
世卦陽氣初生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者
貧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
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
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
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
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
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

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所乘騧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
馬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騧騮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
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
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
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
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
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
矩衡神鄭玄注亦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隨者言赤帝降
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
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
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
訖之運也道無爲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
作述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三皇之法術也
遂皇握機矩是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羣神明照
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
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
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
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
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
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上
大悅以劭爲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
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
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
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
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嶽却非虯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
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

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宮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為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為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三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實為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以謝天下謹案賊諒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秘書少監數載卒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沒無聞初撰齊誌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擿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為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

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實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算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緜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僚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秘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復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天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獩沉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祕書令親待逾昵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充時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搢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悟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干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星占謬增晷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爲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歎息

隋書卷六十九

隋書卷六十九考證

王劭傳叶靈皇○監本叶作協按下文叶靈皇者叶合也又曰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今從改叶

隋書卷六十九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五

楊玄感 李子雄 趙元淑 斛斯政 劉元進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
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
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
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
汙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
父憂去職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
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
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
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謂玄感
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
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邊裔何以塞
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
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群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
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
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
軍眾飢餒每為逗遛不時進發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
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
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眾
乃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
大索男夫於是取帆布為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
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趙懷義為衛州刺史
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有眾且一萬將襲雒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
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脩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
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眾至十餘萬子蓋
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瀍洛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
誓眾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
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眾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
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
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
造茲區宇在璿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
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
在脩治民力為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
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
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玄感世荷國
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為我輔弼之惡子孫為我屏黜之所以上
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
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黎
元在念社稷為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泫言無所具
遂進逼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眾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瀍澗
挑戰玄感偽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
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
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者莫不
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
悉眾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卻
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
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
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
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

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衞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槃豆布陣亙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戍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琁玉所殺玄縱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城遇玄感敗兵漸潰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渤海蓚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擒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衞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眞武候才也尋轉右武候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子雄語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衞從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令子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踈宕不事生產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悅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衞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鎭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爲財娉實無他故魏氏復

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爲親衛後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爲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爲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臠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煑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太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敝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既而楊玄感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衆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充簡銳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太半自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爲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充坑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沖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李密 裴仁基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賙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悋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倦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齎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齎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矣請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

發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踈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迺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彊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紿衆玄感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為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為葅醢今道中猶可為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讌飲喧嘩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佗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斃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羣兇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羣兇豈可求食草間常為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閒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為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為主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為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彥藻為左長史邴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都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為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為左司馬鄭虔象為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崤函掃蕩京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為上策但昏主尚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既未可西出請間行觀隙密

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於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迴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佗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辯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密卽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叛躬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汙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爲帝王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敝其衆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充既得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遣邴元真守興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荅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而告密密固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令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程齩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瘡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

偃師守將鄭頲爲其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衆謀待世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滎陽通守張須陁爲密所殺仁基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錄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敝所得軍資卽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卻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鬬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敝彼求鬬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七首以劫世充行儼以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爲世充所殺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吳不朝旣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淸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羣策畢舉服猾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爲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纂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崤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己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恥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椎西出玉門東踰碣石塹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琉球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爲長君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威權不逮於羣下足以轥轢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疎猛士內忌忠良恥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愞受顯誅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鴆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羣盜多出厮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荏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碁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蹤覆沒莫之

能禦煬帝䰟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轂下釁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勦絕宗廟爲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算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句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羣臣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阽危弗圖圍解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羣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幷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羣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德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葅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期月之閒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隋書卷七十

隋書卷七十考證

楊玄感傳李子雄趙元淑斛斯政劉元進（）目錄注在楊玄感下本傳玄感下不注而各傳前另自標名。臣映斗按四人俱附玄感而亂宜從目錄注名玄感之下而刪傳前另標之名以合附傳之體。

趙元淑傳初事高寶寧○北史作初從高寶無寧字當是衍脫。

隋書卷七十考證

隋書卷七十一

唐　特進　臣　魏徵　上

列傳第三十六

誠節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逮漢之紀信、欒布，晉之向雄、嵇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柏，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懍懍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掇採所聞，為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槩。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尉迥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渡江，以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煑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餒，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為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　陶模　敬釗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為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數年，出為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為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為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頍之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并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徇國，嘉悼者久之，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績克宣。值狂悖構禍，凶威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縶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奄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

無逸尋為淯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為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繁時令敬釗，並抗節不從。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嵐州司馬。諒既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為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從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為繁時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綦良掠其資產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稱義而止之。執送於偽將喬鍾葵所，鍾葵釋之，署為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釗答曰：「忝為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為辱已多，何乃復以偽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

甚慙視釗曰卿不畏死耶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釗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銓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為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晉王廣為揚州總管以元為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為內直監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己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縑五百匹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為淮陽王開府參軍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郎晉王廣為并州總管盛選寮屬以慈明為司士後歷吏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即位以母憂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謫為伊吾鎮副未之官轉交阯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瀍洛追兵擊密至鄢陵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為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為使人為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飢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為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惇怦俱為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為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勑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于岱山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薄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陁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為名將薄復北戰連豆子䴚賊孫宣雅石秖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為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

眷而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
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
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
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
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
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
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畹等衆各
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
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
星帥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
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
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
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
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
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
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
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為鄃令以清
正聞俄而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為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
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于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
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
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
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
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
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武賁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
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
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
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
為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勝遂破其營盡俘其
衆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
以尚方甲矟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
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
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援清河善會逆拒
之反為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
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酤
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為其部下所請又知
終不為己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為車騎
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為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
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
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
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
曰武節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文都性鯁直明辯
有器幹仕周為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
擢為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隸大夫尋拜御史大夫
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
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為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
王侗為帝侗署文都為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

玥衛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
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充不悅因與文都
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侗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止盧楚說
文都曰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
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政此而不除方爲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
有人以告充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含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
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侗遣人謂之曰何爲者充曰元
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
公自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侗遣其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
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
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澀難大業
中爲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
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內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
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幼王及王充作亂兵攻
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約若
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太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
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徧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謇有
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爲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
尚書右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爲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
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
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
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朞報朞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
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
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
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
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
後人者爲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
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
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
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
己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
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
毖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毖於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爲東平
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
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
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己伊不敢違
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
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
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
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
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若如
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朞之上禮
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
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
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準枉法者但準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
律以弊刑禮以設教準者準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
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爲後者
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己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

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父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衞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彊媒蘖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仁壽中爲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值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主子翊不從羣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松贇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驍衞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效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慚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閣龐玉武衞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太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之應未期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爲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詔勑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爲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爲高祖所知其後引爲丞相參軍事開皇中累遷幷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以功授

開府歷汝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為都水監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揚郎將其府據箕山為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為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雖為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為上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北海松贇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贇從郡兵討之贇輕騎覘賊為厚所獲厚令贇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贇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贇為官軍覘賊邂逅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旦暮擒翦不足為憂賊以刀築贇口引之而去毆擊交下贇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煬帝遣戶曹郎郭子賤討厚破之以贇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揚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為難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與甘就菹醢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于社稷力無救于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陀善會有溫序之風子翊松贇蹈解揚之烈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隋書卷七十一

隋書卷七十一考證

楊善會傳用為貝州刺史○監本貝訛具臣映斗按地理志無貝州而清河郡注後周置貝州時建德攻陷清河故欲用善會為貝州刺史也

史臣贊所以為難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與甘就菹醢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陀善會有縕序之風子翊松贇蹈解揚之烈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矣字已下一百三十字監本闕從宋本補

隋書卷七十一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七

孝義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爲德至矣其爲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翼郎方貴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爲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爲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爲孝終里中書令河閒邢卲表薦之未報彭城王㵟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閤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遷中書舍人尋轉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令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以不阿宦者過譴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載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俄而高祖爲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迥將爲亂彥師微知之遂委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幷賜縑二百匹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爲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賾刑部尚書內陽公胄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机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賵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謂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既而痛巨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

至願哉但念爾伶傳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絕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為之屑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著克彰及遘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于朕懷冀爵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為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瀆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為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頒

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頒少倜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荊州遇元帝為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齊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欷上為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鬭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將士或問頒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斵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之曰某為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鍫鍤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為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可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為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頍見文學傳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姿儀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帝表其門閭賜帛三十匹緜十屯粟五十石高祖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

郭儁

郭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㢸詣其家勞問之治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為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及母終翼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回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恆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樹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為累德里

劉士儁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

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爲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祖徽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爲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金河長未之官值羣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渤海時有敕詳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渤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其兄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贈子崇官令德侶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悴鬚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俱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睦或家傳纓冕或身奮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德侶義感與王亦足稱也紐回劉儁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隋書卷七十二

隋書卷七十三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爲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聲芳不絕夫何爲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靜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彊於剝割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斂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爲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爲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彥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繫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

梁彥光字脩之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小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爲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尋進位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及高祖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戶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諡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即位轉饒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二少卿明年又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

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諫玄感反間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諫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兗州刺史阿陽侯屬高氏專權將謀興復之計爲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髫齔遂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爲高氏所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置左右尋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叔略多計數曉習時事護漸委信之兼督內外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建德五年從武帝伐齊叔略部率精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邑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還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爲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爲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者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熲楊素亦禮遇之叔略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具狀將奏晨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贈亳州刺史諡曰襄

趙軌

趙軌河南洛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誡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硤州刺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迥之亂恭懿預焉迥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效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蕃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實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朋黨曲相薦舉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論者于今冤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爲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修身潔己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爲稱首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揚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以勤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每陳使來朝常奉詔接宴轉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二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崱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答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十二子融

柳儉 郭絢 敬肅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蕃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

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粟斂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儉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于家時年八十九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尅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豳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羣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爲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文帝挽郎後歷馮翊書佐武陽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爲大治于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

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弃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時有櫟陽令渤海高世衡蕭令彭城劉高城皐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吏多贓汙衡高及熾清節逾勵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爲吏人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遏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既往之一眚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隋書卷七十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疏闊遂漏吞舟大姦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至於威行郡國力折公侯乘傳賦人探丸斫吏者所在蔑聞焉無曩時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據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蒞莫不懍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姦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爲酷吏傳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衞將軍肆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擿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撾捶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爲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父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爲妾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士文君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內之者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部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爲庭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高祖總百揆尉迥作亂鄴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入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己立棒殺之或寮吏姦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百姓式慚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棄之式恚臥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

歘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遽走避之刃中於闔上知之以式爲罪己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偘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閒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靑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屛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後因入朝覲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餞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爲主阻兵於晉陵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瓛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武候將軍突厥寇邊以爲行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史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爲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尙爾況有過邪榜棰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爲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知之勑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搆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饑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贓穢狼藉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衞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爲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卽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爲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戶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閒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鎭平涼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屛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胷背或解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閒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鎭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恆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鎭恆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鎭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淸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爲能賞婢奴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尙書事其年卒時六十四謚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 弟弘昇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敷州刺史弘度膂力絕

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奉捷大奇之後以戰勳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鄖國公韋孝寬經略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婁子幹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忻遣弘度諭以禍福琛至夕而遁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立弘度功最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迥作亂以弘度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為別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迥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迥致縱惡言由是降下一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遁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為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讋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王蕭琮來朝上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荊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巖掠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荊州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門道隸於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管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候驃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為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為右侍上士尉迥作亂相州與兄弘度擊之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公授驃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勳舊遷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愈隆遷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為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為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脩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內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寇隴右詔弘嗣擊之及玄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侑遣使執之送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

煬帝嗣位，徵為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為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為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跼蹐，未聞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

隋書卷七十四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

儒林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强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愼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弃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羣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强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愼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叉魏侍中父羅初為梁州刺史及叉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疏蘇威怯懦元冑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之言為熲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敘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戶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諡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

何妥　蕭該　包愷

何妥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俊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駮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是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又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愼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罰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遴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專擅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傅說之能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書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錢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

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讎釋大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傳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威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獶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儛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齊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儛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儛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儛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儛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儛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教四儛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五曲名又制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妥子蔚爲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之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

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為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殄寇將軍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偏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賵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啟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刺史趙煚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妒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為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

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詔門下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駮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爲之請諡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爲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勅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勅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爲帳內每使執杖爲門衞俄而釋之與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駮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于時羣盜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棰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寠爲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慚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

諸羣公庠序聚服改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騖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官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爲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一卷行於世

張沖

吳郡張沖字叔玄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書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羣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籍以毒螫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憂况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橘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貫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齎咨爲期前塗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子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况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冢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荊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蹙憚而弗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汙窮愁之閱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籍甚當年彥之敦經悅史砥身礪行志

存與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傳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訐以爲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鑽登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隋書卷七十五

隋書卷七十五考證

儒林傳序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按左傳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植作殖

辛彥之傳與僕沈重○監本僕訛與按北史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

何妥傳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闕本道門亦作廟門 臣映斗按上文叔孫通因秦樂人已下皆撮漢書禮樂志之文彼文云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無所謂道門者此文重有迎神于廟門二句當是衍文耳

張冲傳○監本冲俱訛仲惟目錄作冲北史本傳亦作冲唐書藝文志載張冲春秋左氏義略三十卷亦與本傳合本書經籍志載春秋義略三十卷注陳右將軍張冲撰本傳載冲仕陳爲左中郎將官秩不符或歷官不備載耳本書潘徽傳受書於張冲俱作冲又南齊張冲字思約亦吳郡人官至征虜將軍封定襄侯又一張冲也

王孝籍傳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監本貢禹訛禹貢闕本亦訛一本田訛口按前漢書貢禹上書曰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又張釋之傳久宦減仲之產不遂其意正相類今據正之

隋書卷七十五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一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威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荊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泉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䛒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敘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總之於此為文學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復歸蕭詧以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為伯皇太子勇引為學士甚褻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案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其疏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頍

王頍字景文齊州刺史頒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頍所為而頍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為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

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楊素求頍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儦

崔儦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高陽太守世為著姓儦年十六太守請為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羣言多所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為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儦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為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為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儦門地為子玄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儦儦故敝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儦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頴

諸葛頴字漢丹陽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頴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雅莊子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為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為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頴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常賜頴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頴性褊急與柳䛒每相忿鬩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靈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乘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弃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一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羣郗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裹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濆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恆資辯喻蜀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為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僚麗景相攜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祓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雊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迴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鶯鳴斷絕心難續惝怳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鄒魯

故鄉情若傷南飛雁時能訪死生此詩至京咸爲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飇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宜綏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摛詞眷言高遯至於揚雄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値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樓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遲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雲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爲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晏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恥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横議過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鼷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眞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于家

虞綽 辛大德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尙也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篡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實仙都也旗門外設款蹕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沙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窅然齊肅藐屬殊庭兼以聖德退宣恩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璧日曜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倏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觜距鸞翔鳳跱鵠起鴻驚或蹶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雁豈可同年而語哉爰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盛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況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眞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輿海澨駐蹕巖阯窅想遐凝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

社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劘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特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潁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潁潁曰虞綽麤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時年五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

大德爲令誅翦羣盜甚得民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爲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迺西驅展軨齊玉軑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皋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答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爲諸葛潁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胄兄眘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學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官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爲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爲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授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爲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爲啟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爲伏奉爲重敬奉爲輕却其啟而不奉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爲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乎至若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爲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爲州博士秦孝王

後閱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
述恩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爲韻纂徽爲序曰文字
之來尙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
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繩用旣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策授河龜威出洛綠綈白檢
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鉤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
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
萬代正名百物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譬大隋之
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
銘鐘鼎春干秋羽盛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
霄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
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已遒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遂遊必名教漁
獵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擇善稱徵築館招賢攀枝佇異討違城於井里賁束
帛於丘園蘿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梁各施鳴吠
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驂駕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卻倚桂巖泉石瑩仁
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羣藝商略衆書以爲小
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
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
韻良爲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末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
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爲用遂躬紆睿旨摽摘是非撮舉宏
綱裁斷篇部總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詁訓證以經史備
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爲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
諸石室見羣玉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徽業術已寡思理
彌殫心若死灰文慙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顚沛之辭遂操狂簡
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彥幸不誚於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
於潤色未幾俊薨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
徽作序曰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合四端

巢居穴處之前鄭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淸存簡易意非玉帛而
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
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渚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
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
者蠶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扆垂旒辨方正位纂勛華之
曆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韙東探
石蕢之符西盡羽陵之策鳴鑾太室優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
尉揚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
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
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賾無隱而不
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圖翰林之
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
爲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
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
籌之岸縱括油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
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
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雖渙名藩猶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輔
載旌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類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
非工嗤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脩寧朔新書更追慙於往冊
徽幸棲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獎敢敘該博之致云煬帝嗣位詔徽與著作佐
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
郡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
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
發病卒

杜正玄 弟正藏

杜正玄字愼徽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爲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

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學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尙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眞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弟正藏

杜正藏字爲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儁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

范陽祖君彥齊尙書僕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淸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闥中書侍郎與劉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儦孝逸之倫或務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跅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罹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辯麗並鄧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爲難兄弟矣

隋書卷七十六

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監本目錄不載六人名，史臣論贊亦不之及，北史目錄六人名附注潘徽下，今仍本文。

隋書卷七十六考證

御覽書屋

唐　特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二

隱逸

自肇有書契締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塗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檝之功終有實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敘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為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沈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所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之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飢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己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為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為黃熊杜宇為鶗鴂褒君為龍牛哀為獸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黿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喜為詠懷詩輒毀棄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輒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為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為亂階適所以

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弈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子賾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長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賾賾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賾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傑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樂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慚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賾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恆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朔傖人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復況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超北海比報德而非難堙昆侖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眞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殞令名楊脩若切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幷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還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鎭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賾答曰謹按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卽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賾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弒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十九賾與洛陽元善河東柳䛒太原王劭吳興姚察琅邪諸葛穎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淸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沉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
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
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朞月
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
陵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
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眾妙法體自然包
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
達法門悅性沖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
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
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皓
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
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
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
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
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
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
草褐蒲衣餐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
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
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梁
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恒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
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槨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
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
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解
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賵物
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䛒為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
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
將侶茅嬴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啟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承恩
靈跡易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
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為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為洹水令以清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
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
好鄭玄注解以為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
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
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
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恆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
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
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
策杖而歸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
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
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
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
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為其隱謂妻子曰吾昨
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恤輒辭不受每
閑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
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年四十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
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儀等忘懷纓
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
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慍徐則
志在沉冥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遁見稱
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隋書卷七十七

隋書卷七十七考證

李士謙傳君子爲鵠小人爲猿○按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鵠小人爲沙蟲與此小異

隋書卷七十七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三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敘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著者列為藝術篇云

庾季才 子質 耿詢　盧太翼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績辟荊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荊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荊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恆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昭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奭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疏不復別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愨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苑加上儀同封臨潁伯邑六百戶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為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潁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為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即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

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午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秘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爲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張胄玄曆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珏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䛒之徒雖爲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質字行脩少而明敏早有志向八歲誦梁世祖玄象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鄢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群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澗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鑾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答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秘密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爲主

柱國王世積封禽之葬當誅旨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闇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為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為朝廷惜之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欹器帝善之放為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書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詢欲去之為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韋鼎

韋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隱於商山因而歸宋祖叡梁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郎鼎少通脫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為戶曹屬歷太尉掾大司馬從事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將軍領安右晉安王長史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太建中為聘周主使加散騎常侍尋為祕書監宣遠將軍轉臨海王長史行吳興郡事入為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鑒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上每與公王宴賞鼎恆預焉高祖嘗從容謂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絕自生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與鼎還杜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寡上為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即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留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詃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有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頃之卒年七十九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為夏官府下士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洹水縣男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為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慚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

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天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雁門人董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潛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阼以張賓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爲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至寒有蝦蟇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十二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幷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著欹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曆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玄

張胄玄勃海蓨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煚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玄所爲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劆曆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食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卽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日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卽爲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見伏盈

輒差無準胄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
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
五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
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為然應見
不見人未能測胄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
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即不見若不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
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
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
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留迴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
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
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
符胄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
五度外乃循本率遠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胄玄積候知
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
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即為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
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既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
諸曆未悉其原胄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
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
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為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胄
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
此胄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
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
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侍郎及陳滅
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
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比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
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
入心即當發癎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
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轝迎入殿扶登御牀智
藏為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于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奭仕梁太常
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
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州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
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萬寶常 王令言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
由是寶常被配為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于齊又嘗與人
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
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
定樂初為黃鍾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
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
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音上從之寶常奉詔遂
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
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
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已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
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
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
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
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
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為可以
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
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

屬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饑餒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也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時有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殺於江都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雖洛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隋書卷七十八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四

外戚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誡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閻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輒敘其事為外戚傳云

高祖外家呂氏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為楊諱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騃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恥之乃命高熲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獨孤羅 弟陁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父信初仕魏為荊州刺史武帝之入關也信弃父母妻子西歸長安歷職顯貴羅由是遂為高氏所囚信後仕周為大司馬及信為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為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之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陁整崔氏生獻皇后及齊亡高祖為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尋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于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之不以兄禮事也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為丞相拜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下詔追贈羅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故柱國信風宇高曠獨秀生民叡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謀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運屬艱危功高弗賞眷言令範事切於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塗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史趙國公邑萬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之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為河內郡公穆為金泉縣公藏為武平縣公陁為武喜縣公整為千牛備身擢拜羅為左領左右將軍尋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之出為梁州總管進位上柱國仁壽中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仕至河陽郡尉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為河陽郡尉庶長子開遠宇文化及之弒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為千牛與獨孤盛力戰於閤下為賊所執賊義而捨之善後官至柱國卒子覽嗣仕至左候衛將軍大業末卒

獨孤陁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郡十餘年宇文護被誅始歸長安高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軍久之出為郢州刺史進位上大將軍累轉延州刺史好左道其妻母先事貓鬼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貓鬼疾也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

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遣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貓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貓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歸數日貓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貓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貓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貓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貓鬼家陁未幾而卒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曰外氏衰禍獨孤陁不幸早世遷卜有期言念渭陽之情追懷傷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下詔曰舅氏之尊戚屬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繼緬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祿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壽陁弟整官至幽州刺史大業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蕭巋子琮　琮弟瓛

蕭巋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詧初封岳陽王鎮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叔父湘東王繹不協爲繹所害及繹嗣位詧稱藩于西魏乞師請討繹周太祖以詧爲梁主遣柱國于謹等率騎五萬襲繹滅之詧遂都江陵有荊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稱皇帝於其國車服節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總管以兵戍之詧薨巋嗣立年號天保巋俊辯有才學兼好內典周武帝平齊之後巋來賀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巋起舞巋曰陛下親御五絃臣敢不同百獸高祖受禪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巋來朝上甚敬焉詔巋位在王公之上巋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餞於滻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渐見親待獻皇后言於上曰梁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勞猜防也上然之於是罷江陵總管巋專制其國歲餘巋又來朝賜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上親執手曰梁主久滯荊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巋拜謝而去其年五月寢疾臨終上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恩踰連山爰及子女尚主婚王每願躬擐甲冑身先士卒掃蕩逋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遘疾彌留在辰顧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伏願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并獻所服金裝劍上覽而嗟悼焉巋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薨梁之臣子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子琮嗣巋著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於世

琮字溫文性寬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爲梁太子及嗣位上賜璽書曰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內外親任才良聿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埸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世積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爲國爲民深宜抑割恆加體粥以禮自存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誡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徵琮叔父岑入朝拜爲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泄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於京師江陵父老莫不隕涕相謂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鄀州琮叔父巖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熲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爲柱國賜爵莒國公煬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緦麻以上

並隨才擢用。於是韓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約復以私情喻之。琮答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因謂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虜優羌劣。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慚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爲梁公。鉅小名藏。煬帝甚昵之。以爲千牛。與宇文晶出入宮掖。伺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焉。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殺。

瓛字欽文。少聰敏。解屬文。在梁爲荊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以兵至郢州。瓛懼。與其叔父巖奔於陳。陳主以爲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子也。及陳亡。吳人推瓛爲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晉昬等兄弟並第三而踐尊位。瓛自以歸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於瓛。由是益爲衆所歸。褒國公宇文述以兵討之。瓛遣王袞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吳州。袞懼。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瓛衆聞之。悉無鬬志。與述一戰而敗。瓛將左右數人逃於太湖。匿於民家。爲人所執。送於述所。斬之長安。時年二十一。弟璟。爲朝請大夫。尚衣奉御。瑒歷衛尉卿。祕書監。陶丘侯。瑀歷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若使獨孤權侔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隋書卷七十九

隋書卷七十九考證

高祖外家呂氏傳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爲楊諱妻○監本諱訛作廣。臣映斗按高祖外家呂氏苦桃。即高祖之母。高祖之父諱忠。高祖諱堅。煬帝諱廣。當作爲楊忠妻。原其所以訛者。舊本必係諱字。而本書惟晉王廣屢見。廣字多作諱字。後人改明諱字爲廣字。遂幷此諱字亦改廣字。而不覺其大謬也。但此本隋朝奏牘。若竟改忠字。亦非本來。不如從舊本作諱字。

隋書卷七十九考證

隋書卷八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五

列女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在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主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含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修名彰於既往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觀夫今之靜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玉折蘭摧足以無絕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鄎嬀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之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弒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弒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戶外請復為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絕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儀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娉以為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既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為之涕流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為黃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為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而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厲因取甓自毀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

譙國夫人者高涼洗氏之女也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爲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寶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灨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鬭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于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爲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賫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幷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幷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冊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智戰尅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譙國公冊夫人爲譙國夫人以宋康邑迴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勑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爲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竟破羣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誡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幷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幷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勑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諡爲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誠生善果而誠討尉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彥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

之義且郡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爲無禮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恆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恆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償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唯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廨宇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牆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韓覬妻

韓覬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戰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焉因養夫之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闕終于家年七十二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卽其孽子也仁壽中爲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爲司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囚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冤上復令治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寮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貨狼籍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爲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爲民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爲之請命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婦人皆

如馮者豈不聞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歎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劉昶女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爲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籧篨上作獠儛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爲餓鶻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每韝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脆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爲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帝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答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治之甚急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歔欷嗚咽見者傷之居士坐斬昶竟賜死于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之其女言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揚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爲逆哉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爲安樂縣君時尹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氏妻也甚有志節爲邦族所重當江南之亂諷諭宗黨皆守險不從叛逆封爲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節儉晝夜紡績積財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勖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爲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爲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儦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爲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服容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賊請以爲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卽死遣爲賊婦終必不能羣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牀簀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

解縛賊遂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玉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隋書卷八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六 東夷

高麗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爲氏朱蒙死子閭達嗣至其孫莫來興兵遂并夫餘至裔孫位宮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毋丘儉拒破之位宮玄孫之子曰昭列帝爲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宮室大掠而還昭列帝後爲百濟所殺其曾孫璉遣使後魏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復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爲三京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奢次烏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次翳屬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部褥薩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屨婦人裙襦加襈兵器與中國略同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縛之於柱爇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用刑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於浿水之上王乘腰輿列羽儀以觀之事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爲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諠呼馳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潔淨自喜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淫奔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悅然卽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死者殯於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儛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翫車馬置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開皇初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十七年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爲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恆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愼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誡勑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惛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慇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高祖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公賜衣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

封王高祖優冊元爲王明年元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之罪車駕度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之乃勅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勅諸軍嚴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王捨之後遂生一男棄之廁溷久而不死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代代臣中國前史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爲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次德率次杆率次奈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皁帶次固德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剋虞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奈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史三年一交代畿內爲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方佐二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婦人不加粉黛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俗尚騎射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蓍龜占相之術以兩手據地爲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之樂投壺圍棋樗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苩氏婚娶之禮略同於華喪制如高麗有五穀牛猪雞多不火食厥田下人皆山居有巨栗每以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平陳之歲有一戰船漂至海東𨈭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既聞平陳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開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曰往歲爲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餘宣立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錫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𨈭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麞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云

新羅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

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獩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真平為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羣官詳議而定之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為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夫死有棺斂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靺鞨

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之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為強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穄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豬嚼米為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豬狗皮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為不潔其俗婬而妒其妻外婬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婬之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為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蒙勞賜親奉聖顏下情不勝懽喜願得長為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高祖誡之曰我憐念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為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鬬之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為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眾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為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城在途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而得免至高陽復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琱刻禽獸多鬬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其形正方織鬬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為笠飾以毛羽有刀矟弓箭劍鈹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機鏤為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鬬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

冠使為隊帥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鏁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筯長尺餘鑽頂而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鬢身上有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為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貝為聘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釀米麪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尤多猪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粱床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楩楠杉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鬭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䵶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於是國人共立為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為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為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為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為之以金銀鏤花為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襈攕竹為梳編草為薦雜皮為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矟弩䂎斧漆皮為甲骨為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絃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棋博握槊樗蒱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

男女相悅者即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𨈭羅國經都斯麻國逈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疏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徒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若己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之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隋書卷八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七南蠻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浸以微弱稍屬於中國皆列爲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多湮滅而無聞今所存錄四國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阯女子徵側之亂內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爲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亂爲逸僕隸遂教之築宮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將兵極得衆心文因間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國無嗣文自立爲王其後范佛爲晉揚威將軍戴桓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梁陳亦通使往來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阯同以甎爲城蜃灰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瓔珞足躡革履時復錦袍良家子侍衞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刀有弓箭刀槊以竹爲弩傅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甖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甖沉之於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盡七七而罷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羣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與戰僞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縣金花鈴毦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衞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拏達叉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等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鎖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阯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

亦香美亦名椰漿爲酒。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鎖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疏薄，願爲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蝳蝐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阯。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剎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燄，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屩。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以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咒。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咒。飲食多蘇酪、沙糖、秔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擩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如有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於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蠚。土宜粱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魱，嘴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猪、白牛、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其後亦絕。

婆利

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眞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鎖其足朞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荆種類實繁代爲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爲郡縣暨乎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汙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事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

隋書卷八十二

隋書卷八十二考證

南蠻傳序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按蜒當作蜑華陽國志漢髮縣有鹽井諸縣北有獽蜑韓愈房公墓碣林蠻洞蜑蜒本音廷字典蜑一作蜒今仍之元本俚訛狸從閣本改博物志交州夷名曰俚子

隋書卷八十二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八 西域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爲勞敝中國其官時廢時置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儛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閒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錄者二十國焉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爲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廆不協遂西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爲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其主以皁爲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羃䍦婦人裙襦辮髮綴以珠貝國無常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皆貪忍有大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多犛牛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呂夸在周數爲邊寇及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梗因而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擊破之俘斬甚衆呂夸大懼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裒素得衆心拜爲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拒戰爲賊所敗子信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之斬千餘級賊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呂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洩爲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上又不許六年嵬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人戶將歸國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也吾當教之以義方耳乃謂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況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愛也吐谷渾主既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有不是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諷諭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溥天之下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爲本渾賊惛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裒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呂夸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十一年呂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幷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他國聞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

其弟伏允爲主使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効鐵勒許諾即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述追之急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閒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二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主送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

党項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中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閒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羖䍽毛以爲屋服裘褐披氈以爲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犛牛羊豬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穢蒸報於諸夷中最爲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爲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爲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高祖爲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爲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謙請因還師以討之高祖不許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衆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以討之大破其衆又相率請降願爲臣妾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而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初蠕蠕立闞伯周爲高昌王伯周死子義成立爲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昌王又爲高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爲主孟明爲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爲王以鞏顧麴嘉二人爲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主爲高車所殺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耆爲挹怛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嘉死子堅立其都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之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汚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爲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爲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賮來庭觀禮容

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氈毳還爲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恆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恆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黃金鐃沙䏰香阿薩那香瑟瑟麖皮氍毹錦疊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與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焉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興兵滅之令特勤甸職攝其國事南去鏺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甸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人死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焉耆

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字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翦髮有魚鹽蒲葦之利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龜茲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白字蘇尼咥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劫賊斷其一臂并刖一足俗與焉耆同王頭繫綵帶

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鉛麖皮氍毹鐃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封牛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者云是羅漢比丘比盧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大業中頻遣使朝貢

鏺汗

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為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挹怛

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為角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逖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爲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藺城即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沒家財或剃去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爲標異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屍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傅金屑於鬚上以爲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真珠頗黎獸魄珊瑚瑠璃碼碯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鑌鐵錫錦疊細布氍毹毾㲪護那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麖皮朱砂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鑌鐵氍毹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薰陸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北去刦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礫而居以避其患其礫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礫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罪者死輕罪罰牛人皆輕捷便於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爲弦妻其羣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儛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儛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豬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帶羃䍦衣多毛毼皮裘全剝牛腳皮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以修貢職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遙管之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

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敝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即敘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隋書卷八十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九 北狄

突厥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爲神所憑歘然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世臣茹茹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後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主茹茹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茹茹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爲木杆可汗木杆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後與西魏師入侵東魏至于太原其俗畜牧爲事隨逐水草不恒厥處穹廬氈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劍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爲契候月將滿輒爲寇鈔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鬭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祭之遶帳號呼以刀劃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爲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羣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樗蒱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爲步離可汗居西方時佗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佗鉢曰齊國富強者爲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佗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并十誦律佗鉢亦躬自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地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羅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而且雄國人皆憚莫敢拒者竟立菴羅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羅每遣人罵辱之菴羅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之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勑緣邊脩保鄣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并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衆爲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爲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魏道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逐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庶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

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
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
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
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應
弦染鍔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
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
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
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爲高麗靺
鞨所破娑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願誅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
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
朕懷彼地咎徵祅作年將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
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
盡饑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
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贏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
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
勝之兵橫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蹤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
何敵能當何遠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
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
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闢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
服威刑臥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
拜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是以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
右僕射虞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
敗走遁去時虜饑甚不能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既而沙鉢
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
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
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

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
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
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晉王廣
時鎮并州請因其釁而乘之上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
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
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
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
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
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
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
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
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
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說諭之攝圖辭屈乃頓顙跪受璽
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慚其羣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
何名爲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
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
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詔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
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
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
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
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伏惟
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
委質來賓回首面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突厥自
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恆力兼戎夷抗
禮華夏在於北狄莫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
焉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

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
膝稽顙永爲藩附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入
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衽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
變闔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
聞高祖下詔曰沙鉢略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往雖與和猶
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
德所能致此已勑有司肅告郊廟宜普頒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並不
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
窟含真爲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
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恆代之間又
許之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
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爲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爲廢朝
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懦遺令立其弟葉
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扞可汗以來
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
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
同枝葉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
處羅侯竟立是爲葉護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
旗處羅侯長頤僂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
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
僕射高熲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熲因奉觴進曰自
軒轅以來獯粥多爲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爲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
拜上壽其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衆奉雍虞閭爲主是爲頡伽施多
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
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
以聞幷貢勑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

其母弟褥但特勤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爲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
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
易詔許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恆不平因書屏風爲
詩敍陳亡以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
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恆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
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
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爲變將圖之
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
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
謂之曰當殺大義主者方許婚突厥以爲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
帳都藍與達頭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十七年突利遣使
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夷故特厚其
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
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
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爲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以擊之明年又
遣漢王諒爲元帥左僕射高熲率將軍王詧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
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爲玷
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
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勤相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
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勑染干與都速六樗蒲稍稍輸
以寶物用慰其心夏六月高熲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爲意利珍豆啓民
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民上表謝恩曰臣既蒙豎立復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
除去奉事至尊不敢違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安義主已卒上以
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
不已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爲啓民畜牧
之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

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爲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追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廣出靈州達頭遁逃而去尋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於恆安廢爲庶人詔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于啓民至是而叛素軍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輕騎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既渡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奮擊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從步迦奔吐谷渾啓民遂有其衆歲遣朝貢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三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敘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仍璽書答啓民以爲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曰德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寓聲教所以咸洎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臣民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臣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寶啓民可汗志懷沈毅世修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拔足歸仁先朝嘉此款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祀於既亡之國繼絕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祇奉靈命思播遠猷光融令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啓民深委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丹款良足嘉尚宜隆榮數式優恆典可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氈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鞲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勤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勅令牛弘宣旨謂之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懼啓民仍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爲二漸以強盛東拒

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為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勤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勤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恆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官有俟發閻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為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眾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悋一句稱臣喪匈奴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啓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升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快快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道盡帝曰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總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累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闕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巡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東師為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截撥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

也末謁達等有三萬許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恆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羊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納民大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陁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陁內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處羅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云

奚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爲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閒其俗甚爲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鈔初臣於突厥後稍強盛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爲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而得賞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絕最爲無信大業時歲遣使貢方物

契丹室韋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閒其後稍大居黃龍之北數百里其俗頗與靺鞨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當後魏時爲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內附止于白貔河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年率諸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高祖納之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勅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符契

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統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民貧弱突厥常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蘧蒢爲屋如突厥氈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爲栰或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寢則屈爲屋以蘧蒢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而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聘更將歸家待有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麞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語言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邈

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則玁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為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侵鈔為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恆規，權無定勢，親疏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讓，驕黠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扞，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孔熾，負其眾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啟民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反其舊地，助討餘燼，部眾遂強。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雁門之圍。俄屬群盜並興，於此浸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民。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群醜，屢隳亭鄣，殘毀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聖上奇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畫為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戶，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為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隋書卷八十四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五十

夫肖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之義異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子其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讎乎是以有罪歸刑見危授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聞其風者懷夫慷慨千載之後莫不願以爲臣此其所以生榮死哀取貴前哲者矣至於委質策名代卿世祿出受心膂之寄入參帷幄之謀身處機衡肆趙高之姦先世荷權寵行王莽之桀逆生靈之所讎疾犬豕不食其餘雖薦社汙宮彰必誅之釁斲棺焚骨明篡殺之咎可以懲夫既往未足深誡將來昔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抑使之求名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 弟智及 裴虔通 司馬德戡

宇文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凶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大業初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至青門外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公主故久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是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驍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宮丹陽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耦語並謀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爲戮將如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爲公憂之德戡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所慮也虔通曰我子弟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相憂當共爲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之交情相款昵言無迴避於座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孝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者樂人之子家產巨萬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二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爲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駑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識者言陛下聞說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聞之遞相告語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既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二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諠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閤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

樹不忍執諸智及欠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弑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檝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當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爾廢之何難因共李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捕德戡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遣徐勣據黎陽倉化及度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清淇與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擒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率衆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尙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等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佗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鬬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恆其衆多亡自知必敗化及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鴆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剋反爲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并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十餘日不剋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乃以轞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鬬所共遊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鬬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烝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纖芥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尙主又輕忽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弑逆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左僕射領十二衞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宮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辟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反語在化及事中既獲煬帝與其黨孟秉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公邑三千戶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尙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憤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於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遊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勠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三十九

裴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煬帝即位擢舊

左右授宣惠尉遷監門直閤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帝于西閤化及以虔通為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于大唐即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殺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充 [illegible]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頹耨徙居新豐頹耨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捲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開皇中為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駮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眾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稱為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充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眾心江淮間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群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眾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尅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為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眾十餘萬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偽詐為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二年突厥圍帝于雁門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臥帝聞之以為愛己益信任之十二年遷江都通守時厭次之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並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逾喜因密令閱視諸女姿質端麗合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云勅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船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充為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却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度水衣皆霑溼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為主侗以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取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告捷眾皆悅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眾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其女壻張志以楚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闍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充令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於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謀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又獲文都殺之侗命開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者乃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充尋遣韋節等諷侗令拜為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惲為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充欲乘其敝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眾皆請戰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匹營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

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逃充悉收其眾而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充又令韋節諷侗拜為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為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昵之法嗣乃以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侗於別宮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唐遣秦王率眾圍之充頻出兵戰輒不利都外諸城相繼降款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精兵援之師至武牢為秦王所破禽建德以詣城下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自知窮窘無所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人獨孤修德所殺

段達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高祖為丞相以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為左直齋累遷車騎將軍兼晉王參軍高智慧李積等之作亂也達率眾一萬擊定方滕二州賜物千段遷進儀同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加開府賜奴婢五十口縑綵四千段仁壽初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聚眾為群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為段姥後用鄃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克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眾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賊既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饋糧多無克獲時皆謂之為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留守東都李密據洛口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舉率內兵出禦之頻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充之敗也密復進據北芒來至上春門達與判左丞郭文懿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陣而走為密所乘軍大潰津沒於陣由是賊勢日盛及帝崩於江都達與元文都等推越王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封陳國公元文都等謀誅王充也達陰告充為之內應及事發越王侗執文都於充充甚德於達特見崇重既破李密達等勸越王加充九錫備物尋諷令禪讓充僭尊號以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沒

史臣曰化及庸懦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剝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為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鴆毒釁深指鹿事切食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魁相尋菹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為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隋書卷八十五

隋書卷八十五考證

傳序昔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使之求名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使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臣駿斗按序此言則此傳當有標目如唐書叛臣傳逆臣傳之例而各本無之疑有脫漏

隋書卷八十五考證

隋書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纂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爲篇次，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序。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請脩五代史。五代謂梁、陳、齊、周、隋也。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脩隋史，綿歷數載，不就而罷。正觀三年，續詔祕書監魏徵脩隋史，左僕射房喬總監。徵又奏於中書省置祕書內省，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恭宗撰隋史，徵總知其務，多所損益，務存簡正。序論皆徵所作。凡成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壬子，徵等詣闕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脩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朝堂上進，詔藏祕閣。後又編第入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爲五代史志。案魏徵本傳正觀七年爲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依請遜位，拜特進。今諸本並云特進，又經籍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無忌傳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詔監脩，疑當時先已刊脩，無忌因成書而進。今紀傳題以徵，志以無忌，從衆本所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恭宗撰，按恭宗傳，正觀八年除著作郎脩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左授洪州司馬，龍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師，與今錄年月官位不同，疑後人所益。房喬志審初並受詔，又李延壽傳云被詔與著作佐郎恭播同脩五代史志。按延壽正觀三年與顏師古同被勅脩隋史，其年以內憂去職，今諸本並不載壽等名位。天文、律曆、五行三志，皆淳風獨作。五行志序，諸本云褚遂良作，一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舐爲一序，今故略其名氏。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聖旨，齎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勅差官校勘。時命臣綬、臣燁提點，左正言直史館張觀等校勘，觀尋爲度支判官，續命黃鑑代之，仍內出版式雕造。

隋書宋本原跋

翰林院編修臣映斗謹言：右隋書八十五卷，奉勅校刻者，宋本殘缺，乃以監本爲底本。此外完書備校者，有南監本、汲古閣本。他本殘缺亦可參校者，宋本外有兩舊本。考隋書十志，向稱五代史志，有單行本，今已不可得見。其帝紀、列傳，略見於北史、南史及梁、陳、齊、周本書。然各本皆年深漫漶，並有譌謬。臣等參互考據，公同商榷，譌者正之，闕者補之，脫者增之，衍者刪之；文異則取其義長，義通亦辦其文異。又如志中條目，或異事而牽連，或同條而割裂；列傳次第，亦有凌躐；目錄本傳，前後牴牾；或分傳而不標名，或附傳而名複見，皆乖體例，不合本文。再如所引經史子集，間與本書有異，改之不可，仍之實錄，會非詳繹本文，明徵往籍，沿譌襲謬，長貽學者之疑。即此隋朝一代之書，欲存舊本，愈仰睿鑒精詳，攷證不可不作也。丹鉛既畢，得如干條，勒於各卷之後。臣等職在編摩，匪有學問，要自百十字之增補，以至單辭隻字之改易，並有依據；無考者仍闕之，不敢稍憑臆見，妄有損益於其間，校讎之分云爾。臣謹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侍講學士臣萬承蒼侍讀臣齊召南洗馬臣陸宗楷編
修臣孫人龍臣張映斗拔貢生臣郭世燦等奉
勅恭校刊

翁同龢印